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八八·史部·正史類

唐書合鈔二百六十卷首一卷

〔清〕沈炳震撰

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論十二卷

〔清〕沈炳震撰

唐書合

鈔補正六卷

〔清〕丁子復撰

（唐書合鈔卷一百七十三至卷二百三十九）

……………

—

EB9/08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三

列傳十三

張獻誠弟獻恭 獻甫 獻恭子煦

路嗣恭子應從新書增 恕

曲環

崔漢衡

楊朝晟

樊澤子宗師從新書增

李叔明

裴胄

張獻誠陝州平陸人幽州節度使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守珪之子也天寶末陷逆賊安祿山受偽官連陷史思明為思明守汴州統逆兵數萬寶應元年冬東都平史朝義逃歸汴州獻誠不納舉州及所統兵歸國詔拜汴州刺史充汴州節度使封南陽郡公改寶應軍左廂兵馬使更封鄧國公踰年

唐書卷三十三 張獻誠

一

來朝代宗寵賜甚厚三遷檢校工部尚書兼梁州刺史充山南西道觀察使新書作節度廣德二年十月擒南山賊帥高玉以獻永泰二年正月獻名馬二絲絹雜貨共十萬匹是月兼充劔南東川節度觀察使封鄧國公西川崔旰殺郭英又獻誠率眾戰於梓州為旰所敗獻誠僅以身免大曆三年四月獻誠以疾上表乞歸私第仍薦堂弟試太常卿兼右羽林將軍獻恭以自代詔許之以獻誠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八月獻誠以疾抗疏辭官無幾卒於私第獻誠喜功名為政寬裕有機畧隨方制變而簡廉不逮於父獻恭守珪之弟守瑜子累以軍功官至試太常卿兼右

羽林將軍代獻誠為梁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大曆十二年七月獻恭破吐蕃萬餘眾於岷州建中元年正月加檢校兵部尚書為東都留守三年正月為太府卿容州刺史本管經畧招討使四年七月與渾瑊盧杞司農卿段秀實與吐蕃尚結贊築壇於京城之西會盟如清水之儀興元元年六月轉檢校吏部尚書仍與一子正員官盧杞移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論其不可獻恭因入對紫宸殿上言高所奏至當臣恐煩聖聽不敢縷陳其事德宗不悟獻恭復奏曰袁高是陛下下一良臣望特優異德宗顧謂宰臣李勉等曰

唐書卷三十三 張獻誠

二

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對曰陛下授大州亦可其奈士庶失望何獻恭守正不撓也如此獻甫守珪弟左武衛將軍贈戶部尚書守琦之子獻甫少隨諸兄從軍初為偏裨以軍功累授試光祿卿殿中監河中節度副元帥都知兵馬使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建中初從節度使賈耽征梁崇義於襄漢以功加太子詹事及幸奉天興元獻甫首至從渾瑊征討有功及復京邑入為金吾將軍檢校工部尚書時李懷光未平吐蕃侵擾西邊獻甫領禁軍出鎮咸陽凡累年軍民悅之貞元四年遷檢校刑部尚書兼邠州刺史邠寧慶節度

觀察使代韓遊瓌領鄂寧節度使鄂寧軍素驍悍獻甫嚴因遊瓌去遂縱掠遊范希朝為帥都將楊朝 獻甫乃得入乃於彭原置義倉方渠馬嶺等縣選險要

之地以為烽堡又上疏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等鎮各置兵防以備蕃寇朝廷從之獻甫遣兵馬使魏光遠吐蕃築鹽夏二城虜眾畏不敢入

貞元四年九月吐蕃將尙志董星論莽羅等寇寧州獻甫率眾禦之斬首百餘級吐蕃遁邊城上下有貞元十二年加檢校左僕射五月丙申卒年六十一廢朝

三日贈司空贈物有差

獻恭子煦嘗從獻甫征討積戰功累遷至夏州節度使元和八年十二月振武軍逐出節度使李進賢而屠其

唐書卷五十三 路嗣恭 三

家殺判官嚴澈憲宗怒遣煦以夏州兵二千人赴振武仍許以便宜擊斷九年正月賜緡三萬匹以助軍資河東節度使王鏐遣兵五千會煦於善羊柵詔煦入振武誅作亂蘇國珍等二百五十三人乃定是歲十二月卒

贈太子太保

路嗣恭字懿京兆三原人始名劍客歷仕郡縣有能名

累至神烏令考績上上為天下最以其能賜名嗣恭始名劍客以世蔭為鄴尉席豫黜陟河朔表為肅關令連徙

神烏姑臧二縣考績為天下最元宗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名轉渭南令杜化東陽二驛時關畿用兵使人係道嗣恭儲具有素而民不擾 歷工部尚

書兼御史大夫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關內副元帥郭

子儀副使知朔方節度營田押諸蕃部落等使嗣恭披荆棘以守之大將御史中丞孫守亮握重兵倔強不受制嗣恭稱疾召至因殺之威信大行大曆三年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大曆六年七月本紀七年正月當從紀為江南西

道都團練觀察使在官恭恪善理財賦賈明觀者事北軍都虞候劉希暹魚朝恩誅希暹從坐明觀積惡犯眾

怒時宰相元載受賂遣江南効力魏少遊承載意苟容之及嗣恭代少遊即日杖殺識者稱之大曆八年嶺南

將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賁反五嶺騷擾詔加嗣恭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封翼嗣恭擢流人孟瑤敬冕使分其

唐書卷五十三 路嗣恭 四

務瑤主大軍當其衝冕自間道輕入招集義勇得八十人以撓其心腹二人皆有全策詭計出其不意遂斬冕及誅其同惡萬餘人築為京觀俚洞之宿惡者皆族誅之五嶺削平拜檢校兵部尚書知省事嗣恭起於郡縣吏以至大官皆以恭恪為理著稱及平廣州商舶之徒

多因冕事誅之嗣恭前後沒其家財寶數百萬貫盡入私室不以貢獻代宗心甚銜之故嗣恭雖有平方面功

止轉檢校兵部尚書無所酬勞及德宗即位楊炎受其貨始叙前功除兵部尚書東都留守尋加懷鄭汝陝四

州河陽三城節度及東都畿觀察使徵至京師卒時年

七十一廢朝一日贈左僕射

子應如應字從猷以陰為

刺史詔嗣父封鑿嶺石梗險以通舟道德宗時李泌為相號得君帝嘗曰誰於卿有恩者朕能報之泌乃言曩為元載所疾滿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嘗畏之會與共子應並驅馬齧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闕不言勉起見臣臣常歎其長者思有以報帝曰善即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服金紫累遷宣歙池觀察使封襄陽郡王李錡反應發錡兵救湖常二州以故錡不能叛元和六年以疾授左散騎常侍卒諡曰靖

子恕字體仁初嶺南衙將哥舒晃反詔嗣恭自江西致

討授檢校工部員外郎得以軍前便宜從事俄而降者

繼路於是擢降將伊慎推心用之賊平恕功居多年纔

三十為懷州刺史嗣恭節度河南楊炎用拜魏博為時嗤詆久之轉京兆少

尹監門衛太將軍兼御史中丞教練招討等使其後為

唐書三 路嗣恭 五

鄜坊觀察使太子詹事坐事貶吉州刺史遷太子賓客

以右散騎常侍致仕卒年七十三贈洪州都督恕私第

有佳林園自貞元初李紆包信車迄于元和末僅四十

年朝之名卿咸從之遊高歌縱酒不屑外慮未嘗問家

事人亦以和易稱之

曲環陝州安邑人也父彬為南使正監因家於隴右以

環故累贈兵部尚書環少讀兵書尤以勇敢騎射聞天

寶中從哥舒翰攻拔石堡城收黃河九曲洪濟等城累

授果毅別將安祿山反從襄陽節度魯炅守鄧州拒賊

將武令珣戰數十合環功居多超授左清道率又從李

抱玉守河陽南城尋別將兵守澤州破賊驍將安曉敕

特拜羽林將軍又將別部兵合諸軍同討史朝義平河

北累轉金吾大將軍並同正員隨李抱玉移軍京西大

厓中領兵隴州頻破吐蕃加特進太常卿上初嗣位吐

蕃大寇劍南詔環以邠隴兵五千馳往大破戎虜收七

盤城威武軍及維茂二州西戎奔遁環大振功名而還

加太子賓客賜以名馬與諸將討涇州叛將劉文喜平

之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充邠隴兩軍都知兵

馬使封晉昌郡王時李納擁兵侵逼徐州令環與劉元佐同

救援累破李納逆黨環以功最加御史大夫建中三年

唐書三 曲環 六

十月加檢校左常侍充邠隴行營節度使李希烈侵陷

汴州環與諸軍守固寧陵陳州大破希烈軍於陳州城

下殺逆黨三萬五千人擒其驍將翟暉以獻希烈因道

歸蔡州環以功加檢校工部尚書兼陳州刺史希烈平

加環兼許州刺史陳許等州節度觀察加實封三百戶

陳蔡二州以希烈擾亂遭剽劫頗甚人多逃竄他邑以

避禍環勤身恭儉賦稅均平政令寬簡不三二歲襁負

而歸者相屬訓農理戎兵食皆豐羨十二年加檢校左

僕射卒時年七十四廢朝一日贈司空賻布帛米粟有

差

崔漢衡博陵人也性沉厚寬博善與人交釋褐授沂州費令滑州節度使令孤彰奏署掌記累遷殿中侍御史大厯六年拜檢校禮部員外郎為和吐蕃副使還遷右司郎中改萬年令建中三年為殿中少監兼御史大夫充和蕃使與吐蕃使區頰贊至自蕃中時吐蕃大相尚結息忍而好殺以常覆敗於劍南思刷其耻不肯約和其次相尚結贊有材畧因言於贊普請定界明約以息邊人贊普然之竟以結贊代結息為大相約和好期以十月十五日會盟於境上戊申以漢衡為鴻臚卿四年吐蕃朝貢加檢校工部尚書復使吐蕃興元初上居奉

唐書卷七十七 崔漢衡

天吐蕃遣師佐渾瑊敗朱泚兵於武功以功轉檢校兵部尚書兼祕書監西京留守無幾真拜兵部尚書為東都淄青魏博賑給宣慰使明年為幽州宣慰使所至皆稱職貞元三年副侍中渾瑊與吐蕃會盟於平涼吐蕃背約瑊僅免時無備預在會免者什無一二士卒死者以千數漢衡與同陷者並至河州結贊令召之以頰使於蕃結贊素信重與孟日華中官劉延邕俱至石門而遣五騎送至境上四年七月加檢校吏部尚書晉慈隰觀察使尋加都防禦使十一年四月卒

贈尚書左僕射

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也初在朔方為步軍先鋒

嘗有功授甘泉府果毅建中初從李懷光討劉文喜于涇州斬獲生擒居多授驃騎大將軍稍為右先鋒兵馬使後李納寇徐州從唐朝臣征討嘗冠軍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賓客上在奉天李懷光自山東赴難以朝晟為左廂兵馬使將千餘人下咸陽以挫朱泚加御史中丞實封一百五十戶及懷光反于河中朝晟被脅在軍上幸梁洋韓遊瓌退于邠寧懷光以嘗在邠寧迫制如屬城以賊黨張昕在邠州搃後務昕懼難作乃大索軍資徵卒乘約明潛發歸于懷光朝晟父懷賓為遊瓌將因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遊瓌即日使

唐書卷七十八 楊朝晟

八

懷賓奉表聞奏上召勞問授兼御史中丞正除遊瓌邠寧節度使間諜至河中朝晟聞其事泣告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合誅戮不可主兵矣懷光遂繫之及諸軍進圍河中韓遊瓌營于長春宮懷賓身當戰伐及懷光平上念其忠俾副元帥渾瑊特原朝晟遂為遊瓌都虞候時父子同軍皆為開府賓客御史中丞榮於軍中後詔徵遊瓌宿衛以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為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邠寧慶節度觀察使代韓遊瓌初遊瓌以吐蕃犯塞自將兵戍寧州及受代以是月壬子夜輕騎潛遁歸闕其將卒素驕怠畏張獻甫之嚴因遊瓌夜出

衙內千餘人遂叛掠且因監軍楊明義邀奏出奔將范希朝為節度朝晟時為都虞候初逃於郊翼日乃來給其眾曰所請甚愜我來賀也由是稍安朝晟及諸將謀誅首惡者經數日乙卯朝晟率諸將以告曰前請者不獲張尚書昨日已入邠州汝等皆當死吾不能盡殺各言戎首以歸罪焉餘無所問於是眾中唱二百餘人立斬之乃定上擢希朝為寧州刺史以副獻甫獻甫入奏朝晟功加御史大夫九年城鹽州徵兵以護外境朝晟分統土馬鎮木波獻甫卒詔以朝晟代之其年丁母憂起復左金吾大將軍同正邠州刺史大夫如故十三年

唐書卷三十三 楊朝晟

九

春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請城其地以備之詔問所須幾何朝晟奏曰臣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煩外助復問前築鹽州凡興師七萬今何其易也朝晟曰鹽州之役諸軍蕃戎盡知之今臣境迫虜若大興兵即蕃戎來寇則戰戰則無暇城矣今請密發軍士不十日至塞下未三旬而功畢蕃人始來乘障數日而退初軍次方渠無水師徒囂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視其蹟水隨而流朝晟令築防環之遂為停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命泉曰應聖已城吐蕃悉眾至度地三十五年二月免喪加檢校工部尚書是夏以防秋

移軍寧州遭疾來年正月卒十七年卒于屯案德宗紀樊澤字安時河中也父詠開元中舉草澤授試大理評事累贈兵部尚書澤長於河朔相循節度薛嵩奏為磁州司倉堯山縣令建中元年舉賢良對策澤舉賢良關兩淖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輟所乘馬傾褚以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禮部侍郎于邵厚遇之與楊炎善薦為補闕歷都官員外郎澤好讀兵書朝廷以其有將帥材尋兼御史中丞充通和蕃使蕃中用事宰相尚結贊深禮之尋從鳳翔節度張鎰與吐蕃會盟於清水遷金部郎中御史中丞山南節度行軍司馬時李希烈背叛詔以普王為行軍元帥徵

唐書卷三十三 樊澤

十

澤為諫議大夫元帥行軍右司馬屬駕幸奉天普王不行澤改右庶子兼中丞復為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尋代賈耽為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澤有武藝每與諸將射獵常出其右人心服之賊眾畏焉頗與李希烈兇黨接戰前後擒降其驍將張嘉瑜杜文朝梁俊之李克誠薛翼等收唐隨二州希烈既平澤丁母憂起復右衛大將軍同正餘如故三年代張伯儀案本紀代嗣曹王為荆南節度觀察等使江陵尹兼御史大夫三歲加檢校禮部尚書會襄州節度曹王臯卒於鎮軍中剽劫擾亂以澤威惠素著於襄漢復代曹王

臯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卒年五十贈司空十四年卒年五十七謚曰成賻布帛米粟有差

其日將宴百官廢朝改取他日子宗師字紹述始為國子主簿元和三年擢軍

謀宏遠科授著作郎歷金部郎中綿州刺史徙絳州治有迹進諫議大夫未拜卒始宗師家饒於財悉施散姻舊賓客妻子告不給宗師笑不答然力學多通解著春秋傳魁紀公樊子凡百餘篇別集尚多韓愈稱宗師論議平正有經據

李叔明字晉卿閬州新政人本姓鮮于氏代為豪族兄

仲通天寶末為京兆尹劔南節度使兄弟並涉學輕財

好施叔明初為劔南節度使楊國忠判官乾元後為司

勳員外郎副漢中王瑀使回紇回紇接禮稍倨叔明離

唐書三 樊罕

十一

位責之曰大國通好賢王奉使可汗於大唐子婿豈可

恃微功而傲乎唐法不然可汗改容加敬復命遷司門

郎中後為京兆少尹東都平拜洛陽令招徠遺民號能

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斯無幾以疾辭除右庶子出

為邛州刺史尋拜東川節度遂州刺史後移鎮梓州檢

校戶部尚書建中初吐蕃襲火井掠龍州陷扶文遠三

部尚書梁崇義阻命詔引兵下峽戰荆時東川兵荒之

後凋殘頗甚叔明理之近二十年招撫毗庶夷落獲安

大庾未有閬州嚴氏子上疏稱叔明少孤養子於外族

遂冒姓焉請復之詔從焉叔明初不知其從外氏姓意

醜其事遂抗表乞賜宗姓代宗以戎鎮寄重許之仍宣

嚴氏子於法及駕幸奉天叔明出家贊助軍悉衣幣獻

其子昇翊從叔明每私疏誠勵見危臨難當誓以死昇

奉父嚴訓果著勲効識者嘉之昇以少卿從有功擢禁

詹事坐部國公叔明既朝京師以足疾賜錦輦令

官兼右僕射乞骸骨改太子太傅致仕卒謚曰襄叔明

摠戎年深積聚財貨子孫驕淫歿纔數年遺業蕩盡

裴胄字胤叔其先河東聞喜人今代葬河南伯父寬禮

部尚書有名於開元天寶間胄明經及第解褐補太僕

寺主簿屬二京陷覆淪避他州賊平授祕書省正字累

唐書三 李叔明

三

轉祕書郎陳少遊陳鄭節度留後奏胄試大理司直少

遊罷隴右節度李抱玉奏授監察御史不得意歸免陳

少遊為宣歙觀察復辟在幕府抱玉怒奏貶桐廬尉浙

西觀察使李栖筠有重望虛心下士幕府盛選才彥觀

察判官許鴻漸書謙有學識栖筠嘗異席事多咨之崔

造輩皆所薦引一見胄深重之薦於栖筠奏授大理評

事觀察支度使代宗以元載隳素朝綱徵栖筠入朝內

制授御史大夫方將大用載怙權栖筠居顧問刺舉之

職與不平引胄殿中侍御史九為載所惡及栖筠卒胄護栖筠喪歸洛

陽眾論危之胄坦然行心無所顧望淮南節度陳少遊

奏檢校主客員外兼侍御史觀察判官尋為行軍司馬

載誅始拜刑部員外郎

遷宣州刺史楊炎初作相銳意為元載報

讐凡其枝黨無漏適會胄部人計胄官時服雜俸錢為

贓者炎命酷吏員寓深按其事貶汀州司馬尋徵為少

府少監除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換國子司業遷河南

觀察都團練使移江南西道前江西觀察使李兼罷省

南昌軍千餘人收其資糧分為月進胄至奏其本末罷

之會荆南節度樊澤移鎮襄陽宰相方議其人上首命

胄代澤仍兼御史大夫胄簡儉恒一時諸道節度觀察

使競剝下厚斂制奇錦異綾以進奉為名中貴人宣命

必竭公藏以買其歡胄待之有節皆不盈數金常賦之

外無橫斂宴勞禮止三爵未嘗酣樂時武臣多所養畜

賓介微失則奏流死胄以書生始奏貶書記梁易從君

子薄其進退賓客不以禮物議薄之貞元十九年十月

卒時年七十五贈右僕射謚曰成

史臣曰三獻軍謀臣節克紹家風路嗣恭從微至著執

法簡廉瓌理兵勸農獨彰善政漢衡誠懇奉職朝成忠

孝權謀澤威惠荆襄叔明見危誓死立政惠民胄抱義

危行守政奉公皆賢帥矣然嗣恭聚財為功名之瑕玷

叔明聚財致子孫之驕淫財之汚人誠可誠也

贊曰張路曲崔樊楊李裴守忠臣之道皆賢帥之才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三

唐書百三

十四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四

劉晏

孫蒙 晏兄暹 暹孫 元瑒 裴麟

第五琦

班宏

王紹

李異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年七歲舉神童授秘書省正

字累授夏縣令有能名歷殿中侍御史陽山亂避地襄

右職固辭移書房增論封建與古異今遷度支郎中

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領江淮租庸事晏至吳郡而隣反

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晏守餘杭會戰不

利走依晏晏為陳可守計因發義兵堅壁會王敗欲轉

畧州縣聞晏有備遂至晉陵西走終不言功召拜彭原

太守杭隴華三州刺史尋遷河南尹時史朝義盜據東都

寄理長水人為京兆尹頃之加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

判度支京兆尹鄭叔清李齊物坐委府事於司錄張羣

杜亞綜大體議論號為稱職無何為酷吏敬羽所構會

農卿嚴莊下獄已而釋逐劫晏貶通州刺史復入為京

兆尹戶部侍郎判度支時顏真卿以文學正直出為利

州刺史晏舉真卿自代為戶部乃加國子祭酒又以京

武寶應二年遷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

庸使坐與中官程元振交通元振得罪晏罷相為太子

賓客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

租庸鹽鐵使如故時新承兵戈之後中外艱食京師米

價斗至一千宮厨無兼時之積禁軍之食畿縣百姓乃

按穗以供之晏受命後以轉運為已任凡所經歷必究

利病之由至江淮以書遺元載曰浮于江河達于汴入

于河西循底柱硤石少華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長樂此

安社稷之奇策也晏賔于東朝猶有官謗相公終始故

舊不信流言賈誼復召宣室宏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

以答所知驅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迹到河陰鞏洛見

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

故事飾像河廟凜然如生涉滎郊浚澤遙瞻淮甸步步

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潭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輔汲汲只

緣兵糧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掛席西指長安

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眾待此而強天子無側席

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膽三河流

離者於茲請命相公匡戴明主為富人侯此今之切務

不可失也使僕洧洗瑕穢率罄愚懦當憑經義請護河

隄宜勤在官不辭水死然運之利病各有四五焉晏自

尹京入為計相其五年矣京師三輔百姓唯苦稅畝傷

多若使江湖米來每年三二十萬即頓減徭賦歌舞皇

澤其利一也東都殘毀百無一存若米運流通則饑人

皆附村落邑屋從此滋多命之日引海陵之倉以食鞏

八

洛是計之得者其利二也諸將有在邊者諸戎有侵敗
王畧者或聞三江五湖貢輸紅粒雲帆桂楫輸納帝鄉
軍志曰先聲後實可以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自古帝王
之盛皆云書同文車同軌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今舟車
既通商賈來往百貨雜集航海梯山聖神輝光漸近貞
觀永徽之盛其利四也所疑者函陝凋殘東周尤甚
過宜陽熊耳至武牢成臯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
無尺椽人無煙爨蕭條悽慘獸遊鬼哭牛必羸肉輿必
說輟棧車輓漕亦不易求今於無人之境興此勞人之
運固難就矣其病一也河汴有初不修則毀激故每年

唐書百五 劉晏

三

正月發近縣丁男塞長菱決沮淤清明桃花已後遠水
自然安流陽侯宓妃不復太息頃因寇難搃不掏拓澤
滅水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旋於渾千里洞上罔水
舟行其病二也東垣底柱澠池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
里戍卒久絕縣吏空拳奪攘姦宥窟穴囊橐夾河爲藪
豺狼狺狺舟行所經寇亦能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
臨蒲坂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賤卒儀
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無挾纊輓漕所至船到便留
卽非單車使折簡書所能制矣其病四也惟小子畢其
慮奔走之惟中書詳其利病裁成之晏累年已來事缺

名毀聖慈含育特賜生全月餘家居遠卽臨遣恩榮感
切思殞百身見一水不通願荷鋪而先往見一粒不運
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丹誠未克漕引多
虞屏營中流掩泣獻狀自此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濟
關中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
送東渭橋橋使勞日卿朕鄼侯也又至德初爲
國用不足令第五琦於諸道推鹽以助軍用及晏代其
任法益精密官無餘利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所入
逾十倍而人無厭苦大麻末通計一歲征賦所入摠一
千二百萬貫而鹽利且過半累遷吏部尚書大曆四年
六月與右僕射裴遵慶同赴本曹視事敕尚食增置儲

唐書百五 劉晏

四

供許內侍魚朝恩及宰臣已下常朝官咸詣省送上八
年知三銓選事十二年三月誅宰臣元載晏奉詔訊鞠
晏以載居任樹黨布於天下不敢專斷請他官其事敕
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係禮部
侍郎常袞諫議大夫杜亞同推載皆款伏初晏承旨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縉亦處極法晏謂涵等曰重刑再
覆國之常典況誅大臣得不覆奏又法有首從二人同
刑亦宜重取進止涵等從命及晏等覆奏代宗乃減縉
罪從輕縉之生晏平反之力也十三年十二月爲尚書
左僕射時宰臣常袞專政以晏久掌銓衡時議平允兼

司儲蓄職舉功深慮公望日崇上心有屬竊忌之乃奏
晏朝廷舊德宜為百吏司長外示崇重內實去其權及
奏上以晏使務方理代其任者難其人使務知三銓並
如故李靈曜之亂也河南節帥所據多不奉法令征賦
亦隨之州縣雖益減晏以美餘相補人不加賦所入仍
舊議者稱其能自諸道巡院距京師重價募疾足置遞
相望四方物價之上下雖極遠不四五日知故食貨之
重輕盡權在掌握朝廷獲美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
憂得其術矣每朝謁馬上以鞭算實明視事至夜分止
雖休澣不廢事無閑劇即日剖決無留
凡所任使多收後進有幹能者其所摠領務乎急促趨

唐書百劉晏

五

利者化之遂以成風當時權勢或以親戚為託晏亦應
之俸給之多少命官之遲速必如其志然未嘗得親職
事其所領要務必一時之選故晏沒後二十餘年韓洄
元琇裴腆包佶盧徵李衡繼掌財賦皆晏故吏其部吏
居數千里之外奉教令如在目前雖寢興宴語而無欺
給四方動靜莫不先知事有可賀者必先上章奏江淮
茶橘晏與本道觀察使各歲貢之皆欲其先至有土之
官或封山斷道禁前發者晏厚以財力致之常先他司
由是甚不為藩鎮所便晏理家以儉約稱而重交敦舊
頗以財貨遺天下名士故人多稱之所居修行里粗樸
庫陋飲食儉狹室

無廢善訓諸子咸有學藝任事十餘年權勢之重鄰於

宰相要官重職頗出其門既有材力視事敏速乘機無
滯然多任數挾權貴固恩澤有口者必利啗之當大厯
時事貴因循軍國之用皆仰於晏未嘗檢轄德宗嗣位
言事者稱轉運可罷多矣初楊炎為吏部侍郎晏為尚
書各恃權使氣兩不相得炎坐元載貶晏快之昌言於
朝及炎入相追怒前事且以晏與元載隙憾時人言載
之得罪晏有力焉炎將為載復讎又時人風言代宗寵
獨狐妃而又愛其子韓王迴晏密啟請立獨狐為皇后
炎因對敷流涕奏言賴祖宗福祐先皇與陛下不為賊

唐書百劉晏

六

臣所聞不然劉晏黎幹之輩搖動社稷凶謀果矣今幹
以伏罪晏猶領權臣為宰相不能正持此事罪當萬死
崔祐甫奏言此事曖昧陛下以廓然大赦不當究尋虛
語朱泚崔寧又從傍與祐甫救解之寧言頗切炎大怒
故斥寧令出鎮鄜坊以摧挫之遂罷晏轉運等使尋貶
為忠州刺史炎欲誣構其罪知庾準與晏素有隙舉為
荆南節度以伺晏動靜準乃奏晏與朱泚書祈救解言
多怨望炎又證成其事上以為然是月庚午晏已受誅
使迴奏報誣晏以忠州謀叛下詔暴言其罪時年六十
六天下冤之家屬徒嶺表連累者數十人建中元年七
月詔中人賜

晏死後十九日賜死詔書乃下時寒兼剛定使讓稱及
眾論不可乃止然已命簿錄其家產雜書兩乘米麥數
加驗實先誅後詔天下駭惋請還其妻子不報 貞元

五年上悟方錄晏子執經授太常博士少子宗經祕書

郎華州刺史執經上請削官贈父特追贈鄭州刺史

子蒙字仁澤舉進士累官度支郎中會昌初擢給事中
以材為宰相李德裕所知時回鶻衰朝廷經畧河湟建
遣蒙按邊調兵械糧餉為宣慰靈夏以北党項使始議
造木牛運宣宗立德裕得罪蒙貶朗州刺史終大理卿
○晏兄暹為汾州刺史天資疾惡所至以方直為觀察
使所畏建中末召為御史大夫宰相盧杞憚其嚴更薦
前河南尹于頔代之暹終潮州刺史○暹孫潼字子固
擢進士第杜棕判度支表為巡官累遷祠部郎中大中
初討党項羌軍食乏宰相欲以潼為使難其造潼見宰
相曰上念邊餽議遣使潼畏不稱耳安敢憚行遂命為
供軍使會復河湟調師屯守以潼判度支河湟供軍案歷
京兆少尹山南有劇賊依山為剽宣宗怒欲討之宰相

驢書志 劉晏

崔鉉曰此陛下赤子迫於饑寒弄兵山谷問不足討請
使諭釋之詔潼馳往潼挺身直叩其壘曰有詔赦爾
盜皆列拜約潼就館而降會山南節度使封敖遣兵擊
賊潼罷歸數陳邊事擢諫議大夫出為朔方靈武節度
使坐累貶鄭州刺史改湖南觀察使召為左散騎常侍
拜昭義節度使恩信蠻皆如約六姓蠻持兩端為南詔
潼至填以恩信蠻皆如約六姓蠻持兩端為南詔候
有甲籠部者請討之潼因出兵襲擊俘五千人南詔
大懼自是不敢犯邊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卒贈
空。元琇後以尚書右丞判度支因無橫斂而軍旅濟
為韓況所惡貶雷州司戶參軍坐私入廣州賜死。裴
鼎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封聞喜縣公。李衡歷戶部侍
郎。包佶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父融集賢院學士與賀
知章張旭張若虛有名當時號吳中四士佶擢進士第
累官諫議大夫坐善元載貶嶺南晏奏起為汴東兩稅
使晏罷以佶充諸道鹽鐵輕貨錢物使遷刑部侍郎改
丹陽郡公

第五琦字禹 京兆長安人少孤事兄華敬順過人及長

有吏才以富國強兵之術自任天寶初事韋堅堅敗貶
官累至西江丞時太守賀蘭進明甚重之會安祿山反
進明遷北海郡太守奏琦為錄事參軍祿山已陷河間

信都等五郡進明未有戰功元宗大怒遣中使封刀促

之曰收地不得即斬進明之首進明惶懼莫知所出琦

乃勸令厚以財帛募勇敢士出奇力戰遂收所陷之郡

令琦奏事至蜀中琦得謁見奏言方今之急在兵兵之

強弱在賦賦之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職任使濟軍須

臣能使賞給之資不勞聖慮元宗大喜即日拜監察御

史肅宗駐彭原進明遣琦奏 勾當江淮租庸使尋拜殿

中侍御史 員外郎尋加河南等五道度支使促辦應卒

事無違闕遷司金郎中兼御史中丞使如故於是創立

鹽法就山海井竈收權其鹽官置吏出糶其舊業戶并

浮人願為業者免其雜徭隸鹽鐵使盜煮私市罪有差

百姓除租庸外無得橫賦人不益稅而上用以饒遷戶

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領河南等道支度都勾

當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西

淮南館驛等使乾元二年以本官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初琦以國用未足幣重貨輕乃請鑄乾元重寶錢以

一當十行用之及作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

一當十行用之及作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

一當十行用之及作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

驢書志 第五琦

八

十與乾元錢及開元通寶錢三品並行既而穀價騰貴
餓殍死亡枕籍道路又盜鑄爭起中外皆以琦變法之
弊封奏日聞乾元二年十月貶忠州長史既在道有告
琦受人黃金二百兩者遣御史劉期光追按之琦對曰
二百兩金十三斤重忝為宰相不可自持若其付受有
憑即請準法科罪期光以為此是琦伏罪也遽奏之請
除名配流夷州馳驛發遣仍差綱領送至彼寶應初起
為朗州刺史甚有能政入遷太子賓客屬吐蕃寇陷京
師代宗幸陝關內副元帥郭子儀請琦為糧料使兼御
史大夫充關內元帥副使未幾改京兆尹車駕克復專

唐書百第五琦

九

判度支兼諸道鑄錢鹽鐵轉運常平等使累封扶風郡
公又加京兆尹改戶部侍郎判度支前後領財賦十餘
年魚朝恩伏誅琦坐以款狎出為虔州刺史慙饒湖二
州入為太子賓客東都留司上以其材將復任用召還
京師信宿而卒年七十一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子峯峯婦鄭
氏皆以孝著旌表其門

班宏衛州汲人也祖思簡春官員外郎父景倩祕書監
宏少舉進士授右司禦曹後為薛景先鳳翔掌書記
又為高適劔南觀察判官累拜大理司直攝監察御史
時青城山有妖賊張安居以左道惑眾事覺多誣引大

將冀以緩死宏驗理而速殺之人心乃安既而郭英又
代適以厭人望奏署祕書郎兼雒令以疾免大曆三年
遷起居舍人尋兼理匭使四遷至給事中時李寶臣卒
於其位子惟岳匿喪求位上遣宏使成德問疾且喻之
惟岳厚賂宏皆不受還報合旨遷刑部侍郎兼京官考
使時右僕射崔寧考兵部侍郎劉迺上下宏駁曰夷荒
靖難專在節制尺籍伍符不校省司夫上行虛美之名
則下開趨競之路上行阿容下必朋黨因削去之迺知
而謝曰迺雖不敏敢掠一美以徼二罪乎尋除吏部侍
郎為吐蕃會盟使李揆之副貞元初仍歲旱蝗上以賦

唐書百班宏

十

調為急改戶部侍郎為度支使韓滉之副遷尚書復副
實參參初為大理司直宏已為刑部侍郎及參為相領
度支上以宏久司國計因令副之且曰朕藉參宰相以
臨遠眾務悉委於卿勿以辭也參以宏先貴常私解悅
之曰參後來一朝居尚書之上甚不自安一年之後當
歸此使宏心喜歲餘參絕不復言宏性剛愎為人間之
且怒食言公事多異揚子院鹽鐵轉運委藏也宏以御
史中丞徐粲主之既不埋且以賄聞參欲代之宏執不
可參又選諸院吏未嘗訪宏乃疏參所用者過惡以聞
事輒留中無何參以使勞加吏部尚書而宏進封蕭國

公怨參以虛號寵之間惡愈甚每奉詔營建宏必極壯麗親程課役又厚結權倖以傾參張滂先善於宏宏薦為司農少卿及參欲以滂分掌江淮鹽鐵詢之於宏宏以滂嫉惡慮以法繩徐粲因曰滂強戾難制不可用滂知之八年三月參遂為上所疎乃讓度支使遂以宏專判而參不欲使務悉歸於宏問計京兆尹薛珣珣曰二子交惡而滂剛決若分鹽鐵轉運於滂必能制宏參乃薦滂為戶部侍郎鹽鐵使判轉運向隸於宏以悅之江淮兩稅悉宏主之置巡院然令宏滂共擇其官滂請鹽鐵舊簿書於宏宏不與之每署院官宏滂更相是非莫

唐書百四班宏

二

有用者滂乃奏曰班宏與臣相戾巡院多闕官臣掌財賦國家大計職不修無所逃罪今宏若此何以輯事遂令分掌之無幾宏言於宰相趙景陸費曰宏職轉運年運江淮米五十萬斛前年增七十萬斛以實太倉幸無過今職移於人不知何謂滂時在側忿然曰尚書失言甚矣若運務畢舉朝廷固不奪之蓋由喪公錢縱姦吏故也且凡為度支胥吏不一歲資累鉅萬僮馬第宅僭於王公非盜官財何以致是道路喧喧無不知之聖上故令滂分掌公向所言無乃歸怨於上乎宏默然不對是日宏稱疾於第滂往問之宏不見憬費乃以宏滂之

言上聞由是遵大庥故事如劉晏韓滉所分滂至揚州按徐粲逮僕妾子姪得贓鉅萬乃徙嶺表故參得罪疑有宏頗有力焉勤恪官署晨入夕歸下吏勞而未嘗厭苦清白勤幹稱之於時貞元八年七月卒年七十三廢朝加贈諡曰敬後二年滂亦罷為衛尉卿

王紹本家於太原今為京兆萬年人

父端第進士有名天寶間與柳芳陸

據殷寅友善善嘗言端之莊芳之辨寅之介可以名世終工部員外郎

舊名與憲宗同永

貞年改焉少時顏真卿器重之因紹舊名字之曰德素奏授武康尉蕭復為常州刺史辟為從事包佶領租庸鹽鐵亦以紹為判官時李希烈阻兵江淮租輸所在艱

唐書百四王紹

三

阻特移運路自潁入汴紹奉佶表詣闕屬德宗西幸紹乃督緣路輕貨趣金商路倍程出洋州以赴行在德宗親勞之謂紹曰六軍未有春服我猶衣裘紹俯伏流涕奏曰包佶令臣間道進奉數約五十萬上曰道路回遠經費懸急卿之所奏豈可望耶後五日而所督繼至上深賴焉貞元中為倉部員外郎時屬兵革旱蝗之後令戶部收闕官俸兼稅茶及諸色無名之錢以為水旱之備紹自拜倉部便準詔主判及遷戶部兵部郎中皆獨司其務擢拜戶部侍郎尋判度支後二年遷戶部尚書德宗臨馭歲久機務不由台司自寶參陸費已後宰臣

備位而已德宗以紹謹密恩遇特異凡主重務八年政
之大小多所訪決紹未嘗洩漏亦不矜術順宗即位王
叔文始奪其權拜兵部尚書尋除檢校吏部尚書東都
留守元和初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徐州刺史武寧軍節
度復以濠泗二州隸焉時承張愔之後兵驕難治紹修
輯軍政人甚安之禪將安進達唐重靖謀亂紹以計取之出家賞賞士舉軍安賴六年
徵拜兵部尚書兼判戶部事九年卒年七十二贈左僕
射諡曰敬

李吳字令叔趙郡人少苦心為學以明經調補華州參
軍拔萃登科授鄆縣尉周歷臺省由左司郎中出為常

唐書李吳

三

州刺史踰年召為給事中出為湖南觀察使銳於為理
五年改江西觀察使加檢校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吳
持下以法吏不敢欺而動必察之順宗即位入為兵部
侍郎司徒杜佑判度支鹽鐵轉運使以吳幹治奏為副
使佑辭重位吳遂專領度支鹽鐵使摧筦之法號為難
重唯大庾中僕射劉晏雅得其術賦入豐羨吳掌使一
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歲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
十萬貫舊制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久不盈
其數唯吳三年登焉遷兵部尚書明年改吏部尚書使
任如故吳精於吏職蓋性使然也雖在私家亦置案牘

簿書勾檢如公署焉人吏有過絲毫無所貸雖在千里

外其恐慄如在吳前初程異附王叔文貶竄吳知其吏
才明辨奏而用之憲宗不違其請異勾檢簿籍又精於
吳故課最加衍亦異之助焉吳為吏部尚書卧疾郎官
相率省問吳初不言其病與之考校程課商畧功利至
其夕而卒然性強狠狡惡忌刻頗甚乘德宗之怒謀殺
竇參物論寃之初參為宰相不悅於吳自左司郎中出
為常州刺史仍促其行不數月參貶郴州司馬久之吳
自給事中為湖南觀察使郴即屬郡也宣武軍節度使
劉士寧以擅襲父任物議不可朝廷不得已而授之及

唐書李吳

百

參之貶士寧嘗以絹數千匹賂參吳在湖南具奏其事
言參與藩鎮交通德宗怒遂賜參死議者寃之吳廉察
江西狗喜怒之情而無罪被戮者多矣元和四年四月
卒時七十一贈尚書左僕射

史臣曰歷代操利柄為國計者莫不損下益上危人自
安變法以弄權斂怨以構禍皆有之矣如劉晏通擁滯
任才能富其國而不勞於民儉於家而利於眾或問曰
鄭子產吏不能欺宓子賤吏不忍欺西門豹吏不敢欺
三子者古之賢人也吏皆懷其欺而不能不忍不敢也
晏之吏遠近自不欺者何也答曰蓋任其才而得其人

也晏歿故吏二十餘年繼掌財賦不其是哉史記貨殖云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晏致天下無甚貴甚賤之物泛言治國者其可及乎舉真卿才忠也滅王縉罪正也忠正之道復出於人嗚呼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常衮見忌於前楊炎致冤於後可為長歎息矣時譏有口者以利啖之苟不塞讒口何以持重權即無以展其才濟其國矣是其術也又何譏焉第五琦促辨應卒民不加賦而國豐饒亦庶幾矣然鑄錢變法物貴身危其何陋哉凡利國者農商之外不可為也宏滂爭權樹黨皆非令人紹之謹密幹事與之皦察精辨亦足可稱

唐書卷一百七十四

五

贊曰豐財忠良晏道為長琦宏滂與咸以利彰

新書贊曰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探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擊兵數十年不取子矣其度足唐中債而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子矣其經晏辟署者皆用材顯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四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五

列傳七十五

薛嵩 弟粵 子平 平子從從新書增 族子雄

令狐彰 子建 運 通 田神功 弟神玉

侯希逸 兄洸 李正已 子納 師道 納子師古 康日知 從新書增 正已從 睦 志睦子承訓

薛嵩絳州萬泉人祖仁貴高宗朝名將封平陽郡公父楚玉為范陽平盧節度使嵩少以門蔭落拓不事家產有膂力善騎射不知書自天下兵起束身戎伍委贄逆徒廣德元年東都平時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遣僕固懷恩東收河朔嵩為賊守相州聞賊朝義兵潰王師

唐書卷一百七十五

一

至嵩惶惑迎拜於懷恩馬前懷恩釋之令守舊職時懷恩二心已萌懷恩平河朔旋乃奏嵩及田承嗣張忠志李懷仙分理河北道詔遂以嵩為相州刺史充相衛洛邢等州節度觀察使承嗣鎮魏州忠志鎮恒州懷仙鎮幽州各據數州之地時多事之後姑欲安人遂以重寄委嵩嵩感恩奉職數年間管內粗理累遷檢校右僕射大厯初封高平郡王實封二百戶號其軍為昭義遷檢校尚書右僕射更封平陽大厯八年正月卒勸止曰為樂甚多何必乘危邀譽刻歡嵩悅圖其形坐詔遣弟粵知留後累加粵太子少師大厯十年正月丁酉昭義軍兵馬使裴志清盜所將兵逐粵舉眾歸

田承嗣以叛粵奔於洛州上表乞入朝許之至京素服於銀臺門待罪詔釋之

嵩子平字坦年十二為磁州刺史嵩卒軍吏欲用河北

故事督平知留後務平偽許之讓於叔父粵一夕以喪

歸及免喪累授右衛將軍在南衙凡三十年宰相杜黃

裳深器之薦為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理有能名元和

七年淮西用兵自左龍武大將軍授兼御史大夫滑州

刺史鄭滑節度觀察等使累有戰功滑州城西距黃河

二里每歲常為水患平詢訪得古河道接衛州黎陽縣

界平率魏博節度使田宏正同上聞開古河南北長十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二

四里決舊河以分水勢滑人遂無水患居鎮六年入為

左金吾大將軍未幾復為鄭滑節度觀察使及平李師

道朝廷以東平十二州析為三道以淄青齊登萊五州

為平盧軍以平為節度觀察等使仍押新羅渤海兩蕃

使長慶元年幽鎮叛杜叔良統橫海全軍討伐不勝王

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棣州為賊所窘朝廷乃委平以

偏師援棣州平即遣將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居數月

刺史王稷餽給稍薄兵士怨怒叔佐不能戰宵潰而歸

仍推突將馬狼兒新書名為帥行及青城鎮劫鎮將李

自勸并其眾次至博昌鎮復劫其鎮兵共得七千餘人

徑逼青州城城中兵士不敵平悉府庫并家財募二千

精卒逆擊之仍先以騎兵掩其家屬輜重賊眾惶惑反

顧因大敗狼兒與其同惡十數輩脫身竄匿餘黨降稍

後者斬於鞠場明日狼兒亦就擒戮脅從者放歸田里

詔加右僕射進封魏國公由是遠近畏伏平之威畧在

鎮六周歲兵甲完利井賦均一至是入覲百姓遮道乞

留數日乃得出時人以為近日節制罕有其比寶曆元

年歸朝進加檢校左僕射兼戶部尚書踰月復檢校司

空兼河中絳隰節度觀察等使大和二年復以晉州慈

州隸河中益兵三千人加檢校司徒更封韓在河中凡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六年召拜太子太保明年上疏乞老以司徒致仕居一

年卒年八冊贈太傅子從字順之以蔭授左清道率府

以備凶災於是山東大水詔右司郎中趙櫟為賑郵使

櫟表其才擢將作監終左領

嵩族子擇相州刺史雄初為嵩屬吏知衛州事嵩歿特

詔授衛州刺史魏博節度田承嗣誘為亂雄不從承嗣

遣刺客盜殺之

令狐彰字伯京兆富平人也遠祖自燉煌徙家焉代有

冠冕父湏天寶中任鄧州錄事參軍以清白聞本道採

訪使宋鼎引為判官初任范陽縣尉通幽州人女生彰

及秩滿留彰於母氏彰遂少長范陽僞儻有膽氣涉獵書傳粗知文義善弓矢乃策名從軍事安祿山天寶中以軍功累遷至左衛員外郎將安祿山叛逆以本官隨賊黨張通儒赴京師通儒僞署為城內左街使王師收復二京隨通儒等遁走河朔又陷逆賊史思明僞署為博州刺史及滑州刺史令統兵數千戍滑臺彰感激忠義思立名節乃潛謀歸順會中官楊萬定監滑州軍彰遂募勇士善於水者俾乘夜涉河達表奏於萬定請以所管賊一將兵馬及州縣歸順萬定以聞自祿山構逆為賊守者未有舉州向化肅宗得彰表大悅賜書慰勞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四

時彰移鎮杏園渡遂為思明所疑思明乃遣所親薛岌統精卒圍杏園攻之彰乃明示三軍曉以逆順眾心感附咸悉力為用與賊兵戰大破之潰圍而出遂以麾下將士數百人隨萬定入朝肅宗深獎之禮甚優厚賜第一區名馬數匹并帷帳什器頗盛拜御史中丞兼滑州刺史滑臺魏博等六州節度使仍加銀青光祿大夫鎮滑州委平殘寇及史朝義滅遷御史大夫封霍國公尋加檢校工部尚書未幾檢校右僕射餘並如故彰在職風化大行滑州瘡痍未復城邑為墟彰以身勵下志農戰內檢軍戎外牧黎庶法令嚴酷人不敢犯數年

開田疇大闢庫藏充積歲奉王稅及修貢獻未嘗暫闕時大戎犯邊徵兵防秋彰遣屬吏部統營伍自滑至京之西郊向二千餘里甲士三千人率自齎糧所過州縣路次供擬皆讓而不受經閭里不犯秋毫識者稱之然性識猜阻人有忤意不加省察輒至斃踏此其短也州刺史李岵遣姚夔代之戒曰不時代殺之岵知其謀因殺夔死者百餘人奔汴州上書自言彰亦劾之河南尹張延賞畏彰留岵使故彰書先聞斥岵夷州殺之與魚朝恩有隙及用事彰不敢入朝會母喪失明卒臨終手疏辭表誠子以忠孝守節又舉能自代表曰臣自事陛下得備藩守受恩則重効節未終長辭聖朝痛入心骨臣誠哀懇頓首頓首臣受性剛拙不能包容頃因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魚朝恩將掠亳州遂與臣結怨當其縱暴臣不敢入朝專聽天誅即欲奔謁及魚朝恩死即臣屬疾苦又遭家艱力微眼暗行動須人拜舞不能數月有闕欲請替辭退即日望稍瘳冀得康強榮歸朝覲自冬末舊疾益重瘡腫又生氣息奄奄遂期隕歿不遂一朝天闕一拜龍顏臣禮不終忠誠莫展臣之大罪下慙先代仰媿聖朝臣竭誠事上誓立大節天地神明實知臣心心不遂行言發自痛當使倉糧錢絹羊馬牛畜一切已上並先有部署三軍兵士州縣官吏等各恭舊職祇待聖恩臣伏見吏部尚書劉晏及工部尚書李勉知識忠貞堪委大

事伏願陛下速令檢校上副聖心臣男建等性不為非
行亦近道今勒歸東都私第使他年為臣報國下慰幽
魂臨歿昏亂伏表哀咽上覽表嗟悼久之特下詔褒美
曰中衛社稷外修疆事合於一體以靖庶邦其在有終
謂之不朽觀前代文武通賢有匡時戡難迫於大化不
忘時君未嘗不嘉尚而流歎也今有忠烈之臣彰剛直
形外純和積中本於孝敬輔以才畧統制藩閫服勞王
家往以母老躬於就養豈不戀闕以茲曠年及苴麻在
艱優諭權奪踴絕傷足淚盡喪明入覲之期良願莫遂
想其風彩久軫顧懷遽見淪沒深用追悼嗟乎方疾之

唐書卷五十九 令狐彰 六

時以情自疏無有所隱見之於詞復節守常條上軍簿
請擇良帥命於中朝乃令遺胤爰歸東洛教忠以報國
約禮以居喪古人所謂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夫豈遠
哉節槩誠亮高絕無鄰喟然感傷鑿麻增慟有以見東
州士大夫勤王尊主之志用嘉其休可以垂範宣付史
館式昭名臣子建運通

建大厯四年十二月彰遣入朝特加兼御史中丞歸滑
州及彰卒滑三軍逼奪情禮建守死不從舉家歸京師
服闋累轉至右龍虎軍使德宗以涇原兵亂出幸奉天
建方教射於軍中遂以四百人隨駕為後殿至奉天以

建為行在中軍鼓角使幸梁州轉行在右廂兵馬使右
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興元元年六月加檢校左散
騎常侍行在都知兵馬使左神武大將軍建妻李氏恒
帥寶臣女也建惡將弃之乃誣與傭教生邢新書士倫作郭
姦通建召士倫榜殺之因逐其妻士倫母聞不勝其痛
卒李氏奏請按劾詔令三司詰之李氏及奴婢款證被
誣頗明白建方自首伏會赦免坐德宗詔曰子育黎元
未能禁暴在子之責用軫於懷宜輟常膳五百千文充
葬士倫母子其父既衰耄至無所歸良深矜念委京兆
尹厚加存恤貞元四年七月以前官為右領軍大將軍

唐書卷五十九 令狐彰 七

五年三月以專殺不辜德宗念舊勲特容貸之復陳訴
詞甚虛罔遂貶施州別駕同正卒於貶所貞元六年九
月贈右領軍大將軍十年贈揚州大都督

運為東都留守將逐賊出郊其日有劫轉運絹於道者
杜亞以運豪家子意其為之乃令判官穆員及從事張
宏靖同鞠其事員與宏靖皆以運職在牙門必不為盜
抗請不按亞不聽而怒斥逐員等令親事將武金鞠之
金笞垂運從者十餘人一人笞死九人不勝考掠自誣
竟無贓狀亞具以聞請流運於嶺表德宗令侍御史李
元素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三司覆按

運獄既竟明運迹非行盜以曾捕掠人於家配流歸州武金肆虐作威教人通款配流建州後歲餘齊抗捕得劫轉運絹賊郭部朱瞿曇等七人及賊絹詔令杜亞與留臺同劾之皆首伏然終不原運運死於歸州人士寃之

通元和中宰相李吉甫奏曰臣伏見代宗朝滑州節度使令狐彰臨終上表悉以土地兵甲籍上朝廷遣諸子隨表歸闕代宗以彰遺表宣示百僚當時在位者聞之無不感歎今有次子通在臣每感彰同時河朔諸鎮付子傳孫無不燻灼數代唯彰忠義感激奉國忘家遣子

唐書卷五十一

八

入朝以土地歸於先帝貞元中長子建坐事死於施州幼子運亦無罪流於歸州欲使忠義之人何所激勸今通幸存得遇明聖伏乞陛下召之與語如堪用望垂獎錄憲宗念彰之忠即授通贊善大夫出為宿州刺史時討淮蔡用為泗州刺史歲中改壽州團練使檢校御史中丞每與賊戰必虛張虜獲得賊數人即為露布上之宰相武元衡笑而不奏如有敗衄即不敢上聞後為賊所攻境上城柵並陷通走固州城閉壁不出憲宗遣李文通往宣慰度其將至遂令代通貶為昭州司戶移撫州司馬十四年徵為右衛將軍制下給事中崔植封還

制書言通前刺壽州失律不宜遽加獎任憲宗令宰相宣喻門下言通父有功於國不宜逐弃其子制命方行歲餘出為淄州刺史長慶初入為左衛大將軍卒

田神功冀州南宮人家本微賤天寶末為縣里胥會河

朔兵興從事幽薊上元元年為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

兼鴻臚卿會天下兵興賊署為平盧兵馬使率眾歸朝

戰不勝與許叔冀降於史思明思明使與南德信劉從

諫南署江淮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乃并將其

兵詔拜鴻臚卿襲於鄭州破賊四千餘眾生擒逆賊大

將四人牛馬器械不可勝數尋為鄧景山所引至揚州

大掠百姓商人資產郡內比屋發掘畧徧商胡波斯被

唐書卷五十一

九

殺者數千人二年二月生擒逆賊劉展送於闕下以擒

展功累遷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汴宋等八州節

度使神功禽展送京師遷淄青節度使會侯希逸入青

賊解去又破法子營復敬敬紅降之朝義聞乃奔下大

博進封信都郡王徙河南節度汴宋八州觀察使

歷二年三月初京師獻馬十匹金銀器五十件繒綵一

萬匹時郭子儀入朝請宴宰臣等於私第神功効其請

亦以許之尋加檢校右僕射赴尚書省視事特詔宰臣

已下百官送上仍加知省事以寵之又判左僕射知省

軍神功忠朴幹勇當時所稱神功事母孝始嘗保驕自

折節謙損既寢疾宋八年冬復覲闕廷遣疾信宿而終

之將吏為禳祈報恩

上悼惜為之徹樂廢朝三日贈司徒賻絹一千疋布五百端特許百官弔喪賜屏風茵褥於靈座并賜千僧齋以追福至德已來將帥不兼三事者哀榮無比弟神玉自曹州刺史權汴州留後大厯十年正月加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汴州刺史知汴州節度觀察留後事并河陽澤潞等兵馬直據淇門會李承昭討魏博田承嗣十一年卒詔滑州李勉代之

侯希逸平盧人也少習武藝天寶末安祿山反署其腹心徐歸道為平盧節度希逸時為平盧裨將希逸長七尺豐下銳

上為州裨將守保定城安祿山反使中人韓朝敷傳命希逸斬以徇率兵與安東都護王

厚書至 侯希逸 十一

元志襲殺歸道使以聞詔以元志為平盧節度使乾元元年冬元志病卒軍人共推立希逸為平盧軍使朝廷因授節度使既數為賊所迫希逸率勵將士累破賊徒向潤客李懷仙等既淹歲月且無救援又為奚虜所侵希逸拔其軍二萬餘人且行且戰遂達於青州會田神功能元皓於兗州青州遂陷於希逸詔就加希逸為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迄今淄青節度皆帶平盧之名也希逸初領淄青甚著聲稱理兵務農遠近美之寶應元年與諸節度同討襲史朝義平之加檢校工部尚書賜實封圖形凌煙閣後漸縱恣政事怠惰尤崇奉釋教且

好畋游與功創寺宇軍州苦之永泰元年因與巫者夜宿於城外軍士乃閉之不納希逸奔歸朝廷拜檢校右僕射以私艱去職大厯十一年九月起復檢校尚書右僕射上柱國封淮陽郡王久之加知省事遷司空詔出而卒廢朝三日贈太保

李正己高麗人也本名懷玉生於平盧乾元元年平盧節度使王元志卒會有敕遣使來存問懷玉恐元志子為節度遂殺之與軍人共推立侯希逸為軍帥希逸母即懷玉姑也後與希逸同至青州累至折衝將軍驍健有勇力寶應中眾軍討史朝義至鄭州迴紇方強暴恣

厚書至 李正己 十二

橫諸節度皆下之正己時為軍候獨欲以氣吞之因與其角逐眾軍聚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擒其領而批其背迴紇尿液俱下眾軍呼笑虜慙繇是不敢為暴節度使侯希逸即其外兄也用為兵馬使正己沈毅得眾心希逸因事解其職軍中皆言其非罪不當廢會軍人逐希逸希逸奔走遂立正己為帥朝廷因授平盧淄青節度觀察使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青州刺史賜今名尋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饒陽郡王大厯十一年十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請入屬籍從之為政嚴酷所在

不敢偶語初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等州之地與田承嗣令狐彰薛嵩李寶臣梁崇義更相影響大厯中薛嵩死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共攻其地得者爲己邑正已復得曹濮徐兗鄆共十有五州內視同列貨市渤海名馬歲歲不絕法令齊一賦稅均輕最稱強大嘗攻田承嗣威震鄰敵歷檢校司空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同平章事太子太保司徒後自青州徙居鄆州使子納及腹心之將分理其地建中後畏懼朝廷多不自安聞將築汴州乃移兵屯濟陰晝夜教習爲備河南騷然天下爲憂羽檄馳走徵兵以益備又於徐州增兵以扼江淮於

唐書卷五 李正已

三

是運輸爲之改道未幾發疽卒時年四十九子納擅總兵政祕之數月乃發喪納阻兵興元元年四月歸順方贈正已太尉

納少時正已遣將兵備秋代宗召見嘉之自奉禮郎起拜殿中丞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歷檢校倉部郎中兼總父兵奏署淄州刺史正已將兵擊田承嗣奏署節度觀察留後尋遷青州刺史又奏署行軍司馬兼曹州刺史曹濮徐兗沂海留後又加御史大夫建中初正已田悅梁崇義張惟岳皆反二年正已卒納祕喪統父衆仍復爲亂北會悅於濮陽遣大將衛俊將兵一千救悅爲

河東節度使馬燧敗於洹水殺傷殆盡詔諸軍誅之納從叔父洧以徐州李士真以德州及棣州李長卿皆以州歸順納以彭城險阨又怒洧背宗乃悉兵圍之詔宣武軍節度劉洽與諸軍救之大敗納兵於城下後將兵於濮陽洽攻破其外城納自城上見洽涕泣悔罪遣判官房說以其弟經男成務朝京師請因洽從順會中使宋鳳朝見之謂納計蹙欲誅破之以爲己功奏請無捨上乃械說等繫禁中納遂歸鄆州復與李希烈朱滔王武俊田悅合謀皆反僞稱齊王建置百官及興元之降罪已詔納乃効順詔加檢校工部尙書平盧軍節度淄

唐書卷五 李正已

三

青等州觀察使無幾檢校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隴西郡王時希烈圍陳州納遣兵與諸軍奮擊大破之因解圍加檢校司空實封五百戶貞元初升鄆州爲大都督府改授長史年三十四薨於位廢朝三日贈賻有差子師古累奏至青州刺史貞元八年納死軍中以師古代其位而上請朝廷因而授之起復右金吾大將軍同正平盧及青淄齊節度營田觀察海運陸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成德軍節度王武俊率師次於德棣二州將取蛤蜊及三汊城棣州之鹽池與蛤蜊歲出鹽數十萬斛棣州之隸淄青也其刺史李長卿以城入朱滔而蛤

蟪為納所據固城而守之以專鹽利其後武俊以敗朱滔功以德棣二州隸之蛤蜊猶為納戍納初於德州南跨河而城以守之謂之三汭交田緒以通魏博路而侵掠德州為武俊患及納卒師古繼之武俊以其年弱初立舊將多死心頗易之乃率眾以取蛤蜊三汭為名其實欲窺納之境師古令棣州降將趙鎬拒之武俊令其子士清將兵先濟於滴河會士清營中火起軍驚惡之未進德宗遣使諭旨武俊即還師古毀三汭口城從詔旨師古雖外奉朝命而嘗畜侵軼之謀招集亡命必厚養之其得罪於朝而逃詣師古者因即用之其有任使

唐書卷五 李正己 古

於外者皆留其妻子或謀歸款於朝事洩族其家眾畏死而不敢異圖貞元十年五月師古服闋加檢校禮部尚書十二年正月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一月師古丁母憂起復左金吾上將軍同正十五年正月師古杜佑李樂妾媵並為國夫人十六年六月與淮南節度使杜佑同制加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德宗遺詔下告哀使未至義成軍節度使李元素以與師古鄰道錄遺詔報師古以示無外師古遂集將士引元素使者謂曰師古近得邸吏狀具承聖躬萬福李元素豈欲反乃忽偽錄遺詔以寄師古三代受國恩位兼將相見賊不可以不討遂

杖元素使者遽出兵以討元素為名冀因國喪以侵州縣俄聞順宗即位師古乃罷兵後累官至檢校司徒兼侍中卒贈太傅

師道師古異母弟其母張忠志女師道時知密州事師古嘗曰是不更民間疾苦要令知衣食所從乃署知密州師古死其奴不發喪潛使

迎師道於密而奉之師古病召親近高沐李公度等曰即我不諱欲以誰嗣二人未對師古曰豈以人情屬師道邪彼不服我以技自尚慮覆吾宗公等審計之及死沐公度與家奴卒立之朝命

久未至師道謀於將吏或欲加兵於四境其判官高沫固止之乃請進兩稅守鹽法申官員遣判官崔承寵孔

目官林英相繼奏事時杜黃裳作相欲乘其未定也以

計分削之憲宗以蜀川方擾不能加兵於師道元和元

年七月遂命建王審遙領節度授師道檢校左散騎常

侍兼御史大夫權知鄆州事充淄青節度留後十月加

檢校工部尚書兼鄆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平盧軍及淄

青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陸

運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自正已至師道竊有鄆

曹等十二州六十年矣懼眾不附已皆用嚴法制之大

將持兵鎮於外者皆質其妻子或謀歸款於朝事沒其

家無少長皆殺之以故能劫其眾父子兄弟相傳焉五

年七月檢校尚書右僕射十年王師討蔡州師道使賊

唐書卷五 李正己 五

燒河陰倉斷建陵橋帝討蔡詔與諸道兵而不及

助實援蔡也亡命少年為師道計曰河陰者江淮委輸

河南帝都請燒河陰赦庫募洛壯士劫官闕即朝廷救

腹心疾此解蔡一奇也師道乃遣容燒河初師道置留

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倉百餘區

邸於河南府兵謀雜以往來吏不敢辨因吳元濟北犯

汝鄭郊畿多警防禦兵盡戍伊闕師道潛以兵數十百

人內其邸謀焚宮闕而肆殺掠既烹牛饗眾矣會有小

將楊進李再興者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追伊闕兵

圍之半日不敢進攻防禦判官王茂元殺一人而後進

或有毀其墉而入者賊眾突出殺人圍兵奔駭賊得結

伍中衢內其妻子於囊橐中以甲冑殿而行防禦兵不

敢追賊出長夏門轉掠郊墅東濟伊水入嵩山元膺誠

境上兵重購以捕之數月有山棚鬻鹿於市賊遇而奪

之山棚走而徵其黨或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窮

理得其魁首乃中岳寺僧圓靜年八十餘嘗為史思明

將偉悍過人初執之使巨力者奮鎚不能折脛圓靜罵

曰鼠子折人脚猶不能敢稱健兒乎乃自置其足教折

之臨刑乃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死者凡數十人

留守防禦將二人都亭驛卒五人甘水驛卒三人皆潛

受其職署而為之耳目自始謀及將敗無知者初師道

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凡十所處欲以舍山棚而衣

唐書李正己

去

食之有訾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之以屬圓靜以師道錢

千萬偽理嵩山之佛光寺期以嘉珍竊發時舉火於山

中集二縣山棚人作亂及窮按之嘉珍門察乃賊武元

衡者元膺具狀以聞鹽鐵使王播又得嘉珍所藏弓

誅吳元濟師道恐懼上表乞聽朝旨請割三州并遣長

子入侍宿衛詔許之師道識暗政事皆決於羣婢婢有

號蒲大姊袁七娘者為謀主乃言曰自先司徒以來有

此十二州奈何一日無苦而割之邪今境內兵士數十

萬人不獻三州不過發兵相加可以力戰戰不勝乃議

割地未晚也師道從之而止表言軍情不叶乃詔諸軍

討伐十年十二月武寧軍節度使李愿遣將王智興擊

破師道之眾九千斬首二千餘級獲牛馬四千遂至平

陰十一年十一月加師道司空仍遣給事中柳公綽往

宣慰且觀所為欲寬容之師道苟以遜順為辭長惡不

悛始師道欲知元濟虛實使劉晏平問道走淮西元濟

居內與妻妾戲博必敗之道師道本倚蔡為重聞之怒

乃以他事殺晏平及聞李光顏拔雲柵始大懼遣使

歸順帝重分兵支兩寇故命給事中柳公綽慰撫之加

檢校司空蔡平又遣比部員外郎張宿諷令割地質子

宿謂曰公今歸國為宗姓以尊卑論之上叔父矣不屈

一也以五十年傳爵臣二百餘天子不稱藩今反狀已暴

州遣子宏方入侍宿既還師道中悔名諸將議皆曰蔡

唐書李正己

七

獨進曰公初不示諸將腹心而今委以兵此皆嗜利者
朝廷以一漿十餅誘之去矣師道志遣承度詣京師戒
候吏待其還斬之承度待命客省不敢還帝以其負約
用左散騎常侍李遜喻旨既至師道嚴兵以見遜讓曰
前已約而今背之何也願
得要言奏天子師道許之
十三年七月滄州節度使鄭

權破淄青賊於齊州福城斬首五百餘級案李愿及鄭權兩戰

一在十年一在十三年紀與傳合十月齊州節度使李

愬兵馬使李祐於兗州魚臺縣破賊三千餘人宣武節度使韓

宏拔考城淮南節度使李夷簡命李魏博節度使田宏

正率本軍自陽劉渡河距鄆州九十里下營再接再戰破

賊三萬餘衆生擒三千人收器械不可勝紀陳許節度

使李光顏於濮陽縣界破賊收斗門城杜莊柵田宏正

唐書卷五 李正己 六

復於故東阿縣界破賊五萬諸軍四合累下城柵師道

敗輒倖成疾及李祐取金鄉左右莫敢白師道使劉悟將兵當魏博軍既敗

數令促戰師未進乃使奴召悟計事悟知其來殺已乃

稱病不出召將吏謀曰魏博兵強乘勝出戰必敗吾師

不出則死今天子所誅司空一人而已悟與公等皆被

驅逐就死地何如轉禍為福殺其來使以兵趣鄆州立

大功以求富貴衆皆曰善乃迎其使而斬之遂齎師道

追牒以兵趣鄆州及夜至門示以師道追牒乃得入兵

士繼進至球場因圍其內城以火攻之擒師道而斬其

首悟引兵反攻城師道晨起聞之自其嫂裴曰悟兵反將求為民守墳墓即與宏方匿濶間兵就禽之師道

請見悟不許復請送京師悟使謂曰司空今為囚何面
目見天子猶俯仰祈哀宏方曰不若速死乃并斬之傳
首京師棄其尸無敢收視者有士黃秀為殯城左馬總
至以士禮葬初師道古見劉悟日後必貴然敗吾家者必
此人送於魏博軍元和十四年二月也是月宏正獻於

京師天子命左右軍如受馘儀先獻於太廟郊社憲宗

御興安門受之百僚稱賀初東軍諸道行營節度擒逆

賊將夏侯澄等共四十七人詔曰附麗兇黨拒抗王師

國有常刑悉合誅戮朕以久居汙俗皆被脅從况討伐

已來時日未幾縱懷轉禍之計未有效款之由情似可

矜朕不忍殺况三軍百姓孰非吾人詔令頒行罪止師

道方欲拯於塗炭是用活其性命誠為屈法庶使知恩

唐書卷五 李正己 七

並宜特從釋放仍令却遞送至魏博及義成行營各委

節度收管驅使如父母血屬猶在賊中或羸老疾病情

切歸還者仍量事優當放去務相全貸何所疑留及澄

等至行營賊規知傳告叛徒皆感朝恩由是劉悟得行

其謀焉師道妻魏氏及小男並配掖庭悟素與師道妻

微之裔不死沒入掖庭他宗屬悉遠徙悟獨表奏師古子明安為鄆州司戶參軍堂弟師賢師

智配流春州姪宏異配流雷州親將王承慶承宗弟也

左右欲因韓兵執師道會悟入出奔徐州歸朝詔分其十二州為三節度俾馬

總薛平王遂分鎮焉仍命宰臣崔羣撰碑以紀其績國

家自天寶末安祿山首亂兩河至寶應元年王師平史

朝義其將薛嵩李懷仙田承嗣李寶臣等受僞命分領州郡朝廷厭兵因僕固懷恩請就加官爵及侯希逸爲軍人逐出正已又據齊魯之地旣而遞相膠固聯結姻好職貢不入法令不加率以爲常仍皆署其子爲副大使父死子立則以三軍之請聞亦有爲大將所殺而自立者自安史以後迄至於貞元朝廷多務優容每聞擅襲因而授之以故六十餘年兩河號爲反側之俗憲宗知人善任削平亂迹兩河復爲王土焉師道妻魏氏元和十五年出家爲尼

洎正已從父兄也正已用爲徐州刺史正已死子納犯

唐書卷五 李正已

三

宋州洎以其州歸順加御史大夫封潮陽郡王食實封二百戶充招諭使初洎遣攝巡官崔程奉表至京師令口奏并白宰相徐州恐不能獨當賊若得徐海沂三州節度都團練使卽必立功况海沂兩州亦並爲賊納所據非國家州縣其刺史王涉馬萬通等洎並素與之約若有詔命冀必成功程乍自外到闕以爲宰相一也乃先以其言白張鎰鎰言於盧杞杞怒程不先白已故洎所請不行杞妨公害私皆此類也及李納遣兵攻徐州劉洽與諸將擊退之賊勢未衰始加洎徐海沂都團練觀察使尋加密州時海密州皆爲賊所據不受洎命旋

加洎檢校戶部尙書未幾疽發背稍平乃大具糜餅飯

僧於市洎乘平肩輿自臨其場市人歡呼洎驚疽潰於

背而卒贈左僕射

以洎將高承宗代之洎弟淡險人也

康日知靈州人祖植當開元時縛康待賓平六胡州元

宗召見擢左武衛大將軍封天山縣男日知少事李惟

岳擢累趙州刺史惟岳叛日知與別駕李濯及部將百

人啐牲血其盟固州自歸惟岳怒遣先鋒兵馬使王武

俊攻之日知使客謝武俊曰賊虜甚安足其安危哉吾

城固土和雖引歲未可下且賊所恃者田悅耳悅兵血

饑邢壕可浮不能殘半堞况吾城之完乎又給爲臺檢

示曰使者齎詔論中丞中丞奈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

哉武俊悟引兵還斬惟岳以獻德宗美其謀擢爲深趙

觀察使賜實封戶二百會武俊拒命遣將張鍾葵攻趙

州日知破之上俘京師興元元年以深趙益成德徙日

知奉誠軍節度使又徙晉絳加累檢校尙書左僕射封

會稽郡王貞元初卒贈太子太師子志睦

志睦字得衆資趨偉工馳射隸右神策軍遷累大將軍

討張韶以多兼御史大夫進平盧軍節度使李同捷

反放兵畧千乘志睦挫其銳不得還遂下蒲臺盡奪其

械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徙涇原封會稽郡公卒年五十七贈司空子承訓

承訓字敬辭推門功進累左神武軍將軍宣宗擢為天德軍防禦使軍中馬乏虜來戰數負承訓罷冗費市馬益軍軍乃奮張始党項破射鵬軍洛源鎮悉俘其人間承訓威政皆還俘不敢警詔檢校工部尚書封會稽縣男擢義武節度使會南詔破安南詔徙嶺南西道城邕州合容管經畧使隸之遂統行營兵馬南詔深入承訓分兵六道出以掩蠻戰不利士死十八唯天平卒二千還屯闔軍震於是節度副使李行素完城不出南詔圍

唐書卷五 康日知 三

之四日或請夜出兵襲蠻承訓意索不聽天平裨將陰募勇兒三百夜縋燒蠻屯斬首五百南詔恐明日解而去承訓謬言大破賊告於朝羣臣皆賀加檢校尚書右僕射籍子弟媼昵冒賞而士不及怨言嘩流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白狀宰相承訓慙移疾授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咸通中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戍桂州六歲不得代列校許佶趙可立因眾怒殺都將詣監軍使丐糧鎧北還不許即擅斧庫劫戰械推糧料判官龐勛為長勒眾上道懿宗遣中人張敬思部送詔水道觀察使崔彥曾慰安之次潭州監軍詭奪其兵勛畏必誅篡

舟循江下益衰兵招亡命收銀刀亡卒艦匿之及徐城謀曰吾等叩城大呼眾必應前日賞緡五十萬可得也眾喜牙健趙武等欲亡勛斬首送彥曾曰此播亂者彥曾不能詰勛怨都押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又使白彥曾曰士負罪不敢釋甲請為二屯且白退戡等府屬温庭皓謂彥曾曰勛擅委戍一可殺專戕大將二可殺私置兵三可殺士不子弟即父兄振袂而唱內外必應銀刀亡命復在其中四可殺請分兩營脅去三將五可殺彥曾謂然乃禡纛黃堂前選兵三千授都虞候元密屯任山須勛至劫取之遣邏子羸服覘賊比

唐書卷五 康日知 三

暮勛至捕覘者知其謀即蒞偶人刺虛幟而詭路襲符離密人乃寤回屯城南勛與宿將喬翔戰睢河翔大敗攝太守焦璐遁去勛入據州自稱兵馬留後初璐決汴水絕勛北道水未至勛度比密兵攻宿水大至涉而傅城不克攻勛劫百艘運糧趨泗州留婦弱持旝翼日密覺追之士未食賊伏兵於舟而陣汴上軍見密皆走密追躡伏發夾攻之密敗眾殲遂入徐州囚彥曾及官屬殺尹戡等又徇下邳漣水宿遷臨淮蘄虹諸縣皆下遣偽將屯柳子屯豐屯滕屯沛屯蕭以張其軍乃露章求節度使有周重者隱濠泗間號有謀勛迎為上客問策

所出因教勅赦囚徒據揚州北收兗鄆西舉汴宋東掠青齊拓境大河食敖倉可以持久勳無雄才不納偽將劉行及攻濠州執刺史盧望回自稱刺史帝遣中人康道隱宣慰徐州勳郊迎旗鎧矛戟亘三十里使騎鳴犢角聲動山谷置酒球場引道隱閱其衆給爲賊來降六十人妄戮平民上首級夸勝道隱還固求節度卽殘魚臺金鄉碭山單父十餘縣斬官吏出金帛募兵游民多從之帝乃拜承訓檢校尚書右僕射義成軍節度使徐泗行營都招討使以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武寧軍節度使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南面行營

唐書卷五 康日知

招討使李魏博鄭延義武鳳翔沙陀吐渾兵二十萬討之勳好鬼道有言漢高祖廟夜閱兵人馬流汗勳日往請命巫言球場有隱龍得之可戰勝勳大役徒鑿地不能得賊將李圓劉佶攻泗歐宗丁從實分徇舒盧壽沂海諸道兵屯海州度賊至作機橋維以長緇賊半度緇絕半溺死度者不得戰殲之賊別取和州破沐陽下蔡烏江巢諸縣揚州大恐民悉度江淮南節度使令狐綯移書陳禍福許助求節度勳按甲聽命淮南合宣潤兵戍都梁山勳夜度淮黎曙薄壘賊將劉行立王宏立與勳合敗淮南將李湘屯淮口劫盱眙帝又詔將軍宋威

與淮南并力承訓屯新興賊挑戰時諸道兵未集承訓帳下纔萬人退壁宋州勳益驕光蔡鉅賊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應勳戴可師引兵三萬奪淮口圍勳都梁山下降其衆可師恃勝不戒宏立以兵襲之可師不克陣而潰士溺淮死逸者數百人賊取可師首傳徐州詔以馬士舉爲淮南節度使南面行營諸軍都統馳傳入揚州士舉曰城堅士多賊何能爲衆稍安始帝以晏權故智興子節度武寧欲以怖賊及是返爲賊困不敢戰乃更以隴州刺史曹翔爲兗海節度北面都統招討使屯滕沛魏博將薛尤屯蕭豐賊首孟敬文欲絕勳自立陰

唐書卷五 康日知

刻鑑爲文曰天口云云錫爾將軍夜瘞之野耕者得之以獻衆駭異乃齋三日受之勳知其謀使人襲殺之於是承訓屯柳子右夾汴築壘連屬一舍勳籍城中兵止三千劫民授甲皆穿窟穴遁去王宏立度睢圍新興鹿塘承訓縱沙陀騎躡之宏立走士赴水死自鹿塘屬襄城伏口五十里數首二萬獲器鎧不貲承訓攻柳子姚周度水戰又敗乘風火賊周提餘卒去沙陀躡之及芳亭死者枕藉斬劉豐周以十騎走宿州守將斬之勳懼乃害崔彥曾等謂其下曰上不許我節度與諸君真反矣大索兵得三萬許佶趙可立勸勳稱天冊將軍勳謁

漢高祖廟受命以其父舉直為大司馬守徐州或曰方大事不可私於父失上下序舉直乃拜於庭助坐受之引兵救豐刻木作婦人衣絳被髮軍過斫而火之乃行助夜入城外不知助出銳軍擊援屯魏博軍知助自將驚而潰賊以所得送徐州以夸下曹翔退保兗州助欲乘勝攻承訓或曰今北兵敗西軍搖不足虞也方蠶月宜息衆力農至秋土馬強決可以取勝舉直曰時不重得願將軍無縱敵助曰然時承訓方攻臨渙間助計追還兵仗以待助軍皆市人鬻而狂未陣即奔相蹈藉死者四萬助釋甲服垢襦脫收夷痕士三千以歸遣張行

唐書卷五 康日知

三

實屯第城馬士舉救泗州賊解去進攻賊濠州是時又詔黔中觀察使秦匡謀討賊下招義鍾離定遠助遣吳迴屯北津援濠士舉銳兵度淮盡碎其營初助之遁懼衆不軍妄言有神呼野中曰天符下國兵休助使下相語符未降故敗北津帝恨魏博軍不勝以宋威為西北面招討使率兵三萬屯蕭豐約助降者當赦之始宿鄆人劉洪者被黃袍乘白馬使人封檄叩觀察府曰我當王徐崔彥會斬之遺黨匿山谷欲附助承訓諭降之王師破臨渙斬萬級收襄城留武小睢諸壁曹翔下滕賊將以斬沛降賊李直奔入徐州翔又破豐徐城下邳賊

益覺助以張元稔守宿州張儒劉景助之自稱統軍列壁相望承訓拔第城張行實奔宿州承訓遂圍宿州行實教助官軍盡銳於此西鄙虛單將軍直持宋堯出不意宿圍自解助喜引而西使舉直許佶守徐承訓攻賊十遇皆勝遣辨士以威動元稔元稔賊重將也以帛書射城外約誅助自歸使張皐獻期俄與二將會柳漢伏士於旁元稔馳騎呼曰龐助首已梟僕射塞矣伏與斬劉景張儒元稔率諸將肉袒見承訓自陳陷賊不早奮久暴王師願禽賊贖死承訓許之復請詐為潰軍劫符離符離不知內之已入即斬守將得兵萬人北攻徐州

唐書卷五 康日知

三

許佶等不敢出元稔環城彥會故吏路審中啟白門內元稔兵許佶等啟北門走元稔身追之士大崩皆赴水死斬舉直許佶李直等收叛卒親族悉夷之助聞徐已拔氣喪無顧賴衆尙二萬自石山而西所在焚掠承訓悉兵八萬逐北沙陀將朱邪赤夷急追至宋州助焚南城為刺史鄭處冲所破將南趨毫承訓兵循渙而東賊走蘄縣官軍斷橋不及濟承訓乃縱擊之斬首萬級餘皆溺死閱三日得助尸斬其子於京師吳迴守濠州糧盡食人驅女孺運薪塞隍并填之整旅而行馬士舉斬以獻助之始得徐州貲儲蕩然乃四出剽取男子十五

以上皆執兵舒鉏鉤爲兵號霍雖破十餘州凡二歲滅
詔擢元稹右驍衛大將軍承訓遷檢校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徙節度河東於是宰相路巖韋保衡劾承
訓討賊逗撓貪虜獲不時上功貶蜀王傅分司東都再
貶恩州司馬僖宗立授左千牛衛大將軍卒年六十六
子傳業嘗從父征伐終鄜坊節度使

史臣曰自安史亂離河朔割據雖外尊朝旨而內蓄姦
謀薛嵩祖父國之名將及身濡足賊庭旣沐國恩尙存
家法守土奉職終身一心果有令人克全餘慶彰居喪
循禮有士子之風馭衆權謀著將軍之業中外善政終

唐書卷一百七十五

三

始令名成功不居告老致仕方之者鮮矣背逆歸國治
兵牧民上表推誠舉賢代已時稱能善始善終者也建
志稟遺訓克全令名不能終保功業惜哉神功忠勇竟
著勲名希逸荒狂自失茅土師道祖父弟兄盜據青鄆
得計則潛圖兇逆失勢則僞奉朝旨向背任情數十年
矣或問曰師古之前三帥而不滅師道繼立數年而亡
者何哉答曰納與師古自運姦謀躬臨戎事朝廷任盧
杞以私妨公致懷光變忠爲逆李納父子宜其苟延洎
憲宗當朝裴度爲相君臣道合中外情通師道外任諸
奴內聽羣婢軍民攜貳家族滅亡不亦宜乎假息數年

猶爲多矣何所疑焉

贊曰田神功勇能立勲令狐彰死不失節薛平振家世
以顯揚師道任臧獲而亡滅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五

唐書卷一百七十五

三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六

張鎰 馮河清新書增

姚况從

劉從

蕭復

柳渾

張鎰 字季權一字公度國子祭酒後唐五世孫蘇州人朔方節度使齊邱之子也以門蔭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為關內副元帥以嘗伏事齊邱辟鎰為判官授大理評事遷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樅以公事呵責邑人內侍齊令誅令誅銜之構誣外發鎰按驗樅當降官及下有司樅當杖死鎰具公服白其母曰上疏理樅樅必免死鎰必坐貶若以私則鎰負於當官貶則以太夫人為憂敢問所安母曰爾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奏

正罪樅獲配流鎰貶撫州司戶量移晉陵令未之官洪吉觀察張鎬辟為判官奏授殿中侍御史遷屯田員外郎轉祠部右司二員外郎母憂居喪有聞免喪除司勳員外郎交遊不雜與楊綰崔祐甫相善大厯五年除濠州刺史為政清淨州事大理乃招經術之士講訓生徒比去郡升明經者四十餘人撰三禮圖九卷五經微旨十四卷孟子音義三卷李靈曜反於汴州鎰訓練鄉兵嚴守禦之備詔書褒異加侍御史沿淮鎮守使尋遷壽州刺史使如故德宗即位除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

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徵拜吏部侍郎尋除河中晉絳都防禦觀察使到官數日改汴滑節度觀察使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疾辭逗留於中路徵入養疾私第未幾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以兩河用兵詔省薄御膳及皇太子食物鎰因奏減堂殮錢及百官稟奉三分一以助用度時黜陟使裴伯言薦潞州處士田佐時詔除右拾遺集賢院直學士鎰以為禮輕恐士不勸復詔州縣吏以絹百疋粟百石就家致聘佐時卒建中三年正月太僕卿趙縱為奴當千發其陰事縱下御史臺貶循州司馬留當千於內侍省鎰上疏論之曰伏見趙縱為奴所告下獄人皆震懼未測聖情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自有他人論之豈藉其奴告也自今已後奴告主者皆不受盡令斬決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既正悖亂之漸不生為國之經百代難改欲全其事體實在防微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愚賤之輩悖慢成風主反畏之動遭誣告充溢府縣莫能斷決建中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詔曰準鬪競律諸奴婢告主非謀叛已上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處分自此奴婢復順獄訴稍息今趙縱非叛逆奴實姦兇奴在禁中縱獨下獄考之於法或恐未正將帥之功莫大於子儀人臣

之位莫大於尙父沒身未幾墳土僅乾兩壻先已當辜
趙縱今又下獄設令縱實抵法所告非奴纔經數月連
葬三壻錄勲念舊猶或可容况在章程本宜看免陛下
方誅羣賊大用武臣雖見寵於當時恐息望於他日太
宗之令典尙在陛下之明詔始行一朝借違不與衆守
於教化恐失於刑法恐煩所益悉無所傷至廣臣非私
趙縱非惡此奴叨居股肱職在匡弼斯是大體敢不極
言伏乞聖慈納臣愚懇上深納之縱於是左貶而已當
千杖殺之鎰乃令召子儀家僮數百人以死奴示之盧
紀忌鎰名重道直無以陷之以方用兵西邊杞乃偽請

唐書卷七十五 張鎰

三

行上固以不可因薦鎰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
使代朱泚與吐蕃相尙結贊等盟於清水將盟鎰與結
贊約各以二千人赴壇所執兵者半之列於壇外二百
步散從者半之分立壇下鎰與賓佐齊映齊抗及盟官
崔漢衡樊澤常魯于頔等七人皆朝服結贊與其本國
將相論悉賴藏論熱論利陀斯官者論力徐等亦七人
俱升壇爲盟初約漢以牛蕃以馬爲牲鎰恥與之盟將
殺其禮乃請結贊曰漢非牛不田蕃非馬不行今請以
羊豕犬三物代之結贊許諾時塞外無豕結贊請以羝
羊鎰出犬白羊乃坎於壇北刑之雜血一器而歆盟文

曰唐有天下恢奄禹跡舟車所至莫不率俾以累聖重
光卜年惟永恢王者之丕業被四海以聲教與吐蕃贊
普代爲婚姻因結鄰好安危同體甥舅之國將二百年
其間或因小忿弃惠爲讐封疆騷然靡有寧歲皇帝踐
祚愍茲黎元乃釋俘囚悉歸藩落二國展禮同茲協和
行人往復累布成命是必詐謀不起兵革不用矣彼猶
以兩國之要求之永久古有結盟今請用之國家務息
邊人外其故地棄利蹈義堅從盟約今國家所守界涇
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清水縣鳳州西至同父
縣暨劍南西山大渡河東爲漢界蕃國守鎮在蘭渭原

唐書卷七十五 張鎰

四

會西使臨洮又東至成州抵劍南西界磨在此諸蠻大
渡水西南爲蕃界其兵馬鎮守之處州縣見有居人彼
此兩邊見屬漢諸蠻以今所分見佳處依前爲定其黃
河以北從故新泉軍直北至大磧南至賀蘭山路駝嶺
爲界中間悉爲間田盟文所有不載者蕃有兵馬處蕃
守漢有兵馬處漢守不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馬處不得
雜置并築城堡耕種今二國將相受辭而會齋戒將事
告天地山川之神照臨無得愆墜其盟文藏於郊廟副
在有司二國之誠其永保之結贊亦出盟文不加於坎
但埋牲而已盟畢結贊請鎰就疆之西南隅佛幄中焚

香為誓誓畢復升壇飲酒獻酬之禮各用其物以將厚意而歸德宗將幸奉天鎰竊知之將迎鑾駕具財貨服用獻行在李楚琳者嘗事朱泚得其心軍司馬齊映等密謀曰楚琳不去必為亂乃遣楚琳屯於隴州楚琳知其謀乃託故不時發鎰始以迎駕心憂惑以楚琳承命去矣殊不促其行鎰修飾邊幅不為軍士所悅是夜楚琳遂與其黨王汾李卓牛僧伽等作亂鎰夜縋而走判官齊映自水竇出齊抗為傭保負荷而逃皆獲免鎰出鳳翔三十里及二子皆為候騎所得楚琳俱殺之判官王沼張元度柳遇李淑被殺尋贈太子太傅葬事官給

唐書五 張鎰

五

馮河清者京兆人也初以武藝從軍隸朔方節度郭子儀以戰功授左衛大將軍同正隸涇原節度馬璘璠以偏師禦吐蕃甚有殺獲之功歷試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充兵馬使建中四年節度使姚令言奉詔率兵赴關東以河清知兵馬留後判官殿中侍御史姚况知州事及令言至京師所統兵叛上幸奉天河清與况聞之乃集三軍大哭因共激勵將吏誓敦誠節眾頗義之即時發甲仗器械車百餘兩連夜送行在所時駕初遷幸六軍雖集蒼黃之際都無戎器及涇州甲仗至軍士大振特詔褒其誠効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兼御史

大夫安定郡王姚况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俄加河清檢校工部尚書賊泚及姚令言累遣間諜招誘河清輒拘而戮焉及駕幸梁州其將田希鑿潛通泚使結兇黨害河清與元年渾瑊以吐蕃兵敗賊韓旻等涇人妄傳吐蕃有功將以叛卒擊與貴歸之眾大恐且言不殺馬公吾屬無類矣田尋贈尚書左僕射葬事官給與元年贈太子少傅况挺身還鄉里京師平拜况太子中舍人况性簡退未嘗言功屬歲凶奉稍不自給以

劉從一中書侍郎林甫之元孫也祖令植禮部侍郎父孺之京兆府少尹從一少舉進士大厯中宏詞授秘書省校書郎以調中第補渭南尉雅為常袞所推重及袞

唐書五 劉從一 蕭復

六

為相遷監察御史居無何丁母憂服除宰相盧杞薦之超遷侍御史居數月以親避除刑部員外郎建中末普王之為元帥也遷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為元帥判官德宗居奉天拜刑部侍郎同平章事從幸梁州明年六月改中書侍郎歲中加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上遇之甚厚以容身遠罪而已不能有所匡輔無幾以疾請告至是病甚辭位章疏六上乃許除戶部尚書尋卒年四十四輟朝三日贈太子太傅初林甫生祥道麟德初為右相祥道即從一曾伯祖也令植從父兄齊賢宏道初侍中自祥道至從一劉氏凡三相

蕭復字履初太子太師嵩之孫新昌公主之子父衡太僕卿駙馬都尉少秉清操其羣從兄弟競飾輿馬以侈靡相尚復衣澣濯之衣獨居一室習學不倦非詞人儒士不與之遊伯父華每歎異之以主蔭初爲宮門郎累至太子僕廣德中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家貧將鬻昭應別業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絃誘焉曰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職如以別業奉家兄當以要地處矣復對曰僕以家貧而鬻舊業將以拯濟孀幼耳儻以易美職於身令門內凍餒非鄙夫之心也縉憾之乃罷復官沈廢數年復處之自若後累至尙書郎

唐書卷七十六 蕭復

七

州刺史大祿十四年自常州刺史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及爲同州刺史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廩在境內復輒以賑貸爲有司所劾削階朋友唁之復怡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薄罰尋爲兵部侍郎建中末普王爲襄漢元帥以復爲戶部尙書統軍長史以復父名衡特詔避之未行扈駕奉天帝惡庫隘欲西如鳳翔依張鑑復曰鳳翔乃沈舊兵今此悖亂當有同惡者雖鑑臣畏不免帝曰朕業行留拜吏部尙書同平章事復嘗奏曰宦者自艱難已來初爲監軍自爾恩倖過重此輩只合委官掖之寄不可參兵機政事之權上不悅又請別對奏云陛下臨御之初聖德光被自用

楊炎盧杞秉政昏瀆皇猷以致今日今雖危急伏願陛下深革睿思微臣敢當此任若令臣依阿偷免臣不敢曠職盧杞奏對於上前阿諛順旨復正色曰盧杞之詞不正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頗輕朕遂令往江南宣撫元初進先時淮南節度使陳少遊首稱臣於李希烈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以應朱泚鎰判官韋臯先知隴州留後首殺亂叛卒數百人不應楚琳復江南使迴與宰相同對訖復獨留奏曰陛下自返宮闕勲臣已蒙官爵唯旌善懲惡未有區分陳少遊將相之寄最崇首敗臣節韋臯名宦最卑特建忠義請令韋臯

唐書卷七十六 蕭復

八

代少遊則天下明然知逆順之理上許之復出宰相李勉盧翰劉從一方同歸中書中使馬欽緒至揖從一附耳語而退諸相各歸閣從一詣復曰適欽緒宣旨令與公商量朝來所奏便進勿令李勉盧翰知復曰適來奏對亦聞斯旨然未諭聖心已而陳述上意尙爾復未敢言其事復又曰唐虞有僉曰之論朝廷有事尙合與公卿同議今勉翰不可在相位卽去之旣在相位合同商量何故獨避此之一節且與公行之無爽但恐浸以成俗此政之大弊也竟不言於從一從一奏之上浸不悅復累表辭疾請罷知政事從之守太子左庶子三年坐

部國公主親累檢校左庶子於饒州安置四年終於饒州時年五十七子湛湛子真咸通中位宰相無顯功史逸其傳復門望高華志

礪名節與流俗不甚通狎及登台輔臨事不苟頗為同

列所嫉以故居位不久性孝友居家甚睦為族子所累

晏然屏退口未嘗言部國公主者肅宗之女也出降駙

馬蕭升升於復為從兄弟升早卒貞元中蜀州別駕蕭

鼎商州豐陽令韋恪前彭州司馬李萬太子詹事李昇

等出入主第穢聲流聞德宗怒幽主於別第李萬決殺

昇貶嶺南蕭鼎韋恪決四十長流嶺表又言公主行厭

禱其子位為禱文位弟佩儒偲及異父兄駙馬都尉裴

唐書三蕭復

九

液並長流端州公主女為皇太子妃即順宗也太子懼

亦請與妃離婚六年部國薨位兄弟及液詔還京師液

父徽初尚部國徽卒降蕭升

柳渾字夷曠字深襄州人其先自河東徙焉六代祖愔

梁僕射渾少孤父慶休官至渤海丞而志學棲貧早孤

餘歲有巫者曰兒相天且淺為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游者

皆有天寶初舉進士補單父尉至德中為江西採訪使

皇甫侁判官累除衢州司馬未至召拜監察御史臺中

執法之地動限儀矩渾性放曠不堪檢束僚長拘局忿

其疎縱渾不樂乞外任執政惜其才奏為左補闕明年

除殿中侍御史知江西租庸院事大厯初魏少遊鎮江

西奏署判官累授檢校司封郎中州理有開元寺僧與

徒夜飲醉而延火歸罪於守門瘖奴軍候亦受財同上

其狀少遊信焉人知奴冤莫肯言渾與崔祐甫遠入白

少遊驚問醉僧首伏既而謝曰微二君子幾成老夫暗

劣矣自此以公正聞及路嗣恭領鎮復以為都團練副

使十二年拜袁州刺史居二年崔祐甫入相薦為諫議

大夫浙江東西黜陟使累遷尚書左丞及駕在奉天微

服徒行遁終南山谷踰旬方達行在扈從至梁州改左

新書散騎常待初渾之歸行在賊泚籍其名甚願以致

唐書三柳渾

十

之猶疑匿在閭里乃加宰相及克復渾尚名載乃上言

項為狂賊黜職臣實恥稱舊名矧字載帶戈時當偃武

請改名渾貞元二年新書拜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

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術王三年而賈石者也往必見禽何賊之攘既而果為賊縛三年

正月拜同平章事仍判門下省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

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觀細事

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時上命玉工為帶墜壞一銖乃私市以

補及獻上指曰此何不相類工人伏罪上命決死詔至

中書渾執曰陛下若便殺則已若下有司即須議讞且

方春行刑容臣條奏定罪以誤傷乘輿器服杖六十餘

工釋放詔從之復奏故尚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舊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姪伯強進狀請貨宅召市人馬以討吐蕃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僥倖之徒且毀棄義門虧損風教望少責罰亦可懲勸上可其奏先時韓滉自浙西入覲朝廷委政待之至於調兵食籠鹽鐵勾官吏賦罰鋤豪強兼并上悉仗焉每奏事或曰盱他相充位而已公卿救過不能暇無敢枝梧者滉雖滉所引心惡其專政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狷察爲相不滿歲而罷今相公榜吏於省中至死且非刑人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二

之地奈何蹈前非而又甚焉專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禮況感悟愧悔爲霽威焉及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滉奏曰志貞一末吏儉人縱稱廉謹不當頓居重職適遇滉以疾稱告卽日詔下疾間因乞骸骨優詔不許其判門下主吏白當過官滉愀然曰列官分職復更撓之非禮法也千里辭家以干微祿邑主辭辦豈慮無能矧旌善進賢事不在此故其年注擬無退量者及滉城與吐蕃會盟之口上御便殿謂宰相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今日將士與卿同歡馬燧前賀曰今之一盟百年內更無蕃寇滉曰五帝無詰誓之盟皆在季末今盛明之代

豈又行於夷狄人面獸心難以信結今日盟約臣竊憂之季晟繼言曰臣生長邊城知蕃戎心今日之事誠如滉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未達邊事大臣智畧果亦有斯言乎皆頓首俯伏遽令歸中書其夜三更邠寧節度韓遊瓌飛驛叩苑門奏盟會不成將校覆沒兵臨近鎮上驚歎卽遞其表以示渾詰旦臨軒慰勉渾曰卿文儒之士而萬里知軍戎之情自此驟加禮異時張延賞與滉同列延賞怙權矜已而嫉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也自是爲其所擠尋除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以疾終年七十五諡曰有文集十卷渾母兄識字方篤意文章有重名於開元天寶間與蕭穎士元德秀劉迅相亞其練理勑端往往詣極當時作者咸伏其簡拔而趣尙辨博渾亦善爲文然趨時向功非沈思之所及渾警辨好諧謔放達與人交豁然無隱性節儉不治產業官至丞相假宅而居罷相數日則命親族尋勝讌醉方歸陶陶然忘其黜免時李勉盧翰皆退罷居第相謂曰吾輩方柳宜城悉爲拘俗之人也

史臣曰張鎰蕭復柳渾節行才能訏謨亮直皆足相明

主平泰階而盧杞忌之於前延賞排之於後管仲有言
任君子使小人間之害霸也德宗黜賢相位姦臣致朱
泚懷光之亂是失其人也豈尤其時哉河清歿於王事
乃顯忠貞從一舉自姦人固宜循默
贊曰得人則興失人則亡鑑復渾去宗社其殃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六

唐書卷一百七十六

三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七

列傳七十七

李揆

李涵

子鯛從新書增

陳少遊

盧慧

裴諝

戴叔倫

從新書增

李揆字端卿隴西成紀人而家於鄭州代為冠族秦府
學士給事中元道元孫新書作祖元字疑衍祕書監贈吏部尚書
成裕之子少聰敏好學善屬文開元末舉進士補陳留
尉獻書闕下詔中書試文章擢拜右拾遺改右補闕起
居郎知宗子表疏遷司勳員外郎考功郎中並知制誥
扈從劍南拜中書舍人乾元初兼禮部侍郎揆嘗以主

唐書卷一百七十七

一

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
至者文史之固亦不能摘詞深昧求賢之意也其試進
士文章請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牀而引貢
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由
是數月之間美聲上聞未及畢事遷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封姑臧縣伯揆美風儀善
奏對每有敷奏皆符獻替肅宗賞歎之嘗謂揆曰卿門
地人物文章皆當代所推故時人稱為三絕其為舍人
也宗室請加張皇后翊聖之號肅宗召揆問之對曰臣
觀往古后妃終則有諡生加尊號未之前聞景龍失政

韋氏專恣加號翊聖今若加皇后之號與韋氏同陛下明聖動典禮豈可蹤景龍故事哉肅宗驚曰凡才幾誤我家事遂止時代宗自廣平王改封成王張皇后有子數歲陰有奪宗之議揆因對見肅宗從容曰成王嫡長有功今當令嗣卿意何如揆拜賀曰陛下言及於此社稷之福天下幸甚臣不勝大慶肅宗喜曰朕計決矣自此頗承恩遇遂蒙大用時京師多盜賊有通衢殺人寘溝中者李輔國方恣橫上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以備巡檢揆上疏曰昔西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遂安劉氏皇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分以相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李揆

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遂制罷羽林之請揆在相位決事獻替雖甚博辨性銳於名利深爲物議所非又其兄楷自有時名滯於冗官竟不引進同列呂諲地望雖懸政事在揆之右罷相自賓客爲荆南節度聲問甚美懼其重入遂密令直省至諲管內構求諲過失諲密疏自陳乃貶揆袁州長史同正員其制旨曰扇湖南之八州阻江陵之節制揆既黜官數日其兄楷改授司門員外郎後累年揆量移歛州刺史初揆秉政侍中苗晉卿薦元載爲重官揆自恃門望以載地寒意甚輕易不納而謂晉卿曰龍章鳳姿

之士不見用麀頭鼠目之子乃求官載銜恨頗深及載登相位因揆當徙職遂奏爲試祕書監江淮養疾既無祿俸家復貧乏媼孤百口丐食取給萍寄諸州凡十五年其牧守稍薄則又移居故其遷徙者蓋十餘州焉元載以罪誅除揆睦州刺史入拜國子祭酒禮部尙書爲盧杞所惡德宗在山南令充入蕃會盟使加左僕射行至鳳州以疾卒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異時年少揆者不敢辭揆至蕃前長日問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給之曰彼李揆安肯來邪還奉鳳興元元年四月也年七十四贈司空喪事官給諡曰李涵高平王道立曾孫父少康宋州刺史涵簡素恭慎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李揆

有名宗室累授贊善大夫兼侍御史朔方節度郭子儀奏爲關內鹽池判官肅宗北幸平涼未有所適涵與朔方留後杜鴻漸草牋具朔方兵馬招集之勢軍資倉儲庫物之數咸推涵宗枝之英純厚忠信乃令涵奉牋至平涼謁見涵敷奏明辨動合機事肅宗大悅除右司員外郎累至司封郎中宗正少卿寶應元年初平河朔代宗以涵忠謹洽聞遷左庶子兼御史中丞河北宣慰使會丁母憂起復本官而行每州縣郵驛公事之外未嘗啓口蔬飯飲水席地而息使還請罷官終喪制代宗以其毀瘠許之服闋除給事中遷尙書左丞以幽州之亂

充河朔宣慰使大厯六年正月為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十一年來朝拜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李栖筠歿代之德宗即位以涵和易無割割之才除太子少傅充山陵副使涵判官殿中侍御史呂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官名犯諱恐乖典禮宰相崔祐甫奏曰若朝廷事有乖舛羣臣悉能如此實太平之道除渭司門員外郎尋有人言涵昔為宗正少卿此時無言今為少傅妄有奏議詔曰呂渭僭陳章奏為其本使薄訴官名朕以宋有司城之嫌晉有詞曹之諱歎其忠於所事亦謂確以上聞乃加殊恩俾膺厚賞近

李涵

四

聞所陳少字往歲已任少卿昔是今非罔我何甚豈得謬當朝典更厠周行宜佐遐藩用誠薄俗可歛州司馬同正由是改涵為檢校工部尚書兼光祿卿仍充山陵副使無幾遷左散騎常侍以右僕射致仕累封襄武縣公興元元年九月卒追贈太子太保子綱貞元初為饒州別駕妾高以善歌入宮綱因御醫許詠通書坐誅

陳少遊博州博平人也祖儼安西副都護父慶右武衛兵曹參軍以少遊贈工部尚書少遊幼聰辨初習莊列老子為崇元館學生眾推引講經時同列有私習經義者期升坐日相問難及會少遊攝齊升坐音韻清辨觀

者屬目所引文句悉兼他義諸生不能對甚為大學士陳希烈所歎賞又以同宗遇之甚厚既擢第補渝州南平令理甚有聲至德中河東節度使王思禮奏為參謀累授大理司直監察殿中侍御史節度判官寶應元年入為金部員外郎尋授侍御史迴紇糧料使改檢校職方員外郎充使檢校郎官自少遊始也明年僕固懷恩奏為河北副元帥判官兵部郎中兼侍御史遷晉州刺史改同州刺史未視事又歷晉鄭二州刺史少遊為理長於權變時推幹濟然厚斂財貨交結權倖以是頻獲遷擢無幾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表為副使御史中丞陳

陳少遊

五

鄭二州留後永泰二年抱玉又奏為隴右行軍司馬檢校左庶子依前兼中丞其年除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少遊以嶺徼遐遠欲規求近郡時中官董秀掌樞密用事少遊乃宿於其里候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月所費復幾何秀曰久忝近職家累甚重又屬時物騰貴一月過千餘貫少遊曰據此之費俸錢不足支數日其餘常須數求外人方可取濟倘有輸誠供億者但留心庇覆之固易為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獨供七郎之費每歲請獻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請即受納餘到官續送免貴人勞慮不亦可乎秀

既踰於始望欣愜頗甚因與之厚相結少遊言訖泣曰南方炎瘴深愴違辭但恐不生還再覩顏色矣秀遽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官請從容旬日冀竭蹇分時少遊又已納賄於元載子仲武矣秀載內外引薦數日拜宣州刺史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大庾五年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八年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觀察使仍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潁川縣開國子所在悉心綏輯而多以任數爲政好行小惠胥吏得職人亦獲安及朝廷多事奏請本道兩稅錢千增二百因詔諸道悉如淮南鹽每一斗更加一百文少遊十餘年

唐書百七 陳少遊

六

間三總大藩皆天下殷厚處也以故徵求貿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累巨億萬多賂遺權貴視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結元載每年饋金帛約十萬貫又多納賄於用事中官駱奉仙劉清潭吳承倩等由是美聲達於中禁後見元載在相位年深以過犯漸見疑忌少遊亦稍疎之無何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遊外與之交結而陰使人伺其過失密以上聞代宗以爲忠待之益厚德宗卽位累加檢校禮部兵部尙書建中三年李納反少遊以師收徐海等州尋棄之退軍盱眙又加檢校左僕射賜實封三百戶其年就加同平章事關播嘗爲少遊賓

僚盧杞早年與之同在僕固懷恩使府故驟加其官秩四年十月駕幸奉天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佶在揚州尙未知也佶判官崔沅遽報少遊佶時所總賦稅錢帛約八百萬貫在焉少遊意以爲賊據京師未卽收復遂脅取其財物先使判官崔頰就佶強索其納給文牒并請供二百萬錢物以助軍費佶曰所用財帛須承敕命未與之頰勃然曰中丞若得爲劉長卿不爾爲崔衆矣長卿嘗任租庸使爲吳仲孺所囚崔衆供軍去財爲光弼所殺故頰言及之佶大懼不敢固護財帛將轉輸入京師者悉爲少遊奪之佶自謁少遊止焉長揖而遣旣懼

唐書百七 陳少遊

七

禍奔往白沙少遊又遣判官房孺復召之佶愈懼託以巡檢因急棹過江妻子伏案牘中至上元復爲韓滉所拘留佶先有兵三千守禦財貨令高越元甫將焉少遊盡奪之隨佶渡江者又爲韓滉所留佶但領胥吏往江鄂等州佶於彈丸中置表以少遊脅取財帛事聞會少遊使繼至上問曰少遊收包佶財帛有之乎對曰臣發揚州後非所知也上曰少遊國之守臣或防他盜供費軍旅收亦何傷時方隅阻絕國命未振遠近聞之大驚咸以聖情達於變通明見萬里少遊後聞之乃安及李希烈陷汴州聲言欲襲江淮少遊懼乃使參謀溫述由

壽州送款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尋令罷壘緝戈卷甲佇候指揮少遊又遣巡官趙詵於鄆州結李納其年希烈僭號遣其將楊豐齎偽赦書赴揚州至壽州為刺史張建封候騎所得建封對中使二人及少遊判官許子瑞廷責豐而斬之希烈聞之大怒即署其大將杜少誠為偽僕射淮南節度令先平壽州後取廣陵建封於霍印堅柵嚴加守禁少誠竟不能進後包佶入朝具奏少遊奪財賦事狀少遊大懼乃上表以所取包佶財貨皆是供軍急用今請據數却納既而州府殘破無以上填乃與腹心孔目官等設法重稅管內百姓以供之無何劉

唐書卷七 陳少遊 盧慧

洽收汴州得希烈偽起居注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慚惶發疾數日而卒年六十一贈太尉賻布帛葬祭如常儀

盧慧幽州范陽人也貞觀中工部侍郎義恭元孫也父子騫賴王府諮議參軍以慧贈秘書少監慧少以門蔭入仕在職以幹局稱累授閬州錄事參軍監察殿中御史侍御史金州刺史宰相楊炎遇之頗厚召拜左司郎中京兆少尹遷大尹慧無術學善事權要為政苛躁盧杞甚惡之諷有司彈奏坐貶撫州司馬同正改饒州刺史遷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貞元二年七月以疾終

裴諲字士明河南洛陽人父寬禮部尚書有重名於開元天寶間諲舉明經補河南府參軍通達簡率不好苛細積官至京兆府倉曹丁父喪居東都是時安祿山盜陷二京東都收復遷太子司議郎無幾號王巨奏署侍御史襄鄧營田判官丁母憂東都復為史思明所陷諲藏匿山谷思明嘗為諲父將校懷舊恩又素慕諲名欲必得之因令捕騎數十跡逐得諲思明見之甚喜呼為郎君不名偽授御史中丞主擊斷時思明殘殺宗室諲陰緩之全活者數百人又嘗疏賊短長以聞事洩思人大怒詬罵僅而免死賊平除太子中允遷考功郎中數

唐書卷七 裴諲

九

召見言事代宗居陝諲步懷考功及南曹二印赴行在上見而謂之曰疾風知勁草果信矣將以為御史中丞為元載所排為河東道租庸鹽鐵等使時關輔大旱諲入計代宗召見便殿問權酷之利歲出入幾何諲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有所思上曰何思對曰臣自河東來其間所歷三百里見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先問人之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理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為由是未敢即對也上前坐曰微公言吾不聞此拜左司郎中上時訪以事執政者忌之出為虔州刺史歷饒廬毫三州刺史入為右金吾將軍建

中初上以刑名理天下百吏震悚時十月禁屠殺以甫
近山陵禁益嚴尚父汾陽王郭子儀隸人殺羊以入門
者覺之請列奏狀上以爲不畏強禦手詔褒諭或謂謂
曰郭公有社稷功豈不爲蓋之謂笑曰非爾所解也郭
公威權太盛上新卽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
明不弄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
乎時於朝堂別置三司以決庶獄辨爭者輒擊登聞鼓
謂上疏曰夫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輕
猾之人援桴鳴鼓始動天聽竟因纖微若然者安用吏
理乎上然之悉歸有司謂以法吏舞文多挾宿怨因獻

唐書卷七 裴諷

十

獄官箴以諷無何坐所善僧抵法貶閬州司馬徵爲右
庶子改千牛上將軍會吐蕃入寇尋拜吏部侍郎兼御
史大夫爲吐蕃使不行無幾轉太子賓客兵部侍郎河
南尹東都副留守請自河南凡五代爲官入視事未嘗
當正處不鞫人於賊罪以寬厚和易爲理貞元九年十
一月以疾終年七十五贈禮部尙書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爲門人冠劉
吳管鹽鐵表主運湖南至雲安楊惠琳反馳客劫之曰
歸我金幣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捨之嗣
曹王臯領河南江西表佐幕府臯討李希烈留叔倫領

府事試守撫州刺史民歲爭灌溉爲作均水法俗便利
之耕餉歲廣獄無繫囚俄卽真暮年詔書褒美封譙縣
男加金紫服齊映劉滋執政叔倫勸以屯難未靖安之
者莫先於兵兵所藉者食故金穀之司不輕易人天下
州縣有上中下緊望雄輔者有司銓擬皆便所私此非
爲官擇人爲人求治之術其尤切者縣令錄事參軍事
此二者宜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限遠近高卑一以殿
最升降則人知勸映等重其言遷容管經畧使綏徠夷
落威名流聞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畧故所至稱最德宗
嘗賦中和節詩遣使者寵賜代還卒於道年五十八

唐書卷七 戴叔倫

十一

史臣曰李揆發言沃心幸遇明主蔽賢固位終非令人
少遊逐勢利隨時盧慧事權要巧宦察言觀行皆無可
稱涵節行著聞諂和易爲理庶幾近仁也
贊曰李陳盧慧言行非真涵諂和易庶乎近仁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七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八

列傳七六

姚令言

張光晟

源休

喬琳

張涉

蔣鎮兄鍊

洪經綸

彭偃

姚令言河中也少應募起於卒伍隸涇原節度使馬璘以戰功累授金吾大將軍同正為衙前兵馬使改試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建中元年孟皞為涇原節度留後自以文吏進身不樂軍旅頻表薦令言謹肅堪任將帥皞尋歸朝廷遂拜令言為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

唐書卷七十八

姚令言

一

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建中四年李希烈叛寇陷汝州詔哥舒曜率師攻之營於襄城希烈兵數萬圍襄城勢甚危急十月詔令言率本鎮兵五萬赴援涇師離鎮多攜子弟而來望至京師以獲厚賞及師上路一無所賜時詔京兆尹王翊犒軍士唯糲食菜啖而已軍士覆而不顧皆憤怒揚言曰吾輩棄父母妻子將死於難而食不得飽安能以革命捍白刃邪國家瓊林大盈寶貨堆積不取此以自活何往邪行次澧水乃返戈大呼鼓譟而還令言曰比約東都有厚賞兒郎勿草草此非求活之良圖也眾不聽以戈環令言請退令言急奏之上恐

令內庫出繒綵二十車馳賜之軍聲浩浩令言不能戰街市居人狼狽走竄亂兵呼曰勿走不稅汝間架矣德宗令普王與學士姜公輔往撫勞之纔出內門賊已斬關陣於丹鳳樓下是日德宗倉卒出幸賊縱入府庫輦運極力而止時太尉朱泚罷鎮居晉昌里第是夜叛卒謀曰朱太尉久囚於宅若迎為主大事濟矣泚嘗節制涇州眾知其失權廢居怏怏又幸泚寬和乃請令言率騎迎泚於晉昌里泚初遲疑以食飼之徐觀眾意既而諸校齊至乃自第張炬火入居舍元殿既僭號乃以令言為侍中與源休同知賊政事既以身先逆亂頗盡心

唐書卷七十八

姚令言

二

於賊害宗室圍奉天皆令言為首帥也羣兇宴樂既醉令言與源休論功令言自比蕭何休曰帷幄之謀成秦之業無出予之右者吾比蕭何無讓子當曹參可矣時朝士在賊廷者聞之皆笑謂源休為火迫鄴侯泚敗令言與張廷芝尚有眾萬人從泚將入吐蕃至涇州欲投田希鑿希鑿偽致禮誘之與泚俱斬首來獻張光晟京兆蓋屋人起於行間天寶末哥舒翰兵敗潼關大將王思禮所乘馬中流矢而斃光晟時在騎卒之中因下以馬授思禮思禮問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禮陰記其形貌常使人密求之無何思禮為河東節度使其

偏將辛雲京爲代州刺史屢爲將校譖毀思禮怒焉雲京惶懼不知所出光晟時隸雲京麾下因問進曰光晟素有德於王司空比不言者恥以舊恩受賞今使君憂迫光晟請奉命一見司空則使君之難可解雲京然其計卽令之太原乃謁思禮未及言舊思禮識之遽曰爾豈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也光晟遂陳潼關之事思禮大喜因執其手感泣曰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頗久竟此相遇何慰如之命同榻而坐結爲兄弟光晟遂述雲京之屈思禮曰雲京比涉謗言過亦不細今爲故人特捨之矣卽日擢光晟爲兵馬使資田宅縑帛甚厚

唐書卷三

張光晟

累奏特進試太常少卿委以心腹及雲京爲河東節度使又奏光晟爲代州刺史大歷末遷單于都護兼御史中丞振武軍使代宗密謂之曰北蕃縱橫日久當思所禦之計光晟旣受命至鎮威令甚行建中元年迴紇突董梅錄領衆并雜種胡等自京師還國輿載金帛相屬於道光晟訝其裝橐頗多潛令驛吏以長錐刺之則皆輦歸所誘致京師婦人也遂給突董及所領徒悉令赴宴酒酣光晟伏甲盡拘而殺之死者千餘人唯留二胡歸國復命遂剖其婦人給糧還京收其金帛賞資軍士後迴紇遣使來訴上不欲甚阻蕃情徵拜右金吾將軍

迴紇猶怨懟不已又降爲睦王傅尋改太僕卿負才快悞不得志賊泚僭逆署光晟僞節度使兼宰相及泚衆頻敗遂擇精兵五千配光晟營於九曲去東渭橋凡十餘里光晟潛使於李晟有歸順之意晟進兵入苑光晟勸賊泚宜速西奔光晟以數千人送泚出城因率衆迴降於晟晟以其誠款又愛其材欲奏用之俾令歸私第表請特減其罪每大宴會皆令就坐華州節度使駱元光諾之曰吾不能與反虜同席拂衣還營晟不得已拘之私第後有詔言其狀迹不可原乃斬之

源休相州臨漳人京兆尹光輿新書宰相世系表作光磨之子也休

唐書卷三

張光晟

以幹局累授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青苗使判官遷虞部員外郎出爲潭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遷給事中御史中丞左庶子其妻卽吏部侍郎王翊女也因小忿而離妻妻族上訴下御史臺驗理休遲留不答款狀除名配流溱州久之移岳州建中初楊炎執政以京兆尹嚴郢威名稍著心欲傾之郢卽王翊甥也休與王氏離絕之時炎風聞休郢有隙遂擢休自流人爲京兆少尹俾伺郢過失休旣職久與郢親善炎怒之奏令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奉使迴紇休至振武軍使張光晟已殺迴紇突董等上初欲遂絕其使令休還待命於太原久之

方遣仍令休歸其突董翳密施大小梅錄等四屍突董者武義可汗之叔父也屍既至可汗令宰臣已下具綵服車馬來迎其宰相頡于思迦坐大帳立休等於帳外雪中詰殺突董等故休曰突董等自與張光晟忿鬪而死非天子也又問使者背唐國負罪當死不能自戮邪不然何假手於我殺之也凡將殺者數矣言頗悖慢乃引去供餼甚薄留之五十餘日乃得還可汗使謂休曰我國人皆欲殺汝唯我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吾又殺汝猶以血洗血汗益甚爾吾今以水洗血不亦善乎所欠吾馬直絹一百八十萬疋當速歸之遣散支將軍康

唐書天源休

五

赤心等隨休來朝休竟不得見其可汗尋遣赤心等歸與之帛十萬疋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休履危而還宰相盧杞又恐復命之日以口辨結恩將至太原奏為光祿卿休以其遠使賞薄居常怨望會涇原兵叛立朱泚為主初但稱太尉朝官謁泚者悉勸奉迎鑾駕既不合泚意而退及休至遂屏人移時言多悖逆盛陳成敗稱述符命勸令僭號泚悅其言以休為宰相判度支遂為謀主至於兵食軍資遷除補擬內外咨謀一稟休畫故時人云源休之逆甚於朱泚朝廷大臣之奔竄不獲者多為休所誘致以至戮辱職休而為蓋非一焉又勸泚

鋤翦宗室以絕人望命萬年縣賊曹尉楊佺專其斷決諸王子孫遇害不可勝數泚敗走休隨至寧州泚死休走鳳翔為其部曲所殺傳首來獻休三子並斬於東市籍沒其家

喬琳太原人少孤貧志學以文詞稱天寶初舉進士補城武尉累授興平尉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辟為掌書記尋拜監察御史琳倜儻疎誕好談諧侮謔僚列頗無禮檢同院御史畢曜初與琳嘲詠往復因成釁隙遂以公事互相告訴坐貶巴州員外司戶遂起為南郭令改殿中侍御史充山南節度張獻誠行軍司馬使罷為劍南

唐書天喬琳

六

東川節度鮮于叔明判官改檢校駕部郎中果綿遂三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入為大理少卿國子祭酒出為懷州刺史治寬簡不親事嘗謂錄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綱能知吾失琳素與張涉友善上在春宮涉嘗為侍讀及嗣位多以政事詢訪於涉盛稱琳識度材畧堪備大用因拜御史大夫同平章事琳本麤材又年高有耳疾上每顧問對答失次論奏不合時倖居相位凡八十餘日除工部尚書罷知政事尋加迎皇太后副使朱泚之亂扈從至奉天轉吏部尚書遷太子少師再幸梁洋琳從至盩厔託以馬乏遲留上以琳舊老心敬重之慰諭頗

至以御馬一匹給焉又懇辭以老疾不堪山阻登頓上
悵然賜之所執策曰勉爲良圖與卿決矣後數日乃削
髮爲僧止仙遊寺賊泚聞之遂令數十騎追至京城俾
爲僞吏部尚書令源休被公服饋內食琳雖辭讓而僧
言求施琳掌賊中吏部選人前請曰所注某官不穩便
琳謂之曰足下謂此選竟穩便乎及官軍收京師當處
極刑時琳已七十餘李晟憫其衰老表請減死上以其
累經重任頓虧臣節自受逆命頗聞譏誚恃慢之言背
義負恩固不可捨命斬之臨刑歎曰喬琳以七月七日
生亦以此日死豈非命歟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七

張涉者蒲州人家世儒者涉依國學爲諸生講說稍遷
國子博士亦能爲文嘗請有司曰試萬言時呼張萬言
德宗在春宮受經於涉及卽位之夕召涉入宮訪以庶
政小大之事皆咨之翼日詔居翰林恩禮甚厚親重莫
比自博士遷散騎常侍上方屬意宰輔唯賢是擇故求
入於不次之地涉舉懷州刺史喬琳爲相上授之不疑
天下聞之者皆愕然數月琳以不稱職罷上由是疎涉
涉俄受前湖南都團練使辛京臬賊事發詔曰尊師之
道禮有所加議故之法恩有所掩張涉賄賂交通頗駭
時聽常所親重良深歎惜宜放歸田里

蔣鎮常州義興人尚書左丞洌之子也與兄鍊並以文
學進天寶末舉賢良累授左拾遺司封員外郎轉諫議
大夫時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上言河中鹽池生瑞鹽
實土德之上瑞上以秋霜稍多水潦爲患不宜生瑞命
鎮馳驛檢行之鎮奏與滉同仍上表賀請宣付史館并
請置神祠錫其嘉號寶應靈慶池時霖潦彌月壤居人
廬舍非一鹽池爲潦水所入其味多苦韓滉慮鹽戶減
稅詐奏兩不壞池池生瑞鹽鎮庇之飾詐識者醜之轉
給事中工部侍郎以簡儉稱於時其妹婿源溥卽休之
弟也以姻媾之故與休交好涇師之叛鎮潛竄夜至鄆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八

縣西馬躡墮溝澗中傷足不能進時兄鍊已與源休相
率受賊僞官鎮僕人有逃歸投鍊云鎮病足在鄆鍊與
源休聞之大喜遂言於賊泚素慕鎮清名卽令騎二
百求之鄆縣西明日擁鎮而至署爲僞宰相旣知不免
每憂沮常懷刃將自裁多爲兄鍊所救而罷數日後復
謀竄匿竟以性懦畏怯計終不果然源休與泚頻議欲
逼脅潛藏衣冠大加殺戮鎮輒力爭救獲全者甚衆至
是與兄鍊等並受僞職斬於東市西北街初鎮父洌叔
渙當祿山思明之亂並受僞職然以家風修整爲士大
夫所稱鎮兄弟亦以教義禮法爲己任而貪祿愛死節

隳身戮為天下笑

洪經綸建中初為黜陟使至東都訪聞魏州田悅食糧兵凡七萬人經綸素昧時機先以符停其兵四萬人令歸農畝田悅偽順命即依符罷之而大集所罷兵士激怒之曰爾等在軍旅各有父母妻子既為黜陟使所罷如何得衣食遂大哭悅乃盡出家財衣服厚給之各令還其部伍自此人堅叛心由是罷職及朱泚反偽授太常少卿

彭偃少負俊才銳於進取為當途者所抑形於言色大厯末為都官員外郎時劍南東川觀察使李叔明上言

書百三 共經綸 彭偃 九

以佛道二教無益於時請粗加澄汰其東川寺觀請定為二等新書李叔明傳寺為三等觀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人上觀留道士十四人降殺以七皆精選有道行者餘悉令返初蘭若道場無名者皆廢德宗曰叔明此奏可為天下通制不唯劍南一道下尚書集議偃獻議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為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循常守故者為下故非有獨見之明不能行非常之事今陛下以惟新之政為萬代法若不革舊風令歸正道者非也當今道士有名無實時俗鮮重亂政猶輕唯有僧尼頗為穢雜自西方之教被於中國去聖日遠空門不行五濁比邱但行

麤法爰自後漢至於陳隋僧之廢滅其亦數乎或至阮殺殆無遺餘前代帝王豈惡僧道之善如此之深邪蓋其亂人亦已甚矣且佛之立教清淨無為若以色見即是邪心開示悟入唯有一門所以三乘之人比之外道况今出家者皆是無識下劣之流縱其戒行高絜在於王者已無用矣况是苟避征徭於殺盜姪穢無所不犯者乎今叔明之心甚善然臣恐其姦吏詆欺而去者未必非留者不必是無益於國不能息姦既不變人心亦不因人心強制力持難致遠耳臣聞天生烝人必將有職遊行浮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受爵祿不肖者出稍

書百六 彭偃 十

征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約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可知陛下曰肝憂勤將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為政臣伏請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二疋其雜色役與百姓同有才智者令入仕請還俗為平人者聽但令就役輸課為僧何傷臣竊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賦三分之一然則陛下之國富矣蒼生之害除矣其年過五十者請皆免之夫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列子曰不斑白不知道人年五十嗜慾已衰縱

不出家心已近道况戒律檢其情性哉臣以為此令既
行僧道規避還俗者固已大半其年老精修者必盡為
人師則道釋二教益重明矣議者是之上頗善其言大

臣以二教行之已久列聖奉之不宜頓擾宜去其太甚

議不行新書李叔明傳刑部員外郎裴伯言議曰衣者

教悉禁國家著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法反制

中夏禮義之俗也傳曰女子十四有為人母之道四十

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為人父之道六十四絕陽

化之理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

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為編人官為

計口授地收廢寺觀以為廬舍議雖上罷之

當掌文誥以躁求為時論所抑鬱鬱不得志涇師之亂

從駕不及匿於田家為賊所得朱泚素知之得偃甚喜

偽署中書舍人僭號辭令皆偃為之賊敗與偽中丞崔

宣賊將杜如江吳希光等十三人李晟收之俱斬於安

國寺前

史臣曰肇分陰陽爰有生死修短二事賢愚一途故君

子遇夷險之機不易其節小人昧逆順之道而陷於刑

鴻毛泰山斯為至論令言遠總師徒首為叛逆光晟初

當委任危輸款誠源休雖曰士流甚於元惡喬琳巧辭

真主俯就偽官蔣鎮貪祿墮節皆曰小人經綸之徒不

足言爾
贊曰時爭逆順命繫死生君子守節小人正刑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八

唐書真天

三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九

列傳七九

段秀實

子伯倫 孫凝 文楚 珂 劉海賓

顏真卿

子穎 碩 曾孫宏式

段秀實字成公隴州汧陽人也

本姑臧人曾祖師濟仕為隴州刺史留不歸遂

陽人祖達左衛中郎將父行琛洮州司馬以秀實贈揚

州大都督秀實性至孝六歲母疾水漿不入口七日疾

有間然後飲食及長沈厚有斷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

功遂棄去天寶四載安西節度使馬靈察署為別將從討護

蜜有功授安西府別將七載高仙芝代靈察舉兵圍怛

邏斯黑衣救至靈察大駟軍士相失夜中聞都將李嗣

唐書三九 段秀實

一

業之聲因大呼責之曰軍敗而求免非丈夫也嗣業甚

慙遂與秀實收合散卒復得成軍師還嗣業請於仙芝

以秀實為判官授斥候府果毅十二載封常清代仙芝

討大勃律師次賀薩勞城一戰而勝常清逐之秀實進

曰賊兵羸餌我也請備左右搜其山林遂殲其伏改綏

德府折衝肅宗即位於靈武徵安西兵節度使梁宰潛

懷異圖秀實謂嗣業曰豈有天子告急臣下晏然信浮

妄之說豈明公之意邪嗣業遂見宰請發兵從之乃出

步騎五千令嗣業統赴朔方以秀實為副累有戰功而

秀實父歿哀毀過禮嗣業既授節制思秀實如失左右

手表請起復為義王友充節度判官安慶緒奔鄴嗣業

與諸軍圍之安西輜重委於河內乃奏秀實為懷州長

史知軍州加節度留後諸軍進戰於愁思崗嗣業為流

矢所中卒於軍眾推安西兵馬使荔非元禮代之秀實

聞嗣業之喪乃遣先鋒將白孝德書令發卒護嗣業喪

送河內秀實率將吏哭待於境傾私財以奉葬事元禮

多其義奏試光祿少卿依前節度判官邛山之敗軍徒

翼城元禮為麾下所殺將佐亦多遇害而秀實獨以智

全眾推白孝德為節度使人心稍定又遷試光祿卿為

孝德判官孝德改鎮邠寧奏秀實試太常卿支度營田

唐書三九 段秀實

二

二副使大軍西遷所過掠奪又以邠寧乏食難於饋運

乃請軍於奉天是時公廩亦竭縣吏憂恐多逃匿羣行

剽盜孝德不能禁秀實私曰使我為軍候當不如此軍

司馬王稷言之遂以秀實為都虞候權知奉天行營事

號令嚴一軍府安泰代宗聞而嗟賞久之兵還於邠寧

復為都虞候尋拜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時郭子儀為

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

者納賄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羣行巧誦於

市有不廉輒擊傷市人椎釜高甕益盈道至撞害孕婦

以生人不敢劾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

日願奉教因請曰秀實不忍人無寇暴死亂天子邊事

公誠以為都虞候能為公已亂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

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

斷首異梁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謀盡甲孝德恐召秀實
曰奈何秀實曰請辭於軍乃解佩刀選老健一人持馬
至歸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
戴頭來矣甲者愕然因曉之曰尚書固負若屬邪副元
帥功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曰副元
帥功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曰副元
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尚書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
中殺害人藉藉如是幾日不亂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
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
幾晞再拜曰公幸教晞願奉軍以從即此左右若解甲
令曰敢謹者死秀實曰吾未哺食請設具已食日吾疾
作願宿門下即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拆衛之且與
俱至孝德所謝不能給由是安初秀實為營田官涇大
將焦令謨取人田不自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
農告無入令謨曰我知入不知旱也責之急農無以償
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因使人遜諭令謨怒召
農責曰我畏段秀實耶以牒置背上杖擊二十輿致
庭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已馬
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馬令謨曰汝誠人乎
涇州野如豬人飢死而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

三

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凡為人傲天
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邪令謨聞大愧流汗
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案舊書大厯八年
鹽倉之戰令謨尚為都將則此云自恨死疑未的也
大厯元年馬璘奏加開府儀同三司軍中有能引二十
四弓而犯盜者璘欲免之秀實曰將有私愛則法令不
一雖韓白復生亦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使殺之璘決
事有不合理者必固爭之得璘引過乃已璘城涇州秀
實掌留後歸還加御史中丞璘既奉詔徙鎮涇州其士
眾嘗自四鎮北庭赴難中原僑居驟移頗積勞怨刀斧
將王童之因人心動搖導以為亂或告其事且曰候嚴
警鼓為約矣秀實乃召鼓人陽怒失節且戒之曰每更

籌盡必來報每白之輒延數刻四更畢而曙既差互童
之亂不能作明日告者復曰今夜將焚草場期救火者
同作亂秀實使嚴加警備夜半火發乃使令於軍中曰
救火者斬童之居外營請入救火不許明日斬之捕殺
其黨凡十餘人以徇曰敢後徙者族於是遷涇州既至
其理所人烟覓絕兵無廩食朝廷憂之遂詔璘遙管鄭
穎二州以贍涇原軍俾秀實為留後二州甚理璘思其
績用又奏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八年吐蕃來寇戰
於鹽倉我軍不利璘為寇戎所隔逮暮未還敗將潰兵
爭道而入時都將焦令謨與諸將四五輩狼狽而至秀

四

實召讓之曰兵法失將麾下當斬公等忘其死而欲安
其家邪令謨等恐懼下拜數十秀實乃悉驅城中士卒
未出戰者使驍將統之東依古原列奇兵示賊將戰且
以收合敗亡蕃眾望之不敢逼及夜璘方獲歸十一年
璘疾甚不能視事請秀實攝節度副使兼左廂兵馬使
秀實乃以十將張羽飛為招召將分兵按甲以備非常
璘卒而軍中行哭赴喪事於內命原將馬李漢惠接賓
客於外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族談離立者捕而囚之都
虞候史廷幹裨將崔珍張景華謀作亂秀實乃送廷幹
於京師徒珍及景華外鎮軍中遂定不戮一人尋拜秀

實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頴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清約率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財退公之後端居靜慮而已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件別條陳帝悅慰資良渥又賜第一區實封百戶還之鎮 德宗嗣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張掖郡王建中元年宰相楊炎欲行元載舊志築原州城開陵陽渠詔中使上聞仍問秀實可否之狀秀實以為方春不可興土功請俟農隙炎以其沮已之謀遂除司農卿以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涇原節度使以事西拓無何劉文喜叛亦不果城四年朱泚盜據宮闕源休教泚偽迎

唐書卷一百九十五 段秀實 五

鑾駕陰濟逆志泚乃遣其將韓旻領馬步三千疾趨奉天時蒼黃之中未有武備泚以秀實常為涇原節度頗得士心後罷兵權以為蓄憤且久必肯同惡乃召與謀議秀實初詐從之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有司過耳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問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論眾以禍福掃清王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二人者皆秀實夙所獎遇遂皆許諾及韓旻追駕秀實以為宗社之危期於頃刻乃使人走諭靈岳竊令言印不遂乃倒用司農印印符以追兵旻至駱驛得符軍人亦莫辨其印文惶遽而迴

秀實海賓等曰旻之來吾黨無遺類矣我當直搏殺泚不得則死終不能向此賊稱臣乃與海賓約事急為繼而令明禮應於外明日泚召秀實議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泚並膝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而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躍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我豈逐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纜中其頰流血匍匐而走兇徒愕然初不敢動而海賓等不至秀實乃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兇黨羣至遂遇害焉年十六海賓明禮靈岳相次被殺德宗在奉天聞其事惜其委用不至垂涕久之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

唐書卷一百九十五 段秀實 六

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遂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汗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問吏後以告 初秀實見禁兵寡少不足以備非常乃上疏曰臣聞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此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強幹弱枝之義在於此矣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竊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且猛虎所視以百獸畏者為瓜牙也若去其瓜牙則犬彘馬牛悉能為敵伏願少留聖慮冀禪萬一及涇原兵作亂召神策六軍遂無一人至者秀實守節不二竟歿於賊其明畧義烈如此興元元年二月詔曰見危致命之謂忠臨義

有勇之謂烈惟爾克勵臣節不憚殺身惟予式嘉乃勳
懋昭大典曰台不德罔克若天邁茲殷憂變起都邑惟
爾卿士放然靡依逼畏所加淄澠共混故開府儀同三
司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上柱國張掖郡王段秀實
操行岳立忠厚精至義形於色勇必有仁頃者嘗鎮涇
原克著威惠叛卒知訓咨爾以誠賊泚藏姦欺爾以詐
守人臣之大節見元惡之深情端委國門挺身白刃誓
碎兇渠之首以敵君父之讐視死如歸履虎致陴噫天
未悔禍事乖垂成雄風壯圖振駭羣盜昔王蠋守死以
全節周顛正色而抗詞惟我信臣無愧前哲聲震寰宇

唐書卷九 段秀實 七

義冠古今足以激勵人倫光昭史冊不有殊等之賞孰
表非常之功爰議疇庸特超檢限著之甲令樹此風聲
可贈太尉諡曰忠烈宜付史官仍賜實封五百戶莊宅
各一區長子與三品正員官諸子並與五品正員官仍
廢朝三日收京城之後以禮葬祭旌表門閭朕承天子
人臨馭億兆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况誠信不達屢致寇
戎使抱義之臣陷於兇逆有臨危致命歿而逾彰有因
事成功權以合道苟利社稷存亡一致酬報之典豈限
常倫並委所司訪其事迹續具條奏當加褒異錫其井
賦圖形雲閣書功鼎彝以彰我有服節死義之臣傳於

不朽德宗還京又詔曰贈太尉秀實授平貞烈激其頹
風蒼黃之中密蘊雄斷將紓國難詭收寇兵捷其兇謀
果集吾事挺身徑進奮擊渠魁英名凜然振邁千古宜
差官致祭并旌表門閭緣墓所須一切官給仍於墓所
官為立碑以揚徽烈自貞元後累朝凡赦書節文褒獎
忠烈必以秀實為首其子伯倫累官至太子詹事大和
二年正月奏亡父贈太尉秀實準前後制敕令所司置
廟立碑今營造已畢取今月二十五日行外祔禮詔曰
秀實忠衛宗社功配廟食義風所激千載凜然間代勲
力須異等夷宜賜綾絹五百疋以度支物充仍令所司

唐書卷九 段秀實 八

供少牢并給鹵簿人夫兼太常博士一人檢校尋加伯
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殿中監大和四年十一月遷右
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充街使八年七月檢校工
部尚書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使入為太僕卿卒宰
臣李石奏曰伯倫秀實之子自古殺身以衛社稷者無
如秀實之賢文宗憫然曰伯倫宜加賻贈仍輟朝一日
以禮忠臣之嗣孫文楚珂知名自鄭滑節度使入
之變寇常誅裴度奏忠臣後宜免罪貶循州司馬文楚
威通末為雲州防禦使時李國昌鎮振武國昌子克用
欲得雲中引兵攻之殺於關鷄臺下沙陀之亂自此始
珂僖宗時居潁州黃巢圍潁刺史欲以城降珂少
拒戰眾裏糧請從賊遂潰拜州司馬劉海賓者彭城人
以義俠聞為涇原兵馬將與秀實友善累戰功兼御史

中丞劉文喜據涇州叛海賓與其子光國給以奏請及入對因言姦慝可誅狀既還光國手斬文喜獻闕下拜左驍衛大將軍封五原郡王海賓樂平郡王贈太子太保實封百戶

顏真卿字清臣瑯琊沂人也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

侍郎真卿少勤學業有詞藻尤工書開元中舉進士登

甲科事親以孝聞調醴泉尉四命為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

軍試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真卿至立辨之

天方旱獄決乃兩郡人呼之為御史雨又充河東朔方

試覆屯交兵使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

地真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齒天下聳動遷殿中侍

御史時御史吉溫以私怨構中丞宋渾誦賀州真卿日奈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璟後乎東都畿

九

探訪判官宰相楊國忠惡之諷中丞轉侍御史武部員

外郎楊國忠怒其不附已出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

頗著真卿以霖雨為託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廩實乃

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讒於祿山祿山亦密

偵之以為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

平原城守具備乃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之元宗初聞

祿山之變歎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來

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所為得如此

祿山初尚移牒真卿令以平原博平軍屯七千人防河

津以博平太守張獻直為副真卿乃募勇士旬日得萬

人遣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簡閱以刁萬歲和琳徐浩

馬相如高抗朗等為將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

李暉鄆郡太守王燾各以眾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為助祿山既陷洛

陽殺留守李澄御史中丞盧奕判官蔣清以三首遣段

子光來徇河北真卿恐搖人心乃詐謂諸將曰我識此

三人首皆非也遂腰斬子光密藏三首異日乃取三首

冠飾草續支體棺斂祭殯為位慟哭人心益附祿山遣

其將李欽湊高邈何千年等守土門真卿從父兄常山

太守杲卿與長史袁履謙謀殺湊邈擒千年送京師土

門既開十七郡同日歸順共推真卿為帥得兵二十餘

九

萬橫絕燕趙詔加真卿戶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真卿

暉自副而用李銑賈載沈震為判官俄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清河客李粵年二十餘

與郡人來乞師謂真卿曰聞公義烈首唱大順河朔諸

郡恃公為長城今清河實公之西鄰也僕幸寓家得其

虛實知可為長者用今計其蓄積足以三平原之富士

卒可以二平原之強公因而撫之腹心輔車之郡其他

小城運之如臂使指耳唯公所意誰敢不從真卿借兵

千人新書出兵六千粵將去真卿謂之曰兵出也吾子何以教

我粵曰今聞朝廷使程千里統眾十萬自太行東下將

出岫口為賊所扼兵不得前今若先伐魏郡斬袁知泰

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分兵開嚙口之路出千里之兵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同志十萬之衆徇洛陽分兵而制其衝計王師亦不下十萬公當堅壁無與挑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真卿然之乃移牒清河等郡遣其大將李擇交副將平原縣令范東馥裨將和琳徐浩等進兵與清河四千人合勢而博平以千人來三郡之師屯於博平去堂邑縣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深乙舒蒙等以二萬人來拒戰賊大敗斬首萬餘

唐書真卿傳

十一

歲軍中固請留之不從 肅宗幸靈武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河北採訪招討使祿山乘虛遣史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饒陽河間景城樂安相次陷沒獨平原博平清河三郡城守然人心危盪不可復振至德元載十月奔郡渡河歷江淮荆襄二載四月朝於鳳翔授憲部尚書尋加御史大夫中書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帶酒容入朝諫議大夫李何忌在班不肅真卿劾之貶漪爲右庶子何忌西平郡司馬元帥廣平王領朔方蕃漢兵號二十萬來收長安出辭之日百僚致謁於朝堂百僚拜答拜辭亦如之王當闕不乘馬步出木馬門而後乘管崇嗣

爲王都虞候先王上馬真卿進狀彈之肅宗曰朕兒子每出諄諄教誡之故不敢失禮崇嗣老將有足疾姑欲優容之卿勿復言乃以奏狀還真卿雖天子蒙塵典法不廢泊鑾輿將復宮闕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陳告宗廟之禮有司署祝文稱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宣勞以爲名儒深達禮體時太廟爲賊所毀真卿奏曰春秋時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旣爲盜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竟不能從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爲宰相所忌出爲同州刺史轉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爲御史唐旻所構

唐書真卿傳

十三

貶饒州刺史旋拜昇州刺史浙江西道節度使徵爲刑部尚書劉展將反真卿豫飭戰備都統李岷以爲生事非短真卿因召爲刑部侍郎展卒舉兵渡淮而岷奔江西李輔國矯詔遷元宗居西宮真卿乃首率百僚上表請問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遷戶部新書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而罷除尚書左新書丞車駕自陝將還真卿請皇帝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真卿怒前曰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之事豈堪相公再破除邪載深銜之旋改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累進封魯郡公時元載引用私黨懼朝

臣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真卿上疏曰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奉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省覽但所奏多挾讒毀自今論事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則後奏聞者臣自聞此語已來朝野驚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則諸司長官皆達官也言皆專達於天子也郎官御史者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迴日奏聞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述焉詩云營營青蠅止於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

臺書七 顏真卿 志

其能變白為黑變黑為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則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惡之深得君人之體矣陛下何不深迴聽察其言虛誣者則讒人也因誅殛之其言不虛者則正人也因獎勵之陛下捨此不為使眾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倦於聽覽以此為辭拒其諫諍臣竊為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勤於聽覽庶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馬二匹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也天

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先諮宰相輒奏事者仍託以他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令先白宰相又閣宦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元宗動靜必告林甫先意奏請元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所以漸致潼關之禍皆權臣誤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陵夷至於今日天下之敝盡萃於聖躬豈陛下招致之乎蓋其所從來者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弊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國用權宰相專政遞相姑息莫肯直言大開三司不安反側逆賊散落將士北走党項合集土賊至今為患偽將更相

臺書七 顏真卿 志

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却反又今相州敗散東都陷沒先帝由此憂勤至於損壽臣每思之痛切心骨今天下兵戈未戢瘡痍未平陛下豈得不日聞讒言以廣視聽而欲頓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陝州時奏事者不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為太宗之理可翹足而待也臣又聞君子難進易退由此言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况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人不敢奏事則陛下聞見只在三數人耳天下之事方鉗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即

林甫國忠復起矣凡百臣庶以為危殆之期又翹足而
至也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
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
矣臣實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孤負陛下無任懇
迫之至其激切如此於是中人爭寫內本布於外後攝
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載坐以誹謗貶硤州別駕
改吉州撫州湖州刺史元載伏誅拜刑部尚書進吏部代
宗崩為禮儀使又以高祖已下七聖諡號繁多乃上議
請取初諡為定袁倓以詔言排之遂罷楊炎為相惡之
改太子少傅新書少師禮儀使如舊外示崇寵實去其權也

唐書元

顏真卿

五

盧杞專權忌之改太子太師罷禮儀使諭於真卿曰方
面之任何處為便真卿候杞於中書曰真卿以褊性為
小人所憎竄逐非一今已羸老幸相公庇之相公先中
丞傳首至平原面上血真卿不敢衣拭以舌舐之相公
忍不相容乎杞矍然下拜而含怒心會李希烈陷汝州
杞乃奏曰顏真卿四方所信使諭之可不勞師旅上從
之朝廷失色李勉問之以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乃密
表請留又遣逆於路不及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
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
可避初見希烈欲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露刃爭前
迫真卿將食其肉諸將叢遠慢罵舉刃以擬之真卿不

動希烈遽以身蔽之而麾其眾眾退乃揖真卿就館舍
因逼為章表令雪已願罷兵馬累遣真卿兄子峴與從
吏凡數輩繼來京師上皆不報每與諸子書令嚴奉家
廟恤諸孤而已希烈大宴逆黨召真卿坐使觀倡優斥
黷朝政為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此曹如是
乎拂衣而起希烈慙亦呵止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
使在坐目真卿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相公欲建
大號而太師至非天命正位欲求宰相孰先太師乎真
卿正色叱之曰是何宰相邪君等聞顏杲卿無是吾兄
也祿山反首舉義兵及被害詬罵不絕於口吾今年向

唐書元

顏真卿

六

八十官至太師守吾兄之節死而後已豈受汝輩誘脅
邪諸賊不敢復出口希烈乃拘真卿令甲士十人守掘
方丈坎於庭曰阮顏真卿怡然不介意後張伯儀敗績
於安州希烈令齋伯儀旌節首級誇示真卿真卿慟哭
投地後其大將周曾等謀襲汝州因迴兵殺希烈奉真
卿為節度事洩希烈殺曾等遂送真卿於龍興寺真卿
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為墓誌祭文常指寢室西壁下云
吾殯所也希烈既陷汴州僭偽號使人問儀於真卿真
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耳興元
元年王師復振逆賊慮變起蔡州乃遣其將辛景臻安

華至真卿所積柴庭中沃之以油且傳逆詞曰不能屈節當自燒真卿乃投身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復告希烈德宗復宮闕希烈弟希倩在朱泚黨中例伏誅希烈聞之怒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乃使閹奴與景臻等殺真卿先曰有敕真卿拜奴曰宜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不知使人何日從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真卿罵曰乃逆賊耳何敕邪遂縊殺之年七十七及淮泗平貞元元年陳仙奇使護送真卿喪歸京師德宗痛悼異常廢朝五日諡曰文忠復下詔曰君臣之義生錄其功歿厚其禮况才優匡國忠至滅身朕自興歎勞於寤寐

唐書卷七十九 顏真卿 七

故光祿大夫守太子太師上柱國魯郡公顏真卿器質天資公忠傑出出入四朝堅貞一志屬賊臣擾亂委以存論拘脅累歲死而不撓稽其盛節實謂猶生朕致貽斯禍慙悼靡及式崇嘉命兼延爾嗣可贈司徒仍賜布帛五百端男頽頽等喪制終所司奏超授官秩貞元六年十一月南郊赦書節文授真卿一子五品正員官故頽得錄用文宗詔曰朕每覽國史見忠烈之臣未嘗不嗟歎久之思有以報如聞從覽宏式實真卿之孫永惟九原既不可作旌其嗣續諒協典藝考績已深於宦途者命列於中臺官次未齒於搢紳者俾佐於左輔庶使

天下再新義風以真卿曾孫宏式為同州參軍史臣曰每思先軫免胄子路結纓雖云其忠未聞於道如成公孝於家能於軍忠於國是武之英也苟無楊炎弄權若任之為將遂展其才豈有朱泚之禍焉如清臣富於學守其正全其節是文之傑也苟無盧杞惡直若任之為相遂行其道豈有希烈之叛焉夫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德宗內信姦邪外斥良善幾致危亡宜哉噫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二君守道沒身為時垂訓希代之士也光文武之道焉贊曰自古皆死得正為順二公云亡萬代垂訓

唐書卷七十九 顏真卿 八

新書贊曰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邪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時雖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見頽賊手殺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邪彼忠臣義士寧以未見信於人要反諸已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

列傳八十

韓滉 子臯 滉弟洄

張延賞 子宏靖 宏靖子文規 次宗 次宗子茂樞從新書增

韓滉字太冲太子少師休之子也少貞介好學以蔭解褐左威衛騎曹參軍出為同官主簿至德初青齊節度鄧景山辟為判官授監察御史兼北海郡司馬以道路阻絕因避地山南採訪使李承昭奏充判官授通州長史彭王府諮議參軍鄧景山移鎮淮南又表為賓佐未行除殿中侍御史追赴京師先是滉兄法知制誥草王璵拜官之詞不加虛美璵頗銜之及其秉政諸使奏滉

唐書百十 韓滉

兄弟者必以冗官授之璵免相羣議稱其屈累遷至祠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滉公潔強直明於吏道判南曹凡五年詳究簿書無遺纖隱大麻中改吏部郎中給事中時盜殺富平令韋當縣吏捕獲賊黨而名隸北軍監軍魚朝恩以有武材請詔原其罪滉密疏駁奏賊遂伏辜遷尚書右丞五年知兵部選六年改戶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乾元已後所在甯興賦稅無度帑藏給納多務因循滉既掌司計清勤輪轄不容姦妄下吏及四方行綱過犯者必痛繩之又屬大麻五年已後蕃戎罕侵連歲豐稔故滉能儲積穀帛帑藏稍實然苛刻頗甚覆

治案牘旬剝深文人多咨怨大麻十二年秋霖雨害稼

京兆尹黎幹奏畿縣損田滉執云幹奏不實乃命御史

巡覆迴奏諸縣凡損三萬一千一百九十五頃時渭南

令劉藻曲附滉言所部無損戶部分巡御史趙計復檢

行奏與藻合代宗覽奏以為水旱成均不宜渭南獨免

申命御史朱敖再檢渭南損田三千餘頃上謂敖曰縣

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稱損損而不問豈有恤隱之意

也卿之此行可謂稱職下有司訊鞫藻計皆伏罪藻貶

萬州南浦員外尉計貶豐州員外司戶滉弄權樹黨皆

此類也俄改太常卿 方是時潦敗河中鹽池滉奏池產

唐書百十 韓滉

真畏滉還乃賀帝且請置祠詔號寶應 議未息又出為

晉州刺史數月拜蘇州刺史浙江東西都團練觀察使

尋加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潤州刺史鎮海軍節

度使滉既移鎮安輯百姓均其租稅未及踰年境內稱

理及建中四年冬涇師之亂德宗出幸河汧然滉訓

練士卒鍛礪戈甲稱為精勁 請以鎮兵三萬助討賊有

陽郡公李希烈既陷汴州滉乃擇其銳卒令裨將李長

榮王栖曜與宣武軍節度使劉元佐犄角討襲解寧陵

之圍復宋汴之路滉功居多然自關中多難滉即於所

部閉關築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禁馬牛出境造

樓船戰艦三十新書三千餘艘以舟師五千人由海門揚威

武至申浦而還毀撤上元縣佛寺道觀四十餘所修塢

壁建業抵京峴樓雉相屬以佛殿材於石頭城繕置館

第數十時混以國家多難恐有永嘉渡江之事以為備

預以迎鑿駕亦申傲自守也城中穿深井十丈近百所

下與江平俾偏將邱洸督其役洸酷虐士卒日役千人

朝令夕辦去城數十里內先賢邱墓多令毀廢明年正

月追李長榮等戍鄆還以其所親吏盧復為宣州刺史

采石軍使增營壘教習長兵以佛寺銅鍾鑄弩牙兵器

陳少遊時鎮揚州以甲士三千人臨江大閱混亦以兵

三千人臨金山與少遊相應樓船於江中以金銀綵絲

互相聘賚而自德宗出居及歸京師軍用既繁道路又

阻關中饑饉加以災蝗江南兩浙轉輸粟帛府無虛

月朝廷賴焉李晟方屯涓北混運米饋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賊不能剽始漕船臨江混顧謂僚

吏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負之興元元年就加檢校吏部

尚書數日又加檢校右僕射貞元元年七月拜檢校左

僕射同平章事使並如故封鄭國公以繕治石頭城人頗言有窺望意雖帝亦惑之

會李泌間關辨數帝意乃解二年春特封晉國公其年十一月來朝

京師時右丞元琇判度支以關輔旱儉請運江淮租米

以給京師上以混浙江東節度素著威名加江淮轉運

使欲令專督運務獻羨錢五百餘萬緡詔加琇以混性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剛愎難與集事乃條奏混督運江南米至揚子凡一十

八里揚子以北皆元琇主之混深怒於琇琇以京師錢

重貨輕切疾之乃於江東監院收穫見錢四十餘萬貫

令轉送入關混不許乃誣奏云運千錢至京師費錢至

萬於國有害請罷之上以問琇琇奏曰千錢之重約與

斗米均自江南水路至京一千之所運費三百耳豈至

萬乎上然之遣中使齎手詔令運錢混堅執以為不可

其年十二月加混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使遂遲宿怒

累誣奏琇貶雷州司戶其責既重舉朝以為非罪多竊

議者尚書左丞董晉謂宰臣劉滋齊映曰元右丞忽有

貶責未知罪名用刑一濫誰不危懼假有權臣騁志相

公何不奏請三司詳斷之去年關輔用兵時方旱蝗琇

總國計夙夜憂勤以贍給師旅不增一賦軍國皆濟斯

可謂之勞臣也今見播逐恐失人心人心一搖則有聞

鷄起舞者矣竊為相公痛惜之滋映但引過而已給事

中袁高又抗疏申理之混誣以朋黨寢而不行時兩河

罷兵中土寧又混上言吐蕃盜有河湟為日已久大厯

已前中國多難所以肆其侵軼臣聞其近歲已來兵衆

浸弱西迫大食之強北病迴紇之衆東有南詔之防計

其分鎮之外戰兵在河隴五六萬而已國家第令三數
良將長驅十萬衆於涼鄯洮渭並修堅城各置二萬人
足當守禦之要臣請以當道所貯蓄財賦爲饋運之資
以充三年之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收復河隴二
十餘州可翹足而待也上甚納其言混之入朝也路由
汴州厚結劉元佐將薦其可任邊事元佐納其賂因許
之劉元佐不朝帝密詔混諷之及過汴元佐素憚混修
屬吏禮混辭不敢當因結爲兄弟入拜其母置酒設
女樂酒行混曰宜早見天子不可使夫人白首與新婦
子孫填宮掖也元佐泣悟混以錢二十萬緡爲元佐辦
裝又以綾二及來觀上訪問焉初頗稟命及混以疾歸
十萬稿軍第元佐意怠遂辭邊任盛陳大戎未衰不可輕進混貞

唐書三韓混

五

元三年二月以疾薨遂寢其事元佐入朝帝訪之元佐
請行會混病甚張延賞
奏減州縣冗官收祿奉募戰士西討元佐慮延賞斬刑
資儲辭大戎未豐不可輕進因稱疾帝遣中人勞問卧
受命延賞知不可年六十五上震悼久之廢朝三日贈
用乃止混尋卒太傅忠肅賻布帛米粟有差混宰相子幼有美名其所
結交皆時之雋彥非公直者不與之親密性特節儉志
在奉公衣裘茵衽十年一易居處陋薄纔蔽風雨弟洄
常於里宅增修廊宇混自江南至卽命撤去之曰先公
容焉吾輩奉之常恐失墜所有摧圯葺之則已豈敢改
作以傷儉德自居重位愈清儉嫉惡彌縫闕漏知無不
爲家人資產未嘗在意入仕之初以至卿相凡四十年

相繼乘馬五匹皆及敝帷九工書兼善丹青以繪事非
急務自晦其能未嘗傳之好易象及春秋著春秋通例
及天文事序議各一卷然以前輩早達稍薄其後進晚
歲至京師丞郎卿佐接之頗倨衆不能平初判度支李
晟以俾將白
軍事混待之加禮使其子拜之其在浙右也政令明察
厚遣器幣鞍馬後展終立大功
末年傷於嚴急時里胥有罪輒殺無貸人怪之混曰袁
晁本一鞭背史禽賊有負聚其類以反
此輩皆鄉縣豪黠不如殺之用年少者惜身保家不
爲惡又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巡
內婺州傍縣有犯其令者誅及鄰伍死者數十百人又
俾推覆官分察境內情涉疑似必寘極法誅殺殘忍一
判卽勦數十人且無虛日雖令行禁止而冤濫相尋議

唐書三韓混

六

者以混統制一方頗著勤績自幼立名貞廉晚途政甚
苛慘身未達則飾情以進得其志則本質遂彰子羣舉
羣官至考功員外郎
舉字仲聞夙負令名而器質重厚有大臣之度由雲陽
尉擢賢良科拜右拾遺轉左補闕累遷起居郎考功員
外郎俄丁父艱德宗遣中人就第慰問仍宣令論議混
之事業舉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德宗嘉之及免喪執
政者擬考功郎中御筆加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御史中
丞尙書右丞兵部侍郎皆稱職改京兆尹奏鄭絳爲倉
曹專掌錢穀絳苛刻剝下爲事人皆咨怨又勸舉搜索

府中雜錢折糶百姓粟麥等三十萬石進奉以圖恩寵
臯納其計尋奏鋒為興平縣令及貞元十四年春夏大
旱粟麥枯槁畿內百姓累經臯陳訴以府中倉庫虛竭
憂迫惶惑不敢實奏會唐安公主女出適右庶子李愬
內官中使於愬家往來百姓遮道投狀內官繼以事上
聞德宗下詔曰京邑為四方之則長吏受親人之寄實
繫邦本以分朕憂苟非其才是紊於理正議大夫守京
兆尹賜紫金魚袋韓臯比踐清貫頗聞謹恪委之尹正
冀效公忠乃者邦畿之間粟麥不稔朕念茲黎庶方議
蠲除自宜悉心以副勤恤臯奏報失實處理無方致令

唐書臯傳 韓滉

七

閭井不安囂然上訴及令覆視皆涉虛詞壅蔽頗深罔
惑斯甚宜加懲誠以勗守官可撫州司馬員外置同正
員馳驛發遣鋒亦尋出為汀州司馬臯無幾移杭州刺
史遷尚書右丞臯恃前輩頗以簡倨自處順宗時王叔
文黨盛臯嫉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臯從弟羣幸於
叔文以告之因出為鄂州刺史鄂岳蕲沔觀察使叔文敗即
拜節度使入為戶部東都留守元和八年六月加檢校吏
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等使以陳許二州
水潦之後賜臯綾絹布葛十萬端足以助軍資宴賞所
理以簡儉稱入為吏部尚書兼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

元和十一年三月皇太后王氏崩以臯充大明宮使十
五年閏五月充憲宗山陵禮儀使三月穆宗以師保之
舊加檢校右僕射十二月以銓司考科目人失實與刑
部侍郎知選事李建罰一月俸料長慶元年正月正拜
尚書右僕射二年四月轉左僕射赴尚書省上事命中
使宣賜酒饌及宰臣百僚送上皆如近式其年新書四
年案紀
當從以本官東都留守行及戲源驛暴卒年七十九贈
太子太保大和元年諡曰貞臯貌類父既
孤不復視鑑臯生知音律
常曰長年後不願聽樂
以門內事多逆知之嘗觀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嵇
生之為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為秋聲

唐書臯傳 韓滉

八

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
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緩其商絃與宮同音
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
魏明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
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母邱儉文欽諸葛誕前後
相繼為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為懿父子所
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
臣咸敗散於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
也其哀憤蹙蹙痛迫脅之旨盡在於是矣永嘉之亂
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

所以託之神鬼也

洞字幼深以蔭緒受任蔭補宏文生滿歲參調吏部侍郎

難陵令無愠容安祿山亂家七人遇害洞避劉晏判鹽鐵

度支辟為屬吏表為屯田員外郎知揚子留後累官至諫議大夫知制

誥與補闕李翰數上章與元載善載誅以累貶邵州司

戶同正員德宗即位起為淮南黜陟使建中元年二月復諫議大夫

先以劉晏兼領度支晏既罷黜令天下錢穀各歸尚書

省本司廢職罷事久無綱紀徒收其名而莫綜其任國

用出入未有所統故轉洞戶部侍郎判度支洞上言江

淮七監歲鑄錢四萬五千貫輸於京師度工用轉送之

費每貫計錢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紅崖冶出銅

益多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增工鑿山以取銅興洛

源故監置十鑪鑄之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度工用轉

送之費貫計錢九百則利浮本矣其江淮七監請皆罷

之復以天下銅鐵之冶是曰山澤之利當歸於王者非

諸侯方岳所有今諸道節度都團練使皆占之非宜也

請總隸鹽鐵使皆從之省胥吏冗食二千人積米長安

耗而發歛焉故人不艱食洞與楊炎善炎得異常不自安無何兄子

臯抗疏理炎罪德宗意洞令為之尋貶蜀州刺史興元

元年三月入為兵部侍郎六月為京兆尹七月加御史

大夫貞元二年正月刑部侍郎劉太真黨於宰相盧杞

得罪以洞代太真為刑部侍郎尋復兵部侍郎貞元七

年十一月為國子祭酒卒贈戶部尚書

張延賞中書令嘉貞之子幼孤本名寶符開元末元宗

召見賜名延賞取賞延於世之義特授左司禦率府兵

曹參軍博涉經史達於政事侍中韓國公苗晉卿見而

奇之以女妻焉肅宗在鳳翔擢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

轉殿中侍御史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請為從事思禮領

河東又為太原少尹兼行軍司馬北都副留守代宗幸

陝降給事中御史中丞始元載被用以晉卿力故厚遇

中書舍人大厯二年拜河南尹充諸道營田副使河洛

久當兵衝閭井邱墟延賞勤身率下政尚簡約疏導河

渠修築宮廟數年間流庸歸附邦畿復完詔書褒美焉

時罷河南西山山南副元帥以其兵鎮東都延賞權知

東都留守以領之理行第一入朝拜御史大夫初上封

人李少良潛以元載陰事上聞載黨知之奏少良狂妄

下御史臺訊鞫欲有所屬延賞不承其意尋出為揚州

刺史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屬歲旱歉人有亡去他境者

吏或拘之延賞曰夫食人之所恃而生也此居而坐斃

適彼而可生得存吾人又何限於彼也乃具舟楫而遣

之俾吏修其廬室已其逋債而歸者增於其舊邊江之瓜州舟航湊會而懸屬江南延賞奏請以江為界人甚為便尋以母憂去職終制授檢校禮部尚書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節度觀察使數年改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觀察使依前兼御史大夫尋就加吏部尚書建中四年十一月部將西山兵馬使張朮以兵入成都為亂延賞奔漢州鹿頭戍將叱干遂等討之其月斬朮及同惡者復歸成都先是兵革屢擾自天寶末楊國忠用事南蠻三蜀疲弊屬車駕遷幸其後郭英父淫崔寧之室遂縱崔寧楊琳交亂及崔寧得志復極

唐書三十一 張延賞

二

侈靡故蜀土殘弊蕩然無制度延賞薄賦約事動遵法度僅至庶富焉建中末駕在山南延賞貢奉供億頗竭忠力焉駕在梁州倚劍南蜀川為根本貞元元年以宰相劉從一有疾詔徵延賞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鳳翔節度使李晟不協晟表論延賞過惡德宗重違晟意延賞至興元改授左僕射初大麻末吐蕃寇劍南李晟領神策軍戍之及旋師以成都官妓高氏歸延賞聞而大怒即使將吏令追還焉晟頗銜之形於詞色三年正月晟入朝詔晟與延賞釋憾德宗注意於延賞將用之會浙西觀察使韓滉來朝嘗有德於晟因會

謙說晟使釋憾遂同飲極歡且請晟表薦為相晟然之於是復加同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繫之以示和解及延賞當國用事晟請一子娉其女固情好焉延賞拒而不許晟謂人曰武人性快若釋舊惡於盃酒之間終歡可解文士難犯雖修睦於外而蓄怒於內今不許婚釁未忘也得無懼焉無幾延賞果謀罷晟兵權初吐蕃尚結贊與兵入隴州抵鳳翔無所虜掠且曰召我來何不持牛酒勞軍徐乃引去持是以間晟晟令牙將王佖選銳兵三千設伏汧陽大敗吐蕃結贊僅免自是數遣使乞和晟朝於京師奏曰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又扶晟議

唐書三十一 張延賞

三

請調軍食以繼之上意將帥生事邀功會滉卒延賞揣上意遂行其志奏令給事中鄭雲逵代之上不許且曰晟有社稷之功令自舉代已者於是始用邢君牙焉拜晟太尉兼中書令奉朝請而已是年五月吐蕃果背約以劫渾瑊及冊晟太尉故事臨軒冊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奉禮如闕即以宰相攝之延賞欲輕其禮始令兵部尚書崔漢衡攝中書令讀冊時議非之延賞奏議請省官員曰為政之本必先命官舊制官員繁而且費州縣殘破職此之由臣荆南劍南所管州縣闕官員者少不下十數年年字疑衍或上有關文吏部未嘗補授但令一官假

攝公事亦理以此言之員可減無疑也請減官員收其

祿俸資募職戰士俾劉元佐復河湟軍用不乏矣上然

之詔上州留上佐錄事參軍司戶司兵司士各一員餘

參軍留半中州減司士上縣令尉具中縣省尉京兆

河南府司錄判官赤縣丞初韓滉入朝至汴州厚結劉

元佐將薦其可委邊任元佐亦欲自効初稟命及滉卒

元佐以疾辭上遣中官勞問卧以受命延賞知不可用

奏用李抱真抱真亦辭不行時抱真判官陳曇奏事京

師延賞俾曇勸抱真竟拒絕之蓋以延賞挾怨罷李晟

兵柄由是武臣不附自建議減員之後是年除吏千五

餘物議不平延賞懼量留其官下詔曰諸州府停減及

所留官並合釐務其中有先考滿及充職掌遇停減或

恐公務有闕宜委長吏於合停官中取考淺人清白幹

舉者留填闕官差攝訖聞奏但取才堪不限資序如當

州官少任以鄰州官充其州縣諸色部送準舊例以當

州官及本土寄客有資產幹了者差遣及減員人衆道

路怨歎日聞於上侍中馬燧奏減員太甚恐不可行太

子少保韋倫及常參官等各抗疏以減員招怨並請復

之浙西觀察使白志貞亦以疏論時延賞疾甚在私第

李泌初為相採於羣情由是官員悉復貞元三年七月

薨年六十一廢朝三日贈太保贈禮加等諡曰成肅延賞

更四鎮所至民頌其愛及當困飾情復怨不稱所望亦

早不幸未及有所建明然帝待遇厚稱其奏議有宰相

體專屬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子宏靖

宏靖字元理雅厚信直少以門蔭授河南府參軍調補

藍田尉東都留守杜亞辟為從事奏改監察御史裏行

轉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留守將令狐運逐賊出郊其日

有劫轉運絹於道者亞以運豪家子意其為之乃令判

官穆員及宏靖同鞫其事員與宏靖皆以運職在牙門

必不為盜堅請不按亞不聽遂以獄開仍斥員及宏靖

出幕府有詔令三司使雜治之後果於河南界得賊無

何德陽公主下嫁治第將侵宏靖家廟宏靖拜表陳情

具述祖考之德德宗慰撫之不令毀廟又獻賦美二京

之制德宗嘉其文擢授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禮部

員外郎遷兵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知東都選事拜

工部侍郎轉戶部侍郎陝州觀察河中節度使元和拜

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少陽死其子元濟擅

主留務憲宗怒欲下詔誅之宏靖請先命弔贈使待其

不恭然後加兵憲宗從其議尋加中書侍郎封高平盜

殺宰相武元衡京師索賊未得時王承宗邸中有鎮卒

張晏輩數人行止無狀人多意之詔錄付御史陳中師

按之皆附致其罪如京中所說宏靖疑其不直驟於上

唐書卷八十一 張延賞

三

唐書卷八十一 張延賞

十四

前言之憲宗不聽竟殺張晏輩及田宏正入郟按簿書亦有殺元衡者但事曖昧互有所說卒未得其實又殺張晏後憲宗欲遂伐承宗宏靖以為戎事並與鮮有濟者不若併攻元濟待淮西平然後悉師河朔憲宗業已北討不為之止然亦重違其言宏靖知終不聽用遂自陳乞罷政事俄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太原節度使行未及鎮果下詔誅承宗宏靖以驟諫不行宜用自効大閱軍實請躬討承宗詔許出師不許自往俄而魏博澤潞悉為承宗所敗有詔賞其前言宏靖即間道發使懇喻承宗承宗因亦款附旋徵拜吏部尚書遷檢校

唐書一百一 張廷賞 五

右僕射宣武軍節度使時韓宏入覲之後也宏靖用政寬緩代宏之理俄以劉總累求歸闕且請宏靖代已制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充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宏靖之入幽州也薊人無老幼男女皆夾道而觀焉河朔軍帥冒寒暑多與士卒同無張蓋安輿之別宏靖久富貴又不知風土入燕之時肩輿於三軍之中薊人頗駭之宏靖以祿山思明之亂始自幽州欲於事初盡革其俗乃發祿山墓毀其棺柩人尤失望從事有韋雍張宗厚數輩復輕肆嗜酒常夜飲醉歸燭火滿街前後呵叱薊人所不習之事又雍等詬責吏卒多以反虜名之謂軍

士曰今天下無事汝輩挽得兩石力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意氣自負深恨之劉總歸朝以錢一百萬貫賜軍士宏靖留二十萬貫充軍府雜用薊人不勝其憤遂相率以叛囚宏靖於薊門館執韋雍張宗厚輩數人皆殺之續有張澈者自遠使迴軍人以其無過不欲加害將引置館中徹不知其心遂索宏靖所在大罵軍人亦為亂兵所殺會雍欲鞭小將薊人未嘗更笞辱不伏宏靖繫之是夕軍亂囚宏靖薊門館掠其家費婢妾執雍等殺之判官張澈始就職得不殺與宏靖同被囚會詔使至澈謂宏靖曰公無負此土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見眾辦幸得脫歸即推門求眾畏其謀欲遷別館澈大罵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明日吏卒稍稍自悔悉詣肉飽狗鼠鳴鴟眾怒擊殺之

唐書一百一 張廷賞 六

館請宏靖為帥願改心事之凡三請宏靖卒不對軍人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必矣軍中豈可一日無帥遂取朱洄為兵馬留後朝廷既除洄子克融為幽州節度使乃貶宏靖為撫州刺史詔貶宏靖太子賓客州改撫州刺史未幾遷太子賓客少保少師長慶四年六月卒年六十五元和初王承宗阻兵劉總父濟備陳征討之術請身先之及出軍累拔城邑總既繼父願述先志且欲盡更河朔舊風長慶初累表求入朝兼請分割所理之地然後歸朝其意欲以幽涿營州一道請宏靖理之瀛州為一道盧士攻理之平薊為一道請

薛平理之仍籍軍中宿將盡薦於闕下因望朝廷升獎使幽薊之人皆有希美爵祿之意及疏上穆宗且欲速得范陽宰臣崔植杜元穎又不為遠大經畧但欲重宏靖所授而省其事局唯瀛莫兩州許置觀察使其他郡縣悉命宏靖統之時總所薦將校俱在京師旅舍中久而不問朱克融輩僅至假衣丐食日詣中書求官不勝其困及除宏靖命悉還本軍克融輩雖得復歸皆深懷歛望其後因為叛亂初總以平薊媿檀請薛平於分裂之中尤為上策而朝廷不能行之竟致後患人到於今惜之子文規景初嗣慶次宗

唐書景初張延賞

七

文規歷拾遺補闕裴度秉政引為右補闕度出吏部員外郎開成三年十一月右丞韋溫彈劾文規長慶中父宏靖陷在幽州文規徘徊京師不尋赴難不宜塵汙南宮乃出為安州刺史累遷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桂管都防禦觀察使景初歷職使府官止殿中侍御史嗣慶位終河南少尹次宗最有文學稽古履行開成中為起居舍人文宗復故事每入閣左右史執筆立於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錄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詳於史氏次宗九稱奉職改禮部員外郎以兄文規為韋溫不放入省出官次宗堅

辭省秩改國子博士兼史館修撰出為舒州刺史李德裕再

文規子彥遠大中初由左補闕為祠部員外郎乾符中

卿景初子天保嗣慶子彥修次宗子曼容次宗子茂樞

士第天祐中累遷祠部郎中知制誥坐柳璨事貶博昌尉延賞東都舊第在思順里

亭館之麗甲於都城子孫五代無所加工時號三相張

氏云

史臣曰君民足則國富將相和則國安反是道焉非得人者澁殺元琇奏瑞鹽暹韓運之能非貞純之士刻下罔上以為己功幸逢多事之朝例在姑息之地幸而獲

唐書景初張延賞

八

免餘無可稱延賞以私害公罷李晟兵柄使武臣不陳其力矣惡直醜正擠柳渾相位致賢者不進其才矣象恭僂功皆四凶之跡也雖以蔭繼世以才進身蹈非道者實小人哉延賞歷典名藩皆稱善政及登大位乃彰飾情卑迭處大僚徒稱舊德宏靖輕傲邊事欺滅軍資洄附元載楊炎繼及累貶俱非守正中立者也書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不其是歟

贊曰韓滉刻下廷賞害公阜洄繼世宏靖興戎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一

列傳全

王璵

李國楨

梁鎮

李泌

子繁

顧况

崔造

關播

李元平

王璵方慶六世孫案方慶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入相璵

末已為博士則又止四十餘年不應有六世孫也而宰

相世系表方慶生光輔光輔生龍龍生仲連仲連生紹

州刺史如表言則璵之高祖矣同時而仕亦未必然要

與耳新書傳誤表之牽附舉此可例其餘

博求祠祭儀注以干時開元末元宗方遵道術靡神不

宗璵抗疏引古今祀典請置春壇祀青帝於國東郊元

宗甚然之因遷太常博士侍御史充祠祭使璵專以祀

事希侍每行祠禱或焚紙錢禱祈福祐近於巫覡由是

過承恩遇肅宗即位累遷太常卿以祠禱每多賜資乾

元三年七月案本紀乾元三年閏四月改元上元乾元

月兩書皆兼蒲州刺史充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中書令

崔圓罷相乃以璵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乾元元年五月入相二年三月罷為刑部尚書舊紀新

表皆同七月始出為蒲同絳州節度使非自蒲州入相

也兩書人物時望素不為眾所稱及當樞務聲問頓減

璵又奏置太一神壇於南郊之東請上躬行祀事肅宗

嘗不豫太卜云崇在山川璵乃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

姦所至干託長吏以邀賂遺一巫盛年而美以惡少年

數十自隨尤為蠹弊與其徒宿於黃州傳舍刺史左震

晨至驛門扇鏑不可啓震破鎖而入曳女巫階下斬之

所從惡少年皆斃閱其贓賂數十萬震籍以上聞仍請

贓錢代貧民租稅其中使發遣歸京肅宗不能詰肅宗

親謁九宮神懇勸於祠禱皆璵所啓也歲餘罷知政事

為刑部尚書上元二年兼揚州長史御史大夫充淮南

節度使案紀上元二年二月崔圓拜肅宗南郊禮畢以

璵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越州刺史充浙江東道節

度觀察處置使本官兼御史大夫祠祭使如故入為太

子少保轉少師大厯三年六月卒贈開府儀同三璵以

祭祀妖妄致位將相時以左道進者往往有之廣德二

年八月道士李國楨以道術見因奏皇室仙系宜修崇

靈跡請於昭應縣南三十里山頂置天華上宮露臺大

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堂并

置埽灑宮戶一百戶又於縣之東義扶谷故湫置龍堂

並許之時歲饑荒人甚不安昭應令梁鎮上表曰臣聞

國以人為本害其本則非國神以人為主虐其主則非

神故昔之聖王所以極陳理道明著祀典將愛其人而

慎用其才力敬其神而虔恭於祠祭故神享其明德而

唐書卷一百八十一

一

唐書卷一百八十一

二

降之福人受其大賴而盡其力然後神人以和而國家可保也一昨蝨賊作孽水旱爲災雖王畿皆徧而臣縣最苦此則神之不能禦大災明矣又何力於陛下而得列祀典哉且以殘弊之餘當凶荒之歲丁壯素出家入仕羸老方飛芻輓粟令但供億王事已不堪命更奔走鬼道何以聊生臣又聞天地之神尊之極者埽地可祭精意可饗陛下亦何必廢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說走南畝之客殺東鄰之牛而後冀非妄之福陛下雖欲爲人祈福福未至而人已困矣其不可一也陛下不視昔者有道之君至德之后曷不卑宮室惡飲食恭己以遂萬

唐書卷五十五

三

物之性哉陛下今違神亭育之心竭人疲困之力如是又何從而致其福哉此又不可二也又陛下宗廟之敬極矣尙無一月三祭之禮今此獨爲則宗廟之靈將等以親疎校以厚薄陛下又何以言哉此又不可三也又大地婆父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陛下特與大地建祖宗之廟必上天貽向背之責陛下又何以爲詞哉此又不可四也夫湫者龍之所居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螻蟻之匹也故知水存則龍在水竭則龍亡此愚智之所同知矣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存陛下又崇飾祠宇豐潔薦奠爲去龍之穴破生人之產人且怨矣神

何歆哉此又不可五也其道君三皇五帝則兩京及所都之處皆建宮觀祠廟時設齋醮饗祀國有彝典官有常禮蓋無闕失何勞神役靈此又不可六也臣稽先王之典禮觀前聖之軌躅休咎豐凶災祥禍福必主帝王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此又不可七也臣伏察此弊頗知其由蓋以道士李國楨等動衆則得人與工則獲利祭祀則受胙主執則弄權是以鼓動禁中熒惑天聽踰越險阻負荷染盛以日繫年無時而息曾不謂神功力空止竭人膏血以使人神胥怨災孽並生罔上害人左道亂政原情定罪非殺而何臣昨受命之時親承聖旨務

唐書卷五十五

四

存安輯許逐權宜誠願沈鄴縣之巫安流弊之俗其所與兩祠土水之功丹青之役三六之祭灑埽之戶謹宣明旨並以權宜停訖人吏百姓等知陛下以從善爲心嫉惡爲務蠲除不急剗革煩苛皆喧呼於庭抃躍於路所徵糧糗無不樂輸臣伏以國楨等並交結中貴狡靈成性臣雖忘身許國不懼讒構終恐賄及豪右復爲姦惡其國楨等見據狀推勘如獲賊狀伏望許臣徵收便充當縣郵館本用其湫旣竭不可更置祠堂又不當爲大地建立祖廟臣並請停其三皇道君天皇伏羲女媧等旣先各有宮廟望請並於本所依禮齋祭上從之

杭鎮

概有名士也仕至司門郎中與曾孫搏別傳案搏兩書皆無傳又案搏昭宗乾寧二年入相上距與之人相一百三十八年與為方慶六世孫入相相去僅六十三年搏為與之曾孫入相相去乃一百三十八年何相懸之甚邪觀此則搏為方慶九世孫而其曾祖亦名與耳非此王與也蓋明矣新書表傳皆誤

李泌字長源其先遼東襄平人西魏太保八柱國司徒

弼六代孫今居京兆吳房令承休之子少聰敏博涉經

史精究易象善屬文尤工於詩以王佐自負張九齡韋

虛心張廷珪皆器重之七歲知為文元宗開元十六年

禁中有員傲者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傲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

唐書卷五十五 李泌

五

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救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愛愛常引至卧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八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 泌操尚不羈

恥隨常格仕進天寶中自嵩山上書論當世務元宗召

見令待詔翰林仍東宮供奉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

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供楊國忠忌其才辨奏泌嘗為

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

感遇詩諷刺時政詔於斬春郡安置乃潛遁名山以習

隱自適天寶末祿山構難肅宗北巡至靈武即位遣使

訪召會泌自嵩頰間冒難奔赴行在至彭原郡謁見陳

古今成敗之機甚稱旨延致卧內動皆顧問泌稱山人

固辭官秩特以散官寵之解褐拜銀青光祿大夫俾掌

樞務至於四方文狀將相遷除皆與泌參議權逾宰相

仍判元帥廣平王軍司馬事帝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

指日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問肅宗每謂曰卿當

上皇天寶中為朕師友下判廣平王行軍朕父子三人

資卿道義其見重如此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

詞有君人量豈使為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為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為儲副得邪太子從曰撫軍守日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骨必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得釋言於賊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錄故怨將內慙不擇萬一有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

唐書卷五十五 李泌

六

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頭以泣曰朕不及此因從容

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獨周摯高尙等數人餘皆

能定中國邪華人為之用者獨周摯高尙等數人餘皆

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

下無欲速夫王原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

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

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

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

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

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動騎不逾年而敵我常以逸待

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朝

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為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

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

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執孝養上皇
 初得奏答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愛
 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尋為中書令崔圓倖臣李輔國
 為天子父遂下詔戒行尋為中書令崔圓倖臣李輔國
 害其能將有不利於泌泌懼乞遊衡山優詔許之給以
 三品祿俸遂隱衡岳絕粒栖神數年泌嘗取松樛枝以
 得如龍形者因以代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頗承恩遇
 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頗承恩遇
 光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
 北軍及元載輔政惡其異已因江西觀察使魏少遊奏
 求參佐稱泌有才拜檢校秘書少監充江西道判官幸
 其出也尋改為檢校郎中依前判官元載誅乃馳傳入
 謁上見悅之又為宰相常袞所忌出為楚州刺史及謝

唐書卷三十一 李泌

恩具陳戀闕上素重之留京數月會澧州刺史闕袞盛
 陳泌理行以荆南凋瘵遂輟泌理之詔曰荆南都會與
 在澧陽俾人歸厚惟賢是牧以泌文可以化成風俗政
 可以全活惛嫠爰命頒條期乎共理無薄淮陽之守勉
 思渤海之功可檢校御史中丞充澧朗峽閬練使重其
 禮而遣之無幾改杭州刺史以理稱興元初徵赴行在
 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有蝗旱議者欲赦懷光
 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進曰
 始宋亂帝約吐蕃赴援路以安西北庭既而渾城與
 賊戰咸陽此大敗吐蕃以師進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
 而歸京師平來請如約帝業許欲遂與之泌曰安西北
 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悍兵處以分吐
 蕃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

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貞元元年除陝州長史充陝
 虢都防禦觀察使二年六月泌奏虢州盧氏山治近出
 瑟瑟請充獻禁人開採詔曰瑟瑟之寶中土所無今產
 於近甸實為靈貺朕不飾器玩不尚珍奇常思返朴之
 風用明恭儉之節其出瑟瑟之處任百姓求採不宜禁
 止就加泌檢校禮部尚書泌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
 時陳許戍邊卒三千自京西逃歸至州境泌潛師險隘
 左右攻擊盡誅之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崇文
 館學士修國史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大減官員人情咨怨
 泌請復之以從人欲因是奏罷兼試額內占闕等官加

唐書卷三十一 李泌

百官俸料隨閒劇加置手力課上從之人人以為便而
 竇參旁奏遂改易使同品之內月俸多少累等初張延
 下吏員人情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必請復之帝未從
 因問今戶口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既彫耗
 員何可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時十倍陛下
 欲省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減今州或參軍署券將佐
 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為
 元員對曰州參軍無職事及兼試額內官者兼試自至
 德元以來有之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
 罷冗官泌又條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罷
 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閣
 官屬皆不除而所收料奉乃多於減員矣帝悅是時州
 刺史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邑由左丞貶京官祿寡薄自方
 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邑由左丞貶京官祿寡薄自方
 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為洪州刺史家入恨
 有所忤者薦為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
 以爲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開劇普增其奉泌又
 時以爲宜而竇參多阻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

奏請罷拾遺補闕上雖不從亦不授人故諫司唯韓臯歸登而已泌仍命收其署冷錢令登等寓食於中書舍人故時戲云韓諫議雖分左右歸拾遺莫辨存亡如是者三年至貞元五年以前東都防禦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韋綬為左補闕監察御史梁肅為右補闕既復置人心欣然順宗在春宮妃蕭氏母郅國公主交通外人上疑其有他連坐貶黜者數人皇儲亦危泌百端奏說上意方解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昔為臣言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為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幸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他

唐書全 李泌 九

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即噫嗚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無道潘王窺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且郅國為其女妬忌而盡惑東宮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執事數十意益堅帝寤太子乃得安初與元後國用大屈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堂封歲三千六百緘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還舊封於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實封悉讓送泌不納時方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帝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即代兩稅則方鎮少學不能廣天下紓矣帝嘗從容言盧杞不覺也對曰陛下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學不能廣德惡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蕃顏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

罰惡矣柴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數紂曰謂已有天命君而言命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泌建言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寒食多與上已同時欲以三月名節自為古若何而可泌請廢正月晦而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因賜大臣咸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為獻生子里間釀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豐年百官進外皆賜緡 泌頗有讜直之風而談神仙詭道或云嘗與錢謙會 赤松子王喬安期羨門遊處故為代所輕雖詭道求容不為時君所重德宗初即位尤惡巫祝怪誕之士初肅宗重陰陽祠祝之說時妖人王璵為宰相或命巫娼乘驛行郡縣以為厭勝凡有所興造功役動牽禁忌而黎

唐書全 李泌 十

幹用左道位至尹京嘗內集眾工編刺珠繡為御衣既成而焚之以為禳禱且無虛月德宗在東宮頗知其事即位之後罷集僧於內道場除巫祝之祀有司言宣政內廊壞請修繕而太卜云孟冬為魁岡不利穿築請卜他月帝曰春秋之義啓塞從時何魁岡之有卒命修之又代宗山陵靈駕發引上號送於承天門見輜輶不當道稍指午未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故不敢當道上號泣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卒命直午而行及建中末寇戎內梗桑道茂有城奉天之說上稍以時日禁忌為意而雅聞泌長於鬼道故自外徵還以至

一第 250 冊 唐書全 卷 5 之 八 內

大用時論不以爲愜及在相位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復

引顧况輩輕薄之流動爲朝士戲侮頗貽譏諍年六十

八薨贈太子太傅贈禮有加四年八月月蝕東璧泌曰

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泌放曠敏辨好

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爲權倖忌嫉恒由智免終以言論

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柳此稱兩京復泌謀居多有

文集二十卷子繁

新書贊曰泌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爲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爲之助也繁爲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

唐書全李泌

七

史臣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既又著泌數與靈仙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爲而然繁言多浮侈不可信據其近實者著於傳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繁少聰警有才名無行義泌爲相嘗引薦夏縣處士北

平陽城爲諫議大夫城道直既遇知己深德之及泌歿

戶部尙書裴延齡巧佞奉上德宗信任竊弄威權舉朝

側目城中正之士尤忿嫉之一日盡疏其過惡欲密論

奏以繁故人子爲可親信遂示其疏草兼請繁繕寫繁

既寫悉能記之其夕乃徑詣延齡具述其事延齡聞之

卽時請對盡以城章中欲論事件一一先自解及城疏

入德宗以爲妄不之省泌與右補闕翰林學士梁肅友

善嘗命繁持所著文請肅潤色繁亦自有學術肅待之

甚厚因許師事日熟其門及肅卒繁亂其配士君子無

不歎駭積年委棄後起爲太常博士太常卿權德輿奏

斥之除河南府士曹掾以其警悟異常泌之故人爲宰

相左右援拯後得累居郡守而力學不倦罷隨州刺史

歸京師久不承恩韋處厚入相厚待之寶曆二年六月

敬宗降誕日御三殿特詔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

陸亘與繁三人抗浮圖道士講論九月除大理少卿復

加宏文館學士時諫官御史章疏相繼宰臣不得已出

爲亳州刺史州境嘗有羣賊剽人廬舍劫取貨財累致

唐書全李泌

七

擒捕不獲繁潛設機謀悉知賊之巢穴出兵盡加誅斬

時議責繁以不先啓聞廉使涉於擅興之罪朝廷遣監

察御史舒元與按問元與素與繁有隙復以初官銳於

生事乃盡反其獄辭以爲繁濫殺無辜狀奏敕於京兆

府賜死時人冤之其後元與被禍人以爲有報應焉繁

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握筆著家傳十篇傳於世初泌流放江南與柳

渾顧况爲人外之交吟詠自適而渾先達故泌復得入

官於朝

顧况者蘇州人能爲歌詩性談諧雖王公之貴與之交

者必戲侮之然以嘲諷能文人多狎之柳渾輔政以校

書郎徵復遇李泌繼入自謂已知秉樞要當得達官久之方遷著作郎况心不樂求歸於吳而班列羣官咸有侮玩之目皆惡嫉之及泌卒不哭而有調笑之言為憲司所劾貶饒州司戶有文集二十卷其贈柳宜城辭句率多戲劇文體皆此類也子非熊登進士第累佐使府亦有詩名於時

崔造字元宰博陵安平人少涉學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畧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四夔浙西觀察使李栖筠引為賓僚累至左司員外郎與劉晏善及晏遭楊炎庾準誣奏伏誅

唐書卷七十一 崔造

三

造累貶信州長史朱泚之逆造為建州刺史聞難作馳檄鄰州請齊舉義兵遂調發所部得二千人德宗聞而嘉之及收京師詔徵造至藍田以舅源休朋逆伏誅上疏請罪不敢即赴闕上以為知禮優詔慰勉拜吏部郎中給事中貞元二年與中書舍人齊映各守本官同平章事時京畿兵亂之後仍歲蝗旱府無儲積德宗以造敢言為能立事故不次登用造久從事江外嫉錢穀諸使罔上之弊乃奏天下兩稅錢物委本道觀察使本州刺史選官典部送上都諸道水陸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並停其度支鹽鐵委尚書省本司判其尚

書省六職令宰臣分判乃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等事戶部侍郎吉中孚判度支及諸道兩稅事宰臣齊映判兵部承旨及雜事宰臣李勉判刑部宰臣劉滋判吏部禮部造判戶部工部又以歲饑浙江東西道入運米每年七十五萬石今更令兩稅折納米一百萬石委兩浙節度使韓滉運送一百萬石至東渭橋其淮南濠壽 闕 米洪潭屯米委淮南節度使杜亞運送二十萬石至東渭橋諸道有鹽鐵處依舊置巡院勾當河陰見在米及諸道先付度支巡院般運在路錢物委度支依前勾當其未離本道者分付觀察使發遣仍委中

唐書卷七十一 崔造

四

書門下年終類例諸道課最聞奏造與元琇素厚罷使之後以鹽鐵之任委之而韓滉方司轉運朝廷仰給其漕發滉以司務久行不可遽改德宗復以滉為江淮轉運使餘如造所條奏元琇以滉性剛難制乃復奏江淮轉運其江南米自江至揚子凡十八里請滉主之揚子已北琇主之滉聞之怒搥滉鹽鐵司事論奏德宗不獲已罷琇判使轉尚書右丞其年秋初江淮漕米大至京師德宗嘉其功以滉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物議亦以造所奏雖舉舊典然凶荒之歲難為集事乃罷造知政事守太子右庶子貶琇雷州

司戶造初奏太銳及琇改官憂懼成疾數月不能視事
明年九月卒年五十一

關播字務元衛州汲人也天寶末舉進士鄧景山為淮南節度使辟為從事累授衛佐評事遷右補闕善言物理尤精釋氏之學大厯中神策軍使王駕鶴妻關氏以播與同宗深遇之元載惡其交往出為河南府兵曹攝職數縣皆有政能陳少遊領浙東淮南又辟為判官歷檢校金部員外郎攝滁州刺史李靈曜阻兵跋扈於梁汴少遊自總兵鎮汴上所在盜賊蜂起播調閱州兵令其守備又為政清靜簡惠既無盜賊人甚安之楊綰常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關播

哀知政事薦播為都官員外郎德宗登極湖南山洞中有王國良者聚眾為盜令播往宣撫之臨行召對於別殿上問政理之要播奏云為政之本須求有道賢人乃可得理上謂播云朕下詔求賢良當躬親閱試亦遣使臣黜陟廣加搜訪聞薦擢其能者用之冀以傳理播奏曰下詔求賢黜陟舉薦唯得求名文詞之士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悅其言謂播曰卿且使去迴日當與卿論政事播又奏曰臣今奉詔招撫國良不受命臣請便宣恩命語鄰境速出兵剪除上曰卿言深合朕意使迴改兵部員外郎遷河中少尹建中初張鑑為河

中尹鑑尋入相二年七月遷播給事中舊例諸司甲庫皆是胥吏掌知為弊頗久播始建議並以士人知之至今稱當轉刑部侍郎奉迎皇太后副使盧杞以播柔緩冀其易制驟稱薦之尋遷吏部侍郎轉刑部尚書知制

定奏上元中詔擇古今名將十人於武成王廟配享如文宣王廟之儀播以太公古稱大賢今其下稱亞聖於義不安又孔子十哲皆是當時弟子今所擇名將年代不同於義既乖於事又失臣請刪去名將配享之儀及十哲之稱從之建中三年十月拜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關播

史時政事決在盧杞播但欲祗取容而已嘗與杞論事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輒止退讓播曰以君寡言故至此奈何欲開口爭事邪播即暗畏毋敢與於知人之鑒好大言虛誕者播必悅而親信之有李元平陶公達張恣劉承誠皆言談詭妄誇大可立功名亦有微材薄藝播累奏云元平等皆可將相也請閱試用之上以為然以元平為補闕會淮西節度李希烈叛亂上以汝州要鎮令選擇刺史播薦元平為汝州刺史尋加檢校吏部郎中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州旬日為希烈所擒汝州陷賊中外晒之由是公達等未克任用播與盧杞等從駕幸奉天既而盧杞白志貞等並貶黜播

尙知政事中外驚然以爲不可遂罷相改刑部尙書大臣韋倫等泣於朝曰宰相不能謀猷翊贊以至今日而尙爲尙書可痛心也貞元四年迴紇請和親以咸安公主出降可汗令播以本官加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持節充送咸安公主及冊可汗奉使往來皆清儉謹慎蕃人悅之使迴遷兵部尙書固辭疾請罷官改太子少師致仕播致仕之後減去僮僕車騎閉關守靜不營外事士君子重之貞元十三年正月卒時年七十九廢朝一日贈太子太保

李元平者宗室子始爲湖南觀察使蕭復判官試大理

唐書卷七關播

七

評事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天下賢士大夫無可其意者以是人多銜怒關播奇重之許以將帥時希烈反叛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壤刺史韋光裔懦弱不任職播乃盛稱元平特召見超左補闕不數日擢爲檢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別駕知州事既至部募工徒繕理郭郭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數十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僞將李克誠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先應募執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既見希烈遺下汚地希烈見其無鬚眇小戲謂克誠曰使汝取李元平何得將元平兒來因嫚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邪僞署爲御史

中丞播聞元平得用仍欺於人曰李生功業濟矣言必能覆希烈而建功也居無何希烈用爲宰相或告其有二者乃斷一指以自誓希烈既死或有人言在賊中微有謀慮貸死流於珍州會赦得歸剡中浙東觀察使皇甫政表聞其到以發上怒復流賀州而死

史臣曰蒸嘗禱祀前王制以奉先怪力亂神宣聖鄙而不語凡云左道固有舊章與假於鬼神乃至將相既處代天之位爰滋亂政之源國植妖人疑衆妄恢其祀典梁鎮正士抗疏方悟其上心必見可進而知難退足爲高率智辨之士居相位而談鬼神乃見狂妄浮薄之蹤

唐書卷三關播

六

王制云執左道以亂政殺寧無畏乎繁之醜行棄於當時竟陷非辜諒由素履造爲臣得禮泣事非能播居位取容舉人敗事皆非國器咸歷台司失人者亡國其危矣

贊曰璵必造播俱非相材國禎左道梁生直哉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一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二

列傳八十二

李勉

李皇子象古道古

李勉字元卿鄭王元懿曾孫也父擇言為漢褒相岐四州刺史安德郡公所歷皆以嚴幹聞在漢州張嘉貞為益州長史判都督事性簡貴待管內刺史禮隔而引擇言同榻坐談政理時人榮之勉幼勤經史長而沈雅清峻宗於虛元以近屬陪位累授開封尉時升平日久且汴州水陸所湊邑居龐雜號為難理勉與聯尉盧成軌等並有擒姦擿伏之名至德初從至靈武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勳臣恃寵多不知禮大將管崇嗣於行在朝堂

唐書卷一百八十二 李勉

背闕而坐言笑自若勉劾之拘於有司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也遷司膳員外郎時關東獻俘百餘詔並處斬囚有仰天歎者勉過問之對曰某被脅制守官非逆者勉乃哀之上言曰元惡未殄遭點汗者半天下皆欲澡心歸化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兇逆也肅宗遽令奔騎宥釋由是歸化日至克復西京累歷清要四遷至河南少尹累為河東節度王思禮朔方河東都統李國貞行軍司馬尋遷梁州都督山南西道觀察使勉以故吏前密縣尉王晔勤幹俾攝南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其故乃為權倖所誣勉詢將吏曰上方

藉牧宰為人父母豈以譖言而殺不辜乎即停詔拘晔飛表上聞晔遂獲宥而勉竟為執政所非追入為大理少卿羌渾奴刺寇州勉不能守召為大理少卿勉不謁見面陳王晔無罪政事條舉盡力吏也肅宗嘉其守正乃除太常少卿王晔後以推擇拜大理評事龍門令終有能名時稱知人肅宗將大用勉會李輔國罷任意欲勉降禮於己勉不為之屈竟為所抑出歷汾州虢州刺史改京兆尹檢校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都畿觀察使尋遷河南尹明年罷尹以中丞歸西臺又除江西觀察使賊帥陳莊連陷江西州縣偏將呂太一武日昇相繼背叛勉與諸道力戰悉攻平

唐書卷一百八十二 李勉

之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為木偶人署勉名位瘞於其隴或以告曰為父禳災亦可矜也捨之大厯二年來朝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政尚簡肅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仍知國子監事恃寵含威天憲在舌前尹黎幹寫心候事動必求媚每朝恩入監傾府人吏具數百人之餽以待之及勉涖職旬月朝恩入監府吏先期有請勉曰軍容使判國子監事勉候太學軍容宜厚具主禮勉奏京尹軍容儻惠顧府廷豈敢不具蔬饌朝恩聞而銜之因不復至太學勉亦尋受代四年紀三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番禺賊帥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

等阻洞為亂前後累歲陷沒十餘州勉至遣將李觀與容州刺史王翊併力招討悉斬之五嶺平前後西域船泛海至者歲纔四五勉性潔廉舶來都不檢閱故末年至者四十餘新書四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為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人吏詣闕請立碑代宗許之七年拜工部尚書封沂國公及滑毫承平軍節度令狐彰卒遣表舉勉自代因除之在鎮八年以舊德清重不嚴而理東諸侯雖暴驚者亦宗敬之十一年汴宋留後田神玉卒詔加勉汴州刺史汴宋節度

李勉

三

使未行汴州將李靈曜阻兵北結田承嗣承嗣使姪悅將銳兵戍之詔勉與李忠臣馬燧等攻討大破之悅僅以身免靈曜北走勉騎將杜如江擒之以獻淮西軍據汴北河陽軍壁其東大將杜如江尹伯良與悅戰城不勝徒壘與靈曜合忠臣將軍李重備夜攻其營與河陽軍合謀賊不陣潰悅走河北靈曜奔韋城為如江所擒代宗褒賞甚厚既而李忠臣代鎮汴州而勉仍舊鎮忠臣遇下貪虐明年當作十為麾下所逐詔復加勉汴宋節度使移理汴州餘並如故德宗嗣位加檢校吏部尚書尋加同平章事建中元年檢校左僕射充河南汴宋滑毫河陽等道都統餘如故四年李希烈反以他盜為名悉眾來寇汴州勉城守累月

救援莫至謂其將曰希烈兇逆殘酷若與較力必多殺無辜吾不忍也遂潛師潰圍南奔宋州李希烈圍襄城帝又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勉奏言賊以精兵攻襄城而許必虛令兵直趨許則襄圍解不待報使其將唐漢臣與德信襲許未至數十里有詔詰讓二將懼而還次扈澗不設備為賊所乘殺傷什五輜械盡亡漢臣走汴德信走汝勉懼東都危復遣兵四千往戍賊斷其後不得歸於是希烈自將攻勉勉氣索嬰守累月援莫至哀兵萬人潰圍出東保睢陽與元元年勉固讓都統詔以司徒同平章事徵既至朝廷素服請罪優詔復其位勉引過備位而已無何盧杞自新州員外司馬除澧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以杞邪佞蠹政貶未塞責停詔執表遂授澧州別駕他日上謂勉曰眾人皆言盧杞姦邪朕何不知卿知其狀乎

李勉

四

對曰天下皆知其姦邪獨陛下不知所以為姦邪也時人多其正直然自是見疎累表辭位遂罷知政事加太子太保新書太師貞元四年卒年七十二上頗愍悼之冊贈太傅諡曰貞簡賻物有差喪葬官給勉坦率素淡好古尚奇清廉簡易為宗臣之表善鼓琴好屬詩妙知音律能自制琴又有巧思有所自製天下寶之樂家及在相位向二十年祿俸皆遺親黨身沒而無私積其在大官禮賢下士終始盡心以名士李巡張參為判官卒於幕三歲之內每遇宴飲必設虛位於筵次陳膳執爵辭色悽惻論者美之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日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

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
勉其政墓出金付之遣戍兵常視其資糧春秋存問家
室故能得人死力或曰勉失守梁城亦可貶也議者曰不然當
賊烈之始亂其標悍陰禍兇焰不可當天方厚其毒而
降之罰况勉應變非長援軍莫至又其時關輔已俶擾
矣人心已動搖矣以文吏之才當虎狼之隊其全師奔
宋非量力之恥也與其坐受喪敗不猶愈乎

李臯字子蘭曹王明元孫嗣王戡之子少補左司禦率
府兵曹參軍天寶十一載嗣封授都水使者三遷至祕
書少監皆同正多智數善因事以自便奉太妃鄭氏以
孝聞上元初京師旱米斗直數千死者甚多臯度俸不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五

足養亟請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貶温州長史無幾攝
行州事歲儉州有官粟數十萬斛臯欲行賑救掾吏叩
頭乞候上旨臯曰夫人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命若殺
我一身活數千人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
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聞而嘉之答以優詔就加少府
監臯行縣見一媪垂白而泣哀而問之對曰李氏之婦
有二子鈞鏐宦遊二十年不歸貧無以自給時鈞為殿
中侍御史鏐為京兆府法曹俱以文藝登科名重於時
臯曰人則孝出則悌行有餘力然後可以學文若二子
者豈可備於列位由是舉奏並除名勿齒改虔州別駕

行州事以良政聞徵至京未召見因上書言理道拜衡
州刺史坐小法貶潮州刺史時楊炎謫官道州知臯事
直及為相復拜衡州初臯為御史覆訛懼貽太妃憂竟
出則素服入則公服言貌如平常太妃竟不知及為潮
州詭詞謂遷至是復位方泣以白且言非疾不敢有聞
建中元年遷湖南觀察使前使辛京杲貪殘有將王國
良鎮邵州武岡縣豪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國良危懼因
人所苦遂散財聚眾據縣以叛諸道同討聯歲不能下
臯受命日乃曰驢疲叱誅反側非所以奉聖朝事遣使
遺國良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蓋遭讒嫉救誤死而已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六

將軍遇我何不速降我與將軍同為辛京杲所構我已
蒙聖朝昭雪使我何心持刃殺將軍邪將軍以為不然
我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將軍所度也
國良捧書且憂且喜遣使請降亦未必決臯即日赴縣
受降中道有候騎馳告曰國良軍中有變言降是詐也
臯曰非爾所知遂留麾下兵單騎假稱使者徑入國良
壘中國良召使者人臯大叫軍中曰有人識曹王否只
我是國良何不速降一軍愕眙不敢動適有識者走至
傳呼曰是國良匍匐叩頭請罪臯執手約為兄弟盡焚
攻守之備散倉庫給兵士令復農桑有詔赦國良罪賜

名惟新建中二年丁母艱奉喪至江陵會梁崇義反乃授起復左衛大將軍復還湖南尋加散騎常侍李希烈反遷江西道節度使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至州集將吏而令曰嘗有功未申者別為行有策謀及器能堪佐軍者別為行有裨將伊慎李伯潛劉旻皆自占阜察其詞氣驗其有功悉補大將擢王鏐委之中軍以馬燧許孟容為賓佐繕甲兵具戰艦將軍二萬餘以土二千五百之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乃約以五百人擊慎卒二千五百莫能當其鋒即盡以初伊慎將江西兵從李希烈平襄州及反懼阜任之乃陰遣遺之鏐甲又詐為慎書往復置遺於境上聞即

唐書卷之三十三 李阜 七

遣中使斬慎阜表請捨令自効會與賊夾江為陣中使又至阜乃勉令以功自贖賜之以所乘馬及器甲令將鋒而先阜率軍繼之責其有成果大破賊斬首數百級慎方得免罪賊樹堡柵於蔡山阜度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蘄州理戰艦分兵傍南涯與舟師泝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柵引軍循江隨戰艦南北與阜兵相去直蔡山三百餘里阜令步兵登舟順流東下不日拔蔡山賊還救間一日方至大破之因進拔蘄州降其將李良又取黃州斬首千餘兵益振舒王為元帥加阜前軍兵馬使德宗居奉天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強取鹽鐵錢其使

包佶以財幣泝江次於蘄口時希烈已屠汴州又遣驍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來寇蘄黃將絕江道阜遣伊慎將七千眾禦之遇於永安戍慎列三柵相去纔四里列鼓角中柵少誠至分兵圍之部隊未嚴聲鼓而三柵齊出奮擊不為行陣賊亂少誠敗走斬首萬級封尸為京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進封五百戶進工部尚書上至梁州進獻繼至阜以上蒙塵於外不敢居城府乃於西塞山上游大洲屯軍從近縣為軍市商貨畢至加工部書部尚書駕還京師又遣伊慎王鏐將兵圍安州州城阻湏水為固攻之累日不下希烈遣甥劉戒虛將步騎八

唐書卷之三十三 李阜 八

千來援阜命李伯潛分師迎擊於應山獲戒虛及大將二裨將二十斬首千餘面縛戒虛等之城下乃使人說之賊曰得大將及賓佐一二人為信當降阜乃使王鏐馬燧繩城而入城中大呼乃出降斬偽刺史王嘉祥希烈又遣兵援隨州阜令伊慎擊於厲鄉大破之復平靜白鴈等關希烈懼乃戢兵貞元初拜江陵尹荆南節度使賜實封三百江漢倚阜為固未幾李思登以隨州降凡下州四縣十七大小十餘陣新書戰大小三十二取州五縣二千斬首三萬三千禽生萬六千未嘗敗颯淮西既平請護喪附東都上遣中使弔贈父右僕射母曹國太妃葬畢來朝詔還鎮出東都以拜墓觀

者榮之先江陵東北有廢田傍漢古隄二處每夏則溢
皇始命塞之廣田五千頃畝得一鍾規江南廢洲為廬
舍架江為二橋流人自占二千餘戶自荆至樂鄉凡二
百里旅舍鄉聚凡數十大者皆數百家楚俗僇薄不穿
井飲陂澤皇始命合錢開井以便人初平希烈吳少誠
殺陳仙奇上以襄鄧要阨三年除襄州刺史山南東道
節度等使割汝隨隸焉新書方鎮表增領唐鄧安三州無此練兵積糧市
迴鵠馬益騎兵嘗大敗以教士少誠憚之性勤儉知人
疾苦設監司能參聽下持將吏短長賞罰必信所至常
平物價貴則出賣之給將吏廩祿豪家不得擅其利常

唐書卷一百一十二 李卓

九

運心巧思為戰艦挾二輪踏之翔風鼓疾若挂帆席所
造省易而久固又造欹器進入內中嘗自創意為欹器以槩木上出五觚
下銳圓為孟形所容二豆少則水弱多則強中則水器力均雖動搖乃不覆云每遣人物常自
稱量署之官匹帛皆印之絕吏之私初扶風馬燧未知
名皇始辟之卒以正直稱漢陽王張柬之有林園在州
西公府多假之遊宴皇將買之燧斂衽而言曰張漢陽
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代保之王縱欲之奈何令其子
孫自鬻焉皇謝曰主吏失詞為足下羞微足下安得聞
此言以改過遷善知人任下為己任故賓從將佐多至
大官貞元八年三月暴卒於位年六十廢朝三日贈右

僕射賻弔有差諡曰成子象古道古復古

象古自衡州刺史為安南都護元和十四年為楊清所
殺妻子支黨無應類焉楊清者代為南方酋豪屬象古
貪縱人心不附又惡清之強自驩州刺史召為牙門將
鬱鬱不快無何邕管黃家賊叛詔象古發兵數道共討
之象古命清領兵三千赴焉清與其子志烈及所親杜
士交潛謀迴戈夜襲安南數日城陷象古故及於害朝
廷命唐州刺史桂仲武為都護且招諭之赦清以為瓊
州刺史仲武至境清不納復約東部署刑戮虐虐人無
聊生仲武使人諭其酋豪數月間歸附繼至約兵七千

唐書卷一百一十二 李卓

十

餘人收其城斬清及其子志貞籍沒其家志烈與士交
敗保於長州之鑿溪尋以所部兵來降

道古登進士第獻書闕下擢校書郎集賢院學士遷司門員外郎便佞
巧宦早升朝籍常以酒肴棊博遊公卿門角賭之際每
偽為不勝而厚償之故當時有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
狎歷利隨唐睦四州刺史由黔中觀察使為鄂岳沔
安黃團練觀察使時中和十一年也初以柳公綽在鎮
無功議將代之裴度言道古嗣曹王皇之子皇嘗以江
漢兵遏希烈之亂威惠至今在人復用其子必能繼美
憲宗然之故有此授及赴鎮倍道而行以數騎徑入安

州城時公綽殊未意道古至惶駭而出家財多為所奪
十二年道古攻申州克其羅城乃進圍逼其中城城中
守卒夜帥婦人登城而呼懸門竊發分出其眾道古之
眾驚亂為虜所殺初李聽守安州未嘗退謁及道古至
誣奏聽移去之乃自帥兵出木陵新書作穆陵關士卒驕恠賜
給多闕其度支供軍錢道古半以奉權倖半以沒己人
皆怨怒不肯力戰賊亦易道古以羸兵抵之故道古前
後再攻破申州外城而不能拔至李愬入蔡州乃降元
和十三年入為宗正卿道古在鄂州日以貪暴聞懼終
得罪乃薦山人柳泌以媚於上後又為左金吾衛將軍

唐書卷一百八十二

李臯

憲宗季年頗信方士銳於服食詔天下搜訪奇士宰相
皇甫鎛方諛媚固寵道古言柳泌有道術鎛得而進之
待詔翰林憲宗服餌過當暴成狂躁之疾以至棄代穆
宗在東宮扼腕於其事及居喪皆竄逐誅之鎛既貶責
授道古循州司馬終以服丹藥歐血而卒長慶初詔還其官
史臣曰李勉李臯稟性端莊處身廉潔臨民泣事動有
美聲可謂宗臣之英也若夫治軍旅禦寇戎謀必臧戰
必勝則又勉不及臯遠矣道古便佞姦以事君何父子
之不相類也

贊曰我宗之英曰臯與勉才雖不同道豈相遠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二

李臯

三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三

列傳八十三

李抱玉

李抱真

子緘

王虔休

盧從史

李芘

李澄

族弟元素

李抱玉武德功臣安興貴之裔與貴會孫代居河西善養名

馬為時所稱始名重璋天寶末元宗以其戰河西有功救改今名羣從兄弟或徙

居京華習文儒與士人通婚者稍染士風抱玉少長西

州好騎射常從軍幕沈毅有謀小心忠謹安祿山反守南陽斬賊使

乾元初太尉李光弼引為偏裨屢建勲績由是知名二

年自特進右羽林軍大將軍知軍事遷鴻臚卿員外置

唐書卷八十三 李抱玉

同正員持節鄭州諸軍事兼鄭州刺史攝御史中丞鄭

陳頴毫四州節度使時史思明陷洛陽光弼守河陽賊

兵鋒方盛光弼謂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

抱玉曰過期若何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城也賊

帥周摯領安太清徐黃玉等先攻南城將陷之抱玉乃

給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眾大喜斂軍以俟之抱玉

因得繕完設備明日堅壁請戰賊怒欺給急攻之抱玉

出奇兵表裏夾攻殺傷甚眾摯軍退光弼自將於中渾

城擊捨南城攻中渾不勝乃整軍將攻北城光弼以兵

出戰大敗之固河陽復懷州皆功居第一遷澤州刺史

兼御史中丞

封樂城縣公

代宗即位擢為澤潞節度使

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加領陳鄭二州

統相衛儀邢十一州

兵遷兵部尚書

以功授司空兼兵部尚書武威郡王憲薛王胤徒涼國公進司徒抱玉

上言臣貫屬涼州本姓安氏以祿山構禍恥與同姓去

至德二載五月蒙恩賜姓李氏今請割貫屬京兆府長

安縣許之因是舉宗並賜國姓廣德元年冬吐蕃寇京

師乘輿幸陝諸軍潰卒及村間亡命相聚為盜京城南

面子午等五谷羣盜頗害居人朝廷遣太子賓客薛景仙領

兵為五谷使招討連月不捷乃詔抱玉兼鳳翔節度使

討之抱玉探知賊帥行止之處先分屯諸谷乃設奇潛

唐書卷八十三 李抱玉

使輕銳數百南自洋州入攻之賊帥高玉方與諸偷會

遽為銳卒數十人掩擒之因大搜獲偷黨悉斬之餘黨

不討自潰旬日內五谷平抱玉遣牙將李崇客以精騎四百自桃林虢川襲之賊帥

高玉脫身走城固山南西道張獻誠禽以獻以功遷司空餘並如故時吐蕃

每歲犯境上以岐陽國之西門寄在抱玉恩寵無比遷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兼山南西道節度使河西隴右

山南西道副元帥判梁州事連統三道節制兼領鳳翔

潞梁三大府秩處三公抱玉以任位崇重抗疏懇讓司

空及山南西道節度判梁州事乞退授兵部尚書上嘉

其謙讓許之抱玉懇讓司徒故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西隴右副元帥又讓僕射

故遷為兵部尚書大厯二年來朝久之加山南西道副
元帥兼節度使屯蓋臣抱玉兼三節度使副元帥位望
隆赫乃上言隴城遠扶文綿地二千里虜孔道不一梁
岷重則關輔輕願擇能臣帥西道當一面臣得專事關
隴帝多其抱玉凡鎮鳳翔十餘年雖無破虜之功而禁
暴安人頗為當時所稱大厯十二年卒年七十四上甚悼之

輟朝三日贈太保諡曰昭武

李抱真字大元抱玉從父弟也抱玉為澤潞節度使甚器

抱真任以軍事累授汾州別駕當是時僕固懷恩反於
汾州抱真陷焉乃脫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迴紇所
將朔方兵又勁憂甚召見抱真問狀因奏曰郭子儀領
朔方之衆人多思之懷恩欺其衆曰子儀為朝恩所殺

李抱真

三

詐而用之今復子儀之位可不戰而克其後懷恩子瑒
為其下所殺懷恩奔遁多如抱真策因是遷殿中少監
居頃之為陳鄭澤潞節度留後抱真因中謝言曰臣雖
無可取當今百姓勞逸繫在牧守願得一郡以自試上
許之改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居二年轉懷州
刺史復為懷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玉卒抱真仍領
留後抱真密揣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衝是時乘戰
餘之地土瘠賦重人益困無以養軍士籍戶丁男三選
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
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按簿而徵之都試以示賞

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於
是舉部內鄉得成卒二萬前既不虞費府庫益實乃繕
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軍步兵冠
諸軍無幾復代李承昭為昭義軍及磁邢節度觀察留
後加散騎常侍德宗即位拜檢校工部尚書兼潞州長
史昭義軍節度支度營田澤潞磁邢觀察使建中三年
田悅以魏博反乃悉兵圍邢州及臨洺益急詔河東節
度使馬燧及神策兵救之抱真與燧敗悅兵於雙岡斬
悅將楊朝光又擊破悅於臨洺遂解臨洺及邢州之圍
以功加檢校兵部尚書復與燧大破悅於洹水悅以數

李抱真

四

百騎走歸魏州復與燧圍魏州又敗悅於城下以功加
檢校右僕射時悅窘蹙朱滔王武俊皆反聯兵救悅抱
真與燧等退次魏縣上幸奉天中使告問至諸將皆仰
天慟哭李懷光席卷奔命馬燧李芑各引兵歸鎮朱泚
既汙宮闕時李希烈陷大梁李納亦反鄆州無何上幸
梁州李懷光又竊據河中抱真獨於擾攘傾潰之中以
山東三州外抗羣賊內輯軍士羣賊深憚之興元初遷
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由倪國公進時朱滔悉幽薊軍
借兵迴紇擁衆五萬南向以應泚攻圍貝州初羣賊附
於希烈希烈僭偽有臣屬羣賊意羣心稍離上自奉天

下罪已之詔悉赦羣賊抱真乃遣門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合從擊朱滔武俊許之時兩軍尙相疑抱真乃以數騎徑入武俊營其將去也賓客皆止之抱真遣軍司馬盧元卿勒軍部分曰僕今日此舉繫天下安危僕死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唯子奮勵士馬東向雪僕之恥亦唯子言訖而去武俊設備甚嚴抱真曰朱泚希烈僭竊大位朱滔攻圍貝州此輩皆欲陵駕吾屬足下既不能自振數賊之上捨九葉天子而北面臣反虜乎乃者聖上奉天下罪已之詔可謂禹湯之主也因言及播越持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動左右因退卧武

唐書卷三十三 李抱真

五

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公死敵矣遂與結爲兄弟而別約明日合戰遂擊破朱滔於經城以功加檢校司空實封五百戶新書貞元初朝於京師居頃之還鎮抱真沈斷多智計嘗欲招致天下賢儒聞人之善必令持貨幣數千里邀致之至與語無可採者漸退之時天下無事乃大起臺榭穿池沼以自娛晚節又好方士以冀長生有孫季長者爲抱真鍊金丹給抱真曰服之當升僊遂署爲賓僚數謂參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日朝上清不復偶公輩矣復夢駕鶴冲天寤而刻木鶴衣

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丸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洞元以豬肪穀漆下之殆盡病少間季長復曰垂上僊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頃之卒初抱真久疾好禳祥或令厭勝爲巫祝所惑請降官爵以禳除之是年凡七上章讓司空復爲檢校左僕射貞元十年卒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贈太保賻以布帛米粟有差抱真薨之日其子殿中侍御史緘匿喪不發營田副使盧會昌令抱真從甥元仲經潛與緘謀其明日將吏會集仲經詐爲抱真令曰吾疾甚不能蒞職今令緘掌軍事諸軍善佐之節度副使李說及諸將吏俛首皆曰

唐書卷三十三 李抱真

六

諾須臾緘盛服而出衆皆拜之緘乃悉府藏頒賞軍士盧會昌仍詐爲抱真表請以職事付緘翼日又令諸將連奏請緘領軍上已聞抱真卒乃遣中使第五守進馳傳觀變且令以軍事屬於大將王延貴守進至潞州緘詐言抱真疾病請見明日如此者凡三日緘乃出見中使左右皆陳兵甚嚴備中使謂緘曰朝廷已知相公薨歿令以事屬延貴侍御宜歸發喪行服也緘愕然出謂諸將曰有詔不許緘掌事諸公意如何將吏莫有對者緘懼而退遽以使印及管鑰歸監軍是日乃發喪畢一哭中使召延貴以口詔令視事趣遣緘赴東都元仲經

逃於外延貴捕得殺之既歸罪仲經盧會昌得不坐緘
初謀亂遣裨將陳榮詐以文書告成德節度使王武俊
求假財帛武俊大怒曰吾與汝府公善者冀恭王命非
同惡也今聞已亡孰詐令其子而不俟朝旨邪何敢告
我況有求也乃囚陳榮而遣使讓緘焉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梁人也本名延貴少涉獵書籍鄉
里間以信義畏慕之尤好武藝大厯中汝州刺史李深
用之為將久之澤潞節度李抱真聞名厚以財帛招之
累授兵馬使押衙建中初抱真統兵馬與諸將征討河
北其雙岡水寨營等陣虔休攻戰居多擢為步軍都虞

唐書全 王虔休 七

候累加兼御史中丞大夫賜實封百戶封同昌郡王實封五千戶
抱真卒裨將元仲經等議立抱真子緘軍中擾亂虔休
正色言於眾曰軍州是天子軍州將帥闕合待朝命何
乃云云妄生異意軍中服從其言由是竟免潰亂朝廷
知而嘉之以邕王為昭義節度觀察大使授虔休潞州
左司馬依前兼御史大夫掌留後仍賜名虔休號令安
撫軍州大理初抱真之喪軍司馬元道據潞州叛虔休遣將李廷芝討之戰長橋斬級數百次雞澤又破之守成皆奔魏博即決水灌城將壞遣掌書記盧頊入見誼陳利害誼請朝即印以頂為潞州別駕使守
洛誼出二歲遷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澤潞磁邢洛觀
察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始屬城州縣守宰多署他職不親政故治苟簡虔休悉增

倅稟遣就部人以妥安貞元十五年卒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贈左
僕射賻以布帛米粟論曰敬子麗成等十人並補太學生虔休性恭勤儉
省節用管內州倉庾皆積糧儲可支軍人數歲又嘗撰
誕聖樂曲以進其表曰臣聞於師夫君子為能知樂是
故審音以知聲審樂以知政則理道備矣清明廣大終
始周旋與天地同其和與四時合其序豈止於鍾鼓管
磬云乎哉臣伏見開元中天長節著于甲令每於是日
海縣歡娛稱萬壽之無疆樂一人之有慶故能追堯接
舜邁禹踰湯自周已後不能議矣臣竊以陛下降誕之
辰未有惟新之曲雖大和已布於六氣而大樂未宣於

唐書全 王虔休 八

八音無乃臣子之分或有所闕愚臣不揆頑昧敢思祖
述每私歌竊抃忘寢與食久矣適遇有知音者與臣論
及樂章採微蹟與窮理盡性臣乃遣造繼天誕聖樂一
曲大抵以宮為調表五音之奉君也以上為德如五運
之居中也凡二十五編法二十四氣而足成一歲也每
編一十六拍象八元八凱登庸於朝也所冀雲門咸池
永傳於律呂空桑孤竹合薦於宮懸不聞悖憚之聲長
作中和之樂可使九域之人頓忘於肉味四夷之俗皆
播於薰風與唐惟休終古盡善臣不勝懇款屏營之至
謹昧死陳獻以聞其所造譜謹同封進先時有太常樂

工劉玠流落至潞州虔休因令造此曲以進今中和樂起此也

盧從史其先自元魏已來冠冕頗盛父虔少孤好學舉進士歷御史府三院刑部郎中江汝二州刺史祕書監從史少矜力習騎射遊澤潞間節度使李長榮用爲大將德宗中歲每命節制必令採訪本軍爲其所歸者長榮卒從史因軍情且善迎奉中使得授昭義軍節度使漸狂恣不道至奪部將妻妾而辨給矯妄從事孔戡等以言直不從引去前年丁父憂朝旨未議起復屬王士真卒從史竊獻誅承宗計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

唐書卷三十一 盧從史 九

功及詔下討賊兵出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賊號又高其芻粟之價售於度支諷朝廷求宰相且誣奏諸軍與賊通兵不可進上深患之護軍中尉吐突承瓘將神策兵與之對壘從史往往過其營博戲從史沓貪好得承瓘出寶帶奇玩以炫耀之時其愛悅而遺焉從史喜甚日益狎上知其事取裴垍之謀因戒承瓘伺其來博揖語幕下伏壯士突起持棒出帳後縛之內車中馳以赴闕從者驚亂斬十數人餘號令乃定且宣諭密詔追赴闕庭都將烏重肩素懷忠順乃嚴戒其軍衆不敢動會夜使疾驅未明出境道路人莫知元和

五年四月制曰邪以蓄衆自致覆車奸以事君所宜用鉞故楚人告變韓信患釋於事先蜀士徵災鍾會禍生於部下沉害深楚蜀功匪鍾韓構此厲階布於公議懷私負德合寘於嚴科屈法伸恩尙從於寬典前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盧從史擢自裨將居於大藩不思報國之誠每設徇身之計比丁家禍曾無戚容行乘人倫孝虧天性屬常山稱亂朝制未行固願興師苟求復位刻期効用請以身先指日投誠誓云獨攸示於懷撫推以信誠非衆論以釋其苴麻決中心而授之鉄鉞委以重任命之專征章奏所陳事無違者恩光是貸予

唐書卷三十一 盧從史 十

何愛焉而乃冒利蓄姦隳政敗度成師既出保敵而交通邪計以行臨戎而向背諸侯盡力而不應遺寇遊魂而是託臣節旣喪恩豈念於生成台位干求禮頓虧於忠敬肆其醜行熾以兇威至於逼脅軍中潛施賊號陵汗麾下實玷皇風貨以藩身虐而用衆士庶怨而罔恤將校勞而不圖稟於陶鈞行事至此視於天地負我何多且辜覆載之仁寧道神鬼之責况頃年上請就食山東及遣旋師不時恭命致動其衆覲生其心賴劉濟抗忠正之辭使邪豎絕遲迴之計加以徧毀鄰境密疏事情反覆百端高下萬變心無恥媿事至滿盈朕念以始

終務於含貨所期悔過豈謂逾兇而昭義軍忠節夙彰
義聲昭著發其衆怒叶以一心顧大惡而不容幸全軀
而自免宜從大戮以正彝章尚以會列方隅嘗經任使
惜君臣之體抑中外之情俾投魑魅之鄉以解人神之
憤可貶驩州司馬嗚呼奸由事驗自開棄絕之門禍實
已招豈漏恢疎之網凡百多士宜諒朕懷尋賜子繼宗死
等四人並貶嶺外

李芄字茂初趙郡人也解褐上邽主簿三遷試大理評
事攝監察御史山南東道觀察支使嚴武為京兆尹舉
為長安尉李勉為江西觀察使署奏祕書郎兼監察御

唐書卷之三 李芄

二

史為判官永泰初轉兼殿中侍御史時宣饒二州人方
清陳莊聚衆據山洞西絕江路劫商旅以為亂芄乃請
於秋浦置州守其要地以破其謀李勉然其計以聞代
宗嘉之以宣州之秋浦青陽饒州之至德置池州焉芄
攝行州事無幾乃兼侍御史居無何魏少遊代勉為使
復署奏檢校虞部員外郎賜金紫為都團練副使頃之
攝江州刺史州人便之丁母憂免喪永平節度使李勉
署奏檢校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為判官尋攝陳州刺史
歲中即值李靈耀反於汴州勉署芄兼亳州防禦使練
達軍事兵備甚肅又開陳穎運路以通漕輓德宗嗣位

授檢校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河陽三城鎮遏使撫勞
備至資廩善者必先軍士間一年為節度使路嗣恭之
副加檢校左庶子河陽三城懷州節度觀察使以東畿
汜水等五縣隸焉時河南北連大兵詔益以神策汝陝
之師芄進收新鄉其城遂圍衛州明年詔與河東節度
使馬燧等諸軍破田悅於洹水以功加檢校兵部尚書
累封開陽郡王實封一百戶進圍悅於魏州將符璘以
精騎五百夜降芄開營以納之明日歸璘於招討使上
居奉天斂軍還興元初檢校右僕射無何以疾固讓罷
歸芄將請告謂所親曰今年夏被蝗旱人主厭兵革然

唐書卷之三 李芄

三

則天下城壘堅厚矣戈鋌銛利矣以力勝之則有得失
其可盡乎除弊之急莫先德化循而理之斯易致耳方
鎮之戴翼時主宜先退讓貪權持祿吾所不取也吾既
疾病豈能言而不踐乎乃手疏乞罷貞元元年卒年六
十四廢朝一日贈太子太保

李澄遼東襄平人隋蒲山公寬之後也居京兆父鎬清
江太守以澄贈工部尚書澄以武藝為偏將累除試將
作監隸於江淮都統李暉建中初以檢校太子賓客兼
御史中丞隸於永平軍節度使李勉及勉移理汴州乃
奏澄為滑州刺史四年冬李希烈陷汴州勉奔歸行在

澄遂以城降希烈偽署尚書令兼滑州永平軍節度使
興元元年春澄密令親信人盧翰問道齋表達於奉天
上嘉之乃以帛詔藏於蠟丸中加澄刑部尚書兼汴州
刺史汴滑節度觀察使澄祕而未宣乃集州兵嚴加訓
習希烈頗疑之乃令養子六百人戍之以虞其變希烈
苦攻寧陵遂澄率其眾至石柱澄令縱火焚營而偽遁
誘六百人因驚行剽而加其罪果大俘掠悉令斬之以
告希烈不能密語焉無幾希烈遣其將翟暉等寇陳州久
之未復是歲十月澄以汴州兵寡度希烈不能制已又
會中官薛盈珍持節且至加檢校兵部尚書封武威郡

唐書卷三十三 李澄

主

王實封五百戶澄乃乘勢力焚賊旌節誓眾歸國及十
一月希烈既失澄又聞翟暉大敗由是奔歸蔡州澄遽
率眾將復汴州屯於城北門恒怯不敢進及宣武軍節
度使劉洽師至城東門賊將田懷珍開關以納之翼日
澄方自北入洽已據子城澄乃舍於浚儀縣兩軍將士
日有忿競不自安會鄭州賊將孫液通款於澄澄遣其
子清赴之先是河陽軍節度使李芑遣其將雍顯新書名希
顯攻鄭州顯所過縱掠液拒之尤固及清至遂納之顯
怒攻液清以眾助之殺登城者數十人顯方引退又焚
陽武而歸澄乃出赴鄭州朝廷特授清檢校太子賓客

兼御史中丞更名克寧貞元元年三月就加澄檢校左
僕射義成軍鄭滑許等州節度使二年卒年五十四廢
朝一日贈司空賻布帛米粟有差仍令左散騎常侍歸
崇敬充弔祭使所緣喪葬並勒官給澄實以八月癸未
終克寧祕之以九月庚寅欲自起視事其行軍司馬馬
鉉不許克寧陰遣殺之乃墨經而出加卒於城門將為
不順劉洽出師屯於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由是
克寧不敢妄發然道路絕商旅者凡十四五日及賈耽
代澄克寧護喪將歸乃悉索府中財貨以夜出城軍人
從而剽奪及明殆盡澄樞至京師又賜克寧莊一所錢

唐書卷三十三 李澄

古

千貫粟麥二千碩澄初封隴西郡公進武威郡王每上
疏連稱二封頗為時人所哂
李元素字大朴蒲山公密之孫任侍御史時杜亞為東
都留守惡大將令狐運會盜發洛城之北運適與其部
下敗於北郊亞意其為盜遂執訊之逮繫者四十餘人
監察御史楊寧按其事亞以為不直密表陳之寧遂得
罪亞將逞其宿怨且以得賊為功上表指明運為盜之
狀上信而不疑宰臣以獄大宜審奏請覆之命元素就
決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駟按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
驗之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大驚且怒親追送馬上責

之元素不答亞遂上疏又誣元素元素還奏言未畢上怒曰出侯命元素曰臣未盡詞上又曰且去元素復奏曰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盡詞上意稍緩元素盡言運寬狀明白上乃寤曰非卿孰能辨之後數月竟得真賊元素由是為時器重遷給事中時美官闕必指元素遷尚書右丞數月鄭滑節度使盧羣卒遂命元素兼御史大夫鎮鄭滑就加檢校工部尚書在鎮稱理元和初徵拜御史大夫貞元中位闕久難其人至是元素以名望召拜中外聳聽及居位一無修舉但規求作相久之寢不得志見客必曰無以某官散相疎也見屬官必

唐書卷之三 李澄

七

先拜脂韋在列大失人情李錡為亂江南遂授元素浙西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數月受代入拜國子祭酒尋遷太常卿轉戶部尚書判度支元素少孤奉長姊友敬加於人及其姊歿沈悲邁疾上疏懇辭職從之數月以出妻免官初元素再娶妻王氏石泉公方慶之孫性柔弱元素為郎官時娶之甚禮重及貴溺情僕妾甚薄之且又無子而前妻之子已長無良元素寢疾昏或聽譖遂出之給與非厚妻族上訴乃詔曰李元素病中上表懇切披陳云妻王氏禮義殊乖願與離絕初謂素有醜行不能顯言以其大官之家所以令自處置訪聞不曾

告報妻族亦無明過可書蓋是中情不和遂至於此魯以王命當日遣歸給送之間又至單薄不唯王氏受辱實亦朝情悉驚如此理家合當懲責宜停官仍令與王氏錢物通所奏數滿五千貫新書五百萬元和五年卒贈陝州大都督

史臣曰李抱玉李抱真以武勇之材兼忠義之行有唐之良將也且如農隙教路人之射數騎入武俊之營非有奇謀孰能如是惜乎服食求仙為藥所誤王虔休不黨僭命有足可嘉盧從史動多懷姦自貽伊戚凡則老也知足澄則過而改圖元素為御史時執德不回居犬

唐書卷之三 李澄

七

夫日其心甚短因緣七出益露醜聲善少惡多又何足算

贊曰抱玉抱真我朝良將虔休之心亦多可尚史懷姦謀凡將祿讓澄迷却行素貪一嚮吾誰與欺豈如忠諫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三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四

列傳八十四

李晟 子愿 愬 聽 憲 憇 王似

李晟字良器隴右臨洮人祖思恭父欽代居隴右為裨將晟生數歲而孤事母孝謹性雄烈有才善騎射年十八從軍身長六尺勇敢絕倫時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拒鬪頗傷士卒忠嗣募軍中能射者射之晟引弓一發而斃三軍皆大呼忠嗣厚賞之因撫其背曰此萬人敵也鳳翔節度使高昇雅聞其名召補列將嘗擊豐州叛羌於高當川又擊宕州連狂羌於罕山皆破之累遷左羽林大將軍同正廣德初鳳翔節度

唐書李晟

使孫志直署晟總遊兵擊破党項羌高玉等以功授特進試光祿卿轉試太常卿大厯初李抱玉鎮鳳翔署晟為右軍都將四年吐蕃圍靈州抱玉遣晟將兵五千以擊吐蕃晟辭曰以眾則不足以謀則太多乃請將兵千人疾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種新書作種而還吐蕃因解靈州之圍而去拜開府儀同三司無幾兼左新書金吾衛大將軍涇原四鎮北庭都知兵馬使并總遊兵無何節度使馬璘與吐蕃戰於鹽倉兵敗晟率所部橫擊之拔璘出亂兵之中以功封合川郡王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代宗

留居宿衛為右神策都將德宗即位吐蕃寇劍南時節度使崔寧朝京師三川震恐乃詔晟將神策兵救之授太子賓客晟乃踰漏天拔飛越廓清肅寧三城絕大渡河獲首虜千餘級虜乃引退因留成都數月而還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將兵圍臨洛邢州詔以晟為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合兵救臨洛尋加兼御史中丞河陽昭義軍攻楊朝光於臨洛南晟與河東騎將李自良李奉國擊悅於雙岡悅兵却遂斬朝光戰於臨洛諸軍皆却晟引兵渡洛水乘冰而濟橫擊悅軍王師復振擊悅大破之三年正月復與諸軍擊敗悅於洹水進攻魏州以功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實封百戶無幾兼魏府左司馬時朱滔王武俊聯兵在深趙怒朝廷賞功薄田悅知其可間遣使求援滔與武俊應之遂以兵圍康日知於趙州李抱真分兵二千人守邢州馬燧大怒欲班師晟謂燧曰初奉詔進討三帥齊進李尚書以邢州與趙州接壤分兵守之誠未為害其精卒銳將皆在於此令公遽自引去奈王事何燧釋然謝晟燧乃自造真壘與之交歡如初王武俊攻趙州晟乃獻狀請解趙州之圍欲引兵赴定州與張孝忠合勢欲圍范陽德宗壯之加晟御史大夫俾

唐書李晟

留居宿衛為右神策都將德宗即位吐蕃寇劍南時節度使崔寧朝京師三川震恐乃詔晟將神策兵救之授太子賓客晟乃踰漏天拔飛越廓清肅寧三城絕大渡河獲首虜千餘級虜乃引退因留成都數月而還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將兵圍臨洛邢州詔以晟為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合兵救臨洛尋加兼御史中丞河陽昭義軍攻楊朝光於臨洛南晟與河東騎將李自良李奉國擊悅於雙岡悅兵却遂斬朝光戰於臨洛諸軍皆却晟引兵渡洛水乘冰而濟橫擊悅軍王師復振擊悅大破之三年正月復與諸軍擊敗悅於洹水進攻魏州以功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實封百戶無幾兼魏府左司馬時朱滔王武俊聯兵在深趙怒朝廷賞功薄田悅知其可間遣使求援滔與武俊應之遂以兵圍康日知於趙州李抱真分兵二千人守邢州馬燧大怒欲班師晟謂燧曰初奉詔進討三帥齊進李尚書以邢州與趙州接壤分兵守之誠未為害其精卒銳將皆在於此令公遽自引去奈王事何燧釋然謝晟燧乃自造真壘與之交歡如初王武俊攻趙州晟乃獻狀請解趙州之圍欲引兵赴定州與張孝忠合勢欲圍范陽德宗壯之加晟御史大夫俾

禁軍將軍莫仁擢趙光銑杜季泚皆隸焉晟自魏州引軍而北徑趨趙州武俊聞之解圍而去晟留趙州三日與孝忠兵合北畧恒州圍朱滔將鄭景濟於清苑決水灌之田悅王武俊皆遣兵來救戰於白樓賊犯義武軍稍却晟引步騎擊破之晟所乘馬連中流矢踰月城中益急滔武俊大懼乃悉收魏博之衆而來復圍晟軍晟內圍景濟外與滔等拒戰日數合自正月至於五月會晟病甚不知人者數焉軍吏合謀乃以馬輿還定州賊不敢逼晟疾間復將進師會京城變起德宗在奉天詔晟赴難晟承詔泣下即日欲赴關輔義武軍聞於朱滔

唐書卷八回李晟

三

王武俊倚晟為輕重不欲晟去數謀沮止晟軍晟謂將吏曰天子播越於外人臣當百舍一息死而後已張義武欲沮吾行吾當以愛子為質選良馬以啗其意乃留子憑以為婚義武軍有大將為孝忠委信者謁晟晟乃解玉帶以遺之因曰吾欲西行願以為別陳赴難之意受帶者果德晟乃諫孝忠勿止晟晟得引軍踰飛狐師次代州詔加晟檢校工部尚書神策行營節度使實封二百戶晟軍令嚴肅所過樵採無犯自河中由蒲津而軍渭北壁東渭橋以通泚時劉德信將子弟軍救襄城敗於扈澗聞難率餘軍先次渭南與晟合軍軍無統一

晟不能制因德信入晟軍乃數其罪斬之晟以數騎馳入德信軍撫勞其衆無敢動者既併德信軍軍益振時朔方節度使李懷光亦自河北赴難軍於咸陽不欲晟獨當一面以分已功乃奏請與晟兵合乃詔晟移軍合懷光軍晟奉詔引兵至陳濤斜軍壘未成賊兵遽至晟乃出陣且言於懷光曰賊堅保宮苑攻之未必克今離其窟穴敢出索戰此殆天以賊賜明公也懷光恐晟立功乃曰吾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詎可戰邪不如蓄銳養威俟時而舉晟知其意遂收軍入壘時興元元年正月也每將合戰必自異衣錦裘繡帽前行親自指導懷

唐書卷八回李晟

四

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飾以啗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識以奪其心耳懷光益不悅陰有異志遷延不進晟因人說懷光曰寇賊竊據京邑天子出居近甸兵柄廟畧屬在明公公宜觀兵速進晟願以所部得奉嚴令為公前驅雖死不悔懷光益忌之晟兵軍於朔方軍北每晟與懷光同至城下懷光軍輒虜驅牛馬百姓苦之晟軍無所犯懷光軍惡其獨善乃分所獲與之晟軍不敢受久之懷光將謀沮晟軍計未有所出時神策軍以舊例給賜厚於諸軍懷光奏曰賊寇未平軍中給賜咸宜均一

今神策獨厚諸軍皆以爲言臣無以止之惟陛下裁處
懷光計欲因是令晟自署侵削已軍以撓破之德宗憂
之欲以諸軍同神策則財賦不給無可奈何乃遣翰林
學士陸贄往懷光軍宣諭仍令懷光與晟參議所宜以
聞贄晟俱會於懷光軍懷光言曰軍士稟賜不均何以
令戰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弛張號令皆得
專之晟當將一軍唯公所指以効死命至於增損衣食
公當裁之懷光默然無以難晟又不欲侵刻神策軍發
於自己乃止懷光屯咸陽堅壁八十餘日不肯出軍德
宗憂之屢降中使促以收復之期懷光託以卒疲請更

唐書李晟

五

休息以伺其便然陰與朱泚交通其迹漸露晟懼爲所
併乃密疏請移軍東渭橋以分賊勢上初未之許晟以
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所備蜀漢之路不可壅也請
以裨將趙光銑爲洋州刺史唐良臣爲利州刺史晟子
壻張彧爲劍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初納之
未果行無何吐蕃請以兵佐誅泚上欲親總六師移幸
咸陽以促諸軍進討懷光聞之大駭疑上奪其軍謀亂
益急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將楊惠元及晟並與
懷光聯營晟以事迫會有中使過晟軍晟乃宣令云奉
詔徙屯渭橋乃結陣而行至渭橋不數日懷光果劫建

徽惠元而併其兵建徽遁免惠元爲懷光所害是日車
駕幸梁州時變生倉卒百官扈從者十二三駱谷道路
險阻儲供無素從官乏食上歎曰早從李晟之言三蜀
可坐致也晟大將張少宏自行在傳口詔授晟尙書左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安衆心晟拜哭受命且曰
長安宗廟所在爲天下本若皆執羈勒誰復京師乃浚
城隍繕兵甲以圖收復晟以孤軍獨當強寇恐爲二賊
之所併乃卑詞厚幣僞致誠於懷光外示推崇內爲之
備時芻粟未集乃令檢校戶部郎中張彧假京兆少尹
擇官吏以賦渭北畿縣不旬日芻糧皆足晟乃大陳三

唐書李晟

六

軍令之曰國家多難亂逆繼興屬車駕西幸關中無主
予代受國恩見危死節臣子之分况當此時不能誅滅
兇渠以取富貴非人豪也渭橋橫跨大川斷賊首尾吾
與公等戮力勤王擇利而進興復大業建不世之功能
從我乎三軍無不泣下曰唯公所使晟亦欷歔流涕是
時朱泚盜據京城懷光圖爲反噬河朔僭僞者三李納
虎視於河南希烈鴟張於汴鄭晟內無貨財外無轉輸
以孤軍而抗劇賊而銳氣不衰徒以忠義感於人心故
英豪歸向戴休顏率奉天之衆韓遊瓌治邠寧之師駱
元光以華州之兵守潼關尙可孤以神策之旅屯七盤

皆稟晟節度晟軍大振懷光以休顏遊環從晟益懼晟又致書於懷光諭以禍福令破賊迎鑿以掩前過懷光卒不悟軍衆漸多離散糗糧且竭虜剽無所得懼爲晟所襲三月懷光自三原富平東抵奉天所至焚掠乃自馮翊入據河中懷光將孟涉段威勇者本神策將惡懷光之不臣既至富平結陣於軍中外向大呼而去懷光不能制涉威勇以數千人歸晟乃陳兵受涉等降卒乃奏授涉檢校工部尚書威勇兼御史大夫德宗之幸山南旣入駱谷謂渾瑊曰渭橋在賊腹內兵勢懸隔李晟可辦事乎瑊對曰李晟秉義執志臨事不可奪以臣計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李晟

七

之破賊必矣帝意始安是月渾瑊步將上官望自間道懷詔書加晟檢校右僕射兼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益實封三百戶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晟承詔流涕時帝欲移幸西川晟上表請駐蹕梁漢繫億兆之心圖翦滅之勢若規小捨大作都岷峨卽人心失望武士謀臣無所施矣四月詔加晟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時京兆府司錄李敬仲自京城來諫議大夫鄭雲逵自奉天至晟以京兆少尹張彧爲副使鄭雲逵爲行軍司馬李敬仲爲節度判官俾同主軍畫又請以懷光舊將唐良臣保潼關以河中節度授

之戴休顏守奉天請以鄜坊節度授之上皆從之渭橋舊有粟十餘萬斛度支先饋懷光軍欲盡晟又奏曰近畿雖乘兵亂猶可賦斂儻寇賊未滅宿兵曠時人廢耕桑又無儲蓄非防微制勝之術也上納之晟乃於畿甸率聚征賦吏民樂輸守禦益固由是軍不乏食神策軍家族多陷於泚晟家亦百口在賊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因泣下曰乘輿何在而敢恤家乎泚又使晟小吏王無忌之婿詣晟軍且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問晟曰爾敢與賊爲間遠命斬之時轉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晟亦同勞苦每以大義奮激士心卒無離叛者會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李晟

八

將吏數輩自賊中逃來言泚衆攜離可滅之狀士心益奮先是賊將姚令言及偽中丞崔宣威使諜覘我軍爲邏騎所得拘送於晟晟解縛食而遣之誠之曰爾報崔宣善爲賊守諸人勉力自固勿不忠於賊也五月三日晟引軍抵通化門耀武而還賊不敢出晟集將佐圖兵所向諸將曰先拔外城旣有市里然後北清宮闕晟曰若先收坊市巷陌隘狹間以居人若賊設伏格鬪百姓豈潰非計也且賊重兵堅甲皆在苑中若自苑擊其心腹彼將圖走不暇如此則宮闕保安市不易肆計之上也諸將曰善乃移書渾瑊駱元光尙可孤剋期進軍於

城下其月二十五日夜晟自東渭橋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以薄京城晟臨高指麾令設壕柵以候賊軍俄而賊衆大至賊驍將張庭芝李希倩逼柵求戰晟謂諸將曰吾恐賊不出今冒死而來天贊我也勒吳詵康英俊史萬頃孟涉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賊併力攻之晟遣李演孟華以精卒救之中軍鼓譟演力戰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敗之僮屍蔽地餘衆走入白華夜間慟哭之聲翼日將復出師諸將請待西軍至則左右夾攻晟曰賊旣傷敗須乘勝撲滅若俟其有備豈王師之利邪如待西軍恐失機便二十八日晟大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九

集諸將駱元光尙可孤兵馬使吳詵王必都虞候邢君牙李演史萬頃神策將孟涉康英俊華州將郭審金權文成商州將彭元俊等號令誓師畢陳兵於光泰門外乃使王必李演率騎軍史萬頃領步卒直抵苑牆神慶村晟先是夜使人開苑牆二百餘步至是賊已樹木柵之賊倚柵拒戰晟叱軍士曰安得縱賊如此當先斬公等萬頃懼先登拔柵而入王必騎軍繼進賊即奔潰獲賊將段誠諫大軍分道並入鼓譟雷動姚令言張庭芝李希倩猶力捍官軍晟令決勝軍使唐良臣兵馬使趙光銑楊萬榮孟日華等步騎齊進賊軍陣成而屢北戰

十餘合乘勝驅蹙至於白華忽有賊騎千餘出於官軍之背晟以麾下百餘騎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聞之驚潰官軍追斬不可勝計朱泚姚令言張庭芝尙有衆萬人相率遁走晟遣田子奇追之其餘兇黨相率來降是日晟軍入京城勒兵屯於含元殿前晟舍於右金吾仗仍號令諸軍曰晟實不武上憑睿算下賴士心幸得殲厥兇渠肅清宮禁皆三軍之力也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則非伐罪弔人之義也晟與公等各有家室離別數年今已成功相見非晚五日內不得輒通家信違命者斬乃遣京兆尹李齊運攝長安令陳元衆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十

攝萬年令韋上伋告諭百姓居人安堵秋毫無所犯尙可孤軍人有擅取賊馬者晟大將高明曜虜賊女妓一人司馬仙取賊馬二匹晟皆立斬之莫敢忤視士庶無不感悅咸歔歔流涕遠坊居人亦有經宿方知者二十九日令孟涉屯於白華尙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自屯於安國寺是日斬賊將李希倩等八人狗於市六月四日晟破賊露布至梁州上覽之感泣羣臣無不隕涕因上壽稱萬歲奏曰李晟虔奉聖謨盪滌兇醜然古之樹勳力復都邑者往往有之至於不驚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安堵如初自三代已來未

授之至是晟奏曰近者中原兵禍皆起涇州且其地逼西戎易為反覆希鑒兇徒將校驕逆若不懲革終為後患從之晟至鳳翔託以巡邊至涇州希鑒迎謁於坐執而誅之并誅害河清者石奇等三十餘人具事以聞上曰涇州亂逆泉藪非晟莫能理之還鎮表右龍武將軍李觀為涇原節度使吐蕃深畏之新書朱泚傳晟惡田之會吐蕃寇涇州晟方帥涇原故希鑒請救晟遣史萬頃以騎兵三千往請晟行邊希鑒來謁其妻李父事晟展屢入宴將還師好謂希鑒曰吾久留此諸將皆故人吾欲置酒以別可過營飲也希鑒等詣營酒未行晟曰諸君相過宜自通姓名爵里諸將以次言無罪者坐自如有罪者晟質責一卒引出斬而痊之希鑒坐晟下未嘗當死晟顧曰田郎不得無罪左右執以下晟曰天子蒙塵乃殺節度使受賊節今日何面目見我乎希鑒不能

唐書 李晟

三

對晟曰田郎老矣坐於牀置對乃晟常曰河隴之陷也豈吐蕃力能取之皆因將帥貪暴種落攜貳人不得耕稼展轉東徙自棄之耳且土無絲絮人苦征役思唐之心豈有已乎乃傾家財以賞降者以懷來之降虜浪息曩晟奏封王每蕃使至晟必置息曩於坐衣以錦袍金帶以寵異之蕃人皆相指目榮羨息曩蕃相尙結贊頗多詐謀尤惡晟乃相與議云唐之名將李晟與馬燧渾瑊耳不去三人必為我憂乃行反間遣使因馬燧以請和既和即請盟復因盟以虜城固以賣燧貞元二年九月吐蕃用尙結贊之計乃大興兵入隴州抵鳳翔無所

虜掠且曰召我來何不以牛酒犒勞徐乃引去持是聞晟也是役也晟先令衙將王必選銳兵三千設伏於汧陽誠之曰蕃軍過城下勿擊首尾首尾縱敗中軍力全若合勢攻汝必受其弊但俟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武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似如晟節度果遇結贊及出奮擊賊皆披靡必軍不識結贊故結贊僅而獲免十月晟出師遣野詩良輔等襲吐蕃摧沙堡拔之斬其堡使扈屈律悉蒙等自是結贊數遣使乞和十二月晟朝京師奏曰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又扶晟議請調軍食以給晟命將擊之上方厭兵疑將帥生事邀功

唐書 李晟

古

會混卒張延賞秉政與晟有隙屢於上前間晟言不可久令典兵延賞欲用劉元佐李抱真委以西北邊事俾立功以壓晟德宗竟納延賞之言罷晟兵柄三年三月冊拜晟為太尉中書令奉朝請而已詔晟乘輅謁太廟視事尙書省賜良馬鎧練其年閏五月渾瑊與尙結贊同盟於平涼果為蕃兵所劫城單馬僅免將吏皆陷六月罷河東節度使馬燧為司徒盡中尙結贊之謀晟既罷兵權朝謁之外罕所過從有通王府長史丁瓊者亦為張延賞所排心懷怨望乃求見晟言事且曰太尉功業至大猶罷兵權自古功高無有保全者國家儻有變故瓊願備左右校

免三穴盍自圖之晟怒曰爾安得不祥之言遠執璣以
聞四年三月詔為晟立五廟以晟高祖芝贈隴州刺史
曾祖嵩贈澤州刺史祖思恭贈幽州大都督廟成官給
牲牢祭器牀帳禮官相儀以祔焉五年九月晟與侍中
馬燧見於延英殿上嘉其勲力詔曰昔我烈祖乘乾坤
之盪滌掃隋季之荒屯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亦有熊
羆之士不二之臣左右經綸參翼締構昭文德恢武功
威不若康不义用端命於上帝付畀四方宇宙既清日
月既貞王業既成太階既平乃圖厥容列於斯閣懋昭
績効式表儀形一以不忘於朝夕一以永垂乎來裔君

唐書百六回李晟

三

臣之義厚莫重焉貞元已巳歲秋九月我行西宮瞻宏
閣崇構見老臣遺像肅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叶
應感致業之艱難觀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
為代生苟蘊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不有在中宗
則桓彥範等著其輔戴之績在元宗則劉幽求等申其
翼奉之勲在肅宗則郭子儀掃殄氛禳今則李晟等保
寧朕躬咸宣力肆勤光復宗社訂之前烈夫豈多謝闕
而未錄孰謂旌賢况念功紀德文祖所為也在予曷其
敢怠有司宜敘年代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仍令
皇太子書朕是命紀於壁焉庶播嘉庸式昭於下俾後

來者尚揖清顏知元勲之不朽復命皇太子書其文以
賜晟晟刻石於門左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初晟在鳳翔謂
竇介曰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宗於堯舜之上真忠臣
也僕所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對曰此搢紳儒者之事
非勲德所宜晟斂容曰行軍失言傳稱邦有道危言危
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備位將相必有不可忍而不言
豈可謂有犯無隱知無不為者邪是非在人主所擇耳
叔度慚而退故晟為相每當上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
大臣之節性沈默未嘗泄於所親臨下明察每理軍必
曰某有勞某能其事雖斷養小善必記姓名尤惡下為

唐書百六回李晟

七

朋黨相構好善嫉惡出於天性嘗有恩者厚報之初譚
元澄為嵐州刺史嘗有恩於晟後坐貶於岳州比晟貴
上疏理之詔贈元澄寧州刺史元澄三子晟撫待勤至
皆為成就宦學人皆義之理家以嚴稱諸子姪非晨昏
不得謁見言不及公事視王氏甥如已子嘗正歲崔氏
女歸省未及階晟却之曰爾有家况姑在堂婦當奉酒
禮中饋以待賓客遂不視而遣還家其達禮敦教如此
與馬燧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於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
貞元九年八月薨時年六十七上震悼出涕廢朝五日
令百官就第臨弔命京兆尹李充監護喪事官給葬具

賜賻加等比大斂上手書致意送柩前曰皇帝遣官闈
令第五守進致旨於故太尉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
之靈曰天祚我邦是生才傑稟陰陽之粹氣貫山岳之
降靈宏濟患難保佑王室掃盪氛祲廓清上京忠誠感
於人神功業施於社稷匡時定亂實賴元勳洎領上台
克諧中外訃謨帝道叶贊皇猷常竭嘉言以匡不迨情
所親重義無間然方期與國同休永為邦翰比嬰疾恙
雖歷旬時日冀痊除重期相見弼予在位終致和平豈
圖藥餌無徵奄至薨逝喪我賢哲虧我股肱天不憖遺
痛惜何極嗚呼大厦方構旋失棟樑巨川未濟遂亡舟

唐書李晟

七

楫君臣之義追慟益深循省遺章倍增感切卿一門肩
嗣朕必終始保持况愿等弟兄承卿教訓朕之志義豈
忘平生縱卿不言朕亦存信比者卿在之日却未見朕
深心今卿與朕長乖方冀知朕誠志無以為念發言涕
零是用躬述數行貴寫所懷得盡臨紙遣使不能飾詞
魂而有知當體朕意冊贈太師諡曰忠武及葬御望春
門臨送遺賜
百官拜哭於道晟薨後城鹽州復鹽池上賜宰臣新鹽
側然思晟乃令致鹽於靈座又時遣中使至晟第存撫
諸子教戒備至聞愿等有一善上喜形於色眷遇終始
無與晟比元和四年詔曰夫能定社稷濟生人存不朽

之名垂可久之業者必報以殊常之寵待以親比之恩
與國無窮時惟茂典故奉天定難功臣太尉兼中書令
上柱國西平郡王食實封一千五百戶贈太師李晟問
代英賢自天忠義邁濟時之宏算抱經武之長材貫以
至誠協於一德嘗遭屯難之際實著戡定之功鯨鯢既
殲宮廟斯復眷茲勳伐則既褒崇永言天步之夷載懷
邦傑之力思加崇於往烈爰協比於後昆睦以宗親將
予厚意其家宜令編附屬籍晟配饗德宗廟庭德宗幸
蜀倉部
員外郎袁皓采晟功烈為典
元聖功錄編賜諸將表斷之晟十五子侗偕無祿早
世次愿聰總悉憑憲愿聽慧愿聰總官卑而卒而

唐書李晟

六

愿聰聽最知名
愿幼謙謹寡過晟立大勳諸子猶無官宰相奏陳德宗
即日召愿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賓客上柱國舊制勳
至上柱國賜門戟即令賜愿乃與父並列榮戟於門九
年丁父憂十二年服闋德宗召見愿等於延英惘然久
之曰朕在宮中常念卿等追懷勳德何日忘之又聞卿
等居喪得禮朕甚嘉之各賜衣一襲絹三千匹愿依前
授太子賓客兄弟同日拜官者九人尋轉左衛大將軍
元和元年八月檢校禮部尚書兼夏州刺史夏綏銀宥
等州節度使威令簡肅甚得綏懷之術客有亡馬者以

狀告愿愿以狀榜於路懸金以購之不三日所亡馬繫之榜下仍置書一緘曰馬逸及羣不時告罪當死敢以良馬一匹贖罪并亡馬謹納於路愿付客亡馬而縱其良馬境內嚴肅多如此類轉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到鎮以青郵不恭奉命討伐屠城下邑捷奏屢聞無何有疾以其弟愬代為徐帥入為刑部尚書疾愈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然自是頗怠於為理無復素志聲色之外全不介懷長慶二年二月檢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先是張宏靖為汴帥以厚賞安士心及愿至帑藏已竭而愿恣其奢侈門內

唐書卷之六十五 李晟

元

數百口仰給官司不恤軍政賞賚不及宏靖時而以威刑馭下又令妻弟竇綏將親兵綏亦驕傲贖貨以是羣情聚怨是歲七月四日夜牙將李臣則薛志忠秦鄰等三人宿直突入竇綏帳中斬綏首以徇愿聞有變與左右數人露髮而走登子城北樓懸縋而下由水竇而出比曉行十數里遇野人驅驢奪而乘之得至鄭州愿妻竇氏死於亂兵之手子三人匿而獲免僕妾為軍士所俘城中大掠三日乃立其牙將李齊為留後以邀旄鉞月餘方誅之愿坐貶隋州刺史朝廷念晟之勲終不加罪入為左金吾衛大將軍長慶四年六月復檢校司空

兼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河中之政亦如岐梁加以愿結託權倖厚行賂遺賦入隨盡軍府蕭然賴遽疾終不爾蒲人必有更變寶曆元年六月卒贈司徒

愬字元直

以父蔭起家授太常寺協律郎遷衛尉少卿愬

唐書卷之六十五 李晟

三

善騎射元和十一年用兵討蔡州吳元濟七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敗又命袁滋為帥滋亦無功愬抗表自陳願於軍前自効宰相李逢吉亦以愬才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鄧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隋唐鄧節度使兵士摧敗之餘氣勢傷沮愬揣知其情乃不肅軍陣不齊部伍或以不肅為言愬曰賊方安袁尚書之寬易吾不欲使其改備乃給告三軍曰天子知愬柔而忍恥故令撫養爾輩戰者非吾事也軍眾信而樂之愬又散其優樂未嘗宴樂士卒傷痍者親自撫之賊以嘗敗高袁二帥又以愬名位非所畏憚者不甚增其備愬沈勇長

算推誠待士故能用其卑弱之勢出賊不意賊來降輒聽其便或

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為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偽一能曉之

居半歲知人可用乃謀襲蔡奏請濟師詔河中鄜坊騎

兵二千人益之由是完緝器械陰計戎事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

戰植柵山以取鑑冶城入白狗汶港柵披楚城襲朗山再執守將平青陵城嘗獲賊將丁士

良召入與語辭氣不撓愬異之因釋其縛置為捉生將

士良感之乃曰賊將吳秀琳總衆數千不可遽破者用

陳光洽之謀也士良能擒光洽以降秀琳愬從之果擒

光洽十二月吳秀琳以文成柵兵三千降愬乃徑徙之

新興柵遂以秀琳之衆攻吳房縣收其外城初將攻吳

唐書李晟

房軍吏曰往亡日請避之愬曰賊以往亡謂吾不來正

可擊也及戰勝捷而歸賊以驍騎五百追愬愬下馬據

胡牀令衆悉力赴戰射殺賊將孫忠憲乃退或勸愬遂

拔吳房愬曰取之則合勢而固其穴不如留之以分其

力初吳秀琳之降愬單騎至柵下與之語親釋其縛署

為衙將秀琳感恩期於効報謂愬曰若欲破賊須得李

祐某無能為也祐者賊之騎將有膽畧守與橋柵常侮

易官軍去來不可備愬召其將史用誠誠之曰今祐以

衆獲麥於張柴爾可以三百騎伏旁林中又使搖旆於

前示將焚麥者佑素易我軍必輕而來逐爾以輕騎擣

之必獲祐用誠等如其料果擒祐而還官軍常苦祐皆

請殺之愬不聽解縛而客禮之愬乘間常召祐及李忠

義屏人而語或至夜分忠義亦降將也本名憲愬致之

軍中多諫愬愬益寵祐始募敢死者三千人以為突將

愬自教習之愬將襲元濟會雨水自五月至七月不止

溝塍潰溢不可出師軍吏咸以不殺祐為言簡翰日至

且言得賊謀者具言其事愬無以止之乃持祐泣曰豈

天意不欲平此賊何爾一身見奪於衆口愬又慮諸軍

先以謗聞則不能全祐乃械送京師先表請釋且言必

殺祐則無以成功者比祐至京詔釋以還愬乃署為散

唐書李晟

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畧無猜問又改為六院

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鳴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

之謀矣舊軍令有舍賊謀者屠其家愬除其令因使

厚之謀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陳許節度使李

光顏勇冠諸軍賊悉以精卒抗光顏由是愬乘其無備

十月將襲蔡州其月七日使判官鄭澥告師期於裴度

十日夜以李祐率突將三千為先鋒李忠義副之愬自

帥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文成柵

衆請所向愬曰東六十里止至賊境曰張柴砦盡殺其

戍卒令軍士少息繕羈勒甲冑發刃毅弓復建旆而出

是日陰晦雨雪大風裂旗旆馬慄而不能躍士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澤梁逕險夷張柴已東師人未嘗蹈其境皆謂投身不測初至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也諸將失色監軍使哭而言曰果落李祐計中愬不聽促令進軍皆謂必不生還然已從愬之令無敢為身計者愬道分五百人斷洄曲路橋其夜凍死者十二三又分五百人斷朗山路自張柴行七十里比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坎墉而先登敢銳者從之盡殺守門卒

唐書李晟

三

而登其門留擊析者黎明雪亦止愬入止元濟外宅蔡吏告元濟曰城已陷矣元濟曰是洄曲子弟歸求寒衣耳俄聞愬軍號令將士云常侍傳語乃曰何常侍得至此遂驅率左右乘子城拒捍田進誠以兵環而攻之愬計元濟猶望董重質來救乃令訪重質家安郵之使其家人持書招重質重質單騎而歸愬白衣泥首愬以客禮待之田進誠焚子城南門元濟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乃檻送京師其申光二州及諸鎮兵尚二萬餘人相次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其為元濟執事帳下廚廩之間者皆復其職使之不疑乃屯兵鞠場以待

裴度翼日度至愬具橐鞬候度馬首度將避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請公因以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迎謁眾皆聳觀明日愬軍還於文成柵十一月詔以愬檢校尚書左僕射兼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襄鄧隋唐復郢均房等州觀察等使上柱國封涼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一子五品正員憲宗有意復隴右故地元和十三年五月授愬鳳翔隴右節度使仍詔路由闕下愬未發屬李師道再叛詔田宏正義成宣武等軍討之乃移愬為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代其兄愿兄弟交換岐徐二鎮旬日間再踐父兄之任愬

唐書李晟

百

至徐方理兵有方畧時蔡將董重質貶春州司戶愬上表請恕重質賜之堪於軍前驅使即詔徵還賜武寧軍愬乃署為牙將愬破賊金鄉凡十一戰擒賊將五十俘斬萬計淄青平將有事燕趙元和十五年九月以愬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使仍賜興寧里第十月王承宗卒魏博田宏正移任鎮州愬至潞州四月遷魏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博節度使長慶元年幽鎮復亂愬聞之素服以令三軍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知聖化者由田公故也天子以其仁而愛人使理鎮冀且田公出於魏總師七年一旦

鎮人不道敢茲殘害以魏為無人也若父兄子弟念田
公恩者其何以報眾皆慟哭又以玉帶寶劍貽牛元翼
遣使謂之曰吾先人常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此劍平
蔡寇今鎮人叛逆公以此剪之元翼承命感激乃以劍
及帶令於軍中報之曰願以眾從竭其死力方有制置
會疾作不能治軍人違紀律功遂無成朝廷以田布代
之除太子少保歸東都是年十月卒於洛陽時年四十
九穆宗聞之震悼賙賻加等贈太尉諡曰始晟克京城
市不改肆及愬平淮蔡復踵其美父子仍建大勳雖昆
仲皆領兵符而功業不侔於愬近代無以比倫加以行

唐書李晟

已有常儉不違禮弟兄席父勳寵率以僕馬第宅相矜
唯愬六遷大鎮所處先人舊宅一院而已晚歲忽於取
士辟請不得其人與鄭至使吏緣為姦軍政不肅物論
稍減惜哉

新書贊曰愬得李祐不殺付以兵不疑知可以破賊也祐受任不辭決策入死以愬能用其謀也祐之才待愬乃顯故曰下蔡功愬為多

聽思七歲以蔭授太常寺協律郎常入公署吏胥小
之不為致敬聽令鞭之見血父晟奇之後隨吐突承璀
討王承宗為神策行營兵馬使時昭義盧從史持兩端
無心討賊承璀用聽計擒從史以獻轉左驍衛將軍出為

濟州刺史州有銅冶自天寶後廢不治民盜鑄不兼御
史中丞出為安州刺史隨鄂岳觀察使柳公綽討吳元
濟軍中動靜悉用聽謀軍聲遂振元和中討李師道聽
為楚州刺史統淮南之師邠人素易淮軍聽潛訓練出
其不意趨海州據險要破沐陽兵絕龍沮堰降朐山戍
懷仁東海兩城望風乞降山東平元和十四年五月以
功授檢校左散騎常侍夏州刺史夏綏銀宥節度使十
五年六月改靈州大都督府長史靈鹽節度使境內有
光祿渠廢塞歲久欲起屯田以代轉輸復開決舊渠
溉田千餘頃至今賴之就加檢校工部尚書初聽為羽

唐書李晟

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
總親軍不敢從及即位之始幽冀不庭太原與二鎮接
境方議易帥宰臣進擬上皆不允謂宰臣曰李聽為羽
林將軍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長慶二年二月授檢校兵
部尚書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代裴度四年當
紀作黃麻元年七月轉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大和二年討
李同捷時魏博行營將元志沼潛結滄鎮擅迴戈攻其
帥史憲誠詔聽帥師援之大破其叛卒志沼奔鎮州為
王庭湊所殺聽遂凱旋以功封涼國公授一子五品官
王庭湊再違朝旨詔聽以全師屯貝州路由魏州史憲

誠懼聽見襲衷甲郊迎候吏密白聽乃令兵士匣刃橐
弓休於野外魏人遂安後憲誠欲入覲竭其府庫魏人
怨之殺意誠衙軍立其大將何進滔詔聽兼領魏博節
度使將兵北渡魏人不納聽乘城拒守乃屯兵館陶魏
人遠襲聽不為備其軍大敗無復部伍晝夜奔走僅而
獲免喪師過半輜車兵仗並皆委棄御史中丞溫造殿
中侍御史崔蠡彈之曰臣聞賞罰不立無以示天下是
非一貫莫能建大中竊見義成軍節度使李聽昨者資
其承藉委以統戎俾代憲誠付之雄鎮總二萬虎貔之
旅位極寵榮兼兩藩節制之權心無報効況陛下授以

李晟 李晟

神筭假以天威入魏之期克日先定而聽擁旄觀望按
甲遷延熒惑人心逗撓軍政遂使憲誠陷於屠戮亂眾
肆其姦兇失六郡於垂成固危巢於已覆委貝州而不
守燒劫無遺望茂口而疾驅狼狽就道自圖苟免不吝
苞羞莫棄朝章有同兒戲魏州之亂職聽之由論其負
恩萬死猶幸伏以封常清河南失律斬於關門高霞寓
唐鄧破傷投諸遐裔渾鎬節制易定將戰而兵力不支
袁滋逗留西川欲進而兇渠尚在或親當矢石或躬歷
艱危勢屈賊鋒竟申朝典未曾貸法必震皇威今李聽
罪狀夙聞中外憤惋比之常清等輩萬萬過之若陛下

猶示含宏不寘極法臣等恐憲章墜地天下寒心伏請
付法上不之罪罷兵柄為太子少師聽頗賂遺權倖以
為援居無何復檢校司徒起為邠寧節度使邠州衙廳
相傳不利葺修以至隳壞聽曰帥臣鑿齒門而出豈有
拘於巫祝而隳公署邪遂命葺之卒無變異大和六年
轉武寧軍節度使時聽有蒼頭為徐州將不欲聽至聽
先使親吏慰勞徐人為蒼頭所殺聽不敢進固以疾辭
用為太子太保七年出守鳳翔時人榮之九年改陳許
節度未至鎮鄭注持復除太子太保分司開成元年出
為河中尹河中晉慈隰節度使文宗歎曰付之兵不疑

李晟 李晟

可四年以疾求代除太子太保是歲十月卒時年六十
一贈司徒聽十領旌節所不至者三鎮涖官苛細好將
迎遺賂故急於聚斂窮極侈欲或誠之聽曰家聲在人
之効吾欲夸位至一品竟終牖下非西平之遺德焉能
而勸之也好方書擇其驗者題於帷箔皆滿子琢以
及此乎家閥摧累義昌平盧鎮海三節度使無顯功不
為士大夫稱道數免復遷廣明時沙陀數盜邊於是琢
為宿將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
節度使徙河陽三城
坐逗撓下遷刺史卒
憲晟第五子晟十子憲烈最仁孝及長好儒術以禮法
修整起家太原府參軍醴泉縣尉于頔鎮襄陽辟為從
事時吳少誠據淮西獨憚頔之威當時咸以憲謀晝致

之元和八年田宏正以魏博奉朝旨辟憲為從事授衛

州刺史遷絳州所至以理行稱絳有幻人怵民以亂憲

於絳而汾可輸河渭歲租與羅常數十萬石故赦保山

為固民之輸者十牛不勝一車憲濱汾相地治新倉當

費二百萬請留垣縣粟糶河南以錢還羅絳粟入為宗

正少卿遷光祿卿穆宗即位以太和公主降迴鶻以金

吾大將軍胡証充送公主使命憲副之使還獻入蕃道

里記遷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太府卿出為洪州刺史江

西觀察使大和二年轉嶺南節度使憲雖勲伐之家然

累歷事任皆以吏能擢用所歷官秩政績流聞性本明

恕尤精律學屢詳決冤獄活無罪者數百人以能入官

官無敗事士君子多之大和三年八月卒時年五十六

憲累歷諸衛大將軍恕太子洗馬並以蔭授官累遷至

少府監甚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沈酒酒色恣為豪侈

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貸迴鶻錢一萬餘貫不償為迴鶻

所訴文宗怒貶甚為定州司法參軍

王佖晟之甥雄武善騎射自晟河西河北出師似無役

不從朱泚之亂晟攻賊於光泰門賊鋒尚勁必與兵馬

使李演踰苑牆血戰敗賊前鋒諸軍方振論功為神策

將吐蕃之寇涇原似伏卒擊尚結贊幾獲由是深為吐

蕃所畏晟視似恩寵與愿想不殊給與過之晟既為張

延賞媒孽罷兵權亦不用必為將帥入為左衛上將軍

元和中愿想兄弟在方鎮似檢校工部尚書靈州大都

督府長史朔方靈鹽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於

河塢先貯材木朔方節度使每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

終莫能成至是蕃人知必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併

役成橋仍築月城圍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邊上至

今為恨召還為右衛將軍故事將相除徙皆出內長慶

三年四月卒

史臣曰西平器偉材雄人望而畏出身事主落落有將

帥之風見義能勇聽受不疑忠於事君長於應變誠一

代之賢將也觀恒山之役立談釋二帥之憾涇師之亂

號哭赴奉天之危可不為忠義乎對白華之進軍知平

涼之必詐沮星變之議移渭橋之軍可不為應變乎解

帶結孝忠之心請婚釋延賞之怨嫉惡有楚琳之請懲

亂行希鑒之誅可不為明於決斷乎而德宗皇帝聽斷

不明無人君之量俾功臣困讒慝之口姦人秉衡石之

權丁瑒之言誠堪太息雖齷齪刻渭橋之石區區賜煙

閣之銘亦何心哉作善遺慶諸子俱才元和平賊之功

聽想居其半父子兄弟皆以功名始終道家所忌之談

李氏以善勝矣

贊曰桓桓太師義勇天資運鍾禍亂力拯顛危愬事章武誅蔡平齊焚煙畫圖父子為宜

新書贊曰辰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威陽河北三叛相王李納劉河南李希烈江鄭汲晟無積貲輸糧提孤軍抗羣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義感人故豪英樂為之死耳至師人長安而人不知雖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將矣嗚呼功能存社稷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其兵哀哉雖然功蓋天下者惟退禍可以免四子世似其勞是宜有後哉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四

李晟

三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五

列傳十五

馬燧

子暢

燧兄炫

渾瑊

子鎬

鐵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其先自右扶風徙焉祖珉官至左玉鈐衛倉曹父季龍嘗舉明孫吳俶儻善兵法官至嵐州刺史幽州經畧軍使燧少時嘗與諸兄讀書乃輟卷歎曰天下將有事矣丈夫當建功於代以濟四海安能矻矻為一儒哉燧姿度魁異長六尺二寸沈勇多智畧該涉羣書尤善兵法安祿山反俾光祿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負恩首亂雖陷洛城必當夷滅公盍建不代之功誅其逆將向潤客牛廷玠拔其根柢祿

唐書卷一百八十五

一

山西不能入關則坐而受擒天下可定也循雖善之計不特決事洩祿山果遣韓朝陽來召循朝陽至范陽與循語陰伏壯士以弓弦縊殺之燧脫身走西山隱者徐遇匿之踰月間行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邵寶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奏署趙城尉是時迴紇大軍還國恃復東都之功倔強恣睢所過或虜掠原粟供餼小不如意恣行殺害抱玉具供辦賓介皆憚不敢行燧自贊請主郵驛比迴紇至則先賂其渠帥與明要約迴紇乃授燧旗幟為識犯令者命燧戮之燧取死囚給廝役小違令輒殺之迴紇相顧失色虜涉其境無敢暴掠抱玉

益奇之燧因說抱玉曰屬者與迴紇言得其情今僕固
懷恩恃功樹黨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田承嗣分授疆土
皆出於懷恩其子瑒佻勇不義以燧度之將必窺太原
山西以爲亂公宜深備之無何懷恩果與太原都將李
錫誠通謀將取太原其帥辛雲京覺之斬錫誠固城自
守懷恩遣其子瑒率兵圍之初迴紇北歸遣其將安恪
石常庭將兵數百及誘募附麗者復數千人以守河陽
東都所虜掠重貨悉積河陽是時懷恩遣薛嵩自相衛
餽糧以絕河津抱玉令燧詣薛嵩說之嵩乃絕懷恩從
順奏署左武衛兵曹歷太子通事舍人遷著作郎營田

唐書卷五十五 馬燧

二

判官無幾遷祕書少監兼殿中侍御史爲節度判官承
務郎遷鄭州刺史燧乃勸課農畝總其戶籍歲一稅之
州人以爲便大厯四年改懷州刺史乘亂兵之後其夏
大旱人失耕稼燧乃務修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
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畀中生糶穀人頗賴
之抱玉移鎮鳳翔以汧陽被邊奏署隴州刺史兼御史
中丞州西有通道廣二百餘步上連峻山山與吐蕃相
直虜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行險易立石種樹以塞
之下置二門設籬櫓八日而功畢會抱玉入覲與燧俱
行久之代宗知其能召見拜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防

禦水陸運使大厯十年河陽三城兵亂逐鎮將常休明
以燧檢校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河陽三城使十一年
五月汴州大將李靈耀反因據州城絕運路以邀節制
代宗務姑息人因授靈耀汴宋等八州節度留後靈耀
不受命乃潛結魏博田承嗣乃遣兄子悅將兵援靈耀
破永平軍將劉洽詔燧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合軍討
靈耀師次鄭靈耀多張忠臣懼賊焚廬舍西走燧軍頓
人震燧勸其還兵請爲前鋒擊破田悅進逼汴州忠臣
行汴南燧引軍行汴北又敗靈耀將張清於西梁固靈
耀退銳兵八千號餓狼軍燧獨引軍擊破之進至浚儀

唐書卷五十五 馬燧

三

是時河陽兵寇諸軍承嗣又遣悅將兵二萬救靈耀破
永平軍將杜如江畧曹州又敗李正己遊軍擊走劉洽
長孫全緒等軍乘勝去汴州一舍方陣而進忠臣會宋
州淮南浙西兵與戰不利請救於燧燧引四千人爲奇
兵擊破之田悅匹馬遁去靈耀知悅敗明日以百騎夜
走汴州悉降燧讓功於忠臣忠臣素暴戾燧不欲入汴
城乃引軍退舍於板橋忠臣入城果專其功因會擊殺
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秋大雨軍吏請具舟以避
其家吾不忍既大厯十四年六月檢校工部尙書太原
而水不爲害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留後尋爲節度使太原承前政

鮑防百井敗軍之後兵甲寡弱燧乃悉召將吏牧馬廝
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卒教之數月為精騎造甲者必令
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蒙以狻猊象
列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
器械無不犀利居一年陳兵三萬開廣場以習戰陣教
其進退坐作之勢建中二年六月朝於京師加檢校兵
部尚書令還太原初田悅新代承嗣統兵恐人不附已
詐劾誠款燧上疏明其必反宜先備之其年悅果與齊
趙同謀自將兵三萬圍邢州次臨洛築重城絕其內外
以拒救兵邢州將李洪臨洛將張仵皆堅守不拔昭義

卷五十五 馬燧

日

軍告急乃詔燧將步騎二萬與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
策行營兵馬使李晟合軍救臨洛燧軍出嶠口兵未過
險乃遣持書喻悅且示之好悅謂燧畏之十一月師次
邯鄲悅遣使至燧皆斬之以徇遣兵擊破其支軍射殺
其將成炫之悅自攻臨洛遣大將楊朝光將兵萬人於
臨洛南雙岡東西列二柵以禦燧燧乃率李抱真李晟
進軍營於二柵之中其夜東柵走歸悅明日燧進軍營
明山取其棄柵以置輜重悅謂將吏曰朝光堅柵不下
萬人假令燧等盡銳攻之比數日計不能下殺傷必甚
吾此必拔臨洛賞勞軍士而與之戰必勝之術也悅乃

分恒州李惟岳救兵五千以助朝光燧率軍攻朝光田
悅將萬餘人救之燧乃令大將李自良李奉國將騎兵
合神策軍於雙岡禦之令曰令悅得過當斬爾自良等
擊却悅燧乃令推火車以焚其柵斬朝光及大將盧子
昌斬首五千餘級生虜八百餘人居五日進軍至臨洛
田悅悉軍復戰燧以銳兵振其衝口凡百餘合士皆決
死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生虜九百人得穀三十萬斛
器甲稱是悅收敗兵夜遁邢州圍亦解以功加右本紀
僕射先戰燧誓軍中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勝盡出其
私財以頒將士德宗嘉之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還

卷五十五 馬燧

五

燧家財尋加魏博招討使三年正月田悅求救於淄青
恒冀李納遣大將衛俊將兵萬人救悅李惟岳亦遣兵
三千赴援悅收合散卒二萬餘人壁於洹水淄青軍其
東恒冀軍其西首尾相應燧率諸軍進屯於鄴奏請益
河陽兵詔河陽節度使李芄將兵會之軍次於漳悅遣
將王光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為固軍不得渡燧乃
於下流以車數百乘維以鐵鎖絕中流實以土囊以
遏水水稍淺諸軍畢渡是時軍糧少悅深壁不戰欲老
燧軍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
抱真與李芄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

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恒三軍爲首尾計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軍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彼固當戰也燧爲諸軍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道逾洹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恒州兵以軍少懼爲燧所并引軍合於悅悅謂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燧乃令諸軍半夜皆食先雞鳴時擊鼓吹角潛師傍洹水徑趨魏州令曰聞賊至則止爲陣又令百騎吹鼓角皆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悅乃率淄青恒州步騎四萬餘人踰

唐書卷五 馬燧

六

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申令無動命前除草斬榛棘廣百步以爲陣燧出陣募勇力得五千餘人分爲前列以俟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少衰乃縱兵擊之悅軍大敗時神策昭義河陽軍小郤河東軍旣勝諸軍還鬪合擊又大破之迫洹水悅軍走橋橋已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餘級殺大將孫晉卿安墨啜生獲三千餘人溺死者不可勝紀淄青軍殆盡死者相枕藉三十餘里悅收敗卒千餘人走魏州至門州將李長春閉門不納久之追兵不至比明乃納悅悅旣入殺長春嬰城自守數日李再春以博州降悅兄昂以

洛州降王光進以長橋降悅遣符璘李瑤將五百騎送淄青兵還鎮璘瑤因來降燧魏州先引御河入南流燧令塞其領口河流絕城中益恐悅乃遣許士則侯臧徒步間行說朱滔王武俊借兵求救時王武俊已殺李惟岳傳首京師授武俊恒冀觀察都防禦使時武俊同列張孝忠已爲易定節度使武俊獨爲防禦使又割趙深二州爲一鎮以康日知爲觀察使甚爲怨望且素輕孝忠恥名在下時朱滔討李惟岳拔深州求隸幽州不得亦怨望由是滔武俊同謀救悅悅恃燕趙之援又出兵二萬背城而陣燧復與諸軍擊破之五月加燧同中書

唐書卷五 馬燧

七

門下平章事六月朱滔王武俊聯兵五萬來救悅至於城下諸帥議退兵燧固不可德宗遣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朔方軍步騎萬五千人赴燧是月晦懷光亦至懷光勇而無謀軍至之日未休息堅請與滔等戰王師不利悅等決水灌燧等軍燧兵屈糧少七月燧與諸軍退次魏縣是月詔加燧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魏博貝四州節度觀察招討等使田悅朱滔王武俊軍亦至魏縣與官軍隔河對壘十一月三盜於魏縣軍中遞相推獎王號朱滔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又遣使於李納納稱齊王四道共推淮西李希烈爲天下兵馬

元帥太尉建興王皆偽署官號如國初行臺之制而名目頗有妖僻者然未敢偽稱年號而五盜合縱圖傾社稷兩河鼎沸寇盜橫行燧等雖志在勤王竟莫能敵數患難四年十月涇師犯闕帝幸奉天燧引軍還太原議者云燧若乘田悅洹水之敗併力攻之時城中敗卒無三二千人皆夷傷未起日夕俟降燧與抱真不和遷延於擊賊乃致三盜連結至今為梗職燧之由初李抱真刺史楊鉢鉢奔燧奏其非罪乃免抱真怒及其解邢圍獲軍糧燧自以餘給抱真軍抱真益怒運之捷軍進薄魏悅以突騎犯燧營李瓦救之抱真勒兵不出燧將攻魏取攻具於抱真營并請雜兩軍平其功抱真不聽請獨當一面是留帝遣使講解武俊署趙地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燧怒謂抱真以兵還守其

燧真主 馬逆

八

地我能獨戰死邪將引還李晟和之乃復與抱真善及田昂降燧請以洛州隸抱真而用昭義副使盧元卿為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李晟兵前獨隸抱真抱真亦請兼隸於燧以示協一然議者皆疑私忿交惡卒不成大功燧至太原遣行軍司馬王權將兵五千赴奉天又遣男彙及大將之子與俱來壁於中渭橋及帝幸梁州權彙領兵還鎮燧以晉陽王業所起度都城東面平易受敵時天下騷動北邊數有警急乃引晉水架汾而注城之東瀕以為池寇至計省守陴者萬人又決汾水環城多為池沼樹柳以固隄尋兼保寧軍節度使興元元年正月加檢校司徒封北平郡王七月德宗還京加燧奉誠軍及晉絳慈隰節度并管內諸軍行營副元帥令與

侍中渾瑊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同討河初中初李懷光據河中燧遣使招諭之懷光妹婿要廷珍守晉州衙將毛朝敦守隰州鄭抗守慈州皆相次降燧初王武俊自魏縣還鎮雖去偽號而攻圍趙州不解康日知窘蹙欲棄趙州燧奏曰可詔武俊與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請改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又加燧晉慈隰節度使燧乃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之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上嘉而許之燧乃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日知喜且過望九月十五日燧帥步騎三萬次於絳分兵收夏縣畧稷山

燧真主 馬逆

九

攻龍門降其將馮萬興任象玉燧以兵攻絳州十月拔其外城其夜偽刺史王克同與大將達奚小進棄城走降其眾四千人又遣大將李自良谷秀分兵畧定聞喜夏縣萬泉虞鄉永樂猗氏六縣降其將辛焜及兵五千入谷秀以犯令虜士女斬之以徇貞元元年軍次寶鼎敗賊騎兵於陶城前鋒將李黯追擊之射殺賊將徐伯文斬首萬餘級獲馬五百匹是歲天下蝗旱物價騰踊軍乏糧餉而京師言事多請捨懷光上意未決燧以懷光逆節尤甚河中密邇京邑反覆不可保信捨之無以示天下慮上為左右所惑且兵事尚密六月燧乃捨軍

以數百騎朝於京師比召見燧曰臣雖不武得爲糧支一月足以平河中上許之七月燧因朝京師乃與渾瑊駱元光韓遊瓌合軍次于長春宮懷光將徐廷光以兵六千守宮城禦備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曠日持久所傷必甚乃挺身至城下呼廷光廷光素憚燧威名則拜於城上燧度廷光心已屈乃徐謂之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廷光復拜燧乃喻之曰公等皆朔方將士祿山已來首建大勳四十餘年功伐最高奈何棄祖父之勳力背君上爲族滅之計邪從吾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又曰爾以吾言不誠

唐書卷五馬燧

十

今相去不遠數步爾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廷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下先一日賊焦籬堡守將尉珪以兵二千因堡降燧廷光東道旣絕乃率衆出降燧以數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服衆大呼曰吾輩復得爲王人矣渾瑊繇是服燧私謂參佐曰予嘗謂馬公用兵與予不相遠但驚怪累敗田悅今觀其行兵料敵吾不迨遠矣八月燧移軍於焦籬堡其夜賊太原堡守將吳罔棄堡而遁其下皆降燧率諸軍濟河兵凡八萬陣於城下是日賊將牛勣斬懷光首以城降其守兵猶一萬六千人斬賊將閻晏孟寶張清吳罔等七人以徇爲懷光脅

虜者皆捨之燧自朝京師還行營凡二十七日而河中平詔書褒美遷光祿大夫兼侍中仍與一子五品正員官宴賜畢還太原是行也德宗賜燧宸辰台衛一銘序曰朕每覽上古之書及唐虞之際君臣相得聖賢同時日夕孜孜講論至道或陳其鑒誠或諷以詠歌煥乎典謨百代是式有以見啓沃之道理化之端意甚慕之而未能追也頃靈鹽節度使杜希全著書上獻多所規諫聊爲君臣箴用答其意河東等道副元帥司徒燧固請勒石貽厥後人朕以文旣非工義又非備垂諸後裔良所惡焉起予者商因之有作庶乎朝夕自儆且禪後代

唐書卷五馬燧

十一

知我文武殿邦之臣歟宸辰銘曰天生蒸人性命元淳嗜欲交馳利害糾紛無主乃亂樹之以君九域茫茫萬情云云目不備觀耳難徧聞觀之間之矧又非真事失其源道遠莫親理得其要化行如神失源維何不自正身正身之方先誠其意罔從爾欲罔載爾僞體道崇德本仁率義必信若寒暑無私象天地感而遂通百慮一致任人之術各當其器捨短從長理無求備事多總集衆才咸遂知而必任任而勿貳以天下之目爲鑒我鑒斯明以天下之心爲謀我謀則智求賢惟廣辨理惟精逆耳拂心必嘉乃誠順旨苟容亦察其情斥去姦諛全

度忠貞先人立言為代作程謬誇者昌唯唯者傾繫以
興亡曷云其輕承天子人夫豈不貴伊昔哲王夙夜祇
畏馭朽為戒納隍為志神將害盈天匪假易四海為家
夫豈不富伊昔哲王勤儉固陋土階罔飾露臺罷構遠
奇伎淫巧放珍禽怪獸斂之慎之天命可祐欲令必行
順人之情欲誠必著清已之慮心無億詐事必忠恕凡
將有為靡不三思喜怒以節動靜以時毫釐或差禍害
亦隨慢易厥初悔其曷追刑不可長武不可恃作威逞
力厲階斯起垂旒蔽聰黠續塞耳含宏光大是亦為美
覆之如天愛之如子仁心感人率土自理嗟予寡昧嗣

唐書百金 馬燧

三

守丕圖寇戎薦興德化未孚大業兢兢其敢以渝俯察
物情仰稽典謨作誠斯言寘於座隅白衡銘曰天列台
星垂象於人聖人則天亦建輔臣以翼以弼為衡為鈞
如耳目應心如股肱運身是則同體孰云非親陰陽相
推四序成歲君臣相得萬邦作又感同風雲合若符契
以道匡救盡規獻替木必從繩金其用礪帝者之盛時
惟陶唐乃聞疇咨仄陋明敷洎乎有虞二八騰芳爰迨
伊尹相於成湯載生姜牙諒彼武王道無不行謀無不
臧君聖臣賢運泰時康漢高既興蕭曹亦彰烈烈我祖
膺期而昌刻滅羣兇砥平四方惟衛及英啓闢封疆曰

房與杜振理維綱亦有魏徵忠譽昂昂偉茲眾材為棟
為梁蕩蕩巍巍邦家有光是知道之廢興繫於時主主
之得失資於台輔經之以文緯之以武出為方伯入作
申甫絕維載張闕袞斯補惟德是倚惟才是求人不易
知德亦難周傳說版築夷吾射鉤任之不疑千載垂休
體於至公何鄙何讐追惟哲主必賴良弼矧予不德暗
於理術師旅繁起政刑多失邁茲艱屯夙夜祇慄翊我
戴我實惟勲賢內熙庶績外總十連威武載揚謀猷日
宣長城歷境巨艦濟川同德同心扶危持顛予嘉爾誠
爾相予理惟后失道亦臣之恥自昔格言慎終如始功

唐書百金 馬燧

三

藏鼎彝道冠圖史無俾伊傅克專厥美作鑒勒銘永世
是紀燧至太原乃勒二銘於起義堂西偏帝為題額其
崇寵如此二年冬吐蕃大將尙結贊陷鹽夏二州各留
兵守之結贊大軍屯於鳴沙自冬及春羊馬多死糧餉
不繼德宗以燧為綬銀麟勝招討使令與華帥駱元光
邠帥韓遊瓌及鳳翔諸鎮之師會於河西進討燧出師
次石州結贊聞之懼遣使請和仍約盟會上皆不許又
遣其大將論頰熟厚禮卑辭申情於燧請和燧頰表論
奏上堅不許三年正月燧軍還太原四月本紀燧與論
頰熟俱入朝燧盛言蕃情可保請許其盟上然之燧既

入朝結贊遽自鳴沙還蕃閏五月十五日侍中渾瑊與蕃相尚結贊盟於平涼為蕃軍所劫狼狽僅免陷將吏六十餘員由燧之謬謀也坐是奪兵權吐蕃歸燧之兄屯春草未生吾馬飢公若度河我無種子矣曰河曲之矣賴公許和今釋弁以報帝聞悔怒六月以燧守司徒兼侍中北平王如故仍賜妓樂奉朝請而已五年九月燧與太尉李晟召見於延英殿上嘉其有大勳力皆圖形凌煙閣列於元臣之次九年十月燧對於延英初上以燧足疾不令朝謁是日燧以冬首入朝敕許不拜而坐時太尉晟初薨帝謂燧曰常時卿與太尉晟同來今獨見卿不覺悲慟上歔歔久之燧既退足疾仆於地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燧

上親掖起之送及於陛燧頓首泣謝累上表乞骸陳讓侍中優詔不許貞元十一年八月薨時年七十先是司天頻奏熒惑太白犯太微上將間一月而燧薨廢朝四日詔京兆尹韓臯監護喪事嗣吳王獻為弔祭贈贈使册贈太尉諡曰莊武子景暢

史臣曰燧雄勇強力常先計後戰又善誓師將戰親自號令士無不慷慨感動戰皆決死未嘗折北謀得兵勝冠於一時然力能擒田悅而不取納蕃帥之偽款而保其必盟平涼之會大臣幾陷關畿搖動此謂才有餘而心不至議者惜而恨之

暢以父蔭累遷至鴻臚少卿留京師建中三年燧討田悅於山東時歲旱京師括率商戶人心甚搖鳳翔留鎮幽州兵多離散入南山為盜殿中丞李雲端與其黨袁封單超俊李誠信冀信等與暢善因飲食聚會言時事將危暢乃遣家人溫靖與父書具陳利害可班師還鎮燧怒執靖具奏其狀令兄炫執暢請罪德宗以燧方討賊不竟其事誅雲端等十一人敕炫就第杖暢三十上於是罷括率之令燧貴貨甲天下燧既卒暢承舊業屢為豪幸邀取貞元末中尉楊志廉諷暢令獻田園第宅順宗復賜暢初為彙妻所訴析其產中貴又逼取仍指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暢

使施於佛寺暢不敢受晚年財產並盡身歿之後諸子無室可居以至凍餒今奉誠園亭館即暢舊第也暢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當世視暢以厚蓄為戒有司諡曰縱子繼祖以祖蔭四歲為太子舍人累遷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卒

炫字弱翁燧之仲兄少以儒學聞於時隱居蘇門山不應辟召至德中李光弼鎮太原辟為掌書記試大理評事監察御史歷侍御史常參謀議光弼甚重之奏授比部刑部郎中田神功鎮汴州奏授節度判官檢校兵部郎中轉連州刺史徵拜吏部郎中又出為閬州刺史入為大理少卿建中初為潤州刺史黜陟使柳載以清

白聞徵拜太子右庶子遷左散騎常侍弟燧為司徒以親比拜刑部侍郎以疾辭改兵部尚書致仕貞元七年卒時年七十九

渾瑊皇蘭州人也本鐵勒九姓部落之渾部也高祖大

俟利發渾阿貪支貞觀中為皇蘭州刺史曾祖元慶

新書回鶻傳祖大壽父釋之皆代為皇蘭都督大壽開元初

歷左領衛中郎將太子僕同正釋之少有武藝從朔方

軍積戰功於邊上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

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於靈武

新書回鶻傳為僕固懷恩所殺誤年四十九城本名日進年十餘歲即善騎射隨父戰伐

朔方節度使張齊邱戲曰與乳媪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破賀魯部下石堡城收龍

駒島勇冠諸軍累授折衝果毅後節度使安思順遣城

提偏師深入葛祿部經狐媚磧畧特羅斯山大破阿布

思部又與諸軍城永清柵天安軍遷中郎將安祿山構

逆城從李光弼出師河北定諸郡邑賊將有李立節者

素稱驍勇與城格鬪臨陣斬之遷右驍衛將軍既而肅

宗即位於靈武城統兵赴行在至天德遇蕃軍入寇城

擊敗之從郭子儀收兩京討安慶緒破賊於新鄉改檢

校太僕卿充武鋒軍使又從僕固懷恩討史朝義前後

數十戰朝義平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賜實封二百

戶及懷恩謀亂令子瑒與瑊率軍圍榆次朔方將殺瑒

瑊率所部歸郭子儀會瑊父釋之戰死又起復本官為

朔方行營左廂兵馬使從子儀討吐蕃於邠州以功加

御史中丞軍還盛秋於邠會吐蕃大人寇至奉天城拒

戰於漠谷大破蕃軍以功加太子賓客復屯於奉天華

州周智光反子儀奉詔討之令城領馬步萬人攻下同

州智光平詔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軍子儀領之子儀

令城先率兵至邠州便於宜祿縣防秋歲餘加兼御史

大夫大厯七年吐蕃大寇邊城與涇原節度使馬璘會

兵大破蕃賊於黃菩原

城引眾据險設槍壘自營過賊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城願左

右去槍此騎馳賊既還虜躡而入遂大敗死者十八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於虜奈何城曰願再

戰乃馳朝那與鹽州刺史李國臣趨秦原吐蕃引去城遂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自是每年常

戍於長武城臨盛秋十一年領邠州刺史其年吐蕃入

寇慶州方渠懷安等鎮城擊卻之十二年子儀入朝令

城知邠寧慶三州兵馬留後十三年迴紇侵太原破鮑

防軍北歸頗為邊患以城為石嶺關已南諸軍都知兵

馬使率兵犄角逐之虜騎引退其年八月加檢校工部

尚書單于副都護振武軍使十四年郭子儀拜太尉號

尚父分所管內別置三節度以城兼單于大都護充振武軍東受降城鎮北大都護府殺銀麟勝等軍州節度

副大使知節度使事管内支度營田等使其年復以崔寧爲朔方節度使領子儀舊管徵城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兼左街使建中四年李希烈遣間諜詐爲城書與希烈交通城奏其狀上特保證之仍賜城馬一匹并鞍轡錦綵二百匹時以普王爲荆襄等道兵馬元帥討李希烈大開幕府以城檢校戶部尚書御史大夫充中軍都虞候會涇師亂德宗幸奉天後三日城率家人子弟自京城至乃署爲行在都虞候檢校兵部尚書京畿渭北節度觀察使居數日邠寧節度使韓遊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統兵三千自乾陵北過赴醴泉以拒朱泚會謀

唐書百金 渾城

六

報泚已出兵帝遽令追遊瓌兵纔至奉天賊軍果至遊瓌等戰於城東王師不利遂乘勝奔突將入官軍與賊隔門相持自卯至午殺傷頗甚門內有草車數乘城令推車塞門焚之以外禦乘火力戰賊方解去然重圍已合賊大修攻具以僧法堅爲匠師毀佛寺房宇以爲梯櫓是月賊自丁未至辛未四面攻城晝夜矢石不絕城隨機應敵僅能自固十一月靈武節度使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常春合兵六千人赴難將至上議其所向宰相盧杞自志貞以漠谷路爲便城曰漠谷險隘必爲賊所邀不若取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便取

城東北雞子堆下營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朱泚必不更於陵寢往來杞曰漠谷路近若慮逆賊邀擊卽出兵應接若取乾陵路恐驚陵寢城曰今朱泚圍城斬伐柏城以夜繼晝驚動已多今城中危急佇望救軍唯希全等率先赴難安危是賴所繫非輕制置不宜差跌但令希全等於雞子堆下營固守善地賊泚可以計破也盧杞等曰陛下以順討逆不可自驚陵寢白志貞從而贊之上從杞議希全等進至漠谷果爲賊軍邀擊奪據水口乘高以大弩巨石左右夾擊殺傷頗甚城中出兵應援亦爲賊挫銳而退希全等各歸還本鎮賊攻城

唐書百金 渾城

元

逾急壕塹環之旬日復偏攻東北角矢石亂入晝夜如雨城中死傷者甚衆重圍救絕芻粟俱盡城中伺賊休息輒遣人城外捃拾樵採以進御人心危蹙上與賊對泣賊泚北據乾陵下瞰城內身衣黃衣蔽以翟扇前後左右皆朱紫闔官宴賜拜舞紛紜旁午城中動息賊俯窺之慢辭戲侮以爲破在漏刻之頃時令騎將環城招公卿士庶責以不識天命十五日賊造雲橋成闊數十丈以巨輪爲脚推之使前施濕氈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爲韜直指城東北隅兩旁構木爲廬冒以牛革迴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下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恟懼

相顧失色上召瑊勉諭之令齋空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已下者千餘軸募諸軍突將敢死之士以當之兼賜瑊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其功伐即署其名授之不足者筆書其身因命以位仍謂瑊曰朕便與卿別更不用對來縱有急切令馬承倩在卿處但令附奏瑊俯伏嗚咽上亦悲慟不自勝撫瑊背而遣之前一日瑊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橋來路先鑿地道下可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日即令熟火次日復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焰高於城壘是時北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

唐書金

瑊

久寒餒又少甲冑瑊但感激誠厲之以飢弱之眾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已下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脚偏陷不能進須臾風迴焰轉雲橋焚為灰燼賊焚死者數千城中歡譟振地時城中流矢遠自拔之血流霑沫格鬪不已初不言創痛以激士心是日上先授瑊二子官餘授將校有差賊又別造雲橋周以重鐵方就而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自魏縣行營赴難先遣兵馬使張韶入奏事韶既至奉天與賊填塹者相雜臨城忽大呼謂城上曰我李懷光使也懷光自河北領大軍至矣即繩引而登城中得懷光表歡聲振動賊

眾不之測乃令昇韶巡於城上翼日懷光大軍次醴泉是夜賊解圍而去興元元年正月以瑊為行在都知兵馬使二月賜實封五百戶是月德宗移幸山南時懷光叛逆二賊連結寇盜縱橫瑊分布諸軍以為翼衛繼入谷口而懷光追騎遠至瑊令侯仲莊以後軍擊敗之三月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州都督靈鹽豐夏等州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等使仍充朔方邠寧振武等道兼承平軍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上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制曰寇賊干紀授爾節鉞以戮力以對揚天子休命是月瑊將諸軍赴京畿賊將韓旻張廷芝宋

唐書金

瑊

歸朝等拒我師於武功瑊與吐蕃將論莽羅之眾大破賊於武亭川斬首萬餘級瑊便赴奉天應接李晟抗京城西面五月李晟自東渭橋抵京城攻賊瑊亦與韓遊瓌戴休顏西面諸軍會合晟破賊之日瑊亦進收咸陽進屯延尋聞朱泚姚令言奔敗命諸軍分道邀擊其眾離潰相率來降選勁騎三千急追泚至涇州賊將誅泚傳首來獻六月加瑊侍中論收京城之功加實封李晟一千戶瑊八百戶韓遊瓌戴休顏四百戶駱元光尚可孤五百戶七月德宗還宮以瑊守本官兼河中尹河中絳慈隰節度使仍充河中同陝虢節度及管內諸軍行

營兵馬副元帥由樓煩郡王改封咸寧郡王九月賜城大寧

里甲第女樂五人入第之日宰臣節將送之一如李晟

入第之儀以李懷光未平又加朔方行營兵馬副元帥

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會兵進討貞元元年八月河中平

以功加檢校司空與一子五品正員官是冬望皇帝親

郊昊天上帝城入朝陪祀畢還鎮河中三年吐蕃入寇

至鳳翔為李晟邀擊之又襲破其摧沙堡吐蕃深恨之

尚結贊入寇陷我鹽夏二州以兵守之欲長驅犯京師

而畏城與李晟馬燧欲陰計圖之乃甲詞遜禮告馬燧

請重立盟誓則蕃軍引去德宗不許馬燧自入朝言之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上乃令崔翰入蕃報結贊言還我鹽夏則許同盟結贊

謂翰曰清水之會同盟人少是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

相及元帥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靈州節度使杜希全

涇原節度使李觀皆和善守信境外重之此時須請預

盟翰約盟於清水且先歸我鹽夏二州結贊曰清水非

吉地請會盟於原州土梨樹又請盟畢歸二州翰歸備

奏其事神策將馬有麟奏曰土梨樹地多險恐蕃軍隱

伏不利不如於平涼其地坦平且近涇州就之為便乃

定盟於平涼川初結贊請李觀杜希全預盟欲執之徑

犯京師詔報之曰杜希全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又

已改官今遣侍中渾瑊充盟會使五月瑊自咸陽入朝

詔授平涼盟會使兵部尚書崔漢衡副之司勳郎中鄭

叔矩為判官瑊統兵二萬又詔華州節度使駱元光以

本鎮兵從城閏月十五日瑊與結贊會平涼初約以兵

三千列於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各遣遊軍相

覘伺是時蕃軍精騎數萬列於壇西蕃之遊軍貫穿我

軍之中瑊將梁奉貞率六十騎為遊軍纔至壇所為蕃

軍所執結贊又謂瑊曰請侍中已下具衣冠劍珮瑊與

監軍宋鳳朝崔漢衡等入幕次坦無他慮結贊命伐鼓

三通其眾呼譟而至瑊遠出自幕後偶得他馬跨而奔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馳追騎雲合流矢雨集而不傷會瑊將辛榮以數百人

據北阜與賊血戰追騎方止瑊僅得免辛榮兵盡矢窮

力屈而降宋鳳朝瑊判官鄭弁為追兵所殺崔漢衡中

官俱文珍劉延李朝清漢衡判官鄭叔矩瑊判官路泌

袁同直大將軍扶餘準馬寧神策將孟日華李至言樂

演明范澄馬弁等六十餘人皆陷於賊尚結贊至原州

列坐帳中召陷蕃將吏讓之因怒瑊曰武功之捷吐蕃

之力許以涇州靈州相報竟食其言負我深矣舉國同

怨本劫是盟志在擒瑊吾已為金枷待瑊將獻贊普既

已失之虛致君等何為乃放俱文珍馬寧馬弁歸朝七

月城自奉天入朝素服待罪詔釋之而後見俄而吐蕃
入寇京畿城鎮奉天十月還河中四年虜人七月加邠

寧慶副元帥十二年二月加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諸使

副元帥如故十五年十二月二日薨於鎮十四廢朝五

日羣臣於延英奉慰詔贈太師諡曰忠武賻絹布四千

疋米粟三千碩及喪車將至又為廢朝應緣喪事所司

準式支給命京兆尹監護葬日賜絹五百疋城忠勤謹

慎功高不伐城好書通春秋漢書嘗慕司馬遷在蕃方

歲時貢奉必躬親閱視每有頒錫雖居遠地如在上前

位極將相無忘謙抑物論方之金日磾貞元後天子常

堯鷲則姑息之唯城有所奏論不盡從故深為德宗委

信猜間不能入君子多之子鍊鎬鐵

鎬城第二子性謙謹多與士大夫遊歷延唐新書二州

刺史軍政吏職有可稱者及元和中延州沙陀部苦邊

絳建言宜選才職稱者諸道出師討王承宗屬義武軍

節度使任迪簡病不能軍以鎬藉父威名足以鎮定乃

以鎬檢校右散騎常侍充義武軍節度副使九月六日

加檢校工部尚書代迪簡為節度使鎬治兵練卒頗有

威望然不能觀釁養銳以期必勝鎮定相去九十里元

和十一年冬鎬率全帥壓賊境而軍距賊壘三十里鎬

謀慮不周但耀兵鋒無所控制賊乃分兵潛入定州界
焚燒驅掠亦會中鎬怒進攻賊壘交鋒而敗師徒殆喪

其半餘眾還定州亂不可遏朝廷乃除陳楚代之楚聞

亂馳入定州鎬為亂兵所劫以至保露楚既整戢於亂

兵處率斂衣服還鎬方得歸朝坐貶韶州刺史後代州

刺史韓重華奏收得鎬供軍錢絹十餘萬貫匹再貶循

州刺史歲餘卒贈工部

鐵城第三子以父蔭起家為諸衛參軍歷諸衛將軍元

和初出為豐州刺史天德軍使坐贓貶袁州司戶新書

文宗思咸寧之勲比例從輕五年徵為袁王傅復賜金

紫官太子詹事訓注亂或言鐵匪賈鍊為百騎所捕遷

豈可委於牧民仲尼有言不如多與之邑今我念其先

人之功與之致富可也宰臣曰鐵常歷名郡有政能乃

從之三年入為右金吾衛大將軍知街事歷諸衛大將

軍卒

史臣曰馬司徒之方畧渾咸寧之忠蓋各奮節義為時

名臣然元城之師失策於田悅平涼之會幾陷於吐蕃

此亦術有所不至也緬思建中之亂四海波騰賊泚竊

發之辰宗祀不絕如綫苟非忠臣致命化危為安則李

氏之宗社傾矣

贊曰北平之勳排難解紛咸寧蹈義感慨匡君再隆基構克殄昏氛迴天捧日實賴將軍

新書贊曰唐史臣稱沈沈雄忠力常先計後戰每戰親令於衆無不感慨用命鬪必決死未嘗折北名蓋一時然力能得田悅而不取虜不可信而決信之故河北三盜卒不臣平涼大臣奔虜之罪也雖然燧賢者也天下以爲可責責之不功掩罪亦不以罪廢功賊親與結贊盟不能料虜詐但以如詔爲恭帝有猛志而無英才乎李晟謂虜不可與盟則燧城固出晟下遠甚功名大小信其然乎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五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五 渾瑊

三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六

列傳八十六

盧杞 字元輔

白志貞

裴延齡

韋渠牟

李齊運

李實

韋執誼

王叔文 王伾 韓昇 陳諫 凌準 韓泰

程异

皇甫鏞 柳泌 鏞弟鏞

盧杞字子良故相懷慎之孫父奔天寶末爲東臺御史中丞洛城爲安祿山所陷奔守司而遇害杞以門蔭解褐清道率府兵曹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辟爲掌書記試大理評事監察御史以病免入補鴻臚丞遷殿中侍

唐書卷一百八十六 盧杞

一

御史膳部員外郎出爲忠州刺史至荆南謁節度使衛伯玉伯玉不悅杞移病歸京師歷刑部員外郎金部吏部二郎中杞貌陋而色如藍人皆鬼視之不恥惡衣糲食人以爲能嗣懷慎之清節亦未識其心頗有口辨出爲虢州刺史 秦言號有官系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徒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 帝曰守號而憂他州宰相材也 詔以系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 建中初徵爲御史中丞時尚父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及聞杞至子儀悉令屏去獨隱几以待之杞去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卽吾族無類矣及居糾彈顧問之地論奏稱旨遷御史大夫旬日爲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居相位忌能妬賢迎
吠陰害小不附者必致之於死將起勢立威以久其權
楊炎以杞陋貌無識同處台司心甚不悅為杞所譖逐
於崖州德宗幸奉天崔寧流涕論時事杞聞惡之譖於
德宗言寧與朱泚盟誓故至遲迴寧遂見殺惡顏真卿
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歿於賊初京兆尹嚴郢與楊
炎有隙杞乃擢郢為御史大夫以傾炎炎既貶死心又
惡郢圖欲去之宰相張鑑忠正有才上所委信杞頗惡
之會龍右用兵杞乃見帝偽請行帝不可即薦鑑守鳳翔會朱泚朱泚弟兄不睦
有泚判官蔡廷玉者離間滔滔論奏請殺之廷玉既貶

會龍右用兵杞乃見帝偽請行帝不可即薦鑑守鳳翔

三

殿中侍御史鄭詹遣吏監送廷玉疑送投水而卒杞因
奏曰恐朱泚疑為詔旨請三司按鞠詹又御史所為稟
大夫命并令按郢詹與張鑑善每伺杞晝眠輒詣鑑杞
知之他日杞假寢佯熟伺詹果來方與鑑語杞遽至鑑
閣中詹趨避杞杞遽言密事鑑曰殿中鄭侍御在此杞
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聞時三司使方按詹郢獄
未具而奏殺詹貶郢為驩州新書費州舊書本紀同當從新書刺史鑑尋
罷相出鎮鳳翔李洵以徐州降有所經畧使人謀其陰
禍賊物如此李揆舊德慮德宗復用乃遣使西蕃天下
無不扼腕痛憤然無敢言者戶部侍郎判度支杜佑甚

承恩顧為杞媒孽貶蘇州刺史初上即位擢崔祐甫為
相頗用道德寬大以宏上意故建中初政聲藹然海內
想望貞觀之理及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初李
希烈請討梁崇義崇義誅而希烈叛盡據淮右襄鄧之
郡邑恒州李寶臣死其子惟岳邀節鉞遂與田悅締結
以抗王師繇是河北河南連兵不息度支使杜佑計諸
道用軍月費一百餘萬貫京師帑廩不支數月且得五
百萬貫可支半歲則用兵濟矣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
判度支贊亦計無所施乃與其黨太常博士韋都買等
謀行括率以為泉貨所聚在於富商錢十萬貫者留萬

會龍右用兵杞乃見帝偽請行帝不可即薦鑑守鳳翔

三

貫為業有餘官借以給軍冀得五百萬貫上許之約以
罷兵後以公錢還敕既下京兆少尹韋頑督責頗峻長
安尉薛萃荷校乘車搜人財貨意其不實即行榜笞人
不勝冤痛或有自縊而死者京師囂然如被賊盜都計
富戶田宅奴婢等估纔及八十八萬貫又以儼權納質積
錢貨貯粟麥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長安為之
罷市百姓相率千萬眾邀宰相於道訴之杞初雖慰諭
後無以遏即疾驅而歸計儼質與商借纔二百萬貫德
宗知下民流怨詔皆罷之然宿師在野日須共饋明年
六月趙贊又請稅間架算除陌凡屋兩架為一間分為

三等上等每間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所由吏乘筆
執籌人人第舍而計之凡沒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
十貫文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貿易率一貫舊算二十
益加算爲五十給與物或兩換者約錢爲率算之市主
人牙子各結印紙有人買賣隨自署記翼日合算之有
自貿易不用市牙子者驗其私簿投狀自首其有私簿
投狀隱錢百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錢十千出於其
家法既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不
得半怨黷之聲囂然滿於天下及十月涇師犯闕亂兵
呼於市曰不奪汝商戶儻質矣不稅汝間架除陌矣是

唐書卷六 盧杞

四

時人心愁怨涇師乘間謀亂奉天之奔播職杞之由故
天下無賢不肖視杞如讐德宗在奉天爲朱泚攻圍武靈
杜希全率鹽夏二州士六千來赴帝議所從道杞請道
漢谷渾城日不然彼多險且爲賊乘不如道乾陵北踰
雞子堆而屯與爲犄角賊可破矣帝從杞議賊果拒隘兵不得入奔還邠州李懷光自魏縣
赴難或謂王翊趙贊曰懷光累歎憤以爲宰相謀議乖
方度支賦歛煩重京尹刻薄軍糧乘輿播遷三臣之罪
也今懷光勲業崇重聖上必開襟布誠詢問得失使其
言入豈不殆哉翊贊白於杞杞大駭懼從容奏曰懷光
勲業宗社是賴臣聞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因其兵威
可以一舉破賊今若許其朝覲則必賜宴賜宴則留連

使賊得京城則從容完備恐難圖之不如使懷光乘勝
進收京城破竹之勢不可失也帝然之乃詔懷光率眾
屯便橋剋期齊進懷光大怒遂謀異志懷光自以千里
勤難有大功爲
反因累言杞等罪惡上議譴沸皆指目杞德宗方悟
爲杞所構物議喧騰歸咎於杞乃貶爲新州司馬白志
貞恩州司馬趙贊播州司馬馮赦移吉州長史在貶所
謂人曰吾必再入用是日上果用杞爲饒州刺史給事
中袁高宿直當草杞制遂執以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曰
杞作相三年矯誣陰賊排斥忠良朋附者欬唾立至青
雲睚眦者顧眄已擠溝壑傲很背德反亂天常播越蠻

唐書卷六 盧杞

五

輿瘡痍天下皆杞之爲也幸免誅戮唯示貶黜尋以稍
遷近地更授大郡恐天下失望惟相公執奏之事尚可
救翰從一不悅遂改命舍人草制明日詔下袁高執奏
曰盧杞爲政極恣兇惡三軍將校願食其肉百辟卿士
嫉之若讐諫官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上疏
曰伏以吉州長史盧杞外矯儉簡內藏姦邪三年擅權
百揆失序惡直醜正亂國殄人天地神祇所知蠻夷華
夏同棄伏惟故事皆得上聞自杞爲相要官大臣動踰
月不敢奏聞百僚惴惴常懼顛危及京邑傾淪皇輿播
越陛下炳然覺悟出棄遐荒制曰忠讜壅於上聞朝野

為之側目由是忠良激勸內外歡欣今復用為饒州刺史眾情失望皆謂非宜臣聞君之所以臨萬姓者政也萬姓之所以戴君者心也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乞迴聖慈遽輟新命疏奏不答諫官又論曰盧杞蒙蔽天聽隳紊朝典致亂危國職杞之由可謂公私巨蠹中外棄物自聞再加擢用忠良痛骨士庶寒心臣昨者瀝肝上聞冒死不恐冀迴宸睇用快羣情至今拳拳未奉聖旨物議騰沸行路驚嗟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伏乞俯從眾望永棄姦臣幸免誅夷足明恩貨特加榮寵恐造禍階臣等忝列諫司合陳狂瞽給事中袁高堅執不

盧杞

六

下乃改授澧州別駕翼曰延英上謂宰臣曰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李勉對曰陛下授杞大郡亦可其如兆庶失望何上曰眾人論杞姦邪朕何不知勉曰盧杞姦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德宗默然良久散騎常侍李泌復對上曰盧杞之事朕已可袁高所奏如何泌拜而言曰累日外人竊議以陛下同漢之桓靈臣今親承聖旨乃知堯舜之不迨也德宗大悅慰勉之杞尋卒於澧州子元輔

元輔字子望少以清行聞於時進士擢第授崇文館校書郎德宗思杞不已乃求其後特恩拜左拾遺再遷左

司員外郎歷杭滄絳三州刺史以課最高徵為吏部郎中遷給事中改刑部侍郎自兵部侍郎出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復為兵部侍郎元輔自祖至曾以名節著於史冊元輔簡潔貞方純繼門風歷踐清貫人亦不以父之醜行為累人士歸美大和三年八月卒時年五十六

白志貞者太原人本名琇珪出於胥吏事節度使李光弼小心勤恪動多計數光弼深委信之帳中之事與琇珪參決代宗素知之光弼薨後用為司農少卿遷太卿在寺十餘年德宗嘗召見與語引為腹心遂用為神策

白志貞

七

軍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名志貞善伺候上意言無不從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時尚父子儀塔端王傅吳仲孺家財巨萬以國家召募有急懼不自安乃上表請以子弟率奴客從軍德宗嘉之超授五品官由是志貞請令節度觀察團練等使并嘗為是官者令家出子弟甲馬從軍亦與其男官是時豪家不肖子幸之貧而有知者苦之自是京師人心搖震不保家室時禁軍募致悉委志貞兩軍應赴京師殺傷殆盡都不奏聞皆以京師沽販之徒以填其闕其人皆在市廛及淫師犯闕詔志貞以神策軍拒

賊無人至者上無以禦寇乃圖出幸時令狐建以龍武軍四百人從駕至奉天仍以志貞爲行在都知兵馬使聞李懷光至恐暴揚其罪乃與盧杞同沮懷光入朝衆議喧沸言致播遷盧杞志貞之罪也故與杞同貶遇赦量移闡州別駕貞元二年遷果州刺史宰相李勉及諫官表疏論列言志貞與盧杞罪均未宜叙用固執不許凡旬日方下其詔三年遷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西觀察使是年六月卒

裴延齡河東人父旭和州刺史延齡乾元末爲汜水縣尉遇東都陷賊因寓居鄂州綴緝裴駟所注史記之闕

唐書全 裴延齡

八

遺自號小裴後華州刺史董晉辟爲防禦判官黜陟使薦其能調授太常博士盧杞爲相擢爲膳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改祠部郎中崔造作相改易度支之務令延齡知度支東都院及韓滉領度支召赴京守本官延齡不待詔命遽入集賢院視事宰相延賞惡其輕率出爲昭應令與京兆尹鄭叔則論辨是非攻訐叔則之短時李泌爲相厚於叔則中丞竇參恃恩寵惡泌而佑延齡叔則坐貶爲永州刺史延齡改著作郎竇參尋作相用爲太府少卿轉司農少卿貞元八年班宏卒以延齡守本官權領度支自揣不通殖貨之務乃多設鉤距召

度支老吏與謀以求恩顧乃奏云天下每年出入錢物新陳相因常不減六七千萬貫唯有一庫差舛散失莫可知之請於左藏庫中分置別庫欠負耗贖等庫及季庫月庫納諸色錢物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折爲負庫出以色入者爲月庫上皆從之且欲多張名目以惑上聽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其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其實於錢物更無增加唯虛費簿書人吏耳其年遷戶部侍郎判度支奏請令京兆府以兩稅青苗錢市草百萬圍送苑中宰相陸贄趙憬議以爲若市送百萬圍草卽一府百姓自冬歷夏般載不了百役供應須悉停罷又妨奪農務請令府

唐書全 裴延齡

九

縣量市三二萬圍各貯側近處他時要卽支用京西有汚池卑濕處時有蘆葦生焉亦不過數畝延齡乃奏云旣馬冬月合在槽櫪秣飼夏中卽須收放臣近尋訪知長安咸陽兩縣界有陂池數百頃請以爲內厰牧馬之地且去京城十數里與苑厰中無別上初信之言於宰相對曰恐必無此上乃差官閱視事皆虛妄延齡旣慙且怒又誣奏李充爲百姓妄請積年和市物價特敕令折填謂之底折錢嘗因奏對請積年錢帛以實帑藏上曰若爲可得錢物延齡奏曰開元天寶中天下戶僅千萬百司公務殷繁官員尚或有闕自兵興已來戶口減

耗大半今一官可兼領數司伏請自今已後內外百司官闕未須補置收其闕官祿俸以實帑藏後因對事上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院一楸以年多之故似有損蠹欲換之未能對曰宗廟事至重殿楸事至輕況陛下自有本分錢物用之不竭上驚曰本分錢何也對曰此是經義證據愚儒常材不能知陛下正合問臣唯臣知之準禮經天下賦稅當為三分一分充乾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之庖厨乾豆者供宗廟也今陛下奉宗廟雖至敬至嚴至豐至厚亦不能一分財物也只如鴻臚禮賓諸國蕃客至於迴紇馬價用一分錢物尚有贏羨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裴延齡

十一

甚多況陛下御膳官厨皆極簡儉所用外分賜百官充俸料殮錢等猶未能盡據此而言庖厨者之餘其數尚多皆陛下本分也用修數十殿亦不合疑慮何況一楸上曰經義如此人總不曾言之領之而已又因計料造神龍寺須長五十尺松木延齡奏曰臣近於同州檢得一谷木可數千條皆長八十尺上曰人言開元天寶中側近求覓長五六十尺木尚未易須於嵐勝州採市如今何為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奏曰臣聞賢材珍寶異物皆在處常有但遇聖君即出見今此木生關輔蓋為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時陸贄秉政上素所禮重每

於延英極論其誕妄不可令掌財賦德宗以為排擯待延齡益厚贄上書疏其失曰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日之內遽銜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為羨餘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盈餘之財稍宏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廛豪奪入獻追補夫匠迫脅就功以救索為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為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為之晝閉與役之所百工比於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裴延齡

十一

幽囚聚詛連郡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為言時有訐而言之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驚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傷心於上斂怨於人欺天陷君遠近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支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案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多少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詔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

於糞土之中收得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又百萬有餘
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
合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者其時特宜進旨並依所
奏施行太府卿韋少華抗疏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
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詐兩司既有論
執理須詳辨是非陛下縱其妄欺不加按問以在庫之
物爲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
人不慙此又罪之大者也國家府庫出納有常延齡險
猾售奸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
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

唐書卷六 裴延齡

三

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則資之於國在國爲官物
在人爲私財何謂贏餘須別收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
物暴法以刻削私財捨此二途其將安取陛下方務崇
信不加檢裁姑務保持言無詰責延齡謂能蔽或不復
懼思姦威既沮於四方儉態復行於內府由是蹂躪官
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
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夫理天下者以義爲本以利爲末
以人爲本以財爲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
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
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

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
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未
之有也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人爲天子取怨於下也且陛
下初膺寶祿志翦羣兇師旅繁興徵求寔廣權筭侵剝
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晝犯闕都邑昨
庶恬然不驚反與賊衆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
性靡所不爲然亦由德澤未浹而暴令驅之以至於是
也於時內府之積尚如邱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此則

唐書卷六 裴延齡

三

陛下躬親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
旣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乘所屯窘如涸
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懇以苦寒
爲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爲之求覓不致竟閱默而遣
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關聖旨方以戎事爲急不忍
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從將
吏赴難師徒蒼黃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蒸
饑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
風颼冒霜雪踰四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強賊全危城
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邪唯以不厚其身不藏

其貨與眾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人捐軀命而扞寇讐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既解諸路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別置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攜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乎旋屬蝨賊內興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為貴以蓄義為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

唐書卷之六十五 裴延齡

五

財之內府方為已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園倉篋櫃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為已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遠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勵之志有罪已悔懼之辭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感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

回慮化危為安陛下亦當為宗廟社稷建不拔之永圖為子孫黎民立可久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儉邪復行剋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姦計以為博噬擊攫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謬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滄哲之名皇甫聚樞之變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患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畜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

唐書卷之六十五 裴延齡

五

察臣伏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宸衷延齡之言多順聖旨今若以罪寘辟則似為眾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美矣其於改過勿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今希旨自默浸以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既若又沮抑誰當貢誠或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為證只如延齡兇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迨輿臺賤品喧喧談議億萬為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誠令親信博採輿詞參較比來所聞足鑿人間情偽臣以卑鄙位當台衡既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眾沈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

知幾之名黨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
上違歡情下餌讒口良以內顧庸昧一無所堪以蒙眷
知唯以誠直綢繆帷屨一紀於茲聖慈既以此見容愚
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危楨陛下致興復之
難至今追思猶為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慮懼燬室而
悲鳴蓋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請雖已
頻煩天聽尙高未垂諒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
語煩意懇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於陛下慮患
之計則忠糜軀奉君所不敢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為願
迴睿聰為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書奏德宗不悅

唐書卷六 裴延齡

待延齡益厚時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
李銛以事相關皆證延齡矯妄德宗罷陸贄知政事為
太子賓客滂充銛悉罷職左遷十一年春暮上數畋於
苑中時久旱人情憂惱延齡遽上疏曰陸贄李充等失
權心懷怨望今專大言於眾曰天下炎旱人庶流亡度
支多闕欠諸軍糧草以激怒羣情後數日上又幸苑中
適會神策軍人訴度支欠厩馬芻草上思延齡言即時
迴駕下詔斥還贄充滂銛等朝廷中外惴恐延齡方謀
害在朝正直之士會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閣切諫事遂
且止贄充等雖已貶黜延齡憾之未已乃掩捕李充腹

心吏張忠捶掠楚痛令為之辭云前後隱沒官錢五十
餘萬貫米麥稱是其錢物多結託權勢充妻常於犢車
中將金寶繒帛遺陸贄妻忠不勝楚毒並依延齡教抑
之辭具於款占忠妻母於光順門投匭請詔御史臺
推問一宿得其實狀事皆虛乃釋忠延齡又奏京兆府
妄破用錢穀請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翰嘗為
陸贄所黜故也及元翰勾覆錢穀又無交涉賴刑部侍郎奚陟辨
治充得延齡既銳意以苛刻剝下附上為功每奏對際
皆恣驕詭怪虛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
之所未嘗聞德宗頗知其誕妄但以其敢言無隱且欲

唐書卷六 裴延齡

訪聞外事故斷意用之延齡恃之謂必得宰相尤好慢
罵毀詆朝臣班行為之側目及卧病載度支官物置於
私家亦無敢言者貞元十二年卒時年六十九延齡死
中外相賀唯德宗悼惜不已冊贈太子少保新書太傅
貞初度支建言延齡獲列別庫分藏正物無實益而
有吏文之煩乃詔復以還左藏元和中有司議曰
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工部侍郎六代祖範西魏西陽太
守後周封郿城公渠牟少慧悟涉覽經史工為詩李白異
初為道士復為僧興元中韓滉鎮浙西奏授試祕書郎累轉
四門博士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誕日御麟德殿召給事中
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道士萬

參成沙門譚延等十二人講論儒道釋三教渠牟枝詞
遊說捷口水注上謂其講釋有素聽之意動數日轉祕
書郎奏詩七十韻旬日遷右補闕內供奉僚列初不有
之在延英既對宰相多使中貴人召渠牟於官次同輩
始注目矣歲終遷右諫議大夫時延英對秉政職之臣
置漏率下二三刻為常渠牟奏事率漏下五六刻上笑
語款狎往往外聞渠牟形神佻躁無士君子器志向不
根道德眾雅知不能以正道開悟上意陸贄免相後上
躬親庶政不復委成宰相廟堂備員行文書而已除守
宰御史皆帝自選擇然居深宮所狎而取信者裴延齡

唐書卷六 韋渠牟 六

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洎渠牟皆權傾相府延齡李
實姦欺多端甚傷國體紹無所發明而渠牟名素輕頗
張恩勢以招趨嚮者門庭填委茅山處士崔芊徵至闕
下鄭隨自山人再至補闕馮伉自醴泉令為給事中皇
太子侍讀皆渠牟延薦之上既偏有所聽浮薄率背本
街進不復藏器蘊德皆奔馳請謁利蹄甘辭以附渠牟
居無何遷太府卿賜金紫又轉太常卿貞元十七年卒
時年五十三贈刑部尚書仍諡曰忠

李齊運者蔣王暉之孫也解褐寧王府東閣祭酒七遷
至監察御史江淮都統李暉辟為幕府累轉工部郎中

為長安縣令職事修理宗正少卿李瀚從子有所訟齊
怒辱諸朝齊運運於瀚為卑行而不禮訟者瀚
以間代宗貶瀚歷京兆少尹陝府長史建中末改河中
尹晉絳慈隰觀察使時李懷光自山東卷甲奔難晝夜
倍道北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齊運傾力犒設軍人皆
悅懷光既反驅兵還保河中齊運不能敵棄城而走除
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賊據京城李晟軍東渭橋齊
運擾攘之中徵募工役版築城壘飛芻輓粟以應晟收
復之際頗有力焉萬年丞源遠不事齊運怒梓辱之死
治帝不許御史聯章於庭遠家告冤御史大夫崔縱請窮
天子使宰相論諫官御史後母得羣署章以効然卒不
直遷貞元中蝗旱方熾齊運無政術乃以韓洄代之改

唐書卷六 李齊運 七

宗正卿兼御史大夫閑廐宮苑使改檢校禮部尚書兼
殿中監尋正拜禮部尚書兼殿中監使如故其後十餘
歲宰臣內殿對後齊運常次進貢其計慮以決羣議齊
運無學術不知大體但甘言取信而已薦李錡為浙西
觀察使受賂數十萬計舉李詞為湖州刺史既而邑人
告其贓犯上以齊運故不問而遣之齊運被疾歲餘不
能朝請朝廷除授往往降中人就宅咨決末以妾衛氏
為正室身為禮部尚書冕服以行其禮人士嗤謂貞元
十二年卒時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

李實者道王元慶元孫以蔭入仕六轉至潭州司馬洪

州節度使嗣曹王臯辟為判官遷斬州刺史臯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用為節度判官檢校太子賓客員外郎臯卒新帥未至實知留後刻薄軍士衣食軍士怨叛謀殺之實夜縋城而出歸詣京師用為司農少卿加檢校工部尚書司農卿貞元十九年為京兆尹卿及兼官如故尋封嗣道王自為京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人皆側目二十年春夏旱關中大歉實為政猛暴方務聚斂進奉以固恩顧百姓所訴一不介意因入對德宗問人疾苦實奏曰今年雖旱穀固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無告乃徹屋瓦木賣麥苗以供賦歛優人成輔端因戲

唐書實錄李實

三

作語為秦民艱苦之狀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五石米三間堂屋二千錢凡如此語有數十篇實聞之怒言輔端誹謗國政德宗遽令決殺當時言者曰實誦箴諫取其諷諧以託諷諫優伶舊事也設謗本採芻蕘本欲達下情存諷議輔端不可加罪德宗亦深悔京師無不切齒以怒實故事府官避臺官實常遇侍御史王播於道實不肯避導從如常播詰其從者實怒奏播為三原令謝之日庭詬之陵轍公卿百執事隨其喜怒誣奏遷逐者相繼朝士畏而惡之又誣奏萬年令李眾貶虔州司馬奏虞部員外郎房啓代眾

升黜如其意怙勢之色瞿然在眉睫間故事吏部將奏科目與密朝官不通書問而實身詣選曹迫趙宗儒且以勢恐之前歲權德輿為禮部侍郎實託私薦士不能如意後遂大錄二十人迫德輿曰可依此第之不爾必出外官悔無及也德輿雖不從然頗懼其誣奏二十一年有詔蠲畿內逋租實違詔徵之百姓大困官吏多遭笞罰剝割培斂聚錢三十新書二十萬貫胥吏或犯者即按之有乞丐絲髮固死無者且曰死亦不屈亦杖殺之京師貴賤同若其暴虐順宗在諒閣逾月實斃人於府者十數遂議逐之乃貶通州長史制出市人皆袖瓦石投

唐書實錄韋執誼

三

其首實知之由月營門自苑西出人人相賀後遇赦量移虢州在道卒韋執誼者京兆人父浼官卑執誼幼聰俊有才進士擢第應制策高等拜右拾遺召入翰林為學士年纔二十餘德宗尤寵異相與唱和歌詩與裴延齡韋渠牟等出入禁中畧備顧問德宗載誕日皇太子獻佛像德宗命執誼為畫像贊上令太子賜執誼緜帛以酬之執誼至東宮謝太子卒然無以藉言太子因曰學上知王叔文乎彼偉才也執誼因是與叔文交甚密俄丁母憂服闋起為南宮郎德宗時召入禁中初貞元十九年補闕張

正一因上書言事得召見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裴蒞常仲孺呂洞等以嘗同官相善以正一得召見偕往賀之或告執誼曰正一等上疏論君與王叔文明黨事執誼信然之因召對奏曰韋成季等朋聚覬望德宗令金吾伺之得其相過從飲食數度於是盡逐成季等六七人當時莫測其由及順宗即位久疾不任朝政王叔文用事乃用執誼為宰相乃自朝議郎吏部郎中騎都尉賜緋魚袋授尚書左丞同平章事仍賜金紫叔文欲專國政故令執誼為宰相於外已自專於內執誼既為叔文引用不敢負情然迫於公議時時立異密令人謝叔

唐書卷六 韋執誼

三

文曰不敢負約為異欲共成國家之事故也叔文詬怒遂成仇怨執誼既因之得位亦欲矛盾掩其迹及憲宗受內禪王侄王叔文徒黨並逐尚以執誼是宰相杜黃裳之婿故數月後貶崖州司戶及雖尚在位而臨事奄奄無氣聞人足聲初執誼自卑官常忌諱不欲人言嶺南州縣名為郎官時嘗與同舍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州執誼遽命去之閉目不視及拜相還所坐堂見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為不祥甚惡之不敢出口及坐叔文之貶果往崖州卒於貶所王叔文者越州山陰人也以恭待詔粗知書好言理道

德宗令直東宮太子嘗與侍讀論政道因言宮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當極言之諸生稱贊其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向論宮市君獨無言何也叔文曰皇太子之事上也視膳問安之外不合輒預外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情則安能自解太子謝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由是重之宮中之事倚之裁決每對太子言則曰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當代知名之士而欲僥倖速進者與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翬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十數人定為死交而凌準程異又因其黨以進藩

唐書卷六 王叔文

三

鎮侯伯亦有陰行賂遺請交者德宗崩已宣遺詔時上寢疾久不復關庶政深居施簾帷閣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議自帷中可其奏王侄常論上屬意叔文宮中諸黃門稍稍知之其日召自右銀臺門居於翰林為學士叔文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請用為宰相叔文因王侄因李忠言因牛昭容轉相結構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宣於中書俾執誼承奏於外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陳諫凌準韓翬唱和曰管日葛曰伊曰周凡其黨倜然自得謂天下無人叔文每言錢穀為國大本將可以盈縮兵賦可操柄市士叔文初入

翰林自蘇州司功爲起居郎俄兼充度支鹽鐵副使以杜佑領使其實成於叔文數月轉尚書戶部侍郎領使學士如故內官俱文珍惡其弄權乃削去學士之職制出叔文大駭謂人曰叔文須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帶此職無由入內王伾爲之論請乃許三五日一人翰林竟削內職叔文始入內廷陰構密命機形不見因騰口善惡進退之人未窺其本信爲奇才及司兩使利柄齒於外朝愚智同曰城狐山鬼必夜號窟居以禍福人亦神而畏之一旦畫出路馳無能必矣叔文在省署不復舉其職事引其黨與竊語謀奪內官兵柄乃以故將范

唐書卷之五十一

王叔文

希朝統京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韓泰副之初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中尉乃止諸鎮無以兵馬入希朝韓泰已至奉天諸將不至乃還無幾叔文母死不發前一日叔文置酒饌於翰林院宴諸學士及內官李忠言俱文珍劉光奇等袖金以餉因楊言曰天子適射中飲叔文白諸人曰叔文母疾病比來盡心戮力爲國家事不避好惡難易者欲以報聖人之重知也若一去此職百謗斯至誰肯助叔文一言者望諸君開懷見察又曰羊士諤非毀叔文欲杖殺之而韋執誼懦而不遂叔

文生平不識劉闢乃以韋臯意求領三川闢排門相干欲執叔文手豈非凶人邪叔文已令埽木場將斬之韋執誼苦執不可每念失此兩賊令人不快又自陳判度支已來典利除害以爲已功俱文珍隨語折之叔文無以對左右竊語曰母死已腐方留此將何爲明日乃發喪執誼益不用其語乃謀起復斬執誼與不附已者聞者叔文未欲立皇太子順宗既久疾未平羣臣中外請立太子既而詔下立廣陵王爲太子天下皆悅叔文獨有憂色而不敢言其事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末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歎歎泣下人皆竊笑之皇太子監國貶爲渝州司戶明年誅

唐書卷之五十一

王伾

王伾杭州人始爲翰林侍書待詔累遷至正議大夫殿中丞皇太子侍書順宗卽位遷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伾闖茸不如叔文唯招賄賂無大志貌寢陋吳語素爲太子之所褻狎叔文頗任氣自許粗知書好言事順宗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間叔文入止翰林而伾入至翰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然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受王叔文主決斷韋執誼爲文話劉禹錫陳諫韓巖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謀議唱和採聽外事而伾與叔文及諸朋黨之門車馬填湊而伾門尤盛珍玩賂

遺歲時不絕室中為無門大櫃唯開一竅足以受物以

藏金寶其妻或寢臥於上叔文既居喪任日請中人及

軍不許又請以威遠軍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不可

少一日三表皆不報憂悸行且臥至夕大呼曰吾疾作

第與叔文同貶開州司馬王叔文最所重者李景儉

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居喪於東都呂溫使吐蕃留半

歲叔文敗方歸陸質為皇太子侍讀尋卒任叔文既逐

詔貶其黨韓翥饒州司馬韓泰虔州司馬陳諫台州司

馬柳宗元永州司馬劉禹錫朗州司馬凌準連州司馬

程昇郴州司馬韋執誼崖州司馬韓翥宰相況之族子

唐書貞元王臣

三

史尋改饒州司馬量移汀州刺史又轉永州卒陳諫至

叔文敗已出為河中小尹自台州司馬量移封州刺史

轉通州新書循州卒諫性警敏嘗覽染署歲簿悉能言凌準

字宗貞元二十年自浙東觀察判官侍御史召入王叔

文與準有舊引用為翰林學士轉員外郎坐叔文貶連

州準有史學尚古文撰邠志二卷韓泰字安貞元中累

遷至戶部郎中王叔文用為范希朝神策行營節度行

軍司馬泰最有籌畫能決陰事深為任叔文之所重坐

貶自虔州司馬量移漳州刺史遷郴州終湖州柳宗元

劉禹錫自有傳

程昇字師京兆長安人嘗侍父疾鄉里以孝悌稱明經

及第釋褐揚州海陵主簿登開元禮科授華州鄭縣尉

精於吏職剖判無滯杜確刺同州帥河中皆從為賓佐

貞元末擢授監察御史遷虞部員外郎充鹽鐵轉運揚

子院留後時王叔文用事由徑放利者皆附之昇亦被

引用叔文敗坐貶岳州刺史改郴州司馬元和初鹽鐵

使李異薦昇曉達錢穀請棄瑕錄用擢為侍御史復為

揚子留後累檢校兵部郎中淮南等五道兩稅使昇自

悔前非厲已竭節江淮錢穀之弊多所鏟革入為太府

少卿太卿轉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充鹽鐵轉運副使時

唐書貞元程昇

三

淮西用兵國用不足昇使江表以調征賦且諷有土者

以饒羨入貢至則不剝下不浚財經費以贏人頗便之

由是專領鹽鐵轉運使兼御史大夫十三年九月轉工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議者以昇起錢

穀吏一旦位冠百僚人情大為不可昇自知叨據以謙

遜自牧月餘日不敢知印秉筆昇知西北邊軍政不理

建議置巡邊使上問誰可使者昇請自行議未決無疾

而卒元和十四年四月也贈左僕射諡曰恭昇性廉約

歿官第家無餘財人士多之

皇甫鏞安定朝那人祖鄰幾汝州刺史父愉常州刺史

縛貞元初登進士第登賢良文學制科授監察御史丁
母憂免喪坐居喪時薄遊除詹事府司直轉吏部員外
郎判南曹凡三年頗鈐制姦更改吏部郎中三遷司農
卿兼御史中丞賜金紫判度支俄拜戶部侍郎時方討
淮西切於饋運縛勾剝嚴急儲供辦集益承寵遇加兼
御史大夫十三年與鹽鐵使程昇同日以本官同平章
事領使如故縛雖有吏才素無公望特以聚歛媚上刻
削希恩詔書既下物情駭異至於賈販無識亦相嗤詬
宰相崔羣裴度以物議上聞憲宗怒而不聽度上疏乞
罷知政事因論之曰臣一昨於延英陳乞伏奉聖旨未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皇甫縛 五

遂愚衷竊以上古明王聖帝致理興化雖由元首亦在
股肱所以述堯舜之道則言稷契皋夔紀太宗元宗之
德則言房杜姚宋自古至今未有不任輔弼而能獨理
天下者況今天下異於十年已前方驅駕文武廓清寇
亂建昇平之業十已得八九然華夏安否繫於朝廷朝
廷輕重在於宰相如臣篤鈍夙夜戰兢常以爲上有聖
君下無賢臣不能增日月之明廣天地之德遂使每事
皆勞聖心所以平賊安人費力如此實由臣輩不稱所
職方期陛下博採物議旁求人望致之輔弼責之化成
而乃忽取微人列於重地始則殿庭班列相與驚駭次

則街衢市肆相與笑呼伏計遠近流聞與京師無異何
者天子如堂宰臣如陛陛高則堂高陛卑則堂不得高
矣宰臣失人則天子不得尊矣伏以陛下叡哲文明唯
天所授凡所閱視洞達無遺所以比來選任宰相縱道
不周物才不濟時公望所歸皆有可取況皇甫縛白掌
度支專事剝剝以苛爲察以刻爲明自京北京西城鎮
及百司并遠近州府應是仰給度支之處無不苦口切
齒願食其肉猶賴臣等每加勸誠或爲奏論庶事之中
抑令通濟比者淮西諸軍糧料所破五成錢其實只與
一成兩成士卒怨怒皆欲離叛臣到行營方且慰諭直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皇甫縛 五

其遷延不進供軍漸難俱能前行必有優賞以此約定
然後切勒供軍官且支九月一日兩成已上錢俱容努
力方將小安不然必有潰散今舊兵悉向淄青討伐忽
聞此人人相則必相與驚憂以爲更有前時之事則無
告訴之憂雖侵刻不少然漏落亦多所以罷兵之後經
費錢數一千三十萬貫此事猶可直以性惟狡詐言不
誠實朝三暮四天下共知惟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
極程昇雖人品凡俗然心事和平處之煩劇或亦得力
但升之相位便在公卿之上實亦非宜如皇甫縛天下
之人怨入骨髓陛下今日收爲股肱列在台鼎切恐不

可伏惟圖之伏聞李脩疾病亦求入來如浙西觀察使且與亦得臣知一言出口必犯天威但使言行甘心獲戾今者臣若不退天下之人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未許言又不聽如火燒心若箭攢體臣自無惜惜陛下今日事勢何者淮西盪定河北咸寧承宗斂手削地程權東身赴闕韓宏與疾討賊此豈京師氣力能制其命祇是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今既繼開中興再造區夏陛下何忍欲自破除使億萬之眾離心四方諸侯解體凡百君子皆欲慟哭況陛下任臣之意豈比常人臣事陛下之心敢同眾士所以昧死重封以聞如不足觀臣當引

皇書卷六 皇甫鏞

手

領受責陛下引一市肆商徒與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損陛下實有所傷不勝憤懣惶恐之至時憲宗以世道漸平欲肆意娛樂池臺館宇稍增崇飾而昇鏞探知上旨數貢羨餘以備經構故帝獨排物議相之見裴度疏以為明黨竟不省覽鏞知公議不可益以巧媚自固奏減內外官俸錢以贖國用敕下給事中崔祐封還詔書其事方罷時內出積年庫物付度支估價例皆陳朽鏞盡以善價買之以給邊軍羅縠繒綵觸風斷裂隨手散壞軍士怨怒皆聚而焚之裴度奏事因言邊軍焚賜之意鏞因引其足奏曰此靴乃內庫出者臣以俸錢二千買

之堅韌可以久服所言不可用皆詐也帝以為然由是鏞益無忌憚裴度有用兵伐叛之功鏞心嫉之與宰相李逢吉令狐楚合勢擠度出鎮太原崔羣有公望為指紳所重屢言時政之弊鏞惡之因議憲宗尊號乃奏曰昨羣臣議上徽號崔羣於陛下惜孝德兩字憲宗怒黜羣為湖南觀察使鏞罷度支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又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叶為姦謀薦引方士柳泌僧大通言可致長生中尉吐突承璀恩寵莫二鏞厚賂結其歡心故及相位穆宗在東宮備聞鏞之姦邪及居諒闇聽政之日詔皇甫鏞器本凡近性惟險狹行靡所顧文無可觀雖早踐朝倫

皇書卷六 皇甫鏞

三

而素乖公望自掌邦計屬當軍興以剝下為徇公既鼓眾怒以矯迹為孤立用塞人言洎塵台司益蠹時政不知經國之大體不慮安邊之遠圖三軍多凍餒之憂百姓深凋瘵之弊事皆罔蔽言悉虛誣遠近咸知朝野同怨而又恣求方士上惑先朝潛通姦人罪在難捨合加竄殛以正刑章俾黜遐荒尚存寬典集羣臣於月華門殿鏞崖州司戶參軍又詔曰山人柳泌輒懷左道上惑先朝固求牧人貴欲疑眾自知虛誕仍便奔逃僧大通醫方不精藥術皆妄既延禍孽俱是姦邪邦國固有常刑人神所宜共棄宜付京兆府決重杖一頓處死柳泌本曰楊仁力新書仁書

少習醫術言多誕妄李道古姦回巧宦與泌密謀求進言之於皇甫鏞因徵入禁中自云能致靈藥言天台山多靈草羣仙所會臣常知之而力不能致願為天台長史因以求之起徒步為台州刺史仍賜金紫諫官論奏曰列聖亦有好方士者亦與官號未嘗令賦政臨民憲宗曰煩一郡之力而致神仙長年臣子於君父何愛焉由是莫敢有言者裴潏以極言被黜泌到天台驅役吏民於山谷間聲言採藥鞭笞躁急歲餘一無所得懼詐發獲罪舉家人山谷浙東觀察使追捕送於京師鏞與李道古懇保證之必能致靈藥乃待詔翰林院憲宗服

皇甫鏞

三

泌藥日益煩躁喜怒不常內官懼非罪見戮遂為弑逆大通自云壽一百五十歲久得藥力又有田佐元者鳳翔號人自言有奇術能變瓦礫為金白衣授號縣令初柳泌繫京兆府獄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虛矯泌曰吾本無此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壽四百歲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異但灸灼之癍痕淡身而已鏞卒於貶所轉之貶前坊州刺史班肅以嘗作獨餞於野朝廷義之擢為司封員外郎鏞弟鏞字蘇端士也亦進士擢第累歷宣歙鳳翔使府從事入為殿中侍御史轉比部員外郎河南縣令都官郎中河南少尹時鏞為宰相領度支恩寵殊異鏞惡其

太盛每弟兄讌語即極言之鏞頗不悅乃求為分司除右庶子及鏞獲罪朝廷素知鏞有先見之明不之罪徵為國子祭酒改太子賓客祕書監開成初除太子少保分司卒年四十九鏞能文尤工詩什樂道自怡不屑世務當時名士皆與之交有集十八卷著性言十四篇史臣曰姦邪害正自古有之如矯誕無忌妬賢傷善未有如延齡皇甫之甚也臣每讀陸丞相論延齡疏未嘗不泣下霑衿其守正効忠為宗社大計非端士益友安能感激犯難如此異哉德宗之為人主也忠良不用讒愚是崇乃至身播國屯幾將覆滅尚獨保延齡之是不

皇甫鏞

三

悟盧杞之非悲夫執誼叔文乘時多僻而欲幹運六合斟酌萬幾劉柳諸生逐臭市利何狂妄之甚也章武雄材磨斷窮削厲階洎逐羣度而相異鏞蓋季年之妖惑也夫何言哉

贊曰貞元之風好佞惡忠齡鏞善為國蠹蟲裴陸獻替嫉惡如風天聽匪謏吾道斯窮

新書贊曰裴延齡引經義惑其主以不忠為忠德宗倚延齡韋渠牟等商天下成敗自謂明而卒陷不明君臣同沈沈可不戒哉憲宗銳於立功而皇甫鏞以聚歛取宰相夫宰相者乃天下選彼暫勞一功烏足勝任哉中與之不終有為而然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六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七

列傳八十七

竇參 族子中 齊映

劉滋 父既 從兄贊 盧邁

崔損 齊抗

竇參字時中工部尚書誕之元孫父審言聞喜尉以參貴贈吏部尚書參習法令通政術性矜嚴強直而果斷少以門蔭累官至萬年尉時同僚有直官曹者將夕聞親疾請參代之會獄囚亡走京兆尹按直簿將奏參遽請曰彼以不及狀謁參實代之宜當罪坐貶江夏尉人多義之累遷奉先尉縣人曹芬名隸北軍芬素兇暴因

唐書卷一百八十七

醉毆其女弟族人新書作父案下文父由于死句則當從新書作父非族人救之不

得遂投井死參捕理芬兄弟當死眾官皆請俟免喪參

曰子因父生父由于子死若以喪延罪是殺父不坐也皆

正其罪而杖殺之一縣畏伏轉大理司直按獄江淮次

揚州節度使陳少遊驕蹇不郊迎令軍吏傳問參正辭

讓之少遊悔懼促請參參不俟濟江還奏合旨時婺州

刺史鄧珽坐贓八千貫珽與執政有舊以會赦欲免贓

詔百僚於尚書省雜議多希執政意參獨堅執正之以

法竟徵贓明年除監察御史奉使按湖南判官馬彝獄

時彝舉屬令贓罪至千貫為得罪者之子因權倖誣奏

彝參竟白彝無罪彝實能吏後累佐曹王臯以正直強

幹聞參轉殿中侍御史改金部員外郎刑部郎中侍御

史知雜事無幾遷御史中丞不避權貴理獄以嚴稱數

蒙召見論天下事又與執政多異同上深器之或參決

大政時宰頗忌之多所排抑亦無以傷參然多率情壞

法初定百官俸料以嘗為司直黨其官故給俸多於本

寺丞又定百官班秩初令太常少卿在左右庶子之上

又惡詹事李昇遂移詹事班退居諸府尹之下甚為有

識所嗤尋兼戶部侍郎時京師人家豕生兩首四足有

司欲奏參曰此為豕禍安可上聞命棄之是時郊牛生

唐書卷一百八十七

犢有六足者太僕卿周皓白宰相請奏李泌亦戲答以

遣之故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子正儀請襲封參大署尚

書省門曰陳少遊位兼將相之崇節變艱危之際君上

含垢未能發明愚子何心輒求傳襲正儀懼不敢求封

而去時神策將軍孟華有戰功為大將軍所誣奏稱華

謀反有右龍武將軍李建玉前陷吐蕃久之自拔為部

曲誣告潛通吐蕃皆當死無以自白參悉理出之由是

人皆屬望明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

運使每宰相問日於延英召對諸相皆出參必居後久

之以度支為辭實專大政參無學術但多引用親黨使

居要職以爲耳目四方藩帥皆畏懼之李納既憚參覲遺畢至外示敬參實陰間之上所親信多非毀參賢申又與吳通元通犯事覺參任情好惡恃權貪利不知紀極終以此敗貶參郴州別駕貞元八年四月也參至郴州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千疋湖南觀察使李異與參有隙遂具以聞又中使逢士寧使於路亦奏其事德宗大怒欲殺參宰相陸贄曰實參與臣無分因事報怨人之常情然臣忝宰衡合存公體以參罪犯置之於死恐用刑太過於是且止尋又遣中使謂贄等曰卿等所奏於大體雖好然此人交結中外其意難測朕尋

唐書全書續參

三

罪狀其事灼然又實參在彼與諸戎帥交通社稷事重卿等速進文書處分贄奏曰臣面承德音幸奉密旨皆以社稷爲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參常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不分明叛者既得以爲辭衆人亦爲之懷愍用刑曖昧損累不輕事例未遙所宜重慎實參頃司鈞軸頗怙恩私貪受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既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天顏議加刑辟但聞兇險之意

尙昧結構之由况在衆流何由備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羣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鞠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更少詳度實參於臣素亦無分陛下固以明知有何顧懷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冀刑典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乃再貶爲驩州司馬男景伯配泉州女尼真如隸郴州其財物婢妾傳送京師參時爲左右中官深怒謗沮不已未至驩州賜死邕州武經鎮時年六十

唐書全書續參

四

人目之爲喜鵲德宗頗聞其事數誡參曰卿他日必爲申所累不如出之以掩物議參曰臣無強子姪申雖疎屬臣素親之不忍遠出請保無他犯帝曰卿雖自保如衆人何參固如前對申亦不悛兵部侍郎陸贄與參有隙吳通微弟兄與贄同在翰林俱承德宗顧遇亦爭寵不協金吾大將軍嗣虢王則之與申及通微通元善遂相與傾贄考貢舉言贄考貢舉不實通元取宗室女爲外婦德宗知其毀贄且令察視具得其姦狀乃貶則之爲昭州司馬吳通元爲泉州司馬實參爲道州司馬不旬日貶參郴州別駕卽日以陸贄爲宰相明年實參再

貶驩州德宗謂陸贄曰竇申竇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又並細微不比竇參便宜商量處置所有親密並發遣於遠惡處贄奏曰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宏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實足感於庶品仁煦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竇申竇榮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從輕參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沮勸竇榮與參雖非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仍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年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尙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應不至兇險恐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竇申則之並除名配流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衆何能特立不羣竇參久塵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不從或遊於門庭或序於中表或偏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常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甚與交親安可悉從貶累况竇參罷斥殆欲周星應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臣等商量除與竇參陰謀邪事外一切不問詔從之由是申等得配流

嶺南既賜參死乃杖殺申諸竇皆貶榮得免死

齊映瀛州高陽人父玘試太常少卿兼檢校工部郎中映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授河南府參軍滑毫節度使令狐彰辟爲掌書記累授監察御史彰疾甚映草遺表因與謀後事映說彰令上表請代令子建歸京師彰皆從之因妻以女彰卒後兵亂映脫身歸東都河陽三城使馬燧辟爲判官奏殿中侍御史建中初盧杞爲宰相薦之遷刑部員外郎會張鎰出鎮鳳翔奏爲判官映口辨頗更軍事數以論奏合旨尋轉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德宗在奉天鳳翔逼於賊泚鎰懦緩不曉兵家事部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

將有李楚琳者慄悍兇暴軍中畏之乘間將謀亂先數日映與同列齊抗覺其謀乃言於鎰請早圖之鎰不從映言乃示其寬大召楚琳語之曰欲令公使於外楚琳恐是夜作亂乃殺鎰以應泚軍中多爲映指道故得免因赴奉天行在除御史中丞興元初從幸梁州每過險映常執轡會御馬遽駭奔跳頗甚帝懼傷映令捨轡映堅執久之乃止帝問其故曰馬奔蹶不過傷臣如捨之或犯清塵雖臣萬死何以塞責上嘉獎無已在梁州拜給事中映白哲長大言音高朗上自山南還京常令映侍左右或令前馬至城邑州鎮俾映宣詔令帝益親信

之其年冬轉中書舍人貞元二年以本官與左散騎常侍劉滋給事中崔造同拜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封河間縣男滋以端默雅重寡言映謙和美言悅下無所是非政事多決於造無幾造疾病映當國政乘間亦敢言事時吐蕃數入寇人情搖動且言帝欲行幸避狄映奏曰戎狄亂華臣之罪也今人情恟懼謂陛下理裝具糗糧臣聞大福不再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俯伏流涕上亦爲之感動時給事中袁高忤旨映連請爲左丞御史大夫映於東都舉進士及宏詞時張延賞爲河南尹東都留守厚映及映爲相延賞罷相爲左僕射數畫時事令映行之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七

及爲所親求官映多不應延賞怒言映非宰相器三年正月貶映夔州刺史又轉衡州七年授御史中丞桂管觀察使又改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映常以頃爲相輔無大過而罷冀其復入用乃拊斂貢奉及大爲金銀器以希旨先是銀餅高者五尺餘李兼爲江西觀察使乃進六尺者至是因帝誕日端午映爲餅高八尺者以獻貞元十一年七月卒時年四十八贈禮部尚書諡曰忠劉滋字公茂左散騎常侍子元之孫父貺開元初爲左拾遺父子仍代爲史官貺依劉向說苑撰續說苑一十卷以獻元宗嘉之滋少以門蔭調授太子正字歷漣水

令吏部侍郎楊綰薦滋堪爲諫官拜左補闕改太常卿卿字疑誤復爲左補闕辭官侍親還東都河南尹李廙署奏功曹參軍無幾丁母喪服除遷屯田員外郎轉司勳員外郎判南曹勤於吏職孜孜奉法遷司勳郎中累拜給事中從幸奉天轉太常少卿掌禮儀興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崐旱穀價翔貴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時稱舉職貞元二年遷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相位無所啓奏但多謙退廉謹畏慎而已三年正月守本官罷知政事四年復爲吏部侍郎六年遷吏部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八

尚書竇參以宰相爲吏部尚書換刑部尚書無何御史臺劾奏滋前在吏部選人渝濫詔奪金紫階御史中丞奏吏選不實滋覆疏糾吏因得爲姦詔與侍郎杜黃裳奪階滋有經學善持論性廉潔刻苦嫉惡掌選多所發摘更代詐僞者尤畏之十年十月卒時年六十六贈陝州大都督諡曰貞滋從兄贊大厯中左散騎常侍彙之子少以資蔭補吏累授鄆縣丞宰相杜鴻漸自劍南還朝途出於鄆贊儲供精辦鴻漸判官楊炎以贊名儒之子薦之累授侍御史浙江觀察判官楊炎作相擢爲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人拮拾榛叢間猛獸將噬之幼女號呼搏獸而

救之母子俱免宣欵觀察使韓滉表其異行加金紫之服再遷常州刺史韓滉入相分舊所統為三道以贊為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欵池都團練觀察使贊在宣州十餘年贊祖子元開元朝一代名儒父彙博涉經史唯贊不知書但以強猛立威官吏畏之重足一迹宣為天下沃饒贊久為廉察厚斂殖貨務貢奉以希恩子弟皆虧庭訓雖童年稚齒便能侮易驕人人士鄙之貞元十二年卒時年七十贈吏部尚書

盧邁字子元范陽人少以孝友謹厚稱深為叔舅崔祐甫所親重兩經及第歷太子正字藍田尉以書判拔萃

唐書全

九

授河南主簿充集賢校理朝臣薦其文行遷右補闕侍御史刑部吏部員外郎邁以叔父兄弟姊妹悉在江介屬蝗蟲歲飢懇求江南上佐由是授滁州刺史入為司官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累上表言時政得失轉給事中屬校定考課邁固讓以授官日近未有政績不敢當上考時人重之遷尚書右丞將作監元亘當攝太尉享昭德皇后廟以私忌日不受誓誠為御史劾奏詔尚書省與禮官法官集議邁奏狀曰臣按禮記大夫士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又按唐禮散齋有大功之喪致齋有周親喪齋中疾病即還家不奉祭事皆無忌

日不受誓誠之文雖假寧令忌日給假一日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今直以假寧常式而違攝祭新命酌其輕重誓誠則祀事之嚴校其禮式忌日乃尋常之制詳求典據事緣薦獻不宜以忌日為辭由是亘坐罰俸邁九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餘遷中書侍郎時大政決在陸贄趙憬邁謹身中立守文奉法而已而友愛恭儉邁每有功總喪必容稱其服而情有加焉叔下邦令休沐過家邁終日與羣子姓均指使之無位貌邁從父弟迥為劍南西川判官卒於成都歸葬於洛陽路由京師邁奏請至城東哭於其柩許之近代宰臣多自以為崇重三服之親或不過從而弔臨而邁

唐書全

十

獨振薄俗請臨弟喪士君子是之十二年九月邁於政事堂中風肩輿而歸上表請罷官不許詔宰臣就第問疾自是凡五上表堅乞骸骨詔曰卿操履貞方器識淹茂自居台輔益見忠清方藉謀猷遠嬰疾疹歲月滋久章表屢聞陳請再三撝謙難奪且備養賢之禮宜遂優閒之秩告免之誠雖為懇至俯從來奏良用憮然乃除太子賓客貞元十四年卒時年六十贈太子太傅贈以布帛邁再娶無子或勸畜姬媵對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可以主後以從父弟子

紀為嗣

崔損字至無博陵人高祖行功已後名位卑替損大厯

未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科授祕書省校書郎再授咸陽尉外舅王翊爲京兆尹改大理評事累遷兵部郎中貞元十一年遷右諫議大夫會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憬卒中書侍郎平章事盧邁風病請告戶部尙書裴延齡素與損善乃薦之於德宗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給事中趙宗儒同日知政事並賜金紫初二相有故旬日中外颺望名德損比無聲實及制下之日中外失望性齷齪謹慎每延英論事未嘗有言十四年秋轉門下侍郎平章事是歲以昭陵舊宮爲野火所焚所司請修奉昭陵舊宮在山上置來歲久曾經野火燒

唐書卷之三十一

十一

燕摧毀畧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供水稍遠百姓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宮處修創冀久遠使人又爲移改舊制恐禮意未周宜令宰臣百僚集議議者多云舊宮旣焚宜移就山下上意不欲遷移只於山上重造命損爲八陵修奉使於是獻昭乾定泰五陵造屋五百七十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三間唯建陵仍舊但修葺而已所緣陵寢中牀蓐帷幄一事已上帝親自閱視然後授損送於陵所損以久疾在家賜絹二百匹以爲醫藥南北兩省清要損皆歷踐之在位無稱於人者身居宰相毋野績不言展墓不議遷

耐姊爲尼沒於近寺終喪不臨土君子罪之加以過爲恭遜接見便僻不止於容身而已自建中已後宰相罕有久在位者數歲罪黜損用此中上意竊大任者八年上亦知物議鄙其持祿取容然憐而厚之貞元十九年卒贈太子太傅諡曰賻布帛五百端米粟四百石齊抗字遐舉天寶中平陽太守漸之孫父翱一命卑官卒以抗貴累贈國子祭酒抗少隱會稽剡中讀書爲文長於賤奏大厯中壽州刺史張鑑辟爲判官明閑吏事敏於文學鑑甚重之建中初鑑爲江西觀察使抗亦隨在幕府三年鑑自中書侍郎平章事出鎮鳳翔奏抗爲

唐書卷之三十一

十二

監察御史仍爲賓佐幕中籌畫多出於抗德宗在奉天鑑爲李楚琳所害抗奔赴行在拜侍御史旬日改戶部員外郎宰相蕭復爲江淮宣慰使以抗爲判官德宗還京大盜之後天下旱蝗國用盡竭鹽鐵轉運使元琇以抗有才能奏授倉部郎中條理江淮鹽務貞元初爲水陸運副使督江淮漕運以給京師遷諫議大夫爲處州刺史歷蘇州轉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人爲給事中又爲河南尹歷祕書監太常卿代鄭餘慶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先時每年吏部選人試判別奏官考覆第其上下旣考中書門下復奏擇官覆定寢以

爲例抗乃奏曰吏部尚書侍郎已是朝廷精選不宜別差考官重覆其年他官考判訖俾吏部侍郎自覆是歲遂除考判官蓋抗所論奏也故事禮部侍郎掌貢舉其親故卽試於考功謂之別頭舉人抗亦奏罷之尋奏省諸州府別駕田曹司田官及判司之雙曹者復省中書省驅使官及諸胥吏尋加修國史抗雖讀書無遠智大畧凡爲官必求至精末乃滋彰物論薄其隘刻遇疾上表請罷改太子賓客竟不任朝謝貞元二十年卒時年六十五贈戶部尚書諡曰成又賜其家絹二百疋

史臣曰竇參朋黨不顧君上之誠斯爲悖矣齊映曲貢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七

希用甚謬而愛君泣事往往有長者之言滋邁家行修謹臨事可稱器雖礙礙無廢爲君子矣而損抗之比夫何足云遠汗台槐蓋時主之容易耳

贊曰物之同器貴於宏通竇阿齊佞偏諛斯同滋邁之行可以飾躬康濟蒸民胡爲厥中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八

列傳八十八

徐浩

趙涓子博宣 盧南史

劉太真

李紆

邵說

于邵

崔元翰父良佐從新書

于公異

呂渭子溫 恭

鄭雲逵父昉從新書增

李益

李賀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父嶠官至洛州刺史浩少舉明經

工草隸始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益工書四十二

石湯驥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貌狀奔泉云以文學爲張說所器重調授魯山主簿說薦爲

麗正殿校理見喜雨五色鶴賦咨三遷右拾遺仍爲校

理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奏在幕府改監察御史丁父憂

服除授京兆司錄以母憂去職數年調授河南司錄歷

河陽令以善政稱東都留守王倕表署其府民有妄作

詐爲拜太子司議郎遷金部員外郎歷憲部郎中爲嶺

補使又領東都選安祿山反出爲襄陽太守本郡防禦使賜以

金紫之服肅宗卽位召拜中書舍人時天下事殷詔令

多出於浩浩屬詞贍給又工楷隸肅宗悅其能加兼尚

書右丞浩建言故事有司斷獄必刑部覆審自李林甫

尚書以下未省卽署乖愼恤意請元宗傳位詔冊皆浩

如故便詔可故詳斷復自此始

爲之參兩宮文翰寵遇罕與爲比除國子祭酒爲李輔國語

坐事貶廬州長史代宗徵拜中書舍人集賢殿學士尋

遷工部侍郎會稽縣公嶺南節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又爲

吏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坐以妾弟冒選託侍郎薛邕注

授京尉爲御史大夫李栖筠所彈帝怒黜邕坐貶明州

別駕德宗卽位徵拜彭王傅進郡建中三年以疾卒年

八十贈太子少師諡曰初浩以文雅稱及授廣州典選

部多積貨財又嬖其妾侯莫陳氏頗干政事爲時論所

貶

唐書卷八十八 趙涓

二

趙涓冀州人也幼有文學天寶初舉進士補郾城尉累

授監察御史右司員外郎河南副元帥王縉奏充判官

授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遷給事中太常少卿出爲

衢州刺史永泰初涓爲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燒屋室

數十間火發處與東宮稍近代宗深疑之涓爲巡使俾

令卽訊涓周歷墻圉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

也推鞠明審頗盡事情既奏代宗稱賞焉德宗時在東

宮常感涓之究理詳細及刺衢州年考既深又與觀察

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涓官德宗見其名謂宰臣曰豈

非丞泰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卽拜尙書左丞既至勞

正血朕所自知乃無何知吏部選歷從梁州興元元年

卒贈戶部尙書

子博宣登進士第文章俊拔性率多酒陳許節度使曲

環辟爲從事實筵之間多所忽畧環不能容朝廷方討

淮蔡環誣奏博宣受吳少誠賂爲反閒又妄說國家休

咎扇惑軍情時博宣權知舞陽縣事詔令環決杖四十

流於康州人皆以爲枉先是侍御史盧南史坐事貶信

州員外司馬至郡準例得廳吏一人每月請紙筆錢前

後五年計錢一千貫南史以官閒冗放吏歸納其紙筆

錢六十餘千刺史姚驥劾奏南史以爲贓又劾南史買

唐書卷八十八 趙涓

三

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司使同往按鞠將行並召於延

英謂之曰卿等必須詳審無令漏罪銜寃三人將退裴

解獨留奏曰臣按姚驥奏狀稱南史取廳吏紙筆錢計

贓六十餘貫雖於公法有違量事且非巨蠹上曰此事

亦未爲甚未知燒鉛何如解曰燒鉛爲丹格令不禁準

天寶十三載敕鉛銅錫不許私家買賣貨易蓋防私鑄

錢本亦不言燒鉛爲丹南史違敕買鉛不得無罪伏以

陛下自登寶位及天寶大厯以來未曾降三司使至江

南今忽錄此小事令三司使往非唯損耗州縣亦恐遠

處聞之各懷憂懼臣聞開元中張九齡爲五嶺按察使

有錄事參軍告齡非法朝廷止令大理評事往按大厩中鄂岳觀察使吳仲孺與轉運使判官劉長卿紛競仲孺奏長卿犯賊二十萬貫時止差監察御史苗伍就推今姚驥所奏事狀無多臣堪任此行即請獨往恐不須三司並行為使德宗欣然曰卿言是矣乃復召楚相正儀與解俱坐謂之曰朕憐於理道處事未精適見裴解所奏深協事宜亦不用三人總去但行首一人行可也卿等便宣付宰臣改敕德宗不務大體以察為明皆此類也而博宣南史坐誣枉擯逐賴裴解悟主南史不至深罪後得召還

唐書百失 道昌

四

劉太真宣州人涉學善屬文少師事詞人蕭穎士天寶末舉進士大厩中為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掌書記徵拜起居郎累歷臺閣與元初為河東宣慰賑給使自中書舍人轉工部刑部二侍郎性怯懦詭隨及轉禮部侍郎掌貢舉宰執姻族方鎮子弟先收擢之又常敘少遊勲績擬之桓文大招物論貞元五年貶信州刺史到州尋卒太真尤長於詩句每出一篇人皆諷誦德宗文思俊拔每有御製即命朝臣畢和貞元四年九月賜宴曲江亭帝為詩序曰朕在位僅將十載實賴忠賢左右克致小康是以擇三令節錫茲宴賞俾大夫卿士得同歡洽也夫其其戚

者同其休有其初者貴其終咨爾羣僚頌朕不暇樂而能節職思其憂咸若時則庶乎理矣因重陽之會聊示所懷早衣對庭燎躬化勤意誠時此萬樞暇適與佳節并曲池潔寒流芳菊舒金英乾坤爽氣澄臺殿秋光清朝野慶年豐高會多歡聲永懷無荒誠良士同斯情因詔曰卿等重陽會宴朕想歡洽欣慰良多情發於中因製詩序今賜卿等一本可中書門下簡定文詞士三五十人應制同用清字明日內於延英門進來宰臣李泌等雖奉詔簡擇難於取舍由是百僚皆和上自考其詩以太真及李紆等四人為上等鮑防于邵等四人為次

唐書百失 劉太真

五

等張濛殷亮等二十三人為下等而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考第初朱泚懷光之亂關輔薦饑貞元三年已後仍歲豐稔人始復生人之樂德宗詔曰比者卿士內外朝夕公務今方隅無事蒸民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擇勝地追賞每節宰相常參官共錫錢五百貫翰林學士一百貫左右神威神策軍等十軍各賜五百貫金吾英武威遠及諸衛將軍共賜二百貫客省奏事共賜一百貫委度支每節前五日支付永為常制

李紆字仲舒禮部侍郎希言之子少有文學天寶末拜

祕書省校書郎大厯初吏部侍郎李季卿薦為左補闕
累遷司封員外郎知制誥改中書舍人尋自虢州刺史
徵拜禮部侍郎德宗居奉天擇為同州刺史尋棄州詣
梁州行在拜兵部侍郎高邑反正兼知選事李懷光誅
河東節度及諸軍會河中詔往宣勞節度使還敷奏合
旨拜禮部侍郎紆通達善誅諧好接後進厚自奉養鮮
華輿馬以放達蘊藉稱雖為大官而佚遊佐宴不嘗自
忘嘗議享武成王不當視文宣廟奏云準開元十九年
敕置齊太公廟以張良配太常卿及少卿丞充三獻官
又按開元禮祝文云皇帝遣某官昭告於齊太公漢留

唐書卷六 李紆

六

侯至上元年敕追贈太公為武成王享祭之典一同文
宣王有司因差太尉充獻官兼御署祝版伏以太公即
周之太師張良即漢之少傅聖朝列於祀典已極褒崇
今屈禮於至尊施敬於臣佐理或過當神何敢歆伏以
文宣垂教百代宗師五常三綱非其訓不明有國有家
非其制不立故孟軻稱生人已來一人而已由是正素
王之位加先聖之名樂用宮懸獻差太尉尊師崇道雅
合政經且太公述作止於六韜勲業形於一代豈宜擬
諸盛德均其殊禮其祝文請不進署敢昭告請改為敬
祭於其昭告請改為致祭於留侯其獻官請準舊式差

太常卿已下充詔百僚進議文武官上言互有異同詔
曰帝德廣運乃武乃文文化武功皇王二柄祀禮教敬
國章孔明自今宜上將軍已下充獻官餘如紆所奏紆
又奉詔為興元紀功述及郊廟樂章諸所論著甚眾卒
於官年六十二貞元八年贈禮部尚書

邵說相州安陽人舉進士為史思明判官歷事思明朝
義常掌兵事朝義之敗說降於軍前郭子儀愛其才留
於幕下累授長安令祕書少監大厯末上言天道三十
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
變祿山思明之亂出入三紀多難漸平向之亂今將變
而之治宜建徽號承天意而方諱郊廟大赦各士誠恐
雲雨之施未普鬱結之氣未除願因此時修享獻款郊
廟褒有德錄賢人與天下更始振災益壽之術也不聽

唐書卷六 邵說

七

遷吏部侍郎德宗立擢吏部侍郎說因自陳家本儒先
仕先臣殿中侍御史瓊之逮事元宗臣十六即孤長育
母手天寶中始仕會喪客河北安祿山亂喪紀當終臣
不穢衰經又再暮懼終不免陰走洛魏慶緒遁保西
搜魯儒者為己用以兵追臣遂陷醜逆俄而史思明
附欲問道歸北關下肅宗拜臣左金吾衛騎曹參軍許
留思明所會烏承恩事路絕不得歸朝義之敗欲固守
河陽臣知回紇利野戰陰勸其行以破賊計朝義已走
臣西歸獻狀先帝詔翰林索臣所上言與王仙借召先
帝謂誠節白著故擢仙侍御史臣為殿中侍御史使者
宣旨制詔盡言其狀則疇昔本末先帝知之今又推以
不次雖自天斷尚恐受謗與八傷陛下之明今吏員未
乏而調者多益以功優準平格以判留人夫者十七彼
且鼓譟說以投疑於上此臣所大懼也因太子詹事以
薦戶部郎中蕭定司農卿庾準自代不許太子詹事以
才幹稱談者或以宰相許之金吾將軍裴傲謂諫議大
夫柳載曰以鄙夫所度說得禍不久矣且說與史思明

父子定君臣之分居劇官掌兵柄亡軀犯順前後百戰於賊庭掠名家子女以為婢僕者數十人剽盜寶貨不知紀極力屈然後降朝廷者以不死獲齒班序無厚顏而又遑遑求財崇飾第宅附託貴倖以求大用不知愧懼而有得色其能久乎建中三年嚴郢得罪說與郢厚善勸朱泚抗疏申其冤說為草其奏上知之貶說歸州刺史竟卒於貶所

于邵字相門其先家於代今為京兆萬年人曾祖筠戶部尚書邵天寶末進士登科書判超絕授崇文館校書郎累歷使府入為起居郎再遷比部郎中尚二十考第

唐書卷六 于邵

八

於吏部以當稱無何出為道州刺史未就道轉巴州時歲儉夷獠數千相聚山澤圍州掠眾邵勵州兵以拒之旬有二日遣使說喻盜邀邵面降邵儒服出城盜羅拜而降圍解節度使李抱玉以聞超遷梓州以疾不至遷兵部郎中西川節度使崔寧請留為支度副使尋拜諫議大夫知制誥再遷禮部侍郎史館修撰為三司使以撰上尊號冊賜階三品當時大詔令皆出於邵頃之與御史中丞袁高給事中蔣鎮雜理左丞薛邕詔獄邵以為邕犯在赦前奏出之失旨貶桂州長史貞元初除原王傅後為太子賓客與宰相陸贄不睦八年出為杭州

刺史以疾請告坐貶衢州別駕移江州別駕卒年八十一邵性孝悌內行修潔老而彌篤初樊澤嘗舉賢良方正邵一見之於京師曰將相之材也不十五年澤為節將崔元翰年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擢登甲科且曰不十五年當掌詔令竟如其言獨孤授舉博學宏詞吏部考為乙第在中書覆升甲科人稱其富有集四十

卷

崔元翰者名鵬以博陵人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從昆

弟也擢明經甲科補湖城主簿以母喪遂不仕治詩易書春秋演範忘象渾天等論數十篇隱共北白鹿山之陽卒門人共諡曰貞文孝父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科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唐書卷六 崔元翰

九

科三舉皆升甲第年已五十餘李汧公鎮滑臺辟為從事後北平王馬燧在太原聞其名致禮命之又為燧府掌書記入朝為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寶參輔政用為知制誥詔令溫雅合於典謨然性太剛褊簡傲不能取容於時每發言論畧無阿徇忤執政意故掌誥二年而官不遷竟罷知制誥守比部郎中怨陸贄李充乃附裴兆妄費持吏甚急而充等自元翰苦心文章時年七十無過訖不能傳致以罪云餘好學不倦既介獨耿直故少交遊唯秉一操伏膺翰墨其對策及奏記碑誌師法班固蔡伯喈而致思精密為時所擯終於散位

于公異者吳人登進士第文章精拔為時所稱建中末為李晟招討府掌書記興元元年收京城公異為露布上行在云臣已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覽之泣下不自勝左右為之嗚咽既而曰不知誰為之或對曰于公異之詞也上稱善久之公異初應進士時與舉人陸贄不協至是贄為翰林學士聞上稱與尤不悅時議者言公異少時不為後母所容自遊宦成名不歸鄉里及貞元中陸贄為宰相奏公異無素行黜之詔曰祠部員外郎于公異頃以才名升於省闈其少也為父母之所不容宜其引慝在躬孝行不匱匿名

唐書卷六十八 公異

迹於畎畝候安否於門閭俾其親之過不彰庶其誠至之必感安於棄斥遊學遠方忘其溫清之戀竟至存亡之隔為人子者忍至是乎宜放歸田里俾自循省其舉公異官尚書左丞盧邁宜奪俸兩月時中書舍人高郢薦監察御史元敦義及觀公異譴逐懼為所累乃上疏首陳敦義虧於禮教詔嘉郢之知過俾敦義罷歸公異竟名位不振輒軻而卒人士惜其才惡贄之編焉
呂渭字君載河中人父延之越州刺史浙江東道節度使渭舉進士累授婺州永康令大理評事浙西觀察使李涵辟為支使再遷殿中侍御史

大庾未滿為元陵涵副使渭又為判官

自御史大夫改太子少傅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涵為少傅恐乖朝典由是特授渭司門員外郎尋為御史臺劾奏涵再任少卿此時都不言今為少傅疑以敬慢迺為不可由是貶渭歙州司馬改涵檢校工部尚書兼光祿卿渭累授舒州刺史吏部員外郎駕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母憂罷服闋授太子右庶子禮部侍郎中書省有柳樹建中末枯死興元元年車駕還京後其樹再榮人謂之瑞柳渭試進士取瑞柳為賦題上聞而嘉之帝聞不以為善渭又結附裴延齡之子操舉進士文詞非工渭擢之登第為正人嗤鄙因入閣遺失請託文記遂出為

唐書卷六十八 呂渭

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在任三歲政甚煩碎貞元十六年卒年六十六贈陝州大都督子

溫恭儉讓

溫字化光

字和叔一字化光從陸質治春秋梁肅為文章

貞元末登進士第與

翰林學士韋執誼善順宗在東宮侍書王叔文勸太子招納時之英俊以自輔溫與執誼尤為叔文所睠起家再命拜左拾遺二十年冬副工部侍郎張薦為入吐蕃使行至鳳翔轉侍御史賜緋袍牙笏明年德宗晏駕順宗即位張薦卒於青海吐蕃以中國喪禍留溫經年時王叔文用事故與溫同遊東宮者皆不次任用溫在蕃

中悲歎久之元和元年使還轉戶部員外郎時柳宗元等九人坐叔文貶逐唯溫以奉使免溫天才俊拔文采瞻逸為時流柳宗元劉禹錫所稱然性多險詐好奇近利與竇羣羊士諤趣尚相狎羣為韋夏卿所薦自處士不數年至御史中丞李吉甫尤奇待之三年吉甫為中官所惡將出鎮揚州溫欲乘其有間傾之溫自司封員外郎轉刑部郎中竇羣請為知雜士諤為御史吉甫持之入不報溫等怒吉甫以疾在第召醫人陳登診視夜宿於安邑里第溫何知之詰且令吏捕登鞫問之又奏劾吉甫交通術士憲宗異之召登面訊其事皆虛將悉誅羣等吉甫苦救乃免乃貶羣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十一

為湖南觀察使羊士諤資州刺史溫均州刺史朝議以所責太輕羣再貶黔南溫貶道州刺史五年轉衡州秩滿歸京不得意發疾卒年四溫文體富贍有邱明班固之風所著凌煙閣功臣銘張始興畫贊移博士書頗為文士所賞有文集十卷恭儉皆至侍御史恭字恭叔尚氣節喜縱橫孫吳衛為山南西道府掌書記讓至太子右庶子皆有進殿中侍御史終嶺南判官美才自後吉甫再入中書長慶已後李德裕黨盛呂氏諸子無至達官者

鄭雲達滎陽人父暉為郟城尉州刺史移職民之暴警者遮道留暉誅殺六七人採訪使奇之言狀擢北海尉安祿山反縣民孫俊殿市人以應暉率眾擊殺之改登州司馬李光弼表為武寧府判官遷沂

州刺史論降賊李浩大厯初舉進士性果誕敢言客遊兩河以畫干於朱泚泚悅乃表為節度掌書記檢校祠部員外郎仍以弟滔女妻之泚將入覲先令雲達入奏及泚至京以事怒雲達奏貶莫州新書參軍滔代泚後請為判官滔助田悅為逆雲達論之不從遂棄妻子馳歸長安帝嘉其來留於客省超拜諫議大夫奉天之難雲達奔赴行在李晟以為行軍司馬戎畧多以咨之歷祕書少監給事中尋拜大理卿遷刑部兵部二侍郎遷御史中丞充順宗山陵橋道置頓使雲達初為朱泚判官常忤同幕蔡庭玉庭玉白泚黜為莫州錄事參軍滔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十三

復奏為判官因深構庭玉於滔滔為泚留後事有請於泚庭玉又輒墮之又有判官朱體微亦蒙泚親信與庭玉常從容言於泚曰滔非長者不可付以兵權滔竊知之後滔南討有功雲達數激怒之滔乃抗表論庭玉等離間骨肉及滔叛帝乃召泚以表示之故歸罪於庭玉等以悅滔滔亦終叛三年雲達奏其弟前太僕丞方達受性兇悖不知君親眾惡備身訓教莫及結聚兇黨江中劫人臣亡父先臣暉杖至一百終不能斃張延賞任揚州日亦會犯延賞法決殺復蘇至於常言皆呼臣亡父先臣名親戚所知無可教語昨聞於邠寧慶等州干

謁節度及州縣乞丐今見在武功縣南西戎附近恐有異謀若不冒死奏聞必恐覆臣家族詔令京兆府錮身遞送黔州付李模於僻遠州驅使勿許東西雲達元和元年拜右金吾衛大將軍歲中改京兆尹五年五月卒李益肅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登進士第長為歌詩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為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為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為屏障迴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為歌詞然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而有散灰扃戶之譚聞於時故時謂如癡為李益疾以是久之不

唐書李益傳

調而流輩皆居顯位益不得意北遊河朔幽州劉濟辟

為從事進為營田副使常與濟詩而有不上望京樓之句憲宗

雅聞其名自河北召還用為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

負才地多所凌忽為眾不容諫官舉其幽州詩句降居

散秩俄復用為秘書監遷太子賓客集賢學士判院事

轉右散騎常侍大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時又有太子庶子李

益同在朝故世言文章李益以辨云

李賀字長吉宗室鄭王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

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為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為詩如他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即喪

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韓愈為之作諱辨賀竟不就試手筆敏捷尤長於歌篇其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髣髴者其樂府詞數十篇至於雲韶樂工無不諷誦補太常寺協律郎卒時年二十四二十七與游者權璩楊敬之王恭元每譏著時為所取去賀亦早世故其詩歌世傳者鮮焉史臣曰文學之士代不乏才永泰貞元之間如徐浩趙涓諸公可謂一時之秀也然太真以畏懦聞邵說以僭侈失于公異呂渭李益皆有微累故知全其德者罕矣贊曰名以才顯才兼德尊徐趙劉李厥聲遠聞邵于呂

唐書李賀傳

鄭其名久存半乏全德愧於後人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九

列傳八十九

趙憬

韋倫

賈耽

姜公輔

趙憬字退翁天水隴西人也總章中吏部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仁本之曾孫祖誼歷左司郎中父道先洪州錄事參軍憬少好學志行修潔不求聞達寶應中元宗肅宗梓宮未耐有司議山陵制度時西蕃入寇天下飢饉憬以褐衣上疏宜遵儉制時人稱之後連為州從事試江夏尉累遷監察御史隨牒藩府歷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居母憂哀毀幾絕服除建中初擢授水部員外郎

唐書卷一百八十九 趙憬

一

未拜會湖南觀察使李承請為副使檢校工部郎中充職歲餘承卒遂知留後事尋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仍賜金紫居二歲受代歸京師闔門靜居不與人交久之特召對於別殿憬多學問有辭辨敷奏稱旨上悅拜給事中貞元四年迴紇請結和親詔以咸安公主降迴紇命檢校右僕射關播充使憬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為副前後使迴紇者多私齎贈絮蕃中市馬迴以規利憬一無所市人歎美之使還遷尚書左丞綱轄省務清勤奉職考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課殿最憬自言薦果州刺史韋証以貪敗請降考校考使劉滋謂寶參為宰相請出為同州刺史上不

知過更以考升

唐書卷一百八十九 趙憬

二

從八年四月寶參罷黜憬與陸贄並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憬深於理道常言為政之本在於選賢能務節儉薄賦斂寬刑罰對揚之際必以此為言乃獻審官六議曰臣謬登宰府四年於茲恭承德音未嘗不以求賢為切至於延薦職在愚臣雖當代天之工且乏知人之鑒漸積歲月負於聖明無補王猷有妨賢路况多疾恙兼慮闕遺頃奉表章備陳肝膈陛下以臣性拙直身病可矜不棄辱微尚加委任自此思省報効尤難莫副堯舜之心空懷尸素之懼伏惟陛下法象應期聖神廣運雲行雨施皆發自然訓誥典謨悉經睿覽臣所以不敢援引古昔上煩天聰且以用人之要願伸鄙見復念稽顙丹陛仰對宸嚴審訥易窮處數難辨理詳則塵瀆頗甚言畧則利害未宣若默以求容苟而竊位縱天地之仁幸免而中外之責何逃非陛下用臣之意也其所欲言者皆陛下聖慮之內臣以頂戴恩造不知所為身被風毒漸覺沈痼是以勤懇懇切於愚誠也臣聞貞觀開元之際宰輔論事或多上書所冀獲盡情理今臣酌前代之損益體當時之通變謹獻審官六議伏惟開宴特賜省覽其大指議相臣則曰宜博採眾賢用為輔弼今中外知其賢者伏願陛下用之議其能者任

之求其全材恐不可得議進用庶官則曰異同之論是非難辨由考課難於實效好惡雜於眾聲所以訪之彌多得之彌少選士古今爲難拔十得五賢愚猶半陛下謂臣曰何必五也十得二三斯可矣聖主思賢至是而宰臣不能進之臣之罪也進賢在於廣任用明殿最舉大節棄其小瑕隨其所能試之以事用人之大綱也議京諸司闕官則曰當今要官多闕閒官十無一二文武任用資序遞遷要官本以才行閒官多由恩澤朝廷或將任多擬要官則人少闕多閒官則人多闕少明當選拔者轉少在優容者轉多宜補闕員務育才用大厦永

唐書卷九 趙景

三

固是棟梁榱桷之全也聖朝致理亦庶官羣吏之能也議中外考課官則曰漢以數易長吏謂之弊政其有能理者輒增秩賜金或八九年十餘年乃入爲九卿或遷三輔功績茂異遂至丞相其間不隔數官今陛下內選庶僚外委州府課績高者不次超升致理之法無踰於此臣愚以爲黜陟且立年限若所居要重未當遷移就加爵秩其餘進退令知褒貶之必應遲速之有常如課績在中年考及限與之平轉中外迭處歷試其能使無苟且之心又無滯淹之慮議舉遺滯則曰官司既廣必委宰輔以舉之宰輔不能徧知又詢于庶官庶官不能

徧知又訪於衆人衆聲囂然互有臧否十人舉之未信一人毀之可疑迨至于今茲弊未改其所以然者非盡爲愛憎也苦於不審實而承聲言之大凡常人之心以稱人之善爲清以攻人之過爲直苟有除授多生橫議由是宰臣每將薦用亦自重難日往月來未副聖意宜須採聽時論以所舉多者先用必非大故皆不棄之議擢用諸使府僚屬則曰諸使辟吏各自精求務於得人將重府望既經試效能否可知擢其賢能置之朝列或曰外使須才固不可奪臣知必不然也屬者使府實介每有登朝本使殊以爲榮自喜知人且明公選大凡才

唐書卷九 趙景

四

能之士名位未達多在方鎮日月在上誰不知之思登闕庭如望霄漢宜須博採無宜久滯上優詔答之時吏部侍郎杜黃裳爲中官讒譖及他過犯御史中丞穆贊京兆少尹韋武萬年縣令李宣長安令盧雲皆爲裴延齡構陷將加斥逐憬保護救解之故多從輕貶初憬廉察湖南令狐峘崔儼並爲巡屬刺史峘嘗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儼久在朝列所爲或虧法令儼每以正道制之峘儼密遣人數憬罪狀毀之於朝及憬爲相拔儼自大理卿爲尚書右丞峘先貶官爲別駕又擢爲吉州刺史時人多之憬與陸贄同知政事贄特久在禁庭特承

恩顧以國政為已任纔周歲轉憬為門下侍郎憬由是深銜之數以目病請告不甚當政事因是不相協表延齡姦詐恣睢滿朝側目憬初與贊約於上前論之及延英奏對贊極言延齡姦邪誑誕之狀不可任用德宗不悅形於顏色憬默然無言由是罷贊平章事而憬當國矣時宰相賈耽盧邁與憬三人十二年春正月耽邁皆有假故憬獨對於延英上問曰近日起居注記何事憬對曰古者左史記言人君動止有實言隨即記錄起居注是也國朝永徽中起居唯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得聞其記注唯編制敕更無他事所以長壽中姚

唐書百卷

通鑑

五

壽知政事以為親承德音謨訓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以得書壽請宰相一人記錄所論軍國政事謂之時政記每月送史館既而時政記又廢上曰君舉必書義存勸誠既嘗有時政記宰臣宜依故事為之無何憬卒時政記亦不行憬特承恩顧性清儉雖為宰輔居第僕使類貧士大夫之家所得俸入先置私廟而竟不立第舍田產其年八月遇暴疾信宿而卒時年六十一子元亮進憬遺表草曰臣叨荷聖慈竊塵台鼎年序頗久績用無聞負乘之敗已彰覆餗之咎俄及而天與之疾福過生災自今日卯時以來稍加困重針灸不及藥餌

奚施奄然遊魂終當就木冥冥殘喘豈忍辭天號呼涕零側息心斷反風結草誓報深恩雖死猶生豈孤素願無任感恩嗚咽痛恨之至德宗九悼惜之廢朝三日冊贈太子太傅諡曰貞獻賻布五百端米粟四百石令鴻臚卿王權充冊弔使元亮官至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卒次子全亮官至侍御史桂管防禦判官元亮兄宣亮弟承亮皆以門蔭授官

唐書百卷

六

韋倫開元天寶中朔方節度使光乘之子少以蔭累授藍田縣尉以吏事勤恪楊國忠署為鑄錢內作使判官國忠恃權寵又邀名稱多徵諸州縣農人令鑄錢農夫既非本色工匠被所由抑令就役多遭罪罰人不聊生倫白國忠曰鑄錢須得本色人今抑百姓農人為之尤費力無功人且興謗請厚懸市估價募工曉者為之由是役使減少而益鑄錢之數天寶末宮內土木之功無虛日內作人使因緣為姦倫乃躬親閱視省費減倍改大理評事會安祿山反車駕幸蜀拜倫監察御史劍南節度行軍司馬兼充置頓使判官尋改屯田員外郎兼侍御史時內官禁軍相次到蜀所在侵暴號為難理倫清儉率身以化之蜀川咸賴其理竟遭中官毀譖貶衡州司戶屬東都河南並陷賊漕運路絕度支使第五琦

薦倫有理能拜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會襄州裨將康楚元張嘉延聚眾為叛兇黨萬餘人自稱東楚義王襄州刺史王政棄城遁走嘉延又南襲破江陵漢沔饋運阻絕朝廷肝食倫乃調發兵甲駐鄧州界兇黨有來降者必厚加接待數日後楚元眾頗怠倫進軍擊之生擒楚元以獻餘眾悉走散收租庸錢物僅二百萬貫並不失墜荆襄二州平詔除崔光遠為襄州節度使徵倫為衛尉卿旬日又以本官兼寧州刺史招討處置等使尋又兼隴州刺史乾元三年襄州大將張瑾殺節度使史翽作亂乃以倫為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

唐書卷九十九

七

東道襄鄧等十州節度使時李輔國秉權用事節將除拜皆出其門倫既為朝廷公用又不私謁輔國倫受命未行改秦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禦使時吐蕃黨項歲歲入寇邊將奔命不暇倫至秦州屢與虜戰兵寡無援頻致敗衄連貶巴州長史思州務川縣尉代宗即位起為忠州刺史歷合饒二州以中官呂太一於嶺南矯詔募兵為亂乃以倫為韶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韶連郴三州都團練使案新書方鎮表上元二年廢韶連郴三州團練使是代宗末卽位之前此官已廢倫何竟遭太一用賂反間貶信州司馬虔州司戶隋州司戶隋州司馬遇赦旅寓於洪州十數年德宗

卽位選堪使絕域者徵倫拜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持節充通和吐蕃使倫至蕃中初宣諭皇恩次述國威德遠振蕃人大悅贊普入獻方物使還遷太常卿兼御史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再入吐蕃奉使稱旨西蕃敬服朝廷得失數上疏言之又為宰相盧杞所惡改太子少保累加開府儀同三司涇師之亂駕幸奉天及盧杞白志貞趙贊等貶官關播罷相為刑部尚書倫於朝堂嗚咽而言曰宰相不能弼諧啓沃使天下一至於此仍為尚書天下何由致理聞者敬憚之從駕梁州還京又欲擢用盧杞為荊州刺史倫又上表切言不可深為忠正

唐書卷九十九

八

之士所稱歎以年踰七十表請休官改太子少師致仕封鄧國公時李楚琳以僕射兼衛尉卿李忠誠以尚書兼少府監倫上言曰楚琳兇逆忠誠蕃戎醜類不合列清班又表請置義倉以防水旱擇賢良任帝左右又言吐蕃必無信約專須防備不可輕易上每善遇之倫居家孝友撫弟姪以慈愛稱貞元十四年十二月卒時年八十三贈揚州都督諡曰肅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以兩經登第調授貝州臨清縣尉上疏論時政授絳州正平新書尉從事河東使王支度判官檢校膳部員外郎太原少尹北都副留守又

檢校禮部郎中節度副使改汾州刺史在郡七年政績茂異入為鴻臚卿時左右威遠營隸鴻臚仍領其使大厯十四年十一月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梁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梁崇義反東道進屯穀城取均州建中三年十一月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山南東道節度使德宗移幸梁州興元元年二月就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於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諸將有急牒至言澤代就為節度使而召就為工部尚書就得牒內懷中宴飲不改容及散召澤以詔授之曰詔以行軍為節度使就今即上路因告將吏使謁澤牙將張獻甫曰天子巡幸山

唐書元貞賈航

九

南向書使行軍奉表起居而行軍敢自圖節鉞潛奪尚書土地此可謂事人不忠軍中皆不伏請殺樊澤就曰公是何言歟天子有命即為節度使矣就今赴行在便與公偕行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中乃安尋以本官為東都留守東畿汝防禦使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航貞善射優詔許獵近郊貞元二年改檢校右僕射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是時淄青節度使李納雖去偽王號外奉朝旨而心常蓄併吞之謀納兵士數千人自行營歸路由滑州大將請城外館之航曰與人鄰道奈何野處其兵命館之城內淄青將士皆心服之航善射好獵每出畋不過百騎往

往獵於李納之境納聞之大喜心畏其度量不敢異圖九年徵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航好地理學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還者必與之從容訊其山川土地之終始是以九州之夷險百蠻之土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自吐蕃陷隴右積年國家守於內地舊時鎮戍不可復知航乃畫隴右山南圖兼黃河經界遠近聚其說為書十卷表獻曰臣聞楚左史倚相能讀九邱晉司空裴秀創為六體九邱乃成賦之古經六體則為圖之新意雖愚昧夙嘗師範累蒙拔擢遂忝台司雖歷踐職任誠多曠闕而率土山川不忘寤寐其大圖外薄四海

唐書元貞賈航

十一

內別九州必藉精詳乃可摹寫見更續集續冀畢功然而隴右一隅久淪蕃寇職方失其圖記境土難以區分輒扣課虛微採掇輿議畫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一軸伏以洮湟舊墟連接監牧甘涼右地控帶岷隴岐路之偵候交通軍鎮之備禦衝要莫不匠意就實依稀像真如聖恩遣將護邊新書授律則靈慶之設險在目原會之封畧可知諸州諸軍須論里數人額諸山諸水須言首尾源流圖上不可備書憑據必資記注謹撰別錄六卷又黃河為四瀆之宗西戎乃羣羌之帥臣並研尋史牒翦棄浮詞罄所聞知編為四卷通錄都成十卷

文義鄙朴伏增慙悚德宗覽之稱善賜廢馬一匹錦綵百匹銀餅盤各一至十七年又譔成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獻之曰臣聞地以博厚載物萬國綦布海以委輸環外百蠻繡錯中夏則五服九州殊俗則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母邱出師東銘不耐甘英奉使西抵條支奄蔡乃大澤無涯屬賓則懸度作險或道里迴遠或名號改移古來通儒鮮徧詳究臣弱冠之歲好聞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絕域之比鄰異蕃之習俗梯山獻琛之路乘舶來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訪求其居處闡闡

唐書百九十四

十一

之行賈戍貊之遺老莫不聽其言而掇其要閭閻之瑣語風謠之小說亦收其是而芟其僞然殷周以降封畧益明承厯數者八家渾區宇者五姓聲教所及惟唐爲大秦皇罷侯置守長城起於臨洮孝武却地開邊鄣塞限於雞鹿東漢則哀牢請吏西晉則裨離結轍隋室列四郡於卑和海西創三州於扶南江北遼陽失律因而棄之高祖神堯皇帝誕膺天命奄有四方太宗繼明重熙柔遠能邇踰大磧通道北至仙娥於骨利幹置元闕州高宗嗣守丕績克廣前烈遣單車齎詔西越葱山於波刺斯立疾陵府中宗復配天之業不失舊物睿宗含

先天之量惟新永圖元宗以大孝清內以無爲理外大宛驥騶歲充內廐與貳師之窮兵黷武豈同年哉肅宗埽平氛祲潤澤生人代宗剷除殘孽彝倫攸敘伏惟皇帝陛下以上聖之姿當太平之運敦信明義履信包元惠養黎蒸懷柔遐裔故瀘南貢麗水之金漠北獻余吾之馬元化洋溢率土霑濡臣幼切磋於師友長趨侍於軒墀自揣孱愚叨榮非據鴻私莫答夙夜兢惶去興元元年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旋卽充使魏州汴州出鎮東洛東都間以衆務不遂專門績用尙虧憂媿彌切近乃力竭衰病思殫所聞見叢於丹青謹令工人畫海

唐書百九十四

十一

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織縞分百郡於作績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爲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其增減蕃落敘其盛衰前地理書以黔州屬酉陽今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爲安息今則改入康居凡諸疎舛悉從釐正隴西十地播棄於永初之中遼東樂浪陷屈於建安之際曹公棄涇北晉氏遷江南緣邊累經侵盜故墟日致堙毀舊史撰錄十得二三今書搜補所獲大半周禮職方以滄時爲

幽州之浸以華山為荆河之鎮既有乖於禹貢又不出於淹中多聞闕疑詎敢編次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習簡易臣學謝小成才非博物伏波之聚米開示眾軍鄼侯之圖書方知阨塞企慕前哲嘗所寄心輒罄庸陋多慙紕繆優詔答之賜錦綵二百疋袍段六錦帳二銀餅盤各一銀櫬二馬一匹又著貞錄以貞觀分天下為十道在景雲為進封魏國公常以按察開元為採訪廢置升降備焉順宗即位檢校司空守左僕射知政事如故時王叔文用事政出羣小就惡其亂政屢移病乞骸不許就性長者不喜臧否人物

唐書卷之百九

七

自居相位凡十三年雖不能以安危大計啓沃於人主而常以檢身厲行以律人每自朝歸第接對賓客終日無倦至於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古之淳德君子何以加焉永貞元年十月卒時年七十六廢朝四日冊贈太傅諡曰元靖

姜公輔不知何許人愛州日南人登進士第為校書郎應制策科高等授左新書拾遺召入翰林為學士歲滿當改官公輔上書以母老家貧以府掾俸給稍優乃求兼京兆府戶曹參軍特承恩顧才高有器識每對見言事德宗多從之建中四年十月涇師犯闕德宗蒼黃自苑北

便門出幸公輔馬前諫曰朱泚嘗為涇原帥得士心昨以朱滔叛坐奪兵權泚嘗憂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使陪鑾駕忽羣兇立之必貽國患臣頃曾陳奏陛下苟不能坦懷待之則殺之養獸自貽其患悔且無益初朱泚也密襄書問道邀泚太原馬燧德宗曰已無及獲之泚不知也召還京師公輔諫之

矣從幸至奉天帝既行欲駐鳳翔倚張鑑公輔曰鑑雖突騎泚若立涇軍且有變非萬全策也帝亦記桑道茂言遂之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殺鑑帝在奉天有言泚反者請為守備盧杞曰泚忠正篤實奈何言其叛傷大臣心請百口保之帝知羣臣多勸泚奉迎乘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輔曰王者不嚴羽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土馬處外為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內諸軍泚兵果拜諫議大夫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

唐書卷之百九

七

事從幸山南車駕至城固縣唐安公主薨上之長女昭德皇后所生性聰敏仁孝上所鍾愛初詔尚韋宥未克禮會而遇播遷及薨上悲悼尤甚詔所司厚其葬禮公輔諫曰非久克復京城公主必須歸葬今於行路且宜儉薄以濟軍士德宗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天亡不欲於此為塋壙宜令造一磚塔安置其為功費甚微不合關宰相論列姜公輔忽進表章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比擢拔為腹心乃負朕如此贄對曰公輔官是諫議職居宰衡獻替固其職分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而弼之乃其所也

下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但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帝又曰卿未會朕意朕以公輔才行其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已欲罷免後以公輔辭退朕已面許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至山南公輔知朕擬改官所以固論造塔賣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惆悵者只緣如此贊又再三救護帝怒不已乃罷爲左庶子尋丁母憂服闋授右庶子久之不遷洎陸贄知政事以有翰林之舊數告贄求官贄密謂公輔曰子嘗見郴州寶相言爲公奏擬數矣上旨不

唐書卷一百八十九 姜公輔

十五

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恐懼上疏乞罷官爲道士久之未報後又庭奏德宗問其故公輔不敢洩贄便以參言爲對帝怒貶公輔爲泉州別駕又遣中使齎詔責贄參順宗卽位起爲吉州刺史尋卒憲宗朝贈禮部尙書

史臣曰賈魏公以溫克長者致位丞相拒獻甫之請畋李納之郊則器畧可知矣韋郢公慷慨節義困於讒邪命矣夫趙丞相區分檢裁求爲雅士以爭權而陷陸贄則前時以德報怨其可信乎公輔一言悟主驟及台司一言不合禮遽疎薄則加滕墜泉之間君道可知矣贊曰元靖訂謨眞謂純儒手調鼎任心運地圖姜踪趙

險並躍天衢哀哉韋公終困讒夫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九

唐書卷一百八十九 姜公輔

十五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

列傳九十

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父侃深陽令以贄貴贈禮部尚書贄少孤特立不羣頗勤儒學年十八登進士第以博學宏詞登科授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贄往謁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年之契及辭遺贄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唯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又以書判拔萃選授渭南主簿德宗立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入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察五

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八賦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盈虛以稽決滯視盜有無以稽禁禦視舉眾寡以稽賦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避其言 遷監察御史德宗在東宮時素知贄名乃召為翰林學士轉祠部員外郎城詔問策安出贄言勞於服遠莫若修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恒趙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榮沛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畧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據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之實東寇則饑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郊靈自昔之精騎上

黨盟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其必爭地哥舒曜則守禦失於不足也李若潭李光弼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則守禦失於不審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安又言立國之權在審輕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王畿者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之大權也其勢當京邑如身而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之大權也其勢當京邑如身而關中五郡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方而承平久武備微故祿山乘虛而先帝莫與為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而先帝莫與為後外虞踵淫權也既自陝還懲艾前事稍益禁衛故關中制北虜今朔方太原兵已屯山西而河東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虜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為之輟邊軍關環衛竭內府之財則為算室廬貸商人故諸權之科目日以甚萬有一

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壘竊發都甸者何以備之夫關中王業根本在焉豪傑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廢收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一與列於廢收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占而東者追還之凡京師稅間架權酒抽貫貨商點召帝不納後淫師之急變費言皆效 贄性忠蓋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報故政或有闕巨細必陳由是顧待益厚建中四年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轉考功郎中依前充職嘗啓德宗曰今盜徧天下輿駕播

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興
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悛改過以言謝天下使
書詔無怠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
心向化帝然之會與元赦令方具帝以稟付贊使商討
其詳贊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
易謙欲激之使強其意即建言極非常之危者不可以
常道安解非常之務者不可以常令論陛下窮用兵甲
竭取財賦變生京師盜據宮闈今假王者四內僭帝者
二登其他顧瞻懷感不可悉數而欲紆多難收羣心准
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
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悛
深引咎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宏使天
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須改
革利條已別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
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
而形於事或求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誠必副事
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

陸贄

三

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苛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武夫
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贊所為也其年冬議欲以新歲
改元而卜祝之流皆以國家數鍾百六凡事宜有變革
以應時數上謂贄曰往年羣臣請上尊號聖神文武四
字今緣寇難諸事並宜改更眾欲朕舊號之中更加一
兩字其事何如贄奏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
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鑿輿播
越未復宮闈宗社震驚尙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
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深自懲勵
收覽羣心痛自貶損以謝靈譴不可近從末議重益美

名帝曰卿所奏陳雖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
亦不可執滯卿更思量贄曰古之人君稱號或稱皇稱
帝或稱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後代因
之及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
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微猷損其名不傷其德美然而
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
伴居然可辨况今時遭屯否事屬傾危尤宜懼思以自
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
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人既好謙
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煥發德音引咎降名深

陸贄

四

示刻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德宗從之但改興
元年號而已初德宗蒼黃出幸府藏委棄凝刻之際士
眾多寒服御之外無尺縑丈帛及賊泚解圍諸藩貢奉
繼至乃於奉天行在貯貢物於廊下仍題曰瓊林大盈
二庫名贄諫曰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
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
所用盡各區分賦稅當委於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
於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
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
其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儉約斥遠貪饕

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
海內不變近以寇逆亂常鑿與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
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經行殿忽視右廊之下
榜列二庫之名懍然若驚不識所以何者天衢尚梗師
旅方殷痛心呻吟之聲喚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
未行諸道貢珍遠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情竊揣軍
情或生缺望或忿形謗譏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
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眩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
臨而可以誠義感項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
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餓交侵死傷相枕畢

慶曆九年

陸贄

五

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
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人而不攜懷所感也
無厚賞士而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
而謗讟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常性嗜貨務功其
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然能無
怨咨此理之常故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效歟
陛下天資英聖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銜恩反過差
為至當促殄遺寇永垂鴻名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
上嘉納之令去其題署興元元年李懷光異志已萌欲
激怒諸軍上表論諸軍衣糧薄神策衣糧厚薄不均

難以驅戰意在撓沮進軍李晟密奏恐其有變上憂之
遣贄使懷光軍宣諭使還贄奏事曰賊泚稽誅保聚宮
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軍乘制勝之氣
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
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
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為亦未知感若不別為規畧漸
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
之秋也故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
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泛問所宜懷光乃
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

慶曆九年

陸贄

六

其軍強盛懷光大自矜夸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
云昨發離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日從此却迴或
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
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
欲追悔固難為詞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
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
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
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云見卿論敘軍情語及
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接
以謀畧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克平寇孽如此詞婉而直

理當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料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可追幸垂裁察德宗初望懷光迴意破賊故晟屢奏移軍不許及贊縷陳懷光反狀乃可晟之奏遂移軍東渭橋而郿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陽惠元猶在咸陽贊慮懷光併建徽等軍又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陽惠元三節度之眾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憂生事何則四軍懸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

唐書卷九十一陸贄

七

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强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制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為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

藉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而今者屯兵而不肯為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為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成勳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德宗曰卿之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心已惆悵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則使得為詞且俟旬時晟

唐書卷九十一陸贄

八

至東渭橋不旬日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單騎遁而獲免惠元中路被執害之報至行在人情大恐翼日移幸山南贊練達兵機率如此類二月從幸梁州道有獻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贊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必謂王官之資也且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贊奏信賞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輕矣贊曰卿之季嬖倖傾國爵以情授以供賜而職官之始壞矣胡乘之遂亂中夏財賦不足號行焉今所病者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為虛名豈思之未熟邪夫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為重利近實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實耗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謾而趨矣故錫貨財列稟秩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以節虛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則為國之權得矣

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敘才能以位勳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叙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然而突銛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今獻瓜一器果一盛則授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罪命乃同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歡心厚賜之可也轉諫議大夫依前充學士先是鳳翔衙將李楚琳乘涇師之亂殺節度使張鎰歸款朱泚及奉天解圍楚琳遣使貢奉時方艱阻不獲已命為鳳翔節度使然德宗忿其弒逆心不能容纔至漢中欲令渾瑊代為節度費諫曰楚琳之罪固不容誅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為

唐書李陸贄

九

賊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便成隔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恟恟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病哉上釋然開悟乃善待楚琳使優詔安慰其心德宗至梁欲以谷口已北從臣賜號曰奉天定難功臣谷口已南隨扈者曰元從功臣不選朝官一例俱賜贄奏曰破賊扞難武臣之效至如官闈近侍班列員僚但馳走從行而已忽與介冑奮命之士俱號功臣伏恐武臣憤惋乃止李晟既收京城遣中使宣

付翰林院具錄先散失宮人名字令草詔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為限仍量與資糧送赴行在贄不時奉詔進狀論之曰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薦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版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臣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捐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

唐書李陸贄

十

昨重戰傷殘之卒皆忍死疾病傾耳聳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言為急損之又損尚慮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懼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希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為號蓋是中壺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旬奔賀往來道塗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眾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

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蒸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為將士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

陸贄

七

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尙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於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知為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為天下固多衰人何必獨在於此所令換賜渾瑊詔書未敢順旨帝遂不降詔但遣使而已德宗還京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贄受張鎰知得居內職及鎰為盧杞所排贄常憂備及杞貶黜始敢上書言事德宗好文益深顧遇奉天解圍後德宗言及遠離宗廟嗚咽流涕曰致寇之由實朕之過贄亦流涕而對曰臣思

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贄意蓋為盧杞趙贊等也上欲掩杞之失則曰雖朕德薄致茲禍亂亦運數前定事不由人贄又極言杞等罪狀上雖貌從心頗不悅贄而書曰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滿養而諸方自擅壞地未嘗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與師以討四方一而問里不寧矣聚兵眾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加餼焉加餼既彈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權算之料設率貸之法典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於追呼膏血竭於答捶兆庶嗔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成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邊備空屈又搜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巧假以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執不解體方且稅侯王之廬算稗販之緡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羣情鬱然而關畿不寧矣陛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

陸贄

七

太速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慮未必然也寡恕而疑似不容辨也反側之孽生多猜而慮未必然也寡恕而疑似不容辨也繼起之難重門無結草之虞惟人主獨不問因卒鼓行白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以與衰談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則羣臣之罪也陛下自以與衰談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則天之所命亦過矣書曰非人事外自天聽自我民則天之所命亦過矣書曰捨人事推天命有不可紂之辭也易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為禘者助也天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信而履信思乎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信而履信未之有也人事此天命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信而履信者請以近事信之自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河海靡定族謀聚議謂必有變則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

流無不推挹貞元初李抱真入朝從容奏曰陛下幸奉天山南時赦書至山東宣諭之時士卒無不感泣臣卽時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時贊母韋氏在江東上遣中使迎至京師搢紳榮之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賻贈及別陳餉遺一無所取與韋臯布衣時相善唯西川致遺奏而受之贊父初葬蘇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護其柩車至洛其禮遇如此免喪權知兵部侍郎依前充學士中謝日贊伏地而泣德宗爲之改容敘慰恩遇既隆中外屬意爲輔弼而宰相竇參素忌贊贊亦短參之所爲言參黷貨繇是與參不平

唐書卷七十五 陸贄

三

七年罷學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贊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八年四月竇參得罪以贊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贊久爲邪黨所擠困而得位意在不自負恩獎悉心報國以天下事爲己任上卽位之初用楊炎盧杞秉政樹立朋黨排擯良善卒致天下沸騰鑿與奔播懲是之失貞元已後雖立輔臣至於小官除疑上必再三詳問久之方下及贊知政事請許臺省長官自薦屬官仍保任之事有曠敗兼坐舉主上許之俄

又宣言曰外議與諸司所舉多引用親黨兼通賂遺不得實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後卿等宜自選擇勿用諸司延薦贊論奏曰臣實頑鄙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白掃庸虛終難上報唯知廣求才之畧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旣蒙允許卽宜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論其資望旣不愧於班行者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遂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

唐書卷七十五 陸贄

六

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陛下旣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而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之病常必由之昔齊桓公問管仲害霸之事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用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爲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回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

效小信而傷大道况又言行難保恣其非心者乎伏以
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不能徧諳諸
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
舉爲私薦易明敷爲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
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
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諂雖則秉鈞不
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
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
前須訪於人若訪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故轍若訪
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

慶書百字 陸贊

才

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揀僚屬所揀既少
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暗謬之責人之常
性莫不愛身况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華選孰肯徇私
妄舉以傷名取責者邪所謂臺省長官卽僕射尚書左
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
出於其中今之宰臣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
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
有爲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
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
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貴精在於按名

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
人心尤務拔擢宏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
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
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而課責既嚴進
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
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代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
效也陛下誕膺寶祚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於前
哲而得人之盛未迫於往時蓋由賞鑒獨任於聖聰搜
擇頗難於公舉仍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
進者漸益周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

慶書百字 陸贊

才

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
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揀之規太精
而失士陛下選任宰相必異於庶官精擇長官必愈於
末品及至宰相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卽但納橫議不稽
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
辨所毀之實虛不校所試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
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
乎上雖嘉其所陳長官薦士之詔竟追寢之國朝舊制
吏部選人每年調集自乾元已後屬宿兵於野歲或凶
荒遂三年一置選由是選人停擁其數猥多文書不接

真偽難辨吏緣為姦注授乖濫而有十年不得調者贊
奏吏部分內外官員為三分計闕集人每年置選故選
司之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贊與賈耽盧邁趙憬同知
政事百司有所申覆皆更讓不言可否舊例宰臣當旬
秉筆決事每十日一易贊請準故事令秉筆者以應之
又以河隴陷蕃已來西北邊常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
皆河南江淮諸鎮之軍也更番往來疲於戎役贊以中
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扞虜戰賊多有敗衄又苦邊將名
目太多諸軍統制不一緩急無以應敵乃上疏論其事
曰臣歷觀前代書史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閭

唐書百七 陸贄

九

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
禦之大經兵不治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
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
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
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
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為永制常收冗費益贍邊
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
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議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為患
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
言夫抵尊即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會莫知威不

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會
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
睦鄰好會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也美長城者則曰設
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讐會莫知力不足兵不堪則險
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馘可以禁侵暴而省征
徭會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馘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
也議邊之要畧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
家之說則例理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
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
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

唐書百七 陸贄

十

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
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攘秦築臨洮而宗
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
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宏撫納而足以保寧於
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
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
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
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
其嚮化威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序之
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茲盟茂恩肆毒

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亡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繫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陷之以親紆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禦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不足以出攻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為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不然也故夏之即序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

唐書百十 卷四

三

時而不失其稱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即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畧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欲則必歷任人從眾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構亂河隴用兵以來肅宗

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迴紇矜功憑陵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曠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乃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掠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畧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也力寡而

唐書百十 卷四

三

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為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敵其所長必始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為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

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丈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塹

唐書百九十五 陸贄

重

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闢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人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猶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

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紆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

唐書百九十五 陸贄

重

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伎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

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
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
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
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
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鬪為嬉遊晝則
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
娛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
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
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
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

唐書卷九十五 陸贄

五

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
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莫為用不
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
息如倩人進不要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
咸負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餉徼倖
者猶患還期之賒緩常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
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矣為平居則殫耗
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
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
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無良之類

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
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
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
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
內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常在寡弱之輩寇
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
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克獲旋返且
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
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
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輓軌之所

唐書卷九十五 陸贄

五

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
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
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
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
於軍國之典章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
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
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
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謂於等夷率衆先登者
取怨於士卒儕軍蹙國者不懷於魏畏綏救失期者自
以為智能衰賤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入雖欲

善誰爲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
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
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
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辭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
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
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慚馭衆若斯可
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材卒
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
無人之地遮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
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

唐書卷九十九 陸贄

三

重增供億之弊問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
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
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强盛爲中國之
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
都而已其於內處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
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乏趨敏動
則中國畏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
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
也夫統帥專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
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

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
爲強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
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
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
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
勢自衰斯乃勇廢爲虺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
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
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
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
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

唐書卷九十九 陸贄

三

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
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尙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隴
之衆叛懷光汧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
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
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
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
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阽危固亦難矣夫
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
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

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覆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觖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稟均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其衣糧所頒

唐書百七十五 陸贄

三

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稟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編置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之所不能甘也况乎矯佞行而稟賜厚積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能無愠怒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叶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

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籍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軍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以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賞者不以爲濫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爾以外將軍裁之又賜斧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

唐書百七十五 陸贄

三

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平兇靖難則不可夫兩境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

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遁託以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樵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收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摺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旣幸於總制在朝不憂於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已不究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兵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陸贄

三

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蠹賊軍旅之膏肓也蠹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療而唯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賊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番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兼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

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並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條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陸贄

三

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揀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旣得選帥之授旣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去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鑒民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

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為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德宗極深嘉納優詔褒獎之贊在中書政不便於時者多所條奏德宗雖不能皆可而心頗重之初竇參既貶郴州節度使劉士寧餉參絹數千疋湖南觀察使李與與參有隙具事奏聞德宗不悅會右庶子姜公輔於上前聞奏稱竇參嘗語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貶參竟殺之時議云公輔奏竇參語得之於贊云參之死贊有力焉又素惡于公異于邵既輔政而逐之談者亦以為阨班宏判度支卒官贊李與帝漫許之而

慶曆中 圭贊

三

慶曆中 圭贊

語

自用表延齡贊言延齡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姦究辟戾躁妄不可用不聽用事天下嫉之如讐以得幸於天子無敢言者贊獨以身當之屢於延英面陳其不可累上疏極言其弊延齡日加譖毀十年十二月除太子賓客罷知政事贊性畏慎及策免私居朝謁之外不通賓客無所過從十一年春早邊軍芻粟不給具事論訴延齡言贊與張滂李充等搖動軍情語在延齡傳德宗怒將誅贊等四人會諫議大夫陽城等極言論奏乃貶贊為忠州別駕贊初入翰林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陪遊年尚少以休幸天子常以贊行呼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而不名

於贊故當時日為內相從幸山南道途艱險扈從不及與帝相失一夕不至上喻軍士口得贊者賞千金翼日贊謁見上喜形顏色其寵待如此既與二吳不協漸加浸潤恩禮稍薄及通元敗上知誣枉遂復見用贊以受人主殊遇不敢愛身事有不可極言無隱朋友規之以為太峻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精於吏事斟酌決斷不失錙銖嘗以詞詔所出中書舍人之職軍興之際促迫應務權令學士代之朝野又寧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却付中書行遣又言學士私臣元宗初令待詔止於唱和文章而已物議是之德宗

慶曆中 圭贊

語

以贊指斥通微通元故不可其奏贊在忠州十年常閉關靜處人不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家居瘴鄉人多癘疫乃抄撮方書為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代初贊秉政貶駕部員外郎李吉甫為明州長史量移忠州刺史贊在忠州與吉甫相遇昆弟門人咸為贊憂而吉甫欣然厚禮都不銜前事以宰相禮事之猶恐其未信不安日與贊相狎若平生交游者贊初猶慙懼後乃深交時論以吉甫為長者後有薛延者代吉甫為刺史延朝辭日德宗令宣旨慰安而韋臯累上表請以贊代已帝猶不肯順帝即位與陽城鄭餘慶同詔徵還詔未至而贊

卒時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子簡禮登進士第累辟使府

史臣曰近代論陸宣公比漢之賈誼而高邁之行剛正之節經國成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未塗淪躓皆相類也而誼止中大夫贊及台鉉不為不遇矣昔公孫鞅挾三策說秦王淳于髡以隱語見齊君從古以還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論議正為此也贊居珥筆之列調餽之地欲以片心除衆弊獨手遏羣邪君上不亮其誠羣小共攻其短欲無放逐其可得乎詩稱其維哲人告之話言又有海爾聽我之恨此皆賢人君子

唐書卷一百九十一 陸贊

三

歎言不見用也故竟吞禹拜千載一時攜手提耳豈容易哉

贊曰良臣悟主我有嘉猷多僻之君為善不周忠言救失啓沃日讐勿貽天問蒼昊悠悠

新書贊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贊謀及已平追仇盡言佛然以讒倖逐猶棄便至延齡輩則寵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贊自罷翰林以為與吳通元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贊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嘗邪觀贊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纔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一

列傳九十一

韋臯 兄聿 弟子正貫 張建封 子愔

盧羣

韋臯字城武京兆人 六世祖範有勳力周隋間 大厯初以建陵挽郎調補華州參軍累授使府監察御史宰相張鎰出為鳳翔隴右節度使奏臯為營田判官得殿中侍御史權知隴州行營留後事建中四年涇師犯闕德宗幸奉天鳳翔兵馬使李楚琳殺張鎰以府城叛歸於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於楚琳先是朱泚自范陽入朝以甲士自隨後泚為鳳翔節度使既罷留范陽五百人戍隴州泚舊

唐書卷一百九十一 韋臯

一

將牛雲光督之時泚既以逆徒圍奉天雲光因稱疾請臯為帥將謀亂擒臯以赴泚臯將翟晔伺知之自臯為備雲光知事洩遂率其兵以奔泚行及汧陽遇泚家僮蘇玉將使於臯所蘇玉謂雲光曰太尉已登寶位使我持詔以韋臯為御史中丞君可以兵歸隴州臯若承命即為吾人如不受詔彼書生可以圖之事無不濟矣乃反施疾趨隴州臯迎勞之先納蘇玉受其偽命乃問雲光曰始不告而去今又來何也雲光曰前未知公心故潛去知公有新命令今乃復還願與公戮力定功同其生死臯曰善又謂雲光曰大使苟不懷詐請納器甲使城

中無所危疑乃可入雲光以書生待臯且以為信然乃盡付弓矢甲臯既受之乃內其兵明日臯犒宴蘇玉雲光之卒於郡舍伏甲兩廊酒既行伏發盡誅之斬雲光蘇玉首以徇泚又使家僮劉海廣以臯為鳳翔節度使臯斬海廣及從者三人生一人使報泚於是詔以臯為御史大夫隴州刺史置奉義軍節度以旌之臯遣從兄平及奔繼入奉天城城中聞臯有備士氣增倍臯乃築壇於庭血牲與將士等盟曰上天不弔國家多難逆臣乘間盜據宮闈而李楚琳亦扇兇徒傾陷城邑酷虐所加爰及本使既不事上安能卹下臯是用激心憤氣

唐書卷七十一 章臯

二

不違底寧誓與羣公竭誠王室凡我同盟一心協力仗順除兇先祖之靈必當幽贊言誠則志合義感則心齊粉骨糜軀決無所顧有渝此志明神殛之迨於子孫亦罔遺類皇天后土當兆斯言又遣使入吐蕃求援十一月加檢校禮部尚書與元元年德宗還京徵為左金吾衛將軍尋遷大將軍貞元元年拜檢校戶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劍南西川節度使代張延賞臯以雲南蠻眾數十萬與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蠻為前鋒得雲南則斬虜右支乃間使招徠之稍稍通西南夷明年蠻大首領苴那時以王爵讓其兄子烏呈始烏呈幼那時攝領其部故請歸爵臯上言禮讓行於殊俗則佛戾者化願皆封以示褒進詔可 四年臯遣

判官崔佐時入南詔蠻說令向化以離吐蕃之助佐時至蠻國羊咄咄城其王異牟尋忻然接遇請絕吐蕃遣使朝貢其年遣東蠻鬼主驃傍苴夢衝苴烏等相率入朝南蠻自嵩州陷沒臣屬吐蕃絕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復通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臯遣大將王有道簡習精卒以入蕃界與東蠻於故嵩州臺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殺青海大酋乞臧遮遮臘城斬首二千級生擒籠官四十五人其投崖谷而死者不可勝計蕃將乞臧遮遮者尚結贊蕃之驍將也久為邊患自擒遮遮城柵無不降數年之內終復嵩州以功加吏部尚

唐書卷七十一 章臯

三

書初東蠻地二千里勝兵常數萬南倚閣羅鳳西結吐蕃阻勢強弱為患臯能緩服之故戰有功詔以那時為順政王夢衝懷化王驃傍和義王刻兩林勿鄂等印賜之而夢衝復與吐蕃盟臯遣別將蘇危召之詰其叛斬於琵琶川立次鬼主樣棄等蠻部震服乃建安夷軍於資州維制諸蠻城龍谿於西山保納降羌九年朝廷築鹽州城慮為吐蕃掩襲詔臯出兵牽制之乃命大將董勛張芬出西山及南道破峨和城通鶴軍博嶺遂圍維州搏樓雞攻下吐蕃南道元帥論莽熱率羊溪等三城取劍山屯焚之吐蕃南道元帥論莽熱率眾來援又破之殺傷數千人白崖焚定廉城凡平堡柵五十餘所以功進位檢校右僕射扶風臯又招撫西山羌女訶陵白狗連租弱水南水清遠等八國酋長入貢闕廷十一年九月加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兼雲南

安撫等使

乃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趨雲南而南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道也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是蠻徑北谷近吐蕃故阜

海復之縣黎州出邛部直雲南置青溪關號曰南道

二年二月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二年收復嵩州

城十六年皇命將出軍累破吐蕃於黎嵩二州吐蕃怒

遂大搜閱築壘造舟欲謀入寇阜悉挫之於是吐蕃會

帥兼監統翼貢臘城等九節度嬰嬰籠官馬定德與其

大將八十七人舉部落來降定德有計畧習知兵法及

山川地形吐蕃每用兵定德常乘驛計事蕃中諸將稟

其成算至是自以扞邊失律懼得罪而歸心焉十七年

吐蕃昆明城管磨些蠻千餘戶又降贊普以其眾外潰

唐書卷七十一 章阜

四

遂北寇靈朔陷麟州德宗遣使至成都府令阜出兵深

入蕃界阜乃令鎮靜軍使陳洎等統兵萬人出三奇路

威戎軍使崔堯臣兵千人出龍溪石門無衣路南維保

二州兵馬使仇冕保霸二州刺史董振等兵二千趨吐

蕃維州城中北路兵馬使邢玘等兵四千出黃趨吐蕃

棲鷄老翁城都將高侗王英俊兵二千由峨和趨故松

州隴東兵馬使元鷹兵八千人出南道清溪道趨故松

路道又令鎮南軍使韋良金兵一千三百趨平續

進雅州經畧使路惟明等兵三千趨吐蕃通租偏松等

城黎州經畧使王有道兵二千人過大渡河深入蕃界

嵩州經畧使陳孝陽兵馬使何大海韋義等及管磨些

蠻東蠻二部落主苴那時等兵四千道西進攻昆明城

諾濟城自八月出軍齊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萬拔城

七軍鎮五戶三千擒生六千斬首萬餘級遂進攻維州

救軍再至轉戰千里蕃軍連敗於是寇靈朔之眾引而

南下贊普遣論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道節度兵馬

都羣牧大使率雜虜十萬而來解維州之圍蜀師萬人

據險設伏以待之先出千人挑戰莽熱見我師之少悉

眾追之發伏掩擊鼓譟雷駭蕃兵自潰生擒論莽熱虜

眾十萬殲夷者半是歲十月遣使獻論莽熱於朝德宗

唐書卷七十一 章阜

五

數而釋之賜第於崇仁里阜以功加檢校司徒兼中書

令封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順宗即位加檢校太尉順宗

久疾不能臨朝聽政宦者李忠言侍基待詔王叔文侍

書待詔王伾等三人頗干國政高下在心阜乃遣吏度

副使劉闢使於京師闢私謁王叔文曰太尉使致誠於

足下若能致某都領劍南三川必有以相酬如不留意

亦有以奉報叔文大怒將斬闢以徇韋執誼固止之闢

乃私去阜知王叔文人情不附又知與韋執誼有隙自

以大臣可議社稷大計乃上表請皇太子監國曰臣聞

上承宗廟下鎮黎元永固無疆莫先儲兩伏聞聖明以

山陵未耐哀毀逾制心勞萬幾伏計旬月之間未甚痊復皇太子睿質已長淑問日彰四海之心實所倚賴伏望權令皇太子監撫庶政以俟聖躬痊平一日萬幾免令壅滯又上皇太子賤曰殿下體重離之德當儲貳之重所以克昌九廟式固萬方天下安危繫於殿下皇位居將相志切匡扶先朝獎知早承恩顧人臣之分知無不為願上答眷私罄輸肝鬲伏以聖上嗣膺鴻業睿哲英明攀感先朝志存孝理諒闇之際方委大臣但付託偶失於善人而參決多虧於公正今羣小得志墮紊紀綱官以勢遷政由情改朋黨交構熒惑宸聰樹置腹心

慶書卷二十一 章阜

六

徧於貴位潛結左右難在蕭牆國賦散於權門王稅不入天府褻慢無忌高下在心貨賄流聞遷轉失序先聖屏黜賊犯之類咸擢居省寺之間至令忠臣隕涕正人結舌遐邇痛心人知不可伏恐姦雄乘便因此謀動干戈危殿下之家邦傾太宗之王業伏惟太宗櫛沐風雨經營廟朝將垂二百年欲及千萬祀而一朝使叔文姦佞之徒侮弄朝政恣其胸臆坐致傾危臣每思之痛心疾首伏望殿下斥逐羣小委任賢良悽悽血誠輸寫於此太子優令答之而裴均嚴綬賤表繼至由是政歸太子盡逐佞文之黨是歲暴疾卒時年六十一贈太師

諡曰懿

忠廢朝五日皇在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武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為西南劇善掛士至雖婚嫁皆厚資之婚給錦衣女給銀塗重賦斂以事月進卒致蜀土虛竭時論非之其從事累官稍崇者則奏為蜀郡刺史或又署在府幕多不令還朝蓋不欲洩所為於闕下故也故劉闢因臯故態圖不軌以求三川厲階之作蓋有由然朝廷欲追繩其咎而不與臯者詆所進兵皆鏤名也由是議息暢字達夫臯雅所厚禮始天寶時李白為蜀道難篇以斥嚴武暢更為蜀道易以美臯焉始臯務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臯沒蜀人德之臯見其遺像必拜凡刻石著臯名者皆鑿其文尊諱之臯兄聿名換太子司議郎辟淮南杜佑府時為國子司業

慶書卷二十一 章阜

七

劉闢與盧文若據西川叛臯姪行式先娶文若妹而聿不奏既收行式以其妻沒官詔御史臺按聿聿下獄有可以行式妻在遠不與兄同情不當連坐詔歸行式妻而釋聿聿終太子右庶子臯弟平與臯斬朱泚使者間臯謂能大其門名曰臧孫推蔭為單父尉不得意棄官去改今名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太子校書郎調華原尉後又中詳開吏治科遷萬年主簿擢累司農卿坐尚食乏供中均州刺史久之進壽州團練使宣宗立以治當最拜京兆尹同州刺史俄擢嶺南節度使南船賈始所取吏咨其清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正貫既至無酒以誓水溢人爭咎撤祠事以為神不厭正貫登城沃民乃信之居鎮三歲既病遣令無厚葬無用鼓吹無請贈工部尚書

劉闢者字太初貞元中進士擢第宏詞登科章阜辟為從事累遷至御史中丞支度副使永貞元年八月章阜卒闢自為西川節度留後率成都將校上表請降節鉞朝廷不許除給事中便令赴闕闢不奉詔時憲宗初即位以無事息人為務遂授闢檢校工部尚書充劍南西川節度使闢益兇悖出不臣之言而求都統三川與同幕盧文若相善欲以文若為東川節度使遂舉兵圍梓州且以術家言五福太一舍於蜀乃造大樓以祈祥憲宗難於用兵宰相杜黃裳奏劉闢一狂癡書生耳王師鼓行而俘之兵不血刃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驍果可任舉必成功帝數日方從

唐書九十一章阜

小

之於是令高崇文李元奕將神策京西行營兵相續進發令與嚴礪李康犄角相應以討之仍許其自新元和元年正月崇文出師三月收復東川乃下詔曰朕聞皇祖元元之誠曰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恭惟聖謨常所祇服故惟文誥有所不至誠信有所未孚始務安人必能忍恥朕之此志亦可明徵近者德宗皇帝舉柔服之規授宰衡之傑宏我廟勝遂康巴庸故得南詔入貢西戎寢患成績始究元臣喪亡劉闢乘此變故坐邀符節朕以成狂命者雖乖於理體從權便者所冀於輯寧竟乖卿士之謀遂允倖求之志朕之於闢恩亦宏矣

曾不知恩負牛羊之力飽則逾兇畜梟獍之心馴之益悖誑惑士伍圍逼梓州誘陷戎臣塞絕劍路師徒所至燒劫無遺干紀之辜擢髮難數朕為人司牧字彼黎元如闢之罪非朕敢捨可削奪在身官爵六月崇文破鹿頭關進收漢州九月崇文收成都府劉闢以數十騎遁走投水不死騎將酈定進入水擒闢於成都府西洋灌田盧文若先自刃其妻子縋石投江失其屍闢檻送京師在路飲食自若以為不當死及至京西臨阜驛左右神策兵士迎之以帛繫首及手足曳而入乃驚曰何至於是或給之曰國法當爾無憂也是日詔曰劉闢生於

唐書九十一章阜

九

士族敢畜梟心驅劫蜀人拒扞王命肆其狂逆誑誤一州俾我黎元肝腦塗地賊將崔綱等同惡相扇至死不迴咸宜伏辜以正刑典劉闢男超郎等九人並處斬闢入京城上御興安樓受俘馘令中使於樓下詰闢反狀闢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為惡臣不能制又遣詰之曰朕遣中使送旌節官告何故不受闢乃伏罪令獻太廟郊社徇於市即日戮於子城西南隅初闢嘗病見諸問疾者來皆以手據地倒行入關口闢因磔裂食之惟盧文若至則如平常故九與文若厚竟以同惡俱赤族不其怪歟

張建封字本立兗州人鄧州南陽人祖仁範洪州南昌縣令貞元初贈鄭州刺史父玠少豪俠輕財重士安祿山反令偽將李庭偉率蕃兵脅下城邑至魯郡太守韓擇木具禮郊迎置於郵館玠率鄉豪張貴孫邑段絳等集兵將殺之擇木怯懦大懼唯員外司兵張孚然其計遂殺庭偉并其黨數十人擇木方遣使奏聞擇木張孚俱受官賞玠因遊蕩江南不言其功以建封貴贈祕書監建封少頗屬文好談論慷慨負氣以功名為己任寶應中李光弼鎮河南時蘇常等州草賊寇掠郡邑代宗遣中使馬日新與光弼將兵馬同征討之建封乃見日

唐書生 張建封

十一

新自請說喻賊徒日新從之遂入虎窟蒸里等賊營以利害禍福喻之一夕賊黨數千人並詣日新請降遂悉放歸田里大庾初道州刺史裴虬薦建封於觀察使韋之晉辟為參謀奏授左清道兵曹不樂吏役而去滑毫節度使令狐彰聞其名辟之彰既未曾朝覲建封心不悅之遂投刺於轉運使劉晏自述其志不願仕於彰也晏奏試大理評事勾當軍務歲餘復罷歸建封素與馬燧友善大庾十年燧為河陽三城鎮遏使辟為判官奏授監察御史賜緋魚袋李靈曜反於梁宋間與田悅犄角同為叛逆燧與李忠臣同討平之軍務多咨於建封

及燧為河東節度使復奏建封為判官特拜侍御史建中初燧薦之於朝楊炎將用為度支郎中盧杞惡之出為岳州刺史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乘破滅梁崇義之勢漸縱恣跋扈壽州刺史崔昭數書疏往來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之上遽召宰相令選壽州刺史盧杞本惡建封是日蒼黃遂薦建封以代崔昭牧壽陽李希烈稱兵寇陷汝州擒李元平擊走胡德信唐漢臣等又摧破哥舒曜於襄城連陷鄭汴等州李勉棄城而遁涇師內逆駕幸奉天賊鋒益盛淮南陳少遊潛通希烈尋稱偽號改元遣將楊豐齎偽赦書三道令送少遊及建封至

唐書生 張建封

十一

壽州建封縛楊豐徇於軍中適會中使自行在及使江南迴者同至建封集眾對中使斬豐於通衢封偽赦書送行在遠近震駭陳少遊聞之既怒且懼建封乃具奏少遊與希烈往來事狀希烈又偽署其黨杜少誠為淮南節度使令先平壽州趣江都建封令其將賀蘭元均邵怡等守霍邱秋柵少誠竟不能侵軼乃南掠蘄黃等州又為伊慎所挫劔尋加建封兼御史中丞本州團練使車駕還京陳少遊憂憤而卒興元元年十二月乃加兼御史大夫充濠壽廬三州都團練觀察使於是大修葺城池悉心綏撫遠近悅附自是威望益重李希烈選

兇黨精悍者率勁卒以攻建封曠日持久無所克獲而去及希烈平進階封賜一子正員官初建中年李洎以徐州歸附洎卒其後高承宗父子獨孤華相繼爲刺史爲賊侵削貧困不能自存又咽喉要地據江淮運路朝廷恩擇重臣以鎮者久之貞元四年以建封爲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既創置軍伍建封觸事躬親性寬厚容納人過誤而按據綱紀不妄曲法貸人每言事忠義感激人皆畏悅七年進位檢校禮部尚書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十三年冬八觀京師德宗禮遇加等特以雙日開延英召對又令朝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張建封

參入大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一章上獻賜名馬珍玩頗厚時宦者主宮中市價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十百人於兩市及要關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歛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銀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馱柴宦者市之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驢送柴至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而後食今與汝柴而不

取直而歸汝尙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使擒之以聞乃黜宦者賜農夫絹十疋然宮市不爲之改諫官御史表疏論列皆不聽吳湊以戚里爲京兆尹深言其弊建封入朝具奏之德宗頗深嘉納而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希宦者之旨因入奏事上問之弁對曰京師游手墮業者數千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凡言宮市者皆不聽用詔書矜免百姓諸色逋賦上問建封對曰凡逋賦殘欠皆是累積年月無可徵收雖蒙陛下憂恤百姓亦無所裨益時河東節度使李說華州刺史盧微皆中風疾口不能言足不能行但信任左右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張建封

胥吏決遣之建封皆悉聞奏上深嘉納又金吾大將軍李翰好伺察城中細事加諸聞奏冀求恩寵人畏而惡之建封亦奏之乃下詔曰比來朝官或諸處過從金吾皆有上聞其間如素是親故或會同僚友伏臘歲序時有還往亦是常禮人情所通起今已後金吾不須聞十四年春上已賜宰臣百僚宴於曲江亭特令建封與宰相同座而食貞元已後藩帥入朝及還鎮如馬燧渾瑊劉元佐李抱真曲環之崇秩鴻勳未有獲御製詩以送者建封將還鎮特賜詩曰牧守寄所重才賢生爲時宣風自淮甸授鉞膺藩維入覲展遐戀臨軒慰來思忠誠

在方寸感激陳情詞報國爾所尚恤人予是資歡宴不盡懷車馬當還期穀雨將應候行春猶未遲勿以千里遙而云無已知又令高品中使齋常所執鞭以賜之曰以卿忠貞節義歲寒不移此鞭朕久執用故以賜卿表卿忠節也建封又獻詩一篇以自警勵建封在彭城十年軍州稱理復又禮賢下士無賢不肖遊其門者皆禮遇之天下名士嚮風延頸其往如歸貞元時文人如許孟容韓愈諸公皆為之從事十六年遇疾連上表請速除代方用韋夏卿為徐泗行軍司馬未至而建封卒時年六十六冊贈司徒子愔

盧韋夏卿

南

愔以蔭授虢州參軍初建封卒判官鄭通誠權知留後事通誠懼軍士謀亂適遇浙西兵遷鎮通誠欲引入州城為援事洩三軍怒五六千人斫甲仗庫取戈甲執帶環繞衙城請愔為留後乃殺通誠楊德宗大將段伯熊吉遂曲澄張秀等軍眾請於朝廷授愔旌節初不之許乃割濠泗二州隸淮南加杜佑同平章事以討徐州既而泗州刺史張仵以兵攻埭橋與徐軍接戰仵大敗而還朝廷不獲已乃授愔起復右驍衛將軍同正兼徐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團練使知徐州留後仍以泗州刺史張仵為泗州留後濠州刺史杜兼為濠州留後

正授愔武寧軍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元和元年被疾上表請代徵為兵部尚書以東都留守王紹為武寧軍節度使代愔復隸濠泗二州於徐徐軍喜復得二州不敢為亂而愔遂赴京師未出界卒愔在徐州七年百姓稱理詔贈右僕射

盧羣字載初范陽人少好讀書初學於太安山

新書 垂山淮

南節度使陳少遊聞其名辟為從事建中末薦於朝廷會李希烈反叛詔諸將討之以羣為監察御史江西行營糧料使興元元年江西節度使嗣曹王皇奏為判官皇移鎮江陵襄陽羣皆從之幕府之事委以咨決以正

盧羣

五

直聞貞元六年入拜侍御史有人誣告故尚父子儀嬖人張氏宅中有寶玉者張氏兄弟又與尚父家子孫相告訴詔促按其獄羣奏曰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子弟不合爭奪然張氏宅與子儀親仁宅皆子儀家事子儀有大勳伏望陛下特赦而勿問俾私自引退德宗從其言時人嘉其識大體累轉左司職方兵部三員外郎郎中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決司洧等水漕輓漑田遣中使止之少誠不奉詔令羣使蔡州詰之少誠曰開此渠大利於人羣曰為臣之道不合自專雖便於人須俟君命且人臣須以恭恪為事若事君不盡恭恪節責下

吏恭恪固亦難矣凡數百千言論以君臣之分忠順之
義少誠乃從命卽停工役羣博涉有口辨好談論與少
誠言古今成敗之事無不聳聽又與唱和賦詩自言以
反側常蒙隔在恩外羣於筵中醉而歌曰祥瑞不在鳳
凰麒麟太平須得邊將忠臣衛霍真誠奉主貔貅十萬
一身江河潛注息浪蠻貊款塞無塵但得百僚師長肝
膽不用三軍羅綺金銀少誠大感悅羣以奉使稱旨俄
遷檢校祕書監兼御史中丞義成軍節度行軍司馬貞
元十六年四月節度使姚南仲歸朝拜羣義成軍節度
鄭滑觀察等使先寓居鄭州典質良田數頃及爲節度

唐書卷一百九十一

盧羣

使至鎮各與本地契書分付所管令長令召還本主時
論稱美尋遇疾其年十月卒時年五十九廢朝一日贈
工部尙書贈賻布帛米粟有差

史臣曰韋南康張徐州慷慨下位之中橫身喪亂之際
力扶衰運氣激壯圖義風凜凜奮動羣醜春盜之喉折
賊之角可謂忠矣而韋公季年惑賊闕之姦說欲兼巴
益則志未可量徐州請覲頗有規諫之言所謂以道匡
君能以功名始終者盧載初喻少誠還地券君子哉三
子之賢不可多得

贊曰南康英壯力匡交喪張侯義烈志平亂象見危能

振蹈利無謗韋德不周張心可亮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一

唐書卷一百九十一

盧羣

所以委授旄鉞之任假以方面之榮期爾知恩庶能自效崇資茂賞首冠朝倫列異姓之苴茅登上公之禮命子弟童稚皆聯臺閣之華妻妾僕媵並受國邑之號人臣之寵舉集其門將相之權兼領其職夫宰相者所以盡忠而乃據國家之封壤仗國家之兵戈安國家之黎人調國家之征賦掩有資實憑竊寵靈內包兇邪外示歸順且相衛之畧所管素殊而逼脅軍人使之翻潰因其驚擾便進軍師事跡暴彰姦邪可見不然豈志清之亂曾未崇朝子期朝光會於明日足知先有成約指期而來是為蔑棄典刑擅興戈甲既云相州騷擾鄰境救

唐書卷三十一 田承嗣

三

災旋又更拜字磁州重為威虐此實自矛盾不究始終三州既空遠邇驚陷更移兵馬又赴洛州實為暴惡不仁窮極殘忍薛雄乃衛州刺史因非本藩忿其不附橫加凌虐一門盡屠非復噍類酷烈無狀人神所冤又四州之地皆列屯營長史屬官任情補署精甲利刃良馬勁兵全實之資裝農藏之積實盡收魏府固有子遺其為蓋在無赦欲行討問正厥刑書猶示含容冀其遷善抑於典憲務在慰安乃遣知在遠奉詔書諭以深旨乃命承昭副茲麾下撫彼舊封而承昭又遣親將劉渾先傳詔命承嗣迫巡相衛仍劫知在偕行先令姪悅權扇

軍吏至使引刀自割抑令騰口相稽當眾誼譁請歸承嗣論其姦狀足以為憑此而可容何者為罪承嗣宜貶永州刺史仍許一幼男女從行便路赴任委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幽州節度留後朱滔昭義節度使李承昭淄青節度使李正己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永平節度使李勉汴宋節度使田神玉等犄角進軍如承嗣不時就職所在加討按軍法處分詔下承嗣懼而麾下大將復多攜貳倉皇失圖其下霍榮國以拔德州李忠臣攻衛築偃月壁河上承嗣列將往攜阻殺數十人乃定帝又遣御史大夫李涵督諸節度并力承嗣遣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兵附成德承嗣悉眾圍之為寶臣所逐火輜重歸於貝計益窮不知所出

唐書卷三十一 田承嗣

四

乃遣牙將郝光朝奉表請罪乞束身歸朝代宗重勞師旅特恩詔允并姪悅等悉復舊官仍詔不須入覲又使盧子期將萬人攻磁州屯東山宣慰使韓朝彩等固守兼訓以萬騎屯西山成德幽州各遣兵救磁朝彩等子使中人多出御服良馬黃白金萬計勞資使人供帳高會諸軍少懈而正已寶臣二軍會聚更相見會正幽州兵循東山襲子期軍自閉壁以騎武承昭使成德萬人環承昭壁以兵四乘高望麾而進河東將劉文英辛忠臣等決戰而承昭攻大將臨水賊屍旁午解更斬九千級諸將與承昭期及將士二千三百餘數甲斲角二千級馬千匹承昭進距五十里承昭舉燧朝彩出鏡兵鼓譟承昭斬首五百餘承昭夜走盡棄旗幕鎧仗五千乘成德將王武俊以子期歸寶臣寶臣萬人攻洛州因以示城下期京師斬之瀛州瀛州亦降得兵萬人粟二十萬石獻子期京師斬之瀛州瀛州

中人勞實臣不為禮寶臣乃試反攻朱滔與承嗣十一
和承嗣與之滄州正已又請天子許承嗣人朝還京
年帝遣諫議大夫杜亞持節至魏受其降許開門還京
州師救魏博所管與更始承嗣逗留不至其林復習滑
州敗李 沛將李靈耀據城叛詔近鎮加兵靈耀求援於

魏承嗣令田悅率眾五千新書赴之已將尹伯良死者
殆半乘勝屯沛為馬燧李忠臣逆擊敗之悅僅而獲免
北郭與靈耀合為馬燧李忠臣逆擊敗之悅僅而獲免
兵士死者十七八復詔誅之靈耀東走欲歸承嗣為如

師十二年承嗣復上章請罪又赦之復其官爵承嗣有
貝博魏衛相磁洛等七州復為七州節度使於是承嗣
弟廷琳及從子悅承嗣子緒緒等皆復本官仍令給事

中杜亞宣諭賜鐵券十三年九月新書十四年舊書代
卒時年七十五贈太保有子十一人維朝華繹綸緒綸
純紳縉等維為魏州刺史朝神武將軍華太常少卿

馬都尉尚承樂公主再尚新都公主緒字雲長貞元十
將軍封扶風郡公元和中和拜夏綸節度使始開元時
置宥州扼寇路久而廢縉復城之王師伐蔡縉上奏它
牛馬助軍吐蕃寇豐州縉設伏邀其歸俘斬過當入為

左衛大將軍李聽代之聽劫縉沒軍糧四萬斛強取
美人羊馬故吐蕃得乘隙既衡王傅俄而吐蕃餘子皆
又攻鹽州貶房州司馬長慶初終左領軍將軍

幼而悅勇冠軍中承嗣愛其才及將卒命悅知軍事而
諸子佐之

悅蚤孤母更嫁平盧成卒悅隨母轉側潘青間承嗣得
處皆與承初為魏博中軍兵馬使檢校右散騎常侍魏

關意合

府左司馬大厯十三年承嗣卒朝廷用悅為節度留後

驍勇有膂力性殘忍好亂而能外飾行義傾財散施人
多附之故得兵柄尋拜檢校工部尚書御史大夫充魏

博七州節度使大厯末悅尚恭順建中初黜陟使洪經
綸至河北方聞悅軍七萬經綸素昧時機先以符停其

兵四萬令歸農畝悅偽亦順命即依符罷之既而大集
所罷將士激怒之曰爾等久在軍戎各有父母妻子既

為黜陟使所罷如何得衣食自資眾遂大哭悅乃盡出
其家財帛衣服以給之各令還其部伍自此魏博感悅

而怨朝廷及劉晏死居無何或謬稱車駕將東封而李
勉增廣汴州城李正己聞而猜忌以兵萬人屯曹州遣

使說悅同為拒命悅乃與正己梁崇義等謀各阻兵以
判官王侑扈蓐許士則為腹心邢曹俊孟希祐李長春

符璘康愔為爪牙建中二年鎮州李寶臣卒子惟岳求
襲節鉞俄而潘青李正己卒子納亦求節鉞朝廷皆不

允悅為請遂與惟岳李納同謀叛逆會于邵令狐暉等

其軍曰有詔闕軍之老疾疲弱者由是表沐浮圖悅乃詐

舉軍咨怨悅與納會濮陽納分兵佐悅時朝廷遣張孝
忠等討恒州悅將孟希祐率兵五千援之又遣將康愔
率兵八千圍邢州楊朝光五千人營於邯鄲西北盧家
砦絕昭義糧餉之路悅自將兵甲數萬繼進邢州刺史

唐書卷三十一 承嗣 五

唐書卷三十一 承嗣 六

李洪臨洛將張仵為賊所攻禦備將竭食且盡賞賜不

眾曰庫廩竭矣願以此女代詔河東節度使馬燧河陽

李芄與昭義軍討悅三節度次狗明二山間未進任急

悅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燧營謀迎之七月三日師自

壺關東下收賊盧家砦大破賊於雙岡禽賊將盧子邢

州圍解悅眾遁走保洹水馬燧等三帥距悅軍三十里

為壘李納遣兵八千人助悅魏將邢曹俊者承嗣之舊

將老而多智頗知兵法悅昵於扈粵以曹俊為貝州刺

史及悅拒官軍於臨洛大為王師所破悅乃召曹俊而

問計焉曹俊曰兵法十倍則攻尙書以逆犯順勢且不

唐書卷三 田承嗣 七

侔宜於嚙口置兵萬人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悉

為尙書有矣今於臨洛武安設攻城之計糧竭卒盡危

凶立至未見其可也希祐等以其異已咸譖毀悅復令

守貝州悅與淄青兵三萬餘人陣於洹水馬燧等三帥

與神策將李晟等來攻悅之眾復敗死傷二萬計悅收

合殘卒奔魏州至南郭外大將李長春拒關不內以俟

官軍三師雖進頓兵於魏州南平邑浮圖咸遲留不進

長春乃開門內之悅持佩刀立於軍門謂軍士百姓曰

悅藉伯父餘業久與卿等同事今既敗喪相繼不敢圖

全然悅所以堅拒天誅者自以淄青恒冀二大人在日

為悅保薦於先朝方獲承襲今二帥云亡子弟求襲悅

既不能報効以至興師今軍旅敗亡士民塗炭此皆悅

之罪也以母親之故不能自到公等當斬悅首以取功

勲無為俱死也乃自馬投地眾皆憐之或前撫持悅曰

久蒙公恩不忍聞此今士民之眾猶可一戰生死以之

悅收涕言曰諸公不以悅喪敗猶願同心悅縱身死寧

忘厚意於地下乎悅乃自割一髻以為要誓於是將士

自斷其髮結為兄弟誓同生死其將符璘李再春李瑤

悅從兄昂相次以郡邑歸國璘等家在魏州者無少長

悉為悅所害悅觀城內兵仗罄乏士眾衰減甚為惶駭

唐書卷三 田承嗣 八

乃復召邢曹俊與之謀既至完整徒旅繕修營壁人心

復堅經旬餘日馬燧等進至城下向使燧等乘勝長驅

襲其未備則魏城屠之久矣識者痛惜之會王武俊殺

李惟岳朱滔攻深州下之朝廷以武俊為恒州刺史又

以寶臣故將康日知為深趙二州觀察使是以武俊怨

賞功在日知下朱滔怨不得深州二將有憾於朝廷悅

知其可間遣判官王侑許士則使於北軍說朱滔曰昨

者司徒奉詔征伐徑趨賊境旬朔之內拔東鹿下深州

惟岳勢蹙故王大夫獲殄兇渠皆因司徒勝勢又聞司

徒離幽州日有詔得惟岳郡縣便禁本鎮今割深州與

曰知是國家無信於天下也且今上英武獨斷有秦皇漢武之才誅夷豪傑欲掃除河朔不令子孫嗣襲又朝廷立功立事如劉晏輩皆被屠滅昨破梁崇義殺三百餘口投之漢江此司徒之所明知也如馬燧抱真等破魏博後朝廷必以儒德大臣以鎮之則燕趙之危可翹足而待也若魏博全則燕趙無患田尚書必以死報恩義合從連衡救災卹患春秋之義也春秋時諸侯有危者桓公不能救則恥之今司徒聲振宇宙雄畧命世救鄰之急非徒立義且有利也尚書以貝州奉司徒命某送孔目惟司徒熟計之滔既有貳於國欣然從之先使還

唐書卷三 田承嗣

九

告師乃命判官王郢新書與許士則同往恒州說王武俊仍許還武俊深州滔使還幽州以突騎五百助燧軍武俊懼悅破將起師北伐不肯歸粟馬滔因使王郢說武俊曰天子以君善戰天下無前故分粟馬以弱君軍今若舉魏博則王之利也豈特粟不出窳馬不離旣解田悅於倒縣大夫之利也豈特粟不出窳馬不離旣又有排危之義聲滿天下大夫親斷逆首血鐵衣袖日知不出趙城何功於國而坐兼二州河北士以不得深州為大武俊大喜即令判官王巨源報滔仍知深州事武俊又說張孝忠同援悅孝忠不從恐為後患乃遣小校鄭恹築壘於北境以拒孝忠仍令其子士真為恒冀深三州留後以兵圍趙州三年五月悅以救軍將至使情督率其眾出戰於御河之上大敗而還悅怒閉門不

中者四月朱滔武俊蒐軍於寧晉縣共步騎四萬五月十四日起軍南下次宗城滔判官鄭雲達及弟方達背滔歸馬燧六月二十八日滔武俊之師至魏州會神策將案懷光未嘗為神策將三字疑誤李懷光軍亦至懷光銳氣不可遏堅欲與賊戰新書王武俊傳懷光謂燧曰奉詔討賊母養寇及壁壘未成擊之可滅也遂徑薄朱滔陣殺千餘人新書王武俊傳悅軍既屢北不能陣懷光緩轡觀之王武俊與騎將趙琳趙萬敵等二千騎橫擊懷光陣滔軍繼踵而進禁軍大敗人相蹈藉投屍於河三十里河水為之不流馬燧等收軍保壘是夜王武俊決河水入王莽故河欲隔官軍水已深三尺糧餉路絕王師計無從出新書王武

唐書卷三 田承嗣

十

俊傳燧計窮而乃遣人告朱滔曰鄙夫輒不自量與諸人合戰王大夫善戰天下無敵司徒五郎與王君圖之放老夫歸鎮必得聞奏以河北之事委五郎時武俊戰勝滔心忌之即曰大夫二兄敗官軍馬司徒卑屈若此不宜迫人於險也武俊曰燧等連兵十萬皆是國之名臣一戰而北貽國之恥不知此等何面見天子邪然吾不惜放還但不行五十里必反相拒燧等至魏縣軍於河西武俊等三將壁於河東兩軍相持自七月至十月勝負未決燧遣晨以兵三千自邢趙與張孝忠合攻深莫二州以絕幽薊路悅感朱滔救助欲推為盟主滔判官李子牟武俊判官鄭儒等議

緒與族人私語曰僕射安起兵幾赤吾族以金緒率左帛厚天下而不至兄弟或諫止之緒怒殺諫者緒率左右數十人先殺悅腹心蔡濟扈粵許士則等新書既刺悅比明殺之挺劍而入其兩弟止之緒斬止者遂徑升堂悅方沈醉緒手刃悅并悅妻高氏又入別院殺悅母馬氏自河北諸盜殘害骨肉無酷於緒者緒懼眾不附奔出北門邢曹俊孟希祐等領徒數百追及之遙呼之曰節度使須耶君為之他人固不可也乃以緒歸衙推為留後明日歸罪於扈粵以其首徇劉忠信者悅常使防督緒直寢門緒呼曰忠信刺僕射與扈粵反眾執之語曰無之支已孫絕復殺悅親信薛有倫等數十人然後稟於孔巢父遣使以聞時緒兄綸居長為亂兵所殺遂以緒為留後朝

唐書卷三十一 日承嗣 三

廷授緒銀青光祿大夫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魏博節度使時朱滔率兵兼引迴紇之眾南侵滔聞夫魏博節度使時朱滔率兵兼引迴紇之眾南侵滔聞以兵五千合窺軍進攻魏州窺王莽河壁南距河東抵博州殺畧甚眾使人入魏招緒降緒新募而窺圍且急乃遣使以好言見滔許與盟會穆穆緒遣兵助王武勸緒絕滔而緒部分亦定乃乘城戰凡三以功授檢校俊李抱真大破朱滔於涇城魏凡三以功授檢校工部尚書貞元元年以嘉誠公主出降緒加駙馬都尉李希烈平以功尋遷檢校左僕射封常山郡王食邑三千戶改封雁門郡王食實封五百戶尋加同平章事初國悅性儉嗇衣服飲食皆有節度而緒等兄弟心常不

緒既得志頗縱奢侈酒色無度貞元十二年四月暴

卒時年三十三贈司空賚加等緒猶忌殺兄弟姊妹為齊州刺史或言納將入之魏以代緒緒厚賂且召朝朝以死請不行乃送之京師過滑緒將篡取之賈晚以兵援子三人季和季直季安季和為檀州刺史季直接乃免為衙將季安最幼為嫡嗣

季安字夔母微賤嘉誠公主蓄為已子故寵異諸兄年數歲授左衛胄曹參軍改著作佐郎兼侍御史充魏博節度副大使累加至試光祿少卿兼御史大夫緒卒時季安年纔十五軍人推為留後朝廷因授起復左金吾衛將軍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博節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服闋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進位

唐書卷三十一 日承嗣 古

檢校司空襲封雁門郡王未幾加金紫光祿大夫以木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安幼守父業懼嘉誠之嚴雖無他才能亦羸修禮法及公主薨遂頗自恣擊鞠從禽色之娛其軍中政務大抵任徇情意賓僚將校言皆不從免公主喪加檢校司徒元和中王承宗擅襲戎帥憲宗命吐突承瓘為招撫使會諸郡進討季安謀曰王師年今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奈何或請以五千騎決除君憂季安曰善沮軍者斬時幽州劉濟將還忠使魏聞之入見季安曰往年王師取吳算不夫一天是宰相謀也今伐趙不使善臣宿將而付中臣不起天下甲而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上白為謀以夸服臣下若爾未叩道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不及下誰能不恥既且怒必任智畫仗猛將再舉涉河鑿前之敗不越魏誅趙校罪輕重必先趙後魏是上不上下不

下當魏而末也季安曰計安出忠曰王師入魏君厚
之悉甲伐趙而陰遣趙書曰魏若伐趙為賣友魏若與
魏得持之獻捷天子以符受執事能地門郭趙一城
以為臣不世之利也趙不季安亦遣大將率兵赴會仍
拒君則魏安矣季安然之師還加太子太保季安性忍酷無所
自供糧餉以報師還加太子太保季安性忍酷無所
畏懼有進士邱絳者嘗為田緒從事及季安為帥絳與
同職侯臧不協相持爭權季安怒斥絳為下縣尉使人
召還先掘坎於路左既至坎所活排而瘞之其兇暴如
此元和七年卒時年三十二贈太尉子懷諫懷禮懷詢
懷讓懷諫母元誼女及季安卒元氏召諸將欲立懷諫
眾皆唯唯懷諫幼未能御事軍政無巨細皆取決於私

唐書卷三田承嗣

五

白身將士則數以愛憎移易將校衙軍怒取前臨清鎮
將田興為留後遣懷諫歸第殺將士則等十餘人田興
葬季安畢送懷諫於京師乃起復授右監門衛將軍賜
第一區芻米甚厚田氏自承嗣據魏州至懷諫四世相
傳襲四十九年而田興代焉
田宏正本名興道祖延憚魏博節度使承嗣之季父
也位終安東都護府司馬延憚生庭玠幼敦儒雅不樂
軍職起家為平舒丞遷樂壽清池東城河間四縣令所
至以良吏稱大厯中累官至太府卿滄州別駕遷滄州
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橫海軍使承嗣與淄青李正己恒

州李寶臣不協承嗣既令庭玠守滄州而寶臣朱滔聯
兵攻擊欲兼其土宇庭玠嬰城固守連年受敵兵盡食
竭人易子而食卒無叛者卒能保全城守朝廷嘉之遷
洛州刺史又改相州屬薛萼之亂承嗣蠶食薛萼所部
庭玠守正字民不以宗門回避而改節建中初族弟
子悅代承嗣領軍政志圖兇逆慮庭玠不從召為節度
副使悅姦謀頗露庭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可稟守
朝廷法度坐享富貴何苦與恒韋同為叛臣自兵亂已
來謀叛國家者可以歷數鮮有保完宗族者爾若狂志
不悛可先殺我無令我見田氏之赤族也乃謝病不出

唐書卷三田宏正

六

悅過其第而謝之庭玠杜門不納將吏請納
三年鬱憤而卒宏正庭玠之第二子少習儒書頗通兵
法善騎射勇而有禮伯父承嗣愛重之
季安之世為衙內兵馬使季安惟務侈靡不恤軍務屢
行殺罰宏正每從容規諷軍中甚賴之季安以人情歸
附乃出為臨清鎮將欲摭其過害之宏正假以風痺
請告灸灼滿身季安謂其無能為及季安病篤其子懷
諫幼駿乃召宏正署其舊職季安卒懷諫委家僮將士
則改易軍政人情不悅咸曰都知兵馬使田興可為吾
帥也衙兵數千詣與私第陳請與拒關不出眾呼諫不

已興出眾環而拜請入府署興頓仆於地久之度終不免乃令於軍中曰三軍不以興不肖令主軍務欲與諸軍前約當聽命否咸曰惟命是從興曰吾欲守天子法以六州版籍請吏勿犯副大使可乎皆曰諾是日入府視事殺蔣士則十數人而已先是諸將出屯質妻子里其禁聽民通晚自府歸第其兄融責興曰爾卒不能自晦取禍之道也翼日具事上聞憲宗嘉之加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沂國公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田等使仍賜名宏正仍令中書舍人裴度使魏州宣慰

唐書卷三 田宏正 七

賜魏博三軍賞錢一百五十萬貫六州民給復一年赦廢疾不能自存者宏正既受節鉞因令節度使陳謝上表曰臣聞君臣父子是謂大倫爰立紀綱以正上下其或子不為子臣不為臣覆載莫可得容幽明所宜其殛臣家本邊塞累代唐人從乃祖乃父以來沐文子文孫之化臣幸因宗族早列偏裨驅馳戎馬之鄉不覩朝廷之禮惟忠與孝天與臣心常思奮不顧生以身殉國無由上達私自感傷豈意命偶昌時事緣難故白刃之下謬見推崇天慈遽臨免書罪累朝章荐及仍委旂旄錫封壤於全藩列班榮於八座君父之恩已極絲毫之效未仲但

以覲冒知羞低徊自愧是知功業所著必俟危亂之時微幸之來却在清平之日循涯揣分以寵為憂伏自天寶已還幽陵肇亂山東奧壤悉化戎墟外無軍馬內懷梟獍官封代襲刑賞自專國家含垢匿瑕垂六十載臣每思此事當食忘餐若稍假天年得奉宸算兼弱攻昧批亢擣虛竭鷹犬之資展獲禽之用導揚和氣洗滌偽風然後退歸田園以避賢路臣懷此志陛下察之優詔褒美宏正樂聞前代忠孝立功之事於府舍起書樓聚書萬餘卷視事之隙與賓佐講論古今言行可否今河朔有沂公史例十卷宏正客為宏正所著也魏州自承

唐書卷三 田宏正 七

嗣已來館宇服玩有踰常制者悉命徹毀之以正廳大侈不居乃視事於採訪使廳賓僚參佐請之於朝頗好儒書尤通史氏左傳國史知其大畧自宏正歸國幽恒鄆蔡有齒寒之懼屢遣客問說多方誘阻而宏正終始不移其操裴度明理體詞說雄辨宏正聽其言終夕不倦遂深相結納復請度徧行其部宣示天子恩詔由是奉上之意逾謹元和十年朝廷用兵討吳元濟宏正遣子布率兵三千進討屢戰有功李師道以宏正效忠又襲其後不敢顯助元濟故絕其犄角之援王師得致討焉俄而王承宗叛詔宏正以全師壓境破其衆南宮承宗懼遣使求救於宏

正遂表其事承宗遂納二子獻德棣二州以自解十三年王師加兵於鄆詔宏正與宣武義成武寧橫海等五鎮之師會軍齊進十一月宏正自帥全師自楊劉渡河築壘距鄆四十里師道遣大將劉悟率重兵以抗宏正屯河結壘相望前後合戰魏軍大捷戰陽穀再遇再而北斬萬餘級李愬李光顏三面進攻賊皆挫敗其勢將危十四年三月劉悟以河上之眾倒戈入鄆斬師道首詣宏正請降

淄青十二州平初悟既平賊大張飲軍中凡三日設角臂助其決坐中皆憚悟勇客有白宏正者宏正曰鄆土疲於戰瘡者未起悟當卹亡弔之慰士大夫心奈何取快目前邪吾奉詔按軍何悟去就今知其無能為也既而詔悟為義成軍節度使狼狽上道時稱知悟之明

論功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年八月宏正入覲憲宗待之隆異對於麟德殿參佐將校二百餘人皆有頒錫進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實封三百戶仍以其兄檢校刑部尚書相州刺史融為太子賓客東都留司宏正三上章願留闕下憲宗勞之曰昨韓宏至朝稱疾懇辭戎務朕不得不從今卿復請留意誠可尚然魏土樂卿之政鄰境服卿之威為我長城不可辭也可亟歸藩宏正每懼有一旦之憂嗣襲之風不革兄弟子姪悉仕於朝憲宗皆擢居班列朱紫盈庭當時榮之十五年十月鎮州王承宗卒穆宗以宏正檢校司徒兼中書令

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克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等使宏正以新與鎮人戰伐有父兄之怨乃以魏兵二千為衛從十一月二十六日至鎮州時賜鎮州三軍賞錢一百萬貫不時至軍眾諠騰以為言宏正親自撫喻人情稍安仍表請留魏兵為紀綱之僕以持眾心其糧賜請給於有司時度支使崔倭不知大體固阻其請凡四上表不報明年七月歸卒於魏州是月二十八日夜軍亂宏正并家屬參佐將吏等三百餘口並遇害穆宗聞之震悼冊贈太尉忠愍贈賻甚厚宏正孝友慈惠骨肉之恩甚厚宏正幼孤事融甚謹軍中常分曹習射宏正注矢聯中融退扶怒之故當季安猜暴時能

自全及宏正帥魏博朝廷知其友愛詔拜相州刺史賜金紫不欲其相遠也兄弟子姪在兩

都者數十人競為崇飾日費約二十萬魏鎮州之財皆輦屬於道河北將卒心不平之故不能盡變其俗竟以此致亂宏正之禍也其判官劉茂復獨免土相戒曰是宏正子布羣牟宏正子布羣牟布字敦禮宏正第三子始宏正為田季安裨將鎮臨清布年尚幼知季安身世必危密白其父帥其所鎮之眾歸朝宏正甚奇之及宏正節制魏博布掌親兵國家討淮蔡布率偏師隸嚴綬軍於唐州授檢校祕書監兼殿中侍御史帝以布大臣子或有罪且撓法宏正請前後十

八戰破凌雲柵下郟城布皆有功擢授御史中丞時裴度為宣撫使嘗觀兵於沱口賊將董重質領驍騎遽至布以二百騎突出溝中擊之俄而諸軍大集賊乃退去淮西平拜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大夫諫官嘗論事帝前同列將廢御之布止曰使天子容直臣毋輕進十三年丁母憂起復舊官十五年秋宏正移鎮成德軍仍以布為河陽三城懷節度使父子俱擁節旄同日拜命時韓宏亦與子公武俱為節度使然人以忠勤多田氏長慶元年春移鎮涇原布所至必戰卒寬賦勸穡人皆安之其秋鎮州軍亂害宏正都知兵馬使王廷湊為留後時魏博節度使李愬病不能軍無以捍廷湊

唐書卷三十五 日去正 三

之亂且以魏軍田氏舊旅乃急詔布至起復為魏博節度使仍遷檢校工部尚書令布乘傳之鎮布號泣固辭不聽乃出使樂與妻子賓客決曰吾不還矣未至魏三十里跣行被髮號哭而入布喪服居聖室去旌節導從之飾及八魏州居喪御事動皆得禮其祿俸月入百萬一無所取又籍魏中舊產無巨細計錢十餘萬貫皆出之以頒軍士牙將史憲誠出已麾下謂必能輸誠報効用為先鋒兵馬使精銳悉委之時屢有急詔促令進軍十月布以魏軍三萬七千討之結壘於南宮縣之南十二月進軍下賊二柵時朱克融囚張宏靖據幽州與廷湊犄角拒命河朔三鎮素相連衡憲誠陰有異

志而魏軍驕侈怯於格戰又屬雪寒糧餉不給以此愈無鬪志軍中諺曰他日用兵團粒米盡仰朝廷今六州罪憲誠從而間之俄有詔分布軍與李光顏合勢東救深州其眾自潰多為憲誠所有布得其眾八千是月十日還魏州十一日會諸將復議與師而將卒益倨咸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行之若使復戰皆不能也布以憲誠離間度眾終不為用歎曰功無成矣即日密表陳軍情且稱遺表畧曰臣觀眾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不敢忘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則義士忠臣皆為河朔屠害奉表號哭拜授其從事李石乃入啟

唐書卷三十五 日去正 三

父靈抽刀自刺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年三時議以布才雖不足能以死謝家國心志決烈得燕趙之古風焉穆宗聞之駭歎廢朝三日詔曰故魏博節度使起復寧遠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田布朕以寡昧臨御萬邦威刑不能禁干紀之徒道化不能馴多僻之俗致使上公罹禍田氏銜冤爰整旅以徂征每終日而浩歎自茲弔伐驟歷寒暄雖良將銳師率皆協力而俟時觀釁未即齊驅嗟我誠臣結其哀憤引遷延之咎以自刻責奮決烈之志以謝君親白刃寘於肝心鴻毛論其生死

忠臣孝子一舉兩全晉稱卞氏之門漢表戶鄉之節比
方於布今古為鄰况其臨命須臾處之不撓載形章表
益深衷悃問使發緘悼心疾首從先臣於厚載爾則無
愧親遺像於麟閣子何所堪端拱崇名職垂彝典斯以
為報聊攄永懷可贈尚書右僕射諡曰布子在宥大中
年為安南都護頗立邊功布子鐵宣宗朝歷銀州刺史
崔鉉奏布死節於國可賞羣大和八年為少府少監充
入吐蕃使歷棣州刺史安南都護會昌中歷蔡州刺史
之不食卒宰相李德裕奏漢河間人尹次穎川人史玉
坐殺人當死次兄初玉母渾詣官請代因縊物故於時
皆赦其死於是武
宗詔減死一等

唐書三 田宏正

三

州刺史王幸失差人之和詔年代之

州刺史天德軍使歷武寧軍節度使大中朝為充海節

度使移鎮天平軍累遷鄜坊節度使再徙天平三為武

卒諸子皆以邊上立功累更藩鎮以忠義為談者所稱

新書贊曰田承嗣幾禽矣李寶臣怒承嗣而釋魏建
中之際三將軍持銳躡血功無成者四叛連勢兵結
難作天子不能守宗廟傳及宏正去汙人朝數
年復亂唐終不得魏與夫豎刁亂齊孰為輕重

張孝忠字孝本奚之種類曾祖靖遜代乙失活部落酋

帥父謚開元中以眾歸國授鴻臚卿同正以孝忠貴贈

戶部尚書孝忠以勇聞於燕趙時號張阿勞王沒諾干

二人齊名阿勞孝忠本字沒諾干王武俊本字孝忠形

體魁偉長六尺餘性寬裕事親恭孝天寶末以善射授

內供奉安祿山奏為偏將破九姓突厥先登陷陣以功

授果毅折衝祿山思明繼陷河洛孝忠皆為其前鋒史

朝義敗入李寶臣帳下上元中奏授左領軍郎將累加

左金吾衛將軍同正試殿中監仍賜名孝忠歷飛狐高

陽二軍使李寶臣以孝忠謹重驍勇甚委信之以妻妹

昧谷氏妻焉仍悉以易州諸鎮兵馬令其統制前後居

城鎮十餘年甚著威惠田承嗣之寇冀州也寶臣俾孝

忠以精騎數千禦之出上谷承嗣見其整肅歎曰張阿

勞在焉冀州未易圖也乃焚營宵遁及寶臣與朱滔戰

唐書三 張孝忠

三

於瓦橋常慮滔來攻以孝忠為易州刺史選精騎七千

配焉使扞幽州奏授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封范陽郡

王既而寶臣疑忌大將殺李獻誠等四五人使召孝忠

孝忠懼不往寶臣使孝忠弟孝節召焉孝忠命孝節復

命曰諸將無狀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

猶公之不覲於朝慮禍而已無他志也孝節泣曰兄不

行吾歸死矣孝忠曰借往則并命吾留無患也乃歸果

無患然寶臣素善孝忠及病無幾寶臣死其子惟岳阻

兵不受命朝廷詔幽州節度使朱滔討之滔以孝忠宿

將善戰有精兵八千在易州慮軍興則撓其後乃使判

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小子驕貴不達人事輒拒朝命滔奉命伐罪使君何用助逆不自求多福邪今昭義河東攻破田悅淮西李僕射收下襄陽梁崇義投井而卒臨漢江而誅者五千人即河南軍計日北首趙魏滅亡可見也使君誠能去逆効順必受重任有先歸國之功矣孝忠然之乃遣衙官程隨雄報滔又遣易州錄事參軍董積入朝德宗嘉之授孝忠檢校工部尚書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使便令與滔合兵攻惟岳仍賜實封二百戶其弟孝義及孝忠三女已適人在恒州者悉為惟岳所害孝忠甚德滔之保薦以其子茂

唐書三 張孝忠 三

和聘滔之女契約甚密遂合兵破惟岳之師於束鹿惟岳遁歸恒州滔請乘勝襲之孝忠仍引軍西北還營義豐滔大駭孝忠將佐曰尚書布赤心於朱司徒相信至矣今逆寇已潰不終其功竊所未喻孝忠曰本求破賊賊已破矣然恒州宿將尚多迫之則困獸猶鬪緩之必翻然改圖又朱滔言大識淺可以慮始難與守成吾壁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既而朱滔屯束鹿不敢進軍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首以獻如孝忠所料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之地時既誅惟岳分四州各置觀察使武俊得恒州康日知得深趙二州孝

忠得易州以成德軍額在恒州孝忠既降政義朝廷乃於定州置義武軍以孝忠檢校兵部尚書義武軍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等使及朱滔王武俊謀叛將救田悅於魏州慮孝忠踵後滔軍將發復遣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李惟岳背國作逆孝忠歸國今為忠臣孝忠性直業已効忠不復助逆矣往與武俊同行且孝忠與武俊俱出蕃部少長相狎深知其心僻能翻復語司徒當記鄙言忽有蹉跌始相憶也滔又啗以金帛終拒而不從易定居二兇之間四面受敵孝忠修峻溝壘感勵將士竟不受二兇之榮或議者多之又加檢校左僕射實封至

唐書三 張孝忠 三

三百戶後孝忠為朱滔侵逼詔神策兵馬使李晟中官實文場率師援之孝忠以女妻晟子憑與晟戮力同心整訓士眾竟全易定賊不敢深入及上幸奉天令大將楊榮國提銳卒六百從晟入關赴難收京城榮國有功興元元年正月詔以本官同平章事滄州本隸成德軍既移隸義武其刺史李固烈者惟岳妻兄也請還恒州是歲孝忠遣牙將程華往滄州交檢府藏固烈輜車數十乘上路滄州軍士呼曰士皆菜色刺史不垂賑卹乃捆載而歸官物不可得也殺固烈而剽之程華聞亂由寶而遁將士追之謂曰固烈貪暴已誅之矣押牙且知

州務孝忠卽令攝刺史事及朱滔王武俊稱僞國華與
孝忠阻絕不能相援華嬰城拒賊一州獲全朝廷嘉之
乃拜華滄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橫海軍使仍改名日華
令每歲以滄州稅錢十二萬貫供義武軍貞元二年河
北蝗旱米斗一千五百文復大兵之後民無蓄積餓殍
相枕孝忠所食豆藒而已其下皆甘粗糲人皆服其勤
儉孝忠爲一時之賢將也三年加檢校司空仍以其子
茂宗尙義章公主孝忠遣其妻鄧國夫人昧谷氏入朝
執親迎之禮上嘉之賞賚隆厚五年七月爲將佐所惑
以兵入蔚州尋詔歸鎮仍以擅興削檢校司空六年還其官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孝忠

七年三月卒時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追封上谷郡王贈
太傅再贈魏州大都督冊贈太師諡曰貞武子茂昭茂

宗茂和

茂昭本名昇雲字豐明幼有志氣好儒書以父蔭累官至

檢校工部尙書貞元七年孝忠卒德宗以邕王源爲義

武軍節度大使易定觀察使以昇雲爲定州刺史起復

左金吾衛大將軍充節度觀察留後封延德郡王仍賜名茂

昭弟昇麟薄王武俊爲人座上媢罵武俊怒襲義豐九

年二月授節度使累遷檢校僕射司空二十年十月入

朝累陳奏河北及西北邊事詞情忠切德宗聳聽歎曰

恨見卿之晚錫宴於麟德殿賜良馬甲第器用珍幣甚
厚仍以其第三男克禮尙晉康郡主德宗方欲委之以
邊任明年晏駕茂昭入臨於太極殿每朝請預列聲哀
氣咽人皆獎其忠懇順宗聽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且令還鎮賜女樂二人三表辭讓及中使押犢車至第
茂昭立謂中使曰女樂出自禁中非臣下所宜目視昔
汾陽咸寧西平北平嘗受此賜不讓爲宜茂昭無四賢
之功述職入覲人臣常禮奈何當此寵賜後有立功之
臣陛下何以加賞順宗聞之深加禮異允其所讓又賜
安仁里第亦固讓不受元和二年本紀元年又請入覲五上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孝忠

章懇切憲宗許之冬十月至京師留數月詔令歸鎮茂
昭願奉朝請於闕下不許加太子太保復令還鎮四年

王承宗叛詔河東河中振武三鎮之師合義武軍爲恒

州北道招討茂昭創廩廐開道路以待西軍屬正月望

夜軍吏請曰舊例上元前後三夜不止行人不閉里門

今外道軍戎方集請如軍令茂昭曰三鎮兵馬官軍也

安得言外道放燈一如常歲使長男克讓與諸軍分道

並進克讓渡木刀溝與賊接戰屢勝茂昭親擐甲冑爲

諸軍前鋒累獻戎捷令其子克讓從子克儉與諸軍分左右翼統賊大敗之幾覆

承宗會朝廷洗雪承宗乃詔班師加檢校太尉兼太子

太傅自安史之亂兩河藩帥多阻命自固父死子代唯
茂昭表請舉族還朝鄰藩累遣遊客間說茂昭志意堅
決拜表求代之者數四上命左庶子任迪簡為其行軍
司馬乘驛赴之以兩郡之簿書管鑰符印付迪簡遣其
妻季氏男克讓克恭等先就路將行誠之曰吾使爾曹
侍親出易者庶後之子孫不為風俗所染則吾無恨矣
時五年冬也行及晉州拜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充河中
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等使十二月十二日至京師
故事雙日不坐是日特開延英殿對茂昭五刻乃罷又
上表請遷祖考之骨墓於京兆在朝兩月未之鎮六年

唐書卷三十三 長安志

三

二月疽發於首卒時年五十廢朝五日冊贈太師賻絹
三千疋布一千端米粟三千碩喪事所須官給詔京兆
尹監護諡曰獻武憲宗念其忠盡諸昆仲子姪皆居職
秩仍詔每年給絹二千疋春秋分給克讓克恭官至諸
衛大將軍小男克勤長慶中左武衛大將軍時有赦文
許一子五品官克勤以子幼請準近例迴授外甥狀至
中書下吏部員外郎判廢置裴夷直斷曰一子官恩在
念功貴於延賞若無己子許及宗男今張克勤自有息
男妄以外甥奏請移於他族知是何人儻涉實官實為
亂法雖援近日敕例難破著定格文國章既在必行宅

相恐難虛授具狀上中書門下克勤所請望宜不允遂
為定例夷直字禮卿亦婢亮第進上陞右拾遺累進中
書舍人武宗立夷直視冊牒不肯署乃出為杭
州刺史斥驩州司戶參軍宣宗初內
徙復拜江華等州刺史終散騎常侍

茂宗以父蔭累官至光祿少卿同正貞元三年許尚公
主拜銀青光祿大夫本官駙馬都尉以公主幼待年十
三屬茂宗母亡遺表請終嘉禮德宗念茂昭之勲即日
授雲麾將軍起復授左衛將軍同正駙馬都尉諫官蔣
父等論曰自古以來未聞有駙馬起復而尚公主者上
曰卿所言古禮也如今人家往往有借吉為婚嫁者卿
何苦固執又奏曰臣聞近日人家有不甚知禮教者或

唐書卷三十三 長安志

三

女居父母服家既貧乏且無強近至親即有借吉以就
親者至於男子借吉婚娶從古未聞今忽令駙馬起復
成禮實恐驚駭物聽况公主年幼更俟一年出降時既
未失且合禮經太常博士韋彤裴堪曰伏見駙馬都尉
張茂宗猶在母喪聖恩念其亡母遺表所請許公主出
降仍令茂宗即吉就婚者伏以夫婦之義人倫大端所
以關雎冠於詩首者王化所先也天屬之親孝行為本
所以齊斬五服之重者人道之厚也聖人知此二端為
訓人之本不可變也故制婚禮上以承宗廟下以繼後
嗣至若墨衰奪情事緣金革若使茂宗釋衰服而衣冕

裳去聖室而為親迎雖云輟哀借吉是亦以凶瀆嘉伏願抑茂宗亡母之請顧典章不易之義待其終制然後賜婚德宗不納竟以義章公主降茂宗自是以戚里之親頗承恩顧元和中為閑廐使國家自貞觀中至於麟德國馬四十萬匹在河隴間開元中尚有二十七萬雜以牛羊雜畜不啻百萬置八使四十八監占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四郡幅圓千里自長安至隴右置七馬坊為會計都領岐隴間善水草及腴田皆屬七馬坊至至德以後西戎陷隴右國馬盡散監牧使與七馬坊名額盡廢其地利因歸於閑廐使寶應中鳳翔節度使請以監

唐書卷三 張孝忠

三

牧賦給貧民為業土著相承十數年矣又有別敕賜諸寺觀凡千餘頃及茂宗掌閑廐與中尉吐突承璀善遂恃恩舉舊事並以監牧地租歸閑廐使茂宗又奏麟遊縣有岐陽馬坊按舊圖地方三百四十頃制下閑廐使檢計百姓紛紜論訴節度使李惟簡具事上聞詔監察御史孫革往按問之革還奏曰天興縣東五里有隋故岐陽馬坊地在其側蓋因監為名與今岐陽所指百姓侵占處不相接皆有明驗茂宗怒恃有中助誣革所奏不實又令侍御史范傳式覆按乃附茂宗盡翻前奏遂奪居人田業皆屬閑廐乃罷革官長慶初岐人論訴不

已詔御史按驗明白乃復以其地還百姓貶傳式官茂宗授左金吾衛大將軍長慶二年新書寶曆初檢校工部尚書兼兗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海沂節度等使加檢校兵部尚書大和五年當是四年入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街使轉左龍武統軍卒

茂和元和中為左武衛將軍裴度為淮西行營處置用兵討吳元濟建牙赴行營奏用茂和為都押衙茂和嘗以膽氣才畧自贊於相府故度奏用之茂和慮度無功淮蔡不可平乃辭之以疾度怒甚奏請斬茂和以勵行者憲宗曰予以其家門忠順為卿遠貶後復用為諸衛

唐書卷三 張孝忠

三

將軍卒

陳楚者字材定州人茂昭之甥少有武幹為義武牙將事茂昭每出征伐必令典精卒隨茂昭入朝授諸衛大將軍封晉寧郡王元和十一年義武軍節度使渾鎬喪師定州兵亂乃除楚易定節度使令馳傳赴任亂猶未彌無迎者左右勸無入楚曰定軍不來迎以試我今不入正墮計中乃冒雪行四十里楚夜馳入州城楚家世久在定州軍中部校皆楚之舊卒人情大悅軍府帖然轉河陽三城懷節度使前後立戰功入為龍武統軍檢校司空長慶三年卒年六十一贈司空子君奕亦至鳳翔節度使史臣曰朝廷治亂在法制當否形勢得失而已秦人叛

上法制失也漢道勃興形勢得也臣觀開元之政舉坐制百蠻天寶之法衰遂淪四海元宗一失其勢橫流莫救地分於羣盜身播於九夷河朔二十餘州竟為盜穴諸田兇險不近物情而宏正孝忠頗遠人臣之節沂國力善無報殆天意之好亂惡治歟茂昭忠梗有禮明禍福大端近代之賢侯也贊曰田宗不令禍淫無應謂天輔仁胡覆宏正茂昭知止終以善勝孰生厲階上失威柄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二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二

三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三

列傳九十三

李寶臣

子惟岳

惟誠

惟簡

惟簡子元本

王武俊

子士真

士清

士平

士真子

王廷湊

子元達

元達子紹鼎

紹鼎子

紹鼎子

李寶臣

字為輔

范陽城旁奚族也故范陽將張鏐高之假

子故姓張名忠志幼善騎射

為盧龍府果毅常規虜陰山追騎及射六人盡殪乃

還節度使安祿山選為射生官天寶中隨祿山入朝元

宗留為射生子弟出入禁中及祿山叛忠志遁歸范陽

祿山喜錄為假子姓安常給事帳中祿山兵將指闕使

忠志領驍騎八千人新書十八人入太原劫太原尹楊

光翹忠志挾光翹出太原萬兵追之不敢近祿山使董

精甲扼井陘路軍於土門安慶緒偽署為恒州刺史九

節度之師圍慶緒於相州忠志懼獻章歸國肅宗因授

恒州刺史封密雲郡公及史思明復渡河偽授忠志工部尚

書恒州刺史恒趙節度使統眾三萬守常山賊將辛萬

相倚及思明敗不受朝義之命使裨將王武俊殺萬寶

乃開土門路以內王師助攻河朔平定忠志與李懷

仙薛嵩田承嗣各舉其地歸國皆賜鐵券誓以不死因

授忠志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恒州刺史封趙

寶封二百戶仍舊為節度使乃以恒州為成德軍賜姓

名曰李寶臣時寶臣有恒定易趙深冀六州之地後又得滄州步卒五萬馬五千匹當時勇冠河朔諸帥寶臣以七州自給軍用殷積招集亡命之徒繕閱兵仗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義等連結姻婭互為表裏意在以土地傳付子孫不稟朝旨自補官吏不輸王賦初天寶中天下州郡皆鑄銅為元宗真容擬佛之制及安史之亂賊之所部悉鎔毀之而恒州獨存由是寶封百戶初寶臣正己皆為承嗣所易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在魏州與承嗣子維擊鞠寶正馬馳駭觸殺維承嗣怒繫寶正以告寶臣謝為教不謹緘杖令承嗣以示責承嗣

唐書卷三十三 李寶臣

二

遂鞭殺之由是交惡大厯十年寶臣正己更言承嗣之罪請討之代宗欲因其相圖乃從其請時幽州節度留後朱滔方恭順朝廷詔滔與寶臣及太原之師攻其北正己滑亳河陽江淮之師攻其南寶臣正己會軍於棗強椎牛醢酒犒勞軍士仍頒優賞寶臣軍賞厚正己軍賞薄既罷會正己軍中咄咄有辭正己聞之懼有變卽時引退由是寶臣朱滔共攻承嗣之滄州連年未下擊城殘之斬二千級承嗣弟廷琳方守貝州遣高嵩嚴將兵三千戍宗城寶臣使張孝忠攻破之斬嵩嚴逸所執將四十餘人時承嗣使腹心將盧子期攻邢州城將陷寶臣發精卒赴救擊敗之擒子期來獻河南諸將又大破田

悅於陳留正己收承嗣之德州以重兵臨其境指期進討承嗣大懼遂求解於寶臣寶臣不許初正己將發兵使人至魏承嗣囚之及是乃厚禮遣歸發使與俱具列境內戶口兵糧之數悉以奉正己且告曰承嗣老矣今年八十有六形體支離無日月焉已子不令悅亦孱弱不足保其後業今之所有為公守耳曷足辱公師旅焉立使者於庭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己形焚香事之如神謂人曰真聖人也正己聞之且得其歡乃止諸軍莫敢進者承嗣止正己無南軍之虞又知范陽寶臣故里生長其間心常欲之乃勒石為讖密瘞寶臣境內使望

唐書卷三十三 李寶臣

三

氣者云此中有玉氣寶臣掘地得之有文曰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作伴入幽燕二帝指寶臣正己也承嗣又使客諷之曰公與朱滔共舉取吾滄州設得之當歸國非公所有誠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奉獻可不勞師而致願取范陽以自効公將騎為前驅承嗣率步卒從此萬全之勢寶臣喜以為事合符命遂與承嗣通謀割州與之寶臣乃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寶臣謂朱滔使曰吾聞朱公貌如神安得而識之願因繪事而觀可乎滔乃圖其形以示之寶臣懸於射堂命諸將熟視之曰朱公信神人也他日滔出軍寶臣密選精卒劫之

戒其將曰取彼貌如射堂所懸者是時二軍不相虞有變滔與戰於瓦橋滔適衣他服以不識免承嗣聞與滔交鋒其覺已成乃旋軍使告寶臣曰河內有警急不暇從公石上識文吾戲為之耳寶臣慙怒而退遷左僕射封隴西郡王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即位拜司空兼太子太傅寶臣名位既高自擅一方專貯異志妖人偽為讖語言寶臣終有天位寶臣乃為符瑞及靈芝朱草作朱書符又於深室齋戒築壇上置金匱玉罍云甘露神酒自出又偽刻玉為印金填文字告境內云天降靈瑞非予所求不祈而至將吏無敢言者妖輩

唐書卷三十三 李寶臣 四

慮其詐發乃曰相公須飲甘露湯即天神降寶臣然之妖人寘堇湯中飲之三日而卒寶臣暮年益多猜忌以惟岳暗懷諸將不服即殺大將辛忠義盧倣定州刺史張容南趙州刺史張彭老許崇俊等二十餘人家口没人自是諸將離心建中二年春卒時年六十四廢朝三日冊贈太保

新書太傅

子惟岳惟誠惟簡寶臣卒時惟岳為行軍司馬三軍推為留後仍遣使上表求襲父任朝旨不允魏博節度使田悅上章保薦請賜旌節不許惟岳乃與田悅李正己同謀拒命判官邵真泣諫以為不可

真曰先公位將相恩甚厚而大夫違

命縱經中愚固或焉魏近且與國不可遠絕且速請厚禮遣其使徐更圖之齊遠而交疏不如械使者送京師且請致討上嘉大夫忠惟岳暗懦初雖聽從終為所請宜許惟岳使真作奏左右所惑而止而所與圖議皆姦吏胡震家人王他奴等唯勸拒逆為事惟岳舅谷從政者有智畧為寶臣所忌移病不出至是知惟岳之謀慮其覆宗乃出諫惟岳曰今天下無事遠方朝貢主上神武必致太平如至不允句有誤字必至加兵雖大夫恩及三軍萬一不捷孰為大夫用命者又先朝相公與幽帥不協今國家致討必命朱滔為帥彼嘗切齒今遂復讐可不懼乎又頃者相公誅滅軍中將校其子弟存者口雖不言心寧無憤兵猶

唐書卷三十三 李寶臣 五

火也不戢自焚往者田承嗣佐安祿山史思明謀亂天下千征百戰及頃年侵擾洛相等州為官軍所敗及貶永州仰天垂泣賴先相公佐佑保援方獲赦宥若雷霆不收承嗣豈有生理今田悅兇狂何如承嗣名望苟欲坐邀富貴不料破家覆族而況今之將校罕有義心因利乘便必相傾陷為大夫畫久長之計莫若令惟誠知留後大夫自速入朝國家念先相公之功見大夫順命何求而不得今與羣逆為自危之計非保家之道也惟岳亦素忌從政皆不聽竟與魏齊謀叛既而惟岳大將張孝忠以郡歸國朝廷以孝忠為成德軍節度使仍詔

朱滔與孝忠合勢討之蓋救史士購惟岳以精甲屯東

鹿以抗之田悅遣大將孟希祐率兵五千助惟岳建中

三年正月朱滔孝忠大破恒州軍於東鹿武俊以精兵

滔積帛為狡狎使壯士百人蒙以惟岳燒營而遁於

日急惟岳亦嬰城矣惟岳懼召真議使詣河東馬燧令

其弟惟簡見帝斬大將謝罪以兵屬鄭統身朝京師孟

福知其謀走告悅悅使扈來讓曰賊邑暴兵本為君

索命節豈為叛逆邪雖見破於馬燧而感激上大夫乘

城拒守以爲後圖今君信邵真譏問欲歸悅之罪以自

以狗請事公如初惟岳懼不能決單華見曰大夫與魏

盟未久魏雖被圍彼多蓄積未可下齊兵勦地廣福山

帶河所謂東秦險固之國與相維持足以抗天下夫背

義不祥輕慮生禍且孟祐驍將王武俊善戰前日逐滔

滔僅免今合兩將破滔必矣惟審圖之惟岳見深

圍未解畏祐還乃斬真以謝悅明日復戰又大敗惟岳

李實臣

大將趙州刺史康日知以郡歸國惟岳乃令衙將衛常

寧率士卒五千兵馬使王武俊率騎軍八百同日討日

知武俊既出恒州謂常寧曰武俊盡心於本使大夫信

讒頗相猜忌所謂朝不謀夕豈圖生路且趙州用兵捷

與不捷武俊不復入恒州矣妻子任從屠滅且以殘生

往定州事張尚書去也孰能持頸就戮常寧曰中丞以

大夫不可事且詔書云斬大夫首者以其官爵授自大

右誑惑其實易圖事苟不捷歸張尚書非晚武俊然之

惟岳使要藉官謝遵至武俊三年閏正月武俊與常寧

自趙州迴戈達明至恒武俊子士真應於內武俊兵突

入府署武俊入殺人庭中無抗者乃傳令曰大造虞侯

任越劫擒惟岳縊死於戟門外又誅惟岳妻父鄭華新

鄭及長慶王他奴等二十餘人傳首京師帝盡赦共府

租役三年真始事實臣掌文記武俊表其忠贈戶部尚

書其息呂擢冀州長史常寧在武俊時用事為內史監

其後謀

惟誠惟岳異母兄以父蔭為殿中丞累遷至檢校戶部

員外郎好儒書理道實臣愛之委以軍事性謙厚以惟

岳嫡嗣讓而不受同母妹嫁李正己子納實臣以其宗

姓請惟誠歸本姓又令入仕於鄆州為李納營田副使

歷充淄濟淮泗州刺史竟客死東平

惟簡實臣第三子初王武俊既誅惟岳又械惟簡送京

師德宗拘於客省防伺甚峻初惟岳叛惟簡以家僮

拘於朱泚之亂惟簡將赴難謀於鄭鄭曰爾父立功河

客省朱泚之亂惟簡將赴難謀於鄭鄭曰爾父立功河

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效忠吾不子汝惟簡斬關而出

矣替其行口而能死王事吾不朽矣德宗嘉之用為禁軍將從渾

赴奉天更七戰得德宗嘉之拜太子用為禁軍將從渾

城率師討賊頻戰屢捷加御史中丞從幸山南惟簡以

從夜失道馳至盤屋西問中人語問天子所在密語曰

曰臣誓以死此明北方有塵起帝憂惟簡登高得元從

功臣之號封武安郡王圖形後授左神威大將軍

轉天威統軍元和初檢校戶部尚書左金吾衛大將軍

充街使長史萬國俊奪與平民田吏畏不敢治俄拜鳳

翔隴右節度使市耕牛田具給農元和十三年正月卒

年五贈尚書右僕射

子元本生於貴族輕薄無行初張茂昭子克禮尚襄陽

公主長慶中主縱恣不法常遊行市里有士族子薛樞

薛渾者俱得幸於主尤愛渾每詣渾家謁渾母行事姑

之禮有吏誰何者即以厚賂陷之渾與元本皆少年遂

相誘掖元本亦得幸於主出入主第張克禮不勝其忿

上表陳聞乃召主幽於禁中以元本功臣之後得減死

杖六十流象州樞渾以元本之故亦從輕杖八十長流

崖州弟銖好學多識有儒者風

王武俊字元英契丹怒皆部落也祖可訥干父路俱開元

中饒樂府都督李詩率其部落五千帳與路俱南河

襲冠帶有詔褒美從居薊武俊初號沒諾干年十五能

騎射上元中為史思明恒州刺史李寶臣裨將寶應元

年王師入井陘將平河朔武俊謂寶臣曰以寡敵眾以

曲遇直戰則離守則潰銳師遠鬪庸可禦乎寶臣遂徹

警備以恒定深趙易五州歸國與王師協力東襲遺寇

寶臣除恒定等州節度使以武俊構謀奏兼御史中丞

充本軍先鋒兵馬使封維川郡王大厯十年田承嗣因薛嵩

死兼有相衛磁邢洺五州承嗣遣將盧子期寇磁州詔

令寶臣與李正己李勉李承昭田神玉朱滔李抱真各

出兵討之諸軍與子期戰於清水大破之寶臣將有節

生擒子期以獻代宗嘉其功使中貴人馬承倩賫詔宣

勞承倩將歸止傳舍寶臣親遺百縑承倩詈擲出道

中寶臣顧左右有愧色還休府中諸將散歸寶臣潛伺

屏間獨武俊佩刀立於門下召入解刀與語曰見向者

頑豎乎武俊曰今閣下有功尚爾寇平後天子以幅紙

之詔召置京下一匹夫耳可乎寶臣曰為之若何武俊

曰不如玩養承嗣以為己資寶臣曰今與承嗣有讐矣

可推腹心哉武俊曰勢同患均轉寇讐為父子歎喟問

耳若傳虛言無益也今中貴人劉清潭在驛斬首送承

嗣立質妻孥矣寶臣曰恐不能如此武俊曰朱滔為國

屯兵滄州請擒送承嗣以取信許之立選銳士二千皆

乘駿馬通夜馳三百里晨至滔營掩其不備滔軍出戰

大敗擒類滔者滔故得脫自此寶臣與田承嗣李正己

更相為援皆武俊萌之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寶

唐書卷三 李寶臣 八

唐書卷三 王武俊 九

臣舊將易州刺史張孝忠以州順命遂以孝忠代寶臣
俾惟岳護喪歸京惟岳不受命建中三年正月詔朱滔
張孝忠合軍討之惟岳與武俊復統萬餘眾戰於束鹿
武俊率三千騎先進為滔所敗惟岳遁走趙州刺史康
日知遂以州順命惟岳令武俊統兵擊之曰知遣人謂
武俊曰惟岳孱微而無謀何足同反我城堅眾一未可
以歲月下且惟岳恃田悅為援前歲悅之丁男甲卒塗
地於邢州城下猶不能陷況此城乎復給偽手詔招武
俊信之遂倒兵入恒州率數百騎入衙門使謂惟岳曰
大夫舉兵與魏帥同惡今田尚書已喪敗李尚書為趙

唐書卷三十三 王武俊

州所間軍士自束鹿之役傷痛軫心朱僕射強兵宿境
內張尚書已授定州三軍俱懼殞首喪家聞有詔徵大
夫宜亟赴命不爾禍在漏刻惟岳怖遽睚眦武俊子士
真斬惟岳持首而出武俊殺不同已者十數人遂定傳
首上聞道其屬孟華奏天子華辨對授武俊檢校祕書
少監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恒冀都團練觀察使實封
五百戶以康日知為深趙團練觀察使時惟岳偽定州
刺史楊政義以州順命深州刺史楊榮國降朱滔分兵
鎮之朝廷既以定州屬張孝忠深州屬康日知武俊怒
失趙定二州且名位不滿其志朱滔怒失深州因誘武

俊謀反武俊即縛使者送滔與之斥言朝廷遂連率勁

兵救田悅時馬燧李抱真李晟方討田悅敗悅於

洹水後連歲暴兵然悅勢已蹙武俊滔救之至是武俊

朱滔復振起之悅勢益張十一月武俊使大將張鍾葵

寇趙州康日知擊敗之斬首上獻是日武俊僭建國稱

趙王以恒州為真定府偽命官秩命士真留守兼元帥

內史王士良司刑王佑司文士清司武並為尚書士則

司文侍郎宋端給事中王洽內史舍人張士清執憲大

夫衛常寧內史監皇甫祝朱滔田悅李納一同僭號分

據所部各遣使勸誘蔡州李希烈同僭位號四年三月

希烈既為周曾謀潰其腹心或傳希烈已死馬燧等四

節度軍中聞之歡聲震外六月李抱真使辨客賈林詐

降武俊林至武俊壁曰是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微

其說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誠及登壇建國之日撫膺顧

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是後諸軍曾同表論列大

夫天子覽表動容語使者曰朕前事誤追無及已朋友

間失意尚可謝朕四海主毫芒安可復念哉武俊曰僕

虜將尚知存撫百姓天子固不專務殺人以安天下今

山東大兵者五比戰勝骨盡暴野雖勝與誰守今不憚
歸國以與諸侯盟約虜性直不欲曲在已朝廷能降恩
滌盪之僕首倡歸國不從者於以奉辭則上不負天子

下不負朋友此謀既行河朔不五旬可定十月涇原兵犯闕上幸奉天京師問至諸將退軍李抱真將還潞澤田悅說武俊與朱滔襲擊之賈林復說武俊曰今退軍前輜重後銳師人心固一不可圖也且勝而得地則利歸魏博喪師即成德大傷大夫本部易定滄趙四州何不先復故地武俊遂北馬首背田悅約賈林復說武俊曰大夫冀邇豪族不合謀據中華且滔心幽險王室強即藉大夫援之甲即思有併吞且河朔無冀國唯趙魏燕耳今朱滔稱冀則窺大夫冀州其兆已形矣若滔力制山東大夫須整臣禮不從即為所攻奪此時臣滔乎

王武俊

主

武俊投袂作色曰二百年宗社我尚不能臣誰能臣田舍漢由此計定遂南修好抱真西連盟馬燧會與元元年德宗罪已大赦反側二月武俊集三軍削偽國號詔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董晉中使王進傑自行在至恒州宣命授武俊檢校兵部新書工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三月加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幽州盧龍兩道節度使瑯琊郡王時朱泚偽冊滔為皇太弟滔率幽檀勁卒誘迴紇二千騎已圍貝州數十日將絕白馬津南盜洛都與泚合勢時李懷光反據河中李希烈已陷大梁南通江漢李納尚反於齊田緒未為用李晟孤軍壁渭上

天子羽書所制者天下纔十二三海內蕩析人心失歸賈林又說武俊與抱真合軍同救魏博為武俊陳利害曰朱滔此行欲先平魏博更逢田悅被害人心不安旬日不救魏貝必下滔益兵數萬張孝忠見魏貝已拔必臣朱滔三道連衡兼統迴紇長驅至此家族可得免乎常山不守則昭義軍退保山西河朔地盡入滔今乘魏貝未下孝忠未附公與昭義合軍破之如撥遺耳此計就則聲振關中京邑可坐復鑾輿反正自公則勲業無二也武俊歡然許之兩軍議定卜日同征五月自將屯南經城兩軍相距十里而舍武俊抱真會軍於鉅鹿東遂俱東壁貝州距城三十里止

王武俊

主

兩軍既交滔震恐抱真為方陣武俊用奇兵朱滔傾壘出戰武俊不擐甲而馳之滔望風奔潰自相蹂踐死者十四五收其輜重器甲馬牛不可勝計滔夜奔還幽州滔欲迎戰武俊戒士飽食日軍未合毋妄動趙琳趙萬敵兵五百蔽林以待滔使票將馬寔盧南史陣而西李少成軍抱真次之滔馳騎二百出武俊東南乘高鼓望武俊使步兵決戰而自以騎當回紇勒兵避其銳回紇馬怒突而過未及返武俊急擊琳等兵亦出回紇欲中斷遂先奔初滔兵覺武俊軍不能傷回紇既却即欲引還因營不能止軍大奔滔走還壁武俊中流矢謂抱真曰士少衰盡以騎濟師巢穴可覆也抱真使來希皓率勁騎薄滔營盧元真乘其後滔懼引眾去希皓追之武俊邀于隘滔大敗免者八千人會夜各按屯武俊營滔東北抱真營西北滔知不支夜半焚車糧遁歸幽州真以山東蝗食少歸於潞武俊班師滔官爵表讓

幽州盧龍節度使許之乃升恒州為大都督府以武俊為長史加檢校司徒實封七百戶餘如故車駕還京寵之逾厚子尚貴主子弟在孩稚者皆賜官名尋丁母憂起復加左金吾上將軍同正免喪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二年上念舊勲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建廟京師有司供擬十七年六月卒時年六十七廢朝五日羣臣詣延英門奉慰如渾瑊故事詔左庶子上公上公上關姓持節冊贈太師賻絹三千匹布千端米粟三千碩太常諡曰威烈德宗曰武俊竭忠奉國宜賜諡忠烈武俊善射嘗與賓客獵一日射雉免九十五觀者駭伏子士真士清士平士則士真嗣

唐書卷三十一 王武俊

新書贊曰朱滔王武俊並稱王地聯交昵及此僭天子滔將應之當時危矣賈林以一語寤武俊軋兵相仇折幽薊之銳泚失其朋不出孤城終底覆夷用林之功賞不及自德宗為不明哉

士真武俊長子少驍悍冠於軍中沈謀有斷事李寶臣為帳中親將仍以女妻之寶臣末年慮身後諸子暗弱為諸將所奪屢行誅戮諸將離心武俊官位雖卑而勇畧邁世寶臣惜其才不忍誅之而士真密結寶臣左右保護其父以是獲免惟岳之世尤加委任武俊亦盡心匡佐既兵敗東鹿張孝忠康日知以地歸國受官賞惟岳稍貯防疑武俊謀自貶損出入不過三兩人左右謂惟岳曰先相公委任武俊以遺大夫兼有治命今披肝

膽為大夫者武俊耳又士真即大夫妹婿保無異志今勢危急若不坦懷待之若更如康日知即大事去矣惟岳曰我待武俊自厚不獨先公遺旨由是無疑即令將兵攻趙州士真更宿於府衙與同職謀事及武俊倒戈士真等數人擒惟岳出衙縊死之武俊領節鉞以士真為副大使建中年武俊僭稱趙王於魏縣以士真為司空真定府留守充元帥及武俊破朱滔順命以武俊兼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仍以士真為副使檢校工部尚書德宗還京進位檢校兵部尚書充德州刺史德棣觀察使封清河郡王十七年武俊卒起復授左金吾衛大將

唐書卷三十一 王武俊

軍同正恒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德棣等州觀察等使尋檢校尚書左僕射順宗即位進位檢校司空士真佐父立功備歷艱苦得位之後恬然守善雖自補屬吏賦不上供然歲貢貨財名為進奉者亦數十萬比幽魏二鎮最為承順元和元年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三月卒贈司徒諡景襄子承宗承元承通承迪承榮

士清以父勲累加官至殿中少監同正元和初為冀州刺史御史大夫封北海郡王早卒士平以父勲補原王府諮議貞元二年遷尚義陽公主

加祕書少監同正駙馬都尉元和中累遷至安州刺史時公主縱恣不法士平與之爭忿憲宗怒幽公主於禁中士平幽於私第不令出入後釋之出為安州刺史坐與中貴交結貶賀州司戶時輕薄文士蔡南獨孤申叔為義陽主歌詞曰團雪散雪等曲言其遊處離異之狀往往歌於酒席憲宗聞而惡之欲廢進士科令所司綱捉搦得南申叔貶之由是稍止及盜殺宰相武元衡旬日捕賊未獲士平與兄士則庭奏盜主於承宗既獲張晏等誅之乃以士平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及奪承宗官爵仍以士平襲父實封

王武俊

去

士則士平異母兄承宗既立為節度使不容諸父乃奔于京師用為神策大將軍及承宗叛逆盜殺宰相士則請移貫京兆府諸鎮兵討承宗裴度言士則武俊子其軍中必有懷之者乃用士則為邢州刺史兼本州團練使從昭義節度使鄒士美討賊冀攜離承宗之黨且許以節制士則恃此頗不受士美節制行止以兵自衛雖謁士美而衛兵如故吏呵止之士則不能平見於辭色士美惡之密以狀聞乃以張遵代還有王怡者武俊從子為承宗守南宮士則招之約歸命謀泄遇害于元伯奔還擢監察御史詔贈怡尚書左僕射承宗士真長子河朔三鎮自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承

宗累奏至鎮州大都督府右司馬知州事御史大夫充都知兵馬使副大使元和四年三月士真卒三軍推為留後朝廷伺其變累月不問承宗懼累上表陳謝帝聞田季安俱大病議更建節度翰林學士李絳曰鎮州世相繼人所任習惟拒命則討之且諸道之賞饋百萬士又燕魏淄青勢同必合方江淮水潦財力困宜即詔承宗嗣領季安等雖病徐圖所宜定四方有天時不可速也帝然之欲析鎮分建節度使承宗歲輸賦如李師道終日假令承宗奉詔諸道以割地同怨是官爵虛出而無當也不如令使至八月上令京兆少尹裴武往宣諭承宗奉詔甚恭且曰三軍見迫不候朝旨今請割德棣二州上獻以表丹懇由是起復雲麾將軍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工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

王武俊

去

大夫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又以德州刺史薛昌朝檢校右散騎常侍德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保信軍節度德棣觀察等使昌朝故昭義節度使嵩之子婚姻於王氏入仕於成德軍故為刺史承宗既獻二州朝廷不欲別命將帥且授其親將保信旌節未至德州承宗遣數百騎馳往德州虜昌朝歸真定囚之朝廷又加棣州刺史田渙充本州團練守捉使冀漸離之令中使景忠信往諭旨令遣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憲宗怒下詔曰王承宗頃在苦廬潛窺戎鎮而內外以事君之禮逆而必誅分土之儀專則有碎朕念其先祖嘗有

茂勳貸以私恩抑於公議使臣旁午以告諭孽童俯伏以陳誠願獻兩州期無一事朕欲收其後効用以曲全授節制於舊疆齒勳賢於列位況德棣本非成德所管昌朝又是承宗懿親俾撫近鄰斯誠厚渥外雖兩鎮中實一家而承宗象恭懷姦肖貌稔禍欺裴武於得位之後累昌朝於受命之中豺狼之心飽之而愈發梟獍之性養之而益兇加以表疏之中悖慢斯甚式遏亂畧期於無刑恭行天誅於以有制可削承宗在身官爵詔左神策護軍中尉吐突承瓘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赴鎮州行營兵馬招討處置等使會諸道軍

唐書卷三十一 王武俊

九

進討神策兵馬使趙萬敵者王武俊之騎將也驍悍聞於燕趙具言進討必捷承瓘因得兵柄與萬敵偕行承瓘至行營威令不振禁軍屢挫衄都將酈定進前擒劉關有功封陽山號為驍將又陷於賊至是戰北馳而償趙人曰酈王也書之師氣唯范陽節度使劉濟易定節度使張茂昭至効忠赤戰賊屢捷及吳少誠死李絳奏蔡無四鄰援攻討勢易不如赦承宗專事淮西帝不聽而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反復難制陰附於賊太常卿權德輿諫曰神策兵市井屠販不更戰陣恐因勞憊遠潰為盜賊恒冀騎壯兵多攻之必引時月兩成乘間則禁衛不可頓虛山東亦解也京師心腹也不深念且師出半年費緡錢五百萬方夏盛暑水潦疾疫且降誠慮有潰撓之變又言山東諸侯皆以息自愛人心不遠誰肯為陛下盡力者又盧從史倚冠為援誠承瓘遂罷利宜詔行

營善將令倍驛馳度至半道授以澤潞而從從史憲宗他鎮破其姦圖然後赦承宗眾情必服帝未許密詔承瓘擒之送於京師五年昭破之木刀溝帝患從史詐卒以計縛送京七月承宗遣巡官崔遂上表三封乞自陳首且歸過於盧從史其畧曰臣頃在苦盧綿歷時序恭守朝旨罔敢闕違復奉詔書令獻州郡迫以三軍之勢不從孤臣之心今天兵四臨王命久絕白刃之下難避國刑殷憂之中轉積釁隙中由盧從史首為亂階興天下之兵生海內之亂既不忠於國又不孝於家當其聞父之喪已變為臣之節迫脅天使瀆紊朝經而乃幸臣居喪敗臣求利上敢欺於聖主下不顧其死親

唐書卷三十一 王武俊

九

矯情徒見於封章邪妄素萌於胷臆今構禍者已就擒獲抱寃者實冀辨明況臣之一軍素守忠義橫被從史離間君臣哀號轅門痛隔恩外伏冀陛下以天地之德容納為心宏好生之仁許自新之路順陽和而布澤因雷雨以覃恩追念祖父之前勞俯觀臣子之來効特開湯網使樂堯年時朝廷以承瓘宿師無功國威日沮頗憂會承宗使至宰臣商量請行赦宥乃全以六郡付之承宗送薛昌朝入朝授以右武衛將軍承宗以國家加兵不勝誣從史姦計得行雖上章表謙恭而心無忌憚七年軍庫火器鎧殆盡殺守吏百餘人十年王師討吳元濟承宗與李師

道繼獻章表請宥元濟其牙將尹少卿奏事因為元濟
 游說少卿至中書見宰相論列語意不遜武元衡怒叱
 出之承宗益不順自是與李師道姦計百端以沮用兵
 四月遣盜燒河陰倉乘昏射吏吏奔潰因火漕院人趣
盜亡去不獲凡敗錢三十萬緡粟數萬斛六月遣盜伏於靖安里殺宰相武
 元衡京師震恐大索旬日天子為之盱食承宗嘗疏元
是帝出表示羣臣大議咸請聲其罪伐之詔乃絕承宗
胡貢竄其弟承系承連承榮於遠方以博野樂壽故范
陽地命歸劉總是時承宗師道之盜所在竊發焚襄州佛寺斬
 建陵門戟燒獻陵寢宮欲伏甲屠洛陽憲宗赫怒命田
 宏正出師臨其境并鄰道六節度之眾討之承宗揣詔

王武俊

年

進即肆掠滄景易定間人苦之十一年時方淮西用兵
詔削爵以實封賜士平使奉武俊後國用虛竭河北諸軍多觀望不進獨昭義節度使邠士
 美率精兵壓賊壘欲乘釁而取之軍威甚盛承宗懼不
 敢犯俄詔權罷河北用兵併力淮西十二年十月誅吳
 元濟承宗始懼求救於田宏正十三年三月宏正遣人
 送承宗男知感知信及其牙將石泚等詣闕請命令於
 客舍安置又獻德棣二州圖印兼請入管內租稅除補
 官吏上以宏正表疏相繼重違其意乃下詔曰帝者承
 天子人下臨萬國觀乾坤覆載之施常務其曲全用德
 刑撫御之方每先其宏貸叛則必伐服而捨之訪於典

謨亦尚斯道朕祇符前訓繼嗣不圖底寧方隅蕩滌氛
 祲上以摠祖宗之宿憤下以致黎庶之阜康思厚者生
 務去者殺至於包荒藏隱屈法伸恩苟衷誠之可矜則
 宥過而無大王承宗頃居喪紀見賣於鄰封後領藩城
 受疑於朝野國恩雖厚時憲不容戚實自貽寵非我絕
 百辟卿士昌言在廷四方諸侯飛奏盈篋競請致討爭
 先出軍尚復廣示招懷務存容納至於動眾事豈願然
 開境愍罹其殺傷退舍為伏其士伍取陷救溺能無慘
 嗟以其先祖武俊有勞王室書於甲令銘在景鍾雖再
 駕王師再從人欲而十代之宥常切朕懷近以三朝稱

王武俊

三

慶八表流澤廣此鴻霈開其自新而承宗果能翻然改
 圖披露忠懇遠遣二子進陳表章緘圖印以上問獻德
 棣之名部發困奉粟并竈貢煙地願帥於職方物請歸
 於司會且天子所臨莫非王土析茲舊服將表爾誠諒
 由效順之心悉見納忠之志抑而不撫何以示懷朕念
 此方亦猶赤子一物失所寢興靡寧忍驅樂土之人竟
 就陳原之戮既克剪暴常思止戈予之此心天地鑒臨
 況常山師旅舊有勞將改往以修來誓酬恩而遷善
 鑒精誠之俱切俾渙汗而再敷曠滌乃愆斷於朕志復
 此殊渥當懷永圖承宗可依前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

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
鎮冀深趙觀察等使仍令右丞崔從往鎮州宣慰承宗
素服俟命乃以華州刺史鄭權為德州刺史充橫海軍
節度德棣滄景觀察等使明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
尚書左僕射是歲李師道平承宗奉法逾謹請當管四
州每州置錄事參軍一員判司三員每縣令一員主簿
一員吏補授皆聽朝旨十五年十一月卒贈侍中子知
感知信在朝

承元士真第二子兄承宗既領節鉞奏承元為觀察支
使朝議郎左金吾衛胄曹參軍兼監察御史年始十六

唐書卷三

王武俊

三

勸承宗以二千騎佐王師平李師道承宗不能用其言
元和十五年冬承宗卒祕不發喪大將謀取帥於旁郡
時參謀崔燧密與握兵者謀乃以祖母涼國夫人之命
告親兵及諸將使拜承元承元拜泣不受諸將請之不
已承元曰天子使中貴人監軍有事盍先與議及監軍
至因以諸將意贊之承元謂諸將曰諸公未忘先德不
以承元齒幼欲使領事承元欲效忠於國以奉先志諸
公能從之乎諸將許諾遂於衙門都將所理視事約左
右不得呼留後事無巨細決之參佐密疏請帥天子嘉
之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滑州刺史義成

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鄰鎮以兩河近事諷之承元不
聽諸將亦悔及起居舍人栢耆齎詔宣諭滑州之命兵
士或拜或泣承元與栢耆於館驛召諸將諭之諸將號
哭道譁承元詰之曰諸公以先世之故不欲承元失此
意甚隆厚然奉詔遲留其罪大矣前者李師道未敗時
議赦其罪時師道欲行諸將止之他日殺師道亦諸將
也今公輩幸勿為師道之事敢以拜請遂拜諸將泣涕
不自勝承元乃盡出家財籍其人以散之酌其勤者擢
之牙將李寂等十數人固留承元斬寂等軍中始定是
於

諫議大夫鄭軍宣慰賜其軍錢百萬緡赦囚徒問孤獨廢疾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承元出鎮州

唐書卷三

王武俊

三

時年十八所從將吏有具器用貨幣而行者承元悉命
留之承元昆弟及從父昆弟授郡守者四人登朝者四
人新書四從事將校有勞者亦皆擢用祖母涼國夫人
入朝穆宗命內宮筵待錫賚甚厚俄而王庭湊殺田宏
正據鎮州叛移鎮鄆坊丹延節度使便道請覲穆宗器
之數召顧問未幾改鳳翔節度使鳳翔西北界接涇原
無山谷之險吐蕃由是徑往入寇承元於要衝築壘分
兵千人守之賜名曰臨汧城詔襲岐國公累加檢校左
僕射大和初祖母喪詔曰武俊當橫流時孫定奔潰功在史官今李不幸贈卹宜加厚且給儀仗以葬
鳳翔城東南旅所集居人多以烽火相警承元奏益城

以環之居鎮十年加檢校司空御史大夫年五移授平盧軍節度淄青登萊觀察等使時均輸鹽法未常行於兩河承元首請鹽法歸之有司自是充鄆諸鎮皆與均輸之法承元寬惠有制所理稱治大和七年十二月卒於平盧時年三十三冊贈司徒

王庭湊本迴鶻阿布思之種族世隸安東都護府曾祖曰五哥之事李寶臣父子王武俊養為假子驍果善鬪武俊愛之以軍功累授左武衛將軍同正贈越州都督祖末恒活贈左散騎常侍父升朝贈禮部尚書皆以庭湊貴加贈典祖父世為王氏騎將累遷右職庭湊沈勇

唐書卷三十三 王庭湊

音

寡言雄猜有斷為王承元衙內兵馬使初承元上稟朝旨田宏正帥成德軍國家賞錢一百萬貫度支輦運不時至軍情不悅庭湊每抉其細故激怒眾心會宏正以魏兵二千為衙隊左右有備不能間長慶元年六月魏軍還鎮七月二十八日夜庭湊乃結衙兵謀於府署遲明盡誅宏正與將吏家族三百餘人庭湊自稱留後知兵將使將吏逼監軍宋惟澄上章請授庭湊節鉞又取冀州殺刺史穆宗怒下詔徵鄰道兵仍以河東節度裴度充幽鎮兩道招撫使仍以宏正子涇原節度使布代李愬為魏博節度使令率魏軍進討又以承宗故將深州刺

史牛元翼為成德軍節度使下詔購誅庭湊是月鎮州大將王位等謀殺庭湊事泄坐死者二千新書餘人時朱克融囚張宏靖庭湊殺宏正合從構逆謀拒王命兩鎮併力討除慮難應接詔朝臣議其可否東川節度使王涯獻狀曰幽鎮兩州悖亂天紀迷亭育之厚德肆狼虎之非心囚繫鼎臣戕賊戎帥毒流州郡毀及賓僚凡在有情孰不痛憤伏以國家文德誕敷武功繼立遠無不伏邇無不安矧茲二方敢逆天理臣竊料詔書朝下諸鎮夕驅以魏魏問罪之師當猖狂失節之寇傾山壓卵決海灌熒勢之相懸不是過也但常山薊郡虞虢相

唐書卷三十三 王庭湊

音

依一時與帥恐費財力罪有輕重事有後先譬之攻堅宜從易者如聞范陽肇亂出自一時事非宿謀迹亦可驗鎮州構禍殊匪偶然弱諸屬城以兵拒境如此則幽薊之眾可示寬刑鎮冀之戎可資先討況庭湊闖茸不席父祖之資成德分離又多迫脅之勢今以魏博思復讐之眾昭義願盡敵之師參之晉陽輔以滄德犄角而進實若建瓴盡屠其城然後北首燕路在朝廷不為失信於軍勢實得機宜臣之愚誠切在於此臣又聞用兵若鬪先扼其喉今瀛莫易定兩賊之咽喉也誠宜假之威柄戍以重兵俾其死生不相知間諜無所入而以大

軍先進冀趙次臨井陘此一舉萬全之勢也於是命易定節度使陳閉境以抗克融諸軍三面進討初以滄德

烏重胤獨當一面重胤宿將知不可進頗遲留乃以杜

叔良代重胤叔良有中官之援朝辭曰大言云賊不足

破時庭湊合幽冀之兵圍深州梯衝雲台牛元翼嬰城

拒守十一月裴度逐庭湊兵於會星又入元氏焚壁

叔良為賊所敗眾皆陷沒僅以身免賊歸州刺史叔良

日簡代之裴度率眾屯承天軍諸將挫敗深州危急乃

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兼深冀節度救

唐書卷三十一 王庭湊

美

深州仍以中官楊永和監光顏軍國家自憲宗誅除羣

盜帑藏虛竭穆宗即位賞賜過當及幽鎮共起征發百

端財力殫竭時諸鎮兵十五餘萬纔出其境便仰給度

支置南北供軍院既深入賊境輦運艱阻芻薪不繼諸

軍多分番樵採俄而度支轉運車六百乘盡為庭湊邀

而虜之兵食益困賊圍深州數重雖光顏之善將亦無

以施其方畧其供軍院布帛衣賜往往不得至院在途

為諸軍強奪而懸軍深鬪者率無支給復又每軍遣內

官一人監軍悉選驍健者自衛羸懦者即戰以是屢多

奔北而庭湊克融之眾不過萬餘而抗官軍十五萬者

良以統制不一玩寇邀利故也宰相崔植又不曉兵家

膠柱於常態以至復失河朔既無如之何遂議休兵而

赦庭湊二年正月魏府牙將史憲誠誘其軍謀叛田布

不能止其眾自潰於南宮二月詔赦庭湊仍授檢校右

散騎常侍鎮州大都督府長史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

等州觀察等使以牛元翼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遣兵部

侍郎韓愈至鎮州宣慰又遣中使脚命入深州監元翼

赴鎮庭湊雖受命而深州之圍不解招撫使裴度與幽

鎮書以大義責之朱克融解圍而去庭湊亦退舍朝廷

唐書卷三十一 王庭湊

三

欲其稟命並加克融檢校工部尚書三月牛元翼率十

餘騎突圍出深州赴闕深州將校臧平以城降庭湊責

其固守殺將吏一百八十餘人五月遣中使楊再昌至

鎮州取牛元翼家族及田宏正骸骨庭湊曰宏正骸骨

不知所在元翼家族請至秋發遣俄而元翼卒庭湊乃

盡屠其家其酷毒如此自獲赦宥遂與朱克融史憲誠

連衡相應謀拒朝廷大和初滄州李全畧死其子同捷

欲效河朔事求代父任文宗授以充海節度使同捷不

奉詔據郡構逆以珍玩器幣妓女子弟投款於庭湊帝

其變故授及幽州李載義時載義初代克融輸誠效順

盡送同捷所遣赴闕詔徵幽魏徐充之師進討庭湊出

兵撓魏北境以援同捷二年下詔絕庭湊進奉於楚易定柳公

濟戰新樂斬首三千級昭義劉從諫戰臨城敗之引漳注深冀有詔同捷庭湊同惡宜前官得諸道以兵進討有能斬庭湊者賜錢二萬緡復昇之官以州鎮降者等差為北公濟再戰行唐皆克焚柵十五庭湊射蠟書求救於幽州營

魏州諸軍擊志沼庭湊出兵應之史憲誠危急詔義武

軍節度使李聽擊敗之志沼奔於庭湊三年六月誅李

同捷尋又何進滔殺史憲誠據魏州朝廷厭兵誅之不

果遂授進滔魏博節度庭湊稍畏表上景州而弓高樂陵長河三縣固守八月

庭湊遣使詣闕請罪朝廷因而赦之依前檢校司徒成

德軍節度使鎮冀自李寶臣已來雖惟岳承宗繼叛而

猶親鄰畏法期自新之路而兇毒好亂無君不仁未如

庭湊之甚也又就加太子太傅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

千戶八年十一月卒冊贈太尉累贈至太師

子元逵為鎮州右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庭湊卒三軍推

主軍事請命於朝乃起復檢校工部尚書鎮州大都督

府長史成德軍節度使累遷檢校左僕射元逵素懷忠

順頓革父風及領藩鎮頗輸誠款歲時貢奉結轍於途

文宗嘉之開成二年詔以壽安公主出降加駙馬都尉

元逵遣段氏姑詣闕納聘禮段氏進食二千盤并御衣

戰馬公主粧奩及私白身女口等其從如雲朝野榮之

會昌中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擅領軍政武宗

怒誅之命鄰藩分地而進討以元逵為北回招討使詔

至之日出師次趙州拔宣務壁破援軍堯山與魏博何宏敬同收

山東三州元逵進攻邢州俄而賊將裴問高元武降元

逵王釗安玉降何宏敬並拔三郡累遷檢校司徒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以破劉稹功加太傅太原郡開國公食

邑二千戶食實封二百戶大中十一年二月卒新書大

卒年四十三案元逵之卒舊書宣宗紀不書然紀大中

十一年二月起復王紹鼎為成德軍節度使不應元逵

卒於八年至此始云冊贈太師諡曰忠子紹鼎紹懿

起復也當從舊書時為鎮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府事節度副

使都知兵馬使起復檢校工部尚書鎮府長史成德軍

節度鎮深冀趙觀察等使累加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

其年七月卒紹鼎淫洩自放性暴厚哀欲升樓彈射贈

路人以為樂眾忿其虐欲逐之會病死司空賻布帛三百段米粟二百碩累贈司徒太尉又贈

太傅子景胤景崇景粵景崇為嫡時年幼紹鼎卒宣宗

以昭王內為鎮州大都督成德軍節度副使都知兵馬

使檢校右散騎常侍鎮府左司馬知府事兼御史中丞

王紹懿本官充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仍賜紫金魚袋

尋正授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累加檢校右僕射兼御

史大夫太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又加檢校司空咸

卒贈司徒

景胤初為成德軍中軍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監察御史紹鼎卒出為深州刺史兼殿中侍御史充本州團練守捉使

景崇字孟安於季父紹懿時為鎮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府事都知兵馬使紹懿卒三軍立紹懿數月疾篤召景崇謂之曰亡兄以軍政託予以俟汝成立今危憊如此殄將不救汝雖少年勉自負荷下禮藩鄰上奉朝旨俾吾兄家業不墜惟汝之才也言訖而卒時監軍在席奏其治命上嘉之詔起復忠武將軍守左金吾衛將軍同

唐書卷之三十一

王庭湊

正檢校右散騎常侍充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仍賜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尋正授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咸通中景崇以公主嫡孫特承恩渥季年盜起徐方王師進討景崇令大將從諸軍徐寇平以功授檢校右僕射封太原縣男食邑三百戶祖母章惠長公主薨景崇居喪得禮朝野稱之起復左金吾衛上將軍同正進位檢校司空明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加檢校太尉趙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二百戶尋進封常山王丁母秦國夫人憂起復本官嘗欲引母比弟為牙將其佐張位曰軍中用人有勞有能若私其人厚界田宅祿食可也何乾符末盜起河南黃巢犯關駕幸劍必以官景崇謝

南偽使齋詔至景崇與定州節度使王處存馳檄藩鄰

以兵附處存入關討賊奔問行在貢輸相繼關輔平定以功真拜太尉州刺史蘇福為沙陀所攻乞師於幽州刺史擁兵之官道于鎮景崇中和二年新書三十二月卒年三十七贈太

子鎔時年十歲三軍推為留後朝廷因授旄鉞檢校工部尚書時天子蒙塵九州鼎沸河東節度李克用虎視山東方謀吞據鎔以重賂結納以修和好晉軍討孟方立於邢州鎔常奉以芻糧及方立平克用遂謀山東屯鎔兵奄至克用匿林中以免晉將李存孝侵鎔南郭別

唐書卷之三十一

王庭湊

李存信等出鎔求援於幽州幽帥李匡威率眾三萬赴之存孝退去景福元年鎔乘存孝有間於其帥乃出兵攻堯山晉帥遣大將李存質來援大敗鎮人於堯山死者萬計晉人乘勝至趙州鎔復求援於燕二年匡威率眾數萬來援存孝方攻臨城等數縣聞匡威屯鄆引師去存信素忌存孝安曰無擊賊意克用信之存孝飛狐人所謂安思敬者善騎射攻葛從周敗張濬韓建數有奇功至是懼讓乃率邢州歸宋全忠會邢州節度使李存孝背其帥據城自固存孝單騎入鎮州與鎔面相盟約俄而李克用自率全師攻存孝景福元年克用假道於鎔以討存孝鎔不答乃與處存連兵侵鎔拔堅固鎔攻新市鎔禽克用將薛萬金匡威以兵三萬救鎔克用自攻常山度滹沱河鎔引騎十萬夜濟德水襲敗之斬二萬級奪鎔甲三百乘克用退壁樂城天子

有詔和解三鎮克用還然未得志故復伐鎔鎔威以五千騎敗克用於元氏鎔具牛酒會匡威棗城餉金二十萬以謝

時匡威離鎮後其弟匡籌奪據其位匡威退無歸路鎔感其援助之恩乃迎入府城築第以居之事之如

父匡威亦盡心裨益軍中之事皆為訓練是年五月鎔

過匡威第匡威忌日陰遣部下伏甲劫鎔殺其府屬楊從有甲者牽鎔袖匡威鎔趨抱匡威曰公誠止人勿倉

卒吾為晉人所困賴公獲濟猶吾父也軍政請公帥之

即並轡歸府署鎮軍拒之竟殺匡威鎮軍諫而闔左門坎垣出戰會大風

雨木拔瓦飛兵相接有屠者墨君和祖而薄賊眾披靡

乃拔鎔踰城入既免賞千金與第一區約宥十死匡威

走東園兵圍之與從事李抱貞俱死明日鎔以禮斂匡威素服哭諸庭遣使告匡籌匡籌怒移書詰兄所以死

狀表請天子討鎔詔止之晉人知匡威死克用自率師

至城下鎔出練二十萬犒勞修好而退匡籌攻樂壽武強克用出縛馬

關敗鎔兵於平山因進攻鎔外壘鎔內失幽州助因乞

盟進幣五十萬歸糧二十萬請出兵助討存孝乃得解

克用屯欒城存信屯琉璃陂為邢人夜襲其營存信軍

亂不克追克用進薄邢環城為溝堞欲示久圍者城中

兵數出溝壘不可成裨將袁奉韜給存孝曰君所畏惟

王耳王欲溝堞成則西歸公何不聽之存孝兵不出壘

成攻益急城中食盡存孝登城哭曰我誤計使我生見

王死不恨克用遣家姬招之存孝出泥首言為存信誣

搆克用曰爾與鎔書罵及汴宋節度使朱全忠領鄆清

三鎮兵強天下光化中全忠討幽州劉仁恭鎔遣兵遣屯祿城俄而仁恭敗擊其歸得十八

將葛從周張存敬寇陷邢洺二州乘勝北掠燕趙俄而全忠率親兵薄於城下全忠既取邢洺磁又得潞因圖河東使羅紹威諷鎔絕太原共

尊全忠鎔依違全忠不悅會克用將李嗣昭攻洺州鎔全忠自將擊走之得鎔與嗣昭書全忠怒進軍元氏鎔倉卒無備謂資佐曰勢危矣計將安出判官周式者率

先而對曰敵人迫我兵不能抗此可以理說耳請見梁

帥圖之式即時出見全忠全忠逆謂式曰爾不必言王

令朋附并汾違盟爽信弊賦業已及此期於無捨式曰

公言過矣且公為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霸業乃

欲窮兵黷武困人於險難天下其謂公何全忠喜引式

袂而慰之曰前言戲之耳且君為王令計如何式曰但

修好耳即復見鎔請出牛酒貨幣以犒軍以幣二十萬路師仍

以鎔子昭祚及牙將梁公儒李宏規子各一人從昭祚

入官于大梁全忠以女妻昭祚判官張澤謀曰失火之通與太原親宜使全忠圖之鎔遣式使及全忠僭號鎔

不獲已行其正朔鎔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

書令仍賜敦睦保定大功臣上柱國趙王食邑一萬五

千戶食寶封一千戶襲食寶封二百五十戶偽梁加尚

書令及唐室中興去偽尚書令之號天祐七年母魏國

太夫人何氏卒起復本官鎔母何有婦德訓鎔嚴至母七鎔始黷貨財姬侍千人儀

服備上又以房山有西王母祠鎔始黷貨財姬侍千人儀十八年為其大將王德

明所殺至於赤族其後事在中興云始庭湊徵時鄴有

坤曰君將有土及得鎮迎事甚謹復問壽幾何子孫幾

何答曰公三十年後當有二王已而庭湊立十三年死

何答曰公三十年後當有二王已而庭湊立十三年死

蓋度詞也景崇鎔皆王庭湊嘗使至河陽醉疲於路有過其所者視之曰非常人也從者以告庭湊馳及之問其故曰吾見君鼻之息左若龍右若虎子孫當王百年家有大樹覆及堂公典矣及害宏正而樹適庇寢自庭湊訖鎔凡百年

史臣曰土運中微羣盜孔熾寶臣附麗安史流毒中原終竊土疆為國蝨賊加以武俊之狠狡為其腹心或叛或臣見利忘義蛇吞蝮吐垂二百年哀哉王政不綱以至於此若使明皇不懈於開元之政姚崇久握於阿衡詎有柳城一胡敢窺佐伯況其下者哉觀此無君可為太息

贊曰鴟鵂為怪必取其昏人君失政為盜啓門牙旗金

唐書卷七十三 王庭湊

三

鉞虎子狼孫芒芒黔首於何叫闐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三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四

列傳九十四

李懷仙 朱希彩

朱滔

劉忬 子濟 淮 濟子總 譚忠從新書增

程日華 子懷直 從子懷信 懷信子權

李全畧 子同捷

李懷仙柳城胡人也世事契丹降將守營州祿山之叛

懷仙以裨將從陷河洛安慶緒敗又事史思明善騎射

有智數朝義時偽授為燕京留守范陽尹 史思明盜河

南留次子朝 清守幽州以阿史那玉高如震輔之朝義殺立移檄誅

朝清二將亂朝義以懷仙為幽州節度使督兵馳入如 震欲拒不及計乃出迎懷仙外示寬以 寶應元年元帥 安士居三日大會斬如震州部悉平

唐書卷七十四 李懷仙

十一

雍王統迴紇諸兵收復東都朝義渡河北走乃令副元

帥僕固懷恩率兵追之時羣兇瓦解國威方振賊黨聞

懷恩至望風納款朝義以餘孽數千奔范陽懷仙誘而

擒之 中人駱奉先間遣備說懷仙遂降使其將李抱忠

斬首來獻屬懷恩私欲樹黨以固兵權仍保薦懷仙可

用代宗復授幽州大都督府長史檢校侍中幽州盧龍

等軍節度使 遷檢校兵部尚書王武成郡 與賊將薛嵩田承嗣張忠

志等分河朔而帥之既而懷恩叛逆西蕃入寇朝廷多

故懷仙等四將各招合遺孽治兵繕邑部下各數萬勁

兵文武將吏擅自署置貢賦不入於朝廷雖稱藩臣實

非王臣也朝廷初集姑務懷安以是不能制懷仙大厯

三年為其麾下兵馬使朱希彩所殺歷下朱希彩朱泚

斬闖者以入希彩不至黎明泚懼欲亡泚曰謀不

成有死逃將焉往俄希彩至共斬懷仙族其家希彩

自稱留後恒州節度使張忠志以懷仙世舊無辜覆族

遣將率眾討之為希彩所敗朝廷不獲已宥之以河南

副元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王縉為幽州節度使授希

彩御史中丞充幽州節度副使權知軍州事詔縉赴鎮

希彩聞縉之來蒐選卒伍大陳戎備以逆之縉晏然建

旌節而希彩迎謁甚恭縉知終不可制勞軍旬日而還

尋加希彩御史大夫充幽州節度留後十二月加希彩

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五年封高密

郡王既得位暴橫自恣無禮於朝廷七年孔目官李瑗

因人之怒伺隙斬之軍人立其兵馬使朱泚為留後泚

自有傳

朱滔賊泚之弟也平州刺史朱希彩為幽州刺史以滔

同姓甚愛之常令將腹心親兵及泚為節度使遂使滔

將勁兵三千赴京師請率先諸軍備塞自祿山反後山

東范陽外雖示順實皆倔強不庭泚首効臣節代宗喜

甚命滔勒兵東入長安通化門西出開遠門出屯出師

勞還未有兵環王城者今而許之蓋示優異召滔對於

三殿代宗臨軒勞問既而曰卿材孰與泚多滔曰各有

短長統御士眾方畧明辨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獲謁

龍顏泚長臣五歲未朝鳳闕此不及臣代宗愈喜皮還

奪泚兵詭說曰天下諸侯未有朝者先大厯九年泚朝

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孫安矣泚信之

觀因乞留西征吐蕃以滔試殿中監權知幽州盧龍節

度留後兼御史大夫酒殺有功者李瑗等及田承嗣反

與李寶臣李正己等解磁州圍建中二年寶臣死其子

惟岳謀襲父位酒與成德軍節度張孝忠征之大破惟

岳於東鹿滔命偏師守東鹿進圍深州惟岳乃統萬餘

眾及田悅援兵圍東鹿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千方陳

橫進滔績帛為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

為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以功加檢校司徒

為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以德棣二州隸焉朝廷以康日

知為深趙二州團練使王武俊為恒冀二州團練使滔

怒失深州又請恒定七州所賦武俊怒失寶臣故地滔

構武俊同已反馬燧圍田悅於魏州悅告急滔與武俊

遂連兵救悅又懼張孝忠之襲使劉仲武俊怒失寶臣故地滔

奏賞不報君等疾趨破馬燧軍以取武俊怒失寶臣故地滔

應三號之乃曰兩人死於南者武俊怒失寶臣故地滔

何復欲暴骨中野乎司徒兄弟受國武俊怒失寶臣故地滔

其謀於燧天子間以悅未下重起武俊怒失寶臣故地滔

發其糧貯即引兵救悅次東鹿軍大譟曰天子令司徒
北還而南救魏寧有詔和酒懼走匿傳舍將蔡雄好
論士曰始天子約取成德所得州縣賜有功者非州
者燕也本鎮常苦無絲繡莫得深州以佐調奉今顧不
得又天子以帛賜復有功士為馬燧去今引而南非
為也軍中謝復日雖然司徒乃南行違詔莫如還酒
次深州命馬燧與李懷光擊之酒屬鄭雲遠田景仙武
俊合帝命而酒破懷光軍則與王師屯魏橋久不戰悅
奔接欲尊而酒破懷光軍則與王師屯魏橋久不戰悅
於是李武俊在官屬共議古有列國連衡共抗秦今公等
在此其動無名豈長為叛臣士何所歸宜擇日定約順
人心不如其盟者其伐之酒等從之酒以祿山思明皆起
燕武俊號趙悅號魏納號齊因
年十一月新書十月酒僭稱大冀王偽署百官與李納田
悅王武俊並稱王為壇魏西祀天與武俊等三讓乃就
位酒為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

酒改幽州為范陽府以子為府留後用親信為留守酒
等居室皆曰股妻曰妃子為國公下皆稱臣謂殿下上
中書令東西侍郎置左右內史視丞相內史曹舍人
尚書事御史僕射視左右僕射御史臺日執憲置大夫
至監察御史鷹使龍驤以劉惲為承令左右將軍日虎牙
至軍使日鷹使龍驤以劉惲為承令左右將軍日虎牙
子千為左右內史兄璵陸慶為東西曹僕射楊器李
馬定冠職楊榮國為司文司武補署刑侍郎李士真
樊播為執憲大夫中丞其餘以次補署刑侍郎李士真
道為司諫馬燧遣李晟將兵至易定率張茂昭張遂王
以絕人與武俊年圍清苑酒將鄭景濟固守酒使馬
兵萬人與武俊年圍清苑酒將鄭景濟固守酒使馬
至定州晟不知夜引兵還酒疑有伏不敢逼遠保瀛州
而孝忠晟合兵千人城不出濟望酒將烏薩成以兵七
襲殺晟不百利城不出濟望酒將烏薩成以兵七
博陵酒已破晟則回屯河間不進武俊使宋端趣讓酒
酒日飲酒已破晟則回屯河間不進武俊使宋端趣讓酒

見背君如脫屣王必相疑亦聽所為端還武俊謂定曰
寡人望王速來指縱決勝負復何惡王異日并天下寡
人得六七城為節度足矣寔遣具道所以然武俊亦遣
使謝酒酒悅亦報謝然武俊內銜之滋不憚與田悅潛
謀絕酒及泚反燧等皆班師武俊寔亦還南結李希烈與元初田悅王武俊
以朱泚據京師酒兵強盛首尾相應田悅常謂武俊曰
朱泚心險不可隄防遂相率歸順泚既僭號使武俊遣
賀泚即位武俊詭請寔共攻康日知於趙立酒為皇太
弟泚遣人密召酒使趨洛陽酒發書西向再拜移檄諸
王曰說今發突騎四萬走洛陽與皇帝會不能堪又令
各以兵五千從攻洛陽欲借稱帝乘輿法從及赦令皆具
仍令以重賂招誘迴紇初迴紇王女逃歸道平盧酒以錦
繡張道待其至請為婚女悅許焉既而遣使修禮納於
回紇迴紇喜報以名馬重寶及偕相王與武俊悅納於

金鑰於回紇曰四國願聽命於可汗謹上金鑰啟閉出
乞師以斷懷光餉路未至而王師還回紇過幽州酒使
說其首達于許諾酒啖以金帛南攻魏貝即西入關興元
約日五十里舍以須悅軍
元年正月酒驅率燕薊之眾及迴紇雜虜號五萬酒兵
車千乘騎二萬上私屬萬餘虜兵三千馬橐駝倍之過
武俊境武俊勞之牛酒芻米皆具然悅已用武俊謀不
肯歸開城守於野以待酒至貝州悅刺史邢曹俊上調酒
節歸開城守於野以待酒至貝州悅刺史邢曹俊上調酒
有撤須公南以兵疑之次永濟武俊陰遣客反問酒曰悅
史掠訊不得其情殺之使回紇大掠南及澶衛係洗老
幼無遺者悅大恐闔城自保酒遣將楊布冠定館次南
河攻圍貝州三月田緒殺田悅魏州亂酒令大將馬寔
分兵逼魏州營於王莽河德宗在山南慮二兇兵合造

使授王武俊平章事令與李抱真叶力擊滔四月恒潞兩軍次涇城北行營相距十里抱真自率二百騎徑入

武俊軍面申盟約結為兄弟五月四日進軍距貝州三

十里而軍滔急召寔至貝州步馬乏頓明日輒約戰寔請戰楊布曰大王將取東都逢小敵即怯翼日滔令大

將馬寔盧南史引迴紇契丹來挑戰武俊遣騎將趙珍

武俊與其子士清自當迴紇契丹部落兩軍既合鼓譟

震地迴紇恃捷穿武俊陣而過武俊乘騎勒馬不動俟

迴紇引退因而薄之迴紇勢不能止武俊父子縱馬急

擊獲迴紇三百騎滔陣亂東走兩邊追斬俘馘數萬計

德州委棄戈甲山積滔至瀛州殺騎將蔡雄楊布以其

前鋒先敗又殺陰陽人尹少伯以其言舉兵必勝故也

六月李晟收京城朱泚姚令言死滔還幽州為武俊所

攻僅不能軍上章待罪九月詔曰朱滔累獻款疏深効

懇誠省之惻然良用憫歎宜委武俊抱真開示大信深

加曉諭若誠心益固善迹克彰朕當掩覆錄勲與之昭

雪貞元元年尋卒于位時年四十

雪貞元元年尋卒于位時年四十

雪貞元元年尋卒于位時年四十

雪貞元元年尋卒于位時年四十

雪貞元元年尋卒于位時年四十

雪貞元元年尋卒于位時年四十

新書贊曰朱滔脅其兄泚入朝及引兵東嚮稱帝以自尊名雖助泚志可知矣至克融再得幽州朱氏無遺種其禍與泚鈞而族夷有先後為問也

劉怱幽州昌平人也父貢常為廣邊大斗軍使怱即朱

滔姑之子少為范陽裨將以親老疾宜侍輒積軍功為去職李懷仙為節度使檄召不應

雄武軍使廣屯田節用以辦理稱稍遷涿州刺史居數

年朱滔將兵討田承嗣奏署怱領留府事以寬緩得眾

心時李寶臣為田承嗣間說與之通謀承嗣又以滄州

與寶臣乃以兵劫朱滔於瓦橋關滔脫身走乘勝欲襲

取幽州怱設方畧鎮撫寶臣不敢進以功加御史中丞

寶臣死子惟岳拒朝命德宗令滔與張孝忠同力討之

及惟岳平滔怨朝廷違約不與深州含怒不已會王武

俊亦怨割地深趙相謀叛欲救田悅怱時知幽州留後

事遣人齎書謂滔曰司徒位崇太尉尊居宰相恩寵冠

藩臣之右榮遇極矣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為太尉鄉司

徒里此亦大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

濟竊思近日務大樂戰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

是也暴亂易亡今復何有怱忝密親世荷恩遇默而無

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也滔雖不用其言

亦嘉其盡言卒無疑貳凡出征伐必以怱總留後事及

僭稱大冀王偽署怱為右僕射范陽留守及泚據京邑

僭稱大冀王偽署怱為右僕射范陽留守及泚據京邑

召滔南犯至貝州挫敗而還兵甲盡喪恠聞滔將至悉

蒐范陽兵甲夾道排列二十餘里以迎滔歸於府第人

皆嘉恠忠義貞元元年滔卒三軍推恠權撫軍府事恠

為眾所服卒有其地朝廷因授恠幽州大都督府長史

兼御史大夫幽州盧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

田觀察押奚契丹經畧盧龍軍使彭城郡公居位三月貞元

元年九月卒年五十九廢朝三日贈兵部尚書諡曰賜

布帛有差子濟繼為幽州節度使

濟字恠恠之長子初母難產既產侍者初見濟是一大蛇

黑氣勃勃莫不驚走及長頗異常童所居室焚人皆驚

救濟從容而出眾異之遊學京師第進士歷冀州刺史累歷本管州縣

牧宰及恠為節度使以濟兼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恠

卒軍人習河朔舊事請濟代父為帥朝廷姑務便安因

而從之累加檢校兵部尚書貞元五年遷左僕射充幽

州節度使時烏桓鮮卑數寇邊濟帥軍擊走之深入千

餘里至青都山斬首二萬級其後又掠檀薊北鄙濟率軍會室韋破之虜獲不可勝紀

東北晏然貞元中朝廷優容藩鎮方甚兩河擅自繼襲

者尤驕蹇不奉法惟濟最務恭順朝獻相繼德宗亦以

恩禮接之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即位再遷檢

校司徒本紀司空元和初加兼侍中王承宗叛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必命我

伐之趙且大備我奈何裨將譚忠欲激濟伐承宗疾言

曰天子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繫之使視趙果

不設備數日詔書許濟無出師濟釋忠謝而問之忠曰

昭義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

趙畫曰燕倚趙自固雖甚怨必不殘趙趙既不備燕從

史則告天子曰燕趙宿怨也今趙見伐而不備燕從

反與趙此所以知天子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從

計安出曰今天子誅承宗而燕無一卒濟易水者正使

溢人賣恩於趙趙忠於上是君貯忠誼心而染私趙

之名卒不見德於趙惡聲徒嘈嘈於天下濟然之及

詔討王承宗諸軍未進濟獨以兵率先前軍擊破之生

擒三百餘人斬首千餘級獻逆將於闕優詔褒之又拔

又為詩四韻上獻以表忠憤之志明年春將大軍次瀛

州累攻樂壽博陸安平等縣進攻安平久不拔濟命次

城拔其前後大獻俘獲賞功頗厚仍與子孫六品官者凡

四人未幾有疾會赦承宗錄功拜兼中書令濟在鎮二

十餘年雖輸忠款竟不入覲又謀殺其弟瀧瀧歸國為

信臣及濟疾次子總與濟親吏唐宏實通謀鴆殺濟數

日乃發喪時年五十四詔贈太師廢朝三日賜禮有加

諡曰莊武

弟源貞元十六年八月為檢校工部尚書兼左武衛將

軍初為涿州刺史不受兄教令濟奏之貶莫州參軍復

不受詔濟帥師至涿州源出兵拒之未合而自潰濟擒

源至幽州上言請令人覲故授官以徵之

瀧濟之異母弟也喜讀書工武藝輕財愛士得人死力

事朱滔常陳逆順之理後怍為盧龍軍節度使病將卒
濼在父側即以父命召兄濟自莫州至竟得授節度使
濟常感濼奉已濼為瀛州刺史亦許以濼代已任其後
濟乃以其子為副大使濼既怒濟遂請以所部西捍隴
塞拔其所部兵一千五百人男女萬餘口直趨京師在
道無一人犯令者德宗寵遇特授秦州刺史以普潤縣
為理所及順宗傳位稱太上皇有山人羅令則詣濼言
異端數百言皆廢立之事濼立命繫之令則又云某之
黨多矣約以德宗山陵時伺便而動濼械令則送京師
杖死之後錄功賜其額曰保義軍蕃戎畏之不敢為寇

唐書卷九十四

劉惔

常有復河湟之志議者壯之

累封彭城郡公及病篤元士馬求代既還卒於道

和二年十二月卒

年四十九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景

總濟之第二子也性陰賊險諂元和五年濟奉詔討王

承宗使長子緄假為副使領留務時總為瀛州刺史濟

署為行營都兵馬使屯軍饒陽師久無功總潛伺其隙

與判官張玘孔目官成國寶及帳內小將為謀使詐自

京至曰朝廷以相公逗留不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

明日又使人曰副大使旌節已到太原又使人走而呼

曰旌節過代州舉軍驚恐濟驚惶憤怒不知所為因殺

主兵大將數十人及與緄素厚者乃追緄以張玘兄臯

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晏不食渴索飲總因寘毒而進
之濟死緄行至涿州總矯以父命杖殺之總遂領軍務
朝廷不知其事因授以節鉞封楚國公累遷至檢校司空及
王承宗再拒命總遣兵取賊武強縣遂駐軍持兩端以
利朝廷供饋賞賜是時吳元濟尚存王承宗方跋扈易
定孤危憲宗暫務姑息加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元
濟就擒李師道梟首王承宗憂死田宏正入鎮州總既
無黨援懷懼每謀自安之計初總弒逆後每見父兄為
崇甚慘懼乃於官署後置數百僧厚給衣食令晝夜乞
恩謝罪每公退則愁於道場若入他室則惴惴不敢寐

唐書卷九十四

劉惔

譚忠復說總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

離六十年數窮必合往朱泚希烈自立趙冀齊魏稱王

郡國弄兵抵目相視可謂危矣然卒以無事元和以來

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之強或首於都市或身為逐

客皆君自見今兵駿駿北來趙人已獻德棣十二城助

魏破齊唯燕無一日勞後世得無事乎為君憂之總泣

且謝因上疏 晚年恐悻尤甚故請落髮為僧冀以脫禍

願奉朝請 乃以判官張臯為留後總以落髮上表歸朝穆宗授

司徒兼 天平軍節度使既聞落髮乃賜紫號大覺師遣

侍中 者以節印借來時總已髮 總行至易州界暴卒輟朝五
日贈太尉擇日備禮冊命賻絹布一千五百段米粟五
百石 始總請代獻馬萬五千匹羣臣或疑其詐帝獨納
萬勞軍高年俾獨不能自存者官吏就問賜粟帛總遂
與忠俱行軍中世懷其德擁留不得進總殺首謀者十

人以節付張皇夜間先是元和初王承宗阻兵總父濟
通去遲明軍中始知備陳征伐之術請身先之及出軍累拔城邑旋屬被病
不克成功總既繼父願述先志且欲盡更河朔舊風長
慶初累疏求人觀兼請分割所理之地然後歸朝其意
欲以幽涿營州爲一道請宏靖理之瀛州莫州爲一道
請盧士玫理之平薊媯檀爲一道請薛平理之仍籍軍
中諸將盡薦於闕下因望朝廷升獎使幽薊之人皆有
希羨爵祿之意及疏上穆宗且欲速得范陽宰臣崔植
杜元穎又不爲久大經畧但欲重宏靖所授而未能省
其使局惟瀛莫兩州許置觀察使其他郡縣悉命宏靖

唐書卷九十四 程日華

三

統之時總所薦將校又俱在京師旅舍中久而不問如
朱克融輩僅至假衣丐食日詣中書求官不勝其困及
除宏靖又命悉還本軍克融輩雖得復歸皆深懷缺望
其後果爲叛亂總既以土地歸國授其弟約及男礎等
一十一人領郡符加命服者五人升朝班佐衛者六人
忠護總喪至亦卒忠絳人
喜兵善謀事蓋健男子云
程日華定州安喜人本單名華父元皓事安祿山爲帳
下將從陷兩京頗稱勇力史思明時爲定州刺史華少
事本軍爲張孝忠牙將初李寶臣授恒州刺史吞削藩
鄰有恒冀深趙易定滄等七州寶臣既卒惟岳拒朝命

以圖繼襲寶臣部將張孝忠以定州歸國授成德軍節
度使令與朱滔討惟岳及惟岳誅朝廷以恒冀授王武
俊深趙授康日知易定滄授張孝忠分爲三帥時惟岳
將李固烈守滄州孝忠令華詣固烈交郡固烈將歸真
定悉取滄州府藏累乘而還軍人怒殺固烈皆奪其財
相與請華曰李使君貪鄙而死軍州請押牙權領不獲
已從之孝忠因授華知滄州事未幾朱滔合武俊謀叛
滄定往來艱阻二盜遂欲取滄州多遣人遊說又加兵
攻圍華俱不聽從乘城自固久之錄事參軍李宇爲華
謀曰使君受圍累年張尚書不能致援論功獻捷須至

唐書卷九十四 程日華

三

中山所謂勞而無功者也請爲足下至京師自以一州
爲使華卽遣之宇入闕備陳華當二盜之間疲於矢石
德宗深嘉之拜華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以
華爲使時建中三年也尋加工部尚書御史大夫賜名日華仍
歲給義武軍糧餉數萬錢十二萬緡
糧數萬斛自是別爲一使以
爲判孝忠唯有易定二州而已武俊遣人說華歸已華
曰相公欲弊邑仍舊隸恒州且借騎二百以抗賊俟道
路通卽從命武俊喜卽以二百騎助之華乃留其馬遣
人皆還武俊怒其背約又以朱滔方攻圍慮爲所有而
止及武俊歸國河朔無事日華卽遣所留馬還武俊別

陳珍幣謝過武俊歡然而釋貞元四年新書二年舊書德宗紀同當從

書卒贈兵部尚書子懷直

懷直習河朔事父卒自知留後事朝廷嘉父之忠起復

授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升橫海軍為節度以懷

直為留後又於弓高縣置景州管東光景城二縣以為

屬郡宇入朝願析東光景城二縣置景州且請刺史河朔刺史不延授幾二十年帝嘉其志以徐中為景

州刺史累加至檢校尚書左僕射五年起復案日華卒於貞元二年六月不當云起復此蓋承上四年之誤

正授節度觀察使懷直荒於畋獵數日方還不恤軍政軍士不勝寒餒其帳下將從父兄懷

信因眾怒閉門不內帝不之罪更以虔王為節度使擢懷信留後明年懷信為節度使

懷直因來朝觀貞元九年也案德宗紀貞元十年懷直來朝復還鎮十一年為懷

信所逐復入朝此德宗優容之依前檢校右僕射兼龍

武統軍賜安業里甲第妓女一人既而懷信死懷直子

執恭知留後事乃遣懷直歸滄州十六年卒年四十九

廢朝一日贈揚州大都督新書十六年懷直卒後五年懷信死子權襲領軍務舊書

德宗紀同案此則懷直卒於懷信之前無懷信死懷直

復歸滄州事而權為懷信子非懷直子也此段未詳何

執恭代襲父位朝廷因而授之元和元年拜節度使累

元和六年入朝憲宗禮遇遣之加尚書左僕射嘗夢

滄州衙門樓額悉貼權字遂奏請改名權十三年淮西

賊平藩方惕息權以父子世襲如三鎮事例心不自安

乃請入朝十三年至京師表辭戎帥因命華州刺史鄭

權代之以靖安里私第狹賜地二十畝令廣其居尋

遷檢校司空邠州刺史邠寧節度使十四年十一月卒

贈司徒權兄弟子姪在朝列宿衛者三十餘人

李全畧者本姓王名日簡為鎮州小將事王武俊元和

中節度使王承宗沒軍情不安自拔歸朝授代州刺史

長慶初鎮州軍亂殺田宏正穆宗為之旰食以日簡嘗

為鎮將召問其計日簡遂於御前極言利害兼願有以

自効因授德州刺史經畧其事明年杜叔良兵擢拜橫

海軍節度使滄德棣州觀察使賜姓李氏名全畧以崇樹之未

幾令子同捷入侍兼進錢千萬踰歲同捷歸觀乃奏請

授滄州長史知州事兼主中軍兵馬朝廷初不之許後

慮其有奇策將副經畧之旨遂從之及得請全畧乃陰

結軍士潛為久計外示忠順內蓄姦謀棣州刺史王稷

善撫眾且得其心全畧忌而殺之仍孥戮其屬凡所為

事大率類此寶曆二年四月卒

子同捷初為副大使居喪擅領留後事仍重賂藩鄰以

求續襲朝廷知其所為經年不問屬昭愍晏駕文宗即

位同捷冀易世之後稍行恩貸即令母弟同志同與入

位同捷冀易世之後稍行恩貸即令母弟同志同與入

朝令掌書記崔長奉表備達懇誠請從朝旨詔授同捷
檢校左散騎常侍兗州刺史海節度使以天平節度
使烏重胤為滄州節度以代之詔下同捷託以三軍乞
留拒命乃命烏重胤率鄆齊兵加討又詔徐帥王智興
滑帥李聽平盧康志睦魏博史憲誠易定張璠幽州李
載義等四面進攻同捷世行姦詐自以嘗在成德軍為
將校燕趙之師可結為城社乃以玉帛子女賂河北三
鎮以求旄鉞李載義初授朝命堅於効順乃囚同捷姪
及所賂玉帛妓女四十七人表獻朝廷加載義左僕射
王庭湊司徒以悅其心庭湊本蓄狼心欲吞橫海乃出

唐書李全畧

七

兵於境以赴同捷王智興師次棧州智興攻棧州火譙門引水灌城凡七月其將張叔連降始刺史藥濂以同捷叛密上變事洩為所害贈工部尚書詔曰李同捷幸
襲舊勳不思續緒斬麻未幾私行墨縲毒殺忠良擾惑
部校稽之國憲難追常刑朕以頃在先朝已稽中旨實
遵成命未議改圖乃由留務之權授以戎帥拔負海之
陋置之中華推恩含垢斯亦至矣而同捷益懷迷執閉
境練兵大誦鄰封拒捍中使遐邇憤怨中外驚嗟叛命
既彰大義當絕事非獲已良用憮然其同捷在身官爵
並宜削奪令諸軍進討俄而烏重胤卒授神策節度使
李寰代重胤出師無功召還乃加王智興平章事充行

營招撫使史憲誠遣大將丁志沼與子唐帥兵二萬五
千攻德州大和二年九月智興收棧州因割棧淄青智興進圍滄州是時帝絕王庭湊朝貢且討之時諸軍在野朝廷特置供軍糧料使日費寢多兩河諸帥每有小捷虛張俘級以邀賞賚實欲困朝廷而緩賊也繪帛征馬賜之無算同捷既窘
王庭湊援之不及乃令人誘丁志沼俾倒戈攻憲誠許
以代為魏博節度志沼信其言而叛憲誠告難詔李聽
以諸道兵攻之志沼敗奔於鎮州李寰赴闕又以李祐
代為橫海節度智興將李君謀以輕兵絕河三年祐拔平原有詔行營堅壁務農非被襲勿決戰而祐兵已薄德州三月詔諫議大夫柏耆

唐書李全畧

七

軍前慰撫四月李祐收德州同捷乞降於祐祐疑其詐
柏耆請以騎兵三百入滄州祐從之耆徑入滄州取同
捷與其家屬赴京師其月二十六日至德州界謀言庭
湊兵來劫篡耆乃斬同捷首傳而獻捷百僚稱賀詔貸一年同捷母孫妻崔兒元達等既獻詔悉宥之配於湖南安置母貸死得隨母流所云
史臣曰國家崇樹藩屏保界山河得其人則區宇以寧
失其授則干戈勃起若懷仙之輩習亂河朔志深狡蠹
忠義之談罔經耳目以暴亂為事業以專殺為雄豪或
父子兄弟或將帥卒伍迭相屠滅以成風俗斯乃王道

浸微教化不及惜哉蒸民陷彼虎吻其間劉總粗野臣
誠然而殺父兄以圖榮落鬢髮而避禍未旋踵而暴卒
他境斯謂報應之驗與
贊曰國法不綱賊臣鴟張雖曰父子兇如虎狼惡稔族
滅身屠地亡蠢茲伏莽汗我彝章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四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四 李全略 十八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五

列傳九五

尚可孤 李觀

戴休顏 陽惠元 子曼從新書增

李元諒 韓遊瓌

賈隱林 杜希全

尉遲勝 弟曜 邢君牙

張敬則

尚可孤 字可孤 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也代居松漠之間

天寶末歸國隸范陽節度安祿山後事史思明上元中

歸順累授左右威衛二大將軍同正 封白水縣伯 充神策大

將以前後功改試太常卿 徙封馮翊郡王 案王字疑誤 仍賜實封一

百五十戶魚朝恩之統禁軍愛其勇甚委遇之俾為養

子奏姓魚氏名智德以禁兵三千鎮於扶風縣後移武

功可孤在扶風武功凡十餘年士伍整肅軍邑安之朝

恩死賜可孤姓李氏名嘉勳會李希烈反叛建中四年

七月除兼御史中丞荆襄應援淮西使仍復本姓名尚

可孤以所統之眾赴山南累有戰功及涇原兵叛詔徵

可孤軍至藍田賊眾方盛遂營於七盤修城柵而居之

賊將仇敬忠等來寇可孤頻擊破之因收藍田縣 德宗將遷

梁州命引兵守灊上 興元元年三月遷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神策京畿渭南商州節度使四月仇敬忠又來寇可
孤率兵急擊擒敬忠斬之遂進軍與副元帥李晟決策
攻討五月晟率可孤及駱元光之軍收京城可孤之師
爲先鋒京師平以功陞檢校右僕射封馮翊郡王增邑
通前八百戶實封二百戶可孤性謹愿沈毅既有勳勳
衆會之中未嘗言功賊平之後營於白花亭御衆公平
號令嚴整時人稱焉李晟甚親重之及李懷光以河中
叛詔可孤率師與諸軍進討次於沙苑遇疾卒於軍贈
司徒賻布帛米粟加等喪葬所須並令官給

唐書卷五十五 李觀

二

也少習武藝沈厚寡言有將帥識度乾元中以策干朔
方節度使郭子儀子儀善之令佐坊州刺史吳伯充防
邊使尋以憂免居蓋屋別業廣德初吐蕃入寇鑿駕之
陝觀於蓋屋率鄉里子弟千餘人守黑水之西戎人不
敢近會嶺南節度楊慎微將之鎮以觀權謀奏充偏將
傳總軍政及徐浩李勉繼領廣州尤加信任麾下兵甲
悉委之平馮崇道朱濟時有功累遷大將李勉移鎮滑
州累奏授試殿中監加開府儀同三司追赴闕授右龍
武將軍建中末涇師叛觀時上直領衛兵千餘人扈從
奉天詔都巡警訓練諸軍戍卒三數日間加召二千餘

衆列之通衢整肅鼙鼓城內因之增氣德宗倚賴之賜
封二百戶二子宏寓授八品京官及駕出奉天與令狐
建李昇韋清等咸執羈勒周旋艱險皆著功勞駕還京
師詔總後軍禁衛興元元年閏十月拜四鎮北庭行軍
涇原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在鎮四年雖無拓境之績
勵卒儲糧訓整寧輯及平涼之會渾瑊既無戎備觀伺
知狡謀潛擇精兵五千要伏險道及瑊遁歸賴觀游軍
及李元諒之師表裏以免帝優賞賜賚甚厚特詔褒美
其年朝京師前一日就道虜至期除少府監檢校工部
尚書以疾終貞元四年贈太子少傅

唐書卷五十五 李觀

三

戴休顏字休顏夏州人在軍伍以膽略稱大厯中爲郭子
儀部將諡平党項羌以安河曲試太常卿封濟陰郡公
以戰功累遷至鹽州刺史奉天之難倍道以所部蕃漢
三千人號泣赴難德宗嘉之賜實封二百戶與渾瑊杜
希全韓遊瓌等捍禦有功車駕再幸梁洋畱守奉天及
李懷光叛據咸陽使誘休顏休顏集三軍斬其使嬰城
自守懷光大駭遂自涇陽夜遁其月拜檢校工部尚書
奉天行營節度使李晟收京師乃與渾瑊破泚偏師斬
首三千級休顏追賊至中渭橋李晟既清宮闕休顏與
瑊等率兵赴岐陽邀擊泚餘衆及策勳加檢校右僕射

封至六百戶七月扈駕至京特賜女樂甲第以褒功伐

尋拜左龍武統軍貞元元年卒年五十九廢朝一日贈

賻有差弟休璿歷開府儀同三司封東陽郡王休晏

陽惠元平州人以材力從軍隸平盧節度劉正臣後與

田神功李忠臣等相繼泛海至青齊間忠勇多權略稱

為名將又以兵隸神策充神策京西兵馬使鎮奉天初

大厯中兩河平定事多姑息李正己有淄青齊海登萊

沂密德棣曹濮徐兗鄆十五州之地養兵十萬李寶臣

有恆易深趙滄冀定七州之地有兵五萬田承嗣有魏

博相衛洛貝檀七州之地有兵五萬梁崇義有襄鄧均

房復郢六州之地其眾二萬皆始因叛亂得侯各擅土

宇雖泛稟朝旨而威刑爵賞生殺自專盤根結固相為

表裏朝廷常示大信不為拘限緩之則嫌釁自作急之

則合謀或間詔旨將增一城浚一池必皆怨怒有辭則

為之罷役而自於境內治兵繕壘以自固凡歷三朝始

二十年國家不敢興拳石撮土之役代宗性寬柔無怒

一切從之凡河朔諸道健步奏計者必獲賜賚及德宗

即位嚴察神斷自誅劉文喜之後知朝法不可犯四盜

俱不自安奏計者空還無所賞賜歸者多怨或傳說飛

語云帝欲東封汴州奏以城隘狹增築城郭李正己聞

唐書百五十五 戴休顏 陽惠元

唐書百五十五 陽惠元

五

之移兵萬人屯於曹州田悅亦加兵河上河南大擾羽

書警急乃詔移京西戎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御望

春樓親誓師以遣之曰嗚呼東鄙之警事非獲已惟爾

將校羣士各以忠節勤於王家南赴蜀門西定涇壘甲

冑不解瘡痍未平今載用爾分鎮於周鄭之郊敬聽明

命夫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稽諸理道用正邦國宜勵乃

戈甲保固城池以德和人以義制事將備其侵軼不用

越境攻取戢而後動可謂正矣今外夷來庭方春生植

品物資始農桑是時俾爾將士暴露中野我心痛悼鬱

如焚灼嗟爾有眾其悉子懷士卒多泣下及賜宴諸將

列坐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為都將

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

將策大勳建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為歡苟未戎捷無以

飲酒故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供餼於道路他

軍無子遺唯惠元一軍餅壘不發上稱歎久之降璽書

慰勞及田悅反叛詔惠元領禁兵三千與諸將討伐戰

御河奪三橋皆惠元之功也尋加檢校工部尚書攝貝

州刺史令以兵屬李懷光建中四年冬自河朔與懷光

同赴國難解奉天之圍明年二月懷光背國叛逆

詔惠元與

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鄜坊節度使李建徽及懷光聯

營便橋晟知懷光且叛移屯東渭橋翰林學士陸贄諫

帝曰四將接墨最等兵寡位下為懷光所易勢不兩完
晟既慮變請與惠元東徙則建徽孤立宜因晟行合兩
軍皆往以備賊為解趣裝進道則懷光計無所施帝不
從使神策將李昇往伺還奏懷光反明甚是夕奪二軍
惠元義不受汗脫身奔竄奉天會乘輿南幸懷光怒惠
元之逸令其將冉宗以百餘騎追及於好時縣惠元計
窮父子三人竝投人家井中冉宗竝出而害之惠元被
血流皆出皆袒裼戰而死二興元元年贈右僕射仍賜絹
百疋惠元男尚食奉御晟贈殿中監左衛兵曹參軍曷
贈邠州刺史褒死難也少子晏字公素惠元之死破八
史盧從史既縛潞軍潰有驍卒五千從史嘗以子視者
奔於晏晏閉城不內眾皆哭曰奴失帥今公有完城又
度支錢百萬在府少賜之為表天子求旌節晏開諭禍
福遣之眾感悟遂還軍憲宗嘉之遷易州刺史王師討

吳元濟以唐州刺史提兵深入二百里薄申州拔外郭
殘其垣以功加御史中丞容州西原蠻反授本州經略
招討使擊定之進御史大夫合邕
容兩管為一道卒贈左散騎常侍

李元諒本駱元光姓安氏其先安息人也少為宦官路
奉先所養冒姓駱氏元諒長大美鬚勇敢多計少從軍
備宿衛積勞試太子詹事鎮國軍節度使李懷讓奏署
鎮國軍副使俾領州事元諒嘗在潼關領軍積十數年
軍士皆畏服德宗居奉天賊泚遣偽將何望之輕騎襲
華州刺史董晉棄州走望之遂據城將聚兵以絕東道
元諒自潼關將所部仍合義兵因其未設備徑攻望之
遂拔華州望之走歸元諒乃修城隍器械召募不數日

得兵萬餘人軍益振以功加御史中丞賊泚數遣兵來
寇輒擊卻之是時尚可孤守藍田元諒屯昭應王
權壁中渭橋與元
諒犄角賊東不能逾渭南元諒功居多無幾遷華州刺
史兼御史大夫潼關防禦鎮國軍節度使封武康
郡王尋加
檢校工部尚書先是詔發幽隴兵東討李希烈師方出
關泚使劉忠孝召還至華陰華陰尉李
夷簡說驛吏捕之追及關元諒斬以
狗所召兵不得入由是華州獨完興元元年五月詔
元諒與副元帥李晟進收京邑兵次於滻西賊悉眾來
攻元諒先士卒奮擊大敗之進軍至苑東與晟力戰壞
苑垣而入賊連戰皆敗遂復京師元諒讓功於晟出屯
於章敬佛寺帝還宮加檢校尚書右新書
左僕射實封七

百戶新書五賜甲第女樂仍與一子六品正員官李懷
光反於河中絕河津詔元諒與副元帥馬燧渾瑊同討
之時賊將徐庭光以銳兵守長春宮元諒遣使招之庭
光素輕易元諒且慢罵之又以優胡為戲於城上辱元
諒先祖元諒深以為恥又使約降曰
我降漢將耳及馬燧以河東兵
至庭光降於馬燧詔以庭光為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

河中平燧待庭光益厚元諒因遇庭光於軍門元諒見
韓遊瓌
日彼語我祖今日斬命左右劫而斬之乃詣燧備謝
之子助我乎許諾遊瓌見曰殺一偏神尚爾即
殺一節度法宜如何燧默然久之
罪燧盛怒將殺元諒元諒請輸錢百萬勞軍自
贖渾瑊亦為請燧赦之德宗以元諒
以其功高乃止

專殺慮有章疏先令宰相論諫官勿論貞元三年詔元諒將本軍從渾瑊與吐蕃會盟於平涼元諒軍潘原遊環軍洛口以為

援元諒謂瑊曰本奉詔令營於潘原堡以應援侍中竊

思潘原去平涼六七十里蕃情多詐儻有急變何由應

赴請次侍中為營瑊以違詔固止之元諒竟與瑊同進

瑊營距盟所二十里元諒營次之壕柵深固及瑊赴會

元諒望雲物日乃戒嚴部伍結陣營中是日虜果伏甲不祥虜必有變

乘賊無備竊發時士大夫皆朝服就執軍士死者十七

八城單馬奔還羣虜追躡瑊營將李朝彩不能整眾多

已奔散瑊至空營而已賴元諒之軍嚴固瑊既入營虜

唐書百卷 李元諒

八

皆散去是日無元諒軍城幾不免元諒乃整軍先遣輜

重次與瑊俱申號令嚴其部伍而還時謂元諒有將帥

之風德宗嘉之賜良馬十匹金銀器錦綵等甚厚丁母

憂加右金吾衛上將軍起復本官帝念其勤勞又賜姓

李氏改名元諒四年春加隴右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臨

洮軍使移鎮良原良原古城多摧圯隴東要地虜入寇

常牧馬休兵於此元諒遠烽堠培城補堞身率軍士與

同勞逸芟林薙草斬荆榛俟乾盡焚之方數十里皆為

美田勸軍士樹藝歲收粟菽數十萬斛生殖之業陶冶

必備仍距城築臺上設車弩為城守備益固無幾又進

築新城以據便地虜每寇掠輒擊卻之涇隴由是又安

虜深憚之以疾貞元九年十一月卒於良原年六十二

帝甚悼惜廢朝三日贈司空諡曰莊威賻布帛米粟有差

韓遊瓌河西靈武人仕本軍累歷偏裨始為郭子儀裨

阿史那從禮將同羅突厥五千騎偽降於朔方出塞門

誘河曲九蕃府六胡叛部落凡五十萬子儀使遊瓌率

辛京果擊破之九蕃府還積功至邠寧節度使疑當作

德宗出幸奉天衛兵未集遊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合

兵三千人赴難自乾陵北過赴醴泉以拒泚會有人自

京城來言賊信宿當至上遽令追遊瓌等詔引軍屯便

此兵值遊瓌欲還奉天監軍翟文秀曰吾壁於此賊敢

逾我而西可夾攻取之今入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迫

天子也遊瓌曰不然我寡賊眾彼能分以允我餘眾猶

能鼓而西也不如先入衛天子且奉天無強卒安得夾

攻吾士乏且潰遂還奉天軍伍纒入壁泚黨果至乃出鬪

城下小不利乃退入城賊急奪門遊瓌與賊隔門血戰

會暝方解自是賊日攻城泚大治戰柵雲橋士皆懼遊

可以火之既而賊大譟攻南雉遊瓌曰是分吾力也趨

北雉遣將郭詢郭廷玉以銳士三百傅滿直出火其柵

投薪於中風返遊瓌惟明乘城拒守躬當矢石不暇寢

息赴難之功遊瓌首焉李懷光反從駕山南德宗以禁

軍無職局六軍特置統軍一員秩從二品以遊瓌惟明

賈隱林等分典從駕禁兵懷光誘遊瓌為變遊瓌自發

唐書百卷 韓遊瓌

九

日臣安知忠義但懷光誤臣使震驚乘輿後持臣自解

帝嘉其誠從問計欲安出對曰懷光總諸府兵祐以為

復入城與軍眾曰所請甚愜我來賀也叛卒稍安朝晨
 乃與諸將密謀晨率甲兵而出召叛卒告曰前請者不
 獲張尚書來昨日已入邠州汝等謀叛皆當死吾不盡
 殺誰為賊首各言之以罪歸之餘悉不問於是眾中唱
 二百餘人立斬之軍城方定上聞軍情欲希朝乃授寧
 州刺史為獻甫邠寧之副遊瓌至京授右龍武統軍十
 四年卒諡曰李廣宏者或云宗室親王之胤落髮為僧
 自云見五岳四瀆神已當為人主貞元三年自邠州至
 京師有市人董昌者通導廣宏舍於資敬寺尼智因之
 室召相工唐郭視之教郭智因本宮人董昌以酒食結
 告人曰廣宏且大貴

唐書見五 韓遊瓌

三

殿前射生將韓欽緒李政諫南珍霞神策將魏循李儉
 前越州參軍劉昉陸綏陸絳陸充徐綱等同謀為逆廣
 宏言岳瀆神言可以十月十日舉事必捷自欽緒已下
 皆有署置為宰相為上疑以智因尼為后謀於舉事日
 夜令欽緒擊鼓於凌霄門焚飛龍殿舍草積又令珍霞
 盜擊街鼓集城中人又令政諫循儉等領射生神策兵
 內應事克縱剽五日朝官悉殺之事未發魏循李儉上
 變令內官王希遷等捕其黨與斬之德宗因禁止諸色
 人不得輒入寺觀
 賈隱林者新書附賈循滑州牙將也建中初為本軍兵

馬使令率兵宿衛朱泚之亂諸軍未集隱林率眾扈從
 德宗見隱林偉其貌問家世答曰故范陽節度副使循
 臣從父也帝異之引至臥內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即
 奏曰臣嘗夢日墜以首承之性質朴在奉天賊急攻城
 帝曰非朕邪因令糾察行在性質朴在奉天賊急攻城
 隱林與侯仲莊逐急救應難險備至既而懷光軍至逆
 賊解圍從臣稱慶隱林抃舞畢奏曰賊泚奔遁臣下大
 慶此皆宗社無疆之休然陛下性靈太急不能容忍若
 舊性未改賊雖奔亡臣恐憂未艾也上不以為忤甚稱
 之累官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拜神策將幸
 山南而卒贈左僕射賜其家實封三百戶賻絹百疋米
 百碩喪葬官給

唐書百五 賈隱林

主

杜希全京兆醴泉人也少從軍嘗為郭尚父子儀裨將
 積功至朔方軍節度使軍令嚴肅士卒皆悅服初德宗
 居奉天希全首將所部與郵坊節度鹽州刺史戴休顏
 夏州刺史時常春合兵赴難軍已次漠谷為賊泚邀擊
 乘高縱礮又以大弩射之傷者眾德宗令出兵援之不
 得進希全退次邠州以赴難功加檢校戶部尚書行在
 都知兵馬使從幸梁州帝還京師遷太子少師檢校右
 僕射兼靈州大都督御史大夫受降定遠城天德軍靈
 鹽豐夏等州節度支度營田觀察押蕃落等使餘姚郡
 王希全將赴靈州嘗獻禮要八章多所規諫德宗深納

之乃著君臣箴以賜之其辭曰夫惟德惠人惟辟奉天
從諫則聖共理惟賢皇立有極駿命不易總萬幾以成
務齊六合之殊致一心不能獨鑑一目不能周視敷求
哲人式序在位於戲君之任臣必求一德臣之事君咸
思正直何啓沃之所宜自古今而未得且以讜言者逆
耳讒諛者伺側故下情未通而上聽已惑俾夫忠賢敗
於凶慝譬彼輕舟蒸徒楫之亦有和羹宰夫膳之孰云
理國不自得師覆車之軌予其懲而高以下升和由甘
受惟君無良亦臣之咎聞諸辛毗率裾魏后則有禽息
竭忠碎首勉思獻替以平可否勿謂無傷自微而彰勿

唐書百三十一 杜希全

回

謂何害積小成大事有隱而必見令既出而焉悔鼓鍾
在宮聲聞於外浩然涉水朕未有艾將負辰以虛心期
盡忠而納誨在昔稷契實匡舜禹近茲魏徵佑我文祖
君臣協德混一區宇肆予寡昧獲纘不緒臣哉鄰哉爾
翼爾輔高秋始肅我武惟揚輟此禁衛殿於大邦戀闕
方甚嘉言乃昌是規是諫金玉其相辭高理要入德知
方總彼千慮備於八章宣父有言啓予者商殷有盤銘
周有欽器或誠以辭或警以事披圖演義發於爾志與
金鏡而高懸將座右而同置人皆有初鮮愼厥終汝其
夙夜期保朕躬無曰爾身在外而爾誠不通一言之應

千里攸同導彼遐徐達余四聰華夷仰德時乃之功既
往既來懷賢忭忭唱予和汝式示深衷尋兼本管及夏
綏節度都統加太子少師希全以鹽州地當要害自貞
元三年西蕃劫盟之後州城陷虜自是塞外無保障靈
武勢隔西逼鄜坊甚為邊患請復城朝議是之九年詔
曰設險守國易象垂文有備無患先王令典况修復舊
制安固疆理偃甲息人必在於此鹽州地當衝要遠介
朔陲東達銀夏西援靈武密邇延慶保捍王畿乃者城
池失守制備無據千里庭障烽燧不接三隅要害役戍
其勤若非興集師徒繕修壁壘設攻守之具務耕戰之

唐書百三十一 杜希全

三

方則封內多虞諸華屢警由中及外皆靡寧居深惟永
圖豈忘終食顧以薄德至化未孚既不能復前古之治
致四夷之守與其臨事而重擾豈若先備而即安是用
宏久遠之謀修五原之壘使邊城有守中夏克寧不有
暫勞安能永逸宜令左右神策及朔方河中絳邠寧慶
節度副元帥渾瑊朔方靈鹽豐夏綏銀節度都統杜希
全邠寧節度使張獻甫神策行營節度使邢君牙銀夏
節度使韓潭鄜坊節度使王栖曜振武節度使范希朝
各於所部簡練將士合三萬五千人同赴鹽州神策將
軍張昌宜權知鹽州事應板築雜役取六千人充其鹽

州防秋將士率三年滿更代仍委杜彥先具名奏聞悉與改轉朕情非已欲志在靖人谷爾將相之臣忠良之士輸誠奉命陳力忘憂勉茂功勳永安疆場必集兵事實惟眾心各相率勵以副朕志凡役六千人二旬而畢時將板築仍詔涇原劍南山南諸軍深討吐蕃以牽制之由是板築之時虜不及犯塞城畢中外稱賀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稍安虜不敢深入希全久鎮河西晚節倚邊多恣橫帝嘗寬之豐州刺史李景略威名出其右希全深忌之疑畏代已乃誣奏景畧德宗不得已為貶之素病風眩暴戾益甚判官監察御史李起頗忤之希全

唐書百卷 世希全

三

又誣奏殺之將吏皆重足脅息貞元十年正月卒本紀九年

十一月廢朝三日贈司空

尉遲勝本于闐王珪之長子少嗣位天寶中來朝獻名馬美玉元宗嘉之妻以宗室女授右威衛將軍毘沙府都督還國與西安節度使高仙芝同擊破薩昆播仙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改光祿卿皆同正至德初安祿山反勝乃命弟曜行國事自率兵五千赴難國人留勝以少女為質而後行肅宗待之甚厚授特進兼殿中監廣德中拜驃騎大將軍毘沙府都督于闐王命還國勝因請留宿衛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都王實封

百戶勝請以本國王授曜詔從之勝乃於京師修行里盛飾林亭以待賓客好事者多訪之建中末從幸奉天為兼御史中丞駕在興元勝為右領軍將軍俄遷右威衛大將軍歷睦王傅貞元初曜遣使上疏稱有國已來代嫡承嗣兄勝既讓國請傳勝子銳上乃以銳為檢校光祿卿兼毘沙府長史還固辭且言曰曜久行國事人皆悅服銳生於京華不習國俗不可遣往因授詔王咨議兄弟讓國人多稱之府除以勝為原王傅卒時年六十四貞元十年贈涼州都督子銳嗣

唐書百卷 尉遲勝 邢君牙

七

累殺折衝郎將克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反隨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過海至青徐間田神功之討劉展君牙又從神功戰伐有功歷將軍試光祿卿神功既為兗鄆節度使令君牙領防秋兵入鎮好時屬吐蕃陵犯代宗幸陝君牙隸屬禁軍扈從後又以戰功加鴻臚卿累封河間郡公建中初河北諸節帥叛李晟率禁軍助馬燧等征之晟以君牙為都虞候累於武安襄國洹水魏縣清豐討賊有功君牙擒生斬級居多屬德宗幸奉天晟率君牙統所部兵倍道兼程來赴國難及駐軍咸陽移營渭橋軍中之事晟惟與君牙商之他人莫可得而聞也收

復宮闕驟加御史大夫檢校常侍既而晟為鳳翔涇原

元帥數出軍巡邊常令君牙掌知雷後軍府安悅貞元

三年晟以太尉中書令歸朝君牙代為鳳翔尹鳳翔隴

州都防禦觀察使尋遷右神策行營節度鳳翔隴州觀

察使加檢校工部尚書吐蕃連歲犯邊君牙且耕且戰

以為守備西戎竟不能為大患又城隴州平戎尋加檢

校右僕射貞元十四年卒時年七十一廢朝一日贈司

空賻布帛米粟有差初布衣張汾者無紹而干君牙軒

錢五萬君牙怒其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

一時豪俊今乃與設吏論錢云何君牙慚遣釋吏引為

上客留月餘以五百緡為

謝其屈已好士類如此

張敬則者不知何許人本名昌後賜名敬則初助劉元

佐累有戰功官至鳳翔節度使常有復河湟之志遣大

將野詩良輔發銳卒至隴西蕃戎大駭元和二年六月

卒

史臣曰有唐中否逆寇勃興天王窘以蒙塵諸侯忠而

赴難可孤生居沙漠挺然懷效命之風功冠貔貅屹爾

言不矜之色李觀文儒之胃樂習兵戎戴聖主著定難

之勳救渾瑊於會盟之變休顏斬使嬰城懷光股慄惠

之勳自致天子軫悼元諒退兵章敬力戰讓功雅有

器度及不忍小忿專殺庭光請罪軍門壯哉烈士其下

諸將鬱有勞能勝生異域推位讓國堅留宿衛願慕華

風居中土者豈不思廉讓耶斯乃高祖之基太宗之業

貽厥孫謀不徒虛語

贊曰建中失國嘯聚氛惡景命載延羣雄畢力歌鍾甲

第珪組繁錫凡百人臣忠乃令德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五

唐書見志

七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六

列傳九十六

劉元佐

子士寧

士幹

李萬榮

樂士朝

董晉

子溪從新書增

陸長源

劉全諒

李忠臣

李希烈

吳少誠

吳少陽

少陽子

劉元佐本名洽滑州匡城人也少倜儻不理生業為縣捕盜吏違法為令所笞僅死乃亡命從軍大厯中為永平軍衙將李靈曜據汴州洽將兵乘其無備徑入宋州遂詔以州隸永平軍節度使李勉奏署宋州刺史建中二年加兼御史中丞毫穎節度等使李正己死子納匪

唐書卷一百九十六 劉元佐

喪謀叛而李洧以徐州歸順納遣兵圍之詔洽與諸軍援洧與納接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由是轉輸路通加御史大夫又收濮州降將楊令暉分兵挾之徇濮陽降其將高彥昭以通濮陽津遷檢校兵部尚書累封四百戶兼曹濮觀察使尋加淄青兗鄆招討使又加汴滑都統副使李希烈反元佐與李勉陳少遊統副使哥舒曜聯兵屯淮汝數困賊李希烈攻汴州德宗在奉天連戰賊稍卻與元初進加檢校左僕射加平章事希烈圍寧陵洽大將劉昌言堅守不下希烈攻陳州洽遣昌言與諸軍救之大敗賊黨獲其將翟崇暉希烈棄汴州洽率軍收汴州詔加汴宋節度無幾授本

管及陳州諸軍行營都統賜名元佐是歲來朝又拜涇原四鎮北庭等道兵馬副元帥檢校司空新書益封八百戶元佐性豪侈輕財重義厚賞軍士故百姓益困是以汴之卒始於李忠臣訖於元佐而日益驕恣多逐殺將帥以利剽劫元佐貴母尚在賢婦人也嘗月織絁一令走庭中白事退戒曰長吏恐懼甲甚吾思而父吏於縣亦當爾而據案當之可安乎元佐感悟故待下益加禮汴有相國寺或傳佛軀汗流元佐自往大施金帛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元佐敕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又寵任小吏張士南及養子樂士朝軍其權譎類若此元佐在鎮李納每使來必重贈財物鉅萬士朝通闕文元佐在鎮李納每使來必重贈遺飾美女名樂從其遊娛故多得其陰事常先為備故

唐書卷一百九十六 劉元佐

二

納憚其心計貞元八年三月薨於位士朝私元佐嬖妾懼事覺賊元佐死年五十八廢朝三日贈太傅諡曰壯武將佐初匿喪稱疾俟代帝亦為隱數日乃發喪子士寧士幹初將佐匿喪既發帝遣問所欲立吳湊可乎監軍孟介行軍盧瑗皆曰便及湊次汜水樞將遷請備儀瑗不許又令留什物俟新使將士大怒元佐子壻及親兵乃以三月晦夜激怒三軍明晨衙兵皆甲冑擁士寧登重榻衣以墨縗呼為留後軍士執城將曹金岸浚儀令李邁日爾等皆請吳湊者遂嚮之唯盧瑗獲免士寧乃以財物分賜將士請之為帥孟介以聞帝召宰臣問計竇參曰今汴人援李

納以邀命若不許懼合於納遂從之授士寧起復金吾衛將軍同正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等使士寧位未定時遣使通王武俊劉濟田緒以士寧未受詔於國皆留之士寧初授節制諸將多不悅服性忍暴淫亂或彎弓挺刃手殺人於杯案間悉悉父之妓妾又強娶人之婦女好俛觀婦人每出畋獵數日方還軍府苦之其大將曰李萬榮與其父元佐同里閭少相善寬厚得衆心士寧疑之去其兵權令攝汴州事萬榮深怨之將伺其隙逐之十年正月本紀九年十二月士寧以衆二萬畋於城南兵既出萬榮晨入士寧廨舍召其所留心腹兵千餘人矯

唐書卷之六十一 劉元佐

三

謂之曰有詔徵大夫入朝俾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千貫無他憂也兵士皆拜萬榮既約親兵於內又召各營兵於外以是言令之軍士皆聽命萬榮乃分兵閉城門馳使白士寧曰詔徵大夫宜速即路若遷延不行當傳首以獻士寧知衆不爲用計無所出乃將五百騎走歸京師比至中牟亡走大半至東都所餘僮隸婢妾數十人而已既至京師詔令歸第服喪禁絕出入萬榮乃斬士寧所親之將辛液白英賢以令於軍凡賞軍士錢二十萬貫詔令籍沒士寧家財以分賞焉遂授萬榮宣武軍兵馬留後初萬榮遣兵二千備秋於京西有親兵

三百前爲劉士寧所驕者日益橫萬榮惡之悉置行籍中由是深怨萬榮大將韓惟清張彥琳請將往不許萬榮令其子迺將之未發惟清彥琳不得志因親兵銜怨乃作亂共攻萬榮萬榮分兵擊之叛卒兵械少戰不勝乃劫轉運財貨及居人而潰殺傷千餘人叛兵四出多投宋州刺史劉逸準新書作逸淮後同厚撫之韓惟清走鄭州張彥琳走東都以東身歸罪宥以不死並流竄焉萬榮悉捕逃叛將卒妻孥數千人皆誅之萬榮誅叛卒之後人心恟恟不安軍卒數人呼於市曰今夜大兵四面至城當破衆驚駭萬榮悉捕得或云士寧所教萬榮斬之

唐書卷之六十一 劉元佐

四

以聞遂以士寧廢處郴州十一年五月授萬榮宣武軍節度使其年八月萬榮病遂署其子迺爲司馬迺勒大將李湛伊婁浣張伾往外鎮尋皆令殺之浣伾皆已死惟李湛至尉氏尉氏鎮將郝忠節不肯殺湛是夜軍士逐出李迺遂執送京師萬榮以其日病卒迺至京師付京兆府杖殺

劉士幹元佐養子前爲太府少卿有樂士朝者亦爲元佐養子因冒劉姓與士幹有隙及元佐卒或云爲士朝所斃士幹知之及至京師遣奴持刀於喪位語士朝曰有弔客至因誘殺之賜士幹死

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明經及第至德初肅宗自靈武幸彭原晉上書謁見授校書郎翰林待制再轉衛尉丞出為汾州司馬未幾刺史崔圓改淮南節度奏晉以本官攝殿中侍御史充判官尋歸臺授本官遷侍御史主客員外郎祠部郎中大麻中兵部侍郎李涵送崇徽公主使迴紇奏晉為判官回紇恃有功見使者倨因問也涵懼未及對數日晉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兩賜者不已多乎爾之馬歲五至而邊有司數皮償費天子不忘爾勞敕吏無得問爾反以是望我邪諸戎以我之爾與也莫敢確爾父子寧畜馬蕃非我則誰使衆皆南面拜使還拜司勳郎中歷祕書太府太常少卿監左金吾將軍旬日德宗嗣位改太常卿新書太常卿遷右

唐書卷之六 董晉

五

新書太常卿

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丞知臺事以清勤謹慎故驟遷右職尋為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潼關防禦使久之加兼御史大夫朱泚僭逆於京邑使兇黨仇敬忠何望之侵逼華州晉奔遁赴行在授國子祭酒尋令往恒州宣慰還至河中而李懷光反晉說之曰朱泚為臣而背其君荷得志於公何有且公為太尉泚雖寵公亦無以加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公敵賊有餘力若襲取之清宮以迎天子雖有大惡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懷光雖偃蹇亦不助泚從車駕還又語其將卒皆拜故懷光雖偃蹇亦不助泚從車駕還京師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改尚書左丞時右丞元琇領度支使為韓泚所擠貶黜晉嫉之見宰相極言非罪舉朝稱之復拜太常卿五年遷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政

事決在竇參晉但奉詔書領然諾而已金吾衛將軍沈房有弟喪公除不衣慘服入閣上問宰相對曰準式朝官有周年已下喪者諸絕縵不合衣淺色帝曰南班安得有之對曰因循而然又問晉冠冕之制對曰古人服冠冕者動有佩玉之響所以節步也禮云堂上接武堂下布武至恭也步武有常君前之禮進趨而已今或奔走以致顛仆非恭慎也在式朝官皆是綾袍袂五品已上金玉帶取其文彩畫飾以奉上也是禹惡衣食而致美乎黻冕君親一致昔尚書郎舍香老萊衫服皆此義也服絕縵非制也上深然之遂詔曰常參官入閣不得

唐書卷之六 董晉

六

趨走周替已下喪者禁慘服朝會又令服本品綾袍金玉帶晉明於禮學如此竇參驕滿既甚帝漸惡之八年參諷晉奏其姪給事中竇申為吏部侍郎帝正色曰豈不是竇參遣卿奏也晉不敢隱因問參過失晉具奏之旬日參貶官晉憂懼累上表辭位九年夏改禮部尚書兵部尚書東都留守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德宗紀貞元十二年晉為東都留守兵部尚書會汴州節度李萬榮疾甚其子迺為亂以晉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營田汴宋觀察使晉既受命唯將幕官僚從等十數人都不召集兵馬既至鄭州宣武軍迎候將吏無至者

晉左右及鄭州官吏皆懼其勸晉云鄧惟恭承萬榮疾
病之甚遂總領軍州事今相公到此尙不使人迎候其
情狀豈可料即恐須且遲迴以候事勢晉曰奉詔爲汴
州節度使即合準救赴官何可妄爲逗留人皆憂其不
測晉獨恬然未至汴州十數里鄧惟恭方來迎候晉俾
不下馬旣入乃委惟恭以軍政衆服晉明於事體機變
而未測其深淺汴卒素驕怙亂嘗介勇士伏初萬榮逐
劉士寧代爲節度使委兵於惟恭以其同鄉里及疾甚
李迺將爲亂惟恭乃與監軍俱文珍同謀縛迺送歸朝廷
惟恭自以當便代居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懼晉心冀

唐書卷六 董晉

七

其不敢進不意晉之速至晉已近方遽出迎之然心常
快快竟以驕盈慢法潛圖不軌惟恭結大將相里重安
械送惟恭配流嶺南帝錄其勢李迺朝廷恐晉柔懦尋
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爲晉行軍司馬晉謙恭簡儉每事
因循多可故亂兵粗安長源好更張云爲數請改易舊
事務從刻削晉初然之及案牘已成晉乃命且罷又委
錢穀支計於判官孟叔度叔度輕佻好慢易軍人皆惡
之晉十五年二月卒年七十六廢朝三日贈太傅諡曰
賜布帛有差晉爲相也五月朔天子會朝公卿在廷侍
公卿相顧未有詔晉從容進日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
不能事臣請代參事南面宣致詔詞進退甚詳卒後

未十日汴州大亂殺長源叔度等子溪字惟深亦擢明
承宗也擢度支郎中爲東道行營糧料使坐盜軍
費流封州至長沙賜死子居中善詩爲張籍所稱
陸長源字泳之開元天寶中尙書左丞太子詹事餘慶
之孫西河太守瓌之子長源淑書史乾元中陷河北諸
賊因爲昭義軍節度薛嵩下屬卒後始辟昭義薛嵩幕
規切嵩曰非久之歷建信二州刺史浙西節度韓滉兼
領江淮轉運奏長源檢校郎中兼中丞充轉運副使罷
爲都官郎中改萬年縣令出爲汝州刺史貞元十二年
授檢校禮部尙書宣武軍行軍司馬汴州政事皆決斷
之性輕佻言論容易恃才傲物所在人畏而惡之及至

唐書卷六 陸長源

八

汴州欲以峻法繩驕兵而董晉判官楊凝孟叔度亦縱
恣淫洩衆情共怒晉性寬緩事務因循以收士心長源
每事守法晉或苟且長源輒執而正之及晉卒令長源
知留後事長源揚言曰將士多弛慢不守憲章當以法
繩之由是人人恐懼加以叔度苛刻多縱聲色數至樂
營與諸婦人嬉戲自稱孟郎衆皆薄之舊例使長蕘放
散布帛於三軍制服至是人請服長源初固不允軍人
求之不已長源等議給其布直叔度高其鹽價而賤爲
布直每人不過得鹽三二勛軍情大變或勸長源故事
有大變皆賞三軍三軍乃安長源曰不可使我同河北

賊以錢買健兒取旌節兵士怨怒滋甚長源性剛不適變又不為備纜

八日乃執長源及叔度等斃而食之斯須骨肉糜散長

源死之日詔下以為節度使及聞其死中外惜之贈尙

書右僕射長源性謙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

之吾媿不及先人矣

劉全諒懷州武涉人也父客奴由征行家於幽州之昌

平少有武藝從平盧軍開元中有室韋首領段普恪新

洛書恃驍勇數苦邊節度使薛楚玉以客奴有膽氣令抗

普恪客奴單騎襲之斬首以獻自白身授左驍衛將軍

充遊弈使自是數有戰功性忠謹為軍人所信天寶末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九

安祿山反詔以安西節度封常清為范陽節度以平盧

節度副使呂知誨為平盧節度以太原尹王承業為河

東節度祿山既僭位於東都遣腹心韓朝陽等招誘知

誨知誨遂受逆命誘殺安東副都護保定軍使馬靈

祿山遂署知誨為平盧節度使客奴與平盧諸將同議

取知誨殺之仍遣與安東將王元志遙相應援馳以奏

聞十五載四月授客奴柳城郡太守攝御史大夫平盧

節度支度營田陸運押兩番渤海墨水四府經畧及平

盧軍使仍賜名正臣又以王元志為安東副大都護攝

御史中丞保定軍及營田使正臣仍領兵平盧正臣遣使道海

至平原與太守顏真卿相結真卿喜以子為質而來襲歸費糧焉且請出師未至而真卿棄平原乃還

范陽未至為逆賊將史思明等大敗之正臣奔歸為王

元志所醜而卒逆賊署徐歸道平盧節度王元志與平

盧將侯希逸等又襲殺歸道大厯九年追贈正臣工部

尙書全諒本名逸準以父勲授別駕長史建中初劉元

佐為宋毫節度使召署為牙將以勇果騎射聞元佐以

宗姪厚遇之累署都知兵馬使試太僕卿兼御史中丞

元佐卒子士寧代為節度使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

已陽言出巡至宋州遽以逸準代良佐為刺史及董晉

卒兵亂殺陸長源監軍俱文珍與大將密召逸準赴汴

州令知留後全諒至其夜軍復亂殺大將及部曲五百人乃定朝廷因授以檢

校工部尙書汴州刺史兼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仍賜

名全諒貞元十五年二月卒年四十九廢朝一日贈右

僕射軍中立韓宏代節度云

李忠臣本姓董名秦平盧人也世家於幽州薊縣自云

會祖文昱棣州刺史祖元獎安東都護府錄事參軍父

神嶠河內府折衝忠臣少從軍在卒伍之中材力冠異

事幽州節度薛楚玉張守珪安祿山等頻委征討積勞

至折衝郎將將軍同正平盧軍先鋒使及祿山反與其

倫輩密議殺偽節度呂知誨立劉正臣為節度以忠臣

為兵馬使攻長楊戰獨山襲榆關北平殺賊將申子貢
榮先欽擒周釗送京師忠臣功多又從正臣破漁陽逆
將李歸仁李咸白秀芝等來拒戰約數十合並摧破之
無何潼關失守郭子儀李光弼退師忠臣乃引軍北歸
奚王阿篤孤初以眾與正臣合後詐言請以萬餘騎同
收范陽至后城南中夜反攻忠臣與戰遂至溫泉山破
之擒大首領阿布離斬以祭纛覺鼓正臣卒又與眾議
以安東都護王元志為節度使至德二載正月元志令
忠臣以步卒三千自雍奴為葦筏過海賊將石帝庭烏
承洽來拒忠臣與董竭忠退之轉戰累日遂收魯城河

唐書卷六 李忠臣

十一

間景城等大獲資糧以赴本軍復與大將田神功率兵
討平原樂安郡下之擒偽刺史臧瑜等防河招討使李
銑承制以忠臣為德州刺史屬史思明歸順河南節度
張鎬令忠臣以兵赴鄆州與諸軍使收河南州縣又與
裨將陽惠元大破賊將王福德於舒舍口肅宗累下詔
慰諭仍令鎮濮州尋移韋城乾元元年九月改光祿卿
同正其年與郭子儀等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明年
二月諸軍潰歸忠臣亦退至滎陽賊將敬釭來襲官船
忠臣大破之獲米三百餘艘以資汴州軍士尋拜濮州
刺史緣河守捉使移鎮杏園渡及史思明陷汴州節度

使許叔冀與忠臣並力屈降賊思明撫忠臣背曰吾比
祇有左手今得公兼有右手矣與俱寇河陽數日忠臣
夜以五百人斫其營突圍歸李光弼以聞詔加開府儀
同三司殿中監同正賜實封二百戶召至京師賜姓李
氏名忠臣封隴西郡公賜良馬莊宅銀器綵物等時陝
西神策兩節度郭英又衛伯玉鎮陝州以忠臣為兩軍
節度兵馬使魚朝恩亦在陝俾忠臣與賊將李歸仁李
咸義新書作李咸案上文有李咸疑卽一
人或上文闕義字此衍義字之謬等戰於永寧
莎柵前後數十陣皆摧破之會淮西節度王仲昇為賊
所擒寶應元年七月拜忠臣太常卿同正兼御史中丞

唐書卷六 李忠臣

十二

淮西十一州節度尋加安州刺史仍鎮蔡州其年令忠
臣會元帥諸軍收復東都二年六月就加御史大夫時
迴紇可汗既歸其國留判官安恪石帝庭於河陽守禦
財物因此招聚亡命為寇道路壅隔詔忠臣討平之永
泰元年吐蕃犯西陲京師戒嚴代宗命中使追兵諸道
多不時赴難使至淮西忠臣方會鞠卽命整師飭駕監
軍大將固請日軍行須擇日吉忠臣奮臂於衆曰焉有
父母遇寇難待揀好日方救患乎卽日進發自此方隅
有警忠臣必先期而至由是代宗嘉其忠節加本道觀
察使寵賜頗厚及同華節度周智光舉兵反詔忠臣與

神策將李太清等討平之忠臣提兵入華州所過大掠自赤水距潼關二百里無居

人大厯二年加檢校工部尚書實封通前三百戶五年

加蔡州刺史陝虢李國清為下所逐掠府庫國清備拜

懼忠臣不敢搖即圍棘約七年檢校右僕射知省事李

士投所掠物園中一日盡獲靈耀之叛戰西梁固敗之復與田承嗣使姪悅援之

萬屯忠臣與諸將大破悅等忠臣勒裨將李重備夜率

數千百人悅間道走靈汴州平十一年十二月加檢校

司空平章事汴州刺史封西平郡王忠臣性貪殘好色將吏

妻女多被誘脅以通之又軍無紀綱所至縱暴人不堪

命而以妹壻張惠光為衙將恃勢兇虐軍中苦之數有

唐書李忠臣

三

言於忠臣不之信也俄以惠光為節度副使令惠光子

為衙將陵橫甚於其父忠臣所信任大將李希烈素善

騎射羣情所伏因衆心之怒以十四年三月與大將丁

高賈子華監軍判官蔣知璋等舉兵斬惠光父子以脅

逐忠臣單騎赴京師朝廷方寵武臣不之責也依前檢

校司空平章事留京師奉朝請建中初嘗因奏對德宗

謂之曰卿耳甚大真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驢耳甚大

龍耳甚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說之時常侍張涉承

恩用事坐受財賄事露帝將以法繩之涉即帝在春官

時侍講也忠臣奏曰陛下貴為天子而先生以乏財抵

法以愚臣觀之非先生之過也帝意解但令歸田里前

湖南觀察辛京杲嘗以忿怒杖殺部曲有司劾奏京杲

殺人當死從之忠臣奏曰京杲合死久矣上問之對曰

渠伯叔某於某處戰死兄弟某於某處戰死渠嘗從行

獨不死是以知渠合死久矣上亦憫然不令加罪改授

王傅而已忠臣本強率直不識書不喜儒生及罷兵權

常鬱鬱不得志及朱泚反以為偽司空兼侍中泚率兵

逼奉天命忠臣京城留守泚敗忠臣走樊川別業李晟

下將士擒忠臣至繫之有司興元元年并其子並誅斬

之時年六十九籍沒其家

唐書李忠臣

十四

李希烈遼西人父大定希烈少從平盧軍後隨李忠臣

過海至河南寶應初忠臣為淮西節度署希烈為偏裨

累授將軍試光祿卿殿中監忠臣兼領汴州希烈為左

廂都虞候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厯末忠臣軍政不修事

多委妹壻張惠光為押衙弄權縱恣人怨與少將丁高

等斬惠光父子忠臣奔赴朝廷詔以忻王造為淮西節

度副字疑大使授希烈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淮西節

度留後令滑毫節度李勉兼領汴州德宗即位後月餘

加御史大夫充淮西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又改淮西

節度為淮寧軍以寵之建中元年又加檢校禮部尚書

會山南東道節度梁崇義拒捍朝命迫脅使臣二年六

月詔諸軍節度率兵討之加希烈南平郡王兼漢南北

都知諸兵馬招撫處置使又拜諸軍都統希烈破崇義眾遂討

季之擁兵欲有其地山南節度使錄希烈功加檢校右

僕射同平章事賜實封五百戶淄青節度李正己又謀

不軌三年秋加希烈檢校司空兼淄青兗鄆登萊齊等

州節度支度營田新羅渤海兩蕃使令討襲正己希烈

遂率所部三萬人移居許州聲言遣使往青州招諭李

納其實潛與交通遣李荳約納為唇齒陰計取汴州又移牒汴州令備

供擬將與納為亂李勉以其道路合自陳留乃除道具

饌以待之希烈不從乃大慢罵勉嚴備以守納遣游兵

蔡巢列東南饋自是志意縱肆言多悖慢日遣使交通河北諸

賊帥等是歲長至日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各僭稱王

滔使至希烈希烈亦僭稱建興王天下都元帥四年諸

節度以兵特角攻討唐漢臣高秉哲以兵萬人屯汝州未至賊將乘霧進王師還希烈遣其將

襲陷汝州執李元平而去東都大擾亂土皆走河陽

壁西苑賊按兵不進朝廷猶為含容希聽盧遣太子太師顏真卿

往宣慰真卿發後數日以龍武將軍哥舒曜為東都畿

汝州行營兵馬節度希烈既見真卿但肆兇言令左右

慢罵指斥朝廷即北使汴州南畧鄂州有詔江西節度

李長韓霜露於白巖二將走初希烈自襄陽還前姚

成鄧州賊又得汝則武關梗絕帝使陝虢觀察使姚明

館通南方貢賦又遣逆黨董待名韓霜露劉敬宗陳質

翟暉新書名等四人伺外侵抄州縣官軍皆為其所敗

荆南節度張伯儀全軍覆沒翟復取又令周曾王玠姚

憺呂從賁康琳等來襲曜會玠憺清等謀迴軍據蔡州

襲討希烈事洩並遇害清奔劉洽希烈懼還蔡州上疏

四品以上得共官五品以下戶四百民賜復三年神策軍使白志貞又獻策謀

令嘗為節度都團練使者各出家僮部曲一人及馬令

劉得信總之以討希烈屯陽翟尋詔李勉為淮西招討

使哥舒曜為副荆南節度使張伯儀為淮西應援招討

陽翟入汝壁賊取至四月曜率眾屯襄城頻與賊戰皆

不勝八月希烈率眾三萬圍襄城李勉又令將唐漢臣

率兵與劉德信同為曜之影援皆望風敗衄希烈兇逆

既甚帝乃命舒王為荆襄江西沔鄂等道節度諸軍行

營兵馬都元帥大開幕府文武僚屬之盛前後出師未

有其比又令涇原諸道出兵皆赴襄城軍未發會涇州

兵車駕幸奉天其日希烈大破曜軍於襄城曜遁歸

東都賊因乘勝攻陷汴州李勉奔歸宋州希烈性慘毒

酷每對戰陣殺人流血盈前而言笑飲饌自若以此人

畏而服從其教令盡其死力其攻汴州驅百姓令運木

土築壘道又怒其未就乃驅以填之謂之濕稍既入汴

州於是僭號曰武成僭即皇帝位國號楚以孫廣鄭賁李綬李元

平為宰相以張鸞子李綬李元平為宰相鄭賁為以汴

州為大梁府李清虛為尹治安州署百官遣兵東討至

寧陵竟為劉洽所拒不得前因窺江淮盛兵攻襄邑守

都統劉洽率曲環李克信軍十餘萬戰白塔不利洽引

還卒相少清攬轡曰公小不利遽北奈何洽不聽夜入

宋州賊驟勝徑薄寧陵舟乘銜踵進亘七十里時洽將

高彥昭劉昌共嬰壘以守賊使妖人祈風火戰棚盡坎

堞欲登彥昭按劍乘陣士感奮風亦反昌計於眾曰軍

法倍不戰賊猥我寡不如退以驕賊自未出精銳擣不

意功可成彥昭謝曰君少待請盡力乃登城警眾曰中

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誠善然我為守得失在主人今士

創重者須供養有如棄城去則傷者死內逃者死外吾

眾盡矣士皆泣且拜曰公在是誰敢去昌大慙彥昭擊

家牛犒軍士死戰斬首三千級請援於洽其屬作書言

城且危彥昭視曰君輕我邪取紙自為書洽得書喜曰

健將在西吾何憂選兵八百夜艾而入賊不知詰且傳

賊資糧而還洽表其功拜彥昭御史大夫實封百五十

戶希烈既沮却而壽州刺史張建封亦屯固始彥其旁

希烈懼又遣將翟暉率精卒襲陳州為劉洽李澄大破

之俘眾三萬生擒暉以獻諸軍乘勝進攻汴州希烈遁歸蔡

州擒其偽署將相鄭賁劉敬宗張伯元呂子等液將孫

能轉移之嘗稱仙奇忠勇可用而妻亦寶姓願如媚

者以固其夫希烈許諾乘間謂仙奇妻曰賊雖強終必

敗云何寶久而寤及希烈死子不發喪欲悉誅諸將乃

自立未決有獻舍桃者寶請分遺仙奇妻聽之因蠟帛

丸雜果中出所謀仙奇大驚與薛奇率兵諫而入

子出徧拜曰請去帝號如淄青故事語已斬之

骨肉兄弟共一十七人並誅之函希烈并妻子七首獻

死初希烈於唐州得象一頭以為瑞應又上蔡襄城獲

其珍寶乃是爛車缸及滑石偽印也陳仙奇者起於行

間性忠果自希烈死朝廷授淮西節度百姓給頗竭誠

節未幾為別將吳少誠所殺贈太子太保賻布帛米粟

有差喪事官給

吳少誠幽州潞縣人父為魏博節度都虞候少誠以父

勲授一子官釋褐王府戶曹後至荆南節度使庾準奇

之留為衙門將準入覲從至襄漢見梁崇義不遵憲度

知有異志少誠密計有成擒之畧將自陳於闕下屬李

希烈初授節制銳意立功見少誠計慮乃以少誠所見

錄奏有詔慰飭不次封通義郡王未幾崇義違命希烈

受制專征以少誠為前鋒崇義平賜實封五十戶後希

烈叛少誠頗為其用希烈死少誠等初推陳仙奇統戎

事朝廷已命仙奇尋為少誠所殺眾推少誠知留務朝

廷遂授以申光蔡等州節度觀察兵馬留後尋正授節

度少誠善為治勤儉無私日事完聚不奉朝廷貞元三

州於是僭號曰武成僭即皇帝位國號楚以孫廣鄭賁李綬李元

平為宰相以張鸞子李綬李元平為宰相鄭賁為以汴

州為大梁府李清虛為尹治安州署百官遣兵東討至

寧陵竟為劉洽所拒不得前因窺江淮盛兵攻襄邑守

都統劉洽率曲環李克信軍十餘萬戰白塔不利洽引

還卒相少清攬轡曰公小不利遽北奈何洽不聽夜入

宋州賊驟勝徑薄寧陵舟乘銜踵進亘七十里時洽將

高彥昭劉昌共嬰壘以守賊使妖人祈風火戰棚盡坎

堞欲登彥昭按劍乘陣士感奮風亦反昌計於眾曰軍

法倍不戰賊猥我寡不如退以驕賊自未出精銳擣不

意功可成彥昭謝曰君少待請盡力乃登城警眾曰中

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誠善然我為守得失在主人今士

創重者須供養有如棄城去則傷者死內逃者死外吾

眾盡矣士皆泣且拜曰公在是誰敢去昌大慙彥昭擊

家牛犒軍士死戰斬首三千級請援於洽其屬作書言

城且危彥昭視曰君輕我邪取紙自為書洽得書喜曰

健將在西吾何憂選兵八百夜艾而入賊不知詰且傳

賊資糧而還洽表其功拜彥昭御史大夫實封百五十

戶希烈既沮却而壽州刺史張建封亦屯固始彥其旁

希烈懼又遣將翟暉率精卒襲陳州為劉洽李澄大破

之俘眾三萬生擒暉以獻諸軍乘勝進攻汴州希烈遁歸蔡

州擒其偽署將相鄭賁劉敬宗張伯元呂子等液將孫

拔其郡縣希烈敗劬貞元二年遣杜文朝寇襄州為三

能轉移之嘗稱仙奇忠勇可用而妻亦寶姓願如媚

者以固其夫希烈許諾乘間謂仙奇妻曰賊雖強終必

敗云何寶久而寤及希烈死子不發喪欲悉誅諸將乃

自立未決有獻舍桃者寶請分遺仙奇妻聽之因蠟帛

丸雜果中出所謀仙奇大驚與薛奇率兵諫而入

子出徧拜曰請去帝號如淄青故事語已斬之

骨肉兄弟共一十七人並誅之函希烈并妻子七首獻

死初希烈於唐州得象一頭以為瑞應又上蔡襄城獲

其珍寶乃是爛車缸及滑石偽印也陳仙奇者起於行

間性忠果自希烈死朝廷授淮西節度百姓給頗竭誠

節未幾為別將吳少誠所殺贈太子太保賻布帛米粟

有差喪事官給

吳少誠幽州潞縣人父為魏博節度都虞候少誠以父

勲授一子官釋褐王府戶曹後至荆南節度使庾準奇

之留為衙門將準入覲從至襄漢見梁崇義不遵憲度

知有異志少誠密計有成擒之畧將自陳於闕下屬李

希烈初授節制銳意立功見少誠計慮乃以少誠所見

錄奏有詔慰飭不次封通義郡王未幾崇義違命希烈

受制專征以少誠為前鋒崇義平賜實封五十戶後希

烈叛少誠頗為其用希烈死少誠等初推陳仙奇統戎

事朝廷已命仙奇尋為少誠所殺眾推少誠知留務朝

廷遂授以申光蔡等州節度觀察兵馬留後尋正授節

度少誠善為治勤儉無私日事完聚不奉朝廷貞元三

年判官鄭常及大將楊冀謀逐少誠以聽命於朝試校書郎劉涉假爲手詔數十潛致於大將欲因少誠之出閉城門以拒之屬少誠將出餞中使常冀等遂謀舉事臨發爲人所告常冀先遇害其將李嘉節等各持假詔請罪少誠悉宥之其大將宋炅曹齊奔歸京師十五年陳許節度曲環卒少誠擅出兵攻掠臨穎縣節度留後上官浣遣兵赴救臨穎鎮使韋清與少誠通救兵三千餘人悉擒縛而去九月遂圍許州尋下詔削奪少誠官爵分遣十六道兵馬進討于頔以襄陽兵戰吳房朗山禽其三將王宗以壽州兵破賊於秋柵於時師雖衆無統帥而宦人監軍專進退互爲異見十二月官軍敗劔於小

厚書百六 吳少誠 十九

澠河諸道師未交而明年正月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爲淮蔡招討處置使北路行營諸軍將士並取全義指揮陳許節度留後上官浣充副使五月全義與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戰於澠水南廣利城官軍復敗七月全義頓軍於五樓行營爲賊所乘大潰全義與都監軍使賈秀英新書 賈秀賈國良等夜遁遂城守澠水汴宋徐泗淄青兵馬直趣陳州列營四百少誠兵逼澠水五六里下營韓全義諸軍又退保陳州其汴州河陽等兵各私歸本道陳許將孟元陽與神策將 蘇光榮神策兵各率所部留軍澠水全義斬昭義滑州河陽河中將凡四人潞將夏侯仲 宣滑將時昂

河陽將權文度然竟未嘗整陣交鋒而王師累挫潰少誠尋引兵退歸蔡州少誠弱王師移書於英秀求昭雪退而少誠卷甲不追有自新路帝意稍弛少誠復固巢穴矣然猶以宦者監諸道軍劍南韋臯上言以爲不如擇重臣爲統帥因薦渾瑊賈耽陸南韋臯上言以爲不如其次則臣請以銳士萬人順流趨荆楚可以蕪剪元惡不然因其請罪特加原洗罷兩河諸軍亦其次也使少誠禍盈惡周變生帳下必其賊黨又當以官爵與之則誠生亦何足賴遂下詔洗雪復其官爵累加檢校僕射順宗卽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和初遷檢校司空依前平章事徙封濮陽郡王元和四年十一月卒年六十廢朝三日贈司徒

唐書百六 吳少誠 二十

吳少陽本滄州清池人初吳少誠父翔在魏博軍中與

少陽相愛新書少陽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友善觀下此處疑及少誠知淮西留後乃厚以金帛取少陽至則有錯文名以堂弟署爲軍職累奏官爵出入少誠家情甚昵少陽度少誠猜忍懼爲所害乃請出外以任防捍之任少誠乃表爲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凡五年少陽頗寬易而少誠之衆悅附焉及少誠病亟家僮單于熊兒者僞以少誠意取少陽至時少誠已不知人乃僞署少陽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子元慶年二十餘先爲軍職兼御史中丞少陽密害之及少誠死少陽自爲留後時王承宗求繼士真不受詔德宗怒以討承宗不欲兵連兩河

乃詔遂王宥遙領彰義軍節度大使以少陽為留後遂授彰義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少陽據蔡州凡五年不朝觀汝南多廣野大澤得豢馬畜時奪掠壽州茶山之利內則數匿亡命以富實其軍又屢以牧馬來獻詔因善之元和九年九月卒贈右僕射

吳元濟少陽長子也山首燕領垂初為試協律郎兼監察御史攝蔡州刺史及父死不發喪以病聞因假為少

陽表請元濟主兵務帝遣醫工候之即稱少陽疾愈不見而還有董重質者少誠壻也勇悍久將善為兵元濟倚之因說元濟請以精兵三千由壽之閭道取揚州東約李師道以舟師襲潤州據之遣奇兵掩商鄧取嚴綬進守襄陽以搖東南則荆衡黔巫傳一矢可定

五嶺非朝廷所有又請輕兵五百自嶺三日襲東都則天下騷動可以橫行元濟猶豫不能用先是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及其將侯惟清嘗同為少陽畫

朝觀計及元濟自領軍兇狠無義惟暱軍中兇悍之徒素不便兆縊殺之歸其屍於家械侯惟清而囚之時朝廷誤聞惟清已死贈兵部尚書贈蘇兆以右僕射楊元卿先奏事在京師得盡言經畧淮西事於宰相李吉甫始少陽以病聞元卿請凡淮西使在道路者所在留止之及少陽卒凡四十日不為輟朝但易將加兵於外以待

其邸吏無何妄傳董重質已殺元濟并屠其家李吉甫遽請對拜賀乃輟朝數日知元濟尚在時賊陰計已成

羣眾四出狂悍而不可遏屠舞陽焚葉縣攻掠魯山襄城汝州許州及陽翟人多逃伏山谷荆棘間為其殺

傷驅剽者千里關東大恐弔使至弗克入而還乃詔烏重胤兼汝州刺史引軍壓其境寧州刺史曹華為之副以戍襄城十月以陳州刺史李光顏為忠武軍

節度使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充申光蔡等州招撫使仍令內常侍崔潭峻監綬軍十年正月綬軍臨賊

西境詔曰吳元濟逆絕人理反易天常不居父喪擅領軍政論以詔旨曾無謙恭熒惑一方之人迫脅三軍之眾以少陽嘗經任使為之軫悼命申弔祭臨遣使臣陵

虐封疆遂致稽阻絕朝廷之禮忘父子之恩旋又掩寇

舞陽傷殘吏卒焚燒葉縣搔擾閭閻恣行狡黠無所畏忌朕念賞延之義重傷藩帥之門尚欲納於忠順之途

處在顯榮之地未能節怒猶為包荒再降詔書俾申招撫而毒螫滋甚姦心靡悛壽春西南又陷鎮柵窮兇稔

惡縱暴延災覆載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共棄良非獲已

致此與戎吳元濟在身官爵並宜令削奪令宣武大寧

淮南宣歙等道兵馬合勢山南東道及魏博荆南江西

劍南東川兵馬與鄂岳許會東都防禦使與懷鄭汝節

度及義成兵馬犄角相應同期進討時大旱詔既下雨雪凡三日田宏正二月綬兵為賊所襲敗

韓宏各遣子率兵隸綬光顏軍綬屯蔡西鄰師小勝不設備

於磁邱退保唐州壽州刺史令狐通戰數北賊乃拔霍邱屠馬塘通嬰城不敢出詔左金吾

衛大將軍李文通宣慰度其至使代通四月光顏破賊黨元濟遣人求援

於鎮州王承宗淄鄆李師道二帥上表於朝廷請赦元

濟之罪朝旨不從文通引兵與賊將王覽董重質戰史族陶賊覽首自是兩河

賊帥所在竊發冀以沮撓王師五月承宗師道遣燒河

陰倉詔御史中丞裴度於軍前宣諭觀用兵形勢度還

奏曰臣觀諸將唯光顏勇義盡心必有成功上意甚悅

翼日光顏奏大破賊於時曲上曰度知光顏可謂至矣

乃以度兼刑部侍郎自是中外相賀決不赦賊徵天下

兵環申蔡之郊大小十餘鎮六月承宗師道遣盜伏於

唐書卷六 吳少誠

京城殺宰相武元衡中丞裴度元衡死度重傷而免憲

宗特怒即命度為宰相准右用兵之事一以委之七月

李師道遣嵩山僧圓淨結山賊與留邸兵欲焚燒東都

先事敗而禍弭嚴綬退罷乃以汴州節度使韓宏為淮

右行營兵馬都統以高震寓有名用為唐鄧節度光顏與重

肅合擊賊小激河十一年奏諸軍雲合惟李光顏懷汝

節度烏重胤心無顧望旦夕血戰繼獻戎捷光顏壁堂

賊於固始六月高震寓為賊所擊敗於鐵城震寓戰則

拔嶽山餘級焚其壁次鐵城賊偽奔退保新興柵賊圍之監軍

震寓窮追伏發死傷畧盡併力以備陳其秋文通以兵銜救夜出九女原屠堡壁

三十所分兵西北並安陽山破屯邏數百人降者萬餘

執兩將光顏敗鄆城兵二萬俘六將復與重胤合攻凌

雲柵拔之帝怒諸軍無大功詔內常侍梁守謙宣慰因

督戰付詔書五百以待有功斥金帛募死士進拜光顏

韓公武御史大夫詔旨約束厲賞罰諸將恐懼時諸軍

勝負皆不實聞多虛稱克捷及震寓敗中外恟恟宰相

諫官屢以罷兵為請唯裴度堅於破賊尋以袁滋代震

寓為唐鄧節度滋柔懦不能軍十二年正月袁滋復貶

閑廐使李愬表請軍前自効乃用愬為唐鄧帥以代滋

元濟食盡士卒食菱芡魚鼈皆竭至斷草根以給者民

若飢相與四潰元濟亦齋其食不復禁諸將爭納之帝

始僑置鄆城吳房愬軍壓境破屯柵於行營以緩新附

將丁士吳秀琳愬畧又獲賊將李祐李光顏亦拔賊鄆

城賊帥張伯良以兵三萬與光顏戰鄆城大敗獲馬千

匹甲三萬首伯良奔還蔡華取青陵城斷鄆歸路

賊將鄧懷金懼即送款光顏受之愬又襲破朗山執戍將梁希果平汶港等三壁

元濟始懼盡發左右及守城卒屬董重質以抗光顏重胤六月元濟

乞降為羣賊所制不能自拔元濟知眾數潰而外失秀

下帝遣使者許以不死元濟取行上以元兇已蹙兵未

臨於賊城輓饋日殫因延英問計於宰相裴度曰賊力

已困但羣帥不一故未能決降上曰卿決能行乎曰臣

誓不與賊偕全七月詔以度為彰義軍節度使兼申光

蔡四面行營招撫使以鄆城為行營蔡州為節度所守

謙與諸將計先度未至八月度至鄆城激勵士眾軍士

喜度至以賞罰必行皆願輸罄每出勞軍士有流涕者時李愬營文城柵既得吳秀琳李祐知其可用委信無疑日夜與計事於帳中祐曰元濟勁軍多在洄曲西境防捍而守蔡者皆市人疲耄之卒可以乘虛掩襲直抵懸瓠比賊將聞之元濟成擒矣愬然之咨於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十一月憲宗本紀李愬傳皆十月愬夜出軍令李祐率勁騎三千為前鋒田進誠三千為後軍愬自率三千為中軍其月十日夜至蔡州城下坎牆而畢登賊不之覺十一日攻衙城防卒向千餘接戰元濟始驚被甲乘城以待重質會重質降愬而田進誠取賊庫兵即攻之明日燒其門民相率抱薪增火王師縱射城上鐵可拾也居二日

唐書李憲王覽

吳少誠

三

門擒元濟并其家屬以聞申光成兵向初元濟之叛恃

其兇狠然治軍無紀綱其將趙昌洪新書名昌凌朝江董重

質李祐李憲王覽等各權兵外寇李師道鄆州之鹽城

往來寧陵雍邱之間韓宏知而不禁淮右自少誠阻兵

已來三十餘年王師加討未嘗及其城下常走韓全義

敗于頓故驕悍無所顧忌且恃城池重固有隙浸阻迥

故以天下兵環攻三年所克者一縣而已及黜高霞寓

李遜袁滋諸軍始進又得陰山府沙陀驍騎邯鄲勇卒

光顏重胤之奮命及丞相臨統破諸將首尾之計方擒

元惡申蔡之人始劫於希烈少誠之虐法而忘其所歸

數十年之後長者衰喪而壯者安於毒暴而恬於搏噬地既少馬而廣畜驟乘之教戰謂之騾子軍九稱勇悍而甲仗皆畫為雷公星文以為厭勝而少誠能以姦謀固衆心初韓全義敗於潞水蔡兵於全義帳中得公卿間問訊書少誠束而諭衆曰朝廷公卿以此書託全義收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以為婢妾以此激怒其衆絕其歸向之心是以蔡人有老死不聞天子恩宥者故堅為賊用地雖中州人心過於夷貊乃至搜閱天下豪銳三年而後屈者彼非將才而力備蓋勢驅性習不知教義之所致也元濟至京憲宗御興安門受俘百僚樓前

唐書李憲王覽

吳少誠

三

稱賀乃獻廟社狗於兩街斬之於獨柳時年三十五新書

二十其夜失其首妻沈氏没入掖庭第二人子三人流

於江陵誅之判官劉協庶趙曄王七人皆斬光蔡等州

平始復為王土矣潞州隸陳許始後併節度使折

韓愈為行軍司馬帝美度功即命愈為平淮西碑其文

曰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承承承於千萬年敬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

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元宗受報收

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

以勤以容大德適去其莠不藉相臣將臣文恬武熙君

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受羣臣朝乃考圖

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子有家今傳次在子不事其

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懼奔走率職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

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其德祖相無不從

志皇帝曰不可空武子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

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

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延授於
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
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惟祖宗所以付任者庶其
談牢不可破皇帝况一臣同不爲助日光顏汝爲
在此子何敢不力况一臣同不爲助日光顏汝爲
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
鳳翔鄜延寧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宏汝以卒
淮南宣歙浙西徐泗五軍之行者汝皆將之曰宏汝以卒
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汝將之曰
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汝將之曰
入左右汝惟近臣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汝將之曰
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衣服飲食予
衛卒三百凡茲廷臣御史子閱士大夫戰苦自今以
申子其臨門送汝曰御史子閱士大夫戰苦自今以
往非郊廟祠祀無用樂頌肩武合攻其北戰十萬得
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十餘萬戰二萬
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萬戰二萬

唐書卷六 吳少誠

三

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
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宏責戰益急顏肩武戰益用命元
濟盡并其衆泗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元
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
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取
其人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取
蔡元濟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
顏元濟皆加司空功宏加侍中愬爲左僕射丹延道古進
大元濟皆加司空功宏加侍中愬爲左僕射丹延道古進
階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相度朝京師進封晉國公進
領蔡任既還奏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
愈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附居
土襲盜以狂往在元宗崇極而北河悍驕河南附起
四聖不宥屢與師征有不能克益成以兵夫耕不食婦
織不裳輸之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侍百隸
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子
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
自以爲強提兵叫謹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
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

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救顏
脣翹武古通成統於宏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大兵北乘厥數倍之嘗兵時曲軍士蠢蠢既剪雲蔡
卒大窘勝之不帝陵郾城來降自夏及秋復屯相望兵頓
不勵告功不帝陵郾城來降自夏及秋復屯相望兵頓
槽試之新城賊遇帝陵郾城來降自夏及秋復屯相望兵頓
道無言相者額頰蔡城其疆千入而防我西師躍於
有思言相者額頰蔡城其疆千入而防我西師躍於
呼舞蔡之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
寒賜以繪布始時蔡人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
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不稅而左來右相從戲理門夜開
收餘億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而左來右相從戲理門夜開
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
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
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矣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
走來偕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
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救不
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
遂開明堂坐以治之愈以元濟之平由度能固天子意
得不赦故諸將不敢首鼠卒禽之多歸度功而愬特以

唐書卷六 吳少誠

三

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愈文
昌爲之李祐以功遷神武將軍賜田宅米粟帝迹董重
質教元濟亂欲誅之而李愬先許不死故昭春州同戶
輸軍物戶部以其久不至請元日陳於廷
史臣曰治亂勢也勢亂不能卒治長源以法繩驕軍禍
不旋踵則董公之寬柔不無謂古之名將以陰謀怨望
鮮全其族者董秦始奮忠義多長者言宜其顯赫及失
意挾邪俄被淮陰之戮惜哉吳少誠爲希烈之亂胎雖
謀奪其軍及嗣而滅而元濟效希烈之狂悖謂無天地
人之兇險一至於斯是知王者御治之道其可忽諸
贊曰聖哲之君慎名與器不軌之臣得寵則戾董怨而

族吳悖而殖奸亂樂禍可鑒前車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六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六 吳少誠

二十九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七

列傳九十七

薛播 子公達從新書增

鮑防

李自良

李說

嚴綬 李進賢從新書增

蕭昕

杜亞

王緯

李若初

于頔

盧徵

楊憑 弟疑 凌子敬 之項斯 皆從新書增

鄭元

杜兼 從弟羔 羔子中立 皆從新書增

裴玢

薛伾

薛播河中寶鼎人中書舍人文思曾孫也父元暉什邡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七 薛播

二

令以播贈工部郎中播天寶中舉進士補校書郎累授
萬年縣丞武功令殿中侍御史刑部員外郎萬年令播
溫敏善與人交李栖筠常袞崔祐甫皆引擢之及祐甫
輔政用為中書舍人出汝州刺史以公事貶泉州刺史
尋除晉州刺史河南尹遷尚書左丞轉禮部侍郎遇疾
貞元三年卒贈禮部尚書初播伯父元暉終於隰城丞
其妻濟南林氏丹陽太守洋之妹有母儀令德博涉五
經善屬文所為篇章時人多諷詠之元暉卒後其子彥
輔彥國彥偉彥雲及播兄據摠並早孤幼悉為林氏所
訓導以至成立咸致文學之名開元天寶中二十年間

彥輔據等七人並舉進士連中科名衣冠榮之子公達

第佐軍鳳翔會帥不文嘗集射設的高數十尺令曰中者酬錦與金一軍莫能公達執弓矢揖曰請為公歡射

三發連中衆大呼笑帥不喜乃自免去

復佐河陽軍以國子助教居東都卒

鮑防字子真襄州陽人幼孤貧篤志好學善屬文天寶末

舉進士為浙東觀察使薛兼訓從事累至殿中侍御史

入為職方員外郎改太原少尹薛兼訓帥太原被病代

宗授防少尹節度行軍

司馬召見慰遣之俄正拜節度使人樂其治詔入為御

史大夫歷福建江西觀察使徵拜左散騎常侍扈從奉

天除禮部侍郎封東海郡公貞元元年策賢良方正得

簡熊執易等世美防知人時比歲早策問陰陽祲診質

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宏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

郎中獨孤恹欲下質防不許曰使上聞所尋遷工部尚

書致仕防歷洪福京兆皆有政聲唯總戎非所宜而謬

執兵柄以太原革車胡騎雄雜而迴鶻深入寇防出拒

戰為虜所敗為禮部侍郎時嘗遇知雜侍御史竇參於

通衢導騎不時引避僕人為參所鞭及參秉政防尹遠

令致仕防謂親友曰吾與蕭昕之子齒而與昕同日懸

車非朽邁之致以餘忿見廢防文學舊人歷職中外不

因罪戾而為俗吏所擯竟以憤終年六十九贈太

子少保益曰宣衆頗

憫而咎參故參之敗不旋踵非不幸也防於詩尤工有

謝良弼友善時號鮑謝云

李自良兖州泗水人初祿山之亂自良從兗鄆節度使

能元皓以戰功累授右衛率後從袁修討袁晁陳莊賊

積功至試殿中監隸浙江東道節度使薛兼訓兼訓移

鎮太原自良從行授河東軍節度押衙兼訓卒鮑防代

又事防為牙將會迴鶻入寇防令大將焦伯瑜杜榮國

將兵擊之自良謂防曰迴鶻遠來求戰未可與爭鋒但

於歸路築二壘以兵守之堅壁不動虜求戰不得師老

自旋俟其返旆即乘之縱不甚捷虜必狼狽矣二壘阨

其歸路策之上也防不從促伯瑜等逆戰遇虜於百井

伯瑜等大敗而還由是稍知名馬燧代防為帥署奏自

良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仍為軍候自良勤恪有謀燧

深委信之建中年田悅叛燧與抱真東討自良常為河

東大將摧鋒陷陣破田悅及討李懷光於河中自良專

河東軍都將前後戰績居多燧之立功名由自良協輔

之力也貞元三年從燧入朝罷燧兵權德宗欲以自良

代燧自良懇辭事燧久不欲代為軍帥物議多之乃授

右龍武大將軍德宗以河東密邇胡戎難於擇帥翼日

自良謝上謂之曰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誠為得禮然

北門之寄無易於卿即日拜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在鎮

九年以簡儉守職軍民胥悅雖出身戎伍動必循法畧不以暴戾加人十一年五月卒於軍年六十三上甚嗟惜之廢朝一日贈左僕射賻布帛米粟有差

李說字嚴甫淮安王神通之裔也父遇新書名天寶中為

御史中丞東畿採訪使說以門蔭補率府兵曹參軍歷仕累佐使幕

馬燧為河陽三城太原節度皆辟為從事累轉御史郎

官御史中丞太原少尹出為汾州刺史節度使李自良

復奏為太原少尹檢校庶子兼中丞貞元十一年五月

自良病凡六日而卒匿喪陽言病甚數日發喪先是都

虞候張瑤久在軍素得士心嘗請假遷葬自良未許至

唐書百七李說

四

是說與監軍王定遠謀乃給瑤假以大將毛朝陽代瑤

然後遣使告自良病中使第五國珍自雲朔使還過太

原聞自良病中使遲留信宿自良卒國珍急馳至京先

說使至乃下制以通王領河東節度大使以說為行軍

司馬充節度留後北都副留守仍令國珍齋說官告及

軍府將吏部內刺史等敕書三十餘通往太原宣賜軍

中始定定遠恃立說之功頗恣縱橫軍政皆自專決仍

請賜印監軍有印自定遠始也定遠既得印益暴將吏

輒自補授說寢不歡遂成嫌隙是歲七月定遠署虞候

田宏為列將以代彭令茵令茵不伏揚言曰超補列將

非功不可宏有何功敢代予任定遠聞而含怒召令茵斬之埋於馬糞之中家人請尸不與三軍皆怨說具以事聞德宗以定遠有奉天扈從之功恕死停任制未至定遠怒說奏聞趨府謀殺說升堂未坐抽刀刺說說走而獲免定遠馳至府門召集將吏於箱中陳敕牒官告二十餘軸示諸將曰有敕令李景畧知留後遣說赴京公等皆有恩命指箱中示之諸將方拜扑大將馬良輔呼而麾眾曰箱中皆監軍舊官告非恩命也不可受但備急變爾定遠知事敗走登乾陽樓召其部下將卒多不之應比夜定遠墜城下槎枿傷而不死尋有詔削奪

唐書百七李說

五

長流崖州大將高迪等同其謀說皆斬之尋正拜河東

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累封隴西縣男說在鎮六年初勤心吏

職築天成軍後邊備積完後遇疾言語行步蹇澀不能錄軍府之政

悉監軍主之又為孔目吏宋季等欺誑軍政事多隳紊

如此累年十六年十月卒年六十一廢朝一日贈左僕

射是月制以河東節度行軍司馬鄭儋檢校工部尚書

兼太原尹御史大夫河東節度支度營田觀察等使北

都留守在任不期年而卒

嚴綬蜀人從孫曾祖方約利州司功祖挹之符離尉父

丹殿中侍御史為劍南鹽鐵青苗租庸使以嚴武在蜀辭不拜綬大厯中登進

士第累佐使府貞元中由侍御史充宣歙團練副使深為其使劉贊委遇政事多所咨訪十二年贊卒授掌宣歙留務領府藏以進獻由是有恩召為尚書刑部員外郎天下賓佐進獻自授始也未幾河東節度使李說嬰疾事多曠弛行軍司馬鄭儋代綜軍政既而說卒因授儋河東節度使是時姑息四方諸侯未嘗特命帥守物故即用行軍司馬為帥冀軍情厭伏儋既為帥德宗選朝士可以代儋為行軍司馬者因授前日進獻上頗記之故命檢校司封郎中充河東行軍司馬不周歲儋卒遷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太原尹御史大

唐書百七嚴綬

六

夫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元和元年楊惠琳叛於夏州劉闢叛於成都綬表請出師討伐綬悉選精甲付牙將李光顏兄弟光顏累立戰功蜀夏平加綬檢校尚書左僕射尋拜司空進階金紫封扶風郡公綬在鎮九年以寬惠為政士馬蕃息境內稱治嘗大閱旗幟周七十里回鶻四年入拜尚書右僕射梅錄將軍在會聞金鼓震伏綬雖名家子為吏有方畧然銳於勢利不存名節人士以此薄之嘗預百僚廊下食上令中使馬江朝賜櫻桃綬居兩班之首在方鎮時識江朝敘語次不覺屈膝而拜御史大夫高郢亦從而拜是日為御史所劾綬待罪

於朝命釋之翼日責江朝降官一等尋出鎮荆南進封鄭國公有澱州蠻首張伯靖者殺長吏據辰錦等州連九洞以自固詔綬出兵討之綬遣部將李忠烈齎書曉諭盡招降之九年吳元濟叛朝議加兵以綬有宏恕之稱可委以戎柄乃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尋加淮西招撫使綬自帥師壓賊境無威畧以制寇到軍日遽發公藏以賞士卒累年蓄積一旦而盡又厚賂中貴人以招聲援師徒萬餘閉壁而已經年無尺寸功裴度見上屢言綬非將帥之才不可責以戎事乃拜太子少保代歸尋檢校司空新書司徒判光祿卿事久之進位太傅食封至三千戶

唐書百七嚴綬

七

長慶二年五月卒年七十七詔贈太保綬材器不踰常品事兄嫂過謹為時所稱常以寬柔自持位躋上公年者凡九人其貴壽如此初綬未顯過於闕鄉尉李達達至彭城令過并州晨入謁不知綬也綬方大宴賓客召達至我今我召客亦不敢留君達慙不得去左右引出樽而瘖臥館數月其佐令狐楚為請乃免河東李進賢者善畜牧家高貴得幸於綬署牙門將元和和中進賢為振武節度使綬子徹為判官徹年少治苛刻軍中苦之回鶻入碎鶻泉進賢發兵討之東稟糧不實次鳴沙焚殺其將楊遵憲而還進賢大怒眾懼因燔城門攻進賢左右拒戰不勝繼而去奔靖邊軍乃殺徹而屠進賢家詔以夏綬節度張煦代之誅首亂數百人乃定蕭昕字中河南人梁鄴陽王恢七世孫少補崇文進士二字開元

十九年首舉博學宏辭授陽武主簿天寶初復舉宏辭授壽安尉再遷左拾遺新書補闕昕嘗與布衣張鎬友善館

而禮之表薦之曰如鎬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爾元宗擢鎬拾遺不數年出入將相及安祿山

反昕舉贊善大夫來瑱堪任將帥思明之亂瑱功居多累遷憲部員外郎為副元帥哥舒翰掌書記潼關敗間

道入蜀遷司門郎中尋兼安陸長史為河南等道都統判官肅宗立奉詔冊見行在遷中書舍人歷禮部侍郎兼揚府司馬佐

軍仍舊入拜本官累遷祕書監代宗幸陝昕出武關詣行在轉國子祭酒建請崇太學以樹教本帝寤其言詔羣臣有籍於朝及神策六軍子弟肄

業者聽補生員大厯初持節弔迴紇時迴紇恃功庭詰昕曰祿

山思明之亂非我無以平定唐國奈何市馬而失信不時歸價眾皆失色昕答曰國家自平寇難賞功無絲毫

之遺况鄰國乎且僕固懷恩我之叛臣乃者爾助為亂聯西戎而犯郊畿及吐蕃敗走迴紇悔懼啓額乞和非

大唐存念舊功則當匹馬不得出塞矣是迴紇自絕非我失信迴紇慙退加禮以歸為常侍十二年轉工部尚書封晉陵侯

朱泚之亂年八徒步出城泚急求之亡竄山谷間至奉天遷太子少傅貞元初兼禮部尚書尋復知貢

擢杜黃裳高郢裴垍相繼輔政並為名宰五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七年卒於家

年九十新書九十三廢朝諡曰懿

杜亞字次公自云京兆人也少頗涉學善言物理及歷

代成敗之事至德初於靈武獻封章言政事授校書郎其年杜鴻漸為河西節度辟為從事累授評事御史後

入朝歷工部兵吏四部員外郎永泰末劍南叛亂鴻漸以宰相出領山劍副元帥以亞及楊炎並為判官使還

授吏部郎中諫議大夫炎為禮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亞自以才用合當柄任雖為諫議大夫而心不悅李

栖筠承恩眾望必為宰相亞厚結之元載得罪亞與劉晏李涵等七人同鞫訊之載死之翼日亞遷給事中河

唐書九杜亞

九

北宣慰使宰相常表亦不悅亞歲餘出為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江西都團練觀察使德宗初嗣位勵精求賢

令中使召亞亞自揣必以宰輔見徵乃促程而進累路與人言議語及行宰相事方面或以公事諮祈亞皆納

之既至帝微知之不悅又奏對辭旨疎闊出為陝州觀察使兼轉運使尋遷河中晉絳等州防禦觀察使楊炎

作相劉晏得罪亞坐貶睦州刺史興元初召拜刑部侍郎出為揚州長史兼御史大夫淮南節度觀察使時承

陳少遊征稅煩重奢侈僭濫之後又新遭王紹亂兵剽掠淮南之人望亞之至革剗舊弊冀以康寧亞自以材

當公輔之選而聯出外職志頗不適政事多委參佐招引賓客談論而已揚州官河填淤漕輓堙塞又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擁弊亞乃開拓疏啟公私悅賴而盛為奢侈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急趨疾進者為勝亞乃令以漆塗船底費其速進又為綺羅之服塗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入水而不濡觀沼華遠費皆千萬龍西李衡在坐曰使桀紂為之不是過也既泛九曲池曳繡為帆註曰要當稱是林沼衡曰未有錦纜亞本書生奢縱如此朝廷亟聞之貞元五年以戶部侍郎竇覲為淮南節度代亞亞猶以舊望竇參甚畏之改檢校吏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

唐書卷七十一

十一

留守都防禦使既病風尚建利以固寵奏請開苑內地為營田以資軍糧減度支每年所給從之亞不躬親部署但委判官張薦楊腆初奏請取荒地營田其苑內地堪耕食者先為留司中官及軍人等開懇已盡亞計急乃取軍中雜錢舉息與畿內百姓每至收田之際多令軍人車牛散入村鄉收斂百姓所得菽粟將還軍民家畧盡無可輸稅人多艱食由是致流散乃厚賂中官令奏河南尹無改亞自此亦規求兼領河南尹事不果帝漸知虛誕乃以禮部尚書董晉代為東都留守召亞還京師既風疾漸深又患脚膝不任朝謁貞元十四年

卒於家年七十四贈太子少傅諡曰肅

王緯字文卿太原人也祖景司門員外郎萊州刺史父之咸長安尉與昆弟之賁之渙皆善屬文之咸以緯貴累贈刺史緯舉明經又書判入等歷長安尉出佐使府授御史郎官入朝為金部員外郎劍南租庸使檢校司封郎中彭州刺史檢校庶子兼御史中丞西川節度營田副使初大厯中路嗣恭為江西觀察使陷害判官李泌將誅之泌見惡於元載嗣恭亦為嗣恭判官說諭救解獲免貞元三年泌為相德宗許為泌報擢授緯給事中未數日又擢為潤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江西道都

唐書卷七十一

十一

團練觀察使浙西觀察使缺泌擬緯帝曰是朕為君報西賦入九劇緯清而忠能惠養民故請遣之制可初州縣有韓滉時罰錢未入者十八萬緡府史請哀為進奉緯上疏願蠲以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諸道鹽鐵轉運使紆民詔聽之以圖寵緯奏此諸州經費大忤延齡意三歲加新書檢校工部尚書緯性勤儉歷官清潔而傷於苛碎多用削刻之吏督察巡屬人不聊生貞元十四年卒年七十一廢朝一日贈太子少保李若初趙郡人貞觀中并州長史工部侍郎宏節之曾孫也祖道謙太府卿若初少孤貧初為轉運使劉晏下微冗散職晏判官包佶重其勤幹以女妻之歷陳州太

康令刺史李芄初莅官若初獻計請收斂羨餘錢物交結權貴芄厚遇之累歲芄遷河陽三城使奏若初為從事軍中之事多以委之累授檢校郎中兼御史中丞懷州刺史轉虢州刺史坐公事為觀察使劾奏免歸久之出為衢州刺史遷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福建都團練使尋遷越州刺史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使十四年秋代王緯為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時天下錢少貨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不通若初始奏縱錢以起萬貨詔可善於吏道性嚴強力束斂下吏人甚畏服方整理鹽法頗有次敘貞元十五年遇疾卒廢朝一日贈禮部

唐書卷之七

三

尚書

于頔字休明河南人也父庭謂濟王府倉曹累贈尚書左僕射頔少以吏事聞累授京兆府士曹為尹史嗣所賞重嗣出鎮襄漢奏為御史充判官嗣為亂兵所殺頔挺出收葬遺骸時人義之度支使第五琦署為河東租庸使累授鳳翔少尹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轉運租庸糧料鹽鐵等使頔因奏移轉運汴州院於河陰以汴州累遇兵亂散失錢帛故也元載為諸道營田使又署為郎官令於東都汝州開置屯田歷戶部侍郎秘書少監京兆尹太府卿代杜濟為京兆尹及為大官好任機數

專候權要朝列中無勢利者視之蔑如也曲事元載親昵之而為政苛細無大體丁所生母憂罷及載得罪後出為鄭州刺史遷河南尹以無政績代還時徵汾州刺史劉暹暹剛腸嫉惡歷典數州皆為廉使畏懼宰相盧杞恐暹為御史大夫虧沮己之所見遽稱薦頔為御史大夫以其柔佞易制也從幸奉天改左散騎常侍歷左千牛上將軍徙大理卿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因入朝仆地為金吾仗衛掖起改太子少師致仕貞元十五年卒年七十四

唐書卷之七

三

盧徵范陽人也家於鄭之中牟少涉獵書記永泰中江

淮轉運使劉晏辟為從事委以腹心之任累授殿中侍御史晏得罪貶珍州司戶元琇亦晏之門人與元中為戶部侍郎判度支薦徵為京兆司錄度支員外琇得罪坐貶為秀州長史遷信州刺史入為右司郎中驟遷給事中戶部侍郎竇參深遇之方倚以自代貞元八年春同州刺史闕參請以尚書左丞趙憬補之特詔用徵以間參腹心也數歲轉華州刺史徵冀復入用深結託中貴厚遇之故事同華以近地人貧每正至端午降誕所獻甚薄徵遂竭其財賦每有所獻輒加常數人不堪命疾病卧理者數年貞元十六年卒年六十四

楊憑字虛受嗣仁一字宏農人少孤其母訓導有方舉進士累佐使府

徵為監察御史不樂檢束遂求免累遷起居舍人左司

員外郎禮部兵部郎中太常少卿河南江西觀察使人

為左散騎常侍刑部侍郎京兆尹憑工文辭少負氣節

與母弟疑凌相友愛皆有時名時號重交遊尚然諾與

穆質許孟容李鄜王仲舒為友故時人稱楊穆許李之

友仲舒以後進慕而入焉性尚簡傲不能接下以此人

多怨之及歷二鎮尤事奢侈元和四年拜京兆尹為御

史中丞李夷簡劾奏憑前為江西觀察使賊罪及他不

法事救付御史臺覆按刑部尚書李鄜大理卿趙昌同

唐書卷九十二 楊憑

四

鞠問臺中又捕得憑前江西判官監察御史楊瑗繫於

臺復命大理少卿胡珣左司員外郎胡証侍御史韋顛

同推鞠之詔曰楊憑項在先朝委以藩鎮累更選用位

列大官近者憲司奏劾暴揚前事計錢累萬曾不報聞

蒙蔽之罪於何逃責又營建居室制度過差侈靡之風

傷我儉德以其自尹京邑人頗懷之將議刑書是加懲

惻宜從遐譴以誠百僚可守賀州臨賀縣尉同正仍馳

驛發遣先是憑在江西夷簡自御史出官在巡屬憑頗

疎縱不顧接之夷簡常切齒及憑歸朝修第於永寧里

功作併興又廣蓄妓妾於永樂里之別宅時人大以為

言夷簡乘眾議舉劾前事且言修營之僭將欲殺之及

下獄置對數日未得其事夷簡持之益急簿憑家貴翰

奏言憑所坐職不上聞且貶焉追舊從事以驗州長史

當同逆人法乃止自貞元已來居方鎮者為德宗所姑息故窮極

僭奢無所畏忌及憲宗即位以法制臨下夷簡首舉憑

罪故時議以為宜然繩之太過物論又譏其深切矣疑

懋功由協律郎三遷侍御史為司封員外郎坐釐正嫡

表為判官亳州刺史關晉以疑行州事增墾田決汗堰

築隄防水患訖息時孟叔度橫縱撓軍治而疑亦荒酒

卒凌亂作疑走還京師闕門三年拜兵部郎中初疾

擢進士第平判入等遷右衛曹參軍累轉屯田戶部

二郎中坐李宗閔黨貶連州刺史文宗向儒術以宰相

唐書卷九十二 楊憑

鄭覃兼國子祭酒俄以敬之代未幾兼太常少卿是日

二子戎戴登科時號楊家三喜轉大理卿檢校工部尚

書兼祭酒卒敬之常為華山賦示韓愈稱之士林一

時傳布李德裕尤咨賞敬之愛士類得其文章致致玩

諷人以為癖雅愛項斯為詩所至稱之由是擢上第斯

字子遷江東人敬之初客濮上見閩人濮陽應閱其文

大推挹編語公卿間會愿死敬之為歛葬

鄭元舉進士第累遷御史中丞貞元中為河中節度使

杜確行軍司馬確卒遂繼為節度使八拜尚書左丞元

和二年轉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三年春遷刑

部尚書兼京兆尹九月復判度支依前刑部尚書兼御

史大夫元性嚴毅有威斷更踐劇任時稱其能元和四

杜兼字處京兆人貞觀中宰相杜正倫五代孫舉進士

初正倫無子故以兄子志靜為後父廩為鄭州錄事參軍事安祿山亂逃去賦索之急宋州刺史李岑以兵迎之為追騎所害兼尚幼逃入終南山伯父存介為賊執臨刑兼號呼願為奴以贖遂免建中初進士高第

累辟諸府從事建封表置其府拜濠州刺史兼性浮險豪侈矜氣屬貞元中德宗厭兵革姑息戎鎮至軍郡刺史亦難於更代兼探上情遂練卒修武占召勁勇三千

人以上聞乃恣兇威錄事參軍韋賞團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忤兼密誣奏二人通謀扇動軍中忽有

制使至兼率官吏迎於驛中前呼韋賞陸楚出宣制杖殺之賞進士擢第楚充公象先之孫皆名家有士林之

譽一朝以無罪受戮郡中股慄天下冤歎之又誣奏李藩將殺之語在藩事中故兼所至人側目焉元和初八

為刑部吏部郎中刑部郎中改蘇州刺史此行上拜給事中除金商防禦使旋授河南少尹知府事尋正拜河

南尹皆杜佑在相位所借護也元和四年卒於官年七

聚書至萬卷署其尾以墜鬻為不孝戒子孫云從弟羔貞元初及進士第有至性父死河朔有兵亂不知所

乃羔憂號終日及兼為澤潞判官獄有媼對不日舍佛祠觀柱間有文字乃其父墓區處書夜哀慟他日亦

有者老識其壘因是乃得葬元和和中為萬年令時許亦同為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責租賦不時繫二縣吏將罪之羔等辨列九若尹不為縱羔乃謁宰相請移散官憲宗遣中使問狀具對府政苛細力不堪奉詔皆免官奪尹三月俸議者以羔為直未幾授戶部郎中後歷振

武節度使以工部尚書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敬子中立字無為以門蔭歷太子通事舍人開成初文宗

欲以真源臨真二公主降士族謂宰相曰民間修昏姻不計官品而上閱我家中立及校書郎衛洙得召見詔宗正卿取世家中子以問中立及校書郎衛洙得召見

禁中拜著作郎月中遷光祿少卿駙馬都尉尚真源長公主中立數求自試憤憤不樂因言朝延法令備具吾

若不任事何賴貴戚撓天下法邪帝聞異之轉太僕衛尉二少卿歷左右金吾大將軍京師惡少優戲道中具

驕唱呵衛自謂盧言京兆驅放自如中立部從吏捕繫立筆死遷司農卿繩吏急反為中傷左遷慶王傅久之

復拜司農卿入謝帝曰卿用深信乎答曰穀下百司養名不肯事如司農九叢劇陛下無遠信流言假臣數

月事可濟帝許如初度支度六宮發錢移司農司農季一出付吏大吏盡舉所給於人權其子錢以給之既不

以時黃門來督責慢罵中立取錢納帑舍率五日一出吏不得為姦後遂以為法加檢校右散騎常侍京兆尹

關宣宗將用之宰相以年少欲歷試其能更出為義武節度使舊徭車三千乘歲輓鹽海瀕民苦之中立置飛

雪將數百人具舟以載自是民不勞軍食足矣大中十

二年大水汎徐兗青鄆而滄地積旱中立自按行引御水入之毛河東注海州無水災卒年四十八贈工部尚書中立法官精明吏下寒慄畏伏中雖坐累免及復用亦不為寬假其天資所長云

裴玢京兆人五代祖疏勒國王綽名糾武德中來朝授

鷹揚大將軍封天山郡公因留闕下遂為京兆人玢初

為金吾將軍論惟明廉德宗幸奉天以戰功封忠義郡

王惟明鎮鄜坊累署玢為都虞候後節度使王栖曜卒

中軍將何朝宗謀作亂中夜縱火玢匿身不救火遲明

而擒朝宗德宗發三司使按問竟斬朝宗及行軍司馬

崔輅名新書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為節度使以玢為坊州

長史兼侍御史充行軍司馬明年公濟卒拜玢鄜州刺

史

史

史

史兼御史大夫充節度觀察等使三年改授山南西道
節度觀察等使玢歷二鎮頗以公清苦節爲政不交權
倖不務貢獻蔬食敝衣居處纔避風雨而廩庫饒實三
軍百姓安業近代將帥無比焉及綿疾辭位請歸長安
入朝不事騶仗妻乘竹輿二侍婢黃碧縑服元和七年卒年六十五贈尙書
左僕射諡曰節

薛伾勝州刺史渙之子尙父汾陽王召置麾下著名於
諸將間左僕射李揆使西蕃伾爲將從役時賊泚之難
昆夷赴義伾馳騎鄉導至於武功擢授左威衛將軍使
絕域者前後數四累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檢校工部尙

唐書卷七十七 裴玢 薛伾 六

書兼將作監出爲鄜坊觀察使元和八年卒於官贈潞
州大都督

史臣曰薛播温敏有文鮑防董戎無術李說太原之政
可謂美矣蕭昕抱則哲之知杜亞懷非次之望王緯清
潔而傷苛碎若初善理而性剛嚴于願好任機權趨附
勢利盧徵厚斂貨賄結託中人楊憑好奢鄭元有斷杜
兼殺戮端士怙亂邀君裴玢發姦謀安民和衆而玢敝
衣糲食不交權倖帑庾咸實郡邑以寧若夫君子無求
備於人舍短從長彰善癉惡則裴玢之善抑之更揚杜
兼之惡欲蓋而彰耳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七

唐書卷七十七

七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八

列傳六

杜黃裳 子載 勝 高郢 子定

杜佑 子式方 從郁子 式方子 惛 怡從新書增 從郁子 甄從新書增 牧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也登進士第宏辭科杜鴻漸深器重之為郭子儀朔方從事子儀入朝令黃裳主留務於朔方邠將李懷光與監軍陰謀代子儀乃偽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立辯其偽以詰懷光懷光流汗伏罪諸將有難制者黃裳矯子儀命盡出之數月而亂不作後入為臺省官為裴延齡所惡十年不遷貞元末 拜太子賓客居韋曲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為太常

唐書百六十八 杜黃裳

卿王叔文之竊權黃裳終不造其門嘗語其子壻韋執誼令率百官請皇太子監國執誼曰丈人纔得一官可復開口議禁中事邪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買即拂衣而出 皇太子總 尋拜平章事邠州節度使韓全義曾居討伐之任無功黃裳奏罷之劉闢作亂議者以劍南險固不宜生事唯黃裳堅請討除憲宗從之又奏請不以中官為監軍祇委高崇文為使黃裳自經營伐蜀以至成功指授崇文無不懸合崇文素憚劉濼黃裳使人謂崇文曰若不奮命以劉濼代之由是得崇文之死力既平闢宰臣入賀帝曰黃裳曰此

卿之功也後與憲宗語及方鎮除授黃裳奏曰德宗自艱難之後事多姑息貞元中每帥守物故必先命中使偵伺其軍動息其副貳大將中有物望者必厚賂近臣以求見用帝必隨其稱美而命之以是因循方鎮罕有特命帥守者陛下宜熟思貞元故事稍以法度整肅諸侯則天下何憂不治憲宗然其言 帝嘗問前古王君所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嗤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省事陳橋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衛士傳黃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為豈必刻神疲體勞耳日 唐書百六十八 杜黃裳 由是用兵之察然後為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

唐書百六十八 杜黃裳

諫蜀夏之後不容藩臣蹇傲克復兩河威令復振蓋黃裳啟其衷也黃裳有經畫之才達於權變然檢身律物寡廉潔之譽以是居鼎職不久二年正月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河中尹河中晉絳等州節度使八月封邠國公三年九月卒於河中 年七十一 新書 贈司徒諡曰宣獻黃裳性雅澹寬恕心雖從長口不忤物始為卿士女嫁韋執誼深不為執誼所稱及執誼譴逐黃裳終保全之泊死嶺表請歸其喪以辦葬事及是被疾醫人悞進其藥疾甚而不怒然為宰相除授不分流品或官以賂遷時論惜之黃裳歿後賄賂事發八年四月御史臺奏

前承樂令吳憑為僧鑿虛受託與故司空杜黃裳於故
邪寧節度使高崇文處納賂四萬五千貫竝付黃裳男
載按問引伏敕曰吳憑曾佐使府忝履宦途自宜畏法
惜身豈得為人通貨事關非道理合懲愆宜配流昭州
其付杜載錢物宰輔之任寵寄實深致茲貨財不能拒
絕已令按問悉合徵收貴全終始之恩俾宏寬大之典
其所取錢物竝宜矜免杜載等竝釋放載為太子僕長
慶中遷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載弟勝登
進士第大中朝位給事中勝字斌卿寶曆初擢進士第
鄭章所佑宣宗感章武舊事元和時大臣子若孫在者
多振拔之帝嘗問勝勝具道黃裳首建憲宗監國議帝
嘉歎拜給事中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欲倚為宰相及蕭
都罷為中人沮毀而更用蔣伸以勝檢校禮部尚書出
使不得意卒勝子庭堅亦進士擢第

高郢字公楚其先渤海裔人為衛州人九歲通春秋能
屬文著語默賦天寶末盜據京邑父伯祥先為好時尉
抵賊禁將加極刑郢時年十五被髮解衣請代其父賊
黨義之乃俱釋後舉進士第代宗為太后營章敬寺郢
孝因心與天阿極悉之思要無以加臣謂悉力追孝
誠為有益時勸人不得無損舍人秋書之為非禮漢孝
曾莊公丹頌公廟楹而刻其楹春秋書之為非禮漢孝
惠孝景帝宣命郡國諸侯立高祖文武廟至元帝與博
士議郎封陶古禮一罷之夫廟猶不越禮而立况寺非
宗祐所安神靈所宅乎釋萬人之力邀一切之報其為
不可亦明矣問者昆吾孔熾薦食生人百姓懷懷無日
不暢遺將攘却無尺寸功隴外壤地委諸豺狼太宗聽

難之業傳之陛下下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
有闕况用武以來十三年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卒補
乘於今未已夫典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舉百萬
之眾資糧屢屢取足於人勞罷宛轉十不一在父子兄
弟相視無聊延頰嗷嗷以役王命縱未能出禁財贍
寡猶當稍息勞歎以與休之奈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
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權酷之
敵欲以此時與力役哉比八月雨不潤下救麥失時黔
人其可乎然土木之勤功不給將何以救之無寺將取
府庫既竭則又誅求若人不堪命盜賊相挺而與戎狄
乘間以爲風塵得濟於人天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
天以人爲主苟功濟於百姓刑於四海則宗廟受福子孫
蒙慶傳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則宗廟受福子孫
日無念爾祖律修厥德既受帝祚永承順德教以臨兆民
四孝在於承順天德祭地嚴配宗考恭順德教以臨兆民
宮彫琢金玉之心助祭者夏禹卑宮室盡力清血人到於
今稱之梁武帝齊美何必勞人動衆踵梁武遺風乎及
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衆踵梁武遺風乎及

制作之初支費尙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
貴必遂陛下若回思慮從人心則聖德孝思格於天地
千福萬祿先受之會是一寺較功德邪書奏未報復
上言王者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藉功德邪書奏未報復
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於未然之禍不除而絕臣聞神人無
有功者不爲有功之功莫大不爲可名之名故莫厚古之
王積善以故功莫大不爲可名之名故莫厚古之
攘禍陛下之營作臣竊惑以爲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地陰
施陽化未嘗有爲也若以爲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地陰
未曾有以待也若以爲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地陰
財若以攘禍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勞人今典造
趣急於道途以爲幸天下固違羣情下戢定多難勵精
思治務行寬仁以幸天下固違羣情下戢定多難勵精
徇左右過計臣竊爲陛下惜之不納 應制舉登茂才
異行科授華陰尉嘗以曾不合用天子禮樂乃引公羊
傳著曾議見稱於時由是授咸陽尉郭子儀節制朔方

辟為掌書記子儀嘗怒從事張曇奏殺之郢極言爭救
忤子儀旨奏貶猗氏丞李懷光節制邠寧奏為從事累
轉副元帥判官檢校禮部郎中懷光背叛將歸河中郢
言西迎大駕豈非忠乎懷光忿而不聽及歸鎮又欲悉
眾而西時渾瑊軍孤羣帥未集郢與李鄴誓死駐之屬
懷光長子瑋候郢郢乃諭以逆順曰人臣所宜效順且
自天寶以來阻兵者今復誰在况國家自有天命非獨
人力今若恃眾西向自絕於天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
知三軍不有奔潰者乎李瑋震懼流淚氣索明年春郢
與鄴知兵馬使呂鳴岳都虞候張延英同謀間道上表

唐書卷六 高郢

五

及受密詔事洩二將立死懷光乃大集將卒白刃盈庭
引郢詰之郢挺然抗辭無所慙隱憤氣感發觀者淚下
懷光慙沮而止德宗還京命諫議大夫孔巢父中人啖
守盈赴河中宣慰懷光授以太保而懷光激怒其親兵
詬詈殺守盈及巢父巢父之被刃也委於地郢就而撫
之及懷光被誅李晟表馬燧辟郢為掌書記未幾徵拜
主客員外遷刑部郎中改中書舍人凡九歲拜禮部侍
郎時應進士舉者多務朋游馳逐聲名每歲冬州府薦
送後唯追奉讜集罕肆其業郢性剛正尤嫉其風既領
職拒絕請託雖同列通熟無敢言者志在經藝專考程

試凡掌貢部三歲進幽獨抑浮華朋濫之風翕然一變
拜太常卿貞元十九年冬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即位轉刑部尚書為韋
執誼等所憚尋罷知政事以本官判吏部尚書事明年
出鎮華州初略元光自華引軍戍良原元光卒軍入神
策而州仍歲餉其糧民困輸入累朝史憚不
敢白郢元和元年冬復拜太常卿尋除御史大夫數月
轉兵部尚書逾月再表乞骸不許又上言曰臣聞勞生
佚老天理自然蠕動翾飛日入皆息自非貢禹之守經
據古趙喜之正身匪懈韓暨之志節高潔山濤之道德
模表縱過常期詎為貪冒其有當仁不讓急病忘身豈

唐書卷六 高郢

六

止君命猶宜身舉臣郢不才久辱高位無任由衷瀝懇
之至乃授尚書右僕射致仕六年七月卒年七十二贈
太子太保諡曰貞郢性恭慎廉潔罕與人交游守官奉
法謹恪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之曰前輩皆留制集
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生平
產有勸營之者答曰祿廩雖薄與鄭珣瑜竝命拜相未
在我則有餘田莊何所取乎幾德宗升遐時同在相位杜佑以宿舊居上而韋執誼
由明黨專柄順宗風恙方甚樞機不宜而王叔文以翰
林學士兼戶部侍郎充度支副使是時政事王叔文謀
議王伾通導李忠言宣下韋執誼奉行珣瑜自受命憂

實三分之一就中浮奇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
 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跋扈不廷一省官
 吏被罷者皆往託焉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
 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況顧姻戚家產哉建武時公孫
 述隗囂未滅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鼎立開皇時陳尚
 割據皆難取後又猶不慮夫以資敵今田悅董崇等
 暴賦唯單是郵遇士人如奴固無范雅業秦賈季強秋
 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遠改且應權省別駕參軍司馬
 州縣額內官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
 舉者當坐不為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住
 國家以爲勳級纔得地三十項耳又周隋間授受已多
 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爲盧杞所
 制遇弊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邪疏入不省爲盧杞所
 惡出爲蘇州刺史佑母在杞以蘇州憂闕授之佑不行
 俄換饒州刺史未幾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時德
 宗在興元朝廷故事執政往往遺脫舊嶺南節度常兼

唐書夏大杜佑 九

五管經畧使佑獨不兼故五管不屬嶺南自佑始也
開大衛疏折壓閉以息火災朱崖 貞元三年徵爲尚書
黎氏三世保險不實佑討平之 左新書 丞又出爲陝州觀察使遷檢校禮部尚書揚州
 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丁母憂特詔起復累轉
 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十六年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
 其子愔爲三軍所立詔佑以淮南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同
 平章事兼徐泗節度使委以討伐佑乃大具舟艦遣將
 孟準先當之準渡淮而敗佑杖之固境不敢進及詔以
 徐州授愔而加佑兼濠泗等州觀察使在揚州開設營
 壘三十餘所士馬修葺然於賓僚間依阿無制判官南

宮傳李亞鄭元均爭權頗紊軍政德宗知之竝竄於嶺
 外十九年入朝拜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充太清宮使德
 宗弟佑攝冢宰尋進位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等使依
 前平章事旋又加宏文館大學士時王叔文爲副使佑
 雖總統而權歸叔文後叔文以冊張還第佑有所按決
郎中陳諫請須叔文佑曰使不可
專邪乃出諫爲河中少尹叔文欲擢東宮 叔文敗又奏
 李巽爲副使頗有所立順宗崩佑復攝冢宰尋讓金穀
 之務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借費漸權百司之
 職廣署吏員繁而難理佑始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
 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朝廷允其

唐書夏大杜佑 十

議元和元年冊拜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國公時河西党
 項潛導吐蕃入寇邊將邀功亟請擊之佑上疏論之曰
 臣伏見党項與西戎潛通屢有降人指陳事迹而公卿
 廷議以爲誠當謹兵戎備侵軼益發甲卒邀其寇暴此
 蓋未達事機匹夫之常論也夫蠻夷獨夏唐虞已然周
 宣中興獫狁爲害但命南仲往城朔方追之太原及境
 而止誠不欲弊中國而怒遠夷也秦平六國恃其兵力
 北築長城以拒匈奴西逐諸羌出於塞外勞力擾人結
 怨階亂中國未靜白徒競起海內雲擾實坐謫戍漢武
 因文景之富命將興師遂至戶口減半竟下哀痛之詔

罷田輪臺前史書之尙嘉其先迷而後復蓋聖王之理天下也唯務綏靜蒸人西至流沙東漸於海在南與北亦存聲教不以遠物爲珍匪求遐方之貢豈疲內而事外終得少而失多故前代納忠之臣竝有匡君之議淮南王請息師於閩越賈捐之願棄地於珠崖安危利害高懸前史昔馮奉世矯漢帝之詔擊莎車傳其王首於京師威震西域宣帝大悅議加爵土之賞蕭望之獨以爲矯制違命雖有功效不可爲法恐後之奉使者爭遂發兵爲國家生事述理明白其言遂行國家自天后已來突厥默啜兵強氣勇屢寇邊城爲害頗甚開元初邊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將郝靈佺親捕斬之傳首闕下自以爲功代莫與二坐望榮寵宋璟爲相慮武臣邀功爲國生事止授以郎將由是訖開元之盛無人復議開邊中國遂寧外夷亦靜此皆成敗可徵鑿戒非遠且党項小蕃雜處中國本懷我德當示撫綏間者邊將非廉亟有侵剋或利其善馬或取其子女便賄方物徵發役徒勞苦旣多叛亡遂起或與北狄通使或與西戎寇邊有爲使然固當懲革傳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子曰國家無使勇猛者爲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遠畧也今戎醜方強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誠之完葺使保誠信絕其求

取用示懷柔來則懲禦去則謹備自然彼當懷柔革其姦謀何必遽圖興師坐致勞費陛下上聖君人覆育羣類動必師古謀無不臧伏望堅保永圖置兵衽席天下幸甚臣識昧經綸學慙博究竊鼎鉉之寵任爲朝廷之老臣恩深莫倫志懇思報臧否備闕芻蕘上陳有瀆旒辰伏深惶悚上深嘉納歲餘請致仕詔不許但令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每入奏事憲宗優禮之不名常呼司徒佑城南樊川有佳林亭卉木幽邃佑每與公卿讌集其間廣陳妓樂諸子咸居朝列當時貴盛莫之與比元和七年被疾六月復乞骸骨表四上情理切至憲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宗不獲已許之詔曰宣力濟時爲臣之懿躅辭榮告老行已之高風況乎任重公台義深翼贊秉沖讓之志堅金石之誠敦諭旣勤所執彌固則當遂其衷懇進以崇名尙齒優賢斯王化之本也金紫光祿大夫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充宏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上柱國岐國公食邑三千戶杜佑嚴廊上才邦國茂器蘊經通之識履溫厚之姿寬裕本乎性情謀猷彰乎事業博聞強學知歷代沿革之宜爲政惠人審羣黎利病之要由是再司邦用累歷藩方出總戎麾人和鼎實聿膺重寄歷事先朝左右朕躬夙夜不懈命以詔冊登之上公

肅恭在廷華髮承弁茲可謂國之元老人之具瞻者也
朕續承丕業思宏景化選勞求舊期致時邑方伸引翼
之儀遽抗懸車之請而又固辭年疾乞就休閑已而復
求星珩屢變有不可抑良用耿然永惟古先哲王君臣
之際臣有耆艾以求其退君有優賜以徇其情乃輟鄩
禹敷教之功仍增王祥輔導之秩俾養浩然之氣安於
敬止之鄉庶乎怡神保和永綏福履仍加階級以厚寵
章可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宜朝朝望是日上遣中使
就佑第賜絹五百疋錢五百千其年十一月薨壽七十
八廢朝三日冊贈太傅諡曰安簡佑性敦厚強力九精

履書見矣 杜佑

主

吏職雖外示寬和而持身有術為政宏易不尚儼察掌
計治民物便而濟馭戎應變即非所長性嗜學該涉古
今以富國安人之術為己任初開元末劉秩採經史百
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
典大為時賢稱賞房琯以為才過劉更生佑得其書尋
味厥旨以為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
二百卷號曰通典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詣闕獻之
曰臣聞太上立德不可庶幾其次立功遂行當代其次
立言見志後學由是往哲遞相祖述將施有政用又邦
家臣本以門資幼登官序仕非遊藝才不逮人徒懷自

強頗玩墳籍雖履歷叨幸或職劇務殷竊惜光陰未嘗
輕廢夫孝經尚書毛詩周易三傳皆父子君臣之要道
十倫五教之宏綱如日月之下臨天地之大德百王是
式終古攸遵然多記言罕存法制愚管窺測莫達高深
輒肆荒虛誠為臆度每念惜學莫探政經畧觀歷代眾
賢著論多陳素失之弊或闕匡拯之方臣既庸淺寧詳
損益未原其始莫暢其終尚賴周氏典禮秦皇蕩滅不
盡縱有繁雜且用準繩至於往昔是非可為今來龜鏡
布在方冊亦麤研尋自頃續修年踰三紀識寡思拙心
昧辭蕪圖籍寔多事目非少將事功畢罔愧乖疎固不

履書見矣 杜佑

一四

足發揮大猷但竭愚盡慮而已書凡九門計二百卷不
敢不具上獻庶明鄙志所之塵瀆聖聰兢惶無措優詔
嘉之命藏書府其書大傳於時禮樂刑政之源千載如
指諸掌大為士君子所稱佑性勤而無倦雖位極將相
手不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燈下讀書孜孜不
怠與賓佐談論人憚其辨而伏其博設有疑悞亦能質
正始終言行無所玷缺唯在淮南時妻梁氏亡後升嬖
妾李氏為正室封密國夫人親族子弟言之不從時論
非之三子師損嗣位終司農少卿
式方字考元以蔭授揚府參軍轉常州晉陵尉浙西觀

城來降德裕奏之執政者與德裕不協遽勒還其城至是復收之亦不因兵刃乃人情所歸也

籍民至漣漣渠餘米自給呼為聖米取彼澤藪實皆盡掠更表以為祥獄囚積數百人而荒湫宴適不能事罷兼太子太傅分司

東都始宣宗世為留守俄復入相召為右僕射判度支章事始宣宗世為留守俄復入相

乃迎鄆王而立之是為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他宰相畢誠杜審權蔣伸不敢進乃授中書

司空繼加司徒以檢校司徒為鳳歷鎮重藩至是加太傅邠國公囚之劾不能伏節有詔斬之

愕得疾卒年八十贈太師 宗無他才常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

風衰馬故時號角犀子裔休懿宗時歷翰林學士給事中坐事貶端州司馬

初錢鏐遣弟鉞率兵擊徐約於蘇州破之以繁為制置指揮使鏐不悅密遣繁害焉

與而金州刺史會龍助反圍城處士辛謙自廣陵來見中為泗州刺史會龍助反圍城處士辛謙自廣陵來見

不與將士死生共之眾聞皆泣下口求生眾心搖矣

息謹乃請救於成將郭厚本賊解去浙西節度使杜審權遣將以兵千人來援反為圍軍所包一軍盡沒

人間道走京師詔戴可師以沙陀吐渾兵二萬討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牙將李湘屯淮口與郭厚本合為乘城糧盡為薄饋以給懿宗遣使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勉以堅守助遣圓入城見怡怡怒殺之助復遣之書怡答書言安祿山朱泚等終底覆滅者以陰攜其黨助累攻不得志會招討使馬舉率兵至遂解去圍

從郁以蔭貞元末再遷太子司議郎元和初轉左補闕諫官崔羣章貫之獨孤郁等以從郁宰相子不合為諫

官乃降授左拾遺羣等復執曰拾遺之與補闕雖資品有殊皆名諫列父為宰相子為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

使子論父乃改為祕書丞終駕部員外郎子牧顛俱登進士第顛後病目而卒

得杜顛足敵數百人授祕書省正字李德裕奏為浙西府賓佐德裕貴盛賓客無敢忤者

州歎曰門下愛我皆如顛吾無今日大和末召為成陽尉直史館常語人曰李訓鄭注必敗行未及都問難作

牧字牧之既以進士擢第又制舉登乙第解褐宏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沈傳師廉察江西宣州辟

牧為從事試大理評事又為淮南節度推官監察御史裏行轉掌書記俄真拜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以弟顛病

目棄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是時劉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答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

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定有罪
故作罪言其辭曰生人常病兵祖於山東冀州舜以下
其分太東兵為州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常重
十織意其人沈鷺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
機織意其人沈鷺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
本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特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
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
多居其地聖人因以爲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
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常備役諸侯至秦
於上谷成信聯齊有之故關通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
之作八宋武號英一得蜀得關中盡有河濟荒蕩宇文
之也宋因不能使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
敵之是宋不得山東隋得乃一家隋文非宋武
言之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未燕盜起不入成皇函潼間

唐書卷六 杜佑

若滿無人地部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
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餘者
國家因之哇河修鄴成塞其街蹊齊魯蔡彼其風流
因以爲寇以裏託表以表撐裏混預回轉頭倒橫邪水
嘗五年間不戰然七人十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
不樂幸漢中焦然七人十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
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
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奉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
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
無事其要當先去兵不得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
自洽何者當先去兵不得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
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成厚兵十餘
所繼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
強者迎時不執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飯我力解勢
飯者迎時不執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飯我力解勢
得蜀得吳得土得蔡得齊得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難
東百城得吳得土得蔡得齊得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難
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乎制度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
姦惡搜選置拾果自治乎制度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

乎井間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
爲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餘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
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其能趙魏
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燕趙常取重於
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最重黎陽距馬津
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馬津
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陲最重黎陽距馬津
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人成舉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
亦最重元和舉天下兵誅蔡誅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
憂者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
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
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曰取魏
策最下策爲浪戰者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
國最下策爲浪戰者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
故我常失於戰而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
所見言語舉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啖屍以戰以此爲俗
骨隨無以爲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啖屍以戰以此爲俗
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凡三收趙趙復振故
鄒士美敗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

唐書卷六 杜佑

日不計地勢不審攻也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
守爲浪戰最下策也
員外郎竝兼史職出牧黃池睦三郡復遷司勳員外郎
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又以弟病免歸授湖州刺史
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歲中遷中書舍人牧好讀書工
詩爲文嘗自負經緯才畧少與李甘李中敏宋祁善其
也武宗朝誅昆夷鮮卑牧上宰相書論兵事言胡戎入
寇在秋冬之間盛夏無備宜五六月中擊胡爲便李德
裕稱之會昌中點曼斯破回鶻回鶻種落潰入漠南牧
當囚奴劬弓折膠重馬免乳與之相校故敗多勝少今
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
矣德裕善之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遺書於
德裕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百里用萬人爲壘室其

曰深確勿與戰成德軍世與昭義為敵王元逵思一雪以自奮然不能長驅徑擣上黨其必取者在西面今若以忠武武寧兩軍益青州精甲五千宜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昭義之食盡仰山東常日節度使率留食邢州山西兵單少可乘機襲取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俄而澤潞平豈如牧策注曹

公所定孫武十三篇行於代牧從兄悰隆盛於時牧居

下位心常不樂將及知命得病自為墓志祭文悉取所為文章

之焚又嘗夢人告曰爾改名單踰月奴自家來告曰炊將

熟而甑裂牧曰皆不祥也俄又夢書行紙曰皎皎白駒

在彼空谷寤寢而歎曰此過隙也吾生於角微還於角

為第八宮吾之甚厄也子自湖守遷舍人本還角足矣

其年以疾終於安仁里年五十有集二十卷曰杜氏樊

唐書卷六 杜佑

三

川集行於代牧於詩精致豪邁人號為小杜以別杜甫云子德祥官至丞郎

史臣曰黃裳以道致君持誠奉主辨懷光之詐罷全義

之征討賊關之兇舉無遺算葬執誼之柩豈曰不仁郢

天縱之性總卯之年代父命於臨刑孝也懷光之亂王

人被傷撫巢父於賊庭義也抑浮濫之流考藝文之士

盡搜兩滯大變時風正也保止足之名辭榮辱之路高

避世利遐躅昔賢智也忠孝全矣仁智備矣此二子者

皆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佑承蔭入仕讞獄受知博古該

今輸忠效用位居極品榮逮子孫操修之報不亦宜哉

及其質僚系法嬖妾受封事重因循難乎語於正矣牧

之文章悰之長厚能否既異才位不倫命矣夫

實曰貞公壯節臨難奮發言行無玷斯為明哲蔽亂臣

俗時泰位隆國之名臣邠公岐公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八

唐書卷六 杜佑

三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九

列傳九

裴均

李吉甫

父綱 子德修 從新書增

李藩

權德輿

父皐 子璩 從新書增

裴均字宏中河東聞喜人垂拱中宰相居道七代孫均弱冠舉進士貞元中制舉賢良極諫對策第一授美原縣尉秩滿藩府交辟皆不就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尚書禮部考功二員外郎時吏部侍郎鄭珣瑜請均考詞判均守正不受請託考覈皆務才實元和初召入翰林為學士轉考功郎中知制誥尋遷中書舍人李吉甫自翰林承旨拜平章事詔將下之夕感出涕謂均曰

唐書卷九 裴均

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方歸便入禁署今纔滿歲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相之職宜選擢賢俊今則惜然莫知能否卿多精鑒今之才傑為我言之均取筆疏其名氏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有得人之稱三年詔舉賢良時有皇甫湜對策其言激切牛僧孺李宗閔亦苦詆時政考官揚於陵韋貫之升三子之策皆上第均居中覆視無所同異及為貴倖泣訴請罪於上憲宗不得已出於陵貫之官罷均翰林學士除戶部侍郎然憲宗知均好直信任彌厚其年秋李吉甫出鎮淮南遂以均代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明年加集賢院大學士監修國史均奏集賢御書院請準六典登朝官五品已上為學士六品已下為直學士自非登朝官不問品秩並為校理其餘名目一切勒

停史館請登朝官入館者並為修撰非登朝官並為直史館仍永為常式皆從之元和五年中風病憲宗甚嗟

惜中使旁午致問至於藥膳進退皆令疏陳疾益痼罷為兵部尚書仍進階銀青明年改太子賓客均之進李

力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會均與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錄吉甫以均引疾解史任不宜

冒奏乃徙均太子卒廢朝賻禮有加贈太子少傅初不實客罷武等史官初均在翰林承旨屬憲宗初平吳給事中劉伯芻表其忠帝乃贈太子太傅

唐書卷九 裴均

蜀勵精思理機密之務一以關均均小心敬慎甚稱中旨及作相之後懇請旌別淑慝杜絕蹊徑齊整法度考課吏理皆蒙垂意聽納吐突承瓘自春宮侍憲宗恩顧莫二承瓘承問欲有所關說憲宗憚均誠勿復言在禁中嘗以官呼均而不名揚於陵為嶺南節度使與監軍許遂振不和遂振誣奏於陵憲宗令追與冗官均曰以遂振故罪一藩臣不可請授吏部侍郎嚴綬在太原其政事一出監軍李輔光綬但拱手而已均具奏其事請以李鄴代之王士真死其子承宗以河北故事請代父為帥憲宗意速於太平且頻盪寇孽謂其地可取吐突

承瓘恃恩謀撓瓘權遂伺君意請白征討盧從史陰苞
逆節內與承宗相結約而外請興師以圖厚利瓘極陳
其不可且言武俊有大功於朝前授李師道而後奪承
宗是賞罰不一無以沮勸天下逗留半歲憲宗不決承
瓘之策竟行及師臨賊境從史果攜貳承瓘數督戰從
史益驕倨反覆官軍病之時王師久暴露無功上意亦
怠後從史遣其衙門將王翊元人奏瓘延與語微動其
心且喻以為臣之節翊元因吐誠言從史惡稔可圖之
狀瓘遣再往比復還遂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瓘因
從容啟言從史暴戾有無君之心今聞其視承瓘如嬰

唐書元表瓘

三

孩往來神策壁壘間益自恃不嚴是天亡之時也若不
因其機而致之後雖興師未可以歲月破也憲宗初愕
然熟思其計方許之瓘因請密其謀憲宗曰此唯李絳
梁守謙知之時絳承旨翰林守謙掌密命後承瓘竟擒
從史平上黨其年秋班師瓘以承瓘首唱用兵今還無
功陛下縱念舊勞不能加顯戮亦請貶黜以謝天下遂
罷承瓘兵柄先是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曰上供二
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
輕錢重齊人所出固已倍其初征而其留州送使所在
長吏又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封殖而重賦於人及瓘

為相奏請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其所在觀
察使仍以其所莅之郡租賦自給若不足然後許徵於
支郡其諸州送使額悉變為上供故江淮稍息肩瓘雖
年少驟居相位而器局峻整有法度雖大僚前輩其造
請不敢干以私諫官言時政得失舊事操權者多不悅
其舉職瓘在中書有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
補闕及參謝之際瓘廷語之曰獨孤與李二補闕孜孜
獻納今之遷轉可謂酬勞無媿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
斯昨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慙而退瓘在翰林舉李
絳崔羣同掌密命及在相位用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擢

唐書元表瓘

四

李夷簡為御史中丞其後繼踵人相咸著名跡其餘量
材賦職皆協人望選任之精前後莫及議者謂瓘作相
才與時會知無不為於時朝無倖人百度寢理而再周
遘疾以至休謝公論惜之京兆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
得德棣二州已而地不入或
言武還先見瓘明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絳議斥武絳
言瓘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不容先見武帝悟釋之議
者謂帝知瓘明倚任方篤尚
不免嫌疑以信處位之難云

李吉甫字宏憲趙郡人父栖筠代宗朝為御史大夫名
重於時國史有傳栖筠字貞一幼孤有遠度壯重寡言
體貌軒特喜書多所通曉為文章勁
迅有體要不安交游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士多慕向
始居汲共城山下華周請舉進士俄擢高第調冠氏主
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遷安西封常清節度府判官
常清被召表攝監察御史為行軍司馬肅宗駐靈武發

安西兵三司按羣臣重以情悉心助峴故峴愛怨之譽
其人所以三司按羣臣重以情悉心助峴故峴愛怨之譽
後選出呂誼崔器上三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時大盜
山南防禦觀察使會峴去相峴高其所善除太子中允
衆不直改河南令李光弼守河陽高其才引爲行軍司
馬兼糧料使改絳州刺史擢累給事中是時楊綰以進
士不羣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
科詔羣臣議峴與賈至李廙以絳所言爲是進工部
侍郎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禮利
且百所奪農用十七相望元載忌之出爲常州刺史歲仍
賴其入慰然有宰相望元載忌之出爲常州刺史歲仍
早編人死徙踵路西山果年吏討不克至是發卒捕斬支
賊張度保陽羨西山果年吏討不克至是發卒捕斬支
爲鄉飲酒禮登歌降乃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
大封贊皇縣子賜一子官人爲勸以治行進銀青光祿
方清因歲凶誘流爲盜積數萬依懸嶽阻山自防
東南厭苦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會平盧行軍司馬許

唐書李吉甫

果詩功擅留上元有鏡江吳意朝廷以創殘重起兵
拜上厚齋金幣抵吳軍賞勞使圖之峴至張武備悉
衆宿儒過河南褚沖而潰以功進兼御史大夫則又增學廬
表義遠趨慕至徒數百人又奏部豪姓多徒貫京兆
問南規脫趨科請量產出賦以杜姦謀詔可元載當國
久益恣橫代宗不能堪陰引剛鯁大臣自助欲收綱權
以黜載會御史大夫敬括卒即召峴與河南尹張繼
賞勳載陰事詔御史延賞狀先至遂代括會李少良陸廷
得罪載陰事詔御史延賞狀先至遂代括會李少良陸廷
大夫始授朝廷見帝數奏明辨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
自中始授朝廷見帝數奏明辨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
於是華原尉侯莫陳悅以優補長安尉常參軍峴所
色其勞也始浩罷對乃自言爲徐浩杜濟薛邕所引
非真優也始浩罷對乃自言爲徐浩杜濟薛邕所引
濟方爲京兆使帝問其故峴曰皆載所厚峴并劾之
帝未決會月蝕帝問其故峴曰皆載所厚峴并劾之
私者未得天若以微陛下邪由是悅等皆坐貶故事賜

唐書合鈔 卷一九九

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願維侍峴峴以任國風憲獨不往
臺遂以爲法帝比此欲召相憚載輒止然有進用皆密
訪焉多所補助峴峴見帝猗違不亦內憂憤卒年五
十八自爲墓誌贈吏部尚書諡曰文獻峴峴喜獎善而
樂人攻已短爲天下士歸重不敢有所斥峴贊
皇公云○案舊書峴峴傳關据新書附載於此吉甫少
好學善屬文以蔭補左司禦年二十七爲太常博士該
洽多聞尤精國朝故實沿革折衷時多稱之昭德皇后
後中宮虛卹禮廢缺吉甫遷屯田員外郎博士如故改駕
部員外宰臣李泌竇參推重其才接遇頗厚及陸贄爲
相出爲明州員外長史久之遇赦起爲忠州刺史時贄
已謫在忠州議者謂吉甫必逞憾於贄重構其罪及吉
甫到部與贄甚歡未嘗以宿嫌介意六年不徙官以疾

唐書李吉甫

罷免尋授郴州刺史遷饒州先是州城以頻喪四牧廢
而不居物怪變異郡人信驗吉甫至發城門管鑰剪荆
榛而居之後人乃安憲宗嗣位徵拜考功郎中知制誥
既至闕下旋召入翰林爲學士轉中書舍人賜紫時李
浙西厚賂貴幸請用韓滉故事領鹽鐵又求宣歙問吉
甫對曰昔韋臯蓄財多故劉闢因以構亂李錡不臣有
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憲宗初卽位中書
其反也帝寤乃以李錡爲鹽鐵使憲宗初卽位中書
小吏滑渙與知樞密中使劉光琦暱善頗竊朝權吉甫
請去之琦持異者使渙請常得如素宦人傳詔或不至
中書召渙於延英承旨迎附羣意卽爲文書率相不至
不及知者由是通四方賂謝弟承官至刺史鄭餘慶當
國常一責怒數日卽罷去吉甫請問劾其劉闢反帝命
姦帝使簿渙家得貲數千萬貶死雷州劉闢反帝命

二七一

誅討之計未決吉甫密贊其謀兼請廣徵江淮之師由
 三峽路入以分蜀寇之力事皆允從高崇文圍鹿頭未
 兵與崇文趨果聞以攻渝合吉甫以爲非是因言漢伐
 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焦縱梁伐劉季連蕭紀凡五攻
 蜀由江道者四且宣洪斬鄂強弩號天下精兵爭險地
 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擣三峽之虛則賊勢必分首尾不
 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闕志矣帝從之礪復請大臣
 爲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師不復盡力矣
 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屬礪東川益資簡由是甚見親
 六州使兩川得以相制由是崇文悉力由是甚見親
 信蕃盟自異年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許盟則南詔
 怨望邊隙日生帝辭其使復請獻演塞亭鄯南北數千
 里求盟吉甫謀曰邊境荒岨犬牙相吞邊吏按圖覆視
 且不能知今吐蕃縣山跨谷以數番紙而圖千里起靈
 武著劍門險要之地所亡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實
 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詔謝贊普不納張愔既得徐
 州帝又欲以濠泗二州還其軍吉甫曰泗負淮餉道所

唐書卷九 李吉甫 七

會濠有渦口之險前日授建封幾失形勢今惜乃兩廊
 壯士所立雖有善意未能制其衆又使得淮渦阨東南
 走集憂未艾也乃止又建言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
 罷諸道歲終巡司以絕苛斂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軍
 國大事以寶書易墨 二年春杜黃裳出鎮擢吉甫爲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吉甫性聰敏詳練物務自員外郎出

官留滯江淮十五餘年備詳閭里疾苦及是爲相患方
 鎮貪恣乃上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出郎吏十餘人

文時選任猥冒吉甫始簿敘進羣材甚有美稱又度李
 其員人得敘進官無留才敘進羣材甚有美稱又度李
 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唱權貴至爲錡
 游說者吉甫曰錡庸材而所高乃亡命羣盜非在關志
 討之必克帝意決復言昔徐州亂嘗敗吳兵江南畏其
 若起其衆爲先鋒可以絕徐後患韓宏在汴州多憚其
 威誠詔宏子弟率兵爲犄角則賊不戰而潰從之詔下
 錡衆聞徐梁兵與果斬錡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

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 三年秋裴均
 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 極諫科等對策 其中有譏刺時政忤犯權倖者因此
 爲僕射判度支交結權倖欲求宰相先是制策試直言
 均黨揚言皆執政教指冀以搖動吉甫賴諫官李約獨
 孤郁李正辭蕭俛密疏陳奏帝意乃解吉甫早歲知獎
 羊士諤擢爲監察御史又司封員外郎呂溫有詞藝吉
 甫亦眷接之實羣亦與羊呂善羣初拜御史中丞奏請
 士諤爲侍御史溫爲郎中知雜事吉甫怒其不先關白
 而所請又有超資者持之數日不行因而有讎羣遂伺
 得日者陳克明出入吉甫家密捕以聞憲宗詰之無姦

唐書卷九 李吉甫 八

狀吉甫以裴均久在翰林憲宗親信必當大用遂密薦
 均代已因自圖出鎮其年九月拜檢校兵部尚書兼中
 書侍郎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上御通化門樓餞之在
 揚州每有朝廷得失軍國利害皆密疏論列又於高郵

縣築隄爲塘溉田數千頃人受其惠居三歲奏蠲通租
 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庫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闕以
 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江淮早浙東西尤甚有司
 不爲請吉甫白以時救恤 五年冬裴均病免明年正月

授吉甫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及
 再入相請減省職員并諸色出身胥吏等及量定中外

官俸料時以為當吉甫疾吏員廣由漢至隋未有品隴
維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溢又
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為商販度為
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
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員有
職局重出名異事離者甚眾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
限而調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
不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繁郡多不
必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縣分縣費
廣制輕非制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
歲時人仕有可停停之則利寡易求官少易治國家之
制官一品奉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縣時權
臣月奉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大小皆千緡宰相常袞
始為裁限李泌量開劇稍增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職
廢奉存額去閒劇之間厚薄頓異亦請一切商定乃詔
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
部侍郎李絳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

唐書卷九 李吉甫

九

定額寬緡徒有餘之力配貧下無告之民必不可許憲
宗乃止又請歸普潤軍於涇原七年京兆尹元義方奏
永昌公主準禮令起祠堂請其制度初貞元中義陽義
章二公主咸於墓所造祠堂一百二十間費錢數萬及
永昌之制上合義方減舊制之半吉甫奏曰伏以永昌
公主稚年夭枉舉代同悲況於聖情固所鍾念然陛下
猶減製造之半示折衷之規昭儉訓人實越今古臣以
祠堂之設禮典無文德宗皇帝恩出一時事因習俗當
時人間不無竊議昔漢章帝時欲為光武原陵明帝顯
節陵各起邑屋東平王蒼上疏言其不可東平王即光

武之愛子明帝之愛弟賢王之心豈惜費於父兄哉誠
以非禮之事人君所當慎也今者依義陽公主起祠堂
臣恐不如量置墓戶以充守奉翼日上謂吉甫曰卿昨
所奏罷祠堂事深愜朕心朕初疑其冗費緣未知故實
是以量減覽卿所陳方知無據然朕不欲破二十戶百
姓當揀官戶委之吉甫拜賀上曰卿此豈是難事有關
朕身不便於時者苟聞之則改此豈足多邪卿但勤匡
正無謂朕不能行也十宅諸王既不出閣諸女嫁不時
遣吉甫奏自古尚主必慎擇其人江左悉取名士獨近
世不然帝乃下詔皆封縣主令有司取門閥者配焉
七年七月上御延英顧謂吉甫曰朕近日畋遊悉廢唯

唐書卷九 李吉甫

十

喜讀書昨於代宗實錄中見其時綱紀未振朝廷多事
亦有所鑒誠向後見卿先人事迹深可嘉歎吉甫降階
跪奏曰臣先父伏事代宗盡心盡節迫於流運不待聖
時臣之血誠常所追恨陛下耽悅文史聽覽日新見臣
先父忠於前朝著在實錄今日特賜褒揚先父雖在九
泉如覩白日因俯伏流涕上慰諭之田季安疾甚吉甫
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洛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
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
料矣劉旌舊軍屯普潤數暴掠八年十月上御延英殿
近縣吉甫奏還涇原畿民賴之問時政記何事時吉甫
監修國史先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
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

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壽監修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於仗下以授於史官今時政記是也上曰問或不修何也曰面奉德音未及施行總謂機密故不可書以送史官其間有謀議出於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官及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聞知即史官之記不待書以授也且臣觀時政記者姚壽修之於長壽及壽罷而事寢賈耽齊抗修之於貞元及耽抗罷而事廢然則關時政化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也是月迴紇部落南過磧取西城柳谷路討吐蕃西城防禦使周懷義表至朝廷大

唐書元 李吉甫 十一

恐以為迴紇聲言討吐蕃意是入寇吉甫奏曰迴紇入寇且當漸絕和事不應便來犯邊但須設備不足為慮因請自夏州至天德復置廢館一十一所以通緩急又請發夏州騎士五百人營於經畧故城應援驛使兼護党項九年請於經畧故城置宥州六胡州以在靈鹽界開元中廢六州曰國家舊置宥州以寬宥為名領諸降戶天寶末宥州寄理於經畧軍蓋以地居其中可以總統蕃部北以應接天德南援夏州今經畧遙隸靈武又不置軍鎮非舊制也憲宗從其奏復置宥州詔曰天寶中宥州寄理於經畧軍寶應已來因循遂廢由是昆夷

屢擾党項靡依蕃部之人撫懷莫及朕方宏遠畧思復舊規宜於經畧軍置宥州仍為上州於郭下置延恩縣為上縣屬夏綏銀觀察使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澤陽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淮西節度使吳少陽卒初吉甫在少陽立上下攜許自請徙壽州以天子命招懷之反間以魏人謂田進誠才而唐州乃蔡喉衿請拔進誠為刺史以臨賊境且慰魏心烏重膺守河陽吉甫以汝州捍蔽東都聯唐許當蔡西面兵寡不足憚寇而河陽乃魏屯汝州帝皆從之後宏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宏正曰吾未喜於移河陽軍也其子元濟請襲父位吉甫以淮西內地不同河朔且四境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為守禦宜因時而取之頗

唐書元 李吉甫 十二

協上旨始為經度淮西之謀又請自往招元濟苟逆志獻天子不許固請之元和九年冬暴病卒年五十七前卒至流涕帝慰勉之元和九年冬暴病卒年五十七前卒焚感掩太微上相吉甫曰憲宗傷悼久之遣中使臨弔常贈之外內出絹五百疋以恤其家自大敘至卒哭皆淮西地未及上帝救其再贈司空吉甫初為相頗洽時于獻之及葬祭以少牢再贈司空吉甫初為相頗洽時情臣後以起義烈與武元衡連位未幾節度劍南屢言元衡才宜及淮南再徵中外延望風采秉政之後視聽時有所蔽人心疑憚之罷李蕃相裴均左遷皆其謀也為翰林學士獨時負公望者慮為吉甫所忌多避畏憲宗潛知其事未周歲遂擢用李絳大與絳不協而絳性

剛訐於上前互有爭論人多直絳然性畏慎雖其不悅

者亦無所傷左拾遺楊歸厚嘗請對日已肝帝令他日

見固請不肯退既見極論中人許遂振之

之非帝意釋得以國服物食味必極珍美而不殖財產

京師一宅之外無他第墅公論以此重之初政事堂會

傳徙者宰相輒罷不敢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

疑邪微而新之吉甫居安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有

司諡曰敬憲及會議度支郎中張仲方駁之以為太優

憲宗怒貶仲方賜吉甫諡曰忠懿吉甫嘗討論易象異

義附於一行集注之下及綴錄東漢魏晉周隋故事訖

其成敗損益大端目為六代畧凡三十卷分天下諸鎮

紀其山川險易故事各寫其圖於篇首為五十四卷號

為元和郡國圖又與史官等錄當時戶賦兵籍號為國

計簿凡十卷纂六典諸職為百司舉要一卷皆奏上之

行於代子德修德裕德修亦有志操贊麻中為膳部員

不欲與同朝出為舒外郎張仲方入為諫議大夫德修

李藩字叔翰趙郡人曾祖至遠天后時李昭德薦為天

官侍郎不詣昭德謝恩時昭德怒奏黜為壁州刺史祖

翁開元時為考功郎中事母孝謹母卒不勝喪死至遠

翁皆以志行名重一時父承為湖南觀察使亦有名藩

少恬淡修檢雅容儀好學父卒家富於財親族弔者有

挈去不禁愈務散施不數年而貧年四十餘未仕讀書

揚州困於自給妻子怨尤之晏如也杜亞居守東都以

故人子署為從事洛中盜發有誣牙將令孤運者亞信

之拷掠竟罪藩知其冤爭之不從遂辭出後獲真盜宋

瞿曇藩益知名張建封在徐州辟為從事居幕中謙謙

未嘗論細微杜兼為濠州刺史帶使職建封病革兼疾

驅到府陰有冀望藩與同列省建封出而泣語兼曰僕

射公奄忽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今棄州此來欲何也宜

疾去不若此當奏聞兼錯愕不虞遂徑歸建封死兼悔

所志不就怨藩甚既歸揚州兼因誣奏藩建封死時搖

動軍中德宗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

不忍發因引藩論釋氏曰因報之事信有之否藩曰信

然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藩覽之無動色曰

某與兼信為報也佑曰慎勿出口吾已密論持百口保

君矣德宗得佑解怒不釋亟追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

形曰此豈作惡事人邪乃釋然除祕書郎王紹持權邀

藩一相見即用終不就王仲舒韋成季呂洞輩為郎官

朋黨輝赫日會聚歌酒慕藩名強致同會藩不得已一

至仲舒輩好為訛語俳戲後召藩堅不去曰吾與仲舒

輩終日不曉所與言何也後果敗遷主客員外郎尋換

唐書見元李吉甫 三

唐書見元李藩 四

右司時順宗冊廣陵王淳為皇太子兵部尚書王純請改名紹時議非之皆云皇太子亦人臣也東宮之臣改之宜也非其屬而改之諂也如純輩豈為以禮事上邪藩謂人口歷代故事皆自不識大體之臣而失之因不可復正無足怪也及太子即位憲宗是也宰相改郡縣名以避上名唯監察御史韋淳不改既而有詔以陸淳為給事中改名質淳不得已改名處厚議者嘉之藩尋改吏部員外郎元和初遷吏部郎中掌曹事為吏所蔽濫用官闕黜為著作郎轉國子司業遷給事中制敕有不可遂於黃敕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

唐書卷之九 李藩

五

紙是文狀豈曰批敕邪裴均言於帝以為有宰相器屬鄭綱罷免遂拜藩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性忠盡事無不言上重之以為無隱四年冬顧謂宰臣曰前代帝王理天下或家給人足或國貧下困其故何也藩對曰古人云儉以足用蓋足用繫於儉約誠使人君不貴珠玉唯務耕桑則人無淫巧俗自敦本百姓既足君孰與不足自然帑藏充羨稼穡豐登若人君竭民力貴異物上行下效風俗日奢去本務末衣食益乏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然國貧家困盜賊乘隙而作矣今陛下永鑒前古思躋富庶躬尚勤儉自當理平伏願以知之為非

艱保之為急務宮室與馬衣服器玩必務損之又損示人變風則天下幸甚帝曰儉約之事是我誠心貧富之由如卿所說唯當上下相勗以保此道似有踰濫極言箴規此固深期於卿等也藩等拜賀而退帝又問曰禳災祈福之說其事信否藩對曰臣竊觀自古聖達皆不禱祠故楚昭王有疾卜者謂河為祟昭王以河不在楚非所獲罪孔子以為知天道仲尼病子路請禱仲尼以為神道助順繫於所行已既全德無媿屋漏故答子路云邱之禱久矣書云惠迪吉從逆凶言順道則吉從逆則凶詩云自求多福則禍福之來咸應行事若苟為非

唐書卷之九 李藩

十六

道則何福可求是以漢文帝每有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見超然可謂盛德若使神明無知則安能降福必其有知則私已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可悅也況於明神乎由此言之則履信思順自天祐之苟異於此實難致福故堯舜之德惟在修己以安百姓管仲云義於人者和於神蓋以人為神主故但務安人而已號公求神以致危亡王莽妄祈以速漢兵古今明誠書傳所紀伏望陛下每以漢文孔子之意為準則百福具臻帝深嘉之

後復問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感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果為累云時河東節

度使王錡用錢數千萬賂遺權倖求兼宰相藩與權德

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鏐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相字卻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詔邪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李吉甫自揚州再入相潘頴會吳少陽襲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藩即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吳少陽臣為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數日罷藩為詹事後數月上思藩召對復有所論列元和六年出為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未行卒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諡曰藩為相材能不及裴垪孤峻頗後韋貫之然人物清規亦其流也

權德輿字載之天水畧陽人徙潤州丹徒父臯字士繇後秦

唐書卷之九 權德輿 七

尚書翼之後晉安邱公翼十二世孫父僊與席豫少以蘇源明以藝文相友終羽林軍參軍進士補貝州臨清尉安祿山以幽州長史充河北按察使假其才名表為薊縣尉署從事臯陰察祿山有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載祿山使臯獻戎俘自京師迴過福昌福昌尉仲暮臯從父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暮暮至臯示已瘖瞪暮而瞑暮乃勉哀而哭手自含襲既逸臯而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臯母初不知聞臯之死慟哭傷行路祿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臯時微服匿跡候母於淇門既得侍其母乃奉母晝夜南

去客臨淮為驛亭保以調北方及渡江祿山已反矣由是名聞天下

淮南採訪使高適表臯試大理評事充判官屬永王璘亂多劫士大夫以自從臯懼見迫又變名易服以免元宗在蜀聞而嘉之除監察御史會丁母喪得風痺疾因家洪州時南北隔絕或踰歲不聞詔命有中使奉宣至洪州經時未復過有求取州縣苦之時有王邁為南昌令將執按之因見臯白其事臯不言久之垂涕曰方今何由可致一敕使而遽有此言因掩涕而起邁遽拜謝之浙西節度使顏真卿表臯為行軍司馬詔徵為起居舍人又以疾辭嘗曰本自全吾志豈受此之名邪李季卿為

唐書卷之九 權德輿 六

江淮黜陟使奏臯節行改著作郎復不起兩京蹂於胡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知名之士如李華柳識兄弟者皆仰臯之德而友善之大曆三年卒於家年四十六元和中諡曰貞孝初臯卒韓洄王定為服朋友之喪李華為其墓表以為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前贈祕書監新書少監至是因子德輿為相立家廟至元和十二年復贈太子太保德輿生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十五為文數百篇編為童蒙集十卷名聲日大韓洄黜陟河南辟為從事試祕書省校書郎貞元初復為江西觀察使李兼判官再遷監察御史府罷杜佑裴胄皆奏請

二表同日至京德宗雅聞其名徵為太常博士轉左補

闕八年關東大水德輿建言江淮田上疏請降詔恤隱一善熟則旁資數

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霖雨二時農田不開通亡

日眾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

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遂命奚陟等四人使裴

延齡以巧倖判度支九年自司農少卿除戶部侍郎仍

判度支德輿上疏曰臣伏以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况經

費之司安危所繫延齡項自權判逮今間歲不稱之聲

日甚於初羣情眾口諠於朝市不敢悉煩聖聽今謹畧

舉所聞多云以常賦正額支用未盡者便為剩利以為

已功又重破官錢買常平先所收市雜物遂以再給估

價用充別貯利錢又云邊上諸軍皆至懸闕自今春已

來竝不支糧伏以疆場之事所虞非細誠聖謨前定終

事切有司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為時所抑醜正有

黨結此流言何不以新收剩利徵其本末為分析條奏

又擇朝賢信臣與中使一人巡覆邊軍察其資儲有無

虛實倘延齡受任已來精心勤力每事省約別收羨餘

於正數各有區分邊軍儲蓄實猶可支身自斂怨為國

惜費自宜更示優獎以洗羣疑明書厥勞昭示天下如

或言者非謬罔上實多豈以邦國重務委之非據臣職

在諫曹合採羣議正拜已來今已旬日道路云云無不

言此豈京師士庶之眾愚智之多合而為黨其有讐嫉

陛下亦宜稍回聖鑒俯察羣心況臣之事君如子事父

今當聖明不諱之代若猶愛身隱情是不忠不孝莫大

之罪敢瀝肝血伏待刑書十年遷起居舍人歲中兼知

制誥轉駕部員外郎司勳郎中職如舊遷中書舍人是

時德宗親覽庶政重難除授凡命於朝多補自御札始

德輿知制誥給事有徐岱舍人有高郢居數歲岱卒郢

知禮部貢舉獨德輿直禁垣數旬始歸嘗上疏請除兩

省官言左右掖垣承天子誥命奉行詳覆各有攸司舊

制分曹十員以相防檢大抵事有所壅則吏得為

非四方間者或以朝廷為廢德宗曰非不知卿之勞苦禁

之土要重之司不宜久廢

掖清切須得如卿者所以久難其人德輿居西掖八年

其間獨掌者數歲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禮部貢舉

來年真拜侍郎凡三歲掌貢士至今號為得人轉戶部

侍郎十九年大旱德輿因是上陳關政曰陛下齋心減

其禮一士有請必聽其言憂人之心可謂至已臣聞

天災者修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合則祥應至矣

畿甸之內大率赤地而無所望轉徙之人斃路道慮

種麥時種不得下宜詔在所裁留經用之人斃路道慮

租賦及宿逋遠貨一切蠲除設不蠲除亦無可斂之理

不如先事圖之則恩歸於上矣十四年夏旱吏趣常賦

至縣令為民設辱者不可不察又言漕運本濟關中若

轉東都以西緣道倉廩悉入京師督江淮所輸以備常

數然後約太倉一歲計斥其餘者以糶於民則時價不

踴而蓄藏者出矣又言大庾中一緡直錢四千今止八

百稅入加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初四方銳於上獻為

國措怨廣軍實之求而兵有虛籍剝取多方雖有心計

巧麻能商功利其於割股啖口困人均也又言比經細
放者自謂技試無期坐為匪人以動和氣而冬薦官論
三年未受命衣食既空溢然就斃此亦窮人之一端也
近陛下洗有繼放者或起為二千石其徒更相勉知率
復可望惟因而宏之使元和初歷兵部吏部侍郎坐郎
人人自效帝頗採用之吏誤用官闕改太子賓客復為兵部侍郎遷太常卿
時澤
路慮從史詐傲不制其父度卒京師而成德王承宗
父死求襲德與諫以為欲變山東先擇昭義之帥從史
拔自軍校偃蹇不法今可因其喪選守臣代之成德習
俗既久當制以漸許成德之請則可許昭義則不可帝
不聽及王承宗叛從史乃詭計以撓王師兵老
無功德與復請赦承宗從史後皆畧如所料五年冬
宰相裴均寢疾德與拜禮部尚書同平章事與李藩同
作相河中節度王鐔來朝貴倖多譽鐔者上將加平章
事李藩堅執以為不可德與繼奏曰夫平章事非序進

唐書元 權德輿

三

而得國朝方鎮帶宰相者蓋有大忠大勳大脉已來又
有跋扈難制者不得已而與之今王鐔無大忠勳又非
姑息之時欲假此名實恐不可上從之運糧使董溪于
阜謨盜用官錢詔流嶺南行至湖外密令中使皆殺之
他日德輿上疏曰竊以董溪等當陛下憂山東用兵時
領糧料供軍重務聖心委付不比尋常敢負恩私恣其
賊犯使之萬死不足塞責宏寬大之典流竄太輕陛下
合改正罪名兼責臣等疎畧但詔令已下四方聞知不
書明刑有此處分竊觀衆情有所未喻伏自陛下臨御
已來每事以誠實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同符萬方之人

沐浴皇澤至如于董所犯合正典章明下詔書與眾同
棄卽人各懼法人各謹身臣誠知其罪不容誅又是已
過之事不合論辨上煩聖聰伏以陛下聖德聖姿度越
前古頃所下一詔舉一事皆合理本皆順人心伏慮他
時更有此比但要有司窮鞫審定罪名或致之極法或
使自盡罰一勸百孰不甘心巍巍聖朝事體非細臣每
於延英奏對退思陛下求理之言生逢盛明感涕自賀
况以愚滯朴訥聖鑒所知伏惟恕臣迂疎察臣丹懇帝
問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太
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
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
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及李吉甫自淮南詔

唐書元 權德輿

三

徵未一年上又繼用李絳時上求理方切軍國無大小
一付中書吉甫絳議政頗有異同或於上前論事形於
言色其有詣於理者德輿亦不能為發明時人以此譏
之竟以循默而罷復守本官尋以檢校吏部尚書為東
都留守進扶風郡公于頔以子殺人自囚親戚莫敢過
門朝廷無為請者德輿將行言於帝曰頔之罪
既貸不竟宜因賜寬詔帝曰然卿為吾過諭之後拜太常卿改刑部尚書先是
許孟容蔣乂等奉詔刪定格敕孟容等尋改他官乂獨
成三十卷表獻之留中不出德輿請下刑部與侍郎劉
伯芻等考定復為三十卷奏上十一年復以檢校吏部
尚書出鎮興元十三年八月有疾詔許歸闕道卒年六

十贈左僕射諡曰文德與貞元主元和三十年間羽儀朝行性直亮寬恕動作語言一無外飾醜藉風流為時稱嚮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宏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沒以銘紀為請者什八九時人以為宗匠焉尤嗜讀書無寸景慙倦德興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經術無不貫通自始學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嘗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有補於世有文集五十卷行於代子璩中書舍人乃父門生故薦為中書舍人時李訓挾寵以周易博士在翰林璩與舍人高元裕給事中鄭肅韓偓等連章劾璩頗覆陰巧且亂國不宜出入禁中不聽及宗閣貶璩屢表辨解貶閩州刺史文宗憐其母病從鄭州訓誅時人多璩明禍福大體能世其家

唐書卷之九 權德輿 三

史臣曰裴均精鑒默識舉賢任能啟沃帝心弼諧王道如崔臯裴度韋貫之輩咸登將相皆均之薦達立言立事知無不為吉甫該洽典經詳練故實仗裴均之抽擢致朝倫之式序吉甫知均之能別髦彥均知吉甫之善任賢良相須而成不忌不克叔翰修身慎行力學承家批制敕有夕郎之風塗御書見宰執之器而乃輕財散施天爵是期偉哉自待之意也德輿孝悌力學豈亂有聞疏延齡恣行巧佞論臯謨不書明刑三十年羽儀朝行實臯之餘慶所鍾此四子者所謂經緯之臣又何慙於王佐矣

贊曰二李秉鈞信為名臣甫柔而黨藩峻而純裴公鑒裁朝無屈人權之藻思文質彬彬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九

唐書卷之九 權德輿

三

唐書卷第二百

列傳二百

于休烈 子肅 肅子款 款子蒙

令狐峘 歸崇敬 子登 登子融

奚陟 張薦 祖薦 子又新

蔣又 父將明 子係 係子曙 從新書增 伸 偕

柳登 父芳 弟冕 沈傳師 父既濟 子詢

于休烈河南人也高祖志寧貞觀中任左僕射為十八學士父默成沛縣令早卒休烈至性貞慤機鑒敏悟自幼好學善屬文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為文詞之友齊名一時舉進士又應制策登科授秘書省正字

唐書百于休烈

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四種元宗詔秘書寫賜休烈上疏曰戎狄國之寇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也東平漢之懿戚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警安可貽以經典且吐蕃之性悍悍果決善學不若若達於書則知職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書檄之制此何異假寇兵資盜糧也臣聞魯周禮齊不加兵吳乘車楚履奔命喪法危邦可取豎也公主下嫁異國當用夷禮而反求其書恐非本意殆有姦人勸導其中若陛下慮失其情示不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強盛征伐競典情偽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貪婪貴貨易土正威定霸之事誠與之國之患也伏固貪婪貴貨易土正可錫以錦綵厚以金玉無足所求以資其智疏入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孤背國恩今求哀藉類許其降附漸以詩書陶以聲教斯可致也休烈但見情偽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累遷右補闕起居郎集賢殿學士轉比部員外

郎郎中楊國忠輔政排不附已者出為中部郡太守值

祿山構難肅宗踐祚休烈自中部赴行在擢拜給事中

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事兼修國史肅宗自鳳翔還京勵

精聽受嘗謂休烈曰君舉必書良史也朕有過失卿書

之否對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

臣不勝大慶時中原蕩覆典章殆盡無史籍檢尋休烈

奏曰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并餘

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並在興慶宮史館京城陷賊後

皆被焚燒且國史實錄聖朝大典修撰多時今竝無本

伏望下御史臺推勘史館所由令府縣招訪有人別收

唐書百于休烈

十一

得國史實錄如送官司重加購賞若是史官收得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資得一卷賞絹十疋數月之內唯得一兩卷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韋述陷賊入東京至是以其家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送於官肅宗以太常鐘磬自隋已來所傳五音或有不調乾元初謂休烈曰古者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之和以合陰陽之序則人不天札物不疵癘且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比親享郊廟每聽縣樂宮商不備或鍾磬失度可盡將鍾磬來朕當於內自定太常集樂工考試數日審知差錯然後令別鑄造磨刻及事畢上臨殿親試考擊皆合五音羣臣稱慶休

烈尋轉工部侍郎修國史獻五代帝王論帝甚嘉之宰相李揆矜能忌賢以休烈修國史與已齊列嫉之奏為國子祭酒權留史館修撰以下之休烈恬然自持殊不介意舊儀元正冬至百官不於光順門朝賀皇后乾元元年張皇后遂行此禮休烈奏曰周禮有命夫朝人主命婦朝女君自顯慶已來則天皇后始行此禮其日命婦又朝光順門與百官雜處殊為失禮肅宗詔停之代宗即位甄別名品宰臣元載稱之乃拜右散騎常侍依前兼修國史尋加禮儀使遷工部侍郎又改檢校工部尚書兼判太常卿事正拜工部尚書累封東海郡公加

唐書二百一十本烈

三

金紫光祿大夫在朝凡三十餘年歷掌清要家無擔石之蓄恭儉溫仁未嘗以喜愠形於顏色而親賢下士推轂後進雖位崇年高曾無倦色篤好墳籍手不釋卷以至於終大庠七年卒年八十一有集十卷行於代嗣子益天寶初及進士第次子肅相繼為翰林學士是歲春休烈妻韋氏卒上以休烈父子儒行著聞特詔贈韋氏國夫人葬日給鹵簿鼓吹及聞休烈卒追悼久之褒贈尚書左僕射諡曰賻絹百疋布五十端遣謁者內常侍吳承倩就私第宣慰儒者之榮少有其比肅官至給事中贈吏部侍郎肅子敖

敖字蹈中以家世文史盛名少為時彥所稱志行修謹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湖南觀察使楊憑辟為從事府罷鳳翔節度使李鄴鄂岳觀察使呂元膺相繼辟召自協律郎大理評事試監察御史元和六年真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丞倉部司勳二員外萬年令拜右司郎中出為商州刺史長慶四年入為吏部郎中其年遷給事中昭愍初即位李逢吉用事與翰林學士李紳素不協遂誣紳以不測之罪逐於嶺外紳同職駕部郎中知制誥龐嚴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蔣防坐紳黨左遷信汀等州刺史黜詔下敖封還詔書時人以為與嚴相善

唐書二百一十休烈

四

訴其非罪皆曰子給事犯宰執之怒伸龐蔣之屈不亦仁乎及駁奏出乃是論龐嚴貶黜太輕中外無不大喙而逢吉由是獎之尋轉工部侍郎遷刑部出為宣歙觀察使兼御史中丞敖溫裕長者與物無忤居官亦未嘗有立周踐臺閣三為列曹侍郎謹順自容而已大和四年八月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四子球珪瓌琮皆登進士第

琮字禮

落拓有大志雖以門資為吏久不見用大中朝

駙馬都尉鄭顥以琮世故獨以器度奇之會有詔於士族中選人才尚公主衣冠多避之顥謂琮曰子人才甚

佳但不護細行爲世譽所抑久而不調能應此命乎琮

然之會李藩知貢舉顯託之登第其年遂升諫列尚廣

德公主授左拾遺初尚永福公主主未降食帝前以事折匕箸帝知其不可妻士大夫更詔尚廣德公

主拜駙馬都尉累踐臺閣揚歷藩府咸通中同平章事

咸通中以水部郎中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閏五月轉兵部侍郎判戶部八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

侍郎兼戶部尚書爲韋保衡所構檢校司空山南東道節度使三貶韶州刺史保衡敗僖宗以太子少傅召未

幾復爲山南節度使黃寇犯京師僖宗出幸琮病不能

入拜尚書右僕射從既僭號起琮爲相琮以疾辭迫脅不已琮曰吾病亟

矣死在旦夕加以唐室親姻義不受命死即甘心竟爲

賊所害而赦公主主視琮受禍謂賊曰妾李氏女也義

不獨存願與于公并命賊不許公主入室自縊而卒廣

德閨門有禮咸通乾符中譽在人口于族內外冠婚喪

祭主必自預行禮諸婦班而見之尊卑答勞咸有儀法

爲時所稱珪球皆至清顯

令狐峒德蔡之元孫登進士第祿山之亂隱居南山豹

林谷谷中有峒別墅司徒楊綰未仕時避亂南山止於

峒舍峒博學貫通羣書有口辨綰甚稱之及綰爲禮部

侍郎修國史乃引峒入史館自華原尉拜右拾遺累遷

起居舍人皆兼史職修元宗實錄一百卷代宗實錄四

十卷著述雖勤屬大亂之後起居注亡失峒纂開元天

寶事雖得諸家文集編其詔策名臣傳記十無三四後

人以漏落處多不稱良史大厯八年改刑部員外郎德

宗即位將厚奉元陵峒上疏諫曰臣聞傳曰近臣盡規

禮記曰事君有犯而無隱臣幸偶昌運謬參近列敢竭

狂愚庶裨分寸伏惟陛下詳察臣讀漢書劉向傳見論

王者山陵之誠良史稱歎萬古芬芳何者聖賢之心勤

儉是務必求諸道不作無益故舜葬蒼梧不變其肆禹

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於畢陌無邱隴之處漢文葬

於霸陵因山谷之勢禹非不忠也啟非不順也周公非

不悌也景帝非不孝也其奉君親皆從微薄昔宋文公

始爲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其臣華元樂舉春秋書爲不

臣秦始皇葬驪山魚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珍寶之藏

不可勝計千載非之宋桓魋爲石椁夫子曰不如速朽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張釋之對孝文曰使

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漢文帝霸陵皆以瓦

器不以金銀爲飾由是觀之有德者葬踰薄無德者葬

踰厚昭然可觀矣陛下自臨御天下聖政日新進忠去

邪減膳節用不珍雲物之瑞不進鷹犬之娛有司給物

悉依元估利於人也遠方底貢唯供祀事薄於已也故

澤州奏慶雲詔曰以時和爲嘉祥邕州奏金坑詔曰以

不貪為寶恭惟聖慮無非至理而獨六月一日制節文云應緣山陵制度務從優厚當竭帑藏以供費用者此誠仁孝之德切於聖衷伏以尊親之義貴於合禮陛下每下明詔發德音皆比蹤唐虞超邁周漢豈取悅凡常之目有違賢哲之心與失德之君競其奢侈者也臣又伏讀遺詔曰其喪儀制度務從儉約不得以金銀錦綵為飾陛下恭順先志動無違者若制度優厚豈顧命之意邪伏惟陛下遠覽唐虞周漢之制深惟夫子張釋之之誠虔奉先旨俯遵禮經為萬代法天下幸甚今赦書雖已頒行諸條尚猶未出此時奉遺制敷聖理固未晚

唐書百令狐岷

七

也伏望速詔有司悉從古禮臣聞愚夫之言明主擇焉況臣忝職史官親逢睿德恥同華元樂舉之為不臣也願以舜禹之理紀聖猷也夙夜懇迫不敢不言抵犯聖明實憂罪譴言行身黜雖死猶生優詔答曰朕頃議山陵心方迷謬忘遵先旨遂有優厚之文卿聞見該通識度宏遠深知不可形於至言援引古今依據經禮非惟中朕之病抑亦成朕之躬免朕獲不予之名皆卿之力也敢不聞義而徙收之桑榆奉以始終期無失墜古之遺直何以加焉初大厯中劉晏為吏部尚書楊炎為侍郎晏用岷判吏部南曹事岷荷晏之舉每分闕必擇其

善者送晏不善者送炎炎心不平之及建中初岷為禮部侍郎炎為宰相不念舊事有士子杜封者故相鴻漸子求補宏文生炎嘗出杜氏門下託封於岷岷謂使者曰相公誠憐封欲成一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岷得以志之炎不意岷賣即署名託封岷以炎所署奏論言宰相迫臣以私臣若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則炎當害臣德宗出疏問炎炎具言其事德宗怒甚曰此姦人無可奈何欲決杖流之炎苦救解貶衡州別駕遷衡州刺史貞元中李泌輔政召拜右庶子史館修撰性既僻異動失人和在史館與同職孔述睿等爭忿細故數侵述睿述睿

唐書百令狐岷

八

長者讓而不爭無何泌卒寶參秉政惡其為人貞元五年坐守衡州目前刺史貶吉州別駕久之授吉州刺史齊映廉戶口為己最察江西行部過吉州故事刺史始見觀察使皆戎服趨庭致禮映雖嘗為宰相然驟達後進岷自恃前輩有以過映不欲以戎服謁入告其妻韋氏恥抹首趨庭謂岷曰卿自視何如人白頭走小生前卿如不以此禮見映雖黜使我亦無恨岷曰諾即以客禮謁之映雖不言深以為憾映至州奏岷糾前政過失鞠之無狀不宜按部臨人貶衢州別駕衢州刺史田敦岷知舉時進士門生也初岷當貢部放榜日貶逐與敦不相面

敦聞峒來喜曰始見座主迎謁之禮甚厚敦月分俸之半以奉峒峒在衢州殆十年順宗即位以祕書少監徵既至而卒元和三年峒子太僕寺丞丕始獻峒所撰代宗實錄四十卷初峒坐李泌貶監修國史奏峒所撰實錄一分請於貶所畢功至是方奏以功贈工部尚書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吳縣人也曾祖與以崇敬故贈祕書監祖樂贈房州刺史父待聘贈祕書監崇敬少勤學以經業擢第遭喪哀毀以孝聞調授四門助教國子博士實未對策高第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授左拾遺改祕書郎肅宗次遷起居郎贊善大夫兼史館

唐書百令孤峒

九

修撰又加集賢殿校理以家貧求為外職歷同州潤州長史潤州別駕會元宗肅宗二帝山陵參掌禮儀遷主客員外郎又兼史館修撰改膳部郎中代宗幸陝召問得失當以儉化天下則崇敬以百官朝望朝服袴褶非古上疏云按三代典禮兩漢史籍竝無袴褶之制亦未詳所起之由隋代已來始有服者事不師古伏請停罷從之又諫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案典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作桑主則埋栗主案栗主禮無埋文作桑主以下疑衍桑主所以神無二主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

廟蓋將以備行幸遷都之置也且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則前後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而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禮之豈可一朝廢之乎且虞祭則立桑主而虔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何須更作作之不時恐非禮也又議云每年春秋二時釋奠文宣王祝版御署訖北面揖臣以為禮太重謹案大戴禮師尚父授周武王丹書武王東面而立今署祝版伏請準武王東面之禮輕重庶得其中時有術士巨彭祖上疏云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請每四季郊祀天地詔禮官儒者議之

唐書百歸崇敬

十

崇敬議曰案舊禮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地祀黃帝秋冬各於其方黃帝於五行為土王在四季生於火故火用事之末而祭之三季則否漢魏周隋共行此禮國家土德乘時亦以每歲六月土王之日記黃帝於南郊以后土配所謂合禮今彭祖請用四季祠祀多憑緯候之說且據陰陽之說事涉不經恐難行用又議祭五人帝不稱臣云太昊五帝人帝也於國家即為前後之禮無君臣之義若於人帝而稱臣則於天帝復何稱也議者或云五人帝列於月令分配五時則五神

五音五祀五蟲五臭五穀皆備以備其時之色數非謂別有尊崇也又請太祖景皇帝配天事具禮儀志自是國典大禮崇敬常參議焉大厯初以新羅王卒授崇敬倉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充弔祭冊立新羅使至海中流波濤迅急舟船壞漏眾或驚駭舟人請以小艇載崇敬避禍崇敬曰舟中凡數十百人我何獨濟逡巡波濤稍息竟免為害故事使新羅者至海東多有

唐書百歸崇敬

七

八年遣祀衡山未至而哥

所求或攜資帛而往貿易貨物規以為利崇敬一皆絕之東夷稱重其德使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與諸儒官同修通志崇敬知禮儀志眾稱允當
舒見亂廣州監察御史憚之請望祀而還崇敬正色曰君命豈有畏邪遂往 時皇太子欲以仲秋之月於國學行齒胄之禮崇敬以國學及官名不稱請改國學之制兼更其名曰禮記王制曰天子學曰辟雍又五經通義云辟雍養老教學之所也以形制言之雍壅也辟壁也壅水環之圓如壁形以義理言之辟明也雍和也言以禮樂明和天下禮記亦謂之澤宮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故前代文士亦呼云璧池亦曰璧沼亦謂之學省後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謂之三雍宮至明帝躬行養老於其中晉武帝亦作明堂辟雍靈臺親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又別立國子

學以殊士庶永嘉南遷唯有國子學不立辟雍北齊立國子寺隋初亦然至煬帝大業十三年改為國子監今國家富有四海聲明文物之盛唯辟雍獨闕伏請改國子監為辟雍省又以祭酒之名非學官所宜案周禮師氏掌以義詔王教國子請改祭酒為太師氏位正三品又司業者義在禮記云樂正司業正長也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爾雅云大板謂之業案詩周頌設業設篋崇牙樹羽則業是懸鍾磬之柶簏也今大學既不教樂於義則無所取請改司業一為左師一為右師位正四品又以五經六籍古先哲王致理之式也國家創業制取

唐書百歸崇敬

七

賢之法立明經發微言於眾學釋回增美選賢與能自艱難已來取人頗易考試不求其文義及第先取於帖經遂使專門業廢請益無從師資禮虧傳受義絕今請以禮記左傳為大經周禮毛詩為中經尚書周易為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其公羊穀梁文疏少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所擇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憑章疏講解分明注引旁通問十得九兼德行純潔文詞雅正儀形規範可為師表者令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者給驛年七十已上者蒲輪其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上下生徒之數各有差其舊博士助教直

講經直及律館算館助教請皆罷省其教授之法學生至監謁同業師其所執贄脯脩一束清酒一壺衫布一段其色隨師所服師出中門延入與坐割脩斟酒三爵而止乃發篋出經摺衣前請師為依經辨理畧舉一隅然後就室每朝晡二時請益師亦二時居講堂說釋道義發明大體兼教以文行忠信之道示以孝弟睦友之義旬省月試時考歲貢以生徒及第多少為博士考課上下其有不率教者則檟楚朴之國子不率教者則申禮部移為太學太學之不變者移之四門四門之不變者歸本州之學州學之不變者復本役終身不齒雖率

唐書百 歸崇敬

三

教九年而學不成者亦歸之州學其禮部考試之法請無帖經但於所習經中問大義二十得十八為通兼論語孝經各問十得八兼讀所問文注義疏必令通熟者為一通又於本經問時務策三道通二為及第其中有孝行聞於鄉閭者舉解具言於習業之下省試之日觀其所實義少兩道亦請兼收其天下鄉貢亦如之習業考試竝以明經為名得第者授官之資與進士同若此則教義日深而禮讓興禮讓興則強不犯弱眾不暴寡此由太學而來者也詔下尚書集百僚定議以聞議者以為省者禁也非外司所宜名周禮代掌其職者曰氏

國學非代官不宜曰太師氏其餘大抵以習俗既久重難改作其事不行會國學胥吏以餐錢差舛御史臺按問坐貶饒州司馬建中初又拜國子司業尋選為翰林學士遷左散騎常侍加銀青光祿大夫尋兼普王元帥參謀封餘姚郡公累加光祿大夫以兩河叛渙之徒初稟朝命令崇敬以本官兼御史大夫持節宣慰奉使稱旨及還上表請歸拜墓許之賜以緡帛儒者榮之尋加特進檢校戶部尚書遷工部尚書竝依前翰林學士充皇太子侍讀累表辭以年老乞骸骨改兵部尚書致仕貞元十五年卒時年八十八新書八十八廢朝一日贈左僕射諡曰宣

唐書百 歸崇敬

十四

子登嗣

新書贊曰韓愈稱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為配天子以下北而拜跪薦祭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則以德固自有次第崇敬乃請東指以殺太重方是時公卿無韓愈之賢無有折其非是者道州刺史薛伯高嘗謂夫子稱顏回為庶幾其從於陳蔡者亦各有號出於一時後世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志哉觀七十子之賢未有加於十人坐而祀之始於開元非特牽於一時之稱號記曰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如崇敬誠不知禮尊君以媚世歷朝循而不改矣伯高之語柳宗元志之於其書必有辨其妄者

登字冲之雅實宏厚事繼母以孝稱大厯七年舉孝廉高第補四門助教貞元初復登賢良科自美原尉拜右拾遺時裴延齡以姦倖有恩欲為相諫議大夫陽城上

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補闕熊執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
執易草疏成示登登愕然曰願寄一名雷電之下安忍
令足下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聯署其奏無所迴避
時人稱重轉右補闕起居舍人三任十五年同列嘗出
其下者多以馳驚至顯官而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自
守不以淹速介意後遷兵部員外郎充皇子侍讀尋加
史館修撰順宗初以東朝舊恩超拜給事中旋賜金紫
仍錫衫笏焉遷工部侍郎與孟簡劉伯芻蕭俛受詔同
翻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又為東宮及諸王侍讀獻龍
樓箴以諷久之改左散騎常侍因中謝憲宗問時所切

唐書二百 歸崇敬

五

登以納諫為對時論美之轉兵部侍郎兼判國子祭酒
事遷工部尚書累封長洲縣男元和十五年卒年六十七贈太
子少保新書少師 論曰憲登有文學工草隸寬博容物嘗使僮
飼馬馬蹄踉蹌怒擊折馬足登知而不責晚年頗好服
食有饋金石之藥者且云先嘗之矣登服之不疑藥發
毒幾死方訊云未之嘗他人為之怒登視之無愠色嘗
慕陸象先之為人議者亦以為近之子融嗣
融字章進士擢第自監察拾遺入省拜工部員外郎遷
考功員外郎六年轉工部郎中充翰林學士八年正拜
舍人九年轉戶部侍郎開成元年兼御史中丞湖南觀

察使盧周仁違敕進羨餘錢十萬貫融奏曰天下一家
何非君土中外財賦皆陛下府庫也周仁輒陳小利妄
設異端言南方火災恐成灰燼進於京國姑徇私誠入
財貨以希恩待朝廷而何淺臣恐天下倣效以羨餘為
名因緣刻剝生人受弊周仁請行重責以例列藩其所
進錢請還湖南代貧下租稅詔周仁所進於河陰院收
貯以備水旱初戶部員外郎盧元中左司員外郎判戶
部案姚康受平糶官秦季元絹六千匹貨
乾沒錢八十萬 俱貶嶺南尉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子弟受人
賂三千餘貫半是擬贓上問融曰韓益所犯與盧元中
姚康孰甚對曰元中與康枉破官錢三萬餘貫益所取

唐書二百 歸崇敬

六

受人事比之殊輕乃貶梧州司戶尋遷京兆尹時府司
物力不充特敕賜錢五萬貫府司以所賜之半還司農
寺菜錢融因對言之上以融學家因問蔬糲字有賴音
何也糲是飯之極麤者邪融以義類對之時兩公主出
降府司供帳事殷又附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
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
三日可也既而李固言作相素不悅融罷尹月餘授祕
書監俄而固言罷楊嗣復輔政以融權知兵部侍郎一
年內拜吏部三年文宗紀檢校禮部尚書興元尹兼御
史大夫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徙東川還歷兵部尚書累
封晉陵郡公會昌後儒臣

少朝廷典禮多本融議辭疾以太子少傅融子仁晦仁

分司東都大中七年卒贈尚書左僕射

翰仁憲仁召仁澤皆登進士第咸通中竝至達官

奚陟字殷卿亳州人

其先自譙遷西徙故為京兆人祖乾繹天寶中

弋陽郡太守陟少好讀書登進士第又登制舉文詞清

麗科授宏文館校書尋拜大理評事佐入吐蕃使不行

授左拾遺丁父母憂哀毀過禮親朋愍之車駕幸興元

召拜起居郎翰林學士辭以疾病久不赴職改太子司

議郎歷金部吏部員外郎左司郎中彌綸省闈又累奉

使皆稱旨貞元八年擢拜中書舍人是歲江南淮西大

雨為災令陟勞問巡慰所在人安悅之中書省故事姑

唐書二百奚陟

息胥徒以常在宰相左右也陟皆以公道處之先是右

省雜給率分等第皆據職田頃畝即主書所受與右史

等陟乃約以料錢為率自是主書所得減拾遺時中書

令李晟所請紙筆雜給皆不受但告雜事舍人令且貯

之他日便悉以遺舍人前例雜事舍人自攜私入陟以

所得均分省內官又躬親庶務下至園蔬皆悉自點閱

人以為難陟處之無倦遷刑部侍郎裴延齡惡京兆尹

李充有能政專意陷害之誣奏充結陸贄數厚賂遺金

帛充既貶官又奏充比者妄破用京兆府錢穀至多請

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翰陷充怨惡贄也詔許

之元翰曲附延齡劾治府史府史到者雖無過犯皆笞

決以立威時論喧然陟乃躬自閱視府案具得其實奏

言據度支奏京兆府貞元九年兩稅及已前諸色羨餘

錢共六十八萬餘貫李充竝妄破用今所勾勘一千二

百貫已來是諸縣供館驛加破及在諸色人戶腹內合

收其斛斛共三十二萬石唯三百餘石諸色輸納所由

欠折其餘竝是準敕及度支符牒給用已盡陟之寬平

守法多如此類元翰既不遂其志因此憤恚而卒陟尋

以本官知吏部選事銓綜平允有能名遷吏部侍郎

與李朝隱等不能適發所莅之官時以為稱職貞元

十五年病薨帝遣醫療治敕曰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

書陟少自砥厲著名節常薦德輿為起於舍人知制

唐書二百奚陟

張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祖薦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

不覽為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于家庭其祖

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也為鳳之佐吾兒當

以文章瑞於明廷因以為名字初登進士第對策九工

考功員外郎薦味道賞之曰如此生天下無雙矣調授

岐王府參軍又應下筆成章及才高位下詞標文苑等

科薦凡應八舉皆登甲科再授長安尉遷鴻臚丞凡四

參選判策為銓府之最員外郎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

文如青錢萬簡萬中未聞退時時流重之曰為青錢學士然性褊躁不持士行尤為端士所惡姚崇甚薄之開元初澄正風俗驚為御史李全交所糾言驚語多譏刺時坐貶嶺南刑部尚書李日知奏論乃追救移於近處開元中入為司門員外郎卒驚下筆敏速著述尤多言頗談諧是時天下知名無賢不肖皆記誦其文天后朝中使馬仙童陷默啜默啜謂仙童曰張文成在否曰近自御史貶官默啜曰國有此人而不用漢無能為也新羅日本東夷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貝以購其文其才名遠播如此薦少精史傳顏真卿一見

唐書二百張薦

十九

歎賞之天寶中浙西觀察使李涵表薦其才可當史任乃詔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既至闕下以母老疾竟不拜命母喪闋禮部侍郎于邵舉前事以聞召充史館修撰兼陽翟尉真卿為希烈所拘遣兄子峴及家僕奏去正月月中真卿奉使淮西期不先戒行無素備受命之後不宿於家親黨不違告別介副不及陳請屏障單騎即日載馳冒鋒鏑於臨汝折元惡於許下捐軀杖義威所羣兒遂令荷制者回慮忠勇者肆情周會奮發於外幸清何應於內希烈蒼黃窘迫奔固舊穴蓋真卿義氣所激也真卿逮事四朝為國元老忠直孝友羽儀王室行年八十被羸老之疾拘囚環堵之間顧眄希烈之下呼嗟憤志失寢忘食不知悲翁何以堪此伏聞希烈之母鍾念幼子不絕泣求責希烈又希烈妻祖母郭及妻鍾念幼子不絕泣求責希烈又希烈妻祖母郭及真卿先降詔書分明論告且希烈之無益請竄境上以贖害既無嫌隙但因循未遣耳若歸其親愛賊亦何怪還

一使哉臣又聞真卿所遣兄子峴及家僕從官奉表來者五輩皆留中其子頽等奉實希一見望許休辭告祀持之不報朱泚之亂變姓名伏匿城中因著史道先生傳德宗還宮擢拜左拾遺詔復用杞為刺史薦與傾覆不當用入對貞元元年冬上親郊時初克復簿籍挺確德宗納之貞元元年冬上親郊時初克復簿籍多失禮文錯亂乃以薦為太常博士參典禮儀四年迴紇和親以檢校右僕射刑部尚書關播充使送咸安公主入蕃以薦為判官轉殿中侍御史使還轉工部員外郎改戶部本司郎中十一年拜諫議大夫仍充史館修撰時裴延齡恃寵譖毀士大夫薦欲上書論之屢揚言未果延齡聞之怒奏曰諫官論朝政得失史官書人君

唐書二百張薦

二十

善惡則領史職者不宜兼諫議德宗以為然薦為諫議月餘改秘書少監延齡排損不已會差使冊迴紇毗伽懷信可汗及弔祭乃命薦兼御史中丞入迴紇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入吐蕃弔祭使涉蕃界二千餘里至赤嶺東被病歿於紇壁驛年六吐蕃傳其柩以歸順宗即位凶問至詔贈禮部尚書諡曰薦自拾遺至侍郎僅二十年皆兼史館修撰三使絕域皆兼憲職以博洽多能敏於占對被選時貞元早帝避正殿減膳薦白限日以應古制及定昭德皇后廟樂遷獻懿二祖定大儀位號大臣祈廟鼓吹法莫不參裁諸儒有文集三十卷及所撰五服圖宰輔畧靈怪謂博而詳

集江左寓居錄等竝傳于時子又新希復皆登進士第

又新字孔昭幼工文善於傳會長慶中宰相李逢吉用事

翰林學士李紳深為穆宗所寵逢吉惡之求朝臣中兇

險敢言者倚撫紳陰事俾暴揚於搢紳間又新與拾遺

李續之劉栖楚尤蒙逢吉睠待指為鷹犬穆宗崩昭愍

初即位又新等構紳貶端州司馬朝臣表賀又至中書

賀宰相及門門者止之曰請少留緣張補闕在齋內與

相公談俄而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羣官曰端溪之事又

新不敢多讓人皆辟易憚之與續之等七人時號八關

十六子遷祠部員外郎嘗買婢遷約為牙僧搜索陵突御史劾舉逢吉庇之事不窮治寶曆三

年逢吉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請又新為副使李續之

為行軍司馬逢吉為宰相時用門下省主事田伍伍犯

賊亡命逢吉保之於外及罷相裴度發其事逢吉坐罰

俸又詔曰朕在億兆人之上不令而人化不言而人信

者法也法行則君主重法廢則朝廷輕田伍常挂亡命

之章偷請養賢之祿迹在搜捕公行人間而更冒選吏

曹顯擬郡佐及黃樞覆驗烏府追擒證逮皆明姦狀盡

得三移憲牒一無申陳眾狀滿前羣議溢耳終則步健

不至琅鐺空來茂視紀綱頗同侮諛顧茲參畫負我上

台閱視連名伊爾二子又新可汀州刺史李續之可涪

州刺史及逢吉致仕李訓用事復召二子為尚書郎又

遷刑部郎中訓敗復貶而卒終左司

為申州刺史登進士第有俊才鄭薰辟署累官至中

書舍人禮部侍郎典貢舉時稱得士位終尚書左丞和

初為吏部選牒精允調官巧留二年詔可

榜其事曹門後兼宏文館學士判院事卒

蔣又字德源常州義興人也徙家祖瓌太子洗馬開元

中宏文館學士父將明天寶末辟河中使府安祿山反

陷被拘乃陽狂以免號王累遷至左司郎中國子司業

集賢殿學士副知院事代為名儒而又史官吳兢之外

孫以外舍富墳史幼便記覽不倦七歲時誦庚信哀江

南賦數徧而成誦在口以聰悟強力聞於親黨間弱冠

博通羣籍而史才尤長其父在集賢時以兵亂之後圖

籍涵雜乃白執政請攜又入院令整比之宰相張鎰見

而奇之乃署為集賢小職又編次逾年於亂中勒成部

帙得二萬餘卷再遷王屋尉充太常禮院修撰貞元九

年轉右拾遺充史館修撰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十三年以

故河中節度使張茂昭弟光祿少卿同正茂宗尚義章

公主茂宗方居母喪有詔起復雲麾將軍成禮詔下又

上疏諫曰墨綬之禮本緣金革從古已來未有駙馬起

諭云茂宗母臨亡有請重違其心又拜疏辭逾激切德宗於延英特召入對上曰卿所言古禮也朕聞如今人家往往有借吉為婚嫁者卿何苦固執對曰臣聞里俗有不甚知禮法者或女居父母服內家既貧置旁無至親即有借吉以就禮者男子借吉而娶臣未嘗聞之況陛下臨御已來每事憲章典禮建中年郡縣主出降皆詔有司依禮不用俗儀天下慶戴忽今駙馬起復成禮實恐驚駭物聽臣或聞公主年甚幼小即更俟一年出降時既未失且合禮經實天下幸甚上曰卿言甚善更俟商量俄而韋彤裴堪諫疏繼入疏曰婚禮主人筵

唐書二百 蔣又

三

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久痛甚者愈遲二十五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故夫義婦聽父慈子孝昔曾侯改服晉襄墨綴緣金革事則有權變安有釋纓服衣冕裳去室行親迎以凶讀嘉為朝上不悅促令奉行前詔然上心頗重又上嘗登凌煙閣見左壁顏利文字殘闕每行僅有三五字命錄之以問宰臣宰臣遠受宣無以對即令召又至對曰此聖歷中侍臣圖贊臣皆記憶即於御前口誦以補其闕不失一字上歎曰虞世南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十八年遷起居舍人轉司勳員外郎皆兼史職時集賢學士甚眾會詔問神策軍建置之由相府討求不知所出諸學士悉不能對乃訪於又又徵引根源事甚詳悉

宰臣高郢鄭珣相顧曰集賢有人矣翼日詔兼判集賢院事父子代為學士儒者榮之時順宗耐廟將行祀遷之禮詔公卿議咸云中宗中興之主不當遷又建議云中宗既正位柩前乃受母后篡奪五王翼戴方復大業此乃由我失之因人得之止可同於反正不得號為中興羣議紛然竟依又所執元和二年遷兵部郎中與許孟容韋貫之等受詔刪定制救成三十卷為開元格後救奏行用李錡誅詔宗正削一房屬籍宰相召又問一房自大功可乎答曰大功錡之從父昆弟其祖神通有功配饗於廟雖裔孫之惡而忘其勳不可自期可乎曰期者錡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今以錡連坐不可執政然之故罪止錡及改祕書少監復兼史館修撰尋奉詔

唐書二百 蔣又

三

與獨孤郁韋處厚同修德宗實錄五年書成奏御以功拜右諫議大夫明年監修國史裴均罷相李吉甫再入以又均之修撰改授太常少卿久之遷祕書監累封義又性朴直不能事人或遇權臣專政輒數歲不遷官嘗裴延齡罪惡及拒疏王叔文當世高之在朝垂二十年前後每有大政事大議論宰執不能裁決者必召以咨訪又徵引典故以參時事多合其宜然亦以此自滯而好學不倦老而彌篤雖甚寒暑手不釋卷旁通百家尤精歷代沿革家藏書一萬五千卷本名武因憲宗召對奏曰陛下已誅羣寇僞武修文臣名於義未允請改名又上忻然從之時帝

方用兵兩河又亦因此諷諭耳他日帝見侍御史唐武

又既改之矣更曰慶羣又居史任二十年所著大唐宰

輔錄七十卷凌煙閣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四

十卷長慶元年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諡曰懿子係

伸偕仙估

係大和初授昭應尉直史館二年拜右拾遺史館修撰

典實有父風與同職沈傳師鄭澣陳夷行李漢等受詔

撰憲宗實錄四年書成奏御轉尚書工部員外郎遷本

司郎中工禮兵三皆兼史職宰相宋申錫為北軍羅織

罪在不測係與諫官崔元亮泣諫於玉階之下申錫亦

唐書百 蔣又

三

滅死時論稱之開成中轉諫議大夫武宗朝李德裕用

事以係與漢僚塔出為桂管都防禦觀察使復坐漢貶

宣宗即位徵拜給事中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吏部侍

郎改左丞出為興元節度使入為刑部尚書俄檢校戶

部尚書鳳翔尹充鳳翔節度使懿宗入為兵部尚書

以弟伸為丞相懇辭朝秩檢校尚書左新書僕射襄州

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淮陽縣開國公食邑五百戶

徙東都留守卒子曜字耀之咸通末由進士第署鄂岳

團練判官除虞工二部員外郎改起居郎黃巢之難曜

開門無類以是絕意仕進隱居仲直字大登進士第歷佐使府大中初入朝右補闕史館

修撰轉中書舍人召翰林為學士轉駕部郎中知制誥

表伸自副自員外郎中至戶部侍郎九學士承旨年十

兵部侍郎判戶大中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宣宗雅信

必咨天下得失伸言比爵賞稍易人且偷帝愕然曰偷

則亂矣伸曰否非遽亂但人有覬心亂由是生帝嗟歎

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論四月解戶部加中書侍郎懿

宗即位兼刑部尚書監修國史咸通二年出為河中節

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宣武俄以太子少保分司

東都七年用為華州刺史再遷太子太仙估皆至刺史

偕有史才以父任歷官左新書拾遺史館修撰轉補闕

主客

唐書百 蔣又

三

郎中咸通中新書大與同職盧耽牛叢王鳳等受詔修

文宗實錄累遷太蔣氏世以儒史稱不以文藻為事唯

伸及係子兆有文才登進士第然不為文士所譽與柳

氏沈氏父子相繼修國史實錄時推良史京師云蔣氏

日麻士族靡不家藏焉初柳芳作唐麻大厥以後闕而

張彥遠及偕等分年柳登字成伯河東人父芳字仲肅宗朝史官與同職韋

述受詔添修吳兢所撰國史殺青未竟而述亡芳緒述

凡例勒成國史一百三十卷上自高祖下止乾元而敘

天寶後事絕無倫類取舍非工不為史氏所稱然芳勤

於記注含毫罔倦屬安史亂離國史散落編綴所聞率

遇諸途芳以所疑禁中事咨於力士力士說開元天寶中時政事芳隨口志之又以國史已成經於奏御不可復改乃別撰唐曆四十卷以力士所傳載於年曆之下芳開元未擢進士第自永寧尉直史館歷左金吾衛騎曹參軍史館修撰轉拾遺補闕員外郎皆居史任位終右司郎中集賢學士登少嗜學與弟冕咸以該博著稱年六十餘方從宦遊累遷至膳部郎中元和初為大理少卿與刑部侍郎許孟容等七人奉詔刪定開元已後敕格再遷右庶子以衰病改祕書監不拜授右散騎常侍致仕長慶二年卒時九十餘輟朝一日贈工部尚書弟冕

唐書百 柳登

老

冕字敬文史兼該長於史職父子並居集賢院歷右補闕史館修撰坐善劉晏貶巴州司貞元初為太常博士二年昭德王皇后之喪論戶參軍貞元初為太常博士二年昭德王皇后之喪論皇太子服紀左補闕穆質請依禮周基而除冕與同職張薦等奏議曰準開元禮子為母齊衰三年此王公已下服紀皇太子為皇后喪服國禮無聞昔晉武帝元皇后崩其時亦疑太子所服杜元凱奏議曰古者天子三年之喪既葬除服魏氏革命亦以既葬為節故天子諸侯之禮嘗已具矣惡其害已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禮一篇戴勝之記錯雜其內亦難以取正皇太子配二尊與國為體固宜卒哭而除服於是山濤魏舒竝同

其議晉朝從之歷代遵行垂之不朽臣謹案實錄文德皇后以貞觀十年六月崩十一月葬至十一年正月除晉王治為并州都督晉王即高宗在藩所封文德皇后幼子據其命官當已除之義也今請皇太子依魏晉故事為大行皇后喪服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終制庶存厭降之禮事下中書宰臣召問禮官曰語云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豈可令皇太子衰服侍膳至於既葬乎準令羣臣齊衰給假三十日即公除約於此制更審議之張薦曰請依宋齊間皇后為父母服三十日公除例為皇太子喪服之節薦以既公除詣

唐書百 柳登

老

於正內則服墨慘歸至本院衰麻如故穆質曰杜元凱既葬除服之論不足為法臣愚以為遵三年之制則太重從三十日之變太輕唯行古之道以周年為定詔宰臣與禮官定可否宰臣以穆質所奏問博士冕對曰準禮三年喪無貴賤一也豈以有父母貴賤而差降喪服之節乎且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禮皇后為父母服三月其稟朝旨十三日而除皇太子為外祖父母服五月其從朝旨則五日而除所以然者恐喪服侍奉有傷至尊之意也故從權制昭著國章公門脫衰義亦在此豈皆為金革乎皇太子今若抑哀公除墨慘朝覲歸至

本院依舊衰麻酌於變通庶可傳繼宰臣然其議遂命太常卿鄭叔則草奏以冕議為是而穆質堅執前議請依古禮不妨太子墨衰於內也幸臣齊映劉滋參酌羣議請依叔則之議制從之及董晉為太常卿德宗謂之曰皇太子所行周服非朕本意有諫官橫論之今熟計之即禮官請依魏晉故事斯甚折衷明年冬上以太子久在喪合至正月晦受吉服欲以其年十一月釋衰麻以及新正稱慶有司皆論不可乃止六年十一月上親行郊享上重慎祀典每事依禮時冕為吏部郎中攝太常博士與司封郎中徐岱倉部郎中陸質工部郎中張

唐書百柳登

三

薦皆攝禮官同修郊祀儀注以備顧問初詔以皇太子亞獻終獻當受誓戒否冕對曰準開元禮有之然誓詞云不供其職國有常刑今太子受誓請改云各揚其職肅奉常儀上又問升郊廟去劍履及象劍尺寸之度祝文輕重之宜冕據禮經沿革聞奏上甚嘉之冕言事煩切執政不便之出為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州刺史充福建都團練觀察使自以久疎斥又性躁狎且推明朝觀之意曰臣竊感江漢朝宗之義鹿鳴君臣之謙頌聲之作王道本始國家自兵興不遵禮方牧未朝譙樂久闕臣限一切之制例無朝集日不視朝延之禮耳不聞宗廟之樂不足踐軒屏之地十有二年于茲矣大朝會禮之本也唐虞之制羣后四朝以明黜陟商周之盛五歲一見以考制度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課

最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省應考績事元日陳貢集於考堂唱其考第進賢以興善簡不肖以黜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四方多故始有不朝戎臣恃險或不悔過臣之義親而不疏朝觀之禮廢而復舉誠恐負薪溢先朝露親禮不展臣之憂也比聞諸將帥亡歿者衆臣自憚何德以堪久長鄉國人情之不忘也闕廷臣子所戀也願表累上其辭哀切德宗許還冕在福州奏置萬安監牧於泉州界置羣牧五悉索部內馬五千七百匹驢騾牛八百頭羊三千口以為監牧之資人情大擾暮年無所滋息詔罷之政無狀詔以閩濟美代歸而卒子璟新書璟登進士第亦以著述知名

唐書百柳登

三

差攝三公行事多以雜品璟時監察奏曰準開元二十三年敕宗廟大祠宜差左右丞相嗣王特進少保少傅尚書賓客御史大夫又二十五年敕太廟五享差丞相師傅尚書嗣郡王通攝餘司不在差限又元和四年敕太廟告祭攝官太尉以宰相充其攝司空司徒以僕射尚書師傅充餘司不在差限比來吏部因循不守前後敕文用人稍輕請自今年冬季勒吏部準開元元和敕例差官從之再遷度支員外郎轉吏部開成初換庫部員外郎知制誥尋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初璟祖芳精於譜學永泰中按宗正譜牒自武德已來宗枝昭穆相承

撰皇室譜二十卷號曰永泰新譜自後無人修續景因
召對言及圖譜事文宗曰卿祖嘗為皇家圖譜朕昨觀
之甚為詳悉卿檢永泰後試修續之璟依芳舊式續德
宗後事成十卷以附前譜仍詔戶部供紙筆厨料五年
拜中書舍人充職武宗朝轉禮部侍郎再司貢籍時號
得人會昌二年再主貢部坐其子招子韜亦以進士擢
第賄貶信州司馬終郴州刺史

沈傳師字子言吳人父既濟博通羣籍史筆尤工吏部
侍郎楊炎見而稱之建中初炎為宰相薦既濟才堪史
任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既濟以吳兢撰國史以則天

唐書二百 沈傳師

三

事立本紀奏議非之曰史氏之作本乎懲勸以正君臣
以維家邦前端千古後法萬代使其生不敢差死不安
懼緯人倫而經世道為白王準的不止屬辭比事以日
繫月而已故善惡之道在乎勸誠勸誠之柄在乎褒貶
是以春秋之義尊卑輕重升降幾微髣髴雖一字二字
必有微旨存焉況鴻名大統其可以貸乎伏以則天皇
后初以聰明睿哲內輔時政厥功茂矣及宏道之際孝
和以長君嗣位而太后以專制臨朝俄又廢帝或幽或
徙既而握圖稱籙移運革名牝司鷓啄之蹤難乎備述
其後五王建策皇運復興議名之際得無降損必將義

以親隱禮從國諱苟不及損當如其常安可橫絕彙典
超居帝籍昔仲尼有言必也正名故夏殷二代為帝者
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吳楚越之君為王者百
餘年而春秋書之為子蓋高下自乎彼而是非稽乎我
過者抑之不及者援之不為弱減不為僭奪握中持平
不振不傾使其求不可得而蓋不可掩斯古君子所以
慎其名也夫則天體自坤順位居乾極以柔乘剛天紀
倒張進以強有退非德讓今史臣追書當稱之太后不
宜曰上孝和雖迫母后之命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
吾君也史臣追書宜稱曰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

唐書二百 沈傳師

三

景龍已前天命未集徒稟后制假臨大寶於倫非次於
義無名史臣書之宜曰相王未宜曰帝若以得失既往
遂而不舉則是非褒貶安所辨正載筆執簡謂之何哉
則天廢國家麻數用周正湖廢國家太廟立周七廟鼎
命革矣徽號易矣旂裳服色既已殊矣今安得以周氏
年麻而列為唐書帝紀徵諸禮經是謂亂名且孝和繼
天踐祚在太后之前而敘年製紀居太后之下方之躋
僖是謂不智詳今考古竝未為可或曰班馬良史也編
述漢事立高后以續帝載豈有非之者乎答曰昔高后
稱制因其曠嗣獨有分王諸呂負於漢約無遷鼎革命

之甚況其時孝惠已歿孝文在下宮中二子非劉氏種不紀呂后將紀誰焉雖云其然議者猶爲不可況遷鼎革命者乎或曰若天后不紀帝緒闕矣則二十二年行事何所繫乎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季年復舊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何所拘閔裂爲二紀昔魯昭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且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天后紀合孝和紀每於歲首必書孝和所在以統之書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云云則紀稱孝和而事迹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禮不違常名禮兩得人無間矣其

唐書百九傳師

三

姓氏名諱入宮之由歷位之資才藝智畧年辰崩葬別纂錄入皇后傳列於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后云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德宗初卽位銳於求理建中二年夏敕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員以見官前任及同正試攝九品已上擇文學理道精鈐法度之深者爲之各準品秩給俸錢廩餼幹力什器館宇之設以公錢爲之本收息以贍用物論以爲兩省皆名侍臣足備顧問無勞別置冗員既濟上疏論之曰臣伏以陛下今日之理患在官煩不患員少患在不問不患無人且中書門下兩省常侍諫議補闕拾遺總四

十員及常參待制之官日有兩人皆備顧問亦不少矣中有二十一員尙闕人未充他司闕職累倍其數陛下若謂見官非才不足與議則當選求能者以代其人若欲務廣聰明畢收淹滯則當擇其可者先補闕員則朝無曠官奉不徒費且夫制錢息利是有司權宜非陛下經理之法今官三十員皆給奉錢幹力及厨廩什器建造廳宇約計一月不減百萬以他司息例準之當以錢二千萬爲之本方獲百萬之利若均本配人當復除二百戶或許其入流反覆計之所損滋甚當今關輔大病皆爲百司息錢傷人破產積於府縣實思改革以正本

唐書百九傳師

三

源又臣嘗計天下財賦耗斂之大者唯二事焉最多者兵資次多者官奉其餘雜費十不當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軸猶空方斯輯熙必藉裁減今四方形勢兵罷未得資費之廣蓋非獲已陛下躬行儉約節用愛人豈俾聞官復爲冗食籍舊而置猶可省也若之何加焉陛下必以制出不可改請重難慎擇遷延寢罷其事竟不得行旣而楊炎譴逐旣濟坐貶處州司戶後復入朝位終禮部員外郎傳師擢進士治春秋工書有楷法少爲杜佑所器貞元末舉進士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侍郎權德輿樂挽毅士號權許德輿稱之於孟容孟容曰我故人子曷不過我傳師往見謝曰聞之丈人脫中第則累公舉矣故不敢進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賢諸子不可使子因舊見我遂

擢第德興門生七登制科乙第授太子校書郎鄆縣尉

直史館轉左新書拾遺左補闕並兼史職遷司門員外

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歷司勳兵部郎中遷中書舍

人性恬退無競時翰林未有承旨次當傳師為之固稱

疾宣召不起穆宗欲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

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帝遣中使敦召李德裕素與善開曉諄切終不出乞以本官兼史職

俄兼御史中丞出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寶曆二年入為

尚書右左本紀丞出為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轉宣

州刺史宣歙池觀察使傳師於吏治明吏不敢罔愼重

盡合乃論決常擇郎吏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

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誠倫曰可關事不可多事倫如

是足矣故所入為吏部侍郎大和元年卒年五十九贈

吏部尚書初傳師父既濟撰建中實錄十卷為時所稱

傳師在史館預修憲宗實錄未成廉察湖南監修杜元

張說令狐暉在外官論大國書今特詔齋一分史藁

成於理所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

拒日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實杜牧極

當時選云治家不威嚴閨門自化兄弟子姓屬無親疎

衣服飲食如一問餉姻家有子樞詢皆登進士第

詢字誠之補歷清顯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浙東觀察使除戶部侍郎判度支咸通中新書咸通四年案檢校戶部

尚書潞州長史昭義節度使為政簡易性本恬和奴歸

秦者通詢侍者詢將戮之未果奴結牙將為亂夜攻府

第詢舉家遇害贈兵部尚書左散騎常侍劉潼代

史臣曰前代以史為學者率不偶於時多罹放逐其故

何哉誠以褒貶是非在於手賢愚輕重繫乎言君子道

微俗多忌諱一言切已嫉之如讐所以暉薦坎壈於仕

途沈柳不登於顯貴後之載筆執簡者可以為之痛心

道在必伸物不終否子孫藉其餘祐多至公卿者蓋有

天道存焉

贊曰褒貶以言孔道是模誅亂以筆亦有董狐邦家大

典班馬何辜懲惡勸善史不可無

唐書二百沈傳師

美

唐書卷第二百

唐書卷第二百一

列傳百

德宗順宗諸子

舒王誼

通王誡

虔王諒

肅王詳

文敬太子諲

資王謙

代王誼

昭王誠

欽王諤

珍王誠

邲王經

均王緯

漱王縱

莒王紆

密王綱

郇王綜

邵王約

宋王結

集王綰

冀王絳

和王綺

衡王絢

欽王績

會王纁

福王緒

珍王繕

撫王紘

岳王緄

袁王紳

桂王綸

翼王綽

靳王緝

德宗皇帝一十一子昭德皇后王民生順宗皇帝舒王誼昭靖太子之子文敬太子順宗之子諸妃生通王已

下八王本錄不載母氏

舒王誼本名謨代宗第三子昭靖太子邈之子也以其最幼德宗憐之命之為子大厯十四年六月封舒王拜開府儀同三司與通王虔王同日封仍詔所司其開府俸料逐月進內尋以軍興罷支建中元年領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大使以涇州刺史孟暉為節度留後以誼愛弟之子諸王之長軍國大事欲其更踐必委試之明年尚父郭子儀病篤上御紫宸命誼持制書省之誼冠遠遊冠絳紗袍乘象輅駕駟馬飛龍騎士三百人隨之國府之官皆袴褶騎而導前鹵簿備引而不樂在退

唐書百 德宗諸王 二

密故也及門郭氏子弟迎拜於外王不答拜子儀卧不能興以手叩頭謝恩而已王解冠珮以常服傳詔勞問之三年蔡帥李希烈叛詔哥舒曜討之八月希烈自帥眾三萬圍哥舒曜於襄城又詔河南都統李勉援之勉捨襄城令大將唐漢臣等選勁兵徑襲許州以解圍漢臣未至許上遣中使追之責以違詔亟旋師為賊所乘漢臣之眾大敗勉恐東都危急乃分兵數千赴洛又為賊所隔賊眾急攻汴滑勉走宋州朝廷大聳乃詔誼為揚州大都督持節荆襄江西沔鄂等道節度兼諸軍行營兵馬元帥改名誼又以哥舒曜聲近士卒竊議改封

普王令統攝諸軍進攻希烈仍以兵部侍郎蕭復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元帥府統軍長史舊例有行軍長史以復父名衡特更之又以新除潭州觀察使孔巢父為右庶子兼御史大夫充行軍左司馬以山南東道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樊澤為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行軍右司馬刑部員外郎劉從一為吏部郎中兼中丞侍御史韋儻為工部郎中兼中丞並充元帥府判官兵部員外郎高參為本司郎中充元帥府掌書記以右金吾大將軍渾瑊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為中軍虞候江西節度使嗣曹王臯為前軍兵

唐書百 德宗諸王

三

馬使鄂岳團練使李兼為之副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為中軍兵馬使荆南節度使張伯儀充後軍兵馬使以左神武軍使王价檢校太子賓客左衛將軍高承謙檢校太子詹事前司農少卿郭曙檢校左庶子前祕書省著作郎常愿為祕書少監並充元帥府押衙制下未行涇原兵亂而止德宗初聞兵士出怨言不得賞設乃令誼與翰林學士姜公輔傳詔安撫許以厚賞行及內門兵已陣於闕前誼狼狽而還遂奉德宗出幸奉天賊之攻城誼晝夜傳詔慰勞諸軍僅不解帶者月餘從車駕還宮復封舒王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如故永貞

元年十月薨廢朝三日

通王諶德宗第三子也大厯十四年封制授開府儀同三司貞元九年十月領宣武軍節度大使汴宋等州觀察支度營田等使以宣武都知兵馬使李萬榮為留後王不出閣十一年河東帥李自良卒以諶為河東節度大使以行軍司馬李說知府事充留後亦不出閣虔王諒德宗第四子大厯十四年封授開府儀同三司貞元二年領蔡州節度大使申光蔡觀察等使以大將吳少誠為留後十年領朔方靈鹽節度大使靈州大都督以朔方行軍司馬李樂為靈府左司馬知府事朔方

唐書百 德宗諸王

四

留後十一年九月橫海大將程懷信逐其帥懷直十月以諒領橫海節度大使滄景觀察等使以都知兵馬使程懷信為留後王不出閣十六年徐帥張建封卒徐軍亂又以諒領徐州節度大使徐泗濠觀察處置等使以建封子愔為留後

肅王詳德宗第五子大厯十四年六月封建中三年十月薨時年四歲廢朝三日贈揚州大都督性聰惠上尤憐之追念無已不令起墳墓詔如西域法議層甄造塔禮儀使判官司門郎中李崧上言曰墳墓之義經典有常自古至今無聞異制層甄起塔始於天竺一名曰浮圖

行之中華竊恐非禮況肅王天屬名位尊崇喪葬之儀存乎簡冊舉而不法垂訓非輕伏請準令造墳庶遵典禮詔從之

文敬太子諫順宗之子德宗愛之命爲子貞元四年封邕王授開府儀同三司七年定州張孝忠卒以諫領義武軍節度大使易定觀察等使以定州刺史張茂昭爲留後十年六月潞帥李抱真卒又以諫領昭義節度大使澤潞邢洛磁觀察等使以潞將王虔休爲潞府司馬知留後十五年十月薨時年十八廢朝三日贈文敬太子所司備禮冊命其年十二月葬於昭應有陵無號發

唐書百一 德宗諸王 五

引之日百官送於通化門外列位哭送是日風雪寒甚近歲未有詔置陵署令丞

資王謙德宗第七子大厯十四年封

代王諲德宗第八子本封縉雲郡王早薨建中二年追封

昭王誠德宗第九子貞元二十一年封

欽王諤德宗第十子順宗卽位詔曰王者之制子弟畢封所以固藩輔而重社稷古今之通義也第十弟諤等寬簡忠厚生知孝敬行皆由禮志不違仁樂善本於性情好賢宗於師傅續修六藝達人倫風化之源博習羣

言知惠和睦友之道温恭朝夕允茂厥猷克有嘉聞宜封土字諤可封欽王第十一弟可封珍王

珍王誠德宗第十一子與欽王同制封大和六年德宗仁

孝動循法度雖子弟姊妹之親無所假借建中初詔親王子弟帶開府朝秩者出就本班又以公主郡縣主出降與舅姑抗禮詔曰冠婚之義人倫大經昔唐堯降嬪帝乙歸妹迨於漢氏同姓主之爰自近古禮教陵夷公郡法度僭差殊制姻族闕齒序之義舅姑有拜下之禮自家刑國多愧古人今縣主有行將俟嘉命俾親執棗栗以見舅姑敬遵宗婦之儀降就家人之禮事資變革

唐書百一 德宗諸王 六

以抑浮華其令禮儀使與禮官博士約古今舊儀及開元禮詳定公主郡縣主出降覲見之文儀以開初開元中置禮會院於崇仁里自兵興已來廢而不修故公郡縣主不時降嫁殆三十年至有華髮而猶卯者雖居內館而不獲覲見十六年矣凡皇族子弟皆散奔無位或流落他縣湮沈不齒錄無異匹庶及德宗卽位叙用枝屬以時婚嫁公族老幼莫不悲感初卽位將謁太廟始與公郡縣主相見於大次中尊者展其敬幼者申其愛獻歎哭泣之聲聞於朝公卿陪列者爲之悽然每將有大禮必與諸父昆弟同其齋次及岳陽信寧宜芳永順

朗陵陽安襄城德清南華元城新鄉等十一縣主同日
出降敕所司大小之物必周其用至於櫛纚笄總皆經
於心各給錢三百萬使中官主之以買田業不得侈用
其衣服之飾使內司計造不在此數是時所司度人用
一籠花計錢七十萬帝曰籠花首飾婦禮不可闕然用
費太廣卽無謂也宜損之又損之及三萬而止帝謂主
等曰吾非有愛但不欲無益之費耳各以餘錢六十萬
賜之以備他用舊例皇姬下嫁舅姑返拜而婦不答及
是制下禮官定制曰既成婚於禮會院明晨舅坐於堂
東階西向姑南向婦執笄盛以棗栗升自西階再拜跪

唐書百一 德宗諸王 七

奠於舅席前退降受笄盛以殿脩升北面再拜跪奠於
姑席前降東面拜壻之伯叔兄弟姊妹已而謝恩於光
順門壻之親族亦隨之然後會燕於十六宅是日縣主
皆如其制初贈司徒沈易良之妻崔氏卽太后之季父
母也帝每見之方屣而鞞召王韋二美人出拜敕崔氏
坐受勿答故戚屬之間罔不憚其敬不肅而遵禮法焉
順宗二十三子莊憲皇后王氏生憲宗皇帝王昭儀
張昭訓生郊王經趙昭儀生宋王結王昭儀生郇王綜
王約岳王昭訓生衡王絢餘十八王本錄不載母氏
郊王經本名渙順宗次子貞元四年始封建康郡王貞元二

十一年進封大和八年薨

均王緯本名沔順宗第三子貞元四年始封洋川郡王貞元

二十一年進封開成二年薨

淑王縱本名洵順宗第四子貞元四年初授殿中監封臨淮

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開成元年薨

莒王紆本名浼順宗第五子貞元四年初授祕書監封宏農

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大和八年薨

密王綱本名泳順宗第六子貞元四年始封漢東郡王貞元

二十一年進封元和二年九月薨

郇王綜新書作總本名湜順宗第七子貞元四年初授少府監封

唐書百一 順宗諸王 八

晉陵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元和三年四月薨

邵王約本名淑順宗第八子貞元四年初授國子祭酒封高

平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元和元年薨

宋王結本名滋順宗第九子貞元四年始封雲安郡王貞元

二十一年進封長慶二年薨

集王緇初名淮貞元四年貞元二十一年封長慶二年

薨

冀王綽本名淮新書作涪順宗第十子貞元四年初授太常卿封

宣城新書德陽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大和九年薨

和王綺本名涓新書作泥順宗第十一子貞元四年始封德陽新書

河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大和七年薨

衡王絢順宗第十二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寶曆二年薨

欽王績順宗第十三子貞元二十一年封

會王纁順宗第十四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元和五年十

一月薨

福王綰本名浥新書無順宗第十五子母莊憲王皇后憲

宗同出初授光祿卿封河東郡王新書無貞元二十一年

進封咸通元年特冊拜司空明年薨

珍王繕本名況順宗第十六子貞元四年初授衛尉卿封洛

交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

唐書二百一 順宗諸王

九

撫王紘順宗第十七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咸通四年特

冊拜司空五年冊司徒乾符三年冊太尉其年薨

岳王緄順宗第十八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大和二年薨

袁王紳順宗第十九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大中十四年

薨當作咸通元年

桂王綸順宗第二十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元和九年薨

翼王綽本紀作緄順宗第二十一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咸通

二年新書八年皆無

蘄王緝順宗第二十二子咸通八年封封字誤當是薨

本紀皆無封年新書傳云王六年咸通八年薨則是封於咸通三年矣不應順宗子閱七朝而始封也未詳

史臣曰夫聖人君臨寓縣肇啟邦基莫不受命上元膺

名帝錄自太昊已降五運相推迄於殷湯厥數繇承但

設均平之化未聞封建之名洎乎周漢始以子弟建侯

樹屏以作維城及王室浸微遂有莽卓之亂唐室自艱

難已後兩河兵革屢興諸王雖封竟不出閭夫帝王居

寰宇之尊撫億兆之衆但能平一理道夙夜嚴恭任賢

使能設官分職自然四海樂推天命所祐縱無封建亦

鴻基永固安俟嬰孺鎮重哉

贊曰孝文秉禮道宏藩邸睦族展親儀刑戚里自閭臨

藩所謂周爰無如惡鳥終懷籠樊

唐書二百一 順宗諸王

十

唐書卷第二百一

唐書卷第二百二

列傳二百二

高崇文 子承簡

伊慎

朱忠亮

劉昌裔

范希朝

王鏐 子稷

閻巨源

孟元陽

趙昌

徐申 從新書增

高崇文

字崇文

其先渤海人

從幽州七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間

崇文生

幽州朴厚寡言少從平盧軍貞元中隨韓全義鎮長武

城治軍有聲累官金吾將軍五年夏吐蕃三萬寇寧州崇文率

甲士三千救之戰於佛堂原大破之死者過半封渤海郡王

唐書卷二百二 高崇文

十一

韓全義入覲崇文掌行營節度留務遷兼御史中丞十

四年為長武城使積粟練兵軍聲大振永貞元年冬劉

闢阻兵朝議討伐宰臣杜黃裳以為獨任崇文可以成

功元和元年春拜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左神

策行營節度使兼統左右神策奉天麟遊諸鎮兵以討

闢時宿將專征者甚衆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大驚崇

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長武卯

時寅命而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者軍至興元軍中

有折逆旅之匕箸斬之以徇西從闢中人遂却劍門之

師解梓潼之圍賊將邢泚遁歸屯軍梓州因拜崇文為

東川節度使先是劉闢攻陷東川擒節度使李康及崇

文克梓州乃歸康求雪已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遂斬

之成都北一百五十里有鹿頭山扼兩川之要闢築城

以守又連八柵張犄角之勢以拒王師是日破賊二萬

於鹿頭城下大雨如注不克登乃止明日又破于萬勝

堆堆在鹿頭之東使驍將高霞寓親鼓士攀援而上矢

石如雨又命敢死士連登奪其堆燒其柵柵中之賊殲

焉遂據堆下瞰鹿頭城城中人物可數凡八大戰皆大

捷賊搖心矣八月阿跌光顏與崇文約到行營愆一日

懼誅乃深入以自贖故軍於鹿頭西大河之口以斷賊

唐書卷二百二 高崇文

十二

糧道賊大駭是日賊綿江柵將李文悅以三千人歸順

尋而鹿頭將仇良輔舉城降者衆二萬闢之男方叔子

婿蘇強先監良輔軍是日械繫送京師降卒投戈而縛

者彌十數里遂長驅而直指成都德陽等縣城皆鎮以

重兵莫不望旗率服師無留行闢大懼以親兵及逆黨

盧文若齎重寶西走吐蕃吐蕃素受其賂且將啟之崇

文遣高霞寓酈定進倍道追之至羊灌田及焉闢自投

岷江擒於湧湍之中西蜀平乃檻闢送京師伏法文若

赴水死王師入成都介士屯於大遠軍令嚴肅珍寶山

積市井不移無秋毫之犯先是賊將邢泚以兵二萬為

鹿頭之援既降又貳斬之以徇衣冠陷逆者皆匍匐衙門請命崇文條奏全活之制授崇文檢校司空兼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管内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等使改封南平郡王食實封三百戶詔刻石紀功於鹿頭山下崇文不通文字厭大府案牘諱稟之繁且以優富之地無所陳力乞居塞上以扞邊戎懇疏累上二年冬制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州刺史邠寧慶三州節度觀察等使仍充京西都統恃其功而侈心大作帑藏之富百工之巧舉而自隨蜀都一盤以不習朝儀憚於入覲優詔令便道之鎮

唐書高崇文

三

居三年大脩戎備元和四年卒年六十四廢朝三日贈

司徒諡曰威武會昌六年配享憲宗廟庭

子承簡少為忠武軍部將後入神策軍以父征劉闢拜

嘉王傅裴度征淮蔡奏承簡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為其

軍都押衙淮西平詔以郟城上蔡遂平西平四縣為潞

州治郟城用承簡為刺史始開屯田列防庸瀕潞綿地

先是賊築武宮以夸戰勞承簡夷其邱宅家財以葬葺

儒宮備粗豆歲時行禮野有收實民得以食將吏立石

頌尋轉邠州刺史值觀察使責時賦急承簡代數百

戶出其租遷宋州刺史屬汴州逐其帥以部將李弁

行帥事弁遣其將責宋官私財物承簡執而囚之自

是汴使來者輒繫之一日并出斬於軍門之外威震郡

中及弁兵大至宋州凡三城已陷南一城承簡保北兩

城以拒凡十餘戰會徐州救兵至弁為汴將李質執之

傳送京師兵圍宋者即遁去授承簡檢校左散騎常侍

充海沂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俄遷檢校工部尚書

義成軍節度鄭滑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就加檢校尚

書右新書僕射入拜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右街使復出

為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先是羌虜多以秋

月犯西邊承簡請軍寧州以備之因疾上言乞入覲即

隨表詣闕大和元年八月行至永壽縣傳舍卒贈司空

唐書高崇文

四

諡曰崇文孫駢歷位崇顯終淮南節度使自有傳

伊慎字寡兗州人通春秋戰國策善騎射始為果毅喪

母將營合耐不識其父之墓晝夜號哭未浹日夢寐有

指導焉遂發壟果得舊記驗大厯八年江西節度使路

嗣恭討嶺南哥舒晃之亂以慎為先鋒直逼賊壘疾戰

破之斬首三千級由是復始興之地戰把江口水湍駛

風縱火賊焚未幾與諸將追斬晃於泔溪函首獻於闕

下嗣恭表慎功授連州長史知當州團練副使三遷江

州別駕討梁崇義之歲慎以江西牙將統李希烈希烈

南兵馬使不受獨率所部摧鋒陷敵功又居多江漢既

平希烈愛慎之材數遺善馬意欲縻之慎以計遁歸命本道明年希烈果反嗣曹王臯始至鍾陵大集將吏得慎而壯之大集兵將繕理舟師希烈懼慎為曹王所任遣慎七屬之甲詐為慎書行間焉上遣中使卽軍以詰新斬之曹王乃抗疏論雪上章未報會賊兵沂江來寇曹王乃召慎勉之令戰大破三千餘眾朝廷始信其不貳累破蔡山柵取蘄州降其將李良又攻黃梅縣殺賊將韓霜露斬首千餘級優詔褒異授試太子詹事封南充郡王又兼御史中丞蘄州刺史充節度都知兵馬使建中末車駕在梁洋鹽鐵使包佶以金幣沂江將進獻次

唐書一百一伊慎

五

於蘄口時賊已屠汴州遣驍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來寇黃梅以絕江道慎兵七千遇於永安戍慎列樹三柵相去數里偃旗卧鼓於中柵聲鼓三柵悉兵以擊賊軍大亂少誠脫身以免斬級不可勝數斬別將許少華封其尸為京冢漕無留江路遂通又破苟莽柵進兵圍安州賊阻湏水攻之不能下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騎八千來援慎分兵迎擊戰於應山擒戒虛縛示城下遂開門請罪以功拜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仍賜實封一百戶希烈又遣將援隋州慎擊之於厲鄉走康叔夜斬首五千級希烈死李惠登為賊守隋州慎飛書招諭惠登遂以城降因密奏

惠登可用詔授隋州刺史貞元十五年以慎為安黃等州節度管內支度營田觀察等使十六年吳少誠阻命詔以本道步騎五千兼統荆南江西三道兵當其一面遇賊於三州於申州城南前後破賊數千以例加檢校刑部尚書二十一年於安黃置奉義軍額以為奉義軍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憲宗卽位以兵付其子入真拜右僕射元和二年轉檢校左僕射兼右金吾衛大將軍以錢三萬賂第五從直求鎮河中為從直所奏帝沒其半賊貶右衛將軍數月復為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右衛上將軍元和六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保諡曰壯繆乾符中盜發其墓賜絹二百倍

唐書一百一伊慎

六

朱忠亮字仁輔本名士明汴州浚儀人舉明經初事薛嵩為將大厯中詔鎮普潤縣掌屯田以功擢太朱泚之亂以麾下四十騎奔奉天德宗嘉之封東陽郡王為奉天定難功臣及大駕南幸為虜騎所獲繫於長安賊平李晟釋之薦於渾瑊署定平鎮都虞候鎮使李朝宗卒遂代之憲宗卽位加御史大夫涇州將楊琦謀拒詔為亂方集諸校計事屋壞琦歷死於戰者三千人歲收乾沒十萬緡吏白名卒不任戰者可罷答曰古於老馬築臨涇城有勞改封不棄泥戰七平聞者莫不感奮案此句特加檢校工部尚書涇原四鎮節度使仍賜名當在築

臨涇城 涇土舊俗多賣子忠亮以奉錢贖而還其親者

約二百人元和八年卒贈右僕射諡曰

劉昌裔字光太原陽曲人幼重遲不好戲常若有所

遊三蜀楊琳之亂昌裔說其歸順及琳授瀘州刺史以

昌裔為從事琳死乃去客河曲環將幽隴兵收濮州辟

為判官為環檄李納劉曉大義詔授監察御史環領陳

從府環上其彙德宗異之累加至檢校兵部尚書賜紫兼中丞充營田副使

貞元十五年環鎮許州卒詔上官況知節度留後吳少

誠攻許州況領事欲弃城走昌裔追止之曰留後既受

詔宜以死守城況城中士馬足以破賊但堅壁不戰不

唐書三十一 劉昌裔

七

過五七日賊勢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况然之賊日夕

攻急堞壞不得脩昌裔令造戰棚木柵以待募壯士破

營得突將千人鑿城分出大破之因立戰棚木柵於城

上城以故不陷兵馬使安國寧與况不善謀反以城降

賊事洩昌裔密計斬之即召其麾下千餘人食之賞練

二匹伏兵諸要巷令持練者悉斬之無一人得脫十六

年以全陳許功以况為節度使昌裔為陳州刺史韓全

義之敗激水也與諸道兵皆走保陳州求舍昌裔登城

謂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來陳州義不敢納請舍城外

而從千騎新書十入全義營持牛酒勞軍全義不自意

驚喜歎服十八年改充陳許行軍司馬明年况卒軍中

詔昌裔檢校工部尚書為許州刺史充陳許節度使再加檢

校右僕射命境上吏不得犯蔡人少誠吏有來犯者捕

掠者封彭得縛送使自治之少誠懲其軍亦禁境上暴

成郡公 元和八年五月許州大水壞廬舍漂溺居人

六月徵昌裔加檢校左僕射兼左龍武統軍京師初昌

裔以老疾而軍府無政因其水敗軍府上乃促令韓臯

代之始憲宗惡昌裔自立欲召之而重生變宰相李吉甫

昌裔赴召至長樂驛聞有是命乃上言風眩請歸私第

許之其年卒贈潞州大都督諡曰

唐書三十一 范希朝

八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建中年為邠寧虞侯戎政

脩舉事節度使韓遊瓌及德宗幸奉天希朝戰守有功

累加兼中丞為寧州刺史遊瓌入覲自奉天歸邠州以

希朝素整肅有聲畏其逼已求其過將殺之希朝懼奔

鳳翔德宗聞之趣召至京師實於左神策軍中遊瓌歿

邠州諸將列名上請希朝為節度德宗許之貞元四年

無狀使代之案韓以遊瓌政遊瓌傳常從新書希朝讓於張獻甫曰臣始偪而來終

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反側也詔嘉之以獻甫統邠

寧軍中憚獻甫嚴以兵脅監軍使請於帝必得希朝數

日除希朝振武節度使就加檢校禮部尚書振武有党

項室韋交居川阜陵犯為盜日入懸作謂之刮城門居

人懼駭鮮有寧日希朝周知要害置堡柵斥候嚴密人遂獲安異蕃雖鼠竊狗盜必殺無赦戎虜甚憚之曰有張光晟苦我久矣今聞是乃更姓名而來其見畏如此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效奇駝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為橫單于城中舊少樹希朝於他處市柳子命軍人種之俄遂成林居人賴之貞元末累表請脩朝覲時節將不以他故自述職者惟希朝一人德宗大悅既至拜檢校右僕射兼右金吾大將軍順宗時王叔文黨用事將授韓泰以兵柄利希朝老疾易制乃命為右神策京西諸

唐書百一 范希朝

九

城鎮行營節度使鎮奉天而以泰為副欲因代之叔文敗而罷憲宗即位復以檢校左僕射為右金吾出拜檢校司空充朔方靈鹽節度使突厥別部有沙陀者北方推其勇勁希朝誘致之自甘州舉族來歸眾且萬人其後以之討賊所至有功遷河東節度使率師討鎮州無功敗之木刀滿然老既毫且疾事不理除左龍武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仕元和九年卒贈太子太師諡忠武改希朝近代號為名將人多比之趙充國及張茂昭擊王承宗幾覆希朝玩寇不前物議罪之王鏐字昆吾自言太原人本湖南團練營將初楊炎貶

道州司馬鏐候炎於路炎與言異之後嗣曹王皐為團練使擢任鏐頗便之使招邵州武岡叛將王國良有功表為邵州刺史及皐改江西節度使李希烈南侵皐請鏐以勁兵三千鎮潯陽後皐自以全軍臨九江既襲得蕪州盡以眾渡乃表鏐為江州刺史兼中丞充都虞候因以鏐從小習事善探得軍府情狀至於言語動靜巨細畢以白皐皐亦推心委之雖家讎妻女之會鏐或在焉鏐感皐之知事無所避後皐攻安州使伊慎盛兵圍之賊懼皐使至城中以約降皐使鏐懸而入既成約殺不從者以出明日城開皐以其眾入伊慎以賊恟懼

唐書百一 王鏐

十

由其圍也不下鏐稱疾避之及皐為荆南節度使表鏐為江陵少尹兼中丞欲列於賓位馬彛裴泰鄙鏐請去乃復以為都虞候明年從皐至京師皐稱鏐於德宗曰鏐雖文用小不足他皆可以試驗遂拜鴻臚少卿天寶末西域朝貢酋長及安西北庭校吏歲集京師者數千人隴右既陷不得歸皆仰稟鴻臚禮賓月四萬緡凡四十年名田養子孫如編民至是鏐悉籍名王以下無慮四千人畜馬二千奏皆停給宰相李泌盡以隸左右神策軍以酋長署牙將尋除容管經畧使凡八年案紀止六年谿洞安之遷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廣人與夷人雜處地征薄而叢求於州市鏐能計居人之業而權其利所得與兩稅相埒鏐以兩稅錢上供時進

及供奉外餘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諸國舶至則盡沒其
利由是鏐家財富於公藏日發十餘艇重以犀象珠貝
稱商貨而出諸境周以歲時循環不絕凡八年案本紀
止七年
京師權門多富鏐之財拜刑部尚書時淮南節度使杜
佑屢請代乃以鏐檢校兵部尚書充淮南副節度使鏐
始見佑以趨拜悅佑退坐司馬廳事數日召杜佑以鏐
代之鏐明習簿領善小數以持下吏或有姦鏐畢究之
嘗聽理有遺匿名書於前者左右取以授鏐鏐內之鞞
中鞞中先有他書以雜之及吏退鏐採取他書焚之八
信其以所匿名者焚也既歸省所告者異日乃以他微

唐書百一 王鏐

十一

事逮其所告者固窮按驗之以譎眾下吏以為神明鏐
長於部領程作有法軍州所用竹木其餘碎屑無所弃
皆復為用掾曹簾壞吏以新簾易之鏐察知以故者付
船坊以替箬其他率如此每有享宴輒錄其餘以備後
用或云賣之收利皆自歸故鏐錢流行天下在鎮四年
累至司空元和二年來朝真拜左僕射未幾除檢校司
徒河中節度使居三年兼太子太傅移鎮太原河東自范
希朝討鎮
無功兵才三萬騎六百府庫殘耗鏐能補完費未幾
兵至五萬騎五千財帛豐餘會回鶻并麾尼師入朝鏐
欲示威武傾駭之乃悉軍迎迓列五十里旗幟光鮮戈
鎧犀密回鶻恐不敢仰視鏐偃然坐受其禮帝聞而嘉
之時方討鎮州鏐緝綏訓練軍府稱理鏐受符節居方

面凡二十餘年九年檢校
司空加同平章事鏐自見居財多
且懼誘納錢二
千萬李絳奏言鏐雖有勞然僉望不屬恐天下議以為
宰相可市而取帝曰鏐當太原殘破後成雄富之治官
爵所以待功功之不圖何以勸王播十年卒年七十
所獻數萬萬亦可以平章政事乎不聽
六贈太尉諡曰鏐將卒約束後事甚明如知其死日鏐
附太原王翊為從子以婚閱自炫翊子弟多附鏐以致
名宦又嘗讀春秋左氏傳自稱儒者人皆笑之

子稷歷官鴻臚少卿鏐在藩鎮稷嘗留京師以家財奉
權要視官高下以進賂不待白其父而行之廣治第宅
嘗奏請籍坊以益之作複垣洞穴實金錢於其中貴官
清品溺其賞宴而遊不憚清議及父卒為奴所告稷換

唐書百一 王鏐

十二

鏐遺表隱沒所進錢物上令鞠其奴於內仗又發中使
就東都驗責其家財宰臣裴度苦諫於是罷其使而殺
奴稷長慶二年為德州刺史廣齎金寶僕妾以行節度
使李全畧利其貨而圖之故致本州軍亂殺稷其室女
為全畧所虜以妓媵處之稷子叔泰開成四年滄州節
度使劉約上言王稷為李全畧所殺家無遺類稷男叔
泰時年五歲郡人宋忠獻匿之獲免乃收養之今已成
長臣獎其義忠獻已補職叔泰津送以聞文宗詔曰王
鏐累朝宣力王稷一旦捐軀須錄孤遺微申憫念王叔
泰委吏部與九品官令奉祭

閻巨源貞元十九年以勝州刺史攝振武行軍司馬屬
希朝入覲遂代為節度以材力進無他智能初不知書
而好文其言輒乖誤時人多撫其談說以為戲然以寬
厚為將卒所懷後為邠寧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元和九
年本紀卒

孟元陽起於陳許軍中理戎整肅勤事善部署曲環之
為節度元陽已為大將環使董作西華屯元陽盛夏芒
屨立稻田中須役者退而後就舍故其田歲無不稔軍
中足食環卒吳少誠寇許州元陽城守外無救兵攻圍
甚急而終不能傳其城賊乃罷兵韓全義五樓之敗諸

唐書百一 閻巨源 孟元陽 三

軍多私歸元陽及神策都將蘇元策宣州都將王幹各
率部留軍潞水破賊二千餘人詔拜陳州刺史兵罷加御史大
夫元和初拜河陽節度使檢校文尚書五年盧從拜校
右僕射昭義節度使入為右羽林統軍封趙國公俄拜
左新書金吾大將軍復除統軍元和九年卒贈揚州大
都督

趙昌字洪祚天水人祖不器父居貞皆有名於時李承
昭為昭義節度辟昌在幕府貞元七年為虔州刺史屬
安南都護為夷獠所逐安南酋獠杜英翰反拜安南都
護夷人率化十八年因屋壞傷脛懇疏乞還以檢校兵

部郎中裴泰代之入拜國子祭酒及泰為首領所逐德
宗詔昌問狀昌時年七十二而精健如少年者德宗奇
之復命為都護南人相賀憲宗即位加檢校工部尚書
尋轉戶部尚書充嶺南節度使元和三年遷鎮荆南徵
為太子賓客及得見拜工部尚書兼大理卿歲餘讓卿
守本官六年除華州刺史辭於麟德殿時年八十餘趨
拜輕捷召對詳明上退而歎異宣宰臣密訪其頤養之
道以奏焉在郡三年入為太子少保九年卒年八十五
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成

唐書百一 趙昌 徐申 四

阜討李希烈檄申以長史行刺史事任職辦阜表其能
遷韶州刺史韶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縣為治署而令
丞雜處民間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犁墾發以所
收半畀之田久不治故肥美歲入凡三萬斛諸工計所
庸受粟有差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閭如初創驛候作大
市器用皆具州民詣觀察使以其有功於人請為生祠
申固讓觀察使以狀聞遷合州刺史始來韶戶止七千
比六年倍而半之會初置景州授刺史賜錢五十萬加
節度副使遷邕管經畧使黃洞納質供賦不敢桀踰年
進嶺南節度使前使死吏盜印署府職百餘員畏事泄

謀作亂申覺殺之註誤一不問遠俗以攻劫相矜申禁切無復犯外蕃歲以珠璣瑁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常貢外未常賸索商賈饒盈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循馬援故道由夔蠻抵蜀擣闢不備詔可加檢校禮部尚書封東海郡公詔未至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諡曰平

史臣曰高崇文以律貞師勤於軍政戎麾指蜀遠立奇功可謂近朝之良將也伊慎朱忠亮劉昌裔范希朝閻巨源孟元陽趙昌等各立功立事亦一時之名臣王鏐明可照姦忠能奉正此乃垂名於後也至若竹頭木屑曾無弃遺作事有程儉而足用則又士君子之為也如

唐書百一 徐申

五

賤收貴出務積珠玉唯利是求多財為累則與夫清白遺子孫者遠矣凡百在位得不鑑之

贊曰崇文之功顯於西蜀伊慎之忠見乎南服朱劉范閻各有其日元陽趙昌不無遺躅惟彼太原戰勲可錄累在多財子孫不祿

唐書卷第二百一

唐書卷第二百一

列傳百一

馬璘

郝廷玉

王栖曜 子茂元

劉昌 子士經

李景畧

張萬福

高固

郝玘

段佑

史敬奉 野詩良輔

馬璘扶風人也祖正會右威衛將軍父晟右司禦率府兵曹參軍璘少孤落拓不事生業年二十餘讀馬援傳至大丈夫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歎曰豈使吾祖勳業墜於地乎開元末杖劍從戎自效於安西

唐書百一 馬璘

一

以前後奇功累遷至左金吾衛將軍同正至德初王室多難璘統甲士三千自北庭赴於鳳翔肅宗奇之委以

東討 初戰渭南以百騎破賊五千衆殄寇陝郊破賊河陽皆立殊效嘗

從李光弼攻賊洛陽史朝義自領精卒拒王師於北邙

營壘如山旌甲耀日諸將愕眙不敢動璘獨率所部

橫戈而出入賊陣者數四賊因披靡潰去副元帥李光

弼壯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有雄捷如馬

將軍者遷試太常卿明年蕃賊寇邊詔璘赴援河西廣

德初僕固懷恩不順誘吐蕃入寇代宗避狄陝州璘即

日自河右轉鬪戎虜間至於鳳翔時蕃軍雲合鳳翔節

度使孫志直方閉城自守璘乃持滿外向突入懸門不
解甲背城出戰吐蕃奔潰璘以勁騎追擊俘斬數千計
血流於野由是雄名益振代宗還宮召見慰勞之授兼
御史中丞新書大夫永泰初拜四鎮行營節度兼南道和蕃
使委之禁旅俾清殘寇俄遷四鎮北庭行營節度及邠
寧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旋加檢校工部尚書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為盜遂戮之天大旱里巷為十龍聚巫以禱璘曰旱由政不修即命撤之明日雨是歲大獲以犬戎浸驕歲犯郊境涇州最鄰戎虜乃詔璘
移鎮涇州兼權知鳳翔隴右節度副使涇原節度涇州
刺史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如故復以鄭滑二州隸之

唐書三馬璘

二

大曆八年吐蕃內寇渾瑊戰宜祿不利璘詞氣慷慨以璘設伏潘原與瑊合擊破之俘斬數萬破虜為已任既至涇州分建營堡繕完戰守之具頻破
吐蕃以其生口俘馘來獻前後破吐蕃約三萬餘眾在
涇州令寬而肅人皆樂為之用鎮守凡八年雖無拓境
之功而城堡獲全虜不侵犯加檢校右僕射上甚重之
明年入朝遷檢校左僕射知省事詔宰臣百僚於尚書
省送上進封扶風郡王璘雖生於士族少無學術忠而
能勇武幹絕倫艱難之中頗立忠節中興之猛將也年
五十六大曆十一年卒代宗悼之廢朝贈司徒諡曰璘
久將邊軍屬西蕃寇擾國家倚為屏翰初涇軍乏財帝諷李抱玉讓鄭

穎璘因前後賜與無算積聚家財不知紀極在京師治第舍尤為宏多天寶中貴戚勳家已務奢靡而垣屋猶存制度然衛公李靖家廟已為嬖臣楊氏馬廐矣及安史大亂之後法度隳弛內臣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舍力窮乃止時謂木妖璘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方璘在軍守者覆以油幕他室降等無幾及璘卒於軍子弟護喪歸京師士庶觀其中堂或假稱故吏爭往赴弔者數十百人德宗在東宮宿聞其事及踐祚條舉格令第舍不得踰制仍詔毀璘中堂及內官劉忠翼之第璘家懼悉籍亭館入之官璘之家園盡屬官司自後公卿賜奠多於璘之山池子

唐書三馬璘

三

弟無行家財尋盡

郝廷玉者驍勇善格鬪事太尉李光弼為帳中愛將乾元中史思明再陷洛陽光弼拔東都之師保河陽時三城壁壘不完芻糧不支旬日賊將安太清等率兵數萬四面急攻光弼懼賊勢西犯河潼極力保孟津以特其後晝夜嬰城血戰不解將士夷傷光弼召諸將訊之曰賊黨何面難抗或對曰西北隅最為勅敵乃亟召廷玉謂之曰兇渠攻西北者難奈爾為我決勝而還辭曰廷玉所領步卒也願得騎軍五百光弼以精騎三百授之光弼法令嚴峻是日戰不利而還者不解甲斬之廷玉

奮命先登流矢雨集馬傷不能軍而退光弼登堞見之駭然曰廷玉奔還吾軍敗矣促令左右取廷玉首來廷玉見使者曰馬中毒箭非敗也光弼命易馬而復往騎衝賊陣馳突數四俄而賊黨大敗於河塢廷玉擒賊將徐瑁瑁是賊解中渾之圍信宿退去前後以戰功累授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封安邊郡王從光弼鎮徐州光弼薨代宗用爲神策將軍永泰初僕固懷恩誘吐蕃迴紇入犯京畿分命諸將屯於要害廷玉與馬璘率五千人屯於渭橋西黨底觀軍容使魚朝恩以廷玉善陣欲觀其教閱廷玉乃於營內列部伍鳴鼓角而出

唐書三三 郝廷玉

四

分而爲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歎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之訓練耳治戎若此豈有前敵邪廷玉悽然謝曰此非末校所長臨淮王之遺法也太尉善御軍賞罰當功過每校旗之日軍士小不如令必斬之以徇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有心破膽裂者太尉薨變已來無復校旗之事此不足軍容見賞王縉爲河南副元帥詔以廷玉爲其都知兵馬使累授秦州刺史大厯八年卒追錄舊勳贈工部尚書

王栖曜濮州濮陽人也初遊鄉學天寶末安祿山叛尙

衡起義兵討之以栖曜爲牙將下兗鄆諸縣軍威稍振進爲衙前總管初逆將邢超然據曹州栖曜攻之超然乘城號令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箭殞之城中氣懾遂拔曹州及衡居節制授右威衛將軍先鋒遊奕使隨衡入朝授試金吾衛將軍上元元年王璵爲浙東節度使奏爲馬軍兵馬使廣德中草賊袁晁起亂台州連結郡縣積衆二十萬盡有浙江之地御史中丞袁倓東討奏栖曜與李長爲偏將聯日十餘戰生擒袁晁收復郡邑十六授常州別駕浙西都知兵馬使時江左兵荒詔內常侍馬日新領汴滑軍五千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庭蘭乘

唐書三三 王栖曜

五

人怨訴逐之而劫其衆時栖曜遊近郊爲賊所召進圍蘇州栖曜因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復出擊賊其衆大潰遷試金吾大將軍李靈耀叛於汴州浙西觀察使李涵俾栖曜將兵四千爲河南犄角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累加至御史中丞李希烈既陷汴州乘勝東侵連陷陳留雍邱頓軍寧陵期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混命栖曜將強弩數千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幄希烈驚曰此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東去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旋授鄆坊丹延節度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貞元十九年卒於位

書右僕射諡曰成栖曜性謹厚善騎射始將兵時涉寇境遇遊騎環合乃規百步立表而射每射破的虜相顧懼引
子茂元

茂元幼有勇畧從父征伐知名少好學德宗時上書自薦擢試校書郎改太子

贊善大夫呂元膺留守東都署防禦判官淄青留邸卒謀亂元膺率兵圍之士無敢先者茂元取一人斬之衆乃進賊

遂出奔元和中為右神策將軍大和中檢校工部尚書

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在安南招懷蠻落頗立政能南

中多異貨茂元積聚家財鉅萬計鄭注用事還李訓之

敗中官利其財倚據其事言茂元因王涯鄭注見用茂

元懼整家財以賂兩軍得不誅封濮陽郡侯召為將作監以是授忠武

軍節度陳許觀察使會昌中為河陽節度使是時河北

唐書三王 王 王 王

六

諸軍討劉稹茂元亦以本軍屯天井李德裕以茂元兵寡詔王辛領陳許

合義成兵援之以河陰所貯兵械內庫甲弓賊未平而矢陌刀賜之會病以辛兼河陽行營攻討使

卒贈司徒諡曰威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也出自行間少學騎射及安

祿山反昌始從河南節度張介然授易州遂城府左果

毅及史朝義遣將圍宋州昌在圍中連月不解城中食

盡賊垂將陷之刺史李岑計蹙昌為之謀曰今河陽有

李光弼制勝且江淮足兵此廩中有數千斤麴可以屑

食計援兵不二十日當至東南隅之敵眾以為危昌請

守之昌遂被鎧持盾登城陳逆順以告諭賊賊眾畏服

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光弼聞其

謀召至軍中超授試左金吾衛郎將光弼卒宰臣王縉

令歸宋州為牙門將轉太僕卿兼許州別駕李靈耀據

汴州叛刺史李僧惠將受靈耀牽制昌密遣曾神表潛

說僧惠僧惠召昌問計昌泣陳其逆順僧惠感之乃使

神表齎表詣闕請討靈耀遂翦靈耀左翼汴州平李忠

臣嫉僧惠功遂欲殺昌昌潛遁及劉元佐為刺史乃復

其職又轉太常卿兼華州別駕元佐尋為宋毫穎宣武

軍節度使昌自下軍為左廂兵馬使李納反以師收考

城充行營諸軍馬步都虞侯加檢校太子詹事兼御史

唐書三劉 昌

七

中丞明年元佐圍濮州昌攝濮州刺史李希烈既陷汴

州元佐遣將高翼以精兵五千保援襄邑城陷翼赴水

死自宋及江淮人心震恐時昌以三千人守寧陵希烈

率五萬眾陣於城下昌深塹以遏地道凡四十五日不

解甲胄躬勵士卒大破希烈希烈解圍攻陳州刺史李

公廉計窮昌從劉元佐以浙西兵合三萬人救之至陳

州西五十里與賊遇昌晨壓其陣及未成列大破之生

擒其將翟曜希烈退保蔡州自此不復侵軼詔加檢校

左散騎常侍隨元佐收汴州加檢校工部尚書增實封

通前二百戶丁母憂起復加金吾衛大將軍贈其母梁

國夫人貞元三年元佐朝京師上因以宣武士衆八千
委昌北出五原軍中有前却阻事昌繼斬三百人遂行
尋以本官授京西北行營節度使歲餘授涇州刺史充
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節度支度營田等使昌躬率士
衆力耕三年軍食豐羨名聞闕下復築連雲堡受詔城
平涼以扼彈箏峽口昌命徒庀事旬餘而畢又於平涼
西別築胡谷堡名曰彰信又西築保定并青石嶺凡七城二堡平涼當四
會之衝居北地之要分兵援成遏其要衝遂以保寧邊
鄙加檢校右僕射累封南川郡王昌初至平涼劫盟之所收聚
亡歿將士骸骨坎瘞之因感夢於昌有媿謝之意昌上

唐書三三劉昌

人

聞德宗下詔深自克責遣祕書少監孔述睿及中使以
御饌內造衣服數百襲令昌收其骸骨分爲大將三十
人將士百人各具棺槨衣服葬於淺水原建二塚大將
曰旌義塚將士曰懷忠塚詔翰林學士撰銘志祭文昌
盛陳兵設幕次具牢饌祭之昌及大將皆素服臨之焚
其衣服紙錢別立二石堆題以塚名諸道師徒莫不感
泣十四年歸化軍亂逐大將張國誠詔昌經畧昌人堡誅數百人復使國誠統之昌在西邊僅
十五年強本節用軍儲豐羨及嬰疾約以是日赴京求
醫未發而卒年六十四新書六十五廢朝一日贈司空子士
涇

新書贊曰唐杜牧稱寧陵之圍解劉元佐召昌問曰
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以能守昌泣曰始昌令守陴
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下斬之
士有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流涕元佐亦泣曰國家將
富貴汝史臣謂不然且勒兵乘城與賊抗所賴賞罰
耳今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大焉寧好事
者傳此以益其美非昌志也收以爲張巡許遠陷睢
陽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得暴於世寧牧未之思
邪

士涇德宗朝尙主尙雲安公主拜駙馬都尉官至少列十餘年家富
於財結託中貴交通權倖憲宗朝遷太府新書太僕卿制下
給事中韋宏景等封還制書言士涇不合居九卿辭語
激切憲宗謂宏景曰士涇父有功於國又是戚屬制書
宜下宏景奉詔士涇善胡琴多遊權倖之門以此爲之

唐書三三劉昌

九

助時論鄙之

李景畧幽州良鄉人大父楷固父承悅檀州刺史密雲
軍使景畧以門蔭補幽府功曹大厯末寓居河中闔門
讀書李懷光爲朔方節度招在幕府五原有偏將張光
者挾私殺妻前後不能斷光富於財貨獄吏不能劾景
畧訊其實光竟伏法旣而亭午有女厲被髮血身膝行
前謝而去左右有識光妻者曰光之妻也因授大理司
直遷監察御史及懷光屯軍咸陽反狀始萌景畧時說
懷光請復宮闕迎大駕懷光不從景畧出軍門慟哭曰
誰知此軍一日陷於不義軍士相顧甚義之因退歸私

家尋為靈武節度杜希全辟在幕府轉殿中侍御史兼豐州刺史西受降城使豐州北扼迴紇迴紇使來中國豐乃其通道前為刺史者多懦弱虜使至則敵禮抗坐時迴紇遣梅錄將軍隨中使薛盈珍入朝景畧欲以氣制之郊迎傳言欲先見中使梅錄初未諭景畧既見盈珍乃使謂梅錄曰知可汗初沒欲申弔禮乃登高隴位以待之梅錄俯僂前哭景畧因撫之曰可汗弃代助爾號慕虜之驕容威氣索然盡矣遂以父行呼景畧自此迴紇使至景畧皆拜之於庭由是有威名杜希全忌之上表誣奏貶袁州司馬希全死徵為左羽林將軍對於

唐書三十三 李景畧

十一

延英殿奏對侃侃有大臣風彩時河東李說有疾詔以景畧為太原少尹節度行軍司馬時方鎮節度使少徵入換代者皆死亡乃命焉行軍司馬盡簡自上意受命之日人心以屬景畧居疑帥之地勢已難處迴紇使梅錄將軍入朝說置宴會梅錄爭上下坐說不能遏景畧叱之梅錄前過豐州者也識景畧語音疾趨前拜曰非豐州李端公邪不拜麾下久矣何其瘠也又拜遂命之居次坐將吏賓客顧景畧悉加嚴憚說心不平厚賂中尉竇文場將去景畧使為內應歲餘風言迴紇將南下陰山豐州宜得其人上素知景畧在邊時事上方軫虜

文場在旁言景畧堪為邊任乃以景畧為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迫塞苦寒土地鹵瘠俗貧難處景畧節用約已與士同甘苦將卒安之鑿咸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公私利焉庫儲備器械具政令肅智畧明二歲後軍聲雄冠北邊迴紇畏之天下皆惜其理未盡景畧之能貞元二十年卒於鎮年五十五贈工部尚書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自曾祖至其父皆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父祖業儒皆不達不喜為書生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從王斛斯以別校征遼東有功為將而還李峒伐劉展署為部

唐書三十三 張萬福

十二

將效首累攝舒廬壽三州刺史舒廬壽三州都團練使州送租賦詣京師至穎州界為盜所奪萬福領輕兵馳入穎州界討之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等萬計悉還其家不能自致者萬福給船乘以遣之尋真拜壽州刺史淮南節度副使為節度使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為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為舒州刺史督淮南

岸盜賊連破其黨大厯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面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奏曰陛下以一許杲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以屬何人代宗笑謂曰且與吾了許杲事方當大用卿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虜掠金帛婦人等皆送致其家元甫將厚賞將士萬福曰官健常虛費衣糧無所事今乃一小煩之不足過賞請用三之一代宗

唐書三三 張萬福

十三

發詔以勞之賜衣一襲宮錦十雙久之詔以本鎮之兵千五百人防秋西京萬福詣揚州交所領兵會元甫死諸將皆願得萬福爲帥監軍使米重耀亦請萬福知節度事萬福曰某非幸人勿以此相待遂去之帶利州刺史鎮咸陽因留宿衛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埭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下不敢過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爲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若從先帝所改恐賊不知是卿也復賜名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兵馬倚岸睨不敢動諸道船繼進改泗州刺

史魏州飢父子相賣餓死者接道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可不救令其兄子將米百車往饑之又使人於汴口魏人自賣者給車牛贖而遣之爲杜亞所忌徵拜右金吾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邪詔圖形於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敕度支籍口畜給其費及陽城等於延英門外請對論事伏閣不去德宗大怒不可測萬福揚言曰國有直臣天下太平矣萬福年已八十見此盛事閣前徧掛城等天下益重其名貞元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其年五月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餘年未嘗病一日典九

唐書三三 張萬福

十三

郡皆有惠愛在泗州時遇德宗幸奉天李希烈反陳少遊悉令管內刺史送妻子在揚州以爲質萬福獨不送謂使者曰爲某白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寄意終不之遣由是爲人所稱

高固高祖備永徽中爲北庭安撫使有生擒車鼻可汗之功官至安東都護事具前錄固生微賤爲叔父所賣展轉爲渾瑊家奴號曰黃芩性敏惠有膂力善騎射好讀左氏春秋瑊大愛之養如己子以乳母之女妻之遂以固名取左氏傳高固之名也少隨瑊從戎於朔方德宗幸奉天固猶在瑊麾下是時賊兵已突入東壘門固

引甲士亂揮長刀連斫數賊拽車塞闔一以當百賊乃退去衆咸壯之以功封渤海郡王李懷光既反德宗再幸梁漢懷光發迹邠寧至是使留後張昕取將士萬餘人以資援河中固時在軍中乃伺便突入張昕帳中斬首以徇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貞元十七年節度使楊朝晟卒詔將并邠寧朔方爲一軍議以李朝如軍中請固爲帥數日又劫固爲帥固曰然能聽吾德宗念固功因授檢校工部尚書邠寧節度將且竟厚人皆安之然久在散位數爲固固本宿檢校禮部尚書憲宗朝進檢校右僕射數年受代入爲

唐書三三 高固

四

統軍轉檢校左僕射兼右羽林統軍元和四年七月卒贈陝州大都督

郝玼新書作玼者涇原之戍將也貞元中爲臨涇鎮將勇敢

無敵聲振虜庭玼以臨涇地居險要當衝白其帥玼

曰臨涇草木豐茂宜畜牧西蕃人寇每屯其地請完壘

益軍以折虜之入寇前帥不從玼出或謂玼曰此言信

幸以邊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於公及段佑節

制涇原玼又說曰天寶時天下以兵爲防獨西戎耳而

邊郡每虜入寇驅并問父子與馬牛焚積聚殘深然其

策元和三年佑請築臨涇城朝廷從之仍以爲行涼州

詔玼爲刺史以戍之自此西蕃入寇不過臨涇玼出自行間前無堅敵在邊三十年每戰得蕃俘必列別而歸其屍蕃人畏之如神贊普常等玼贊普下令國人曰有生得郝玼者賞之以等身金蕃中兒啼者呼玼名以怖之十三年檢校左散騎常侍渭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涇原行營節度平涼鎮邊都知兵馬使封保定郡王吐蕃畏其威綱紀欲圖之朝廷慮失驍將移授慶州刺史竟終牖下

唐書三三 郝玼

段佑

段佑者亦以勇敢知名少事汾陽王子儀爲牙將從征邊朔績效居多貞元末爲涇原節度使練卒保邊亦爲西蕃畏憚累至檢校工部尚書右神策大將軍元和五年卒

史敬奉靈武人少事本軍爲牙將元和十四年敬奉大

破吐蕃於鹽州城下賜實封五十戶先是西戎頻歲犯

邊敬奉白節度杜叔良請兵三千備一月糧深入蕃界

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敬奉旣行十餘日人莫知其

所向皆謂吐蕃盡殺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衆之

後戎人驚潰敬奉率衆大破之殺戮不可勝紀驅其餘

衆於瓠蘆河獲羊馬駝牛萬數賜實封五十戶敬奉形甚短小

若不能勝衣至於野外馳逐能擒奔馬自執鞍勒隨鞍

躍上然後羈帶矛矢在手前無強敵甥姪及僮使僅二
百人每以自隨臨入敵輒分其隊為四五隨逐水草每
數日各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虜矣與鳳翔將野詩
良輔涇原將郝玘各以名雄邊上吐蕃常謂漢使曰唐
國既與吐蕃和好何妄語也問曰何謂曰若不妄語何
因遣野詩良輔作隴州刺史其畏憚如此

史臣曰自盜起中原河隴陷虜犬戎作梗屢犯郊畿謀
臣運策以竭精武士荷戈而不暇如璘昌之材力扼腕
奮命欲吞虜於胷中郝史驍雄斬將摩旗將申威於塞
外而竟不能北踰白道西出蕭關俾十九郡生民竟淪

唐書三皇 史敬奉

六

左衽僅能自保功何取焉雖時運使然亦將畧有所未
至柘耀萬福之節樂景畧之負氣壯哉

贊曰馬劉史郝氣雄邊胡力扞獯虜終慙衛霍萬福義
勇景畧氣豪為人所忌慷慨徒勞

唐書卷第二百三

唐書卷第二百四

列傳三

姚南仲

允章

劉迺

子伯芻 伯芻子寬 夫 迺夫 寬夫子

袁高

段平仲

薛存誠

子廷老 廷老孫 昭緯

盧坦

顧少連

從新書增

姚南仲華州下邳人乾元初登制科高等授太子校書
歷高陵昭應萬年三縣尉遷右拾遺轉右補闕大厯十
三年貞懿皇后獨孤氏崩代宗悼惜不已令於近城為
陵墓冀朝夕臨望於目前南仲上疏諫曰伏聞貞懿皇
后今於城東章敬寺北以起陵廟臣不知有司之請乎

唐書三皇 姚南仲

一

陛下之意乎陰陽家流希旨乎臣愚以為非所宜也謹
具疏陳論伏願暫留天睭而省察焉臣聞人臣宅於家
君上宅於國長安城是陛下皇居也其可穿鑿興動建
陵墓於其側乎此非宜一也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
見也是以古帝前王葬后妃莫不憑邱原遠郊郭今則
西臨宮闕南迫康莊若使近而可見死而復生雖在西
宮待之可也如骨肉歸土魂無不之章敬之北竟何所
益視之兆庶則章溺愛垂之萬代則累明德此非所宜
二也夫帝王者居高明燭幽滯先皇所以因龍首建望
春蓋為此也今若起陵目前動傷宸慮夫心一傷數日

不平且匹夫向隅滿堂為之不樂萬乘不樂人其可歡
心乎又暇日起歌動鐘於內地皆聞此非宜三也伏
以貞懿皇后坤德合天母慈逮下陛下以切軫旒屢久
俟著龜始謚之以貞懿終待之以褻近臣竊惑焉非所
以稱述后德光被下泉也今國人皆曰貞懿皇后之陵
邇於城下者主上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於聖德無
益於貞懿將欲寵之而反辱之此非宜四也凡此數事
實玷大猷天下咸知伏惟陛下熟計而取其長也陛下
方將偃武靖人一誤於此其傷實多臣恐君子是非史
官褒貶大明忽虧於掩蝕至德翻後於堯舜不其惜哉

唐書高祖 姚南仲

二

今指日尚遙改卜何害抑皇情之殊眷成貞懿之美號
疏奏帝甚嘉之賜緋魚袋特加五品階宣付史館與宰
相常袞善袞貶官南仲坐出為海鹽縣令浙江東西道
觀察使韓滉辟為推官奏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充支
使尋徵還歷左司兵部員外郎轉郎中遷御史中丞給
事中同州刺史陝虢觀察使貞元十三年代李復為鄭
滑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勢奪軍政南仲數為盈珍讒
毀德宗頗疑之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驛奉表
誣奏南仲陰事南仲禪將曹文洽亦入奏事京師何知
盈珍表中語文洽私懷憤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

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沈盈珍表於廁中乃
自殺日肝驛吏關門見血流塗地旁得文洽二緘一告
于南仲一表理南仲之寃且陳首殺務盈上聞其事頗
駭異之南仲慮覺深遂乞入朝德宗曰盈珍擾軍政邪
南仲對曰盈珍不擾軍政臣自竊陛下法耳如盈珍輩
所在有之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愷悌
父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上默然久之授尚書右僕
射貞元十九年七月終於位年七十四新書七十五 贈太子
太保諡曰貞初崔位馬少微者俱在南仲幕府盈珍之
邕希旨奏位殺之復出少微補
外使宦官護送度江投之水云

唐書高祖 劉迺

三

劉迺字未夷洛州廣平人新書河南伊闕人案地
理志洛州無廣平未詳 高祖
武幹武德初拜侍中即中書侍郎林甫從祖兄子也父
如璠胸山丞以迺貴贈民部郎中迺少聰穎志學暗記
六經日數千言及長文章清雅為當時推重天寶中舉
進士尋丁父艱居喪以孝聞既終制從調選曹迺常以
文部選才未為盡善遂致書於知銓舍人宋昱曰虞書
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巍巍唐虞舉以為難今夫文
部既始之以掄材終之以授位是則知人官人斯為重
任昔在禹稷臯陶之眾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
載近代主司獨委一二小家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

於一揖之內古今遲速何不侔之甚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語有定規爲體亦猶以一小治而鼓衆金雖欲爲鼎爲鏞不可得也故曰判之在文至局促者夫銓者必以崇衣冠自媒耀爲賢斯又士之醜行君子所病若引文公尼父登之於銓廷則雖圖書易象之大訓以判體挫之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嗇夫呼彼干霄蔽日誠巨樹也當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杙龍吟武嘯誠希聲也若尚頰舌之感必下於鼃龜觀察之際猶不悲夫執事慮過龜策文合雅誥豈拘於瑣瑣故事曲折因循哉誠能先資以政事次徵以文學退

唐書百四 劉迺

四

觀其理家進察其臨節則厖鴻深沈之事亦可以窺其門戶矣其載補剡縣尉改會稽尉宣州觀察使殷日用奏爲判官宣慰使李季卿又以表薦連授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轉運使劉晏奏令巡覆江西多所蠲免改殿中侍御史檢校倉部員外郎民部郎中並充浙西留後佐晏徵賦頗有裨益晏甚任之大厯十二年元載既誅以迺久在職召拜司門員外郎十四年崔祐甫秉政素與迺友善會加郭子儀尚父以冊禮久廢至是復行之祐甫令兩省官撰冊文未稱旨召迺至問草之立就詞義典裁祐甫歎賞久之數日擢爲給事中尋遷權知兵

部侍郎及楊炎盧杞爲相意多醜正以故五歲不遷建中四年夏但眞拜而已其冬涇師作亂駕幸奉天迺臥疾在私第賊泚遣使以甘言誘之迺稱疾篤又令其僞宰相蔣鎮自來招誘迺託瘖疾灸灼徧身鎮再至知不可劫脅乃歎息曰鎮亦嘗忝列曹郎苟不能死以至於斯寧以自辱羶腥復欲汗穢賢哲乎欷歔而退及聞輿駕再幸梁州迺自投於牀搏膺呼天因是危惛絕食數日而卒時年六十德宗還京聞迺之忠烈追贈禮部尚

書論貞子伯芻

伯芻字素芝登進士第志行修謹淮南杜佑辟爲從事

唐書百四 劉迺

五

府罷屏居吳中久之徵拜右補闕遷主客員外郎以過從友人飲噉爲韋執誼密奏貶虔州掾曹復爲考功員外郎裴均善其應對機捷遷考功郎中集賢院學士轉給事中裴均罷相爲太子賓客未幾而卒李吉甫復入相與均宿嫌不加贈官伯芻上疏論之贈均太子少傅伯芻妻均從姨也或讒於吉甫以此論奏伯芻懼亟請散地因出爲虢州刺史吉甫卒裴度擢爲刑部侍郎俄知吏部選事元和十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卒年六十一贈工部尚書伯芻風姿古雅涉學善談笑而動與時適論者稍薄之子寬夫登進士第歷諸府從事寶厯中

入為監察御史嘗上言曰近日攝祭多差王府官僚位
望既輕有乖嚴敬伏請今後攝太尉差尚書省三品已
上及保傅賓詹等官如人少即令丞郎通攝之俄轉左
補闕少列陳岵進注維摩經得濠州刺史寬夫與同列
因對論之言岵因供奉僧進經以圖郡牧敬宗怒謂宰
相曰陳岵不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頭首來
寬夫奏曰昨論陳岵之時不記發言前後唯握筆草狀
即是微臣今論事不當臣合當罪若尋究推排恐傷事
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寬夫弟端夫為太常博士駁
章綬論議知名寬夫子允章煥章

唐書 劉通

允章字蘊登進士第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

咸通九年知貢舉請諸生及進士第並請先師衣青衿

薛臣輪光學錢治序宰相五出為鄂州觀察使檢校

工部尚書後遷東都留守黃巢犯洛陽允章不能拒賊

不之害分司李礪挈尚書印走河陽允章寄治河清巢

不與更愧悔移徽近鎮坐是廢於家以疾卒

袁高字公頤恕已之孫少慷慨慕名節登進士第累辟

使府有贊佐裨益之譽代宗登極徵入朝累官至給事

中御史中丞建中二年擢為京畿觀察使以論事失旨

貶韶州長史新書復拜為給事中貞元元年德宗復用

吉州長史盧杞為饒州刺史命高草詔書高執詞頭以
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日盧杞作相三年矯詐陰賊退斥
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雲睚眦者顧眄已擠溝壑傲
狠明德反易天常播越變輿瘡痍天下皆杞之為也爰
免族戮雖示貶黜尋以稍遷近地若更授大郡恐失天
下之望惟相公執奏之事尚可救翰從一不悅改命舍
人草之詔出執之不下仍上奏曰盧杞為政窮極兇惡
三軍將校願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讐遺補陳京趙
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上疏論奏次日又上疏
高又於正殿奏云陛下用盧杞獨秉鈞軸前後三年弃

唐書 袁高

斥忠良附下妄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皆杞之過且漢時

三光失序雨旱不時皆宰相請罪小者免官大者刑戮

杞罪合至死陛下好生惡殺赦杞萬死唯貶新州司馬

旋復遷移今除刺史是失天下之望伏唯聖意裁擇上

謂曰盧杞有不逮是朕之過復奏曰盧杞姦臣常懷詭

詐非是不逮上曰朕已有赦高曰赦乃赦其罪不宜授

刺史且赦文至優黎民今饒州大郡若命姦臣作牧是

一州蒼生獨受其弊望引常參官顧問并擇謹厚中官

令採聽於眾若億兆之人異臣之言臣當萬死於是諫

官爭論於上前上良久謂曰若與盧杞刺史太優與上

佐可乎曰可矣遂追饒州制翼日遣使宣慰高云朕思卿言深理切當依卿所奏太子少保韋倫太府卿張獻恭等奏袁高所奏至當高是陛下一良臣望加優異貞元二年上以關輔祿山之後百姓貧乏田疇荒穢詔諸道進耕牛待諸道觀察使各選擇牛進貢委京兆府勸課民戶勸責有地無牛百姓量其地著以牛均給之其田五十畝已下人不在給限高上疏論之聖慈所憂切在貧下有田不滿五十畝者尤是貧人請量三兩家共給牛一頭以濟農事疏奏從之尋卒於官年六十中外歎惜憲宗朝宰臣李吉甫嘗言高之忠鯁詔贈禮部尚

書

人

書
段平仲字秉庸武威人隋人部尚書段達六代孫也登進士第杜佑李復相繼鎮淮南皆表平仲為掌書記復移鎮華州滑州仍為從事入朝為監察御史平仲磊落尚氣節嗜酒傲言時德宗春秋高多自聽斷由是庶務壅隔事或不理中外畏上嚴察無敢言者平仲嘗謂人曰主上聰明神武臣下畏懼不言自循默耳如平仲一得召見必當大有開悟貞元十四年京師旱詔擇御史郎官各一人發廩賑恤平仲與考功員外郎陳歸當奉使因辭得對乃入近御座粗陳本事上察平仲意有所

畜以歸在側不言及奏事畢退平仲獨不退欲有奏啓上因兼留歸問之聲色甚厲雜以他語平仲錯愕都不得言因誤稱其名上怒叱出之平仲蒼黃又誤趨御障後歸下階連呼乃得出由是坐廢七年然亦因此名顯後除屯田膳部二員外郎東都留守判官累拜右司郎中元和初遷諫議大夫內官吐突承璀為招討使征鎮州無功而還平仲與呂元膺抗疏論列請加黜責轉給事中自在要近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奏時人推其狷直轉尚書左丞以疾改太子左庶子卒

薛存誠字資明河東人

河中寶鼎人

父勝能文嘗作拔河賦

唐書

段平仲

九

詞致瀏亮為時所稱存誠進士擢第累辟使府入朝為監察御史知館驛元和初王師討劉闢郵傳多事上特令中官為館驛使存誠密表論奏以為有傷公體會諫官亦論奏上乃罷之轉殿中侍御史遷度支員外郎裴均作相用為起居郎轉司勳員外郎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改兵部郎中給事中瓊林庫使奏占工徒太廣存誠以為此皆姦人竄名以避征役不可許咸陽縣尉袁僖與軍鎮相競軍人無理遂肆侵誣僖反受罰二救繼至存誠皆執之上聞甚悅命中使嘉慰之由是擢拜御史中丞僖鑿虛者自貞元中交結權倖招懷賂遺

倚中人為城社吏不敢繩會于頓杜黃裳家私事發連逮鑿虛下獄存誠案鞫得姦贓數十萬獄成當大辟中外權要更於上前保救上宣令釋放存誠不奉詔明日又令中使詣臺宣旨曰朕要此僧面詰之非赦之也存誠附中使奏曰鑿虛罪款已具陛下若召而赦之請先殺臣然後可取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其有守從之鑿虛竟笞死洪州監軍高重謙誣奏信州刺史李位謀大逆追赴京師上令付仗內鞫問存誠一日三表請付位於御史臺及推案無狀位竟得雪未幾再授給事中數月中丞闕上思存誠前效謂宰相持憲無以易存誠遂

唐書高重謙存誠

十一

復為御史中丞未視事暴卒憲宗深惜之贈刑部侍郎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御事即確乎不拔士友以是稱重之子廷老

廷老字商諱正有父風而性通銳及進士第寶曆中為右拾

遺敬宗荒恣宮中造清思院新殿用銅鏡三千片黃白

金薄十萬番廷老與同僚入閣奏事曰臣伏見近日除

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伏恐綱紀漸壞姦邪

恣行敬宗厲聲曰更諫何事舒元褒對曰近日宮中修

造太多上色變曰何處修造元褒不能對廷老進曰臣

等職是諫官凡有所聞即合論奏莫知修造之所但見

運瓦木絕多即知有用乞陛下勿罪臣言帝曰所奏已知尋加史館修撰時李逢吉秉權惡廷老言太切直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權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地廷老上疏請按權罪中人由是切齒又論逢吉黨人張權輿程昔範不宜居諫列逢吉大怒廷老告滿十旬逢吉乃出廷老為臨晉縣令文宗即位入為殿中侍御史大和四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與同職李讓夷相善廷老之入內署讓夷薦挈之廷老性放逸嗜酒不持檢操終日酣醉文宗知之不悅五年罷職守本官讓夷亦坐廷老罷職守職方員外郎廷老尋拜刑部員

唐書高重謙存誠

十二

外郎轉郎中遷給事中開成三年卒廷老當官舉職不求虛譽侃侃於公卿之間甚有正人風望贈刑部侍郎子保遜登進士第位亦至給事中保遜子昭緯乾寧中為禮部侍郎貢舉得人文章秀麗為崔胤所惡出為碭州刺史卒

盧坦字保衡河南洛陽人其先自范陽徙焉父巒贈鄴

州刺史坦仕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

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

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

其言自是坦嘗為義成軍判官監軍薛盈珍數干政坦

大將等悅之請為重職坦笑曰大將久在軍積勞亟遷

乃及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邪諸將慙遽

出就節度使李復疾篤監軍使薛盈珍慮變遽封府庫

入其麾下五百人於使牙軍中恟恟坦密言於盈珍促

收之及復卒詔姚南仲代之盈珍以南南仲本書生易之

剛監軍若侵之必日將材邪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內

後為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訴以機織未

就坦請延十日府不許坦令戶人但織而輸勿顧限也

違之不過罰令俸耳既成而輸坦亦坐罰由是知名累

遷至庫部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赤縣尉為臺

反有司請毀錡祖父廟墓坦常為錡從事乃上言曰淮

安王神通有功於草昧且古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

以錡故累五代祖乎乃不毀因賜神通墓五戶以備灑

掃案會李錡反以下諸及武元衡為宰相以坦為中丞

諸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為進奉帝因敕令一切

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格詔輸

財賦已許原不可失信坦曰所以布大信者赦命也今

受之奈何坦曰出歸有可以明陛下之德帝納之李元

素為大夫命坦分司東都未幾歸臺裴均為僕射在班

踰位坦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為僕射例在此均

日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尋罷

為右新書庶子時人歸咎於均旬月出為宣歙池觀察

使初劉闢婿蘇強坐誅強兄宏官晉州自免去人莫敢

謀今坐廢非用人意因請署判官帝曰使強不誅尚錄

其材况彼兄邪時江淮早穀踊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

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穀不至矣不如任之五年入

既而商以米至至乃多貸兵食出諸市估遂平

為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改戶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

薛審為代北水運時畜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坦遣吏

驗未反帝遣之更遣中人劉泰斯往坦曰事付有司而

遣官豈有司不足信乎三奏帝乃止坦表韓重華為

代北水運使開廢田列壁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

十萬元和八年西受降城為河徙浸毀宰相李吉甫請

移兵於天德故城坦與李絳協議以為西城張仁愿所

築制匈奴上策城當磧口居虜要衝美水豐草邊防所

利今河流之決不過退就二三里奈何捨萬代永安之

策徇一時省費之謀况天德故城僻處确瘠其北枕山

與河絕遠烽候警備不相統接虜之唐突勢無由知是

無故而蹙國二百里非所利也及城使周懷義奏利害

與坦議同事既不行吉甫不悅後數月懷義憂死燕重

其未幾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初坦與宰相李絳議

坦出半歲而絳罷治東川盡蠲山澤鹽井權率之籍吳

少誠之誅詔以兵二千屯安州坦每朔望使人問其父

母妻子視疾病醫藥故在鎮累年後請收閏月軍吏糧

罰一月俸奪職自貞元以來立
較十八家不應命並追正之

顧少連字夷仲蘇州吳人舉進士尤為禮部侍郎薛邕
所器擢上第以拔萃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
連命塞陷穿獨移文嶽神虎不為害御史大夫于頔薦
為監察御史德宗幸奉天徒步詣謁授水部員外郎翰
林學士再遷中書舍人閱十年以謹密稱嘗請徙先兆
於洛帝重遠去詔遣其子往且命中人護葺葬役歷吏
部侍郎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嘗與少連會田鎬第酒
酣少連挺笏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姦臣奮
且前元友直在坐勸解之改京兆尹政尚寬簡不為灼

唐書三十四 顧少連

十四

灼名先是京畿租賦薄厚不能一少連以法均之遷吏
部尚書封本縣男徙兵部為東都留守表禁苑及汝閑
田募耕以便民閱武力利鑿仗號良吏卒年六十二贈
尚書右僕射諡曰敬始少連攜子師閔奔行在有詔同
止翰林院車駕還授同州參軍

史臣曰古之諍臣有死於言者其次引裾折檻不改其
操亦難矣哉袁高之執盧杞存誠之戮鑿虛有古人之
遺風焉平仲觸鱗之氣何其謬歟文治奪章以摠府憤
永夷絕食不飲盜泉節義之士也南仲非葬之言盧坦
西城之議量之深也如數子道謂時無君子乃是厚誣

贊曰靈草指佞諫臣匡失惟袁與薛人中屈軼寬夫雀
躍廷老鴻軒姚盧啓奏君子之言

新書贊曰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
自通於上君不降而逮諸下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
返是而天下之務繁焉幾矣德宗察察欲折伏臣下
自為聰明而治愈疏段平仲一忤上蒼黃失對而猶
以取名何故下知所職而上喪其所以為上也
故聖王屈已從諫君臣兩得其美知道之本歟

唐書卷第二百四

唐書三十四 顧少連

十五

唐書卷第二百五

列傳百五

孔巢父

從子戡 戡子温業

許孟容

弟季同從新書增

呂元膺

劉栖楚

張宿

熊望

栢耆

孔巢父冀州人字弱翁

孔子三十世孫

父如珪海州司戶參

軍以巢父贈工部郎中巢父早勤文史少與韓準裴政

李白張叔明陶沔隱於徂來山時號竹溪六逸末王璘

起兵江淮聞其賢以從事辟之巢父知其必敗側身潛

遁由是知名廣德中李季卿為江淮宣撫使薦巢父授

唐書三十五 孔巢父

左衛兵曹參軍大厯初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奏為賓幕

累授監察御史轉殿中檢校庫部員外郎出授歸州刺

史建中初涇原節度留後孟皞表巢父試祕書少監兼

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尋拜汾州刺史入為諫議大夫出

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未行會普王為荆襄元帥以

巢父為元帥府行軍司馬兼御史大夫尋屬涇師之難

從德宗幸奉天遷給事中河中陝華等州招討使累獻

破賊之謀德宗甚賞之尋兼御史大夫充魏博宣慰使

巢父博辨多智對田悅之衆陳逆順利害君臣之道士

衆欣悚喜拊曰不圖今日復覩王化及就宴悅酒酣自

矜其騎射之藝拳勇之略因曰若蒙見用無堅不摧巢

父謂之曰若如公言而不早歸國者但為一好賊耳悅

曰為賊既曰好賊為臣當作功臣巢父曰國方有虞待

子而息悅起謝焉悅背叛日久其下厭亂且喜巢父之

至數日田承嗣之子緒以失職怨望因人心之搖動遂

構謀殺悅而與大將邢曹俊等稟命於巢父巢父因其

衆意令田緒權知軍務以紓其難興元元年李懷光擁

兵河中七月復以巢父兼御史大夫充宣慰使

罷懷光兵以太授之既傳詔旨懷光以巢父嘗使魏博田悅死於帳

下恐禍及又朔方蕃渾之衆數千皆在行列頗驕悖不

唐書三十五 孔巢父

肅聞罷懷光兵權時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之衆咸

忿恚咄嗟曰太尉盡無官矣方宣詔謹諫懷光亦不禁

止巢父守盈並遇害上聞之震悼贈尚書左僕射

仍詔收河中備禮葬祭賜其家布帛米粟甚厚仍授

一子正員官從子戡戡戡新書戡

戡字勝巢父兄岑父之子方嚴有家法重然諾尚忠義

進士及第補修武尉以大理評事佐昭義李長榮節度府長榮死盧從史自別將代之盧從史鎮

澤潞辟為書記從史寢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連結欲

效河朔事以固其位戡始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

戡每秉筆至不軌之言極諫以為不可從史怒戡歲餘

謝病歸洛陽李吉甫鎮揚州召為賓佐從史知之上疏
 論列請行貶逐憲宗不得已授衛尉丞分司洛陽初貞
 元中藩帥誣奏從事者皆不驗理便行降黜及戡詔下
 給事中呂元膺執之上令中使慰喻元膺制書方下戡
 不調而卒年五十七贈駕部新書員外郎
 幾字君嚴登進士第鄭滑節度使盧羣辟為從事羣卒
 命幾權掌留務監軍使楊志以氣凌之幾無所屈降幾
志謙至府與對榻臥起示人為侍御史累轉尚書郎元
不疑志謙嚴憚不敢動和初改諫議大夫侃然忠謹有諫臣體上疏論時政四
 條一多冗官二吏不奉法三百姓田帝意嘉納六年十
不盡墾四山澤權酷為州縣弊

唐書 孔巢父 三

月內官劉希光受將軍孫壽賂二十萬貫以求方鎮事
 敗賜希光死時吐突承璀以出軍無功諫官論列坐希
 光事出為淮南監軍使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待承
 璀意未衰欲投匭上疏論承璀有功希光無事久委心
 腹不宜遽棄幾為匭使得涉副章不受面詰責之涉乃
 進疏於光順門幾極論其與中官交結言甚激切詔貶
 涉為峽州司倉新書司馬倖臣聞之側目人為危之幾高步
 公卿間以方嚴見憚俄兼太子侍讀改給事中江西
獄寢不下博陵崔易簡殺從父兄鞠狀具京兆尹左右
之翻其情幾慷慨論正貶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
 遷吏部侍郎轉左丞九年信州刺史李位為州將韋岳

譏諧於本使監軍高重謙言位結聚術士以圖不軌追
 位至京師鞫於禁中幾奏曰刺史得罪合歸法司按問
 不合劾於內仗乃出付御史臺幾與三司訊鞫得其狀
 位好黃老道時修齋籙與山人王恭合鍊藥物別無逆
 狀以岳誣告決殺貶位建州司馬時非幾論諫罪在不
 測人士稱之愈為中官所惡尋出為華州刺史潼關防
 禦等使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幾以為白海抵入為
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論奏罷之大理卿改國子祭酒十二年嶺南節度使崔誅卒三軍
 請帥宰相奏擬皆不稱旨因入對上謂裴度曰嘗有上
 疏論南海進蚶菜者詞甚忠正此人何在卿第求之度

唐書 孔巢父 四

退訪之或曰祭酒孔幾嘗論此事度徵疏進之即日授
 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幾剛正清儉既至
州通負十八萬緡米八在南海請刺史俸料之外絕其
萬斛黃金稅歲八百兩取索先是屬刺史俸率三萬又不時給皆取部中自
衣食幾乃倍其俸約不得為貪暴稍以法繩之先
 是帥南海者京師權要多託買南人為奴婢幾不受託
 至郡禁絕賣女口親吏得嬰兒於道收育之幾論先是
以死由是里閭相約不敢犯準詔禱南海神冬令從事代祠幾每受詔自犯風波而
 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土之斥南不能北歸與有
之稟無告者女子為嫁遣之蕃船泊步自下旋院始至
有閩貨宴所餉屏非下及僕隸幾禁絕無所求索舊制
海商死者官籍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時桂
幾以海道歲一往復苟有驗者不為限悉推與

管經略使楊旻桂仲武裴行立等騷動生蠻以求功伐

遂至嶺表累歲用兵自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

討之戮固言不可帝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土

裴行立容管陽唯戮以清儉為理不務邀功交廣大理

穆宗即位召為吏部侍郎長慶中或告戮在南海時家

人受賂上不之責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轉尚書左丞累

請老戮雅善韓愈謂曰公尚壯上三留何去之果戮曰

吾豈要君者吾年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即

官二宜去愈曰公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

奚願子言愈嗟歎即上疏言臣與戮同在南省數與戮

相見其為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七十筋力耳目未

衰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戮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

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禮大夫七十致仕若不得

謝則賜之几杖安車不必七十盡許致仕今戮據禮求

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詔以禮部尚書致仕優詔褒

美仍令所司歲致羊酒如漢禮徵士故事長慶四年正

月卒時年七十三贈兵部尚書諡曰貞子遵孺温裕皆登進士第

大中已後迭居顯職温裕位京兆尹天平軍節度使遵

孺子緯自傳

戢字方舉戮母弟也以季父巢父死難德宗嘉其忠詔

度復欲用攻為賓佐戢遂牒澤潞收攻以俟命然後列

狀上聞竟流攻播州轉侍御史庫部員外郎初涇師之

亂朱泚署彭偃為舍人至是偃子充符為脚坊從事或

薦其才執事者召至京師戢謂京兆尹裴武曰朱泚為

偽詔指斥乘輿皆彭偃之詞也悖逆之子不能烏竄獸

伏乃違道以干譽子盡效季孫行父之逐莒僕以勉事

君者武即日逐充符遷京兆尹新書出為汝州刺史遷

大理卿出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時兄戮為嶺南兄

弟皆居節鎮朝野榮之人為右散騎常侍拜京兆尹時

累月亢旱深軫聖情戢自禱雨於曲池是夕大雨文宗

甚悅詔兼御史大夫大和三年正月卒贈工部尚書子

温業字遜登進士第大中後歷位通顯為吏部侍郎求

中顧同列曰吾等可少警孔吏温業子晦外遷宰相白敏

部不樂居朝矣後為太子賓客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也父鳴謙究通易象官至

撫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孟容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甲

科後究王氏易登科授秘書省校書郎趙贊為荆襄等

道黜陟使表為判官貞元初徐州節度使張建封辟為

從事四遷侍御史李納屯兵境上揚言入寇建封遣將

吏數輩告諭不聽於是遣孟容單車詣納為陳逆順禍

福之計納即日發使追兵因請修好遂表孟容為濠州

刺史無幾德宗知其才微為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補宏文崇文館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主訴於上命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得遷本曹郎中德宗降誕日御麟德殿命孟容等登座與釋老之徒講論十四年轉兵部郎中未滿歲遷給事中十七年夏好時縣風雹傷麥上命品官覆視不實詔罰京兆尹顧少連已下敕出孟容執奏曰府縣上事不實罪止奪俸停官其於宏宥已見殊澤但陛下使品官覆視後更擇憲官一人再令驗察覆視轉審隱欺益明事宜觀聽法歸綱紀臣受官中謝曰伏請詔敕有須詳議者則乞停留唇刻得以奏陳

唐書孟許孟容

七

此敕既非急宣可以少駐詔雖不許公議是之十八年浙江東道觀察使裴肅卒以攝副使齊總為衢州刺史時總為肅剝下進奉以希恩遠授大郡物議喧然詔出孟容執奏曰陛下比者以兵戎之地或不獲已超授者今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授羣情驚駭總是浙東判官今詔敕稱權知留後攝都團練副使向來無此敕命使用此詔尤恐不可若總必有可錄陛下須要酬勞即明書課最超一兩資與改今舉朝之人不知總之功能衢州浙東大郡總自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授之使遐邇不甘兇惡騰口如臣言不切乞陛下暫停

此詔密使人聽察必賀聖朝無私今齊總詔謹隨狀封進尋有諫官補闕王武陵等論列乃留中不下德宗召孟容對於延英諭之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也自給事中袁高論盧杞後未嘗有可否及聞孟容之奏四方皆感上之聽納嘉孟容之當官十九年夏旱孟容上疏曰臣伏聞陛下數月已來齋居損膳為兆庶心疲又敕有司走於羣望牲於百神而密雲不雨首種未入豈觴醪有闕祈祝非誠為陰陽適然豐歉前定何聖意精至甘澤未荅也臣歷觀自古天人交感事未有不由百姓利病之急者切者邦家教令之大者遠者京師實萬國所會

唐書孟許孟容

八

強幹弱枝自古通規其一年稅錢及地租出入一百萬貫臣伏冀陛下即日下令全放免之其次三分放二且使旱涸之際免更流亡若播種無望徵斂如舊則必愁怨遷徙不顧墳墓矣臣愚以為德音一發膏澤立應變災為福期在斯須戶部所收掌錢非度支歲計本防緩急別用今此災旱直支一百餘萬貫代京兆百姓一年差科實陛下巍巍睿謀天下鼓舞歌揚者也復更省察庶政之中有流移征防當還而未還者徒役禁錮當釋而未釋者逋懸饋送當免而未免者沈滯鬱抑當伸而未伸者有一於此則特降明命令有司條列三日內聞

奏其當還當釋當免當伸者下詔之日所在即時施行
臣愚以為如此而神不監歲不稔古未之有事雖不行
物議嘉之貞元末坐裴延齡李齊運等讒謗流貶者動
十數年不量移故因早歉孟容奏此以諷然終貞元世
罕有遷移者孟容以諷論太切改太常少卿元和初遷
刑部侍郎尚書右丞四年拜京兆尹賜紫神策吏李昱
假貸長安富人錢八千貫滿三歲不償孟容遣吏收捕
械繫剋日命還之曰不及期當死自興元已後禁軍有
功又中貴之尤有渥恩者方得護軍故軍士日益縱橫
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懼以法繩之一軍盡驚冤訴

唐書孟容

九

於上立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遣中使再
至乃執奏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輦轂合為
陛下彈抑豪強錢未盡輸豈不可得上以其守正許之
自此豪右斂迹威望大震改兵部侍郎俄以本官權知
禮部貢舉頗抑浮華選擇才藝出為河南尹亦有威名
俄知吏部選事徵拜吏部侍郎會十年六月盜殺宰相
武元衡并傷議臣裴度時淮夷逆命兇威方熾王師問
罪未有成功言事者繼上章疏請罷兵是時盜賊竊發
人情甚惑獨孟容詣中書雪涕而言曰昔漢廷有一汲
黯姦臣尚為寢謀今主上英明朝廷未有過失而狂賊

敢爾無狀寧謂國無人乎然轉禍為福此其時也莫若
上聞起裴中丞為相令主兵柄大索賊黨窮其姦源後
數日度果為相而下詔行誅時孟容議論人物有大臣
風采由太常卿為尚書左丞奉詔宣慰汴宋陳許河陽
行營諸軍俄拜東都留守元和十三年四月卒年七十
六贈太子少保諡曰憲孟容方勁富有文學其折衷禮
法考詳訓典甚堅正論者稱焉而又好推轂樂善拔士
士多歸之弟季同始署西川韋臯府判官劉闢反棄妻
孟容為禮部侍郎從季同京兆少尹時京兆尹元義方
出為鄭坊觀察使奏劾宰相李絳與季同舉進士為同
年才數月輒徙帝以問絳絳曰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
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謂為同年本非親與舊也今季同

唐書孟容

十

以兄嫌從少尹豈臣所助邪且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
設有才雖親舊當自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非天子
用人意帝然之
終宣欵觀察使

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曾祖紹宗右拾遺祖霈殿
中侍御史父長卿右衛倉曹參軍以元膺贈祕書監元
膺質度瓌偉有公侯之器建中初策賢良對問第授同
州安邑尉同州刺史侯僑聞其名辟為長春宮判官屬
蒲賊侵軼僑失所元膺遂潛迹不務進取貞元初論惟
明節制渭北延在賓席自是名達於朝廷惟明卒王栖
曜代領其鎮德宗俾栖曜留署使職咨以軍政累轉殿
中侍御史徵入真拜本官轉侍御史丁繼母憂服闋除

右司員外郎出為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獄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與為期守吏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感義相引而去元和初徵拜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遷諫議大夫給事中規諫駁議大舉其職及鎮州王承宗之叛憲宗將以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使元膺與給事中穆質孟簡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且曰承璀雖貴寵然內臣也若為帥總兵恐不為諸將所伏指論明切憲宗納之為改使號然猶專戎柄無功而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元膺 七

還出為同州刺史及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辭氣激切上嘉之翼日謂宰相曰元膺有讜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為何如李藩裴均賀曰陛下納諫超冠百王乃宗社無疆之休臣等不能廣求端士又不能數進忠言孤負聖心合當罪戾請留元膺給事左右尋兼皇太子侍讀賜以金紫尋拜御史中丞未幾除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日中丞也對日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為大將人為尚書左丞度支使潘孟陽與太府卿王遂迭相奏論孟陽除散騎常侍遂為鄧州刺史皆假以美詞元膺封還詔書請明示枉直江西觀察使裴堪奏虔州刺史

李將順賊狀朝廷不覆按遽貶將順道州司戶元膺曰廉使奏刺史賊罪不覆檢即謫去縱堪之詞足信亦不可為天下法又封詔書請發御史按問宰臣不能奪代權德輿為東都留守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都畿防禦使舊例留守賜旗甲與方鎮同及元膺受任不賜朝論以淮西用兵特用元膺守洛不宜削其儀制以沮威望諫官論列援華汝壽三州例上曰此數處並宜不賜留守不賜旗甲自元膺始十年七月本紀鄆州李師道留邸伏甲謀亂初師道於東都置邸院兵謀雜以往來吏不敢辨因吳元濟北犯郊畿多警防禦兵盡戍伊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元膺 七

闕師道伏甲百餘於邸院將焚宮室而肆殺掠已烹牛饗眾明日將出會小將李再興告變元膺追兵伊闕圍之半日無敢進攻者防禦判官王茂元殺一人而後進或有毀其墉而入者賊眾突出圍兵奔駭賊乃團結以其孥偕行出長夏門轉掠郊墅奪牛馬東濟伊水望山而去元膺誠境上兵重購以捕之數月有山棚賣鹿於市賊過山棚乃召集其黨引官兵圍於谷中盡獲之窮理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年八十餘嘗為史思明將偉悍過人初執之使折其脛錘之不屈圓淨罵曰脚猶不解折乃稱健兒乎自置其足教折之臨刑歎曰誤我事

不得使洛城流血死者凡數十人留守防禦將二人都亭驛卒五人甘水驛卒三人皆潛受其職署而為之耳目自始謀及將敗無知者初師道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凡十餘處故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之以屬圓淨以師道錢千萬偽理佛寺期以嘉珍竊發時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人作亂及窮按之嘉珍門察皆稱害武元衡者元膺以聞送之上都賞告變人楊進李再興錦綵三百疋宅一區授之即將元膺因請募山河子弟以衛宮城從之

東畿西南通鄧號川谷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無常皆趨悍善鬪號曰山棚權德輿居守將鶻摩之未克至是元膺募為山河子弟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使衛宮城盜發之日都城震恐留守兵寡弱不可倚元膺坐皇城門指使部分氣意自若以故居人帖然數年改河中尹充河中節度等使時方鎮多事姑息元膺獨以堅正自處監軍使洎往來中貴無不敬憚入拜吏部侍郎因疾固讓改太子賓客元和十五年二月卒年七十二贈吏部尚書元膺學識深遠處事得體正色立朝有台輔之望初遊京師時故相齊映謂人曰吾不及識婁郝殆斯人之類乎其業官行已始終無缺云

劉栖楚出於寒微為吏鎮州王承宗甚奇之後有薦於李逢吉自鄧掾擢為拾遺性果敢逢吉以為鷹犬之用

欲中傷裴度及殺李紳敬宗即位畋遊稍多坐朝常晚栖楚出班以額叩龍墀出血苦諫曰臣歷觀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即位已來放情嗜寢樂色忘憂安卧宮闈日晏方起西宮密邇未過山陵鼓吹之聲日喧於外伏以憲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長君恪勤庶政四方猶有叛亂陛下運當少主即位未幾惡德布聞臣慮福祚之不長也臣忝諫官致陛下有此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墀久之不已宰臣李逢吉出位宣曰劉栖楚休叩頭候詔旨栖楚捧首而起因更陳論搃頭見血上為之動容以袖連揮令出栖楚又云不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劉栖楚

四

可臣奏臣即碎首死中書侍郎牛僧孺復宣示而出敬宗為之動容無何遷起居郎辭疾歸洛後諫官對延英帝問向廷爭者在邪以諫夫召至諫議俄又宣授刑部侍郎丞郎宣授未之有也改京兆尹摧抑豪右甚有鈞距人多比之於西漢趙廣漢者先是諸惡少鼠名北軍凌藉衣冠有罪則逃軍中無敢捕栖楚一切窮治不問何宿姦老蠹為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噪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後恃權寵常以詞氣凌宰相韋處厚遂出為桂州觀察使逾年卒於任時大和元年九月贈左散騎常侍張宿者布衣諸生也憲宗為廣陵王時因軍使張茂宗薦達出入邸第及上在東宮宿時入謁辨譎敢言洎監

撫之際驟承顧擢授左拾遺以舊恩數召對禁中機事不密貶郴州郴縣丞十餘年徵入歷贊善大夫左補闕比部員外郎宰相李逢吉惡之數於上前言其狡譎不可保信乃用為濠州刺史制下宿自理乞留乃追制上欲以為諫議大夫逢吉奏曰諫議職重當以能可否朝政者為之宿細人不足以汙賢者位陛下必須用宿請先去臣即可上不悅又逢吉與裴度是非不同上方委度討伐乃出逢吉為劍南東川節度使用宿權知諫議大夫俄而內使宣授初宰相崔羣王涯奏曰諫議大夫前時亦有拔自山林起於卒伍若其例則少用皆有由

唐書 張宿

五

或道義彰明不求聞達或山林卓異出於羣萃以此選求是愜公議或事迹未著恩由一時雖有例超升即時議未允宿本非文辭入用望實稍輕驟加不次之榮翻恐以身為累臣等所以累有論諫依資且與郎中事冀適中非於此人情有厚薄請授職方郎中上命如初羣等乃請權知尋又宣授宿怨執政擯已頗加讒毀依附皇甫鏞等傷害清正之士陰事中要以圖進取十三年正月充淄青宣慰使至東都暴病卒於是正人相賀詔贈祕書監

熊望者字原登進士第粗有文詞而性儉險有口辨往

往得遊公卿間率以大言詭意指挾時政既由此而得進士第務進不已而京兆尹劉栖楚以不次驟居清貫廣樹朋黨門庭無晝夜填委不息望出入栖楚之門偵伺密機陰佐計畫人無知者昭愍嬉遊之隙學為歌詩以翰林學士崇重不可褻狎乃議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賦詩令採卑官才堪任學士者為之栖楚以望名薦送事未行而昭愍崩文宗即位韋處厚輔政大夫姦黨既逐栖楚又詔曰孔門高懸百行由至順者其身必榮朝廷廣設衆官踐正途者其道必達前鄉貢進士熊望因緣薄技偷冀幸營居中之密職擾惑朝經鼓偪

唐書 熊望

六

下之囂聲因依邪隙及衆議波湧累月不寧司門驗繻累月至四考覆謬妄乃非坦途朕大啓康莊以端羣望俾示投荒之典用正向方之流可漳州司戶

栢者者將軍良器之子素負志略學縱橫家流會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厭兵欲以恩澤撫之者於蔡州行營以畫干裴度請以朝旨奉使鎮州乃自處士授左拾遺既見承宗以大義陳說承宗泣下請質二男獻兩郡與者左舍人由是知名遷起居元和十五年王承元歸國移鎮滑州朝廷賜成德軍賞錢一百萬貫令諫議大夫鄭覃宣慰軍人賞錢未至浩浩然騰口穆宗詔者往諭旨者

至令承元集三軍宣導上旨衆心乃安轉兵部郎中大

和初遷諫議大夫俄而李同捷叛兩河藩帥加兵滄德

宿師於野連年乃授者德州行營諸軍計會使與判官

州同捷窮蹙求降者既宣諭訖與節度使李祐謀者乃

帥數百騎入滄州取同捷赴京祐使大將萬洪代守滄

百騎馳入滄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帥既行謀言滄德

平諸將害者邀功爭上表論列文宗不獲已貶循州司

戶判官沈亞之貶虔州南康尉內官馬國亮又奏者於

同捷處取婢九人初祐聞者殺洪大驚遂劇帝曰再

命長流愛州尋賜死

唐書三皇 恒者

七

史臣曰人臣事君犯顏匡政不避死亡之誅議者以為

徇名誠惡其許也如許京兆之劾軍吏呂尚書之封詔

書詞義可觀聳動人聽以為沽激傷善何多而栖楚張

宿之徒鷹犬下材為人鳴吠誠可醜也相者恃縱橫之

算欲俯拾卿相忘身蹈利旋踵而誅宜哉巢父使不辱

命志在致君遭罹喪亂竟陷虎吻而戮哉諸子世載忠

貞大中之後鬱為昌族為善之利豈虛言哉

贊曰君子重義小人殉利巢殞者誅其道即異許呂封

駁照耀黃扉死而可作吾誰與歸

新書贊曰詩人斥譖人最甚投之豺虎有北不置也
如羣栖楚輩則然肆許以示公構黨以植私其言纒

纒若可聽卒而入於敗亂也孔子所謂順非而澤者
數利口覆邦家者歟者掩衆取功自速其死哀哉○
寶羣見
下卷

唐書卷第二百五

唐書三皇

六

唐書卷第二百六

列傳三

穆寧 子贊 質員 賞 崔邠 弟邠 鄆 鄆

竇羣 兄常 弟羣 李遜 弟建 遜子方元 薛戎 弟放

從新書增

穆寧懷州河內人也父元休以文學著撰洪範外傳十篇開元中獻之元宗賜帛授偃師縣丞安陽令寧清慎剛正重交遊以氣節自任少以明經調授鹽山尉是時安祿山始叛偽署劉道元為景城守寧唱義起兵斬道元首傳檄郡邑多有應者賊將史思明來寇郡寧以攝東光令將兵禦之思明遣使說誘寧立斬之郡懼賊怨

唐書三 穆寧

深後大兵至奪寧兵及攝縣初寧佐採訪使巡按常過平原與太守顏真卿密揣祿山必叛至是真卿亦唱義舉郡兵以拒祿山會間使持書遺真卿曰夫子為衛君乎更無他詞真卿得書大喜因奏署大理評事河北採訪支使寧以長子屬母弟曰惟爾所適苟不之嗣吾無累矣因往平原謂真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寧是也願佐公以定危難真卿深然之其後寧計或不行真卿迫蹙棄郡夜渡河而南見肅宗於鳳翔帝問拒賊之狀真卿曰臣不用穆寧之言功業不成帝奇之發驛召寧將以右職待之會真卿以抗直失旨

事遂止上元二年累官至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使住埔副元帥李光弼屯徐州餉不以餉運不繼或惡寧者誣譖於光弼光弼揚言欲殺寧或勸寧去寧曰避之寧直抵徐州見光弼喻以大義不為撓折光弼深重之寧得行其職光弼曰吾師衆數萬為天子討賊食專饋寧有求兵而公亦專與乎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不可聊與君議耳時重其能守官寶應初轉侍御史為河南轉運租庸鹽鐵等副使明年遷戶部員外郎無幾加兼御史中丞為河南江南轉運使廣德初加庫部郎中是時河運不通漕輓由漢沔自商山達京師選鎮夏口者詔以寧為

唐書三 穆寧

鄂州刺史鄂岳沔都團練使及淮西鄂岳租庸鹽鐵沿江轉運使賜金紫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暴不奉法設防戍以稅商賈又縱兵士剽劫行人殆絕與寧夾淮為理憚寧威名寇盜輒止沔州別駕薛彥偉坐事忤旨寧杖之致死寧坐貶虔州司馬重貶昭州平集尉大厯四年起授監察御史領轉運留後事於淄青間一年改檢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領轉運留後事於江西明年拜檢校秘書少監兼和州刺史理有善政居無何官罷代寧者以天寶版籍校見戶誣以逋亡多坐貶泉州司戶寧子贊守闕三年告冤詔遣御史按覆而人戶增倍

詔書召寧除右諭德寧強毅不能事權貴執政者以爲不附已且憚其難制故處之散位寧默默不得志且曰時不我容我不時徇則非吾之進也在於退乎辭病居家請告幾十旬者數矣親友強之復一朝請上居奉天寧詣行在再拜祕書少監興元初改右庶子德宗還京師寧曰可以行吾志矣因移病歸東都貞元六年就拜祕書監致仕寧好學善教諸子家道以嚴稱事寡姊以梯間通達體命未嘗服藥每誡諸子曰吾聞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直道而已慎無爲諂吾之志也嘗諷家令訓諸子人貞元十年十月卒時年七十九四子贊質員賞

唐書三具 穆寧

三

贊字相明釋褐爲濟源主簿時父寧爲和州刺史以剛直不屈於廉使遂被誣奏貶泉州司戶參軍贊奔赴闕庭號泣上訴詔御史覆問寧方得雪詔曰令子申父之冤憲臣奉君之命楚劍不衝於牛斗秦臺自洗於塵埃由是知名累遷京兆兵曹參軍殿中侍御史轉侍御史分司東都時陝州觀察使盧岳妾裴氏以有子岳妻分財不及訴於官贊鞫其事御史中丞盧侶佐之令深繩裴罪贊持平不許宰臣竇參與侶善參侶俱持權怒贊以小事不受指使遂下贊獄侍御史杜倫希其意証贊受裴之金鞭其使以成其獄甚急贊弟賞馳詣闕搢登

聞鼓詔三司使覆理無驗出爲郴州刺史參敗徵拜刑部郎中因次對德宗嘉其才擢爲御史中丞時裴延齡判度支以姦巧承恩屬吏有贓犯贊鞫理承伏延齡請曲法出之贊三執不許以款狀聞延齡証贊不平貶饒州別駕丁母憂再轉虔常二州刺史憲宗卽位拜宣州刺史御史中丞充宣歙觀察使所莅皆有政聲永貞元年十一月卒時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贊與弟質員賞以家人人材爲搢紳所仰贊官達父母尚無恙家法清嚴贊兄弟奉指使笞責如僮僕贊最孝謹

唐書三具 穆寧

四

質強直應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條對至今傳之自補闕至給事中時政得失未嘗不先論諫元和初掌賦使院多擅禁繫戶人而有笞掠至死者質乃論奏鹽鐵轉運司應決私鹽繫囚須與州府長吏監決自是刑名畫一憲宗以王承宗叛用內官吐突承璀爲招討使質率同列伏閣論奏言自古無以中官爲將帥者上雖改其名心頗不悅尋改質爲太子左庶子五年坐與楊憑善出爲開州刺史未幾卒

員字與直工文辭尚節義杜亞爲東都留守辟爲從事檢

校員外郎早卒有文集十卷質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人爲酥員

為醜酬賞為乳腐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為高

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云

崔邠字處仁清河武城人祖結新書宰相世系表作信父儻世系表作

官卑三世一舉當時言治家者推其法至德初獻賦行在肅宗異其文位吏部侍郎邠少舉

進士又登賢良方正科貞元中授渭南尉遷拾遺補闕

常疏論裴延齡為時所知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至中

書舍人凡七年又權知吏部選事明年為禮部侍郎轉

吏部侍郎賜金紫邠温裕沈密尤敦清儉上亦器重之

裴洎將引為相病難於承答事竟寢兄弟同時奉朝請

者四人頗以孝敬怡睦聞後改太常卿知吏部尚書銓

唐書真 崔邠

五

事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閱四部樂於署觀者縱焉邠自

私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逢者迴騎避之衢路以為榮

居母憂歲餘卒元和十年三月也時年六十二新書贈

吏部尚書諡曰文簡弟邠邠邠等六人新書邠子

璿璜璿子彥融皆登進士第歷位臺閣

邠少有文學舉進士元和中歷監察御史大和元年十

月自太子詹事拜左金吾衛大將軍邠昆弟六人仕官

皆至三品邠邠邠三人知貢舉掌銓衡冠族聞望為時

名德崔氏四世總麻同舉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

京兆民即其里邠大和九年冬為左金吾衛大將軍無

病暴亡以韓約代之不旬日有訓注之亂其亂始自金吾約

難君子乃知邠之亡崔氏積善之徵也贈禮部尚書子

瑄

邠字廣略舉進士平判入等授集賢殿校書郎三命升

朝為監察御史刑部員外郎資質秀偉神情重雅人望

而愛之終不可捨不知者以為事高簡拘靜默耳居內

憂釋服為吏部員外郎姦吏不敢欺孤寒無援者未嘗

留滯銓敘之美為時所稱再遷左司郎中元和十三年

鄭餘慶為禮儀詳定使邠時有禮學者共事以邠為詳

定判官吏部郎中十五年遷諫議大夫穆宗即位荒於

唐書真 崔邠

六

禽酒坐朝常晚邠與同列鄭覃等延英切諫邠進曰十

德四海之大萬國之眾其治其亂繫於陛下自山以東

百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去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

舍百姓憔悴畜積無有願穆宗甚嘉之畋遊稍簡長慶

中轉給事中昭愍即位遷侍講學士轉中書舍人入思

政殿謝恩邠奏曰陛下用臣為侍講半歲有餘未嘗問

臣經義今蒙轉改實慙尸素有媿厚恩帝曰朕機務稍

閒即當請益高鉞曰陛下意雖樂善既未延接儒生天

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賜之錦綵邠退與同列高

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

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錦綵二百匹銀器等其

年轉禮部侍郎東都試舉人凡兩歲掌貢士平心閱試

賞拔藝能所擢者無非名士至大中咸通之代為輔相

名卿者十數人出為陝州觀察使舊弊有上供不足奪

吏俸以益之歲八十萬鄜以廉使常用之直代之鄜曰

能贍私安暇恤民吾不能獨治安得自封印以府常費

代之又詔賦粟輸太倉者歲數萬石民困於輸則又輦

粟賣而注諸繒民悅忘輸之勞居二年政績聞於朝遷

鄂岳安黃等州觀察使又五年移浙江西道都團練觀

察使檢校禮部尚書至用寬政安疲人及居鄂渚則峻法嚴刑

未嘗賞一死罪治號以寬經月不答一人及在鄂則嚴

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者也聞者服焉江湖

之間荏蒲是叢自蔡叛鄂岳常苦兵江湖盜賊顯行鄜修治鎧仗因造蒙衝小

艦上下千里期月而盡獲羣盜凡三按廉車率由清簡

少事財用有餘人遂寧泰開成元年卒年六十九贈吏

部尚書諡曰德鄜與兄弟鄆等皆有令譽而鄆疎財

恢廓昆仲所不及居家怡然不訓子弟自化室處

就外位子瑤瓊瑾瓊瑤大和三年登進士第出佐藩方

入升朝列累至中書舍人大中六年知貢舉旋拜禮部

侍郎出為浙西觀察使又遷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終

於位瓊瓊官至郎署給諫瑾大中十年登進士第累

居使府歷尚書郎知制誥咸通十三年知貢舉選拔頗

為得人尋拜禮部侍郎出為湖南觀察使

鄆登進士第補南尉累遷監察御史三遷考功郎中

三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轉中書舍人六年罷學士除

刑部郎中出副杜元穎西川節度府八年為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權知

禮部真拜兵部侍郎本官判吏部東銓事文宗勤於政

道每苦選曹訛弊延英謂宰臣曰吏部殊不選才安得

據實無濫可釐革否李石對曰令錄可以商量他官且

宜循舊上曰循舊如配官耳賢不肖安能甄別帝召三

銓謂之曰卿等比選令錄如何注擬鄆對曰資敘相當

問其為治之術視可否而擬之帝曰依資合得而才劣

者何授對曰與邊遠慢官帝曰如以不肖之才治邊民

則疾苦可知也凡朝廷求理遠近皆須得人苟非其才

人受其弊矣尋拜吏部侍郎開成二年出為宣州刺史

兼御史中丞宣欵觀察使四年入為太常卿七年以本

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加中書侍郎銀青光祿大夫

會昌初李德裕用事與鄆弟兄素善鄆在相位累年罷

劍南西川節度使宣宗初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節度淮南歷方鎮太子師保卒

寶羣字丹列扶風平陵人新書京兆金城人案地理志

屬扶風未詳祖亶同昌郡司馬父叔向以工詩稱代宗

朝官至左拾遺羣兄常牟弟鞏皆登進士第唯羣獨為

處士隱居毗陵以節操聞及母卒嚙一指置棺中因廬墓次終喪後學春秋於啖助之門人盧庇者著書二十四卷號史記名臣疏貞元中蘇州刺史韋夏卿以邺園茂異薦兼獻其書不報及夏卿入為吏部侍郎改京兆尹中謝日因對復薦羣徵拜左拾遺遷侍御史充入蕃使祕書監張薦判官羣因入對奏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澤擢臣為拾遺是難其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為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德宗異其言留之復為侍御史王叔文之黨柳宗元劉禹錫皆慢羣羣不附之其黨議欲貶羣官韋執誼止之羣嘗謁王叔文叔

唐書三真 實羣

九

文命徹榻而進羣揖之曰夫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如何羣曰去年李實伐恩恃貴傾動一時此時公遠巡路傍乃江南一吏耳今公已處實形勢又安得不慮路傍有如公者乎叔文雖異其言竟不之用憲宗即位轉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出為唐州刺史節度使于頔素聞其名既謁見羣危言激切頔甚悅奏留充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宰相武元衡李吉甫皆愛重之召入為吏部郎中元衡輔政舉羣代已為中丞羣奏刑部郎中呂溫羊士諤為御史吉甫以羊呂險躁持之數日不下羣等怒怨吉甫三

年八月吉甫罷相出鎮淮南羣等欲因失恩傾之吉甫嘗召術士陳登宿於安邑里第翼日羣令吏捕登考劾偽構吉甫陰事密以上聞帝召登面訊之立辨其偽憲宗怒將誅羣等吉甫救之出為湖南觀察使數日改黔州刺史黔州觀察使在黔中屬大水壞其城郭復築其城徵督谿洞諸蠻程作頗急於是辰錦生蠻乘隙作亂羣討之不能定六年九月貶開州刺史在郡二年改容州刺史容管經略觀察使九年詔還朝至衡州病卒時年五十

新書五十五 贈左散騎常侍

羣性狠戾頗復恩讐臨事不顧生死是時徵入云欲大用人皆懼駭聞其卒方安二子

唐書三真 實羣

一

謙餘審餘兄常

常字中行大厯十四年登進士第居廣陵之柳楊結廬種樹不求苟進以講學著書為事凡二十年不出貞元十四年鎮州節度使王武俊聞其賢遣人致聘辟為掌書記不就其年杜佑鎮淮南奏授校書郎為節度參謀元和六年自湖南判官入為侍御史轉水部員外郎出為朗州刺史歷固陵潯陽臨川三郡守入為國子祭酒求致仕寶祿元年卒時年七十

贈越州都督

子宏餘會昌中為黃州刺史

牟字貽周貞元二年登進士第試祕書省校書郎東都

留守巡官歷河陽昭義從事檢校水部郎中賜緋

盧從史從史寢驕牟度不可諫即移疾歸東都從史敗不以覺微避去自賢再為留守判官

入為都官郎中出為澤州刺史入為國子祭酒

慶二年卒時年七十四子周餘大中年秘書監牟弟庠

庠字胄卿釋褐國子主簿吏部侍郎韓阜出鎮武昌辟

為推官阜移鎮浙西奏庠為節度副使殿中侍御史遷

澤州刺史又為宣歙副使除奉天令登州刺史東都留

守判官歷信婺二州刺史卒年六十三子繇載

鞏字友封元和二年登進士第袁滋鎮滑州辟為從事

滋改荆襄二鎮皆從之掌管記之任平盧薛平又辟為

唐書真

寶羣

十一

副使人朝拜侍御史歷司勳員外郎刑部郎中元稹觀

察浙東奏為副使檢校秘書少監兼御史中丞賜金紫

稹移鎮武昌鞏又從之鞏能五言詩昆仲之間與牟詩

俱為時所賞重為聯珠集行於時義取昆弟若五星然性溫雅多不能持

論士友言議之際吻動而不發白居易等目為嘒嘒翁

終於鄂渚時年六十子六人景餘師裕最知名

李遜字友道後魏申公發之後於趙郡謂之申公房曾

祖進德太子中允祖珍玉昌明令父震雅州別駕世寓

於荊州之石首遜登進士第辟襄陽掌書記復從事於

湖南主其留務頗有聲績累拜池濠二州刺史先是濠

州之都將楊騰削刻士卒州兵三千人謀殺騰騰覺之

走揚州家屬皆死濠兵不自戢因行攘剽及遜至郡餘

亂未殄徐驅其間為陳逆順利害之勢眾皆釋甲請罪

因以寧息觀察使旨限外徵役皆不從入拜虞部郎中

元和初出為衢州刺史以政績殊尤遷越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浙東都團練觀察使先是貞元初皇甫政鎮浙

東嘗福建兵亂逐觀察使吳詵政以所鎮實壓閩境請

權益兵三千俟賊平而罷賊平向三十年而所益兵仍

舊遜視事數日舉奏停之遜為政以均一貧富扶弱抑

強為已任故所至稱理九年入為給事中遜以舊制隻

唐書真

李遜

十一

日視事對羣臣遜奏論曰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啓

沃不必擇辰今羣臣敷奏乃候隻日是畢歲臣下覩天

顏獻可否能幾何憲宗嘉之乃許不擇時奏對俄遷戶

部侍郎元和十年拜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

等使襄陽前領八郡唐鄧隋在焉是時方討吳元濟朝

議以唐蔡鄰接遂以鄧隸唐州三郡別為節制命高霞

寓領之專俟攻討遜以五州賦餉之時遜代嚴綬鎮襄

陽綬以八州兵討賊在唐州既而綬以無功罷兵柄命

高霞寓代綬將兵於唐州其襄陽軍隸於霞寓軍士家

口在襄州者遜厚撫之士卒多捨霞寓亡歸既而霞寓

為賊所敗乃移過於遜言供饋不時震寓本出禁軍內官皆佐之既貶官中人皆言遜撓震寓軍所以致敗上令中使至襄州聽察曲直奏言遜不直乃左授太子賓客分司又降為恩王傅十三年李師道劾順命遜為左散騎常侍馳赴東平論之師道得語意動即請効順旋為其下所惑而止遜還未幾除京兆尹改國子祭酒十四年拜許州刺史檢校禮部尚書充忠武節度陳許潁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是時新羅兵戰難遽完緝及遜至集大軍與之約束嚴具示賞罰必信號令數百言士皆感悅長慶元年幽鎮繼亂遜請身先討賊不許但命以兵一

唐書真李遜

三

萬會於行營遜奉詔即日發兵故先諸軍而至由是進位檢校吏部尚書尋改鳳翔節度使行至京師以疾陳乞改刑部尚書長慶三年正月卒年六十三廢朝一日贈尚書右僕射遜幼孤寓居江陵與其弟建皆安貧苦易衣併食講習不倦遜兄造知二弟賢日為營丐成其志業建先遜一年卒兄弟同致休顯士君子多之諡曰恭肅新書造早卒遜子方元字景業第進士裴誼奏署江西府判官有大獄論死者十餘囚以元刺審其冤悉平貸之累為池州刺史鉤檢戶籍所以差量徭賦者皆有科品程章吏不得私常日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蓋為此云終處州刺史

建字杓直家素清貧無舊業與兄造遜於荆南躬耕致

養嗜學力文鄉人爭鬪不詣府而詣建平決無頗母隣其孝每字之日發子勸吾食吾帆飽進藥舉進士選授祕書省校書郎德宗聞其名德宗思其學當補校書者八人他皆藉貴勢以請建獨無有帝喜用為右新書拾遺翰林學士順宗立李師古以兵侵曹州建作詔論還之詞不假借王御史大夫奏為殿中侍御史遷兵部郎中知制誥自以草詔思遲不願司文翰宰相有竄定詔稟者亟請解職改京兆尹與宰相韋貫之友善貫之罷相建亦出為澧州刺史徵拜太常少卿尋以本官知禮部貢舉建取捨非其人又惑於請託故其年選士不精坐罰俸料明年除禮

唐書真李遜

十四

部侍郎竟以人情不洽改為刑部建名位雖顯以廉儉自處家不理垣屋士友推之長慶二年二月卒贈工部尚書三子訥恪朴訥最知名訥字敦止及進士第遷累中書舍人為浙東觀察使性疎下遇士不以禮為下所逐貶朗州刺史召為河南尹時久雨洛暴漲訥行水魏王堤懼漂泊疾馳去水遂大毀民慮議者薄其材初訥與宰相楊收居接收欲市訥兀舍以廣第訥叱日先人舊廬為權貴優笑地耶官至華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凡三為華州刺史歷兵部尚書以太子太薛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居於毗陵之陽羨山年餘四十不易其操江西觀察使李衡辟為從事使者三返方應故相齊映代衡又留署職府罷

傳卒遺命葬不請鹵簿避贈諡詔聽

歸山福建觀察使柳冕表為從事累月轉殿中侍御史
會泉州闕刺史冕署戎權領州事是時姚南仲節制鄭
滑從事馬總以其道直為監軍使誣奏貶泉州別駕冕
附會權勢欲構成總罪使戎按問曲成之戎以總無辜
不從冕意別白其狀戎還自泉州冕盛氣據衙而見賓
客戎遂歷東廂從容而入冕度勢未可屈徐起以見一
揖而退又構其罪以狀聞置戎於佛寺環以武夫恣其
侵辱如是累月誘令成總之罪操心如一竟不動搖杜
佑鎮淮南知戎之寃乃上其表發書論冕會冕亦
病死戎難
方解遂辭職寓居於江湖間後閻濟美為福建觀察使

唐書真薛戎

十五

備聞其事奏充副使又隨濟美移鎮浙東改侍御史入

拜刑部員外郎出為河南令

吐突承璀討鎮州所過吏
迎廷畏不及治道前驅惟

戒境內按故無所治迺留府卒犯令累改衢湖常三州

刺史遷浙東觀察使

所部州觸酒禁者罪當死橋
未貢先鬻者死戎弛其禁所莅

皆以政績聞居數歲以疾辭官長慶元年十月卒贈左

散騎常侍戎檢身處約不務虛名俸入之餘散於宗族

既病以所有分遺之日吾死
矣可持為歸資眾皆哭而去

身歿之後人無譏焉兄弟

五人季弟放最知名

放登進士第性端厚寡言於是非不甚繫意累佐藩府

莅事幹敏官至試大理評事擢拜右拾遺轉補闕歷水

部兵部二員外郎遷兵部郎中憲宗以儲皇好書求端
士輔導經義選充皇太子侍讀及穆宗嗣位未聽政間
放多在左右密參機命穆宗常謂放曰小子初承大寶
懼不克荷先生宜為相以匡不逮放叩頭曰臣實庸淺
獲侍冕旒固不足猥塵大位輔弼之任自有賢能其言
無矯飾皆此類也穆宗深嘉其誠因召對思政殿賜以
金紫之服轉工部侍郎集賢學士雖任非峻切而恩顧
轉隆轉刑部侍郎職如故穆宗常謂侍臣曰朕欲習學
經史何先放對曰經者先聖之至言仲尼之所發明皆
天人之極致誠萬代不刊之典也史記前代成敗得失

唐書真薛戎

十六

之迹亦足鑒其興亡然得失相參是非無準的故不可

為經典比也帝曰六經所尚不一志學之士白首不能

盡通如何得其要對曰論語者六經之菁華孝經者人

倫之本窮理執要真可謂聖人至言是以漢朝論語首

列學官光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經元宗親為孝經注

解皆使當時大理四海又寧蓋人知孝慈氣感和樂之

所致也上曰聖人以孝為至德要道其信然乎轉兵部

侍郎禮部尚書判院事放閨門之內尤推孝睦孤孀百

口家貧每不給贍常苦俸薄放因召對懇求外任其時

偶以節制無闕乃授以廉問及鎮江西惟用清潔為理

一方之人至今思之寶曆元年卒於江西觀察使廢朝

一日諡曰簡

史臣曰穆祕監之剛正不奪如寒松倚巖千丈勁節而寶容州之敢決如鷲鳥逐雀英氣動人巖穴之流罕能及此然矯激過當君子不為如堦如篴不通不介士行之美崔氏諸子有焉建遜之貞方戎放之道義元和已來稱為令族宜哉

贊曰穆之贊質寶之常羣迹參時傑氣爽人文二李英英四崔濟濟薛氏三門難兄難弟

唐書三真 薛戎

一

唐書卷第二百七

列傳三

于頔子敏 方 季友 韓宏子公武 弟充

李質 王智興子安平 宰

于頔字允元河南人也周太師燕文公謹之後也始以蔭補千牛調授華陰尉黜陟使劉灣辟為判官又以櫟陽主簿攝監察御史充入蕃使判官再遷司門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紫充入西蕃計會使將命稱於時論以為有出疆專對之能歷長安縣令駕部郎中出為湖州刺史因行縣至長城方山其下有水曰西湖南朝疏鑿溉田三千頃久埋廢頔命設隄塘以復之歲獲杭稻蒲魚

唐書三真 于頔

一

之利人賴以濟州境陸地褊狹其送終者往往不掩其棺槨頔葬朽骨凡十餘所改蘇州刺史濟溝瀆整街衢至今賴之吳俗事鬼頔疾其淫祀廢生業神宇皆撤去唯吳太伯伍員等三數廟存焉雖為政有績然橫暴已甚追憾湖州舊尉封林以計強決之觀察使王緯奏其事德宗不省及後頔累遷乃與緯書曰一蒙惡奏三度改官由大理卿改陝虢觀察使自以為得志益恣威虐官吏日加科罰其惴恐重足一跡掾姚峴不勝其虐與其弟汎舟於河遂自投而死貞元十四年為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使地與蔡州鄰吳少誠之叛頔

率兵赴唐州收吳房朗山縣禽其將又破賊於濯神溝

於是廣軍籍募戰士器甲犀利儼然專有漢南之地小

失意者皆以軍法從事因請升襄州為大都督府比鄆

魏時德宗方姑息方鎮聞頤事狀亦無可奈何但允順

而已頤奏請無不從於是公然聚斂恣意虐殺專以凌

上威下為務鄧州刺史元洪頤誣以賊罪奏聞朝旨不

得已為流端州命中使監焉至隋州棗陽縣頤命部將

領士卒數百人劫洪至襄州拘留之中使奔歸京師德

宗怒笞之數十頓又表洪其責太重復降中使景忠信

宣旨慰諭遂除洪吉州長史然後洪獲赴謫所又怒判

唐書 子頤

官薛正倫奏貶峽州長史及敕下頤怒已解復奏請為

判官德宗皆從之正倫卒未殯頤以兵圍其宅令孽男

逼娶其嫡女昵吏高洪縱使剝下別將陳儀不勝忿刺殺洪一府驚潰頤累遷至左

僕射平章事燕國公俄而不奉詔旨擅總兵據南陽朝

廷幾為之旰食初襄有髮器天下以為法至頤驕蹇故方帥不法者號襄樣節度及憲

宗即位威肅四方頤稍戒懼以第四子季友求尚主憲

宗以長女永昌公主降焉其第二子方屢諷其父歸朝

入觀冊拜司空平章事請准杜佑月三奉朝請詔可元和中內官梁

守謙掌樞密頗招權利有梁正言者勇於射利自言與

守謙宗盟情厚頤子敏與之遊處正言取頤財賄言賂

守謙以求出鎮久之無效敏責其貨於正言乃誘正言

之僮支解棄於澗中八年春敏奴王再榮詣銀臺門告

其事即日捕頤孔目官沈璧家僮十餘人於內侍獄鞠

問尋出付臺獄詔御史中丞薛存誠刑部侍郎王播大

理卿武少儀為三司使按問乃搜死奴於其第獲之頤

率其男贊善大夫正駙馬都尉季友素服單騎將赴闕

下待罪於建福門門司不納退於街南負牆而立遣人

進表閣門使以無引不受日沒方歸明日復待罪於建

福門宰相諭令還第貶為恩王傅敏長流雷州錮身發

遣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季友追奪兩任官階令其家循

唐書 子頤

省左贊善大夫正祕書丞方並停見任孔目官沈璧決

四十配流封州奴犀牛與劉幹同手殺人宜付京兆府

決殺敏行至商山賜死梁正言僧鑒虛並付京兆府決

殺頤其年十月改授太子賓客久之拜戶部尚書十年王師討

淮蔡諸侯貢財助軍頤進銀七千兩金五百兩玉帶二

詔不納復還之又坐季友居喪荒宴削金紫光祿大夫帝初欲頤告老宰相李逢吉謂得謝乃

優禮非所以示責十三年頤表求致仕宰臣擬授太子少保御

筆改為太子賓客其年八月卒贈太保諡曰厲其子季

友從獵苑中訴於穆宗會徐泗節度使李愬亦為請賜諡曰思右丞

張正甫封敕請還本諡右補闕高鉞上疏論之曰夫諡

者所以懲惡勸善激濁揚清使忠臣義士知勸亂臣賊子知懼雖竊位於當時死加惡諡者所以懲暴戾垂沮勸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蓋為此也垂範如此尚不能救況又隳其典法乎臣風聞此事是徐泗節度使李愬奏請李愬勳臣節將陛下寵其勳勞賜其爵祿車服第宅則可若亂朝廷典法將何以沮勸仲尼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器君之所司若以假人與之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頓頓鎮襄漢殺戮不辜恣行兇暴移軍襄鄧迫脅朝廷擅留逐臣微遮天使當先朝嗣位之始貴安反側以靖四方幸免鈇鉞之誅得全腰領而斃誠

唐書 子頤

四

宜諡之繆厲以沮兇邪豈可曲加美名以惠姦宄如此則是子頤生為姦臣死獲美諡竊恐天下有識之士謂聖朝無人有此倒置伏請速追前詔却依太常諡為厲使朝典無虧國章不濫太常博士王彥威又疏曰古之聖王立諡法者所以彰善惡垂勸誡使一字之褒賞踰絃冕一言之貶辱過朝市此有國之典禮陛下勸懲之大柄也頓頓擁節旄肆行暴虐人神共憤法令不容擅與全師僭為正樂侵辱中使擅止制囚殺戮不辜誅求無度臣故定諡為厲今陛下不忍改賜為思誠出聖慈實害聖政伏以陛下自臨宸辰懋建大中聞善若驚從

諫不倦況當統天立極之始所謂執法慎名之時一垂恩光大啓微倖且如頓之不法然而陛下不忍加懲臣恐今後不逞之徒如頓者眾矣死援頓例陛下何以處之是恩曲於前而弊生於後若以李吉甫有賜諡之例則甫之為相也有犯上殺人之罪乎以頓況之恐非倫類如以頓常人財助國改過來觀兩使絕域可以贖論夫傷物害人剝下奉上納賄求幸尤不可長其漸焉自兩河宿兵垂七十年王師憊征瘡痍未息及張茂昭以易定入覲程權以滄景歸朝故恩禮殊尤以勸來者而于頤以文吏之職居腹心之地而倔強犯命不獲已而

唐書 子頤

五

入朝豈茂昭之比乎縱有入財使遠之勤何以掩其惡迹伏望陛下恩由義斷澤以禮成褒貶道存微倖路絕則天下幸甚疏奏不報竟諡為思頓嘗制順聖樂舞獻諸朝又教女妓為八佾聲能雄侈號長慶中以戚里勳家諸貴引用于方復孫吳順聖樂云至和王傅家富於財方交結遊俠務於速進元稹作相欲以其策平河朔羣盜方以策畫于頤而李逢吉之黨欲傾裴度乃令人告稹欲結客刺度事下法司按鞠無狀而方竟坐誅

韓宏潁川人其祖父無聞世居滑之匡城少孤依母族舉明經不中從外家學騎射劉元佐即其舅也事元佐為州掾累奏

試大理評事元佐卒于士寧被逐宏出汴州為宋州南
城將劉全諒時為都知兵馬使貞元十五年全諒卒汴
軍懷元佐之惠又以宏長厚其請為留後環監軍使請
表其事朝廷亦以元佐故許之自試大理評事檢校工
部尚書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
節度事宋毫汴頰觀察等使時吳少誠遣人至汴密與
劉全諒謀因曲環卒襲陳許會全諒卒其人在傳舍宏
喜獲節鉞即斬其人以聞立出軍三千助禁軍其討少
誠汴州自劉士寧之後軍益驕恣及陸長源遇害頗輕
主帥其為亂魁黨數百人宏視事數月皆知其人有

唐書 韓宏

六

部將劉鏐者兇卒之魁也宏欲大振威望一日引短兵
於衙門召鏐與其黨三百數其罪盡斬之以徇血流道
中宏對賓僚言笑自若自是訖宏入朝二十餘年軍眾
十萬無敢怙亂者李師古屯曹州以謀鄭滑或告師古
除道也師古治道矣兵且至請備之宏曰師來不
情得乃引去累授檢校左右僕射司空憲宗即位加同
平章事時王鏐檢校司空平章事致書於宰臣武元衡
恥在王鏐之下憲宗方欲用形勢以臨淮西乃授以司
徒平章事班在鏐上及用嚴綬為招討為賊所敗宏方
鎮汴州當兩河賊之衝要朝廷慮其異志欲以兵柄授
之而令李光顏烏重胤實當旗鼓乃授宏淮西諸軍行

營都統令兵部郎中知制誥李程宣賜官告宏實不離
理所唯令其子公武率師三千隸李光顏軍宏雖居統
帥常不欲諸軍立功陰為逗撓之計每聞獻捷輒數日
不怡其危國邀功如是吳元濟誅以統帥功加檢校司
徒兼侍中封許國公罷行營都統十四年誅李師道收
復河南三州宏大懼其年七月盡攜汴之牙校千餘人
入覲對於便殿拜舞之際以其足疾命中使掖之宴賜
加等預冊徽號大禮進絹三十五萬疋純三萬疋銀器
二百七十件三上章堅辭戎務願留京師奉朝請詔曰
納大忠樹嘉績為臣所以明極節錫殊寵進高秩有國

唐書 韓宏

七

所以待元臣況乎邦教誕敷王言總會百辟攸憲四方
式瞻未念於懷久虛其位載揚成命僉曰休哉宣武軍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宋毫頰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兼侍中使持節汴州諸軍事汴
州刺史上柱國許國公食邑三千戶韓宏降神挺材積
厚成器中蘊深閎之量外標嚴重之姿有匡國濟時之
心推誠不耀有夷兇禁暴之略仗義益彰自鎮浚郊二
十餘載師徒稟訓而咸肅吏士奉法而愈明俗臻和平
人用庶富威聲之重隱若山崇屬者淮濱濯征命統羣
帥克殄殘孽惟乃有指縱之功及齊境興妖分師進討

遂梟元惡惟乃有略地之效既聞旋旆俄請執珪深陳魏闕之誠遠繼韓侯之志朝天有慶就日方伸又抗表章固辭戎旅三加敦諭所守彌堅于藩于宣諒切於注意我弼我輔難違其忠懇式遂良願載兼上司論道之榮因之以齊八政中樞之長昇之以贊萬務元袞赤烏備於寵光不有其人孰膺斯任可守司徒兼中書令乃以吏部尚書張宏靖兼平章事代宏鎮宣武憲宗崩以宏攝冢宰十五年六月以本官兼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時宏弟充為鄭滑節度使子公武為鄜坊節度使父子兄弟皆秉節鉞人臣之寵冠絕一時二年

唐書三傳 韓宏 入

請老乞罷戎鎮三表從之依前守司徒中書令其年十一月病卒時年五十八贈太尉諡曰 賻絹二千疋布七百端米粟千碩初宏鎮大梁二十餘載四州征賦皆為已有未嘗上供始宏自汴來朝獻馬三千 絹五十萬他錦練三萬 有私錢百萬貫粟三百萬斛馬七千匹兵械稱是專務聚財積粟峻法樹威而莊重寡言沈猜勇斷鄰封如吳少誠李師道輩皆憚之詔使宣諭宏多倨待及齊蔡賊平勢屈入覲兩朝寵待加等宏竟以名位始終人臣之幸也時公武已卒宏孫紹宗嗣

公武字從偃起家 衛尉主簿 自宣武馬步都虞候將兵誅蔡賊平

檢校右新書 散騎常侍鄜州刺史鄜坊節度使丁所生憂起復金吾將軍仍舊職十四年父宏入朝公武乞罷節度入為右金吾將軍既而宏出鎮河中季父充移鎮宣武公武歎曰二父聯居重鎮吾以孺子當執金之職家門之盛懼不克勝堅辭宿衛改右騎衛將軍性頗恭遜不以富貴自處宏罷河中居永崇里第公武別居宣陽里之北門因省父無疾暴卒贈戶部尚書諡曰 充本名 依舅劉元佐歷河陽昭義牙將李元為河陽節度使署牙將元 改昭義又從之元嘗謂賓佐及兄宏節制宣武召歸主親兵元曰我知君傳矣吾兒不才不足 奏授御史大夫累君者二女方幼以為託遂辭去

唐書三傳 韓宏 九

宏頗酷法人人不自安充獨謙恭執禮未嘗懈怠繇是徧得士心然以親逼權重常不自安固請人宿衛宏許之不即遣 元和六年因獵近郊單騎歸於洛陽時朝廷方姑息宏亦憐充之無異志擢拜右金吾衛將軍十二月轉大將軍兵軍士虛名不 如令者七百人 歷少府監十五年代姪公武為鄜坊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長慶二年幽鎮魏復亂朝廷以王承元有冀卒數千在滑州恐封疆相接復相勸誘命充與承元更換所守檢校左僕射是歲汴州節度使李愿被三軍所逐立都將李弁為留後朝廷以充久在汴州眾心悅附命充為宣武節度使兼統義成之師往討弁

戰郭橋破之 會介疽發腦屬兵於紀綱李質質以計誅首亂

送介歸京師充遂不戰而入大梁時陳許李光顏亦奉

詔討介軍於尉氏意欲必先收汴因大肆俘掠汴軍監

軍使姚文壽亦欲招許下之師充在中牟聞其謀率眾

徑至城下汴人素懷充來皆踴躍相賀無復疑貳始帝

問破賊期充對汴天下咽喉臣頗習其人然王師詔加

臨之一月可破方二旬即克帝喜曰充料敵若神詔加

檢校司空詔割潁州隸滑州充既安堵密籍部伍間得

嘗構惡者千餘人一日下令并父母妻子立出之敢遂

巡境內者斬自是軍政大理汴人無不愛戴四年八月

例加司徒詔未至暴疾卒時年五十五贈司徒諡曰肅

唐書 李質

充雖內外皆將家素不事奢侈常以簡約自持臨機決

策動無遺悔善將者多之李元沒充為嫁

二女周其家 李質者汴之牙將李介既為留後倚質為心腹及朝廷

以介為郡守志邀節鉞質勸諭不從會介疽發首乃與

監軍姚文壽謀斬介傳首京師有詔以韓充鎮汴充未

至質權知軍州事使衙牙兵二千人皆日給酒食物力

為之損屈充將至質曰若韓公始至頓去二千人日膳

人情必大去若不除之後當無繼不可留此弊以遺吾

帥遂處分停日膳而後迎充召為金吾將軍長慶三年

四月卒

王智興字匡諫懷州温縣人也曾祖靖左武衛將軍祖

瓌右金吾衛將軍父縉太子詹事智興少驍銳為徐州

衙卒事刺史李洎及李納謀叛欲害洎洎遂以徐州歸

國納怒以兵攻徐甚急智興健行不四五口齎表京師

求援德宗發朔方軍五千人隨智興赴之淄青圍解自

是智興常以徐軍抗納累歷滕豐沛狄四鎮將自是二

十餘年為徐將元和中王師誅吳元濟李師道與蔡賊

謀撓沮王師頻出軍侵徐徐帥李愿以所部步騎悉委

智興以抗之鄆將王朝晏以兵攻沛智興擊敗之賊又

合姚海率勁兵二萬圍豐攻城甚急智興復擊敗之於

唐書 王智興

賊壁獲美妾智興懼軍士爭之乃曰軍中有女子安得

不敗此雖無罪違軍法也即斬之以徇朝晏自沂以輕

兵襲沛夜戰狄 邱復累官至侍御史本軍都押衙十三年王師誅李師

道智興率徐軍八千次胡 會諸道之師進擊以騎昇其

卒為先鋒自率軍繼 與陳許之軍大破賊於金鄉拔魚

之壞河橋收黃隄 臺俘斬萬計以功遷御史中丞賊平授沂州刺史長慶

初河朔復亂徵兵進討穆宗素知智興善將遷檢校左

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副使河北行營

都知兵馬使初召智興以徐軍三千渡河徐之勁卒皆

在部下節度使崔羣慮其旋軍難制密表請追赴闕授

以他官事未行會赦王廷湊諸道班師智興先期入境
羣頗憂疑令府僚迎勞且誠之曰兵士悉輸甲仗於外
副使以十騎入城智興既首處賓僚聞之心動率歸師
斬關而入殺軍中異已者十餘人然後詣衙謝羣曰此
軍情也羣治裝赴闕智興遣兵士援送羣家屬至埔橋
遂掠鹽鐵院緡幣及汴路進奉物商旅貨貨率十取七
八逐濠州刺史侯宏度宏度棄城走朝廷以罷兵力不
能加討遂授智興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御史大夫
充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使自是智興務積財賄以
賂權勢賈其聲譽用度不足稅泗口以裒益之李齊攻宋州智

唐書 王智興

三

興悉銳師出宋西鄙破之漳口累加至檢校僕射司空大和初李同捷
據滄德叛智興上章請躬督士卒討賊從之乃出全軍
三萬自備五月糧餉朝廷嘉之加檢校司徒同平章事
兼滄德行營招撫使初同捷狂桀犯命濟之以王廷湊
王師經年無功及智興拔棣州既戰降其將十輩銳賊
大懼諸軍稍務進取以智興首功加守太傅封鴈門郡
王賊平入朝上賜宴麟德殿賞賜珍玩名馬進位侍中
改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察使大和七
年改授河中尹河中節度晉磁隰觀察等使智興因入
朝九年五月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毫汴潁觀察

等使開成元年七月卒年七十九贈太尉不視朝三日
葬於洛陽榆林之北原四鎮將校會葬者千人智興九
子晏平晏宰晏阜晏實晏恭晏逸晏深晏斌晏韜而晏
平晏宰最知名

晏平幼從父征伐以討李同捷功授檢校右散騎常侍
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靈鹽節度使丁父憂奔歸洛
陽晏平居官貪黷去鎮日擅將征馬四百餘匹及兵仗
七千事自衛為憲司所糾減死長流康州以父喪未赴
流所告於河北三鎮三帥上表救解請從昭雪改授撫
州司馬給事中韋溫薛廷老盧宏宣封還制書改永州

唐書 王智興

三

司戶韋溫又執不下文宗令中使宣諭方行
晏宰於昆仲間最稱偉器大中後歷上黨太原節度使
扞迴鶻党項屢立邊功晏宰後去晏獨名宰少拳果長
史大夫為光州刺史有美政觀察使段文昌薦之朝除
鹽州刺史持法嚴人不甚便累擢那寧慶節度使回鶻
平徙忠武軍討劉稹也詔宰以兵出魏博趨磁州當是
時何宏敬陰首鼠間宰至大懼即引軍濟漳水宰相李
德裕遂言河陽兵寡以忠武為援既以并洛則并制魏
博遂詔宰以兵五千椎鋒兼統河陽行營進取天井關
賊黨離沮德裕以宰乘破竹勢不遂取澤州以其子晏
實守磁為顧望計帝有詔切責宰懼急攻陵川賊石
會關進攻澤州其將郭誼殺權作宰相周鼎劾之乃還
軍吐蕃引党項回鶻寇河西詔統代北諸軍進擊以疾
不任事徙河陽罷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進少傅卒晏
實性機警智興自養之故名與諸父
齒與平擢淄州刺史終天雄節度使

晏阜仕至左威衛將軍

史臣曰于燕公以儒家子逢時撥攘不持士範非義非俠健者不為末塗淪躓固其宜矣韓王二帥乘險蹈利犯上無君豺狼噬人鶴鷗幸夜爵祿過當其可已乎謂之功臣恐多慚色

贊曰于子清狂輕犯彘章韓虐王剽專恣一方元和赫斯揮劍披攘擇肉之倫爪距摧藏

唐書卷第二百七

王智興

唐書合鈔 卷二〇八

唐書卷第二百八

列傳三頁

王翊 兄翊

郝士美

李鄴 孫孫

辛祕

馬總

韋宏景

王彥威

王翊 字宏 太原晉陽人也兄翊乾元中累官至京兆少尹性謙柔淡於聲利自商州刺史遷襄州刺史山南東

道節度觀察等使 案本紀自至德至上元山南東道為曾來與史翊無王翊也此疑屬副使 入朝充北蕃宣慰使稱職代宗素重之及即位目為

純臣遷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居憲司雖不能舉振綱條

然以謹重知名大曆二年卒 贈戶部尚書諡曰忠惠 翊為侍郎時

翊自折衝 翊少治兵家天寶中授翊衛尉羽林軍宿衛擢才兼文武科 授辰州刺史

與討襄州康楚元有 功加兼祕書少監 遷朗州有威望智術所莅立名大

曆五年 案新書本紀當是四年 遷容州刺史容管經略使自安史之亂頻詔徵發嶺南兵募隸南陽魯吳軍吳與賊戰於

葉縣大敗餘眾離散嶺南谿洞夷獠乘此相恐為亂其首領梁崇牽自號平南十道大都統及其黨覃問等誘

西原賊張侯夏末攻陷城邑據容州前後經略使陳仁琇李抗侯令儀耿慎感元結長孫全緒等雖容州刺史皆寄理藤州或寄梧州及翊至藤州言於眾曰吾為容

州刺史安得寄理他邑乃出私財募將健許奏以好爵以是人各盡力不數月斬賊魁歐陽珪馳於廣州見節度使李勉求兵為援勉曰容州陷賊已久羣獠方強卒難圖也若務速攻祇自敗耳郡不可復也勉請曰大夫如未暇出師但請移牒諸州揚言出千兵援助冀藉聲勢成萬一之功勉然之翊乃以手札告諭義州刺史陳仁瑾藤州刺史李曉庭等同盟約討賊翊復募三千餘人力戰日數合節度使牒止翊用兵翊慮惑將士匿其牒奮起士卒大破賊數萬眾擒其帥梁崇牽賊遁數百里外盡復容州故境翊發使以聞奏置順州以遏餘寇

唐書 王翊

前後大小百餘戰生擒賊帥上獻者七十餘人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充招討處置使翊又令其將張利用李實等分兵討襲西原遂收復鬱林諸州部內漸安後因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賁嶺南復亂翊遣大將李寶悉所管兵赴援廣州西原賊率覃問復招合夷獠曰容州兵馬盡赴廣州郡可圖也於是悉眾來襲翊知其來伏兵禦之生擒覃問其眾大敗代宗聞而壯之遣中使慰勞加金紫光祿大夫賜第時西蕃人寇河中元帥郭子儀統兵備之乃徵翊為河中少尹充節度留後領子儀之務有悍將凌正者橫暴擾軍政約其徒夜

謀斬關以逐翊有告者翊縮夜漏數刻以差其期賊驚而遁卒誅正軍城又安歷汾州刺史為振武軍使後京兆尹屬發涇原兵討李希烈軍次澧水翊備供頓肉敗糧臭眾怒以叛翊奔至奉天拜太子詹事加御史大夫改將作監從幸山南車駕還京改大理卿出為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入為太子賓客貞元十二年檢校禮部尚書代董晉為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東畿汝防禦使凡開置二十餘屯市勁筋良鐵以為兵器簡練士卒軍政頗修無何吳少誠阻命翊賦車籍甲不待完繕東畿之人賴之十八年卒時七十餘贈禮部尚書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肅翊雅善

唐書 王翊

盧杞之殺崔寧沮李懷光不得朝皆與其謀議者以為皆

郗士美字和夫高平金鄉人也父純字高卿為李邕張九齡等知遇尤以詞學見推與顏真卿蕭穎士李華皆相友善舉進士繼以書判制策三中高第登朝歷拾遺補闕員外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處事不迴為元載所忌魚朝恩署牙將李琮為兩街功德使琮暴橫於銀臺門毀辱京兆尹崔昭純詣元載抗論以為國恥請速論奏載不從遂以疾辭退歸東洛凡十年自號伊川田父清名高節稱於天下及德宗即位崔祐甫作相召拜左庶子集賢學士到京以年老乞身表三上除太子詹

事致仕東歸洛陽德宗召見屢加褒歎賜以金紫公卿

大夫皆賦詩祖送於都門搢紳以為美談有文集六十

卷行於世士美少好學善記覽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

顏真卿蕭穎士柳芳輩嘗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

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於二郗之間矣永冠為陽翟丞

李抱真鎮潞州辟為從事雅有參贊之績其後易王虔休李

元二帥皆詔士美佐之由房州刺史為黔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持節黔中經略招討觀察鹽鐵等使時溪州賊

帥向子琪連結夷獠控據山洞眾號七八千士美設奇

略討平之詔書慰勞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封高平郡公

再遷京兆尹每別殿延問必咨訪大政出為鄂州刺史

鄂岳觀察使貞元十八年本紀十五年伊慎有功特授安黃

節度二十年慎來朝其子宥主留事朝廷未能去會宥

母卒於京師利主軍權不時發喪士美命從事託以他

故過其境宥果迎之告以凶問先備肩籃即日遣之德宗

紀貞元二十年士美自房州除黔中其拜鄂岳也本紀

無文然以時推之當在元和三年韓皋遷浙西之後此

貞元十八年以下文乃追敘伊慎事元和五年拜河南

非士美之除鄂岳在十八年前也尹明年三月檢校工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昭

義節度使前政之豐給浮費至皆減損昭義自李抱真

厨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十斛又慮從史時日具

三百人膳以餉牙兵士美曰卒衛於牙固職也安得廣

費為號令嚴肅及朝廷討王承宗士美遣兵馬使王獻

領勁兵一萬為前鋒獻兇惡恃亂逗撓不進遽令召至

數其罪斬之下令曰敢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既合

而賊軍大敗下三營環栢鄉屢以捷聞上大悅曰吾故

知士美能辨吾事於時四面七八鎮兵共十餘萬以環

鎮冀未有首功多犯法士美兵士勇故畏法威聲甚振

承宗大懼指期有破亡之勢會詔班師至今兩河間稱

之十二年以疾徵為工部尚書稍間拜忠武節度使檢

校刑部尚書至鎮踰月寢疾元和十四年九月卒年六

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景士美善與人交然諾之際

豁如也當時名稱翕然

李鄴字建侯江夏人北海太守邕之姪孫父暄新書羊

表作官至起居舍人鄴大厯中舉進士又以書判高等

授祕書正字為李懷光所辟累遷監察御史及懷光據

蒲津叛鄴與母妻陷賊中恐禍及親因偽白懷光曰兄

病在洛請母往視之懷光許焉且戒妻子無得從鄴皆

遣行後懷光知責之對曰鄴名隸軍籍不得隨侍老母

奈何不使婦隨姑行也懷光無以罪之時與故相高郢

同在賊廷乃密奏賊軍虛實及攻取之勢德宗賜手詔

以勞之後事洩懷光嚴兵召郢與鄴詰責鄴詞激氣壯

唐書頁 郗士美

唐書頁 郗士美

五

三軍義之懷光不敢殺囚之獄中懷光死馬燧就獄致禮表為河東從事尋以言不行歸養洛中襄州節度使嗣曹王臯致禮延辟署從事奏兼殿中侍御史入為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其子愔為將校所迫俾領軍務詔擇臨難不懾者即其軍以諭之遂命鄜為徐州宣慰使鄜直抵其軍召將士傳朝旨陳禍福脫監軍使桎梏令復其位兇黨不敢犯及愔上表稱兵馬留後鄜以為非詔令所加不宜稱號立使削去方受其表遷吏部郎中順宗登極拜御史中丞遷京兆尹尚書右丞元和初以京師多盜復遷為京兆尹擒姦禁暴威望甚著尋

唐書頁 李鄜

六

拜檢校禮部尚書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是鎮承前命帥多用武將有神策行營之號初受命必詣軍修謁鄜既受命表陳其不可詔遂去神策行營字但為鳳翔隴右節度未幾遷鎮太原入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諸道鹽鐵轉運使五年冬出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鄜前在兩鎮皆以剛嚴操下遽變舊制人情不安故未幾即改去至淮南數歲就加檢校左僕射政嚴事理府廩充積及王師征淮夷鄜寇李師道表裏相援鄜發楚壽等州二萬餘兵分壓賊境日費甚廣未嘗請於有司時憲宗以兵興國用不足命鹽鐵副使程昇

乘驛論江淮諸道俾助軍用鄜以境內富實乃大籍府庫一年所蓄之外咸貢於朝廷諸道以鄜為倡首悉索以獻自此王師無匱乏之憂先是吐突承璀監淮南軍貴寵莫貳鄜亦以剛嚴素著而差相敬憚未嘗相失承璀歸遂引以為相十二年徵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鄜出入顯重素不以公輔自許年侵勢過頗安外鎮登祖筵聞樂而泣下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又辭疾歸第既未朝謁亦不領政事竟以疾辭改授戶部尚書俄換檢校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尋以太子少傅致仕元和十五年八月卒贈太子太保諡

唐書頁 李鄜

七

曰肅鄜強直無私飾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任氣自負然鄜當官嚴重為吏以峻法立操所至稱理而剛決少恩鎮揚州七年令行禁止擒擿生殺一委軍吏參佐束手居人頗陷非法物議以此少之子柱新書無官至浙東觀察使拭歷宗正卿京兆尹河東柱子新書字景望博學多通文章秀絕大中十三年一舉登進士第歸仁晦鎮大梁穆仁裕鎮河陽自監察殿中相次奏為從事入為尚書水部員外郎累遷吏部郎中兼史館修撰拜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廣明中分司洛下劫奏內閣使郝景全不法事景全反擄礮疏犯順宗嫌名坐奪俸候上言因事告事旁訟他人者咸

通詔語也禮不諱嫌名律廟諱嫌名不坐豈臣所引詔書而有司輒論奏臣恐自今用格令者委曲迴避旁緣為姦也詔巢讓之亂逃於河橋時留守劉允章為賊脅遣人就讓亦不臣賊光啓中避亂淮海有偽襄王詔命與允章偕亦不臣賊

不奪俸淮南高駘受偽命光啓中避亂淮海有偽襄王詔命與允章偕亦不臣賊

為學士拜戶部侍郎遷禮部尚書景福二年新書乾寧元年舊書

昭宗紀同昭宗紀同十月與韋昭度並命中書門下平章事宣制

日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掠其麻哭之奏云李璣姦邪挾附權倖以忝學士與中人楊復恭昵款其弟為時溥所殺不合為相

時宰臣薛昭緯與昭度及璣素不相協密遣崇魯沮之也乃左授太子少師新書璣因上十章及納諫論三篇

自雪且數崇魯之惡初崇魯父坐受賄仰藥死故璣以醜語及之議者重其才而鄙其訟昭宗素愛其才而決於大用至乾寧初又

上第十一表乃復命為相李茂貞等上言深詆其非帝不獲已又罷為太子少師

數月與昭度同為王行瑜等所殺茂貞及王行瑜韓建之於都璣自在臺省聚書至多手不釋卷時人號曰李

書樓所撰文章及注解書傳之闕疑僅百餘卷經亂悉亡王行瑜死德音昭雪贈司徒諡曰文子沈字東濟有俊才與父同日遇害詔贈禮部員外郎

幸祕隴西人少嗜學貞元中累登五經開元禮科選授

華原尉新書判入高等調補長安尉高郢為太常卿嘉其禮學奏授太常博士遷祠部兵部員外郎仍兼博士

山陵及郊邱二禮儀使皆署為判官當時推其達禮元和初拜湖州刺史未幾屬李錡命將收支郡遂令大將

監守五郡蘇常杭睦四州刺史或以戰敗或被拘執賊黨以祕儒者甚易之祕密遣衙門將邱知二勒兵數百

人候賊將動逆戰大破之知二中流矢墜馬起而復戰斬其將焚其營一州遂安賊平以功賜金紫由是僉以

祕材堪將帥及太原節度范希朝領全師出討王承宗徵祕為河東行軍司馬委以留務尋召拜右司郎中出

為汝州刺史九年徵拜諫議大夫改常州刺史遷為河南尹莅職修政有可稱者十二年拜檢校工部尚書代

郝士美為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昭義軍節度澤潞磁洛邢等州觀察使是時以再討王承宗澤潞

壓境凋費尤甚朝議以兵革之後思能完復者遂以命祕凡四歲府庫積錢七十萬貫餼糧器械稱是及歸道

病先自為墓誌將歿又為書一通命緘致几上其家發之皆送終遵儉之旨久歷重任無豐財厚產為時所稱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贈左僕射諡曰昭新書

諡曰肅後更諡懿

馬總字會元扶風人少孤貧好學性剛直不妄交遊貞

元中姚南仲鎮滑臺辟為從事南仲與監軍使薛盈不

協監軍誣奏南仲不法及罷免總坐貶泉州別駕監軍

入掌樞密福建觀察使柳冕希旨欲殺總從事穆贊鞫

總贊稱無罪總方免死後量移恩王傅元和初遷虔州

刺史四年本紀五年兼御史中丞充安南都護本管經略使

總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

於漢所立銅柱之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

唐德以繼伏波之迹以綏蠻功就加金紫八年轉桂州

刺史桂管經略觀察使入為刑部侍郎裴度宣慰淮西

唐書頁 馬總

十

奏為制置副使吳元濟誅度留總蔡州知彰義軍留後

尋檢校工部尚書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淮西節度

使總以申光蔡等州久陷賊寇人不知法威刑勸導咸

令率化奏改彰義軍曰淮西賊之偽迹一皆削盪十三

年轉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澠等州觀察處置等

使明年改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十四年李

道平析郟曹濮等為 遷檢校刑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

軍節度郵曹濮等州觀察使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部

用之會總率穆宗以郵 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入為戶

部尚書長慶三年卒贈右僕射諡曰總理道素優軍政

多暇公務之餘手不釋卷所著奏議年麻通麻子鈔等

書百餘卷行於世

韋宏景京兆人後周逍遙公瓊之後祖嗣立終宣州司

戶父堯終洋州興道令新書宏景不著其父而附於韋

考嗣立封逍遙公其後為小逍遙公房以別於瓊也宏

附而此獨不誤傳乃以為逍遙公嗣立之孫附於思謙

之傳又以嗣立子無名堯者遂削宏景父名不得舊書

不幾使宏景有 宏景貞元中始舉進士為汴州浙東從

事元和三年拜左拾遺充集賢殿學士轉左補闕尋召

入翰林為學士普潤鎮使蘇光榮為涇原節度使宏景

草麻漏敘光榮之功罷學士改司門員外郎轉吏部員

外郎左司郎中改吏部度支郎中張仲方貶李吉甫諡

上怒貶仲方宏景坐與仲方善出為綿州刺史宰相李

夷簡出鎮淮南奏為副使賜以金紫入為京兆少尹遷

給事中劉士涇以駙馬交通邪倖穆宗用為太僕卿宏

景與給事薛存慶封還詔書論士涇曰伏以司僕正卿

位居九列在周之命伯冏其人所以惟月膺名象河稱

重漢朝亦以石慶之謹愿陳萬年之行潔皆踐斯職謂

之大僚今士涇戚里常人班敘散秩以父任將帥家富

貨財聲名不在於士林行義無聞於朝野忽長卿寺有

瀆官常以親則人物未賢以勳則寵待常厚今叨顯任

唐書頁 韋宏景

十一

誠謂謬官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蓋士涇之謂臣等職司違失實在守官其劉士涇新除太僕卿救未敢行下穆宗遣宰臣宣諭宏景等固執如前宰臣不得已改衛尉少卿穆宗復遣諭宏景曰士涇父昌有邊功士涇為少列十餘年又尚雲安公主宜有加恩朕思賞勞睦親之意竟行前命穆宗怒乃令宏景使安南邕管宣慰時論翕然推重時蕭侃以清直在位宏景議論常所輔助遷刑部侍郎轉吏部侍郎銓綜平允權邪憚其嚴勁不敢干以非道掌選二歲改陝號觀察使歲滿徵拜尚書左丞駁吏部授官不當者六十人

於是鄭綱丁公著楊嗣復皆奪俸

唐書三頁 韋宏景

三

宏景素以鯁亮稱及居綱轄之地郎吏望風修整會吏部員外郎楊虞卿以公事為下吏所訕獄未能辨詔下宏景與憲司就尚書省詳讞虞卿多朋游人多嚮附之宏景素所不悅時已請告在笈及準詔就召以公服來謁宏景謂之曰有敕推公虞卿失容自退轉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繕完宮室至今賴之大和五年五月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僕射宏景歷官行事始終以直道自立議論操持無所阿附當時風教尤為倚賴自長慶已來曰為名卿

王彥威太原人世儒家少孤貧苦學

舉明經 九通三禮

無由自達元和中遊京師求為太常散吏卿知其書生補充檢討官彥威於禮閣掇拾自隋已來朝廷沿革吉凶五禮以類區分成三十卷獻之號曰元和新禮繇是知名特授太常博士

憲宗以正月崩有司議葬以十二月

三

顯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東漢魏晉漸違經意沿革不一子孫以推美為先自始祖已下並有建祖之制蓋非典訓不可法也國家祖宗制度本於周禮以景皇帝為太祖又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宗已降但稱宗謂之尊名可為成法不然則太宗造有區夏理致昇平元宗掃清內難翼戴聖父肅宗龍飛靈武收復兩都此皆應天順人撥亂反正至於廟號亦但稱宗謹按經義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故傳曰始封必為祖書曰德高可宗故號高宗今宜本三代之定制去魏晉之亂法守貞觀開元之憲章而擬

唐書三頁 王彥威

三

議大名垂以為訓大行廟號宜稱宗制從之故事耐廟之禮先告於太極殿然後奉神主赴太廟耐禮畢不再告於太極殿時憲宗耐廟禮畢執政詳舊典令有司再告耐享禮畢於太極殿彥威執議以為不可執政怒會宗正寺進祝版誤以憲宗為睿宗執政銜其強奏祝版參差博士之罪彥威坐削一階奪兩季俸彥威殊不低迴每議禮事守正不阿附君子稱之累轉司封員外郎郎中宏文館舊不置學士文宗特置一員以待彥威尋使魏博宣慰特賜金紫五年遷諫議大夫朝廷自誅李師道收復淄青十二州未定戶籍乃命彥威充十二州

唐書 王彥威 十四

勘定兩稅使朝法振舉人不以為煩以本官兼史館修撰彥威通悉典故宿儒碩學皆讓之時以僕射上事儀注前後不定中丞李漢奏定朝議未以為允中書門下奏請依元和七年已前儀注左右僕射上日請受諸司四品六品丞郎已下拜彥威奏論曰臣謹按開元禮凡受冊官並與卑官答拜國朝官品令三師三公正一品尚書令正二品並是冊拜授官上之日亦無受朝官再拜之文僕射班次三公又是尚書令副貳之職雖端揆之重有異百僚然與羣官比肩事主禮曰非其臣即答拜之又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即僕

射上日受常參官拜事頗非儀況元和七年已經奏議酌為定制編在國章近年上儀又有受拜之禮禮文乍變物論未安請依元和七年敕為定時李程為左僕射宰執難於改革雖不從其議論者稱之興平縣人上官興因醉殺人亡竄吏執其父下獄興自首請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棕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首罪免父有光孝義請減死配流彥威與諫官上言曰殺人者死百王共守若許殺人不死是教殺人興雖免父不合減死詔竟許決流彥威詣中書投宰相面論語許氣盛執政怒左授河南少尹未幾改司農卿李宗閔重之既秉政授

唐書 王彥威 十五

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平盧軍節度淄青等觀察使開成元年召拜戶部侍郎尋判度支彥威儒學雖優亦勤吏事然貨泉之柄素非所長性既剛許自恃有餘嘗紫宸廷奏曰臣自計司案見管錢穀文簿皆量入以為出使經費必足無所刻削且百口之家猶有歲蓄而軍用錢物一切通用悉隨色額占定終歲支給無毫釐之差倘臣一旦愚迷欲自欺竊亦不可得也名曰度支占額圖既而又進供軍圖日起至德乾元之際迄於貞元元和之初天下有觀察者十節度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略者三犄角之師犬牙相制大都通邑無不有兵都

計中外各額至八十餘萬長慶戶口凡三百二十五萬而兵額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一兵今計天下租賦一歲所入總不過三千五百餘萬而上供之數三之一焉三萬之中二給衣賜自留州留使兵士衣賜之外其餘四十萬眾仰食度支伏以時逢理安運屬神聖然而兵不可弭食哉惟時憂勤之端兵食是切臣謬司邦計虔奉睿圖輒纂事功庶裨聖覽又纂集國初已來至貞元帝代功臣如左氏傳體敘事號曰唐典進之彥威既掌利權心希大用時內官仇士良魚宏志禁中用事先是左右神策軍多以所賜衣物於度支中估判使多曲

唐書二頁 王彥威

七

從厚給其價開成初有詔禁止然趨利者猶希意從其請託至是彥威大結私恩凡內官請託無不如意物議鄙其躁妄復修王播舊事貢奉羨餘殆無虛日會邊軍上訴衣賜不時兼之朽故宰臣惡其所為令攝度支人吏付臺推訊彥威略不介懷入司視事及人吏受罰左授衛尉卿停務方還私第三年七月案本紀當是五年九月檢校禮部尚書代殷侑為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陳許潁觀察使毀山房三千餘所盜無所容徙節宣武封北海縣子會昌中入為兵部侍郎歷方鎮檢校兵部尚書卒贈僕射諡曰靖史臣曰世以治軍戎決權變非儒者之事而王翊郗士

美釋襁掖之儒衣奮將軍之旗鼓俾士赴湯火威振藩籬何其壯也所謂非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二子遭遇英主伸其効用宜哉李建侯不屈於賊庭馬會元見伸於貝錦臨危挺操所謂貞臣將相之榮固其宜矣辛潞州之特達韋僕射之峻整王尚書之果敢皆一時之偉器也若以道自牧求福不回即能臣也而彥威欲為巧宦不亦疎乎

贊曰見危致命臨難不恐士美建侯仁者之勇宏景陸離駁正黃扉貪名喪道狂哉彥威

唐書二頁 王彥威

七

唐書卷二百九

列傳見

武元衡

祖平一從新書 鄭餘慶 從新書 瀚子處海

韋貫之

兄綬 從新書 李夷簡 從新書 增

武元衡字伯蒼河南緱氏人曾祖德載新書 天后從父

弟官至湖州刺史祖平一善屬文終考功員外郎修文

館學士事在逸人傳 子平一名甄以字行穎川郡王載德

畏禍不敢與事隱嵩山修浮圖法屢詔不應中宗復位

年兼修文館直學士時天子柔閣不君韋后烝亂外戚

盛平一重斥語即自請抑母黨上言去歲熒惑入羽林

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聞災不妄生上見下

應信如景響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

多福陛下天性孝愛戚屬外家恩洽澤濡臣一宗階三

等家數侯朱輪華轂過許史梁鄧遠甚恩崇者議積位

厚者豐速故月滿必虧日中則移時不再來榮難久藉

昔永淳之後王室多難先聖從權故臣宗子竊祿

疏封今上聖復辟宜退守園廬乃假光寵爵封如初

高班厚位遂超涯極故陰氣潛陽河洛汎溢昔王族驕

盈梅福上書竇氏專縱丁鴻進諫且后妃之家恩過寵

深一覆親親帝無類願思抑損之宜長遠之策推遠

安樂公主各立黨相根毀親貴離帝患之欲令教和

以訪平一因上書曰病之在四體者迹分而易逐居心

腹者候遠而難治刑政乖外四支疾也親權猜問心腹

患也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

令酬詰平一乃請所疑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奈何答

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孫凡七世叔孫舒

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王子孔三族亡

子羽不為卿故稱七穆子罕子剛子良子國子游子印

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問曰公言齊桓公楚莊王

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

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曰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

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曰吾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

宴兩儀殿帝命后兄光祿少卿嬰監酒嬰滑稽敏給詔

學士嘲之嬰能抗數人酒酣少卿宋廷瑜賜魚平一上

歌言淺穢因倨肆欲奪司農少卿宋廷瑜賜魚平一上

心聲形於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樂邪

則政教邪先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胡樂施於聲律本

備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

王公稍及閭巷妖詠舞踏號曰合生昔齊衰有行伴侶陳

列王公名質歌詠舞踏號曰合生昔齊衰有行伴侶陳

滅有玉樹後庭花趨數驚僻皆亡國之音夫禮慊而不

進卽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願屏流僻崇肅離凡胡樂

備四夷外一皆罷遣况兩儀承慶殿陛下受朝聽訟之

所此大饗羣臣不容以倡優媠狎虧汗邦典若聽政之

暇苟玩耳目自當奏之後庭可也不納元宗立貶蘇州

參軍徒金壇令卒平一見龍中宗時雖宴豫嘗因詩頌

規誠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故被謫既謫而名不衰開元未

唐書見 武元衡

贈吏部侍郎元衡進士登第累辟使府至監察御史後

為華原縣令時畿輔有鎮軍督將恃恩矜功者多撓吏

民元衡苦之乃稱病去官放情事外沉浮譙詠者久之

德宗知其才召授比部員外郎二歲遷左

時以詳整稱重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嘗因延英對

罷德宗目送之指示左右曰元衡真宰相器也順宗卽

位以病不親政事王叔文等使其黨以權利誘元衡元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拒之時奉德宗山陵元衡爲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叔文之黨也求充儀仗判官元衡不與其黨滋不悅數日罷元衡爲右庶子憲宗始冊爲皇太子元衡贊引因識之及登極復拜御史中丞持平無私綱條悉舉人甚稱重尋遷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正月拜門下侍郎平章事賜金紫兼判戶部事上爲太子時知其進退守正及是用爲宰相甚禮信之初浙西節度李錡請入覲乃拜爲右僕射令入朝既而又稱疾請至歲暮上問宰臣鄭綱請如錡奏元衡曰不可且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卽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今陛下新臨大寶天下屬耳目

唐書三見 武元衡

三

若使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從茲去矣上以爲然遽追之錡果計窮而反先是高崇文平蜀因授以節度使崇文理軍有法而不知州縣之政上難其代者乃以元衡代崇文拜檢校吏部尙書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充劍南西川節度使由蕭縣伯封 臨淮郡公將行上御安福門以臨慰之高崇文既發成都盡載其軍資金帛帟幕伎樂工巧以行元衡至則庶事簡約務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濟撫蠻夷約束明具不輒生事重慎端謹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之選八年徵還至駱谷重拜門下侍郎平章事時李吉甫李絳情不相叶各以事理曲直於上前元

衡居中無所違附上稱爲長者及吉甫卒上方討淮蔡悉以機務委之時王承宗遣使奏事請赦吳元濟請事於宰相辭禮悖慢元衡叱之承宗因飛章詆元衡咎怨頗結元衡宅在靜安里十年六月三日將朝出里東門有暗中叱使滅燭者導騎訶之賊射之中肩又有匿樹陰突出者以楛擊元衡左股其徒馭已爲賊所格奔逸賊乃持元衡馬東南行十餘步害之批其顛骨懷去及衆呼偕至持火照之見元衡已踣於血中卽元衡宅東北隅牆之外時夜漏未盡陌上多朝騎及行人鋪卒連呼十餘里皆云賊殺宰相聲達朝堂百官恟恟未知死者誰也須臾元衡馬走至遇人始辨之旣明仗至紫宸門有司以元衡遇害聞上震驚却朝而坐延英召見宰相惋慟者久之爲之再不食冊贈司徒贈布帛五百匹粟四百碩輟朝五日諡曰忠愍詔金吾府縣大索或必亂又投書於道曰毋急我我先殺汝故吏卒不窮捕兵部侍郎許孟容言於帝曰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爲朝廷辱帝乃下詔能得賊賞錢千萬授五品官與賊謀及舍賊能自言者亦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於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承宗所遣皆斬之逾月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潘青留邸賊門察皆嘉珍自言始謀殺元衡者會晏先發故藉之以告師道而竊其賞帝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絃初八年元衡自蜀再輔政時太白犯上相歷執法占者言

唐書三見 武元衡

四

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以暴疾卒至是元衡為盜所害年五十八始元衡與吉甫齊年又同日為宰相及出鎮分領揚益及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月卒吉凶之數若符會焉先是長安謠曰打麥麥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謂打麥者打麥時也麥打者蓋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謂元衡之卒也自是京師大恐城門加衛兵察其出入物色伺之其偉狀異製燕趙之音者多執訊之乃遣公卿朝以家奴持兵呵衛宰相則金吾鼓騎導翼每過里門搜索喧譁因

唐書

五

詔寅漏上二元衡從父弟儒衡

儒衡字庭碩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人交友終始不渝相國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而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因亦重之憲宗以元衡橫死王事嘗嗟惜之故待儒衡甚厚累遷戶部郎中十二年權知諫議大夫事尋兼知制誥皇甫鏞以宰相領度支剝下以媚上無敢言其罪者儒衡上疏論列鏞密訴其事帝曰勿以儒衡上疏卿將報怨和鏞不敢復言儒衡氣岸高雅論事有風采羣邪惡之尤為宰相令狐楚所忌元和末

年垂將大用楚畏其明俊欲以計沮之以離其寵有狄兼謩者梁公仁傑之後時為襄陽從事楚乃自草制詞召狄兼謩為拾遺曰朕聽政餘暇躬覽國書知姦臣擅權之由見母后竊位之事我國家神器大寶將遂傳於他人洪惟昊穹降鑒儲祉誕生仁傑保佑中宗使絕維更張明辟乃復宜福胄肩與國無窮及兼謩制出儒衡泣訴於御前言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當時不以為累憲宗再三撫慰之自是薄楚之為人然儒衡守道不回嫉惡太甚終不至大任尋正拜中書舍人時元稹依倚內官得知制誥儒衡深鄙之會食瓜閣下蠅集

唐書

六

於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遠集於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氣自若遷禮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

六 贈工部尚書

鄭餘慶字居業滎陽人祖長裕官至國子司業終潁川太守長裕弟少微為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兄弟有名於當時父慈與元德秀友善官至太子舍人餘慶少勤學善屬文大曆中舉進士建中末山南節度使嚴震辟為從事累官殿中侍御史丁父憂罷貞元初入朝歷左司兵部員外郎庫部郎中八年遷為翰林學士十三年六月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時有元法寺僧法湊為寺

衆所訴萬年縣尉盧伯達斷還俗後又復爲僧伯達上表論之詔中丞宇文邈刑部侍郎張彧大理卿鄭雲達等三司與功德使判官諸葛述同按鞫時議以述胥吏不合與憲臣等同入省按事餘慶上疏論列當時翕然稱重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餘慶通究六經深旨奏對之際多以古義傅之與度支使于頔素善每奏事餘慶皆議可之未幾頔以罪貶時又歲旱人飢德宗與宰臣議將賑給禁衛六軍事未行爲中書吏所洩餘慶貶郴州司馬凡六載順宗登極徵拜尙書左丞憲宗嗣位之月又擢守本官平章事未幾屬夏州將楊惠琳阻

唐書三覽 鄭餘慶

七

命宰臣等論奏多議兵事餘慶復以古義上言夏州軍士皆仰給縣官又有介馬萬蹠之語時議以餘慶雖好古博雅而未適時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情通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鄭絪皆姑息之議者云佑私呼爲滑八四方書幣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僚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其僭叱之尋而餘慶罷相爲太子賓客其年八月渙賊汚發賜死上寢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乃改爲國子祭酒尋拜河南尹三年檢校兵部尙書兼東都留守六年四

月正拜兵部尙書餘慶再爲相罷免皆非大過尤以清儉爲時所稱洎中外踐更鬱爲耆德朝廷得失言成準的時京兆尹元義方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坦皆以勳官前任至三品據令合立門戟各請戟立於其第時義方以加上柱國坦以前任宣州觀察使請戟近代立戟者率有銀青階而義方則據勳官有司不詳覆而給之議者非之臺司將劾而未果會餘慶自東都來發論大以爲不可繇是臺司移牒詰禮部左司郎中陸則禮部員外郎崔備皆罰俸奪元盧之門戟餘慶受詔撰昭惠太子哀冊其辭甚工

唐書三覽 鄭餘慶

八

黃州司馬敕至南省餘慶執之封還以爲諸道散將無故授正員五品官是開微倖之路且無闕可供言或過理由是稍忤時權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初德宗自山南還宮關輔有懷光吐蕃之虞都下驚憂遂詔太常習樂去大鼓至是餘慶始奏復用大鼓九年拜檢校右僕射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三歲受代十二年除太子少師尋以年及懸車請致仕詔不許時累有恩赦叙階及天子親謁郊廟行事官等皆得以恩授三品五品不復計考其使府賓吏又以軍功借賜命服而後入拜者十八九由是在朝衣綠者甚少郎官諫官

有被紫垂金者又丞郎中謝洎郎官出使多賜章服以示加恩於是寵章尤濫當時不以章服為貴遂詔餘慶詳格令立制條奏以聞十三年拜尚書左僕射自兵興已來處左右端揆之位者多非其人及餘慶以名臣居之人情美洽憲宗以餘慶諳練典章朝廷禮樂制度有乖故事專委餘慶參酌施行遂用為詳定使餘慶復奏刑部侍郎韓愈禮部侍郎李程為副使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陳珮刑部員外郎楊嗣復禮部員外郎庾敬休並充詳定判官朝廷儀制吉凶五禮咸有損益焉改鳳翔尹充鳳翔右節度使十四年遷太子少師檢校

唐書三見 鄭餘慶

九

司空封滎陽郡公判國子祭酒事以太學荒毀日久生徒不振奏率文官俸給修兩京國子監及穆宗登極以師傅之舊進位檢校司徒優禮甚至元和十五年十一月卒詔曰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師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餘慶始以衣冠禮樂行於山東餘力文章遂成志學出入清近盈五十年再秉台衡屢分戎律凡所要職無不踐更貴而能貧卑以自牧謇諤聞於臺閣柔睦化於閨門受命有考父之恭待士比公孫之廣焚書逸禮盡可口傳古史舊章如因心匠朕方咨稟庶罔昏踰神將祝予痛悼何及乞言

既阻賜禮宜優可贈太保時年七十五新書七十三諡曰貞餘慶砥名礪行不失儒者之道清儉率素終始不渝四朝居將相之任出入垂五十年祿賜所得分給親黨其家頗類寒素自至德已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領旌節就第宣賜皆厚以金帛遺之求媚者惟恐其數不廣故王人一來有獲錢數百萬者餘慶每受方任天子必誠其使曰餘慶家貧不得妄有求取專欲振起儒教後生謁見者率以經學諷之而周其所急理家理身極其儉薄及修官政則喜開廣鎮岐下一歲戎事可觀又創立儒宮以來學者雖行已可學而往往近於沽激故當時

唐書三見 鄭餘慶

十

議者不全德許之上以家素清貧不辦喪事宜令所司特給一月俸料以充賻贈用示哀榮有文集表疏碑誌詩賦共五十卷行於世兄承慶官不顯弟膺甫官至主客員外郎郎中楚懷鄭三州刺史次弟具瞻羽客時然皆官至縣令賓佐餘慶子瀚時與從父綱家昭國坊綱第在南餘慶在北世謂南

鄭相北

瀚新書本名涵以文宗藩邸時各同改名瀚貞元十年

舉進士以父謫官累年不任自祕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理轉太常寺主簿職仍故遷太常博士改右補闕獻疏切直人為危之及

餘慶入朝憲宗謂餘慶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政者瀚探得其情條責廉使巧迹遂露人服其敏識時餘慶爲僕射請改省郎乃換國子博士史館修撰丁母憂除喪拜考功郎中復丁內艱終制退居汜上長慶中徵爲司封郎中史館修撰累遷中書舍人文宗登極擢爲翰林侍講學士上命撰經史要錄二十卷書成上喜其精博因摘所上書語類上親自發問瀚應對無滯錫以金紫大和二年遷禮部侍郎典貢舉二年選拔造秀時號得人轉兵部侍郎改吏部出爲

唐書三見 鄭餘慶

十一

河南尹皆著能名入爲右丞旋拜刑部尙書兼判左丞事出爲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檢校戶部尙書興元尹兼御史大夫餘慶之鎮興元創立儒宮開設學館至瀚之來復繼前美開成四年閏正月以戶部尙書徵詔下之日卒於興元年六十四贈右僕射諡曰宣有文集制誥共三十卷行於世瀚四子允謨茂謙處誨從讓允謨以蔭累官臺省歷蜀彭濠晉四州刺史位終太子右庶子茂謙避國諱改茂休開成二年登進士第四遷太常博士兵部員外郎吏部郎中絳州刺史位終祕書監處誨字延美於昆仲間文章拔秀早爲士友所推大和

八年登進士第釋褐祕府轉監察拾遺尙書郎給事中累遷工部刑部侍郎出爲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檢校刑部尙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卒於汴初處誨族父朗爲定州節度使時處誨爲工部侍郎因早朝假寐於待漏院忽夢已爲浙東觀察使經過汴州而朗爲汴帥留連飲餞仰視屋棟飾以黃土賓從皆所識明年朗果自定州鎮宣武辟韋重掌書記重將行處誨告以所夢明年處誨轉刑部侍郎其年秋授浙東觀察使行及潼關朗遣從事迎勞仍致手書令先疏所夢比至汴宴於清暑亭賓佐悉符夢中朗仰視屋棟曰此亦

唐書三見 鄭餘慶

十二

黃土也四座感歎移時後五年朗卒處誨繼爲汴州節度使乃賦詩一章刻於廳事以盡思朗之悲處誨方雅好古且勤於著述撰集至多先是李德裕次柳氏舊聞處誨謂未詳爲校書郎時撰次明皇雜錄三篇行於世

從讓字正求會昌二年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歷拾遺補闕尙書郎知制誥故相令狐綯魏扶皆父貢舉門生爲之延譽尋遷中書舍人咸通三年知貢舉拜禮部侍郎轉刑部改吏部侍郎典選平允時無屈人垂將作輔以權臣請託不行改檢校刑部尙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踰年乞還不允改檢校兵

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基年報政美聲流聞當途者懼其大用改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五管為南詔蠻所擾天下徵兵時有龐勛之亂不暇邊事從讜在鎮北兵寡弱夷獠焚然乃擇其土豪授之右職禦侮扞城皆得其効雖郡邑屢陷而交廣晏然俄而懿宗厭代從讜以久在番禺不樂風土思歸戀闕形於賦詠累上章求為分司散秩僖宗徵還用為刑部尚書尋以本官同平章事進門下侍郎乾符中盜起河南天下騷動陰山府沙陀都督李國昌部族方強虎視北邊屬靈州防禦使段文楚軍儲不繼郡兵乏食乃密引沙陀部攻

唐書見 鄭餘慶

十三

城殺文楚遂據振武軍雲朔等州南畧又令其子克章

克用大合諸部南侵忻代前帥竇滸李侃李蔚相繼以

重臣鎮并部皆不能遏河東節度使康傳圭遣大將伊

數負傳圭斬俄而康傳圭為三軍所殺軍士益驕矜功

責賞動為諫聚加以河南河北七道兵帥雲合都下人

不聊生沙陀連陷城邑朝廷難於擇帥僖宗欲以宰臣

臨制之詔曰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充

太清宮使宏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上柱國滎陽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戶鄭從讜自處鈞衡屢來麟鳳才高應

變動必研機朕以雁門興王故地以爾嘗施惠化尚有

去思方當用武之時暫輟調元之職佇殲兇醜副我憂勤可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等使制下許自擇參佐乃奏長安令王調為副使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為節度判官前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趙崇為觀察判官前進士劉從魯充推官前左拾遺李渥充掌書記前長安尉崔澤充支使開幕之盛冠於一時時中朝瞻望者目太原為小朝廷言名人之多也時新承軍亂之後殺掠攻剽無日無之從讜貌溫而氣勁沈機善斷奸無遁情凡兇謀盜發無不落其彀中以是羣豪惕息舊府城都虞候張彥

唐書見 鄭餘慶

十四

球者前帥令率兵三千逐沙陀於百井中路而還縱兵破鎗殺故帥康傳圭及從讜至搜索其魁誅之知彥球意善有方畧召之開論坦然無疑悉以兵柄委之廣明初李鈞李琢繼率本道之師出雁門為沙陀所敗十二月黃巢犯長安僖宗出幸傳詔謂從讜曰卿志安封域權總戎麾夷夏具瞻社稷全賴今月五日草賊黃巢奔衝十六日駐蹕梁漢上慙九廟下媿萬方藩闔乍聞痛憤應切專差供奉官劉全及往彼慰諭卿可差點本道兵士酌量多少付北面副招討使諸葛爽俾令人援從讜承詔雪涕團結戎伍遣牙將論安後院軍使朱攻率

步騎五千從諸葛爽入關赴難時中和元年五月也論安軍次離石是月沙陀李克用軍奄至營於汾東稱奉詔赴難入關從讜具厚餼犒勞信宿不發克用傅城而呼曰本軍將南下欲與相公面言從讜登城謂之曰僕射父子咸通以來奮激忠義血戰爲國天下之人受賜老夫歷事累朝位忝將相今日羣盜擾攘輿駕奔播蕩覆神州不能荷戈討賊以酬聖獎老夫之罪也然多難圖勲是僕射立功立事之時也所恨受命守藩不敢辱命無以仰陪戎檠若僕射終以君親爲念破賊之後車駕還官却得待罪闕庭是所願也唯僕射自愛克用拜

唐書三夏鄭餘慶

五

謝而去然雜虜不戢肆掠近甸從讜遣大將王蟾薛威出師追擊之翼日契苾部救兵至沙陀大敗而還初論安率師入關至陰地以數百卒擅歸從讜集諸部校斬之於鞠場並以兵衆付朱玫赴難時鄭畋亦以宰相鎮鳳翔與從讜宗人同年登進士畋亦舉兵岐下以遏賊巢廣明首唱仗義斷賊首尾逆徒名爲二鄭國威復振二儒帥之功也二年十一月代北監軍使陳景思奉詔赦沙陀部許討賊自贖繇是沙陀五部數萬人南下不敢蹈境乃自嵐石沿河而南唯李克用以數百騎臨城叙別從讜遺之名馬器幣而訣三年克用破賊立功授

河東節度代從讜還至榆次遣使致禮謂從讜曰于家尊在雁門且還觀省相公徐行治裝勿遽首塗從讜承詔卽日牒監軍使周從寓請知兵馬留後事書記劉從魯知觀察留後事戒之曰俟面李公按籍而還五月十五日從讜離太原時京城雖復車駕未還道途多寇頭軍以糧少劫其資行次絳州唐彥謙爲刺史留住數月冬詔使追赴行在復輔政歷司空司徒兼侍中正拜侍中光啟未固辭機務以疾還第卒有司謚曰文忠從讜知人善任性不驕矜故所至有聲績在太原時大將張彥球強桀難制前後帥守以疑間貽釁故軍旅不寧及從讜撫

唐書三夏鄭餘慶

六

封四年知其才用可委開懷任遇得其死力故抗虜全城多彥球之効也累奏爲行軍司馬及再秉政用爲金吾將軍累郡刺史在絳州時彥謙判官陸展嗜學有才思寓於郡齋日與談宴無間先後乃稱之於朝位至清顯在汴時以兄處誨嘗爲鎮帥歿於是郡訖一政受代不於公署舉樂其友悌知禮操履如此國之名臣文忠有焉

韋貫之本名純以憲宗廟諱遂以字稱八代祖寬任周號逍遙公父肇官至吏部侍郎有重名於時大祿中爲中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改祕書少監載曰肇若過我當以善地處之終不肯請載誅除吏

部侍郎代宗欲相之會卒諡曰貞貫之即其第二子少舉進士貞元初

登賢良科授校書郎秩滿從調判入等補伊闕渭南尉河中鄭元澤路

鄒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噉豆糜自給再轉長安縣丞德宗末年京兆

尹李實權移宰相言其可否必數日而詔行人有以貫

之名薦於實者答曰是其人居與吾同里亟聞其賢但

吾得識其面而進於上舉笏示說者曰實已記其名氏

矣說者喜驟以其語告於貫之且曰子今日詣實而明

日受賀矣貫之唯唯數歲終不往然是後竟不遷永貞

中始除監察御史上書舉李弟纁自代時議不以爲私

轉右補闕而纁代爲監察元和元年杜從郁爲左補闕

唐書夏韋貫之

十二

貫之與崔羣奏論尋降爲左拾遺又論遺補雖品不同

皆是諫官父爲宰相子爲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

論父改爲祕書丞後與中書舍人張宏靖考制策第其

名者十八人其後多以文稱轉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

忠義以機巧進至少府監蔭其子爲兩館生貫之持其

籍不與曰工商之子不當仕忠義以藝通權倖爲請者

非一貫之持之愈堅旣而疏陳忠義不宜汚朝籍詞理

懇切竟罷去之改吏部員外郎三年復策賢良之士又

命貫之與戶部侍郎楊於陵左司郎中鄭敬都官郎中

李益同爲考策官貫之奏居上第者三人言實指切時

病不顧忌諱雖同考策者皆難其詞直貫之獨署其奏

遂出爲果州刺史道中黜巴州刺史俄徵爲都官郎中

知制誥踰年拜中書舍人宰相裴均嘗三奏事憲宗不

乎均曰奉教事果見聽均改禮部侍郎凡二年所選士

因曰君異時當位於此

大抵抑浮華先行實由是趨競者稍息嘗從容奏曰禮

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爲轉尙書右丞中

謝日面賜金紫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西

之役鎮州盜竊發輦下殺宰相武元衡傷御史中丞裴

度及度爲相二寇並征議者以物力不可貫之請釋鎮

唐書夏韋貫之

十六

以養威攻蔡以專力上方急於太平未可其奏貫之進

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之事乎天下之兵始於蔡急魏應

齊趙同惡德宗率天下兵命李抱真馬燧急攻之物力

用屈於是朱泚乘之爲亂朱滔隨而向闕致使梁漢爲

府奉天有行皆陛下所聞見非他不能忍待次第速於

撲滅故也陛下獨不能寬歲月俟拔蔡而圖鎮邪上深

然之而業已下伐鎮詔後滅蔡而鎮自服如其策焉初

王師征蔡以汴帥韓宏爲都統又命汝帥烏重胤許帥

李光顏合兵而進貫之以爲諸將四面討賊各銳進取

今若置統督復令二師連營則持重養威未可以歲月

下也貫之議不從後四年而始克蔡等遷中書侍郎同

列以張仲素段文昌進名為學士貫之阻之以行止不正不宜在內庭貫之為相嚴身律下以清流品為先故門無雜賓有張宿者有口辨得幸於憲宗擢左補闕將使淄青宰臣裴度欲為請章服貫之曰此人得幸何要假其恩寵邪其事遂寢宿深銜之卒為所構誣以朋黨又與度論兵罷為吏部侍郎於是翰林學士左拾遺郭求上疏申理詔免求學士帝前議頗駁不涉旬出為湖南觀察使弟虢州刺史縑亦貶遠郡李正辭薛公幹李宣韋處厚崔韶坐與貫之厚善悉貶為州刺史顛正辭處厚皆清正以鉤黨去由是中外始大惡時兩河留兵國用不足命鹽鐵副使程异使諸道督課財賦异所至方鎮皆諷令拮拾進獻貫之謂兩稅

唐書貫之

外不忍橫賦加人所獻未滿异意遂率屬內六州留錢以繼獻由是罷為太子詹事分司東都上即位擢為河南尹徵拜工部尚書未行長慶元年卒於東都年六十二詔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貞後貫之自布衣至貴位居室無改易歷重位二十年苞苴寶玉不敢到門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哉性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未曾偽詞以悅人貫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身歿之後家無羨財有文集三十卷伯兄綬舉孝廉入貢進士禮部侍郎潘炎將以為舉首及第後擢明經德宗朝以左補闕為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辟東都幕府

參決於內署綬所議論常合中道帝嘗幸其院幸如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如蜀襖袍覆而去其待遇若此每入直踰月不得休以母老屢旬解職每請帝輒不悅出然畏慎致傷晚得心疾故不極其用九月九日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章綬即遣使持往綬遠奉和附使進帝曰為文不已豈願養邪敕自今勿復爾終左散騎常侍

縑有精識與學為士林所器閨門之內名教相樂故韋氏兄弟令稱推於一時縑累官至太常少卿貫之子澳濬字子斐大和六年擢進士第又以宏詞登科性貞退寡欲登第後十年不任伯兄溫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

唐書貫之

善溫請用澳為御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周墀鎮鄭滑辟為從事墀輔政以澳為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墀初作相私謂澳曰才小任重何以相救澳曰荷公重知願公無權足矣墀愕然不喻其旨澳曰爵賞刑罰非公共欲行者願不以喜怒憎愛行之但令百司羣官各舉其職則公歛衽於廟堂之上天下自理何要權邪墀深然之不周歲以本官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士累遷戶部兵部侍郎學士承旨與同僚蕭寘深為宣宗所遇每二人

同值無不召見詢訪時事帝嘗曰朕每遣方鎮刺史欲一書澳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細次題為處分語後鄧州刺史薛宏宗中謝帝戒敕州事人人驚服每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即曰此一

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上旨多從之一日召入屏左右問曰朕於敕使何如澳陳帝威制前世無比帝搖首曰未也策安出澳倉卒對曰若謀之外廷則大和事可用追鑒不若就擇可任者與計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黃至綠自綠至緋猶可衣紫即合為一矣澳愧

出為京兆尹不避權豪京師警懼帝汗不能對乃罷鄭光主聖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他日延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實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為輸租乃免

會判戶部宰相蕭鄴改判度支澳於延英對上曰戶部關唐書三見章貫之三

判使澳對以府事上言戶部關判使者三又曰卿意何如澳對曰臣近年心力減耗不奈繁劇累曾陳乞一小

鎮聖慈未垂矜允上默然不樂其奏澳甥柳玘知其對謂澳曰舅之獎遇特承聖知延英奏對恐未得中澳曰

吾不為時相所信忽自宸旨委以使務必以吾他岐得之何以自明我意不錯爾須知時事漸不堪是吾徒貪

爵位所致爾宜志之大中十一年檢校工部尚書兼孟州刺史充河陽三城懷孟澤節度使辭於內殿上曰卿

自求便我不去卿在河陽累年中使王居方使魏州令傳詔旨謂澳曰久別無恙知卿奉道得何藥術可具居

方口奏澳因中使上章陳謝又曰方士殊不可聽金石

有毒切不宜服食帝嘉其忠將召之宣宗遣使至魏博道出澳所帝以薄

紙手作詔賜澳曰密飭裝秋當見卿蓋將以為相也而帝厭代懿宗即位遷檢校

戶部尚書兼青州刺史平盧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入為

戶部侍郎轉吏部銓綜平允不受請託為執政所惡出

為邠州刺史邠寧節度使宰相杜審權素不悅於澳會

吏部發澳時簿籍吏緣為姦坐罷鎮以祕書監分司東

都嘗戲吟云莫將韋鑒同殷鑒錯認容身作保身此句

聞於京師權倖尤怒之上表求致仕宰相疑其怨望拜

河南尹制出累上章辭疾以松檟在秦川求歸樊川別

業許之踰年復授戶部新書侍郎以疾不拜而卒贈戶

部尚書諡曰貞湊亦登進士第無位而卒湊子庾庾序

雍郊庾登進士第累佐使府入朝為御史累遷兵部郎

中諫議大夫從僖宗幸蜀改中書舍人累拜刑部侍郎

判戶部事車駕還京充頓遞使至鳳翔病卒序雍郊皆

登進士第序雍官至尚書郎郊文學尤高累歷清顯自

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昭宗末召充翰林

學士累官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卒

李夷簡字易之鄭惠王元懿四世孫以宗室子始補鄭

承德宗幸奉天朱泚外示迎天子遣使東出關至華候

吏李翼不敢問夷簡謂曰此必反向發幽隴兵五千救襄城乃賊舊部是將追還耳上越在外召天下兵未至若凶狡還西助泚送死危禍也請驗之翼馳及潼關果得召符白於關大將駱元光乃斬賊使收偽符獻行在詔卽拜元光華州刺史元光掠功故無知者夷簡棄官去擢進士第中拔萃科調藍田尉遷監察御史坐小累下遷虔州司戶參軍九歲復爲殿中侍御史元和時至御史中丞京兆尹楊憑性驚悅始爲江南觀察使冒沒於財夷簡爲屬刺史不爲憑所禮至是發其貪憑貶臨賀尉夷簡賜金紫以戶部侍郎判度支俄檢校禮部尙

唐書三見 李夷簡

三

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初貞元時取江西兵五百戍襄陽制蔡右脅仰給度支後亡死畧盡而歲取貲不置夷簡曰迹空文苟軍興可乎奏罷之閱三歲徙帥劍南西川鶴州刺史王嗣積姦賊屬蠻怒畔去夷簡逐嗣占檄諭禍福蠻落復平始韋臯作奉聖樂于頓作順聖樂常奏之軍中夷簡輒廢去謂禮樂非諸侯可擅制語其屬曰我欲益前人非以詒戒後來十三年召爲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方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有以過度乃求外遷以檢校尙書左僕射平章事爲淮南節度使穆宗立有司

方議廟號夷簡建言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有武功廟宜稱祖詔公卿禮官議不合止久之請老朝廷謂夷簡齒力可任不聽以右僕射召辭不拜復以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明年卒六十七贈太子太保夷簡致位顯處以直自閑未嘗苟辭氣悅人歷三鎮家無產貲病不迎醫將終戒毋厚葬毋事浮屠毋碑神道惟識墓則已世謂行已能有終始者

唐書三見 李夷簡

三

史臣曰二武朗拔精裁爲時羽儀嫉惡太甚遭罹不幸傳刃喋血誠可哀哉令狐中傷爲惡滋甚君子之行其若是乎鄭貞公博雅好古一代儒宗文忠致君無忝乃祖衣冠之盛近代罕儔韋氏三宗世多才俊純纁忠懿爲時元龜作輔論兵言皆體國澳之貞亮不替祖風三代謚貞考行無媿贊曰后族崢嶸平一辭榮高風襲慶鍾在二衡猗與貞公繼以文忠純纁文雅綽有父風

唐書卷第一百九

唐書卷第二百十

列傳百

衛次公 子洙

鄭綱 孫顯

韋處厚

崔羣

路隨 父泌

衛次公字從周河東人器韻和雅弱冠舉進士禮部侍郎潘炎目為國器擢居上第參選調吏部侍郎盧翰嘉其才補崇文館校書郎改渭南尉次公善鼓琴京兆尹李齊運使其子交歡意欲次公授之琴次公拒之由是終身未嘗操絃嚴震之鎮興元辟為從事授監察轉殿中侍御史貞元八年徵為左補闕尋兼翰林學士二十

唐書百 衛次公

一年正月德宗昇遐時東宮疾恙方甚倉卒召學士鄭綱等至金鑾殿中人或云內中商量所立未定眾人未對次公遽言曰皇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內外繫心必不得已當立廣陵王若有異圖禍難未已綱等隨而唱之眾議方定及順宗在諒闇外有王叔文輩操權樹黨無復經制次公與鄭綱同處內廷多所匡正轉司勳員外郎久之以本官知制誥賜紫金魚袋仍為學士權知中書舍人尋知禮部貢舉斥浮華進貞實不為時力所搖真拜中書舍人仍充史館修撰遷兵部侍郎知制誥復兼翰林學士與鄭綱善會鄭綱罷相次公左授太子

賓客改尚書右丞兼判戶部事拜陝虢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請蠲錢三百萬人得蘇息政聞於朝徵為兵部侍郎選人李勣徐有功之孫名在黜中次公召而謂之曰子之祖先勳在王府豈限常格並優秩而改之改尚書左丞恩顧頗厚上方命為相已命翰林學士王涯草詔時淮夷宿兵歲久次公累疏請罷會有捷書至相詔方出憲宗令追之遂出為淮南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元和十三年十月受代歸朝道次病卒贈太子少保年六十六諡曰敬次公自少入仕歷大僚節操趨尚始終如一為眾推重

唐書百 衛次公

子洙登進士第尚憲宗女臨真公主 檢校祕書少監累官至給事中駙馬都尉 文宗曰洙起名家以文進宜諫官寵之乃為左拾遺工部侍郎 歷

成節度使 咸通中卒鄭綱字文明 餘慶從父行也父羨池州刺史綱少有奇志好學

善屬文大庠中有儒學高名如張參蔣又楊綰常袞皆相知重綱擢進士第登宏詞科授祕書省校書郎鄂縣

尉張延賞鎮西川辟掌書記入除補闕起居郎兼史職無幾擢為翰林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德宗朝在內職

十三年小心兢謙上遇之頗厚 德宗自興元還置六軍

臣除制用白麻付外又廢宣威軍益左右神策以處功

為中尉竇文場恃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綱當作

制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
今以命申尉不識陛下特以龍文場邪遂著為令也帝
悟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止內侍諸衛將軍同正
賜緋者無幾自魚朝恩以來無復舊制朕今用爾不謂
無私若麻制宣告天下謂爾脅我為之文場叩頭謝更
命申書作詔并罷統軍用麻矣明日帝見綱曰宰相不
能拒中人得 貞元末德宗晏駕順宗初即位遺詔不時
卿言乃悟

宣下綱與同列衛次公密申正論中人不致違及王伾
王叔文朋黨擅權之際綱又能守道中立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與

牛美人用事權震中外憚廣陵王雄睿欲危之帝詔綱
草立太子詔綱不請輒書曰立嫡以長跪白之帝領乃
定 憲宗監國遷中書舍人依前學士俄拜中書侍郎平

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轉門下侍郎宏文館大學士憲
宗初勵精求理綱與杜黃裳同當國柄黃裳多所關決

首建議誅楊惠琳斬劉闢及他制置綱謙默多無所事

由是貶秩為太子賓客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

山東李吉甫密謂綱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
士李絳語其故且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
誰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為我言絳曰綱任宰相識名節
不當如大晟梟鏡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為
醜辭以誤陛下帝 出為嶺南節度觀察等使廣州刺史

檢校禮部尚書以廉政稱入為工部尚書轉太常卿又
出為同州刺史長春宮使改東都留守入歷兵部尚書

旋為河中節度使大和二年入為御史大夫檢校左僕

射兼太子少保案本紀長慶元年鄭綱自東都留守遷

吏部尚書二年為太子少傅四年自兵

部尚書復為吏部尚書大和二年以吏部尚書改太子

少保其間無為河中節度使文而傳云大和二年自河

中人為御史大夫則當是寶曆中出鎮然本紀大和二
年固無拜御史大夫文而河中自寶曆元年至大和二
年皆屬薛平又無遷代則綱以文學進恬澹踐歷華顯
網又未嘗為河中也未詳綱以文學進恬澹踐歷華顯

出入中外者踰四十年所居雖無赫奕之稱而守道敦
篤耽悅墳典與當時博聞好古之士為講論名理之游

時人皆仰其耆德焉及文宗即位以年力衰耄累表陳
乞遂以太子太傅致仕三年十月卒年七十八贈司空

諡曰宣子祇德

祇德子顯登進士第結綬宏文館校書遷右拾遺內供
奉詔授銀青光祿大夫遷起居郎尚宣宗女萬壽公主

拜駙馬都尉歷尚書郎給事中禮部侍郎典貢士二年

振拔滯才至今稱之遷刑部吏部侍郎大中十三年檢

校禮部尚書河南尹顯居戚里有器度大中時恩澤無

對及宣宗棄代追感恩遇嘗為詩序曰去年壽昌節赴

麟德殿上壽迴憩於長興里第昏然晝寢夢與十數人

納涼於別館館宇蕭灑相與聯句予為數聯同遊甚稱
賞既寤不全記諸聯唯省十字云石門霧露白玉殿莓
苔青乃書之於楹私怪語不祥不敢言於人不數日宣
宗不豫廢朝會及宮車上仙方悟其事追惟顧過續石
門之句為十韻云間歲流虹節歸軒出禁局奔波陶畏
景蕭灑夢殊庭境象非曾到崇嚴昔未經日車烏斂翼

風動鶴飄翎異苑人爭集涼臺筆不停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若匪災先兆何當思入冥御鑪虛伏馬華蓋負云亭白石成千古金滕閱九齡小臣哀絕筆湖上泣青萍未幾顯亦卒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人父萬監察御史為荆南節度參謀處厚本名淳避憲宗諱改名處厚幼有至性事繼母以孝聞居父母憂廬於墓次既免喪遊長安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贍逸元和初登進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授集賢校書郎應賢良方正擢居異等授祕書省校書郎裴均以宰相監修國史奏以本官充直館改咸陽縣尉遷右拾遺

唐書韋處厚

五

並兼史職修德宗實錄五十卷上之時稱信史轉左補闕禮部考功二員外郎早為宰相韋貫之所重時貫之以議兵不合旨出官處厚坐友善出為開州刺史入拜戶部郎中俄以本官知制誥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召入翰林為侍講學士換諫議大夫改中書舍人侍講如故時張平叔以便佞諛諧他門捷進自京兆少尹為鴻臚卿判度支不數月宣授戶部侍郎平叔以征利中穆宗意欲希大任以權鹽舊法為弊年深欲官自糶鹽可富國強兵勸農積貨疏利害十八條詔下其奏令公卿議處厚抗論不可以平叔條奏不周經慮未盡以為利者

反害為簡者至煩乃取其條目尤不可者發十難以詰之時平叔傾巧有恩自謂言無不允及處厚條件駁奏穆宗稱善令示平叔平叔詞屈無以答其事遂寢處厚以幼主荒怠不親政務既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啟導性靈乃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為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錫以緡帛銀器仍賜金紫以憲宗實錄未成詔處厚與路隨兼充史館修撰實錄未成許二人分日入內仍放常參處厚俄又權兵部侍郎敬宗嗣位李逢吉用事素惡李紳乃構成其罪禍將不測處厚與紳皆以孤進同年進士心頗傷之乃上疏曰臣竊聞朋黨議論

唐書韋處厚

六

以李紳貶黜尙輕臣受恩至深職備顧問事關聖聽不合不言紳先朝獎用擢在翰林無過可書無罪可戮今羣黨得志讒嫉大興詢於人情皆甚歎駭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又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自古帝王未有遠君子近小人而致太平者古人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李紳是前朝任使縱有罪愆猶宜洗黜滌瑕念舊忘過以成無改之美今逢吉門下故吏徧滿朝行侵毀加誣何詞不有所貶如此猶為太輕蓋曾參有投杼之疑先師有拾塵之戒伏望陛下斷自聖慮不惑姦邪則天下幸甚建中之初山東

向化只緣宰相朋黨上負朝廷楊炎為元載復讐盧杞為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不平伏乞聖明察臣愚懇帝悟其事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處厚正拜兵部侍郎謝恩於思政殿時昭愍狂恣屢出畋遊每月坐朝不三四日處厚因謝從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對曰臣前為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畋及色以至不壽臣合當誅然所以不死諫者亦為陛下此時在春宮年已十五今則陛下皇子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上深感悟其意賜錦綵一百匹銀器四事實厯元年四月羣臣上尊號御殿受冊肆赦李逢

唐書百 韋處厚

七

吉以李紳之故所撰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蓋欲紳不受恩例處厚上疏曰伏見赦文節目中左降官有不該恩澤者在宥之體有所未宏臣聞物議皆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節若如此則應是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事體至大豈敢不言李紳先朝獎任曾在內廷自經貶官未蒙恩宥古人云人君當記人之功忘人之過管仲囚囚齊桓舉為相國冶長縲紲仲尼選為密親有罪猶宜滌蕩無辜豈可終累况鴻名大號冊禮重儀天地百靈之所鑒臨億兆八紘之所瞻戴恩澤不廣實非所宜臣與

逢吉素無讐嫌與李紳本非親黨所論者全大體所陳者在至公伏乞聖慈察臣肝膽倘蒙允許仍望宣付宰臣應近年左降官並編入赦條合準舊例得量移近處帝覽奏乃追改赦文紳方霑恩例處厚為翰林承旨學士每立視草愜會聖旨嘗奉急命於宣州徵鷹鷲及揚益兩浙奇文綾錦皆抗疏不奉命且引前時赦書為證帝皆可其奏王庭湊之亂帝歎宰相不才而使姦臣跋扈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饋而歎恨無蕭曹此馮唐所以寶厯季年急變中起文宗謂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寶厯季年急變中起文宗底綏內難詔命將降未有所定處厚聞難奔赴昌言曰春秋之法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於

唐書百 韋處厚

八

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避諱遂奉藩教行焉是夕詔命制置及踐祚禮儀不暇責所司皆出於處厚之議及禮行之後皆叶舊章以佐命功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加銀青光祿大夫進爵靈昌郡公堂史湯鉢數招權納財賂處厚笑曰此半滑渙也斥出之相府肅然處厚在相位於在濟時不為身計中外補授咸得其宜初貞元中宰相齊抗奏減冗員罷諸州別駕其在京百司當入別駕者多處之朝列元和已來兩河用兵偏裨立功者往往擢在周行率以儲案王官雜補之皆盛服趨朝朱紫填擁久次當進及受代閑居者常數十人趨中書及宰相私第摩

肩候謁繁於辭語及處厚秉政復奏置六雄十望十繁三十四州別駕以處之而清流不雜朝政清肅文宗勤於聽政然浮於決斷宰相奏事得請往往中變處厚常獨論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爲宰相參議大政凡有奏請初蒙聽納尋易聖懷若出自宸衷卽示臣等不信若出於橫議臣等何名鼎司且裴度元勳宿德歷輔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親重竇易直良厚忠事先朝陛下固當委信微臣才薄首蒙陛下擢用非出他門言旣不從臣宜先退卽趨下再拜陳乞上矍然曰何至此邪卿之志業朕素自知登庸作輔百職斯舉

唐書三章 韋處厚 九

縱朕有所失安可遽辭以彰吾薄德處厚謝之而去出延英門復令召還謂曰凡卿所欲言並宜啟論處厚因對彰善癉惡歸之法制凡數百言又裴度勲高望重爲人盡心切直宜久任可壯國威帝皆聽納自是宰臣敷奏人不敢橫議俄而滄州李同捷叛朝廷加兵魏博史憲誠中懷向背裴度以宿舊自任待憲誠於不疑嘗遣親吏請事至中書處厚謂曰晉公以百口於上前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典耳憲誠聞之大懼自此輸竭竟有功於滄州又嘗以理財制用爲國之本撰大和國計二十卷以獻李載義累破滄鎮兩軍

兵士每有俘執多遣剗剔處厚以書喻之載義深然其旨自此滄鎮所獲生口配隸遠地前後全活數百千人處厚居家循易如不克任至於廷諍敷啟及馭轄待胥吏勁確疑然不可奪質狀非魁偉如甚懦者而庶僚請事畏揚相顧雖與語移晷不敢私謁急於用才酷嗜文學嘗病前古有以浮議坐廢者故推擇羣材往往棄瑕錄用亦爲時所譏雅信釋氏因果晚年尤甚聚書至萬卷多手自刊校奉詔修元和實錄未絕筆其統例取捨皆處厚創起焉大和二年十二月因延英奏對造膝之際忽奏臣病作遽退文宗命中官扶出歸第一夕而卒

唐書三章 韋處厚 十

年五十六贈司空處厚當國柄二周歲啟沃之謀頗叶時譽咸共惜之

崔羣字敦詩清河武城人山東著姓十九登進士第又制策登科授祕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元和初召爲翰林學士歷中書舍人羣在內職常以讜言正論聞於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羣連署然後進來羣以禁密之司動爲故事自爾學士或惡直醜正則其下學士無由上言羣堅不奉詔三疏論奏方允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穆宗時爲遂王憲宗以禮王居長又多內助將建儲貳命羣與禮王作讓表羣上

言曰大凡已合當之則有陳讓之儀已不合當因何遠有讓表今遂王嫡長所宜正位青宮竟從其奏時魏博節度使田季安進絹五千疋充助修開業寺羣以為事實無名體尤不可請止其所進羣前後所論多愜旨無不聽納遷禮部侍郎選拔才行咸為公當轉戶部侍郎十二年七月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四年誅李師道上顧謂宰臣曰李師古雖自襲祖父然朝廷待之始終其妻於師道即嫂叔也雖云逆族若量罪輕重亦宜降等又李宗奭雖抵嚴憲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其子女俱在掖庭於法皆似稍深

唐書章 崔羣

二

卿等留意否羣對曰聖情仁惻罪止元兇其妻近屬倘獲寬宥實合宏煦之道於是師古妻裴氏女宜娘詔出於鄧州安置宗奭妻韋氏及男女先沒掖庭並釋放其奴婢資貨皆復賜之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詔付京兆府決殺長孺母劉氏求哀於宰相羣因入對言之憲宗愍其母耄年乃曰朕將屈法赦長孺何如羣曰陛下仁惻即赦之當速令中使宣諭如待正赦即無及也長孺竟得免死長流羣之啟奏平恕多此類也帝嘗語宰相相聽受之際不亦難乎比詔學士集前世事為辨謗畧以自蔽鑒其要云何羣對無情曲在辨之至易有情則欺偽難審也故孔子有衆好衆惡浸潤膚受之說以其難辨也若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糾之以法則人自

歸正而不敢以時憲宗急於盪寇頗獎聚斂之臣故藩府由是希旨往往捃拾目為進奉處州刺史苗稷新書作積進羨餘錢七千貫羣議以為違詔受之則失信於天下請却賜本州代貧下租稅時論美之度支使皇甫鏞陰結權倖以求宰相羣累疏其姦邪嘗因對面論語及天寶開元中事羣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元宗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則理用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姦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詞意激切左

唐書章 崔羣

十三

右為之感動鏞深恨之而憲宗終用鏞為宰相無何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鏞欲加孝德兩字羣曰有睿聖則孝德在其中矣竟為鏞所構憲宗不樂會度支稟賜邊士不時物多弊惡李光顏憂甚至欲引佩刀自決中外皆恐鏞奏出為湖南觀察都團練使穆宗即位徵拜吏部侍郎召見別殿謂羣曰我升儲位知卿為羽翼羣曰先帝之意元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奉命草制且曰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若不知先帝深旨臣豈敢輕言數日拜御史中丞浹旬授檢校兵部尚書兼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等使初幽鎮逆命詔授沂州刺

史王智與為武寧軍節度副使領徐州兵討伐羣以智興早得士心表請因授智與旄鉞竟寢不報智與自河北迴戈城內皆是父兄開關延入羣為智與所逐朝廷坐其失守授祕書監分司東都未幾改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復改宣州刺史歛池等州都團練觀察等使徵拜兵部尚書久之改檢校吏部尚書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使踰歲改檢校右僕射兼太常卿大和五年拜檢校左僕射兼吏部尚書六年八月卒年六十一冊贈司空羣有冲識精裁為時賢相清議以儉素之節其終不及厥初羣年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舉訪於梁肅議其登

唐書 崔羣

十一

第有才行者肅曰崔羣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羣弟子登進士官至節署有令名子充亦以文學進歷三署終東都留守

新書贊曰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長慮而深謀日惕於中猶以為未也日吾覆亡不暇又何以安故能舉天下付之與畏之也禍難已平上恬下嬉施自如曰賢難得雖無賢尚可治也佞可去雖存佞不遠亂也視漏弗填忽傾弗支偃然自慰曰我易以喪故能舉天下付之亡不畏也常人所畏聖人易之所不畏聖人難之觀孝明皇帝本中土遭變可與謀始持成不可與共終崔羣以為相李林甫則治亂已分其言信哉

路隨字南式其先陽平人高祖節高宗朝為越王府東閣祭酒曾祖惟恕官至睦州刺史祖俊之任終太子通

事舍人父泌字安期少好學通五經九嗜詩易左氏春秋能諷其章句皆究深旨博涉史傳工五言詩性端亮寡言以孝悌聞於宗族建中末以長安尉從調與李益韋綬等書判同居高第泌授城門郎屬德宗違難奉天泌時在京師棄妻子潛詣行在所又從幸梁州排潰軍而出再為流矢所中裂裳濡血以策說渾瑊城深重之辟為從事瑊討懷光累奏為副元帥判官檢校戶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河中平隨城與吐蕃會盟於平涼因劫盟陷蕃在絕域累年棧心於釋氏之教為贊普所重待以賓禮卒於戎鹿貞元十九年吐蕃遺邊將書求和隨

唐書 路隨

十四

哀泣上疏願允其請表三上德宗命中使諭旨朝廷懲其宿詐俟更要於後信訖數歲不報元和中蕃使復款塞隨復五獻封章請修和好又上書於宰執哀訴裴垍李藩皆協力敷奏憲宗可之命祠部郎中徐復報聘乃特於詔中疏平涼陷蕃者名氏令歸中國吐蕃因復等還遣使來朝遂以泌及鄭叔矩之喪與銘及遺錄至朝野傷歎憲宗憫之贈絳州刺史賜絹二百疋至葬日委所在官給喪事泌累贈太子少保泌陷蕃之歲隨方在孩提以恩為後稍長成知父在蕃乃日夜嗷號坐必西嚮饑不食肉母氏言其形貌肖先君遂終身不照鏡後

以通經調授潤州參軍爲李錡所困使知市事隨脩然坐市中一不介意韋夏卿爲東都留守聞而辟之由是聲名日振元和五年邊吏以訃至隨居喪益以孝聞服闋擢拜左補闕會李絳諷上納諫憲宗曰諫官路隨韋處厚章疏相繼朕常深用其言自是識者敬伏焉俄遷起居郎轉司勳員外郎自補闕至司勳員外皆充史館修撰穆宗卽位遷司勳郎中賜緋魚袋與韋處厚同入翰林爲侍講學士採三代皇王興衰著六經法言二十卷奏之拜諫議大夫依前侍講學士將修憲宗實錄復命兼充史職敬宗登極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仍賜紫

唐書章路隨

五

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却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邪終無所納文宗卽位韋處厚入相隨代爲承旨轉兵部侍郎知制誥大和二年處厚薨隨代爲相拜中書侍郎加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累朝有詔改修及隨進憲宗實錄後文宗復令改正永貞時事隨奏曰臣昨面奉聖旨以順宗實錄頗非詳實委臣等重加刊正畢日聞奏臣自奉宣命取史本欲加筆削近見衛尉卿周居易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胤等各上章疏具陳刊改非甚便宜又聞班行如此議論頗

衆臣伏以史冊之作勸誠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匹夫美惡尙不可誣人君得失無容虛載聖旨以前件實錄記貞元末數事稍非摭實蓋出傳聞審知差舛便令刊正頃因坐日屢形聖言通計前後至於數日臣及宗閔僧孺亦以永貞已來歲月至近禁中行事在外固難詳知陛下所言皆是接於耳目旣聞乖謬因述古今引前史直不疑盜嫂之言及第五倫搃公之說皆多此比類難盡信書所冀睿鑒詳於聽言深宮慎於行事持此比類上開聰明特蒙降察稍恕前謬由是近垂宣命令有改修臣等伏以貞觀已來累朝實錄有經重撰不敢

唐書章路隨

六

固辭但欲粗刪深悞亦固盡存諸說宗閔僧孺相與商量緣此書成於韓愈今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子婿若遣參撰或致私嫌以臣旣職監修盍令詳正及經奏請事遂施行今者庶僚競言不知本起表章交奏似有他疑臣雖至昧容非自請旣迫羣議輒冒上聞縱臣果獲修成必懼終爲時累且韓愈所書亦非已出元和之後已是相循縱其密親豈害公理使歸本職實謂正名其實錄伏望條示舊記最錯誤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則冀聖祖垂休永無慙於傳信下臣非據獲減戾於侵官彰清朝立政之方表公器不私之義流言自弭時論攸

宜詔曰其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等訪根柢蓋起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餘依所奏四年轉門下侍郎加崇文館大學士七年兼太子太師備禮冊拜表上史官所修憲宗穆宗實錄八年辭疾不得謝會李德裕連貶至袁州長史隨不署奏狀始為鄭注所忌九年四月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七月遘疾於路薨於揚子江之中流年六十冊贈太保諡曰貞隨有學行大度為諫官能直言在內庭匡益自寶厯初為承旨學士即參大政矣後五年在

唐書韋路隨

志

相位宗閔德裕朋黨交與攘臂於其間李訓鄭注始終姦詐接武於其後而隨藏器韜光隆污一致可謂得君子中庸而常居之也

史臣曰衛次公鄭綱韋處厚崔羣路隨等皆以文學飾身致位崇極兼之忠讜垂名簡書茲實有足多也綱有其位有其時懷獨善之謀晦衆濟之道左遷非不幸也次公因獻捷之書輟已成之詔命也夫處厚危言切議振士友之急稱同列之善君子哉

贊曰衛鄭羣路兼之博陵文學政事為時所稱

唐書卷第二百十

唐書卷第二百十一

列傳五

韓愈 皇甫湜 盧仝 賈島 劉叉皆從新書增

張籍 孟郊

唐衢 李翱

宇文籍 劉禹錫

柳宗元 韋辭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 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 父仲卿無

名位 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 愈生三歲而孤養於

從父兄 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 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

俟獎勵大厯貞元之間文士多尚古學効揚雄董仲舒

唐書韓愈

一

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

故相鄭餘慶頗為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尋登進士第

宰相董晉出鎮大梁辟為巡官府除 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

徐州張建封又請為其賓佐愈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操

行堅正拙於世務調授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德宗晚

年政出多門宰相不專機務宮市之弊諫官論之不聽

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為連州陽山令 有

在民生子多量移江陵府掾曹法曹元和初召為國子

以其姓字之 博士 分司東都 遷都官員外郎 即河南令 時華州

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陰令柳澗縣務俾攝掾曹居數月濟美罷郡出居公館澗遂諷百姓遮道索前年軍頓役直後刺史趙昌按得澗罪以聞貶房州司馬愈因使過華知其事以爲刺史相黨上疏理澗畱中不下詔監察御史李宗爽按驗得澗贓狀再貶澗封溪尉以愈妄論復爲國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擯黜作進學解以自喻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

唐書百二韓愈

二

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子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旣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醴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估屈贅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

正而葩下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闕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爲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其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榑欂侏儒椳闈扂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竝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

唐書百二韓愈

三

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宏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不繇其統言雖多不要其中文雖奇不濟其用行雖修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此非其利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庠忘量已之所稱指前人之

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豬苓也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踰歲轉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西連年修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連年修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槽此警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況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而不斷耳夫兵則多不足以待也然未可知之師利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未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驕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關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

唐書三十一 韓愈

四

唐書三十一 韓愈

五

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俄有不悅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 愈者撫其舊事言愈前左降為江陵掾曹荆南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均子鏐凡鄙近者鏐還省父愈為序餞鏐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愈為行軍司馬仍賜金紫 愈請乘遽先入汴淮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鳳翔

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臯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諫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時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益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此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連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止於茶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

唐書二二 韓愈

六

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惜身命所以灼頂燔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

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茱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觀視之巫祝不先桃茱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疏奏憲宗怒甚間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將加極法裴度崔羣奏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內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我

唐書二二 韓愈

七

奉佛太過我猶爲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天促何言之乖刺也愈爲人臣敢爾狂妄固不可赦於是人情驚惋乃至國戚諸貴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貶爲潮州刺史愈至潮陽上表曰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潮州刺史卽日馳驛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去廣府雖云二千里然來往動皆踰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

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唯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於詩書之策而無媿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克不剛孽臣姦隸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

唐書三皇 韓愈

八

朝不貢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躬親聽斷天戈所麾無不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使永永萬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憲宗謂宰臣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為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惡其容易上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臣之奏對而皇甫鈞惡

愈狷直恐其復用率先對曰愈終太狂疎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初愈至潮陽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鱷魚卵而化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呪之曰前代德薄之君棄楚越之地則鱷魚涵泳於此可也今天子神聖四海之外撫而有之況揚州之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共天地宗廟之祀鱷魚豈可與刺史雜處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食民畜產鹿麋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卵與刺史爭為長刺史雖驚弱安肯為鱷魚低首

唐書三皇 韓愈

九

而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蟇之細無不容鱷魚朝發而夕至今與鱷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如頑而不徙須為物害則刺史選材伎壯夫操勁弓毒矢與鱷魚從事矣呪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鱷患袁州之俗男女隸於人者踰約則沒入出錢之家愈至設法贖其所沒男女歸其父母韓愈仍削其俗法不許隸人十五年徵為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會鎮州殺田宏正立王廷湊令愈往鎮州宣諭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宜無必入愈既至集軍民諭以逆順辭情切至廷湊畏重之愈至廷湊

嚴兵逐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
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
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
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
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
博六朝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
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宏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
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曰善廷湊慮
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
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之但朝廷顧大體無事矣會元翼
聞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
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改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轉京
愈歸奏其語帝大悅

唐書 韓愈

十

侍郎及紳面辭赴鎮泣涕陳敘穆宗憐之乃追制以紳
為兵部侍郎愈復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十二月卒時
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宏通與人交榮悴
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善新書郊武
康人籍烏
江人舊書洛陽東郡 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
蓋指其僑寓而言 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
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焉而觀諸權門豪
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
七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
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 雖晨炊不給怡然
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宏獎仁義為事凡嫁內外及

友朋孤女僅十人嫂鄭喪為常以為自魏晉已還為文
服期以報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
故愈所為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
之士取為師法當時作者甚眾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
焉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閣深與孟軻揚
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他文造端置辭要為不
蹈襲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
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遠不及遠甚然時有恃
才肆意亦有盪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
神而愈譏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為賀
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
之甚紕繆者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

唐書 韓愈

十一

敘事拙於取舍頗為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
改時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別
撰順宗實錄三卷有文集四十卷李漢為之序子昶亦
登進士第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為陸
渾尉仕至工部郎中辨急使酒數忤同省求
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
文於白居易居易怒曰近舍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
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撥筆立就贈以車馬繪綵甚
厚湜大怒曰自吾為領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
字三緘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湜
嘗為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
一字誤語躍呼杖未至嘴其臂血流盧仝居東都詩
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全自號玉川子嘗為月飲詩
以譏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時又有賈島劉又皆韓門
弟子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為浮屠名无本來東都時洛
陽台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為
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

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諱詰之久乃得釋累
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州
司倉參軍遷司戶未受命卒年五十六劉又者亦一節
士少放肆為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
能為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俛仰貴人常穿履破衣
間愈接天士步歸之面道水柱雪車二詩出盧全孟郊
右樊宗師見為獨拜不能面道水柱雪車二詩出盧全孟郊
若親屬然後以爭語不能面道水柱雪車二詩出盧全孟郊
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
壽愈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新書贊曰唐承五代割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窳
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別章稍究儒術以興典憲薰
醜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稍隄未流反貞元元和
間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班固以樸
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
驅注洋洋大肆要之無抵悟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
孤矯拂瑜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
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道天下正議助為

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訓笑吟而復
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
才二百年愈之所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
而力倍之所以過況惟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
泰山北斗之如

張籍者字文昌和貞元中登進士第性詭激能為古體

詩有警策之句傳於時調補太常寺太祝轉國子助教

祕書郎以詩名當代公卿裴度令孤楚才名如白居易

元稹皆與之遊而韓愈九重之累授國子博士水部員

外郎轉水部新書郎中卒世謂之張水部云籍性狷直

策及為駁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釋老不能著書若
孟軻揚雄以垂世者愈最後答書曰吾子不以愈無似
意欲推之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
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道其所歸慨其根將食

其實此盛德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
故不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
猶慮不公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世其書者下及公
以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
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
且以我為狂為惑若遂成其身之不能恤書於何有夫
也而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叔孫奔走於齊魯
周天之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
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亦至矣賴於叔孫奔走於齊魯
有立於天下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
夫二氏之行乎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
波漫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
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夫子而至於
孟子此其困若也而後能有所立揚雄亦未久也夫子而
若此其困若也而後能有所立揚雄亦未久也夫子而
為也其則其傳也無所不遠故余所以不為也然觀乎今
行乎其世道則其傳也無所不遠故余所以不為也然觀乎今
十平後世為之未失也天之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

唐書三三張籍孟郊

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
其化今其傳後必有矣吾子其何遠哉其行道其為書
哉前書謂吾與人之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雖誠有之抑
非好已勝也夫揚雄之道勝也非好已勝者雖誠有之抑
乃夫是名孟軻揚雄之道勝也非好已勝者雖誠有之抑
敢避是名孟軻揚雄之道勝也非好已勝者雖誠有之抑
其與衆人辨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
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善戲謔乎吾子其復之
日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惡善於道哉吾子其復之
之思乎籍為詩長於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
孟郊者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於嵩山稱處士年五十得進士
有投金灘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問往坐水傍
徘徊賦詩而曹務多廢令自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
李翱分司洛中與之遊薦於畱守鄭餘慶辟為賓佐水
陸轉運性孤僻寡合韓愈一見以為忘形之契常稱其
判官字曰東野與之唱和於文酒之間鄭餘慶鎮興元又奏

為從事辟書下而卒

年六十四張籍

餘慶給錢數萬葬

送贈給其妻子者累年

處在古無上平

處下顧二謝云

唐衢者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為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

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既

相別發聲一號音辭哀切聞之者莫不悽然泣下嘗客

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

席不樂為之罷會故世稱唐衢善哭左拾遺白居易遺

之詩曰買誼哭時事阮籍哭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同

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饑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

唐書三皇 唐衢

古

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太尉擊賊日尚書叱盜時

大夫死兇寇諫議謫蠻夷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輒隨我

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辭其為

名流稱重若此竟不登一命

李翱字習之涼武昭王之後

後魏尚書左僕射沖十世孫

父楚金貝

州司法參軍翱幼勤於儒學博雅好古為文尚氣質貞

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授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司錄參

軍元和初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十四年太常丞王涇

上疏請去太廟朔望上食詔百官議議者以開元禮太

廟每歲祔祠蒸嘗臘凡五享天寶末元宗令尚食每月

朔望具常饌令宮闈令上食於太廟後遂為常由是朔

望不視朝比之大祠翱奏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

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時祭禴祠蒸嘗漢氏皆雜

而用之蓋遭秦火詩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

先儒穿鑿各伸已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所

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

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貞觀開元禮竝無宗

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

太廟之中每歲五饗六告而已不然者房元齡魏徵輩

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

唐書三皇 李翱

五

之詞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饗籩豆牲牢三代之

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陵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權制

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藝味而

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之義也

傳稱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

及祭薦芰其子違命去芰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

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為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為獻

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芰為比乎

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況祭器不陳俎豆祭官不命

三公執事者唯宮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也安

得以爲祭乎且時享於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其嘉蔬嘉薦醴齊敬修時享以申追慕此祝辭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尙書省曰某月某日時享於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可以爲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旣橐禮樂爲大故下百僚可得詳議臣等以爲貞觀開元禮竝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

唐書卷一百一十二 李翱

十六

斷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採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修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旣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爲萬代法與其瀆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知禮者是之事竟不行韜性剛急論議無所避執政雖重其學而惡其激訐故久次不遷翱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爲

依據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此不惟其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受恩之地耳蓋爲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文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錄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徵傳但紀其諫諍之辭足以爲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若考功視行狀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諡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從之

唐書卷一百一十二 李翱

十七

所不及者若淄青生口夏澄澄等四十七人爲賊通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戰陸下俘之赦不誅詔田宏正隨材授職欲歸者縱之澄等得生歸轉以相謂賊衆莫不懷盛德無肯拒戰劉悟所以一昔斬師道者以三軍皆苦賊而暱就陛下故不淹日成一大功也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羣臣動色百姓歌樂徧吹二也昔齊遺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今韓宏獻女樂陛下不受遂以歸之觀三也又出李宗爽妻女於掖庭以田宅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臣愚不能盡職若他切令一皆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兆欣感臣愚不能盡職若他切令一亂者武德貞觀不難兆欣感臣愚不能盡職若他切令一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旣不以疑屏邪佞而邊兵以制蕃戎不督盜數而納布帛進獻寬百姓租賦厚而不邊兵以制蕃戎不督盜數而納布帛進獻寬如事通壅蔽之難若何而爲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隆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而爲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隆下樂興大化可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與之修復故事以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旣太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逸

安逸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至臣竊惜陛下當可與之時而謙讓未為也

尋權知職方員外郎十五年六月授考功員外郎並兼史職翱與李景儉友善初景儉拜諫議大夫舉翱自代至是景儉貶黜七月出翱為朗州刺史俄而景儉復為諫議大夫翱亦入為禮部郎中翱自負辭藝以為合

知制誥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因入中書謁宰相面數李逢吉之過失逢吉不之校翱心不自安乃請告滿百日有司準例停官逢吉奏授廬州刺史

時州旱遂疫浦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翱下教大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大

和初入朝為諫議大夫尋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二月拜

唐書百二 李翱 六

中書舍人初諫議大夫柏耆將使滄州軍前宣諭翱嘗贊成此行柏耆尋以擅入滄州得罪翱坐謬舉左授少

府少監俄出為鄭州刺史五年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禦使七年改授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八

年徵為刑部侍郎九年轉戶部侍郎七月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於鎮

宗文紀開成元年殷侗拜山南東道自此至會昌又易數人諡非翱至會昌時猶為山南東道也當作開成初為是諡

曰文翰始從昌黎韓愈為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諡曰文

字文籍字夏龜父洎官卑少好學尤通春秋寶羣自處士徵為右拾遺表籍自代由是知名登進士第宰相武

元衡出鎮西蜀奏為從事以咸陽尉直史館與韓愈同修順宗實錄遷監察御史王承宗叛詔捕其弟駙馬都尉承系其賓客中有為誤識者又蘇表以破淮西策于

宰相武元衡元衡不用以籍舊從事令召表訊之籍因與表狎元衡怒坐貶江陵府戶曹參軍至任節度使孫

簡案孫遜傳簡元和初第進士辟荆南幕府則簡是時乃幕僚耳非節度也蓋元衡當國時荆南乃嚴毅且簡第進士在元和初不誤知重之欲令兼幕府職事籍辭應是時即為節度也

籍以君命譴黜亦當以君命升假榮偷獎非所願也後考滿連辟藩府入為侍御史轉著作郎遷駕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與韋處厚韋表微路隨沈傳師同修憲宗

唐書百七 宇文籍 七

實錄俄以本官知制誥轉庫部郎中大中遷諫議大夫專掌史筆罷知制誥籍性簡澹寡合耽玩經史精於

著述而風望峻整為時輩推重大和二年正月卒時年五十九贈工部侍郎子臨大中初登進士第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父澈仕歷州縣令佐世以儒學稱禹錫貞元九年擢進士第又登宏辭科禹錫精

於古文善五言詩今體文章復多才麗從事淮南節度使杜佑幕典記室尤加禮異從佑入朝為監察御史與

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貞元末王叔文於東宮用事後輩務進多附麗之禹錫尤為叔文知獎以宰相器待之

順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詔皆出於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入禁中與之圖議言無不從轉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兼崇陵使判官頗怙威權中傷端士宗元素不悅武元衡時武元衡為御史中丞乃左授右庶子侍御史竇羣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羣即日罷官韓臯憑藉貴門不附叔文黨出為湖南觀察使既任喜怒凌人京師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時號二王劉柳叔文敗坐貶連州刺史在道貶朗州司馬地居西南夷土風僻陋舉目殊俗無可與言者禹錫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性情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

唐書三十一 劉禹錫 三

歌俚辭每祠歌竹枝鼓吹禹錫或從事於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為新辭以教巫祝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聲作竹枝辭十餘篇故武陵谿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初禹錫宗元等八人犯衆怒憲宗亦怒故再貶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執政惜其才欲洗滌痕累漸序用之會程異復掌轉運有詔以韓臯臯字誤或當作泰或作暉及禹錫等為遠郡刺史屬武元衡在中書諫官十餘人論列言不可復用而止禹錫積歲在湘澧間鬱悒不怡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論九因讀張九齡文集乃敘其意曰世稱曲江為相建言放臣不宜於善地多徒五溪不毛之鄉今讀其文

章自內職牧始安有瘡癘之歎自退相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託諷禽鳥寄辭草樹鬱然與騷人同風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而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為良臣識胡雛有反相羞與凡器同列密啓廷諍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為餒鬼豈枝心失恕陰謫最大雖二美莫贖邪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獄而鍾社四葉以是相較神可誣乎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遊元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復出為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奏曰劉禹錫有母年八十餘今

唐書三十一 劉禹錫 三

播州西南極遠猿狖所居人迹罕至禹錫誠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則與此子為死別臣恐傷陛下孝理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憲宗曰夫為人子每事九須謹慎常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卿豈可以此論之度無以對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欲傷其所親之心乃改授連州刺史又徙夔州刺史禹錫嘗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貧無資以給也凡學官春秋釋奠於先師斯止碎雍傾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羣臣起屠販故孝惠高后間置原廟於郡國逮元

帝時韋元成遂議罷之夫子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况
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
神在與其煩於薦饗孰若行其教今教類靡而以非禮
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
國許敬宗等奏天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修孔子廟元宗
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為宰相不
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為令遂無有
非之者今慶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
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餽妻子於學無補也請
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
時籍其資半界所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
萬計可以營學室器具用豐簞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
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
復當時不去京師又十餘年連刺數郡大和二年自和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劉禹錫

此觀中未有花木是歲出牧連州尋貶朗州司馬居十
年召還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紅桃滿觀如爍晨
霞遂有詩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於今十有四年得
為主客郎中重遊茲觀蕩然無復一樹唯免葵燕麥動
搖於春風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其前篇有元都
觀裏桃千樹總是劉郎去後栽之句後篇有種桃道士
今何在在前度劉郎又到來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
錫甚怒於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大和中度在
中書欲令知制誥執政又聞詩序滋不悅累轉禮部郎
中集賢院學士度罷知政事禹錫求分司東都終以恃

才褊心不得久處朝列六月授蘇州刺史就賜金紫秩
滿入朝授汝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禹錫晚年
與少傅白居易友善詩筆文章時無在其右者常與禹
錫唱和往來因集其詩而序之曰彭城劉夢得詩豪者
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
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由是每制一篇
先相視草視竟則興作興作則文成一二年來日尋筆
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大和三年春已前紙墨所存者
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興仗醉率然口號者不在此
數因命小姪龜兒編勒成兩軸仍寫二本一付龜兒一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劉禹錫

授夢得小男崙郎各令收藏附兩家文集子頃與元微
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嘗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
來為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情性播揚名聲其
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
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間此亦不幸也今
垂老復遇夢得得非重不幸邪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
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
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
之類真謂神妙矣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持豈止兩家
子弟祕藏而已其為名流許與如此夢得嘗為西塞懷

古金陵五題等詩江南文士稱為佳作雖名位不達公卿大僚多與之交開成初復為太子賓客分司俄授同州刺史秩滿檢校禮部尚書太子賓客分司會昌二年七月卒時年七十一新書七贈戶部尚書始疾自為漢景帝子勝封中山子孫為中山人七代祖亮元魏冀州刺史遷洛陽為北都人墳墓在洛北山後其地不可依乃葬榮陽檀山原德宗乘天下太子立時王叔文以善奔得通籍因問言事積久衆未知至起蘇州鐵使翼自居舍人翰林學士陰薦承相杜佑為度支鹽有遠祖風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為信然三子皆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治道能以口辨移人既得用所施為人不能以為實功歸貴臣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其自此子承雍登進士第亦有才藻

唐書三二劉禹錫

三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後魏侍中濟陰公之系孫曾伯祖奭高宗朝宰相父鎮太常博士終侍御史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嘗問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宗元少聰警絕衆尤精西漢詩騷下參貶夔州司馬宗元少聰警絕衆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與古為侔精裁密綴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登進士第應舉宏辭授校書郎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順宗即位王叔文章執誼用事尤奇待宗元與監察呂溫密引禁中與之圖事轉尚書禮部員外郎叔文欲大用之會居位不久叔文敗與同輩七人俱貶宗元為邵州刺史在道再貶永州司馬既罹竄逐涉

履巒瘴崎嶇堙厄蘊騷人之鬱悼寫情敘事動必以文為騷文十數篇覽之者為之悽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又久與游者益時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紛葩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孰能了僕於其間哉免世之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顯美欲是進之求進者怪怒相疾可謂甚矣與罪人交十年官以語轉之修心日為新奇務相悅可自速引之僕以悅仇人之修心日為新奇務相悅可自速引之僕以悅仇人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悲夫人生少六七十者坐三十七矣長來覺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數為寒暑無此身矣是慣習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數為罪居蠻夷中久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常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常遇北風舌啞喉乾今聽之恬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但

唐書三二柳宗元

三

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志士秉志遵分被
翁者然賴當世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遇盜升
為公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卒已無古人之實為
而有所欲下車歸鄉人此誠知也直不疑買金以償
同舍劉寬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疑之儀南音非口
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疑之儀南音非口
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於范痤騎危以生易死通據
以書自活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厄後至御獄中
夫董仲舒劉向斥逐復召宣室兒寬此皆環偉博學大
壯之能自解脫今獄常誅為漢儒宗才未伎又嬰痲奇
雖欲上能自解脫今獄常誅為漢儒宗才未伎又嬰痲奇
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人愈疏矣元賢者不得志於今
薄志劣無與能解欲乘筆觀縷神志荒耗前復遺忘終
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不觀縷神志荒耗前復遺忘終
錄讀古人一傳數紙則再三卷復觀縷神志荒耗前復遺忘終
伏惟與哀於無刑部籍復為士列亦不觀縷神志荒耗前復遺忘終
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瑩域退託

法皆自所求取又何怪也宗元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
神理降罰又不然亦有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
為日復一日然亦有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
填委溝壑今抱非先緒以是但然痛恨心骨沸熱榮一
立未有人親視無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
與罪人親視無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
立捧奠頤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以共閱惜也先墓在
南無異子弟固以益託鄰人謹來消息存亡不
至禁闕主守固以益託鄰人謹來消息存亡不
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野道無士女徧滿卑
庸巧皆得息父母邱墓想野道無士女徧滿卑
養者然此已息父母邱墓想野道無士女徧滿卑
百株多先人息父母邱墓想野道無士女徧滿卑
家有賜書三千卷封植善和里舊宅今三易主書
亡不可知皆付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
節適洗沐盥漱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

唐書 卷二一一 柳宗元

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為曹於險阻用
號令起而君臣之黃帝不克其兵車交買乎其內一統類齊制
有聖人焉曰黃帝不克其兵車交買乎其內一統類齊制
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其兵車交買乎其內一統類齊制
四岳持綱不統有德年功有能者而為之也非公乃克
指屈伸把觀厥初罔匪極亂而後聖人而為之也非公乃克
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聖人而為之也非公乃克
樹故仲尼承書於堯曰克明俊德舜曰濟哲文於武
禹曰有命於天孫承於堯曰克明俊德舜曰濟哲文於武
王曰有命於天孫承於堯曰克明俊德舜曰濟哲文於武
莫元祀後之妖淫驚讎作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
虹元祀後之妖淫驚讎作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
誕其可羞也莫知本於厥貞漢之用大符也其妄臣乃
能庸賢濯髮引寒以瘳類以休其用大符也其妄臣乃
下取虺蛇引寒以瘳類以休其用大符也其妄臣乃
禱皆尙書所無有恭述承效泰山石闕其後有賢帝曰
光武克綏天所無有恭述承效泰山石闕其後有賢帝曰
下為也積大亂至於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垓以爲

先人之慮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
嗣有可付託即復進故符用臣者宗元久復恨矣然
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符用臣者宗元久復恨矣然
益深嘗著書對三篇受命之符臣所誠然非州流人吳武陵
臣言董仲舒對三篇受命之符臣所誠然非州流人吳武陵
獨仲舒爾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彭越史固皆後代
嗤以古聖人立極之本顯其言類淫孽史固皆後代
尚書久宜享無極之義本顯其言類淫孽史固皆後代
積武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事不闕德受命於天
究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事不闕德受命於天
之具為書念終死泯沒所憾用是於時獨不為也苟一
即道施於世初死泯沒所憾用是於時獨不為也苟一
大闢曰執稱古初死泯沒所憾用是於時獨不為也苟一
以闢曰執稱古初死泯沒所憾用是於時獨不為也苟一
效生林振動專肆為淫威曰雷電暴其外於是乃知架
而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雷電暴其外於是乃知架
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披藉草
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藉草

唐書 卷二一一 柳宗元

鑪爨以毒燎燭以虐焰其入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
救止於人是乃大聖乃起不降霖雨滂漉沃蒸為清氣
為治風人乃膏流然休相不而人相持以成相舒愉而
其肌膚以別類集於途焚坑下大盜受休嘉命德義呼
人乃克鳩類六合於舞悅帝乃竝受休嘉命德義呼
迎義旅墜厥緒無於於人乃竝受休嘉命德義呼
於唐躅蹌歌謂瀨和寧帝威栗惟人嘉命德義呼
賦積藏於下是謂瀨和寧帝威栗惟人嘉命德義呼
人而有年簡於厥刑不鄉而為義廉發謹小防而大
生而惡不祈而息四夷服於治兵革不竭貨力不獲
後嗣用深垂於帝而益高聖濟厥治孝仁無窮之故
不於天其仁人休符不於祥其仁無窮之故受命澤
天匪祥於天其仁人休符不於祥其仁無窮之故受命澤
祥而壽鄭也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深鴻龐大保人斯無
為符也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深鴻龐大保人斯無

唐書百二 柳宗元

疆宜薦於郊廟文之雅詩祇告於德之休帝曰謀哉乃
黜休極於邦治以敬於人事其詩曰穆敬德黎人所
備以貞厥符浩將之仁函於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
之惟貞厥符浩將之仁函於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
濤炎以漸珍厥德乃毆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
子思孝父易忠於子孫百代之康十聖嗣於治仁後
天子之暇天誠神宜鑒於仁神之易宜仁之歸後天
於北祝栗於南幅員兩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
墜以告之壽與地咸久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
道以告之壽與地咸久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
仁以告之壽與地咸久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
替以告之壽與地咸久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
咎以告之壽與地咸久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
前以告之壽與地咸久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
為以告之壽與地咸久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
萃以告之壽與地咸久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
道以告之壽與地咸久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
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始

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
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欣余志之有
乎大明乎策書兮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為服
再明誠乎不策書兮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為服
懼夫誠乎不策書兮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為服
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之地之否隔兮欲而
已兮悼垂危疑而多詐兮逢天之地之否隔兮欲而
進與退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幸皇鑒之明兮而
郡印而南適惟罪大甘脂潤乎鼎鑊幸皇鑒之明兮而
懼乎天討兮惟罪大甘脂潤乎鼎鑊幸皇鑒之明兮而
磨靡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涕湘流之云而擊
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避兮聽替之哀莫屬余之形
兮屯暮眉兮連山漂遙逐其詎止兮述莫屬余之形
攢鬱奔紆委連兮東海而止居兮羈縲以紫纒哀吾
洞汨手淪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縲以紫纒哀吾
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自持兮沈淵而
生為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買而自持兮沈淵而
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減身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

唐書百二 柳宗元

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為孤囚以終世兮長拘
孽而軼轍兮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眾之所
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眾之所
也九折之言以危肆兮周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
行九折之言以危肆兮周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
死之已綏兮完形軀之既多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
而不頽死變夷固吾所命之謂何焉 元和十年例移
加配大中以為偶兮諒天命之謂何焉 元和十年例移
為柳州刺史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刺史制書下
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為郡蠻方西南絕域
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為永決吾於
禹錫為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即草章奏請以柳州授禹
錫自往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終易連州柳州土
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錢主宗元革其鄉法其已

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江嶺間爲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爲名士著述之盛名動於時時號柳州云有文集四十卷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時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於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子周六周七纔三四歲觀察使裴行立碑以實之云

爲營護其喪及妻子還於京師時人義之

新書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爲盜無以異宗元等撓節從之微幸一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媚一債而不復宜哉彼若不傳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爲名卿才大

唐書三十一 柳宗元 三

韋辭字踐之祖召卿洛陽丞父翊官至侍御史辭少以兩經擢第判入等爲祕書省校書郎貞元末東都畱守韋夏卿辟爲從事後累佐使府皆以參畫稱職元和九年自藍田令人拜侍御史以事累出爲朗州刺史再貶江州司馬長慶初韋處厚路隨以公望居顯要素知辭有文學理行亟稱薦之擢爲戶部員外郎轉刑部郎中充京西北和繼使尋爲戶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鹽鐵副使轉吏部郎中文宗卽位韋處厚執政且以澄汰浮華登用藝實爲事乃以辭與李翱同拜中書舍人辭素無清藻文筆不過中才然處事端實游宦無黨與李翱

特相善俱擅文學高名疎達自用不事檢操處厚以激時用頗不厭公論辭亦倦於潤色苦求外任乃出爲潭州刺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在鎮二年吏民稱治大和四年卒時年五十八贈右散騎常侍

史臣曰貞元大和之間以文學聳動搢紳之伍者宗元禹錫而已其巧麗淵博屬辭比事誠一代之宏才如俾之詠歌帝載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賢氣吞時輩而蹈道不謹昵比小人自致流離遂隳素業故君子羣而不黨戒懼慎獨正爲此也韓李二文公於陵遲之末邊遑仁義有志於持世範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

唐書三十一 韋辭 三

抑揚墨排釋老雖於道未宏亦端士之用心也

贊曰天地經綸無出斯文愈翱揮翰語切典墳犧雞斷尾害馬敗羣僻塗自噬劉柳諸君

唐書卷第二百十二

列傳五

李光進 弟光顏

烏重肩 石洪從新書增

王沛 子逢

李珙

李祐

董重質

楊元卿 子延宗

牛元翼 從新書增 傅良

劉悟 子從諫 孫積 李師誨 師誨不從新書增

劉沔

石雄

李光進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也

貞觀中內屬以其地為雜田州世襲

刺父良臣襲雞田州刺史隸朔方軍光進姊適舍利葛

旃殺僕固瑒而事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光進兄弟少依

唐書三 李光進

葛旃因家於太原光進勇毅果敢其武藝兵畧次於葛

旃從馬燧救臨洛戰洹水有功歷前後肅宗自靈武觀

兵光進從郭子儀破賊收兩京累有戰功至德中授代

州刺史封范陽郡公食邑二百戶上元初郭子儀為朔

方節度以軍討大同橫野清夷范陽及河北殘寇用光

進為都知兵馬使尋遷渭北節度使永泰初進封武威

郡王大厯四年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未幾又轉檢校

刑部尚書兼太子太保是歲冬十月葬母於京城之南

原將相致祭者凡四十四幄窮極奢靡城內士庶觀者

如堵案自肅宗靈武觀兵以下皆李光弼弟光進事非此阿跌光進也此屬錯簡當刪元和四

年王承宗叛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為步都虞候

戰於木刀溝光進有功六年本紀拜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工部尚書充單于大都護振武節度使詔以光進夙

有誠節克著茂勳賜姓李氏其弟光顏除洛州刺史充

本州團練使兄弟恩澤同時人皆歎異八年遷靈武節

度使光進嘗從馬燧救臨洛戰洹水收河中皆有功前

後軍中之職無所不歷中丞大夫悉曾兼帶先是救易

定之師光進光顏皆在其行故軍中呼光進為大大夫

光顏為小大夫十年七月卒光進兄弟少以孝睦推於

軍中及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室光顏先娶妻其母委以

唐書三 李光進

家事母卒光進始娶光顏使其妻奉管鑰家籍財物歸

於其妯光進命反之且謂光顏曰新婦逮事母嘗命以

主家不可改也因相持泣良久乃如初卒時年六十五

贈尚書左僕射

光顏字光遠與兄光進以葛旃善騎射兄弟自幼皆師之

葛旃獨許光顏之勇健已不能逮及長從河東軍為裨

將節度使馬燧謂曰若有奇相討李懷光楊惠琳皆有

功後隨高崇文平蜀舉旗斬將出入如神由是稍稍知

名自憲宗元和已來歷授代洛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九年將討淮蔡九月遷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

使踰月遷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會朝廷徵天下兵環申蔡而討吳元濟詔光顏以本軍獨當一面光顏於是引兵臨澗水抗洞曲明年五月破元濟之師於時曲初賊衆晨壓光顏之壘而陣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突之光顏將數騎冒堅而衝之出入者數四賊衆盡識矢集於身如蝟其子攬光顏馬鞅止其深入光顏舉刃叱之乃退於是人爭奮躍賊乃大潰死者數千人捷聲至京師人人相賀時伐蔡之師大小凡十餘鎮自裴度使還唯奏光顏勇而知義終不辱命至是果立功焉是歲十一月光顏又與懷汝節度烏

唐書卷三十一李光進

三

重胤同破元濟之衆於小澗河平其柵初都統韓宏令諸軍齊攻賊城賊又徑攻烏重胤之壘重胤禦之中數槍馳請救於光顏光顏以小澗橋賊之堡也乘其無備使田穎宋朝隱襲而取之乃平其城塹由是克救重胤韓宏以光顏違令取穎及朝隱將戮之穎及朝隱勇而材軍中皆惋惜之光顏畏宏不敢留會中使景忠信至知其情乃矯詔令所在械繫之走馬入見具以本末聞憲宗赦忠信矯詔罪令卽往釋穎及朝隱宏及光顏迭以表論憲宗謂宏使曰穎等違都統令固當處死但光顏以其襲賊有功亦可宥之軍有二令五申宜捨此以

收來效及以詔諭宏宏不悅十一年光顏連敗元濟之衆拔賊凌雲柵憲宗大悅賜其告捷者奴婢銀錦進位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光顏收元濟之衆三萬於郾城其將張伯良奔於蔡州殺其賊什二三獲馬千匹器甲三萬聯皆畫雷公符仍書云速破城北軍尋而郾城守將鄧懷金請以城降光顏許之而收郾城初鄧懷金以官軍圍青陵城絕其歸路懷金懼謀於郾城令董昌齡昌齡母素誠昌齡令降因此勸懷金歸款於光顏且曰城中之人父母妻子皆質於蔡州如不屈而降則家盡屠矣請來攻城我則舉烽求救救兵將至官軍

唐書卷三十一李光進

四

逆擊之必敗此時當以城降光顏從之賊果敗走於是昌齡執印率吏列於門外懷金與諸將素服倒戈列於門內光顏受降乃入羅城其城自壞五十餘步時韓宏爲汴帥驕矜倔強常倚賊勢索朝廷姑息惡光顏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萬命使者送遺光顏冀一見悅惑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卽齎書先造光顏壘曰本使令公德公私愛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謹以候命光顏曰今日已暮明且納焉詰朝光顏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

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
光顏乃於座上謂來使曰今公憐光顏離家室久捨美
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家恩深誓不與逆
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背妻子蹈白刃光顏奈
何以女色為樂言訖涕泗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
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迴謂
使者曰為光顏多謝令公光顏事君許國之心死無貳
矣自此兵眾之心彌加激勵及裴度至行營率賓從於
方城池口觀板築五溝賊遽至注弩挺刃勢將及度光
顏決戰於前以却之時光顏預慮其來先使田布以二

唐書三十一 李光進

五

百騎伏於溝中出賊不意交擊之度方獲免布又先扼
其溝中歸路賊多棄騎越溝相牽墜壓而死者千餘人
是日微光顏之救度幾陷矣是月賊知光顏勇冠諸將
乃悉其眾出當光顏之師時李愬乘其無備急引兵襲蔡
州拔之獲元濟董重質棄洞曲軍入城降愬光顏知之
躍馬入賊營大呼以降賊眾萬餘人皆解甲投戈請命
賊平加檢校司空十三年春命中官宴光顏於居第賜
芻米二十餘車憲宗又御麟德殿召對賜金帶錦綵朝
廷東討李師道授光顏義成軍節度使許以忠武兵自隨至鎮
尋赴行營數旬之內再敗賊軍於濮陽拔斗殺戮數千

人進軍深入上言許鄭兵合不十四年西蕃入寇移授
邠寧節度使時鹽州為吐蕃所毀命李文悅為刺史今
光顏充句當修築鹽州城使仍許以陳許六千人隨赴
邠寧是歲吐蕃侵涇原自田縉鎮夏州以貪猥侵撓党
項羌乃引吐蕃入寇及蕃軍攻涇州邊將郝玘血戰始
退初光顏聞賊攻涇州料兵赴救邠師誼然曰人給五
十千而不識戰陣彼何人也常額衣資不得而前蹈白
刃此何人也憤聲恟恟不可遏光顏素得士心曲為陳
說大義言發涕流三軍感之亦泣下乃忻然即路擊賊
退之穆宗即位就加特進仍與一子四品正員官尋詔

唐書三十一 李光進

六

赴闕賜開化里第進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以光
顏功冠諸將故召赴闕譙賜優給已而帶平章復鎮所
以報勲臣也長慶初遷鳳翔節度使依前檢校司空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歲末復授許州節度使朝廷以光顏
昔鎮陳許頗得士心將討鎮冀故有此拜赴鎮日宰相
百僚以故事送別於章敬寺穆宗御通化門臨送之賜
錦綵銀器良馬玉帶等物二年討王廷湊命光顏兼深
州行營諸軍節度使光顏既受命而行懸軍討賊艱於
饋運朝廷又以滄景德棣等州俾之兼管以其鄰賊之
郡可便飛輓光顏以朝廷制置乖方賊帥連結未可朝

夕平定事若差跌即前功悉棄乃懇辭兼鎮尋以疾作表祈歸鎮朝廷果討賊無功而赦廷湊四年敬宗即位正拜司徒汴州李齊逐其帥叛詔光顏率陳許之師討之營於尉氏與汴州戰毘琶溝未陣薄之賊走俄而誅齊遷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進階開府儀同三司仍於正衙受冊司徒兼侍中二年九月卒年六十六廢朝三日贈太尉諡曰忠忠及義善撫士其功高復賜爵二千正光顏性軍鋒故數立勳王仙芝黃巢反諸道告急多請以助守大校曹師罕以千五百人隸招討使宋威張貫以四千隸副使會元裕僖宗倚許軍以屏蔽東都有請以爲援率不報大將張自勉討雲南黨項龐助亂解州戰淮口以功累擢右威衛上將軍至是表請討賊詔乘傳赴軍解宋州圍賊忌自勉成功請以隸麾下且欲殺

唐書卷三十三 李光進 七

之宰相得其謀不聽以自勉代元裕

新書贊曰世皆謂李愬提孤旅入蔡縛賊爲奇功殊未知光顏於平蔡爲多也是時賊戰日窘盡取銳卒

抗光顏憑空據以居故愬能乘一切勢出賊不意然則無光顏之勝愬烏能奮哉

烏重胤字保君河東潞州牙將也元和中王承宗叛王

師加討潞帥盧從史雖出軍而密與賊通時神策行營

吐突承璀與從史軍相近承璀與重胤謀縛從史於帳

下士持兵合讎重胤叱曰天是日重胤戒嚴潞軍無敢

動者憲宗賞其功授潞府左司馬遷懷州刺史充河陽

三城節度使封張掖郡公會討淮蔡用重胤壓境仍割汝州

隸河陽自王師討淮西三年重胤與李光顏犄角相應

大小百餘戰以至元濟誅就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轉司空進封蔡將有李端者過澗河降重胤其妻爲賊束縛於樹鬻食至死將絕猶呼其夫曰善事烏僕射其得人心如此元和十三年代鄭權爲橫海軍節度使既至鎮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畧可見蓋刺史失其職反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豈能據一州爲叛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祇以奪刺史縣令之職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訖應在州兵並令刺史收管又景州本是弓高縣請却

唐書卷三十三 烏重胤 八

廢爲縣歸化縣本是草市請廢縣依舊屬德州詔並從

之由是法制修立各歸名分及屯軍深州重胤以朝廷

制置失宜賊方憑陵未可輕進觀望累月穆宗急於誅

叛遂以杜叔良代之以重胤爲太子太保檢校司徒兼興元

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召至京師復以本官爲天平軍

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文宗初真拜司空李同捷據滄州

請襲父位朝廷不從議者慮狡童拒命欲以重臣代乃

移鎮兗海加太子太師平章事俾兼領滄景節度仍割

齊州隸之案紀同捷移鎮兗海重胤兼領滄景本兩入

同捷文加太子太師也據此文則似屬重胤一人矣蓋移鎮下關上關重胤文故耳 蓋望不勞師而底定制出旬日重

膺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謚穆重膺出自行間及為長帥赤心

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立功未嘗矜伐而善待賓僚

禮分周至當時名士如溫造咸願依之身歿之日軍士

二十餘人皆割股肉以為祭醑雖古之名將無以加焉

子漢宏嗣起復授左領軍衛將軍漢宏上表乞終服紀

文宗嘉詔從之服闋方授官石洪者字滂川其先姓烏

行舉明經為黃州錄事參軍罷歸東都十餘年隱居不

出公卿數薦皆不答重膺鎮河陽求賢者以自重或薦

洪重膺曰彼無求於人其肯為我來邪乃具書幣邀辟

書召為昭應尉集賢校理王沛許州人年十八有勇決許州節度使上官浚奇

其才以女妻之署為牙門將及浚卒子墀田偁迫脅浚

子欲邀襲位懼監軍使不順其事將結謀伏兵以圖之

沛竊知其謀密告監軍盡擒其黨於伏匿之所監軍范

日用以其事聞德宗乃以陳許行軍司馬劉昌裔總統

其軍賜沛手詔令護浚之子赴上都既至召見德宗謂

之曰據卿忠義寵宜加等但昌裔所奏祇請加監察御

史朕意殊為不足卿速歸便宜付昌裔更令奏來遂驛

騎而還未至許州拜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依前

本職吳元濟反李光顏受命攻討奇沛節槩署行營兵

馬使別統勁兵屯於近郊及軍合連破蔡寇頻詔進軍

諸將觀望無敢先渡激河沛率兵五千夜渡激河合流

口徑扼賊喉而成城自是河陽宣武太原魏博等軍繼

渡犄角進攻郟城沛先結壘與賊對賊將鄧懷金率眾

面縛而降蔡賊平沛隨李光顏入朝光顏具陳沛功加

御史大夫既還鎮光顏受詔討鄆寇及李師道誅詔分

許州兵戍於邠以沛為都將救鹽州擊退吐蕃以功加

寧州刺史遷陳州李弁反詔沛兼忠武節度副使率師

討弁弁平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遷兗海沂密節度觀察

等使此邦新造人情獷鷲沛明申法令選蒐軍政葺年

大理明年改檢校工部尚書充忠武軍節度陳許蔡觀

察等使元和卒於鎮贈右僕射子逢

逢少沈勇從父征伐有功為忠武都知兵馬使大和中

入宿衛歷諸衛將軍從石雄劉沔破迴紇於天德性果

決用法嚴其時有二千人不上陣官賜賞給逢皆不與

或非之逢曰健兒向前冒白刃若無功而賞其如冒刃

者何武宗以逢用法嚴使宰相李德裕讓之王宰攻劉

稹逢領陳許七千人屯翼城代田令昭賊平檢校左

散騎常侍累遷至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等使

李珙山東甲姓代修婚姻至珙不好讀書唯以弓馬為

務長六尺餘氣貌魁岸嘗詣澤潞謁李抱真異之將選

唐書三皇 烏重膺 九

唐書三皇 王沛 十

為衙門將旋以酒酣使氣復欲棄之都將王虔休謂抱
真曰李珙奇士也若不能用不如殺之無為他人所得
抱真死虔休為帥乃依虔休累為昭義大將吐突承璀
之擒盧從史烏重胤實預其謀珙初不知將救從史聞
重胤受朝旨乃觀望不進重胤以此德之後領河陽乃
置於麾下然朝廷以與從史厚善竟出為北邊一校元
和十年征淮西重胤懇表為諸道行營都虞候詔特從
之俄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右武衛上將軍長慶四年八
月卒年六十四廢朝一日

李祐字慶本蔡州牙將事吳元濟驍勇善戰自王師討

唐書李祐李珙李祐

十一

淮西祐為行營將每抗官軍皆憚之元和十三年為李
愬所擒愬知祐有膽畧釋其死厚遇之推誠定分與同
寢食往往帳中密語達曙不寐人有耳屬於外者但屢
聞祐感泣聲而軍中以前時為祐殺傷者多營壘諸卒
會議皆恨不殺祐愬以衆情歸怨慮不能全因送祐於
京師乃上表救之憲宗特恕遂遣祐賜愬愬大喜即以
三千精兵付之祐所言無有所疑竟以祐破蔡擒元濟
以功授神武將軍遷金吾將軍檢校左散騎常侍夏州
刺史御史大夫夏綏銀宥節度使寶曆初入為右金吾
大將軍尋以吐蕃入寇出為涇州刺史涇原節度使

案紀

祐未嘗為涇原拜涇原者乃李祐非祐也大和初討李同捷遷檢校戶部尚
書滄州刺史滄德景節度使累檢校尚書左僕射大和三年五月
卒

董重質本淮西牙將吳少誠之子婿也性勇悍識軍機
善用兵及元濟拒命重質又為謀主領大軍當王師連
歲不拔皆重質之謀也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督兵淮
西至鄆城元濟乃悉發左右及守城之卒委重質而拒
度時李愬乘虛入蔡既擒元濟重質之家在蔡愬乃安
卹之仍使其子持書禮以召重質重質見其子知城已
陷及元濟囚窘之狀乃慨然以單騎歸愬白衣叩伏愬

唐書董重質

三

揖登階以賓禮與之食憲宗欲殺之愬奏許以不死而
來降請免之且乞於本軍驅使於是貶春州司戶參軍
明年轉太子少詹事委武寧軍收管驅使仍加金紫十
七年徵入授左神武軍將軍知軍事兼御史中丞仍賜
金帛與有功者等尋授鹽州刺史又遷左右神策及諸
道劍南西川行營節度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大和四年
又轉夏綏銀宥節度使五年又加檢校工部尚書重質
訓兵立法羌戎畏服終右龍武統軍八年八月卒贈尚書左僕
射

楊元卿祖子華德州安陵縣丞父寓申州鍾山縣令元

卿少孤慷慨有才畧及冠尚漂蕩江嶺之表縱遊放言人謂之狂生時吳少誠專蔡州朝廷姑息之元卿白衣謁見署以劇縣旋辟為從事奏授試大理評事亦事少陽後奏轉監察裏行因上奏宰相李吉甫深加慰納自是一歲或再隨奏至京師元卿每與少陽言論以大義乃為兇黨所構賴節度判官蘇肇保持故免元卿潛奉朝廷內耗少陽之事及少陽死其子元濟繼立元卿說曰先尚書性恠諸將皆饑寒今須布惠以自固也府中有無元卿熟知之曷若散聘諸道卑辭厚禮以丈人行呼羣帥庶幾一助而諸將大獲矣元卿願將留後表上

唐書三 楊元卿

三

聞朝廷安得不從哉元濟許之元卿即日離蔡以賊勢盈虛條奏潛請詔諸道拘留使者及元濟覺元卿妻陳氏并四男並為元濟所殺同圻一射塚蘇肇以保持元卿亦同日被害詔授元卿岳王府司馬尋遷太子僕元和十三年授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未行改授光祿少卿初朝廷比令元卿與李愬會議於唐州東境選要便處權置行蔡州如百姓官健有歸順者便準救優恤必令全活既而召見元卿遽奏請借度支錢及言事頗多不合旨宰相裴度亦以諸將討賊三年功成在旦暮如更分土地與元卿即恐相侵生事故罷前命而改授焉

是歲既平淮西元卿奏曰淮西甚有寶貨及犀帶臣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本討賊為人除害今賊平人安則我求之得矣寶貨犀帶非所求也勿復此言是月詔授左金吾衛將軍未幾改汾州刺史復徵為左金吾衛將軍長慶初易置鎮魏守臣元卿詣宰相深陳利害并具表其事後穆宗感悟賜白玉帶旋授檢校左散騎常侍涇州刺史涇原渭節度觀察等使兼充四鎮北庭行軍元卿乃奏置屯田五千頃每屯築墻高數仞鍵閉牢密卒然寇至盡可保守加檢校工部尚書營田成復加使號居六年涇人論奏為立德政碑移授懷州刺史充河

唐書三 楊元卿

四

陽三城節度觀察等使何進滔亂魏博元卿請自齋大和五年就加檢校司空進階光祿大夫以其營田納粟二十萬石以裨經費故也是歲改授汴宋寧觀察等使凡所廢置皆有宏益詔並從之大和七年卒廢朝三日贈司徒元卿始以毀家效順累授方鎮然性險巧所至好聚斂善結交涇人得情亦由此也子延宗開成中為磁州刺史坐謀逐河陽節度使以自立為其黨所告臺司推鞠得實誅之詔以元卿嘗毀家歸忠全其宗杖死延宗於京兆府賜還田產牛元翼趙州人材果而謀王承宗時倚其計為強雄與

傅良弼二人冠諸將王庭湊叛穆宗以元翼在成德名
出庭湊遠甚自深州刺史擢為深冀節度使以攜其軍
庭湊怒遣部將王位以銳兵攻元翼不勝乃合朱克融
共圍之詔進元翼成德軍節度使以宣武兵五百進援
元翼固守長慶二年詔赦庭湊罪徙元翼山南東道以
深州賜庭湊使中人促元翼南庭湊恨之已受詔兵不
解招討使裴度詒書請讓克融解而歸庭湊退舍詔並
加檢校工部尚書兩悅之淹月元翼率十餘騎冒圍跳
德棣朝京師庭湊入盡殺元翼親將臧平等百八十人
元翼見延英賚問優縵命中人楊再昌取其家并迎田

唐書三十一元翼

七

宏正喪庭湊辭以宏正殯亡所在元翼家須秋遣魏博
節度使史憲誠遣其弟入趙四返說庭湊曰田公非得
罪於趙尸尚何惜元翼去深州乃一孤將何利其家庭
湊乃歸宏正喪於京師元翼聞平等死憤恚卒悉還所
賜於朝廷湊遂夷其家良弼字安道清河人以射冠軍
中初瀛之博野樂壽介范陽成德間每兵交先薄二城
故常為劇屯德宗以王武俊破朱滔功皆隸成德故以
良弼守樂壽李寰守博野庭湊之叛兩賊交誘之而堅
壁為國固守有詔以樂壽為左神策行營拜良弼為都
知兵馬使寰所領士隸右神策號忻州營亦以寰為都

知兵馬使賜第京師俄以良弼為忻州刺史良弼率眾
出戰力乃得去寰引兵三千趨忻州庭湊邀之寰斬三
百級追者不敢前天子以良弼寰忠有狀乃更賜奴婢
服馬召良弼為左神策軍將軍實厯初擢夏綏銀節度
使異時蕃帳亡命來者必償馬乃與良弼至皆執付其
部酋種歡懷終橫海節度使寰擢累保義軍節度使王
智興討李同捷未克而烏重胤卒謂寰可共立功請諸
朝乃授橫海節度使師所過暴鈔至屯按軍不進遂身
入朝盛陳賊勢請濟師欲大調發羣臣議寰兵太重且
盜滄景未決而棣州平寰內媿不自安願留京師遂罷

唐書三十一元翼

七

保義軍忻州營更授夏綏銀宥節度使卒寰再易鎮治
無可言者然庭湊之亂聯軍十五萬無成功賊鋒不可
嬰而樂壽博野截然峙中者累歲梗其吞暴議者以為
難敬宗世寰圖其事上之

劉悟正臣之孫也正臣本名客奴天寶末祿山叛平盧
軍節度使呂知晦受賊僞署客奴時職居牙門襲殺知
晦馳章以聞授平盧軍節度使賜名正臣悟少有勇力
叔父全諫節度宣武器其敢殺署牙將以罪
奔潞州王虔休復署為牙將被病去歸東都叔逸準為
汴帥積緡錢數百萬於洛中悟輒破扇緡悉盜用之
少年殺人屠狗豪橫犯法繫
河南獄留守韋夏卿貸免 既而懼亡歸李師古

幣迎始亦未甚知後因擊毬馳突衝師古馬仆師古怒

將斬之悟猛以氣語押觸師古師古奇而免之因令管

壯士將後軍從妹累署牙門右職奏授淄青節度都知

兵馬使兼監察御史命悟督之悟獨寬假人皆歸順元

和未憲宗既平淮西下詔誅師道師道遣悟將兵拒魏

博軍悟將兵屯曹法一而信士卒樂為用軍中刁斗不

縣壁阿井城中飛語以謂馮利涉與悟當為帥師道內

疑數召悟計事悟曰今與魏如角力者勢已交先退者

大將孰肯為用師道然之或言悟且亂不如速去

數促悟戰悟未及進馳使召之密語其副張暹使斬悟

使者與暹屏語悟度使來必殺已乃偽疾不出令都虞

候往迎之使者亦果以誠告其人云奉命殺悟以代悟

都虞候即時先還悟劾之得其實乃召諸將與謀曰魏

博田宏正兵強出戰必敗不出則死今天子所誅者司

空一人而已悟與公等皆為所驅迫使就其死何如殺

其來使整戈以取鄆立大功轉危亡為富貴邪眾咸曰

善唯都將所命悟於是立斬其使以兵取鄆別將趙垂

悟因殺之并殺所惡三十人尸帳前眾畏伏下令曰入

鄆人賞錢十萬聽復私怨財蓄恣取之唯完軍帑違者

斬因遣報宏正使進兵潭趙圍其內城兼以火攻其門

悟夜半薄西門黎明啟而人並斬其首以獻擢

拜悟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義成軍節度使封彭

城郡王仍賜實封五百戶錢二萬貫莊宅各一區十五

年正月入覲又加檢校兵部尚書餘如故穆宗即位以

恩例遷檢校尚書右僕射是歲十月移鎮澤潞旋以本

官兼平章事長慶元年幽州大將朱克融叛因其帥張

宏靖朝廷求名將以鎮漁陽乃加悟檢校司空平章事

充盧龍軍節度使至邢州會王庭湊悟以幽州方亂未

克進討請授之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為澤潞節度拜

檢校司徒兼太子太傅依前平章事治邢州圍臨城觀

望久時監軍劉承借頗恃恩權常對眾辱悟又縱其下

亂法悟不能平承借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

使至承借宴之請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則必為其困

辱矣軍眾因亂悟不止之以兵圍乃擒承借至牙門殺

其二僕欲并害承借悟救之獲免其屬賈直言質責悟

公所為至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遠謝曰吾不

欲聞李司空字少選當定即擒兵退匿承借囚之朝

廷不獲已貶承借自是悟頗縱恣欲效河朔三鎮朝廷

失意不逞之徒多投寄潞州以求援往往奏章論事辭

旨不遜寶曆元年九月卒巫者妄言師道以兵屯瑠瑯

自往求哀將易贈太尉遺表請以其子從諫繼續戎事

衣嘔血數斗卒從諫時微賤少狡僧師道時使悟出屯署從諫門下別

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戲博交通具知其陰密事悉疏

於悟故悟敬宗下大臣議僕射李絳以澤潞內地與三

鎮事理不同不可許終奏言悟匿死衆不必同亂從諫威惠未著若詔北鎮大將領節度

馳入軍管其未備使軍情有屬謀自屈宰相李逢吉中

尉王守澄受其賂曲為奏請敬宗乃以晉王為節度大使詔從諫主留事從

諫自將作監主簿起復雲麾將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同

正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昭義節度副大使

知節度觀察等留後晉王帝所愛從諫饋獻相望二年加金吾上將

軍檢校工部尚書充昭義節度等使文宗即位進檢校

司空大和初李聽敗館陶走淺口從諫引鐵騎黃頭郎救之聽免進檢校尚書左僕射拜司空封沛國公

昭義自悟時治邢州而人思上黨從諫還治潞六年十

二月入覲七年春歸藩加同平章事公卿多託以私又見事柄不一遂心

唐書卷三十一 劉悟 七

輕朝廷有驕色李九年李訓事敗宰相王涯等四人被

禍時涯兼掌邦計雖不與李訓同謀然不自異於其間

既死非其罪從諫素德涯之私恩心頗不平新書上

章請涯等罪名仇士良輩深憚之是時中官頗橫天子

不能制朝臣日憂陷族賴從諫論列而鄭覃李石方能

粗秉朝政先是有蕭洪者詐稱太后弟因仇士良保任

許之厚賂及洪累授方鎮納賂不滿士良之志士良怒

遣人上書論洪非太后之親又以蕭本者為太后弟從

諫深知內官之故乃自潞府飛章論之曰臣聞造偽以

亂真者匹夫知之尚不可況天下皆知乎執疎以為親

者在匹夫之家尚不可況處大國之朝乎臣受國恩深

奉公心切知有此失安得不言伏惟皇帝陛下仁及萬

方孝敦九族而推心無黨惟理是求微臣所以不避直

言切論深事伏見金吾將軍蕭本稱是太后親弟受此

官榮今喧然國都殆聞藩府自上及下異口同音皆言

蕭宏是真蕭本是偽臣傍聽衆論遍察羣情咸思發明

以正名分今年二月其蕭宏投臣當道求臣上聞自言

比者福建觀察使唐扶及監軍劉行立具審根源已曾

論奏其時屬蕭本得為外戚來自左軍臺司既不敢研

窮聖意遂勒還鄉里自茲議論轉益沸騰臣亦令潛問

唐書卷三十一 劉悟 三

左軍權論大體而士良推至公之道發不黨之言蓋蕭

本自度孤危妄有憑恃伏以名居國舅位列朝班而真

偽不分中外所恥切慮皇太后受此罔惑已有恩情若

含垢於一時終取笑於千古伏乞追蕭宏赴闕與蕭本

對推細詰根源必辨真偽詔令三司使推按帝以二蕭

雖詐託名太后之宗不欲誅之俱流嶺表從諫進位檢

校司徒仇士良積怒倡言從諫志窺伺從諫亦妄言清君側因與朝廷備貳武宗立兼太子太師性奢

修飾居室與馬無遠畧善買易之算徒長子道入潞歲

推馬征商人又熬鹽貨銅鐵收緝十萬賈人子獻口馬

金幣即署牙將使行賈州縣所在暴橫奢貪責子貨錢

吏不應命即怒於從諫欲論奏或遣客游刺故天下怨

怒從諫畜馬高九尺獻之帝帝不納疑士良所沮怒殺

馬益不平又聞士良寵方淫愈憂惑欲自入朝恐不脫

以其父挈齊十三州還天子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自
有澤潞未間以一縷一蹄為天子壽左右皆無賴章武
朝數鎮顛覆皆雄才傑器尚不能因天子恩況從諫擢
自兒女手中苟不以法得亦宜以不終君當脫族西
去大丈夫勿顧一飯之恩以骨肉腥健兒食言訖悲涕
不決者三月畏言泄縊之李仲京訓之兄為蕭洪府判
官擢監察御史王渥播之子王羽涯族孫韓茂章茂實
約之子賈庠餗子郭台行餘子甘露難作皆羸服奔從
諫衣食之甄戈者頗任俠從諫厚給卹坐座上自稱荆
卿從諫與定州成將有嫌命戈取之因為逆旅上謁留
飲三日乘間斬其首他日又使取仇人乃引從諫妻裴
不逞者十餘輩劫之從諫不悅號偽刑卿

氏初稹拒命裴氏召集大將妻同宴以酒為壽泣下不
能已諸婦請命裴曰新婦各與汝夫文字勿忘先相公
之拔擢莫效李丕背恩走投國家子母為託故悲不能
已也諸婦亦泣下故潞將叛志益堅稹死裴亦以此極

刑從諫妻裴以弟立功詔欲貸其死刑部侍郎劉三復
悟奇之故為從諫納其女裴年十五火光起往下家人
以為孫計因許婚封燕國夫人寬厚有謀每勸從諫入朝
不與從諫計他日會裴黨復出詔裴抵去日潞青李師古
四世阻命不聞側室封者君承朝廷姑息宜自黜削求
洗濯欲以婢為夫人族不日滅耳從諫報然止及韋至
京師乃言李丕降裴會大將妻號哭曰為我語若夫勿
忘先公恩願以子母託諸婦亦泣下故潞諸將叛益堅
由是種族屬昆仲九人皆誅初術者李琢能言禍福從
及禍種族屬昆仲九人皆誅初術者李琢能言禍福從
昌初謂從諫曰往歲長星經斗公生直之今鎮復至當
有災從諫即徙軍山東開毬場鑿柳泉大興其罪殺之
病有言琢所與造皆逆歲疑有異謀使種數其罪殺之
尉號強直嘗客潞為從諫所禮留之者兼孫也累調河南
支使因娶其從祖妹從諫薄疎屬資賸寒闕佐之亦薄
之不甚答從諫病且革王協等恐佐之妻母有所關說即
然感服其言病且革王協等恐佐之妻母有所關說即

輦母歸東都會佐之奴告佐之交通賓客漏軍中虛實
以種拒命因諫歸朝不聽舉族見害李師晦者本宗室
子始悟辟致幕府見從諫稍恣橫假言求長生術不與
事從諫使歸東都師晦懼為谷揚庭等所譖請居涉從
諫不之疑種敗有為帝言者擢伊闕令而薛茂卿博
州刺史大中初又贈漢賓本縣令先時河北諸將死皆
先遣使弔祭次冊贈次近臣宣慰度軍便宜乃與節軍
中不許出乃用兵大抵不半歲不能定故誓將逆子皆
得為之備種初不意帝怒即見討及茂元錄詔示種舉
族號勸欲自歸而愚懦不決云自悟至種三世凡二十
六年李丕者善長短術與從諫厚善著大將及種阻命
軍中疾其才不懼乞為游奕深入以圖營壁處遂自歸
議者疑為賊遣德裕奏言討賊半年始有降者當賞以
勸餘帝召見擢忻州刺史不請取榆社東徑武安入討
賊雖刑洛未下而兵不得救潞不聽楊弁亂遣人誘丕
丕斬之塞其路賊破矣乃趣丕討弁兵未至而弁已禽
遷汾晉二州刺史大中初拜振武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
使檢校刑部尚書項叛徙鄭坊卒

唐書卷三 劉沔

唐書卷三 劉沔

劉沔字子汪徐許州牙將也父廷珍以羽林軍扈德宗
將軍東少事李光顏為帳中親將沔少孤客振武節度
陽郡王日必處吾坐希朝卒入為神策將元和末光顏討
吳元濟常用沔為前鋒蔡將有董重質者守洄曲其部
下乘驟即戰號驟子軍最為勁悍官軍常警備之沔驍
銳善騎射每與驟軍接戰必冒刃陷堅俘馘而還故忠
武一軍破賊第一淮蔡平隨光顏入朝憲宗留宿衛歷
三將軍歷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在西北邊累立奇
効大和末河西党項羌叛沔以天德之師屢誅其酋渠
移授振武節度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單于大都護開成

中党項雜虜大擾河西沔率吐渾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諸族萬人馬三千騎徑至銀夏討襲大破之俘獲萬計

頒所獲馬羊於戰卒築都護府西北四壘告捷而還以功加檢校戶部尚書

會昌初迴紇部饑烏介可汗奉太和公主至漠南求食

過杷頭烽犯雲朔北川朝廷以太原重地控扼諸戎乃

移沔河東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太原尹北京留守

回鶻寇天德詔以兵據雲仰關虜引去會昌二年又掠

太原振武天子使兵部郎中李拭調兵食因視諸將能

否拭獨稱沔乃拜河 詔與幽州張仲武協力招撫迴鶻

東節度招撫回鶻 詔與幽州張仲武協力招撫迴鶻

竟破虜寇擊之斬七裨將敗其眾 迎公主還宮以功

進位檢校司空 議者恨其薄又進金紫光祿大夫賜一

子官虜殘眾走詔沔追北仍錄李靖平

頡利事賜之軍還次代州歸義軍降虜三千使尋改滑

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四年潞帥劉從諫卒子稹匿喪

擅主留務要求旄鉞武宗怒命忠武節度使王宰徐州

節度使李彥佐等充潞府西南面招撫使遂復授沔太

原節度充潞府北面招討使 屯榆沔與張仲武不協方

徵兵幽州 會王宰逗留宰相李乃移沔為鄭滑節度使

以滑兵二千壁萬善居宰進位檢校司徒 徙忠武既而

以疾求歸洛陽授太子太保 新書初沔為忠武小校從

李光顏討淮西為捉生將前後遇賊血戰鋒刃所傷幾

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既行

炯然有雙光在前自後破虜危難每行常有此光及罷

鎮後雙光息五年李德裕出鎮罷沔為太子太保明年

以太子太保 新書致仕卒 年六十五

石雄徐州牙校也王智興之討李同捷以雄為右廂捉

生兵馬使勇敢善戰氣凌三軍自智興以兵臨賊境率

先收棣州雄先驅渡河前無堅陣徐人伏雄之撫待惡

智興之虐欲逐之而立雄智興以軍在賊境懼其變生

因其立功請授一郡刺史朝廷徵赴京師授壁州刺史

智興尋殺雄之素相善諸將士百餘人仍奏雄搖動軍

唐書卷三十三 石雄

情請行誅戮文宗雅知其能惜之乃長流白州 徙為陳

大和中河西党項擾亂選求武士乃召還隸振武劉沔

軍為裨將累立破羌之功文宗以智興故未甚提擢而

李紳李德裕以崔羣舊將素嘉之會昌初迴鶻寇天德

詔命劉沔為招撫迴鶻使三年迴鶻大掠雲朔北邊牙

於五原沔以太原之師屯於雲州 詔雄為天德防禦沔

謂雄曰黠虜離散不足驅除國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

攻今觀其所為氣凌我輩若稟朝旨或恐依違我輩捍

邊但能除患專之可也公可選驍健乘其不意徑趨虜

帳彼以疾雷之勢不暇枝梧必棄公主亡竄事苟不捷

吾自繼進亦無患也雄受教自選勁騎得沙陀李國昌三部落兼契苾拓拔雜虜三千騎月暗夜發馬邑徑趨烏介之牙時虜帳逼振武雄既入城登堞視其眾寡見羶車數十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服飾雄令謀者訊之此何大人虜曰此公主帳也雄諭其人曰國家兵馬欲取可汗公主至此家國也須謀歸路俟兵合時不得動帳幕雄乃大率城內牛馬雜畜及大鼓夜穴城為十餘門遲明城上立旗幟炬火乃於諸門縱其牛畜鼓譟從之直犯烏介牙帳炬火燭天鼓譟動地可汗惶駭莫測率騎而奔雄率勁騎追至殺胡山急擊之斬首萬級生

唐書三皇 石雄

三

擒五千羊馬車帳皆委之而去遂迎公主還太原以功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防禦等使雄沈勇徇義臨財甚廉每破賊立功朝廷特有賜與皆不入私室置於軍門首取一分餘並分給以此軍士感義皆思奮發累遷檢校左僕射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案紀雄拜河中在劉稹既平之後非從諫未死之前當從新書在下俄而昭義劉從諫卒其子稹擅主軍務朝議問罪令徐帥李彥佐為潞府西南面招撫使以雄為晉絳行營副使助彥佐以晉州刺史李丕為副案紀會昌三年九月李彥佐為澤潞西南面招討李丕為副使石雄為副四年三月以雄為澤潞西南面招討李丕為副使文而李丕為副當在拜行營節度下時王宰在

萬善柵劉沔在石會相顧未進雄受代之翼日越烏嶺破賊五砦斬獲千計武宗聞捷大悅謂侍臣曰今之義而有勇罕有雄之比者就拜行營節度使代彥佐徙河中雄既率先破賊不旬日王宰收天井關何宏敬王元逵亦收磁沼等郡先是潞州狂人折腰於市謂人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捕而誅之及稹危蹙大將郭誼密款請斬稹歸朝軍中疑其詐雄倡言曰賊稹之叛郭誼為謀主今請斬稹即誼自謀又何疑焉武宗亦以狂人之言詔雄以

唐書三皇 石雄

七千兵受降雄即徑馳潞州降誼盡擒其黨與初雄討見白鷲謂眾曰使吾射中其日當成功一發如言帝聞下詔褒美賊平進加檢校司空

唐書三皇 石雄

三

檢校兵部尚書徙河陽宣宗立徙鎮鳳翔王宰智興之子於雄不足雄以駭門子弟善禮之然討潞之役雄有始卒之功宰心惡之及李德裕罷相宰黨排擯雄罷鎮白敏中恨曰黑山天軍統既而聞德裕貶發疾而卒史臣曰古所謂名將者不必蒙輪拔距之材拉虎批熊之力要當以義終始好謀而成而阿跌昆仲稟氣陰山率多令範讓家權於主婦拒美妓於姦臣章武恢復之功義師之效也重盾忠於事上仁於撫下淮蔡之役勳亞光顏殿邦之臣也不可多得王沛之擒僚壻李祐之執賊渠皆因事立功轉禍為福智則智矣仁者不為而

劉悟自恃太尤字誤世邀續襲至於赤族報亦晚邪雄汚

負羽邊城聲馳沙漠奉迎貴主摧破昆戎不亦壯乎雄

能感於知己不為無義美哉

贊曰淮鄆砥平義將輸誠二兇受縛亦其同惡毀義棄

忠必殄爾宗孰稱善將劉沔石雄

唐書卷第二百十二

唐書三三石雄

三

唐書卷第二百十三

列傳三

潘孟陽父炎從新書增李脩

王遂 曹華

韋綬 鄭權

盧士攻 韓全義

高霞寓 高瑀

崔戎子雍從新書增陸巨

張正甫子毅夫 毅夫子禕

潘孟陽禮部侍郎炎之子也父炎大厓末官右庶子為禮部侍郎以病免方劉晏任權炎乃其婿雖書疏報答未嘗輒開時稱有古人節晏得罪坐貶澧州司馬時與

疾上道不自言于邵孟陽以父蔭進登博學宏辭科補高其介申救不見聽

南累遷殿中侍御史降為司議郎孟陽母劉晏女也公

卿多父友及外祖寶從故得薦用累至兵部郎中德宗

末王紹以恩倖數稱孟陽之材因擢授權知戶部侍郎

年未四十其母謂曰以爾之材而位丞郎使吾憂之順宗即位永貞內禪王

叔文誅杜佑始專判度支請孟陽代叔文為副時憲宗

新即位乃命孟陽巡江淮省財賦仍加鹽鐵轉運副使

且察東南鎮之政理時孟陽以氣豪權重領行從三四

百人所歷鎮府但務遊賞與婦人為夜飲至鹽鐵轉運

院廣納財賄補吏職而已及歸大失人望罷為大理卿

三年出為華州刺史遷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與武元衡有舊元衡作相復召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兼京北五城營田使以和籩使韓重華為副太府卿王遂與孟陽不協議以營田非便持之不下孟陽忿憾形於言二人俱請對上怒不許乃罷孟陽為左散騎常侍明年復拜戶部侍郎孟陽氣尚豪俊不拘小節居第頗極華峻憲宗微行至樂遊原見其宏敞工猶未已問之左右以孟陽對孟陽懼而罷工作性喜宴公卿朝士多與之遊時指怒者不一俄以風緩不能行改左散騎常侍元和十年八月卒贈兵部尚書諡曰康憲宗每事求理常發

歷官三 潘孟陽

二

江淮宣慰使左司郎中鄭敬奉使辭上誠之曰朕宮中用度一疋已上皆有簿籍唯賑卹貧民無所計筭卿經明行修今登車傳命宜體吾懷勿學潘孟陽奉使所至但務酣飲遊山寺而已其為人主所薄如此

李脩字脩不知何許人起於寒賤以莊憲皇后妹婿元和已來驟階仕進以恩澤至坊州絳州刺史無他才性纖巧承迎常飾厨傳以奉往來中使及禁軍中尉賓客以求善譽治民莅事粗有政能上以為才召拜司農卿遷京兆尹十年莊憲太后崩脩為山陵橋道置頓使恃能惜費每事減損靈駕至灞橋頓從官多不得食及至渭

城北門門壞先是橋道司請改造渭城北門計錢三萬脩以勞費不從令深鑿軌道以通靈駕掘土既深旁柱皆懸因而頓壞所不及輻輳車者數步而已初欲壞城之東北墉以出靈駕中人皆不可乃停駕徹去壞門土木而後行脩懼誣奏輻輳軸折山陵使李逢吉令御史封其車軸自陵還奏請免脩官上用兵務集財賦以脩前後進奉不之責但罰俸而已逢吉極言其罪乃削銀青階翼日復賜金紫新書翼日加賜黃金案脩方以宰相言削銀青階不應翼日反當從新書自此朝廷端士多遭譖毀義士為之側目時宿師於野饋運不集浙西重鎮號為殷阜乃以脩為潤

唐書三 李脩

三

州刺史浙西觀察使令設法鳩聚財貨淮西用兵頗賴其賦十四年以病求還京師未朝謁而卒

王遂宰相方慶之孫也新書方慶孫備之孫以吏能聞於時尤長於興利銳於操下法頗嚴酷累遷至鄧州刺史以曉達

錢穀入為太府卿潘孟陽判度支與遂私憾互有爭論遂為西北供軍使言營田非便與孟陽會議相非各求請對上怒俱不見出遂為柳州刺史遂親吏韋行素柳季常請課料於兩池務屬遂罷務季常等為吏所誣各笞四十遂柳州制出左丞呂元膺執奏曰遂以補吏犯贓法當從坐其除官制云清能業官據遂犯狀不宜有

清字柳州大郡出守為優謹奉還制書上令喻之方行
數年用兵淮西天子藉錢穀吏以集財賦知遂強幹乃
用為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淮蔡平王師東討召拜光
祿卿充淄青行營諸軍糧料使以光祿職當祠祭改檢
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初師之出也歲計兵食三
百萬石及鄆賊誅遂進羨餘一百萬上以為能時分師
道所據十二州為三鎮乃以遂為沂州刺史沂兗海等
州觀察使遂性狷忿不存大體而軍州民吏久染汙俗
率多獷戾而遂數因公事訾詈將卒曰反虜將卒不勝
其忿牙將王弁乘人心怨怒十四年七月弁與役人浴於川語曰天

唐書王遂

四

方兩墻且毀等遂方宴集弁謀集其徒害遂於席遂驚

罪耳乃謀亂判官張實新書名李甫新書名等同遇害及

曹華代遂至鎮盡擒亂黨王弁等誅之弁自知留事帝

青郵亦繼乃拜弁開州刺史遂器用不宏僻於聚斂而

非兼撫之才但峻威刑以繩亂俗其所制笞杖率踰常

制遂既死監軍使封其杖進呈上令出示於朝以誠廉

使

曹華宋州楚邱人仕宣武軍為牙校縛亂將李迺送關

為牙將後避貞元末吳少誠叛本軍留守以華驍果有

智筭用為襄城戍將蔡賊攻襄城華屢敗之德宗特賜

旗甲憲宗初累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元和九年以功授

寧州刺史未行而吳元濟叛朝廷命河陽帥烏重胤討

賊重胤請華為懷汝節度行營副使前後數十戰大破

賊於青陵城賊大奔拔賊平授棣州刺史封陳留郡王

棣鄰於鄆賊屢侵逼賊略定滴河華遂逐華招募羣盜

之勁者補之軍卒分據要路其後賊至皆擊敗之鄆人

不敢北顧擢橫海節及李師道誅分所管十二州為三

鎮王遂為沂兗海觀察使褊刻不能馭眾為牙將王弁

所害朝廷遂授華左散騎常侍沂州刺史沂海兗觀察

使華至鎮視事三日宴將吏伏甲士千人於幕下羣校

唐書曹華

五

既集華喻之曰吾受命廉問奉聖旨以鄆州將士分割

三處有道途轉徙之勞今有頒給此州兵稍厚鄆州士

卒處右州兵處左冀易以區別分定並令州兵出外既

出闔門乃謂鄆卒曰天子深知鄆人之勞然前害主帥

者不能免罪甲士自幕中出周環之凡鄆卒千二百人

立斬於庭血流成渠是日門屏之間有赤霧高丈餘久

之方散自是海沂之人重足股慄無敢為盜者華惡沂

之地褊請移理於兗許之初李正己盜有青鄆十二州

傳襲四世垂五十年人俗頑驚不知禮教華令將吏曰

鄆魯儒者之鄉不宜忘於禮義乃躬禮儒士習俎豆之

容春秋釋奠於孔子廟立學講經儒冠四集出家財贍給俾成名入仕其往者如歸及鎮州軍亂殺田宏正華表請以本軍進討就加檢校工部尚書升亮海為武寧二字疑譌節度賜之節鉞李弁叛於大梁華不俟命赴討弁方遣兵三千人取宋州華逆擊敗之由是宋毫不從弁亂弁平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以河朔拒命移華為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盜殺商賈焚捕得乃華嬖人華怒斷其頭以祭死者長慶三年七月卒於鎮時年六十九華雖出自戎行而動必由禮尤重士大夫未嘗以富貴驕人下迨僕隸走使之徒必待之以誠信人以為難贈司空新書贈左僕射

唐書三卷 曹華 六

韋綬字子章京兆年萬人少有至性喪父刺血寫佛經初為長安縣尉遭朱泚之亂變服乘驢赴奉天拜華陰令于頔鎮襄陽辟為賓佐嘗因言政回刺頔之縱恣入朝為工部員外郎轉屯田郎中元和十年改職方郎中充太子諸王侍讀再遷諫議大夫時穆宗在東宮方幼好戲綬講書之隙頗以嘲誚悅之嘗密齋家所造食入宮餉太子憲宗嘗召對綬奏曰太子學書至依字輒去旁人臣問之太子云君父以此字可天下奏事臣子不合全書上益嘉太子之賢賜綬錦綵綬無威儀時以人間鄙說戲言以取悅太子太子因入侍道綬語憲宗不悅謂侍

臣曰凡侍讀者當以經義輔導太子納之軌物而綬語及此子何望邪乃罷侍讀出為虔州刺史穆宗即位以師友之恩召為尚書右丞兼集賢院學士甚承恩顧出入禁中綬以七月六日是穆宗載誕節請以是日百官詣光順門賀太后然後上皇帝壽時政道頗僻敕出人不敢議久之宰臣奏古無生日稱賀之儀其事終寢綬在集賢遇重陽賜宰臣百官曲江宴綬請與集賢學士別為一會從之長慶元年三月轉禮部尚書判集賢院事帝嘗問禳災祈福其可必乎綬對曰昔宋景公以一善言而法星退之三舍此禳災以德也漢文帝除祕祝

唐書三卷 韋綬 七

每於祠祭盡敬而已言無所祈以明福不可以求致也而二君卒能變已變之災享自致之福著於史傳其理甚明如失德以祈災消媚神以祈福至神苟有知當因以致譴非祈禳之道也時人主失德綬因以諷之二年十月檢校戶部尚書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辭日請門戟十二自將赴鎮又訴家貧請賜錢二百萬又面乞授子元弼官太常丞上皆可之綬御事無術洎臨戎鎮庶政隳紊三年八月卒贈尚書右僕射博士劉端夫請諡為通新書通醜殿中侍御史孟瑄上言以為非當博士權安請諡為繆新書繆醜竟不施行

鄭權榮陽開封人也登進士第釋褐涇原從事節度使
劉昌病亟請入覲度軍情必變以權寬厚容眾俾主留
務及昌上路兵果亂權挺身入白刃中抗辭喻以逆順
因殺其首亂者數人三軍畏伏德宗聞而嘉之時天子
厭兵藩鎮將吏得軍情者多超授官爵自試衛佐擢授
行軍司馬御史中丞入朝為倉部郎中累遷至河南尹
十一年代李遜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二年
轉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十三年遷德州刺史
德棣滄景節度使時朝廷用兵討李師道權以德棣之
兵臨境奏於平原安德二縣之間置歸化縣以集降民

鄭權

八

滄州刺史李宗奭與權不協每事多違不稟節制權奏
之上令中使追之宗奭諷州兵留已上言懼亂未敢離
郡乃以烏重胤鎮橫海代權歸朝滄州將吏懼共逐宗
奭宗奭方奔歸京師詔以悖慢之罪斬於獨柳之下其
弟宗奭長流汀州授權邠寧節度會天德軍使上章論
宗奭之寃為權誣奏權降授原王傅尋遷右金吾衛大
將軍充左街使穆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充入迴鶻告
哀使憚其遠役辭以足疾不獲免肩輿而行權器度魁
偉有辭辨既至虜廷與虜主爭論曲直言辭激壯可汗
深敬異之長慶元年使還出為河南尹入拜工部侍郎

遷本曹尚書以家人數多俸入不足求為鎮守旬月檢
校右僕射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初權出鎮有中人之
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為朝士所嗾四年
十月卒

盧士攻山東右族以文儒進性端厚與物雅有令聞始
為吏部員外郎稱職轉郎中京兆少尹奉憲宗園寢刑
簡事集時論推其有才權知京兆尹事會幽州劉總願
釋兵柄入朝請用張宏靖代已復請析瀛莫兩州用士
攻為帥朝廷一皆從之士攻遂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充
瀛莫兩州都防禦觀察使無何幽州亂害賓介繫宏靖

盧士攻

九

取裨將朱克融領軍務遣兵襲瀛莫朝廷慮防禦之名
不足抗兇逆即日除士攻檢校工部尚書充瀛莫節度
使士攻亦罄家財助軍用堅拒叛徒者累月竟以官軍
救之不至又瀛莫之卒親愛多在幽州遂為其下陰導
克融之兵以潰士攻及從事皆被拘執送幽州囚於賓
館及朝廷宥克融之罪士攻方得歸東洛尋拜太子賓
客留司洛中旋除虢州刺史復為賓客寶曆元年七月
卒贈工部尚書

韓全義出自行間少從禁軍事實文場及文場為中尉
用全義為帳中偏將典禁兵在長武城貞元十三年

十

一書... 7

四為神策行營節度長武城使代韓潭為夏綏銀宥節度詔以長武兵赴鎮全義貪而無勇短於撫御制未下軍中知之相與謀曰夏州沙磧之地無耕蠶生業盛夏移徙吾所不能是夜戍卒鼓譟為亂全義踰城而免殺其親將王栖巖趙虔曜等賴都虞候高崇文誅其亂首而止之全義方獲赴鎮明年吳少誠拒命詔徵十七鎮之師討之時軍無統帥兵無多少皆以內官監之師之進退不由主將十五年冬王師為賊所敗於小澗河德宗以文場素待全義乃用為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仍以陳許節度使上官浣副之諸鎮之師皆取全義節度

唐書全義

十一

全義將略非所長能以巧佞財賄結中貴人以被薦用及師臨賊境又制在監軍每議兵出一帳之中中人數紛然爭論莫決蔡賊聞之屢求決戰十六年五月遇賊於澗水南廣利城旗鼓未交諸軍大潰為賊所乘全義退保五樓賊對壘相望潰兵未集乃與監軍賈英秀賈國良等保澗水縣賊距澗水五六里而軍全義懼其凌突退保陳州其汴宋河北之軍皆亡歸本鎮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等數千人守澗水全義誘潞州大將夏侯仲宣滑將時昂河陽將權文度河中將郭湘等誅之由是軍情稍固少誠知王師無能為致書幣

以告監軍願求昭洗德宗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昨全義五樓退軍賊不追襲者應望國家恩貸臣伏恐須開生路上然之又得監軍等奏即下制洗滌加其爵秩十七年全義自陳州班師而中人掩其敗迹上待之如初全義武臣不達朝儀託以足疾不任謁見全義司馬崔放人對德宗勞問放引過言招撫無功德宗曰全義為招討使招得吳少誠歸國其功大矣何必殺人乃為功邪旋命還鎮令中使就第賜宴錫資頗厚自還至辭都不謁見而去議者以曠敗法制從古已還未如貞元之甚憲宗在藩常惡其事及即位全義懼求入覲詔以太

唐書全義

十一

子太保致仕其年七月卒其子獻女樂八人帝不納曰我方以儉治天下惡用是為哉

高霞寓范陽人祖仙父栖鶴皆以孝聞凡五代同爨德宗朝採訪使洪經綸奏旌表其門閭鄉里稱美其事霞寓少讀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好大言頗以節槩自許貞元中徒步造長武城使高崇文待以猶子之分擢授軍職累奏憲宗甚見委信元和初詔授兼御史大夫從崇文將兵擊劉闢連戰皆克下鹿頭城降李文悅仇良輔追戰七盤城有蜀平以功拜彭州刺史尋繼崇文為功禽闖於羊灌長武城使封感義郡王元和五年以左威衛將軍隨吐

突承璫擊王承宗又加左散騎常侍

諸將多覆軍獨霞

鎧仗於神策軍以旌之承璫已執盧從史其軍相驚乃遣霞寓諭之麾而大呼曰元惡縛矣公等宜自安即脫鎧揖而前眾遂定欲明年改豐州刺史三城都團練防

留為帥霞寓間道去 禦使六遷至檢校工部尚書元和十年朝廷討吳元濟

以霞寓宿將乃析山南東道為兩鎮以霞寓為唐鄧隨

節度使霞寓雖稱勇敢素昧機略至於統制尤非所長

及達所部乃率兵趣蕭陂與賊決戰既小勝又進至文

城柵賊軍偽敗而退霞寓逐之不已因為伏兵所掩王

師大衄霞寓僅以身免坐貶歸州刺史後以恩例徵為

右衛大將軍十三年出為振武節度使

吐蕃攻鹽豐二州霞寓以兵五

唐書卷三十三

高霞寓

三

千屯拂雲堆虜引去後 入為左武衛大將軍長慶元年

金河漑鹵地數千頃 授邠寧節度使三年就加檢校右僕射四年加檢校司

空又加司徒寶曆二年疽發首不能理事求歸闕下其

夏授右金吾衛大將軍檢校司徒途次奉天而卒年五

十五贈太保霞寓卒伍常材始因宦官進用遂階節將

位望既高言多不遜朝廷知之欲議移罷霞寓頗懷憂

恐捨私第為佛寺上言請額為懷恩用資聖福大率姦

妄兇狡如此又非斥朝列侮慢僚屬鄙辭俚語日聞於

時

高瑀渤海人少好論兵釋褐右金吾曹曹累辟諸府

從事歷陳蔡二郡刺史入為太僕卿大和初忠武節度

使王沛卒物議以陳許軍四征有功必自擇帥或以禁

軍之將得之宰相裴度韋處厚議瑀深沈方雅曾刺陳

蔡人懷良政又熟忠武軍情欲請用瑀事未聞陳許表

至果請瑀為帥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史忠武

節度使自大厯已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

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為帥者自無家財必取

資於人得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以內

外公議搢紳相慶曰韋公作相債帥鮮矣三年就加檢

校工部尚書比年水旱人民荐饑瑀召集州民繞郭立

唐書卷三十三

高瑀

三

隄塘一百八十里蓄洩既均人無饑年加檢校右僕射

六年移授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議者以徐泗王智

興之後軍士驕恣宜得雄帥鎮之乃以太府卿崔珙代

瑀徵為刑部尚書以疾求分司拜太子少傅其月復授

檢校右僕射陳許蔡節度使八年六月卒贈司空瑀性

寬和有體量為官雖無赫赫之譽所至皆理尤得士心

論者美之

崔戎字可大高伯祖元暉神龍初有大功封博陵郡王

祖嬰郢州刺史父貞固太原榆次尉戎舉兩經登科授

太子校書調判入等授藍田主簿為藩鎮名公交辟

時

南李鄴府衛次公代鄴憲宗稱戎才故次公倚戎於職

裴度領太原署為參謀時王承宗據鎮州叛度請戎軍往諭之承宗感泣受教

入為殿中侍御史累拜吏部郎中遷諫議大夫雲南蠻亂成都

尋為劍南東西兩川宣慰使西川承蠻寇之後戎既宣撫兼再定征稅奏罷稅外薑芋錢當賦錢者率三之以其一準繪布優其估以與民緩招流亡

廢置得所公私便之還拜給事中駁奏為當時所稱改

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為刺史私用戎不取及去召吏曰籍所置錢享軍吾重矯激以夸後

也遷竟海沂密都團練觀察等使將行州人戀惜遮道

至有解鞵斷鞵者時詔使尚在民泣請使請白天子句戎還使許諾戎恚責其下眾曰留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理竟一年

去矣戎夜單騎亡去民追不及乃止理竟一年鉅減

十餘輩大和八年五月卒年五贈禮部尚書子雍字順

民大喜郎出為和州刺史助以兵劫烏江雍不能抗遣人持牛酒勞之密表其狀民不知訴諸朝宰相路巖素不平

因是傳其罪陸亘字景山吳郡人祖元朗睦州司馬父持詮惠陵臺

令亘以書判授集賢殿正字華原縣尉應制舉授萬年

縣丞自京兆府兵曹參軍拜太常博士寺有禮生孟真

久於其事凡吉凶大儀禮官不能達率訪真真亦賴是

須要姑息元和七年冊皇太子將撰儀注真亦欲參預

亘答之由是禮儀不專於胥吏自虞部員外郎出為鄧

州刺史其後入為戶部郎中祕書少監太常少卿歷刺

竟蔡號蘇四郡遷越州刺史浙東團練觀察等使移宣

歛觀察使加御史大夫大和八年九月卒年七十一贈

禮部尚書亘強明嚴毅所至稱理初赴兗州延英面奏

曰凡節度使握兵分屯屬郡者刺史不能制遂為一州

之弊宜有處分因詔天下兵分屯屬郡者隸於刺史越

之永嘉郡城於海墻常陷寇境集官吏廩祿之半以代

常賦因循相踵吏返為倖亘按舉賊罪表請郡守已降

增給其俸人皆賴之

張正甫字踐方南陽人曾祖大禮坊州刺史祖紹貞尚

書右丞父泚蘇州司馬正甫登進士第從樊澤為襄陽

從事累轉監察御史于頔代澤辟留正甫正甫堅辭之

遂誣奏貶郴州長史後由邕州徵拜殿中侍御史遷戶

部員外郎轉司封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遷戶部郎

中改河南尹由尚書右丞為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騎常

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工部尚書五年檢校兵部尚

書太子詹事明年以吏部尚書致仕正甫仁而端亮滄

官清強居外任所至稱理大和八年九月卒年八十三

累贈太師子毅夫

毅夫登進士第初正甫兄式大庾中進士登第繼之以

正甫式子元夫傑夫微夫又相次登科大和中文章之

盛世其稱之元夫大和初兵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出為汝州刺史毅夫位至戶部侍郎宏文館學士判院事諸羣從登第者數人而毅夫子禕最知名

禕字冠章釋褐汴州從事戶部判官入為藍田尉集賢校理趙隱鎮浙西劉鄴鎮淮南皆辟為賓佐入為監察御史遷左補闕乾符中詔入翰林為學士累官至中書舍人黃寇犯京師從僖宗幸蜀拜工部侍郎判戶部事奉使江淮還為當塗者不協改太子賓客左散騎常侍轉吏部侍郎歷刑部兵部尚書從昭宗在華為韓建所構貶衡州司馬昭宗還京徵拜禮部尚書太常卿充禮

唐書卷三十三 張正甫

七

儀使遷兵部尚書禕苦心為文老而益壯為刑部時劉鄴子覃當巢寇時避禍於金吾將軍張直方之第被害僖宗還京而惡覃者以託附逆黨死不以義下三司詳罪禕上章申理言覃父子併命於賊廷豈附逆邪其家竟獲洗雪覃亦贈官其行義始終皆如此類

史臣曰孟陽王遂儒雅之曹才有可稱竟以財媚時君陷為俗吏蹈道之論可不懼邪全義官由妄進霞寓位以卒升勇毅不足以啓行謀慮不足以應變敗亡之辱不亦宜乎朝無責帥之刑蓋自恥也權瑀長者未塗喪真雖牽於食貧純則偽矣

贊曰蘊仁則哲蘊利則狂搢紳之角勿效潘王全義逃責貞元失策霞寓薄刑元和復興

唐書卷第二百十三

唐書卷三十三 張正甫

七

唐書卷第二百十四

列傳三十四

孟簡

胡証 子澂 湘

崔元略

子鉉 鉉子沆 元略弟元受元式

杜元穎

崔宏禮

李虞仲 父端

王質

盧簡辭 兄簡能 弟宏正 簡求簡能子知猷

孟簡字幾道平昌人天后時同州刺史誥之孫工詩有名擢進士第登宏辭科累官至倉部員外郎戶部侍郎王叔文竊政簡為子司多不附之叔文惡之雖甚亦不至擯斥宰相韋執誼為徙他曹尋遷司封郎中元和四年超拜諫議大夫知匭事簡明於內典六年詔與給事中劉伯芻

唐書孟簡

工部侍郎歸登右補闕蕭俛等同就醴泉佛寺翻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簡最擅其理王承宗叛詔以吐突承璀為招討使簡抗疏論之韓泰韓晔之復刺史吐突承英言不可狀坐語訐出為常州刺史八年就加金紫光祿大夫簡始到郡開古孟濱長四十一里灌溉沃壤四千餘頃為廉使舉其課績是有就加之命是歲徵拜為給事中九年出為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承李遜抑遏士族恣縱編戶之後及簡為政一皆反之而農佑多受其弊當時以為兩未可也十二年入為戶部侍郎以工部侍郎召還初使府得代詔至署留後即行李

之如列乃聽 十三年代崔元略為御史中丞仍兼戶部

侍郎戶部有二員判使案者別居一署謂之左戶元和後選委華重宰相多由此進崔羣既相而簡代之

故簡意是歲出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內不樂政頗嚴

十四年救於穀城縣置羣牧命曰臨漢監令簡充使

簡奏請均州鄖鄉縣鎮遏使趙潔充本縣令臺司奏有

虧刑典罰一月俸是歲改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十五

年穆宗即位貶吉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初簡在襄陽

以腹心吏陸翰知上都進奏委以關通中貴翰持簡陰

事漸不可制簡怒追至州以土囊殺之且欲滅口翰子

弟詣闕進狀訴寃且告簡賊狀御史臺按驗獲簡賂吐

唐書孟簡

突承璀錢帛等其計七千餘貫匹事狀明白故再貶之

長慶元年大赦量移睦州刺史二年移常州刺史三年

入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其年十二月卒簡性俊拔尚

義早歲交友先歿者視其孤每厚於周郵議者以為有

前輩風然溺於浮圖之教為儒曹所誚

胡証字啓中河東人父瑱伯父玫登進士第証貞元中

繼登科咸寧王渾瑊辟為河中從事自殿中侍御史拜

韶州刺史以母年高不可適遠改授太子舍人襄陽節

度使子頤請為掌書記檢校祠部員外郎元和四年由

侍御史歷左司員外郎長安縣令戶部郎中田宏正以

魏博內屬請除副貳乃兼御史中丞充魏博節度副使仍兼左庶子入遷左諫議大夫九年以党項寇邊以証有安邊才略乃授單于都護御史大夫振武軍節度使道河中時趙宗儒為帥以州民入揭里人榮之前任將帥非統馭之才邊事曠廢朝廷故特用証以鎮十三年徵為金吾大將軍依前兼御史大夫十四年充京西京北巡邊使訪其利害以聞長慶元年大和公主出降迴紇詔以本官檢校工部尚書充和親使舊制以使車出境有行人私覲之禮官不能給召富家子納貲於使者而命之官及証將行首請釐革儉受省費以絕鬻官之門行及漠南虜騎繼至

唐書百四 胡証

三

狠心犬態一日千狀欲以戎服變革華服又欲以王姬疾驅徑路証抗志不拔守漢儀黜夷法竟不辱君命使還拜工部侍郎敬宗即位之初檢校戶部尚書守京兆尹數月遷左散騎常侍寶祿初拜戶部尚書判度支上表乞免願効藩服二年檢校兵部尚書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大和二年以疾上表求還京師是歲十月卒於嶺南時年七十一廢朝一日贈左新書僕射廣州有海舶之利貨貝狎至証善蓄積務華侈厚自奉養童奴數百於京城修行里起第連亘閭巷嶺表奇貨道塗不絕京邑推為富家証素與賈餗善及李訓事敗禁軍利

其財稱証子澹匿餽乃破其家一日之內家財並盡軍人執澹入左軍仇士良命斬之以徇時澹弟湘為太原從事忽白晝見綠衣人無首血流被地入於室湘惡之翼日澹凶問至而湘獲免証膂力絕人晉公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為武士所害証聞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酬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擗枝葉櫟合其附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為酒令飲不爾者以此擊之衆唯証一飲輒數升次授客流離盤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故時人稱俠其

崔元略博陵人祖渾之父倣新書名貞元中官至尚書左丞元略舉進士歷佐使府元和八年拜殿中侍御史十二年遷刑部郎中知臺雜事擢拜御史中丞元和十

唐書百四 崔元略

四

三年以李夷簡自西川徵拜御史大夫乃命元略留司東臺尋除京兆少尹知府事仍加金紫數月真拜京兆尹明年改左散騎常侍穆宗即位命元略使党項宣撫辭疾不行出為黔中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初元略受命使党項意宰臣以私憾排斥頗出怨言宰相崔植奏曰比以聖意切在安撫党項乃差元略往使受命之後苦不樂行言辭之間頗乖去就豈有身忝重恩不思報效苟非便已即不肯行須有薄懲以肅在位請出為黔中觀察使初崔植任吏部郎中元略任刑部郎中知雜時中丞改京兆尹物議以植有風憲之望元略因入閤妄

稱植失儀命御史彈之時二人皆進擬為中丞中旨果授元略植深銜之及植為相元略以左散騎常侍使於党項元略意植之見排辭疾不行被譴出踰年轉鄂州刺史鄂岳都團練觀察使長慶四年入為大理卿敬宗即位復為京兆尹尋兼御史大夫以誤徵畿甸經赦免放緡錢萬七千貫為侍御史蕭澈彈劾有詔刑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温造充三司覆理元略有中助止於削兼大夫初元略有宰相望及是事望益減寶祿元年遷戶部侍郎議者以元略版圖之拜出於宣授時諫官有疏指言內常侍崔潭峻方有權寵元略以諸父事之故雖被彈劾而遠遷顯要元略亦上章自辨且曰一昨府縣條疏臺司舉劾孤立無黨謗言益彰不謂詔出宸衷恩延望外處南宮之重位列左戶之清班豈臣庸虛敢自干冒天心所擇雖驚特進之恩眾口相非乃致因緣之說詔答之曰朕所命官豈非公選卿能稱職奚恤人言然元略終不能逃父事潭峻之名寶祿二年四月京兆府以元略前任尹日為橋道使造東渭橋時被本典鄭位判官鄭復虛長物價擡估給用不還人工價直率斂工匠破用計贓二萬一千七百九貫救云元略不能檢下有涉慢官罰一月俸料時劉栖楚

自為京兆尹有覬覦相位之意元略方在次對又多遊裴度門栖楚恐礙已以計摧之乃按舉山陵時錢物以汚之大和三年轉戶部尚書四年判度支五年紀四檢校吏部尚書出為東都留守畿汝等防禦使是歲又遷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十二月卒廢朝三日贈尚書左僕射子鉉

鉉字台碩登進士第三辟諸侯府荆南西蜀掌書記從石荆南為賓佐會昌初入為左拾遺再遷司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充學士遷中書舍人累遷戶部侍郎承旨武宗好蹴鞠角抵鉉切諫帝褒納之會昌末三以本官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鉉入朝凡三歲至宰

相而石猶在江陵澤為同列李德裕所嫉罷相為陝虢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宣宗即位遷檢校兵部尚書河中尹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大中三年召拜御史大夫尋加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守左僕射門下侍郎太清宮使宏文館大學士博陵縣新書開國公食邑至二千戶七年與館中學士崔瑒薛逢等撰續會要四十卷獻之鉉所善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

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參帝謂之題於展是時魯為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相帝不許用為河南尹他日帝語鉉曰魯去矣事由卿否鉉惶懼謝罪九年檢校司徒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進封魏國公淮南節度使宣宗於太液臺

賦詩宴餞有七載秉鈞調四序之句儒者榮之時宣州軍亂逐

觀察使鄭薰鈞出兵討擊詔兼宣歙池觀察使既平加

檢校司空罷兼使居九年條教一下無復改民以順賴

咸通初移鎮襄陽八年徐州成將龐勛自桂管擅還道

塗剽掠鉉時為荆南節度聞徐州軍至湖南盡率州兵

點募丁壯分扼江湘要害欲盡擒之徐寇聞之踰嶺自

江西淮右北渡朝議壯之卒於江陵子沆汀潭沂

沆字內登進士第官至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坐

事貶循州司戶憲保衡逐于沆沆亦貶循州司戶參軍

子宗也誤乾符初復拜舍人尋遷禮部侍郎典貢舉

選名士十數人多至卿相乾符末五年本官同平章事戶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且告麻大霧塞廷中百

僚視班修慶大風雨電時謂不祥俄改中書侍郎兼工

部尚書時王景崇進兼中書令讓其兄景儒求易定節

度沆謂魏博盧龍且相援執不可盡擄專政而黃巢勢

浸盛沆每建裁遇京國盜據從駕不及而卒匪張直方

遇多為擄沮抑沂後官亦隆顯

元略弟元受元式元儒元受登進士第高陵尉直史館

元和初于臯謨為河北行營糧料使元受與韋岵薛稷

王湘等皆為臯謨判官分督供饋既罷兵或以臯謨隱

沒賊罪除名賜死元受從坐皆逐嶺表竟坎塲不達而

卒子鈞錮銖相繼登進士第辟諸侯府

元式始署帥府僚佐累會昌三年紀四檢校左散騎常

侍河中尹河中晉絳觀察使四年檢校禮部尚書太原

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六年入為刑部尚書宣宗朝

領度支以本官拜門下同平章事進兼戶部尚書以疾

元儒元和五年登進士第元式子錯仕至京兆尹

杜元穎萊公如晦裔孫也父佐官卑元穎貞元末進士

登第又擢再辟使府元和中為左拾遺右補闕召入翰

林充學士手筆敏速憲宗稱之吳元濟平以書詔之勤

賜緋魚袋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穆宗即位召對思政

殿賜金紫超拜中書舍人其年冬拜戶部侍郎承旨長

慶元年三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上柱國建安男元穎

唐書元穎杜元穎本

自穆宗登極自補闕至侍郎不周歲居輔相之地辭臣

速達未有如元穎之比也三年冬帶平章事出鎮蜀川

穆宗御安福門臨餞昭愍即位童心多僻務為奢侈而

元穎求蜀中珍異玩好之具貢奉相繼以固恩寵以故

箕斂刻削工作無虛日軍民嗟怨流聞於朝大和三年

南詔蠻攻陷戎嚮等州徑犯成都兵及城下一無備擬

方率左右固牙城而已蠻兵大掠蜀城玉帛子女工巧

之具而去是時蠻三道而來東道攻梓州郭釗禦之而

退時元穎幾陷賴郭釗擊敗其眾方還蠻驅蜀人至大

渡河謂之曰此南吾境放爾哭別鄉國數萬士女一時

慟哭風日為之慘悽哭已赴水而死者千餘怨毒之聲累年不息蠻首領箠顛遣人上表曰蠻軍比修職貢遠敢侵邊但杜元穎不恤三軍令入蠻疆作賊移文報彼都不見信故蜀部軍人繼為鄉導蓋蜀人怨苦之深祈我此行誅虐帥也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監軍小使張士謙至備言元穎之咎貶邵州刺史議者不厭坐貶循州司馬判官崔璜連州司馬紆干泉郢州長史盧并唐州司馬皆以佐元穎無狀也六年卒於貶所十臨終上表乞贈官贈湖州一本作刺史元穎與李德裕當國因赦令復其官元穎弟元絳位終太子賓客元絳子審權

位至宰相自有傳

崔宏禮字從周博陵人北齊懷遠之七代孫祖育常州江陰令父孚湖州長城令宏禮風貌魁偉磊落有大志過宣武從劉元佐獵夷門元佐酒酣顧曰崔生獨不知此樂邪宏禮笑曰我固喜武請為公歡元佐臂鷹與宏禮馳逐急緩在手一軍驚曰安得此奇客元佐大悅欲留之固辭厚為資餉至京師所善李觀病且死宏禮殯葬為治喪舉進士平判與等靈武李樂表累佐藩府官至侍御史元和中呂元膺為東都留守以宏禮為從事時淮西吳少陽初死吳元濟阻兵拒命山東反側之徒為之影援東結李師道謀襲東洛以脅朝廷宏禮為元膺等畫部分兵眾以固東都卒亦無患遷留守累除汾

州棣州新書忻刺史會田宏正請入覲請副使乃授宏禮衛州刺史充魏博節度副使伐李師道宏正多所咨逮還魏博又表為相州刺史歷鄭州刺史長慶元年劉總入覲張宏靖移鎮范陽復加宏禮檢校左散騎常侍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使未及境幽鎮兵亂改為絳州刺史明年汴州李齊反急詔追宏禮為河南尹兼御史大夫東都畿汝都防禦副使齊平遷河陽節度使整練戈矛頗壯戎備又上言請於秦渠下闢荒田三百頃歲收粟二萬斛新書八萬斛疑誤詔皆從之以疾連表請代數歲拜檢校戶部尚書華州刺史會天平軍節度使烏重胤卒朝廷難其人復以宏禮

為天平軍節度使仍詔即日乘遞赴鎮

濶州大將李萬瑀劉宋擁兵自固宏禮表萬瑀守沂州宋守黃州奪其兵擊賊禹城破之獲鎧裝數十萬時徐泗節度使王智徽兗海鄆曹淄青當徐道者出車五千乘轉粟饋軍宏禮度道遠乃自竟開首山故渠自黃隊抵青邱師人大濟李祐以鄭滑兵三千入濟而潰宏禮悉斬之為出郵兵二千祐遂大破賊戶藉十餘里祐望郵拜曰活我者崔公也文宗即位就加檢校左僕射理鄆三載改授東都留守仍遷刑部尚書詔赴闕以疾未至大和四年十月復除留守是歲十二月卒年六十四新書六十五贈司空宏禮少時專以倜儻意氣自任通涉兵書留心軍旅之要用此累更選用歷踐藩鎮所居無可尚之績雖結完有素然善治生蓄積物議少之

李虞仲字見之趙郡人祖震大理丞父端登進士第工詩大庠中與韓翃錢起盧綸等文詠唱和馳名都下號大庠十才子時郭尚父少子曖尚代宗女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曖之門下每宴集賦詩公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縑曖因拜官會十子曰詩先成者賞時端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即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有才此篇宿構也願賦一韻正之請以起姓為韻端即襲賤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弦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曖曰此愈工也起等

唐書高李虞仲

十二

始服端自校書郎移疾江南授杭州司馬而卒虞仲亦工詩元和初登進士第又以制策登科授宏文館校書從事荆南人為太常博士建言諡者所以表德懲惡春秋褒貶法也茅土爵祿修厚流放皆緣一時非以明示百代然而後之所以知其行者惟諡是觀古者將葬請諡今近或二三年遠乃數十年然後請諡人沒已久風績湮歇採諸傳聞不可考信諡狀雖在言與事浮臣請凡得諡者前葬一月請考功刺太常定議其不請與請而過時者聽御史劾舉居京師不得過半期居外一期若善惡著而不請許考功察行諡之節行卓異雖無官遷兵部員外郎司勳郎中寶及官卑者在所以間詔可遷兵部員外郎司勳郎中寶厯中考制策甚精轉兵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大和四年出為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入拜左散騎常侍兼祕書監八年轉尚書右丞九年為兵部侍郎尋改吏

部開成元年四月卒時年六十五尚書部虞仲簡淡寡欲立性方雅奕代文學達而不矜士友重之

王質字華卿太原祁人五代祖通字仲淹隋末大儒號文中子通生福祚終上蔡主簿福祚生勉登進士第制策登科位終寶鼎令勉生怡終渝州司戶怡生潛揚州天長丞質則潛之第五子少負志操以家世官卑思立名於世以大其門寓居壽春躬耕以養母專以講學為事門人受業者大集其門年甫強仕不求聞達親友規之曰以華卿之才取名位如俯拾地芥耳安自苦於闕茸者乎揚名顯親非耕稼可致也質乃白於母請赴鄉

唐書高王質

十三

舉元和六年登進士甲科釋褐嶺南管記歷佐淮蔡許昌梓潼興元四府累奏兼監察御史入朝為殿中遷侍御史戶部員外郎為舊府延薦檢校司封郎中賜金紫充興元節度副使人為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大和中王守澄構陷宰相宋申錫文宗怒欲加極法質與常侍崔元亮兩泣切諫請付外推申錫方從輕典質為中人側目執政出為虢州刺史質射策時深為李吉甫所器及德裕為相甚禮之事必咨決尋召為給事中河南尹八年為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團練觀察使在政三年開成元年十二月無疾暴卒時年六十八贈左散

騎常侍諡曰定質清廉方雅為政有聲雖權臣待之厚而行已有素不涉朋比之議在宣城辟崔珣劉蕢裴夷直趙晳為從事皆一代名流視其所與人士重之子曰慶存

盧簡辭字子策范陽人後徙家於蒲祖翰父綸字九天

寶末舉進士遇亂不第奉親避地於鄱陽與郡人吉中

孚為林泉之友大庾初還京師元載取綸文以進補闕

宰相王縉奏為集賢學士祕書省校書郎王縉兄

弟有詩名於世縉既官重凡所延辟皆辭人名士以綸

能詩禮待甚厚會縉得罪坐累久之調陝府戶曹河南

唐書 盧簡辭

至

密縣令建中初為昭應令朱泚之亂咸寧王渾瑊克京

城西面副元帥乃拔綸為元帥判官檢校金部郎中貞

元中吉中孚為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典邦賦薦綸於朝

會丁家艱而中孚卒太府卿韋渠牟得幸於德宗綸即

渠牟之甥也數稱綸之才德宗召之內殿令和御製詩

超拜戶部郎中方欲委之掌誥居無何卒初大庾中詩

人李端錢起韓翃輩能為五言詩而辭情捷麗綸作尤

工至貞元末錢李諸公凋落綸嘗為懷舊詩五十韻敘

其事曰吾與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員外發崔補

闕峒耿拾遺漳李校書端風塵追遊向三十載數公皆

負當時盛稱榮耀未幾俱沈下泉傷悼之際常暢博士

追感前事賦詩五十韻見寄輒有所酬以申悲舊兼寄

夏侯審侍御其歷言諸子云侍郎文章宗傑出淮楚靈

掌賦若吹籟司言如建瓴郎中善慶餘雅韻與琴清鬱

鬱松帶雪蕭蕭鴻入冥員外真貴懦弱冠被華纓月香

飄桂實乳溜瀝瓊英補闕思冲融巾拂藝亦精彩蝶戲

芳圃瑞雲滋翠屏拾遺興難伴逸調曠無程九醞貯彌

潔三花寒轉馨校書才智雄舉世一娉婷賭墅鬼神變

屬辭鸞鳳驚差肩曳長裾總轡奉和鈴其賦瑤臺雪同

觀金谷笙倚天方比劍沈水忽如餅君持玉盤珠寫我

唐書 盧簡辭

一四

懷袖盈讀罷涕交頤願言躋百齡綸之才思皆此類也

文宗好文九重綸詩嘗問侍臣曰盧綸集幾卷有子弟

否李德裕對曰綸有四男皆登進士第今員外郎簡能

侍御史簡辭是也即遣中使詣其家令進文集簡能盡

以所集五百篇上獻優詔嘉之簡辭元和六年登第三

辟諸侯府長慶末入朝為監察轉侍御史文雅之餘尤

精法律歷朝簿籍靡不經懷寶庾中故京兆尹黎幹男

焯詣臺治父葉縣舊業臺司莫知本末簡辭曰幹坐魚

朝恩誅田產籍沒大庾已來多少赦令豈有雪朝恩黎

幹節文况其田產分給百姓將及百年而焯侍中助而

冒論邪乃移汝州刺史裴通準大厯元年敕給百姓又
 福建鹽鐵院官盧昂坐贓三十萬簡辭按之於其家得
 金牀瑟瑟枕大如斗昭愍見之曰此宮中所無而盧昂
 為吏可知也李石鎮太原表尋轉考功員外郎轉郎中
 大和中坐事自太僕卿出為衢州刺史案新書此在節
 後會昌中入為刑部侍郎轉戶部大中初轉兵部侍郎
 累擢湖南浙西觀察使檢校工部尚書許州刺史御史大夫忠武
 軍節度使遷檢校刑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
 使坐事貶衛州刺史卒簡辭兄簡能

歷書三書 盧簡辭

主

年由駕部員外郎檢校司封郎中充鳳翔節度判官時
 鄭注得幸李訓與之謀誅宦官俾注鎮鳳翔仍妙選當
 時才俊以為賓佐簡能與蕭儉弟傑錢起子可復皆為
 訓所選從注及訓敗注誅簡能蕭傑等四人皆為監軍
 使所害簡辭弟宏正簡求

宏正新書名字子強元和末登進士第累辟使府掌書
 記佐劉悟府入朝為監察御史侍御史沈傳師表為江西團
 大和中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郎盧允中坐贓宏
 正按之文宗怒將殺鼎宏正奏曰鼎歷持綱憲繩糾之
 官今為近輔刺史以贓污聞死固常典但取受之首罪

在允中監司之責鼎當連坐文宗釋之鼎方減等三遷
 兵部郎中給事中會昌末王師討劉稹時詔河北三帥
 收山東州郡俄而何宏敬王元逵得邢洛磁三郡宰臣
 奏議曰山東三郡以賊稹未誅宜且立留後如宏敬元
 逵有所陳請則朝廷難以依違上曰然誰可任者李德
 裕曰給事中盧宏正嘗為昭義判官性又通敏推擇攸
 宜即命為邢洛磁團練觀察留後未行而稹誅乃令宏
 正衛命宣喻河北三鎮使還拜工部侍郎大中初轉戶
 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前是安邑解縣兩池鹽法積弊
 課入不充宏正令判官司空輿至池務檢察特立新法

歷書三書 盧簡辭

主

仍奏輿為兩池使三年課入加倍其法至今賴之檢校
 戶部尚書出為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徐泗濠觀察
 使徐方自智興之後軍士驕怠有銀刀都九勞姑息前
 後屢逐主帥宏正在鎮期年皆去其首惡喻之忠義訖
 於受代軍旅無譁鎮徐四年遷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
 史宣武軍節度宋毫穎觀察等使卒於鎮贈尚書右僕射
 簡求字子臧長慶元年登進士第釋褐江西王仲舒從
 事又從元稹為浙東江夏二府掌書記裴度鎮襄陽保
 釐洛都皆辟為賓佐奏殿中侍御史入朝拜監察裴度
 鎮太原復奏為記室入為殿中賜緋牛僧孺鎮襄漢辟

為觀察判官入為水部戶部二員外郎會昌末討劉稹
詔以許帥李彥佐為招討使朝廷以簡求累佐使府達
於機略乃以簡求為忠武節度副使知節度事本道供
軍使入為吏部員外郎轉本司郎中求為蘇州刺史時
簡辭鎮漢南宏正為侍郎領使務昆仲皆居顯列時人
榮之既而宰執不協宏正出鎮罷簡求為左庶子分司
數年出為壽州刺史九年党項叛以簡求為四鎮北庭
行軍涇州刺史涇原渭武節度押蕃落等使檢校左散
騎常侍上柱國范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十一年遷檢校
工部尚書定州刺史御史大夫義武軍節度北平軍等

唐書西 盧簡辭

七

使十三年檢校刑部尚書鳳翔尹鳳翔隴西節度觀察
等使十四年八月代表休為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
節度觀察等使簡求辭翰縱橫長於應變所歷四鎮皆
控邊陲屬雜虜寇邊因之移授所至撫御邊鄙宴然太
原軍素管退渾契苾沙陀三部落或撫納不至多為邊
患前政或要之詛盟質之子弟然為盜不息簡求開懷
撫待接以恩信所質子弟一切遣之故五部之人忻然
聽命咸通初以疾辭表章歷懇制以太子太師致仕還
於東都都城有園林別墅歲時行樂子弟侍側公卿在
席詩酒賞詠竟日忘歸如是者累年五年十月卒時年

七十六贈尚書左僕射簡能子知猷

知猷字子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正字宰臣蕭鄴鎮江
陵成都辟為兩府記室入拜左拾遺改右補闕史館修
撰轉員外郎出為饒州刺史入拜兵部郎中賜緋魚袋
改吏部郎中太常少卿出為商州刺史徵拜給事中轉
中書舍人僖宗幸山南襄王偽署乃避地金州駕還徵
拜工部侍郎轉戶部判史館遷尚書右丞兵部侍郎歷
太常卿工部戶部尚書復領太常卿昭宗在華下加檢
校右僕射守太子少師進位太子太師檢校司空卒於
華下昭宗為劉季述所幽感憤卒贈太尉知猷器度長厚文辭美麗尤工

唐書西 盧簡辭

七

書落簡措翰人爭模倣子文度位亦至丞郎

簡辭無子以簡求子貽殷元禧入繼貽殷終光祿少卿
元禧登進士第終國子博士
宏正子虔灌有俊才進士登第所著文筆為時所稱終
祕書監簡求十子而嗣業汝弼最知名嗣業進士登第
累辟使府廣明初以長安尉直昭文館左拾遺右補闕
王鐸徵兵收兩京辟為都統判官檢校禮部郎中卒
汝弼登進士第累遷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從昭宗遷洛
屬柳璨黨附賊臣誣陷士族汝弼懼移疾退居客遊上
黨遇游府為太原所攻節度使丁會歸降從會至太原

李克用奏為節度副使累奏戶部侍郎太原使府有龍泉亭簡求節制時手書詩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為亞帥每亭中讌集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而已人士嘉之盧氏兩世貴盛六卿方鎮相繼而未有居輔相者至中興嗣業子文紀仕至尚書中書侍郎平章事

史臣曰孟襄陽之清節胡廣州之堅正卒以結權倖而敗積貨賄而亡人如面焉固難知也二崔以綱憲相傾元穎以獻奇取媚雖遭時多僻位至鼎司言之正人亦孔之醜而父事宦官何所逃議以端綸之才任不踰元士而盧簡辭之昆仲雲搏水擊鬱為鼎門非德積慶鍾

唐書卷一百四十五 盧簡辭 五

安能及此辭人之後不亦休哉
贊曰君子喻義小人近利孟譴胡亡家財掃地聲勢相傾崔杜醜名端綸諸子奕葉光榮

唐書卷第二百十四

唐書卷第二百十五

列傳五

王播弟炎起子式起子龜
王播龜子羹起子鐸
李絳子璋
楊於陵

王播字明敷其先太原人曾祖璠嘉州司馬祖昇咸陽令父

恕揚府參軍遂家播擢進士第登賢良方正制科授集

賢校理補蓋屋尉以善治獄再遷監察御史雲陽丞源

免賂有司復得御史中丞李汶薦轉殿中歷侍御史貞元末倖臣李寶為

京兆尹恃恩頗橫嘗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臺官播

移文詆之實怒後奏播為三原令欲挫之播受命趨府

謁謝盡府縣之儀及臨所部政理修明恃勢豪門未嘗

唐書卷一百四十五 王播

貸法歲終考課為畿邑之最實以其人有政術甚禮重

之頗薦之於上德宗奇之將不次拔用會母喪順宗即

位除駕部郎中新書員外郎改長安令于頔奴客與民盜馬

取均歲中遷工部郎中知臺雜刺舉綱憲為人所稱關

饑諸鎮或閉緹播以爲言三輔不乏轉考功郎中出為虢州刺史李吳領

鹽鐵奏為副使兵部郎中元和五年代李夷簡為御史

中丞振舉朝章百職修舉十月代許孟容為京兆尹時

禁軍諸鎮布列畿內軍人出入屬鞬佩劍往往盜發難

以擒姦而播奏請畿內軍鎮將卒出入不得持戎具諸

王駙馬權豪之家不得於畿內按試鷹犬畋獵之具詔

從之自是姦盜弭息六年三月轉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播長於吏術雖案牘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詆欺無不彰敗時天下多故法寺議讞科條繁雜播備舉前後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詳決疾速如神當時屬僚歎服不暇十年四月改禮部尚書領使如故先是李夷以程昇為江淮院官昇又通泉貨及播領使奏之為副當王師討吳元濟令昇乘傳往江淮賦輿大集以至賊平深有力焉及皇甫鏘用事恐播大用乃請以使務命程昇領之播守本官而已十三年檢校戶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穆宗即位皇甫鏘貶播累表求還京

厚書三王播

二

師長慶元年七月徵還拜刑部尚書復領鹽鐵轉運使十月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領使如故長慶中內外權臣率多假借播因鹽鐵擢居輔弼專以承迎為事而安危啟沃不措一言時河北復叛朝廷用兵會裴度自太原入覲朝野物論言度不宜居外明年三月留度復知政事以播代度為淮南節度使檢校右僕射領使如故仍請攜鹽鐵印赴鎮上都院印請別給賜從之播至淮南屬歲旱儉人相啖食課最不充設法培斂比屋嗟怨敬宗即位就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罷鹽鐵轉運使時中尉王守澄用事播自落利權廣求珍異令腹心

吏內結守澄以為之助守澄乘間啟奏言播有才上於延英言之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請開延英面奏播之姦邪交結寵倖復求大用天子冲幼不能用其言自是物議紛然不息明年正月播復領鹽鐵轉運使播既得舊職乃於銅鹽之內巧為賦歛以事月進名為羨餘其實正額務希獎擢不恤人言時揚州城內官河水淺遇旱即滯漕船乃奏自城南闔門西七里港開河向東屈曲取禪智寺橋通舊官河開鑿稍深舟航易濟所開長一十九里其工役料度不破省

厚書三王播

三

錢當使方圓自備而漕運不阻後政賴之文宗即位就加檢校司徒大和元年五月自淮南入覲進大小銀盃三千四百枚玉帶十有三綾絹二十新書四十萬疋六月拜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領使如故二年進封太原郡公太清宮使時韋處厚當國以獻替自任天子嚮之播專以錢穀進不甚與事四年正月患喉腫暴卒時年七十二廢朝三日贈太尉諡曰敬播出自單門以文辭自立踐升華顯鬱有能名而隨勢沈浮不存士行姦邪進取君子恥之然天性勤於吏事使務填委胥吏盈庭取決簿書堆案盈几他人若不堪勝而播用此為適雅善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於笏播子式新書作起子弟炎起

炎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累官至太常博士早世子鐸

起字舉之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釋褐集賢校理登制策直言極諫科授藍田尉宰相李吉甫鎮淮南以監察充掌書記入朝為殿中遷起居郎司勳員外郎直史館元和十四年以比部郎中知制誥穆宗即位拜中書舍人長慶元年遷禮部侍郎其年錢徽掌貢士為朝臣請託人以為濫詔起與同職白居易覆試覆落者多微貶官起遂代徽為禮部侍郎掌貢二年得士九精先是貢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俊造十棄六七及元

唐書三十五 王播

四

稹李紳在翰林深怒其事故有覆試之科及起考貢士奏當司所選進士據所考雜文先送中書令宰臣閱視可否然後下當司放榜從之議者以為起雖避是非失貢職也李齊叛與播俱上疏請詔王智興討之卒定其亂賜金紫出為河南尹入為吏部侍郎文宗即位加集賢學士判院事以兄播為僕射輔政不欲典選部改兵部侍郎大和二年出為陝虢觀察使兼御史大夫時亳州刺史李繁以擅誅賊抵罪起言繁父有功而二千石不宜償不報四年入拜尚書右丞居播之喪號毀過禮友悌尤至遷戶部尚書判度支以西北邊備歲有和市以給軍勞人饋輓奏於靈武邠寧起營田六年檢校吏部尚書

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時屬蝗旱粟價暴踊豪門閉糴以邀善價起嚴誠儲蓄之家出粟於市隱者致之於法繇是民獲濟焉七年入為兵部尚書八年檢校右僕射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江漢水田前政撓法塘堰缺壞起下車命從事李業行屬郡檢視而補繕特為水法民無凶年九年就加銀青光祿大夫時李訓用事訓即起貢舉門生也欲援起為相八月詔拜兵部侍郎判戶部事其冬訓敗起以儒素長者人不以為累但罷判戶部事文宗好文尤尚古學鄭覃長於經義起長於博洽俱引翰林講論經史帝數訪逮時政因積兩願寬逐臣過惡又短鮑叔終身不忘人過以解起僻於嗜學雖官位崇重耽玩無斃夙夜孜孜殆忘寢食書無不覽經日靡遺轉兵部尚書以莊恪太子登儲欲令儒者授經乃兼太子侍讀帝題詩太

唐書五十五 王播

五

詔畫象便殿號當世仲尼其寵遇如此判太常卿充禮儀詳定使創造禮神九玉奏議曰邦國之禮祀為大事珪璧之議經有前規謹按周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黑璜禮北方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凡此九器皆祀神之玉也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元云禋煙也為玉幣祭訖燔之而升煙以報陽也今與開

元禮義同此則焚玉之驗也又周禮掌國之玉鎮大寶器若大祭既事而藏之此則收玉之證也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云凡祭天神各有二玉一以禮神一則燔之禮神者訖事却收祀神者與牲俱燎則靈恩之義合於禮經今國家郊天祀地祀神之玉常用守經據古禮神之玉則無臣等請下有司精求良玉創造蒼璧黃琮等九器祭訖則藏之其燎玉卽依常制從之爲太子廣五運圖及文場秀句等獻之三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莊恪太子薨詔起爲哀冊文辭情婉麗四年遷太子少師判兵部事侍講如故以其家貧特詔每月割仙

唐書三皇王播

六

韶院月料錢三百千添給起富於文學而理家無法俸料入門卽爲僕妾所有帝以師友之恩特加周給議者以與伶官分給可爲恥之武宗卽位八月充山陵鹵簿使樞密使劉宏逸薛季稜懼誅欲因山陵兵士謀廢立起與山陵使知其謀密奏皆伏誅尋檢校左僕射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會昌元年徵拜吏部尚書判太常卿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明年正拜左僕射封魏郡公復知貢舉起前後四典貢部所選皆當代辭藝之士有名於時人皆賞其精鑒徇公也其年秋出爲興元尹兼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赴鎮日延英辭帝謂之曰

卿國之耆老宰相無內外朕有關政飛表以聞宴賜頗厚在鎮二年以老疾求代不許宣宗初檢校司空大中元年卒於鎮時年八十八廢朝三日贈太尉諡曰文懿喪還命其家葬及詳亦如之文集一百二十卷五緯圖十卷寫宣十卷起侍講時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卽以勝子對故名曰寫宣子龜嗣

龜字大年性簡澹瀟灑不樂仕進少以詩酒琴書自適不從科試京城光福里第起兄弟同居斯爲宏敞龜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於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目爲半隱亭及從父起在河中於中條山谷中

唐書三皇王播

七

起草堂與山人道士遊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爲郎君谷及起保釐東周龜於龍門西谷構松齋棲息往來放懷事外起鎮興元又於漢陽之龍山立隱舍每浮舟而往其閒逸如此武宗知之以左拾遺徵久之方至殿廷一謝陳情曰臣才疏散無用於時加以疾病所嬰不任祿仕臣父年將九十作鎮遠藩喜懼之年闕於供侍乞罷今職以奉晨昏上優詔許之明年丁父憂服闋以右補闕徵遷侍御史尚書郎大中末出爲宣歙團練觀察副使賜緋入爲祠部郎中史館修撰前從崔瑒貳宣歙及瑒鎮河中又奏爲副使入爲兵部郎中賜金紫尋知

制誥咸通末以弟鐸在中書不欲在禁掖改太常少卿
 尋檢校右散騎常侍同州刺史牙將白約者甚狡蠹前
 後防禦使不能制龜因事發答死以徇人皆畏自效
 十四年轉越州刺史御史大夫浙東團練觀察使先是
 龜兄式撫臨此郡有惠政聞龜復至舞抃迎之屬徐泗
 之亂江淮盜起山越亂攻郡為賊所害贈工部尚書子
 堯苦學善屬文以季父作相避嫌不就科試乾符初崔
 瑾廉察湖南崔涓鎮江陵皆辟為從事蕭邁作相奏授
 藍田尉直史館遷左拾遺右補闕中丞盧涯奏為侍御

唐書卷五十一 王播

八

史從僖宗幸山南拜右司員外郎卒子權中興仕至兵
 部尚書

式以門蔭為太子正字擢累遷監察御史轉殿中亦巧

宦大和中依倚鄭注謁王守澄為中丞歸融所劾出為
 江陵少尹大中後踐更省署大中中為晉州刺史飾郵

民流徙他州不納獨式勞恤之活數千人時特峨胡亦
 饑將入寇汾澮聞式嚴備不敢道境報其種落曰晉州
 刺史當避之以善最稱徙安南都護故都護田早作木
 柵歲率緡錢既不時完而所責益急式取一年賦市芍
 木豎周十二里罷歲賦外率以紆齊人浚濠綠柵外植
 刺竹冠不可冒後蠻兵入掠錦田步武使譯者開論一
 昔去謝曰我自縛叛獠非為寇也忠武卒服短後禍
 以黃昌首南方號黃頭軍天下銳卒也初交阻數有變
 懼式威不自安諱曰黃頭軍將度海襲我矣相率夜圍
 城合謀請都護北歸我當抗黃頭軍式徐披甲引家僮

乘城責讓矢楡交發叛者走翼日盡捕斬之初容管災
 歉不歲貢式始上輸大槁宴軍中歸質外蕃而占城真
 臘慕義悉入獻咸通初為浙東觀察使草賊仇甫據明
 州叛來攻會稽式討平之仇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祗德

因至京師懿宗問方畧對曰第假臣兵寇不足平也左
 右官要皆曰兵眾則饋多當惜天下費式奏曰盜若猖
 狂天誅不亟決東南征賦闕矣寧得以億萬計之乎兵
 多則功速費寡二者孰利帝顧左右曰宜與兵於是詔
 益許滑淮南兵式發自光福里第麾幟皆東靡獵獵有
 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聞賊用騎兵乃閱所部得吐蕃
 同鶻選隸數百發龍陂監牧馬起用之集土團諸兒為
 鄉導擒甫斬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餘姚民徐澤專魚
 鹽之利慈谿民陳城目名仕至縣令皆豪縱州不能制
 式曰甫竊發不足畏若澤城乃巨猾也窮治其姦皆榜
 死式有威畧三年徐州銀刀軍叛以式檢校工部尚書為徐州
 節度使詔許滑兵自隨式至鎮盡誅銀刀等七軍徐方平定天

唐書卷五十一 王播

九

子嘉之會詔降武寧後累歷方任終左金吾卒

鐸字昭範會昌初進士第累遷右補闕集兩辟使府白

中辟署西川幕府大中初入為監察御史咸通初由駕部郎中

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五年轉禮部侍郎典貢士兩歲時
 稱得人拜御史七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遷禮部尚書

十二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尚書時宰相韋

保衡以拔擢之恩事鐸尤謹累兼刑部吏部尚書僖宗
 即位加右僕射保衡得罪以鐸檢校右僕射出為汴州

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保衡雖竊政權將大斥不附者病
 上疏所解乃以檢校左僕射出為宣武節度使案鐸罷
 相新紀在咸通十四年六月舊紀在乾符元年正月據

新書則鐸為保衡所逐據舊書則鐸緣保衡而罷案鐸為保衡主文故引以為相不應又遠逐之也疑當從舊書為正

鐸有經世大志以安邦為己任士友推之乾符二年河南江左相繼寇盜結集內官田令孜素聞鐸名

又鄭乃復召鐸拜右新書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其賢四年新書賊陷江陵楊知溫失守宋威破賊失策朝

議統率宰相盧攜稱高駢累立戰功宜付軍柄物議未

允鐸廷奏曰臣忝宰執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臣

願自率諸軍盪滌羣盜朝議然之五年以鐸守司徒兼侍

中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充諸道

行營兵馬都統鐸至鎮綏懷流散完葺軍戎暮年之間

唐書三十五 王播

十一

武備嚴整時兖州節度使李係者西平王晟之孫以其

家世將才奏用為都統都押衙兼湘南團練使時黃巢

在嶺南鐸悉以精甲付係令分兵扼嶺路係無將畧微

有口才軍政不理廣明初賊自嶺南寇湖南諸郡係守

城自固不敢出戰賊編木為棧沿湘而下急攻潭州陷

之係甲兵五萬皆為賊所殺投屍於江鐸聞係敗令部

將董漢宏守江陵自率兵萬餘會襄陽之師江陵竟陷

於賊天子不之責罷相守太子太師貶太子賓客分司

東都未幾召拜太宰相盧攜用事竟以淮南高駢代鐸為都統駢內

師少宰相盧攜用事竟以淮南高駢代鐸為都統駢內

難數偃蹇其年秋賊焚剽淮南高駢挫敗及賊陷兩京

從天子入蜀拜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鐸感慨王盧攜

室每人對必噫嗚流涕固請行時中和二年也

復以鐸為侍中檢校司徒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充

諸道行營都統判延資戶部租庸等使於表崔安潛

以周岌王重榮諸葛爽康實安師儒時溥率禁軍山南

東蜀之師三萬營於盤屋東進屯靈感寺明年春兗鄆

徐許鄭滑邠寧鳳翔十鎮之師大集關內時賊已僭名

號以前浙東觀察使崔璆尚讓為宰相傳偽命天下藩

帥多持兩端既聞鐸傳檄四方諸侯翻然景附賊之號

令東西不過岐華南北止及山河而勁卒驍將日馳突

唐書三十五 王播

十一

於國門羣賊由是離心其年秋賊將朱溫降收同州十

一月賊華州成卒七千來奔三年二月沙陀軍至收華

州四月敗賊於良田坡遂收京城封鐸晉國公加中書

令鐸以收城諸將量其功伐高下承制爵賞以聞是時

國命危若綴旒天子播越蠻陬大事去矣若非鄭畋之

奮發鐸之忠義則土運之隆替未可知也自巢讓之亂

關東方鎮牙將皆逐主帥自號藩臣時溥據徐州朱瑄

據鄆州朱瑾據兖州王敬武據青州周岌據許州王重

榮據河中諸葛爽據河陽皆自擅一藩職貢不入賞罰

由已既逐賊出關尤恃功伐朝廷姑息不暇巢賊出關

東與蔡帥秦宗權合縱時溥舉兵徐方請身先討賊乃授溥都統之命十軍軍容使田令孜以內官楊復光有監護用師之功尤忌儒臣立事故有時溥之授初鐸出軍兼鄭滑節度使以便供饋至是罷鐸都統之權令仗節歸藩鐸以朱全忠於已有恩倚為藩蔽初全忠辭禮恭順既而全忠軍旅稍集其意漸倨鐸知不可依表求還朝其年冬僖宗自蜀將還乃以鐸為滄景節度使時楊全玫在滄州聞鐸之來訴於魏州樂彥貞鐸受命赴鎮至魏州旬日彥貞迎謁宴勞甚至鐸以上台元老功蓋羣后行則肩輿妓女夾侍賓僚服御盡美一時彥貞

唐書三十五 王播

三

子從訓兇戾無行竊所慕之李山甫者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幕府內樂禍且怨中朝大臣導從令甘陵州卒數百人伏於漳南之高雞泊及鐸行李至皆為所掠鐸與賓客十餘人皆遇害時光啟四年十二月也

鐸弟鐸累官至汝州刺史王仙芝陷郡城被害仙芝來攻錄拒

之自督勇士與別將董漢勳守南北門城陷漢勳力戰死鐸貶韶州司馬終太子賓客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也曾祖貞簡祖剛新書宰相世系表作

官終邑宰父元善襄州錄事參軍絳舉進士登宏辭

科授祕書省校書郎秩滿補渭南尉貞元末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未幾改尚書主客員

外郎踰年轉司勳員外郎五年遷本司郎中知制誥皆不離內職孜孜以匡諫為己任憲宗即位叛臣李錡阻兵於浙右錡既誅朝廷將輦其所沒家財絳上言曰李錡兇狡叛戾僭侈誅求刻剝六州之人積成一道之害聖恩本以叛亂致討蘇息一方今輦運錢帛播聞四海非所謂式遏亂畧惠綏困窮伏望天慈並賜本道代貧下戶今年租稅則萬姓欣戴四海歌詠矣憲宗嘉之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赦令賜諸道以哀饋餉絳請付度支鹽鐵急遞以遺息取求之弊光琦引故事以對帝曰故事是邪當守之不然當改可循舊哉帝嘗稱太宗元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媿謚號不為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

唐書三十五 李絳

三

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官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即詔絳與崔羣錢徽韋宏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帝每閱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為如此事時中官吐突承璀

自藩邸承恩寵為神策護軍中尉乃於安國佛寺建立

聖政碑大興功作仍請翰林為其文欲使絳為之頌將遺錢千萬

上言曰陛下布惟新之政刻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日望

德音今忽立聖政碑示天下以不廣易稱大人者與天

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理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碑表而贊皇猷若可敘述是有分限虧損盛

德豈謂敷揚至道哉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後有罾嶧之碑揚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跡適足為百王所笑萬代所譏至今稱為失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議於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業舉貞觀開元之政思理不違食從諫如順流固可與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又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而自損聖政近者閻巨源請立紀聖功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與前事頗乖況此碑既在安國寺不得不敘載遊觀崇飾之事述遊觀且乖理要敘崇飾又匪政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其碑伏乞

唐書李絳

十四

聖恩特令寢罷憲宗深然之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知命百牛倒石令使者其碑遂止襄陽裴均違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勞論絳具絳請歸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奏仍赦均罪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為解李吉甫謂鄭綱漏其謀帝召絳議欲逐綱絳為絳後因浴室北廊奏對帝曰比諫官多朋開白乃免絳曰此非陛下意必儉人以此謗訕欲黜其九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儉人以此

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之事

署所上疏彙憲宗怒厲聲曰卿所論奏何太過邪絳前論不已曰臣所諫論於臣無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中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祇是威福太盛上損聖朝臣所以不敢不論耳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憲宗見其誠切改容慰諭之曰卿盡節於朕人所難言者卿悉言之使朕聞所不聞真忠正誠節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須如此絳拜恩而退遽宣宰臣令與改官乃授中書舍

唐書李絳

十五

人依前翰林學士翼日面賜金紫帝親為絳擇良笏賜之前後朝臣裴武柳公綽白居易等或為姦人所排陷特加貶黜絳每以密疏申論皆獲寬宥及鎮州節度使王士真死朝廷將用兵討除絳深陳以為未可絳既盡心匡益帝每有詢訪多協事機烏重胤縛盧從史而承澤潞據山東要害磁邢洛跨兩河間可制其合從今孽

矣然鎮蔡不可并取願赦承宗趣立蔡功時江淮大早
帝下赦令有所獨弛絳言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官人
狼積有怨鬲之思當大出之以省經費嶺南之俗鬻子
為業可聽非券劑取直者如掠賣法救有司一切苛止
帝皆順納後閱月不賜對絳謂大臣持祿不放諫小臣
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爲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
履危之患自爲計得矣顧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三殿
帝嘗暇苑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
也其對曰禮憚如此帝怪前世人極其才自致治今無賢可任
何邪對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自致治今無賢可任
賢則天下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己能蓋人痛折節下
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
人誠難堯舜以爲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夫任
官而辨廉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愉悅
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
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疾一制度則
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夫六年猶以中人之故
然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

唐書李絳

六

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戶部錢獻入內藏是
用官物以結私恩絳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齎用度
易羨餘以爲獻臣乃爲陛下謹出納
烏有羨贏哉若以爲獻是徒東上聳然益嘉其直吐突
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
承瓘恩寵莫二是歲將用絳爲宰相前一日出承瓘爲
淮南監軍翼日降制以絳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絳鯁直多所規諫
故與吉甫不協時議者以吉甫通於承瓘故絳尤惡之
絳性剛訐每與吉甫爭論人多直絳憲宗察絳忠正自
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方江淮歲儉民荐饑有御史使
還奏不爲災帝以語絳答曰方
隅皆陛下大臣奏孰不實而御史苟悅陛下耳凡君人
者當任大臣無使小臣得以間顯出其名顯責之李吉

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
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爲
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爲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
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爲鄙去京師遠
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此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
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畧渠便高枕而臥哉帝入謂左右
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上嘗謂絳曰卜筮之事習者罕精
也遣使者賜醪醢酒
或中或否近日風俗尤更崇尚何也對曰臣聞古先哲
王畏天命示不敢專邦有大事可疑者故先謀於卿士
庶人次決於卜筮俱協則行之未俗浮僞幸以徼福正
行慮危邪謀觀安遲疑昏惑謂小數能決之而愚夫愚
婦假時日鬼神者欲利欺詐參之見聞用以刺射小近
之事神而異之近者風俗近巫此誠弊俗聖旨所及實

唐書李絳

七

辨邪源但存而不論弊斯息矣他日延英上曰朕讀元
宗實錄見開元致理天寶兆亂事出一朝治亂相反何
也絳對曰臣聞理生於危心亂生於肆志元宗自天后
朝出居藩邸嘗莅官守接時賢於外知人事之艱難臨
御之初任姚崇宋璟二人皆忠鯁上才動以致主爲心
明皇乘思理之初亦勵精聽納故當時名賢在位左右
前後皆尚忠正是以君臣交泰內外寧謐開元二十年
已後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用事專引柔佞之人分居要
劇苟媚於上不聞直言嗜慾轉熾國用不足姦臣說以
興利武夫說以開邊天下騷動姦盜乘隙遂致兩都覆

敗四海沸騰乘輿播遷幾至難復蓋小人啟導縱逸生
驕之致也至今兵宿兩河西疆削盡吐戶凋耗府藏空
虛皆因天寶喪亂以至於此安危理亂實繫時主所行
陛下思廣天聰親覽國史垂意精蹟鑒於化源實天下
幸甚上又曰凡人行事常患不通於理已然之失追悔
誠難古人處此復有道否絳對曰行事過差聖哲皆所
不免故天子致諍臣以匡其失故主心理於中臣論正
於外制理於未亂銷患於未萌主或過舉則諫以正之
故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為用以致康寧此
亦常理非難遵之事但矜得護失常情所蔽古人貴改

唐書卷五十五 李絳

大

過不悛從善如流良為此也臣等備位無所發明但陛
下不廢芻言則端士賢臣必當自效帝曰朕擢用卿等
所冀直言各宜盡心無隱以匡不迨無以護失為慮也
其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其子懷諫幼弱軍中立其
大將田興使主軍事興卒以六州之地歸命其經始營
創皆絳之謀也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請襲節
度吉甫議討之絳曰不然兩河所懼者
部將以兵圖已也故委諸將總兵皆使力敵任均以相
維制不得為變若主帥強則足以制其命今懷諫乳方
與不能事必假權於人權重則怨生向之權力均者將
起事生患矣衆所歸必在寬厚簡易軍中素所愛者彼
得立不倚朝廷亦不能安惟陛下蓄威以俟之俄而田
興果立以魏博聽命帝大悅吉甫復請命中人宣慰因
刺其變徐議所宜絳獨謂不如推誠撫納即假旄節他
日使者持三軍表來請與興則制在彼不在此可奏與

特授安得同故然帝重違吉甫故詔張忠順持節往而
授與留後絳固請曰如與萬有一不受命即姑息復如
向時矣由是拜興節度使絳復曰王化不及魏博久矣
一日擊六州來歸不大犒賞人心不激請斥禁錢百五
十萬緡賜其軍有言太過者絳曰假令舉十五萬衆期
歲而得六州計所轉給三倍於費今與天挺忠義首變
汙俗破兩河之膽可齎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
小費墮機事哉從之及衣冠別第妓人京師囂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
聖德須有論諫或曰此嗜欲間事自有諫官論列絳曰
相公居常病諫官論事此難事即推與諫官可乎乃極
言論奏翼日上御延英憲宗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論
採擇事非卿之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
此是教坊罪過不喻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已下四

唐書卷五十五 李絳

十九

人院中都無侍者朕令於樂工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
其錢帛祇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此
生事朕已令科罰其所取人並已放歸若非卿言朕寧
知此過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
無迹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
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為他計故常為姦人所乘
夫聖人同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為黨邪道德同耳漢
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為黨邪道德同耳漢
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
獄訖亡天下趨利之人常為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
常遭構毀違其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
不勝可王播為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
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廩家貲願悉付有
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吐蕃犯涇州掠人畜
絳因言瀕塞虛籍多實兵少今京西北神策鎮軍本防

盛秋坐仰衣食不使戰事至之日乃先稟中尉夫兵不
內御要須應變失毫釐差千里請分隸本道則號令齊
遂前戰不還踵矣然士卒樂兩軍姑息宦者以為言議
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
當論諍帝輒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元食者
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邪祐甫為宰相
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
官時以爲名言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不知者安敢與
其選古人言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若情故自 八年封高
嫌非聖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至當而已

邑縣男絳以足疾拜章求免九年罷知政事授禮部尚

書帝乃召承璫於淮南絳雖去位猶懷不能已因上言
北虜方強其憂有五彼茂信重利歲入馬求直今則
置不取當貯他謀一屯屯土不足斥埃不明城無完堞
非可應卒二也今之營築不詢衆謀遠規塞外城非要
地虜一入寇應援阻三也比年通好往來窺覘河山
兵甲悉知之矣若寇掠驅脅援兵非十日不至既至虜

唐書三十五

李絳

二十

去兵罷復來四也北狄西戎久為仇敵今回十年檢校
鶻思叛脫相連約數道並進何以遇之五也 十年檢校
戶部尚書出為華州刺史承璫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
日至華宜自嚴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州有捕鶻戶歲
責貢限絳以為言并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
并罷 未幾入為兵部尚書丁母憂十四年檢校吏部尚
書出為河中觀察使河中舊為節制皇甫鏘惡絳祇以
觀察命之十五年鏘得罪絳復為兵部尚書穆宗即位
改御史大夫穆宗亟於畋遊行幸絳於延英切諫帝不
能用絳以疾辭復為兵部尚書長慶元年轉吏部尚書
是歲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留
守二年正月檢校本官兗州刺史充海節度觀察等使

案紀二年八月自留守為潼關防禦使無正月拜充海
文充海是年乃曹華八月始以高承簡代此疑是潼關
之拜但作正月亦非 三年復為東都留守 四年
新書充海潼關皆無 三年復為東都留守 四年
就加檢校司空寶麻初人為尚書左僕射二年九月昭
義節度使劉悟卒遣表請以子從諫嗣襲將吏詣闕論
請絳密奏請速除近澤潞四面將帥一人以充節度令
倍程赴鎮使從諫未及拒命新使已到所謂疾雷不及
掩耳潞州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時宰相
李逢吉王守澄已受從諫賂俱請以從諫留後不能用
絳言絳以直道進退聞望傾於一時然剛腸嫉惡賢不
肖太分以此為非正之徒所忌又嘗與御史中丞王播

唐書三十五

李絳

三

相遇於道播不為之避絳奏論事體敕令兩省詳議咸
以絳論奏是李逢吉佑播惡絳乃罷絳僕射改授太子
少師分司東都文宗即位徵為太常卿二年 本紀
司空出為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 累封趙 三年冬南
蠻寇西蜀詔徵赴援絳於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
蠻軍已退所募皆還興元兵額素定募卒悉令罷歸四
年二月十日絳晨興視事召募卒以詔旨喻而遣之仍
給以廩麥皆怏怏而退監軍使楊叔元貪財怙寵怨絳
不奉已乃因募卒賞薄衆辭之際以言激之欲其為亂
以逞私憾募卒因監軍之言怒氣益甚乃謀聚趨府劫

庫兵以入使衙絳方與賓僚會宴不及設備聞亂北走

登陴衙將王景延力戰以禦之兵折矢窮景延死絳乃

為亂兵所害時年六十七絳初登陴左右請絳縋城可

以避免絳不從乃并從事趙存約薛齊俱死焉事聞諫官崔戎

等列文宗聞奏震悼下制曰朝有正人時稱令德入參

廟算出總師千方當寵任之臣橫罹不幸之酷殄瘁興

歎搢紳所同故山南西道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興元尹御史大夫上柱國趙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李絳神授聰明天賦清直抱仁

義以希前哲立標準以程後來抑揚時情坐致台輔佐

我烈祖格於皇天仗鉞宣風聯居樂土乘軒鳴玉嘗極

清班先聲而物議皆歸不約而羣情自許漢中名部俾

遂便安而變起不圖禍生無兆殲良之慟聞訃增傷是

極哀榮用優典禮三公正秩品數甚崇式表異恩以摟

沈痛可贈司徒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諡曰賻布帛

三千段米粟二百碩景延亦贈官祿一子大中初詔史

在焉獨留中絳所論事萬餘言其子璋項

璋字重登進士第盧鈞鎮太原辟為從事大中末入朝

為監察奏太廟祫享復用宰相攝事進起居郎舊制設

轉侍御出刺兩郡咸通中累官終宣歙觀察使子德林

新書宰相世系表作德鄰

楊於陵字達夫宏農人漢太尉震之第五子奉之後曾

祖珪為辰州掾曹祖冠俗奉先尉父太清宋州單父尉

於陵天寶末家寄河朔祿山亂其父歿於賊於陵始六

歲及長客於江南好學有奇志弱冠舉進士釋褐為潤

州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滉性剛嚴少所接與及

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

佳婿吾閱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後竟以女妻之秩滿

為鄂岳江西二府從事累官至侍御史韓滉自江南入

朝總將相財賦之任頗承顧遇權傾中外於陵自江西

府罷以婦翁權幸方熾不欲進取乃卜築於建昌以讀

書山水為樂滉歿貞元八年始入朝為膳部員外郎歷

考功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時宰相有密親調集文書不

如式於陵駁之大協物論宰相怒以南曹郎出使弔宣武軍遷右司郎

中復轉吏部郎中改京兆少尹出為絳州刺史德宗雅

聞其名將辭赴郡詔留之拜中書舍人時李實為京兆

尹恃承恩寵於陵與給事中許孟容俱不附協為實媒

孽孟容改太常少卿於陵為祕書少監帝崩宜遺詔於

所納貞元末實輩敗遷於陵為華州刺史充潼關防

禦鎮國軍等使未幾遷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等使人

幾請出米三十萬石拯贍貧民政聲流聞入拜戶部侍郎復改京兆尹

先是禁軍影占編戶無以區別自於陵請致挾名每五

丁者得兩丁入軍四丁三丁者各以條限山是京師豪

強復知所畏再遷戶部侍郎元和初以考策升直言極

諫牛僧孺等為執政所怒出為嶺南節度使辟韋辭李

府咨訪得失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絕火患會監軍使許遂振悍戾貪恣干撓

軍政於陵奉公潔已遂振無能奈何乃以飛語上聞憲

宗驚惑有詔罷歸遂振領留事答吏別扶其賊吏呼曰楊公尚拒他方賂遺肯私官錢邪賴宰

相裴均為於陵申理憲宗感悟五年入為吏部侍郎遂

振終自得罪於陵為吏部凡四周歲檢察姦吏調補平

唐書三五 楊於陵

三

允當時稱之初吏部試判別差考判官三人校能否元

和初罷之七年吏部尚書鄭餘慶以疾請告乃復置考

判官以兵部員外郎韋顓屯田員外郎張仲素太學博

士陸亘為之於陵自東都來言曰本司考判自當公心

非次置官不知曹內公事考官祇論判之能否不計闕

員本司祇計員闕幾何定其留放置官不便宰執以已

置顓等祇令考科目選人其餘常調委本司自考於陵

又以甲麻年深朽斷吏緣為姦奏換大麻七年至貞元

二十年甲庫麻令本司郎官監換九年妖人楊叔高自

廣州來干於陵請為已輔於陵執奏殺之改兵部侍郎

兼御史大夫判度支時淮西用兵於陵用所親為唐鄧供軍

使節度使高霞寓以供軍有闕移牒度支於陵不為之

易其闕如舊霞寓軍屢有摧敗詔書督責之乃奏以度

支饋運不繼憲宗怒十一年貶於陵為桂陽郡守量移

原王傅復遷戶部侍郎知吏部選事會誅李師道分其

地為三鎮朝廷思有所制置以於陵兼御史大夫充淄

青十二州宣慰使朝廷始議分其地而劉悟節度還奏

合旨會浙西觀察使李愬死皇甫鏞素忌於陵薦以代愬帝不之可穆宗即位遷戶部

尚書長慶初拜太常卿充東都留守年高拜章辭位寶

麻二年授檢校右僕射兼太子太傅新書少傅封旋以

唐書三五 楊於陵

三

左僕射致仕詔給全俸懇讓不受於陵器度宏雅進止

有常居朝三十餘年踐更中外始終不失其正居官奉

職亦善操守時人皆仰其風德大和四年十月卒年七

十八冊贈司空諡貞孝子四人景復嗣復紹復師復嗣

復自有傳景復位終同州刺史紹復進士擢第宏辭登

科位終中書舍人師復位終大理卿大中後楊氏諸子

登進士第者十八嗣復子授技拭搗紹復子擢拯據揆

師復子拙振等擢終給事中拯司封員外郎據右補闕

揆左諫議大夫拙左庶子振左拾遺

史臣曰王氏二英播起位崇將相善始令終而炎薄祐

短齡美鍾於鐸而能驥首矯翼凌厲亨衢仗鉞秉衡扶
持衰運天胡罰善遇盜而殂悲哉李趙公頡頏禁林訂
謨相府嘉言啟沃不以身為糜軀將壇沒有餘裕楊僕
射避婦翁之當軸疏驕尹之怙權守道居貞壽考終吉
行已始卒人以爲難美哉

唐書卷第二百十五

唐書卷二百十五 楊於陵

三

唐書卷第二百十六

唐書卷二百十六

韋夏卿

弟子璿從新書

王正雅

從新書

柳公綽

子仲鄂 仲鄂子璩從新書增 璩子華 華子

華子公度

崔元亮

温造

父輔國從新書增 子璋

郭承嘏

殷侑

子羽 羽子盈孫 徐晦

韋夏卿字雲客杜陵人父迢檢校都官郎中嶺南節度
行軍司馬夏卿苦學大厯中與弟正卿俱應制舉同時
策入高等授高陵主簿累遷刑部員外郎時久旱蝗詔
於郎官中選赤畿令改奉天縣令以課最第一轉長安

唐書卷二百十六 韋夏卿

一

令改吏部員外郎轉本司郎中拜給事中出爲常州刺
史夏卿深於儒術所至招禮通經之士時處士竇羣寓
於郡界夏卿以其所著史論薦之於朝遂爲聞人改蘇
州刺史貞元末徐州張建封卒初授夏卿徐州行軍司
馬尋授徐泗濠節度使夏卿未至建封子愔爲軍人立
爲留後因授旄鉞徵夏卿爲吏部侍郎從弟執誼在翰
林嘗受人金有
所干請密以金納夏卿懷中夏卿毀懷不受曰吾轉京
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誼大慙轉京
兆尹太子賓客檢校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遷太子少保
卒時年六十四贈左僕射諡曰夏卿有風韻善談讌與
人同處終年而喜愠不形於色晚歲將罷歸署其居曰
大隱洞與齊映穆贊贊

弟員撫孤姪恩逾己子早有時稱其所與游辟之賓佐皆一時名士為政務通適不喜改作始在東都傾心辟

士頗得才彥如路隨張賈李景儉等其後多至卿相世謂之知人

正卿子瓘字茂宏及進士第仕累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德裕罷任宰相罕接士唯瓘往請無間也李宗閔惡之

德裕罷任明州長史會昌末累遷楚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

王正雅字光謙新書宰相世系表正雅祖名光謙不應以祖名為字然案兩書王翊傳皆不言

父光謙表蓋因其先太原尹尹當東都留守翊之子伯下文尹字而誤

父翊代宗朝御史大夫以貞亮鯁直名於當代卒諡曰忠惠正雅少時以孝行修謹聞元和初舉進士登甲科

禮部侍郎崔邠甚知之累從職使府元和十一年拜監

察御史三遷至萬年縣令當穆宗時京邑號為難理正

雅抑強扶弱政甚有聲會柳公綽為京兆尹上前褒稱

穆宗命以緋衣銀章就縣宣賜遷戶部郎中尋加知臺

雜事再遷太常少卿出為汝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有

中人為監軍怙權干政正雅不能堪乃謝病免入為大

理卿會宋申錫事起獄自內出卒無證驗是時王守澄

之威權鄭注之寵勢雖宰相重臣無敢顯言其事者唯

正雅與京兆尹崔絙上疏請出造事者付外考驗其事

別具狀聞由是獄情稍緩申錫止於貶官中外翕然推

重之大和五年十一月卒贈左散騎常侍正雅從弟重

翊之子也位止河東合重子眾仲登進士第累官衡州刺史眾仲子凝

凝字致平新書字成庶少孤宰相鄭肅之甥少依舅氏年十

五兩經擢第常著京城六崗銘為文士所稱再登進士

甲科崔瑑領鹽鐵辟為巡官歷佐梓潼宣歙使幕宰相

崔龜從奏為鄆縣尉集賢校理遷監察御史轉殿中宰

相崔鉉出鎮揚州奏為節度副使人為起居郎歷禮部

兵部考功三員外郎遷司封郎中長安令中丞鄭處誨

奏知臺雜換考功郎中遷中書舍人時政不協出為同

州刺史賜金紫暮年移疾華州敷水別墅踰年以禮部

侍郎徵凝性堅正貢闈取士拔其寒俊而權豪請託不

行為其所怒出為商州刺史驛道所出吏破產不能給而州有冶賦羨銀常權直

以優吏奉凝不取則以市明年檢校右散騎常侍潭州

刺史湖南團練觀察使信宗入為兵部侍郎領鹽鐵轉

運使又以不奉權倖改祕書監出為河南尹檢校禮部

尚書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凝咸通中兩佐宣城使幕

備究人之利病滌除積弊民俗阜康踰歲黃巢自嶺表

北歸案紀廣明元年黃巢始自嶺表北歸此傳下文云乾符五年則巢尚未入廣此句誤大掠淮

南攻圍和州凝令牙將樊儔率師據采石以援之儔犯

令凝即斬之以徇王仙芝之黨屠至德勢益張凝遣牙將孟珣助池守賊益兵來攻實欲襲

王正雅

二

王正雅

三

南陵疑遣樊儔以舟師扼青陽儔命別將烏穎代

違令輕與賊戰不勝斬以徇時江南環境為盜區疑

儔赴援竟解歷陽之圍以強弩拒采石張疑儔賊怒引

眾攻宣城大將王涓請出軍逆戰疑曰賊忿恚而來宜

持重待之彼眾我寡萬一不捷則州城危矣涓銳意請

行凝即閱集丁壯分守要害登陴設備涓果戰死涓四

舍至南陵未食即陣死焉監軍收餘卒數千還走城沮

撓無去意卒又恣橫不能禁疑讓曰吏捕蝗者不勝而

仰食於民則率暴以濟災也今兵不能捍敵又恣之犯

民生業何以稱朝廷待將軍意監軍詞屈趣親吏入民

舍奪馬疑乘門望見麾左賊乘勝而來則守有備矣賊

右捕取殺之由是不敢留賊乘勝而來則守有備矣賊

為梯衝之具急攻數月禦備力殫吏民請曰賊之兇勢

不可當願尚書歸款退之懼覆尚書家族疑曰人皆有

族子豈獨全誓與此城同存亡也既而賊退去時乾符

五年也其年夏疾甚有大星墜於正寢術家言宜上疾

疑曰東南國用所出而宜為大府吾規脫禍可矣八月

卒於郡時年五十八贈吏部尚書無子以弟子鏞為嗣鏞

兄鉅位終兵部侍郎

柳公綽字起之新書字寬小字起之京兆華原人也祖正禮邠州

士曹參軍父子温丹州刺史公綽幼聰敏年十八應制

舉登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授秘書省校書郎貞元元

年也貞元四年復應制舉再登賢良方正科時年二十

一制出授渭南尉公綽性謹重動循禮法屬歲飢其家

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或問之答曰四方歲稔復初家

甚貧有書千卷不讀非聖之書為文不尚浮靡慈隰觀

察使姚齊梧奏為判官得殿中侍御史冬薦授開州刺

史地接夷落寇常逼其城吏曰兵力不能制願以右職

去入為侍御史再遷吏部員外郎武元衡罷相鎮西蜀

與裴度俱為元衡判官尤相善先度入為吏部郎中

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之句

元和初憲宗頗出遊畋銳意用兵公綽欲因事諷諫五

年十一月獻大醫箴一篇其辭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

品類既一崇高以均惟謹好愛能保其身清淨無瑕輝

光以新寒暑滿天地之間淡肌膚於外好愛溢耳目之

前誘心知於內清潔為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

大瘡聖之姿清明絕俗心正無邪志高寡欲謂天高矣

氛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聖德超邁萬方賴之飲

食所以資身也過則生患衣服所以稱德也侈則生慢

唯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亦伺之聖心不惑孰

能移之畋遊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叱傷氣唯天

之重從禽為累不養其外前修所忌聖心非之孰敢違

之人乘氣生嗜欲以萌氣離有患氣凝則成巧必喪真

智必誘情去彼煩慮在此誠明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患

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然後能德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庶政有官羣藝有署臣司太醫敢告諸御憲宗深嘉之翼日降中使獎勞之曰卿所獻之文云氣行無間隙不在大何憂朕之深也踰月拜御史中丞公綽素與裴均厚李吉甫出鎮淮南深怨均六年吉甫復輔政以公綽為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觀察使湖南地氣卑濕公綽以母在京師不可迎侍致書宰相乞分司洛陽以便奉養久不許八年移為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乃迎母至江夏九年吳元濟據蔡州叛王師討伐詔公綽以鄂岳兵五千隸安

唐書卷六 柳公綽

六

州刺史李聽率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也即日奏願自征行許之公綽自鄂濟湘江直抵安州李聽以廉使之禮事之公綽謂之曰公所以屬韃負弩者豈非為兵事邪若去戎容被公服兩郡守耳何所統攝乎以公名家曉兵若吾不足以指麾則當赴闕不然吾且署職名以兵法從事矣聽曰唯公所命即署聽為鄂岳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三牒授之乃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其知權制變甚為當時所稱鄂軍既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

送死必厚廩給之軍士之妻冶容不謹者沈之於江行卒相感曰中丞為我輩知家事何以報効故鄂人戰每克捷十一年入為給事中李師道歸朝當從新書作平遣公綽往鄆州宣諭使還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聞可乎公綽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以母憂免十四年起為刑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長慶元年罷使復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河朔復叛朝廷用兵補授行營諸將朝令夕改驛騎相望公綽奏曰自幽鎮用兵使命繁併館遞匱乏鞍馬多闕又敕使行李人數都無

唐書卷六 柳公綽

七

限約其衣緋紫乘馬者二十三匹衣黃綠者不下十匹五匹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即供驛馬既盡遂奪路人鞍馬衣冠士庶驚擾怨嗟遠近喧騰行李將絕伏望聖慈聊為定限乃下中書條疏人數自是吏不告勞以言直為北司所惡尋轉吏部侍郎二年九月遷御史大夫韓宏病自河中入朝以宏守司徒中書令詔百僚問疾宏遣其子達情言不能接見公綽謂其子曰聖上以公官重令百司省問異禮也如拜君賜宜力疾公見安有臥令子弟傳言邪宏懼挾扶而出人皆聳然三年改尚書左丞改禮部尚書以祖謙換左丞又拜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

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縣二吏一賊賄一舞
文縣令以公綽守法必殺賊吏獄具判之曰賊吏犯法
法在姦吏壞法亡誅舞文者公綽馬害圍人命斬之
賓客進言曰可惜良馬圍人自防不至公綽曰安有良
馬害人乎亟命殺之牛僧孺罷相鎮江夏公綽具戎容
於郵舍候之軍吏自以漢上地高於鄂禮太過公綽曰
奇章纔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是尊朝廷也竟以戎容見
有道士獻丹藥試之有驗問所從來曰鍊此丹於薊門
時朱克融方叛公綽遽謂之曰惜哉至藥來於賊臣之
境雖驗何益乃沈之於江而逐道士鄧縣人鄭懷政病

唐書卷六 柳公綽

八

狂妄稱天子公綽捕而殺之敬宗即位加檢校左僕射
寶曆元年入為刑部尚書二年案紀當是授邠州刺史
邠寧慶節度使所部有神策諸鎮屯列要地承前不受
節度使制置遂致北虜深入公綽上疏論之因詔諸鎮
皆稟邠寧節度使制置三年入為刑部尚書京兆人有
姑鞭婦致死者府斷以償死公綽議曰尊嚴卑非鬪且
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減死大和四年復檢
校左僕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是歲
北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匹來市託云入貢所經
州府守帥假之禮分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於外懼其

襲奪太原故事出兵送之暢及界上公綽使牙將祖考
恭單馬勞問待以修好之意暢感義出涕徐驅道中不
妄馳獵及至闕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禮及市馬而還
不敢侵犯陜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
綽至鎮召其酋朱邪執誼直抵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
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禦匈奴其妻母來太原
者請梁國夫人對酒食問遺之沙陀感之深得其効六
年以病求代三月授兵部尚書徵還京師四月卒以病
授兵部尚書不任朝請忽顧左右召故吏韋長衆謂屬
諉以家事及長至乃曰為我自宰相徐州專殺李德親
吏非用高瑀不能安因瞑目贈太子太保諡曰成
不復語後二日卒年六十八
諡元

唐書卷六 柳公綽

九

公綽天資仁孝初丁母崔夫人之喪三年不沐浴事繼
親薛氏三十年姻戚不知公綽非薛氏所生外兄薛宮
早卒一女孤配張毅夫資遺甚於己子嘗曰吾莅官未
於人子孫性端介寡合與錢徽蔣又杜元穎薛存誠文
其昌乎雅相知交情款密凡六開府幕得人尤盛錢徽掌貢之
年鄭朗覆落公綽將赴襄陽首辟之朗竟為名相盧簡
辭崔瓌夏侯孜韋長李績李拭皆至公卿為吏部侍郎
與舅左丞崔從同省人士榮之子仲郢弟公權公諒
仲郢字論蒙母韓即卓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元
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嚙以助勤長工文
和十三年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牛僧孺鎮江

夏辟為從事仲郢有父風動修禮法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能及此入為監察御史五年遷侍御史富平縣人李秀才籍在禁軍誣鄉人斫父墓柏射殺之法可以專殺論文宗以中官所庇決杖配流右補闕蔣係上疏論之不省仲郢執奏曰聖王作憲殺人有必死之令聖明在上當官無壞法之臣今秀才犯殺人之科愚臣備監決之任此賊不死是亂典章臣雖至微豈敢曠職其秀才未敢行決望別降敕處分乃詔御史蕭傑監之傑又執奏帝遂詔京兆府行決不用監之然朝廷嘉其守法會昌中三遷吏部郎中李德裕頗知之武宗有詔減

唐書卷六十一

十一

冗官吏部條疏欲牒天下州府取額外官員仲郢曰諸州每冬申闕何煩牒邪俸門頓塞仲郢條理旬日減一千二百員時議為愜遷諫議大夫五年淮南秦吳湘獄御史崔元藻覆案得罪仲郢上疏理之人皆危懼德裕知其無私益重之武宗築望仙臺仲郢累疏切諫帝召諭之曰聊因舊趾增葺媿卿忠言德裕奏為京兆尹謝日言曰下官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門館德裕不以為嫌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貿易用之禁私製者北司史人粟違約仲郢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政號嚴明時廢淨圖法以銅像鑄錢仲郢為京畿鑄錢使錢工欲於模加新字仲郢止之唯淮南加

新字新書淮南鑄會昌字案食貨志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為京錢宣宗即位盡然會昌之政新錢以字可辨復鑄為像據此則非新字及會昌字且不獨於淮南矣後竟為僧人取之為像設鍾磬紇干泉訴表甥劉詡毆母詡為禁軍小校仲郢不俟奏下杖殺為北司所譖改右散騎常侍權知尚書吏部銓事德裕頗抑進士科仲郢無所徇是時以進士選無受惡官者又當調者持闕簿令自開即擬唱吏無能為姦宣宗即位德裕罷相出仲郢為鄭州刺史周墀自江西移鎮滑臺過鄭觀其境內大理甚獎之俄而墀入輔政遷為河南尹莅事踰月召拜戶部侍郎居無何墀罷知政事同列有疑仲郢與墀善左授祕書監數月復出為河南尹以寬惠為政言事者以為

唐書卷六十一

十一

不類京兆之政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為先郡邑之治惠養為本何取類也大中年轉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孔目吏邊章簡者以貨交近倖前後廉使無如之何仲郢因事決殺部內肅然不俟行法而自理在鎮五年美績流聞徵為吏部侍郎入朝未謝改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有劉習者以藥術進詔署鹽官仲郢以為醫有本色官若委錢穀名分不正帝悟乃賜緘遣還大中十二年罷使守刑部新書尚書咸通初轉兵部加金紫光祿大夫河東男食邑三百戶案紀大年俄出為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鳳州刺史盧方又封以輕罪決部民數日而斃其妻列訴又旁引他吏械繫

滿獄仲郢召其妻謂之曰刺史科小罪誠人但本非死刑雖未出辜其實病死罰方又百直繫者皆釋郡人深感之因決賊吏過當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南鄭令權奕以罪仲

郢杖之六日死雷州刺史踰年為虢州刺史數月檢校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盜發先人墓棄官歸華原除

華州刺史不拜數月咸通五年以本官為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授節鉞於華原別墅卒於鎮初仲郢自

拜諫議後每遷官羣鳥大集於昇平里第廷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為候唯除天平鳥

不集仲郢嚴禮法重氣義嘗感李德裕之知大中朝李

唐書卷六 柳公綽 三

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取德裕兄子從質為推官

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贍南宅令狐絢為宰相頗不悅仲郢與絢書自明其要云任安不去常自媿於昔人吳

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增痛惻絢深感歎尋與從質正員官仲郢以

禮法自持私居未嘗不拱手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為大鎮廩無名馬衣不薰香父子更九鎮五為京兆再為河

貪吏濟單弱每早潦必貸南皆不奏瑞不度浮屠急於摘不能自歸者斥稟為婚嫁在朝非慶弔不至宰相第其

迹畧退公布卷不捨晝夜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相同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已來南北史再鈔手鈔分門三

十卷號柳氏自備又精釋典瑜伽智度大論皆再鈔自餘佛書多手記要義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撰尚書二

十四司箴韓愈柳宗元深賞之有文集二十卷子璞珪璧珪璞字韜玉學不營仕著春秋三氏異同義又述天

後序述紀甲麻為得寶自餘史家皆差蔣係以為然終

著作 珪字鎮方新書字大中五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早卒

杜崇鎮西川表在幕府久乃至會崇從淮南歸其積俸珪不納崇舉故事為言卒辭之以藍田尉直宏文館遷

唐書卷六 柳公綽 三

人韓琮李商隱嘉之馬植鎮陳許辟為掌書記又從植

汴州李瓚鎮桂管奏為觀察判官軍政不愜璧極言不納拂衣而去桂府尋亂入為右補闕再轉屯田員外郎僖宗幸

蜀召充翰林學士累遷諫議大夫充職

珪應兩經舉釋褐祕書正字又書判拔萃高湜辟為度支推官踰年拜右新書補闕湜出鎮澤潞奏為節度副

使人為殿中侍御史李蔚鎮襄陽辟為掌書記湜再鎮澤潞復為副使人為刑部員外郎湜為亂將所逐貶高

要尉珪三上疏申理湜見疏本歎曰我自辨析亦不及

此尋出為廣州節度副使解中橋熟既明年黃巢陷廣

州郡人鄧承勳以小舟載玳脫禍召為起居郎賊陷長

安為刃所傷出奔行在再遷中書舍人歷諫議給事中御史位

至御史大夫文德元年至以吏部侍郎召修國史拜御史

諳玳脫碎非廊廟器乃止坐事貶瀘州批嘗著書誠其

子弟曰夫門地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已一

事有墜先訓則罪大於他人雖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

以見祖先於地下不可恃者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

所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

承世胄者修已不得不懇為學不得不堅夫人生世以

慶書百六 柳公綽

古

無能望他人用以無善望他人愛用愛無狀則曰我不

遇時時不急賢亦由農夫鹵莽而種而怨天澤之不潤

雖欲弗餒其可得乎予幼聞先訓講論家法立身以孝

悌為基以恭默為本以畏怯為務以勤儉為法以交結

為末事以氣義為凶人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敬百行

備疑身之未周三緘密慮言之或失廣記如不及求名

如儻來去去與驕庶幾滅過莅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

以言守法守法而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

廩祿雖微不可易黎吐之膏血夏楚雖用不可恣褊狹

之習襟憂與福不借潔與富不並比見門家子孫其先

正直當官耿介特立不畏強禦及其衰也唯好犯上更

無他能如其先遜順處已和柔保身以遠悔尤及其衰

也但有暗劣莫知所宗此際幾微非賢不達夫壞名災

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

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

道惜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

其三勝已者厭之佞已者悅之唯樂戲譚莫思古道聞

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

徒在厮養何殊其四崇好慢遊耽嗜麴蘖以銜杯為高

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

慶書百六 柳公綽

古

暱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眾怒羣猜鮮有存者茲

五不是甚於瘞疽瘞疽則砭石可瘳五失則巫醫莫及

前賢炯戒方冊具存近代覆車聞見相接夫中人已下

修辭力學者則躁進患失思展其用審命知退者則業

荒文蕪一不足採唯上智則研其慮博其聞堅其習精

其業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苟異於斯豈為君子董生有

在門者者在問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

與命位豐約不假問龜著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

里崔山南瑄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會祖母長孫夫

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縱并拜於堂

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

仁婦子孫皆得如婦孝然則崔之門安得不大乎東都

元同選尚書之先為婿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
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議無以為衣食資願下髮為
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厚豐必有令匹子孫將獨天
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荆門則裴齋裝以迎矣今
勢利之徒捨信誓如反掌則裴之考衍乃天之報施也
余舊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
截夕食齋荀瓠而已皆保重名於世永寧王相國涯居
位實氏女歸請曰玉工貨銀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
錢豈於女惜為馮球外郎妻首飾准日為郎吏妻首飾
復言後錢其可久乎馮謝未幾馮晨賈賈未出有二
七十萬錢召奴責之奴泣謝未幾馮晨賈賈未出有二
馮愛賈召奴責之奴泣謝未幾馮晨賈賈未出有二
青衣齋銀器出日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杯馮悅盡舉
之俄病渴且咽因暴卒賈為歎息出涕卒不知其由明
年王賈皆遭禍噫王以珍玩為物之妖信知言矣而不
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邪馮以卑位貪貨不能正其
家忠於所事不能保其身不足言矣賈之奴害客於精
庶間而不知欲始終富貴其可得乎舒相國元與與李
繁有隙為御史鞠譙獄窮致繁罪後舒亦及禍今世人
盛言宿業報應曾不思履考祥事歟夫名門右族莫

唐書卷一百一十六 柳公綽

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
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
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比見諸家於吉凶禮制有疑者
多取正焉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構之重屬於後生夫
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為根株正宜剛毅為柯葉有柯無
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
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醴醬可一日無哉 初公綽理家甚嚴子弟克稟誠訓

言家法者世稱柳氏云

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為辭賦元和初進士擢第
釋褐祕書省校書郎李聽鎮夏州辟為掌書記穆宗卽
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蹟思之
久矣卽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遷右補闕司封
員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

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歷穆敬文三朝侍書
中禁公綽在太原致書于宰相李宗閔云家弟苦心辭
藝先朝以侍書見用頗偕工祝心實恥之乞換一散秩
乃遷右司郎中累換司封兵部二郎中宏文館學士文
宗思之復召侍書遷諫議大夫俄改中書舍人充翰林
書詔學士每浴堂召對繼燭見跋語猶未盡不欲取燭
宮人以蠟淚揉紙繼之從幸未央宮苑中駐輦謂公權
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
訖公權前奉賀上曰單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
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

唐書卷一百一十六 柳公綽

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悅激賞久之便殿對六學士上語
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
之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畱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
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
同對為之股慄公權辭氣不可奪帝謂之曰極知舍人
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有諍臣風采却授卿諫議大夫
翼日降制以諫議知制誥學士如故開成三年轉工部
侍郎充職嘗入對上謂曰近日外議如何公權對曰自
郭收除授邠寧物議頗有臧否帝曰收是尚父之從子
太皇太后之季父在官無過自金吾大將授邠寧小鎮

何事議論邪公權曰以收勲德除鎮攸宜人情論議者言收進二女人宮致此除拜此信乎帝曰二女人宮參太后非獻也公權曰瓜李之嫌何以戶曉因引王珪諫太宗出廬江王妃故事帝即令南內使張日華送二女還收公權忠言匡益皆此類也累遷學士承旨武宗即位罷內職授右散騎常侍宰相崔瑛用為集賢學士判院事李德裕素待公權厚及為珙奏薦頗不悅左授太子詹事改賓客累遷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河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復為左常侍國子祭酒歷工部尚書

進至太子少師大中十三年天子元會公權稍老志先羣臣稱賀占奏忽謬御史劾之奪一季俸議者恨其不

屬

咸通初改太子少傅改少師以太子太保致仕居三品二品

班三十年六年卒贈太子太師時年八十八公權初學

王書徧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

臣家碑版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為不孝外夷入貢皆

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

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為得意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

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

閣生微涼時丁袁五學士皆屬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

辭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字方圓五寸

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大中初轉少師中謝

宣宗召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元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真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綵餅盤等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為勲戚家碑版問遺歲時鉅萬多為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別貯酒器杯盃一筭絨膝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權哂曰銀杯羽化耳不復更言所寶唯筆硯圖書自扁鐻之常評硯以青州石末為第一言墨易冷絳州黑硯次之尤精左氏傳國

屬書言六柳公綽

九

語尚書毛詩莊子每說一義必誦數紙性曉音律不好奏樂常云聞樂令人驕怠故也

公綽伯父子華永泰初為嚴武西蜀判官奏為成都令

累遷池州刺史入為昭應令知府東十三縣捕賊代宗

華清宮先命完葺欲以子華為京兆少尹尹惡其剛方沮解之遂為昭應令尋檢校金部郎

中修葺華清宮使設棘圍於市狗邑中曰民有得華清

死不終日已山積矣營辦畧足宰相元載有別墅以奴

主務自稱即將怙勢縱暴租賦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

謂收付獄劾發宿罪杖死之一元載欲用為京兆尹未

拜而卒自知死日預為墓志有知人之明公綽生三日視之謂其弟子温曰保惜此兒福祚吾兄弟不能及興

吾門者此兒也因以起之為公綽字子華二子公度公器

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温耳位止光祿少卿公器子遵遵子璨璨仕至宰相自有傳

崔元亮字晦叔山東磁州昭義人也元亮貞元十一年

登進士第從事諸侯府性雅澹好道術不樂趨競久遊

江湖父喪客高郵臥苦終制地至元和初因知己薦達

入朝再遷監察御史轉侍御史累轉駕部出為密湖曹

三郡刺史出為密湖二州刺史獻人馬牛生積弊官籍

唐書百六 崔元亮 于

處輸租者苦之下令許計斛輸錢每一遷秩謙讓輒形

於色大和初入為太常少卿四年拜諫議大夫中謝日

面賜金紫朝廷推其名望遷右散騎常侍來年宰相宋

申錫為鄭注所構獄自內起京師震懼元亮首率諫官

十四人詣延英請對與文宗往復數百言文宗初不省

其諫欲寘申錫於法元亮泣奏曰孟軻有言眾人皆曰

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

然後察之方寘於法今至聖之代殺一凡庶尚須合於

典法况無辜殺一宰相乎臣為陛下惜天下法實不為

申錫也言訖俯伏嗚咽文宗為之感悟元亮繇此名重

於朝七年以疾求為外任宰相以宏農便其所請乃授

檢校左散騎常侍虢州刺史是歲七月卒於郡所年六

贈禮部尚書中外無不歎惜元亮晚好黃老清靜術故所居

便近皆葬兩都吾族未嘗遷當歸始元亮登第純亮寅

亮相次升進士科藩府辟召而元亮最達元亮孫貽孫

位至侍郎

温造字簡輿河內人祖景倩南鄭令父輔國太常丞大

四世孫信字輔國以字行安祿山亂往見平原太守顏

真卿助為守計李光弼厚遇之後居鄴薛嵩薦之朝授

太常丞一謝嵩即去屏造幼嗜學不喜試吏自負節概

少所降志隱居王屋以漁釣逍遙為事人號其居壽州

刺史張建封聞風致書幣招延造欣然謂所親曰此可

人也徒家從之建封動靜咨詢而不敢廢以職任及建

封授節彭門造歸下邳有高天下之心建封恐一旦失

造乃以兄女妻之時李希烈方悖侵寇藩鄰屢陷郡邑

天下城鎮恃兵者從而動搖多逐主帥自立畱後邀求

節鉞德宗患之以范陽劉濟方輸忠款但未能盡達朝

廷倚賴之意乃密詔建封選特達識畧之士往喻之建

封乃強署造節度參謀使於幽州造與語未訖濟俯伏

流涕曰濟僻在遐裔不知天子神聖大臣忠盡願得率

先諸侯效以死節造還建封以其名上聞德宗愛其才

唐書百六 温造 于

于

召至京師謂之曰卿誰家子年復幾何造對曰臣五代祖大雅外五代祖李勣臣犬馬之年三十有二德宗奇之欲用為諫官以語泄事寢後去隱東都烏重胤奏置幕府長慶元年授京兆府司錄參軍奉使河朔稱旨遷殿中侍御史既而幽州劉總請以所部九州聽朝旨穆宗選可使者或薦造帝召而謂之曰朕以劉總輸忠雖書詔便蕃未盡朕之深意以卿素能辦事為朕此行造對曰臣府縣走吏初授憲職望輕事重恐辱國命無能論旨帝曰我在東宮時聞劉總請觀及我卽位比年上書不絕及約以行期卽瘖默不報卿識機知變往喻我懷無多讓也乃

唐書百六 溫造

三

拜起居舍人賜緋魚袋充太原鎮州幽州宣諭使造初至范陽劉總具橐鞬郊迎乃宣聖言示以禍福總俯伏流汗若兵加於頸矣及造使還遷殿中侍御史總遂移家入覲朝廷遂以張宏靖代之及朱克融逐宏靖鎮州殺田宏正朝廷用兵乃先令造以起居舍人銜命河東魏博澤潞深冀易定等道喻以軍期事皆稱旨俄而坐與諫議大夫李景儉史館飲酒景儉醉謁丞相出造為朗州刺史在任開後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獲利乃名為右史渠居四年召拜侍御史請復置彈事朱衣豸冠於外廊大臣阻而不行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違制進馬

一百五十匹造正衙彈奏祐股戰汗流祐私謂人曰吾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吁可畏哉遷左司郎中再知雜事尋拜御史中丞大和二年十一月宮中昭德寺火寺在宣政殿東隔垣火勢將及火延禁中野狐落野狐落者宮人所居也死者數百人宰臣兩省京兆尹中尉樞密皆環立於日華門外令神策兵士救之晡後稍息是日唯臺官不到造奏曰昨宮中遺火緣臺有繫囚恐緣為姦追集人吏隄防所以至朝堂在後臣請自罰三十直其兩巡使崔蠡姚合火滅方到請別議責罰敕曰事出非常臺有囚繫官曹警備亦為周慮卽合待罪

唐書百六 溫造

三

朝堂候取進止量罰自許事涉乖儀溫造姚合崔蠡各罰一月俸料造性剛褊人或激觸不顧貴勢以氣凌藉嘗遇左補闕李虞於街怒其不避捕祇承人決脊十下左拾遺舒元褒等上疏論之曰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溫造蔑朝廷典禮凌陛下侍臣恣行冒臆曾無畏忌凡事有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亂由之生遺補官秩雖卑陛下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繩前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逢造乃曳去引馬知制誥崔咸與造相逢造又捉其從人當時緣不上聞所以暴

犯益甚臣聞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擬之嫌若不糾繩實虧彝典敕曰憲官之職在指佞劾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職在獻可替否不在道路相高並列通班令知名分如聞喧競亦以再三既招人言甚損朝體其臺官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行道逢即祇揖而過其參從人則各隨本官之後少相辟避勿言衝突又聞近日已來應合導從官事力多者街衢之中行李太過自今後傳呼前後不得過三百步然造之舉奏無所吐茹朝廷有喪不以禮配不以類者悉劾之獲偽官王

唐書百六 溫造

三

果等九十餘人杖殺南曹吏李寶等六人刑於都市遷尚書右丞加大中大夫封祁縣開國子賜金紫四年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文宗以造氣豪嫉惡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造辭赴鎮以興元兆亂之狀奏之文宗盡悟其根本許以便宜從事帝慮用兵勞費造奏曰臣計諸道征蠻之兵已迴俟臣行程至褒縣望賜臣密詔使受約束比臣及興元諸軍相續而至臣用此足矣乃授造手詔四通神策行營將董重質河中都將溫德彝邵陽都將劉士和等咸令稟造之命造行至褒城會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回謁見造

即畱以自衛密與志忠謀又召亞將張丕李少直各諭其旨暨發褒城以八百人為衛隊五百人為前軍前軍入府分守諸門造下車置宴所司供帳於廳事造曰此隘狹不足以饗士卒移之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志忠兵周環之造曰吾欲問新軍去住之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錯雜勞問既畢傳言令坐有未至者因令昇酒巡行及酒匝未至者皆至牙兵圍之亦合坐卒未悟席上有先覺者揮令起造傳言叱之因帖息不敢動即召坐卒詰以殺絳之狀志忠張丕夾階立拔劍呼曰殺圍兵齊奮其賊首教練使邛鑄等并官健千人皆斬首血流四注

唐書百六 溫造

三

監軍楊叔元在座遽起求哀擁造靴以請命遣兵衛出之以俟朝旨敕旨配流康州叔元始激兵亂者也人以造不戮為恨其親刃絳者斬一百斷號令者斬三斷餘並斬首內一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王景延趙存約等並投屍於江以功就加檢校禮部尚書五年四月人為兵部侍郎以耳疾求退七月檢校戶部尚書東都畱守判東都尚書省事東畿汝防禦使造至洛中九月制改授河陽懷節度觀察等使造以河內膏腴民戶凋瘵奏開浚懷州古秦渠枋口堰役工四萬漑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餘頃七年紀八年此誤十一月入為御史大夫造初赴鎮漢中

遇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乃禱雞翁山祈晴俄而疾風驅雲即時開霽文宗嘗聞其事會造人對言之乃詔封雞翁山為侯方倚以相會疾不能朝九年五月轉禮部尚書其年六月病卒時年七十贈右僕射有文集八十卷造於晚年

積聚財貨一無散施時頗譏之兄遜弟遜遜長慶大和中累以拾遺補闕召不應子璋嗣璋以蔭入仕累佐使府歷三郡刺

史應遜嘗為邑宰解印綬去子璋嗣璋以蔭入仕累佐使府歷三郡刺

徐泗節度使徐州牙卒曰銀刀軍頗驕橫璋至誅其惡者五百餘人自是軍中畏法璋政嚴明懼之相率入為

京兆尹持法太深豪右一皆屏迹加檢校吏部尚書會同昌公

主薨懿宗怒殺醫官其家屬宗枝下獄者三百人璋上疏切諫以為刑法太深帝怒貶璋振州司馬制出璋歎

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夜自縊而卒新書仰藥死

郭承嘏字復卿曾祖尚父汾陽王祖暉諸衛將軍父鈞承嘏生而秀異乳保之年即好筆硯比及成童能通五

經元和四年禮部侍郎張宏靖知其才擢升進士第累辟使幕歷渭南尉入朝為監察御史遷起居舍人丁內

艱以孝聞終喪為侍御史職方兵部二員外郎兵部郎中大和六年拜諫議大夫頻上疏言時政得失文宗以

鄭注為太僕卿承嘏論諫激切注甚懼之本官知匭院事九年轉給事中開成元年出為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詔下兩省迭詣中書求承嘏出麾之由給事中盧載

封還詔書奏曰承嘏自居此官繼有封駁能奉其職宜在瑣闥牧守之才易為推擇文宗謂宰臣曰承嘏久在

黃扉欲優其祿俸暫令廉問近關而諫列拜章惜其稱職甚美事也乃復為給事中文宗以淮南諸道累歲大

早租賦不登國用多闕及是以度支戶部分命宰臣鎮之承嘏論之曰宰相者上調陰陽下安黎庶致君堯舜

致時清平俾之閱簿書算緡帛非所宜也帝深嘉之遷刑部侍郎時因朔望以刑法官得對文宗從容顧問恩

禮甚厚未及大用以二年二月卒承嘏身歿之後家無餘財喪祭所費皆親友共給而後具搢紳之流無不痛

惜贈吏部尚書

殷侑陳郡人父懌侑為兒童時勵志力學不問家人資產及長通經以講習自娛貞元末以五經登第精於歷

代沿革禮元和中累為太常博士時迴紇請和親朝廷計費五百萬緡朝廷方用兵伐叛費用百端欲緩其期

乃命宗正少卿李孝誠奉使宣諭以侑為副侑謹重有節概臨事俊辯既至虜庭可汗初待漢使盛陳兵甲欲

一第... 冊 實修四庫全書第 30 版及內

臣漢使而不答拜侑堅立不動宣諭畢可汗責其倨宜言欲留而不遣行者皆懼侑謂虜使曰可汗是漢家子婿欲坐受使臣拜是可汗失禮非使臣之倨也可汗憚其言卒不敢逼使還拜虞部員外郎王承宗拒命遣侑銜命招諭之承宗尋稟朝旨獻德棣二州遣二子入朝遷侑諫議大夫凡朝廷之得失悉以陳論前後上八十四章以言激切出爲桂管觀察使寶歷元年檢校右散騎常侍洪州刺史充江西觀察使所至以潔廉著稱入爲衛尉卿文宗初卽位滄州李同捷叛而王廷湊助逆欲加兵鎮州詔五品以上都省集議時上銳於破賊宰

唐書百六 殷侑

天

臣莫敢異議獨侑以廷湊再亂河朔方徇招懷雖附兇徒未甚彰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其疏末云伏願以宗社安危爲大計以善師攻心爲神武以含垢安人爲遠圖以網漏吞舟爲至誠文宗雖不納深所嘉之滄景平以侑嘗爲滄州行軍司馬大和四年加檢校工部尚書滄德齊觀察使時大兵之後滿目荆榛遺骸蔽野寂無人煙侑不以妻子之官始至空城而已侑攻苦食淡與士卒同勞苦周歲之後流民襁負而歸侑上表請借耕牛三萬以給流民乃詔度支賜綾絹五萬匹買牛以給之數年之後戶口滋饒倉廩盈積人皆忘亡初州兵三

萬悉取給於度支侑一歲而賦入自贍其半二歲而給用悉周請罷度支給賜而勸課多方民吏胥悅上表請立德政碑以功加檢校吏部尚書侑以郭下清池縣在子城北非便奏移於南郭之內六年入爲刑部尚書尋復檢校吏部尚書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天平軍節度鄆曹濮觀察等使自元和末收復師道十二州爲三鎮朝廷務安反側征賦所入盡留贍軍貫緡尺帛不入王府侑以軍賦有餘賦不上供非法也乃上表起大和七年請歲供兩稅榷酒等錢十五萬貫粟五萬碩詔曰鄆曹濮等州元和已來地本殷實自分三道十五餘年

唐書百六 殷侑

天

雖頒詔書竟未入賦殷侑承兵戈之後當歎早之餘勤力奉公謹身守法纔及周歲以致阜安而又體國輸忠率先入貢成三軍奉上之志陳一境樂輸之心尋有表章良用嘉歎尋就加檢校右僕射九年御史大夫温造劾侑不由制旨增監軍俸入賦斂於人上不問以庚承宣代還其年濮州錄事參軍崔元武於五縣人吏率斂及縣官料錢以私馬擡估納官計絹一百二十四匹大理寺斷三犯俱發以重者論祇以中私馬爲重止令削三任官而刑部覆奏令決杖配流獄未決侑奏曰法官不習法律三犯不同卽坐其所重元武所犯皆枉法取受

準律枉法十五匹已上絞律疏云卽以贓致罪頻犯者
並累科據元武所犯令當入處絞刑疏奏元武依刑部
奏決六十流賀州乃授侑刑部尚書八月檢校右僕射
復爲天平軍節度使上以溫造所奏深文故也開成元
年復召爲刑部尚書時初經李訓之亂上問侑治安之
術侑極言委任責成宜在朝之耆德新進小生無宜輕
用帝深嘉之賜錦綵三百匹及中謝又令中使就第賜
金十斤初鹽鐵度支使屬官悉得以罪人繫在所獄或私置牢院而州縣不聞知歲千百數不時決侑奏許州縣糾列所繫申本道觀察使并具獄上聞許之賜黃金十斤以酬直言涇原節度使朱叔夜坐侵牟士卒贓數萬家畜兵器罷爲左武衛大將軍侑薄其罪天子由是疏之賜叔夜死其年七月檢校

唐書卷六 殷侑

三

左僕射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坐減兵不二先論啓

年三月以病求代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十一月復檢

校右僕射出爲忠武節度陳許蔡觀察等使三年七月

卒於鎮時年七十二贈司空侑以通經入仕觀風撫俗

所莅有聲而晚年急於大用稍通權倖物望減於往時

子羽大和五年登進士第藩府辟召不至通顯子盈孫

盈孫乾符末爲成都掾駕在西川用爲太常博士禮學

有祖風光啓二年冬隨駕自成都還三年二月駐蹕鳳

翔時宗廟爲賊所焚車駕至京告享無所四月盈孫謂

宰執曰太廟十一室并祧廟八室及三太后三室因光

啓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車駕出宮其緣室法物神主
本司載行至鄠縣並被盜剽奪皇帝還宮合先製造宰
相鄭延昌奏曰太廟大殿二十二間功績至大計料支
費不少兼宗廟制度損益重難今未審依元料修奉爲
復別有商量敕付禮院詳議時博士四人杜用勵在利
州崔澄在河中封舜卿在巴南獨盈孫獻議曰太廟制
度歷代參詳皆符典經難議損益謹案舊制十一室二
十三間十一架垣墉廣袤之度堂室淺深之規階陛等
級之差棟宇崇低之則前古所謂奢不能侈儉不能踰
者也今以朝廷帑藏方虛費用稍廣須資變禮將務從

唐書卷六 殷侑

三

宜固不可易前聖之規模狹太廟之制度當憑典實別

有參詳謹案至德二年以太廟方修新作神主於長安

殿安置便行饗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俟廟成方爲

遷附當時議論無所是非竊知今者京城除大內正衙

外別無殿宇伏聞先有詔旨且以少府監大廳權充太

廟伏緣十一室於五間之中陳設隘狹伏請接續廳之

兩頭成一十室薦饗之三太后廟卽於監內西南別取

屋宇三間且充廟室候太廟修奉畢日別議遷附敕旨

依奏其神主法物樂懸皆盈孫奏重修製知禮者稱爲

博洽龍紀元年十一月昭宗郊祀圓丘兩中尉楊復恭

及兩樞密皆請朝服盈孫上疏曰臣昨赴齋宮見中尉樞密內臣皆具朝服臣尋前代及國朝典令無內官朝服製度伏以皇帝陛下承天御歷聖祚中興祇見宗祧克陳大禮皆稟高祖太宗之成制必循虞夏商周之舊經軒冕服章式遵彝憲若內官要衣朝服令依所守官本品之服事雖無據粗可行之臣忝禮司合具陳奏時中貴皆如宰相大臣朝服故盈孫論之帝雖不從嘉其所守轉祕書少監終大贈吏部理卿卒尚書徐晦字大章進士擢第登直言極諫制科授櫟陽尉皆自楊憑所薦及憑得罪臨賀尉交親無敢祖送者獨晦

唐書百六 徐晦

三

送至藍田與憑言別時故相權德輿與憑交分最深知晦之行因謂晦曰今日送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晦曰晦自布衣受楊公之眷方茲流播爭忍無言而別如他日相公為姦邪所譖失意於外晦安得與相公輕別德輿嘉其真懇大稱之於朝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為監察晦白夷簡曰生平不踐公門公何取信而見獎拔夷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由是知名歷殿中侍御史尚書郎出為晉州刺史入拜中書舍人寶歷元年出為福建觀察使二年入為工部侍郎出為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大和四年徵拜兵部侍

郎五年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晦性強直不隨世態當官守正唯嗜酒太過晚年喪明乃至沈廢以禮部尚書致仕開成三年三月卒贈兵部尚書

史臣曰溫柳二公以文行飾躬砥礪名節當官守法侃侃有大臣之節而竟不登三事位止正卿所以知公輔之量以和為貴漢武帝畏汲黯而相孫宏太宗重魏徵而委元齡其旨遠也韋崔名士薦賢致主綽有古風殷司空治民斯為循吏而忠規壯節至晚不衰徐郭謹言鬱為佳士如數君者實為令人

唐書百六 徐晦

三

拔晦叔匡將徐郭之議金玉鏘鏘

唐書卷第二百十六

唐書卷第二百十七

列傳三十七

元稹 龐嚴

白居易

弟行簡 從弟敏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後魏昭成皇帝稹十代祖也兵部尚書平昌公巖六代祖也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悱南頓丞父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以稹貴贈左僕射稹八歲喪父其母鄭夫人賢明婦人也家貧為稹自授書教之書學稹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四調判入第四等授秘書省校書郎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為第一元和元年四月也制下除右新書拾遺稹性鋒銳見事風生既居諫垣

唐書百十七 元稹

一

不欲碌碌自滯事無不言即日上疏論諫職又以前時王叔文王伾以猥褻待詔蒙幸太子永貞之際大撓朝政是以訓導太子宫官宜選正人乃獻教本書曰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冒昧殊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則讒入有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邪俾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為之習目不得閱淫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

凌亂之音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游不得縱追禽逐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為也亦將不得見之矣及其長而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已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彼庸佞違道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遊馬逸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

唐書百十七 元稹

二

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宮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日恣睢天下以為貴莫見其面以為尊天下之人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秦之寵丞相也因讒冤死無所自明而況於疎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

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資甚美才可以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弑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爲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始畧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鄰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遊習卽位之後雖遊宴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皆宰相

唐書卷之元稹

三

兼領其餘宮僚亦甚重焉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疎賤之用至母后臨朝翦棄王室當中廢二聖勤勞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旣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吐扶衛之一辭而令醫匠安金臧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也邪兵興已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聵不任事者爲之卽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論贊議之徒疎冗散賤之甚者搢紳恥由之夫以匹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成之豈天下之元良而可以疾廢眊聵不知書者爲之師乎疎冗散賤不適

用者爲之友乎此何不及上古之甚也近制宮僚之外往往以沈滯僻老之儒充侍直侍讀之選而又疎棄斥逐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傅成道德而保養其身躬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佑祚我唐德以舜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爲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之中才而又生於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資肇臨海內是天下之人傾耳注心之日

唐書卷之元稹

四

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擇宮僚皆用博厚宏深之儒而又明達機務者爲之更相進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子聚諸生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嚴師問道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徹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去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已備則資遊習之善以宏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豈直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磐石之勢也又

豈與夫魏晉以降囚賊其兄弟而翦其本枝者同年而

語哉憲宗覽之甚悅又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疏

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疏

遠之人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諱者殺犯

左也人君始與一二近習決事深宮中羣臣莫得與此

而進也人君始與一二近習決事深宮中羣臣莫得與此

幸於上乎吾將直言以行矣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欲來天

忠貢於上吾將直言以行矣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欲來天

心人樂得其所戴其通合天下之賢志治萬物之

之為亂可得乎及夫進計者入而直言者戮則天下

其終乎非其小人則擇利日吾君所惡者拂心逆耳吾將

不聞若此則非十步之由是進見者革而不內言事者寢而

欲不亂可得哉太宗初即位天下莫有言者孫伏伽以

極不能激上之盛意會不以是論事者唯懼言不直諫不

議可否則於前四方言盡其失於外不數年大治豈文皇獨

安惡戮辱於上哉蓋今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

也豈獨文皇甘逆而進之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

亡之禍大矣思為子孫建永安計也為後嗣者其可順而

朝意而茂文皇之子孫建永安計也為後嗣者其可順而

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已而受賞者左

前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封執諫而蒙勸者設諫鼓置

深勵精求治豈言而不對不致蓋下不能有所發明承

願問者獨一二執政對不見能奉而罷豈暇陳治安議教

化哉他日有司或時召見僅能奉而罷豈暇陳治安議教

之智日有獻可替否者今陛下當致治之初而王魏輔翼

計者歲無一人豈非羣下因循諸王固磐石三出宮人

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邪本二封諸王固磐石三出宮人

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六次對羣臣廣聰明七

復正衙奏事入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入

詔書種諫詔令數又論西北邊事皆朝政之大者憲宗

易不能信天下又論西北邊事皆朝政之大者憲宗

召對問方畧為執政所忌出為河南縣尉丁母憂服除

拜監察御史四年奉使東蜀劾奏故劍南東川節度使

嚴礪違制擅賦又籍沒塗山甫等吏民八十八戶田宅

一百一十一奴婢二十七人草千五百束錢七千貫時

礪已死七州刺史皆責罰礪雖舉職而執政有與礪厚

者惡之使還令分務東臺浙西觀察使韓皋封杖決湖

州安吉令孫澥四日內死徐州監軍使孟昇卒節度使

王紹傳送昇喪柩還京給券乘驛仍於郵舍安喪柩積

並劾奏以法河南尹房式為不法事積欲追攝擅令停

務既飛表聞奏罰式一月俸仍召積還京宿敷水驛內

官劉士元新書仇後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戶積襪而走

廳後士元追之後以箠擊積傷面執政以積少年後輩

務作威福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李絳崔羣白居易積聰

警絕人年少有才名與太原白居易友善工為詩善狀

詠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白衣冠士子至閭

閭下俚悉傳諷之號為元和體既以俊爽不容於朝流

放荆蠻者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貶江州司馬積量移

通州司馬雖通江懸邈而二人來往贈答凡所為詩自

有三十五韻乃至百韻者江南人士傳道諷誦流聞
闕下者里巷相傳爲之紙貴觀其流離放逐之意靡不
悽惋十四年自虢州長史徵還爲膳部員外郎宰相令
狐楚一代文宗雅知稹之辭學謂稹曰嘗覽足下製作
所恨不多遲之久矣請出其所有以豁予懷稹因獻其
文自敘曰稹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岐強由科試及有
罪譴棄之後自以爲廢滯潦倒不復爲文字有聞於人
矣曾不知好事者挾摘芻蕘塵瀆尊重竊承相公特於
廊廟間道稹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踊
慙覲無地稹自御史府謫官於今十餘年矣閒誕無事

唐書卷七 元稹

七

遂專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句千餘首其間感物寓
意可備矇瞽之風者有之辭直氣麤罪尤是懼固不敢
陳露於人唯杯酒光景間屢爲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
以爲律體卑庠格律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
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而病未能
也江湖間多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放效
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辭皆目爲元和詩
體稹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詩就中愛驅駕
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
生自審不能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辭名爲次韻

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自爾江湖間爲詩者復相放效力
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
篇亦目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
於稹嘗以爲雕蟲小事不足以自明始聞相公記意累
句已來實慮糞土之牆庇之以大厦使不復破壞永爲
版築者之誤輒寫古體歌詩一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
一百首爲五卷奉啓跪陳或希構厦之餘一賜觀覽知
小生於章句中櫟櫨榱桷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
逶迤不爲無用矣楚深稱賞以爲今代之鮑謝也穆宗
皇帝在東宮有妃嬪左右嘗誦稹歌詩以爲樂曲者知

唐書卷七 元稹

八

稹所爲嘗稱其善宮中呼爲元才子荆南監軍崔潭峻
甚禮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嘗徵其詩什諷誦之長慶初
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辭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問
稹安在對曰今爲南宮散郎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
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辭誥所出復然與古
爲伴遂盛傳於代稹內不平因識風俗詔歷詆稹有可以逞其憾由是極承恩
顧嘗爲長慶宮辭數十百篇京師競相傳唱居無何召
入翰林爲中書舍人承旨學士中人以潭峻之故爭與
稹交而知樞密魏宏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
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與宏簡爲刎頸之交謀亂

朝政言甚激訐穆宗顧中外人情乃罷稹內職授工部侍郎上恩顧未衰長慶二年拜同平章事詔下之日朝野無不輕笑之時王廷湊朱克融連兵圍牛元翼於深州朝廷俱赦其罪賜節鉞令罷兵俱不奉詔稹以天子非次拔擢欲有所立以報上有和王傳于方者故司空頤之子于進於稹言有奇士王昭于友明二人嘗客於齊趙間頗與賊黨通熟可以反間而出元翼仍自以家財資其行仍賂兵吏部令史爲出告身二十通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于方之謀以稹與裴度有隙乃告度云于方爲稹所使欲結客王昭等刺度度隱

唐書一百一十七元稹

七

而不發及神策軍中尉奏于方之事乃詔三司使韓皋等訊鞫而害裴事無驗而前事盡露遂俱罷稹度平章事乃出稹爲同州刺史度守僕射諫官上疏言責度太重稹太輕上心憐稹止削長春宮使稹初罷相三司獄未奏京兆尹劉遵古遣坊所由潛邏稹居第稹奏訴之上怒罰遵古遣中人撫諭稹稹至同州因表謝上自敘曰臣稹孤負聖明辱累恩獎便合自求死所豈謂尚忝官榮臣稹死罪臣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兄乞丐以供資養衣不布體食不充腸幼學之年不蒙師訓因感鄰里兒稚有父兄爲開學校涕咽發憤願知詩書慈母哀

臣親爲教授年十有五得明經出身由是苦心爲文夙夜強學年二十四登吏部乙科授校書郎年二十八蒙制舉首選授左拾遺始自爲學止於升朝無朋友爲臣吹噓無親戚爲臣援庇莫非苦己實不因人獨立性成遂無交結任拾遺日屢陳時政蒙先皇帝召問於延英旋爲宰相所憎出臣河南縣尉及爲監察御史又不規避專心糾繩復爲宰相怒臣不庇親黨因以他事貶臣江陵判司廢棄十年分死溝瀆元和十四年憲宗皇帝開釋有罪始授臣膳部員外郎與臣同省署者多是臣登朝時舉人任卿相者半是臣同諫院時拾遺補闕愚

唐書一百一十七元稹

十

臣既不料陛下天聽過卑知臣薄藝朱書授臣制誥延英召臣賜緋宰相惡臣不出其門由是百萬侵毀陛下察臣無罪寵獎踰深召臣面授舍人造克承旨翰林學士金章紫服光飾陋軀人生之榮臣亦至矣然臣益遭誹謗日夜憂危唯陛下聖鑒昭臨彌加保任竟排羣議擢授台司臣忝有肺肝豈並尋常宰相况當行營退散之後牛元翼未出之間每聞陛下軫念之言愚臣恨不身先士卒所問于方計策遣于友明等救解深州蓋欲上副聖情豈是別懷他意不料姦人疑臣殺害裴度妄有告諭塵瀆聖聰愧羞天地臣本待辨明一了便擬殺

身謝責豈料聖慈尚加薄貶同州雖違咫尺之間不遠郊圻之境伏料必是宸衷獨斷乞臣此官若遣他人商量乍可與臣遠處方鎮豈肯遣臣俯近闕廷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對延英此時不解泣血仰辭天顏乃至今日竄逐臣自離京國目斷魂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實制淚不已臣若餘生未死他時萬一歸還不敢更望得見天顏但得再聞京城鐘鼓之音臣雖黃土覆面無恨九泉臣無任自恨自慙攀戀聖慈之至在郡二年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明州歲貢蠶役郵子萬人不能其疲種奏罷之會稽山水奇秀種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而鏡湖

唐書百七 元種

二

秦望之遊月三四焉而諷詠詩什動盈卷帙副使竇鞏海內詩名與種酬倡最多至今稱蘭亭絕唱種既放意娛遊稍不修邊幅以瀆貨聞於時凡在越八當作年大和初就加檢校禮部尚書三年九月入為尚書左丞振舉紀綱出郎官頗乖公議者七人然以種素無檢操人情不厭服會宰相王播倉卒而卒種大為路岐經營相位四年正月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疾一日而卒於鎮時年五十三贈尚書右僕射有子曰道護時年三歲種仲兄司農少卿積營護喪事所著詩賦詔冊銘誄論議

唐書合鈔 卷二一七

等雜文一百卷號曰元氏長慶集又著古今刑政書三百卷號類集並行於代種長慶末因編刪其文藁自敘曰劉歆云制不可削予以為有可得而削之者有不可得而削之者貢謀猷持嗜慾君有之則譽歸於上臣專之則譽歸於下苟而存之其攘也非道也經制度明利害區邪正辨嫌疑存之則事分著去之則是非泯苟而削之其過也非道也元和初章武皇帝新即位臣下未有以言刮視聽者予時始以對詔在拾遺中供奉由是獻教本書諫職論事等表十數通仍為裴度李正辭章熏訟所言當行而宰相曲道上語上頗悟召見問狀宰

唐書百七 元種

三

相大惡之不一月出為河南尉後累歲補御史使東川謹以元和赦書劾節度使嚴礪籍塗山甫等八十八家過賦梓遂之民數百萬朝廷異之奪七刺史料悉以所籍歸於人會潘孟陽代礪為節度使貪過礪且有所承迎雖不敢盡廢詔因命當得所籍者皆入資資過其稱權薪盜賊無不為仍為礪密狀不當得醜謚予自東川還朋礪者潛切齒矣無何分莅東都臺天子久不在都都下多不法者百司皆牢獄自裁接吏械人逾歲而臺府不得而知之者予因飛奏絕百司專禁錮河南尉判官于劾之忤宰相旨監徐使死於軍徐帥郵傳其樞樞

四六三

至洛其下毆詬主郵吏子命吏徙柩於外不得復乘傳
浙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令至死河南尹誣奏書生尹
太階請死之飛龍使誘趙寔家逃奴為養子田季安盜
娶洛陽衣冠女汴州沒入死商錢且千萬滑州賦於民
以千授於人以八伯朝廷饋東師主計者誤命牛車四
千三百乘飛芻越太行類是數十事或移或奏皆止之
貞元已來不慣用文法內外寵臣皆喑鳴會河南尹房
式詐諉事發奏攝之前所喑鳴者叫噪宰相素以劾判
官事相銜乘是黜子江陵掾後十年始為膳部員外郎
穆宗初宰相更相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獨得對因請亟

唐書二百元稹

三

用兵部郎中薛存慶考功員外郎牛僧孺子亦在請中
上然之不十數日次用為給舍他忿恨者日夜構飛語
子懼罪比上書自明上憐之三召與語語及兵賦洎西
北邊事因命經紀之是後書奏及進見皆言天下事外
間不知多臆度陛下益憐其不漏禁中語召入禁林且
欲亟用為宰相是時裴度在太原亦有宰相望巧者謀
欲俱廢之乃以子所無構於裴裴奏至驗之皆失實上
以裴方握兵不欲校曲直出子為工部侍郎而相裴之
期亦衰矣不累月上盡得所構者雖不能暴揚之遂果
初意卒用子與裴俱為宰相復有購狂民告子借客刺

裴者鞠之復無狀然而裴與子以故俱罷免始元和十
五年八月得見上至是未二歲僭忝恩寵無是之速者
遭罹謗咎亦無是之甚者是以心腹腎腸糜費於扶危
衛亡之不暇又惡暇經紀陛下之所付哉然而造次顛
沛之中前後列上兵賦邊防之狀可得而存者一百一
十五苟而削之是傷先帝之器使也至於陳暢辨謗之
章去之則無以自明於朋友矣其餘郡縣之奏請賀慶
之常禮因亦附於件目始教本書至於為人雜奏二十
有七軸凡二百二十有七奏終歿吾世貽之子孫式所
以明經制之難行而銷毀之易至也其自敘如此欲知

唐書三百元稹

四

其作者之意備於此篇稹文友與白居易最善後進之
士最重龐嚴言其文體類已保薦之

龐嚴者字子肅壽春人父景昭嚴元和中登進士第長慶

元年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入三等冠制

科之首是月拜左拾遺聰敏絕人文章峭麗翰林學士

元稹李紳頗知之明年二月召入翰林為學士轉左補

闕再遷駕部郎中知制誥嚴與右拾遺蔣防俱為稹紳

保薦至諫官內職四年昭愍即位李紳為宰相李逢吉

所排貶端州司馬嚴坐累出為江州本紀刺史給事中

于敖素與嚴善制既下敖封還時人凜然相顧曰于給

事犯宰相怒而爲知己不亦危乎及覆制出乃知放駁制書貶嚴太輕中外無不嗾請以爲口實初李紳謫官朝官皆賀逢吉唯右拾遺吳思不賀逢吉怒改爲殿中侍御史充入蕃告哀使嚴復入爲庫部郎中大和二年二月上試制舉人命嚴與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爲試官以裴休爲甲等制科之首有應直言極諫舉人劉蕢條對激切凡數千言不中選人咸以爲屈其所對策大行於時登科者有請以身名授蕢者嚴再遷太常少卿五年權知京兆尹以強幹不避權豪稱然無士君子之檢操貪勢嗜利因醉而卒

唐書百七元稹

三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生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溫檢校都官郎中溫生鎰歷酸棗鞏二縣令鎰生季庚建中初爲彭城令時李正己據河南十餘州叛正己宗人洧爲徐州刺史季庚說洧以彭門歸國因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徐州別駕賜緋魚袋兼徐泗觀察判官歷衢州襄州別駕自鎰至季庚世敦儒業皆以明經出身季庚生居易初建立功於高齊賜田於韓城子孫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溫徙於下邳今爲下邳人焉居易幼聰慧絕人襟懷宏放年十五六時袖文一編投著作郎吳人

顧況能文而性浮薄後進文章無可意者覽居易文不覺迎門禮遇曰吾謂斯文遂絕復得吾子矣貞元十四年始以進士就試禮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祕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四月憲宗策試制舉人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入第四等授盩厔縣尉集賢校理居易文辭富豔尤精於詩筆自警校至結綬畿甸所著歌詩數十百篇皆意存諷賦箴時之病補政之闕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皇帝納諫思理渴聞讜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爲學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遺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平所貯仰酬恩造拜命之日獻疏言事曰蒙恩授臣左拾遺依前翰林學士已與崔羣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再瀆宸嚴伏惟重賜詳覽臣謹案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

唐書百七白居易

十六

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況臣本鄉校豎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絕望煙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飲無不先預每慶賜無不先霑中廢之馬代其勞內廚之膳給其食朝慙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申微効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已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臨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者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

唐書百七白居易 十七

道者陛下豈不欲知之乎儻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闕遺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禁中不同外司欲竭愚誠合先陳露伏乞天鑒深察赤誠四年天子以早甚下詔有所未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宮人憲宗頗采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頔變愛居易以爲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居易與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制舉交情隆厚稹自監察御史謫爲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學士李絳崔羣上前面論稹無罪居易累疏切諫曰臣昨緣元稹左降頻已奏聞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

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來舉奏不避權勢祇如奏李佐公等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職必先以稹爲誠無人肯爲陛下當官守法無人肯爲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徇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足以懲違況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爲責辭然外議喧喧皆以爲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因此獲罪至於爭廳事理已具前狀奏陳况聞士

唐書百七白居易 十八

元蹋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爲戒但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聞此其不可二也臣又訪聞元稹自去年已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法沒入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紹違法給券令監軍押柩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玢違敕徵百姓草又奏韓皋使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先後甚多屬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爲江陵

判司即是送與方鎮從此方便報怨朝廷何由得知臣
伏聞德宗時有崔善貞者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
李錡錡掘坑熾火燒殺善貞曾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
天下爲之痛心臣恐元稹貶官方鎮有過無人敢言陛
下無由得知不法之事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
可假如朝廷誤左降一御史蓋是小事臣安敢煩瀆聖
聽至於再三誠以所損者深所關者大以此思慮敢不
極言疏入不報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李師道上
私錢六百萬爲魏徵子孫贖宅居易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
宗嘗賜殿材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子孫典貼

唐書百七白居易

七

其錢不多自可官中爲之收贖而令師道掠美事實非
宜憲宗深然之上又欲加河東王鐔平章事居易諫曰
宰相是陛下輔臣非賢良不可當此位鐔誅剝民財以
市恩澤不可使四方之人謂陛下得王鐔進奉而與之
宰相深無益於聖朝乃止是時孫琦以禁衛勞擢厚
節度使張奉國定徐州平李
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爲帝言宜罷琦進奉國以球
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繫閹鄉獄更三赦不得原又奏
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王承宗拒命
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
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使諫官上章者十七
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居易諫唐制每征伐專委
將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爲
都監韓全義討淮西賈良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
監之且與天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旣不置

行營節度即承璀爲制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是實
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爲制將自
陛下始陛下不忍受此名哉且劉濟等洎諸將必恥受承
璀節制心有不甘無以立功此乃資承宗之姦性諸將
之銳帝不聽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
言者上多聽納既而兵老不決居易上言陛下討伐專
委承璀外則盧從史范希朝張茂昭今
承璀進不決戰已喪大將希朝茂昭數月乃入賊境觀
其勢似陰相爲計空得一縣即壁不進理無成功不亟
罷之且有一四害以府帑金帛齊民膏血助河北諸侯使
益富強一也河北諸將聞吳少陽受命將請洗滌承宗
章一再上無不許則河北合從其勢益固與奪恩信不
出朝廷二也今暑濕暴露兵氣熏蒸誰不顧死孰堪其
苦又神策雜募市人不狃於役脫奔逃相動諸軍必搖
三也回鶻吐蕃常有游偵聞討承宗歷三時無功則兵
之強弱費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虛入寇渠能救首尾哉
兵連事生何故茂有四也事至而罷則損威失柄祗可
逆防不可追悔亦會唯諫承璀事切上頗不悅
承宗請罪兵遂罷後對殿
中論執

唐書百七白居易

三

強頤帝未諭輒進曰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
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
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
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
輕言也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
是也絳是多見聽納五年當改官上謂崔羣曰居易官
卑俸薄拘於資地不能超等其官可聽自便奏來居易
奏曰臣聞姜公輔爲內職求爲京府判司爲奉親也臣
有老母家貧養薄乞如公輔例於是除京兆府戶曹參
軍六年四月丁母陳夫人之喪退居下邳九年冬入朝
授太子左贊善大夫十年七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

首上疏論其冤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官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拮据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寘彼周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為江表刺史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迹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居易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為事都不以遷謫介意在湓城立隱舍於廬山遺愛寺嘗與人書言之曰予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峯下見雲木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立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青

唐書百七白居易

主

蘿為牆援白石為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居易與湊滿朗晦四禪師追永遠宗雷之迹為人外之交每相攜遊詠躋危登險極林泉之幽邃至於翛然順適之際幾欲忘其形骸或經時不歸或逾月而返郡守以朝貴遇之不之責時元稹在通州篇詠贈答往來不以數千里為遠嘗與稹書因論作文之大旨曰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

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駮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誠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

唐書百七白居易

三

歌洩道人情用至於詔成之風動救失之道闕於時六義始刊矣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詩騷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為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為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於時六義始闕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泉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於時六義寢微矣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

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追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

唐書卷七白居易

五

今古覲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尚如此況不追杜者乎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廢食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知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暗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

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蒼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之所致又自悲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爲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卽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啓奏之間有可以救

唐書卷七白居易

五

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以爲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沽譽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誠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

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卽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邪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於上邪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卽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總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券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落衆耳迹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

唐書卷七百七

五

亦其宜也日者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慙然自媿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娛樂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篆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

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旣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屯窮理固然也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死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況僕之才又不迨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帙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遇

唐書卷七百七

三

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或臥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兩韻至百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

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尙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畧之可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章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

唐書百七白居易

三

後人始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百千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

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覺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迹微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欲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祕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爲元白往還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踊躍欣喜以爲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爲之太

唐書百七白居易

三

息矣僕常語足下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況僕與足下爲文尤患其多已尚病之況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筆粗爲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是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少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銓次勿以繁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話言也居易自敘如此文士以爲信然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自潯陽浮江上峽十四年

三月元稹會居易於峽口停舟夷陵三日時季弟行簡
從行三人於峽州西二十里黃牛硤口石洞中置酒賦
詩戀戀不能訣南賓郡當峽路之深險處也花木多奇
居易在郡為木蓮荔枝圖寄朝中親友各記其狀曰荔
枝生巴峽間形圓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花如橘春榮實
如丹夏熟紫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瓢
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畧如此其實過之
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
日外色香味盡去矣木蓮大者高四五丈巴民呼為黃
心樹經冬不彫身如青楊有白文葉如桂厚大無脊花

唐書三百七白居易

三

如蓮香色豔膩皆同房獨樂有異四月初始開自開迨
謝僅二十日元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母邱元志寫之惜
其遐僻因以三絕賦之有天教拋擲在深山之句咸傳
於都下好事者喧然模寫其年冬召還京師拜司門員
外郎明年轉主客郎中知制誥加朝散大夫始着緋時
元稹亦徵還為尚書郎知制誥同在綸閣穆宗好畋游
獻續虞人箴
以諷日唐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成勤厥政鳥生
深林賦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盡魚各遂其
生民野君朝亦克用寧在昔元祖願訓孔彰馳騁田獵
俾心發狂何以效之曰羿與康會不是誠終然覆亡高
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為歡上心既悟為之
輟改降及宋璟亦諫元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環趨以
出鶴死握中噫逐獸於野走馬於路豈長慶元年三月
不快哉銜概可懼審其安危惟聖之慮

受詔與中書舍人王起覆試禮部侍郎錢徽下及第人
鄭朗等一十四人十月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
使命持節宣諭布
遣五百緡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讐國恥未雪人當以物
助之乃取其財詔不忍方論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
未殄布貨竭十一月穆宗親試制舉人又與賈餗陳帖
為考策官凡朝廷文字之職無不首居其選然多為排
擯不得用其才時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御乖
方河朔復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是時河朔復亂合諸
道兵出討遷延無功
賊取弓高絕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
將眾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
省度支賞餉每道各出銳兵三千使李光顏將光顏故
有鳳翔徐滑河陽陳許軍無慮四萬可徑薄賊開弓高
糧路合下博解深州之圍與牛元翼合還裴度招討使
使悉太原兵西壓境見利乘隙夾攻之間令招諭以動

唐書三百七白居易

三

其心未及誅夷必自生變且光顏久將有天子不能用
威名度為人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塘湖鍾洩其
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
井民賴俄而元稹罷相自馮翊轉浙東觀察使交契素
深杭越鄰境篇詠往來不間旬浹嘗會於境上數日而
別秩滿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寶祿中復出為蘇州
刺史文宗即位徵拜秘書監賜金紫九月上誕節召居
易與僧惟澄道士趙常盈對御講論於麟德殿居易論
難蜂起辭辨泉注上疑宿構深嗟挹之大和二年正月
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三年稱病東歸
求為分司官尋除太子賓客居易初對策高第擢入翰

林蒙英主特達顧遇頗欲奮勵效報苟致身於討謨之地則兼濟生靈蓄意未果望風爲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自得吟詠情性爲事大和已後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楊穎士楊虞卿與宗閔善居易妻穎士從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致身散地冀以遠害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復授太子賓客分司初居易罷杭州歸洛陽於履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憑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

唐書三十七 白居易 三

致家妓樊素蠻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罷歸每獨酌賦詠於舟中因爲池上篇曰東都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開北垣第一第卽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旣爲主喜且曰雖有池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槽焉樂天罷杭州刺史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五百蓮折

香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逕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泊臧獲之習管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潁川陳孝仙與釀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澹宏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臥大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爲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泊吾不才身今率爲池中物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且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秋思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疑或散悠揚於竹煙

唐書三十七 白居易 三

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韻章命爲池上篇云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颯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鼃居坎不知海寬靈鷲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我前時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閑閑優哉游哉吾將老乎其間又效陶潛五柳先生傳作醉吟先生傳以自況文章曠達皆此類也大和末李訓構禍衣冠塗地士林傷感居

易愈無宦情開成元年除同州刺史辭疾不拜尋授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四年冬得風病伏枕者累月乃放諸妓女樊蠻等仍自為墓志病中吟詠不輟自言曰子年六十有八始患風痺之疾體癢首眩左足不支蓋老病相乘有時而至耳子栖心釋梵浪迹老莊因疾觀身果有所得何則外形骸而內忘憂患先禪觀而後順醫治旬月以還厥疾少間杜門高枕澹然安閒吟詠興來亦不能遏遂為病中詩十五篇以自諭會昌中請罷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蘇節或浮屠道九甚

唐書七 白居易

三

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果吉取鄭據劉真虛真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大中原年卒時年七十六新書七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帀之遺命薄葬無請諡敏中為相請諡有司曰文有文集七十五卷經史事類三十卷並行於世長慶末浙東觀察使元稹為居易集序曰樂天始未言試指之無字能不誤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辭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九攢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為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中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元珠斬白蛇劍等賦泊百節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會憲宗皇帝策召

天下士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選入翰林掌制誥此比上書言得失因為賀雨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子始與樂天同祕書前後多以詩章相贈答子謫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子百韻律體及雜體前後數十詩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泊長安中少年遞相放效競作新辭自謂為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閑適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其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甚有至盜竊名姓

唐書七 白居易

三

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子嘗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詠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子為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一金換一篇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還子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續成五十卷凡二千二百五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為名子以為陛下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是矣因號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長可以為多矣夫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

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贈五字七字

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誠之類長於當碑記敘事制

誥長於實啟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辭冊剖判長於盡總

而言之不亦多乎哉人以爲稹序盡其能事初與元稹

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居易嘗寫其文集送江州東西二林

寺洛城香山聖善等寺如佛書雜傳例流行之無子以

其姪孫嗣遺命不歸下邳可葬於香山如滿師塔之側

家人從命而葬焉後履道第卒爲佛寺東

新書贊曰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他文未能稱是也多至數千篇唐以來所未有

其自敘言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他爲雜律又譏世人所愛惟

雜律詩彼所重我所輕至諷諭意激而言質閑適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

而杜牧謂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爲流傳人間子

父女母交不口教授淫言蝶語入人肌骨不可去蓋救

所失不得功雖中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

危冀以立功雖中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

赫終不附麗爲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稱中道

微險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行簡字知退貞元末登進士第授祕書省校書郎元和

中盧坦鎮東蜀辟爲掌書記府罷歸潯陽居易授江州

司馬從兄之郡十五年居易入朝爲尙書郎行簡亦授

左拾遺累遷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長慶末振武奏水

運營田使賀拔志言營田數過實詔令行簡按覆之不

實志自刺死行簡寶曆二年冬病卒有文集一十卷行

簡文筆有兄風辭賦尤稱精密文士皆師法之居易友

愛過人兄弟相待如賓客行簡子龜兒多自教習以至

成名當時友悌無以比焉

敏中字用晦居易從父弟也祖鱗位終揚府錄事參軍

父季康溧陽令敏中少孤爲諸兄之所訓厲長慶初登

進士第佐李聽歷河東鄭滑邠寧三府節度掌書記右

遺試大理評事大和七年丁母憂退居下邳會昌初爲

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尋除戶部員外郎還京爲符澈

使澈卒以能政聞御史中丞高元裕薦爲侍御史再轉左司員外郎武宗皇帝素聞居易

之名及即位欲徵用之宰相李德裕言居易衰病不任

朝謁因言從弟敏中辭藝類居易即日知制誥召入翰

林充學士遷中書舍人累至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會昌

末宣宗立以同平章事遷中書兼刑部尚書集賢史館

大學士宣宗即位加右僕射門下金紫光祿大夫太清

宮使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及德裕再貶嶺南敏

中居四輔之首雷同毀譽無一言伸理物論罪之德裕

中抵之甚力議者嘗惡德裕著書亦言五年崔鉉轉政

惟以怨報德爲不可測蓋斥敏中云能相檢校司空出爲邠

州刺史邠寧節度招撫黨項都制置等使初帝愛萬壽

士人時鄭顥擢進士第有閩敏中以充選顥與盧氏

婚將授室而罷銜之敏中自以居外畏顥讒自訴於帝

帝曰朕知久矣若用顯言庸相任邪顧左右取書一函發視悉顯所上欵中乃安及行帝御安福樓以饒頗望書諭慰賜通天帶衛以神策兵開府辟上禮如裴度討淮西時次寧州諸將已破羌賊敏中即說諭其衆皆願棄兵爲業乃自南山並河按屯堡七年進位特進成都回繞千里又規蕭關通靈威路

尹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等使增驛軍完創關壁治蜀五年有勞加兼太子太師十一年二月檢校司徒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懿宗卽位徵拜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復輔政尋加侍中數月足病不任調固求避位不許中使者勞問俾對便殿母拜右補闕王誥奏言敏中病四月陛下坐朝與他宰相語不三刻安暇論天下事願聽其請無使有持罷曠貴之議書聞帝怒斥誥陽翟令給事中鄭公與申救不聽諸者侍中珪之遠裔未幾加敏中書令自裴度以勳德居而敏中以恩澤進咸通二年南蠻擾邊召敏中二年罷相爲河中晉絳節入議許挾扶升殿固求免

唐書三十七 白居易

三

度使新書風翔累遷中書令案新書紀此當在二年罷相文上太子太師致仕卒二奏願歸守墳墓除東都留守不敢拜許以責其病不堅退且逐諫臣舉怙威肆行諡曰醜

史臣曰舉才選士之法尚矣自漢策賢良隋加詩賦罷中正之法委銓舉之司繇是爭務雕蟲罕趨函丈矯首皆希於屈宋駕肩並擬於風騷或倖箴闕之篇或效補亡之句咸欲錙銖採葛糠粃懷沙較麀藻於碧雞鬪新奇於白鳳暨編之簡牘播在管絃未逃季緒之詆訶孰望子虛之稱賞迨今千載不乏辭人統論六義之源較其三變之體如二班者蓋寡類七子者幾何至潘陸情

致之文鮑謝清便之作迨於徐庾踵麗增華纂組成而耀以珠璣瑤臺構而間之金碧國初開文館高宗禮茂才虞許擅價於前蘇李馳聲於後或位升台鼎學際天人潤色之文咸布編集然則向古者傷於太僻徇華者或至不經儼齷者局於宮商放縱者流於鄭衛若品調律度揚榘古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有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於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於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莖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就文言文居易爲優放心於自得之場置器於必

唐書三十一 白居易

三

安之地優游卒歲不亦賢乎

贊曰文章新體建安永明沈謝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長有莖英不習孫吳焉知用兵

唐書卷二百十七

唐書卷第二百十八

列傳第六

趙宗儒 父驥從新書增 寶易直 字紉從新書增

李逢吉 段文昌 子成式

宋申錫 李程 子廓

趙宗儒字秉文 鄧州人 八代祖彤仕後魏為征南將軍父

驛為祕書少監 驛字雲卿少嗜學履尚清鯁開元中擢

訪使韋陟器之表置其府又為陳留採訪使郭納支使

安祿山陷陳留驛沒於賊時江西觀察使韋儼族妹坐

其夫為畿官不供賦沒為婢驛哀之以錢贖韋厚為資

給賊平訪近屬歸之時人高其義驛以嘗陷賊貶晉江

尉久之召拜左補闕遷累尚書比部員外郎建中初遷

祕書少監敦敦交友行義不以夷險恩操少與殷寅顏真

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善時為語曰殷顏柳陸

李蕭邵趙謂能全其交也驛位省郎衣食糞之奉單寡

諸子至徒步人為各美涇原兵 宗儒舉進士初授宏文

反驛竄山谷病死贈華州刺史 館校書郎滿歲又以平判入高等補陸渾主簿數月徵

拜右拾遺充翰林學士時父驛祕書少監與父竝命出

於一日當時榮之建中四年轉屯田員外郎內職如故

居父憂免喪授司門司勳二員外郎貞元六年領考功

事定百吏考績黜陟公當無所畏避右司郎中獨孤良

器殿中侍御史杜倫各以過黜之尚書左丞裴郁御史

中丞盧紹比皆考中上宗儒貶之中中又祕書少監鄭

雲達考其同官孫昌裔入上下宗儒復入中上凡考之

中上者不過五十人餘多減入中中德宗聞而善之遷

考功郎中丁母憂終喪授吏部郎中十一年遷給事中

十二年與諫議大夫崔損同日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俱賜紫金魚袋十四年罷相為右庶子宗儒端居

守道勤奉朝請而已德宗聞而嘉之二十年遷吏部侍

郎召見勞之曰知卿閉關六年故有此拜曩者與先臣

竝命尚念之邪宗儒因俯伏流涕德宗崩順宗命為德

宗哀冊文辭頗悽惋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判東都尚

書省事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畿汝都防禦使入為

禮部戶部二尚書尋檢校吏部尚書守江陵尹兼御史

大夫荆南節度營田觀察等使散冗食之成二千人六

年又入為刑部尚書七年檢校吏部尚書興元尹兼御

史大夫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九年召拜御史大

夫俄遷檢校右僕射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晉絳磁隰節

度觀察等使赴鎮後擅用供軍錢八千餘貫坐罰一月

俸十二年七月入為兵部尚書九月改太子少傅權知

吏部尚書銓事十四年九月拜吏部尚書穆宗即位以

初釋服令尚書省官試先朝所徵集應制舉人宗儒奏

曰準今月十五日敕比者先朝徵集應制人等已及時

限恐皆來自遠方難於久住酌宜審事遂委有司定日

就試如聞所集之人多已分散須知審的然後裁定宜

令所司商量聞奏者伏以制科所設本在親臨南省試人亦非舊典今覃恩既畢庶政惟新况山陵日近公務繁迫待問之士就試非多臣等商量恐須權罷從之復拜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長慶元年二月檢校右僕射守太常卿太常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會朝聘享不作幼君荒誕伶官縱肆中人掌教坊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宰相以為事在有司執守不合關白以宗儒怯不任事改太子少師寶曆元年遷太子太保昭愍晏駕為大明宮留守大和四年拜檢校司空兼太子太傅文宗召見訪以理道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

唐書文宗紀

三

已願陛下守而勿失文宗嘉納之五年宋申錫被誣上召師保已下議其刑上以宗儒高年宣令不拜尋拜疏請老六年詔以司空致仕是歲九月卒年八十七廢朝冊贈司徒諡曰昭宗儒以文學進前後三鎮方任八領選部畧於儀矩切於治生時論以此少之

竇易直字宗元京兆平始人祖元昌彭州九隴令父或廬州刺史易直舉明經為祕書省校書郎再以判入等授藍田尉累歷右司兵部吏部三郎中元和六年遷御史中丞謝日賜緋魚袋八年改給事中九月出為陝虢都防禦觀察使仍賜紫入為京兆尹萬年尉韓晤姦賊事

發易直令曹官韋正晤訊之得賊三十萬上意其未盡詔重鞠坐賊三百萬貶易直金州刺史正晤長流昭州十三年六月遷宣州刺史宣歙池都團練觀察等使元和中十四年五月易直自宣歙遷浙西觀察使下皆屬浙西事傳闕遷浙西文長慶二年七月汴州將李宥逐其帥李愿易直聞之欲出官物以賞軍或謂易直曰賞給無名却恐生患乃已軍士已聞之時江淮早水淺轉運司錢帛委積不能漕州將王國清指以為賞激諷兵謀亂先事有告者乃收國清下獄其黨數千大呼入獄中篡取國清而出之因欲大剽易直登樓謂將吏曰能誅為亂者獲一人賞千萬眾喜倒戈擊

唐書文宗紀

四

亂黨竝擒之國清等三百餘人皆斬之九月以李德裕代還為吏部侍郎十一月改戶部兼御史大夫判度支四年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改門下侍郎封晉陽郡公即讓度支置其俸三月有詔停判寶曆元年七月罷判度支大和二年十月罷相檢校左新書僕射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五年入為左僕射判太常卿事十一月檢校司空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六年以疾求還京師七年四月卒贈司徒諡曰恭惠易直自入仕十年餘常居散秩不應請辟及居方任亦以公廉聞在相位未嘗論用親黨凡於公舉即無所避然元和中吏部尚

書鄭餘慶議僕射上日儀制不與隔品官亢禮易直時
為御史中丞奏駁餘慶所議及易直為左僕射却行隔
品致敬之禮時論非之子訓仕至渭南尉集賢校理妻
父王涯被禍宦官知易直子得
不死貶循州
司戶參軍

李逢吉字虛舟隴西人貞觀中學士李元道曾孫祖顏
父歸期新書父顏有痼疾逢吉自料醫劑遂通方書
傳則顏為父非祖然宰相世系表乃與舊傳同
則新書傳疑誤但表以逢吉為元道五世孫而此作曾孫以時合之疑當從表逢吉登進士第
羅禍振武節度掌書記入朝為左拾遺左補闕改侍御
史充入吐蕃冊命副使工部員外郎又充入南詔副使
元和四年使還拜祠部郎中轉右司六年遷給事中七

唐書百八 李逢吉

年與司勳員外郎李巨竝為太子諸王侍讀九年改中
書舍人十一年二月權知禮部貢舉騎都尉賜緋四月
加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賜金紫其貢院事仍
委禮部尚書王播署榜逢吉天與姦回妬賢傷善時用兵討
淮蔡憲宗以兵機委裴度逢吉慮其成功密沮之繇是
相惡及度親征學士令狐楚為度制辭言不合旨楚與
逢吉相善帝皆黜之罷楚學士罷逢吉政事出為劍南
東川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穆宗即位移襄州刺史山
南東道節度使逢吉於帝有侍讀之恩遣人密結倖臣
求還京師長慶二年三月召為兵部尚書時裴度亦自

太原入朝以度招懷河朔功復留度與工部侍郎元稹
相次拜平章事度在太原時嘗上表論稹姦邪及同居
相位逢吉以為勢必相傾乃遣人告和王傅于方結客
欲為元稹刺裴度帝命尚書左僕射韓皋給
事中鄭覃與逢吉參鞠及捕于方
鞠之無狀稹度俱罷相位逢吉代度為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自是寢以恩澤結朝臣之不逞者造作謗言百端
中傷裴度賴學士李紳韋處厚等顯於上前言度為逢
吉排斥而度於國有功不宜擯棄故得以僕射在朝時
已失河朔而王智興擅據徐州李齊據汴州國威不振
天下延頸俟度再秉國鈞以攘暴亂及為逢吉嫁禍奪

唐書百八 李逢吉

其權四海為之側目朝士上疏論列者十餘人屬時君
荒淫政出羣小而度竟遷外藩學士李紳有寵逢吉惡
之乃除為中丞又欲出於外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為京
兆尹兼御史大夫放臺參以紳褊直必與愈爭及制出
紳果移牒往來愈性木強遂至語辭不遜喧論於朝逢
吉乃罷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紳中謝日帝
留而不遷亦平進尚書右僕射帝暴疾中外阻遏逢吉
因中人梁守謙劉宏規王守澄議請立景王
為皇太子帝不能言頷之而翼城人鄭注以醫藥得幸
已明日下詔皇太子遂定
於中尉王守澄逢吉令其從子仲言賂注求結於守澄
仲言辨譎多端守澄見之甚悅自是逢吉有助事無違

者敬宗初即位年方童卯守澄從容奏曰陛下得為太子逢吉之力也是時杜元穎李紳堅請立深王為太子乃貶紳端州司馬朝士代逢吉鳴吠者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劇而胥附者又八人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逢吉尋封涼國公邑千戶兼右僕射昭愍即位左右屢言裴度之賢會立大勳帝甚嘉之因中使往與元即令問訊寶祿初度連上章請入覲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矢攢身乃相與為謀欲沮其來張權輿造非衣小兒之謠傳於閭巷言度

唐書卷八 李逢吉

七

相有天分應謠讖而韋處厚於上前解析言權輿所撰既不能沮又令衛尉卿劉遵古從人安再榮告武昭謀害逢吉武昭者有才力裴度破淮蔡時獎用之累奏為刺史武昭者陳留人果敢而辨度之討蔡遣說吳元濟元濟臨以兵辭不撓厚禮遣還度署以軍職從鎮太原除石州刺史及度被斥昭以門吏久不見用客於京師途窮頗有怨言逢吉冀法司鞠昭行止則顯裴度任用以沮入朝之行逢吉又與同列李程不協太學博士李涉金吾兵曹茅彙者於京師貴游間以氣俠相許二人出入程及逢吉之門水部郎中李仍叔程之族知武昭鬱鬱恨不得官仍叔謂昭曰程欲與公官但逢吉阻之昭

愈憤怒因酒與京師人劉審張少騰說刺逢吉之言審以昭言告張權輿乃聞於逢吉即令茅彙召昭相見逢吉厚相結託自是疑怨之言稍息逢吉待茅彙尤厚嘗與彙書云足下當字僕為自求僕當字足下為利見文字往來其間甚密及裴度求覲無計沮之即令許武昭事以暴揚其迹再榮既告李仲言誠彙曰言武昭與李程同謀則活否則爾死彙曰冤死甘心誣人以自免予不為也及昭下獄逢吉之醜迹皆彰昭死仲言流象州茅彙流崖州李涉流康州仍叔貶道州司馬擢審長壽主簿李虞自拾遺為河南士曹敬宗待裴度益厚乃自漢中召還復知

唐書卷八 李逢吉

八

政事逢吉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仍請張又新李續之為參佐表續自副又新行軍司馬初門下史田伍倚逢吉親信願財利進婢嬖之任坐事匿逢吉家名捕弗獲及出鎮表隨軍滿歲不敢集使人偽過門下省調房州司馬為有司所發即襄州捕之詭謂不遣御史劾奏大詔奪一季俸因是貶續為涪州刺史又新汀州刺史大和二年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五年八月入為太子太師東都留守東畿汝防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八年李訓用事三月徵拜左僕射兼守司徒時逢吉已老病足不任朝謁即以司徒致仕九年正月卒時年七十八贈太尉諡曰成無子以從弟植嗣段文昌字墨卿一字景初西河人高祖志元陪葬昭陵新書志元

五世孫 圖形凌煙閣祖德皎贈給事中父諤循州刺史贈

左僕射文昌家於荊州倜儻有氣誼節度使裴胄知之

而不能胄採古今禮要為書數從文昌質判所疑韋臯在蜀表授校書郎

李吉甫刺忠州文昌嘗以文干之及吉甫居相位與裴

均同加獎擢授登封尉集賢校理俄拜監察御史遷左

補闕改祠部員外郎元和十一年守本官充翰林學士

文昌武元衡之子婿也元衡與宰相韋貫之不協憲宗

欲召文昌為學士貫之奏曰文昌志尚不修不可擢居

近密至是貫之罷相李逢吉乃用文昌為學士轉祠部

郎中賜緋依前充職十四年加知制誥十五年穆宗即

位正拜中書舍人遂為承旨屢召入思政殿顧問率至夕乃出尋拜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長慶元年拜章請退朝廷以文昌少在西

蜀詔授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昌素洽蜀

人之情至是以寬政為治嚴靜有斷蠻夷畏服二年雲

南入寇黔中觀察使崔元畧上言朝廷憂之乃詔文昌

禦備文昌走一介之使以喻之蠻寇即退彭漢蠻大酋

石刊誓敬宗即位徵拜刑部尚書轉兵部兼判左丞事

文宗即位遷御史大夫封鄒平郡公尋檢校尚書右僕射揚

州大都督府長史同平章事淮南節度使大和四年移

鎮荆南州或早禱解必雨或久雨遇出遊必霽民為語

曰早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遊南詔襲南安

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慰讓即日解而去文昌於荆蜀皆有先祖故第

至是贖為浮圖祠又以先人墳墓在荊州別營居第以

置祖禰影堂歲時伏臘良辰美景享薦之徹祭即以音

聲歌舞繼之如事生者搢紳非焉六年復為劍南西川

節度使九年三月賜春衣中使至受宣畢無疾而卒年

六十三贈太尉有文集三十卷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

偶及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洎二十年其服飾玩

好歌鍾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乃至奢侈過度物議

貶之子成式

成式字柯古以蔭入官為祕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祕

閣書籍披閱皆備侍父於蜀以暇獵自放文昌遺吏自

人為書因所獲儼前世累遷尚書郎咸通初出為江州

刺史解印寓居襄陽終太常少卿以閑放自適家多書

史用以自娛尤深於佛書所著西陽雜俎傳於時子安

寧中為國子司業善宋申錫字慶臣祖素父叔夜申錫少孤貧有文學登進

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韋貫之罷相出湖南辟為從

事其後累佐使府長慶初拜監察御史二年遷起居舍

人寶祿二年轉禮部員外郎尋充翰林侍講學士申錫

始自策名及在朝行清慎介潔不趨黨與當長慶寶祿

之間時風囂薄朋比大扇及申錫被用時論以為激勸
文宗即位拜戶部郎中知制誥大和二年正拜中書舍
人復為翰林學士初文宗常患中人權柄太盛自元和
寶厯比致宮禁之禍及王守澄之領禁兵恃其宿舊跋
扈尤甚有鄭注者依恃守澄為姦利出入禁軍賣官販
權中外咸扼腕視之文宗雅知之不能堪申錫時居內
廷文宗察其忠厚可任以事嘗因召對與申錫從容言
及守澄無可奈何令與外廷朝臣謀去之且約命為宰
相申錫頓首謝之未幾拜右丞踰月同平章事申錫素
能謹直寵遇超輩時情大為屬望及到中書割斷循常

唐書卷六 宋申錫 七

望實頗不相副大和五年忽降中人召宰相入赴延英
時二月晦羣司皆休中人馳召宰相馬奔乏死於道易所乘以復命路隨李宗閔牛僧孺
等既至中書東門中人云所召無宋申錫申錫始知被
罪望延英以笏叩頭而退隨等至文宗以神策軍中尉
王守澄所奏得本軍虞候豆盧著狀告宋申錫與漳王
謀反隨等相顧愕然初守澄於浴堂以鄭注所構告於
文宗守澄即時於市肆追捕又將以二百騎就靖恭里
屠申錫之家會內官馬存亮同入諍於文宗曰謀反者
適宋申錫耳何不召南司會議今卒然如此京師企足
自為亂矣守澄不能難乃止乃召三相告之又遣右軍

差人於申錫宅捕孔目官張全真家人買子緣信等又
於十六宅及市肆追捕胥吏以成其獄文宗又召師保
僕射尚書丞郎常侍給事諫議舍人御史中丞京兆尹
大理卿同於中書及集賢院參驗其事翼日開延英召
宰臣及議事官帝自詢問左常侍崔元亮給事中李固
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羅泰蔣係裴休
竇宗直韋温拾遺李羣韋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一十四
人皆伏玉階下奏以申錫獄付外請不於禁中訊鞠文
宗曰吾已謀於公卿大僚卿等且出元亮固言援引今
古辭理懇切元亮泣涕久之文宗意稍解貶申錫為右

唐書卷六 宋申錫 三

庶子漳王為巢縣公再貶申錫為開州司馬從而流死
人天下以為冤擢豆盧著殿中侍御史初申錫既得密旨乃除王璠為京
兆尹以密旨喻之璠不能謀而注與守澄知之潛為其
備漳王湊文宗之愛弟也賢而有人望豆盧著者職屬
禁軍與注親表文宗不省其詐乃罷申錫為庶子時京
城恟恟眾庶譁言以為宰相真連十宅謀反百僚震駭
居一二日方審其詐諫官伏閣懇論文宗震怒叱諫官
令出者數四時中外屬望大僚三數人廷辨其事僕射
竇易直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愕然唯京兆尹崔
瑄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且曰王師又疑有

未獲即獄未具請出豆盧著與申錫同付外廷勘當
時人情翕然推重初議申錫抵死顧物論不可又將投
於嶺表文宗終悟外廷之言乃有開州之命初申錫既
得罪怡然不以爲意自中書歸私第止於外廳素服以
俟命其妻出謂之曰公爲宰相人臣位極於此何負天
子反乎申錫曰吾自書生被厚恩擢相位不能鋤去姦
亂反爲所羅織夫人察申錫豈反者乎因相與泣下申
錫自居內廷及爲宰相以時風侈靡居要位者尤納賄
賂遂成風俗不暇更方遠害且與貞元時甚相背矣申
錫至此約身謹潔尤以公廉爲已任四方問遺悉無所

唐書卷六十一 申錫

受既被罪爲有司驗劾多獲其四方受領所還問遺之
狀朝野爲之歎息七年七月卒於開州詔曰申錫雖不
能周慎自抵憲章聞其亡歿遐荒良用悲惻宜許其歸
葬鄉里以示寬恩開成元年九月李石因延英召對從
承天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慙曰我當時亦悟其
失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時當不
坐詔復申錫正議大夫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上柱國賜紫兼贈兵部尚書仍以其子慎徽文宗紀作
道徽新書
作慎爲城固尉會昌二年
微李程字表臣隴西人襄邑恭王神
符五世孫父鵬伯程貞元十二
年進士擢第又登宏辭科賦日五色造語
警拔士流推之累辟使府調

田封縣有帶缺十年程二十年入朝爲監察御史其年
單言輒判京兆狀最秋召充翰林學士再遷司勳員外郎德宗季秋出畋有
不爲順時朕欲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獨曰元宗著月
令十月始喪不可改帝翼然止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爲
候程性曠日過入博學士順宗卽位爲王叔文所排罷學士
乃至時號入博學士順宗卽位爲王叔文所排罷學士
三遷爲員外郎元和三年出爲隨州刺史
史以能政賜金紫服元和出爲劍
南西川節度行軍司馬李夷簡鎮西川
辟成都少尹十年入爲兵部
郎中尋知制誥韓宏爲淮西都統詔程銜命宣諭明年
拜中書舍人權知京兆尹事十二年權知禮部貢舉十
三年四月拜禮部侍郎歷御史
中丞六月出爲鄂州刺史鄂
岳觀察使入爲吏部侍郎渭源男食邑三百戶敬宗卽

唐書卷六十一 李程

位之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敬宗冲幼好治宮室畋遊
無度欲於宮中營新殿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以恭儉
化天下陛下在諒闇之中不宜興作願以瓦木迴奉園
陵上欣然從之程又奏請置侍講學士數陳經義程辨
給多智算能移人主之意尋加中書侍郎進封彭原郡
公寶應二年罷相檢校兵部新書
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太原
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大和四年三月檢校尚書左
僕射同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六年就加檢
校司空七月徵爲左僕射中謝曰奏曰臣所忝官上禮
前後儀注不同在元和長慶中僕射數人上日不受四

品已下官拜近日再定儀注四品已下官悉許受拜王
涯實易直已行之於前今御史臺云已聞奏太常寺定
取十五日上臣進退未知所據時中丞李漢以為受四
品已下拜太重敕曰僕射上儀近已詳定所緣拜禮皆
約令文已經施行不合更改宜準大和四年十一月六
日敕處分程藝學優深然性放蕩不修儀檢滑稽好戲
而居師長之地物議輕之最為帝所遇嘗曰高飛之翮
長者在朝卿朝廷羽翮也
七年六月檢校司空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九年復
為河中晉絳節度使就加檢校司徒開成元年五月復
入為右僕射兼判太常卿事十一月兼判吏部尚書銓

唐書天 李程 五

事二年三月檢校司徒出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

使武宗立為卒年七十七有司諡曰繆子廓

廓進士登第以詩名聞於時大中末累官至潁州刺史

再為觀察使累遷刑部侍郎大中中拜武寧節度使不
能治軍補闕鄭魯奏言新麥未登徐必亂

既而果逐廓乃廓子晝亦登進士第

史臣曰宗儒易直以寬柔養望坐致公台與時沈浮壽

考終吉可謂能奉身矣逢吉起徒步而至鼎司欺蔽幼

君依憑內豎蛇虺其腹毒害正人而不與李訓同誅天

道福淫明矣申錫小器大謀貶死為幸程不持士範歿

獲醜名君子操修豈宜容易

贊曰趙實優柔坐享公侯蝮蛇野葛逢吉之流豈無今
人主輔謨歆程錫弼諧於道難周

唐書卷第二百十八

唐書天 李程

十六

唐書卷第二百十九

列傳三十九

韋温 蕭祐

獨孤郁 父及從新書增

錢徽 父起 孫珣 從新書增

高欽 弟銖 錯 子湜

馮宿 弟定 從新書增

封敖

鄭薰 從新書增

韋博 從新書增

韋温字宏育京兆人祖肇吏部侍郎父綬德宗朝翰林學士以散騎常侍致仕綬弟貫之憲宗朝宰相自有傳温七歲時日念毛詩一卷年十一歲應兩經舉登第釋褐太常寺奉禮郎以書判拔萃調補秘書省校書郎時綬致仕田園温登第愕然曰判人高等在羣士之上

唐書百九章温

一

得非交結權倖而致邪令設席於庭自出判目試兩節温命筆即成綬喜曰此無媿也調授咸陽尉入為監察御史以父在田里憲府禮拘難於省謁不拜換著作郎一謝即還侍省父疾温侍醫藥衣不解帶垂二十年父憂毀瘠踰制免喪久之李逢吉辟置宣武府為右補闕忠鯁救時宋申錫被誣温倡言曰宋公履行有素身居台輔不當有此是姦人陷害也吾輩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電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惑之咎邪因率同列伏閣切爭之由是知名大和五年太廟第四第六室缺漏上怒罰宗正卿李銳將作王堪乃詔中使鳩工補葺之温上疏曰臣聞

吏舉其職國家所以治事歸於正朝廷所以尊夫設制度立官司事存典故國有經費而最重者奉宗廟也伏以太廟當修詔下逾月有司弛墮曾不加誠宜黜慢官以懲不恪之罪擇可任者責以繕完之功此則事歸於正吏舉其職也而聖恩不勞百職無曠今慢官不恪止於罰俸宗廟所切便委內臣是許百司之官公然廢職以宗廟之重為陛下所私羣官有司便同委弃此臣竊為聖朝惜此事也事關宗廟皆書史策苟非舊典不可率然伏乞更下詔書得委所司營繕則制度不紊官業交修上乃止內使羣臣上尊號温上疏曰德如三皇

唐書百九章温

二

止稱皇功如五帝止稱帝徽號之來乃聖王之末事今歲三川水災江淮旱歉京師積雪五尺老稚凍餓恐非崇飾徽稱之時帝深嘉之乃止改侍御史李德裕作相遷禮部員外郎或以温厚於牛僧孺言於德裕德裕曰此人堅正中立君子也鄭注鎮鳳翔自知不為所齒求德門弟子為參佐請温為副使或以為理不可拒則生患温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鄭注誅轉考功員外郎拜諫議大夫尋知制誥召入翰林為學士以父職禁廷憂畏成病遺誠不令居禁職懇辭不拜帝怒曰命邪禮部侍郎崔彥曰温用亂命益所以為孝帝意釋換知制誥俄兼太子侍讀每晨

至少陽院午見莊恪太子温曰殿下盛年宜蚤起學周

文王為太子雞鳴時問安西宮太子幼不能行其言稱

疾上不悅改太常少卿未幾拜給事中宰相李固言薦

温素遊事肯為我論駁乎須太子王晏平為靈武刻削

軍士賊罪發帝以智典之故減死貶官貶康州司戶參

日改撫温三封詔書帝深獎之樂工尉遲璋授光州莊

恪得罪召百僚諭之温曰太子年幼陛下訓之不早到

此非獨太子之過遷尙書右丞吏部員外郎張文規父

宏靖長慶初在幽州為朱克融所囚文規不時省赴人

士喧然罪之温居綱轄首糾其事出文規為安州刺史

唐書卷九十四

三

鹽鐵判官姚勗知河陰院嘗雪冤獄鹽鐵使崔珙奏加

酬獎乃令權知職方員外郎制出令勗上省温執奏曰

國朝已來郎官最為清選不可以賞能吏上令中使宣

諭言勗能官且放入省温堅執不奉詔乃改勗檢校禮

部郎中翼曰帝謂楊嗣復曰韋温不放姚勗入省有故

事否嗣復對曰韋温志在銓擇清流然姚勗士行無玷

梁公元崇之孫自殿中判鹽鐵案陛下獎之宜也若人

有吏能不入清流孰為陛下當煩劇者此衰晉之風也

上素重温亦不奪其操出為陝虢觀察使民當輪租而

督之温曰使民貨田中穗以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召

供賦可乎為緩期而賦辦

拜吏部侍郎欲引以為相時李漢以家行不謹貶汾州

司馬温從容白德裕曰李漢不為相公所知昨以不孝

之罪絀免乞加按問德裕曰親情邪温曰雖非親昵久

相知耳德裕不悅居無何出温為宣歙觀察使辟鄭處

誨為觀察判官德裕愈不悅池州人訟郡守温按之無

狀杖殺之明年瘍生於首謂愛婿張復魯曰子任校書

郎時夢二黃衣人齋符來追及澹將渡一人續至曰彼

墳至大功須萬日遂不涉而寤計今萬日矣與公訣矣

明日卒既疾召親屬賦綬詩在室媿屋漏因泣下贈工

部尙書諡曰孝温在朝時與李珣楊嗣復周旋及楊李

唐書卷九十四

四

禍作歎曰楊三李七若取我語豈至是邪初温以楊李

與德裕交怨及居位温勸楊李徵用德裕釋憾解温

人不能用故及禍温無子女適薛蒙善著文續曹大家

女訓十二章士族傳寫行於時温剛腸寡合人多疎簡

唯與常侍蕭祐善

蕭祐者字佑蘭陵人少孤貧耿介苦學事親以孝聞司

卿李實督官租祐居喪未及輪召至將責之自處士徵

會有賜與倩祐為奏實稱善即薦於朝終制拜左拾遺累遷至考功郎中祐博雅好古尤喜圖書前

代鍾王遺法蕭張筆勢編序真偽為二十卷元和末進

御優詔嘉之授兵部郎中出為虢州刺史人為太常少

卿轉諫議大夫踰月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禦

觀察使大和二年八月卒於官贈右散騎常侍祐閑澹

貞退善鼓琴賦詩書畫盡妙遊心林壑嘯詠終日而名

人高士多與之遊給事中韋溫九重之結為林泉之友

獨孤郁字古河南陽人父及天寶末與李華蕭穎士等

齊名善為文所著仙掌銘大為時流所賞位終常州刺史

及字至之為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

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宗黨奇之天寶末以道舉高第補

華陰尉辟江准都統李岷府掌書記代宗以左拾遺召

既至上疏陳政曰陛下履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

極諫壬辰詔書召裴冕等十有三人集賢殿待制以備

詢問此五帝盛德也然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

言所上封皆寢不報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

者稍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為祿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編

歎而臣亦恥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朝廷之大卿大

夫之眾陛下選授之精歟假令不能如文王之多士其

中豈不有溫故知新可懋陳政要而億則屢中者陛下

議政之際曾不採其一說堯之疇咨禹之昌言豈若是

邪昔堯設謗木於五達之衢孔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

多問於寡然則多聞闕疑不恥下問聖人之心也願陛

下與執事者共為心日降清問其不可者罷之可者議於

朝臣無私論朝廷無私政陛下以此辨之可於公則

建太平之階可也師與不與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於

軸擁兵者第館巨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

若廢無用之官罷不急之費禁止暴兵節用愛人兢兢

乾乾以微福於上下必能使天感神應反妖災為和氣

矣又言滅江淮南諸道兵以贍國用陛下初不以臣

言為愚然許即施行及今未有沛然之詔臣竊遲之今

天下難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兵足以

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泊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

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

之軍為無端之費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以備不

虞自可扼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下豈遲疑於改作

資充疲人貢賦歲可以減國租半陛下之患日甚一日是

遂巡於舊貫使大議有所壅而率土之使潰今兵之為

患猶難也厚其疾也夫療癘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為

功寡豈易不俟終日之義邪俄改太常博士或言景皇

帝不宜為太祖及據禮條上諡呂誣盧奕郭知運等無

浮美無隱惡得褒貶之正遷禮部員外郎歷濠舒二州

刺史歲饑早鄰郡庸亡什四以上舒人獨安以治課加

檢校司封郎中賜金紫徙常州甘露降其廷卒年五十

三諡曰憲及喜鑿拔後進如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

大齊抗皆師事之性孝友其為文彰明善惡長於論議

晚嗜琴有眼疾不肯治 郁始生而孤與明 貞元十四年

登進士第文學有父風尤為舍人權德輿所稱以子妻

之貞元末為監察御史元和初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

體用策入第四等拜左 拾遺館修撰 太子司議郎

杜從郁拜左補闕郁與同列論之曰從郁是宰臣佑之

子父居宰執從郁不宜居諫列乃改為左拾遺又論曰

補闕之與拾遺資品雖殊同是諫官若時政或有得失

不可令子論父從郁竟改他官四年轉右補闕又與同

列拜章論中官吐突承瓘不宜為河北招討使乃改招

撫宣慰使五年兼史館修撰尋召充翰林學士遷起居

郎權德輿作相郁以婦公辭內職憲宗曰德輿乃有此佳婿因詔宰相於士族之家選尚公主者故杜仲尚岐陽公主然帝

猶謂不如德輿之得郁也遷郁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判館事預

修德宗實錄七年以本官復知制誥八年轉駕部郎中

其年十月復召為翰林學士九年以疾辭內職十一月

改祕書少監屏居卒年四十贈絳州刺史郁有雅名帝

世惜郁弟朗新書朗

朗字用晦由處士辟署嘗居諫官元和中擢右拾遺建

道鹽鐵罷場鹽管權吏除百姓之患不聽請罷淮西用

兵不協旨貶興元戶曹入為監察御史轉殿中十五年

兼充史館修撰遷都官員外郎長慶初諫議大夫李景

儉於史館飲酒馮醉謁宰相語辭侵侮朗坐同飲出為

漳州新書刺史入為左司員外郎遷諫議大夫敬宗初

鄂令崔發雞竿下朗揚州節度使王播罷兼鹽鐵使行

賂於中人求復領銅鹽朗上章論之寶曆元年十一月

拜御史中丞二年六月賜金紫之服侍御史李道樞乘

醉謁朗朗劾之左授司議郎憲府故事三院御史由大

夫中丞自辟請命於朝時崔晃鄭居中不由憲長而除

皆丞相之僚舊也敕命雖行朗拒而不納晃竟改太常

博士居中分司東臺其年十月高少逸入閣失儀朗不

彈奏宰相銜阻崔晃事左授少逸贊善大夫朗亦罰俸

朗稱執法不稱乞罷中丞會殿中王源植貶官朗直其

罷去敬宗令中使諭之不允其讓文宗即位改工部

侍郎大和元年八月出為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觀

察使是月赴官創發暴卒於路贈右散騎常侍

郁子庠字賢府喪父始十歲有至性聞亦登進士第大

中後官達亦至侍郎書丞

錢徽字蔚章吳郡吳人父起天寶十載登進士第起能

五言詩初從鄉薦寄家江湖常於客舍月夜獨吟遠聞

人吟於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愕然攝衣視

之無所見矣以為鬼怪而志其一十字起就試之年李

暉所試湘靈鼓瑟詩題中有青字起即以鬼謠十字為

落句暉深嘉之稱為絕唱是歲登第釋褐祕書省校書

郎大庾中與韓翃李端輩十人俱以能詩出入貴遊之

門時號十才子形於圖畫起位終尚書郎與郎士元齊

有沈宋後有錢徽貞元初進士擢第從事戎幕居穀城

郎終考功郎中徽貞元初進士擢第從事戎幕居穀城

王鄂善接僑士遊客以財貨饋坐是得罪觀察使樊澤

視其簿獨微無有乃表署掌書記蔡賊方熾澤多募武

士於軍澤卒士頗希賞周散主留事重擅發軍府不敢

給時大雨雪士寒凍微先冬頒衣絮士乃大悅又辟宜

行病亟徵請召池州刺史李遜署副使遂至而衍死一

軍賴元和初入朝拜左三遷祠部員外郎召充翰林學

士六年轉祠部郎中知制誥八年改司封郎中賜緋魚

袋職如故九年拜中書舍人加承旨憲宗嘗獨召徽從

問機密廣參決帝稱其長者是時內積財圖復河湟然

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

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遊學士梁守謙為院使見

徽批監軍表語簡約歎曰一字不可益邪銜之

王師討淮西詔朝臣議兵徽上疏言用兵累歲供饋力

殫宜罷淮西之征憲宗不悅罷徽學士之職守本官徒

子右庶子出長慶元年為禮部侍郎時宰相段文昌出

為號州刺史長慶元年為禮部侍郎時宰相段文昌出

弟以文學知名家多書畫鍾王張鄭之蹟在書斷畫品

者兼而有之憑子渾之求進盡以家藏書畫獻文昌求

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託錢徽繼以私書保薦翰林學

士李紳亦託舉子周漢賓於徽及榜出渾之漢賓皆不

中選李宗閔與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譴逐久之

及得還朝大改前志由逕以徽進達宗閔亦急於進取

二人遂有嫌隙楊汝士與徽有舊是歲宗閔子婿蘇巢

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紳大怒文昌赴鎮

辭曰內殿面奏言徽所放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子弟

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以其事訪於學士元稹李紳二

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

白居易於子亭重試內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花落

詩而十人不中選詔曰國家設文學之科本求才實苟

容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為朋黨謂之

關節干撓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興

懷鄭朗等昨令重試意在精覈藝能不於異書之中固

求深僻題目貴令所試成就以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

祭天之樂出於周禮正經閱其呈試之文都不知其本

事辭律鄙淺蕪累亦多比令宣示錢徽庶其深自懷愧

誠宜盡弃以警將來但以四海無虞人心方泰用宏寧

撫式示殊恩特掩爾瑕庶明子志孔溫業趙存約竇洵

直所試麤通與及第裴讓特賜及第鄭朗等十人竝落

下自今後禮部舉人宜準開元二十五年赦及第訖所

試雜文并策送中書門下詳覆尋貶徽為江州刺史中

書舍人李宗閔劍州刺史右補闕楊汝士開江令初議

貶徽宗閔汝士令徽以文昌李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

徽曰不然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書

相證邪令子弟焚之人士稱徽長者初州有盜劫貢船

年二百人繫訊徽按其枉悉縱去舒州得真盜州有牛

田錢百萬刺史以給燕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

他用哉以代貧民租入轉湖州時宜歛早左丞孔戣請

徒徽理宜歛宰相以其本文辭進不用殘日相君宜知

況其他邪還遷工部侍郎既而穆宗知其朋比之端

乃下詔曰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

列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恥言人過真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已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侵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癉惡故孝宣必有告訐及下光武不以單辭遽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皆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留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賞當事也未代偷巧內在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讒進則諛言諂笑以相求退則羣居州處以相議留中不出之請蓋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誅是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

唐書二覽 錢敬

二

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迹已彰尚矜介特由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以勤恪涖官而曰務從簡易提紀綱者不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參斷一謬俗化益訛禍發萌芽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家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皆行兵興已來人散久矣始欲道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有未孚理有未至曾無恥格益用雕剗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樞機之重旁撓於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冀去

其尤者而宰臣懼其浸染未克澄清備引祖宗之書願垂勸誡之詔遂伸告諭頗用殷勤各自省厥躬與我同底於道元稹之辭也制出朋比之徒如撻於市咸睚眦於紳襖徽明年遷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文宗卽位徵拜尚書左紀丞會宣墨麻羣臣在廷方大寒久而休因上大和元年十二月復授華州刺史二年秋以疾辭位授吏部尚書致仕三年三月卒時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徽與薛正倫魏宏簡善二人前死徽撫其孤至婚嫁成立任庶子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稱其有公望子可復可及無可及別皆登進士第善文辭宰相王博薦知制誥博有方義

唐書百九 錢敬

三

得罪瑯玕 撫州司馬

可復累官至禮部郎中中九年鄭注出鎮鳳翔李訓選名家子以為賓佐授可復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鳳翔節度副使其年十一月李訓敗鄭注誅可復為鳳翔監軍使所害鄭注傳可復將死女年十四為祈復求死亦斬之免女曰殺我父何面目以生抱可高鉞字翹之祖鄭賓宋州寧陵令父去疾攝監察御史鉞元和初進士及第判入等補祕書省校書郎累遷至右補闕充史館脩撰十四年上疏請不以內官為京西北和糴使十五年轉起居郎依前充職鉞孤貞無黨而

能累陳時政得失長慶元年穆宗憐之面賜緋於思政殿仍命以本官充翰林學士二年遷兵部員外郎依前充職四年四月禁中有張韶之變敬宗幸左軍鈇從帝宿於左軍翼日賊平賞從臣賜鈇錦綵七十疋轉戶部郎中知制誥十二月正拜中書舍人充職如故謝恩於思政殿因諫敬宗以求理莫若躬親用示憂勤之旨也帝深納其言又賜錦綵五十疋寶曆二年三月罷學士守本官大和三年七月授刑部侍郎四年冬遷吏部侍郎銓綜之司官業振舉七年出為同州刺史八年六月卒贈兵部尚書遺命薄葬鈇少時孤貧潔已力行與弟

唐書高元高

主

銖銖皆以檢靜自立致位崇顯居家友睦為搢紳所重銖字權元和六年登進士第署太原張宏靖幕府穆宗即位入朝為監察御史累遷員外郎吏部郎中大和五年拜給事中七年為外官監考使八年十月文宗用國子助教李仲言為侍講銖率諫官伏閣論曰仲言素行纖邪若聽用必亂國經上令中使宣諭曰朕要仲言講書非有聽用也是歲先早後水京師穀價騰踊彗星為變舉選皆停人情維然流議鄭注姦謀日聞于外銖等犯難論諍冀上省悟既奉宣傳相顧失色以其危亡可翹足而待也明年訓注竊權惡銖不附已五月出為越州刺史御

史中丞浙東觀察使開成三年就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尋入為刑部侍郎四年七月出為河南尹會昌末為吏

部侍郎大中初遷禮部侍郎判戶部從太常卿嘗罰禮卿泣職博士不參集不宜罰小史墮舊典

銖歎曰吾老不能退乃為小兒所辱卒

銖字弱元和九年登進士第辟河東府參謀累遷吏部員外郎

大和三年準敕試別頭進士明經鄭齊之等十八人榜

出之後語辭紛競監察御史姚中立以聞詔銖審定乃

升李景王淑等人以為公六年二月自司勳郎中轉諫

議大夫七年遷中書舍人九年十月以本官權知禮部

貢舉開成元年春試畢進呈及第人名文宗謂侍臣曰

唐書高元高

古

從前文格非佳昨出進士題目是朕出之所試似勝去年鄭覃曰陛下改詩賦格調以正頹俗然高銖亦能勵精選士仰副聖旨帝又曰近日諸侯章奏語太浮華有乖典實宜罰掌書記以誠其流李石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實在盛時乃以銖為禮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三年榜出後敕曰進士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乖精選官途填委要窒其源宜改每年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然銖選擢雖多頗得實才抑豪華擢孤進至今稱之尋轉吏部侍郎其年九月出為鄂州刺史御史大夫鄂岳觀察

使卒禮部尚書 欽子湜錡子湘皆登進士第

湜字澄之累官 咸通十二年為禮部侍郎時士多由權

能裁既而抵帽于地曰吾決以三公取之得譴固吾分

昭義節度使為下所逐貶連州司馬以太子賓客分司

東都卒億字壽仙棠字文化夷中子坦之皆有名當時

湘字濬之擢進士 自員外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咸

通年改諫議大夫坐宰相劉瞻親厚從兄湜與路巖親

瞻逐 貶高州司馬僖宗初召為太子右庶子 乾符初復為中書舍人

三年遷禮部侍郎選士得人出為潞州大都督府長史

昭義節度澤潞觀察等使終江西 卒案本紀高湜為昭

年軍亂被逐未見有湘拜昭義文此自乾符初已下疑

皆言湜因與湘連文遂似屬湘其實是湜之歷官也

馮宿字拱 東陽人卯歲隨父子華廬祖墓有靈芝白兔

之祥號孝 宿昆弟二人皆幼有文學宿登進士第徐州

節度張建封辟為掌書記後建封卒其子愔為軍士所

立李師古欲乘喪襲取時王武俊且觀其釁愔恐懼計

無所出宿乃以檄書招師古而說武俊曰張公與君為

兄弟欲同力驅兩河歸天子眾所知也今張公歿幼子

為亂兵所脅內則誠款隔絕於朝廷外則境土侵逼於

強寇孤危若此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念先僕射

之忠勲捨其子之迫脅使得束身自歸則公於朝廷

有靖亂之功於張氏有繼絕之德矣武俊大悅即以表

聞由是朝廷賜愔節鉞仍贈建封司徒宿以嘗從建封

不樂與其子處乃從浙東觀察使賈全府辟愔恨其去

已奏貶泉州司戶徵為太常博士王士真死以其子承

宗不順不加諡宿以為懷柔之義不可遺其忠勞乃加

之美諡轉虞部都官二員外郎元和十二年從裴度東

征為彰義軍節度判官淮西平拜比部郎中會韓愈論

佛骨時宰疑宿草疏出為歙州刺史入為刑部郎中十

五年權判考功宿以宰臣及三品已下官故事內校考

別封以進翰林學士職居內署事莫能知請依前書上

考諫官御史亦請仍舊竝書中上考長慶元年以本官

知制誥二年轉兵部郎中依前充職牛元翼以深州不

從王庭湊詔授襄州節度使元翼未出深州為庭湊所

圍二年以宿檢校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往

總留務監軍使周進榮不遵詔命宿以狀聞元翼既至

宿歸朝拜中書舍人轉太常少卿敬宗即位宿常導引

乘輿出為華州刺史以父名拜章乞罷改左散騎常侍

兼集賢殿學士充考制策官大和二年拜河南尹時洛

苑使姚文壽縱部下侵欺百姓吏不敢捕一日遇大會

嘗所捕者傲睨於文壽之側宿知而掩之杖死大和四

年入為工部侍郎六年遷刑部侍郎脩格後敕三十卷

唐書三九 馮宿 六

新書二 遷兵部侍郎累封長九年出為劍南東川節度

使檢校禮部尚書完城郭增兵械十餘萬詔分餘甲賜

庸一方 開成元年十二月卒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有

以求不廢朝贈吏部尚書諡曰懿有文集四十卷遺命

悉以平生子圖陶翰三人皆登進士第揚歷清顯昌圖字

連中進士宏辭科大中時終戶部侍郎判度支

宿弟定字介夫儀貌壯偉與宿俱有文學而定過之貞

元中皆舉進士時人比之漢朝二馮君子頤牧姑蘇也

定寓焉頤友於布衣間頤帥襄陽定乘驢詣軍門吏不

時白定不留而去頤慙答軍吏馳載錢五十萬及境謝

之定飯逆旅復書責以貴傲而返其遺頤深以為恨權

德輿掌貢士擢居上第後於潤州佐薛萃幕得校書郎

尋為鄆縣尉充集賢校理定先時居父憂因號毀得肺

病趨府或不及時大學士疑其恃才簡怠乃奪其職俾

為大理評事登朝為太常博士轉祠部員外郎寶曆二

年出為郢州刺史長壽縣尉馬洪沼告定強奪人妻及

將闕官職田祿粟入已費用詔監察御史李顧行鞠之

獄具上聞制曰馮定經使臣推問無入已賊私所告罰

錢又皆公用然長吏之體頗涉無儀刑賞或乖宴遊不

節緣經恩赦難更科書猶持郡符公議不可宜停見任

尋除國子司業河南少尹大和九年八月為太常少卿

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

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總樂工閱於庭定立於其間

文宗以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李珣對曰此

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為古章句者邪乃詔升階

文宗自吟定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喜因錫禁中瑞錦仍

令大錄所著古體詩以獻尋遷諫議大夫知匭事是歲

李訓事敗伏誅衣冠橫罹其禍中外危疑及改元御殿

中尉仇士良請用神策仗衛在殿門定抗疏論罷人情

危之又請許左右史隨宰臣入延英記事宰臣不樂二

年改太子詹事三年宰臣鄭覃拜太子太師欲於尚書

省上事定奏曰據六典太師居詹事府不合於都省禮

上乃詔於本司上事人推美之四年遷衛尉卿是歲上

章請老詔以左散騎常侍致仕會昌六年改工部尚書

新書卒論曰先長慶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寫

諷念定所為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之使西番也見其

國人寫定商山記於屏鄙其文名馳於戎夷如此子衮

顯軒巖四人皆進士登第咸通中歷任臺省宿從弟審

寬

審字退父子郁審貞元十二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入

審

為監察御史累遷至兵部郎中開成三年遷諫議大夫
四年九月出為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入為國子祭酒

國子監有孔子碑睿宗篆額加大周兩字蓋武后時篆

也審請琢去偽號從大唐字從之咸通中卒於祕書監

審弟寬為起子緘字宗皆進士擢第知名於時初歷京

兆河

封敖字碩夫其先渤海裔人祖希奭父諒官卑敖元和

十年登進士第累辟諸侯府江西裴堪大和中入朝為

右拾遺會昌初以左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為學士

拜中書舍人遷工部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務奇

唐書寬敖

九

澀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

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之宮錦李德裕在相位定策

破迴鶻誅劉稹議兵之際同列或有不可之言唯德裕

籌計指畫竟立奇功武宗賞之封衛國公守太尉其制

語有遏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稹盜兵壺關晝

鏢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感制出敖往

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敖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迨

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座中解其所賜玉帶以

遺敖深禮重之然敖不持士範人重其才而輕其所為

德裕不能大用之德裕罷相敖亦罷內職宣宗即位遷

禮部侍郎大中二年典貢部多擢文士轉吏部侍郎渤

海男食邑七百戶未幾拜御史中丞與宰相盧商四年

出為興元尹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使初鄭涯開新

放更治斜谷道行者告便逢果賊依雞山寇三路水壞其棧

騎常侍十一年拜太常卿始視事庭設九部樂敖宴私

復拜太常進尚書右僕射出為淄青節度使入為戶部尚書卒子彥

卿望卿從子特卿皆進士及第咸通後歷位清顯

鄭薰字子溥亡鄉里世系擢進士第歷考功郎中翰林

學士出為宣歙觀察使前人不治薰頗以清力自將牙

將素驕其謀逐出之薰奔揚州貶棣王府長史分司東

都懿宗立召為太常少卿擢累吏部侍郎時數大赦階

正議光祿大夫者得蔭一子門施戟於是官人用階請

蔭子薰却之不肯叙宰相杜悰才其人擬判度支辭又

擬刑部兼御史中丞固辭乃免久之進左丞性愛友糾

族百口稟不充求外遷擬華州刺史輒留中為倖侍酬

沮後以太子少師致仕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

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為隱巖時松於庭號七松處士云

韋博字大業京兆萬年人祖黃裳浙西節度觀察使博

取進士第復遷殿中侍御史開成中蕭本詐窮得罪詔

與中人籍其財中人利寶玉欲竊取去博奪還簿無遺

唐書寬鄭薰

三

賁回鶻入寇以符澈為河東節度使拜博為判官久之
進主客郎中時詔毀佛祠悉浮屠隸主客博言令太暴
宜近中宰相李德裕惡之會羌渾叛以何清朝為靈武
節度使詔博副之擢右諫議大夫召對賜金紫因行西
北邊商虜強弱還奏有旨進左大夫為京兆尹與御史
中丞鬻競不平皆得罪下除博衛尉卿出為平盧節度
使檢校禮部尚書徙昭義卒年六十二贈兵部尚書
史臣曰韋公鯁亮守官犯而得禮蕭子恬於吏隱抑亦
名賢蔚章操韻非高而從容長者郁朗襟槩鬱有世風
三高竝秀於一時二馮爭驅於千里咸以摘英挾藻華

唐書三十九 韋博

三

國揚名潤色之能封無與讓壽考垂慶儒何負哉

贊曰伏蒲進諫染翰為文獨孤韋氏志在匡君馮高諸
子綺繡續紛禁垣擅美渤海凌雲

唐書卷第二百十九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

列傳二百

李訓

鄭注

王涯

王璠

賈餗

舒元興

郭行餘

羅立言

李孝本

韓約 顧師邕 李貞素皆從新書增

李訓

字子甫 肅宗時宰相揆之族孫也始名仲言 字子進

士擢第形貌魁梧神情灑落辭敏智捷善揣人意寶厯
中從父逢吉為宰相以訓陰險善計事愈親厚之初與
茅彙等欲中傷李程及武昭事發訓坐長流嶺表會赦

唐書李訓

十一

得還丁母憂居洛中

鄭注佐昭義府仲言慨然曰當世
操權力者皆擬擬吾聞注好士有

中助可與共事因時逢吉為留守思復為宰相且深怨

往見注相得甚歡裴度居常憤鬱不樂訓揣知其意即以奇計動之自言

與鄭注善逢吉以為然遺訓金帛珍寶數百萬令持入

長安以賂注注得賂甚悅乘間薦於中尉王守澄乃以

注之藥術訓之易道合薦於文宗守澄以訓練粗難入

禁中帝令訓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入內帝見其指趣甚

奇之及訓釋服在京師大和八年自流入補四門助教

召入內殿面賜緋魚其年十月遷國子周易博士充翰

林侍講學士入院日賜宴宣法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

法曲以寵之兩省諫官給事中鄭肅韓伏諫議大夫李翊郭承嘏中書舍人高元裕權

等伏閣切諫言訓姦邪海內聞知不宜令侍宸展終不

聽文宗性守正嫉惡以宦者權寵太過繼為禍胎元和

末弒逆之徒尚在左右雖外示優假心不堪之思欲芟

落本根以雪讐恥九重深處難得將相明言前與侍講

宋申錫謀謀之不臧幾成反噬自是巷伯尤橫因鄭注

得幸守澄俾之援訓冀黃門之不疑也訓既在翰林解

易之際或語及巷伯事則再三憤激以動上心以其言

論縱橫謂其必能成事因改名訓遂以真誠謀於訓注自是

二人寵幸言無不從而深祕之謀往往流聞於外上慮

唐書李訓

二

中人猜慮乃疏易義六條示於百辟有能出訓之意者

賞之蓋欲知上以師友寵之九年七月改兵部郎中知

制誥充翰林學士九月遷禮部侍郎同平章事仍賜金

紫之服詔以平章之暇三五日一入翰林訓既秉權衡

即謀誅內豎中官陳宏志者自元和末負弒逆之名忠

義之士無不扼腕時為襄陽監軍乃召自漢南至青泥

驛遣人封杖決殺王守澄自長慶已來知樞密典禁軍

作威作福訓既作相以守澄為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

罷其禁旅之權尋賜酖殺之又逐西川監軍楊承和淮

南韋元素河東王踐言於嶺外已行皆賜死而崔潭峻前物訓愈承恩顧業里賞

資旁每別殿奏對他宰相莫不順成其言黃門禁軍迎

拜戢斂訓本以織達門庭趨附之士率皆狂怪險異之

流時亦能取正人偉望以鎮人心天下之人有冀訓以

致太平者不獨人主惑其言嘗建言天下浮屠避徭役

者還為民既執政耗國衣食請行業不如令

兩立託以中外應赴之謀出注為鳳翔節度使俟誅內

豎即兼圖注約以其年十一月誅中官須假兵力乃以

大理卿郭行餘為邠寧節度使戶部尚書王璠為太原

節度使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大尹事太府卿韓約為

金吾街使刑部郎中知雜李孝本權知中丞事皆訓之

唐書李訓

三

親厚者冀王璠郭行餘未赴鎮間廣令召募豪俠及金

吾臺府之從者俾集其事是月二十一日帝御紫宸班

定韓約不報平安奏曰金吾左仗院石榴樹夜來有甘

露臣已進狀訖乃蹈舞再拜宰相百官相次稱賀李訓

奏曰甘露降祥俯在宮禁陛下宜親幸左仗觀之班退

上乘軟舁出紫宸門由含元殿東階升殿宰相侍臣分

立於副階文武兩班列於殿前上令宰相兩省官先往

視之既還曰臣等恐非真甘露不敢輕言言出四方必

稱賀也上曰韓約妄邪乃令左右軍中尉樞密內臣往

視之既去訓召王璠郭行餘曰來受敕旨璠恐悚不能

前行餘獨拜殿下時兩鎮官健皆執兵在丹鳳門外訓
已令召之唯璠從兵入邪寧兵竟不至中尉樞密至左
仗聞幕下有兵聲驚恐走出闔者欲扇鏢之為中人所
叱執關而不能下內官迴奏韓約氣懾汗流不能舉首
中官謂之曰將軍何及此邪又奏曰事急矣請陛下入
內即舉軟輿迎帝訓殿上呼曰金吾衛士上殿來護乘
輿者人賞百千內官決殿後眾愚舉與疾趨訓攀呼曰
陛下不得入內訓而蹟訓歷之將引刀韉中救至士良
免金吾衛士數十人隨訓而入羅立言率府中從人自
東來李孝本率臺中從人自西來共四百餘人上殿縱

唐書李訓

四

擊內官死傷者數十人訓持愈急遞進入宣政門帝噴
目叱訓內官郝志榮奮拳擊其胷訓即僵仆於地帝入
東上閣門門即闔內官呼萬歲者數四元與雖知謀不
開延英邪而羣須與內官率倫陳君奔等禁兵五百
人露刃出閣門遇人即殺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方中
書會食聞難出走諸司從吏死者六七百人復分兵屯
訓黨千餘人斬四方館流血成渠宦豎知訓事連天子
相與怨噴帝懼僞不語故宦人得肆志殺戮俄而元輿
涯皆為兵所執涯實不知謀士良榜急乃自署反狀
詔出衛騎千餘馳成陽奉天捕亡者大索都城分掩
廟費產一空兩省印簿書輒持去祕館圖書等家及賈
者明日召羣臣初至建福門從者不得入光範門尚
列兵誰何乃孫金吾右仗至宣政衙兵皆露持是時無

宰相御史中丞久之閣門使馬元贇政扉傳詔張
仲方可京兆尹而吏皆前死羣臣不能班帝初未知涯
等被繫猶遲其不朝既而士良白涯與訓謀逆將立鄭
注遠召僕射令狐楚鄭軍兵部尚書王源中吏部侍郎
李虞仲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邪楚曰
然涯誠有謀罪應死是日京師諸禁兵剽劫未止民乘
亂往往復私怨相戕擊人死甚眾帝遣楊鎮新遂良等
屯兵大衛鼓而傲之兵乃止帝逼宦官於是下詔累訓
罪等是日訓中拳而仆知事不濟乃單騎走入終南山
投寺僧宗密訓與宗密素善欲剃其髮匿之從者止之
乃趨鳳翔欲依鄭注出山為蓋屋鎮將宗楚所得械送
京師至昆明池訓恐入軍別受榜掠乃謂兵士曰所在
有兵得我者即富貴不如持我首行免被奪取乃斬訓
持首而行訓弟仲景新書再從弟戶部員外郎元臯皆

唐書李訓

五

伏法始元臯以屬疏自解得去士良誅奴仇士良以宗
密容李訓遣人縛入左軍責以不告之罪將殺之宗密
怡然曰貧僧識訓年深亦知反叛然本師教法遇苦即
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中尉魚宏志嘉之奏釋其罪是
暴尸旁午有詔棄都外男女孩嬰相雜厠淹旬許京兆
府瘞斂作二大冢葬道左右他日帝頗思訓數為李石
鄭覃稱其才而宦豎愈熾帝未以制居常忽忽不憚每
游燕雖倡樂雜沓未嘗歡顏慘不展往往瞋目獨語或
裴回眺望賦詩以見情自是感疾至棄天下云
鄭注絳州翼城人始以藥術游長安權豪之門本姓魚
冒姓鄭氏故時號魚鄭注用事時人目之為水族元和
十三年李愬為襄陽節度使注往依之愬得其藥力因

厚遇之署為節度衙推從愬移鎮徐州又為職事軍政
可否愬與之參決注詭辨陰狡善探人意旨與愬籌謀
未嘗不中其意然挾邪任數專作威福軍府患之時王
守澄監徐軍深怒注一日以軍情患注白於愬愬曰彼
雖如此實竒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不如旨去未為晚
愬即令謁監軍守澄初有難色及延坐與語機辨縱衡
盡中其意遂延於內室促膝投分恨相見之晚翼日守
澄謂愬曰誠如公言實竒士也自是出入守澄之門都
無限隔愬署為巡官齒於賓席及守澄入知樞密當長
慶寶曆之際國政多專於守澄注晝伏夜動交通賂遺

唐書李德裕傳注

六

初則讒邪姦巧之徒附之以圖進取數年之後達僚權
臣爭湊其門累從山東京西諸軍歷衛佐評事御史又
檢校庫部郎中為昭義節度副使既以陰事誣陷宋申
錫守道正人始側目焉大和七年罷邠寧行軍司馬入
京師金吾將軍孟文亮鎮邠寧取為司馬不肯行御史
御史中丞宇文鼎劾奏乃上道過奉天輒還御史
李款閭內彈之曰鄭注內通敕使外結朝官兩地往來
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
付法司旬日內諫章十數始王涯用注力再輔政又憚
欲因斥去之即表副昭義節度至九月注進藥方一卷
府不旬月文宗暴眩守澄復薦注
令守澄召注對浴堂門賜錦絲召對之夕彗出東方長

三尺光耀甚繁其年十二月拜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
起第善和里通於永巷長廊復壁日聚京師輕薄子弟
方鎮將吏以招權利間日入禁軍與守澄款密語必移
時或通夕不寐李訓既附注以進承間入謁而輕浮躁
進者盈於注門九年八月遷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
士召自九仙門帝面賜告身時李訓已在禁庭二人相
洽日侍君側講貫太平之術以為朝夕可致昇平兩姦
合從天子益惑其說是時訓注之權赫於天下既得行
其志生平恩讐絲毫必報因楊虞卿之獄挾忌李宗閔
李德裕心所惡者目為二人之黨朝士相繼斥逐班列

唐書李德裕傳注

七

為之一空人人惴惴若崩厥角帝微知之下詔慰諭人
情稍安訓注天資狂妄偷合苟容至於經畧謀猷無可
稱者初浴堂召對上訪以富人之術乃以權茶為對其
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園官自造作量給直分命使者主
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權茶使又言秦中有災宜興
工役以禳之文宗能詩嘗吟杜甫江頭篇云江頭宮殿
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始知天寶已前環曲江四岸
有樓臺行宮解署心切慕之既得注言即命左右神策
軍差人淘曲江昆明二池仍許公卿士大夫之家於江
頭立亭館以時追賞時兩軍造紫雲樓彩霞亭內出樓

額以賜之注言無不從皆此類也九月檢校尚書左僕

射鳳翔尹鳳翔節度使蓋與李訓謀事有期欲中外協

勢詔月入奏事請僚屬於訓訓與舒元與謀終殺注慮

其豪俊為助更擇臺閣長厚者以錢可復為副李敬

節度使受命戎服詣兵部謁後寢廢注請復之而王璠

郭行餘皆踵為常是日度支京兆等供帳入辭帝賜通

天犀帶出都門旗干折注惡之先是守澄死以十一月

葬滄水注奏言守澄國勞舊願身護喪因羣宦者臨送

欲以鎮兵悉禽誅之訓畏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

十一月注聞訓事發自鳳翔率親兵五百餘人赴闕至

扶風其謀奔武功聞訓敗乃還監軍張仲清及大將

賈克中等十餘人監軍使張仲清已得密詔迎而勞之

注驚捷不暇聽將李叔和策訪注計事注倚兵衛

召至監軍府議事將李叔和策訪注計事注倚兵衛

即赴之仲清已伏兵幕下注方坐伏兵發斬注傳首京

師部下潰散注家屬屠滅靡有孑遺注妻兄魏逢九

昧為率更令鳳翔少尹遣逢至京師與訓約被誅可復

等及親卒千餘人皆族矣擢仲清內常侍遂成陽令叔

和檢校太子賓客賜錢千萬楊鳳翔行軍初未獲注京

師憂恐元蕭宏皆勒兵備非常至是人人相慶注兩目

不能遠視自言有金丹之術可去痿弱重腿之疾始李

愬自云得效乃移之守澄亦神其事繇是中官視注皆

憐之卒以是售其狂謀而守澄自貽其患復致衣冠塗

地豈一時之沴氣歟既籍沒其家財得絹一百萬疋他

物稱是注敗前菌生所服帶上褚中藥化為蠅數萬飛

去宏茂右拾遺妻蕭臨刑誦曰我太后妹奴輩

可來殺兵皆斂手乃免宏節勇而多謀始在廊坊趙儻

節度府為注所辟敬彝為路隋所辟隋卒客江淮以未

赴免因擢兵部員外郎終衛州刺史

王涯字廣津太原人魏廣陽侯問之裔祖祚武后時諫

司直馳傳決獄所父晃歷左補闕淮博學工屬文往見

至以仁平稱云貞元八年進士擢第登宏辭科釋褐藍田尉貞元

二十年十月一月召充翰林學士拜右左新書拾遺左補

闕起居舍人皆充內職元和三年其甥皇甫湜以賢良

相涯坐為宰相李吉甫所怒罷學士守都官員外郎再

不避嫌為宰相李吉甫所怒罷學士守都官員外郎再

貶虢州司馬史憲宗思之五年入為吏部員外郎七年

改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再為翰林學士九年八月正拜中書舍

人十年轉工部侍郎知制誥加通議大夫清源縣開國

男學士如故涯文有雅思承貞元和間訓誥溫麗多所

遠或召不時至詔假光宅十一年十二月拜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十三年八月不稱職罷相守兵部侍郎尋遷

吏部穆宗即位以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

節度使其年十一月吐蕃南北犄角入寇西北邊騷動

詔兩川兵拒之時蕃軍逼雅州涯上疏曰臣當道出軍

徑入賊腹有兩路一路從龍州清川鎮入蕃界徑抵故

松州城是吐蕃舊置節度之所一路從綿州威蕃柵入

蕃界徑抵棲雞城皆吐蕃險要之地又曰臣伏見方今

天下無犬吠之警海內同覆孟之安每蕃戎一警則中外咸震致陛下有旰食軫懷之憂斯乃臣等居大官受重寄者之深責也雖承詔發卒心馳寇庭期於爲國討除使戎人芟翦晝夜思忖何補涓毫所以悽悽愚心願陳萬一臣觀自古長策昭然可徵在於實邊兵選良將明斥候廣資儲杜其姦謀險其走集此立朝士大夫皆知不獨微臣知之也祇在舉行之耳然臣愚見所及猶欲布露者誠願陛下不愛金帛之費以釣北虜之心臨遣信臣與之定約曰犬戎悖亂負恩爲邊鄙患者數矣能制而服之者唯在北蕃如能發兵深入殺若干人取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若干地則受若干之賞開懷以示之厚利以啗之所以勸聳要約者異於他日則匈奴之銳可得而出矣一戰之後西戎之力衰矣穆宗不能用其謀長慶元年幽鎮復亂王師征之未聞克捷涯在鎮上書論用兵曰伏以幽鎮兩州悖亂天紀迷亭育之厚德肆豺虎之非心囚繫鼎臣戕賊戎帥毒流列郡孽及庖僚凡在有情孰不扼腕咸欲橫戈荷戟問罪賊庭伏以國家文德誕敷武功繼立遠無不服邇無不安矧茲二方敢逆天理臣竊料詔書朝下諸鎮夕驅以貔貅問罪之師當倡狂失節之寇傾山壓卵決海灌熒勢之相懸不是過也但以常

山燕郡虞虢相依一時興師恐費財力且夫罪有輕重事有後先攻堅宜從易者如聞范陽肇亂出自一時事非宿謀情亦可驗鎮州構禍殊匪偶然扇動屬城以兵拒境如此則幽薊之衆可示寬刑鎮冀之戎必資先討况廷湊闖茸不席父母之恩成德分離人多迫脅之勢今以魏博思復讐之衆昭義願盡敵之師參之晉陽輔以滄易犄角而進易若建瓴盡屠其城然後北首燕路在朝廷不爲失信於軍勢實得機宜臣之愚忠輒在於此臣又聞用兵若鬪先扼其喉今瀛莫易定兩賊之咽喉也誠宜假之威柄戍以重兵俾其死生不相知間牒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二

無所入而以大軍先迫冀趙次下井陘此百舉百全之勢也臣受恩深至無以上酬輕冒陳聞不勝戰越洎涯疏至盧士攻已爲賊劫陷瀛莫州兇勢不可遏俄而二兇俱宥之三年入爲御史大夫敬宗卽位改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鹽鐵轉運使俄遷禮部尚書充職寶曆二年檢校尚書左僕射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就加檢校司空大和三年正月入爲太常卿文宗以樂府之音鄭衛太甚欲聞古樂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時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樂曲成涯與太常丞李廓少府監庾承憲押樂工獻於梨園亭帝按之於會昌殿上

悅賜涯等錦綵四年正月守吏部尚書檢校司空復領

鹽鐵轉運使代王其年九月守新書左新書僕射領使

御史中丞宇文鼎以涯兼使職恥為之屈奏僕射視事
日四品以上官不宜獨拜涯怒即建言與其廢禮不如
審官請避位以存舊典帝難之詔尚書省雜議工部侍
郎李固言謂禮君於士不答拜非其臣則答不臣人之
臣也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避正君也大夫於獻不
親君有賜不於其臣雖賤必答拜避正君也大夫於獻不
夫答拜所以尊事天子別嫌明微也古者列國君稱與大
書令禮當重凡百司州縣皆有副貳闕則攝總至著定
之禮則不可越僕射由是也按令凡文武三品拜一品
四品拜二品開元禮京兆河南牧州刺史縣令上日丞
以下答拜此禮令相辰不可獨據又言受冊官始上無
不答拜者而僕射亦受冊禮不得異雖相承為故事然
人情難安者安得弗改請如禮便帝不能決涯竟用舊儀奏李師道前據河南十二
州其交鄆淄青濮州界舊有銅鐵冶每年額利百餘萬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自收復未定稅額觀察使擅有請復係鹽鐵司依建中

元年九月敕例制置從之七年七月以本官同平章事

合度支鹽鐵為一使兼領之進封代國公新書食邑二千戶乃奏罷

酒錢以悅眾八年正月加檢校司空門下侍郎宏文館大學

士太清宮使罷度九年五月正拜司空仍令所司冊命

加開府儀同三司仍兼領江南權茶使十一月二十一

日李訓事敗文宗入內涯與同列歸中書會食未下筋

吏報有兵自閣門出逢人即殺涯等蒼皇步出至永昌

里茶肆為禁兵所擒并其家屬奴婢皆繫於獄仇士良

鞫涯反狀涯實不知其故械縛既急榜笞不勝其酷乃

令手書反狀自誣與訓同謀獄具左軍兵馬三百人領

涯與王璠羅立言右軍兵馬三百人領賈餗舒元興李

孝本先赴郊廟徇兩市乃腰斬於子城西南隅獨柳樹

下涯以權茶事百姓怨恨詬罵之投瓦礫以擊之中書

房吏焦寓焦璿臺吏李楚等十餘人吏卒爭取殺之籍

沒其家涯子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孟堅太常博士仲

翔校書郎其餘稚小妻女連襟係頸送入兩軍無少長

盡誅之仲翔始匿侍御史裴錡家錡執以赴軍仲翔曰

自涯已下十一家資貨悉為軍卒所分涯積家財鉅萬

計居承寧里乃兩軍士卒及市人亂取之竟日不盡涯

博學好古能為文以辭藝登科踐揚清峻而貪權固寵

不遠邪佞之流以至赤族涯質狀頗省長上短下動舉

視及他方技別墅有佳木流泉居常書史自怡使客賀

若夷鼓琴娛賓文宗惡俗侈靡詔涯懲革涯條上其制

凡衣服室宇使畧如古貴戚皆不便誘誦器然議遂格

然涯年七十嗜權固位偷合訓等不能繫去就以至覆

宗涯家書數萬卷俸於書府前代法書名畫人所保惜

者以厚貨致之不受貨者即以官爵致之厚為垣竅而

藏之復壁至是人破其垣取之或剔取函奩金寶之飾

與其玉軸而弃之涯之死也人以為冤後令狐楚見帝

並列者既族滅矣而露骨不藏深可悼痛帝惻然詔京

兆尹薛元賞葬涯等十一人各賜襲衣仇士良使盜竊

發其家投骨渭水涯女為賣綉妻以病疾免家人給告

我女驚號墮地乃以實告涯從弟沐客江南困窮昭義

來京師謁涯二歲乃得見許以祿仕難作亦死昭義

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章求示涯等三相罪名仇士良頗

懷憂恐初宦官縱毒凌藉南司及從諫奏論兇炤稍息

人士賴之昭宗天復初大赦明涯訓

王璠字魯玉父礎進士文辭知名璠元和五年擢進士

第登宏辭科風儀修飾操履甚堅累辟諸侯府元和中

入朝為監察御史再遷起居舍人副鄭覃宣慰於鎮州

長慶中累歷員外郎四年以職方郎中知制誥寶曆元

年二月轉御史中丞時李逢吉為宰相與璠親厚故自

璠

百

郎官掌誥便拜中丞恃逢吉之勢稍橫嘗與左僕射李

絳相遇於街交車而不避絳上疏論之曰左右僕射師

長庶僚開元中名之丞相其後雖去三事機務猶總百

司之權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尚書已下每月合衙上日

百僚列班宰相居上中丞御史列位於庭禮儀之崇中

外特異所以自武德貞觀已來聖君賢臣布政除弊不

革此禮謂為合宜苟有不安尋亦合廢近年緣有才不

當位恩加特拜者遂從權便不用舊儀酌於羣情事實

未當今或有漢射初除就中丞院門相看即與欲參何

殊或中丞新授亦無見僕射處及參賀處或僕射先至

中丞後來憲度乖宜尊卑倒置儻人才忝位自合別授

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伏望下百僚詳定事

體使承可遵行敕旨令兩省詳議兩省奏曰元和中伊

慎忝居師長之位太常博士韋謙削去舊儀今李絳所

論於禮甚當逢吉素惡絳之直天子雖許行舊儀中書

竟無處分乃罷璠中丞遷工部侍郎尋罷絳僕射以太

子少師分司東都其弄權怙寵如此初璠按武昭獄意

丞乃璠二年七月出為河南尹時內殿小兒頗擾民璠

大和二年以本官權知東都選十月轉尚書左丞救選

畢入朝三年改吏部侍郎四年七月拜京兆尹兼御史

大夫自李諫後政條壞數姦豪浸不暇璠頗修舉政有

璠

五

密與璠議除之璠反以告王十二月遷左丞判太常卿

事六年八月檢校禮部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八

年李訓得幸累薦於上召還復拜右新書丞璠以逢吉

故吏自是傾心於訓權倖傾朝九年五月遷戶部尚書

判度支封祁謝日召對浴室賜之錦綵李宗閔得罪璠

解乃其年十一月李訓將誅內官令璠召募豪俠乃授

太原節度使託以募爪牙為名訓敗之日璠歸長興里

第是夜為禁軍所捕舉家下獄李訓傳璠聚河東兵環

攻之呼曰王涯等得罪起尚書為相璠喜啟關納之既

行知見給泣曰李訓累我璠見涯患曰公何見引涯日

於守澄今焉逃死斬璠於獨柳樹家無少長皆死璠子

遐休直宏文館李訓舉事之日遐休於館中禮上同職

駕部郎中令狐定及劉軻劉輯等五六人送之是日悉

爲亂兵所執定以兄楚爲僕射軍士釋之獨執遐休誅

之初璠在浙西繕城壕役人掘得方石上有十二字云

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卽休璠視莫知其旨京口老

人講之曰此石非尚書之吉兆也尚書祖名崑崙生礎

是山有石也礎生尚書是石有玉也尚書之子名遐休

休絕也此非吉徵果赤族

賈餗字子美河南人祖渭父寧餗少孤客江淮間從父

收郵良厚異進士擢第又登制策甲科文史兼美授渭

集賢校理四遷至考功員外郎長慶初策召賢良選當時名

士考策餗與白居易俱爲考策官選文人以爲公尋以

本官知制誥餗美文辭開敏有斷然編急氣陵輩行李

逢吉寶易直愛遷庫部郎中充職四年爲張又新所構

餗才得不斥穆宗崩告哀江南道拜常州刺史舊制

出爲常州刺史兩省官出使得朱衣吏導前餗赴州猶

用之觀察使李德裕大和初入爲太常少卿二年以本

官知制誥三年七月拜中書舍人四年九月權知禮部

貢舉五年榜出後正拜禮部侍郎凡典禮闈三歲所選

士七十五人得其名人多至公卿者七年五月轉兵部

侍郎八年十一月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九年上已詔

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餗自矜大不徹扇蓋騎

而入御史楊儉蘇特固爭餗曰黃面兒敢爾儉曰公爲

御史能默然邪大夫温造四月檢校禮部尚書潤州刺

史浙西觀察使制出未行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進金

紫階封姑臧男食邑三百戶未幾加集賢殿大學士監

修國史既得位會李宗閔得罪其年十一月李訓事發

兵交殿廷禁軍肆掠餗易服步行出內潛身人間翼日

自投神策軍與王涯等皆族誅少與沈傳師善傳師前

瘖而祭諸寢復夢曰事已爾回奈何劉蕡以賢良方正

對策指中人爲禍亂根本而餗與馮宿龐嚴爲考功畏

避不敢聞餗雖中立自持然不能以身犯難排斥姦穢

脂韋其間遂至覆族逢時多僻死非其罪世多寃之

舒元興者江州人婺州東陽人地寒不與士齒始學卽

秀特數元和八年登進士第元興舉進士見有司劍校

延譽元興元和八年登進士第元興舉進士見有司劍校

炬食具皆人自將吏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

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

夫宰相公卿非賢不選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

下賢意羅羅非所以觀其文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

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其文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

引去而不肖者爲陛下用也今貢珠貝金玉有司承以

紫綺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邪又言求士不宜限數今

取二十

諸府從

監察轉

郊壇行

事御署

祝版元

興爲監

察監祭

事以爲

太重奏

曰臣伏見祀九宮貴神祝版九片陛下親署御名及稱臣於九宮之神臣伏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廟之外無合稱臣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而貴神以九宮為目是宜分方而守其位臣數其名號太一天一招搖軒轅咸池青龍太陰天符攝提也此九神於天地猶子男也於日月猶侯伯也陛下為天子豈可反臣於天子男邪臣竊以為過縱陰陽者流言其合祀則陛下當合稱皇帝遣某官致祭於九宮之神不宜稱臣與名臣雖愚瞽未知其可乞下禮官詳議從之尋轉刑部員外郎元輿自負奇才銳於進取乃進所業文章乞試効用

大和五年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言馬周張嘉貞代人作奏起逆旅卒為名臣今臣備位於朝自陳文章凡五晦朔不一報籍自謂才不後周嘉貞而無因入又不露所蘊是終無振發時也漢主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披剔剖決有可以輔教化者未始遺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盛時難逢幸執謂竊自愛惜文宗得其書高其激印出示宰相 宰執謂其躁競 李宗閣以浮躁 五年八月改授著作郎分司東都時李訓丁母憂在洛與元輿性俱詭激乘險蹈利相得甚歡及訓為文宗寵遇復召為尚書郎九年以右司郎中知臺雜七月權知中丞事 御史大夫李固言表知史中丞會帝錄因元輿 九月正拜御史中丞兼判刑部奏辨明審不三月即真 是月以本官同平章事與訓同知侍郎專附鄭注注所 是月以本官同平章事與訓同知

政事而深謀詭辨熒惑主聽皆生於二兇也然加禮舊臣外鈞人 警先時裴度令狐楚鄭單皆為當 訓竊發之日兵自內出元輿易服單馬出安化門為追騎所擒送左軍族誅之元輿為牡丹賦一篇時稱其工死後帝觀牡丹凭殿擢賢良方正終司封員外郎餘及誅李訓傳賈餗臨刑憤叱獨元輿日晷錯張華尚不免豈特吾屬哉 郭行餘者亦登進士第其先使誌冢辭不為重脩怒即解去擢累京兆少尹嘗值尹劉栖楚不肯避栖楚捕導從繫之自言宰相裴度頗為論止行餘移書曰京兆府在漢時有尹有都尉有丞皆詔自除後循而不改開元時諸王為牧故尹為長史司馬即都尉丞耳今尹總牧務少尹副焉未聞道路間有下車 大和初累官至楚州刺史五年移汝州兼御史中丞九年入為大理卿李訓

在東都時與行餘親善行餘數相餉遺至是用為九列十一月訓欲竊發令其募兵乃授邠寧節度使訓敗族誅

羅立言者宣州人父名歡貞元末登進士第魏博田宏正陽武令以治劇遷河陰立言始築城郭地所當者皆富豪大賈所占下今使自築其處吏籍其闕陘號於眾曰有不約約為我更完民憚其嚴數旬畢民無田者不知有役設鑣絕汴流姦盜屏息河南尹丁公著上狀加朝散大夫然倨下傲上出具弓矢呵道冥冥客列寶厓初倡優如大府人皆惡之以是稀遷然自放不衰 寶厓初檢校主客員外郎為鹽鐵河陰院官二年坐糴米不實計贓一萬九千貫鹽鐵使惜其吏能定罪止削所兼侍御史大和中由廬州刺史為司農少卿主太倉出納物以貨

厚賂鄭注李訓亦重之訓將竊發須兵集事以京兆府多吏卒用立言為京兆少尹知府事訓敗日族誅長安縣令孟瑄貶硤州長史萬年縣令姚中立朗州長史以兩縣捕賊官受立言指使故也初立言集兩縣吏卒萬年捕賊官鄭洪懼禍託疾既而詐死令家人喪服聚哭姚中立陰知其故恐以詐聞不免其累乃以狀告洪之詐仇士良拘洪入軍洪衝中立之告謂士良曰追集所由皆因縣令處分子何罪也故中立坐貶洪免死

唐書三皇羅立言

三

承事最預訓謀竊發之日孝本從人殺內官十餘人於殿廷知事不濟李訓傳易綠榜猶金帶以帽障面單騎走投鄭注至咸陽西原為追騎所捕族誅之坐訓注而族者凡十一家人以為冤韓約朗州武陵人本名重華志勇決畧涉書有吏幹歷兩池推鹽使虔州刺史交趾叛領安南都護再遷太府卿大和九年代崔郾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居四日起事約由錢穀進更安南高饒地聚貨尤多李訓傳約最後捕得責以反狀不服斬之顧師邕字睦之少連子性恬約喜書寡游合第進士累遷監察御史李訓薦為水部員外郎翰林學士訓遣宦官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訓按邊既行命師邕為詔賜六道殺之會訓敗不果師邕流崖州至藍田賜死李貞素嗣道王實子性和裕衣服喜鮮明漢陽公主妻以李女累遷宗正少卿由將作監改左金吾衛將軍韓約之詐貞素知之流儋州至商山賜死

史臣曰王者之政以德霸者之政以權古先后王率由

茲道而遂能息人靖亂垂統作則者如梓人共柯而殊工良奕同枰而獨勝蓋在得其術則事無後艱昭獻皇帝端冕深帷憤其斯養欲鏹官居之弊載澄刑政之源當宜禮一代正人訪先朝耆德修文教而厚風俗設武備以服要荒俾西被東漸皆陶於景化柔祇蒼昊必降於禎祥自然懷德以寧無思不服況區區宦者獨能悖化哉故豎刁易牙不廢齊桓之霸韓嫣籍孺何妨漢帝之明蓋有管仲亞夫之賢屬之以大政故也此二君者侍御闈寺得其道也而昭獻忽君人之大體惑纖狡之庸儒雖終日橫經連篇屬思但得好文之譽庸非致治

唐書三皇李孝本

三

之先且李訓者狙詐百端陰險萬狀背守澄而勸猷出鄭注以擅權祇如盡隕四星兼權八校小人方寸即又難知但慮為蚤蝨而採溪蓀翻獲螻蛄之患也嗚呼明主夫何不思遽致血濺黃門兵交青瑣苟無藩后之勢黃屋危哉涯餽綽有士風晚為利喪致身鬼域之伍何逃瞰室之災非天不仁子失道也

贊曰爽且興周斯高亡秦禍福非天治亂由人訓注姦偽血赭象魏非時之賢君迷倒置

新書贊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王涯暗昏舒元與險而輕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訓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返以臺府抱關游

徵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與宰相李石李
固言鄭覃稱訓稟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
天下奇才公等勿及也德裕曰國將亡天與之亂人
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為然傳曰國將亡天與之亂人
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厦之顛天下為寒心豎毛文
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為閣謁所乘天果厭唐德哉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

唐書三 李孝本

三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一

列傳百五

裴度 子識 諡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祖有鄰濮州濮陽令父淑河
南府澠池丞度貞元五年進士擢第登宏辭科補校書郎應
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對策高等授河陰縣尉
遷監察御史密疏論權倖語切忤旨出為河南府功曹
武元衡鎮西川表 遷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
郎知制誥尋轉本司郎中七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
其子懷諫幼年不任軍政牙軍立小將田興為留後興
布心腹於朝廷請守國法除吏輸常賦憲宗遣度使魏

唐書三 裴度

十一

州宣諭與承僭侈之後車服垣屋有踰制度視事齋閣
尤加宏敞興惡之不於其間視事乃除舊採訪使廳居
之請度為壁記述興謙降奉法魏人深德之興又請度
遍至屬郡宣述詔旨魏人郊迎感悅使還拜中書舍人
九年十月改御史中丞宣徽院五坊小使每歲秋按鷹
犬於畿甸所至官吏必厚邀供餉小不如意即恣其須
索百姓畏之如寇盜先是貞元末此輩暴橫尤甚乃至
張網羅於民家門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日驚我供奉鳥
雀又羣聚於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留蛇一篋誠之
曰吾以此蛇致供奉鳥雀可善飼之無使飢渴主人賂

而謝之方肯攜蛇篋而去至元和初雖數治其弊故態未絕小使嘗至下邳縣縣令裴寰性嚴刻嫉其兇暴公館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構寰出慢言及上聞憲宗怒促令攝寰下獄欲以大不敬論宰相武元衡等以理開悟帝怒不解度入延英奏事因極言論列言寰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即決五坊小使如小使無罪即決裴寰度對曰按罪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爲令長憂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色遽霽翼日令釋寰尋以度兼刑部侍郎奉使蔡州行營宣諭諸軍既還帝問諸將之才度曰臣觀李光顏見義能勇終有所成不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裴度

十一

數日光顏奏大破賊軍於時曲帝尤歎度之知人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刺宰相武元衡亦令刺度是日度出通化里盜三以劍擊度初斷韉帶次中背纔絕單衣後微傷其首度墮馬會度帶氈帽故瘡不至深賊又揮刃追度度從人王義乃持賊連呼甚急賊反刃斷義手乃得去度已墮溝中賊謂度已死乃捨去居三日詔以度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勁正而言辨尤長於政體凡所陳論感動物情自魏博使還宣達稱旨帝深嘉屬又自蔡州勞軍還益聽其言尚以元衡秉政大用未果自盜發都邑便以大計屬之初元

衡遇害獻計者或請罷度官以安二鎮之心憲宗大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計得行朝綱何以振舉吾用度一人足以破此二賊矣度亦以平賊爲己任度以所傷請告二十餘日詔以衛兵宿度私第中使問訊不絕未拜前一日宣旨謂度曰不用宣政叅假即延英對來及度入對撫諭周至時羣盜干紀變起都城朝野恐駭及度命相制下人情始安以爲必能殄寇自是誅賊之計日聞獻替用軍愈急十一年莊憲皇后崩度爲禮儀使上不聽政欲準故事置冢宰以總百司度獻議曰冢宰是殷周六官之首既掌邦理實統百司故王者諒闇百官有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裴度

十一

權聽之制後代設官既無此號不可虛設且國朝故事或置或否古今異制不必因循敕旨曰諸司公事宜權取中書門下處分識者是之六月蔡州行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兵敗於鐵城中外恟駭先是詔羣臣各獻誅吳元濟可否之狀朝臣多言罷兵赦罪爲便翰林學士錢徽蕭俛語尤切唯度言賊不可赦及霞寓敗宰相以上必厭兵欲以罷兵爲對延英方奏憲宗曰夫一勝負兵家常勢若帝王之兵不合敗則自古何難於用兵累聖不應留此兇賊今但論此兵合用與否及朝廷制置當否卿等唯須要害處置將帥有不可者去之勿疑

兵力有不足者速與應接何可以一將不利便沮成計於是宰臣不得措言朝廷無敢言罷兵者故度計得行王稷家二奴告稷換父遺表隱沒進奉物留其奴於仗內遣中使往東都檢責稷之家財度奏曰王鏐身歿之後其家進奉已多今因其奴告檢責其家事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爲計者憲宗卽日追中使還二奴付京兆府決殺十二年李愬李光顏屢奏破賊然國家聚兵淮右四年度支供餉不勝其弊諸將玩寇相視未有成功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王涯等三人以勞師弊賦意欲罷兵見上互陳利害度獨無言帝問之對曰臣

唐書三十一 裴度

四

請身自督戰明日延英重議逢吉等出獨留度謂之曰卿必能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此賊偕生上亦爲之改容度復奏曰臣昨見吳元濟乞降表料此逆賊勢實窘蹙但諸將不一未能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赴行營則諸將各欲立功以固恩寵破賊必矣上然之翼日詔曰輔弼之臣軍國是賴興化致理秉鈞以居取威定功則分闔而出所以同君臣之體一中外之任焉屬者問罪汝南致誅淮右蓋欲刷其汙俗弔彼頑人雖挈地求生者實繁有徒而嬰城執迷者未翦其類何獸困而猶鬪豈鳥窮之無歸歟由是遙聽鼓鼙更張琴

瑟煩我台席董茲戎旃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飛騎尉賜紫金魚袋裴度爲時降生協朕夢卜精辯宣力堅明納忠當軸而才謀老成運籌而智略有定司其樞務備知四方之事付以兵要必得萬人之心是用禱於上元練此吉日帶丞相之印綬所以尊其名賜諸侯之斧鉞所以重其命爾宜宣布清問恢壯皇猷感勵連營蕩平多壘招懷孤疾字撫夷傷况淮西一軍素効忠節過海赴難史冊書勲建中初攻破襄陽擒滅崇義比者脅於凶逆歸命無由每念前勞常思安撫所以內輟輔臣俾爲師率實欲保全慰諭各使得宜汝往欽哉

唐書三十一 裴度

五

無越我不訓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觀察等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詔出度以韓宏爲淮西行營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祇稱宣慰處置使又以此行旣兼招撫請改翦其類爲革其志又以宏已爲都統請改更張琴瑟爲近輟樞衡請改煩我台席爲授以成筭皆從之仍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太子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等爲兩使判官書記皆從之初德宗朝政多僻朝官或相過從多令金吾伺察密奏宰相不敢於私

第見賓客及度輔政以羣賊未誅宜延接奇士共爲籌畫乃請於私居接延賓客憲宗許之自是天下賢俊得以効計議於丞相丞相得接士於私第由度之請也自討淮西王師屢敗論者以殺傷滋甚轉輸不迨擬議密疏紛紜交進度以腹心之疾不時去之終爲大患不然兩河之盜亦將視此爲高下遂堅請討伐上深委信故聽之不疑度旣受命召對於延英奏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闕無期上爲之惻然流涕十二年八月三日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百騎衛從上御通化門慰勉之度樓下銜涕而辭賜之犀帶

唐書三三 裴度

六

度名雖宣慰其實行元帥事仍以鄆城爲治所上以李逢吉與度不協乃罷知政事出爲劔南東川節度旣離京淮西行營大將李光顏烏重胤謂監軍梁守謙曰若俟度至而有功卽非我利可疾戰先事立功是月六日將出兵與賊戰於賈店爲賊所敗度二十七日至鄆城巡撫諸軍宣達上旨士皆賈勇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由主將戰勝則先使獻捷偶劔則凌挫百端度至行營並奏去之兵柄專制之於將衆皆喜悅軍法嚴肅號令畫一以是出戰皆捷度遣使入蔡州元濟與度書曰比密有降款而索日進隔河大呼遂令三軍防

元濟故歸首無路十月十一日唐鄧節度使李愬襲破懸瓠城擒吳元濟度先遣宣慰副使馬總入城安撫明日度建彰義軍節領洞曲降卒萬人繼進李愬具橐鞬以軍禮迎度拜之路左度旣視事蔡人大悅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燃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唯盜賊鬪殺外餘盡除之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爲限於是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初度以蔡卒爲牙兵或以爲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答曰吾受命爲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擒蔡人卽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卽時平定十一月

唐書三三 裴度

七

二十八日度自蔡州入朝留副使馬總爲彰義軍留後初度入蔡州或譖度沒入元濟婦女珍寶上聞頗疑之上欲盡誅元濟舊將封二劔以授梁守謙使往蔡州度迴至鄆城遇之乃復與守謙入蔡州量罪加刑不盡如詔守謙固以詔止度先以疏陳乃徑赴闕下二月詔加度金紫光祿大夫宏文館大學士賜勳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戶復知政事憲宗以淮西賊平因功臣李光顏等來朝欲開內宴詔六軍使修麟德殿之東廊軍使張奉國以公費不足出私財以助用訴於執政度從容啓曰陛下營造有將作監等司局豈可使功臣破產

營繕上怒奉國泄漏乃令致仕其浚龍首渠起凝暉殿
雕飾綺煥徒佛寺花木以植於庭有程昇皇甫鏞者姦
織用事二人領度支鹽鐵數貢羨餘錢助帝營造帝又
以昇鏞平蔡時供饋不乏二人並命拜同平章事度延
英尚論曰程昇皇甫鏞錢穀吏耳非代天理物之器也
陛下狗耳目之欲拔置相位天下人騰口掉舌以為不
可於陛下無益願徐思其宜帝不省納度三上疏論之
請罷已相位上都不省事見鏞傳又賈人張陟負五坊
使楊朝汶息利錢潛匿朝汶於陟家得私簿記有負錢
人盧載初云是故西川節度使盧坦大夫書迹朝汶即

唐書百三十五 裴度

八

捕坦家人拘之坦男不敢申理即以私錢償之及徵驗
書迹乃故鄭滑節度盧羣手書也坦男理其事朝汶曰
錢已進過不可復得御史中丞蕭俛及諫官上疏陳其
暴橫之狀度與崔羣因延英對極言之憲宗曰且欲與
卿商量東軍此小事我自處置度奏曰用兵小事也五
坊追捕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祇憂山東五坊使暴橫
恐亂輦轂上不悅帝久方省悟召楊朝汶數之曰向者
為爾使我羞見宰相遽命誅之初淮蔡既平鎮冀王承
宗甚懼度遣辯士相遊說客於趙魏間使說承宗令割
地入質以效順故承宗求援於田宏正由度使客諷動

之故兵不血刃而承宗鼠伏又諭程權入覲始判滄景
德棣為二鎮而承宗勢乃
離十三年李師道翻覆違命詔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
節度之師與田宏正會軍討之宏正奏請取黎陽渡河
會李光顏等軍齊進帝召宰臣於延英議可否皆曰閩
外之事大將制之既有奏陳宜遂其請度獨以為不可
奏曰魏博一軍不同諸道過河之後却退不得便須進
擊方見成功若取黎陽渡河既纔離本界便至滑州徒
有供餉之勞又生顧望之勢況宏正光顏並少威斷更
相疑惑必恐遷延然兵事不從中制一定處分或慮不
可若欲於河南持重則不如河北養威不然則且秣馬

唐書百三十五 裴度

九

厲兵候霜降水落於楊劉渡河直抵鄆州但得至陽穀
已來下營則兵勢自盛賊形自撓上曰卿言是矣乃詔
宏正取楊劉渡河及宏正軍既濟河而南距鄆州四十
里築壘賊勢果蹙頃之誅師道度執性不回忠於事上
時政或有所闕靡不極言之故為姦臣皇甫鏞所構憲
宗不悅帝嘗語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樹黨者度
曰君子小人以類相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
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
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此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為
難辨則易以為易辨則難君子小
人行判矣已而卒為異鏞所構十四年檢校左新書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
使穆宗即位長慶元年秋張宏靖為幽州軍所囚田宏

正於鎮州遇害朱克融王廷湊復亂河朔詔度以本官充鎮州四面行營招討使時驕主荒僻輔相庸才制置非宜致其復亂雖李光顏烏重胤等稱為名將以十數萬兵擊賊無尺寸之功蓋以勢既橫流無能復振然度授命之日蒐兵補卒不遑寢息自董西師臨於賊境屠城斬將屢以捷聞穆宗深嘉其忠款中使撫諭無虛月進位檢校司空兼充押北山諸蕃使時翰林學士元稹交結內官求為宰相與知樞密魏宏簡為刎頸之交稹雖與度無憾然頗忌前達加於已上度方用兵山東每處置軍事有所論奏多為稹輩所持天下皆言稹恃寵

唐書卷三 裴度

十

熒惑上聽度在軍上疏論之曰臣聞主聖臣直今既遇聖主輒為直臣上荅殊私下塞羣謗誓除國蠹無以家為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惜伏惟皇帝陛下恭承丕業光啟雄圖方矜頑人之風以立太平之事而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等與諸戎臣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重獎用方深無

所畏避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謀臣比者猶思隱忍不願發明一則以罪惡如山怨謗如電伏料聖明必自誅殛一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過雖紀綱潛壞賄賂公行俟其貫盈必自顛覆今屬兇徒擾攘宸衷憂軫凡有制命計於安危痛此姦邪恣行欺罔干亂聖略非止一途又翰苑舊臣結為朋黨陛下聽其所說更訪於近臣私相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已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惜陛下委付之意不輕被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知佞倖亦無讐嫌祇是昨者臣請乘傳詣闕面陳

唐書卷三 裴度

十一

戎事姦臣之徒最所畏懼知臣若到御坐之前必能悉數其過以此百計止臣此行臣又請領兵齊進逐便攻討姦臣之黨曲加阻礙恐臣統率諸道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復共一二儉狃同辭合力或兩道招撫逗留旬時或遣蔚州行營拖曳日月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且陛下左右前後忠良至多亦有熟會典章亦有飽諳師旅足得任使何獨斯人以臣愚見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在則逆賊縱平無益臣讀國史知代宗朝蕃戎侵

軼直犯都城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蒙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伉乃太常一博士耳猶能抗表歸罪為國除害今臣所處兼總將相豈肯坐觀凶邪有暄日月不勝感憤嫉惡之至謹附中使趙奉國以聞儻陛下未信忠言猶惑姦黨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大夫與百寮集議彼不受責臣合伏辜天鑒孔明照臣肝血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繼上三章辭情激切穆宗雖不悅然懼大臣正議乃以魏宏簡為弓箭庫使罷元稹內職然寵稹之意未衰俄拜稹平章事尋罷度兵權守司徒同平章事充東都留守諫官相率伏閤

唐書五十一 裴度

三

詣延英門者日二三帝知其諫不即被召皆上疏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帝以章疏旁午無如之何知人情在度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忠者懷強者畏今居東人遂詔度自太原由京師赴洛及元稹為相請上罷兵洗雪廷湊克融解深州之圍蓋欲罷度兵柄故也二年三月度至京師既見先叙克融廷湊暴亂河朔受命討賊無功次陳除職東都許令人覲辭和氣勁感動左右度伏奏龍墀涕泗嗚咽謂者欲帝為之動容口自諭之曰所謝知朕於延英待卿舊儀閣中羣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稱賀則謂者答帝以度勲德故待以殊禮初人以度無左右之助為姦邪排

擯雖度勲德恐不能感動人主及度奏河北事慷慨激切揚於殿廷在位者無不聳動雖武夫貴介亦有咨嗟出涕者翼日以度守司徒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進階光祿大夫時朱克融王廷湊雖授朝廷節鉞未解深州之圍度初發太原與二鎮書諭以大義克融解圍而去廷湊亦退舍有中使自深州來言之穆宗甚喜即日又遣中使往深州取牛元翼更命度致書與廷湊度泔路奉詔中使得度書云朝謝後即歸留務恐廷湊知度無兵權即背前約請度易之中使乃進度書草具奏其事及度至京師進退明辯帝方憂深州之圍

唐書五十一 裴度

三

遂授度淮南節度使先是監軍使劉承偕恃寵凌節度使劉悟三軍憤發大譟擒承偕欲殺之已殺其二僮悟救之獲免而囚承偕詔遣歸京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至是宰臣延英奏事度亦在列上顧謂度曰劉悟拘承偕而不遣如何處置度辭以藩臣不合議軍國事上固問之且曰劉悟負我以僕射寵之近又賜絹五百萬正不思報功翻縱軍眾凌辱監軍我實難奈此事度對曰承偕在昭義不法臣盡知之昨劉悟在行營與臣書數論其事是時有中使趙宏亮在臣軍仍持悟書將去欲自奏不知奏否上曰我都不知悟何不密奏其事我

豈不能處置度曰劉悟武臣不知大臣體例雖然臣竊以悟縱有密奏陛下必不能處置今日事狀如此臣等面論陛下猶未能決悟單辭豈能動聖聽哉上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度曰陛下必欲收忠義之心使天下戎臣爲陛下死節唯有一半紙詔書言任使不明致承偕亂法如此令悟集三軍斬之如此則萬方畢命羣盜破膽天下無事矣苟不能如此雖與劉悟改官賜絹臣亦恐於事無益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緣是太后養子今被囚繫太后未知如卿處置未得可更議其宜度與王播等復奏曰但配流遠惡處承偕必得

唐書三三 裴度

二五

出上以爲然承偕果得歸度方受冊司徒徐州奏節度副使王智興自河北行營率師還逐節度使崔羣自稱留後朝廷駭懼即日宣制以度守司徒同平章事復知政事乃以宰相王播代度鎮淮南度與李逢吉素不協度自太原入朝而惡度者以逢吉善於陰計足能構度乃自襄陽召逢吉入朝爲兵部尚書度既復知政事而魏宏簡劉承偕之黨在禁中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鑿人鄭注與中尉王守澄交結內官皆爲之助五月左神策軍奏告事人李賞稱和王府司馬于方受元稹所使結客欲刺裴度詔左僕射韓臯給事中鄭覃與李逢

吉三人鞫于方之獄未竟罷元稹爲同州刺史罷度爲左僕射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凡三日度數請到內殿求立太子翼日遂立景王爲嗣李逢

吉代度爲宰相自是逢吉之黨李仲言張又新李續等內結中官外扇朝士立朋黨以沮度時號八關十六子皆交結相關之人數也而度之醜譽日聞俄出度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帶平章事長慶四年襄陽節度使牛元翼卒其家先在鎮州朝廷累遣中使取之王廷湊遷延不遣至是聞元翼卒乃盡屠其家昭愍皇帝聞之嗟惋累日因歎宰輔非才致姦臣悖逆如此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不敢謀叛干木處魏

唐書三三 裴度

二五

諸侯不敢加兵王霸之理皆以一士而止百萬之師以一賢而制千里之難臣伏以裴度勲高中夏聲播外夷廷湊克融皆憚其用吐蕃迴鶻悉服其名今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西夷北虜未測中華河北山東必稟廟筭沉幽鎮未靜尤資重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留驅使此馮生所以感悟漢文云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如於事不効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勵將進

者不敢苟求陛下存終始之分但不永棄則君臣之厚也今進皆負四海責望退不失六部尚書不肖者無因而勸臣與李逢吉素無讐嫌臣嘗被裴度因事貶黜今之所陳上荅聖明下達羣議披肝感激伏地涕流伏望鑒臣愛君矜臣體國則天下幸甚昭愍愕然省悟見度奏狀不帶平章事謂處厚曰度曾為宰相何無平章事處厚因奏為逢吉所擠度自僕射出鎮興元遂於舊使銜中減落帝曰何至是也翼日下制復兼同平章事然逢吉之黨巧為毀沮恐度復用有陳留人武昭者性果敢而辯舌度之討淮西也昭求進於軍門乃令入蔡州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裴度

二

說吳元濟元濟臨之以兵昭氣色自若善待而還度以為可用署之軍職隨度鎮太原奏授石州刺史罷郡除袁王府長史昭既在散位心微悒鬱而有怨逢吉之言而姦邪之黨使衛尉卿劉遵吉從人安再榮告事言武昭欲謀害李逢吉獄具而武昭死蓋欲訐度舊事以汚之也然士君子公論皆佑度而罪逢吉天子漸明其端每中使過興元必傳密旨撫諭且有徵還之約寶曆元年十一月度疏請入覲京師明年正月度至帝禮遇隆厚數日宣制復知政事而逢吉黨有左拾遺張權輿者尤出死力度自興元請入朝也權輿上疏曰度名應圖

識宅據岡原不召自來其心可見先是姦黨忌度作謠辭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天口言度嘗平吳元濟也又帝城東西橫亘六崗合易象乾卦之數度平樂里第偶當第五崗故權輿取為語辭昭愍雖少年深明其誣謗獎度之意不衰姦邪無能措言時昭愍欲行幸洛陽宰相李逢吉及兩省諫官累疏論列帝正色曰朕去意已定其從官官人悉令自備糗糧不勞百姓供饋逢吉頓首言曰東都千里而近宮闕具存以時巡遊固亦常典但以法駕一動事須備儀千乘萬騎不可減省縱不費用絕廣亦須豐儉得宜豈可自備糗糧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裴度

二

頓失大體今干戈未甚戢邊鄙未甚寧恐人心動搖伏乞稍迴宸慮帝不聽令度支員外郎盧貞往東都已來檢計行宮及洛陽大內朝廷方懷憂恐會度自興元來因延英奏事帝語及巡幸度曰國家營創兩都蓋備巡幸然自艱難已來此事遂絕東都宮闕及六軍行壘百司解署悉多荒廢陛下必欲行幸亦須稍稍修葺一年半歲後方可議行帝曰羣臣意不及此但云不合去若如卿奏不行亦得止後期旋又朱克融史憲誠各請以丁匠五千助修東都帝遂停東幸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幽州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水不自作命在所禁塞

楊文端奏稱衣段疎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正又請助丁匠五千修東都上憂其不遜問宰臣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我欲遣一重臣往宣慰便索春衣使可乎度對曰克融家本兇族無故又行凌悖必將滅亡陛下不足為慮譬如一豺虎於山林間自吼自躍但不以為事則自無能為此賊祇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即不得今亦不須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留敕使但更緩旬日已來與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我當有處分所賜卿春衣有司製造不謹我甚要知之已令科處所請丁匠五千人

唐書三 裴度

六

及兵馬赴東都固是虛語臣料賊中必出不得今欲直挫其姦意即報云卿所請丁匠修宮闕可速遣來已敕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詔必章惶失計若未能如此猶示含容則報云東都官闕所要修葺事在有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又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與皆緣徵發須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三二十萬端正祇是事體不可獨與范陽卿宜知悉祇如此處分即得陛下更不要介意上從之遂進詔草用度至皆如度所料克融聽命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二子時帝童年驕縱倦接羣臣

度從容奏曰比者陛下每月約六七度坐朝天下人心無不知陛下躬親庶政乃至河北賊臣遠聞亦皆聳聽自兩月已來入閣開延英稍稀或恐大段公事須稟睿謀者有所擁滯伏冀陛下乘涼數坐以廣延問伏以頤養聖躬在於順適時候若飲食有節寢興有常四體唯和萬壽可保道書云春夏早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則欲及陰涼在陰則欲及溫暖今陛下憂勤庶政親覽萬機每御延英召臣等奏對方屬盛夏宜在清晨如至已午之間即當炎赫之際雖日昃忘食不憚其勞仰瞻宸旒亦似煩熱臣等已曾陳論切望聽

唐書三 裴度

十九

納自後視事稍煩未幾兼領度支屬盜起禁闈官車晏駕度與中貴人密謀誅劉克明等迎江王立為天子以功加門下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宮使餘如故以贊導之勳進階特進時滄景節度使李全略死其子同捷竊弄兵柄以求繼襲度請行誅伐踰年而同捷誅因拜疏上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歸諸有司詔從之進階開司賜實封三百戶度懇讓不得度年高多病上疏懇辭機務恩禮彌厚文宗遣御醫診視日令中使撫問四年六月詔曰昔漢以孔光降置凡之詔晉以鄭冲申奉冊之命雖優隆耆德顯重元臣而議政不及於咨詢用禮

止在於安逸朕勤求至理所寶唯賢顧諟舊勞敢不加敬繇是委宰制於大政釋參決於繁務時因聽斷誠望弼諧遷秩上公式是殊寵特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裴度稟河嶽之英靈受乾坤之間氣珪璋特達城府洞開外茂九功內苞一德器為社稷之鎮才實邦國之楨故能祇事累朝宣融景化在憲宗時掃滌區宇爾則有出軍殄寇之勲在穆宗時混同文軌爾則有參戎入輔之績在敬宗時阜康兆庶爾則有活國庇人之勤迨弼朕躬總齊方夏爾則有弔伐

唐書三十三

三

底寧之力皆不遺廟筭布在簡編功利及人不可悉數而朝論益重我心實知方用臯陶之謨適值留侯之疾瀝懇牢讓備列奏章塞詔上言動形顏色果聞勿藥之喜更俟調鼎之功而體力未和音容尚阻不有優崇之命孰彰寵待之恩宜其協贊機衡宏敷教典論道而儀刑卿士宣德而鎮撫華夷嗇養精神保綏福履為國元老毗予一人可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待疾損日每三日五日一度入中書散官勲封實封如故仍備禮冊命度表辭曰伏以公台崇禮典冊盛儀庸臣當之實謂忝越况累承寵命亦為便蕃前後三度已行此禮令臣猶參

樞近竊懼無以弼諧重此勞煩有靦面目伏乞天恩且課臣効官責臣實事冊命之儀特賜停罷則素餐高位空負恥於中心弁冕輕車免譏誚於眾口優詔從之九月加守司徒兼侍中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臨漢監牧等使度素稱堅正事上不回故累為姦邪所排幾至顛沛及晚節稍浮沈以避禍初度支鹽鐵使王播廣事進奉以希寵度亦掇拾羨餘以効播士君子少之復引韋厚叔南卓為補闕拾遺俾彌縫結納為自安之計而後進宰相李宗閔牛僧孺等不悅其所為故因度謝病罷相位復出為襄陽節度初元和十四年於襄

唐書三十三

三

陽置臨漢監牧廢百姓田四百頃其牧馬三千二百餘匹度以牧馬數少虛廢民田奏罷之除其使名八年三月以本官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留守九年十月進位中書令十一月誅李訓王涯賈餗舒元興等四宰相其親屬門人從坐者數十百人下獄訊劾欲加流竄度上疏理之全活者數十家武德縣主藏史盜錢亡命捕不得河陽節度使溫造獄具令王賞責負繫三年毋死弗許喪度為帝言之賞得釋自是中官用事衣冠道喪度以年及懸輿王綱板蕩不復以出處為意東都立第於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島嶼迴環極都城之勝槩又於午橋創別墅花木萬株

中起京臺暑館名曰綠野堂引甘水貫其中醜引脉分
 映帶左右度視事之隙與詩人白居易劉禹錫酣宴終
 日高歌放言以詩酒琴書自樂當時名士皆從之遊每
 有人士自都還京文宗必先問之曰卿見裴度否上以
 其足疾不便朝謁而年未甚哀開成二年五月復以本
 官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詔出度累表固辭
 老疾不願更典兵權優詔不允文宗遣吏部郎中盧宏
 往東都宣旨曰卿雖多病年未甚老為朕卧鎮北門可
 也促令上路度不獲已之任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
 將立其子元益度遣使曉
 警禍福元益
 懼束身歸朝三年冬病甚乞還東都養病四年正月詔

唐書三 裴度

許還京拜中書令以疾未任朝謝詔曰司徒中書令度
 綽有大勲累居台鼎今以疾恙未任謝上其本官俸料
 宜自今日支給又遣國醫就第診視屬上已曲江賜宴
 羣臣賦詩度以疾不能赴文宗遣中使賜度詩曰注想
 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邱禱仍賜御
 札曰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唱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恙未
 痊固無心力但異日進來春時俗說難於將攝勉加調
 護速就和平千百宵懷不具一二藥物所須無憚奏請
 之煩也御札及門而度已薨四年三月四日也上聞之
 震悼久之重令繕寫置之靈座時年七十五冊贈太傅

唐書合鈔 卷二二一

諡文 輟朝四日賜賻加等詔京兆尹鄭復監護喪事所
 須皆官給上怪度無遺表中使問之家人進其藁草其
 旨以未定儲貳為憂言不及家事會昌元年加贈太師
 廟廷葬管城
 建今廟食度始自書生以辭策中科選數年之間翔
 泳清切逢時艱否而能奮命決策橫身討賊為中興宗
 臣當元和長慶間亂臣賊子蓄銳喪氣憚度之威稜度
 狀貌不踰中人而風采俊爽占對雄辯觀聽者為之聳
 然時有奉使絕域者四夷君長必問度之年齡幾何狀
 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名播於憬俗為華夷畏服也如
 此時威望德業侔於郭子儀出入中外以身繫國之安

唐書三 裴度

危時之輕重者二十年凡命將相無賢不肖皆推度為
 首其為士君子愛重也如此雖江左王導謝安坐鎮雅
 俗而許謨方略度又過之有子五人識讓讓論議
 識字通理性敏悟
 凡經目未始忘以蔭授官補京兆參軍擢
 累大理少卿累遷至通
 議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壽州刺史本州團練使上柱
 國襲晉國公食邑三千戶實封一百五十戶賜紫金魚
 袋王師討劉稹為供軍
 使稹平改司農卿大中初改潭州刺史御史中丞
 充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入拜大理卿為涇原節度使時
 蕃酋尚恐熱上三州七關列屯
 分守宣宗擇名臣以識帥涇原畢誠帥鄆寧李福帥夏
 州帝親臨遣識至治堡障整戎器開屯田初將士守邊
 或積歲不得還識與立成限滿者八年加檢校戶部
 代親七十近成由是人情感悅

五一七

刑部尚書徙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十一年本官移許

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等使又徙天平州寧靈武等軍進檢校尚

書右僕射靈武地斥鹵無井識誓神而鑿之果得泉歷六節度所益皆有可述卒贈司空諡曰昭 謨長

慶元年登進士第讓初任京兆府參軍大和中度鎮襄

陽奏乞讓從行

諭有文藉蔭累官考功員外郎宣宗訪元和宰相子思加承旨適會帝幸其院諡即稱謝帝曰可歸與妻子相慶取御奩果以賜諡舉衣跟受帝顧宮人取巾裏賜之

大中五年自太中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御史大夫宣

州刺史宣歙觀察使上柱國河東男食邑三百戶賜紫

金魚袋入朝權知刑部本紀侍郎兄弟並列方鎮時人

榮之後為太子少師封河東郡公黃巢盜圍迫以偽官不從遇害

史臣曰德宗懲建中之難姑息藩臣貞元季年威令衰

削章武皇帝志攄宿憤廷訪嘉猷始得杜邠公用高崇

文誅劉闢中得武丞相運籌訓戎贊成睿斷終得裴晉

公耀武伸威竟殄兩河宿盜雄哉章武之果斷也晉公

以書生素業致位台衡逢時遘屯扼腕兇醜誓以身殉

不亦壯乎夫人臣事君唯忠與義大則以討謨排禍難

小則以讜正匡過失內不慮身計外不恤人言古之所

難也晉公能之誠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賢相元和中興

之力公胡讓焉昔仲尼歎周室陵遲齊桓霸翼而有微

管之論當承宗師道之濟惡也姦人遍四海刺客滿京

師乃至關吏禁兵附賊陰計議臣言未出口刀已堪留

苟非死義之臣孰肯橫身冒難以輔天子者苟裴令不

用元和之世則時運未可知也臣所以明左衽之歎宣

聖獎賢之深

贊曰晉公伐叛以身犯難用之則治捨之則亂公去巖

廊復失冀方穎植之謀信為不臧

新書贊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姦臣刺宰相及用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羣議任度政

事倚以討賊身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

言哉穆宗不君憚人腐夫乘釁鑄詆而度遂無顯功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晚節頗浮

唐書三三裴度

沈為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嘗云

三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一



一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34 版反內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二

列傳百三

李渤

張仲方

又見張九齡附傳

裴潏

李中敏

書增 楊律從新 李款

高元裕

李漢

李景儉

李渤字濬之後魏橫野將軍申國公發之後祖元珪衛尉寺主簿父鈞殿中侍御史以母喪不時舉流于施州

以不能養母廢于世渤恥其家污堅苦不仕勵志於文學不從科

舉與仲兄涉借隱廬山嘗以列禦寇拒粟其妻怒是無

蹈者以楚接輿老萊子黔婁先生於陵子王仲孺高

梁鴻六人圖象讚其行因以自儆久之更徙少室隱於

嵩山以讀書業文為事元和初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

李巽諫議大夫韋況更薦之以山人徵為左拾遺渤託

疾不赴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詔幣即山敦促渤

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妾施彼賤買也猶能忘已愛君臣

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媿屠羊乎不拜洛陽令韓愈

遺書曰有詔河南敦論拾遺公朝廷士引領東望若景

星鳳鳥始見爭先親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

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凡所出而施者

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子飽

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茲非太平世歟加

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屢熟符賦委至千紀之姦不

戰而拘繫強梁之囚銷鑠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

未就正視公不疾起與天下士樂而享之斯無時矣昔

唐書合鈔 卷二二二

利加于時名垂將來踴躍懷企頃刻以冀又竊聞朝廷

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

徵若不至更加高秩如是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

拾遺公必不為也善人進其類皆有望於公公不為起

是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

惠利其害不為細必審察而諦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

道乃善渤遂家東都朝廷政有得失附章疏陳論元和

心善其言遂家東都朝廷政有得失附章疏陳論元和

討淮西上平賊三術一曰感二曰守三日又撰禦戎新

錄二十卷表獻之九年以著作郎徵之詔曰特降新恩

用清舊議渤於是赴官歲餘遷右補闕連上章疏忤旨

改丹王府諮議參軍分司東都十二年遷贊善大夫依

前分司十三年遣人上疏論時政凡五事一禮樂二食

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辯讐思致治平訖今不稱者人倦

而不知變天以變通之運遺陛下陛下下順而革之則悠

久宜乘平蔡之勢以德羈服恒充無不濟則恩威暢矣

昔舜禹以匹夫宅四海其烈如彼今已五聖營太平其

難如此臣恐宰相羣臣蘊晦術畧啟沃有所未盡使陛

下翹然思文武禹湯而不獲也宜正六官叙九疇修王

制月令崇孝悌敦九族廣謙路黜選舉復俊造定四民

省抑佛老明刑行令治兵禦戎願下宰相公卿大夫議

博引海內名儒大開學館與羣臣參講據經稽古應時

便俗者使切磋商周復作制度合宣文繼周之言謹渤以

上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辯讐渤以散秩在東都以上章疏為已任前後四十五封再遷為庫部員外郎時皇甫鏞作相剝下希旨會澤潞節度使郝士美卒渤充弔祭使路次陝西渤上疏曰臣出使經行歷求利病竊知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戶今纔一百餘戶閩鄉縣本有三千戶今纔有一千戶其他州縣

五一九

大約相似訪尋積弊始自均攤逃戶凡十家之內大半逃亡亦須五家攤稅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攤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斂之臣剝下媚上唯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其逃亡戶以其家產錢數為定徵有所欠乞降特恩免之計不數年人必歸於農矣夫農者國之本本立然後可以議太平若不由茲而云太平者謬矣又言道途不修驛馬多死憲宗覽疏驚異卽以飛龍馬數百匹付畿內諸驛渤既以草疏切直大忤宰相乃謝病東歸穆宗卽位召為考功員外郎十一月定京官考不避權幸皆行昇黜奏曰宰臣蕭俛段

唐書百三李勣

三

文昌崔植是陛下君臨之初用為輔弼安危理亂決在此時況陛下思天下和平敬大臣禮切固未有昵比左右侈滿自賢之心而宰相之權宰相之事陛下一以付之實君義臣行千載一遇之時也此時若失他更無時而俛等上不能推至公申炯誠陳先王道德以沃君心又不能正色匪躬振舉舊法復百司之本俾教化大立臣聞政之興廢在於賞罰俛等作相已來未聞獎一人德義舉守官奉公者使天下在官之徒有所激勸又不聞黜一人職事不理持祿養驕者使口祿之徒有所懼如此則刑法不立矣邪正莫辯混然無章教化不行賞

罰不設天下之事復何望哉一昨陛下遊幸驪山宰相翰林學士是陛下股肱心腹宜皆知之蕭俛等不能先事未形忘軀懇諫而使陛下有忽諫之名流於史冊是陷君於過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俛等言行計從不當如是若言不行計不從須奉身速退不宜尸素於化源進退戾也何所避辭其蕭俛段文昌崔植三人并翰林學士杜元穎等並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等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遊是皆恐陛下行幸不息恣情無度又恐馬有銜蹶不測之變風寒生疾之憂急奏無

唐書百三李勣

四

所詣國璽委於婦人中倖之手絳等能率御史諫官論列於朝有懇激事君之體其李絳張惟素李益三人伏請賜上下考外特與遷官以彰陛下優忠賞諫之美其崔元略冠供奉之首合考上下緣與于翬上下考于翬以犯賊處死準令須降請賜考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使于翬韋道沖韋正牧皆以犯賊或左降或處死合考中下然頃者陷劉闢之亂弃家歸朝忠節明著今宜以功補過請賜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事修舉合考中上以其請追封所生母而捨嫡母是明罔於君幽欺其先請考中下伏以昔在宰夫入寢擅飲師曠李調今愚臣

守官請書宰相學士中下考上愛聖運下振頹綱故臣
懼不言之為罪不懼言之為罪也其三品官考伏緣限
在今月內進輒先具如前其四品以下官續具條疏聞
奏狀入留中不下議者以宰輔曠官自宜上疏論列而
渤越職釣名非盡事君之道未幾渤以墜馬傷足請告
馮嶺領考功以考課令取歲中善惡為上下郎中校京
官四品以下黜陟之由三品上為清望官歲進名聽內
考非有司所得專勅舉舊事為褒
貶違朝廷制請如故事渤議遂廢會魏博節度使田宏
正表渤為副使杜元穎奏曰渤賈直沽名動多狂躁聖
恩矜貸且使居官而干進多端外交方鎮遠求奏請不
能自安久留在朝轉恐生事乃出為虔州刺史渤至州

唐書卷三十一 李渤

五

奏還鄰境信州所移兩稅錢二百萬免稅米二萬斛減
所由一千六百人觀察使以其事上聞未滿歲遷江州
刺史張平叔判度支奏徵久遠通懸渤在州上疏曰伏
奉詔敕云度支使所奏令臣設計徵填當州貞元二年
逃戶所欠錢四千四百一十貫臣當州管田二千一百
九十七頃今已早死一千九百頃有餘若更勒狗度支
使所為必懼史官書陛下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通
懸臣任刺史罪無所逃臣既上不副聖情下不忍鞭笞
黎庶不敢輕持符印特乞放臣歸田乃下詔曰江州所
奏實為懇誠若不蠲容必難存濟所訴逋欠並放

渤又
治湖

水築堤七百步
使人不病涉長慶二年入為職方郎中三年遷諫議
大夫敬宗冲年即位坐朝常晚一日入閣久不坐羣臣
候立紫宸門外有耆年衰病者幾將頓仆渤出次白宰
相曰昨日拜疏陳論今坐益晚是諫官不能迴人主之
意渤之罪也請先出閣待罪於金吾仗語次喚仗乃止
退上疏曰今日人閣陛下不時見羣臣羣臣皆布路
倚夫跛倚形諸外則憂思結諸內憂倦既積災釁必生
小則為早為孽大則為兵為亂禮三諫不聽
則逃之陛下新即位臣至三諫恐危及社稷渤又以左
右常侍職參規諷而循默無言論之曰若設官不責其
事不如罷之以省經費苟未能罷則請責職業渤充理
匭使奏曰事之大者聞奏次申中書門下次移諸司諸

唐書卷三十一 李渤

六

司處理不當再來投匭即具事奏聞如妄訴無理本罪
外加一等準敕告密人付金吾留身待進止今欲留身
後牒臺府冀止絕兇人從之長慶寶曆中政出多門事
歸邪倖渤不顧患難章疏論列曾無虛日帝雖昏縱亦
為之感悟轉給事中面賜金紫寶曆元年改元大赦先
是鄂縣令崔發聞門外喧鬪縣吏言五坊使下毆擊百
姓發怒命吏捕之曳捽既至時已暈黑不問色目良久
與語乃知是一內官天子聞之怒收發繫御史臺御樓
之日放繫囚發亦在雞竿下時有品官五十餘人持杖
毆發縱橫亂擊發破面折齒臺吏以席蔽之方免是日

繫囚皆釋發獨不免渤疏論之曰縣令不合曳中人中
 人不合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
 犯在恩後中人橫暴一至於此是朝廷馴致使然若不
 早正刑書臣恐四夷之人及藩鎮奏事傳道此語則慢
 易之心萌矣渤又宣言于朝云郊禮前一日兩神策軍
 於青城內奪京兆府進食牙盤不時處置致有毆擊崔
 發之事上聞之按問左右皆言無奪食事以渤黨發出
 為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禦觀察使桂有
 出海陽山世言秦命史祿伐粵鑿為漕馬援討徵側復
 治以通餽後為江水潰毀渠遂廢淺每轉餉役數十戶
 濟一艘渤醜浚渤雖被斥正論不已而諫官繼論其屈
舊道舟楫利焉

唐書三十一 李渤

七

後宰相李逢吉竇易直李程因延英上語及崔發逢吉
 等奏曰崔發凌轅中人誠大不敬然發母是故相韋貫
 之姊年僅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伏以陛下孝治天
 下稍垂恩宥帝愍然良久曰比諫官論奏但言發屈未
 嘗言不敬之罪亦不言有老母如卿等言寧無愍惻即
 遣中使送發至其家兼撫問發母韋夫人號哭對中使
 杖發四十拜章謝恩帝又遣中使慰安之至文宗乃用
 發為懷州長
 史 渤在桂管二年風恙求代罷歸洛陽大和五年以太
 子賓客徵至京師月餘卒時年五十九贈禮部尚書渤
 孤貞力行操尚不苟合而鬪茸之流非其沾激至於以

言損退終不息言以救時病服名節者重之子祝會昌
 中登進士第辟諸侯府

張仲方韶州始興人祖九皋廣州刺史殿中監嶺南節
 度使父抗贈右僕射仲方伯祖始興文獻公九齡開元
 朝名相仲方貞元中進士擢第宏辭登科釋褐集賢校
 理丁母憂免服闋補秘書省正字調授咸陽尉出為邠
 州從事入朝歷侍御史倉部員外郎會呂溫羊士諤誣
 告宰相李吉甫陰事二人俱貶仲方坐呂溫貢舉門生
 出為金州刺史吉甫卒入為度支郎中時太常定吉甫
 諡為恭懿博士尉遲汾請為敬憲仲方駁議曰古者易

唐書三十一 張仲方

八

名請諡禮之典也處大位者取其巨節茂諸細行垂範
 當代昭示後人然後書之垂于不朽善善惡惡不可以
 誣故稱一字則至明矣定褒貶是非之宜混同異紛綸
 之論贈司徒吉甫稟氣生材乘時佐治博涉多藝含章
 炳文變贊陰陽經緯邦國惜乎通敏資性便媚取容故
 載踐樞衡疊致台衮大權在已沈謀罕成好惡徇情輕
 諾寡信諂淚在臉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夫入
 臣之翼戴元后者端恪致治孜孜夙夜緝熙庶績平章
 百揆兵者凶器不可從我始及乎伐罪則料敵以成功
 至使內有害輔臣之盜外有懷毒蠱之孽師徒暴野戎

馬生郊皇上盱食宵衣公卿大夫且慙且恥農人不得在畝緝婦不得在桑耗歛賦之常貲散帑廩之中積微邊徼之備竭運輓之勞僵尸血流齧酪成岳酷毒之痛號訴無辜勦絕羣生迨今四載禍胎之兆寔始其謀遺君父之憂而豈謂之先覺者乎夫論大功者不可以妄取不可以枉致必資籌畫乃著丕顯不競而分豈妨全美當削平西蜀乃言語侍從之臣擒翦東吳則許謨廊廟之輔較其功則有異言其力則不倫何捨其所重而錄其所輕收其所小而略其所大且奢靡是嗜而曰愛入以儉受授無守而曰慎才以補斥諫諍之士于外豈

唐書卷五十一 張仲方

九

不近之蔽聰乎舉忠烈之廟于內豈不近之懼愛也焉有蔽聰懼愛家範無制而能垂法作程憲章百度乎謹按諡法曰敬者夙夜儆戒曰敬書曰敬明乃訓易曰敬以直內內而不肅何以刑于外憲也者刑也法也戴記曰憲章文武又曰發慮憲義以為敬恪終始載考歷位未嘗劾一法官議一小獄及居重位以安和平易寬柔自處考其名與其行不類研其事與其道不侔一定之辭惟精惟審異日詳制貽諸史官請俟蔡寇將平天下無事然後都堂聚議諡亦未遲憲宗方用兵惡仲方深言其事怒甚貶為遂州司馬量移復州司馬遷河東少

尹未幾拜鄭州刺史滎陽大海佛寺有高祖為隋鄭州刺史日為太宗疾祈福於此寺造石像一軀凡刊勒十六字以誌之歲久剝缺滎陽令李光慶重加修飾仲方再刊石記之以聞及敬宗即位李程作相與仲方同年登進士第召仲方為右諫議大夫敬宗童年戲慢詔淮南王播造上已競渡船三十隻播將船材於京師造作計用半年轉運之費方得成仲方詣延英面論言甚懇激帝只令造十隻以進帝又欲幸華清宮仲方諫曰萬乘所幸出須備儀無宜輕行以失威重帝雖不從慰勞之大和初出為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三

唐書卷五十一 張仲方

十

年入為太子賓客五年四月轉右新書散騎常侍七年李德裕輔政出為太子賓客分司八年德裕罷相李宗閔復召仲方為常侍九年十一月李訓之亂四宰相中丞京兆尹皆死翼日兩省官入朝宣政衙門未開百官錯立於朝堂無人吏引接逡巡閣門使馬元贇斜開宣政衙門傳宣曰有敕召左散騎常侍張仲方仲方出班元贇宣曰仲方可京兆尹然後衙門大開喚仗時夷族將相隨足旁午仲方皆密使識其尸俄許收葬故齒骸不相亂已而禁軍橫多撓政仲方勢窄不能有所繩劾月餘鄭覃作相用薛元賞為京兆出仲方為華州刺史開成元年五月入為祕書監外議以鄭覃黨李德裕排擯

仲方覃恐涉朋黨因紫宸奏事覃啟曰丞郎闕人臣欲用張仲方文宗曰中臺侍郎朝廷華選仲方作牧守無政安可以丞郎處之累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曲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二年四月卒年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諡曰成仲方貞確自立綽有祖風自駁諛之後為德裕之黨擯斥坎珂而歿人士悲之有文集三十卷兄仲端位終都昌令弟仲孚登進士第為監察御史

裴潯河東聞喜人也少篤學善隸書以門蔭入仕元和初累遷右拾遺轉左補闕元和中兩河用兵初憲宗寵任內官有至專兵柄者又以內官充館驛使有曹進玉

唐書卷三

裴潯

者恃恩暴戾遇四方使多倨有至粹辱者宰相李吉甫奏罷之十二年淮西用兵復以內官為使潯上疏曰館驛之務每驛皆有專知官畿內有京兆尹外道有觀察使刺史迭相監臨臺中又有御史充館驛使專察過闕伏知近有敗事上聞聖聰但明示科條督責官吏據其所犯重加貶黜敢不惕懼日夜厲精若令宮闈之臣出參館驛之務則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誠以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當掃靜妖氛之日開太平至理之風澄本正名實在今日言雖不用帝意嘉之遷起居舍人憲宗季年銳於服

餌詔天下搜訪奇士宰相皇甫鎛與金吾將軍李道古挾邪固寵薦山人柳泌及僧大通鳳翔人田佐元皆待詔翰林憲宗服泌藥日增躁渴流聞於外潯上疏諫曰臣聞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下及周文王武王咸以功濟生靈德配天地故天皆報之以上壽垂祚於無疆伏見陛下以大孝安宗廟以至仁牧黎元自踐祚已來剗積代之妖兇開削平之洪業而禮敬宰輔待以終始內能大斷外寬小故夫此神功聖化皆自古聖主明君所不及陛下躬親行之實光映千古矣是則天地

唐書卷三

裴潯

神祇必報陛下以山岳之壽宗廟聖靈必福陛下以億萬之齡四海蒼生成祈陛下以覆載之承自然萬靈保祐聖壽無疆伏見自去年已來諸處頻薦藥術之士有韋山甫柳泌等或更相稱引迄今狂謬薦送漸多臣伏以真仙有道之士皆匿其名姓無求於代潛遁山林滅影雲壑唯恐人見惟懼人聞豈肯干謁公卿自鬻其術今者所有誇街藥術者必非知道之士咸為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為神以誘權貴賄賂大言怪論驚聽惑時及其假偽敗露曾不恥於逃遁如此情狀豈可保信其術親餌其藥哉禮曰夫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春秋

左氏傳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又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自五行發爲五味蓋天地生之所以奉人也是以聖人節而食之以致康強逢吉之福若夫藥石者前聖以之療疾蓋非常食之物況金石皆含酷烈熱毒之性加以燒治動經歲月既兼烈火之氣必恐難爲防制若乃遠徵前史則秦漢之君皆信方士如盧生徐福藥大李少君其後皆姦僞事發其藥竟無所成事著史記漢書皆可驗視禮曰君之藥臣先嘗之親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臣願所有金石鍊藥人及所薦之人皆

唐書卷三

七

先服一年以考其真僞則自然明驗矣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合日月照臨之明稟乾元利貞之德崇正若指南受諫如轉規是必發精金之刃斷可疑之網所有藥術虛誕之徒伏乞特賜罷遣禁其幻惑使浮雲盡徹朗日增輝道化侔義農悠久配天地實在此矣伏以貞觀已來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倫呂向韋述等咸能竭其忠誠悉心規諫小臣謬參侍從職奉起居侍從之中最近左右傳曰近臣盡規則近侍之臣上達忠款實其本職也疏奏忤旨貶爲江陵令穆宗卽位柳泌等誅徵潏爲兵部員外郎遷刑部郎中有前

率府倉曹曲元衡者杖殺百姓栢公成母法官以公成母死在辜外元衡父任軍使使以父蔭徵銅栢公成私受元衡資貨母死不聞公府法寺以經恩免罪潏議曰典刑者公柄也在官者得施於部屬之內若非在官又非部屬雖有私罪必告於官官爲之理以明不得擅行鞭捶於齊人也且元衡身非在官公成母非部屬而擅憑威力橫此殘虐豈合拘於常典栢公成取貨於讐利母之死悖逆天性犯則必誅奏下元衡杖六十配流公成以法論至死公議稱之轉考功吏部二郎中寶厯初拜給事中大和四年出爲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

唐書卷三

十四

坐違法杖殺人貶左庶子分司東都七年遷左散騎常侍充集賢殿學士集歷代文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選并音義目錄一卷上之當時文士非素與潏遊者其文章少在其選時論咸薄之八年轉刑部侍郎尋改華州刺史九年復拜刑部侍郎開成元年轉兵部侍郎二年加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尋出爲河南尹入爲兵部侍郎三年四月卒贈戶部尚書諡曰敬潏以道義自處事上盡心尤嫉朋黨故不爲權幸所知憲宗竟以藥悞不壽君子以潏爲知言穆宗雖誅柳泌旣而自惑左右近習稍稍復進方士時有處士張臯

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和則必臻於壽考作則必致於傷殘是以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撓耳目不徇聲色敗性情由是和平自臻福慶斯集故易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詩曰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皆理合天人著在經訓然則藥以攻疾無疾固不可餌之也高宗朝處士孫思邈者精識高道深達攝生所著千金方三十卷行之於代其序論云凡人無故不宜服藥藥氣偏有所助令人臟氣不平思邈此言可謂洞於事理也或寒暑為寇節宜有乖事資醫方尚須重慎故禮云醫不三代不服其藥施於凡庶猶且如此

唐書卷三 裴濟

五

況在天子豈得自輕先朝暮年頗好方士徵集非一嘗試亦多果致危疾聞於中外足為殷鑒皆陛下素所詳知必不可更踵前車自貽後悔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直畏忤旨莫敢獻言臣蓬艾微生麋鹿同處既非邀寵亦又何求但泛覽古今粗知忠義有聞而默於理不安願陛下無怒芻蕘庶裨萬一穆宗歎獎其言尋令訪臯不獲

李中敏 字藏之隴西人父嬰中敏元和末登進士第性剛

編敢言與進士杜牧李甘相善文章趣向大率相類中

敏累從府辟 沈傳師觀察江入為監察歷侍御史大和

中為司門員外郎六年夏旱時王守澄方寵鄭注及誣構宋申錫後人側目畏之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中敏上言曰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弊今致雨之方莫若斬鄭注而雪申錫之冤濫時降夏陽驕愆苗欲稿枯陛下憂勤降德音俾下得盡言臣聞昔東海誤殺一孝婦大旱三年臣頃為御史臺推囚華封儒殺良家子三人陛下赦封儒死然三人者亦陛下赤子也神策士李秀殺平民法當死以禁衛刑止流宋申錫為宰相生平饋致一不受其道勁正姦人忌之陷不測之辜獄不參驗銜恨而沒天下士皆指目鄭注臣知數冤必列訴上帝天之降災殆有由然漢武帝國用空竭桑宏羊與筦權之利然卜式請烹以致雨況申錫之枉天下知之何惜斬一士大夫皆危之疏留注以快忠臣之魂則天且雨矣 中不下明年中敏謝病歸洛陽新書及訓注誅竟雪申

唐書卷三 李中敏

二六

錫召中敏為司勳員外郎尋遷刑部郎中知臺雜其年拜諫議大夫充理匭使上言曰據舊例投匭進狀人先以副本呈匭使或詭異難行者不令進入臣檢尋文案不見本敕所由但云貞元奉宣恐是一時之事臣以為本置匭函每日從內將出日暮進入意在使冤濫無告有司不為申理者或論時政或陳利害宜開其必達之路所以廣聰明而慮幽枉也若令有司先見裁其可否即非重密其事俾壅塞自伸於九重之意臣伏請今後所有進狀及封事臣但為引進取捨可否斷自中旨度使名實在茲以明置匭之本從之尋拜給事中仇士良

開府階蔭其子中敏曰內謁者監安得有子士良慙志由是復棄官去開成末為發杭二州刺史卒于官

李甘字和鼎長慶末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大和中累

官至侍御史鄭注入翰林侍講舒元與既作相注亦求

入中書甘唱於朝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後文

藝注乃何人敢茲叨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既而麻出乃以趙儋

為郵坊節度使會李訓亦惡注之所求相注之事竟寢訓不獲

已輕肆貶甘封州司馬甘終於既始河南人楊宰字松

尹日執事之部孝童楊宰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

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牢自

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麻散有可憐狀誓

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縗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瘵銜

哀雨血行路稠人為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勉之牢為兒

踐操如此未聞執事門喧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

唐書三李甘

且鄉人能醫疽劄勝急親之病皆一時決耳猶蒙表其

問脫之篋上有大禮則差問以粟帛今河北驕叛萬師

不能攘而牢徒步請尸仇手與夫舍腐忍瘡者孰多牢

絕乳即能詩洛陽兒曹壯於牢者皆出其下聞牢之贖

喪潞帥償其費其葬也滑帥賻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

既募之矣即有稱牢於上者執事能無恨其後乎其激

印自任類如此牢又有李款者初第進士與中敏同

後亦擢進士第時為侍御史鄭注邠寧入朝款伏閣彈注云內通敕使

外結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文宗不之省及注用事

款亦被逐開成中累官至諫議大夫由倉部員外郎出為蘇州

刺史遷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終澶王傳杜牧自有傳

具以聞敬宗視朝不時稍稍決事禁中官豎恣放大臣

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

宰相帝頗悟而不能本名允中大和初為侍御史奏改

有所檢制人皆危之元裕累遷左司郎中李宗閔作相用為諫議大夫尋改

中書舍人九年宗閔得罪南遷元裕出城餞送為李訓

所怒出為閬州刺史時鄭注入翰林元裕草注制辭言

注以醫藥奉君親注怒會送宗閔乃貶之訓注既誅復

徵為諫議大夫開成三年充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寵莊

恪太子欲正人為師友乃兼太子賓客四年改御史中

丞風望峻整上言曰御史府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

實才其不稱者臣請出之監察御史杜宣猷柳瓌崔郢

唐書三高元裕

侍御史魏中庸高宏簡並以不稱出為府縣之職故事

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得察風俗舉不法元和申李

夷簡因請按察本道州縣後益不職元裕請監院御史

諫本臺得專尋而藍田縣人賀蘭進與里內五十餘人

督察認可相聚念佛神策鎮將皆捕之以為謀逆當大辟元裕疑

其寃上疏請出賀蘭進等付臺覆問然後行刑從之累

尚書左丞領吏部選出為宣會昌中為京兆尹大中初

為刑部尚書二年檢校吏部尚書襄州刺史加銀青光

祿大夫渤海郡公山南東道節度使在鎮五年案本紀

元裕大中二年七月自山南西道拜吏部尚書傳入為吏部尚書卒卒於

是年又拜山南東道本紀疑誤元裕兄少逸元恭

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

唐書合鈔 卷二二二 五二七

少逸長慶末為侍御史坐弟元裕貶官坐失舉左授贊

善大夫累遷左司郎中元裕為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

任因以少逸遷諫議大夫代元裕為侍講學士兄弟迭

處禁密時人榮之會昌中為給事中多所封奏大中初

出為陝魏觀察使中人責峽石驛吏供餅惡鞭之少逸

封餅以聞宣宗怒召使者責曰山谷間是餅豈易具邪

人皆欲手檢校禮部尚書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

軍使新書入為左散騎常侍工部尚書卒

元裕子璩字瑩登進士第累佐使府以左拾遺為翰林

起省郎進官者惟鄭顥學士擢諫議大夫近世學士

以尚主而璩以寵升云大中朝由內外制歷丞郎判度

支懿宗時拜劍南咸通中守中書侍郎平章事閱月卒

東川節度使贈司空

李漢字南紀宗室淮陽王道明之後道明生景融景融

生務該務該生思生岌岌已上無名位至岌為蜀州

晉原尉岌生荆荆為陝州司馬荆生漢漢元和七年登

進士第累辟使府長慶末為左拾遺敬宗好治宮室波

斯賈人李蘇沙獻沈香亭子材漢上疏論之曰若以沈

香為亭子即與瑤臺瓊室事同寶麻中王政日僻漢與

同列薛廷老因入閣廷奏曰近日除授不由中書擬議

多是宜出施行臣恐自此紀綱大壞姦邪恣行願陛下

各敕有司稍存典故坐言忤旨出為典元從事文宗即

位召為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漢韓愈子婿少師愈為

文長於古學剛許亦類愈預修憲宗實錄書宰相李吉甫事不假借

尤為李德裕所憎大和四年轉兵部員外郎李宗閔作

相用為知制誥尋遷駕部郎中八年代宇文鼎為御史

中丞時李程為左僕射以儀注不定奏請定制先是大

和三年兩省官同定左右僕射儀注御史中丞已下與

僕射相遇依令致敬斂馬側立待僕射謝官日大夫中

丞三院御史就幕次參見其觀象門外立班既以後至

為重大夫中丞到班後朝堂所由引僕射就位傳呼贊

導如大夫就列之儀班退贊導亦如之御史大夫與僕

射道途相遇則分道而行舊事左右僕射上日御史中

丞吏部侍郎已下羅拜四年中書奏曰僕射受中丞侍

郎拜則似太重荅郎官已下拜則太輕起今後諸司四

品已下官及御史臺六品已下并郎官並望準故事餘

依元和七年敕處分可之至是因李程奏漢議曰左右

僕射初上受左右丞諸曹侍郎諸司四品及御史中丞

已下拜謹案開元禮及六典並無此儀注不知所起之

由或以為僕射師長百寮此語亦無證據唯有曹魏時

賈詡讓官表中一句語耳且尚書令是正長尚無受拜

之文故事與御史中丞司隸校尉號三獨坐伏以朝廷

唐書百三十五 高元裕 九

太常博士曹鄴建言璩宰相交遊醜雜進取多蹊徑諡法不思妄愛日刺請諡為刺從之

比肩同事聖主南面受拜臣下何安縱有明文尙須釐革故禮記曰君於士不荅拜非其臣則荅之況御史中丞殿中御史是供奉官尤爲不可儀制令雖有隔品之文不知便是受拜否及御史大夫亦曾受御史已下拜今並不行蓋以禮數僭逼非人臣所安元和六年七月詔崔邠段平仲與當時禮官王涇韋公肅等同議其事理甚精詳今請舉而行之庶爲折衷時程入省竟依舊儀議者以漢奏爲是七年轉禮部侍郎八年改戶部侍郎九年四月轉吏部侍郎初德裕貶袁州漢助爲排擠後德裕復輔政六月李宗閔得罪罷相漢坐其黨出爲汾州刺史宗閔再貶

唐書卷三十三 李漢

三

漢亦改汾州司馬仍三二十年不得錄用會昌中李德裕用事漢竟淪蹟而卒大中時召拜宗正少卿卒始漢爲中丞表孔溫業爲御史及漢晚見召溫業已爲中丞每燕集人以爲榮漢弟滌洗潘皆登進士第潘大中

初爲禮部侍郎漢子貺亦登進士第

李景儉字寬中漢中王瑀之孫父褚太子中舍景儉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性俊朗博聞強記頗閱前史詳其成敗自負王霸之略於士大夫間無所屈降貞元末韋執誼王叔文東宮用事尤重之待以管葛之才叔文竊政屬景儉居母喪故不及從坐韋夏卿留守東都辟爲從事竇羣爲御史中丞引爲監察御史羣以罪左遷景

儉坐貶江陵戶曹累轉忠州刺史元和末入朝執政惡之出爲澧州刺史與元稹李紳相善時紳稹在翰林屢言於上前及延英辭日景儉自陳已屈穆宗憐之追詔拜倉部員外郎月餘驟遷諫議大夫性既矜誕寵擢之後凌蔑公卿大臣使酒尤甚中丞蕭俛學士段文昌相次輔政景儉輕之形於談詭二人俱訴之穆宗不獲已貶之制曰諫議大夫李景儉擢自宗枝嘗探儒術薦歷臺閣亦分郡符動或違仁行不由義附權幸以虧節通姦黨之陰謀衆情皆疑羣議難息據因緣之狀當寘嚴科順長養之時特從寬典勉宜省過無或徇非可建州

唐書卷三十三 李景儉

三

刺史未幾元稹用事自郡召還復爲諫議大夫其年十二月景儉朝退與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庫部郎中知制誥楊嗣復起居舍人溫造司勳員外郎李肇刑部員外郎王鎰等同謁史官獨孤朗乃於史館飲酒景儉乘醉詣中書謁宰相呼王播崔植杜元穎名面疏其失辭頗悖慢宰相遜言止之旋奏貶漳州刺史是日同飲於史館者皆貶逐景儉未至漳州而元稹作相改授楚州刺史議者以景儉使酒凌忽宰臣詔令纔行遽遷大郡稹懼其物議追還授少府少監從坐者皆召還而景儉竟以忤物不得志而卒景儉疏財尙義雖不厲名節死

之日知名之士咸惜之景儉弟景儒景信景仁皆有藝

學知名於時景信景仁皆登進士第

史臣曰仲尼有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而

論考第仲方駁謚誠知後悔不能息言可謂狷歟當賊

注挾邪之辰羣公結舌而寢默而中敏李甘元裕或肆

其言或奮其筆暴揚醜迹不憚撩鬚謂之為狂即有遺

恨比夫請劍斷佞亦可同年而語也南紀有良史才足

以自立而協比權幸顛沛終身君子慎獨庸可忽諸景

儉自負太過蕩而無檢良驥跡弛之患也

贊曰張李切言利刃決雲裴諫方士深誠愛君言排賊

唐書卷五十五 李景儉

五

注高李不羣漢儉朋比夫何足云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二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三

列傳百五

令狐楚

弟定

子緒

牛僧孺

子蔚

蔚子徵

蕭俛

弟傑

倣

從弟

李石

弟福

令狐楚字殼士自言國初十八學士德棻之裔祖崇亮

綿州昌明縣令父承簡太原府功曹家世儒素楚兒童

時已學屬文

生五歲能為辭章

弱冠應進士

京兆尹將薦為第

士有名長安間能作畫語楚嫌其爭讓而下之

貞元七年登第桂管觀察使王

拱愛其才欲以禮辟召懼楚不從乃先聞奏而後致聘

楚以父掾太原有庭闈之戀又感拱厚意登第後徑往

桂林謝拱不預宴遊乞歸奉養即還太原人皆義之

唐書卷五十五 令狐楚

一

雖在拱所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豫宴樂滿歲謝

歸案舊書不預宴遊乃因徑往桂林不預登第之遊宴

故人義其重知已之感即歸太原乃是不俟滿歲故人

義其事親之孝如新書言乃登第後從使府辟召之常

耳其於拱也何足義滿歲而歸乃瓜期之常耳其於親

也何足義且在拱所不豫宴樂則直以居憂自處有死

其親之心矣新李說嚴綬鄭儋相繼鎮太原高其行義

書勝舊其然乎皆辟為從事自掌書記至節度判官歷殿中侍御史楚

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為頗稱

之鄭儋在鎮暴卒不及處分後事軍中喧譁將有急變

中夜十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令草遺表楚

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

自是聲名益重丁父憂以孝聞免喪徵拜右拾遺改太

常博士禮部員外郎母憂去官服闋以刑部員外郎徵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楚與皇甫鎛蕭儼同年登進士第元和九年鎛初以財賦得幸薦儼楚俱入翰林充學士遷職方郎中中書舍人皆居內職時用兵淮西言事者以師久無功宜宥賊罷兵唯裴度與憲宗志在殄寇十二年夏度自宰相兼彰義軍節度淮西招撫宣慰處置使宰相李逢吉與度不協與楚相善楚草度淮西招撫使制不合度旨度請改制內三數句語憲宗方責度用兵乃罷逢吉相任亦罷楚內職守中書舍人元和十三年四月出爲華州刺史其年十月皇甫鎛作相其月

唐書卷三十一 今狐楚

二

以楚爲河陽懷節度使十四年四月裴度出鎮太原七月皇甫鎛薦楚入朝自朝議郎授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鎛同處台衡深承顧待十五年正月憲宗崩詔楚爲山陵使仍撰哀冊文時天下怒皇甫鎛之奸邪穆宗卽位之四日羣臣素服班於月華門外宣詔貶鎛將殺之會蕭儼作相託中官解救方貶崖州物議以楚因鎛作相而逐裴度羣情共怒以蕭儼之故無敢措言其年六月山陵畢會有告楚親吏贓汙事發出爲宣歙觀察使楚充奉山陵時親吏韋正牧奉天令于鞏翰林陰陽官等同隱官錢不給工徒價錢移爲羨餘十五

萬貫上獻怨訴盈路正牧等下獄伏罪皆誅楚再貶衡州刺史時元稹初得幸爲學士素惡楚與鎛膠固希寵稹草楚衡州制畧曰楚早以文藝得踐班資憲宗念才擢居禁近異端斯害獨見不明密隳討伐之謀潛附奸邪之黨因緣得地進取多門遂忝台階實妨賢路楚深恨稹長慶元年四月量移郢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二年十一月授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陝虢觀察使制下旬日諫官論奏言楚所犯非輕未合居廉察之任上知之遽令追制時楚已至陝州視事一日矣復授賓客歸東都時李逢吉作相極力援楚以李

唐書卷三十一 今狐楚

三

紳在禁密沮之未能擅柄敬宗卽位逢吉逐李紳尋用楚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其年九月檢校禮部尙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汴宋亳觀察等使汴軍素驕累逐主帥前後韓宏兄弟率以峻法繩之人皆偷生未能革志楚長於撫理前鎮河陽代烏重胤移鎮滄州以河陽軍三千人爲牙卒咸不願從中路叛歸又不敢歸州聚於境上楚初赴任聞之乃疾驅赴懷州潰卒亦至楚單騎喻之咸令橐弓解甲用爲前驅卒不敢亂及莅汴州解其酷法以仁惠爲治去其太甚軍民咸悅翕然從化後竟爲善地汴帥前例始至率以錢二百萬實其私

藏楚獨不取以其羨財治廨舍數百間大和二年九月
徵為戶部尚書三年三月檢校兵部尚書東都留守東
畿汝都防禦使其年十一月進位檢校右僕射鄆州刺
史天平軍節度鄆曹濮觀察等使奏故東平縣為天平
縣屬歲旱儉人至相食楚均富贍貧而無流亡者六年
二月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等使楚久在并州
練其風俗因人所利而利之雖屬歲旱人無轉徙楚始
自書生隨計成名皆在太原實如故里及是秉旄作鎮
邑老歡迎楚撫綏有方軍民胥悅七年六月入為吏部
尚書仍檢校右僕射故事檢校官高者便從其班楚以

唐書三十三卷 卷之三十三 四

正官三品不宜從二品之列請從本班優詔嘉之九年
六月轉太常卿九月守尚書左僕射進封彭陽郡開國
公十一月李訓兆亂京師大擾訓亂之夜文宗召右僕
射鄭覃與楚宿于禁中商量制敕時將相皆繫神策軍
楚建言外有三司御
史不則大臣雜治內仗
非宰相繫所也帝領之上欲用為宰相楚以王涯賈餗
冤死叙其罪狀浮泛仇士良等不悅故輔弼之命移於
李石乃以本官領鹽鐵轉運等使先是鄭注上對置推
茶使額鹽鐵使兼領之楚奏罷之曰伏以江淮數年已
來水旱疾疫凋傷頗甚愁歎未平今夏及秋稍校豐稔
方須惠郵各使安存昨者忽奏推茶實為蠹政蓋是王

涯破滅將至怨怒合歸豈有令百姓移茶樹於官場中
栽植摘茶葉於官場中造作有同兒戲不近人情方在
恩權孰敢沮議朝班相顧而失色道路以目而吞聲今
宗社降靈奸兇盡戮聖明垂祐黎庶合安微臣蒙恩兼
領使務官銜之內猶帶此名俯仰若驚夙宵知懼伏乞
特迴聖聽下鑒愚誠速委宰臣除此使額緣軍國之用
或闕山澤之利有遺許臣條疏續具聞奏採造將及妨
廢為虞前月二十一日內殿奏對之次鄭覃與臣同陳
論訖伏望聖慈早賜處分一依舊法不用新條唯納推
之時須節級加價商人轉賣必校稍貴即是錢出萬國

唐書三十三卷 卷之三十三 五

利歸有司既不害茶商又不擾茶戶上以彰陛下愛人
之德下以竭微臣憂國之心遠近傳聞必當感悅從之
先是元和十年出內庫弓箭陌刀賜左右街使充宰相
入朝以為翼衛及建福門而止至是因訓注之亂悉罷
之楚又奏諸道新授方鎮節度使等具帑抹帶器仗就
尚書省兵部參辭伏以軍國異容古今定制若不由舊
斯為改常未聞省閤之門忽內弓刀之器鄭注外蒙恩
寵內蓄兇狂首創奸謀將興亂兆致王璠郭行餘之輩
敢驅將吏直詣闕庭震驚乘輿騷動京國血濺朝路尸
僵禁街史冊所書人神共憤既往不咎其源尚開前件

事宜伏乞速令停罷如須參謝卽具公服從之又奏請
罷修曲江亭絹一萬三千七百疋迴修尙書省從之開
成元年上巳賜百寮曲江亭宴楚以新誅大臣不宜賞
宴獨稱疾不赴論者美之乃請給衣衾藉積以斂刑骨順陽氣
官累上疏乞解使務其年四月檢校左僕射興元尹充
山南西道節度使二年十一月卒于鎮年七十二冊贈
司空諡曰文楚風儀嚴重若不可犯然寬厚有禮門無
雜賓客以星步鬼神進者一不接嘗與從事宴語方酣有非類偶至
立命徹席毅然色變累居重任貞操如初未終前三日
猶吟咏自若疾甚諸子進藥未嘗入口曰修短之期分

唐書三三令狐楚

六

已定矣何須此物前一日召從事李商隱曰吾氣魄已
殫情思俱盡然所懷未已強欲自寫聞天恐辭語乖舛
子當助我成之卽秉筆自書曰臣永惟際會受國深恩
以祖以父皆蒙褒贈有弟有子並列班行全腰領以從
先人委體魄而事先帝此不自達誠爲甚愚但以永去
泉扃長辭雲陛更陳尸諫猶進誓言雖號叫而不能登
誠明之敢忘今陛下春秋鼎盛寰海鏡清是修教化之
初當復理平之始然自前年夏秋已來貶譴者至多誅
戮者不少望普加鴻造稍霽皇威歿者昭洗以雲雷存
者霑濡以雨露使五穀嘉熟兆人安康納臣將盡之苦

唐書合鈔 卷二二三

言慰臣永蟄之幽魄書訖謂其子緒絢曰吾生無益於
人勿請謚號葬日勿請鼓吹唯以布車一乘餘勿加飾
銘誌但志宗門秉筆者無擇高位當歿之夕有大星貫
於寢室之上其光燭廷楚端坐與家人告訣言已而終
嗣子奉行遺旨詔曰生爲名臣歿有理命終始之分可
謂兩全鹵簿哀榮之末節難違往意誄謚國家之大典
須守彝章鹵簿宜停易名須準舊例後絢貴累贈至太
尉有文集一百卷行於時所撰憲宗哀冊文辭情典鬱
爲文士所重

唐書三三令狐楚

七

楚弟定字履常元和十一年進士及第累辟使府大和
九年累遷至職方員外郎宏文館直學士李訓亂王退就職定往賀爲神策軍并收欲殺者屢矣已而免檢校右散騎常侍桂州刺史
桂管都防禦觀察等使卒贈禮部尙書
緒以蔭授官歷隨壽汝三郡刺史在汝州日有能政郡
人請立碑頌德緒以弟絢在輔弼上言曰臣先父元和
中特承恩顧弟絢官不因人出自宸衷臣伏覩詔書以
臣刺汝州日粗立政勞吏民求立碑頌尋乞追罷臣任
隨州日郡人乞留得上下考及轉河南少尹加金紫此
名已聞於日下不必更立碑頌乞賜寢停宣宗嘉其意
從之

五三三

絢字子直大和四年登進士第釋褐宏文館校書郎開
成初為左拾遺二年丁父喪服闋授本官尋改左補闕

史館修撰累遷庫部戶部員外郎右司中會昌五年出為

湖州刺史大中二年宣宗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道

遇風雨六官百官皆避獨見願而

髯者奉梓宮不去果誰邪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

有子乎對曰緒少風痺不勝用絢今守湖州因曰其為

人宰相召拜考功郎中尋知制誥其年召入充翰林學

士他日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

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在不肖羅天下之禍帝曰善

朕讀此嘗三復乃已絢再拜曰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

孰先詩曰惟其三年拜中書舍人襲封彭陽男食邑三

有之是以似之百戶尋拜御史中丞四年轉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其年

改兵部侍郎還為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

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及

皆驚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絢以舊事帶尚書省官合先

省上上日同列集於少府監時白敏中崔龜從曾為太

常博士至相位欲榮其舊署乃改集於太常禮院龜從

手筆志其事於壁絢輔政十年累官至吏部尚書右僕

射涼國公食邑二千戶十三年懿宗嗣位由尚書左僕

罷相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尹河中

晉絳等節度使咸通二年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

九年徐州戍兵龐勛自桂州擅還七月至浙西松江自

白沙入濁河剽奪舟船而進絢聞勛至遣使慰撫供給

芻米都押衙李湘白絢曰徐兵擅還必無好意雖無詔

命除討權變制在藩方昨其黨來投言其數不踰二千

而虛張舟航旗幟恐人見其實涉境已來心頗憂憐計

其水路須出高郵縣界河岸斗峻而水深狹若出奇兵

邀之俾荻艫縱火於前勁兵奮擊於後敗走必矣若不

於此誅鋤俟濟淮泗合徐人負怨之徒不下十萬則禍

亂非細也絢性懦緩又以不奉詔命謂湘曰長淮已南

他不為暴從他過去餘非吾事也其年冬龐勛殺崔彥

曾據徐州聚眾六七萬徐無兵食乃分遣賊帥攻剽淮

南諸郡滁和楚壽繼陷穀食既盡淮南之民多為賊所

噉時兩淮郡縣多陷唯杜愔守泗州賊攻之經年不能

下初詔絢為徐州南面招討使賊攻泗州急絢令李湘

將兵五千人援之賊聞湘來援遣人致書于絢辭情遜

順言朝廷累有詔赦宥但抗拒者三兩人耳且夕圖去

之即束身請命願相公保任之絢即奏聞請賜節鉞

仍誠李湘但戍淮口賊已招降不得立異繇是湘軍解

甲安寢去警徹備日與賊軍相對歡笑交言一日賊軍

乘間步騎徑入湘壘淮卒五千人皆被生繫送徐州為

唐書百三十一 令狐楚

人

唐書百三十一 令狐楚

九

賊蒸而食之湘與監軍郭厚本為龐勛斷手足以徇於康承訓軍時浙西杜審權發軍千人與李湘約會兵大將翟行約勇敢知名浙軍未至而湘軍敗賊乃分兵立淮南旗幟為交鬪之狀行約軍望見急趨之千人並為賊所縛送徐州絢既喪師朝廷以左衛大將軍徐州西南面招討使馬舉代絢為淮南節度使十二年八月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十三年新書傳宗初以本官為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進封趙國公食邑三千戶卒年七十八子瀉渙灝

唐書卷三十一

十一

顯之親驕縱不法日事遊宴貨賄盈門中外為之側目以絢黨援方盛無敢措言及懿宗即位訟者不一故絢罷權軸既至河中上言曰臣男瀉爰自孩提便從師訓至於詞藝頗及輩流會昌二年臣任戶部員外郎時已令應舉至大中二年猶未成名臣自湖州刺史蒙先帝擢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尋充學士繼叨渥澤遂忝樞衡事體有妨因令罷舉自當廢絕一十九年每遣退藏更令勤勵臣以祿位逾分齒髮已衰男瀉年過長成未霑一第犬馬私愛實切憫傷臣二三年來頻乞罷免每年取得文解意待纔離中書便令赴舉昨蒙恩制寵以近

藩伏緣已逼禮部試期便令就試至於與奪出自主司臣固不敢撓其衡柄臣初離機務合具上聞臣延英奉辭本擬面奏伏以戀恩方切陳誠至難伏冀宸慈察臣丹懇詔令就試是歲中書舍人裴坦權知貢舉登第者三十人有鄭羲者故戶部尚書瀚之孫裴宏餘故相休之子魏管故相扶之子及瀉皆名臣子弟言無實才諫議大夫崔瑄上疏論之曰令狐瀉昨以父居相位權在一門求請者詭黨風趨妄動者羣邪雲集每歲貢闈登第在朝清列除官事望雖出於絢取舍全由於瀉喧然成市旁若無人權動寰中勢傾天下及洵罷相作鎮之日便令瀉納卷貢闈豈可以父在樞衡獨撓文柄請下御史臺按問文解日月者縉以十二月去位而有司解牒盡十月屆朝廷取士法為瀉家奏疏不下瀉既及第釋褐長安尉集賢校理咸通二年遷右拾遺史館修撰制出左拾遺劉蛻起居郎張雲各上疏極論瀉云恃父秉權恣受貨賂取李琢錢除琢安南都護遂致蠻陷交州張雲言大中十年絢以諫議大夫豆盧籍刑部郎中李鄴為夔王已下侍讀欲立夔王為東宮欲亂先朝子弟之序瀉內倚鄭顯人誰敢言且瀉在當時謂之白衣宰相瀉未嘗舉進士時縉在而妄言已解使天下謂無解及第不已罔乎時縉在淮南累表自雪懿宗重傷大臣意貶雲為興元少尹蛻

唐書卷三十一

十一

唐書合鈔

為華陰令高亦權求換他官改瀉詹事府司直瀉為眾所非官

不達渙泐俱登進士第渙位至中書舍人定子緘緘子

澄湘澄亦以進士登第累辟使府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宏之後祖紹父幼簡官

卑僧孺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依以為生工屬文進士擢第登賢良方正

制科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皇甫湜俱第

陵鄭敬韋贊之李益等一條指失政其言頗訐不避宰相宰相怒故楊於

坐考非其宜皆調去釋褐伊闕尉遷監察御史轉殿

中歷禮部員外郎元和中改都官知臺雜尋換考功員

外郎充集賢直學士穆宗即位以庫部郎中知制誥其

年十一月改御史中丞以州府刑獄淹滯人多冤抑僧

孺條疏奏請按劾相繼中外肅然長慶元年宿州刺史

李直臣坐贓當死直臣賂中貴人為之申理僧孺堅執

不回穆宗面諭之曰直臣事雖僭失然此人有經度才

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不才止於持

祿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縛奸雄正為才多者祿山朱泚

以才過人濁亂天下況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上嘉其

守法面賜金紫二年正月拜戶部侍郎三年三月以本

官同平章事初韓宏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子

公武以家財厚賂權幸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

俄而父子俱卒孤孫幼小穆宗恐為廝養竊盜乃命中

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有納賂之所

唯於僧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

却付訖穆宗按簿甚悅顧左右曰吾不謬知人居無何議命相帝

首可僧孺之名敬宗即位加中書侍郎銀青光祿大夫

封奇章子邑五百戶十二月加金紫階進封郡公集賢

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寶厯中朝廷政事出於邪佞大臣

朋比僧孺不奈羣小拜章求罷者數四帝曰俟子郊禮

畢放卿及穆宗耐廟郊報後又拜章陳退乃於鄂州置

武昌軍額以僧孺檢校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鄂岳蕪黃觀察等使江夏城風

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板築賦菁莪以覆之吏緣為

奸蠹弊綿歲僧孺至計莠苦板築之費歲十餘萬即賦

之以塶以當苦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發葺蠹弊永除屬

郡沔州與鄂隔江相對虛張吏員乃奏廢之以其所管

漢陽漢川兩縣隸鄂州文宗即位就加檢校吏部尚書

凡鎮江夏五年大和三年李宗閔輔政屢薦僧孺有才

不宜居外四年正月召還守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五年

正月幽州軍亂楊志誠逐其帥李載義文宗以載義輸忠

於國遽聞失帥駭然急召宰臣謂之曰范陽之變奈何

僧孺對曰此不足煩聖慮且范陽得失不繫國家休戚

自安史已來翻覆如此前時劉總以土地歸國朝廷耗費百萬終不得范陽尺帛斗粟入于天府尋復爲梗至今日志誠亦由前載義也但因而撫之俾扞奚契丹不令入寇朝廷所賴也假以節旄必自陳力不足以逆順治之帝曰吾初不詳思卿言是也即日命中使宣慰尋加門下侍郎宏文館大學士六年吐蕃遣使論董勃義入朝修好俄而西川節度李德裕奏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以城降德裕又上利害云若以生羌三千出戎不意燒十三橋擣戎之腹心可以得志矣上惑其事下尙書省議衆狀請如德裕之策僧孺奏曰此議非也吐蕃

唐書三十三 牛僧孺

十一

疆土四面萬里失一維州無損其勢况論董勃義纔還劉元鼎未到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應敵次之今一朝失信戎醜得以爲詞聞贊普牧馬茹川俯於秦隴若東襲隴坂徑走回中不三日抵咸陽橋而發兵枝梧駭動京國事或及此雖得百維州亦何補也上曰然遂詔西川不內維州降將僧孺素與德裕仇怨雖議邊公體而怙德裕者以僧孺害其功謗論沸然帝亦以爲不直其年十二月檢校左僕射兼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時中尉王守澄用事多納纖人竊議時政禁中事密莫知其說

一日延英對宰相文宗曰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於此乎僧孺奏曰臣等待罪輔弼無能康濟然臣思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強家公議無壅滯雖未及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既退至中書謂同列曰吾輩爲宰相天子責成如是安可久處茲地耶旬日間三上章請退不許會德裕黨盛垂將入朝僧孺故得請上既受左右邪說急於太平姦人伺其銳意故訓注見用數年之間幾危宗社而僧孺進退以道議者稱之開成初搢紳道喪閭寺弄權僧孺嫌處重藩求歸散地

唐書三十三 牛僧孺

十五

累拜章不允凡在淮甸六年開成二年五月加檢校司空食邑二千戶判東都尙書省事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僧孺識量宏遠心居事外不以細故介懷洛都築第於歸仁里任淮南時嘉木怪石置之階庭館宇清華竹木幽邃常與詩人白居易吟詠其間無復進取之懷三年九月徵拜左僕射仍令左軍副使王元直賁告身宣賜舊例留守入朝無中使賜詔例恐僧孺退讓促令赴闕僧孺不獲已入朝屬莊恪太子初薨延英中謝語及太子乃懇陳父子君臣之義人倫大經不可輕移國本上爲之流涕是時宰輔皆僧孺僚舊未嘗造其門

上頻宣召託以足疾久之上謂楊嗣復曰僧孺稱疾不任趨朝未可即令自便四年八月復檢校司空兼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加食邑三千戶辭日賜觚散樽杓等金銀古器令中使喻之曰以卿正人賜此古器卿且少留僧孺奏曰漢南水旱之後流民待理不宜淹留再三請行方允武宗即位就加檢校司徒會昌元年漢水溢壞城郭坐不謹防下遷太子少保會昌二年李德裕用事罷僧孺兵權以太子太傅徵為太子少保累加太子少師劉稹誅軍吏得從諫與僧孺李宗閔交結狀又河南少尹呂述言僧孺聞種誅恨歎之武宗怒黜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累貶循大中初徙衡汝二州還卒年六十九贈太子太師州長史

唐書三三三 牛僧孺

十六

贈太諡曰文貞新書文簡僧孺少與李宗閔同門生尤為德裕所惡會昌中宗閔棄斥不為生還僧孺數為德裕拮據欲加之罪但以僧孺貞方有素人望式瞻無以伺其隙德裕南遷所著窮愁志引里俗犢子之識以斥僧孺又目為太牢公其相憎恨如此僧孺二子蔚萊蔚字大章十五應兩經舉大和九年復登進士第三府辟署為從事入朝為監察御史大中初為右補闕屢陳章疏指斥時病宣宗嘉之曰牛氏子有父風差慰人意尋改司門員外郎出為金州刺史入拜禮吏二郎中以祀事準禮天官司所掌班列有恃權越職者蔚奏正之

為時權所忌左授國子博士分司東都踰月權臣罷免復徵為吏部郎中兼史館修撰遷左諫議大夫咸通中為給事中延英謝日面賜金紫蔚封駁無避帝嘉之踰歲遷戶部侍郎襲封奇章侯以公事免歲中復本官歷工禮刑三尚書咸通末檢校兵部尚書與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在鎮三年時中官用事急於賄賂屬徐方用兵兩中尉諷諸藩貢奉助軍蔚盡索軍府之有三十萬端匹隨表進納中官怒即以神策將吳行魯代還及黃巢犯闕乃自京師奔遁避地山南拜章請老以尚書左新書僕射致仕卒累贈太尉子循徽

唐書三三三 牛僧孺

十七

徽咸通八年登進士第三佐諸侯府得殿中侍御史賜緋魚入朝為右補闕再遷吏部員外郎乾符中遷曹猥濫吏為姦弊每歲選人四千餘員徽性貞剛特為奏請由是銓叙稍正能否旌別物議稱之巢賊犯京師父蔚方病徽與其子自扶藍輿投竄山南閣路險狹盜賊縱橫谷中遇盜擊徽破首流血被體而捉輿不輟盜苦迫之徽拜之曰父年高疾甚不欲駭動人皆有父幸相垂恤盜感之而止及前谷又逢前盜相告語曰此孝子也即同舉輿延於其家以帛封瘡餽飲奉蔚留之信宿得達梁州故吏感恩爭來奔問時僖宗已幸成都徽至行

朝拜章乞歸侍疾已除諫議大夫不拜謂宰相杜讓能曰願留兄循在朝以當門戶乞侍醫藥時循爲給事中丞相許之其年鍾家艱執喪梁漢旣除以中書舍人徵未赴疾作以舍人綸制之地不可曠官請授散秩改給事中從駕還京至陳倉疾甚經年方間宰相張潛爲招討使奏徵爲判官檢校左散騎常侍詔下鳳翔促令赴關徵謂所親曰國步方艱皇居初復帑廩皆虛正賴羣臣協力同心王室而於破敗之餘圖雄霸之舉俾諸侯離心必貽後悔也以吾衰疾之年安能爲之扞難辭疾不起明年潛敗召徵爲給事中楊復恭叛歸山南李茂

唐書三十一牛僧孺

六

貞上表請自出兵糧問罪但授臣招討使奏不待報茂貞與王行瑜軍已出疆上怒其專不時可之茂貞恃強章疏不已昭宗延英召諫官宰相議可否以邪鳳皆有中人內應不敢極言相顧辭遜上情不悅徵奏曰兩朝多難茂貞實有翼衛之功惡諸楊阻兵意在嫉惡所造次者不俟命而出師也近聞兩鎮兵入界多有殺傷陛下若不處分梁漢之民盡矣須授以使名明行約束則軍中爭不畏法帝曰此言極是乃以招討之命授之及茂貞平賊自恃凌驕多撓國政命杜讓能料兵討之徵諫曰岐是國門茂貞倔強不顧禍患萬一蹉跌挫國威

也不若漸以制之及師出復召徵謂之曰卿能斟酌時事岐軍烏合朕料必平卿以爲捷在何日徵對曰臣忝侍從諫諍之列所言軍國據理陳聞如破賊之期在陛下考著龜責將帥非臣之職也而王師果嗣大臣被害徵尋改中書舍人歲中遷刑部侍郎封奇章男崔胤連結汴州惡徵言事改散騎常侍不拜換太子賓客天復初賊臣用事朝政不綱拜章請罷詔以刑部尚書致仕乃歸樊川別墅病卒贈吏部尚書

唐書三十一牛僧孺

九

藜字表齡開成二年登進士第出佐使府歷踐臺省任補關數言事會宰相請廣諫員宣宗曰諫臣惟能舉職爲可奚用衆邪今張符趙璘牛藜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以司勳員外郎爲睦州刺史帝勞曰卿非得怨宰相乎對曰陛下比詔不由刺史縣令不任近臣宰相以是擢臣非嫌也即賜金紫謝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即賜紫爲越等乃賜銀緋乾符中位至劍南西川節度使時蠻犯邊抵大渡進略黎雅叩叩喉關人釋二人還之黃巢之亂從幸西川拜太常卿以病求爲巴州刺史不許駕還拜吏部尚書襄王之亂避地太原卒子嶠位至尚書郎

蕭俛字思謙曾祖太師徐國公嵩開元中宰相祖華襲

徐國公肅宗朝宰相父恒贈吏部尚書皆自有傳俛貞元七年進士擢第元和初復登賢良方正制科拜右拾遺遷右補闕元和六年召充翰林學士七年轉司封員

外郎九年改駕部郎中知制誥內職如故坐與張仲方善仲方駁李吉甫謚議言用兵徵發之弊由吉甫而生憲宗怒貶仲方俛亦罷學士左授太僕少卿十三年皇甫鏞用事言於憲宗拜俛御史中丞俛與鏞及令狐楚同年登進士第明年鏞援楚作相二人雙薦俛於上自是顧眄日隆進階朝議郎飛騎尉襲徐國公賜緋魚袋穆宗卽位之月議命宰相令狐楚援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賜金紫之服八月轉門下侍郎十月吐蕃寇涇原命中使以禁軍援之穆宗謂宰臣曰用兵有必勝之法乎俛對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主不得已而用之

唐書 蕭俛

三

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務招懷不為掩襲古之用兵不斬祀不殺厲不擒二毛不犯田稼安人禁暴師之上也如救之甚於水火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此必勝之道也如或縱肆小忿輕動干戈使敵人怨結師出無名非惟不勝乃自危之道也固宜深慎帝然之時令狐楚左遷西川節度使王播廣以貨幣賂中人權幸求為宰相而宰相段文昌復左右之俛性嫉惡延英面言播之纖邪納賄喧於中外不可以汙台司事已垂成帝不之省俛三上章求罷相任長慶元年正月守左僕射進封徐國公罷知政事用播為鹽鐵使後宰相俛居相位孜孜正道

重慎名器每除一官常慮乖當故鮮有簡拔而涉刻深然志嫉奸邪脫屣重位時論稱之穆宗乘章武恢復之餘卽位之始兩河廓定四鄙無虞而俛與段文昌屢獻太平之策以為兵以靜亂時已治矣不宜黷武勸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頓去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謂之消兵帝既荒縱不能深料遂詔天下如其策而行之而藩籍之卒合而為盜伏於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湊復亂河朔一呼而逃卒皆至朝廷方徵兵諸藩籍既不充尋行招募烏合之徒動為賊敗由是復失河朔蓋消兵之失也俛性介獨持

唐書 蕭俛

三

法守正以已輔政日淺超擢太驟三上章懇辭僕射不拜詔曰蕭俛以勤事國以疾退身本末初終不失其道既罷樞務俛居端揆朕欲加恩超等復吾前言而繼有讓章至於三四敦諭頗切陳乞彌堅成爾謙光移之選部可吏部尚書俛又以選曹簿書煩雜非攝生之道乞換散秩其年十月改兵部尚書二年以疾表求分司不許三月改太子少保尋授同州刺史寶曆二年復以少保分司東都文宗卽位授檢校左僕射守太子少師俛稱疾篤不任赴闕乞罷所授官詔曰新除太子少師蕭俛代炳台燿躬茂天爵文可以經緯邦俗行可以感動

神祇夷澹粹和精深敏直進退由道周旋令名近以師
傳之崇疇于舊德俾從優逸冀保養頤而抗疏懇辭勇
退知止嘗亦敦論確乎難拔遂茲牢讓以厚時風可銀
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致仕俛趣尚簡潔不以聲
利自污在相位時穆宗詔撰故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
神道碑對曰臣器褊狹此不能強王承宗先朝阻命事
無可觀如臣秉筆不能溢美或撰進之後例行貶遣臣
若公然阻絕則違陛下撫納之宜俛受之則非微臣
平生之志臣不願爲之秉筆帝嘉而免之俛家行九孝
母韋氏賢明有禮理家甚嚴俛雖爲宰相侍母左右不

唐書三三蕭俛

三

異褐衣時丁母喪毀瘠踰制免喪文宗徵詔懇以疾辭
既致仕于家以洛都官屬賓友避歲時請謁之煩乃歸
濟源別墅逍遙山野嘯詠窮年八年以莊恪太子在東
宮上欲以耆德輔導復以少師徵之俛令弟傑奉表京
師復納制書堅辭痼疾詔曰不待年而求謝於理身之
道則至矣其如朝廷之望何朕以肇建元良精求師傅
遐想漢朝故事元成石慶當時重德咸歷此官吾以元
子幼冲切於師訓欲以賴汝發明古今冀忠孝之規日
聞于耳特遣左右至於林園而卿高蹈翛然屏絕趨進
復遣令弟還吾詔書天爵自優冥鴻方遠不轉之志其

堅若山循省來章致煩爲愧終以呂尚之秩遂其疏廣
之心勵俗激貪所補多矣有益於政寄聲以聞亦有望
於舊臣矣可太子太傅致仕開成二年俛弟倂授楚州
刺史辭日文宗謂倂曰蕭俛先朝名相勛力未衰可一
來京國朕賜俛詔書正帛卿便賫至濟源道吾此意詔
曰卿道冠時髦業高儒行著作礪濟川之効致君宏匡
國之規留芳巖廊逸老林壑累降褒詔亟加崇秩而志
不可奪情見乎辭鴻飛入冥吟想增歎今賜絹三百疋
便令蕭倂宣示俛竟不起卒

唐書三三蕭俛

三

傑字豪士元和十二年登進士第累官侍御史遷主客
員外郎大和九年十月鄭注爲鳳翔節度使慎選參佐
李訓以傑檢校工部郎中充鳳翔隴觀察判官其年十
一月鄭注誅傑爲鳳翔監軍使所害
倂以蔭授官大和中累遷至河南少尹九年五月拜諫
議大夫開成二年出爲楚州刺史四年三月遷越州刺
史御史中丞浙東都團練觀察使會昌中人爲左散騎
常侍遷檢校刑部尚書華州刺史潼關防禦等使大中
初坐在華州時斷獄不法授太子賓客分司四年檢校
戶部尚書兗州刺史充沂海節度使復入爲太子賓客
大中十二年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卒俛從父弟倂

做字思道父悟恒之弟也悟仕至大理司直做大和元年

登進士第大中朝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宣宗力治喜直言嘗以李璣為

嶺南節度使使者已賜節而做封還詔書帝方作樂不暇命使遣優工趨出追之未及璣所而還後以封敕脫謀法當罰侍講學士孔溫裕日給事中駁奏為朝廷論得失與有司奏事不類不應罰詔可令狐綯用李璣經畧安南璣以暴虐免俄起為壽州團練使做劾奏璣無所回時推其直咸通初遷左散騎

常侍懿宗怠臨朝政僻於奉佛內結道場聚僧念誦又數幸諸寺施與過當做上疏論之曰臣聞元祖之道由

慈儉為先而素王之風以仁義為首相公百代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宮割

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絕塵中非為帝王之所能慕也昔貞觀中高宗在東宮以長孫皇后

疾亟嘗上言曰欲請度僧以資福事后曰為善有徵吾未為惡善或無報求福非宜且佛者異方之教所可存

而勿論豈以一女子而紊王道乎故諡為文德且母后之論尚能如斯哲王之謨安可反是伏觀陛下留神天

竺屬意桑門內設道場中開講會或手錄梵筴或口揚佛音雖時啓於延英從容四輔慮稍稀於聽政廢失萬

幾居安思危不可忽也夫從容者君也必疇咨於臣盡忠匡救外逆其耳內沃其心陳阜陶之謨述仲虺之誥

發揮王道恢益帝圖非賜對之閒徒侍坐而已夫廢失

者上拒其諫下希其旨言則狎玩意在順從漢重神仙

東方朔著十洲之記梁崇佛法劉孝儀詠七覺之詩致

祠禱無休講誦不已以至大空海內中輟江東以此言之是廢失也然佛者當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漢晉已來互興寶刹姚石之際亦有高僧或問以苦空究其不

滅止聞有性多日忘言執著貪緣非其旨也必乞陛下力求民瘼虔奉宗祧思繆賞與濫刑其歿立至俟勝殘

而去殺得福甚多幸罷講筵頻親政事昔年韓愈已得罪於憲宗今日微臣固甘心於遐徵疏奏帝甚嘉之四年本官權知貢舉遷禮部侍郎轉戶部以檢校工部尚

書出為滑州刺史充義成軍節度鄭滑潁觀察處置等使在鎮四年滑臨黃河頻年水潦河流泛溢壞西北堤

做奏移河四里兩旬畢功畫圖以進懿宗嘉之就加刑部尚書入為兵部尚書判度支轉吏部尚書選序平允

咸通末復為兵部尚書判度支尋以本官同平章事累遷中書門下二侍郎兼戶部兵部尚書遷左右僕射改

司空宏文館大學士蘭陵郡開國侯俄而盜起河南內官握兵王室濁亂做氣勁論直同列忌之罷知政事出

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新書僖宗紀乾符二年五月書做堯本傳無罷相文則是

做堯于位矣其拜嶺南節度使則在宣宗時自集賢學士出鎮皆與舊書不合然做子廩傳云乾符中以父鎮

唐書卷三十三 唐書卷三十三 唐書卷三十三

南海免官侍行則其非
大中時明矣新書誤

之外不入其門家人疾病醫工治藥須烏梅左右於公

厨取之傲知而命還促買於市遇亂不至京師而卒

子廩字富咸通三年進士擢第累遷尚書郎乾符中以

父出鎮南海免官侍行廣明初以諫議大夫知制誥請

賤佑以中和中徵為中書舍人再遷京兆尹田令孜養

擊捕吏繫獄請救踵門廩不納杖殺之內外畏警令

宗再幸山南廩以疾不能從襄王僭竊廩宗人遭受偽

署廩懼自洛避地河朔鎮冀節度使王鎔館之於深州

光化三年以給事中卒廩貞退寡合綽有家法初從父

南海地多穀紙做敕子弟繕寫缺落文史廩白曰家書

缺者誠宜補葺然此去京師水陸萬里不可露資當須

篋笥人觀兼乘謂是貨財古人薏苡之嫌得為深誠做

曰吾不之思也故濁亂之際克保令名子頎亦登進士

第後官位顯達

李石字中玉隴西人襄邑恭王神祖堅父朋新書宗室

石元和十三年進士擢第從涼國公李聽歷四鎮從事

石機辯有方略尤精吏術藩府稱之自聽征伐常司留

使務事無不辦大和三年為鄭滑行軍司馬時聽握兵

河北令石入朝奏事占對明辯文宗目而嘉之府罷入

為工部郎中判鹽鐵案五年改刑部郎中由兵部郎中
令狐楚請為工部節度副使七年拜給事中九年七月
權知京兆尹事十月遷戶部侍郎判度支事文宗自德
裕宗閱朋黨相傾大和七年已後宿素大臣疑而不用
意在擢用新進孤立庶幾無黨以革前弊故賈餗舒元
輿驟階大用及訓注伏誅欲用令狐楚尋而中輟石自
朝議郎加朝議大夫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石器
度豁如當官不撓自京師變亂之後宦者氣盛凌轢南
司延英議事中貴語必引訓以折文臣石與鄭覃嘗謂
之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而訓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

良等不能對其勢稍抑縉紳賴之他日紫宸殿宰相進
且朕即位十年不能得治本故前歲有疾今茲震擾皆
自取之夫託億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得久無
事乎石曰陛下罪已當矣然責治太早雖十年孜孜養
德適成爾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且人之氣志雖賢
聖猶有優劣故仲尼稱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陛下春
秋少非起人問也而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往行然後成
日有功陛下積十年盛德日新然向所以疾戾震驚者天
其固陛下之志乎誠務修將來之政視太宗致昇平之
期猶不為晚帝曰各行其職愛人節用國有餘力下不
拔才良使之術也又問奈何致太平之難鄭覃曰欲天
賦太平之術也石曰贊曰德之得術尚何太平之難陛下
節用度去冗食簿最不得措其姦則百司治百司治天
下安矣帝戚然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拂
吾膺石曰治道本於上而天下罔敢不率帝曰不然張元
昌為左街副使而用金唾壺比坐事誅之吾聞禁中有

金鳥錦袍二昔元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時有之石曰毛玠以清德為魏尚書而人不敢鮮衣美食況天子獨是時踰月人情不安帝謂侍臣曰如聞人心尚未安帖比日何如石對曰比日苦寒蓋刑殺太過致此陰沴昨聞鄭注到鳳翔招募士卒不至捕索誅夷不已臣恐邊上聞之乘此生事宜降詔安喻其心從之江西湖南兩道觀察使以新經訓注之亂吏卒多死進官健衣糧一百二十分充宰相募召從人石奏曰宰相上弼聖政下理羣司若忠正無私宗社所祐縱逢盜賊兵不能傷若事涉隱欺心懷矯妄雖有防衛鬼得而誅臣等願推赤心以荅聖獎孟軻知非臧氏孔子不畏匡

唐書三李石

三

人其兩道所進衣糧並望停寢依從前制置祇以金吾手力引從可之帝又曰宰相之任在選賢任能石曰臣與鄭覃常以此事為切但以人各有求苟遂所欲則美譽至稍不如意則謗議生只宜各委所司薦用臣等擇可授之則物議息矣帝嘗顧鄭覃曰覃老矣當無妄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文宣主也帝曰渠敢望是石欲強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問而覃之對臣皆以為非顏回匹夫耳自比於舜陛下有四海春秋富當觀得失於前日引月長以齊堯舜奈何此文宣而猶自以為不及惟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其年十二月中使田全操劉行深巡邊迴走馬入金光門從者訛言兵至百官朝退倉惶駭散有不及束帶鞵而乘者市人叫譟塵空四起二相在中書人

吏稍散鄭覃曰耳目頗異且宜出去石曰事勢不可知但宜堅坐鎮之冀將寧息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必若繼亂走亦何逃任重官崇人心所屬不可忽也石視簿書沛然自若京城無賴之徒皆戎服兵仗北望闕門以俟變內使連催閉皇城門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其徒立望仙門下謂中使曰假如有賊閉門不晚請徐觀其變無宜自弱晡晚方定是日苟非石之鎮靜君賞之禦侮幾將亂矣開成元年改元大赦石等商量節文放京畿一年租稅及正至端午進奉並停三年其錢代充百姓紐配錢諸道除藥物口味茶果外不得進獻諸司

唐書三李石

三

宣索製造並停三年赦後紫宸宣對鄭覃曰陛下改元御殿全放京畿一年租稅又停天下節鎮進奉恩澤所該實當要切近年赦令皆不及此上曰朕務行其實不欲崇長空文石對曰赦書須內置一本陛下時省覽之十道黜陟使發日付與公事根本令與長吏詳擇施行方盡利害之要石以從前德音雖降人君不能守姦吏從而違之故有內置之奏以諷之尋加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領鹽鐵轉運使上御紫宸論政曰為國之道致治甚難石對曰朝廷法令行則易臣聞文王陟降在上陛下推赤誠上達于天何憂不治上又曰治亂由人

邪正由時運耶鄭覃對曰由聖帝由忠臣是由人也石曰亦由時運九廟聖靈鍾德於陛下時也陛下行已之道則是由人而前代帝王甚有德者當亂離無奈何之際又安得不推運耶帝曰卿言是也石又奏咸陽令韓遼請開興成渠舊漕在咸陽縣西十八里東達永豐倉自秦漢已來疏鑿其後堙廢昨遼計度用功不多此漕若成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內無車輓之勤則轅下牛盡得歸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王涯已前已曾陳奏實秦中之利但恐徵役今非其時上曰莫有陰陽拘忌否苟利於人朕無所慮也

唐書卷三十三 李石

三

帝嘗曰朕觀晉君臣以夷曠致傾覆當時卿大夫過邪石

曰然古詩有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若夜長閻時多何不秉燭遊勸之照也臣願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照不惑則安人強國其庶乎又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貳仕進之塗塞奏請輒報罷東省閉閣累月南臺惟一御史故兩河諸侯競引豪英士之喜利者多趨之用為謀主故藩鎮日橫天子為肝食元和間進用日廣陛下嗣位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彼疆宇甲兵如故而低摧順屈者士不之助也帝曰天下之勢猶持衡然此首重則彼石辭領使務八月罷尾輕矣其為我博選士朕且用之

鹽鐵轉運使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益坐賊繫臺石奏曰臣以韓益曉錢穀錄用之不謂貪猥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有過曲為蔽之不欲人彈劾此大謬也但知能則舉舉不失職則獎之自然易得

其人何必容隱三年正月五日石自親仁里將曙入朝盜發於故郭尚父宅引弓追及矢纔破膚馬逸而迴盜已伏坊門揮刀斫石斷馬尾竟以馬逸得還私第上聞之駭愕遣中使撫問賜金瘡藥因差六軍兵士三十人衛從宰相是日京師大恐常參官入朝者九人而已旬日方安石拜章辭位者三乃加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李訓之亂人情危迫天子起石於常寮之中付以衡柄石以身殉國不顧患難振舉朝綱國威再復而中官仇士良切齒惡之而伏戎加害天子深知其故畏偏而不能理乃至罷免及石

唐書卷三十三 李石

三

赴鎮賜宴之儀並闕人士傷之恥君子之道消也石至鎮表讓中書侍郎乃加檢校兵部尚書兼平章事武宗卽位就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會昌三年十月加檢校司空平章事隴西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時澤潞劉稹阻兵以石嘗為太原副使諳練北門軍政故代劉沔鎮之初沔以兵三千人戍橫水王師之討澤潞也王逢軍於榆社訴兵少請益之詔石以太原之卒赴榆社石乃割橫水戍卒一千五百人令別將楊弁率之以赴王逢舊例發軍人給二緡石以支計不足量減一疋軍人聚怨又將及歲除促

令上路眾愈不悅楊弁乘其釁謀亂出言激動軍人四年正月軍亂逐石朝廷乃以晉絳觀察使崔元式代還詔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五年檢校司徒新書檢校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畿汝都防禦使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六十二

贈尚書右僕射

石弟福字能之大和七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楊嗣復領劍南

辟幕府崔郾輔政兼集賢殿大學士引為校理調藍田尉石為宰相自薦弟於延英

言福才堪理人授監察御史累遷尚書郎由戶部郎中出為

商鄭汝潁四州刺史進諫議大夫大中時黨項羌震擾議者

怨議擇儒臣治邊仍授福夏綬銀節度使宣宗臨軒論遣福以善政聞徙鎮鄭滑檢校工部尚書

書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義成軍節度鄭滑潁觀察

使人為刑部侍郎再遷兵部侍郎判度累遷刑部戶部

尚書會蠻侵蜀詔福持節宣撫即拜劍南西川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蠻戰敗績貶都乾符初以檢校右僕射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山

南東道節度四年草賊王仙芝徒黨數萬寇掠山南福

團練鄉兵屯集要路賊不敢犯其秋賊陷岳鄂饒信等

州十二月逼江陵節度使楊知溫求援於福福即自率

州兵及沙陀五百騎赴援時賊已陷江陵之鄂聞福兵

至乃退去僖宗嘉之就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歸朝終

於太子太傅

史臣曰彭陽奇章起徒步而昇台鼎觀其人文彪炳潤

色邦典射策命中橫絕一時誠俊賢也而峩冠曳組論

道於臯夔之伍孰曰不然如能蹈道匪躬中立無黨則

其善盡矣蕭太師貞獨嫉惡不為利回不以夷惠儼之

俾之經綸則其道至矣開成之始帝道方淪石於此時

欲振頽緒幾嬰戕賊可為咄嗟多僻之時止堪太息

贊曰喬松孤立蘿蒿黃緣柔附凌雲豈日能賢嗚呼楚

孺道喪曲全蕭李相才致之外篇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三

唐書三李石

三

知工部侍郎寶曆元年拜京兆尹文宗即位改左散騎
常侍三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四年四月拜工部
侍郎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從容奏曰經
籍訛謬博士相訟難為改正請召宿儒與學校定六籍
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五
年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宗閔以覃與李德裕相善薄之
時德裕自浙西入朝復為閔孺所排出鎮蜀川宗閔惡
覃禁中言事奏為工部尚書罷侍講學士文宗好經義
心頗思之六年二月復召為侍講學士七年春德裕作
相五月以覃為御史大夫文宗嘗於延英謂宰相曰殷

唐書三十四 鄭覃

三

侑通經學為人頗似鄭覃宗閔曰覃侑誠有經學於議
論不足聽覽李德裕對曰殷鄭之言他人不欲聞唯陛
下切欲聞之覃嘗嫉人朋黨為宗閔所薄故也八年遷
戶部尚書其年德裕罷相宗閔復知政與李訓鄭注同
排斥李德裕李紳二人貶黜覃亦左授秘書監九年六
月楊虞卿李宗閔得罪長流復以覃為刑部尚書十月
遷尚書右僕射兼判國子祭酒訓注伏誅召覃入禁中
草制敕明日以本官同平章事封滎陽郡公食邑二千
戶覃雖精經義不能為文嫉進士浮華開成初奏禮部
貢院宜罷進士科初紫宸對上語及選士覃曰南北朝

多用文華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辭帝曰進
士及第人已曾為州縣官者方鎮奏署即可之餘即否
覃曰此科率多輕薄不必盡用帝曰輕薄敦厚色色有
之未必獨在進士此科置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覃曰
亦不可過有崇樹帝嘗謂宰臣曰百司弛慢要重條舉
因指前香爐曰此爐始亦華好用之既久乃無光彩若
不加飾何由復初覃對曰不變風俗當考實効自三十
年已來多不務實取於顏情如嵇阮之流不攝職事李
石云此本因治平人人無事安逸所致今之人俗亦慕
王夷甫恥不能及之上曰卿等輔朕在振舉法度而已

唐書三十四 鄭覃

四

時太學勒石經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
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等校定九經文字
旋令上石加門下侍郎宏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嘗
於延英論古今詩句工拙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也
降此五言七言辭非雅正不足帝王賞詠夫詩之雅頌
皆下刺上所為非上化下而作王者採詩以考風俗得
失仲尼刪定以為世規近代陳後主隋煬帝皆能章句
不知王者大端終有季年之失章句小道願陛下不取
也帝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嘗當時屈人邪昔
漢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多失實
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所
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下終究盛

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覃曰陛下樂觀

書然要義不過一二陛下所道是矣宜寢饋以之覃以

宰相兼判國子祭酒奏太學置五經博士各一人緣無

職田請依王府官例賜祿粟從之又進石壁九經一百

六十卷其年李固言復為宰相固言與李宗閔楊嗣復

善覃憎之因起居郎闕固言奏曰周敬復崔球張次宗

等三人皆堪此任覃曰崔球遊宗閔之門且赤墀下秉

筆為千古法不可朋黨如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纖

芥異論乃止三年楊嗣復自西川入拜平章事與覃尤

相矛盾加以因言李珣入對之際是非蜂起二月覃

進位太子太師文宗以早放繫囚出宮人劉好奴等五

百餘人送兩街寺觀任歸親戚紫宸對李珣曰陛下放

宮女數多德邁千古漢制八月遷人晉武平吳亦多採

擇仲尼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今陛下以為無益放之

微臣敢賀覃曰晉武帝以採擇之失中原化為左衽陛

下以為殷鑒放去攸宜其年十二月三上章求罷詔落

太子太師餘如故仍三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四年

五月罷相守左僕射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欲援為宰

相固以足疾不任朝謁會昌二年守司徒

子裔綽以蔭授渭南尉直宏文館

累遷諫議大夫宣宗初劉潼由鄭州刺史授桂管觀察使裔綽固爭潼被責未久不宜付廉察帝已遣使者頒詔追罷之遷給事中楊漢公為荆南節度

使坐貪吝貶秘書監尋拜同州刺史裔綽與鄭公與封

還制書帝自即位諫臣規正無不納至是有為漢公地

者遂終不易會賜宴禁中天子擊毬至門下官謂二人

曰近論漢公事類朋黨者裔綽曰同州太宗與王地陛

下為人子孫當慎所付且漢公墨沒敗官奈何以重地

私之帝變色翼日貶商州刺史時猶衣綠因詔賜緋魚

後由秘書監遷浙東覃少清苦貞退不造次與人款狎

觀察使太子少保位至相國所居未嘗增飾纔庇風雨家無媵妾人皆仰

其素風女孫適崔阜官裁九品衛佐帝重其不婚權家覃之侍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再三為天子言

故終然嫉惡太過多所不容眾憚而惡之覃弟朗潛

為相朗字有融始辟柳公綽長慶元年登進士甲科始明舉

相者言君當貴然不可以科第進俄而有司擢朗進士有

第一既又覆實被放相者賀曰安之已而果相再遷

右拾遺開成中為起居郎初大和末風俗稍奢文宗恭

勤節儉冀革其風宰臣等言曰陛下節儉省用風俗已

移長裾大袂漸以減損若更令戚屬絕其侈靡不慮下

不從教帝曰此事亦難戶曉但去其泰甚自以儉德化

之朕聞前時內庫唯二錦袍飾以金鳥一袍元宗幸溫

湯御之一即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如今奢靡豈復貴

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左衛副使張元昌便用金唾壺

昨因李訓已誅之矣時期執筆螭頭下宰臣退上謂朗

曰適所議論卿記錄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名為史伏準故事帝王不可取觀昔太宗欲覽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云史官所述不隱善惡或主非上智

節非護失見之則致怨所以義不可觀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曰適來所記無可否臧見亦何爽乃宣謂宰臣曰鄭朗引故事不欲朕見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惡必書朕恐平常閑話不開理體垂諸將來竊以為恥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誠醜言朗遂進之朗轉考功郎中四年遷諫議大夫侍為

講學 會昌初為給事中出為華州刺史入為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判本司事為鄂岳浙西觀察使大中朝出為定州刺史義武軍節度易定觀察北平軍等使尋遷檢校戶部尚

唐書百三十一 鄭厚

七

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毫汴穎觀察等使人為工部尚書判度支遷御史大夫改禮部新書尚書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中人李敬寔排

朗駟導馳去朗以開宣宗詰敬寔自言供奉官不避道帝曰傳我命則絕道行可也而私出不避宰相邪即斥敬寔右拾遺鄭言者故在幕府朗以諫臣與輔相爭得失不論則廢職奏徙他官 大中十年以疾辭位進加檢校右僕射守太子少師十一年十月卒詔曰故通議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朗植操端方稟氣莊重藹若瑞玉澹如澄川智略合乎蒼龜誠信服于僚友自膺寵寄頗負全才竭匪躬于諫垣彰盡瘁于瑣闥載踐方岳亟登師

壇觀風推惠愛之心訓士得撫循之術政溢聞聽念茲徵還位冠冬卿職重邦計經費有節財用不虧繁彼休功明我推擇爰嘉峭峻俾總紀綱公望益隆典彝具舉式詣注意且沃深衷俄參化源以提政柄三事仰清廉之節百度見損益之能近煦和風遠浹膏雨方俟坐鎮雅俗表率庶官隨養或乖賡理生疾屢陳章疏乞遂退閑既堅乃誠式允其請每圖懿績唯冀有瘳何竟至於彌留而遽聞於捐代閱奏興悼臨軒載懷將輟視朝之儀兼列上公之秩慰茲幽壤期爾有知可贈司空潛字無悶亦登進士第

唐書百三十一 鄭厚

八

陳夷行字周道潁川人其先江左諸陳也祖忠父邑新書宰相世系表名夷行元和七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寶曆末由侍御史改虞部員外郎皆分務東都大和三年人為起居郎史館修撰預修憲宗實錄四年獻上轉司封員外郎五年遷吏部郎中四月召充翰林學士八年兼充皇太子侍讀詔五日一度入長生院侍太子講經上召對面賜緋衣牙笏遷諫議大夫知制誥餘職如故九年八月改太常少卿知制誥學士侍講如故數遷至工部侍郎開成二年四月以本官同平章事三年楊嗣復李珣繼入輔政夷行介特素惡其所為每上前議政語侵嗣復遂至往復

性不能堪上表稱足疾辭位不許詔中使就第宣勞七月以王彥威為忠武節度使史孝章為邠寧節度使皆嗣復擬議因延英對上問夷行曰昨除二鎮當否夷行對曰但出自聖心即當楊嗣復曰若出自聖心當即人情皆愜如事或過當臣下安得無言帝曰誠如此朕固無私也夷行曰自三數年來姦臣竊權陛下不可倒持太阿授人鈔柄嗣復曰齊桓用管仲於讐虜豈有太阿之慮乎上不悅仙韶院樂官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寶洵直當衙論曰伶人自有本色官不合授之清秩鄭覃曰此小事何足當衙論列王府率是六品雜官謂之

唐書百四 陳夷行

九

清秩與洵直得否此近名也嗣復曰嘗問洵直幽今當衙論一樂官幽則有之亦不足怪夷行曰諫官當衙祇合論宰相得失不合論樂官然業已陳論須與處置今後樂人每七八年與轉一官不然則加手力課三數人帝曰別與一官乃授光州長史賜洵直絹百疋夷行尋轉門下侍郎上紫宸議政因曰天寶中政事實不甚佳當時姚宋在否李珣曰姚亡而宋罷珣因言人君明哲終始尤難元宗嘗云自即位已來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林甫陷害破人家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不可移權與人嗣復曰夷行之言容易且太宗用房元齡十六年

魏徵十五年何嘗失道臣以為用房魏多時不為不用邪佞一日便足夷行之言皆指嗣復專權文宗用郭遠為坊州刺史右拾遺宋祁論列以為不可既而遠坐賊帝謂宰相曰宋祁論事可嘉祁授官來幾時嗣復曰去年因曰諫官論事陛下但記其姓名稍加優獎如不當亦須令知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本職若論一事即加一官則官何由得不免有情帝曰情固不免理平之時亦不可免上竟以夷行議論太過恩禮漸薄尋罷知政事守吏部尚書四年九月檢校禮部尚書出為華州刺史五年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七月自華召入復為

唐書百四 陳夷行

十

中書侍郎新書門下侍郎平章事進位尚書左僕射夷行與崔珙俱拜乃奏僕射始視事受四品官拜無著令此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為僕射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羣官羣官先拜而後答以無二上也僕射與四品官並列朝廷不容獨優前日鄭餘慶著僕射上儀謂隔品官無元禮時寶易直任御史中丞議不可及易直自為僕射乃忘前議當時鄭厥之臣等不願以失禮速請於時且開元元年以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敕所司約三公上儀著定令詔可始累朝紛議不決至夷行會昌三年十二月入送定以足疾乞身罷為太子太保

月檢校司空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卒贈司徒弟元錫夷寶皆進士擢第元錫又制策登科

李紳字公垂潤州無錫人本山東著姓高祖敬元新書敬元曾孫當則天朝中書令封趙國文憲公自有傳祖守一

成都郫縣令父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因家無錫
紳六歲而孤母盧氏教以經義紳形狀眇小而精悍能

為歌詩鄉賦之年諷誦多在人口時號短李蘇州刺史
韋夏卿數稱之葬母

有烏銜芝元和初登進士第釋褐國子助教非其好也

東歸金陵觀察使李錡愛其才辟為從事紳以錡所為

專恣不受其書幣錡怒將殺紳遁而獲免錡誅朝廷嘉

之李錡愛其才辟掌書記錡寢不法賓客莫敢言紳數
諫不入欲去不許會使者召錡稱疾留後王滄為具

行錡怒陰教士鬻食之即賜使者為眾奏天子幸得留
錡召紳作疏坐錡前紳陽怖栗至不能為字下筆輒塗

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邪對曰生未嘗見
金革今得死為幸即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能

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即囚紳獄中錡
誅乃免或欲以聞謝曰本激于義非市名也乃止久之

唐書三十四 李紳

十一

從辟山南召拜右拾遺歲餘穆宗召為翰林學士與李

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情意相善尋轉右補闕

長慶元年三月改司勳員外郎知制誥二年二月超拜

中書舍人內職如故俄而稹作相尋為李逢吉教人告

稹陰事稹罷相出為同州刺史時德裕與牛僧孺俱有

相望德裕恩顧稍深逢吉欲用僧孺懼紳與德裕沮於

禁中二年九月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乃用僧孺為平

章事以紳為御史中丞冀離內職易倚掖而逐之乃以

吏部侍郎韓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臺參知紳剛

褊必與韓愈忿爭制出紳果移牒往來論臺府事體而

愈復性許言辭不遜大喧物論由是兩罷之愈改兵部

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天子待紳素厚不悟逢吉之嫁

禍為其心希外任乃令中使就第宣勞賜之玉帶紳對

中使泣訴其事言為逢吉所排戀闕之情無已及中謝

日面自陳訴帝方省悟乃改授戶部侍郎中尉王守澄

用事逢吉令門生故吏結託守澄為援以傾紳晝夜計

畫會紳族子虞文學知名隱居華陽自言不樂仕進時

來京師省紳虞與從伯耆進士程昔範皆依紳及耆拜

左拾遺虞在華陽寓書與耆求薦書悞達於紳紳以其

進退二三以書誚之虞大怨望及來京師盡以紳嘗所

唐書三十四 李紳

十二

密話言逢吉姦邪附會之語告逢吉逢吉大怒問計于

門人張又新李續之咸曰搢紳皆自惜毛羽孰肯為相

公搏擊須得非常奇士出死力者有前鄧州司倉劉栖

楚者嘗為吏鎮州王承宗以事繩之栖楚以首觸地固

爭而承宗竟不能奪其果銳如此若相公取之為諫官

令伺紳之失一旦於上前暴揚其過恩寵必替事苟不

行過在栖楚亦不足惜也逢吉乃用李虞程昔範劉栖

楚皆擢為拾遺以伺紳隙俄而穆宗晏駕敬宗初即位

逢吉快紳失勢慮嗣君復用之張又新等謀逐紳會荆

州刺史蘇遇入朝遇能決陰事眾問計於遇遇曰上聽

政後當開延英必有次對官欲拔本塞源先以次對爲慮餘不足恃羣黨深然之逢吉乃以遇爲左常侍王守澄每從容謂敬宗曰陛下登九五逢吉之助也先朝初定儲貳唯臣備知時翰林學士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而逢吉固請立陛下而李續之李康繼獻章疏帝雖冲年亦疑其事會逢吉進擬言李紳在內署時嘗不利於陛下請行貶逐帝初卽位方倚大臣不能自執乃貶紳端州司馬貶制旣行百寮中書賀宰相唯右拾遺吳思不賀逢吉怒改爲殿中侍御史充入吐蕃告哀使紳之貶也正人腹誹無敢有言唯翰林學士韋處厚上疏極

唐書言李紳

三

言逢吉姦邪誣摭紳罪語在處厚傳天子亦稍開悟會禁中檢尋舊事得穆宗時封書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與紳三人所獻疏請立敬宗爲太子帝感悟興歎悉命焚逢吉黨所上謗書由是讒言稍息紳黨得保全始南遂歷封康開瀨險澀唯乘漲流乃濟康州紳始有溫龍祠舊傳能致雲雨紳以書禱俄而大漲及寶曆改元大赦逢吉定赦書節文不欲紳量移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與量移不言左降者與量移韋處厚復上疏論之語在處厚傳帝特追赦書添節文云左降官與量移紳方移爲江州長史遷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爲暴再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大和元年

李德裕作相七月檢校左常侍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九年李訓用事李宗閔復相與李訓鄭注連衡排擯德裕罷相紳與德裕俱以太子賓客分司開成元年鄭覃輔政起德裕爲浙西觀察使紳爲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懼散衣擊大毬尸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六月案王智興傳檢校戶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節度宋毫汴潁觀察等使二年夏秋旱大蝗獨不入汴宋之境詔書褒美又於州置利潤樓店四年就加檢校兵部尚書武宗卽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知淮南節度大使事會昌元年入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改中書侍郎累遷守右

唐書言李紳

四

僕射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新書郡公食邑二千戶四年暴中風恙足緩不任朝謁拜章求罷十一月守僕射平章事復出爲淮南節度六年卒贈太尉諡文肅紳始以文藝節操進用受顧禁中後爲朋黨所擠濱於禍患賴正人匡救得以功名始終歿後宣宗卽位李德裕失勢罷相歸洛陽而宗閔嗣復之黨崔鉉白敏中令狐綯欲寘德裕深罪大中初教人發紳鎮揚州時舊事以傾德裕初會昌五年揚州江都縣尉吳湘坐賊下獄準法當死具事上聞諫官疑其寃論之遣御史崔元藻覆推與揚州所奏多同湘竟伏法及德裕罷相羣怨方構湘

兄進士汝納詣闕訴冤言紳在淮南恃德裕之勢枉殺

臣弟德裕既貶紳亦追削三任官告三司結紳杖鉞作藩虐殺良平準神龍詔書酷吏及者官爵皆奪子孫不得進宦紳雖亡請從春秋戮死者之比詔削紳三官子孫不得仕

吳汝納者澧州人故韶州刺史武陵兄之子武陵進士

登第有史學與劉軻並以史才直史館武陵撰十三代

史駁議二十卷淮西吳少陽聞其才遣客鄭平邀之將待以賓友武陵不答俄而少陽子元濟

叛武陵遺以書自稱東吳王孫曰夫勢有不必得事有

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珍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日亡

破平生親愛連頭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繁衍因緣磨滅

先魂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檻穽常疑死於

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

有悖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函容御天

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朝廷資以爵號榮黜者自謂得

計以反為利於是楊惠琳劉闢李錡盧從史等又亂皇

帝即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日者張

太尉厭垣捍之勤謝易定為國老田尚書知慮絕俗又

以魏博來歸幽檀滄景皆為信臣然而與足下者獨齊

趙耳夫齊安可為恃哉徐壓其首梁薄其翼魏斯其脛

滑賊其腹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

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豎子耳前日

主上以澤路為之導既斥從史姑赦罪復爵祿之天下

之人欲討者十八無何殘丞相御史朝廷以足下故未

加斧鉞也然則中山博藁城之險太原乘井陘之隘燕

求責不暇又曷以救師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何

疆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取以

倡四海將校官屬不失寵且貴何哉為國者不以纖惡

蓋大善也且貳而伐服而捨寵榮可厚骨肉可保何獨

不為哉三州至狹也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

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

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矧以一

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劔塹

灌以流潦主將怨攜士卒崩離田儻呂興發於肘腋屍

不得裹宗不得祀臣僕以為誠子孫所不祖生為暗復

之人沒為幽憂之鬼何其痛哉元濟得書不悟會裴度

東討而韓愈為司馬武陵勸愈為度謀取中官常所不

快者為監軍歸素所快者於內為吾地以傾諸侯出帛

百萬以給士大夫則孰不為丞相之人然後分三大將

環賊而屯明斥候牛酒高會潛以實期授灑蔡諸將而

以三期給賊令辯士持尺書劫元濟及將士約降彼無

所竄謀矣時度部分已定故不見用元濟未破數月武

陵自陝石望東南氣如旌鼓矛楯皆顛倒橫斜少選黃

白氣出西北盤蛇相交武陵告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

日賊必亡夫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且洞曲守將急緩

不可使吳城賊將趙彥詐而輕若以兵誘之伏以待一

舉可奪其城則右臂斷矣武陵之奇譎類如此長慶初

寶易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鹽北邊易直以

不職薄其遇會表置和耀貯備使擇郎中為之武陵諫

曰今緣邊膏壤鞠為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

疆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取以

倡四海將校官屬不失寵且貴何哉為國者不以纖惡

蓋大善也且貳而伐服而捨寵榮可厚骨肉可保何獨

不為哉三州至狹也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

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

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矧以一

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劔塹

灌以流潦主將怨攜士卒崩離田儻呂興發於肘腋屍

不得裹宗不得祀臣僕以為誠子孫所不祖生為暗復

之人沒為幽憂之鬼何其痛哉元濟得書不悟會裴度

東討而韓愈為司馬武陵勸愈為度謀取中官常所不

快者為監軍歸素所快者於內為吾地以傾諸侯出帛

百萬以給士大夫則孰不為丞相之人然後分三大將

環賊而屯明斥候牛酒高會潛以實期授灑蔡諸將而

以三期給賊令辯士持尺書劫元濟及將士約降彼無

所竄謀矣時度部分已定故不見用元濟未破數月武

陵自陝石望東南氣如旌鼓矛楯皆顛倒橫斜少選黃

白氣出西北盤蛇相交武陵告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

日賊必亡夫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且洞曲守將急緩

不可使吳城賊將趙彥詐而輕若以兵誘之伏以待一

舉可奪其城則右臂斷矣武陵之奇譎類如此長慶初

寶易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鹽北邊易直以

不職薄其遇會表置和耀貯備使擇郎中為之武陵諫

曰今緣邊膏壤鞠為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

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自尙書員外郎出為忠州

刺史改韶州坐賊貶潘州司戶卒初柳宗元謫永州而

宗元賢其人及為柳州刺史武陵北還大為裴度器遇

每言宗元無子說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大牙宜

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優游江湖又遣工部侍郎孟簡

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始半世矣

碎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

臣邪且程劉二韓皆已拔拭或處大州劇職獨子厚與

猿鳥為伍誠恐霧露所嬰則柳氏無後矣度未及用而

宗元死始李愬節度唐鄧武陵薦李景儉王湘健智沈

敏可表以自汝納亦進士擢第以季父賊罪久之不調

副時號知人唐書李回

會昌中為河南府永寧縣尉初武陵坐賊時李德裕作

相貶之故汝納以不調挾怨而附宗閔嗣復之黨同作

謗言會汝納弟湘為江都尉為部人所訟賊罪兼娶百

姓顏悅女為妻有踰格律李紳令觀察判官魏鋼鞠之

賊狀明白伏法湘妻顏顏繼母焦皆笞而釋之仍令江

都令張宏思以船監送湘妻顏及兒女送澧州及揚州

上具獄物議以德裕素憎吳氏疑李紳織成其罪諫官

論之乃差御史崔元藻為制使覆吳湘獄據款伏妄破

程糧錢計賊准法其特官娶百姓顏悅女為妻則稱悅

是前青州衙推悅先娶王氏是衣冠女非繼室焦所生

與揚州案小有不同德裕以元藻無定奪奏貶崖州司

戶及汝納進狀言湘素直為人誣讒大校重半五木被

士族湘罪皆不當死紳枉殺之又言湘死紳令即瘞不

得歸葬按紳以舊宰相鎮一方忒威權凡戮有罪猶待

秋分湘無辜盛夏被殺追元藻覆問元藻既恨德裕陰為崔鉉白

敏中令狐絢所利誘即言湘雖坐賊罪不至死又云顏

悅實非百姓此獄是鄭亞首唱元壽協李恪鍛成李回

便奏因言御史覆獄還皆對天子別白是非德裕權輒

死遂下三司詳鞫故德裕再貶李回鄭亞等皆竄逐吳

汝納崔元藻為崔白令狐所獎擢汝納左拾遺數年並

至顯官

李回字昭度宗室郇王禕之後新興王德良六世孫案

七世父如仙回本名躔字昭以避武宗廟諱改長慶初

進士擢第文登賢良方正制科釋褐滑臺從事揚州掌

書記得監察御史入為京兆府戶曹轉司錄參軍登朝

為左補闕起居郎尤為宰相李德裕所知回強幹有吏

才遇事通敏官曹無不理授職方員外郎判戶部案歷

吏部員外郎判南曹以刑部員外郎知臺雜賜緋開成

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賜金紫服武宗即

位拜工部侍郎轉戶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以刑部兼

御史中丞會昌三年劉稹據潞州邀求旄鉞朝議不允

加兵問罪武宗懼稹陰附河朔三鎮以沮王師乃命回

奉使河朔魏博何宏敬鎮冀王元逵皆具橐鞬郊迎回

喻以朝旨言澤潞密邇王畿不同河北自艱難已來唯

魏鎮兩藩列聖皆許襲而種無功欲効河朔故事理即
大悖聖上但以山東三郡境連魏鎮用軍便近王師
不欲輕出山東請魏鎮兩藩祇收山東三郡宏敬元達
俯僕從命幽州張仲武與太原劉沔攻迴鶻時兩人不
協朝廷方用兵不欲藩帥不和回至幽州喻以和協之
旨仲武欣然釋憾乃移劉沔滑臺命仲武領太原軍
攻潞復以回為使督戰至蒲東王宰石雄棗鞭謁道左
期六旬取潞否則死之未及期二賊平以本官同平章
事累加中書侍郎轉門下歷戶吏二尚書武宗崩回充
山陵使耐廟竟出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大中元年

唐書三十四 李回

一五

冬坐與李德裕親善決吳湘獄回為中丞坐不糾摘改潭州刺史湖南

觀察使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給事中再貶撫州刺

史新書白敏中令狐絢罷相入朝為兵部尚書復出為

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卒新書卒於撫州長贈司徒

諡曰文懿大中九年詔復湖南觀察使贈刑部尚書

李珣字待價趙郡人淮陰父仲朝珣進士擢第幼孤事

聞甫冠舉明經李絳為華州刺史見之日日角珠庭非

庸人相明經錄錄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河陽烏

置幕府又登書判拔萃科累官至右拾遺穆宗荒於酒

色纒終易月之制即與勲臣飲宴珣與同列宇文鼎溫

上疏論之曰臣聞人臣之節本於忠蓋苟有所見即

宜上陳況為陛下諫官食陛下厚祿豈敢腹誅巷議孤
負恩榮臣等聞諸道路不知信否皆云有詔追李光顏
李愬欲於重陽節日合宴羣臣儻誠有之乃陛下念羣
臣敷惠澤之慈旨也然元朔未改園陵尚新雖陛下執
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今
遵同軌之會適去於中邦告遠夷之使未復其來命遇
密弛禁蓋為齊人合宴內庭事將未可夫明王之舉動
為天下法王言既降其出如綸苟玷皇猷徒章直諫臣
等是以昧死上聞且光顏李愬久立忠勞今方盛秋務
拓邊境如或召見詔以謀猷褒其宿勲付以疆事則與

唐書三十四 李珣

三

歌鐘合宴酒食邀歡不得同年而語也陛下自纘嗣以

來發號施令無非孝理因心形于詔敕固以感動於人

倫更在敬慎威儀保持聖德而已上雖不用其言慰勞

遣之長慶元年鹽鐵使王播增茶稅初稅一百增之五

十珣上疏論之曰權率救弊起自干戈天下無事即宜

蠲省況稅茶之事尤出近年在貞元元年中不得不爾

今四海鏡清八方砥平厚歛於人殊傷國體其不可一

也茶為食物無異米鹽於人所資遠近同俗既祛竭乏

難捨斯須田間之間嗜好尤切今增稅既重時估必增

流弊於民先及貧弱其不可二也且山澤之饒出無定

數量斤論稅所冀售多價高則市者稀價賤則市者廣
歲終上計其利幾何未見阜財徒聞斂怨其不可三也
臣不敢遠徵故事直以目前所見陳之伏望暫留聰明
稍垂念慮特追成命更賜商量陛下即位之初已懲聚
斂外官押貫旋有詔停洋洋德音千古不朽今若權茶
加稅頗失人情臣忝諫司不敢緘默時禁中造百尺樓
國計不充王播希恩增稅奉帝嗜慾疏奏不省遷吏部
員外郎瑤以數諫不得留出為下邳令武昌牛僧孺辟署掌書記還為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僧孺還相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大和五
年李宗閔牛僧孺為相與瑤親厚改度支郎中知制誥

唐書百李瑤

三

遂入翰林充學士七年三月正拜中書舍人九年五月
轉戶部侍郎充職始鄭注以醫進文宗一日語瑤曰卿亦知有鄭注乎宜與之言瑤曰臣知之姦回人也帝愕然曰朕疾愈注力也可不一見之注由是怨瑤七月宗閔得罪瑤坐
累出為江州刺史開成元年四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
都遷河南尹二年五月李固言入朝召瑤復為戶部侍
郎判本司事三年楊嗣復輔政薦瑤以本官同平章事
瑤與固言嗣復相善自固言得位相繼援引居大政以
傾鄭覃陳夷行李德裕三人凡有奏議必以朋黨為謀
屢為覃所廷折之瑤自朝議即進階正議大夫其年十
二月上疏求罷不許四年三月文宗謂宰臣曰朕在位

十四年屬天下無事雖未至理亦少有如今日之無事
也瑤對曰邦國安危亦如人之身當四體和平之時長
宜調適以順寒暄之節如恃安自忽則疾患旋生朝廷
當無事之時思省闕失而補之則禍難不作矣文宗以
杜棕領度支稱職欲加戶部尚書因紫宸言之陳夷行
曰一切恩權合歸君上陛下自看可否瑤對曰太宗用
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謂之平章事代天理物上下無
疑所以致太平者也若拜一官命一職事事皆決於君
上即焉用彼相昔隋文帝一切自勞心力臣下發論則
疑凡臣下用之則宰相不用則常察豈可自保陛下常

唐書百李瑤

三

語臣云實易直勸我宰相進擬但五人留三人兩人勾
一人渠即合勸我擇宰相不合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
此言甚鄙又曰韋處厚作相三日薦六度師亦大可怪
瑤曰處厚淫於奉佛不悟其是非也其年五月上謂宰
臣曰貞元政事初年至好瑤曰德宗中年好貨方鎮進
奉即加恩澤租賦出自百姓更令貪吏剝削聚貨以希
恩理道故不可也上曰人君聚斂猶自不可但輕賦節
用可也瑤又曰貞觀中房杜王魏啓告文皇意祇在此
請不易初心自古好事克終實難上曰朕心終不改也
尋封贊皇男食邑三百戶武宗即位之年九月與楊嗣

復俱罷相出為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始莊恪太子薨

而武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王曰帝既命陳王矣已

而武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王曰帝既命陳王矣已

而武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王曰帝既命陳王矣已

而武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王曰帝既命陳王矣已

而武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王曰帝既命陳王矣已

而武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王曰帝既命陳王矣已

而武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王曰帝既命陳王矣已

而武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王曰帝既命陳王矣已

而武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王曰帝既命陳王矣已

而武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王曰帝既命陳王矣已

而武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王曰帝既命陳王矣已

而武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王曰帝既命陳王矣已

而武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王曰帝既命陳王矣已

而武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王曰帝既命陳王矣已

而武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王曰帝既命陳王矣已

而武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王曰帝既命陳王矣已

而武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王曰帝既命陳王矣已

而武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王曰帝既命陳王矣已

相用為給事中五年宋申錫為王守澄誣陷固言與同

列伏閣論之將作監王堪修奉太廟弛慢罰俸仍改官

為太子賓客制出固言封還曰東宮調護之地不可令

弛慢被罰之人處之改為均王傅六年遷工部侍郎七

年四月轉尚書左丞奉詔定左右僕射上事儀注

八年李德裕輔政出為華州刺史其年十月宗閔復入

召拜吏部侍郎去固言怒捕取杖殺之尸諸道既領選

按籍自擬先收九年五月遷御史大夫六月宗閔得罪

固言代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尋加崇文館大學士時李

訓鄭注用事自欲竊輔相之權宗閔既逐外示公體爰

立固言其實惡與宗閔朋黨九月以兵部尚書出為興

元節度使李訓自代固言為平章事訓注誅文宗思其

謹正開成元年四月復召為平章事判戶部事二年羣

臣上徽號上紫宸言曰中外上章請加徽號朕思理道

猶鬱實愧岳牧之請如聞州郡甚有無政處固言曰人

言鄧州王堪衰老隋州鄭襄無政帝曰堪是貞元時御

史祇有此一人鄭章曰臣以王堪舊人舉為刺史鄭襄

比來守官亦無敗事若言外郡不理何止二人帝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德宗時班行多闕員豈時乏才耶李

石對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有大國無人蓋貞元中

節度使崔鉉白敏中逐李德裕徵入朝為戶部尚書出為河陽

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

南節度使上柱國贊皇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

已大臣謹不以內外自異表請立皇太子維天下大

心江淮旱發倉廩賑流民以軍羨儲殺半價與人

七年卒十九贈司空卒於鎮人勸易署寢曰上

命我守揚州是實正寢若何去之及疾亟官屬見臥內

惟以州有稅酒直而神策軍常為豪商占利方論奏未

見報為恨一不及家事性寡欲早喪妻不置妾侍門無

僮餉淮南之人德之珏已歿叩闕下願立碑刻其遺愛

新書贊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於賢不肖

當別白分明乃可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以不

疑責宰相是時善惡混淆故黨人成於下士聽亂於

開羣枉之門

殆文宗為邪

李固言字仲樞趙郡人祖并父現新書宰相世

七年登進士甲科江西裴堪劍南王

大和初累官至駕

部郎中知臺雜御史中丞表知雜事

四年李宗閔作

仕進路塞所以有才之人或託迹他所此乃不敘進人
 才之過也固言曰求才之道有人保任便宜獎用隨其
 稱職與否昇黜之上曰宰相薦人莫計親疎竇易直作
 相未嘗論用親情若已非相才自宜引退若是公舉親
 亦何嫌人鮮全才但用其所長爾尋進階金紫判戶部
 事其年十月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出為成都尹劔南西
 川節度使代楊嗣復詔雲韶雅樂即臨臯館送之上表讓門下侍郎
 乃檢校左僕射始置羸車千匹又募會昌初入朝歷兵
 戶二尚書授右僕射會崔瑛陳夷行以僕射為宰相改
 歲河水壞梁東撤管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師領河中節度使蒲津
 伐回鶻詔方鎮獻財助軍上疏固諫不從以疾復為少
 師宣宗即位還右僕射累授檢校司徒東都留守東畿汝都
 防禦使大中末以太常卿孫簡代之拜太子太傅分司
 東都卒年七十八贈太尉固言吃接賓客頗
 史臣曰陳鄭諸公章疏議論綽有端士之風天子待以
 賢能付之以鼎職延英獻納罕聞康濟之謨文陸敷敷
 莫副具瞻之望加以互生傾奪競起愛憎惟回奉使命
 而喻藩臣救危邦而除宿憾况昭獻文章可以為世範德
 行可以為人師有啓誦之上才非桓靈之失道詎可不
 思已過祇務面欺輔弼之宜安可垂訓若俾韓非之言
 進矣子輩安可逃乎土運之衰斯為罔魘悲夫

贊曰愛而知惡憎不忘善平心救非可居鼎鉉吹聲濟
 惡結黨專朝保身壞國何名變調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四

唐書百三十四 李固言

三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五

列傳五十五

李德裕 子燧 燧子延古 崔報 下柔立 延古以下從新書增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趙國忠懿公元和初宰相祖父自有傳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恥與諸生從鄉賦不喜科試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父譴逐蠻方隨侍左右不求仕進元和初以父再秉國鈞避嫌不仕臺省補校書郎累辟諸府從事十一年張宏靖罷相鎮太原辟為掌書記由大理評事得殿中侍御史十四年府罷從宏靖入朝真拜監察御史明年正月穆宗即位召入翰林

唐書三百三十五 李德裕

一

充學士帝在東宮素聞吉甫之名既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大手筆多詔德裕草之是月召對思政殿賜金紫之服踰月改屯田員外郎穆宗不持政道多所恩貸戚里諸親邪謀請謁傳導中人之旨與權臣往來德裕嫉之長慶元年正月上疏論之曰伏見國朝故事駙馬緣是親密不合與朝廷要官往來元宗開元中禁止尤切訪聞近日駙馬輒至宰相及要官私第此輩無他才伎可以延接唯是洩漏禁密交通中外羣情所知以為甚弊其朝官素是雜流則不妨來往若職在清列豈可知聞伏乞宣示宰臣其駙馬諸親今後公事即於中書

見宰相請不令詣私第上然之尋轉考功郎中知制誥二年二月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吉甫在相位時牛僧孺李宗閔應制舉直言極諫科二人對詔深詆時政之失吉甫泣訴於上前由是考策官皆貶事在李宗閔傳元和初用兵伐叛始於杜黃裳誅蜀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裴度而韋貫之李逢吉沮議深以用兵為非而韋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德裕於元和時久之不調而逢吉僧孺宗閔以私怨恒排擯之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而逢吉之黨深惡之其月罷學

唐書三百三十五 李德裕

二

士出為御史中丞時元稹自禁中出拜工部侍郎平章事三月裴度自太原復輔政是月李逢吉亦在襄陽入朝乃密賂織人構成于方獄六月元稹裴度俱罷相稹出為同州刺史逢吉代裴度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既得權位銳意報怨時德裕與牛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懼紳與德裕禁中沮之九月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尋引僧孺同平章事絲是交怨愈深潤州承王國清兵亂之後前使竇易直傾府藏賞給軍旅寢驕財用殫竭德裕儉於自奉留州所得盡以贍軍雖施與不豐將卒無怨二年之後賦輿復集德裕壯年得位銳於布政

凡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厲疾者舉室棄之而去德裕欲變其風擇鄉人之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弊風頓革屬郡祠廟按方志前代名臣賢后則祠之四郡之內除淫祠一千一十所又罷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盜人樂其政優詔嘉之昭愍皇帝童年續麻頗事奢靡卽位之年七月詔浙西造銀盃子粧具二十事進內德裕奏曰臣百生多幸獲遇昌期受寄名藩常憂曠職孜孜夙夜上報國恩數年已來災旱相繼罄竭微慮粗免流亡物力之間尙未完復臣伏準今年三月三日

唐書卷三十三 李德裕

三

敕文常貢之外不令進獻此則陛下至聖至明細微洞照一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奸一恐凋瘵之人不勝其弊上宏儉約之德下敷惻憫之心萬國羣吐鼓舞未息昨奉五月二十三日詔書令訪茅山真隱將欲師處謙守約之道務發實去華之美雖無人上塞丹詔實率土已偃元風豈止微臣獨懷抃賀況進獻之事臣子常心雖敕文不許亦合竭力上貢唯臣當道素號富饒近年已來比舊卽異貞元中李錡任觀察使日職兼鹽鐵百姓除隨買出榷酒錢外更置官酤兩重納榷獲利至厚又訪聞當時進奉亦兼用鹽鐵羨餘貢獻繁多自後莫

及至薛萃任觀察使時又奏置榷酒上供之外頗有餘財軍用之間實爲優足自元和十四年七月三日敕却停榷酤又準元和十五年五月七日敕文諸州羨餘不令送使唯有留使錢五十萬貫每年支用猶欠十三萬貫不足常須是事節儉百計補填經費之中未免懸欠至於綾紗等物猶是本州所出易於方圓金銀不出當州皆須外處迴市去二月中奉宣令進盃子計用銀九千四百餘兩其時貯備都無二三百兩乃諸頭收市方獲製造上供昨又奉宣旨令進粧具二十件計用銀一萬新書三千兩金一百三十兩尋令併合四節進奉金

唐書卷三十三 李德裕

四

銀造成兩具進納訖今差人於淮南收買旋到旋造星夜不輟雖力營求深憂不迨臣若因循不奏則負陛下任使之恩若分外誅求又累陛下慈儉之德伏乞陛下覽前件榷酤及諸州羨餘之目則知臣軍用褊短本末有由伏料陛下見臣奏論必賜詳悉知臣竭愛君守事之節盡納忠罄直之心伏乞聖慈宣令宰臣商議何以遣臣上不違宣索下不闕軍儲不困疲人不斂物怨前後詔敕並可遵承輒冒宸嚴不勝戰汗之至時準赦不許進獻踰月之後徵貢之使道路相繼故德裕因訴而諷之事奏不報又詔進可幅盤條繚綾一千疋德裕又

論曰臣昨緣宣索已具軍資歲計及近年物力聞奏伏料聖慈必垂省覽又奉詔旨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可幅盤條繚綾一千疋伏讀詔書倍增惶灼臣伏見太宗朝臺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密表陳誠太宗賜詔云使遣獻之遂不曲順再三嘉歎載在史書又元宗命中使於江南採鵝鵠諸鳥汴州刺史倪若水陳論元宗亦賜詔嘉納其鳥卽時皆放又令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書輒自停織太宗元宗皆不加罪欣納所陳臣竊以鵝鵠鏤牙至爲微細若水等尙以勞人損德瀝款效忠當聖

唐書音義 李德裕 五

祖之朝有臣如此豈明王之代獨無其人蓋有位者蔽而不言必非陛下拒而不納又伏觀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方召侯伯有位之士無或棄吾謂不可教其有違道傷理徇欲懷安面刺廷攻無有隱諱則是陛下納誨從善道光祖宗不盡忠規過在臣下況元鵝天馬掬豹盤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疋費用至多在臣愚誠亦所未論昔漢文帝衣弋綈之衣元帝罷輕織之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伏乞陛下近覽太宗元宗之容納遠思漢文孝元之恭已以臣前表宣示羣臣酌臣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無不受賜臣

不勝懇切兢惶之至優詔報之其繚綾罷進元和以來累敕天下州府不許私度僧尼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聚貨無厭以敬宗誕月請於泗州置僧壇度人資福以邀厚利江淮之民皆羣黨渡淮德裕奏論曰王智興於所屬泗州置僧尼戒壇自去冬於江淮已南所在懸榜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自聞泗州有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王徭影庇資產自正月已來落髮者無筭臣今於蒜山渡點其過者一日一百餘人勘問唯十四人是舊日沙彌餘是蘇常百姓亦無本州文憑尋已勒還本貫訪問泗州置壇次第凡僧徒

唐書音義 李德裕 六

到者人納二緡給牒卽迴別無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誕節計江淮已南失却六十萬丁壯此事非細繫於朝廷法度狀奏卽日詔徐州罷之敬宗荒僻日甚遊幸無恒疎遠賢能昵比羣小坐朝月不二三度大臣罕得進言海內憂危慮移宗社德裕身居廉鎮傾心王室遣使獻丹宸箴六首曰臣聞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迹疎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獻大明賦以諷頌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

敵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微尙竭誠盡忠不避尤悔況
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疎遠猶思獻替謹獻丹辰
箴六首仰塵睿鑒伏積兢惶其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
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
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
志其正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遊尙不懷
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毅然亦譏縹緗四時所御
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其罷獻箴曰漢文罷獻
詔還駮耳鑿輅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已翟
裘旣焚筒布則毀道德爲麗慈仁爲美不過天道斯爲

李德裕

至理其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
成功漢驚流洄舉白浮鍾魏叡侈汰凌霄作宮忠雖不
忤善亦不從以規爲瑱是謂塞聰其辯邪箴曰居上處
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有昭德過周成
上書知僞照奸得情燕蓋旣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
流淑聲其防微箴曰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
無遺慮亂臣猖蹶非可遠數元黃莫辨觸瑟始仆栢谷
微行豺豕塞路賂貌獻殮斯可誠懼帝手詔答曰卿文
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部肅清全吳化洽行春風澄
坐嘯眷言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績冠內廷

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人之旨
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慮微博我以端躬約予
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嗟置之坐隅用比韋弦之益
銘諸心腑何啻藥石之功卿旣以投誠朕每懷開諫苟
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旣遐眷屬何已必當克己以副
乃誠德裕意在切諫不欲斥言託箴以盡意宵衣諷坐
朝稀晚也正服諷服御乖異也罷獻諷徵求玩好也納
誨諷侮棄讜言也辨邪諷信任羣小也防微諷輕出遊
幸也帝雖不能盡用其言命學士韋處厚殷勤荅詔頗
嘉納其心焉德裕久留江介心戀闕廷因事寄情望迴

李德裕

聖獎而逢吉當軸枳棘其塗竟不得內徙寶曆二年毫
州言出聖水飲之者愈疾德裕奏曰臣訪聞此水本因
妖僧誑惑狡計丐錢數月已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
三二十家都雇一人取水擬取之時疾者斷食葷血旣
飲之後又二七日蔬殮危疾之人俟之愈病其水斗價
三貫而取者益之他水沿路轉以市人老疾飲之多至
危篤昨點兩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於蒜
山渡已加捉搦若不絕其根本終恐無益黎甞昔吳時
有聖水宋齊有聖火事皆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本道觀
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絕妖源從之敬宗爲兩街道

士趙歸真說以神仙之術宜訪求異人以師其道僧惟
貞齊賢正簡說以祠禱修福以致長年四人皆出入禁
中日進邪說山人杜景先進狀請於江南求訪異人至
浙西言有隱士周息元壽數百歲帝即令高品薛季稜
往潤州迎之仍詔德裕給公乘遣之德裕因中使還獻
疏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元元人之聖者莫若軒
黃孔子昔軒黃問廣成子理身之要何以長久對曰無
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必自清無勞子形無搖
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
歲矣吾形未嘗衰又云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元

唐書卷三十三 李德裕

九

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
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黃發謂天之歎孔
子與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伏惟文武大聖廣
孝皇帝陛下用元祖之訓修軒黃之術凝神閉館物色
異人將以觀冰雪之姿屈順風之請恭惟聖感必降真
仙若使廣成元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授陛下之言
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臣所慮赴召者必迂怪之士苟合
之徒使物淖冰以為小術街耀邪僻蔽欺聰明如文成
五利一無可驗臣所以三年之內四奉詔書未敢以一
人塞詔實有所懼臣又聞前代帝王雖好方士未有服

其藥者故漢書稱黃金可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又高
宗朝劉道合元宗朝孫甌生皆成黃金二祖竟不敢服
豈不以宗廟社稷之重不可輕易此事炳然載於國史
以臣微見儻陛下睿慮精求必致真隱唯問保和之術
不求餌藥之功縱使必成黃金止可充於玩好則九廟
靈鑒必當慰悅寰海兆庶誰不歡心臣思竭愚衷以裨
元化無任兢憂之至息元至京帝館之於山亭問以道
術自言識張果葉靜能詔寫真待詔李士昉問其形狀
圖之以進息元山野常人本無道學言事誕妄不近人
情及昭愍遇盜而殂文宗放還江左德裕深識守正皆

唐書卷三十三 李德裕

十

此類也文宗即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大和三年八月
召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相而吏部侍郎李宗閔有
中人之助是月拜平章事懼德裕大用九月檢校禮部
尚書出為鄭滑節度使德裕為逢吉所擯在浙西八年
雖遠闕庭每上章言事文宗素知忠蓋採朝論徵之到
未旬時又為宗閔所逐中懷於悒無以自申賴鄭覃侍
講禁中時稱其善雖朋黨流言帝乃心未已宗閔尋引
牛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結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於
外四年十月以德裕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西山八國雲南

招撫等使裴度於宗閣有恩度征淮西時請宗閣為彰
義觀察判官自後名位日進至是恨度援德裕罷度相
位出為興元節度使牛李權赫於天下西川承蠻寇剽
虜之後自南詔入寇郭釗撫理無術人不聊生德裕乃
復葺關防繕完兵守又遣人入南詔求其所俘工匠得
僧道工巧四千餘人復歸成都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守
將悉怛謀請以城降其州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
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
孤峯三面臨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路也距成都四百
里因山為固

河隴陷蕃唯此州尚存吐蕃利其險要將婦人嫁與此
州閭者二十年後婦人生二子成長及蕃兵攻城二子
內應其州遂陷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貞元中韋臯鎮
蜀經畧西山八國萬計取之不獲至是悉怛謀遣人送
款德裕疑其詐遣人送錦袍金帶與之託云候取進止
悉怛謀乃盡率郡人歸成都德裕乃發兵鎮守因陳出
攻之利害時牛僧孺沮議言新與吐蕃結盟不宜敗約
語在僧孺傳乃詔德裕却送悉怛謀一部之人還維州
贊普得之皆加虐刑德裕闕文案新書云德
裕終身以為恨六年復修
邛崃關移雋州於臺登城以扞蠻德裕所歷征鎮以政

績聞其在蜀也西拒吐蕃南平蠻蠻數年之內夜犬不
驚瘡痍之民粗以完復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山
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為蠻有始

夫多死德裕命轉邛雅粟以十月為漕始先夏而至以
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遠民乃安蜀人多鬻女為
人妾德裕為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
及期則歸諸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
先主祠旁有孫村其民剔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
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邊安懼南詔請還所俘
掠人會監軍王踐言入朝知樞密嘗於上前言悉怛謀
縛送以快戎心絕歸降之義上頗尤僧孺其年冬召德
裕為兵部尚書僧孺罷相出為淮南節度使七年二月
德裕以本官平章事進封贊皇伯食邑七百戶故事丞
郎詣宰

進雖聖賢經營無由成功六月宗閔亦罷德裕代為中書侍郎集賢大學士始二省符江淮大賈使主堂屬食利因是挾貲行天下所至州鎮為右客富商倚以自高德裕罷之其年十二月文宗暴風恙不能言者月餘八年正月十六日始力疾御紫宸見百僚宰臣退問安否上歎醫無名工者久之由是王守澄進鄭注初注構宋申錫事帝深惡之欲令京兆尹杖殺之至是以藥稍効始善遇之守澄復進李訓善易其年秋上欲授訓諫官德裕奏曰李訓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頃年惡積天下皆知無故用之必駭視聽上曰人誰無過俟其悛改朕以逢吉所託不忍負言德裕曰聖人有改過之義訓天性奸

唐書李德裕

三

邪無悛改之理上顧王涯曰商量別與一官德裕搢手止涯帝適見不遂授四門助教制出給事中鄭肅韓偓封之不下王涯召肅面諭令下俄而鄭注亦自絳州至訓注惡德裕排已九月十日復召宗閔於興元授中書侍郎平章事代德裕出德裕為興元節度使德裕中謝日自陳戀闕不願出藩追敕守兵部尚書宗閔奏制命已行不宜自便尋改檢校尚書左僕射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蘇常杭潤觀察等使代王璠德裕至鎮奉詔安排宮人杜仲陽於道觀與之供給仲陽者漳王養女新書養母疑當從新書王得罪放仲陽於潤州故也九年三月左丞王璠戶部

侍郎李漢進狀論德裕在鎮厚賂仲陽結託漳王圖為不軌四月帝於蓬萊殿召王涯李固言路隨王璠李漢鄭注等面證其事璠漢加誣構結語甚切至路隨奏曰德裕實不至此誠如璠漢之言微臣亦合得罪羣論稍息尋授德裕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其月又貶袁州長史路隨坐證德裕罷相出鎮浙西其年七月宗閔坐救楊虞卿貶處州李漢坐黨宗閔貶汾州十一月王璠與李訓造亂伏誅而文宗深悟前事知德裕為朋黨所誣明年三月授德裕銀青光祿大夫量移滁州刺史七月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帝從容語宰相曰朝廷豈有遺事乎衆進以宋申錫對帝俛首涕數行下日當

唐書李德裕

四

此時兄弟不相保况申錫邪有司為我哀顯之又曰德裕亦申錫此也十一月檢校戶部尚書復浙西觀察使後對學士禁中黎埴頓首言德裕嘗進鄭注而德裕欲殺之今當以官與何人埴懼而出又指坐展前示宰相曰此德裕爭鄭注處德裕凡三鎮浙西前後十餘年開成二年五月授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代牛僧孺初僧孺聞德裕代已乃以軍府事交代副使張鷟即時入朝時揚州府藏錢帛八十萬貫正及德裕至鎮奏領得一十四萬新書四十萬疑當從新書仍半為張鷟支用訖僧孺上章辨其事詔德裕重檢括果如僧孺之數德裕稱初到鎮疾病為吏隱欺請罰詔德裕覆實德裕上言請鎮更代例殺半數以備水旱助軍費因索王播

段文昌崔從相授簿最其在惟從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殺數最多即自劫始至鎮失於用例不敢妄送待罪詔釋之補闕王績魏謩崔黨韋有翼拾遺令狐綯韋楚老樊宗仁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孺上竟不問四年四月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五年正月武宗即位七月召德裕於淮南九月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今德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亦為異事既入謝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臣嘗為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人既呼小人為邪小人亦謂正人為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為論松栢之為木孤生勁特無所倚雜焉則不然弱不能立必附它木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為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又謂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

李德裕

對琴瑟笙等弋獵馳騁非害霸者唯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太元德憲四宗皆盛朝其始一委輔相自視若堯舜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自視若堯舜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晚節宰相惟奉而不專政去幸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而材者屬任之政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纖微以至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帝嘗疑楊嗣復李元宗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知帝性剛宗誅大臣未嘗不悔臣欲陛下全活之無異時恨使二人罪惡暴著天下其疾之帝不許德裕伏不起帝曰為公等救之德裕降拜升坐帝曰如令諫官論事雖千疏我不救德裕重拜因追還使者嗣復等乃免時帝數出畋游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惟深察古誼毋繼以夜

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詩曰會昌元年兼敬天之渝不敢馳驅願節田游承天意左僕射開成末回紇為黠戛斯所攻戰敗部族離散烏介可汗奉太和公主南來會昌二年二月牙於塞上遣使求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德軍以安公主時天德軍使田牟請以沙陁退渾諸部落兵擊之上意未決下百僚商議議者多云如牟之奏德裕曰頃者國家艱難之際回紇繼立大功今國破家亡竄投無所自居塞上未至侵淫以窮來歸遠行殺伐非漢宣待呼韓邪之道也不如聊濟資糧徐觀其變宰相陳夷行曰此借寇兵而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田牟韋仲平言

李德裕

沙陁退渾並願擊賊此緩急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散是雜虜之常態必不肯為國家扞禦邊境天德一城戍兵寡弱而欲與勁虜結讐陷之必矣不如以理郵之俟其越軼用兵為便帝以為然許借米三萬新書碩俄而回紇宰相盟沒斯殺赤心宰相以其眾來降赤心部族又投幽州烏介勢孤而不與之米其眾饑乏漸近振武保大柵杷頭峯突入朔州州界沙陁退渾皆以其家保山險雲州張獻節嬰城自固虜大縱掠卒無拒者上憂之與宰相計事德裕曰杷頭峯北便是沙磧彼中野戰須用騎兵若以步卒敵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

恃者公主如令勇將出奇奪得公主虜自敗矣上然之
即令德裕草制處分代北諸軍固關防以出奇形勢授
劉沔沔令大將石雄急擊可汗於殺胡山敗之迎公主
還宮語在石雄傳尋進位司空新書三年二月趙蕃奏
黠戛斯攻安西北廷都護府宜出師應援德裕奏曰據
地志安西去京七千一百里北廷去京五千二百里承
平時向西路白河西隴右出玉門關迤邐是國家州縣
所在皆有重兵其安西北廷要兵便於側近徵發自艱
難已後河隴盡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廷須取回紇路去
今回紇破滅又不知的屬黠戛斯否縱令救得便須却

唐書三十五 李德裕 七

置都護須以漢兵鎮守每處不下萬人萬人從何徵發
饋運取何道路今天德振武去京至近兵力常苦不足
無事時貯糧不支得三年朝廷力猶不及況保七千里
安西哉臣所以謂縱令得之實無用也昔漢宣帝時魏
相請罷車師之田漢元帝時賈捐之請棄珠崖郡國朝
賢相狄仁傑亦請棄四鎮立斛瑟羅為可汗又請棄安
東却立高氏蓋不欲貪外虛內耗竭生靈此三臣者當
自有之時尚欲棄之以肥中國況隔越萬里安能救之
哉臣恐蕃戎多計知國力不及偽且許之邀求中國金
帛陛下不可中悔此則將實費以換虛事即是滅一回

紇而又生之恐計非便乃止德裕又以大和五年吐蕃
維州守將以城降為牛僧孺所沮終失維州奏論之曰
臣在先朝出鎮西蜀其時吐蕃維州首領悉怛謀雖是
維虜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本道臣尋差兵馬入據
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歎其時與臣不足者望風嫉臣
遽獻疑言上罔宸聽以為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
將此為辭侵犯郊境詔臣還却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
令彼自戮復降中使迫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於杜郵
致禍陳湯見徙是為郅支報讐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
者幸逢英主忝備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

唐書三十五 李德裕 十八

高山絕頂三百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
路初河隴盡沒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
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因茲陷沒
號曰無憂因併力於西邊遂無虞於南路憑凌近甸宵
旰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畧河湟須以此城為始盡銳
萬旅急攻累年吐蕃愛惜既甚遂遣舅論莽熱來援雉
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逕屈盤猛士多糜於礪石
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熱而還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劫
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執
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以須俟奏聞所冀探其情偽

其悉怛謀尋率一城之兵衆并州印甲仗塞遂相繼空
壁歸臣臣卽大出牙兵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
況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
蕃中征役願作大國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
膝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水棲雞等城旣失險阨
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臣見莫大之
利乃爲恢復之基繼具奏聞請以酬賞臣自與錦袍金
帶隨侯詔書且吐蕃維州未降已前一年猶圍魯州以
此言之豈守盟約況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
又沮議之人不知事實犬戎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

唐書卷三十三 李德裕 七

犯邊皆須數歲就食臣得維州踰月未有一使入疆自
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後怨鼓此游詞臣受降之
時指天爲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偷安累表上
陳乞垂矜赦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披極枯昇於
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呼天將吏對臣無不流涕其部送
者便遭蕃帥譏諷曰旣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却將此降
人戮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害用固攜離乃至擲其嬰孩
承以槍梁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周文外送鄧
叔簡哥深鄙況乎大國負此異類絕忠款之路快兇虐
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臣實痛悉怛謀舉城受降由

臣陷此無辜乞慰忠魂特加褒贈帝意傷之尋賜贈官
其年德裕兼守司徒四月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卒軍人
以其姪稹擅總留後三軍請降旄鉞帝與宰臣議可否
德裕曰澤潞國家內地不同河朔前後命帥皆用儒臣
頃者李抱真成立此軍身歿之後德宗尙不許繼襲令
李緘護喪歸洛洎劉悟作鎮長慶中頗亦自專屬敬宗
因循遂許從諫繼襲開成初於長子屯軍欲興晉陽之
甲以除君側與鄭注李訓交結至深外託効忠實懷窺
伺自疾病之初便令劉稹管兵馬若不加討伐何以號
令四方若因循授之則藩鎮相効自茲威令去矣帝曰

唐書卷三十三 李德裕 八

卿美用兵必克否對曰劉稹所恃者河朔三鎮耳但得
魏鎮不與稹同破之必矣請遣重臣一人傳達聖旨言
澤潞命帥不同三鎮自艱難已來列聖皆許三鎮嗣襲
已成故事今國家欲加兵誅稹禁軍不欲出山東其山
東三州委鎮魏出兵攻取上然之乃令御史中丞李回
使三鎮諭旨賜魏鎮詔書云卿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
車之勢何宏敬王元逵承認聳然從命帝每稱魏博功
則顧德裕道詔
謂其切於事
而能伐謀也初議出兵朝官上疏相繼請依從諫例
許之繼襲昔曰悟功高不可絕其嗣又從諫
畜兵十萬粟支十年未可以破也而宰臣四
人亦有以出師非便者德裕奏曰如師出無功臣請自

當罪戾請不累李紳讓夷等德裕獨曰諸葛亮言曹操

漢況其下哉然羸縮勝負兵家之常惟陛下聖策先定

不以小利鈍為浮議所搖則有功矣有知不利臣請以

死塞責帝忿然曰為我語於朝有

沮吾軍議者先誅之羣論遂息

及宏敬元達出兵

兵已出而宏敬逗留持兩端德裕遣王宰以陳許精

甲假道於魏以伐磁宏敬聞遠勒兵請自涉漳取磁潞

德裕又奏曰貞元大和之間朝廷伐叛詔諸道會兵纔

出界便費度支供餉遲留逗撓以困國力或密與賊商

量取一縣一柵以為勝捷所以師出無功今請處分元

達宏敬只令收州勿攻縣邑帝然之及王宰石雄進討

經年未拔澤潞及宏敬元達收邢洺磁三州稹黨遂離

俄而高文端歸命稱稹糧乏皆女子按穉哺兵未幾郭

誼持稹首降帝問何以處誼德裕曰稹豎子安知反職

誼為之今三州已降而稹窮蹙又取其族以邀富貴不

等及嘗為稹

以至平珍皆如其筭時王師方討澤潞三

年十二月太原橫水戍兵因移戍榆社乃倒戈入太原

城遂節度使李石推其都將楊弁為留後武宗以賊稹

未殄又起太原之亂心頗憂之遣中使馬元貫新書往

招召須財昨橫水兵亂止為欠絹一疋李石無處得楊

弁從何致耶又太原有一聯甲並在行營安致十五里

明光耶元貫詞屈德裕奏曰楊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

力不及寧捨劉稹即時請降詔令王逢起榆社軍又令

王元達兵自土門入會於太原河東監軍呂義忠聞之

即日召榆社本道兵誅楊弁以聞自開成五年冬回紇

至天德至會昌四年八月平澤潞首尾五年其籌度機

宜選用將帥軍中書詔奏請雲合起草指蹤皆獨決於

德裕諸相無預焉先是韓全義敗於蔡杜叔良敗於深

詔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豫又諸道銳兵票士皆監軍

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高建旗自表師小不勝輒卷旗去

大兵隨以北由是王師所向多負至討回鵠澤潞德裕

一以衛自是號令明壹將乃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

不不休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遠書警奏皆從容

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其處

報機急帝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學士不能

盡吾意三鎮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敕為忠義指意丁

寧使歸各為其帥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後除浮屠

法僧亡命多趣幽州德裕召郎吏戒曰為我謝張仲武

劉從諫招納亡命今視之何益仲武懼以刀授居庸關

吏曰僧敢入者斬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於武不

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

曰不願以兵為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方士趙歸

真以術進德裕諫曰是嘗敬宗時以詭妄出入禁中人

皆不願至陛下前帝曰歸真我自識顧無大過召與語

養生術爾對曰小人於利若蛾赴燭向見歸真之門車

轍滿矣帝不聽於是挾

術詭時者進帝志衰焉

以功兼守太尉進封衛國公三

千戶 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

度為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曰吾恨無

官酬公母固辭德裕又陳先臣封於趙冢孫寬中始生

山臣先世皆嘗居汲願得封衛從之遂改衛國公五年

武宗上徽號後累表乞骸不許 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

為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

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為此周無邪心

也臣嘗以其鯨鯢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為

黨舜禹不為黨小人相與比周送為掩蔽也賢人君子

不交以私趙國則同心問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已不

君不為黨也公孫宏每與汲黯請問黯先發之宏推其

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宏雖並進然廷詰齊人少情譏其

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推元齡圖事

則曰非房植各以其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

黨則禍房植各以其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

則曰非房植各以其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

則曰非房植各以其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

則曰非房植各以其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

則曰非房植各以其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

則曰非房植各以其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

則曰非房植各以其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

則曰非房植各以其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

則曰非房植各以其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

則曰非房植各以其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

則曰非房植各以其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

君臣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姦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且
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以非所宜言
之土各守官業思不出位宏賈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
妄觸天聽是輕宰相陛下照其邪計從黨人中來當過
絕之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深疾朋
黨故感憤切言之又嘗謂省事不如省事官省官不如省
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德裕病月餘而星家
縣吏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德裕病月餘而星家
相犯上 堅請解機務乃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
度使 案宣宗紀宣宗即位罷相拜荆 數月追還復知政
事 當國凡 宣宗即位罷相 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
耶每顧我毛髮為森豎翼日罷為檢校司徒同 出為東
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 出為東
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德裕特承武宗恩願委以樞
衡決策論兵舉無遺悔以身扞難功流社稷及昭肅棄

唐書卷三十三 李德裕

三

天下不逞之伍咸害其功白敏中令狐絢在會昌中德
裕不以朋黨疑之置之臺閣顧待甚優及德裕失勢抵
掌戟手同謀斥逐而崔鉉亦以會昌末罷相怨德裕大
中初敏中復薦鉉在中書乃相與持據構致令其黨人
李咸者訟德裕輔政時陰事乃罷德裕留守以太子少
保分司東都時大中元年秋尋再貶潮州司馬敏中等
又令前承寧縣尉吳汝納進狀訟李紳鎮揚州時謬斷
刑獄 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
明年冬又貶潮州司戶德裕既貶大中二年自洛陽水
路經江淮赴潮州其年冬至潮陽又貶崖州司戶至三

年正月方達珠崖郡十二月卒時年六十三

德裕既沒見夢合瓜

緬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緬語其子滿滿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既夕又夢緬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於帝得以喪還懿宗時詔追復德裕太子德裕以器少保衛國公贈尚書左僕射距其沒十年

業自負特達不羣好著書為文獎善嫉惡雖位極台輔而讀書不輟有劉三復者長於章奏尤奇待之自德裕

始鎮浙西迄於淮甸皆參佐賓筵軍政之餘與之吟詠

終日德裕之斥中書舍人崔嘏字乾錫誼士也坐書制不深切貶端州刺史嘏舉進士復以制策歷邢州

刺史劉稹叛使其黨裴問成於州嘏說使聽命改考功郎中時皆謂客賞至是作詔不肯巧傳以罪吳汝納之

獄朝廷公卿無為辨者惟淮南府佐魏綱就逮吏使誣引德裕雖痛楚掠終不從竟死嶺外又丁柔立者德裕當國時或薦其直清可任諫爭官不果用大中初為左拾遺既德裕被放柔立內慙傷之為上書直其冤坐

唐書卷五十五 李德裕

阿附貶南陽尉在長安私第別構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無能預焉

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東都於伊闕南置平泉別墅清流翠篠

樹石幽奇初未仕時講學其中及從官藩服出將入相三十年不復重遊而題寄歌詩皆銘之於石今有花木

記歌詩篇錄二石存焉有文集二十卷記述舊事則有

次柳氏舊聞御臣要畧伐叛志獻替錄行於世初貶湖

州雖蒼黃顛沛之中猶留心著述雜序數十篇號曰窮

愁志其論其數曰仲尼罕言命不語神非謂無也欲人

嚴三綱之道奉五常之教修天爵而致人爵不欲信富

貴於天命委福祿於冥數昔衛卜協於沙邱為諡已久

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悟朝歌未滅而國流丹烏白帝

尚在而漢斷素虵皆兆發於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

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神明合契將來之數無所遁

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

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

於女室可也唯不宜以餒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命偶

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於胃懷榮枯生於口吻沛

然而安溘然而笑曾不知黃雀遊於茂樹而挾彈者在

其後也乙丑歲子自荆楚保釐東周路出方城間有隱

者困於泥塗不知其所如謂方城長曰此官人居守後

二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予者必因天譴譖予者乃自鬼

謀雖抱至冤固不為恨予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

遁世者初掌記北門管涔隱者謂予曰君明年當在人

君左右為文翰之職須值少主予聞之愕然變色隱者

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予問曰何為事少主對曰君與少

主已有宿緣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繼緒召入

禁苑及為中丞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予下榻與語曰時

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亟請居外則

代公者受患公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而入是秋出鎮

唐書卷五十五 李德裕

三五

吳門時年三十六歲經八稔尋又仗鉞南燕秋暮有邑
子于生引鄴郡道士至纔升階未及命席謂予曰公當
為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之協不
差歲月自憲聞竟十年居相位由西蜀而入代予持憲
者俄亦竄逐唯再謫南荒未嘗有前知之士為予言之
豈禍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祕莫得預聞其自序如此斯
論可以警夫躁競者故書於事末德裕三子燧檢校祠
部員外郎汴宋毫觀察判官大中二年坐父貶象州立
山尉二子幼從父歿於崖州燧咸通初量移郴州郴縣
尉卒於桂陽子延古乾符中為集賢校理擢累司勳員外郎還居平泉昭宗東遷坐不朝

唐書卷五十五 李德裕

三

高貶衛尉主簿

史臣曰臣總角時亟聞耆德言衛公故事是時天子神
武明於聽斷公亦以身犯難酬特達之遇言行計從功
成事遂君臣之分千載一時觀其禁掖彌綸巖廊啓奏
料敵制勝襟靈獨斷如由基命中罔有虛發實奇才也
語文章則嚴馬扶輪論政事則蕭曹避席罪其竊位卽
太深文所可議者不能釋憾解仇以德報怨混是非於
度外齊彼我於環中與夫市井之徒力戰錐刀之末淪
身瘴海可為傷心古所謂攫金都下忽於市人離婁不
見於眉睫才則才矣語道則難

贊曰公之智決利若青萍破虜誅叛摧枯建瓴功成北
闕骨葬南溟嗚呼煙閣誰上丹青

新書贊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為流涕而主不悟卒陷亡辜德裕復接向言指實邪正再被逐終嬰大禍嗟乎朋黨之與也殆哉根夫主威尊者下陵聽弗明者賢不肖兩進進必務勝而後人人引所私以所私乘孤疑不肖斷之隙是引桀跖孔顏相間於前能損所憎顯擠以仇使比周勢成根株牽連賢智播奔而王室亦衰寧明有未哲歟不然功烈光明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五

唐書卷五十五 李德裕

三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六

列傳百六

憲宗以下諸帝子

憲宗二十子

穆宗五子

敬宗五子

文宗二子

武宗五子

宣宗十一子

懿宗八子

僖宗二子

昭宗十七子

端王禎以下七王從新書增 嗣襄王煜 朱玫 王行瑜

憲宗二十子穆宗皇帝宣宗皇帝惠昭太子寧澧王惲

深王恂洋王忻絳王悟建王恪鄜王憬瓊王悅沔王恂

葵王懌茂王愔淄王協衡王愴澶王悅棣王惴彭王惕

唐書百二十六 憲宗以下諸王

信王愐榮王慎

惠昭太子寧憲宗長子也母曰紀美人貞元二十一年

四月封平原郡王元和二年八月進封鄧王於是國嗣

等建言聖人以天下為大器知一人不可獨化四海不

可無本故建太子以自副然後人心定宗祚安有國不

易之常道陛下受命四年而家子未建是開窺觚四年

之端平慎重之義非所以承列聖示萬世帝曰善

閏三月立為皇太子改名宙前以制尋復今名其年有

司將行冊禮以孟夏孟秋再卜日臨事皆以雨罷至十

月方行冊禮元和六年十二月薨年十九廢朝十三日

時敕國子司業裴蒞攝太常博士西內勾當蒞通習古

今禮儀嘗為太常博士及官至郎中每兼其職至改司

業方罷兼領國典無皇太子薨禮故又命蒞領之廢朝

十三日蓋用期服以日易月之制也諡曰惠昭

澧王惲憲宗第二子也本名寬貞元二十一年封同安

郡王元和元年進封澧王七年改今名時吐突承璀恩

寵特異惠昭太子薨議立儲副承璀獨排羣議屬澧王

欲以威權自樹賴憲宗明斷不惑上將冊拜太子詔翰

林學士崔羣代澧王作讓表一章羣奏曰凡事已合當

之而不為則有退讓焉上深納之及憲宗晏駕承璀死

王亦薨於其夕以元和十五年四月丁丑發喪廢朝三

日長子漢東陽郡王次子源安陸郡王第三子演臨安

唐書百二十六 憲宗以下諸王

郡王

深王恂本名察憲宗第四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封彭城

郡王元和元年進封深王七年改今名長子潭河內郡

王次子淑吳興郡王

洋王忻本名寰憲宗第五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封為高

密郡王元和元年進封洋王七年改今名大和二年薨

長子沛大和八年封潁川郡王

絳王悟本名寮憲宗第六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封文安

郡王元和元年進封絳王七年改今名寶曆二年冬

崩蘇左明等矯詔以王領遇害長子洙大和八年封新

軍國事王守澄等立文宗

安郡王第二子滂封高平郡王

建王恪本名審憲宗第十子也元和元年八月淄青節度李師古卒其弟師道擅領軍務以邀符節朝廷方興討罰之師不欲分兵兩地乃封審為建王間一日授開府儀同三司鄆州大都督充平盧軍淄青等州節度營田觀察處置陸運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而以師道為節度留後不出閤七年改今名長慶元年薨無嗣

鄜王憬長慶元年封開成四年七月薨長子溥平陽郡王

唐書三十三憲宗以下諸王

瓊王悅長慶元年封第二子津河間郡王

沔王恂長慶元年封長子瀛晉陵郡王

葵王懌長慶元年封長子清新平郡王

茂王愔長慶元年封長子漙武功郡王

淄王協憲宗第十四子也長慶元年封開成元年薨長子澣大和八年八月封許昌郡王第三子渙馮翊郡王

衡王憺長慶元年封長子涉晉平郡王

澶王悅長慶元年封長子溥鴈門郡王

棣王惲宣宗紀惲憲宗十八子大中六年宣宗紀元年封咸通三年薨

彭王惕宣宗紀惕憲宗十七子大中三年宣宗紀元年封乾寧中韓建殺之石隄谷

無嗣

信王檀大中十四年封咸通八年薨

榮王愔咸通三年封廣明元年八月十九日授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其年十月十九日薨其子令平嗣王穆宗五子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懷懿太子湊安王溶

懷懿太子湊穆宗第六子少寬和溫雅齊莊有度長慶初封漳王文宗以王守澄恃權深怒闈官欲盡殺之密令宰相宋申錫與外臣謀畫其計守澄門人鄭注何知其事欲先事誅申錫以漳王賢而有望乃令神策虞候豆盧著告變言十六宅官市典晏敬則朱訓與申錫親

唐書三十三憲宗以下諸王

吏王師文同謀不軌朱訓與王師文言聖上多病太子年小若立兄弟次是漳王要先結託乃於師文處得銀五錠絹八百匹又晏敬則於十六宅將出漳王吳綾汗衫一領熟線綾一匹以答申錫其事皆鄭注憑虛結構而擒朱訓等於黃門獄鍛鍊偽成其款居三四日朝臣方悟其誣構諫官崔元亮等閤中極諫叩頭出血請出申錫獄付外勘鞠鄭注輩恐其偽迹敗露乃請行貶黜制曰王者教先入愛義不遺親豈於同氣之中可致異詞之間如或慎修不至詿誤有聞構為厲階犯我邦紀未加殛竄尚屈彘章漳王湊手足之親磐石是固居崇

寵秩列在戚藩頃多克順之心亦有尚賢之志而滿盈生患敗覆是圖姦兇會同謀議聯及汚我皇化彰於外朝初駭予衷再驚羣聽尚以未具獄詞猶資審慎建侯之命姑務從寬可降封巢縣公制下上使中使齎巢縣官誥就十宅賜溱言國法如此爾宜寬勉八年文宗紀九年薨贈封齊王鄭注伏誅帝思湊被陷而心傷之開成三年正月制曰褒善飾終王者常典況我友于之愛手足之親永言痛悼之懷用錫元良之命故齊王湊孕靈天宇擢秀本枝孝敬知於孩提惠和洽於親愛將固磐石遂分茅社學探蟻術之精智有象舟之妙好書樂善造

厚書三三三 憲宗以下諸王

五

次不失其清規置醴尊師風雨不忘其至敬方期台考以保怡怡天胡不仁殲我同氣念周宣好愛之分長慟莫追覽魏文榮樂之言軫懷無已繇是稽諸前典式展追榮特峻彝章表恩泉壤雖禮命之儀則爾而天倫之恨何攄遐想幽魂宜膺寵數可贈懷懿太子有司擇日冊命

安王溶穆宗第八子母楊賢妃長慶元年封大和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吏部尚書開成初敕安王穎王竝依百官例逐月給料錢文宗晚稍多疾妃陰請以王為嗣密為自安地帝與宰相李珣謀珣謂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或告文宗崩時楊不可乃止

嗣復以與賢妃宗家欲立安王為嗣故王受禍嗣復貶官

敬宗五子悼懷太子普梁王休復襄王執中紀王言揚陳王成美

悼懷太子普敬宗長子也母曰郭妃寶曆元年封晉王文宗愛之若己子常欲為嗣大和二年薨年五歲上撫念之甚厚冊贈悼懷太子

梁王休復開成二年八月詔曰王者胙土畫疆封建子弟所以承衛帝室蕃茂本枝祖宗成式朕曷敢廢況天付正性夙奉至訓尊賢好善體仁由禮是可舉建侯之

厚書三三六 憲宗以下諸王

六

命膺分社之榮親親賢賢於是乎在敬宗皇帝第二子休復第三子執中第四子言揚第六子成美皆氣蘊冲和行推敬慎游泳墳索佩服師言宜開土宇之封用申睦族之典休復可封梁王執中可封襄王言揚可封紀王成美可封陳王宜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

襄王執中與梁王同時受封第三男案樂平郡王

紀王與襄王同時受封

陳王成美與紀王言揚同時受封開成四年十月詔曰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何嘗不正國本而承天序建儲貳而主重離朕以寡昧祇荷丕圖虔恭寅畏思固鴻業

慎擇全懿曠於旬時而卿士獻謀龜筮告吉以為少陽
 虛位願舉盛儀列聖垂休俾合予志選賢而立式表無
 私敬宗皇帝第六男陳王成美天假忠孝日新道德溫
 文合雅謙敬保和裕端明之體度尚詩書之辭訓言皆
 中禮行不違仁是可以訓考舊章欽若成命授之七鬯
 以奉粢盛宜迴朱邸之榮俾踐青宮之重可立為皇太
 子宜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自莊恪太子薨將相大臣
 洎職言者拜章而陳凡累月上遂命立陳王未行冊禮
 復降仍舊其年殂於藩邸典冊未具而帝崩仇士第十
 九男儼宣城郡王案新書宗室表宣城王儼為元宗子
陳王瑋子此作成美子蓋因陳王而
唐書宣宗下諸王
誤且成美薨于武宗即位之年計其年亦不過十餘歲
耳不應有十九男封王也又案文宗紀開成三年二月
封故陳王第十九男儼為宣城郡王紀但曰故陳王關
名則無成美也其非成美無疑然新書表以為陳王瑋子
九男封王也其非成美無疑然新書表以為陳王瑋子
則又無元宗之孫至是始封郡王之理疑元宗諸孫名
皆從人因其名疑屬附會
舊紀無名新表疑屬附會
 文宗二子莊恪太子永蔣王宗儉
 莊恪太子永文宗長子也母曰王德妃大和四年正月
 封魯王六年上以王年幼思得賢傅輔導之時王傅和
 元亮因待制召問元亮出於卒吏不知書一不能對後
 宰相延英奏事上從容曰魯王質性可教宜擇賢士大
 夫為官屬不可復用和元亮之輩因以戶部侍郎庾敬

休守本官兼魯王傅太常卿鄭肅守本官兼王府長史
 戶部郎中李踐方守本官兼王府司馬其年十月降詔
 冊為皇太子自上即位承敬宗盤遊荒怠之後恭儉惕
 慎以安天下以晉王謹愿且欲建為儲貳未幾晉王薨
 上哀悼甚不復言東宮事久之今有是命中外慶悅後
 以王起陳夷行為侍讀開成三年詔宮臣詣崇明門謁
朔望侍讀偶日入對
 上以皇太子宴遊敗度不可教導將議廢黜特開延英
 召宰臣及兩省御史臺五品已上南班四品已上官對
 宰臣及眾官以為儲后年小可俟改過國本至重願寬
 宥御史中丞狄兼謩上前雪涕以諫詞理懇切翼日翰
唐書宣宗下諸王
 林學士六人洎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又進表陳論上
 意稍解其日一更太子歸少陽院以中人張克已栢常
 心充少陽院使如京使王少華判官袁載和及品官白
 身內園小兒官人等數十人連坐至死及剝色流竄尋
 詔侍讀寶宗直周敬慎新書依前隔日入少陽院其年
敬復
 薨敕兵部尚書王起撰哀冊文曰維大唐開成三年歲
 次戊午十月乙酉朔十六日庚子皇太子薨于少陽院
 十七日辛丑遷坐于大吉殿十一月乙卯朔二十四日
 戊寅命冊使太子太師兼右僕射門下侍郎國子祭酒
 平章事鄭覃副使中書侍郎平章事楊嗣復持節冊諡

曰莊恪十二月乙酉朔十二日丙申葬于驪山之北原
莊恪陵禮也玉瑄歲窮金壺漏盡祖奠告徹哀笳將引
庭滅燎而月寒路搖旌而風緊皇帝念主鬯之缺位悼
佩觿之天年銅樓已閉銀牒徒懸方追思於對日遠冥
寘而賓天典冊具舉文物咸備爰詔侍臣顯揚上嗣其
詞曰皇矣帝緒肇基綿古種德尊道宗文祖武上聖開
成天下和平儲祉發祥是生元良覃訏之初岐疑用彰
蘊才游藝玉裕金相既免孩提是加封殖俾維城於東
魯錫介珪於上國辭榮朱邸正位青宮尊師重傅養德
含聰畏馳道而不絕問寢門而益恭招賢警戒齒胄謙

唐書卷五十五 憲宗以下諸王

九

冲冀日躋於三善奉天慈於九重漢莊好學既顯於外
魏不能文方循於內美不二於顏過嘉得三於鯉退焜
耀甲觀鏗鏘瑜珮方積善於為山何反真而遊岱嗚呼
哀哉憂兢損壽沈痾始邁羣望並走百靈宜祐吳客之
問徒為越人之方靡救占前星之掩曜知東朝之降咎
天垂象而則然人由已而何有嗚呼哀哉稅駕乘華兮
卽宮夜臺鳳笙長絕兮蜃輅徐來啓青宮而右出歷元
瀾而左迴度荆林兮魂斷入曠野兮心摧水助挽而幽
咽雲帶髮而徘徊悲佳城之已掩見新廟之方開嗚呼
哀哉授經兮曷期執紼兮增欵九原作兮何嗟及七日

還兮安可希有少海之波逝無西園之蓋飛商山之羽
翼已散望苑之賓客咸歸瑟彼玉簡闕於泉扉用專信
於文字願不昧於音徽嗚呼哀哉初上以太子稍長不
循法度昵近小人欲加廢黜迫於公卿之請乃止太子
終不悛改至是暴薨時傳云太子德妃之出也晚年寵
衰賢妃楊氏恩渥方深懼太子他日不利於己故日加
誣譖太子終不能自辨明也太子既薨上意追悔明年
以陳王四年因會寧殿宴小兒緣幢有一夫在下憂其
墮地有若狂者上問之乃其父也上因感泣謂左右曰
朕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遂召樂官劉楚材宮人張十

唐書卷五十五 憲宗以下諸王

十一

十等責之曰陷吾太子皆爾曹也今已有太子更欲踵
前耶立命殺之宰相楊嗣復等不及知因言楚材等罪
京兆後有決死救不覆
者亦許如故事以聞

蔣王宗儉文宗第二子開成二年封

武宗五子

杞王峻開成五年封

益王峴

兗王岐

德王嶧

昌王嵯皆會昌二年封

宣宗十一子懿宗皇帝餘竝封王

靖懷太子漢會昌六年封雍王大中六年薨冊贈靖懷

太子

雅王涇宣宗第二子大中元年封

衛王灌大中十一年封十四年薨

夔王滋宣宗第三子也會昌六年封咸通四年薨新書通王

滋會昌六年始王夔帝初詔鄆王居十六宅餘五王處大明宮內院以諫議大夫鄭漳兵部郎中李鄴為侍讀五日一謁乾符門為王授經鄆王立為懿宗乃罷滋從

王昭宗乾寧二年為韓建所害案舊書傳云咸通四年薨新書懿宗紀同不應昭宗時猶在疑此通王滋別是一王猶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類耳其名偶與夔王滋同非

宣宗之子徙封於通也又案楊志誠傳大和八年以通王淳遙領盧龍節度則文宗時已有通王名淳者然犯

憲宗嫌名則淳疑為滋字之誤

慶王沂第四子也會昌六年封大中十四年薨

濮王澤第五子也大中五年宣宗紀封

鄂王潤第六子也大中五年宣宗紀封乾符三年薨

懷王洽第七子也大中八年宣宗紀封

昭王洵第八子也大中八年宣宗紀封乾符三年薨

康王汶大中八年宣宗紀封乾符四年

廣王灑大中十一年封乾符四年

懿宗八子僖宗皇帝昭宗皇帝餘竝封王

魏王侑咸通三年封

涼王健咸通三年封乾符六年薨

蜀王佶咸通三年封

威王保咸通六年封郢王十年改封今王

吉王保咸通十三年封文德元年八月九日授開府儀

同三司檢校太傅仍加食邑三百戶王於兄弟為最賢始僖宗崩王最長

將立之楊復恭獨議以昭宗嗣乾寧元年李茂貞等以兵入京師謀廢帝立王會李克用以兵逐行瑜乃止

睦王倚咸通十三年封為劉季述所殺天復初追贈恭哀太子

僖宗二子

建王震中和元年九月十六日封

益王陞光啓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封

昭宗十子新書十子哀帝餘竝封王

德王裕昭宗長子也大順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封乾寧

四年二月十四日冊為皇太子時駕在華州乾寧三年侍衛諸軍是時誅王行瑜而李茂貞怨以兵入觀詔滋與諸王分統安聖奉宸保寧安化軍衛京師天子將狩太原韓建道迎

韓建畏諸王主兵誘防城卒張行思花之留次華州

重武相次告通王以下欲殺建建他日又造訛言云王

欲劫遷車駕別幸藩鎮帝幸河中帝驚召諸王懼詣

建自陳救滋與睦王濟王韶王彭王建乃延入臥內密

遣人奏云今日睦王濟王韶王通王彭王韓王沂王陳

王等八人到臣理所不測事由臣竊量事體不合與諸

王相見兼恐久在臣所於事非宜忽然及門意不可測
 又上疏抗請歸十六宅如是者數四帝不允建懼為諸
 王所圖乃以精甲數千圍行宮請誅定州護駕軍都將
 李筠帝懼甚詔斬筠於大雲橋其三都軍士尋放還本
 道殿後都亦與三都元繞行宮扈蹕至是竝急詔散之
 罷諸王兵柄建慮上不悅乃上表請立德王為皇太子
 其年八月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自太原還詔與通王已下
 八王並賜死於石堤谷又嗣單王常督兵伐茂貞於是
 勅奏比歲兵纏近輔諸王階其
 禍使乘輿越在下藩不得安臣已請解其兵今延單丹
 三王尚陰計以危國請誅之帝曰渠至是邪後三日與
 劉季述矯詔以兵攻十六王宅諸王披髮乘垣走或升
 屋極號曰帝救我建乃將十一王并其屬至石堤谷殺之

唐書卷之六 憲宗以下諸王

十三

徐以謀反聞
 天下寃之 光化末樞密使劉季述王仲先等幽昭宗
 於東內冊裕為帝及天復初誅季述仲先與寺人藏於
 右軍羣臣請殺之昭宗曰太子冲幼為賊輩所立依舊
 令歸少陽院及朱全忠自鳳翔迎駕還京以德王眉目
 疎秀春秋漸盛常惡之謂崔胤曰德王曾竊居寶位天
 下知之大義滅親何得久留是教後代以不孝也請公
 密啓胤然之昭宗不納他日言於全忠全忠曰此國家
 大事臣安敢竊議乃崔胤賣臣也尋以哀帝為天下兵
 馬元帥後昭宗至洛下一日幸福先寺謂樞密使蔣元
 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須令廢之又欲殺之言

訖淚下因齧其中指血流元暉具報全忠由是轉恚昭
 宗遇弑之日蔣元暉於西內置社筵酒酣德王已下六
 王皆為元暉所殺投屍九曲池

棣王初乾寧元年十月八日封昭宗紀在二
 年下三王同

虔王禊

沂王禊

遂王禕竝與棣王同時封冊

景王祕乾寧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昭宗紀
 在二月封

祁王祺與景王同時封冊

雅王禎

唐書卷之六 憲宗以下諸王

十四

瓊王祥並光化元年十一月九日昭宗紀乾寧
 四年二月 封禎王
 祐元年始王與豐和登嘉四王同封豐王祁和王福登
 王禧嘉王祐頌王禎天祐二年始王與蔡王祐同封

嗣襄王煜肅宗子襄
 王儀裔孫性柔善無他能光啓二年春車駕

在寶雞西軍逼請幸岐隴帝以數十騎自大散關幸興

元時煜有疾不能從因為朱玫所挾至鳳翔有臺省官

從行未及者僅百人四月玫乃與宰相蕭遘裴澈率羣

寮昭石
 昭石冊煜為監國因還京師即封拜官屬初遣執不
 可於是罷遣而政自為侍中以裴

煜以鄭昌圖判度支而鹽鐵戶

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目曰廢置相公五月

燭遣偽戶部侍郎柳陟等十餘人分諭關東河北諸道

燭遣偽戶部侍郎柳陟等十餘人分諭關東河北諸道

納偽命者甚衆十月攻又脅太子太師朱玫率蕭邁等

冊熅爲帝熅五讓改元曰建貞遙尊僖宗爲太上元皇

聖帝初河中王重榮表率東諸侯進貢唯蔡賊與太原

不順秦宗權自僭號太原不協於朱玫故也時帝遣使

用故二及王行瑜殺朱玫熅奔至渭上王重榮使人迎

之熅與偽百官泣別謂曰朕見重榮當令與卿等各備

所服以接卿殺朱玫之翼日熅爲鄜州亂軍所殺至蒲

之因械激等子行瑜遂函首送行在熅四月監國至十

二月死凡在偽位九月矣始熅首至羣臣自帝御與元

士殷盈孫奏言禮公族有罪有司曰某之罪在大辟君

日赦之如是者三走出致刑焉君爲素服不舉者三日

今熅皇族以不能固節迫脅至此宜廢爲庶人絕屬

籍葬以庶人禮大捷之慶須朱玫首至乃賀詔可

朱玫者邠州人也少從邊以功歷郡守黃巢盜長安有

度使方調兵攻陽事之乘間斬王攻以留後讓李重古

約台兵討巢廣明年攻襲賊關遠門槍洞咽不死

以功多擢乾符末領邠寧節制合涇原岐隴兵八萬屯

敗走邠詔益靈鹽軍拜河南都統引中和中收復京師

兵屯中橋列五壁進西北面都統

與太原李克用東方達同制加使相封吳光啓元年冬

冊令攻議受詔招討河中合郵延靈夏軍三萬保沙苑

軍敗因縱軍還掠僖宗蒼黃幸鳳翔避以軍容使田令

攻失策時諸軍皆怒乃徇人情表請誅令攻宰相蕭邁

鳳翔帝攻趨令攻與楊復恭挾帝西幸走陳倉遂攻又失策

乃虜嗣襄王熅與蕭邁等同立爲帝大行封拜以啖諸

侯而天下之人歸者十五六焉與李昌符始謀冊立及

後攻自稱大丞相吐握在己昌符怒之乃以表送款行

在復密結樞密使楊復恭人心乃離時行在出令有能

斬朱玫首者授以邠帥賊將王行瑜以大唐峯不利退

保鳳州終慮得罪與腹心密謀徑入京師時攻有第在

和善里攻居孔緯第行瑜率兵仗入見攻猶責以擅還

行瑜曰我要代爾領邠州節制何復多言遂斬之殺其

百諸軍遂大亂燒京師時盛寒吏民被剽斃僵死尸相

藉卽傳首與元帝爲受俘賊宦者偽樞密使王能著等

皆坐

王行瑜者邠州人也少隸本軍事朱玫爲偏將平巢寇

有功光啓二年攻冊嗣襄王熅爲偽帝授天平軍節度

使領兵守大散關攻大唐峯爲李鋌所敗乃送款行在

以部下反攻朱玫於闕下斬之因授邠州節度使後平

楊守亮於山南以功累加至中書令景福元年與李茂

節度使行實請討楊守亮於山南且言不敢仰度支費

止請加茂貞招討一節宦官難之昭宗亦顧茂貞等得

山南則益橫不許行瑜等因擅與軍擊取之後茂貞

拒軍王殺宰相行瑜參有力得賜鐵券稍憑兵賊景

福中逼朝廷加尙書令宰臣韋昭度密奏不可但加號

子珂嗣節度而行瑜建茂貞請授王珙會韓建李茂

貞稱兵入覲欲行廢立不果乃請殺昭度與李璣留弟

衛是歲又遣弟行約攻河中河中引太原軍至由是大

敗州趨長安行約行實劫駕不獲遂歸邠州行瑜率兵

屯梨園王師圍急執其母及行瑜子偁大行實行約先

敗次保龍泉茂貞壁其西克用夜發行瑜又遁至邠州

不能守厚賂克用求自歸克用軍環其城行瑜窮登城

行實止宿衛而有司妄以劫遷罪歸之今公討亂者當

問茂貞願得束身歸聽命天子克用曰尚父何自卑吾

從中決老夫敢專之邪行瑜度不免乾化二年十一月

挈族至慶州為部下所殺傳首京師帝御延喜門納之

史臣曰自天寶已降內官握禁族中閹纂繼皆出其心

唐書卷二百二十六 意示以下諸王 十七

故手纒攬於萬機目已睨於六宅防閑禁錮不近人情

文宗好古睦親至敦友悌悔前非於齊湊褒以儲闈付

後事於陳王歸其胄席或降輿朱邸對食瓊筵怡怡申

肺腑之情穆穆盡棟華之義近朝盛美可洽風謠昭肅

惑讒毒流安邸雖覽大臣之議欲使磐維竟無出閣之

儀終身幽枉谷風之怨可為傷心大中咸通已來寶圖

世及犬牙麟趾雖不迫於姬周豆什布謠未甚悲於宗

籍於姬不足比魏有餘

贊曰周封子弟運祚綿長管蔡勦絕魯魏克昌誅叛賞

順王者大綱法不私親棟蓼其芳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六

唐書卷二百二十六 意示以下諸王

十七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七

翟百毛

李宗閔

楊嗣復子授子張

楊虞卿

弟漢公 兄汝士 魯士 汝士子知溫 知至

馬植

李讓夷

魏謩

周墀

崔龜從

鄭肅孫仁表

盧商

蕭鄴從新書增

韋琮

從新書增

李宗閔字損之宗室鄭王元懿之後元懿四世孫祖自仙楚州別駕父翻宗正卿出為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

唐書卷二十七 李宗閔

等使翻兄夷簡元和中宰相宗閔貞元二十一年進士

擢第調華州參軍事元和四年復登制舉賢良方正科初宗閔

與牛僧孺同年登進士第又與僧孺同年登制科應制

之歲李吉甫為宰相當國宗閔僧孺對策指切時政之

失言甚鯁直無所迴避考策官楊於陵韋貫之李益等

又第其策為中等又為不中第者注解牛李策語同為

唱誹又言翰林學士王涯甥皇甫湜中選考覈之際不

先上言裴均時為學士居中覆視無所異同吉甫泣訴

於上前憲宗不獲已罷王涯裴均學士均守戶部侍郎

涯守都官員外郎吏部尚書楊於陵出為嶺南節度使

吏部員外郎韋貫之出為果州刺史王涯再貶號州司

馬貫之再貶巴州刺史僧孺宗閔亦久之不調宗閔補洛陽尉

隨牒諸侯府七年吉甫卒方入朝為監察御史累遷禮

部員外郎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出征吳元濟奏宗閔

為彰義軍觀察判官賊平遷駕部郎中又以本官知制

誥穆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時翻自宗正卿出刺華州父

子同時承恩制人士榮之長慶元年子壻蘇巢於錢徽

下進士及第其年巢覆落宗閔涉請託貶劍州刺史時

李吉甫子德裕為翰林學士錢徽榜出德裕與同職李

紳元稹連衡言於上前云徽受請託所試不公故致重

唐書卷二十七 李宗閔

覆比相嫌惡因是列為朋黨皆挾邪取權兩相傾軋自

是紛紜排陷垂四十年復入為中書舍人三年冬權知

禮部侍郎典貢舉所取多名士若唐冲薛庠袁都等世謂之玉筍四年貢舉事畢

權知兵部侍郎寶曆元年正拜兵部侍郎父憂免大和

二年起為吏部侍郎賜金紫之服三年八月以本官同

平章事時裴度薦李德裕將大用德裕自浙西入朝為

中人助宗閔者所沮復出鎮尋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

人唱和凡德裕之黨皆逐之累轉中書侍郎集賢大學

士七年德裕作相與宗閔共當國德裕入謝文宗曰而

為黨人雖後來者趨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黨與破矣帝曰衆以楊虞卿張元夫蕭滂為黨

魁德裕因請皆出為刺史帝然之即以虞卿為常州元夫為汝州蕭瀚為鄭州宗閔曰虞卿位給事中州不容在元夫下德裕居外久其知黨人不如臣之詳虞卿日見賓客於第世號行中書故臣未嘗與美官德裕質之日給事中非美官云六月罷宗閔知政事檢校禮部尚何宗閔大沮不能對

書同平章事與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宗閔為吏部侍郎時因駙馬都尉沈羲結託女學士宋若憲及知樞密楊承和王踐二人數稱之於上前故獲徵用及德裕秉政羣邪不悅而鄭注李訓深惡之文宗乃復召宗閔於興元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命德裕代宗閔為興元尹既再得權位輔之以訓注尤恣所欲進封襄武侯食邑千戶九年六月京兆尹楊虞卿得罪宗閔極言救解文宗

唐書卷之七 李宗閔

三

怒叱之曰爾嘗謂鄭覃是妖氣今作妖覃耶爾耶翼日貶明州刺史尋再貶處州長史七月鄭注發沈羲宋若憲事且言頃上有疾密問術家曰華迎考命麻日惡十內官楊承和韋元素沈羲及若憲姻黨坐貶者十餘人等悉流嶺南又貶宗閔潮州司戶時訓注竊弄威權凡不附己者目為宗閔德裕之黨貶逐無虛日中外震駭連月陰晦人情不安九月詔曰朕承天纘麻燭理不明勞虛襟以求賢勵寬德以容眾頃者或台輔乖弼違之道而具寮扇朋附之風翕然相從實敦彝憲致使薰蕕共器賢不肖並馳退迹者成後時之夫登門者有迎

吠之客繆戾之氣堙鬱和平而望陰陽順時疵癘不作朝廷清肅班列和安自古及今未嘗有也今既再申朝典一變澆風掃清朋比之徒匡飭貞廉之俗凡百卿士惟新令猷如聞周行之中尚蓄疑懼或有妄相指目令不自安今斯曠然明喻朕意應與宗閔德裕或親或故及門生舊吏等除今日已前黜遠之外一切不問各安職業勿復為嫌文宗以二李朋黨繩之不能去嘗謂侍臣曰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黨實難宗閔雖驟放黜竟免李訓之禍開成元年幽州史元忠河陽李載義累表論沈量移衢州司馬三年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厚善欲拔用之而畏鄭覃沮議而

唐書卷之七 李宗閔

四

託中人密諷於上上以嗣復故因紫宸對謂宰相曰宗閔在外四五五年宜別授一官鄭覃曰陛下憐其地遠宜移近內地三五百里不可再用姦邪陛下若欲用宗閔臣請先退陳夷行曰比者宗閔得罪以朋黨之故怨死為幸寶麻初李續之張又新蘇景胤等朋比姦險幾傾朝廷時號八關十六子李珣曰主此事者罪在逢吉李續之居喪服闋不可不與一官臣恐中外衣冠交與議論非為續之輩也夷行曰昔舜逐四凶天下治朝廷求理何惜此十數織人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憎愛上曰與一郡可也鄭覃曰與郡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

夷行曰宗閔養成鄭注之惡幾覆邦家國之巨蠹也嗣復曰比者陛下欲加鄭注官宗閔不肯陛下亦當記憶覃曰嗣復黨庇宗閔臣觀宗閔之惡甚於李林甫嗣復曰覃語太過昔元宗季年委用林甫妬賢害能破人家族宗閔在位固無此事况大和末宗閔德裕同時得罪二年之間德裕再領重鎮而宗閔未離貶所陛下懲惡勸善進退之理宜均非臣獨敢黨庇昨殷侑與韓益奏官及章服臣以益前年犯賊未可其奏鄭覃託臣云幸且勿論孰為黨庇翼日以宗閔為杭州刺史四年冬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時鄭覃陳夷行罷相嗣復方再拔

唐書卷三十三 李宗閔

五

用宗閔知政事俄而文宗崩會昌初李德裕秉政嗣復李珣皆竄嶺表三年劉稹據澤潞叛德裕以宗閔素與劉從諫厚上黨近東都宗閔分司非便出為封州新書潮州刺史又發其舊事稹敗得交通狀貶漳州刺史流封州宣宗即位貶郴州司馬卒於貶所宗閔性機警始有當世名既寢貴喜權勢初為裴度引拔後度薦德裕可為相宗閔遂與為怨韓愈為作南山猛虎行規之而宗閔崇私黨薰熾中外卒以是貶進士擢第令狐綯作相特加獎拔瓚自員外郎知制誥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綯罷相出為桂管觀察使御軍無政為卒所逐貶死自天寶艱難之後宗室子弟賢而立功者唯鄭王曹王子孫耳夷簡再從季父汧國公勉

德宗朝宰相夷簡諸弟夷亮夷則夷範皆登進士第宗閔弟宗冉宗冉子深湯湯累官至給事中咸通中踐更臺閣知名於時累官京兆尹黃巢陷長安殺之

楊嗣復字繼之僕射於陵子也初於陵十九登進士第二十再登博學宏詞科調補潤州句容尉浙西觀察使韓滉有知人之鑒見之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婿其女以謂其妻柳氏曰吾閩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生子必為宰相於陵秩滿寓居揚州而生嗣復後滉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嗣復七八歲時已能秉筆為文年二十進士擢第二十一又

唐書卷三十三 楊嗣復

六

登博學宏詞科釋褐祕書省校書郎與裴度柳公綽皆為武元衡所知表署劍南遷右拾遺直史館以嗣復深於禮學改太常博士元和十年累遷至刑部員外郎鄭餘慶為詳定禮儀使奏為判官改禮部員外郎時父於陵為戶部侍郎嗣復上言與父同省非便請換他官詔曰應同司官有大功已下親者但非連判及勾檢之官并官長則不在迴避之限如官署同職司異雖父子兄弟無所迴避再遷兵部郎中長慶元年十月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嗣復與牛僧孺李宗閔皆權德輿貢舉門生情義相得進退取捨多與之同四年僧孺作相欲薦拔大

用又以於陵為東都留守未歷相位乃令嗣復權知禮部侍郎寶祿元年二月選貢士六十八人後多至達官文宗即位拜戶部侍郎以父於陵太子少傅致仕年高多疾懇辭侍養不之許大和四年丁父憂免七年三月起為尚書左丞其年宗閔罷相德裕輔政七月以嗣復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觀察等使九年宗閔復知政事三月以嗣復檢校戶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觀察處置等使開成二年十月入為戶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三年正月與同列李珣竝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進階金

唐書卷七 陽嗣復

七

紫宏農伯食邑七百戶上以幣輕錢重問鹽鐵使何以去其太甚嗣復曰此事累朝制置未得但且禁銅未可變法法變擾人終亦未能去弊李珣曰禁銅之令朝廷常典但行之不嚴不如無令今江淮已南銅器成肆市井逐利者銷錢一緡可為數器售利三四倍遠民不知法令率以為常縱國家加鑪鑄錢何以供銷鑄之弊所以禁銅之令不得不嚴八月紫宸奏事曰聖人在上野無遺賢陸滂上疏論兵雖不中時事意亦可獎閒居蘇州累年宜與一官李珣曰士子趨競者多若獎陸滄貪夫知勸矣昨寶洵直論事陛下賞之以幣帛況與陸滄

官耶帝曰洵直獎其直心不言事之當否鄭覃曰若苞藏則不可知嗣復曰臣深知洵直無邪惡所奏陸滄官尚未奉聖旨鄭覃曰陛下須防朋黨嗣復曰鄭覃疑臣朋黨乞陛下放臣歸去因拜乞罷免李珣曰比來朋黨近亦稍弭覃曰近有小朋黨生帝曰此輩凋喪向盡覃曰楊漢公張又新李續之即今尚在珣曰今有邊事論奏覃曰論邊事安危臣不如珣嫉惡則珣不如臣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臣今不知鄭覃指誰為朋黨因當香案前奏曰臣待罪宰相不能申夔龍之道唯以朋黨見譏必乞陛下罷臣鼎職上慰勉之文宗方以

唐書卷七 陽嗣復

八

政事委嗣復惡覃言切帝延英謂宰臣曰人傳符讖之語自何而來嗣復對曰漢光武好以讖書決事近代隋文帝亦信此言自是此說日滋只如班彪王命論所引蓋矯意以止亂賊非所重也李珣曰喪亂之時佐命者務神符命理平之代只合推諸人事上曰卿言是也帝又曰天后用人有自布衣至宰相者當時還得力否嗣復曰天后重行刑辟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耳凡人之道歷試方見其能否當艱難之時或須拔擢無事之日不如且循資級古人拔卒為將非治平之時蓋不獲已而用之也上又問新修開元政要叙致何如嗣復曰

臣等未見陛下若欲遺之子孫則請宣付臣等參詳可
否元宗或好遊畋或好聲色與貞觀之政不同故垂裕
須當方堪流傳是時延英訪對史官不及知嗣復建言
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便坐無所記錄
姚琦趙憬皆請置時政記不能行臣請延英對宰相語
關道德刑政者委中書門下直日紀錄月付史官他宰
相議不四年五月上問延英政事逐日何人記錄監修
李珣曰是臣職司陳夷行曰宰相所錄必當自伐聖德
卽將掩之臣所以頻言不欲威權在下珣曰夷行此言
是疑宰相中有賣威權恣刑賞者不然何自爲宰相而
出此言臣累奏求退若得王傅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
開成元年二年政事至好三年四年漸不如前嗣復曰

唐書百七 楊嗣復 九

開成元年二年是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珣
同之臣蒙聖慈擢處相位不能悉心奉職鄭覃云三年
之後一年不如一年臣之罪也陛下縱不誅夷臣合自
求泯滅因叩頭曰臣今日便辭玉階不敢更入中書卽
趨去上令中使召還勞之曰鄭覃失言卿何及此覃起
謝曰臣性愚拙言無顧慮近日事亦漸好未免些些不
公亦無甚處臣亦不獨斥嗣復遽何至此所爲若是乃
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陛下不以臣微才用爲中書侍
郎時政善否其責在臣陛下月費俸錢數十萬時新珍
異必先賜與蓋欲輔佐聖明臻於至理旣一年不如一

年非惟臣合得罪亦上累聖德伏請別命賢能許臣休
退上曰鄭覃之言偶然耳奚執咎耶嗣復數日不入上
表請罪帝方委用乃罷鄭覃夷行知政事自是政歸嗣
復進加門下侍郎建言使府官屬多宜省帝曰無乃滯
才乎對曰才者自異汰去批澤者菁
華乃出帝曰昔蕭復秉政
難言者必言卿其志之明年正月文宗崩先是以敬
宗子陳王爲皇太子中尉仇士良違遺令立武宗武宗
之立旣非宰相本意甚薄執政之臣其年秋李德裕自
淮南入輔政罷嗣復爲
吏部尚書九月出嗣復爲湖南觀察使明
年誅樞密薛季稜劉宏逸中人言二人頃附嗣復李珣
不利於陛下武宗性急立命中使往湖南桂管殺嗣復

唐書百七 楊嗣復 十

與珣宰相崔郾崔珙等亟請開延英因極言國朝故事
大臣非惡逆顯著未有誅戮者願陛下復思其宜帝良
久改容曰朕纘嗣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珣季稜志在
扶冊陳王嗣復宏逸志在樹立安王立陳王猶是文宗
遺旨嗣復欲立安王全是希楊妃意旨嗣復嘗與妃書
云姑姑何不教則天臨朝珙等曰此事曖昧眞虛難辨
帝曰楊妃曾臥疾妃弟元思文宗令入內侍疾月餘此
時通導意旨朕細問內人情狀皎然我不欲宣出於外
向使安王得志我豈有今日然爲卿等恕之乃追潭桂
二中使再貶嗣復潮州刺史宣宗卽位起爲江
州刺史徵拜吏

部尚書大中二年自湖陽還至岳州病一日而卒時年六十六贈左僕射諡曰孝穆嗣復領貢舉時於陵自洛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使李師稷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子損授技拭搗而授最賢

授字得符大中九年進士擢第釋褐從事諸侯府人為鄆縣尉集賢校理歷監察御史殿中分務東臺再遷司勳員外郎洛陽令兵部員外郎李福為東都留守奏充判官改兵部郎中由吏部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出為河南尹盧攜作相召拜工部侍郎黃巢犯京師僖宗幸蜀徵拜戶部侍郎以母病求散秩改祕書監分司車駕

唐書三十三 楊嗣復

還拜兵部侍郎宰相有報怨者改左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又轉太子賓客從昭宗在華下改刑部尚書太子少保卒贈左僕射

子張字公隱進士及第再遷左拾遺昭宗初即位喜遊宴不恤時事張上疏極諫帝而賜緋袍象笏崔安潛出鎮青州辟為支使不至鎮改太常博士歷主客戶部二員外郎關中亂崔胤引朱全忠入京師乃挈家避地湖南官終諫議大夫

損字子默以蔭受官為藍田尉三遷京兆府司錄參軍入為殿中侍御史家在新昌里與宰相路巖第相接巖

以地狹欲易損馬廐廣之遣人致意時損伯叔昆仲在朝者十餘人相與議曰家門損益時相何可拒之損曰非也凡尺寸地非吾等所有先人舊業安可以奉權臣窮達命也巖不悅會差制使鞠獄黔中乃遣損使焉踰年而還改戶部員外郎洛陽縣令入為吏部員外郎出為絳州刺史路巖罷相徵拜給事中遷京兆尹盧攜作相有宿憾復拜給事中出為陝虢觀察使時軍亂逐前使崔蕤損至盡誅其亂首踰年改青州刺史御史大夫淄青節度使又檢校刑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使未赴鄆復留青州卒於鎮技進士及第位至中書

唐書三十七 楊嗣復

十一

舍人拭官終考功員外郎擢終兵部郎中拭搗竝進士擢第

楊虞卿字師皐虢州宏農人祖燕客父寧貞元中為長安尉少有棲遁之志以處士徵入朝有口辨優游公卿間竇參尤重之會參貶仕進不達而卒寧擢明經調臨夏與陽城為莫逆交德宗以諫議大夫召城城未拜詔寧即論與俱來陝虢觀察使李齊運表置幕府齊運入為京兆尹表奉先主簡拜監察御史坐累免順宗初召為殿中侍御史終國子祭酒虞卿元和五年進士擢第又應博學宏辭科為校書郎抵淮南委婚幣焉會陳商葬其先貧不振虞卿未嘗與遊悉所齎助之元和末累官至監察御史穆宗初即位不修政道盤遊無節虞卿上疏諫曰臣聞鳶鳥遭害

則仁鳥逝誹謗不誅則良言進況詔旨勉諭許陳愚誠
故臣不敢避誅以獻狂瞽竊聞堯舜受命以天下為憂
不聞以位為樂况北虜猶梗西戎未賓兩河之瘡痍未
平五嶺之妖氛未解生人之疾苦盡在朝廷之制度莫
修邊儲屢空國用猶屈固未可以高枕無虞也陛下初
臨萬寓有憂天下之志宜日延輔臣公卿百執事凝旒
而問造膝以求使四方內外有所觀焉自聽政以來六
十日矣八開延英獨三數大臣仰龍顏承聖問其餘侍
從詔誥之臣偕入而齊出何足以聞政事哉諫臣盈廷
忠言未聞於聖聽臣實羞之蓋由主恩尚疎而眾正之

唐書卷之七 楊虞卿 三

路未啓也夫公卿大臣宜朝夕接見論道賜與從容則
君臣之情相接而理道備聞矣今自宰相已下四五人
時得頃刻侍坐天威不遠鞠躬隕越隨旨上下無能往
來此由君太尊臣太卑故也自公卿已下雖歷踐清地
曾未祇奉天睠以承下問鬱塞正路偷安倖門況陛下
神聖如五帝臣下莫能望清光所宜周徧顧問惠其氣
色使支體相輔君臣昭明陛下求理於公卿公卿求理
於臣輩自然上下孜孜相問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
冤如此而不聞過失不致昇平者未之有也自古帝王
居危思安之心不相殊而居安慮危之心不相及故不

得皆為聖帝明王小臣疎賤豈宜及此獨不忍冒榮偷

祿以負聖朝惟陛下圖之帝深獎其言時又有衡山布衣趙知微亦上

書指言帝倡優在側馳騁無度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辭頗危切帝詔宰相慰謝宰相因是賀天子納諫然不能

用尋令奉使西北邊犒賞戍卒遷侍御史再轉禮部員

外郎史館修撰長慶四年八月改吏部員外郎大和二

年南曹令史李寶等六人偽出告身籤符賣鑿空偽官

令赴任者六十五人取受錢一萬六千七百三十貫虞

卿按得偽狀捕寶等移御史臺鞫劾寶稱六人共率錢

二千貫與虞卿廳典温亮求不發舉偽濫事迹私奴受

虞卿縛乃詔給事中嚴休復中書舍人高鉞左丞韋景

休充三司推案而温亮逃竄寶等既伏誅虞卿以檢下

無術停見任及李宗閔牛僧孺輔政起為左新書司郎

中五年六月拜諫議大夫充宏文館學士判院事六年

轉給事中七年宗閔罷相李德裕知政事出為常州刺

史虞卿性柔佞能阿附權幸以為姦利每歲銓曹貢部

為舉選人馳走取科第占員闕無不得其所欲升沈取

捨出其屑吻當時有蘇景胤張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漢公為人所奔向故語曰欲趨舉場問蘇

張蘇張猶可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

時號黨魁八年宗閔復入相尋召為工部侍郎九年四

月拜京兆尹其年六月京師訛言鄭注為上合金丹須

小兒心肝密旨捕小兒無算民間相告語局鎖小兒甚密街肆惱上聞之不悅鄭注頗不自安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朋黨乃奏曰臣昨窮問其由此語出於京兆尹從人因此扇於都下上怒即令收虞卿下獄虞卿弟漢公并男知進等八人自繫搥鼓訴冤詔虞卿歸私第翼日貶虔州司馬再貶虔州司戶卒於貶所子知進知退增堪弟漢公皆登進士第知退歷都官戶部二郎中堪庫部吏部二員外郎

漢公字用元和八年擢進士第又書判拔萃釋褐為李絳與元從事絳遇害漢公遁而獲免累遷戶部郎中史

虞書三毛 楊虞卿

五

館修撰大和七年遷司封郎中坐虞卿下除舒州刺史

浙東觀察使由戶部侍郎拜荆南節度使召為工部尚書或劫漢公治荆南有貪賊降祕書監稍遷國子祭酒宣宗擢為同州刺史於是給事中鄭裔綽鄭公與共奏漢公目猥無廉槩不可處近輔三還制書帝他日凡門下論執駁正未嘗卻漢公素結左右有與助至是帝惑不從制卒行會寒食宴近臣帝自擊毬為樂巡勞從臣見裔綽等曰省中議無不從唯漢公事為有黨裔綽獨對同州太宗與王地陛下為皇子孫當精擇守長付之漢公既以墨敗陛下容可舉劇郡私貪人帝恚見顏色問翼日斥裔綽為商州刺史漢公自同州更宣武天平兩節度

漢公子範籌皆登進士第累辟使府虞卿初從使卒

誤二字 兄汝士

汝士字慕巢元和四年進士擢第又登博學宏詞科累辟使府長慶元年為右補闕坐弟殷士貢舉覆落貶開

江令入為戶部員外郎再遷職方郎中大和三年七月以本官知制誥時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待汝士厚尋正拜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八年出為同州刺史九年九月入為戶部侍郎開成元年七月轉兵部侍郎其年十月二月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時宗人嗣復鎮西川兄弟對居節制時人榮之四年九月入為吏部侍郎位至刑部尚書卒子知溫知遠知權知權新子皆登進士第知溫累官至禮部郎中知制誥入為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轉左丞出為河南尹陝虢觀察使遷檢校兵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案本紀知溫乾符中

虞書三毛 楊虞卿

二

為荆南節度新書本傳終荆南節度使未嘗為山南東道疑誤知溫弟知至累官至比部郎中知制誥坐故府劉瞻罷相貶官知至亦貶瓊州司馬入為諫議大夫累遷京兆尹工部新書侍郎知溫知至皆位至列曹尚書汝士弟魯士

魯士字宗尹本名殷士長慶元年進士擢第其年詔翰林覆試殷士與鄭朗等覆落因改名魯士復登制科位不達而卒初汝士中第有時名遂歷清貫其後諸子皆至正卿鬱為昌族所居靜恭里知溫兄弟並列門戟咸通中昆仲子孫在朝行方鎮者十餘人

馬植字存扶風人父曠新書植元和十四年進士擢第

又登制策科釋褐壽州團練副使得祕書省校書郎三
遷饒州刺史開成初遷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安南招討
使植文雅之餘長於吏術三年奏當管轄廢州首領或
居巢穴自固或為南蠻所誘不可招諭事有可虞臣自
到鎮約之以信誠曉之以逆順今諸首領總發忠言願
納賦稅其武陸縣請升為州陸州以首領為刺史從之
又奏陸州界廢珠池復生珠以能政就加檢校左散騎
常侍加中散大夫轉黔中觀察使會昌中入為大理卿
召拜光祿卿植以文學政事為時所知久在邊遠及還朝
不獲顯官心微有望李德裕素不重之宣宗即位宰相

唐書百七 馬植

七

白敏中與德裕有隙凡德裕所薄者必不次拔擢之乃
加植金紫光祿大夫行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
轉戶部侍郎領使如故俄以本官同平章事遷中書侍
郎兼禮部尚書敏中罷相植亦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
都初左軍中尉馬元贊最為帝寵信賜通天犀帶而植
都素與元贊善至通昭穆元贊以賜帶遺之他日對便
殿帝識其帶以詰植植震恐具言狀於是罷為天平軍
節度使既行詔捕親吏下御史獄盡得交私狀貶常州
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數年出為許州刺史檢校刑部尚書忠
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大中末遷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
觀察等使卒于鎮初植兼集賢殿大學士校理楊收道
與三院御史遇不肯避朝長馮緘錄
其駟僕辱之植怒奏言開元中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
說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者說以學士德行相先遂同

舉酒今緘辱收與大學士等請斥之中丞令狐綯援故
事論救宣宗釋不問因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自植
始臺制三院還臺
以一人為朝長云

李讓夷字達心隴西人祖悅父應規讓夷元和十四年
擢進士第釋褐諸侯府辟鎮國李絳府判官又
從西川杜元穎幕府大和初
入朝為右拾遺與宋申錫善申錫為翰
林學士薦讓夷右拾遺召充翰林學士
素善薛廷老廷老不飭細檢數
飲酒不治職罷去坐是亦奪職轉左補闕三年遷職方
員外郎左司郎中充職九年拜諫議大夫開成元年以
本官兼知起居舍人事時起居舍人李褒有痼疾請罷
官宰臣李石奏闕官上曰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嘗兼此
官卿可盡言今諫議大夫姓名石遂奏李讓夷馬定孫

唐書百七 李讓夷

八

簡蕭俶帝曰讓夷可也李固言欲用崔球張次宗鄭覃
曰崔球遊宗閔之門赤墀下秉筆記注為千古法不可
用朋黨如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纖芥異論其為人
主大臣知重如此二年拜中書舍人以鄭覃此言深為
李珣楊嗣復所惡終文宗世官不達及德裕秉政驟加
拔擢歷工部二侍郎轉左新書丞累遷檢校尚書右僕
射俄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潞州平檢校
尚書右僕射宣宗即位
空門下侍郎為大罷相拜淮南節度使以疾願還案淮
行山陵使未復土南是時李紳會昌六年卒崔卿
代非讓夷也當從以太子賓客分司卒贈司徒讓夷廉
舊書本紀作劍南將為世谷美

魏謩字申之鉅鹿人五代祖文貞公徵貞觀朝名相曾祖殷汝陽令祖明亦為縣令父馮獻陵臺令謩大和七年登進士第楊汝士牧同州辟為防禦判官長春官得祕書省校書郎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詔訪其後汝士入朝薦為右拾遺文宗以謩魏徵之裔頗奇待之前邕管經略使董昌齡枉殺錄事參軍衡方厚坐貶汝州司戶至是量移硤州刺史謩上疏論之曰王者施渙汗之恩以赦有罪唯故意殺人無赦昌齡比者錄以微効授之方隅不能祇慎寵光恣其狂暴專殺事跡顯彰妻孥銜冤萬里披訴及按鞠伏罪貸以微生中外議論以為屈法今若

唐書百七 魏謩 五

授之牧守以理疲人則殺人者拔擢而冤苦者何伸交素憲章有乖至理疏奏乃改為洪州別駕御史中丞李孝本皇族也坐李訓誅有女沒入掖廷謩諫曰臣聞治國家者先資於德義德義不修家邦必壞故王者以德服人以義使人服使之術要在修身修身之道在於孜孜夫一失百虧之戒存乎久要之源前志曰勿以小惡而為之勿以小善而不為斯則懼於漸也臣又聞君如日焉顯晦之微人皆瞻仰照臨之大何以掩藏前代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貴聞其過也陛下即位已來誕敷文德不悅聲色出後宮之怨婦配在外之鰥夫洎今

十年未嘗採擇自數月已來天睭稍迴留神妓樂教坊百人二百人選試未已莊宅司收市壘壘有聞昨又宣取李孝本之女入內宗姓不異寵幸何名此事深累慎修有虧一簣陛下九重之內不得聞知凡此之流大生物議實傷理道之本未免塵穢之嫌夫欲人不知莫若勿為諺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伏希陛下照鑒不惑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教坊停息宗女遣還則大正人倫之風深宏王者之體疏奏帝即日出孝本女遷謩右補闕詔曰昔乃先祖貞觀中諫書十上指事直言無所避諱每覽國史未嘗不沈吟伸卷嘉尚

唐書百七 魏謩 三

久之爾為拾遺其風不墜屢獻章疏必道其所以至於備灑掃於諸王非自廣其聲妓也恤髻亂之宗女固無嫌於徵取也雖然疑似之間不可家至而戶曉爾能詞旨深切是博我之意多也噫人能匪躬謩諤似其先祖吾豈不能虛懷延納仰希貞觀之理歟而謩居官日淺未當叙進吾豈限以常典以待直臣可右補闕帝謂宰臣曰昔太宗皇帝得魏徵裨補闕失弼成聖政我得魏謩於疑似之間必能極諫不敢希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矣教坊副使雲朝霞善吹笛新聲變律深愜上旨自左驍衛將軍宣授兼揚府司馬宰臣奏曰揚府司

馬品高郎官刺史迭處不可授伶官上意欲授之因宰
臣對亟稱朝霞之善暮聞之果疏陳論乃改授潤州司
馬荆南監軍使呂令琮從人擅入江陵縣毀罵縣令韓
忠觀察使韋長申狀與樞密使訴之暮上疏曰伏以州
縣侵屈只合上聞中外關連須存舊制韋長任膺廉使
體合精詳公事都不奏聞私情擅為踰越況事無巨細
不可將迎縣令官業有乖便宜理罪監軍職司侵越卽
合聞天或以慮煩聖聽何不但申門下今則首紊常典
理合糾繩伏望聖慈速加懲誅疏奏不出時論惜之三
年轉起居舍人紫宸中謝帝謂之曰以卿論事忠切有

唐書卷三十七 魏謩

三

文貞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又謂之曰卿家有何
舊書詔對曰比多失墜惟簪笏見存上令進來鄭覃曰
在人不在笏上曰鄭覃不會我意此卽甘棠之義非在
笏而已暮將退又召誠之曰事有不當卽須奏論暮曰
臣頃爲諫官合伸規諷今居史職職在記言臣不敢輒
踰職分帝曰凡兩省官並合論事勿拘此言尋以本官
直宏文館四年拜諫議大夫仍兼起居舍人判宏文館
事固讓不見紫宸入閣遣中使取暮起居注欲視之暮
執奏曰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誠陛下但爲善事勿
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忤臣縱不書天下之人書之

臣以陛下爲文皇帝陛下比臣如褚遂良帝又曰我嘗
取觀之暮曰由史官不守職分臣豈敢陷陛下爲非法
陛下覽之後自此書事須有迴避如此善惡不直非
史也遺後代何以取信乃止中尉仇士良捕妖民賀蘭
進興及黨與治軍中反狀
具帝自臨問詔命斬囚以狗御史中丞高元裕建言獄
當與衆共之刑部大理法官也決大獄不與知律令謂
何請歸有司未報暮上言事繁軍卽推軍中如齊民宜
付府縣今獄不在有司法有輕重何從而知帝停決詔
神策軍以官兵留仗內餘付御史暮初立朝爲李固言
臺臺憚士良不敢異卒皆誅死

唐書卷三十七 魏謩

三

李珣楊嗣復所引數年之內至諫議大夫武宗卽位李
德裕用事暮坐楊李之黨出爲汾州刺史楊李貶官暮
亦貶信州長史宣宗卽位白敏中當國量移郢州刺史
尋換商州二年內徵爲給事中遷御史中丞謝日面賜
金紫之服彈駙馬都尉杜中立賊罪貴戚憚之兼戶部
侍郎判本司事暮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
吏雜處乞罷中司專綜戶部公事從之尋以本官同平
章事判使如故謝日奏曰臣無夔契之才驟叨夔契之
任將何以仰報鴻私今邊戍粗安海內寧息臣愚所切
者陛下未立東宮俾正人傳導以存副貳之重因泣下
上感而聽之先是累朝人君不欲人言立儲貳若非人
主已欲臣下不敢獻言宣宗春秋高嫡嗣未辨暮作相
之日率先啓奏人士重之尋兼集賢大學士詹毗國獻

象譽以其性不安中土請還其使從之太原節度使李業殺降虜北邊大擾業有所恃人不敢非譽即奏其事乃移業滑州加中書侍郎大理卿馬曙從人王慶告曙家藏兵甲曙坐貶官而慶無罪譽引法律論之竟杖殺慶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兼禮部尚書監修國史修成文宗實錄四十卷上之其修史官給事中盧耽太常少卿蔣偕司勳員外郎王渢右補闕盧告膳部員外郎牛叢皆頒賜錦綵銀器序遷職秩譽轉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大中十年紀十一以本官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十一年紀十二以疾求代徵拜吏

唐書七 魏譽

三

部尚書以疾未痊乞授散秩改檢校右僕射守太子少保十二年十二月卒時年六十六贈司徒譽儀容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唯譽謹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譽綽有祖風名公子孫我心重之然竟以語辭太剛為令狐綯所忌罷之譽嘗鈔撮子書要言以類相從二十卷號曰魏氏手略有文集十卷子潛滂潛登進士第潛子敖甥案子敖當作子敖潛為敖甥與敖子珠為中表故珠為相汲引之也新書魏徵傳不著譽子而宰相世系表乃云譽子潛潛子敖蓋因此文傳譌耳然則子之作後琮為相潛歷顯官子其誤久矣

周墀字德升汝南人祖頹父霈新書宰相世系表祖沛父頹墀少孤

孝長慶二年擢進士第辟河南團練府巡官入為監察御史大和末累遷

至起居郎墀能為古文有文才文宗重之補集賢學士

李宗閔鎮山南表行軍司馬閔歲召還大和未訓注亂政以黨語汙播紳有名士分逐之獨墀雖嘗為宗閔所禮不能以罪誣

也遷起居舍人轉考功員外郎仍兼起居舍人事帝御與宰相語事已或召左右史開成二年冬以本官知制

誥尋召充翰林學士三年遷職方郎中四年十月正拜

中書舍人內職如故武宗即位以疾改工部侍郎出為華州刺

史鎮國軍潼關防禦等使改鄂州刺史御史中丞鄂岳

觀察使劫舉部刺史剪捕劇賊出兵戍彭蠡湖禁止剽劫會昌六年十一月遷

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大中初檢校禮部尚書滑

唐書七 周墀

三

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上柱國汝南男食

邑三百戶宿將暴警不循令者墀命鞭其背一軍大治入朝為兵部侍郎判

度支尋以本官同平章事累遷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

郎監修國史兼刑部尚書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他事以廣父功凡

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河東節度使王宰

重路權幸求同平章事領宣武墀言天下大鎮如并汴

者纔幾宰之求何可厭宣宗納之駙馬都尉韋讓求為

京兆持不與由是妄進者少衰會吐蕃微弱以三州七

關自歸帝召宰相議罷相檢校刑部尚書梓州刺史御

史大夫劍南東川節度使未行駙馬都尉鄭顯言於帝以直言

追制改檢校右僕射加食邑五百戶歷方鎮卒

年五十九贈司徒

崔龜從字元告清河人祖璜父誠新書宰相世系表祖誠父黃互異而璜又

作官微龜從元和十二年擢進士第又登賢良方正制

科及書判拔萃二科釋褐拜右拾遺大和二年改太常

博士龜從長於禮學精歷代沿革問無不通時饗宗廟

於敬宗室祝板稱皇帝孝弟龜從議曰臣審詳孝字載

考禮文義本主於子孫理難施於兄弟按禮記卜虞之

文子孫曰哀兄弟曰某然則虞之稱哀與祭之稱孝其

義一也於祖禰則理宜稱孝於伯仲則止可稱名又東

晉溫嶠議宗廟祝辭於孝字非子者則不稱傍親直言

敢告當時朝議咸以為宜今臣上考禮經無兄弟稱孝

之義下徵晉史有不稱傍親之文臣謂饗敬宗廟宜去

孝弟兩字又以祀九宮壇舊是大祠龜從議曰九宮貴

神經典不載天寶中術士奏請遂立祠壇事出一時禮

同郊祀臣詳其圖法皆主星名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

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祠豈容九宮

獨越常禮備列王事誠誓百官尊卑儀莫甚於此若

以嘗在祀典不可廢除臣請降為中祠制從之龜從又

以大臣薨謝不於聞哀日輟朝奏議曰伏以廢朝軫悼

義重君臣所貴及哀尤宜示信自頃已來輟朝非奏報

之時備禮於數日之外雖遵常制似不本情臣不敢遠

徵古書請引國朝故事貞觀中任瓌卒有司對仗奏聞

太宗責其乖禮岑文本既歿其夕為罷警嚴張公謹之

亡哭之不避辰日是知閔悼之意不宜過時臣謂大臣

薨禮合輟朝縱有機務急速便殿須召宰臣不臨正朝

無爽事體如此則由衷之信載感於幽明稱情之文無

虧於典禮又奏文武三品官薨卒輟朝有未經親重之

官今任又是散列者為之變禮誠恐非宜自今後文武

三品以上官非曾任將相及曾在密近宜加恩禮者餘

請不在輟朝之限從之累轉考功郎中史館修撰九年

轉司勳郎中知制誥十二月正拜中書舍人開成初出

為華州刺史三年三月入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四年

權判吏部尚書銓事大中四年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兼吏部尚書五年七月撰成績唐厯三十卷上之五年

罷相檢校吏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

累歷方鎮卒

鄭肅字敬滎陽人祖烈父閱世儒家肅苦心力學元和

三年擢進士第又以書判拔萃補典歷佐使府大和初

入朝為尚書郎六年轉太常少卿肅能為古文長於經

學左邱明三禮儀注疑議博士已下必就肅決之時魯

王永有寵文宗擇名儒為其府屬用戶部侍郎庾敬休

兼王傅戶部郎中李踐方兼司馬以肅本官兼長史由是知名明年魯王為太子肅加給事中九年改刑部侍郎尋改尚書右丞權判吏部西銓事開成初出為陝虢都防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二年九月召拜吏部侍郎帝以肅嘗侍太子言論典正復令兼太子賓客為東宮授經既而太子失寵上不悅有廢斥意肅因召見深陳邦國大本君臣父子之義上改容嘉之而太子竟以楊妃故得罪乃以肅檢校禮部尚書兼河中尹河中節度晉絳觀察等使會昌初武宗思太子承之無罪盡誅陷承之黨朝議稱肅忠正有大臣之節召拜太常卿累遷

唐書百三十一 鄭肅

三

戶部兵部尚書遷山南東道節度使五年以本官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

章事加中書門下二侍郎監修國史兼尚書右僕射素

與李德裕親厚宣宗即位遷中書侍郎德裕罷知政事肅亦

罷相復為河中新書荆南當從新書節度使以疾辭拜太子太保

卒贈司空諡曰文簡子洎咸通中累官尚書郎出為刺史洎子

仁規仁表俱有俊才文翰高逸仁規累遷拾遺補闕尚

書郎湖州刺史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卒

仁表擢第後從杜審權趙隲為華州河中掌書記入為

起居郎仁表文章尤稱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自

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

仁表劉鄴少時投文於洎仁表兄弟嗤鄙之咸通末鄴為宰相仁表竟貶死南荒

盧商字為臣范陽人祖昂澧州刺史父廣河南縣尉商

元和四年擢進士第又書判拔萃登科少孤貧力學釋

褐祕書省校書郎范傳式廉察宣歙辟為從事王播段

文昌相繼鎮西蜀商皆佐職為記室累改禮部員外郎

天朝為工部員外郎河南縣令歷工部度支司封三郎

中大和九年改京兆少尹權大理卿事開成初出為蘇

州刺史中謝日賜金紫之服初郡人苦鹽法太煩姦吏

侵漁商至籍見戶量所要自售無定額蘇人便之歲課

唐書百七 盧商

元

增倍宰相領鹽鐵以其績上遷潤州刺史浙西團練觀

察使入為刑部侍郎轉京兆尹三年朝廷用兵上黨飛

輓越太行者環地六七鎮以商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兼

供軍使又詔杜悰兼鹽鐵度支并二使財以贍兵軍用無闕逆稹盪平加檢

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劔南東川節度使宣宗即位入

為兵部侍郎還判尋以本官同平章事范陽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戶加兼工部尚書數年數疑檢校工部

尚書出為鄂岳觀察使就加檢校兵部尚書大中元年春早詔商

與御史中丞封敖理因繫於尚書省誤縱死罪罷為武昌軍節度使大中十十字三年以

疾求代徵拜戶部尚書其年八月卒於漢陰驛時年七

十一子知遠知微知宗僧朗堯

蕭鄴字啓之梁長沙宣王懿九世孫及進士第累進監察御史翰林學士出爲衡州刺史大中中召還翰林拜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判本司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懿宗初罷爲荆南節度使仍平章事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徙劍南西川南詔內寇不能制下遷檢校右僕射山南西道觀察使歷戶部吏部二尚書拜右僕射還以平章事節度河東在官無足稱道卒
韋琮字禮玉世顯仕琮進士及第稍進殿中侍御史坐訊獄不得實改太常博士擢累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

唐書一百二十七 韋琮 元

旨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無功罷爲太子賓客分司卒

史臣曰宗閔嗣復承宗室世家之地胄有文學政事之美名徊翔清華出入隆顯苟能義以爲上羣而不黨議太平於稷契之列致人主於勲華之盛遭時得位誰曰不然而捨彼鴻猷狎茲鼠輩養虞卿而射利抗德裕以報仇矛盾相攻幾傾王室沒身蠻瘴其利伊何古者廉藺解仇冀全國體而邀權釋憾實亂大倫世道銷刑一至於此崔魏二丞相嘉言啓奏無忝正人墀讓史才肅之禮學商之長者或登三事或踐六卿以道始終夫何

不遑

贊曰漢誅鈞黨魏破疽囊何鄧之後二李三楊偷權報怨任國存亡書茲覆轍敢告巖廊

唐書一百二十七

唐書一百二十七 韋琮

三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八

列傳百六

崔慎由

父從 弟安潛

伯父能

能子彥會

崔琪

兄瑄 弟瑒

瑒

瑒

瑒子澹

盧鈞

盧簡方從新書增

裴休

父肅

楊收

兄發

假

弟嚴

子鉅

鏘

嚴子涉

韋保衡

路巖

父羣

夏侯孜

劉瞻

劉瑑

曹確

畢誠

杜審權

子讓能

彥林

劉鄴

父三復

豆盧瑑

唐書百六 崔慎由

崔慎由字敬止清河武城人高祖融位終國子司業諡

曰文自有傳曾祖翹位終禮部尚書東都留守

成祖異位終渠州刺史父從字子少孤貧寓居太原與

仲兄能同隱山林苦心力學屬歲兵荒至於絕食弟兄

採椶拾橡實飲水棲衡而講誦不輟怡然終日不出山

巖如是者十年貞元初進士登第釋褐山南西道推官

府公嚴震待以殊禮以父憂新書免弟兄廬於父墓手

植松柏免喪不應辟命久之西川節度使韋臯開西南

夷置兩路運糧使奏從掌西山運務奏遷後權知邛州

事前刺史有以盜繫獄辭已具及臯薨副使劉闢阻命

欲并東川以謀告從從以書諭闢闢怒出兵攻之從嬰

城拒守卒不從之高崇文平蜀從事坐累多伏法惟從

以拒闢免盧坦在宣州辟為團練觀察副使元和初入

朝為殿中累遷吏部員外郎後與時吏給選者成牒以先

法為九年裴度為中丞奏從為侍御史知雜守右司郎中

度作相用從自代為中丞從氣貌孤峻正色立朝彈奏

不避權幸事關臺閣或付仗內者必抗章論列請歸有

司選辟御史必先質重貞退者李修以寵得京兆尹為

務以減末徭費為功至不治道莊憲太后山陵橋道使

留謂橋久不得進從三劾之無少貸改給事中數月出

唐書百六 崔慎由

為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團練觀察使兼御史中丞

賜紫金魚袋入為尚書右丞淄青賊平鎮州王承宗懼

上章請割德棣二州自贖又令二子入侍憲宗選使臣

宣諭以從中選議者以承宗罪惡貫盈每多姦譎入朝

二子必非血胤人頗憂之從次魏州田宏正以路由寇

境欲以五百騎援之從辭之以童奴十數騎徑至鎮州

於鞠場宣敕三軍大集從諭以逆順辭情慷慨軍士感

動承宗泣下禮貌益恭遂按德棣戶口符印而還其年

八月出為與元尹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

監軍使知上意欲大用之每為中貴傳達意旨欲其略

遺從終不答穆宗即位召拜尚書左丞長慶二年檢校

禮部尚書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等使鄜時內接畿甸神策軍鎮相望踰禁犯法累政不能制而從撫遏舉奏軍士惕然党項羌有以羊馬來市者必先遣帥守從皆不受撫諭遣之羣羌不敢為盜四年入為吏部侍郎尋改太常卿寶曆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充東都留守留司官入宮城門列晨衙見大和三年入為戶部尚書留守吏徒傲久廢至是復行李宗閔秉政以從與裴度李德裕厚善惡之改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子賓客東都分司從請告百日罷官物論咎執政宗閔懼四年三月召拜檢校左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崔慎由

三

揚府舊有貨麴之利資產奴婢交易者皆有貫率羊有口筭每歲收利以給用從悉除之舊制官吏祿俸有布帛加估之給節度使獨不在此例從至一例估折給之六年十月卒於鎮年七十二下有贈司空諡曰貞從少以貞晦恭讓自處不交權利忠厚方嚴正人多所推仰階品合立門戟終不之請四為大鎮家無妓樂士友多之

慎由大和初擢進士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聰敏強記字量端厚有父風釋褐諸侯府鄭滑高銖大中初入朝為右拾遺員外郎知制誥正拜舍人召充翰林學士戶

部侍郎再歷方鎮授湖南觀察使召還入朝遷戶部侍郎為工部尚書十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兼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加大中大夫兼禮部尚書初慎由與蕭鄴同在翰林情不相洽及慎由作相罷鄴學士俄而鄴自判度支為平章事恩顧甚隆鄴引劉瑑同知政事十二年二月詔曰大中大夫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慎由繼美德門承家貴位搢紳俾望禮樂上流挺松筠之貞姿服蘭蓀之懿行自居名器累歷清華禁林才擅於多能綸閣詞推於巨麗物情愈茂延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崔慎由

日

譽甚高再列二卿之崇亟闡六條之化爰加獎任益委重難屢啓嘉謨俄參大柄而周涉寒暑備見器能道已著於始終恩豈殊於中外可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劍南東川節度使初宣宗御長年藥病渴且中躁而國嗣未立帝對宰相欲肆赦患無其端慎由曰太子天下本若咸通立之赦為有名帝惡之不答鄴等乘是語去之咸通初改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加檢校司空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入為吏部尚書移疾請老拜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贈司空諡曰貞子弟安潛安潛字進之中大和三年登進士第咸通中累歷清顯歷西觀出為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乾符初王

南安潛募人增牌繕械不以力費仰朝廷首請會兵討捕號令精明賊畏之不犯陳許境使大將張自勉將兵七千援宋州時宋威屯曹州而官軍數却賊圍宋益急自勉收南月城斬賊二千級仙芝夜解去宰相鄭畋言請以陳許兵三千隸宋威而威忌自勉乞盡得安潛軍使自勉隸麾下吹謂威有疑忿必殺自勉奏言今以兵悉界威是自勉以功受辱安潛抗賊有功乃取銳兵付威後有緩急何以戰是勞不蒙賞無以示天下詔止以四千付威

乾符中遷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等使代餘還自勉為姦利者安潛皆誅之數更除繆政於是盜賊衰蜀民以安宰相盧攜素厚駢乃誣以罪罷為太子賓客分

黃巢之亂從僖宗幸蜀召為太子少師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奏安潛為副鐸解兵安潛復為少師東都留守收復兩京以功累加至檢校侍中龍紀初青州王敬武卒以安潛代拜平盧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敬武子師範拒命安潛赴鎮至棣州刺

唐書卷八 崔慎由 五

史張蟾出州兵攻青州為師範所敗朝廷竟授之節鉞安潛還京師累加太子太傅卒贈太子太師諡曰貞孝潛於吏事尤長雖位將相問其獄未嘗不身聽之子柅柅柅景福中為起居郎柅為右拾遺柅累官至尚書

從兄能才字子少勵志苦學累辟使府渾瑊以朔方軍戰武功引佐幕府進

累侍御史河東元和初為蜀州刺史六年轉黔中觀察鄭詹表為判官使坐為南蠻所攻陷郡邑貶永州刺史穆宗即位弟從

居顯列從為中丞召拜將作監長慶四年案本紀在元和十五年長慶四年乃崔九月出為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

使卒年六十八贈禮部尚書

子彥曾有幹局大中末歷三郡刺史咸通初累遷太僕卿七年檢校左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使彥曾通於法律性嚴急以徐軍驕命彥曾治之長於撫養而短於軍政用親吏尹戡徐行儉當要職二人貪狠不恤軍旅士卒怨之先是六年南蠻寇五管陷交趾詔徐州節度使孟球召募二千人赴援分八百人戍桂州舊三年一代至是戍卒求代尹戡以軍帑匱乏難以發兵且留舊戍一年其戍卒家人飛書桂林戍卒怒牙官許佶趙可立王幼誠劉景傳寂張實王宏立孟敬文姚周等九人殺都頭王仲甫立糧料判官龐勛

唐書卷八 崔慎由 六

為都將羣伍突入監軍院取兵甲乃剽湘潭衡山兩縣虜其丁壯乃擅迴戈沿江自浙西入淮南界由濁河達泗口其眾千餘人每將過郡縣先令倡卒弄傀儡以觀人情慮其邀擊既離泗口彥曾令押牙田厚簡慰喻又令都虞候元密伏兵任山館龐勛遣吏送狀啓訴以軍士思歸勢不能遏願至府外解甲歸兵便還家彥曾怒誅之勛等擁眾攻宿州陷之出官帑召募翼日得兵二千

人乃虜奪舟船五千餘艘步卒在船騎軍夾岸鼓譟而進元密發伏邀之為賊所敗時亡命者歸賊如市彥曾驅城中丁男城守或勸率眾奔兗州彥曾曰我方帥也奉命守此惟有死爾斬議者一

會驅城中丁男城守

使卒

九年九月十四日賊逼徐州十五日後每旦大霧

不開十六日彥曾並誅逆卒家口十七日昏霧尤甚賊

四面斬關而入龐勛先謁漢高祖廟便入牙城監軍張

道謹相見不交一言乃止大彭館收尹戡徐行儉及判

官焦璐李悅崔蘊柳泰慮温廷皓廷又新書並殺之賊

翼日賊將趙可立害彥曾助日貴者不並

龐勛自稱武寧軍節度

使始彥曾治第鄭州引水灌沼水十步忽化為血署張

乾符中錄其子祐之為榮陽尉徐更有路審中者彥曾

知其能頗任之既遇害賂守卒歛藏其尸張元稹攻徐

唐書崔慎由

州密中率死士應官軍開南白門官兵入因得破助後

軍認可有許鐸者罷武城令客於徐助脅以官不從彥

平乃皆歸其喪詔慎由子盾

盾字昌遐新書乾符二年登進士第王重榮鎮河中辟為

從事入朝累遷考功吏部二員外郎轉郎中給事中書舍

人大順中歷兵部吏部二侍郎尋以本官崔昭緯屢薦之同平

章事方王珙兄弟爭河中時王室多故南北司爭權咸樹朋

黨外結藩帥盾長於陰計巧於附麗外示凝重而心險

躁自李茂貞王行瑜怙亂兵勢不遜杜讓能韋昭度繼

遭誅戮而宰臣崔昭緯深結行瑜以自固而待盾以宗

人之分屢加薦用累遷中書侍郎判戶部事昭宗出幸

石門盾與同列徐彥若王搏等從車駕還宮加禮部尚

書並賜號扶危匡國致理功臣及昭緯以罪誅罷為武

扈昭宗幸華州帝復雪杜讓能韋昭度李候之枉懲昭

緯之前為吏部尚書檢校兵部尚書廣州

刺史嶺南東道節度等使時朱全忠方霸於關東盾密

致書全忠求援全忠上疏理盾之功不可離輔弼之地

盾已至湖南復召拜守司空門平章事兼領度支鹽盾

既獲汴州之援頗弄威權恨徐彥若王搏發昭緯前事

深排抑之俄出彥若為南海節度又據王搏交結救使

同危宗社始昭緯死皆王搏等白發其姦盾坐是賜罷

助請徐圖之及是不欲令全忠上疏論之光化中貶搏

外除即漏其語於全忠

溪州司馬賜死於藍田驛誅中尉宋道弼景務修自是

朝廷權政皆歸於已兼領三司使務至是四拜宰相宦

官側目不勝其忿及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內以德王監

國季述畏全忠之強不敢殺盾但罷知政事落使務守

本官而已盾復致書於全忠請出師反正故全忠令大

將張存敬急攻晉絳河中盾以天子幽囚諸侯觀變有

神策巡軍使孫德昭者頗怒季述之廢立盾伺知之令

判官石戩與德昭遊伺其深意每酒酣德昭泣下戩知其誠乃與之謀曰今中外大臣自廢立已來無不含怒至於軍旅亦懷憤惋今謀反者獨季述仲先耳足下誅此二豎復帝寶位垂名萬代今正其時持疑不斷則功落他人之手也德昭謝曰子軍吏耳社稷大計不敢自專如相公委使不敢避也盾乃割衣帶手書以通其意十二月晦德昭伏兵誅季述昭宗反正盾進位司空新書復知政事兼領度支鹽鐵三司等使帝德之延見或無比明年夏朱全忠攻陷河中晉絳進兵至同華中尉韓全誨以盾交結全忠慮汴軍逼京師請罷知政事落

唐書三八 崔慎由

九

使務其年冬全誨挾帝幸鳳翔盾怨帝廢黜不扈從遣使告全忠請於岐陽迎駕令太子太師盧知猷新書率百官迎全忠入京師初全忠至華州遣掌書記裴鑄入奏鳳翔言欲以兵士迎駕帝不得已聽來朝至是盾為及入京師又上表曰臣獨兼四鎮迨事兩朝分數千里之封疆受二十年之恩渥微同物類猶解感知忝齒人倫寧忘報効臣昨將兵士奔赴闕庭尋過京畿遠迎車駕初因幕吏面奉德音尋有宰臣頻飛密札或以京都紛擾委制置於中朝或以鑿輅播遷俾奉迎於近甸臣是以遠離藩鎮不憚疲勞昨奉詔書兼宜

口敕令臣速抽兵士且歸本藩仍遣百官俾赴行在觀綸言於鳳紙若面丹墀認御札於龍衣如親翠蓋然知從來書詔出自宰臣每降宣傳皆非聖旨致臣悞將師旅遽入關畿比令迎駕之行翻挂脅君之過臣今見與茂貞要約釋兩地猜嫌早致萬乘歸京以副八紘懇望其宰臣百官已下非臣輒有阻留伏乞詔赴行朝以備還駕昭宗得全忠表怒盾尤甚是月二十六日詔曰食君之祿合務於盡忠秉國之鈞宜思於致理其有疊膺異渥繼執重權遽萌狂悖之心忽構傾危之計人知不可天固難容扶危定亂致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

唐書三八 崔慎由

十

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太清宮使宏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判度支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五千戶崔胤奕葉公台蟬聯珪組冠歲名升於甲乙壯年位列於公卿趣向有聞行藏可尚朕采於羣議詢彼輿情有冀小康遂登大用殊不知漏卮難滿小器易盈曾無報國之心但作危邦之計四居極位一無可稱豈有都城合聚兵甲暗養死士將亂國經聚貔武以保其一坊致刁斗遠連於右輔始則將京兆府官錢委元規召卒後則用度支使權利令陳班聚兵事去公朝權歸私室百辟休戚由其顧盼之間四方是非繫彼指

呼之際令狐渙姦緘有素操守無堪用作腹心其張聲勢遂令濫居深密日在禁圍罔惑朕躬偽行書詔致茲播越職爾之由豈有權重位崇恩深獎厚曾無惕厲轉恣睢盱顯構外兵將圖不軌朕以士庶流散兵革繁多遂命宰臣與之商議五降內使一貢表章堅卧不來拒召如此况又拘留庶吏廢闕晨趨人既奔驚朕須巡幸果見兵纏輦轂火照宮闈烟塵漲天干戈匝野致朕奔迫及於岐陽翠輦未安鐵騎旋至圍逼行在焚燒屋廬觀此阡危咎將誰執近省全忠章表兼遣幕吏敷陳言宰臣繼飛密緘促其兵士西上靜詳構扇孰測苞藏無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十一

功及人爲國生事於戲君人之道委之宰衡庶務殷繁豈能親理盡將機事付爾主張負我何多構亂至此仍存大體不謂無恩可責授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初天復反正之後宦官尤畏肩事無大小咸稟之每內殿奏對夜則繼之以燭常說昭宗請盡誅內官但以官人掌內司事中尉韓全誨張宏彥袁易簡等伺知之於帝前求哀請命乃詔肩密事進囊封勿更口奏宦官無由知其謀乃求知書美婦人進內以偵陰事由是肩謀頗洩宦官每相聚流涕愈不自安故全誨等爲劫幸之謀由肩忌嫉之太過也及全忠攻鳳翔肩寓居華州爲全忠

畫圖王之策天復二年全忠自岐下還河中肩迎謁于渭橋捧卮上壽持板爲全忠唱謔仍自撰歌辭贊其功業三年李茂貞殺韓全誨等與全忠通和昭宗急詔徵肩赴行在凡四降詔三賜朱書御札稱病不赴及帝出鳳翔肩乃迎於中路即日降制復舊官知政事進位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仍詔移家人左右新書軍賜帳幄器用十車肩奏京兆尹鄭元規爲六軍副使肩與全忠奏罷左右神策內諸司等使及諸道監軍肩奏高祖太宗實後宦人浸盛德宗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令宦者主之以二千人爲率其後參掌機密至內務百司悉歸中人共相彌縫爲不法朝廷微弱禍始於此請罷左右神策內諸司使諸道監軍副監小使內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十二

官三百餘人同日斬之於內侍省諸道監軍隨處斬首以聞昭宗初幸鳳翔命盧光啓韋貽範蘇檢等作相及還京肩皆貶斥之又貶陸展爲沂王傅王溥太子賓客學士薛貽矩夔州司戶韓偓濮州司戶姚洎景王府咨議應從幸羣官貶逐者三十餘人惟用裴贄爲相以其孤立易制也內官既盡屠戮諸使悉罷天子宣傳詔命惟令官人寵顏等宣事而欺君蠹國所不忍聞帝動靜於無敢言者肩議以皇子爲元帥全忠副之示褒崇其功全忠內利輝王冲幼故肩籍以請帝曰濮王長若何還禁中召翰林學士韓偓以謀偓陰佐肩卒不能御全忠還東到長樂羣臣班辭肩獨至霸橋置酒乙夜乃還帝即召問全忠安否與飲命官人爲舞劍曲戊夜乃出賜二官人固讓乃許是時天子孤危威令盡去肩之功

持類 如此 胤所悅者闕茸下輩所惡者正人君子人人悚懼
 朝不保夕其年十月全忠子友倫宿衛京師因擊鞠墜
 馬而卒全忠愛之殺會鞠者十餘人而疑胤陰謀由是
 怒胤初天子還宮全忠東歸胤以事權在已慮全忠急
 於篡代乃與鄭元規謀招致兵甲以扞茂貞為辭諺謂
日京師道茂貞不可無備須募軍以守今左右龍武羽
林神策播幸之餘無見兵請軍置四步將將二百五十
人一騎將將百人使番休遞侍以京兆尹鄭元規
為六軍諸衛副使陳班為威遠軍使募卒於市 全忠
 知其意從之胤毀城外木浮圖取銅鐵為兵仗全忠令
 汴州軍人入關應募者數百人及友倫死全忠怒時傳
挾帝幸荆襄而全忠方謀脅乘輿都洛 遣其子宿衛軍
懼其異議密表胤專權亂國請誅之

唐書 崔真由

十三

使友諒誅胤而應募者突然而出四年正月初貶太子
 賓客新書太 尋為汴軍所殺全忠令其子友諒以兵圍
子少傳 瓦礫擊其尸年五十一元規陳班等皆死胤罷凡三日
死死十日全忠裔帝遷洛發長安居人悉東徹屋木自
渭循河下老幼係路啼號不絕皆大罵 胤傾險樂禍外
日國賊崔胤導全忠賣社稷使我及此 示寬宏初拜平章事其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
 苦樹立門戶一旦終當為緇郎所壞果如其言世言慎
子遇異浮屠以術 胤累加至侍中封魏國公初朱全忠
求乃生胤字緇郎 雖竊有河南方鎮憚河朔河東未萌問鼎之志及得胤
 為鄉導乃電擊潼關始謀移國自古與盜合從覆亡宗
 社無如胤之甚也子有鄰

崔瑛博陵安平人祖懿父頌貞元初進士登第元和初
 累官至少府監四年出為同州刺史卒頌有子八人皆
 至達官時人比漢之荀氏號曰八龍長曰瑄字從 貞元
 十八年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釋褐諸侯府入朝為尙
 書郎歷吏部員外郎李德裕 大和初累遷給事中宣慰
為御史中丞引知雜事 幽州稱旨俄而興元兵亂殺李絳命瑄平亂襄中三軍
 寂然從命使還改工部侍郎四年冬拜京兆尹五年四
 月改尙書右丞六年十二月出為江陵尹御史大夫荆
 南節度使八年入為兵部侍郎轉吏部權判左丞事開
 成二年真拜左丞時弟瑛為京兆尹兄弟並居顯列以

唐書 崔瑛

十四

本官權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事三年檢校戶部尙書
 判東都尙書省事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等使以吏
書召辭 會昌中遷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尙書興元
疾不拜 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弟瑛罷相貶官瑄亦罷鎮歸
 東都五年卒詔曰孔氏以顏冉之行首於四科漢代以
 荀陳之門方之八凱乃睠時哲得茲令名因舉飾終之
 恩以抒殲良之歎故山南西道節度使崔瑄誠明履正
 粹密鄰幾有子政之精忠得公綽之不欲禮樂二事以
 為身文仁義五常自成家範往以茂器列于大寮屬賢
 相受誣廟堂議法由長孺之道以佑正人微京兆之言

豈聞非罪既是魏其之直益彰王鳳之邪莊色于朝羣
公聳視讜詞不撓淑問攸歸歷踐名藩皆留遺愛居常
慎獨清則畏知爰自青衿迄于白首厲翼之志始終不
渝未陟台階寶華公論追榮左相式示優崇可贈尚書
左僕射

瑛瑄之母弟也以書判拔萃高等累佐使府性威重尤
精吏術大和初累官泗州刺史入為太府卿七年正月
拜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延英中謝帝問以撫理南海
之宜瑛奏對明辯帝深嘉之時高瑀鎮徐州承智興之
後軍驕難制軍士數犯法上欲擇威望之帥以臨之久

唐書卷之三十八 崔瑛

十五

難其才會瑛言事慷慨謂宰臣曰崔瑛言事神氣精爽
此可以臨徐人即以王茂元代瑛鎮廣南授瑛兼檢校
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徐泗
濠觀察使開成初就加檢校兵部尚書二年檢校吏部
尚書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六月遷京兆尹是歲京畿
旱瑛奏漕水入內者十分量減九分賜貧民溉田從之
三年正月盜發親仁里欲殺宰相李石其賊出於禁軍
瑛坐捕盜不獲罰俸料會昌初李德裕用事與瑛親厚
累遷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尋以本官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累兼刑部尚書門下侍郎進階銀青光

祿大夫兼尚書左僕射明年以兄瑄喪破疾素與崔鉉

不叶及李讓夷引鉉輔政代瑛領使務乃持據瑛領使

日妄破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貫文又言瑛嘗保護劉

從諫坐貶澧州刺史再貶恩州司馬宣宗即位以赦召

還徙商州為太子賓客分司出為鳳翔節度使三年崔

鉉復知政事瑛辭疾請罷是時西戎歸故地邊奏係罪

事制曰將相大臣與國同體誠欲自便豈宜不從苟非

其時涉于避事前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光祿

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鳳翔御史大夫上柱國安

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崔瑛早以器能周歷顯重行

唐書卷之三十八 崔瑛

十六

已每稱其友悌在公亦竭其精忠自負譴前朝遠移南

徼及我嗣守頗聞嘉名由是剖竹近關揚於右輔為國

垣翰適資謀猷近者大戎輸誠歸我故地下議納款且

籌開疆宜其率先啓行副此寵待忽覽退閑之請頗乖

毗倚之誠陳力之方豈無其道匪躬之故或異於是

其故老特為優容俾居青宮之輔仍從分洛之命君臣

禮分子無愧焉可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未幾就拜留守

卒

子洎大中四年進士擢第性開敏為杭州刺史受署未

傳襟上過前一閱後數百瑛弟瑁瑑瑒瑓瑔瑕瑖瑗瑘瑙瑚瑛

璿以書判拔萃開成中累遷至刑部郎中會昌中歷三郡刺史位終方鎮

璿開成初為吏部郎中轉給事中會昌初出為陝虢觀

察使遷河南尹人為御史中丞轉吏部侍郎大中初改

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崔鉉再輔政罷璿使務

檢校兵部尚書兼河中尹御史大夫充河中晉絳磁隰

等州節度觀察使七年入為左丞再遷刑部尚書子滔

大中初登進士第

璵字朗士長慶初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開成末累遷

至禮部員外郎會昌初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

唐書卷六 崔璵

七

人大中五年遷禮部侍郎六年遷士時謂得才七年權

知戶部侍郎進封博陵子食邑五百戶轉兵部侍郎

東節度使案舊書王龜傳作河中案河東自大中未至咸通遷代歷歷未見有璵也疑當從舊書子澹

澹舉止秀峙時大和十三年登進士第累遷禮部員外

郎當時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為之首咸通中世推李都為大龍甲消豪放不得預雖自抑下猶不許而澹位終吏部侍郎澹子遠

與焉

遠龍紀元年進士登第大順初以員外郎知制誥召充

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乾寧三年轉戶部侍郎博陵

縣男食邑三百戶轉兵部侍郎承旨尋以本官同平章

事遷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天祐初從昭宗東遷洛陽

罷相守右僕射二年為柳燦希朱全忠旨累貶白州長

史行至滑州被害於白馬驛家沒掖庭遠文才清麗風神峻

整人皆慕其為人當時目為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

球字叔休寶厯二年登進士第會昌中為鳳翔節度判

官入朝為尚書郎子瀆瀆大中末亦進士登第崔氏咸

通乾符間昆仲子弟紆組拖紳歷臺閣踐藩嶽者二十

餘人大中已來盛族時推甲等始其曾王母長孫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

每旦乳姑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盧鈞字子和本范陽人徙京兆藍田祖炅父繼鈞元和四年

進士擢第又書判拔萃調補校書郎祕書正字累佐諸侯府

唐書卷六 盧鈞

六

從李絳為山南府推官調長安尉又從裴度為太原觀察支使遷監察御史大和五年遷左

補闕與同職理宋申錫之枉由是知名歷尚書郎進吏中出為常州刺史九年拜給事中有大詔令必反覆開

成元年出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關輔驛馬疲耗

鈞為市健馬率三歲一易自是無乏事其年冬代李從易為廣州刺史御

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南海有蠻舶之利珍貨輻湊舊帥

作法興利以致富凡為南海者靡不柶載而還鈞性仁

恕為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已一不預自貞元已

來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者因而物故子孫貧悴雖遇赦

不能自還凡在封境者鈞減俸錢為營構櫛其家疾病

不能自還凡在封境者鈞減俸錢為營構櫛其家疾病

死喪則為之醫藥殯殮孤兒稚女為之婚嫁凡數百家
由是山越之俗服其德義令不嚴而人化又除采金稅三年

將代華蠻數千人詣闕請立生祠銘功頌德鈞周先是
土人與蠻獠雜居婚娶相通使或撓之相誘為亂鈞至

立法俾華蠻異處婚娶不通蠻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
外肅清而不相犯以戶部侍郎召判戶部會昌初遷襄州刺史山

南東道節度使漢木壞襄陽築堤六千步以障漢暴四年誅劉稹以鈞檢
校兵部尚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邢

洛磁觀察等使會稹死敕乘駟往鈞及潞石雄兵已入
下雄召之使往十餘輩皆死鈞次高平惟信獻款且日
不即降者畏石尚書爾鈞與約而遣方雄欲盡夷潞兵

鈞不聽坐治堂上左右皆雄親卒擊鼓傳漏鈞自是冬
居甚安雄引去乃召惟信至送闕下餘眾悉原

詔鈞出潞軍五千戍代北鈞升城門餞送其家設幄觀
之潞卒素驕因與家人訣別乘醉倒戈攻城門監軍以

州兵拒之至晚撫勞方定迫大將李文矩為帥鈞倉卒
叛者眾乃悔服即相與謝鈞迎還府斬首惡乃定詔趣

時成人已去潞一舍鈞邀牙卒五百壯騎百以騎載兵
夜趨遲明至太平驛盡斬之即拜檢校尚書左僕射

詔鈞入朝拜戶部侍郎判度支遷戶部尚書宣宗即位
書大中公劉約自天平徙宣武未至暴死家僮五百無

然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
宋毫汴穎觀察等使就加檢校司空四年入復為吏部

空入為太子少師進位上柱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
千戶六年復檢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

九年詔曰河東軍節度使盧鈞長才博達敏識宏深藹
山河之靈抱瑚璉之器多能不耀用晦而彰山嶺表而

至太原五換節鉞仁聲載路公論彌高藩垣之和氣不
衰臺閣之清風常在宜升揆路以表琴竇可尚書左僕

射鈞踐歷中外事功益茂後輩子弟多至台司至是急
徵謂當輔弼雖居端揆心殊失望常移病不視事與親

舊遊城南別墅或累日一歸宰臣令狐綯惡之乃罷僕
射仍加檢校司空守太子太師帝元日大饗含元殿鈞

鴻賜舉物議以鈞長者罪絢弄權絢懼十一年九月以
朝吝歎

鈞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元尹充山南西道
節度使入為太子太師俄檢校司徒為東都留守懿宗

致卒年八十七贈太傅謚曰元鈞與人交始若澹薄既
於事玩服不為鮮明位將相沒而無贏財○盧簡方失

其系世不知所以進盧鈞鎮太原表為節度府判官會
黨項羌叛鈞使簡方督兵乘邊旁河相險集樹堡鄭自

累遷江州刺史徙三百里扈過其衝賊不得騁候選便之
沙陀畏附擢義昌節度使入拜太僕卿領大同節度人

軍道病卒
裴休字公美河內濟源人也祖宣父肅肅貞元中自常
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越州刺史浙東團練觀察等使時

山賊栗鎧誘山越為亂陷浙東郡縣肅召州兵討平之
因紀其事號平戎記上之德宗嘉賞肅生三子儁休休
皆登進士第休志操堅正童亂時兄弟同學于濟源別
墅休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虞人有以鹿
贄儁者儁俵魚之召休食休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今
日食肉翼日何繼無宜改饌獨不食長慶中從鄉賦登
第又應賢良方正升甲科大和初歷諸藩辟召入為監
察御史右補闕史館修撰會昌中自尚書郎歷典數郡
大中初累官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轉兵部侍
郎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六年八月以本官同平章事

唐書三十八 裴休

三

判使如故即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為時政記
所論非一詳已辭略它議事有所缺史氏莫
得詳請宰相人自為自大和已來重臣領使者歲漕江
記合付史官詔可

淮米不過四十萬石能至渭河倉者十不三四漕吏狡
蠹敗溺百端官舟沈溺者歲七十餘隻緣河姦吏大紊
劉晏之法泊休領使分命僚佐深按其弊因是所過地
里悉令縣令兼董漕事能者獎之自江津達渭口以四
十萬之傭歲計緡錢二十八萬貫悉使歸諸漕吏巡院
無得侵牟舉新法凡十條奏行之又立稅茶法十二條
奏行之物議是之初休典使三歲漕米至渭河倉者一
百二十萬斛更無沈舟之弊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直
因視商人它貨橫賦之道

路苛擾休建言許收邸直毋擅賦商人又收山澤寶治悉歸鹽鐵累轉中書侍郎兼禮
部尚書休在相位五年十年罷相檢校戶部尚書汴州
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軍節度使其年冬進階金紫光
祿大夫上柱國河東縣子食邑五百戶宣宗紀大
中五年封守太
子少保分司東都十一年冬檢校戶部尚書潞州大都
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昭義節度潞磁邢洛觀察使十
三年十月加檢校吏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
度觀察等使十四年八月以本官兼鳳翔尹充鳳翔隴
州節度使復歷
荆南咸通初入為戶部尚書累遷吏部尚書
太子少師新書無咸通
初以下文卒年七十四
贈太尉休性寬惠為官不

唐書三十八 裴休

三

尚儼察而吏民畏服善為文長於書翰自成筆法為人
融藉
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釋典太原鳳翔近
名山多僧寺視事之隙遊踐山林與義學僧講求佛理
中年後不食葷血常齋戒屏嗜慾香爐貝典不離齋中
詠歌贊唄以為法樂與尚書紇干泉皆以法號相字時
人重其高潔而鄙其太過多以詞語嘲之休不以為忤
休字冠識新書宰相世
系表作冠義亦登進士第休子攷
楊收字藏之同州馮翊人自言隋越公素之後高祖悟
虛應賢良制科擢第位終朔州司馬曾祖幼烈位終寧
州司馬祖藏器邠州三水丞父遺直德宗時上
書闕下位終濠

州錄事參軍家世爲儒遺直客於蘇州講學爲事因家于吳遺直生四子發假收嚴

發字至之大和四年登進士第又以書判拔萃釋褐校書郎湖南觀察推官再辟西蜀從事入朝爲監察轉侍御史累遷至禮部郎中大中三年改左司郎中宣宗追尊順宗憲宗等尊號禮院奏廟中神主已題舊號請改造及重題詔禮官議發與都官郎中盧搏獻議曰臣等伏尋舊典栗主升祔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加尊諡改題神主之例求之曠古實無其文周加大王王季文王之諡但以德合王周遂加王號未聞改諡易主

唐書卷三十八

三

且文物大備禮法可稱最在兩漢並無其事光武中興都洛陽遣大司馬鄧禹入關奉高祖已下十一帝后神主祔洛陽宗廟蓋神主不合新造故也自魏晉迄於周隋雖代有放恣之君亦有知禮講學之士不聞加諡追尊改主重題書之史策可以覆視今議者惟引東晉重造鄭太后神主事爲證伏以鄭太后本瑯琊王妃薨後已祔瑯琊廟其後母以子貴將升祔太廟賀循請重造新主改題皇后之號備禮告祔當時用之伏以諸侯廟主與天子廟主長短不同若以王妃八寸之主上配至極禮似不同時諂神貪君之私用此謬禮改造神主

比量晉事又絕非宜且宣懿非穆宗之后實武宗之母母以子之貴已祔別廟正爲得禮饗薦無虧今若從祀至尊題主稱爲太后因臣因子正得其宜今乃別造新主題去太字卽是穆宗上僊之後臣下追致作嬪之禮

瀆亂正經實驚有識臣當時並列朝行實知謬戾以漢律擅論宗廟者以大不敬論又其時無詔下議遂默塞不敢出言今又欲重用東晉謬禮穢媒聖朝大典猥蒙下問敢不盡言臣謹按國朝前例甚有明文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於長安通義里舊廟奉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神主升祔太廟旣言於舊廟奉迎足明必奉舊主

唐書卷三十八

三

其加諡追尊之禮自古本無其事自則天太后攝政之後累有之自此之後數用其禮歷檢國史並無改造重題之文若故事有之無不書於簡冊臣等愚見宜但告新諡於廟而止其改造重題之文開元初太常卿韋縉以高宗廟題武后神主云天后聖帝武氏縉奏請削去天后聖帝之號別題云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詔從之卽不知其時削舊題耶重造主耶亦不知用何代典禮禮之疑者決在宸衷以臣所見但以新諡寶冊告陵廟正得其宜改造重題恐乖禮意時宰相覆奏就神主改題而知禮者非之以發議爲是改授太常少卿出爲蘇州

刺史蘇發之鄉里也恭長慈幼人士稱之還改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甌閩之人美其能政者老以善績聞朝廷以發長於邊事移授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屬前政不率蠻夏咸怨發以嚴為理軍亂為軍人所囚致於郵舍坐貶婺州刺史卒於治所子乘亦登進士第有俊才尤能為歌詩歷顯職

假字仁之進士擢第故相鄭覃刺華州署為從事從覃鎮京口得大理評事入為監察轉侍御史由司封郎中知雜事轉太常少卿出為常州刺史卒官收與昆弟護喪葬偃師會者干初遺直娶元氏生發假繼室長孫氏生收嚴

唐書文 楊收

重

收長六尺二寸廣額深頤疎眉秀目寡言笑方於事上博聞強記初家寄泔陽甚貧收七歲喪父居喪有如成人而長孫夫人知書親自教授十三略通諸經義善於文詠吳人呼為神童兒發戲令詠蛙即曰兔邊分玉樹龍底耀銅儀會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又令詠筆仍賦鑽字即曰雖匪囊中物何堅不可鑽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每良辰美景吳人造門觀神童請為詩什觀者壓敗其藩收嘲曰爾幸無羸角何用觸吾藩若是升堂者還應自得門收以母奉佛幼不食肉母亦勗之曰俟爾登進士第可肉食也泔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制拭有刻在

兩樂果然嘗言琴通黃鍾姑洗無射三均則出諸調由蘿鳥附灌木然時有安洗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說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為文王操乎說即曰黃鍾為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說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祀地祇大呂黃鍾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取用黃鍾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圍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祭地者商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說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哉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於鍾函鍾之說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官以七聲為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為宮某律為商某律為角某律為徵某律為羽某律為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為之節族此旋官也乃取律次之以示說說時七十收以仲兒假未登第久之餘以為未始聞而收未冠也

唐書文 楊收

重

不從鄉賦開成末假擢第是冬收之長安明年一舉登第年纔二十六時發為潤州從事因家金陵收得第東歸路由淮右故相司徒杜悰鎮揚州延收署節度推官奏授校書郎悰領度支以收為巡官悰罷相鎮東蜀奏授掌書記得協律郎悰移鎮西川復管記室宰相馬植奏授渭南尉充集賢校理改監察御史收辭曰僕兄弟進退以義頃仲兒假鄉賦未第收不出衙門今假從事侯府僕不忍先為御史相公必欲振恤孤生俟僕稟兄旨命可也馬公嘉之收即密達意於西蜀杜公願復為叅佐悰即表為節度判官蜀有可縣直雋州西南地寬平多水泉可灌秔稻或謂悰

計興屯田省轉饋以飽邊士將從之收曰田可致兵不可得且地當蠻衝本非中國今輟西南屯士往耕則姚嵩兵少賊得乘間若調兵捍賊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獲蠻得長驅是資賊糧豈國計邪乃止馬公乃以收弟嚴為渭南尉集賢校理代收之任周墀罷相鎮東蜀表嚴為掌書記墀至鎮而卒棕乃辟嚴為觀察判官兄弟同幕為兩使判官時人榮之俄而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為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入為監察兄弟並居憲府特為新例裴休作相以收深於禮學用為太常博士收因建言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太常非是時收弟嚴亦自揚州從事入為監察尋丁母喪歸蘇州既除崔鉉罷相鎮淮南以收為觀察支使

唐書卷三十三 楊收

三

入為侍御史改職方員外郎分司東都宰相夏侯孜領度支用收為判官罷職改司勳員外郎長安令秩滿改吏部員外郎上言先人未葬旅殯毗陵擬遷卜於河南之偃師請兄弟自往從之及葬東周會葬者千人時故府杜棕夏侯孜皆在洛二公聯薦收於執政宰相令狐絢用收為翰林學士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賜金紫轉兵部侍郎學士承旨左軍中尉楊元价以收宗姓深左右之乃加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遷門下侍郎刑部尚書收以交趾未復南蠻擾亂請治軍江西以壯出嶺之師乃於洪州置鎮南軍始南

蚤自大中以來火邕州掠交趾調華人往屯涉氣瘴死者十七戰無功蠻勢益張收議豫章募士三萬置鎮南軍以拒蠻悉教蹋張戰必注滿蠻不能支屯兵積粟以餉南海天子嘉之進位尚書右僕射太清太微宮使宏文館大學士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收居位稍務華靡頗為名輩所譏而門吏僮奴倚為姦利時楊元价弟兄掌機務招來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元价以為背已由是傾之八年十月罷知政事檢校工部尚書出為宣歙觀察使不當兩使稟料但受刺史俸留公藏錢七百萬韋保衡作相又發收陰事言前用嚴誤為江西節度納賂百萬明年八月貶為端州司馬吏具大舟以須收不從曰方尋盡削官封長流驩州謫去可乎以二小舸趨官

唐書卷三十三 楊收

三

又令內養郭全穆齋詔賜死九年三月十五日全穆追及之宣詔訖收謂全穆曰收為宰相無狀得死為幸心所悲者弟兄淪喪將盡只有弟嚴一人以奉先人之祀予欲昧死上座天聽可容一刻之命以俟秉筆乎全穆許之收自書曰臣賦畀下才謬當委任心乖報國罪積彌天特舉朝章賜之顯戮臣誠悲誠感頓首死罪臣出自寒門勞無勢援幸逢休運累汚清資聖獎曲流遂叨重任上不能罄輪臣節以答寵光下不能迴避禍胎以延俊又苟利尸素頻歷歲時果至聖朝難寬大典誠知一死未塞深愆固不合將泉壤之詞上座天聽伏乞陞

下哀臣愚忝稍緩雷霆臣頃蒙擢在台衡不敢令弟嚴守官闕下旋蒙聖造令刺浙東所有罪愆是臣自負伏乞聖慈貸嚴微命臣血屬皆幼更無近親只有弟嚴才力尪悴家族所恃在嚴一人俾存歿曲全在陛下宏覆臣無任魂魄望恩之至以書授使者即仰鴛死全穆復奏懿宗愍然宥嚴判官朱侁常潏閭均族人楊公慶嚴季實楊全益何師元李孟勳馬全祐李羽王彥復等皆配流嶺表後三年詔追雪其辜復官爵收子鑒鉅鑄皆登進士第鉅乾寧初以尚書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封晉陽男食邑三百戶從昭宗東遷為左散騎常侍卒

唐書三八 楊收 五

鑄登第後補集賢校理藍田尉乾寧中累遷尚書郎至

部尚書

嚴字凜之會昌四年進士擢第是歲僕射王起典貢部選士三十人嚴與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朴五人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之起覆奏武宗敕曰楊嚴一人可及第餘四人落下嚴釋褐請侯府咸通中累遷吏部員外郎轉郎中拜給事中工部侍郎尋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兄收作相封章請外職拜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團練觀察使收罷相貶官嚴坐貶邵州刺史收得雪嚴量移吉王傅乾符四年累遷兵部侍郎五年判度支其年

病卒二子涉注

涉乾符二年登進士第昭宗朝累遷吏部郎中禮刑二侍郎乾符四年改吏部侍郎天祐初轉左丞從昭宗遷洛陽改吏部尚書輝王即位本官平章事加中書侍郎涉性端厚秉禮乾寧之後賊臣竊發王室寢微及天祐東遷大事去矣涉為時所嬰不能自退及命相之日與家人相向灑泣曰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謂其子凝式曰今日之命吾家重不幸矣必累爾等涉謙退善處竟以令終

注中和二年進士登第昭宗朝累官考功員外郎刑部

唐書五十八 楊涉 三

郎中尋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召充翰林學士累遷戶部侍郎輝王續麻兒涉為宰相注避嫌辭內職守戶部侍郎

章保衡者字蘊用京兆人祖元貞父慈皆進士登第慈字端士大和初登第後累佐使府入朝亟歷臺閣大中四年拜禮部侍郎五年選士頗得名人載領方鎮節度終武昌軍節度使卒保衡咸通五年登進士第累拜起居郎十年正月尚懿宗女同昌公主郭淑妃所生妃有寵出降之日傾宮中珍玩以為贈送之資尋以保衡為翰林學士轉郎中正拜中書舍人兵部侍郎承旨不持年

以本官平章事保衡恃恩權素所不悅者必加排斥王

鐸貢舉之師蕭遘同門生以素薄其為人皆擯斥之以

楊收路巖在中書不加禮接媒孽逐之又進門下侍郎

自起居郎至宰相二年之間階至特進扶風縣開國侯

食邑二千戶集賢殿大學士十一年八月公主薨自後

恩禮漸薄德宗立咸通末淮徐盜起素所怨者發其陰

事保衡竟得罪貶賀州刺史賜死弟保又進士登第尚

書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歷禮戶兵三侍郎學士承

旨坐保衡免官貶賓州司

路巖者字魯瞻陽平冠氏人也祖季登大厯六年登進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韋保衡 路巖 三

士第累辟諸侯府升朝為尚書郎遷左諫議大夫卒生

三子羣庠單皆登進士第羣字正夫既擢進士又書判

拔萃累佐使府入朝為監察御史穆宗初即位遣使西

北邊犒宴軍士稱旨累加兵部郎中太和二年遷諫議

大夫以本官充侍講學士四年罷侍講為翰林學士五

年正拜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羣精經學善屬文性仁孝

志行貞潔父母歿後終身不茹葷血歷踐臺閣受時君

異寵未嘗以勢位自矜與士友結交榮達如一八年正

月病卒君子惜之二子嶽巖大中中相次進士登第巖

幼聰敏過人父友踐方鎮書幣交辟久之方就數年之

間出入禁署懿宗咸通初自屯田員累遷中書舍人戶

部侍郎咸通五年以本官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年始三十六

在相位八年累兼左僕射懿宗時王政多僻宰臣用事

巖既承委遇稍務奢靡頗通賂遺及韋保衡尚公主素

惡巖為人保衡作相俄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

陰惡可畏也既權倖則爭故與保衡還相惡罷巖知政事以檢校左僕射出

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承邊盜後巖力拊循置

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由是西州詭大度治

朝以勞遷兼中書令封魏國公始為相時委事親吏邊

臣願破邊成家可佐軍興帝問咸何人對曰宰相巖親

吏也帝怒斥蟠叟自是人無敢言咸乃與郭壽者相依

倚為姦巖不甚制軍中惟邊將軍郭司馬爾妄給與以

結士心嘗閱武都場咸籌蒞之其議事以書相示則焚

之軍中驚以有異圖恟恟遂聞京師○案巖咸通十

年罷相出鎮西川定邊軍乃咸通九年李師望所未幾

置十一年寶滂兵敗已廢矣皆在巖未免相前誤未幾

改荆南節度詔令六月下峽赴鎮尋復罷之道貶新州

陵免官流儋州籍人其家巖體貌偉麗美須髯至江陵

兩昔皆白捕誅咸等巖至新州詔賜死別取喉上有

司或言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嶽歷兩郡刺史入為

給事中子德延

夏侯攷字好學本譙人父審封攷寶厯二年登進士第

釋褐諸侯府累遷婺絳二郡刺史人為諫議大夫轉給

事中十年改刑部侍郎十一年兼御史中丞遷尚書右

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十一年二月遷朝議大夫守戶

部侍郎判戶部事再加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懿宗即位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累加左僕射門下侍郎封譙郡侯俄以同平章事出為西川節度使為貞陵山陵使坐墜壞出為河中節度使猶同平章事初堂史署制仆致懷中即死不數日致罷案宰相表成通元年十月致出為西川節度使三年七月復相五年十一月出為河中節度使據此則出鎮河中事在五年其去咸通元年二月宣宗之葬久矣且宣宗既葬十月為西川三年復入相不應至五年始坐墜壞也其誤無疑案舊書宣懿二紀致自大中十二年五月入相至咸通七年十月罷相出為西川節度使無三年復相五年河中移鎮時日耳然致河中節度使分司東都紀其自西川移鎮時日耳然致河中節度使分司東都紀失政則自七年鎮西川而西川三年復相五年始免則去西川事幾十年在河中已歷四載其間又復執政不應復追罪也據此非特傳之坐墜壞出鎮河中

唐書三夏矣改

三

之文誤即表三年復相與路巖楊收同輔政咸通八年五年河中疑亦未的也罷相懿宗紀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屬南蠻入寇蜀中飢饉軍儲不備蠻陷嵩州蜀川大擾尋移致為河中尹檢校司徒河中晉絳節度使九年龐勛據徐州南蠻深入天子懲致治蜀無政詔日河中晉絳磁隰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尹上柱國譙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夏侯孜早以文詞遂登科第累更清貫亦有能名東陽推撫俗之能故絳著臨人之稱其後用司風憲寵領藩條皆以公才不孤時選洎掌于經費備歷重難居

然要會之權頗得均平之道錄其績効擢處鈞衡造滕之時亦聞其筭畫沃心之際備見其謀猷於是念彼邊隅控臨巴蜀藉其才術再靜蠻陬翻致帑廩空虛軍資窘竭冤流闔境寇逼連雲雖易帥已來頻移星瑄而無備之後歲有干戈昨者徵障初安瘡痍復疊數尋事實果驗根由既乖經濟之源益昧君臣之義出於物論非獨子懷是議難處近藩爰更散秩可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未幾卒子潭澤皆登進士第潭累官至禮部侍郎中和三年選士多至卿相子坦

劉瞻字幾之彭城人徙桂陽祖升父景瞻大中初進士擢第四年又登博學宏詞科歷佐使府徐商辟署鹽鐵府咸通初升朝累遷太常博士劉瑑作相以宗人遇之薦為翰林學士轉員外郎郎中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承旨出為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入拜京兆尹復為戶部侍郎翰林學士十年新書十一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十一年八月同昌公主薨懿宗尤嗟惜之以翰林醫官韓宗紹康仲殷等用藥無効收之下獄兩家宗族枝蔓盡捕三百餘人狴牢皆滿瞻召諫官令上疏無敢極言瞻自上疏曰臣聞修短之期人之定分賢愚共一今古攸同喬松薜花稟氣各異至

唐書三劉瞻

三

人之定分賢愚共一今古攸同喬松薜花稟氣各異至

如錢鏐壽考不因有智而延齡顏子早亡不為不賢而
而促壽此皆含靈稟氣修短自然之理也一昨同昌公
主人嬰危疾深軫聖慈醫藥無徵幽明遠隔陛下過鍾
宸愛痛切追思爰責醫工令從嚴憲然韓宗紹等因緣
藝術備荷寵榮想於診候之時無不盡其方術亦欲病
如沃雪藥暫通神其奈禍福難移竟成差跌原其情狀
亦可哀矜而差悞之愆死未塞責自陛下雷霆一怒朝
野震驚囚九族於狴牢因兩人之藥悞老幼械繫三百
餘人咸云宗紹荷恩之日寸祿不霑進藥之時又不同
議此乃禍從天降罪匪已為物議沸騰道路嗟嘆陛下

唐書書表劉瞻

三五

以寬仁厚德御宇十年四海萬邦咸歌聖政何事遽移
前志頓易初心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且
殉宮女而違道囚平人而結冤此皆陛下安不思危忿
不顧難者也陛下信崇釋典留意生天大要不過喜捨
慈悲方便布施不生惡念所謂福田則業累盡消往生
切利比居濁惡未可同年伏望陛下盡釋繫囚易怒為
喜虔奉空王之教以資愛主之靈中外臣寮同深懇激
帝聞疏大怒即日罷瞻相位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
江陵尹充荆南節度等使路巖章保衡從再貶廉州刺
史巖等殊未慊按圖視驩州道萬里仰貶驩州司戶參

為讓拏舉以為宛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巖等不敢害億宗立徙康州刺史量移虢州刺
史入朝為太子賓客分司以刑部尚書召復以中書侍
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留儲無第
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已終始完潔弟助字元德性仁
孝幼時與諸兄游至食飲取最下者翰林學士戶部侍
郎鄭畋以責詔右諫議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誥楊
知至禮部郎中魏管兵部員外郎張顏刑部員外郎崔
彥融御史中丞孫璿等皆坐瞻親善貶逐京兆尹溫璋
仰藥而卒

劉瑑者字子彭城人高宗宰相仁祖璠父煇瑑開成初
進士擢第鎮國陳夷行表為判官入遷左會昌末累遷

唐書書表劉瑑

三五

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大中初擢翰林學士宣
處叢繁書詔夜數十雖捉筆遠成辭宗始復關隴裁
皆允切會伐党項詔為行營宣慰使轉刑部侍郎瑑精
於法律選大中已前二百四十四年制敕可行用者二
千八百六十五條分為六百四十六門議其輕重別成
一家法書號大中統類奏行用之出為河南尹遷檢校
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先時大饗雜進倡
邪取壯士千人被鎧擁矛盾習擊刺與吏士臨舞瑑曰豈軍中樂
觀又下令不呵止夜行使民自便境內以安十一年
五月加檢校禮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
察等使其年十二月入朝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尋以本
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始瑑在翰林帝素器遇至是手

方大驚後請問帝視案上麻謂瑑為朕擇一今日瑑跪
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即詔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仍領度支嘗與崔慎由議帝前慎由請甄別流品
瑑質口王夷甫相晉崇尚浮虛以述流品卒致淪夷今
日不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職而先流品未
知所以致治也慎由不得對絳是罷宰相 十二年累
加集賢殿大學士俄而瑑大病加工部尚書拜內猶
贈尚書左僕射瑑以名節自將凡議論處 罷相又歷方
事不私趨於當乃止未嘗以顏色借貴近 罷相又歷方
鍾卒新書紀傳瑑皆薨于位舊書罷相又歷方鍾然案
弟瑒亦登進士第

曹確字剛中河南人父景伯貞元十九年進士擢第又
登制科確開成二年登進士第歷聘藩府入朝為侍御
史以工部員外郎知制誥轉郎中入內署為學士正拜

唐書曹確

三

中書舍人賜金紫權知河南尹事入為兵部侍郎咸通
五年紀四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監修國史確
精儒術器識謹重動循法度懿宗以伶官李可及為威
衛將軍確執奏曰臣覽貞觀故事太宗初定官品令文
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員顧謂房元齡曰朕設此官員以
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踰儕類止可厚給財物
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大
和中文宗欲以樂官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極
諫乃改授光州長史伏乞以兩朝故事別授可及之官
帝不之聽可及善音律尤能轉喉為新聲音辭曲折聽

者忘倦京師屠沽效之呼為拍彈同昌公主除喪後帝
與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乃為歎百年舞曲舞人珠翠盛
飾者數百人畫魚龍地衣用官絕五千疋曲終樂闋珠
璣覆地詞語悽惻聞者涕流帝故寵之嘗於安國寺作
菩薩蠻舞如佛降生帝益憐之可及嘗為子娶婦帝賜
酒二銀樽啓之非酒乃金翠也人無敢非之者惟確與
中尉西門季元屢論之季元謂可及曰汝以巧佞惑天
載以官車後帝猶顧待不衰僖宗即位崔彥昭奏逐之
死於嶺表確累加右僕射判度支事在相位六年九年
罷相舊書本紀新書表皆在十一年案下文以并罷助
罷相功加太子太師則十一年勛已平矣然案辛讞及

唐書曹確

三

杜審權傳是時浙西檢校司徒平章事潤州刺史鎮海
乃是審權未詳何從 檢校司徒平章事潤州刺史鎮海
軍節度觀察等使以出師并罷助功就加太子太師從
中弟汾亦進士登第累官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
人出為河南尹遷檢校工部尚書許州刺史忠武軍節
度觀察等使人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弟兄並列將相之
任人士榮之確與畢誠俱以儒術進用及居相位廉儉
貞苦君子多之稱為曹畢
畢誠者字存之鄆州須昌人也伯祖構高宗時吏部尚
書構弟栩鄆王府司馬生凌凌為汾州長史生勻為協
律郎世失官勻生誠少孤貧燃薪讀書刻苦自勵母郵

奪火使兼 既長博通經史尤能歌詩端慤好古交遊不

雜大和中進士擢第又以書判拔萃尚書杜悰鎮許昌

辟為從事悰領度支誠為巡官悰鎮揚州又從之悰入

相誠為監察轉侍御史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專政出悰

為東蜀節度悰之故吏莫敢餞送問詵唯誠無所顧慮

問遺不絕德裕怒出誠為磁州刺史宣宗即位德裕得

罪凡被譴者皆徵還誠入為戶部員外郎分司東都歷

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勢門子弟鄙倉駕二曹居

之者不悅惟誠受命恬然恭遜口無異言執政多之改

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替年召為翰林學士中書舍

唐書宣宗本紀

三

人遷刑部侍郎自大中末党項羌叛屢擾河西懿宗

宗召學士對邊事誠即援引古今論列破羌之狀上悅

曰吾方擇能帥安集河西不期頗收在吾禁署卿為朕

行乎誠忻然從命即用誠為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

等使誠至軍遣使告喻叛徒諸羌率化又以邊境禦戎

以兵多積穀為上策乃召募軍士開置屯田歲收穀三

十萬石省度支錢數百萬詔書嘉之就加檢校工部尚

書移鎮澤潞充昭義節度使二年改太原尹北都留守

河東節度使太原近胡九姓為亂誠明賞罰謹斥候

替年諸部革心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移授汴

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宋毫汴觀察等使其年入為戶

部尚書領度支月餘改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累遷中書

侍郎兵部尚書集賢大學士在相位三年十月以疾固

辭位詔守兵部尚書以其本官同平章事出鎮河中十

二月二十三日卒于鎮時年六十二誠謹重長於文學

尤精吏術在相位以同官任情不法固辭而免君子美

之既貴所得祿奉養護宗屬之乏無間然始誠被知於

宣宗嘗許以相令狐綯忌之自邠寧凡三徙不得還

誠思有以結綯至太原求麗妹盛飾使獻綯曰太原於

我無分今以是餌將破吾族矣不受使者留于邸誠亦

放之太醫李元伯者帝所喜以錢七十萬聘之夫婦日

自進食得其歡心乃進之帝嬖幸冠後宮元伯又治丹

劑以進帝餌之疽生於背懿宗立收元伯及方士王岳虞紫芝等俱誅死

唐書宣宗本紀

早

士第累歷顯官

杜審權字殷衡京兆人也國初萊成公如晦六代孫祖

佐位終大理正佐生二子元穎元絳元穎穆宗朝宰相

絳位終太子賓客絳生二子審權蔚並登進士第審權

釋褐江西觀察判官又以書判拔萃拜右拾遺轉左補

闕宣宗時入翰大中初遷司勳員外郎轉郎中知雜又

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十年權知禮部貢舉十

一年選士三十人後多至達官正拜禮部侍郎

累遷兵部侍郎其年冬出為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號都團練觀

察使加檢校戶部尚書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懿宗

即位召拜吏部尚書三年新書紀在大中十三年十二月

月此三以本官同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右僕射九年

新書紀在四年五月舊書紀在五年二月此九年罷相檢校司空兼潤州刺史

鎮海軍節度使蘇杭常等州觀察使時徐州戍將龐勛

自桂州擅還據徐泗大擾淮南審權與淮南節度使令

狐緝荆南節度使崔鉉奉詔出師犄角討賊而浙西饋

運不絕繼破徐戎賊平召拜尚書左僕射十一年制曰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守尚書左僕射上柱國襄陽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杜審權韻合黃鍾行貞白璧冲

粹孕靈嶽之秀精明涵列宿之光塵外孤標雲間獨步

踐歷華貫餘二十年鑒裁名流凡幾百輩清切之任無

不試重難之務無不經靜而立名嚴以肅物絕分毫狗

已之意秉尺寸度量之懷貞方飾躬温茂繕性儉不偏

下畏以居高語默適時喜愠莫見頃罷機務鎮于金陵

值淮夷猖狂干戈悖起累發猛士挫彼賊鋒廣備糗糧

助茲軍食深惟將相之大體頗親文武之全才王導以

蕭灑之名不忘戎事謝安以恬澹之德亦在兵間及駟

馬來朝擢居端揆嚴重自處恬曠不渝虞芮之故都前

蹤尚爾郇瑕之舊地往事依然兼以股肱之良為吾腹

心之寄改佩相印更握兵符仍五教之崇名極一時之

盛禮可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河中尹充河中晉絳節度

觀察等使數年以本官兼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

等使人為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贈太子太師諡曰德

清重寡言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滿禁近語在方鎮

視事有常處要非日人未始就內寢坐必歛衽常若對

大賓客或晝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簾即旁無人自起微

鈞手擁簾餘下乃退與杜棕俱位將相棕先進故世

謂審權為三子讓能彥林宏徽

讓能字羣咸通十四年登進士第釋褐咸陽尉宰相王

鐸鎮汴奏為推官入為長安尉集賢校理丁母憂以孝

聞服闋淮南節度使劉鄩辟掌記室得殿中賜緋入為

監察牛蔚鎮興元奏為節度判官入為右補闕歷侍御

史起居郎禮部兵部員外郎蕭遘領度支以本官判度

支案黃巢犯京師奔赴行在拜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尋

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謝日百賜金紫之服尋

召充翰林學士六飛在蜀關東用兵徵發招懷書詔雲

委讓能詞才敏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僖宗嘉之累遷

戶部侍郎從駕還京加禮部尚書進階銀青光祿大夫

封建平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轉兵部尚書學士承旨

沙陀逼京師僖宗蒼黃出幸是夜讓能宿直禁中聞難

作步出從駕出城十餘里得遺馬一匹無羈勒以紳束

首而乘之駕在鳳翔朱玫兵遽至僖宗急幸寶雞近臣

新書紀在五年二月此九年

杜審權

唐書卷六十一

三

惟讓能獨從翼日孔緯等六七人至邠師攻關帝幸梁漢棧道爲石君涉所毀崎嶇險阻之間不離左右帝願謂之曰朕之失道再致播遷險難之中卿常在側古所謂忠于所事卿無負矣讓能謝曰臣家世歷重任蒙國厚恩陛下不以臣愚擢居近侍臨難苟免臣之恥也獲扞牧圉臣之幸也至哀中加金紫光祿大夫改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時朱玫立襄王稱制天下牧伯附之者十六七貢賦迨絕朝士纔十數人行帑無寸金衛兵不宿飽帝垂泣側席無如之何讓能首陳大計請以重臣使河中諭王重榮以大義果承詔請雪以圖討逆京師平

唐書卷三十八 杜審權

三

拜特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進封襄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駕在鳳翔李昌符作亂倏然變起讓能單步入侍時朝臣受僞署者衆法司請行極法以戒事君讓能因爭之獲全者十七八昭宗纂嗣賜扶危啟運保乂功臣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封晉國公增邑千戶仍賜鐵券誅秦宗權許蔡平定加司空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昭宗郊禮畢進位司徒太清宮使宏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食邑一千戶明年冊拜太尉加食邑一千戶自大順已來鳳翔李茂貞大聚兵甲恃功驕恣會楊復恭走山南茂

貞欲兼有梁漢之地亟請問罪詔未允而出師昭宗怒其專不得已而從之及山南平詔授以茂貞鎮興元徐彥若鎮鳳翔仍割果閬兩州隸武定軍茂貞怒上章論列語辭不遜又與讓能書曰宰相之職外撫四夷內安百姓陰陽不順猶資變理之功宇宙將傾須假扶持之力卽萬靈舒慘四海安危盡繫朝綱成由廟筭旣爲重任方屬元臣况今國步猶艱皇居未壯曩日九衢三市草擁荒墟當時萬戶千門霜凝白骨大厦傾欹而未已沈痾綿息以無餘皆云非賢后無以拯社稷之危非真宰無以革寰區之弊今明公捨築入夢投竿爲師踐履

唐書卷三十八 杜審權

四

中台制臨外閫不究興亡之理罕聞沈斷之機蓋意有所不平心有所未悟輒思上問願審賊謀竊見楊守亮擅舉干戈阻艱西道將圖割據吞併東川居巴賚爲一窟豺狼在梁漢致十年荆棘果聞敗衄尋挫兇狂旣前去而不諧思却歸而無地當道與邠州見爲隔絕綱運方舉問罪兵師忽聞朝廷授武定之雙旌割果閬之兩郡未審是何名目酬何功勞紊大國之紀綱蠹天子之州縣非惟取笑於童稚抑亦包羞於馬牛自謂奇謀信爲獨見伏慮是明公賞凶黨無君之輩挫忠臣奉國之心要助姦邪須摧正直又聞公切於保位利在安家商

量不自於中書割割全通於內地雖知深奧罕測津涯亦聞駭異羣情頗是喧騰眾口其悖戾如此京師百姓聞茂貞聚兵甲羣情恟恟數千百人守關門候中尉西門重遂出擁馬論列曰乞不分割山南請姑息鳳翔與百姓為主重遂曰此非吾事出於宰相也昭宗怒詔讓能只在中書調發畫計不歸第月餘宰相崔昭緯陰結邢岐為城社凡讓能出一言即日達於茂貞行瑜茂貞令健兒數百人雜市人於街崔昭緯鄭延昌歸第市人擁肩與訴曰岐帥無罪宰相公不加討伐致都邑不寧二相輿中喻之曰大政聖上委杜太尉吾等不預市豪

唐書卷六十八 吐蕃傳

聖

寒簾熟視又不之識因投瓦石擊二相之輿崔鄭下輿散走匿身獲免是日喪堂印公服天子怒捕魁首誅之由是用兵之意愈堅京師之人相與藏竄嚴刑不能已讓能奏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安自艱難已來且行貞元故事姑息藩鎮茂貞邇在國門不宜起怨臣料此時未可行也帝曰政刑削弱詔令不出城門此賈生慟哭之際也又書不云乎藥不瞑眩厥疾弗瘳朕不能孱孱度日坐觀凌弱卿為我主張調發用兵吾委諸王讓能對曰陛下憤藩臣之偏強必欲強幹弱枝以隆王室此則中外大臣所宜戮力以成陛下之志不宜獨任微

臣帝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共戚無宜避事讓能泣辭曰臣待罪台司未乞骸骨者思有以報國恩耳安敢愛身避事况陛下之心憲祖之志也但時有所不便勢有所必然他日臣雖受晁錯之誅但不足以殄七國之患敢不奉詔繼之以死景福二年秋上以嗣覃王為招討使神策將李錡副之率禁軍三萬送彥若赴鎮崔昭緯密與邢鳳結託心害讓能言討伐非上意出於太尉也九月茂貞出軍逆戰王師敗于盤屋岐兵乘勝至三橋讓能奏曰臣固預言之矣請歸罪於臣可以紓難上涕下不能已曰與卿訣矣即日貶為雷州司戶茂貞在

唐書卷六十八 吐蕃傳

聖

臨臯驛請誅讓能尋賜死時年五十三駕自石門還京念讓能之冤追贈太師子光又曉以父枉橫不求聞達曉入梁位亦至宰輔彥林宏徽乾符中相次登進士第彥林光化中累官至尙書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天祐初為御史中丞宏徽累官至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充宏文館學士判館事與兄同日被害

劉鄴字漢藩潤州句容人也父三復聰敏絕人幼善屬文少孤貧母有廢疾三復丐食供養不離左右久之不逐鄉賦長慶中李德裕拜浙西觀察使三復以德裕禁密大臣以所業文詣郡干謁德裕閱其文倒屣迎之乃

辟爲從事管記室母亡哀毀始不勝喪德裕三爲浙西
凡十年三復皆從之大和中德裕輔政用爲員外郎居
無何罷相復鎮浙西三復從之汝州刺史劉禹錫以宗
人遇之深重其才嘗爲詩贈三復序曰從弟三復三爲
浙右從事凡十餘年往年主公入相薦用登朝中復從
公之京口未幾而罷昨以尙書員外郎奉使至潞旋承
新命改轅而東三從公皆在舊地徵諸故事負無其比
因賦詩餞別以志之又從德裕歷滑臺西蜀揚州累遷
御史中丞會昌中德裕用事自諫議給事拜刑部侍郎
宏文館學士判館事朝廷用兵誅劉稹澤潞旣平朝議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劉鄩

以劉從諫妻裴氏是裴問之妹欲原之法司定罪以劉
稹之叛裴以酒食會潞州將校妻女泣告以固逆謀三
復奏曰劉從諫苞藏逆謀比雖已露今推窮僕妾尤得
事情據其圖謀語言制度服物人臣僭亂一至於斯雖
生前幸免於顯誅而死後已從於追戮凡在朝野同深
慶快且自古人臣叛逆合有三族之誅尙書曰乃有顛
越不恭我則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子茲新邑如
此則阿裴已不得免於極法矣又况從諫死後主張狂
謀罪狀非一劉稹年旣幼小逆節未深裴爲母氏固宜
誠誘若廣說忠孝之道深陳禍福之源必冀虺毒不施

臬音全革而乃激厲兇黨膠固叛心廣招將校之妻適
有酒食之宴號哭激其衆意贈遺結其羣情遂使叛黨
稽不捨之誅孽童延必死之命以至周歲方就誅夷此
阿裴之罪也雖以裴問之功或希減等而國家有法難
議從輕伏以管叔周公之親弟也有罪而且誅之以周
公之賢尙不捨兄弟之罪况裴問之功效安能破朝廷
法耶據阿裴廢臣妾之道懷逆亂之謀裴問如周公之
功尙合行周公之戮况於朝典固在不疑阿裴請準法
從之三復未幾病卒鄩六七歲能賦詩李德裕尤憐之
與諸子同硯席師學大中初德裕貶逐鄩無所依以文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劉鄩

章客遊江浙每有制作者皆稱誦高元裕廉察陝號署
爲團練推官得祕書省校書郎咸通初劉瞻高璩居要
職以故人子薦爲左拾遺召充翰林學士賜進士第轉尙書
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學士承旨鄩以
李德裕貶死珠崖大中朝以令狐綯當權累有赦宥不
蒙恩例懿宗卽位綯在方鎮屬郊天大赦鄩奏論之曰
故崖州司戶參軍李德裕其父吉甫元和中以直道明
誠高居相位中外咸理訏謨有功德裕以偉望宏才繼
登台衮險夷不易勁正無羣稟周勃厚重之姿慕楊秉
忠貞之節頃以微累竄于遐荒旣迫衰殘竟歸冥寞其

子燧坐貶象州立山縣尉去年遇陛下布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移授郴州郴縣尉今已歿於貶所儻德裕猶有親援可期振揚微臣固不敢上論以招浮議今骨肉將盡生涯已空皆傷榮戟之門遽作荆榛之地孤骨未歸於塋兆一男又沒於湘江特乞聖明俯垂哀愍俾還遺骨兼賜贈官上宏錄舊之仁下激徇公之節詔從之鄴尋以本官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其年以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判度支轉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累加太清宮使宏文館大學士僖宗即位再遷尚書左僕射初韋保衡蕭路巖與鄴同秉政為逆親蕭傲崔彥昭秉政素惡鄴乃罷鄴知政事檢校尚書左僕

唐書卷一百二十八 鄴

三

射同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是日鄴押班宣麻竟通事引鄴內殿謝不及笏記鄴自敘十餘句語云霖雨無功深愧代天之用煙霄失路未知歸骨之期帝為之惻然黃巢渡淮南詔以浙西高駢代還尋除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以疾辭拜左僕射巢賊犯長安鄴從駕不及與崔沆豆盧瑑匿於金吾將軍張直方之家旬日賊嚴切追捕三人夜竄為賊所得迫以偽命稱疾不應俱為賊所害

豆盧瑑者字希真河東人新書河南人祖愿父籍皆以進士擢

第瑑大中十三年亦登進士科咸通末累遷兵部員外

郎轉戶部郎中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乾符中累遷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六年與吏部侍郎崔沆同日拜平章事宣制日大風雷雨拔樹左丞韋蟾與瑑善往賀之瑑言及雷雨之異蟾曰此應相公為霖作解之祥也瑑笑荅曰霖何甚耶及巢賊犯京師從僖宗出開遠門為盜所制乃匿於張直方之家遇害識者以風雷不令之兆也初咸通中有治麻者工言禍福或問比宰相多不至四五謂何荅曰紫微方災然其人又將不免後楊收韋保衡路巖盧攜劉鄴于瑑瑑與沆皆不得終云弟瓚瑑皆進士登第累歷清要瓚子革中興位亦至宰輔

唐書卷一百二十八 豆盧瑑

五

而彥曾屬徐亂之秋肩接李亡之數計則謬矣天可逃乎楊劉曹畢諸族門非世冑位以藝升伏膺典墳俯拾青紫而收得位求侈以至敗名行已飭躬此為深誠杜氏三世輔相太尉陷於橫流臨難忘身可為流涕贊曰漢代荀陳我朝崔杜有子有弟多登宰輔裴士改節楊子敗名膏梁移性信而有徵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八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九

列傳百五

趙隱祖植 父存約 弟騰 子光逢 光裔

張昺子文蔚 李蔚子渥

崔彥昭 鄭畋父亞

盧攜 王徽

裴坦從新書增 從子贊

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也祖植建中末朱泚之亂德宗幸奉天時倉卒變起羽衛不集數日間賊來攻城植以家人奴客奮力拒守仍獻家財以助軍賞天子嘉之賊平咸寧王渾瑊辟為推官累遷殿中侍御史貞元初

唐書二百二十九 趙隱

遷鄭州刺史鄭滑節度使李融奏兼副使十年融病軍府之政委於植大將宋朝晏構二軍為亂中夜火發植與監軍列卒待之遲明亂卒自潰即日誅斬皆盡帝優詔嘉之入為衛尉少卿三遷尚書工部侍郎十七年出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卒於鎮子存約滂存約大和三年為興元從事是時軍亂存約與節度使李絳方宴語吏報新軍亂突入府廡公宜避之絳曰吾為帥臣去之安往廡存約令遁存約曰荷公厚德獲奉賓階背恩苟免非吾志也即欲部分左右拒賊是日與絳同遇害隱以父罹非禍泣守松楸十

餘年杜門讀書不應辟命會昌中父友當權要敦勉仕

進方應弓招累為從事大中三年應進士登第新書會昌中擢

第累遷郡守尚書郎給事中河南尹歷戶兵二侍郎領

鹽鐵轉運等使咸通末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

兼禮部尚書進階特進天水伯食邑七百戶隱性仁孝

與弟騰新書作兄尤稱友悌少孤貧弟兄力耕稼以奉親造

次不干親戚既居宰輔不以權位自高退朝易衣弟兄

侍母左右歲時伏臘公卿大臣盈門通訊而大臣及母

之榮無如其比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

夫人起居播紳以為榮後崔彥昭張濬當國皆有母遂踵其禮乾符中罷相檢校兵部

唐書二百二十九 趙隱

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等使王郢之亂坐撫御失宜入為太常

卿廣明初轉吏部尚書累加尚書左僕射廣明中居母喪卒

子光逢光裔光肩

弟騰亦以進士登第六中末與兄隱並踐省閣咸通初

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轉郎中正拜中書舍人六年權

知貢舉七年選士多得名流拜禮部侍郎御史中丞累

遷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終宣歙觀察使

子光逢乾符五年登進士第釋褐鳳翔推官入朝為監

察御史丁父憂免僖宗還京授太常博士歷禮部司勳

吏部三員外郎集賢殿學士轉禮部郎中景福中以嗣

部郎中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戶部
侍郎學士承旨改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學士如故乾寧
三年從駕幸華州拜御史中丞改禮部侍郎劉季述廢
立之後宰相崔胤與黃門爭權衣冠道喪光逢移疾退
居洛陽閉關却掃六七年昭宗遷洛起為吏部侍郎復
為左丞歷太常卿鼎沒於梁累官至宰輔封齊國公
光裔光啓三年進士擢第乾寧中累遷司勳郎中宏文
館學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之服弟兄對掌內
外制命時人榮之季述廢立之後光逢歸洛光裔旅遊
江表以避患嶺南劉隱深禮之奏為副使因家嶺外光

唐書三二趙隱

三

胤大順二年進士登第天祐初累官至駕部郎中入梁
歷顯位中興用為宰輔

張昺字公表河間人父君卿元和中舉進士詞學知名
累歷郡守昺會昌四年進士擢第釋褐壽州防禦判官
于琮布衣時客遊壽春郡守待之不厚昺以琮衣冠子
異禮遇之琮將別謂昺曰吾餉逆旅翁五十千郡將之
惠不登其數如何昺方奉母家貧適得俸絹五十疋盡
以遺琮約曰他時出處窮達交相卹也昺累辟太原掌
書記大中朝琮為翰林學士俄登宰輔判度支琮召昺
為司勳員外郎判度支尋用為翰林學士轉郎中知制

誥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咸通末琮為韋保
衡所構譴逐昺坐貶封州司馬保衡誅琮得雪昺量移
入朝為太子賓客遷吏部侍郎京兆尹乾符三年出為
華州刺史其年冬案本紀四年三月黃巢陷鄜州殺節
度使薛崇訓三年冬不應除天平也
且本紀昺拜天平又
在二年七月皆誤檢校吏部尚書鄜州刺史天平軍
節度觀察等使四年新書紀
在五年卒於鎮時年六十四子文
蔚濟美貽憲

唐書三九張昺

四

部侍郎轉兵部從昭宗遷洛陽輝王時拜中書侍郎平
章事入梁卒濟美貽憲相繼以進士登第貽憲覆試落
籍為戶部巡官集賢校理

李蔚字茂休隴西人祖上公位司農卿元和初為陝虢
觀察使父景素大和中進士蔚開成末進士擢第釋褐
襄陽從事會昌末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拜監察御史轉
殿中監大中七年以員外郎知臺雜尋知制誥轉郎中
正拜中書舍人咸通五年權知禮部貢舉六年拜禮部
侍郎轉尚書右丞懿宗奉佛太過常於禁中飯僧親為
贊唄以旃檀為二高座賜安國寺僧徹逢八飯萬僧蔚

上疏諫曰臣聞孔丘聖者也言則引周任之言符融賢者也諫必稱王猛之議誠以事求師古詞貴達情陛下自續帝圖克崇佛事止當修外未甚得中臣畧採本朝名臣啓奏之言以證奉佛初終之要天后時曾營大像功費百萬狄仁傑諫曰夫寶鉸殫於綴飾瓌材竭於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皆從地出非苦百姓物何以求物生有時用之無度臣每思維實所悲痛至如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施捨無限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利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益勤王之師況近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失節征役稍繁必若多費官財又苦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此切當之言一也中宗時公主外戚奏度僧尼姚崇諫曰佛不在外求之於心佛圖澄最賢無益於後趙羅什多藝不救於姚秦何充符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志發慈悲心行利益蒼生安樂卽是佛身此切當之言二也睿宗爲金仙玉真二公主造二道宮辛替否諫曰自夏已來淫雨不解穀荒於壠麥爛於場入秋已來亢旱爲災苗而不實霜損蟲暴草菜枯黃下人咨嗟未加賑貸陛下愛兩女而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填沙道路流言皆云用錢百萬陛下聖人也遠無不知陛下

明君也細無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邊之士可轉輸乎今發一卒以扞邊陲追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饑寒賞賜之間迴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陛下破百萬貫錢造不急之觀以賈六合之怨以違萬人之心此切當之言三也替否又諫造寺曰釋教以清淨爲基慈悲爲主常體道以濟物不利己而害人每去已以全真不營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築山穿池損命也殫府虛藏損人也廣殿長廊營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營身則不清淨豈大聖至神之心乎佛書曰一

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爲滅雕琢之費以賑貧人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葺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迴不急之祿以購清廉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爲輕天子之功業臣實痛之此切當之言四也臣觀仁傑天后時上公也姚崇開元時賢相也替否睿宗之直臣也臣每覽斯言未嘗不廢卷而太息痛其言之不行也伏以陛下深重緇流妙崇佛事其爲樂善實邁前蹤但細詳時代之安危眇鑒昔賢之敷奏則思過半矣

道遠乎哉臣過忝渥恩言虧匡諫但舉從繩之義少裨
 負展之明管繕之間稍宜停減優詔嘉之始誌宗成安
 二度高二丈構以沈檀塗髹鏤龍鳳葩金鈿之上施
 復坐陳經几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數尺燈道以升
 前被繡囊綿繡珍麗精絕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骨鳳
 翽或言昔憲宗嘗為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
 恨乃以金銀為利珠玉為帳孔鵠周飾之小者尋丈高
 至倍刻植為櫓注陸城塗黃金每一刺數百人舉之香
 輿前後係道綴珠瑟瑟幡蓋殘絲以為幢節費無貲限
 夏四月至長安綵觀夾路其徒導衛天子御安福樓迎
 拜至泣下詔賜兩街僧金幣京師者老及見元和事者
 悉厚賜之不逞小人至斷臂指流血滿道所過鄉聚皆
 哀土為利相望於塗爭以金翠投飾傳言利悉震搖若
 有光景云京師高貴相與集大衢作繪臺綴闕注水銀
 為池金玉為樹木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繼日夜錦車
 繡輿載歌舞從之秋七月帝崩方人主甘心篤向如蔚
 言者甚多皆不能救僖宗立詔歸尋拜京兆尹太常卿
 其骨都人者羞辭餞或嗚咽流涕

唐書卷三十一 李蔚

七

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與盧攜鄭畋同輔政
 罷相案自太常卿以下至此疑出為襄州刺史山南東
 道節度使入為吏部尚書本紀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汴
 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咸通十四年轉揚州大
 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乾符三年受
 代百姓詣闕乞留一年從之案蔚咸通十四年遷吏部
 淮南受四年疑當作復為吏部尚書尋遷檢校司空東
 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案懿宗紀咸通九年蔚以吏
 十一年徙鎮淮南非十四年也僖宗紀乾符二年為太
 常卿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五年罷為東都留守蔚相
 僖宗非懿宗傳平章事文六年河東軍亂殺崔季康詔
 在宣武軍節度使上誤

以邠寧李侁鎮大原軍情不伏以蔚嘗為太原從事軍

民懷之八月以蔚為太原尹北都留守同平河東節度

觀察等使其年十月到鎮下車三日暴病卒弟綰從兄

繪累官至刺史蔚三子渥洵澤渥咸通末進士及第釋

褐太原從事累拜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光化三年選貢

士洵至福建觀察使

崔彥昭字思文清河人父豈新書宰相世彥昭大中三

年進士擢第釋褐諸侯府咸通初累遷兵部員外郎轉

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再遷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彥

昭長於經濟儒學優深精於吏事前治數郡所莅有聲

唐書卷三十一 崔彥昭

八

動多遺愛十年檢校禮部尚書孟州刺史河陽懷節度

使進階金紫十二年正月加檢校刑部尚書太原尹北

都留守河東節度管內觀察等使時徐泗用兵之後北

戎多寇邊沙陀諸部動干紀律彥昭柔以恩惠來以兵

威三年之間北門大治軍民歌之考滿受代耆老數千

詣闕乞留詔報曰彥昭早著令名累更劇任入司邦計

開張用經緯之文出統藩維撫馭得韜鈴之術自臨并

部隱若長城但先和衆安人不欲恃險與馬遂致三軍

百姓瀝懇同詞備述政能惟恐罷去願茲重鎮方委長

材既獲便安未議移替想當知悉僖宗即位就加檢校

吏部尙書時趙隱高璩知政事與彥昭同年進士薦彥昭長於治財賦十五年三月召爲吏部新書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乾符初以本官同平章事判度支先是楊收路巖韋保衡皆以朋黨好賂得罪蕭傲秉政頗革前弊而彥昭輔政數月百職斯舉察而不煩士君子稱之二年因其轉官僖宗誠曰彥昭歷試有勞僉謂無媿涉於六月秉是一心修乃文可以興文教勵乃武可以成武功重整前規兩司大計清能壁立政乃風行姦欺屏絕於多歧請託銷摧於正議不煩內庫有助涓毫不假外藩有進絲髮軍食所入餘剩於明年郊廟所供克

唐書卷之九

九

辦於今歲頗符神化真謂廟謀不有良臣安能富國宜酬勲於黃閣俾正位於紫垣敬服誠詞永堅茂業嗚呼秉鈞之道何所難哉覆車之塗近已多矣與其樹黨不若修身與其收恩不如秉直買暫勝者貽其永敗沽小智者囊其大愚不貴及人惟爭自我初誠潤屋尋以危家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縱經營而得位用枉撓而當辜惟爾選自朕心採於人望宣詔旣畢閉門未知來遂奔車退無私謝獨推元老曾請急徵以守道而自臻實榮親之最重爾其堅持正直允執規程但畏幽陰必歸公當甘言可憚叙往可嗤獎善須明懲姦須銳利於人者

雖難必舉利於己者雖易勿爲頻念孤寒每思耕織常自勤於數事便有望於中興彰朕知臣在卿匡國必使恩從下布法自上行但立直標終無曲影苟致我於堯舜亦比爾於臯夔可中書侍郎依前判度支事彥昭事母至孝雖位居宰輔退朝侍膳與家人雜處承奉左右未嘗高言歲時慶賀公卿拜席時人榮之彥昭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疑信不冠帶嫂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爲臧至是凝爲兵部侍郎母問彥昭相救婢多製履屨曰王氏妹必與子偕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爲怨而凝竟免伶人李可及爲彥昭所寵橫甚彥昭奏逐死嶺南累遷門下侍郎兼刑部尙書充太清宮使宏文館大學士與鄭畋李蔚同知政事三加兼官

唐書卷之九

十

皆領度支如故進階特進累兼尙書右僕射罷相以疾去位授太子太傅歷方鎮以太子太保分司卒子保謙鄭畋字台文滎陽人也曾祖鄰祖穆父亞並登進士第亞字子佐元和十五年擢進士第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科吏部調遷又以書判拔萃數歲之內連中三科聰悟絕倫文章秀發李德裕在翰林亞以文干謁深知之出鎮浙西辟爲從事累屬家艱人多忌嫉久之不調會昌初始入朝爲監察御史累遷刑部郎中中丞李回奏知雜遷諫議大夫給事中五年德裕罷相鎮渚官授亞正議大夫出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都防禦

經畧使大中二年吳汝納訴寃德裕再貶潮州亞亦貶循州刺史卒畋年十八登進士第有司上第籍武宗疑索所試自省乃可矣釋褐汴宋節度推官得祕書省校書郎二十二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授渭南尉直史館事未行亞出桂州畋隨侍左右大中朝白敏中令狐絢相繼秉政十餘年素與德裕相惡凡德裕親舊多廢斥之畋久不借於士伍咸通中令狐絢出鎮劉瞻鎮北門辟為從事初去入位朝為虞部員外郎右丞鄭薰令狐之黨也據畋舊事覆奏不放入省畋復出為從事五年入為刑部員外郎轉萬年令九年劉瞻作相薦為翰林學士轉戶部郎中畋

唐書三九 鄭畋

十一

以久罹擯弃幸承拔擢因授官自陳曰臣十八進士及第二十二書判登科此時結綬王畿便貯青雲之望洎一沈風水久換星霜厭外府之鱗鬻渴明庭之禮樂咸通五年方始登朝若匪遭逢聖君無以發揚幽迹臣任刑部員外郎日累於閤內對敷去冬蒙擢宰萬年又得延英中謝傾藿幸依於白日捨盆終觀於青天昨以京縣浩穰苦心為政疲羸粗息強禦無蹤方專宰字之心用副憂勤之化陛下過垂採聽超授恩榮擢於百里之中致在三清之上纔超翰苑遽改郎曹尋加知制誥又自陳曰臣會昌二年進士及第大中首歲書判登科其

時替故昭義節度使沈詢作渭南縣尉兩考罷免楊收以結綬替臣詢則備歷顯榮歿經數載收則寵極台輔緇已三年臣則外困賓筵內甘散秩仰窺霄漢空歎雲泥雖云賦命屯奇實以遭人排忌其因事自洗滌如此俄遷中書舍人十年王師討徐方禁庭書詔旁午畋灑翰泉涌動無滯思言皆破的同僚閣筆推之尋遷戶部侍郎龐勛平以本官充承旨畋以德望先達淪滯久之既冠禁庭當為宰輔因謝承旨自陳曰禁林素號清嚴承旨尤稱峻重偏膺顧問首冠英賢今之宰輔四人三以此官騰躍其為盛美更異尋常豈謂凡流繼茲芳躅

唐書三九 鄭畋

十一

臣所以憂不稱承旨之任也至若繼劉瞻之慎密守保衡之規程瀝懇事君披肝翊聖以貞方為介胄用忠信作藩籬丹青帝文金玉王度臣亦不敢讓承旨之職況沈舟墜羽因聖主發揚有薄藝微才受鴻恩知遇再周寒暑六忝官榮由郎吏以至於貳卿自末僚而遷於上列其切於大用如此其年八月劉瞻以諫囚醫工宗族罷相出為荆南節度使畋草制過為美詞懿宗省之甚怒責之曰畋頃以行跡玷穢為時棄損朝籍周行無階踐歷竟因由徑遂致叨居塵忝既多狡蠹尤甚且居承旨合體朕懷一昨劉瞻出藩朕豈無意爾次當視草過

為美詞逞謫詭於筆端寵愛憎於形內徒知報瞻欬唾之惠誰思茂我拔擢之恩載詳言偽而堅果明同惡相濟人之多僻一至於斯宜行竄逐之科用屏回邪之黨可梧州刺史僖宗即位召還授右散騎常侍故事兩省備顧問詔可遂著於令改兵部侍郎乾符四年遷吏部侍郎尋降制曰頃者特鬱正途權歸邪幸爾畋執心無惑秉節被讒徵復駕行愈洽人望既負彌綸之業宜居輔弼之司可本官同平章事故時宰相聯數坊呵止行人畋較導者止百步禁百官僕吏不得擅至宰相府交廣邕南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沒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歲煮海取鹽直四十萬緡市度吉米以贍安南罷荆洪等漕役軍實遂饒後以王師甫為嶺南供軍副使師甫請兼總兵而歲加獻錢二十萬緡畋曰荷僖且有功而師甫以利啖朝廷謀奪其兵不可罷之宗上尊號禮畢進加中書侍郎進階特進轉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封榮陽郡侯以星變求去位不許五年黃巢起曹鄴南犯荆襄東渡江淮眾歸百萬所經屢陷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據之致書與浙東觀察使崔瑋求郾州節鉞瑋言賊勢難圖宜因授之以絕北顧之患天子下百寮議初黃巢之起也宰相盧攜以浙西觀察使高駉素有軍功奏為淮南節度使令扼賊衝尋以駉為諸道行營都統及崔瑋之奏朝臣議之有請假節以紓患者畋採羣議欲以南海節制縻之攜以始用高駉欲立

奇功以圖勝攜曰高駉將畧無雙淮上甲兵甚銳今諸道之師方集最爾織寇不足平殄何事捨之示怯而令諸軍解體耶畋曰巢賊之亂本因飢歲人以利合乃至實繁江淮以南薦食殆半國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戰所在節將閉門自守尚不能枝不如釋咎包容權降恩澤彼本以饑年利合一遇豐歲孰不懷思鄉上其眾一離則巢賊几上肉耳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羣議然之而左僕射于琮曰南海有市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令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上亦望駉成功乃依攜議及中書商量制救畋曰妖賊百萬橫行天下高公遷延玩寇無意翦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危在我輩三四人畫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稅駕之所矣會駉奏南蠻或以為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畋攜怒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投之僖宗聞之怒曰大臣相詬何以表儀四海二人俱罷政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廣明元年賊自嶺表北渡江浙虜崔瑋陷淮南郡縣高駉止令張璘控制衝要閉壁自固天子始思畋前言二人俱徵還拜畋禮部尚書尋出為鳳翔隴右節度使募銳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盜不取發發輒得會巢陷東都遣兵戍京是冬賊陷京師師以家財勞行妻自緹衣給戰上

僖宗出幸岐聞難作候駕於斜谷迎謁垂泣曰將相悞
 陛下以至於此臣實罪人請死以懲無狀上曰非卿失
 也朕以狂寇凌犯且駐蹕與元卿宜堅扼賊衝勿令滋
 蔓岐對曰臣心報國死而後已請陛下無東顧之憂然
 道路艱虞奏報梗澁臨機不能遠稟聖旨願聽臣便宜
 從事上曰苟利宗社任卿所行岐還鎮蒐乘補卒繕修
 戎仗溶飾城壘盡出家財以散士卒晝夜如臨大敵而
 賊使至諸將皆欲附岐開諭不可即悉出金帛請得
 脫身去復不聽而使以偽赦令示軍中乃去明日詔使
 至岐召監軍袁敬宗以逆順曉諸將乃聽命刺血以盟
 岐遣子凝績從帝賊將又至岐斬于軍餘黨數百人皆
 捕誅之 唐書元 鄭岐 中和元年二月賊將尚讓王璠率眾五萬 新書 欲

攻鳳翔岐預知賊至令大將李昌言等伏於要害賊以
 岐儒者必不能拒步騎長驅部伍不整岐以銳卒數千
 陳於高岡虛立旗幟延袤數里距賊十餘里伐鼓而陣
 賊不測眾寡始欲列卒而陣後軍未至而昌言等發伏
 擊之其眾大撓日既晡矣岐軍四合追擊於龍尾陂賊
 委兵仗自潰斬馘萬計 斬賊二萬級積尸數十 得其鎧
 仗岐軍大振天子聞之謂宰相曰予知岐不盡儒者之
 勇甚慰予懷即授岐檢校尚書左 新書 僕射同平章事
 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 承制除拜乃以前靈武節 時畿
 內諸鎮禁軍尚數萬賊巢汴京師後眾無所歸岐承制

招諭諸鎮將校皆萃岐陽岐分財以結其心 與涇原程
 仇公遇 鄜延李孝 與之盟誓期匡王室又傳檄天下曰
 鳳翔隴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
 千戶鄭岐移檄告諸藩鎮郡縣侯伯牧守將吏曰夫屯
 享有數否泰相沿如日月之蔽虧似陰陽之愆伏是以
 漢朝方盛則莽卓肆其姦兇夏道未衰而羿浞騁其殘
 酷不無僭越尋亦誅夷即知妖孽之生古今難免代有
 忠貞之士力為匡復之謀我國家應五運以承乾躡三
 王之垂統綿區飲化匝宇歸仁十八帝之鴻猷銘於神

鼎三百年之睿澤播在人謠加以政尚寬宏刑無任濫
 翼翼勤行於王道孜孜務恤於生靈足可傳寶祚於無
 窮御瑤圖於不朽近歲螟蝗作害早暵延災因令無賴
 之徒遽起亂常之暴雖加討逐猶肆猖狂草賊黃巢奴
 僕下才豺狼醜類寒耕熟耨不勵力於田疇媮食靡衣
 務偷生於剽奪結連兇黨驅迫平人始擾害於里閭遂
 侵凌於郡邑屬以藩臣不武戎士貪財徒加討逐之名
 竟作遷延之役致令滋蔓累有邀求聖上愛育情深含
 宏道廣指萬方而罪已用百姓以為心假以節旄委之
 藩鎮冀其後革免困疲羸而殊無犬馬之誠但恣蟲蛇

之毒剽掠我征鎮覆沒我京都凌辱我衣冠屠殘我士
庶視人命有同於草芥謂大寶易取如奕碁而乃竊據
宮闈偽稱名號爛羊頭而拜爵續狗尾以命官燕巢幕
以誇安魚在鼎而猶戲殊不知五侯拗怒期分項羽之
屍四塚既成待葬蚩尤之骨猶復廣侵田宅濫瀆貨財
比谿壑以難盈類烏鳶而縱攫茫茫赤縣僅同夷貊之
鄉惴惴黔黎若在狴牢之內固以人神其怒行路傷心
敗謬領藩垣榮兼將相每枕戈而待旦常泣血以忘餐
誓與義士忠臣共剪狐鳴狗盜近承詔命會合諸軍皇
帝親御六師卽離三蜀霜戈萬隊鐵馬千羣雕虎嘯以

唐書卷一百一十九 鄭畋

十七

風生應龍驤而雲起淮南高相公會關東諸道百萬雄
師計以夏初會於關內畋與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秦州
節度使仇公遇等已驅組練大集關畿爭靡隴右之蛇
矛待掃關中之蟻聚而吐蕃党項以久被皇化深憤國
讐願以沙漠之軍共獻盪平之捷此際華戎合勢藩鎮
連衡旌旗煥爛於雲霞劍戟晶熒於霜雪莫不持繩待
試賈勇爭先思垂竹帛之功誓雪朝廷之恥矧茲殘孽
不足殄除况諸道世受國恩身縻好爵皆貯匡邦之畧
咸傾致主之誠自函洛構氛鑿與避狄莫不指銅駝而
背裂望玉壘以魂銷聞此勤王固宜投袂更希憤激速

殄寇讐永圖社稷之勲以報君親之德迎鑿反正豈不
休哉時駕在坤維音驛阻絕以爲朝廷無能復振及畋
傳檄諸藩聳動各治勤王之師巢賊聞之大懼自是賊
騎不過京西當時非畋扼賊之衝襄蜀危矣宏夫取咸陽以桴濟
兵渭水賊伏甲爲走宏夫與宗楚乘勝入都門爲賊所
覆畋數救無輕進二人不聽果敗以郵夏兵屯東渭橋
尋進位檢校司空兼門下侍郎京師四面行營其年冬
畋暴病以岐山方禦賊衝宜須驍將鎮守表薦大將李
昌言詔可之行軍司馬李昌言屯興平遣麾下求爲南
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戰兵愛人爲國滅賊乎能則守此
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爲留後衛畋出境既半道內應負
卽辭疾詔授太子少傅詔畋赴行在二年正月至成都
分司東都便醫於興元唐書卷一百一十九 鄭畋

唐書卷一百一十九 鄭畋

十七

以王鐸代畋將兵收復畋尋以僕射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以
疾久之不拜累表乞解機務軍務一以咨決興州成將
關輔失守鄴護衰斜有功請免死陳秋兒保嵯岷山拒
賊農不廢耕請以檢校散騎常侍隸奉天軍制皆可舊
制使府校書郎以上滿三歲遷監察御史裏行至大夫
常侍滿三十月遷雖節度兼宰相亦不敢越自軍興有
歲內數遷者畋以爲不可請行營節度由裏行至大夫
許滿三十月遷校書郎以上滿二歲乃奏非軍興者如
故事從之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畋不應陳敬瑄欲
以官品居宰相上畋曰外宰相安得論品乎卒不肯處
其下令敬瑄內常銜之賊平帝將還而李昌言自以
襲畋而奪之鎮今畋當國內不喜故三人相結而遣客
上畋過畋帝得其情不許畋乃引疾去位入見帝曰乘
輿東還由大散關幸鳳翔供張頓時一委昌言乃可安
臣若以宰相從彼且猜阻非所以靖反側也請以敬官
養疾或羣臣有疑願出臣章示之使知天子於臣無纖
芥者帝以其誠乃授檢校二年冬新書僖宗紀三年五
司徒太子太保罷政事月罷此云二年冬疑

當從罷相授太子少保僖宗以叟子給事中疑績為壁

新書史留養為龍州刺史詔侍叟就郡養疾薨於郡舍時年

五十九新書六十三贈太尉後帝思叟忠光啓末李茂

貞授鳳翔節度使叟會兵時茂貞為博野軍小校在奉

天叟盡召其軍至岐下以茂貞勤於軍旅甚奇之委以

遊邏之任至是茂貞思叟獎待之恩上表論之曰臣伏

見當道故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鄭叟瑞應星精祥開月

角建洪鑪於聖代成庶績於明時鳳毛方浴於春池龍

節忽移於右輔旋以羣鳴嘯聚萬蟬鋒攢蒼黃而玉輅

省方次第而金門徹鑰九州相望初猶豫以從風百辟

無歸半狐疑而委質而叟衝冠怒髮投袂治兵羅劔戟

於樽前練貔貅於闕外坎牲誓衆鼙鼓出師馳羽檄於

四方暢皇威於萬里身為地軸決橫流而盡入東溟手

正天關掃妖星而重尊北極及至囊沙滅竈伐鼓揚旂

四兕方侈於獸心一陣盡塗於龍尾大振建瓴之捷只

於反掌之間不期天柱朝摧將星夜隕竹帛徒書於茂

烈松楸未煥於易名臣始是從戎爰承指顧稟三令五

申之戒預一匡九合之謀今則謬以微功獲居重鎮尋

武侯之遺愛城壘宛然念叔子之高蹤涕零何極伏冀

特加贈諡以慰泉扃昭宗嘉之詔贈司徒諡曰文昭天

復

初與李思恭配饗僖宗朝延又贈宗楚宏夫官叟文學優深器量宏恕美風儀

神彩如玉尤能賦詩與人結交榮悴如一始為員外郎

為鄭薰不放省上叟不以為憾及叟作相薰子毅為郎

叟特獎拔為給事中列曹侍郎其以德報怨多此類也

子凝績景福中歷刑部戶部侍郎

盧攜字子升范陽人祖損父求寶麻初登進士第應諸

府辟召位終郡守攜大中九年進士擢第授集賢校理

出佐使府被辟浙咸通中入朝為右拾遺殿中侍御史

累轉員外郎郎中長安縣令鄭州刺史召拜諫議大夫

乾符初以本官召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乾符末加

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四年新書五年案昭宗紀以本官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加門下新書侍郎兼兵部刑部

尚書宏文館大學士攜姿陋而語不正五年黃巢陷荆

南江西外郭及虔吉饒信等州自浙東陷福建遂至嶺

南陷廣州殺節度使李岩遂抗表求節鉞初王仙芝起

河南攜舉宋威齊克讓會袞等有將畧用為招討使及

宋威殺尚君長致賊充斥朝廷遂以宰臣王鐸為都統

攜深不悅浙帥崔璆等上表請假黃巢廣州節鉞上令

宰臣議攜以王鐸為統帥欲激怒黃巢堅言不可假賊

節制止授率府率而已與同列鄭叟爭論投硯於地由

節制止授率府率而已與同列鄭叟爭論投硯於地由

是兩罷之為太子賓客分司六年高駢大將張璘頻破

賊攜素待高駢厚常舉可為統帥天子以駢立功復召

攜輔政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及王鐸失守罷都統以高駢代之

由是自潼關已東汝陝許鄧汴滑青兗皆易帥王鐸鄭

畋所授任者皆易之攜內倚田令孜外以高駢為援朝

廷大政高下在心時攜病風精神恍惚政事可否皆決

於親吏温季修新書楊温李修作二人貨賄公行及賊擾淮南張

璘被殺而許州逐帥激水兵潰朝廷震懼皆歸罪於攜

始下詔以巢為天平節度使詔下賊已破潼關及賊陷潼關罷攜相為太子賓

客分司東都是夜仰藥而死巢入京師斷橋子晏天祐初為

河南縣尉為柳璨所殺

新書贊曰盧攜之敗王鐸私高駢賊遂卷威鎬而西易若舉毛可謂朝無人焉唐將亡攜為之鳴梟宜天之假手於賊而磔其枯骨也

王徽字昭文京兆杜陵人其先出於梁魏魏為秦滅始

皇徙關東豪族實關中魏諸公子徙於霸陵以其故王

族遂為王氏後周同州刺史徽之十代祖葬咸陽之

鳳岐原子孫因家焉曾祖擇從兄易從天后朝登進士

第擇從弟朋從言從睿宗朝並以進士擢第昆仲四人

開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故時號鳳閣王家其後易從子

定定子逢逢弟仲周定兄密密子行古行古子收收子

超皆以進士登第王氏自易從已降至大中朝登進士

科一十八人登臺省歷牧守賓佐者三十餘人擇從大

足三年登進士第先天中又應賢良方正制舉升乙第

再遷京兆士曹參軍充麗正殿學士祖察至德二年登

進士第位終連州刺史父自立位終緱氏令徽大中十

一年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戶部侍郎沈詢判

度支辟為巡官宰相徐商領鹽鐵又奏為參佐時懿宗

詔宰相於進士中選子弟尚主或以徽籍上聞徽性冲

澹遠勢利聞之憂形於色徽登第時年踰四十見宰相

劉瑑哀祈具陳年已高矣居常多病不足以塵汚禁衛

瑑於上前言之方免從令狐絢歷宣武淮南兩鎮掌書

記得大理評事召拜右拾遺前後上疏論事二十三人

難言者必犯顏爭之人士翕然稱重會徐商罷相鎮江

陵以徽舊僚欲加奏辟而不敢言徽探知其旨即席言

曰僕在進士中荷公重顧公佩印臨戎下官安得不從

商喜甚奏授殿中侍御史賜緋荆南節度判官高湜時

持憲綱奏為侍御史知雜兼職方員外郎轉考功員外

郎時考簿上中下字朱書吏緣為姦多有指改徽白僕

射請以墨書遂絕姦吏之弊宰相蕭倣以徽明於吏術

尤重之乾符初遷司封郎中長安縣令學士闕人倣用

徽為翰林學士改職方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延
英中謝面賜金紫遷戶部侍郎學士承旨改兵部侍郎
尚書左丞學士承旨如故廣明元年十二月三日改戶
部侍郎同平章事是日黃巢入潼關其夜僖宗出幸徽
與同列崔沆豆盧瑑僕射于琮至曙方知車駕出幸遂
相奔馳赴行在徽夜落荆榛中墜於崖谷為賊所得迫
還京師將授之偽命徽示以足折口瘡雖白刃環之終
無懼色賊令與歸第命醫工視之月餘守視者稍息徽
乃雜於負販竄之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入蜀天子嘉
之詔授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將赴行在尋詔徽以本

唐書三十九王徽

三

官充東面京城四面宣慰催陣使時王鐸都統行營兵馬在

河中累年未能破賊徽與行營都監楊復光謀救沙陀

三部落令赴難其年夏代北軍至決戰累捷收復京師

以功加尚書右僕射光啓中潞州軍亂殺其帥成麟以

兵部侍郎鄭昌圖權知昭義軍事時孟方立割據山東

三州別為一鎮昭義高潯與賊戰石橋敗績其將劉廣

洛磁上黨支郡惟澤州耳而軍中之人多附方立昌圖

不能制宰相奏請以重臣鎮之乃授徽檢校尚書左僕

射同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澤潞邢洛磁觀察等

使時鑿輅未還關東聚盜而河東李克用與孟方立方

爭澤潞以朝廷兵力必不能加上表訴之曰臣聞量才
授任本切於安人奉上推忠莫先於體國臣早逢昌運
備歷華資止仗竭誠幸無躁迹六年內署雖叨侍從之
榮一日台司未展匡扶之志敢忘急病用副憂勤況重
鎮兵符元戎相印特膺寵寄出自宸衷豈合憚勞更陳
衷款但以鄭昌圖主留累月將結深根孟方立專據三
州轉成積釁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
禍方熾於既焚計奈何於已失須觀勝負乃決安危欲
遵命而勇行則寢興百慮思奉身而先退則事體兩全
伏乞聖慈博求廷議擇其可付理在從長免微臣負懷

唐書三十九王徽

三

寵之譏使上黨破必爭之勢觸藩知難庶無愧於前言

報國圖功豈無伸於此日天子乃以昌圖鎮之以徽為

諸道租庸供軍等使餘官如故時京師收復之後官寺

焚燒園陵毀廢故車駕久而未還乃以徽為大明宮留

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園陵等使徽方治財賦又兼制

置王畿之人大半流喪乃招合遺散撫之如子數年之

間版戶稍葺東內齋閣繕完有序徽拜表請車駕還京

曰昨者狂寇將逃延災方甚而端門鳳峙鎮福地而獨

存王氣龍盤鬱祥煙而不散足表宗祧降祉臨御非遙

今雖初議修崇未全壯麗式示卑宮之儉更凝馭道之

尊且肅宗纔見捷書便離岐下德宗雖當盛暑不駐漢中故事具存昌期難緩願遵鑾輅早復京師臣謬以散材叨膺重寄閉閣深念拜章累陳審時事之安危繫廟謀之得失臣雖隨宜制置竭力撫綏如或鑾駕未迴必恐人心復散縱成微効終負殊私勢有必然理宜過慮以茲淹駐轉失機宜實希永挂宸聰亟還清蹕帝深嘉納進位檢校司空御史大夫權知京兆尹事中外權臣遣人治第京師因其亂後多侵犯居人百姓告訴相繼微不避權豪平之以法由是殘民安業而權幸側目惡其強乃以其黨薛杞爲少尹知府事杞方居父喪微執

唐書卷七十一 王微

三

奏不令入府權臣愈怒奏罷微使務以本官微赴行在尋授太子少師移疾退居蒲州滿十旬請罷僖宗還宮復授太子少師疾未任朝謁宰相以微怨望奏貶集州刺史微乃輿疾赴貶所不旬日沙陀逼京師僖宗出幸寶雞而軍容田令孜得咎天子以微無罪召拜吏部尚書封瑯琊郡侯食邑千戶微將赴行在而襄王僭偽邠岐兵士追逼乘輿天子幸漢中微不能進李煜僞制至河中府召微赴闕微託以風疾不能步履煜將僭號逼內外臣寮署誓狀微稱臂緩不能秉筆竟不署名朱玫既誅天子自褒中還至鳳翔召微拜御史大夫車駕還

宮微上章以足膝風痺不任朝拜乞除散秩復授太子少師昭宗立及便殿中謝昭宗顧瞻進對曰王微神氣尙強安可自便乃改授吏部尚書大亂之後銓選失緒吏爲姦蠹有重疊補擬者微從初注授便置手厓一一檢視人無擁滯內外稱之進位檢校司空守尚書右僕射大順元年十二月卒贈太尉新書諡曰貞子三人椿樗松

裴坦字知進隋營州都督世節裔孫父又福建觀察使坦及進士第沈傳師表置宣州觀察府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歷楚州刺史令狐綯當國薦爲職方郎中知制

唐書卷七十一 裴坦

三

誥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承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媿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所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貽駭以爲唐興無有此辱人爲坦羞之再進禮部侍郎拜江西觀察使華州刺史召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數月卒坦性簡儉子娶楊收女齋具多飾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世清其槩從子贊字敬臣及進士第擢累右補闕御史中丞刑部尚書昭宗引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戶部尚書帝疑其外風檢而暱帷簿問翰林學士韓偓偓曰贊咸通大臣坦

從子內雍友合疏屬以居故賊獲猥衆出入無度殆此致謗言者帝每聞咸通事必肅然斂衽故倨稱之爲贊地帝幸鳳翔爲大明宮留守罷俄進尚書左僕射以司空致仕朱全忠將篡貶青州司戶參軍殺之

史臣曰議兵之難古無百勝蓋以行權制變決斷在於臨機出奇無窮聲實懸於中的昔晉國之平孫皓賈公闓堅沮渡江吳人欲拒曹瞞張輔吳終慙失策彼之賢後未免悔尤況盧子昇平代書生素迷軍志只保高駢之平昔不料高駢之苞藏以至力困黃巢毒流赤縣絕吭仰藥何所補焉台文氣激壯圖志攄宿憤慷慨誓衆

叱咤臨戎竟扼賊喉以康天步謂之不武斯焉取斯崔道以鼎職奉親天倫並達積慶垂裕播美士林徽志吐盜泉脫身虎口功名不墜君子多之贊曰武以伸威謀以制敵何必臨戎陳師枉席高駢玩寇盧攜保姦聖斷一悞崎嶇劍山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

列傳百三

蕭邁

孔緯

韋昭度

崔昭緯

張濬

子格 播從新書增

朱朴

鄭綰

劉崇望

兄崇龜 弟崇魯

徐彥若

父商

陸辰

鄭延昌

從新書增

王溥

從新書增

盧光啓

從新書增

韓偓

從新書增

柳璨

蔣元暉 張廷範 氏叔琮 朱友恭皆從新書增

蕭邁 字得聖 蘭陵人開元朝宰相太師徐國公嵩之四代

唐書百三 蕭邁

孫 案下文當作五代孫 嵩生衡衡生復德宗朝宰相復生湛湛生

寘咸通中宰相寘生邁以咸通五年登進士第釋褐祕

書省校書郎太原從事入朝爲右拾遺再遷起居舍人

與韋保衡同年登進士第保衡以幸進無藝同年門生

皆薄之邁形神秀偉志操不羣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戲

呼太尉保衡心銜之及保衡作相倚邁之失貶爲播州

司馬途經三峽維舟月夜賦詩自悼慮保衡見害遽有

神人謂之曰相公勿憂予當禦侮奉衛邁心異之過峽

州經白帝祠卽所觀之神人也保衡誅以禮部員外郎

徵還轉考功員外郎知制誥乾符初召充翰林學士正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九

拜中書舍人累遷戶部侍郎翰林承旨黃巢犯闕僖宗
出幸以供饋不給須近臣掌計改兵部侍郎判度支中
和元年三月自褒中幸成都次綿州以本官同平章事
加中書侍郎累兼吏部尚書監修國史遺少負大節以
經濟爲己任洎處台司風望尤峻奏對則拔天子器之
光啓初王綱不振是時天下諸侯半出羣盜強弱相噬
怙衆邀寵國法莫能制有李凝古新書疑古者從支詳爲徐
州從事詳爲衙將時溥所逐而賓佐陷於徐及溥爲節
度使因食中毒而惡凝古者譖之云爲支詳報讐行醜
溥收凝古殺之疑古父損時爲右常侍溥上章披訴言
損與凝古同謀內官田令孜受溥厚賂曲奏請收損下
獄中丞盧渥附令孜鍛鍊其獄侍御史王華嫉惡堅執
奏證損無罪令孜怒奏移損付神策獄按問王華拒不
奉詔奏曰李損位居近侍當死即死安可取辱於黃門
之手遺非時進狀請開延英奏曰李凝古行醜之謀其
事曖昧已遭屠害今不復論李損父子相別三四年音
問斷絕安得誣罔同謀時溥恃勲壞法凌蔑朝廷而抗
表請按侍臣悖戾何甚厚誣良善人皆痛心若李損羅
織而誅行當便及臣等帝爲之改容損得免止於停任
時田令孜專總禁軍公卿僚庶無不候其顏色惟遣以

唐書卷三十三 蕭遘

二

道自處未嘗屈降是年冬令孜奏安邑兩池鹽利請直
屬禁軍王重榮上章論列乃奏移重榮別鎮重榮不受
令孜請率禁軍討之重榮求援於太原李克用引軍赴
之拒戰沙苑禁軍大敗逼京城僖宗懼出幸鳳翔諸藩
上章抗論令孜生事離間方面遣素惡令孜乃與裴澈
致書召朱玫攻以邠州之軍五千迎駕仍與河中太原
修睦請同匡王室由是諸鎮繼上章請駕還京令孜聞
攻軍至迫脅天子幸陳倉時僖宗倉卒出城夜中百官
不及扈從孜怒令孜弄權又以天子不諒其忠語辭怨
望乃訴於遘曰主上六年奔播百端艱險中原士庶與
賊血戰肝腦塗地十室九空比至收復京都十七七八
殘民遺老方喜車駕歸宮主上不念生靈轉輸之勞甲
士血戰之効將勤王之功業爲敕使之寵榮而更志在
亂邦與國生事召戎結怨不自他人昨奉指蹤徑來奔
問不蒙見信翻類脅君古者忠而獲罪正如此也吾等
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墜翼喘喘於
闈寺之手哉春秋之義喪君有君相公徐思其宜改圖
可也遘曰主上臨御十餘年未聞過行比來喪亂播越
失於授任非才近年令孜掣肘動不如意上每言之流
涕不已昨去陳倉上無行意令孜陳兵帳下列卒皆前

唐書卷三十三 蕭遘

三

造次迫行不容俟且靜言此賊罪不容誅至尊之心孰不深鑒足下乃心王室止有歸兵還鎮拜表迎鑾德業功名益光圖史捨此已往理或未安改圖之言未敢聞命攻曰李家王子極多有天下者豈一王哉邁曰廢立危事雖有伊尹霍光之賢尚貽後悔古人云勿為福始勿為禍先如公矢謀未見其利攻退而宣言曰我冊箇王子為主不從者斬及立襄王請邁為冊文邁曰少嬰衰疾文思減落比來禁署未免倩人請命能者竟不措筆乃命鄭昌圖為之致滋不悅及還長安以昌圖代邁為相署邁太子太保乃移疾滿百日退居河中之永樂

原書三三三 蕭道

以

縣邁在相位五年累兼尚書右僕射拜司進封楚國公

僖宗再還京宰相孔緯與邁不協以其受僞命奏貶官尋賜死於永樂咸通中王鐸掌貢籍邁與韋保衡俱以進士中選而保衡暴貴與鐸同在中書及僖宗在蜀邁又與鐸並居相位帝嘗召宰臣鐸年高昇階足踈踣勾陳中邁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邁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卿善事長矣邁對曰臣扶王鐸不獨司長臣應舉歲鐸為主司以臣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邁謝之而退邁為大臣士行無缺逢時不幸為僞熅所污不以令終

人士惜之弟蘧時為永樂令

孔緯字化文魯曲阜人宣尼之裔曾祖岑父位終祕書省著作佐郎諫議大夫巢父兄也祖戮位終禮部尚書自有傳父遵孺終華陰縣丞緯少孤依諸父溫裕溫業皆居方鎮與名公交故緯聲籍早達大中十三年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崔慎由鎮梓州辟為從事又從崔鉉為揚州支使得協律郎崔慎由鎮華州河中緯皆從之歷觀察判官宰相楊收奏授長安尉直宏文館御史中丞王鐸奏為監察御史轉禮部員外郎宰相徐商奏兼集賢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丁內憂免服闋以

原書三三三 孔緯

五

右司員外郎入朝宰臣趙隱嘉其能文薦為翰林學士轉考功郎中知制誥賜緋正拜中書舍人累遷戶部侍郎謝日面賜金紫之服乾符中罷學士出為御史中丞緯器志方雅嫉惡如讐既總憲綱中外不繩而自肅歷戶部兵部吏部三侍郎居選曹動循格令權要有所託私書盈几不之省執政怒之改太常卿黃巢之亂從僖宗幸蜀改刑部尚書判戶部事宰臣蕭邁在翰林時與緯情旨不協至是因戶部取給不充移之散秩改太子少保光啓元年從駕還京是時田令孜軍敗沙陀逼京師帝移幸鳳翔邠帥朱玫引兵來迎駕令孜挾帝幸山

南時中夜出幸百官不及扈從而隨駕者黃門衛士數百人而已帝駐寶雞候百官詔授緯御史大夫遣中使傳詔令緯率百僚赴行在時京師急變從駕官屬至盤屋並爲亂兵所剽資裝殆盡緯承命見宰相論事蕭遘裴澈以田令孜在帝左右意不欲行辭疾不見緯緯遣臺吏促百官上路皆以袍笏不具爲詞緯無如之何乃召三院御史謂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憲秩雖六飛奔迫而咫尺天顏累詔追徵皆無承稟非臣子之義也凡布衣交舊緩急猶相救卹况在君親策名委質安可背也言竟泣下三院曰夫豈不懷但盤屋剽剝之餘乞

唐書卷三十三 孔緯

六

食不給今若首途聊營一日之費俟信宿繼行可也緯拂衣起曰吾妻危疾且不保夕丈夫豈以妻子之故怠君父之急乎公輩善自爲謀吾行決矣卽日見李昌符告曰主上再有詔命令促百僚前進觀羣公立意未有發期僕忝憲闈不宜居後道途多梗明公幸假五十騎送至陳倉昌符嘉之謂緯曰路無頓遞裹糧辦耶乃送錢五十緡令騎士援緯達散關緯知朱玫必蓄異志奏曰關城小邑不足以駐六師請速幸梁州翼日車駕離陳倉纔入關而邠岐之兵圍寶雞攻散關微緯之言幾危矣至褒中改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改中

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王行瑜斬朱玫平定京城遷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從駕還京駐蹕岐陽進階特進兼吏部尚書領諸道鹽鐵轉運使車駕還宮進位左僕射賜持危啓運保乂功臣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二百戶賜鐵券恕十死罪賜天興縣莊善和里宅各一區兼領京畿營田使僖宗晏駕充山陵使僖宗祔廟緯準故事不入朝昭宗遣中使召赴延英令緯依舊視事進加司空以國學盜火所焚令緯完葺仍兼領國子祭酒蔡賊秦宗權伏誅進階開府儀同三司進位司徒封魯國公十一月昭宗謁郊廟兩中尉內樞密請朝服所司申前例中

唐書卷三十三 孔緯

七

貴人無例朝服助祭之禮少府監亦無素製冠服中尉怒立令製造下太常禮院禮官舉故事亦稱無中尉朝服助祭之文諫官亦論之緯奏曰中貴不衣朝服助祭國典也陛下欲以權道寵內臣則請依所兼之官而爲之服天子召諫官謂之曰大禮日近無宜立異爲朕容之於是內官以朝服助祭郊禮畢進位兼太保大順元年夏幽州汴州請討太原宰臣張濬請自率禁軍爲招討上持疑未決問計於緯緯以討之爲便語在濬傳其年秋濬軍爲太原所擊大敗而還濬罷相貶官緯坐附濬以檢校太保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未離闕下

再貶均州刺史緯濬密遣人求救於汴州朱全忠上章論救緯至商州有詔俾令就便遂寓居華州乾寧二年五月三鎮入京師殺宰相韋昭度李磎帝以大臣朋黨外交方鎮思用骨鯁正人遣中使趨華州召緯入朝以疾未任上路六月授太子賓客其日之夕改吏部尚書翼日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宮使修奉太廟宏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階爵功臣名食邑並如故旬日之內驛騎敦促相望於路扶疾至京師延英中謝奏曰臣前時待罪宰相智術短淺有負弼諧陛下特貸刑書曲全腰領臣期於死報泉壤不望生叩玉階復拜

唐書三三 孔緯

人

龍顏實臣榮幸然臣比嬰衰疾伏枕累年形骸雖存生意都盡平居勉强御事猶踈况比疴羸寧勝重委國祚方泰英彥盈庭豈以朽腐之人再塵機務臣力疾一拜殿庭乞陛下許臣自便因嗚咽流涕緯久疾拜蹈艱難上令中使止之改容軫念令閤門使送緯中書視事不旬日沙陀次河中同州王行約入京師謀亂天子出幸石門緯從駕至莎城疾漸危篤先還京城家人召醫視緯曰天下方亂何求久生不肯服藥九月卒於光德里第贈太尉緯家尚節義挺然不屈雖權勢燻灼未嘗假以恩禮大順初天武都頭李順節恃恩頗橫不期年領浙西節度使俄加平章

事謝日臺吏申中書稱天武相公衙謝準例班見百僚緯判曰不用立班順節羸暴小人不閑朝法盛飾趨中書既見無班心甚怏怏他日因會順節微言之緯曰必知公嫌也夫百辟卿士天子庭臣也比來班見宰相以輔臣居班列之首奉長之義也公握天武健兒而於政事廳受百僚班見意自安乎必若須此儀俟去都頭二字可也順節不敢復言其秉禮不回多此類也孔氏子元和後昆仲貴盛至正卿方鎮者六七人未有為宰輔者至緯始在鼎司子崇弼亦登進士第仕至散騎常侍韋昭度字正紀京兆人祖縉父逢昭度咸通八年進士

唐書三三 卷九

九

擢第乾符中累遷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從僖宗幸蜀拜戶部新書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中和元年權知禮部貢舉明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兼吏部尚書還京授司空再封岐國公閬州刺史王建攻陳敬瑄於成都隔絕貢奉乃以昭度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招撫宣慰等使昭度赴鎮敬瑄不受代詔東川顧彥朗與王建合勢討之昭度為行營招討乃建幢節行城下諭其眾曰毋久閉壘敬瑄遣人言曰鐵券先帝所命若何違之卒歲止拔漢州王建謂昭度曰相公勞師弊眾遠事蠻夷訪問京洛以東羣侯相噬

禍難未已朝廷不治腹心之疾也相公宜亟還京師咨謀匡合平定兩河國家之利也敬瑄小醜以日月制之擒之必矣此事責建可辦昭度然之奏請還都昭度未及京師建以重兵守劍門急攻成都下之殺敬瑄自稱留後昭度還以檢校司空充東都留守召還為右僕射景福二年冬宰相杜讓能為鳳翔所殺復委昭度知政事以司徒門下侍郎復為平章事進太傅與李磻並命時宰相崔昭緯專政惡李磻之為人降制日令知制誥劉崇魯哭麻以沮之磻上表論列天子待磻益厚明年春復命磻同平章事昭緯不勝其忿先是邠州王行瑜求為尚書令昭度

唐書三三三章昭度

十一

奏議云國朝已來功如郭子儀未省曾兼此官乃賜號尚父崔昭緯宗人鋌新書作鋌曾為行瑜從事朝廷每降制敕不便於昭緯者即令鋌訴於行瑜俾上章論列朝旨小有依違即表章不遜至是李磻入拜昭緯謂鋌曰前時尚父之命已行而昭度沮之今又引磻同列此人姦織惑上視聽宗社不寧恐復有杜太尉之事行瑜與李茂貞上章言命相非其人懼危宗社天子優詔曉諭言磻有才昭度懼稱疾罷為太傅致仕其年五月行瑜茂貞華州韓建以兵入覲面奏昭度李磻之姦邪請加譴逐制敕未行三鎮兵害昭度於都亭驛及行瑜誅降制復其官爵令

其家收葬贈太尉

崔昭緯字蘊清河人也祖庇滑州酸棗縣尉父瑒鄂州

觀察使昭緯進士及第昭宗朝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性姦纖忌前達內結中人外連藩

閩屬朝廷微弱每託援以凌人主昭宗明察心不能堪

以誘召三鎮將兵詣闕賊殺宰輔內臣始帝委杜讓能調兵食以討鳳

太原之師誅行瑜罷相授右僕射後又以託附汴州再

貶梧州司馬尋降制曰崔昭緯頃居內署粗著微勞擢

於待從之司委以變調之任不能忠貞報國端慎處身

唐書三三三章昭緯

十二

潛交結於姦臣致漏泄於機事星霜累換匡輔蔑聞爾罪一也又快其私忿輒恣陰謀託崔鋌之險讖連行瑜之計畫遂致稱兵向闕怙眾脅君故宰臣韋昭度李磻並以無辜見害幾危宗社顯辱君親爾罪二也及行瑜敗滅京國甫安而乃自懼欺誣別謀託附又於藩閭潛請薦論不惟苟免罪愆兼亦再希任用貪榮冒寵僭濫無厭敗俗傷風賢愚其鄙爾罪三也又將厚賂欲結諸王輕侮我憲章玷瀆我骨肉貨財之數文字具存賴諸王作朕腹心嫉其蠹害盡將昭緯情款兼其親吏姓名直具奏聞拒其求託昭緯曾居宰輔久歷清崇但欲逞

其回邪都不顧其事體觀其識見實駭聽聞爾罪四也
自姦邪既露情狀難容尚示寬刑未行嚴憲投於荒裔
冀其自新而不能退省過尤恭承制命速赴貶所用守
常規而猶自務宴安尋聞所在留駐攪擾藩鎮侮慢朝
章曾無稟畏之心可驗苞藏之計罔知慙咎惟謗朝廷
爾罪五也朕以恩澤者帝王之雨露刑法者邦國之雷
霆無雨露則庶物不榮無雷霆則萬邦不肅朕體天道
以化育遵王度以澄清罪既昭彰理難含垢凡百多士
宜體予懷宜所在賜自盡時昭緯行次至荆南中使至
斬之兄昭符仕至禮部尚書昭愿太子少保昭矩給事

唐書三十三 崔昭緯 三

中昭遠考功員外郎

張濬字禹川河間人祖仲素位至中書舍人父錄官甲
家寓州濬倜儻不羈涉獵文史好大言為士友之所擯
棄初從鄉賦隨計咸薄其為人濬憤憤不得志乃田衣
野服隱於金鳳山學鬼谷縱橫之術欲以押闔取貴仕
乾符中樞密使楊復恭因使遇之自處士薦為太常博士
累轉度支員外郎黃巢將逼關輔濬託疾請告侍其
母挈族避亂商州賊犯京師僖宗出幸途無供頓衛軍
不得食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累綱軍士始得食僖
宗召康問曰卿為縣令安操心及此康對曰臣為塵吏

敢有此進獻張濬員外教臣也帝異之急召至行在拜
兵部郎中未幾拜諫議大夫其年冬宰相王鐸至滑臺
兼充天下行營都統方徵兵諸侯奏用濬為都統判官
時王敬武初破宏霸郎軍威大振累詔徵平盧兵敬武
獨不赴援鐸遣濬往說之敬武已受偽命復怙強不迎
詔使濬至謁見責之曰公為天子守藩王臣齋詔宜論
而侮慢詔使既未識君臣禮分復何顏以御軍民哉敬
武愕然謝咎既宣詔軍士按兵默然濬並召將佐集於
鞠場面諭之曰人生效忠仗義所冀粗分順逆懸知利
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棄累葉天子而臣販鹽白

唐書三十三 張濬 十三

丁何利害之可論耶今諸侯勤王天下響應公等獨據
一州坐觀成敗賊平之後去就何安若能此際排難解
紛陳師鞠旅共誅寇盜迎奉鑾輿則富貴功名指掌可
取吾惜公輩捨安而卽危也諸將改容引過謂敬武曰
諫議之言是也卽時出軍從濬入援京師賊平累遷戶
部侍郎僖宗再幸山南拜平章事判度支濬初發迹依
楊復恭及復恭失勢乃依田令孜以至重位而反薄復
恭及再幸山南復恭代令孜為中尉罷濬知政事昭宗
初在藩邸深嫉宦官復恭有援立大勳恃恩任事上心
不平之當時趨向者多言濬有方略能畫大計復用為

宰相判度支

案紀濬光啓三年正月入相大順元年十月免新紀則三年九月入相大順二年正月免中間無罷

而復相文疑誤 上嘗問濬致理何事最急對曰莫若強兵兵強而天下服上繇是專務蒐補兵甲欲以武功勝天下後延英論前代為治得失濬曰不必遠徵漢晉之弊臣竊見陛下春秋鼎盛英濬如此內外偏於強臣臣每思之實痛心而泣血也會朱全忠誅秦宗權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降全忠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等奏請出軍討太原詔四品以上官議皆言國祚未安不宜生事假如得太原亦非國家所有濬議曰先帝頻至播越王室不寧原其亂階由克用全忠之矛盾也請

唐書卷三十三 張濬

古

因其奏乘全忠立功可斷兩雄之勢上曰收復之功克用第一今乘其危困而加兵諸侯其謂我何濬懇論用兵之利害蓋欲示外勢而擠復恭也上旨未決宰臣孔緯曰張濬所陳萬代之利也陛下所惜即日之利也以臣所料師渡河而賊必自破昨計度軍中轉餉犒勞一二年間必無闕事陛下斷意行之既二相俱論乃以濬為河東行營兵馬都招討宣慰使以京兆尹孫揆副之仍授揆昭義節度使華州韓建為供軍使朱全忠為太原西南面招討使李匡威赫連鐸為東北面招討使

使駱全諱為行營都監

全忠以汴軍三千為濬牙隊大順元年六月

月濬率軍五十二都兼邠寧鄜夏雜虜共五萬人騎發

自京師昭宗御安喜樓臨送濬酒酣泣奏曰陛下動為賊臣掣肘臣所以誓死憤惋為陛下除其僭倂楊復恭聞之不悅中尉內使餞於長樂復恭奉卮酒屬濬濬辭曰聖人賜酒已醉矣復恭戲曰相公握禁兵擁大旆獨當一面不領復恭意作面子耶濬笑曰賊平之後方見面子復恭銜之時汴華邠岐之師渡河會濬於晉州汴將朱崇節權知潞州事太原將李存孝攻之濬慮賊平汴人據昭義乃令孫揆分兵赴鎮中使韓歸範送旌節至軍八月揆與歸範赴潞州至潞並為存孝擒送太原

唐書卷三十三 張濬

十五

九月汴將葛從周棄潞州十月濬軍至陰地邠岐華三鎮之師營平陽李存孝擊之一戰而敗委兵仗潰散進攻晉州數日中夜濬斂眾遁走比曙喪師殆半存孝進收晉絳磁隰等州濬狼狽出含山踰王屋出清河拆屋木縛筏濟河部下離散將盡

全諱飲藥死建通去

李克用上章論訴曰晉州長寧關使張承暉於當道錄到張濬榜并詔曰張濬充招討制置使令率師討臣兼削臣屬籍官爵者臣誠寃誠憤頓首頓首伏以宰臣張濬欺天蔽日廊廟不容讒臣於君奪臣之位憑燕帥妄奏與汴賊結恩矯託皇威擅宣王命徵集師旅撓亂乾坤悞陛下中興

之謀資黔黎重傷之困臣實何罪而陛下伐之此則宰臣持權面欺陛下況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徐方救荆楚收鳳闕碎梟巢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臣之屬籍懿皇所賜臣之師律先帝所命臣無逆節濬討何名陛下若厭逐功臣欲用文吏自可遷臣封邑以侯就第奈何加諸其罪孰肯無詞若以臣雲中之伐獲罪於時則拓拔思恭取鄜延朱全忠侵徐鄆陛下何不討之假令李孝德不忠於主伐之為是則朱瑄時溥有何罪耶此乃同坐而異名賞彼而誅此使天下藩服強者扼腕弱者自動流言竊議為臣怨嗟固非中興

曆書三 張嶺

十六

之術也且陛下阽危之秋則獎臣為韓彭伊霍既安之後罵臣曰戎羯蕃夷海內握兵立事如臣者眾矣寧不懼陛下他時之罵哉臣昨遇燕軍以禮退舍匡威淺昧厚自矜誇乃言臣中矢石覆士卒致內外吹聲一發短謀競陳悞陛下君臣之分况命官選將自有典刑不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儻臣延期挺命尚固一方彼實何顏以見陛下此則姦邪朋黨輕弄邦典陛下疑旒端展何由知之今張濬既以出軍微臣固難束手臣便欲叫闈輕騎面叩玉階訴邪佞於陛下之彤墀納詔命於先皇之宗廟然後束身司敗甘處憲章時克用令所擒中

使奉表表至而濬敗朝廷聳震制曰漢武因恭儉富庶之後建置朔方孫宏沮之十不得一而良史以宏有宰相體者誠以愛人治國為先拓境開疆為末及孝宣值雄才削平之餘將議北征魏相爭之五將尋罷果致中興號為賢輔况朕承天厭兵戈之後人思休息之時敢望皇夔共成堯日庶幾孫魏粗及漢年苟易於斯如何倚注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清河當從紀作河間郡開國伯食邑一千二百戶紀七充河東行營諸道兵馬招討制置等使張濬早以盛名稱為奇士繇是再加徵用委以鈞衡謂其必致小

曆書三 張嶺

十七

康克勝大任而乃罔思守道但欲邀功用不詢之詭謀起無名之兵革自云一舉止在旬時堅請抗論勢莫能奪輕葛亮渭濱之役小裴度淮右之行經歷寒暄耗費百萬虛誕彰於朝野詐詭布於華夷橫草茂聞燎原愈急俾擁旄乘驛之使囚在虜庭勒王奉國之軍懷歸本土忘廊廟之威重結藩屏之仇讐欲使海內生靈竭其貢賦不獨河中郡邑蕩為邱墟潛生厲階欲誰歸咎於戲徵晁錯之故事思王恢之舊章國有明文爾當何道尚以愛人以禮理體宜然廉鎮劇權武昌善地宜罷樞軸之務仍停支度之司勉自思惟以逃後命可檢校戶

部尚書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觀察等使尋貶連州刺
史馳驛發遣三貶緡州行至藍田關不行全忠為申請

留華州依韓建時朝廷微弱竟不能詰乾寧二年三鎮
殺韋昭度帝召孔緯欲大用亦以濬為兵部尚書又領

天下租庸使將復用克用上言若朝以三年天子幸華
州罷濬使務守尚書右僕射上疏乞致仕授左僕射致

仕乃還洛陽居於長水縣別墅濬雖退居山墅朝廷或
有得失必章疏上言德王廢立之際濬致書諸藩請圖

匡復徒步入洛泣王師範青州起兵欲取濬為謀主事
雖不果其迹頗泄朱全忠將圖篡代帝東遷濬聞曰

去矣蓋知懼濬構亂四方不欲顯誅密諷張全義令圖
其將篡也

之乃令牙將楊麟率健卒五十人有如劫盜圍其墅而
殺之天復三年十二月晦夜也永寧縣吏葉彥者張氏

待之素厚楊麟之來彥知之告濬第二子格曰相公之
禍不可免郎君宜自為謀格濬父子號咷而已濬謂格

曰留則併命去或可免汝自圖之勿以吾為累冀存後
祀也格拜辭而去葉彥率義士三十人送渡漢江而旋

格由荆江上峽入蜀王建僭號用為宰相中興平蜀任
圓攜格而還格感葉彥之惠訪之身已歿而厚報其家

濬第三子播竄於楊行密時行密得承制除拜播請每
除吏必紫極宮元宗保前致

制詰於案乃出之示不忘朝廷 自乾寧之後賊臣內侮
且欲雪家冤而不克終廣陵

羣小之論未嘗獲一名人登用之徒無不為時嗤諒
朱朴者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由荆門令進京兆府司

取中外九品以上官兩月俸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實欲
助軍興朴上疏執不可而止

乾寧中為國子詩博士上
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與衰

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
貨奢侈僧偽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里

閭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
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

漢與鳳林為之關南荆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
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

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
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

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
淺人心驚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強復

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長去秦咫尺
而有上洛為之限永無夷狄侵

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 腐儒木強無他才伎道
士許巖士出入禁中嘗依朴為姦利從容上前薦朴有

卒廣有大賈約借女夜集而他盜殺女遺刀去賈入倡家踐其血而覺乘編亡吏跡賈捕劫得約女狀而不殺也崇龜方大饗軍中悉集幸人至日入乃遣陰以遺刀易一雜置之詰朝羣宰即庖取刀一人不去曰是非我刀問之得其主名往視則亡矣崇龜因取他囚殺之聲言賈也陳諸市亡宰歸捕詰其伏其精明類此烟舊或干以財率不答但寫荔支圖與之然不能防檢其家既沒有鸞珠翠羽者由是名損崇望咸通

十五年登進士科王凝廉問宣歙辟為轉運巡官戶部侍郎裴坦領鹽鐵辟為參佐崔安潛鎮許昌成都崇望昆仲四人皆在安潛幕下入為長安尉直宏文館遷監察御史右補闕起居郎宏文館學士轉司勳吏部二員外郎崔安潛為吏部尚書崇望判南曹滌除宿弊復清選部田令孜干政藩鎮怨望河中尤甚不修職貢僖宗

在山南以蒲坂近關欲其効用選使諭旨以崇望為諫議大夫既至諭以大義重榮奉詔恭順誓心匡復請殺朱玫自贖使還上悅召入翰林充學士累遷戶部侍郎承旨轉兵部在禁署四年昭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兼兵部吏部尚書大順初同列張濬畫策討太原崇望以為不可濬果敗濬黜崇望代為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判度支明年玉山都頭楊守信協楊復恭稱兵闕下陣於通化門上陳兵於延喜門是夜命崇望守度支庫明日曉入含光門未開門內禁軍列於左右俟門開即劫掠兩市及聞傳呼宰相來門方啓崇望駐馬慰

諭之曰聖上在街東親總戎事公等禁軍何不樓前殺賊立取功名切不可剽掠街市圖小利以成惡名也將士唯唯從崇望至長樂門守信見兵來即遁去軍士呼萬歲是日庫市獲全軍人不亂繫崇望之方畧也尋加左僕射時溥與朱全忠爭衡全忠謀兼徐泗上表請以重臣鎮徐乃以崇望守本官充武寧軍節度使溥不受代行至華陰而還拜太常卿王重盈死王珂王珙爭河中節鉞朝廷以宰相崔胤為河中節度使珂李克用之子壻也河東進奏官薛志勤揚言曰崔相雖重德如作鎮河中代王珂不如光德劉公於我公事素也及三鎮

以兵入朝殺害大臣以志勤之言責授崇望昭州司馬及王行瑜誅太原上表言崇望無辜放逐時已至荆南有詔召還拜吏部尚書未至王搏再知政事兼吏部尚書乃改崇望兵部尚書時西川侵寇顧彥暉欲併東川以崇望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未至鎮召還復為兵部尚書光化二年卒時年六十二冊贈司空

崇魯字郊文廣明元年登進士第鄭從讜奏充太原推官時兄崇龜為節度判官昆仲同居幕府尋轉掌書記中和三年入朝拜右拾遺左補闕翰林學士僖宗避難山南為嗣襄王溫史館修

撰得景福初以水部員外郎新書知制誥二年杜讓能
不誅得罪昭宗復命韋昭度為相翰林學士李磎同平章事
 崇魯與崔昭緯相善昭緯恃邪岐之援讓能既誅之後
 權歸於已昭宗師李磎為文懼居位得寵則恩顧漸衰
 乃私與崇魯謀沮之及磎宣制之日出班而哭謂昭緯
 曰朝廷雖乏賢不可用繼人為宰輔磎比依復恭重遂
 居內職前日杜太尉狼籍為朝廷深耻今則削弱如此
 安可更遵覆轍乎由是磎命不行磎自十一月初至歲
 暮聯上十表訴冤其詞詆毀所不忍聞磎亦劾奏其姦
 楊守亮詆毀不容與復恭交私又言崇魯望為宰相使親
 吏日夕謁左軍與復恭相親厚絕巾慘帶不入禁門崇

唐書三 劉崇望

魯向殿哭厭詛天祚殆人之妖且其父坐賄飲藥死崇
 魯身為朱致史官作勸進表在太原府使西川見田令
 孜沒階趨廢制度自崇魯始其明年春復命磎為平章
 相嘗嘗俚淺稽校警市人然

事昭緯召李茂貞王行瑜韓建稱兵入朝殺昭度與磎

其年太原誅王行瑜昭緯貶官崇魯坐貶崖州司戶水終

部員初崇龜在外聞崇魯哭麻大恚數日不食謂所親

曰吾家兄弟進身有素未嘗以聲利敗名吾門不幸生

此等兒崇謨中和三年進士及第乾寧末為太常少卿

宏文館直學士

徐彥若天后朝大理卿有功之裔客新鄭再世曾祖宰

祖陶父商三世繼登進士科商字義聲或字秋卿幼大

中十三年案大中十三年及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累遷侍

御史收禮部員外郎尋知制誥轉郎中召充翰林學士

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判本司事擢累尚書左丞宣宗

拜河中節度使突厥殘種保特峨山以千帳度河自歸

詔商殺定商表處山東寬鄉置備征軍凡千人裝紙為

鎧勁矢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山東道節度等使

不能洞捕必得遂為精兵江西都將反韋宙乘傳抵山南

往賊平宙表留季友所部為紀綱入為御史大夫咸

通初加刑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使遷兵部尚書東

莞子食邑五百戶六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十年罷相檢

校右僕射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入為吏部尚書

累遷太子太保卒彥若咸通十二年進士擢第乾符末

以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昭宗即位遷御史中

丞轉吏部侍郎張濬師敗太原以彥若為戶檢校戶部

尚書代李茂貞為鳳翔隴節度使茂貞不受代復拜中

丞新書改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進加中書侍郎累兼左

僕射監修國史扈昭宗石門還宮加開府儀同三司守

司空進封齊國公太清宮修奉太廟等使加宏文館大

學士賜扶危匡國致理功臣名昭宗自華還宮進位太

保門下侍郎時崔胤專權以彥若在已上欲事權萃於

其門二年九月以彥若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廣州刺史

唐書三 徐彥若

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節度等使卒於鎮行軍司馬劉隱因主留務

方時多難彥若最見信於帝有以事自陳者帝曰汝當問彥若其所倚任如此弟彥樞位至太

常少卿子綰天祐初歷司勳兵部二員外郎戶部兵部

二郎中

陸展字祥文本名允迪宰相贊族孫吳郡人徙家於陝今為

陝州人曾祖灃位終殿中侍御史祖師德淮南觀察支

使父鄴陝州法曹參軍展光啓二年登進士第其年從

僖宗幸興元九月宰相韋昭度領鹽鐵奏為巡官明年

宰相孔緯奏直史館得校書郎尋丁母憂免龍紀元年

冬召授藍田尉直宏文館遷左拾遺兼集賢學士中丞

唐書三十一 陸展

主

柳玘奏改監察御史大順二年三月召充翰林學士改

屯田員外郎賜緋景福元年加祠部郎中知制誥二年

元日朝賀面賜金紫之服五月拜中書舍人展文思敏

速初無思慮揮翰如飛文理俱愜同舍服其能天子願

待特異嘗金鑾作賦命學士和展先成帝覽而嗟挹之

曰朕聞貞元時有陸贄吳通元兄弟能作內廷文章後

來絕不相繼今吾得卿斯文不墜矣始得舉進士時方遷幸而六月勝出

至是每甚暑他學士輒戲曰造勝天也以譏展進非其時乾寧初轉戶部侍郎二年

改兵部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嘉興男三百戶三年正月

宣授學士承旨尋改左丞其年七月改戶部侍郎同平

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錢以宴舊僚內署即無斯

例展拜輔相之月送學士光院錢五百貫特舉新例內

署榮之八月加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事九

月覃王率師送徐彥若赴鳳翔案本紀覃王送彥若赴鳳翔事在景福二年展

乾寧三年七月始相或疑是年六月岐軍犯京畿覃王治兵之事然言於事前則展尚未相言於事後則不可云沮議未師之起也展堅請曰播越之後國步初集不

宜與近輔交惡必為他盜所窺加以親王統兵物議騰

口無益於事祇貽後患昭宗已發兵怒展沮議是月十

九日責授硤州刺史師出果敗車駕出幸四年二月復

授展工部尚書八月轉兵部尚書從昭宗自華還宮明

唐書三十一 陸展

主

年正月復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光化三年四月兼戶

部尚書進封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九月轉門下侍

郎監修國史天復元年帝密語韓偓曰陸展裴贊執忠於我偓曰展等皆宰相安有他

勝帝曰外言展不喜我復位元日易服奔啓夏門信不偓曰孰為陛下言此曰崔胤令狐演偓曰設展如此亦不足責且陛下反正展素不知謀忽聞兵起欲出奔耳陛下責其不死難則可以為不喜乃譏言也帝遂悟

五月進階特進兼兵部尚書加食邑五百戶車駕自鳳

翔還京赦後諸道皆降詔書獨鳳翔無詔展奏曰鳳翔

近在國門責其心迹罪實難容然比來職貢無虧朝廷

未與之絕一朝獨無詔命示人不廣也崔胤怒奏貶展

沂王傅分司東都削階至正議大夫居無何崔胤誅復

授吏部尚書階封如故從昭宗遷洛其年秋昭宗遇弒明年五月責授濮州司戶與裴樞崔遠獨孤損等被害於滑州白馬驛時年五十九子璪後為緱氏令

鄭延昌字光遠咸通末得進士第遷監察御史鄭畋鎮鳳翔表在其府黃巢亂京師畋倚延昌調兵食且諭慰諸軍畋再秉政擢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進累兵部侍郎兼京兆尹判度支拜戶部尚書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刑部尚書無他功以病罷拜尚書左僕射卒

王溥字德潤失其何所人第進士擢累禮部員外郎史

唐書百三 鄭延昌 王溥 三六

館修撰崔胤鎮武安表署觀察府判官胤不赴鎮溥留充集賢殿直學士御史中丞趙光逢奏為刑部郎中知雜事昭宗蒙難東內溥與胤說衛軍執劉季述等殺之帝反正驟拜翰林學士戶部侍郎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戶部不能有所裨益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常卿工部尚書會朱溫侵逼貶淄州司戶參軍賜自盡與裴樞等投尸於河

盧光啓字子忠不詳何所人第進士為張濬所厚擢累兵部侍郎昭宗幸鳳翔宰相皆不從以光啓權總中書事兼判三司進左諫議大夫參知機務復拜兵部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罷為太子少保改吏部侍郎初光啓執政韋貽範蘇檢相繼為宰相貽範字垂憲以龍州刺史貶通州檢為洋州刺史二人奔行在貽範遷給事中用李茂貞薦閻旬為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倚權臣恣驚不恭會母喪免踰月奪服不數月卒檢初拜中書舍人貽範薦於茂貞即拜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茂貞與朱全忠通好乃求尚主取檢女為景王妃以固恩帝還京師檢長流環州光啓賜死

韓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佐河中幕府召拜

唐書百三 盧光啓 韓偓 三六

左拾遺以疾解後累遷左諫議大夫宰相崔胤判度支表以自副王溥薦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偓嘗與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為功臣帝疾宦人驕橫欲盡去之偓曰陛下誅季述時餘皆赦不問今又誅之誰不懼死含垢隱忍須後可也天子威柄今散在方面若上下同心攝領權綱猶冀天下可治宦人忠厚可任者假以恩倖使自剪其黨茂有不濟今食度支者乃八千人公私牽屬不減二萬雖誅六七巨魁未見有益適固其逆心耳帝前膝曰此一事終始屬卿中書舍人令狐渙任機巧帝嘗欲以當國俄又悔曰渙作宰相或誤國朕

當先用卿辭曰渙再世宰相練故事陛下業已許之若許渙可改許臣獨不可移乎帝曰我未嘗面命亦何憚倭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勁正雅重可以準繩中外帝知倭崇門生也歎其能讓初李繼昭等以功皆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謂三使相後稍稍更附韓全誨周敬容皆忌肩聞召鳳翔李茂貞入朝使留族子繼筠宿衛倭聞以為不可肩不納倭又語令狐渙渙曰吾屬不惜宰相邪無衛軍則為闖豎所圖矣倭曰不然無兵則家與國安有兵則家與國不可保肩聞憂未知所出李彥弼見帝倨甚帝不平倭請逐之赦其黨許自新則狂謀

唐書三韓倭

三

自破帝不用彥弼譖倭及渙漏禁省語不可與圖政帝怒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奈何不欲我見學士邪繼昭等飲殿中自如帝怒倭曰三使相有功不如厚與金帛官爵毋使豫政事今宰相不能專決事繼昭輩所奏必聽他日遽改則人人生怨初以衛兵檢中人今敕使衛兵為一臣竊寒心願詔茂貞還其衛軍不然兩鎮兵鬪闕下朝廷危矣及肩召朱全忠討全誨汴兵將至倭勸肩督茂貞還衛卒又勸表暴內臣罪因誅全誨等若茂貞不如詔即許全忠入朝未及用而全誨等已劫帝西幸倭夜追及鄆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進承旨

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倭當草制上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縗而召可也何必使出戟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皓逼倭求草倭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邪倭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譟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邪艱然出姚洎聞曰使我當直亦繼以死既而帝畏茂貞卒詔貽範還相洎代草麻自是宦黨怒倭甚從皓讓倭曰南司輕北司甚君乃崔肩王溥所薦今日北

唐書三韓倭

三

司雖殺之可也兩軍樞密以君周歲無奉入吾等議救接君知之乎倭不敢對茂貞疑帝問出依全忠以兵衛行在帝行武德殿前因至尚食局會學士獨在宮人招倭倭至再拜哭曰崔肩甚健全忠軍必濟帝喜倭曰願陛下還宮無為人知帝賜以麵豆而去全誨誅宮人多坐死帝欲盡去餘黨倭曰禮人臣無將將必誅官婢負恩不可赦然不三十年不能成人盡誅則傷仁願去尤者自內安外以靜羣心帝曰善崔肩請以輝王為元帥帝問倭他日累吾兒否倭曰陛下在東內時天陰雩王聞鳥聲日上與后幽困鳥雀聲亦悲陛下聞之惻然有

是否帝曰然是兒天生忠孝與人異意遂決俛議附肩類如此帝反正勵精政事俛處可機密率與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敢當蘇檢復引同輔政遂固辭初俛侍宴與京兆鄭元規威遠使陳班並席辭曰學士不與外班接主席者固請乃坐既元規班至終絕席全忠肩臨陛宣事坐者皆去席俛不動曰侍宴無輒立二公將以我為知禮全忠怒俛薄已悻然出有譖俛喜侵侮有位肩亦與俛貳會逐王溥陸辰帝以王贊趙崇為相肩執贊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而罷贊崇皆俛所薦為相者全忠見帝斥俛罪帝數顧肩肩不為解全忠至中書欲

見書百十 俛

三

召俛殺之鄭元規曰俛位侍郎學士承旨公無遽全忠乃止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再貶榮懿尉徙鄧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召為學士還故官俛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兄儀字羽光亦以翰林學士為御史中丞俛貶之明年帝宴文思毬場全忠入百官坐廡下全忠怒貶儀棣州司馬侍御史歸謫登州司戶參軍

新書贊曰懿僖以來王道日失厥序衛尹塞朝賢人過逃四方豪英各附所合而奮天子塊然所與者惟倖復庸奴乃欲鄣橫流支已顛寧不殆哉觀繁朴並不欠而用揆豚騰拒羶牙趣亡而已一韓俛不能容況賢者乎

柳璨字昭河東人曾祖子華祖公器僕射公綽之再從弟也案公綽傳公器從弟非再從父遵璨少孤貧好學僻居林泉晝則採樵夜則燃木葉以照書性謇直無緣飾宗人壁珙貴仕於朝鄙璨朴鈍不以諸宗齒之光化中登進士第尤精漢史魯國顏蕘深重之蕘為中書舍人判史館引為直學士璨以劉子元所撰史通譏駁經史過當璨紀子元之失別為十卷號柳氏釋史學者伏其優贍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為賤奏時譽日洽以其博奧目為柳篋子昭宗好文初寵待李磻頗厚洎磻不得其死心常惜之求文士似磻者或薦璨高才召見試以詩什甚喜

唐書百三 柳璨

三

無幾召為翰林學士崔胤得罪前一日召璨入內殿草制敕胤死之日既夕璨自內出前驅傳呼相公來人未見制敕莫測所以翼日對學士上謂之曰朕以柳璨奇特似可獎任若令預政事宜授何官承旨張文蔚曰陛下拔用賢能固不拘資級恩命高下出自聖懷若循兩省遷轉拾遺超等入起居郎臨大位非宜也帝曰超至諫議大夫可乎文蔚曰此命甚愜即以諫議大夫平章事改中書侍郎判戶部封河東縣男任人之速古無茲例同列裴樞獨孤損崔遠皆宿素名德遽與璨同列意微輕之璨深蓄怨昭宗遷洛諸司內使宿衛將佐皆朱全忠腹心

也璨皆將迎接之以恩厚相交結故當時權任皆歸之
二年五月西北長星竟天掃太微文昌帝座諸宿全忠
方謀篡代而妖星謫見占者云君臣俱災宜刑殺以應
天變蔣元暉張廷範謀殺衣冠宿望難制者璨即首疏
素所不快者三十餘人相次誅殺班行爲之一空冤聲
載路傷害既甚朱全忠心惡之會全忠授九錫蔣元暉
等別陳意見王殷至大梁誣元暉等通導官掖欲與復
李氏元暉懼自往辨解全忠怒罵曰爾與柳璨輩沮我
歸元帥矣陛下宜揖讓以授終璨懼即脅哀帝曰人望
自行進拜司空爲冊禮使即日就道全忠怒捕廷範令
河南聚衆五車分裂之兼誅璨及元暉死而全忠志除
背已貶登州刺史俄除

唐書三十一 柳璨

言

名爲民流崖 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初璨遷
洛後累兼戶部尚書守司空進階光祿大夫鹽鐵轉運
使其弟瑀城坐璨笞死元暉者少賤不得其系著事朱
全忠爲腹心昭宗東遷元暉爲
樞密使帝駐陝州術家言星緯不常且有變宜須冬
幸洛帝度全忠必篡命術官高瑒持帛詔賜王建告以
脅遷且言全忠以兵二萬治洛陽將盡去我左右君宜
與茂貞克用行密同盟傳檄襄魏幽鎮使各以軍迎我
還京師又詔全忠后方娠須十月乃東全忠知帝有謀
遣寇彥卿趣追天子不得已遂行抵穀水全忠盡殺左
右黃門內園小兒五百人悉以沐兵爲衛初全忠至鳳
翔故崇本怒至是遣使崇本降質其家崇本妻美全忠
亂故崇本怒至是遣使崇本降質其家崇本妻美全忠
建同舉兵問劫遷狀全忠大懼帝自出關畏不測常然
坐流涕元暉與張廷範內詞必以告全忠恨帝無傳禪
意乃謀弒以絕人望因令其屬李振諭元暉元暉與龍
武統軍朱友恭氏叔琮夜遜勇士百人叩行在言有急
奏請見帝宮門開門留十士以守至椒蘭院中夫人裴

貞一啓關殺之乃趨殿下元暉曰上安在昭儀李漸榮
日院使毋傷宅家寧殺我輩持劍入帝間遽單衣走環
柱遂弒之漸榮以帝也乃釋后明日幸相請對日晏不出元
全忠遺詔言帝夜與昭儀博爲真一漸榮所弒出二人
暉矯遺詔言帝夜與昭儀博爲真一漸榮所弒出二人
首全忠遺詔言帝夜與昭儀博爲真一漸榮所弒出二人
濟今宜誅逆非本謀皆友恭等罪因泣下請討罪人是時
自言弒逆非本謀皆友恭等罪因泣下請討罪人是時
洛城早米斗直錢六百軍有掠羅者都人怨故因以悅
衆執友恭米斗直錢六百軍有掠羅者都人怨故因以悅
之還洛友恭米斗直錢六百軍有掠羅者都人怨故因以悅
遷爲御營使進金吾衛將軍河南尹全忠欲以爲太常
卿宰相裴樞使持不可由是樞罷去柳璨希旨下詔責中
外不得妄言流品清濁卒用廷範昭宗全忠志九錫將郊
也廷範樂其與璨等祀天祈延唐祚及元暉死璨誅即
中廷範樂其與璨等祀天祈延唐祚及元暉死璨誅即
黃巢陳許間名右諸將得爲親校與時溥朱宣戰以多

唐書三十一 柳璨

言

累表檢校尚書左僕射爲宿州刺史攻趙匡凝於襄陽
不克又與李克用戰洹水遷曹州刺史天復初拔澤路
擊太原授晉慈觀使全忠屯鳳翔克用與克用軍偕行
汾叔琮以二壯士類沙陀者收馬於原與克用軍偕行
寧以兵三萬來援還克用大驚疑有伏遂屯蒲會朱友
獵遊騎殺數百進破其壘俘斬萬級馬以立功乃潛師取
汾州轉戰薄太原而還遷檢校司空再進爲保大軍節
度使全忠欲遷帝於洛表爲右龍武統軍與弒帝故全
忠請貶白州司戶參軍斬之叔琮將死呼曰朱溫賣我
以取容天下神理謂何○友恭者本李彥威也壽州人
客汴州殖財任俠全忠愛而子畜之領長劍都積功表
爲檢校尚書左僕射全忠愛而子畜之領長劍都積功表
行之密校鄂州友恭將兵萬餘援杜洪至江州檢校黃州
史感化軍節度將俸斬帝萬計又襲安州殺守將遷潁州司
戶參軍臨刑日溫殺我當亦滅
族又語張廷範曰公行及此云

史臣曰嗚呼李氏之失馭也李沆之氣紛如仁義之徒

殆盡狐鳴嗚嘯瓦解土崩帶河礪嶽之門寂無現逃奮
挺揭竿之類惟効敦元手未捨於棘矜心已萌於問鼎
加以囂浮士子闖茸鯁儒味管葛濟時之才無王謝扶
顛之業邀功射利陷族喪邦濬緯養虎於前肩礫剝廬
於後逐徐薛於瘴海置絜朴於巖廊殿廷有哭制之夫
輔弼走破輿之黨九疇既紊百怪斯呈木將朽而蠹蝨
生厲既篤而夔魑見妖徒若此亡國宜然何必長星更
臨哀運

唐書卷第二 卯祭 三子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一

列傳二百

朱克融

李載義

楊志誠 史元忠

張仲武 子直方

張允伸

張公素

李可舉 父茂勳

李全忠 子匡威 匡等

劉仁恭 從新書增

朱克融賊泚之從孫也祖滔父洄克融少為幽州軍校
事節度使劉總總將歸朝慮其有變籍軍中素有異志
者薦之闕下特克融亦在籍中宰相崔植杜元穎不知
兵且無遠略謂兩河無虞克融等留京師久之不得調
數請宰相求自試皆不聽羸

唐書卷第二 卯祭 三子

色敗服饑寒無所貸巧遂奏勒歸鎮長慶初幽州軍亂
囚其帥張宏靖時洄廢疾於家軍中素伏其謀略至是

眾欲立之洄自以老且病推克融統軍務焉詔以劉悟

馳往俄而瀛冀皆附克融悟不得入克融縱兵掠易州

敗兩縣寇蔚州易州刺史柳公濟戰白石嶺斬三千級

轉寇定州節度使陳楚破其兵二萬會鎮州反殺田宏

正議者謂二賊均逆而克融全宏靖不敢害可悉兵先

誅趙赦燕朝廷度朝廷尋加檢校左散騎常侍授以符

節明年陷弓高攻下博與王廷湊共圍深州裴度以機

宗初遷檢校司空寶厯二年遣使送方鎮及三軍時服

克融怒所賜疎弱執中使以聞上特優容別命中使宣

諭仍改賜衣物流其使楊文端等先是克融執中使奏

稱竊聞陛下欲幸東都請將兵馬并丁匠五千人修理

宮闕迎候車駕又上言無衣擬於朝廷請三十萬端匹

以備一歲所費不然則三軍不安天子怒其悖慢取宰

臣裴度謀優容之語見別卷克融官至檢校司空吳興

郡王其年五月本州軍亂殺之詔贈司徒子延齡亦遇害次

子延嗣竊立尋為大將李載義所殺

李載義字方穀載義節度河東吏下請立碑紀功詔李

人既富方穀卿宜當之以辭未有字帝詔曰周書凡厥正

方穀為字其寵待如此恒山愍王之後代以武力稱

繼為幽州屬郡守載義少孤與鄉曲之不令者遊有勇

力善挽強角觝劉濟為幽州節度使見而偉之致於親

軍從征伐以功遷衙前都知兵馬使檢校光祿大夫兼

監察御史寶厓中幽師殺朱克融其子延嗣竊襲父位

不遵朝旨虐用其人載義遂殺之數其罪以聞敬宗嘉

之拜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封武威郡王充幽州

盧龍等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初張宏靖之四幕府

及是載義悉護送未幾李同捷據滄景以邀襲父爵載

京師雖僅斷單行義上表請討同捷以自効上嘉其誠懇特加檢校右僕

射累破賊軍以功加司空進階金紫大和三年平滄景

策勳加平章事仍賜實封三百戶賜白玉帶四年契丹

春為其部下楊志誠所逐奔易州即上言自破滄州賊

入見帝命使者抵太原慰迎賜袍笏裝器因入覲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

又能恭順朝旨冊拜太保同平章事其年改山南西道

節度觀察等使兼興元尹七年遷北都留守兼太原尹

充河東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丁母

憂起復驃騎大將軍餘如故回鶻每遣使入朝所至強

暴邊城長吏多務苟安不敢制之以法但嚴兵防守虜

盜驕悍或突入市肆暴橫無所憚至是有回鶻將軍李

暢者曉習中國事知不能以法制馭益驕恣鞭捶驛吏

貪求無已載義因召李暢與語曰可汗使將軍朝貢以

固舅甥之好不當使將軍暴踐中華今朝廷饗餼至厚

所以禮蕃客也苟有不至吏當坐死若將軍之部伍不

戢凌侮上國剽掠廬舍載義必殺為盜者將軍勿以法

令可輕而不戒勵之遂罷防守之兵而使兩卒司其門

虜知其不為下無敢犯令九年加侍中開成二年卒年

五十贈太尉載義晚年驕恣慘暴一方初載義母葬范

發以楊志誠復為部下所逐過太原奏請別其心載義

躬自毆擊遂欲殺之賴從事救解以免然而擅殺志誠

之妻孥及將卒朝廷錄其功曲法不問

楊志誠大和五年為幽州後院副兵馬使事李載義時

朝廷賜載義德政碑文載義延中使擊鞠志誠亦與焉
遂於鞠場叫呼謀亂載義奔於易州志誠乃為本道馬
步都知兵馬使文宗聞之驚急召宰臣時牛僧孺先至
上謂曰幽州今日之事可奈何僧孺曰此不足煩聖慮
臣被召疾趨氣促容臣稍緩息以對上良久曰卿以為
不足憂何也僧孺對曰陛下以范陽得失繫國家休戚
耶且自安史之後范陽非國家所有前時劉總向化以
土地歸闕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范陽尺布
斗粟上供天府則今日志誠之得猶前日載義之得也
陛下但因而撫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陽國家所賴者以

唐書三 楊志誠

四

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若假志誠節鉞惜其土地必
自為力則爪牙之用固不計於逆順臣固曰不足煩聖
慮上大喜曰如卿之言吾洗然矣尋以嘉王運遙領節
度以志誠為節度觀察留後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幽州
左司馬尋改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七
年轉檢校吏部尚書詔下進奏官徐迪詣中書白宰相
曰軍中不識朝廷體位只知自尚書改僕射為遷何知
工部轉吏部為美且軍士盛飾以待新恩一旦復為尚
書軍中必慚今中使往彼其勢恐不得出及使至其僂
奔還奏曰楊志誠怒不得僕射三軍亦有怨言春衣使

魏寶義兼他使焦奉鸞尹士恭並為志誠繫留矣志誠
遣將王文穎謝恩並讓官復賜官告批答文穎不受而
歸朝廷納裴度言務以含垢下詔諭之因再遣使加尚
書右僕射八年為三軍所逐而立史元忠元忠進志誠
所造袞龍衣二副及被服鞍鞵皆綉飾鸞鳳日月之形
或為王字因付御史臺按問流嶺南行至商州殺之初
元忠既逐志誠詔以通王淳遙領節度授元忠左散騎
常侍幽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府事充節度留後明年
轉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後為偏將陳
行泰所殺

唐書三 張中武

五

張仲武范陽人也仲武少業左氏春秋擲筆為薊北雄
武軍使會昌初陳行泰殺節度使史元忠權主留後宰相
李德裕計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俄而行泰又為
得以安若少須下且有變帝許之未報時仲武遣
次將張絳所殺令三軍上表請降符節亦未報仲武遣
軍吏吳仲舒表請以本軍伐叛上遣宰臣詢其事仲舒
曰絳與行泰皆是遊客主軍人心不附仲武是軍中舊
將張光朝之子年五十餘兼曉儒書老於戎事性抱忠
義願歸心闕廷李德裕因奏陳行泰張絳皆令大將上
奏邀求節旄所以必不可與今仲武上表布誠先陳密
款因而拔用卽似有名許之乃授兵馬留後詔撫王紘

遙領節度詔下絳果為尋改仲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

事檢校工部尚書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蘭

陵郡王新書俄而回鶻擾邊時回鶻有特勒那頡頏擁

赤心宰相一族七千帳東逼漁陽仲武遣其弟仲至與

裨將游奉寰王如清等率銳兵三萬人大破之前後收

其侯王貴族千餘人降三萬人獲牛馬橐駝旗纛芻幕

不可勝計遣從事李周曠牙門將國從玘相次獻捷詔

加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面招撫回鶻使先是奚契丹皆

有回鶻監護使督以歲貢且為漢謀至是遣裨將石公

緒等諭意兩部凡獲八百餘人又回鶻初遣宣門將軍

等四十七人詭詞結歡潛伺邊隙仲武使密賂其下盡

得陰謀且欲馳入五原驅掠雜虜遂逗遛其使緩彼師

期人馬病死竟不遣之回鶻烏介可汗既敗不敢近邊

乃依康居求活盡徙餘種寄託黑車子部仲武出是威加

北狄表請於薊北立紀聖功銘敕李德裕為之文其銘

曰大和之初赤氣宵興開成之末彤雲暮凝異鳥南來

胡滅之徵北夷颯埽厥國土崩逼迫遷徙震我邊鄙長

蛇去穴奔鯨失水上都薊門兵連千里曾不畏天猶為

驕子丐我邊穀邀我王師假我一城建彼幡旗歸計強

漢邳支嫚辭狼顧朔野伏莽見羸鴈門之北羌戎雜處

唐書卷三十三 張仲武

六

濺濺羣羊茫茫大鹵縱其梟騎驚我牧圍暴若豺狼疾

如風雨皇赫斯怒羽檄徵兵謀而泉默斷乃霆聲沈機

變化動合神明沙漠之外虜無隱情漁陽突騎燕歌壯

氣赳赳元戎耽耽虎視金鼓誓眾千旄蔽地爰命其弟

屬之大事翩翩飛將董我三軍稟兄之制代帥之勤威

略火烈胡馬星分戈迴白日劍薄浮雲天街之北旄頭

已落絕轡之野蚩尤未縛俾我元侯恢宏遠略終取單

于係之徽索陰山寢鋒亭徽發弓萬里昆夷九譯而通

蠻夷既同天子之功儒臣篆美刊石垂鴻仲武歷官至

檢校中書門下平章事大中年卒諡曰莊

子直方以幽州節度副使襲父位動多不法慮為將卒

所圖三年冬託以游獵奔赴闕庭尋授金吾將軍族以其

給檢校工部尚書俸久直方性率暴行豪奪之事坐以

之進檢校尚書右僕射直方性率暴行豪奪之事坐以

當宿衛不時入下遷驍衛將軍奴婢細過輒殺積其罪

貶思州司戶參軍母驚曰尚有尊於我以罪累貶柳州

子邪久乃復授羽林統軍縱部下為盜以罪累貶柳州

新書司馬十一年遷右驍衛將軍分司東都洛陽飛鳥甚

盡識之見咸通中位至羽林統軍乾符中累進左驍衛

頗言仲武會昌時功第一今直方百口不自存每內燕

以衣敝惡辭不赴陛下錄功念舊宜少優假詔還檢校

右僕射進左金中中歲賊巢犯闕直方迎公卿恃其豪

多隱藏於第直方納招亡命謀欲劫巢或有告者由是

唐書卷三十三 張仲武

七

以兵圍而害之

張允伸字逢昌范陽人也曾祖秀檀州刺史祖巖納降
軍使父朝掖贈太尉允伸世仕幽州軍門累職至押衙
兼馬步都知兵馬使大中四年戎帥周繼寢疾表允伸
為留後朝廷可其奏加右散騎常侍其年冬詔賜旌節
遷檢校工部尚書咸通九年累加至光祿大夫檢校司
徒兼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燕國公十年徐人作亂
請以弟允臯領兵伐叛懿宗不允進助軍米五十萬石
鹽二萬石詔嘉之賜以錦綵玉帶金銀器等冬又加特
進兼侍中十二年以風恙拜章請就醫藥詔許之以子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張允伸

上

簡會檢校工部尚書充節度副大使十三年允伸再上
表進納所賜旌節朝命未至其年正月二十五日卒年
八十八冊贈太尉諡曰忠烈允伸領鎮凡二十三年克
勤克儉比歲豐登邊鄙無虞軍民用乂至今談者美之
有子十四人簡真幽府左司馬先允伸卒簡壽右領軍
衛大將軍餘或昇朝籍或為刺史郡佐

張公素范陽人咸通中為幽州軍校事張允伸累遷至
平州刺史允伸卒子簡會權主留後事公素領本部兵
赴焉三軍素畏公素威望簡會知力不能制即時出奔
遂立為帥朝廷尋授節旌累加至中書門下平章事

性暴

勵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無幾李茂勳奪其位公素歸闕貶復州
司戶叅軍

李可舉本回鶻阿布思之族也張仲武破回鶻可舉父
茂勳與本部侯王降焉茂勳善騎射性沈毅仲武器之
常遣拓邊以功封郡王賜姓名咸通末納降軍使陳貢
言者幽之宿將人所信服茂勳密謀劫而殺之聲云貢
言舉兵張公素以兵逆擊不利公素走茂勳入城軍民
方知其非貢言也既有其眾遂推而立之朝廷即降符
節無幾以疾告老授右僕射致仕表可舉自節度副使
幽州左司馬加右散騎常侍為節度留後中和中累官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可舉

九

至檢校太尉中和末以太原李克用兵勢方盛與定州
王處存密相締結可舉慮其窺伺山東終為已患遂遣
使構雲中赫連鐸乘其背則與鎮州合謀舉兵兼言易
定是燕趙之餘云得其地則正其疆理而分之

遣軍司馬韓元

紹擊沙陀藥兒嶺斬首七千級殺其將朱邪盡忠等收
牛馬器鎧數萬又戰維武軍殺獲萬人鐸又破沙陀於
蔚州詔以鐸為雲州刺史時可舉遣將李全忠攻易州王
史進可舉檢校侍中懼退保新城克用急攻之鎰引去追破之九門有次
將劉仁恭者多權數攻之彌月不下乃穴地道以入其
城既下易州士卒稍驕王處存引輕軍三千以羊皮蒙
之夜伏於城外仍別於間道以騎士伺之燕軍望見謂

之羣羊爭趨焉處存乘其無部伍一擊大敗之尋復其城全忠遁歸懼可舉罪之收其餘眾反攻幽州可舉危急收集其族登樓自燔而死

李全忠范陽人廣明中為棣州司馬有蘆生於室一尺三節心惡之謂別駕張建曰吾室生蘆無乃怪歟建曰蘆茅類得澤而滋公家有茅土之慶殆天意乎其生三節必傳節鉞者三人公勉樹功名無忘斯言全忠秩滿還鄉里事節度使李可舉為牙將時可舉兵鋒方盛欲與鎮人分易定遣全忠將兵攻之為定州軍大敗於易水全忠懼率其餘眾掩攻幽州可舉死三軍推全忠為

唐書卷三十一 李全忠

十一

留後朝廷因以節鉞授之光啓元年春也全忠卒子匡威自襲父位稱留後匡威素稱豪爽屬遇亂離繕甲燕薊有吞四海之志赫連鐸據雲中屢引匡威與河東爭雲代交兵積年李克用使安金俊攻鐸匡威救鐸戰蔚州射金俊殺之乃共表請討沙陀而朱全忠亦上言願協力故張濬因請用兵矣濬敗克用攻雲州以騎將薛阿檀為前鋒設伏河上鐸以精騎追阿檀抵河而伏起乃大敗禽其將賈塞兒遂圍雲州擊而守分兵出井陘屯常山大掠深趙匡威以步騎萬餘援王鎔克用還因急攻鐸會食盡鐸棄州奔匡威克用取雲州表石善友為刺史鐸本吐谷渾部酋也開成中其父率種人三千帳自歸守景福初鎮州王鎔誘河東將李存孝克用怒加兵討之時鎔童幼求援於燕匡威親率軍應之二年春河東復出師井陘再乞師匡威來援

匡威弟匡籌妻張氏有國色師將發家人會別匡威酒酣留張氏報之匡籌私懷忿怒匡威軍至博野匡籌乃據城自為節度天子即授檢校太保為節度使匡威部下聞之亡歸者半匡威退無歸路將入覲京師時匡威留於深州遣判官李抱貞奏章以聞屬京師大亂之後聞匡威來朝市人震恐咸曰金頭王來謀社稷士庶有亡竄山谷者匡威其實不行欲圖鎮州示無留意鎔以匡威再來援已致其失師遣使迎歸府第父事之匡威引抱貞登城西大悲浮屠顧望流涕乃共圖鎔匡威為鎔城郭繕甲指陳方略視鎔如子每陰謀驟施以悅人心鎮之三軍素忠於王氏惡其所為

唐書卷三十一 李全忠

十一

會鎔過匡威第慰忌辰匡威縞衣裹甲伏兵劫鎔入牙城鎔兵逆戰燔東偏門軍士呼譟登屋矢下如雨鎔僕壘君和亂中扶鎔登屋免難而斬匡威以狗匡籌表訴諸朝檄暴鎔是歲匡籌出師攻鎮之樂壽武強以報耻匡威部曲劉仁恭歸於河東乾寧元年冬河東聽仁恭之謀出師進討下武州二月敗燕軍於居庸李存審與戰匡籌擊其族遁去將赴京師至景城為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所殺掠其輜車妓妾匡籌妻張氏產於路不能進劉仁恭獲之獻於李克用後立為夫人嬖寵專房李氏父子三葉十年而亡始匡威見逐歎曰兄失弟得皆吾之宗無所悔然其材恐不足以守果亡而幽州地

歸克用以
仁恭為帥

劉仁恭深州人父晟客范陽為李可舉新興鎮將故仁恭事軍中從李全忠攻易州號窟頭稍遷裨校為人豪縱多智數有大志嘗自言夢大幡出指端年四十九當秉旄節李匡威惡之補景城令會瀛州亂殺守吏仁恭募士千人定其亂匡威復使將兵戍蔚州踰期未代士皆怨會匡籌奪地故戍卒擁仁恭趨幽州匡籌逆戰敗之遂以族奔太原李克用待之甚厚賜田宅拜壽陽鎮將數以策干克用請步騎一萬東取幽州且為導克用攻匡籌匡籌遁去仁恭與苻存審入城封府庫以待克

唐書卷三十一 劉仁恭 十三

用悅留仁恭守之以親信分典其兵乾寧二年克用擊王行瑜表仁恭為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明年克用攻魏州召盧龍兵仁恭以契丹解又明年克用復興其兵救朱瑄仁恭不答使者數十往卒不出克用以書讓之仁恭乃慢罵執其使盡囚太原士之在燕者復以厚利誘克用麾下士多亡歸之克用怒自將往擊不勝師喪過半仁恭獻馘於朱全忠全忠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與克用絕則益募兵光化初使其子守文襲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棄城走遂有滄景德三州地用守文為節度留後請命於朝昭宗怒不與會中人至仁恭媢謂

曰旄節吾自可為要假長安本色耳何見拒邪由是兵益張顯圖河北悉幽滄步騎十萬聲言三十萬南徇魏鎮次貝州屠之清水為不流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使李思安葛從周赴之屯內黃仁恭負疆下令曰思安懦當先破之乃取魏守文與單可及精甲五萬循清水上思安設伏自引兵逆戰偽不勝守文躡北至內黃思安整兵還擊守文伏發斬可及獨守文挺逸眾無還者從周與邢洺兵與魏將賀德倫等出館陶門夜擊仁恭破八屯仁恭走自魏抵長河數百里尸蔽道鎮人邀敗之東境仁恭遂衰三年葛從周攻滄州仁恭壁乾寧

唐書卷三十一 劉仁恭 十三

從周潛軍戰老鴉隄仁恭敗退壁瓦橋卑辭歸窮於克用求救克用為侵邢洺俄而全忠取瀛莫克用使周德威出飛狐天祐三年全忠自將攻滄州壁長蘆仁恭悉發男子十五以上為兵涅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涅於臂曰一心事主盧龍間里為空得眾二十萬屯瓦橋全忠環滄築而溝之內外援絕人相食仁恭求戰不許復從克用乞師使百輩往乃許仁恭以兵三萬合攻潞州降全忠將丁會滄州圍乃解是時中原方多故仁恭得倚燕疆且遠無所憚意自滿從方士王若訥學長年築館大安山掠子女充之又招浮屠與講法以堊土為錢

斂真錢穴山藏之殺匠滅口禁南方茶自潁山為茶號

山曰大恩以邀利子守光烝嬖妾事覺仁恭謫之李思

安來攻屯石子河仁恭居大安山城中無備守光引兵

出戰思安去因回攻大安虜仁恭囚別室殺左右婢媵

遂有盧龍

史臣曰大都偶國亂之本也故古先哲王建國公侯之

封不過千乘所以強幹弱枝防其悖慢彼幽州者列九

圍之一地方千里而遙其民剛強厥田沃壤遠則慕田

光荆卿之義近則染祿山思明之風二百餘年自相崇

樹雖朝廷有時命帥而土人多務逐君習苦忘非尾大

不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李載義張仲武張允伸因

利乘便獲領旌旗以仁守之恭順朝旨亦足多也如朱

克融楊志誠史元忠張公素李可舉李全忠以不仁得

之靡更曩志或尋為篡奪或僅傳子孫咸非令終蓋其

宜也

贊曰碣石之野氣勁人豪二百餘載自相尊高載義仲

武亦多忠勞餘因篡得不仁何逃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一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二

劉傳百五

史憲誠

子孝章弟憲忠從新書增

何進滔

子宏敬子全碑 宏敬 韓允忠 子簡

樂彥禎

子從訓 羅宏信 子威

史憲誠其先出於奚虜今為靈武建康人祖道德開府

儀同三司試太常卿上柱國懷澤郡王父周洛為魏博

軍校事田季安至兵馬大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

賓客兼御史中丞柱國北海郡王憲誠始以材勇隨父

歷軍中右職兼監察御史元和中田宏正討李師道令

憲誠以先鋒四千人濟河累下其城柵復以大軍齊進

乘勢逐北魏之全師迫於鄆之城下師道窮蹙劉悟斬

首投魏軍錄功超授憲誠兼中丞鎮州王承宗死宏正

自魏移鎮州居數月為王庭湊所殺遂以兵叛朝廷

以宏正子布為魏博節度使領兵討伐俾復父寃時幽

州朱克融援助廷湊布不能制因自引決軍情鬱然憲

誠為中軍都知兵馬使乘亂以河朔舊事動其人心諸

軍即擁而歸魏共立為帥國家因而命之時克融廷湊

並據兵為亂憲誠喜得旄節雖外順朝旨而中與朱王

為輔車之勢長慶二年正月也尋遣司門郎中韋文恪

宣慰時李齊為亂與憲誠書問交通憲誠表請與齊節

鉞頭城馬仍於黎陽艤舟示欲渡河及見文恪舉止驕倨

其言甚悖旋聞芥為帳下所殺乃從改過謂文恪曰憲

誠蕃人猶狗也惟能識主雖被棒打終不忍離其狡諂

如此朝廷每為優容尋加左僕射敬宗即位進秩校司

空大和二年滄景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竊據軍

城表邀符節舉兵伐之先是憲誠與全略婚媾及同捷

叛復潛以糧餉為助上屢發使申諭尋又就加平章事

憲誠嘗遣驍將至闕下恣為張大宰相韋處厚以語折

劉之憲誠不敢復與同捷為應時憲誠示出師共討同

捷復遣大將丁志沼率師二萬攻德州時王廷湊援同

捷復陰誘志沼以利志沼反屯未濟兵銳甚諸鎮共禦

之憲誠告急天子詔義武李聽進討於是志

沼與廷湊合兵劫貝州為聽所敗奔廷湊

及滄景平

加司徒憲誠心不自安乃遣子孝章入覲又飛章願以

所管奉命上嘉之乃加侍中檢校司徒移鎮河中封千

公以李憲誠素懷向背不能以忠誠感激其眾未及出

城大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夜為軍眾所害初憲誠將

魏軍之留問策於弟憲忠憲忠教分相衛請置帥因以

弱魏復請詔聽引軍聲圖志沼而假道清河帝從之憲

誠因欲倚聽公去魏及聽次清河魏人驚憲忠曰彼假

道取賊吾軍無負朝廷何懼為乃稍安然魏素聚兵清

河聽至悉出其甲將人魏軍聞之懼明日蓋甲而出

聽按軍館陶不進眾謂憲誠賣已曰給我以沽恩耶夜

攻殺之并監軍史良佐推何冊贈太尉

進滔為帥憲誠起凡七年死冊贈太尉

孝章字得仁本幼聰悟好學元和中李愬為魏帥取大

將子弟列於軍籍孝章倡言願効文職愬奇之令攝府

參軍及憲誠領節鉞改士曹參軍兼監察御史賜緋孝

章以父在鎮多違朝旨嘗雪涕極諫備陳逆順之理承

諫曰大河之北號富強然而捩亂取地天下指河朔若

夷狄然今大人身封侯家富不貲非痛洗滌竭節事上

恐吾踵不旋禍且至因涕下沾衿朝廷聞而嘉之乃授檢校太

子左論德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至檢校散騎常

侍兼御史大夫賜紫父欲助李同捷孝章切爭憲誠稍

領本道兵同平滄景加校工部尚書尋請赴闕文宗慰

勞甚厚憲誠亦因懇乞朝覲上知憲誠之入覲自孝章

之謀遂加禮部尚書分相衛溫三州別為一鎮俾孝章

領之孝章未到鎮憲誠遇害上以孝章有忠節起復為

右金吾衛將軍間歲授鄜坊節度使居四年遷於滑一

歲入為右領軍大將軍改右金吾大將軍俄授邠寧節

度進檢校戶部尚書孝章歷三鎮雖無異績而謹身畏法以保

初終開成三年十月卒自邠寧以病丐還贈右僕射憲

弟憲忠字元貞少為魏牙門將田宏正討齊蔡常為先鋒

閱三十戰中流矢酣鬪不解由是著名憲誠表為貝州

刺史魏亂奔京師加累檢校右散騎常侍隴州刺史會

亭郭徙客館於外戎謀無所何會昌中築三原城吐蕃

因之數犯邊拜憲忠涇原節度使以怖其侵吐蕃遣使

來請墮城且願以常殺使者之人置塞上憲忠使謝曰

前吾未城爾犯我地安得禁吾城爾知殺吾使為負宜

先取罪人謝我將無所不得今與爾約前節度使事一

置之吐蕃情得而服憲忠疏涇於隍積糶錢十萬粟百

萬斛戍人宜之會党項羌內寇又徙朔方有詔馳驛赴

屯憲忠辭曰羌不得其心故不自安今亟往知吾為備
關益健請徐行許之乃移書與羌人示要約羌人乃皆
喜奉酒進道大中初突厥擾河東鈔漕米行賈徒節
振武軍於是故帥荒沓使遊奕兵規戎有良馬牛強取
之歸直十一戎人怒因與盜掠憲忠廉儉少所欲嘗曰
吾居河朔去此三千里乃乘五健馬今守邊發吾餘奉
不忠無馬何忍豪市哉故所至莫不懷德累封北海縣
子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金吾大將軍以病自丐改左龍
武統軍卒年七十一贈司空

何進滔靈武人也曾祖孝物祖俊並本州軍校父默夏

州衙前兵馬使檢校太子賓客試太常卿以進滔之貴

贈左散騎常侍進滔客寄於魏委質軍門事節度使田

宏正宏正攻王承宗夜以兵壓鎮州承宗使健將以鐵

大鎮人宏正引精騎千餘馳魏壁進滔率猛士逐之幾獲宏正奉詔討鄆州破李師道時進滔為衙內都知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兵馬使以功授兼侍御史大和三年軍眾害史憲誠連

聲而呼曰得衙內都知兵馬使何端公知留後即三軍

安矣推而立之進滔下令曰公等既迫我當聽我令眾

服臨哭將吏皆入弔唯執殺前使及監軍者疏出之凡斬朝廷因授進滔左散騎常侍魏

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為魏帥十餘年大得民情

累官至檢校司徒平章事卒贈太傅

子宏敬新書宏敬名襲其位朝廷時遣河中帥李執方

滄州帥劉約各遣使勸令歸闕別侯朝旨宏敬不從竟

就加節制時帝新即位重起兵乃授福及劉稹反加東

使詔因稱其事母孝在軍久宜亟戰宏敬亦不時起兵白如及王宰踰乾河攻澤州天子慮稹起

山東兵命宏敬將鎮州王元逵下邢洺二州兵次上黨
角塞其道不奉詔未幾宰統陳許兵假道收磁州宏敬宏敬方出師壓境懼乃進戰拔平恩詔檢校尚書左僕
射澤路平加同中大中後宣宗務其姑息繼加官爵亦
至使相懿宗初兼中書咸通初年卒贈太子全醇嗣之
朝廷尋降符節累官亦至同平章事平麗勛以功遷檢
下平章事母喪納所賜節願行喪詔不許全醇年少好
殺戮下有小罪鮮縱費人人危懼後軍中相傳賸滅糧
帛眾遂叛全十一年為軍中所害詔贈子孫相繼四十
餘年

韓允忠魏州人也舊名君雄懿宗改賜今名父國昌歷

本州右職會昌中從何宏敬破劉稹以功為貝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兼御史中丞以允忠故累贈兵部尚書允忠少仕軍門

繼升裨校潞州之役亦與其行咸通十一年何全皞為

軍眾所殺推允忠為帥時僖宗為普王即降詔遙領節

度授允忠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充節度觀察留後

不數月轉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博

節度觀察等使累加至檢校司空同平章事乾符元年

十一月卒年六十一累贈太尉

子簡自允忠初受戎帥便為節度副使乾符初累官至

檢校工部尚書允忠卒即起復為節度觀察留後踰月

加檢校右僕射其後累加至侍中檢校太尉同中封昌

黎郡新書魏郡王賊巢之亂諸葛爽受僞命為河陽節度使

時僖宗在蜀寇盜蜂起簡據有六州甲兵強盛竊懷僭

亂之志且欲啓其封疆乃舉兵攻河陽爽棄城而走簡

遂留兵保守因北掠邢洺而歸遂移軍攻鄆鄆帥曹全

最新書曹存實出戰為簡所敗死之鄆將崔君裕新書收合

殘眾保鄆州簡進攻其城半年不下河陽復為諸葛爽

所襲簡因欲先討君裕次及河陽乃舉兵至鄆君裕請

降尋移軍復攻河陽行及新鄉為爽軍逆擊敗之簡單

騎奔迴憂憤疽發背而卒再世凡十二年當是十四年此十二年誤時中和

元年十一月也案本紀在中和三年二月為部下所殺新書同當從本紀

樂彥禎魏州人也父少寂歷瀘博貝三州刺史贈工部

尚書彥禎少為本州軍校韓簡之領節旄也以彥禎為

馬步軍都虞侯轉博州刺史下河陽走諸葛爽有功遷

瀘州刺史簡再討河陽之敗也彥禎以一軍先歸魏人

遂共立之朝廷尋授檢校工部尚書知魏博留後俄加

戶部尚書充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中和四年累加至尚

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僖宗自蜀迴加開府儀同三司冊

拜司徒彥禎喜儒術引公乘億李山甫皆在幕府嗣襄滄諸鎮同盟拒賊

彥禎志滿驕大動多不法一旦徵六

州之眾板築羅賊約河門舊堤周八十里月餘而畢人

用怨咨又其子從訓天資悖逆王鐸自滑移鎮滄州過

魏郊從訓見其女妓利之先伏兵於漳南高雞泊俟鐸

之至圍而害之掠其所有時朝廷微弱不能詰魏人素

知鐸名望議者惜之而罪從訓從訓又召亡命之徒五

百餘輩出入臥內號為子將委以腹心軍人籍籍各有

異議從訓聞而忌之易服遁出止於近縣彥禎因命為

六州都指揮使未幾又兼相州刺史到任之後般輦軍

器取索錢帛使人來往交午塗路軍府疑貳彥禎危憤

而卒彥禎常夢解佩帶履而行既寤曰此神告我下將

眾推都將趙文珩知留後事從訓求救於朱全忠從訓

自相州領兵三萬餘人至城下文珩按兵不出眾懷疑

懼復害文珩推羅宏信為帥宏信以兵出戰敗之從訓

招集餘眾次於洹水宏信遣將程公佐領兵討擊大敗

之梟從訓首於軍門時文德元年春也彥禎起凡七年

羅宏信字德孚魏州貴鄉人曾祖秀祖珍父讓皆為本

州軍校宏信少從戎役歷事節度使韓簡樂彥禎善騎射狀

眾廢彥禎推趙文珩權主軍州事眾復以為不便因推

宏信為帥先是有鄰人密謂宏信曰某嘗夜遇一白鬚

翁相告云君當為土地主如是者再三宏信竊異之及

翁相告云君當為土地主如是者再三宏信竊異之及

廢文珩軍人聚呼曰孰願為節度使者宏信即應之曰
白鬚翁早以命我衆乃環而視之曰可也由是立之僖
宗聞之文德元年四月詔加工部尚書權知節度留後
七月復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充魏博節
度觀察處置等使龍紀中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封豫
章郡公朱全忠討黃巢餉粟二萬斛馬二百匹秦宗權
亂復詔宏信以粟二萬斛助軍未輸檢校工部
尚書雷勣來責粟宏信素脅於牙軍擅殺鄴全忠以檢
譙讓宏信不敢報大順初全忠討太原李克用遣將趙
昌嗣見宏信假糧馬又議屯邢洛假道相衛宏信不納
全忠使丁會龍師古葛從周霍存等引萬騎度河宏信
壁內黃凡五戰皆敗禽大將馬武等乃厚幣
求和方全忠圖河北欲結納宏信乃還兵乾寧中朱
全忠急攻兗鄆朱瑄求援於太原太原發軍假道於魏

令大將李存信屯莘縣存信御軍無法侵魏之芻牧宏
信不平之克用欲合鎮定兵營河曲搃魏滑路宏信馳
告全忠請禁游舸絕往來久之魏人不至全
忠疑其結自將至滑州宏信來告曰魏人未動者正欲
緩圖之全忠遂屯曹太原將李瑋救宣復壁莘宏信厭
其暴而瑋全忠復遣人謂之曰太原志吞河朔迴戈之
溝壑自固全忠復遣人謂之曰太原志吞河朔迴戈之
日貴道堪憂宏信乃託好於汴出師三萬攻存信敗之
宏信乃攻瑋告全忠師期全忠將
趨滑為援次封邱而宏信已破瑋太原怒舉兵攻魏營
於觀音門外全忠將侯言屯洹水克用兵數求
戰言不敢出全忠以葛從周代將
汴將葛
從周援之屯於洹水從周為固寶每克用兵至輒出精
卒薄戰必捷克用踰洹西北挑戰
破之李克用子落落時為鐵林軍使為從周所擒乃
退歸自是太原之師每歲侵擾相魏魏人患之大戰自
龍潭宏

信敗克用追薄魏門而還宏信乃乞師全忠全忠遣將
壁洹水救魏克用游兵剽相魏民死十九宏信不堪其
偏光化元年如全忠告急全忠復遣葛從周將兵追蹶
按洛州袁奉韜其刺史邢行恭復攻邢馬師素自拔走遂圍
磁州袁奉韜自殺不五日取三州斬首二萬級禽其將百餘人自是克用兵不出 朱全忠方事
兗鄆懼宏信離貳每歲時賂遺必卑辭厚禮答貺全忠
對魏使北面拜而受之曰六兄比予倍年已上兄弟之
國安得以常鄰遇之宏信以為厚已亦推心焉宏信累
官至檢校太師守侍中臨清王光化元年九月卒年六
十三贈太師追封北平王諡曰莊肅子威新書名紹威
石晉諱紹字
威字端已文德初授左散騎常侍充天雄軍節度副使
自龍紀至乾寧十年之中累加官爵宏信卒襲父位為

留後朝廷從而命之天復末累加至檢校太傅兼侍中
長沙王天祐初全忠遷帝洛陽命諸鎮
治宮闕而紹威營太廟授檢校太尉守
侍中進封鄴王賜號忠勤宣力致理功臣魏之牙中軍
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盜據相魏擅博衛貝等六州召募
軍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為號皆豐給厚賜不勝驕寵
年代寢遠父子相襲親黨膠固其兇戾者強買豪奪踰
法犯令長吏不能禁變易主帥有同兒戲如史憲誠何
進滔韓君雄樂彥禎皆為其所立優弊小不如意則舉
族被害時語曰長安天子魏
府牙軍謂其勢強也威懲其往弊雖以貨賂姑
息而心銜之威嗣世之明年正月幽州劉仁恭擁兵十

萬謀亂河朔進陷貝州長驅攻魏威求援於汴朱全忠

遣將李思安屯於洹水全忠自將與仁恭戰內黃葛從

周自邢洛引軍入魏仁恭以眾十萬陷貝州全忠使李

易命闔扉士死戰執仁恭將二人燕將劉守文單可

及攻汴軍於內黃思安逆戰大敗之乘勝追躡從周出

會掩擊復敗燕軍斬首三萬乘勝破八壁追北至臨清

魏三年威引汴軍攻滄州以報之從周攻拔德州進薄

軍將元暉請須其入壁食盡可取從周曰兵在機機在

上將豈監軍所知逆戰老鴉堤破之斬首五萬獲其將

百餘人又戰唐昌范橋六自是威感全忠援助之恩合

從景附天祐二年七月十三日夜牙軍裨校李公佺作

亂威僅以身免公佺出奔滄州自是愈懼遣使楊利求

援於全忠密謀破之全忠遣符道李思安會魏博軍再

攻滄州求公佺魏全忠女妻威子廷規先是卒全忠遣

長直軍校馬嗣勳選兵千人密於輿中實兵甲入魏言

助女葬事三年正月五日嗣勳至全忠親率大軍濟河

言視行營於滄景威欲因而出迎至期即假全忠帳下

銳卒入而夾攻之牙軍頗疑堅請不出威恐洩其事慰

納之遣人潛入庫是月十四日夜率所養百千輩與嗣

勳合攻之時宿於牙城者千人軍趨庫得遲明殺之殆

盡凡八千家皆破其族平明全忠亦至魏軍攻滄州者

在歷亭聞有變其將史仁遇擁之保於高唐李重勳屯

貝澶衛等六州仁遇自稱魏博留後全忠解滄州兵以

交高唐仁遇引眾走為游騎所獲支解之進拔博澶二

州李重勳走俄斬六州之內皆為讎敵累月平之

其首相衛皆降全忠率制比州刺史矣內惟他恨全

忠兵在滄州紹威主饋輓自鄴至長蘆五百里不絕於

道全忠還紹威建元帥行府極土木壯麗全忠大悅紹

威問說曰邠岐太原皆狂請以復唐室為言王宜自取

神器專乃受禪威仕梁數年後卒年三十四位至守

太師兼中書令贈尚書令諡曰貞壯威性明敏達於吏

道伏膺儒術招納文人聚書至萬卷每花朝月夕與賓

佐賦詠甚有情致錢唐人羅隱者有當世詩名自號江

東生威遣使賂遺敘其宗姓推為叔父隱亦集其詩寄

之威酷嗜其作目已所為曰偷江東集凡五卷今鄴中

人士諷詠之

史臣曰魏鎮燕三鎮不能制之也久矣兵強地廣合從

連衡爵命雖假於朝廷羣臣自謀於元帥如史憲誠等

五家其初皆因此而得之其後亦因此而失之蓋不知

取之以權守之以仁則遠矣若善繼者史氏羅氏之二

子有焉其餘不足觀也

贊曰逆取順守古亦有之如其逆守滅亡必隨史何韓

樂世數盛衰足以為鑒念茲在茲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二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三

列傳三十三

王重榮 兄重盈 子珂 王處存 子部 弟處

諸葛爽 高駢 弟 弟 弟 高駢 弟 弟 弟

時溥 朱瑄 弟 弟

王重榮河中人 太原 祁人 父縱 太和末 為騎將 鹽州刺史 咸

通中有邊功重榮以父蔭補軍校與兄重盈俱號驍雄

名警軍中 擢河 中牙將 主伺察 時兩軍 士于夜禁 捕而

讓曰天子爪士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執者姦盜孰知

天子爪士具言其狀元定嘆曰非爾明辨孰由知之更

譏於府擢右署重榮多權能衆所服 廣明初重榮為河

唐書王重榮

於賊賊偽授重榮節度副使河中密通京師賊徵求無

已軍府疲於供億賊使百輩填委傳舍重榮謂都曰吾

以外援未至詭謀附賊以紓難今軍府積實苦被徵求

復來收兵是賊危我也儻不改圖危亡必矣請絕橋道

嬰城自固都曰吾兵微力寡絕之立見其患惟公圖之

願以節鉞假公翼日都歸行在重榮知留後事乃斬賊

使求援鄰藩 因大掠 居人以悅 其下天子 使前京兆尹

奉迎滿至大贊士倡言曰天子以大臣守土誰得逐之

為我疏首惡者衆無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者我

也尚誰索目滿吏 趣具騎滿即奔還 既而賊將朱温舟師自同州至 下馬

獲其兵仗 糧仗四 十餘艘 軍聲益振朝廷遂授節鉞檢校司空

部尚書時中和元年夏也俄而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

蔡之師萬人 屯武 與重榮合賊將李祥守華州重榮合

勢攻之擒祥以徇 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温將勁兵居前

掠河中漕米數十艘重榮選兵於西關門於是出兵夏陽

三萬攻温温懼悉鑿舟沈於河俄而朱温以同州降 復

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温武銳可用殺之

不祥表為同華節度使有詔即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

全賊既失同華狂躁益熾黃巢自率精兵數萬至梁田

坡時重榮軍華陰南楊復光在渭北犄角破賊出其不

意大敗賊軍獲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而退而重榮之師

亡耗殆半懼賊復來深憂之謂復光曰軍雖小捷銳旅

亡失萬一賊儻復來其將何軍以應吾之成敗未可知

也復光曰鴈門李僕射與僕家世事舊其尊人與僕父

兄同患難僕射奮不顧身死義知已儻得李鴈門為援

吾事濟矣因遣使傳詔徵兵明年李克用領軍至 克用

景斯總兵自嵐石赴 河中親率師從之 大敗巢賊收復京城其倡義啓導

之功實重榮居首京師平以功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鄆

琊郡王 累加檢 校太傅 光啓元年僖宗還京喪亂之後六軍初

復國藏虛竭觀軍容使田令孜奏以安邑解縣兩池權

課直屬省司以充贍給舊事河中節度兼權使每年額

輸省課重榮累表論列 奏言故事歲輸鹽三千乘於有

者論旨 既循往例兼恃大功令致不許奏請移重榮為

定州節度 以王處 制下不奉詔 榮上書劾令致離間方

鎮令致 遣邵寧 率禁軍攻之屯於沙苑 且言奉密詔須

公到使 我圖公此 令致朱全忠朱致之惑上也因示偽

解克用 方與全忠 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攻帝數詔和

中兵戰 沙苑為 重榮擊敗之十二月令致挾天子出幸

寶雞太原 聞之乃與 重榮入援京師遣使迎駕還宮令

致尤懼 却劫幸山 南及朱致立襄王稱制重榮不受命

會太原 之師於河 西以圖興復 故與克用善遣諫議大

夫劉崇 望齋詔論 天子意兩人聽命即獻 明年王行瑜

殺朱致 僖宗反 正重榮之 忠力居多重榮用法稍嚴季

年尤甚 嘗植大木 河上內設機軸有 部下常行儒者嘗

有所譴 罰深銜之 光啓三年六月行 儒以兵攻府第重

榮夜出 於城外別 墅詰旦為行儒所 害行儒乃推重盈

為帥 重盈歷汾 州刺史黃巢度淮 羅陝觀察使重榮

同中書 門下平章 事及代重盈既立 誅行儒與其黨安

集軍民 昭宗立進 太傅兼中書令封 琅邪郡王父子乾

寧初重 盈卒軍府 推行軍司馬王珂 為留後重盈子共

時為陝 帥瑤為絳 州刺史珂即重榮 兄重簡子出繼重

榮繇是 爭為蒲帥 瑤珙上章論列又 與朱溫書云珂非

吾兄弟 家之蒼頭 也小字蟲兒安得 繼嗣珂上章云亡

父有興復之功遣使求援於太原 請婚於 李克用 太原保薦於

朝 崔胤為河 中節度使 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為

援 親也將不 利於公 晉三鎮互相表薦昭宗詔諭之曰吾

以太原 與重榮有 再造之功 已俞其奏矣 弟行約攻河

用遣李 嗣昭援之 敗 故明年五月茂貞等三人率兵

賊害時 政立吉王 請以河中 授珙瑤連兵攻

子克用 怒出師 討三鎮瑤 珙兵退克用 拔絳州斬

於渭北 取行約於 朝邑行約 走京師帝 幸在

立 請帝幸 鳳翔兩軍 合謀承天 門帝幸諸 王及衛兵 戰繼

反正 強不 有軍乃 退帝出幸 定州將李 筠軍嗣延 王戒

不嗣丹 王允以鹽 州六都兵 從帝出啓 夏門次於 郊兩

軍 亦數萬 帝欲入谷 中自固以 谷有沒唐 石惡之徒 石

門民匿 保山谷間 帝每出或 獻節繫帝 馬為善民 皆

流涕既 而遣嗣昭 王知柔及 劉光裕還 京師克用 遣使

者奔問 行在帝因 詔克用河 以兵趨新 平又詔涇 州張

鑄會克 用軍以扼 破陽克用 在河中未 出忠帝懼 茂貞

之逼復 使嗣延王 戒不以御 服玉帶賜 之督其西 乃壁

謂北進 營渭橋於 是行瑜韓 建茂貞皆 遣兵數

却度真 懼新繼鵬 傳首以謝 繼鵬姓關 名珙左神 策軍

拍張人 為茂貞養 子云詔削 行瑜官爵 天子以珂 為河

以克用 為邠寧四 面行營都 招討使 中節度授 以旄鉞仍 充供軍糧 料使既誅 王行瑜 克用

存貞請 天子還宮 詔以駙 三千克用 以女妻之 珂親至 太原太原 令李嗣昭 將兵助珂 攻珙珙每 戰頓敗珙 性

慘刻人 有踰犯必 斬首置於 座前言笑 自若部下 咸若

之因其削弱皆懷離叛光化二年六月部將李璠殺琪

自稱留後詔代琪節度又失衆凡五月為牙將朱簡所殺挈其地入朱全忠表授節度同平章事更

名友謙琪殺給事中王祝等十餘人幕府遭戮辱甚衆

聞剛鯁以給事中召道出陝琪謂且柄任厚禮之祝鄙

其武暴不降意既寔盛列珍器音樂琪請於祝曰僕今

日得在子弟列大賜也三請祝不答琪勃然曰天子召

公不可留此遂罷遣吏就道殺之族其家投諸河以

溺死聞帝不能詰琪死贈太師詔

光化末朱温初伏鎮

定將圖關輔始全忠擊楊行密不能克諷荆襄青徐等

討全忠由是兩罷之全忠怨珂不忘也

屬劉季述廢

立之際京師倣擾

崔胤潛乞師於汴以圖

反正

温謂其將張存敬侯言曰王珂恃太原之勢侮慢藩鄰

骨肉相殘自大其事爾為我持一繩以縛之存敬等率

兵數萬渡河由舍山出其不意天復元年正月兵攻晉

絳珂將絳州刺史陶建釗晉州刺史張漢瑜既無備即

開門降温令別將何綱守晉州扼其援路

原晉絳既當兵衝援師不能進珂妻書告太原曰賊勢

攻逼朝夕為俘囚乞食大梁大人安忍不救克用曰賊

阻前途衆寡不敵救則與爾兩亡可與王郎歸朝廷珂

計無從出即謀歸京師又使人告李茂貞曰聖上初反

正詔藩鎮無相侵伐同匡王室朱公不顧國家約束率

遣賊臣急攻敝邑則朱公之心可見矣敝邑若亡則同

華邪岐非諸君所能保也天子神器拱手而授人矣此

自然之勢也公可與華州令公早出精銳固潼關以應

敝邑僕自量不武請於公之西偏求為鎮守此地請公

有之關西安危國祚延促繫公此舉也茂貞不答珂勢

賊將渡河歸京師人情離合時河橋毀圯凌漸鯁塞舟

楫難濟珂族艤舟有日珂夜自慰諭守陴者默然無應

牙將劉訓夜半至珂寢門珂叱之曰兵欲反耶訓解衣

袒索曰公苟懷疑訓請斷臂珂曰事勢如何計將安出

訓曰若夜出整棹待濟人必爭舟苟一夫鳴張其禍莫

測不如俟明旦以情論三軍願從者必半然後登舟赴

關可以前濟不然則召諸將校且為款狀以緩賊軍徐

圖向背策之上也珂然之即登城謂存敬曰吾於汴王

有家世事分公宜退舍侯汴王至吾自聽命

温自洛陽至先哭於重榮之墓悲不自勝陳辭致祭蒲

人聞之感悅

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耶郎君若以亡國之禮相見黃

之至是忘言過重榮

慕偽哭而祭次虞鄉

珂欲面縛牽羊以見温報曰太

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耶郎君若以亡國之禮相見黃

泉其謂我何及珂出迎之於路握手歔歔聯轡而入居半月以存敬守河中珂舉家徙於汴後温令珂入覲遣人殺之於華州傳舍自重榮初帥河中傳至珂二十年

新書贊曰以亂救亂賊者能之以亂不能救亂賊者能之蓋救亂似爾然而似之耳故不足與共功觀王重榮寧不信哉破黃巢佐李克用平京師若有為當世者俄而奮私隙逼天子出奔雖賊未攻而偽襄王謂曰定王室實界之也身死部將手救亂而卒於亂重榮兩得之不殺朱全忠而為全忠誅絕其嗣矣

王處存京兆萬年縣勝業里人世隸神策軍為京師富族財產數百萬父宗自軍校累至檢校司空金吾大將軍左街使遙領興元節度宗善興利乘時貿易由是富

唐書王處存

七

擬王者仕宦因貴而貴侯服玉食僮奴萬指處存起家右軍鎮使累至驍衛將軍左軍巡使乾符六年十月檢校刑部尚書義武軍節度使明年黃巢犯闕僖宗出幸處存號哭累日不俟詔命即率本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往山南衛從車駕時李都守河中降賊會王重榮斬偽使通使於處存乃同盟誓師營於渭北唐宏夫亦屯渭北詔處存檢校尚書右僕射督戰俄拜東面行營招討使中和二年授京城東面都統時巢賊僭號天下藩鎮多受其偽命惟鄭畋守鳳翔鄭從諱守太原處存王重榮首倡義舉以招太原俄而鄭畋破賊前鋒王鐸自行在至故諸鎮翻然改圖以出勤王之師中和元

年四月僖宗紀二年二月涇原行軍唐宏夫敗賊將林言尚讓

軍乘勝進逼京師處存自渭北親選驍卒五千皆以白繻為號夜入京城賊已遁去京師故人見處存遮道慟哭歡呼塞路軍人皆釋兵爭據第宅坊市少年多帶白號雜軍翼日賊偵知自灊上復襲京師市人以為王師歡呼迎之處存為賊所迫收軍還營賊怒召集兩市丁壯七八萬併殺之血流成渠處存家在京師世受國恩以賊寇未平變輿出狩每言及時事未嘗不喑鳴流涕諸軍義之前後遣使十輩迎李克用既奔世姻好特相款昵洎收京師王鐸第其功勤王舉義處存為之最收

唐書王處存

八

城破賊克用為之最以功檢校司空後又遣大將張公慶率勁兵三千合諸軍滅賊巢於泰山以功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田令孜討王重榮詔處存為河中節度處存上章申理言重榮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除改以搖藩鎮之心不納起上道軍次晉州刺史黃君武閉門不內而重榮拒詔初幽鎮兩藩兵甲強盛易定於其間疲於侵寇及匡威得志驕盈恒欲兼并之賴與太原姻好每為之援處存亦睦鄰以禮優撫軍民折節下士人多歸之以至抗衡列鎮累加侍中檢校太尉乾寧二年九月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師諡曰忠肅三軍以河朔舊事推其子副大使部為留

後朝廷從而命之授以旄鉞尋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

累至太保光化三年七月汴將張存敬進寇幽州以瓦橋

旋入邴溝部方與劉守光厚部遣馬步都將王處直將兵拒

之為存敬所敗退營沙河令騎將甄瓊章次義豐而存敬遊奔騎已至且戰且引十

餘里執瓊章而氏叔琮下深澤執大將馬少安圍邴州

屠之斬刺史楊約休兵十日存敬軍河北挑戰處直不

出涉河乃戰處直大敗亡將十五士死者數萬汴人進

存敬收械甲以賦戰士而焚其餘遂圍定州

擊營於懷德驛處直之眾奔繞城中大恐十月部斬親吏梁汶

校太尉天復初卒於晉陽其弟鄴克用以女妻之歷嵐

石沔三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天祐中卒

處直字允明處存母弟也初為定州後院軍都知兵馬

使汴人入寇處直拒戰不利而退三軍大譟推處直為

帥及部出奔乃權留後事汴將張存敬攻城梯衝雲合

處直登城呼曰敝邑於朝廷未嘗不忠於藩鄰未嘗失

禮不虞君之涉吾地何也朱温遣人報之曰何以附太

原而弱鄰道處直報曰吾兄與太原同時立勳王室地

又親鄰修好往來常道也請從此改圖温許之仍歸罪

於孔目吏梁問以從孫為質上所持節出絹十萬疋新書三牛酒

以犒汴軍存敬修盟而退温因表授旄鉞檢校左僕射

天祐元年加太保封太原王後仕偽梁授北平王檢校

太尉不數歲復仕於莊宗後十餘年為其子都廢歸私

第尋卒年六十一

諸葛爽青州博昌人役屬縣為伍伯為令所笞乃弃役

以里謳自給會龐勛之亂乃委身為徐卒累軍功至小

校官軍討徐龐勛勢蹙率百餘人與泗州守將湯羣歸

國累授汝州防禦使李琢為招討使討沙陀於雲州表

爽為副表為北面招討副使從夏綏銀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廣明元年賊陷京

師詔爽率代北行營兵馬赴難關中爽軍屯櫟陽潼關

不守車駕出幸爽乃降賊巢以爽為河陽節度使代羅元果者本神策將狀短陋倚中官勢剽財輸京師凡鉅

萬人怨之爽至募州人戰眾不從相率迎爽元果奔行

在巢賊敗復表歸國拜節度使進位檢校司徒李克用授陳許道天井關

不肯假道出屯萬善克用自河中趨汝洛爽累授京師

東南面招討諸行營副都統左先鋒使兼中書門下平

章事朱温為賊守同州爽率輕兵入之温偃旗設伏以

待爽謂賊遁士解甲就舍伏發爽悉棄鎧馬奔還至修

武時魏博韓簡軍勢方盛中和元年四月僖宗紀二魏

人攻河陽大敗爽軍於修武爽弃城遁走簡令大將守

河陽乃出師討曹全晟於鄆州十月孟州人復誘爽爽

自金商率兵千人復入河陽乃犒勞魏人令趙文珩率

之而去十一月爽攻新鄉簡自鄆來逆戰軍於獲嘉西

北時簡將引魏人入趨關輔誅除巢孽自有圖王之志

歸魏州爽軍乘之簡鄉兵八萬大敗奔騰亂死清水為

之不流明年正月簡為牙軍所殺爽軍由是大振詔爽

面招討使伐秦宗及巢賊將敗爽復歸國案自及巢賊

簡當爽雖起羣盜既貴之後善於為理所至法令澄清

人無怨歎人士以此多之擢累檢校司空光啓二年爽卒帳中

將劉經澤州刺史張言以爽子仲方為孟帥俄而蔡賊孫儒

率眾攻之城陷於賊仲方歸於汴儒遂據孟州

高駢字千里幽州人祖崇文元和初功臣封南平王自

有傳父承明神策虞候駢家世仕禁軍幼而朗拔好為

文多與儒者遊喜言理道兩軍中貴翁然稱重乃廢之

唐書高駢

勇爵事李叔明為司馬有二鵬並飛駢曰我且貴累歷

神策都虞候會党項羌叛令率禁兵萬人戍長武城時

諸將禦羌無功惟駢伺隙用兵出無不捷懿宗深嘉之

西蕃寇邊移鎮秦州尋授秦州刺史本州經略使取河

州略定鳳林關先是李琢為安南都護貪於貨賄虐賦

夷獠人多怨叛遂結蠻軍合勢攻安南陷之自是累年

亟命將帥未能收復五年移駢為安南都護召還京師

於是容管經略使張茵至則匡合五管之兵期年之內

招懷溪洞誅其首惡一戰而蠻卒遁去收復交州郡邑

駢過江約監軍李維周繼進維周擁眾壁海門駢次峯

州大破南詔蠻收所獲贍軍維周忌之匿捷書不奏朝

廷不知駢問百餘日詔問狀維周劾駢玩敵不進更命

右武威將軍王晏權往代駢俄而駢拔安南斬蠻帥段

歸而駢遣王惠贊傳首還京師見臚臚甚盛乃晏權

等惠贊懼奪其書匿島中聞關至京師天子覽書御宣

政殿羣臣皆賀大放天下進駢刑部尚書仍鎮安南以

諸道行營招討使始築安南城又以廣州饋運艱澀駢

視其水路自交至廣多有巨石梗途乃購募工徒作法

去之由是舟楫無滯安南儲備不乏至今賴之又使者

鑿道五所置兵護送其徑青石者或傳馬援所不能

治既攻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天

子嘉其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駢之戰其從孫濟常先

拜交州遷檢校工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

等使治鄆之政民吏歌之德宗立即其軍加同南詔蠻

寇鄆州渡瀘肆掠乃以駢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觀

察等使乘傳詣軍及劍門下令開城縱民出入左右諫

三十萬駢信聞我至尚敢邪當是時蠻攻雅州壁虛山

間駢至遠解去駢即移檄驛信勒兵從之驛信大懼送

質子入朝約不敢寇蜀有突將分左右二廂廂有虞候

詰火督盜賊有兵馬虞候主調發駢罷其一各置一虞

候又以蜀兵屏詔蠻新定人未安業罷突將月廩并餐

錢約曰府庫完當如舊又團練兵戰者厚其衣廩不團

練者但掌文書倉庫衣廩減焉駢曰皆王卒命均之戰

士失望於時天平昭義義成軍合蜀兵凡六萬駢之

自將出屯也突將亂乘門以入駢匿於園求不得天

日州雖更蠻亂戶口尚完府庫方實公削軍廩以自養不堪

其虐故亂監軍懼講解之取役夫數百名叛卒藉斬其首乃

定駢徐出以金帛厚賞士開府庫悉還其衣廩然密藉

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夷其族雖孕者不貸投口

於江有一婦方踞而乳子將就刑媼傷之疑其畏死謂

曰以子丐我一詣曹司也婦蹶起曰我知之且飽吾子

不可使以饑就戮也見刑者拜曰榮有節度使奪戰士
食一日忿怒淫刑以逞國家法令何有也我死當許於
天使此賊闔門如今日寃也速死神色晏然蜀人間者
為重泣賊復錄突將成還者九名貯器中意不擇則探
之或十或五投將李敬全斬決視吏王嚴說駢曰失將
在行者初不知謀公當赦之駢悅投丸池中人乃安

蜀土散惡成都比無垣墉駢乃計每歲完葺之費貳之

以塼甃雉堞由是完堅負城邱陵悉墾平之以便農桑

也濟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吉孰傳檄雲南以兵壓境

講信修好不敢入寇進位檢校尚書右僕射檢校江陵

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梁續者本以昭義軍乾符四年

進位檢校司空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江西道觀察

等使進封燕國公時草賊王仙芝陷荆襄宋威率諸道

厚厚高駢

三

師討逐其眾離散過江表天子以駢前鎮鄆軍民畏服

仙芝徒黨鄆人也故授駢京口節鉞以招懷之尋授諸

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等使駢令其將張璘梁繼

分兵討賊前後累捷降其首領甲師數十人賊南趨嶺

表天子嘉之又詔駢料官軍義營鄉團歸其老弱傷夷

賊更推黃巢南陷廣州駢遣潘以兵五千屯都扼賊西

路留後王重任以兵八千並海進後循潮自將萬人由

大庚擊賊廣州且請起荆南王璠兵三萬壁桂未以邑

管兵五千壁端州則賊無遺類帝納其策而駢卒不行

六年冬進位檢校司徒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

副大使知節度事兵馬都統鹽鐵轉運使如故駢至淮

南繕完城壘招募軍旅土客之軍七萬乃傳檄徵天下

兵威望大振朝廷深倚賴之進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既而黃巢賊合仙芝殘黨復陷湖南浙西州郡眾號百

萬巢據廣州求天平節鉞朝廷議欲以南海節鉞授之

宰相盧攜與駢素善以駢前在浙西已立討賊之効今

方集諸道之師於淮甸不宜捨賊以弱士心鄭畋議且

宜假賊方鎮以紓難二人爭論於朝以言詞不遜由是

兩罷之駢方持兵柄聞朝議異同心頗不平之廣明元

年夏潯破賊大雲倉詐降巢巢不意其襲遂大奔引殘

巢大懼以金陷潯騰書於駢巧歸命駢信之許為求節

度當此時昭義武寧義武兵數萬赴淮南駢欲專已功

即奏賊已破不須大兵有詔黃巢之黨自嶺表北趨江

淮由采石渡江張璘勒兵天長欲擊之巢擊殺潯乘勝

駢怨朝議有不附已者欲賊縱橫河洛令朝廷聳振則

從而誅之大將畢師鐸曰妖賊百萬所經鎮戍若蹈無

人之境今朝廷所恃者都統破賊要害之地惟江淮為

首彼眾我寡若不據津要以擊之俾北渡長淮何以扼

束中原陷覆必矣駢駭然曰君言是也即令出軍有愛

將呂用之者以左道媚駢駢頗用其言用之懼師鐸等

立功即奪已權從容謂駢曰相公勳業高矣妖賊未殄

朝廷已有間言賊若盪平則威望震主功居不賞公安

稅駕耶為公良畫莫若觀釁自求多福駢深然之乃止

厚厚高駢

古

諸將但握兵保境而已巢據滁和去廣陵纔數百里乃求接陳許巢逼揚州衆十五萬

壁泗州以待援駢兵終不出其年冬賊陷河洛中使促駢討賊冠蓋相望駢終逗撓不行既而兩京覆沒盧

攜死天子猶冀駢立功眷寄未衰詔刺史若諸將有功東面都統京西京北神

策軍諸道兵馬等使 駢大閱軍師欲兼并兩浙為孫

策三分之計天子在蜀亟命出師中和二年五月雉雊

於揚州廨舍占者云野鳥入室軍府將空駢心惡之其

月盡出兵於東塘結壘而處每日教閱如赴難之勢仍

與浙西周寶書請同人援京師寶大喜即點閱將赴之

遣人偵之知其非實駢在東塘凡百日託以寶及浙東

利復還廣陵蓋禳雉之異也僖宗知駢無赴難意乃

潼關已東止有一徑其為險固甚於井陘豈有狂寇奔

衝略無阻礙即百二之地固是虛言神策六軍此時安

在陛下蒼黃西去內官奔命東來黎庶盡被殺傷衣冠

悉遭屠戮今則園陵開毀宗廟荆榛遠近痛傷遐邇嗟

怨雖然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

陵之開毀臣之痛也實在於斯此事見之多年不獨知

於今日况自崔蒲盜起朝廷徵用至多上至帥臣下及

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用此為謀安能辦事陛下今

用王鐸盡主兵權誠知狂寇必殲巢巢即覆臣讀禮至

宣尼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使子路出延射曰

潰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於射也嚴誠

如斯圖功也豈宜容易陛下安忍委敗軍之將陷一儒

臣崔安潛到處貪殘只如西川可為驗矣委之副貳詎

可平戎况天下兵驕在處僭越豈二儒士能敵彊兵萬

一乖張將何救助願陛下下念黎庶上為宗祧無使百

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臣但慮寇生東土劉

氏復興即軼道之災豈獨往日乞陛下稍留神慮以安

宗社今賢才在野儉人滿朝致陛下為亡國之君此子

等計將安出伏乞戮賣官鬻爵之輩徵鯁直公正之臣

委之重難置之左右克復官闕莫尚於斯若此時謗誹

黃巢殘兇纔及二萬經過數千里軍鎮盡若無人只如

兵財物即為已有縱然遣使徵得救旨不許過淮其時

敗走臣散徵諸道兵甲盡出家財賞給而諸道多不發

黃巢殘兇纔及二萬經過數千里軍鎮盡若無人只如

忠臣沈埋烈士匡復宗社未見有期臣受國恩深不覺語切無任憂懼之至詔報駢曰省表具悉卿一門忠孝三代勲庸銘於景鍾煥在青史卿承祖父之訓襲弓冶之基起自禁軍從微至著始則囊錐露穎稍有知音尋則天驥呈才急於試効自秦州經略使授交趾節旄聯翩寵榮汗漫富貴未嘗斷絕僅二十年卿報國之功亦可悉數最顯赫者安南拒蠻至今海隅尚守次則汶陽之日政聲洽平泊臨成都脅歸驃信三載之內亦無侵凌創築羅城大新錦里其爲雄壯實少比儔渚宮不暇於施爲便當移鎮建鄴纔聞於安靜旋即渡江自到廣

唐書高駢

六

陵併鍾多壘卽亦招降草寇救援臨淮大約昭灼功勳不大於此數者朝廷累加渥澤靡恡徽章位極三公兵環大鎮銅鹽重務綰握約及七年都統雄藩幅員幾於萬里朕瞻如太華倚若長城凡有奏論無不依允其爲託賴豈愧神明自黃巢肆毒咸京卿並不離陪苑豈金陵苑水能遮鴟鵂之雄風伯雨師終阻帆檣之利自聞歸止寧免鬱陶卿旣安住蕪城鄭畋以春初入覲遂命上相親領師徒因落卿都統之名固亦不乖事例仍加封實貴表優恩何迺疑忿太深指陳過當移時省讀深用震嗟聊舉諸條粗申報復卿表云自是陛下不用微

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者朕按卿汶上超領劍南荆潤維揚聯居四鎮綰利則牢盆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南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雄而乃貴作司徒榮爲太尉以爲不用何名爲用乎卿又云若欲俯念舊勳佇觀後効何不以王鐸權位與臣主持必能糾率諸侯誅鋤羣盜者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滅元兇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心期貔武便掃欃槍卿初委張璘請放却諸道兵士辛勤召置容易放還璘果敗亡巢

唐書高駢

六

益顛越卿前年初夏逞發神機與京中朝貴書題云得靈僊教導苙種之後賊必蕩平尋聞圍逼天長必謂死在卿手豈知魚跳鼎釜狐脫網羅遽過長淮竟爲大恣都統旣不能禦過諸將更何以枝梧果致連犯關河繼傾都邑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惟增悽惻及朕蒙塵入蜀宗廟汚於賊庭天下人心無不雪涕旣知麻數猶在謳謠未移則懷忠拘怒之臣貯救難除姦之志便須果決安可因循况恩厚者其報深位重者其心急此際天下義舉皆望淮海率先豈知近輔儒臣先爲首唱而窮邊勇將誓志平戎關東寂寥不見干

羽泊乎初秋覽表方云仲夏發兵便詔軍前并移汶上
喜聞兵勢渴見旌幢尋稱宣潤阻難從天討謝元破
苻堅於淝水裴度平元濟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
卿又云若不斥逐邪佞親近忠良臣既不能保家陛下
豈能安國忽當今日棄若寒灰者未委誰是忠良誰為
邪佞終日寵榮富貴何嘗不保其家無人扞禦寇戎所
以不安其國豈有位兼將相使帶銅鑿自謂寒灰真同
浪語卿又云不痛園陵之開毀不念宗廟之焚燒臣實
痛之實在茲也且龜玉毀於楨中誰之過也鯨鯢漏於
網外抑有其由卿手握強兵身居大鎮不能遮圍擒戮

唐書高宗

元

致令脫漏猖狂雖則上繫天時抑亦旁由人事朕自到
西蜀不離一室之中屏棄笙歌杜絕遊獵蔬食適口布
服被身焚香以望園陵雪涕以思宗廟省躬罪己不敢
違安姦臣未悟之言誰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
當卿又云自來所用將帥上至帥臣下至裨將以臣所
料悉可坐擒用此為謀安能集事者且十室之邑猶有
忠信天下至大豈無英雄况守固城池悉嚴兵甲縱非
盡美安得平欺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
將只如拓拔思恭諸葛爽輩安能坐擒耶勿務大言不
堪垂訓卿又云王鐸是敗軍之將兼徵引嬰相射義者

昔曹沫三敗終復魯讎孟明再奔竟雪秦恥近代汾陽
尚父咸寧太師亦曾不利鼓聲尋則功成鍾鼎安知王
鐸不立大勳卿又云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
席之恥但慮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即軹道之災豈獨往
日者我國家景祚方遠天命未窮海內人心尚樂唐德
朕不荒酒色不虧刑名不結怨於生靈不貪財於寓縣
自知運祿必保延洪况巡省已來禎祥荐降西蜀半年
之內聲名又以備全塞北日南悉來朝貢黠髮善闢並
至梯航但慮天寶建中未如今日清宮復國必有近期
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為其首遽言刮席之恥比朕於

唐書高宗

子

劉盆子耶仍憂軹道之災方朕於秦子嬰也雖稱直行
何太罔誣三復斯言九深駭異卿又云賢才在野儉人
滿朝致陛下為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伏乞戮賣
官鬻爵之輩徵鯁直公正之臣者且唐虞之世未必盡
是忠良今巖野之間安得不遺賢彥朕每令銓擇亦遣
訪求其於選將料兵安人救物但屬收復之業講求理
化之基自有長才同匡大計賣官鬻爵之士中外必不
有之勿聽狂辭以資游說且朕遠違宮闕寄萬巴印所
失恩者甚多尚不興怨卿落一都統何足介懷况天步
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猶存但守君臣之軌儀

正上下之名分宜遵教約未可噶凌朕雖冲人安得輕

侮但以知卿歲久許卿分深貴存終始之恩勿貯猜嫌

之慮所宜深省無更過言駢始以兵權欲臨藩鎮吞併

江南一朝失之威望頓減陰謀自阻故累表堅諭欲其

復故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姦便明年四月王鐸與

諸道之師敗賊關中收復京城駢聞之悔恨萬狀而部

下多叛計無所出乃託求神仙屏絕戎政軍中可否取

決於呂用之用之者翻陽人世為高僧往來廣陵得諸

山事方士牛宏微得見駢署幕府稍補右職用之既少
愈器之乃廣樹朋黨刺知駢動息持金帛還結左右日

為誕妄光啓初僖宗再幸山南李煜僭號偽授駢中書

令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等使駢方怨望而甘

於偽署稱藩納賄不絕於途宴安自得日以神仙為事

呂用之又薦暨工諸葛殷張守一有長年之術駢並署

為牙將初殷將見用之給曰上帝以公為人臣慮機事

以禍衣見辨無窮駢大驚駭焉將軍其陰狡過用之
遠甚有大貴居第華壯殷求之不得謂駢曰城中且有

仙樓延和閣高八十尺飾以珠璣金鈿侍女數百皆羽

衣霓服和聲度曲擬之鈞天日與用之殷守三人授道

家法錄談論於其間賓佐罕見其面用之自謂與仙真
通對駢叱咤風雨

或望空顧揖再拜語言俚近左右或竊議輒殺之後無

人言鹽城有寶劍須真人取之惟勝可往駢許諾數月

駢寶劍之常持以坐起用之憚其術窮且見詭乃刻青

石手板為龍蛇隱起文曰帝賜駢使人潛植机上駢得

之大喜為萬鴿庭中設機關觸人則飛動駢衣羽服乘

學者真氣虧沮耳駢始棄人問事絕妄駢少選印不得

見客至先遣薰濯詣方士被除謂之解穢少選印不得

刑重賦人人思亂乃擢廢吏百餘號察子厚稟食命居

衛閭閻凡民私閱隱語莫不道邪軍與守一分總置官屬
如駢府用之每出入騶御至千人建大第軍胥營署皆
備建百尺樓託云占星實窺伺城中之有變者左右
侍百餘皆媚秀光麗善歌舞中饋束帶以侍月二十
其費仰於民不足楚數規戒其失不聽姚歸禮謀殺之弗
貴產贖罪俞公楚數規戒其失不聽姚歸禮謀殺之弗

克用之因請二人於駢使以驍雄兵三千督盜於外密

使兵襲之舉師藏駢怒命左右扶出以狀授用之

除之高氏且無種駢故妄言因出波筆驗之駢救吏禁

誣漢貨貫不能滿故妄言因出波筆驗之駢救吏禁

出入俄署舒州刺史未幾為下所逐用之構之也駢使

人殺漢嗣襄王溫偽授用之為嶺南節度使用之始開

府置官屬禮與駢均矣以鄭杞董僅吳邁為腹心駢之

不能也皆備使附已政事未嘗關駢駢內侮欲收其權

於其第密縊之問計於杞僅請駢齋 府第有隋煬帝所

造門屋數間俗號中書門最為宏壯光啓元年無故自

壞明年淮南饑蝗自西來行而不飛浮水緣城而入府

第道院竹木一夕如翦經象幢節皆齧去其首撲之不

能止旬日之內蝗自食噉而盡其年九月雨魚是月十

十一月雨雪陰晦至三年二月不解比歲不稔食物踊貴道壅相望饑骸蔽地是月浙西周寶為三軍所逐駢喜以為妖異當之三月蔡賊過淮口略定遠聲言涉淮駢令畢

師鐸出軍禦之師鐸與高郵鎮將張神劍鄭漢璋等率行營兵反攻揚州四月城陷師鐸囚駢於道院誅用之支黨數

十召宣州觀察使秦彥為廣陵帥既而蔡賊楊行密自壽州率兵三萬乘虛攻城城中米斛五十千餓死大半

師鐸出駢囚南第秦稠麾下無厭燒貢奉樓數十楹取珍寶始駢自乾符以來貢獻不入天子貨山積私置郊祀元會供帳什器極功巧至是為亂兵所剽略盡師鐸徒駢東第禽諸葛般腰下得金數斤百姓交唾拔須髮無遺再縊乃絕仇家睚眦其目去市人投瓦礫擊尸俄而成冢駢出金遺守者師鐸知之加兵苛督復入

四署中子弟十餘人同幽之顧雲入見駢猶自若駢家曰吾復居此天時人事必有意師鐸復推立之

屬並在道院秦彥供給甚薄薪蒸亦闕奴僕徹延和閣欄檻煮革帶食之互相篡啖駢召從事盧況謂之曰予

三朝為國粗立功名比擺脫塵埃自求清淨非與人世爭利一旦至此神道其何望耶掩涕不能已初師鐸之

入城也愛將申及謂駢曰逆黨人數不多即目弛於防禁願奉令公潛出廣陵依投支郡以圖雪恥賊不足平

也若持疑不決及旦夕不得在公左右駢怯懼不能行其謀及乃九月師鐸出城戰敗慮駢為賊內應又有尼

奉仙自言通神謂師鐸曰楊府災當有大人死應之自

此善也秦彥曰大人非高令公即師鐸以兵攻道院命左右陳賞侍者白駢曰有賊攻門曰此秦彥來整

衣候之俄而亂卒昇階駢罵曰軍事有監軍及諸將在何遠爾眾碎易有奮而擊駢者

曳駢數之曰公上負天子恩下陷揚州民淮南塗炭公之罪也駢未暇言首已墮地矣駢既死左右奴客踰垣

而遁入行密軍行密聞之舉軍縞素繞城大哭者竟日仍焚紙奠酒信宿不已獨用之縗服哭三日駢與兒姪死於道院

與子弟都一坎瘞之裏之以甕行密入城以駢孫俞為判官令主喪事葬送未行而俞卒後故吏鄭師虔收葬

之初師鐸入城呂用之張守一出奔楊行密詐言所居有金行密入城掘其家地下得銅人長三尺餘身被極

梏釘其心刻高駢二字於胷蓋以魅道厭勝蠱惑其心以至族滅行密責其罪并張守一斬於三橋妻子皆死著其罪於路

畢師鐸者曹州冤胸人乾符初與里人王仙芝嘯聚為盜相與陷曹鄆荆襄師鐸善騎射其徒目為鴿子仙芝

死來降高駢初敗黃巢於浙西皆師鐸梁纘之効也頗寵待之駢末年惑於呂用之舊將俞公楚姚歸禮皆為

用之護構見殺師鐸意不自安有愛妾復為用之所奪師鐸有妾美用之請見不可狙其出觀焉怒而棄之內忿懼為子結婚於高郵將張神劍陰倚為援朱全忠方

攻秦宗權駢慮其奔突使師鐸率兵踰都梁山不見賊還師鐸見駢府宿將多以讒死憂甚用之益加禮師鐸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正史類 卷四 反文內

愈恐謀於神劍神劍不
然其言而猜嫌日結

光啓三年三月蔡賊楊行密逼
淮口駢令師鐸率三百騎戍高郵戍將張神劍亦怒用

之兩人謀自安之計用之伺知亟請召還師鐸母在廣

陵遣信令師鐸遁去師鐸憂未知所出而駢子怒用之

謂師鐸日用之欲因此行圖君既授書神劍矣或謂師

鐸曰請殺神劍併高郵之兵趨府令公必殺用之爲解

又曰不如投徐州則身存而家保師鐸曰非計也呂用

之誑惑主帥塗炭生民七八年來鬼怨人怒我若重獲

也今日之事安知天不假予誅妖亂而康淮甸耶又

曰鄭漢璋是我歸順時副使常切齒於用之今率精兵

在淮口聞吾此舉卽樂從也衆然之神劍未知方惟牛

夜出土皆絳繪乃趨淮口漢璋聞以麾下出迎師鐸

與漢璋合得兵千人又相與至高郵問計於張神劍神

劍謂其變神劍辭不知師鐸語稍侵神劍曰公見事晚耶用之一妖物耳

前受襄王偽命作鎮廣州遲留不行志圖淮海節鎮令

公已奪其魄彼一旦成事焉能北面事妖物耶卽割臂

血爲盟推師鐸爲盟主稱大丞相移檄郡縣以誅用之

守一爲名乃署其卒長唐宏王朗駱元真倪詳遂本新

作趙簡等分董其卒三千人將發神劍中悔繆日公兵

糧乏衆心搖矣神劍請按軍高郵爲公聲援而督糧道

師鐸曰民稟尚多何患資諸城中攜旌無鬪志何事聲

援君意不行孰敢違漢璋內忌神劍恐不
爲已下勸許其計約城破至帛子女共之

四月趨廣陵

營於大明寺揚州大駭呂用之分兵城守且自督戰命

金一餅士多山東人堅悍頗用命師高駢登延和閣聞

鼓譟聲怪之用之曰師鐸兵士迴戈止遏不得適已隨

宜處置公幸勿憂苟不聽徒勞元女一符耳駢曰吾覺

矣善自爲之勿使吾爲周師鐸陳兵數日用之屢出戰

師鐸憂其不克求救於宣州秦彥曰苟得廣陵則迎公

爲帥彥令牙將秦稠率兵三千助之師鐸門客畢慕顏

自城中出口人心已離破之必矣秦稠軍至兵威漸振

駢聞甚憂謂用之曰吾以心腹仗爾不能駕馭此輩悞

我何多百姓遭罹饑饉不可虐用吾自枉手札喻師鐸

可令大將一人自行用之卽以其黨許勸送駢書師鐸怒曰梁繼

韓問何在合爾來耶卽斬之乃繫書射城內用

用之選勁兵自衛

一日至道院駢叱去之駢驚匿內發少選乃出此日得非反邪命在

始與駢乃合猶子傑握牙兵師鐸舉揚子發民慮舍治其用之大索居

得息又疑爲間數易區處家有人馬及丁壯驍將以長刀擁脅乘城晝夜不

與師鐸子出城喻之師鐸令子還白曰不敢負令公恩

德正爲淮南除弊但斬用之守一卽日退還高郵應以

爲質駢恐用之屠秦稠攻西南隅城中應之卽日城陷

師鐸入守將張全通戰死其家乃收置署中呂用之由蔡佐門遁走駢從

率牙兵將執用之以昇師鐸左鎮邪兵復斷其後用之
 懼乃出奔用之既出以兵攻淮口未下鄭漢璋擊之遂
 奔天長初用之許為驛書召兵於廬壽驛聞師鐸至
 城陷而楊行密萬人次天長川之自歸驛聞師鐸至
 續謝曰初不用子計以及此庸何追授以兵改服俛之
 使保子城遲明師鐸縱火大掠驛乃命徹備改服俛之
 與師鐸交拜如賓主之儀即日署為節度副使漢璋神
 劍皆署職事秦稠點閱府庫監守之仍密召彥於宣州
 師鐸去丞相號或謂師鐸曰公昨舉兵誅二妖物故人
 使係約迎秦彥情樂從今軍府已安以事理論之公宜還政高公自典
 兵馬戎權在手取捨自由藩鄰聞之不失大義議者皆
 言秦稠破城之日已召秦彥彥若為帥兵權非足下有
 也公感其援但以金玉報之阻其渡江最為上策若秦

唐書高彥

三

彥作帥則楊行密朝聞夕至如高令復帥外寇必自卷
 懷師鐸以告漢璋漢璋曰善師鐸猶豫未決張神劍求賂於師鐸辭以彥未至神劍怒與別
 將高彥將而秦彥軍至五月彥為節度使署師鐸為行
 攻師鐸軍司馬移居牙外心頗不悅是月楊行密引軍攻揚州
 彥兵拒戰繼敗八月師鐸與鄭漢璋出軍萬人擊行密
 皆大敗而還自是不復出九月師鐸殺高驂十月秦彥
 師鐸突圍而遁十一月秦彥師鐸引蔡賊孫儒之兵三
 萬圍揚州行密求救於汴朱全忠遣大將李璠率師淮
 口以為聲援孫儒以廣陵未下而汴卒來又慮秦彥師
 鐸異志四年正月孫儒斬秦彥師鐸於高郵之南鄭漢

璋亦死焉

秦彥者徐州人本名立為卒隸徐州乾符中坐盜繫獄
 將死夢人謂之曰爾可隨我及寤械破乃得逸去因改
 名彥乃聚徒百人殺下邳令取其資裝入黃巢軍巢兵
 敗於淮南乃與許勅俱降高駢累奏授和州刺史中和
 二年宣歙觀察使竇滂病彥以兵襲取之遂代滂為觀
 察使朝廷因而命之光啓三年揚州牙將畢師鐸囚其
 帥高駢懼外寇來侵乃迎彥為帥彥召池州刺史趙錕
 知宣州事自率眾入揚州師鐸推彥為帥五月壽州刺
 史楊行密率兵攻彥與神劍等連和遣其將張神劍令統兵屯

唐書高彥

三

灣頭山光寺行密屯大雲寺北跨長崗前臨大道自揚
 子江北至槐家橋柵壘相聯秦彥登城望之懼形於色
 乃授鄭漢璋唐宏等兵屯門樵蘇道絕食且乏令秦稠師鐸率勁卒八千出圍
 為行密所掩盡沒稠死之彥急求援於蘇州刺史張雄
 雄率兵赴之屯於東塘重圍半年城中芻糧並盡草根
 木實市肆藥物皮囊革帶食之亦盡外軍掠人而賣人
 五十千死者十六七縱存者鬼形烏面氣息奄然張雄
 多軍糧相約交市城中以寶貝市米金一斤通犀帶一
 得米五升雄軍得貨不戰而去九月畢師鐸出戰又敗
 彥使師鐸率兵三萬陣城下漢璋為前鋒宏次之駢元
 真樊約又次之師鐸王朗以騎為左右翼既成列久之

行密乃出委輜重於壁以羸兵守之伏精卒數千其方
行密先犯元真短兵接偽北師鐸諸軍奔其壁爭取金
玉貨糧伏謀而出行密引輕兵躡其尾俘殺旁午橫尸
十里師鐸等奔還元真戰死師鐸雅倚元真號敢能拒
敵既失之惋沮彌自是日與秦彥相對嗟惋問神尼奉
日不復議出戰矣

仙何以獲濟尼曰走為上計也彥遣漢璋擊神劍破之

追會大雨還行密以城尚堅師且老議解去用之禪將
晨伏兵西壕伺守者休代引而登殺數十人於門以招
外兵守軍亦厭若皆委兵潰師鐸與其家及彥奔東塘
人爭出相騰藉死壕壘幾滿王朗踏而殞行密既入殺
梁續於牙門以不死高氏難韓問間之赴井死十月彥
居人墮撥奄奄兵不忍加暴反斥餘糧救之

與師鐸突圍投孫儒並為所殺彥師鐸與唐宏悅詳焚
使孫儒引兵三萬襲揚州次天長彥等與之合還攻行
密取行密輜重牛羊數千計儒以食之乃屠高郵據之
張神劍奔還行密授之館而高郵成兵七百潰而來行
密疑有謀悉擊殺之因殺神劍儒攻城未得志慮彥師

厚書彙纂高城

鐸有異謀稍并其兵唐宏度不免即告備日師鐸密遣
人至汴儒大恐明日召彥師鐸漢璋會車中彥師鐸先
至壯士持之至儒所質彥反辨罪斬之至師鐸呼曰
丈夫成則王敗則虜君何多責為吾嘗將數萬兵不死
常人手得公之劍曠日矣儒罵曰庸賊欲汚我手邪趣
斬之漢璋至奮臂擊殺數人乃死身首糜散儒使宏主
騎兵厚賜之文德元年儒謀知行密糧乏自江滢之間
高郵襲之行密拔其眾還廬州儒遂據揚州江滢之間
廣陵大鎮富甲天下自師鐸秦彥之後孫儒行密繼踵
相攻四五年間連兵不息廬舍焚蕩民戶喪亡廣陵之
雄富掃地矣

時薄彭城人徐之牙將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進討
中和二年新書紀在中和元年八月此云二年誤武寧軍節度使支詳遣
薄與副將陳璠率師五千赴難行至河陰軍亂剽河陰

縣迴溥招合撫諭其眾復集懼罪屯於境上詳遣人迎
犒悉恕之溥乃移軍向徐州既入軍人大呼推溥為留
後送詳於大彭館溥大出資裝遣陳璠援詳歸京詳宿
七里亭其夜為璠所殺舉家屠害溥以璠為宿州刺史
竟以違命殺詳溥誅璠又令別將帥軍三千赴難京師

天子還宮授之節鉞及黃巢攻陳州營般秦宗權據蔡
州與賊連結徐蔡相近溥出師討之軍鋒益盛每戰屢
捷授東面兵黃巢之敗也合許竟鄆兵逐尚讓其將尚
讓以數千人降溥遣將李師悅等追尼巢至萊後林言
又斬黃巢首歸徐州時溥功居第一詔授檢校司徒同

厚書彙纂時溥

三

章檢校太尉中書令鉅鹿郡王宗權未平仍授溥徐州
行營兵馬都統蔡賊平朱全忠與之爭功遂相嫌怨淮
南亂朝廷以全忠遙領淮南節度以平孫儒行密之亂
溥自以先起功名顯朝廷位都統額不得而全忠得之頗恨汴人應援路出徐方全
道宿州遺溥書請假道溥阻之言其倚以兵襲之全
忠怒出師攻徐自光啓至大順六七年間汴軍四集徐
泗三郡民無耕稼頻歲水災人喪十六七全忠自將及
去溥窮乞師於李克用克用為攻碭山朱友裕救之各
亡其大將友裕進攻宿州不能拔時大順元年也明年
丁會築院闕汴水灌宿州三月拔之使劉瓛守而溥將
劉知俊引兵三千降全忠軍蓋不振民失田作又大水
荐饑死喪十七以上溥窘蹙求和于汴全忠曰移鎮則可然之朝

延以尚書劉崇望代溥以溥為太子太師溥懼出城見
 害不受代諭軍中回留詔聽可泗州刺史張諫問溥
諫大懼全忠為表徒鄭州刺史諫畏兩怨集已乃奔楊
行密行密以諫為楚州刺史并其民徒之以兵屯泗朱
友裕率軍攻溥嬰城不出有詔全忠曰軍行非吉日故
師無功全忠遣參謀徐璠至軍責諭友裕答曰溥困且
破乃徇妖辭士心惶矣焚其書 汴將龐師古陳兵於野
 溥求援於兗州朱瑾出兵救之全忠自以兵屯曹將去
事急可倍道趨之瑾兵二萬與溥合攻友裕存引兵疾
戰瑾溥還壁明日復戰重存敗死之進逼友裕友裕堅
營不 值大雪糧盡而還全忠使龐師古代友裕溥分兵
出 城中守陴者饑甚加之病疫汴將王重師牛存節
 不戰 夜乘梯而入溥與妻子登樓自焚而卒景福二年四月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李德裕傳 三

也地入于汴

朱瑄新書 宋州下邑人父慶盜鹽抵法瑄逃於青州為王

敬武牙卒中和初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敬武遣牙

將曹全晟新書 存實 率兵三千赴難關西以瑄為軍候會青

州警急敬武召全晟還路由鄆州時鄆帥薛崇為草賊

王仙芝所殺鄆將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晟知其兵寡襲

殺君裕據有鄆州自稱留後以瑄有功署為濮州刺史

留將牙軍光啓初魏博韓簡欲兼并曹鄆以兵濟河收

鄆全晟出兵逆戰為魏軍所敗全晟死之瑄收合殘卒

保州城韓簡攻圍半年不能拔會魏軍亂退去朝廷嘉

之授以節鉞累加同中書 時瑄有眾三萬其弟瑾勇冠
 三軍有爭天下之心秦宗權之盛也屢侵鄭汴使秦賢
六壁自 將督戰朱全忠為賊所攻甚窘求救於瑄瑄令朱瑾出
 師援之擊敗秦宗權全忠乃與瑄情極厚全忠狡請
 翻覆虎視藩鄰全忠內忌其難且所據皆勁兵地欲造
隙使朱瑾先攻瑄瑄取曹州壁乘氏宣救曹不克奔還范
珍圍濮州宣使弟瑄救濮全忠自將擊瑄瑄之拔濮州
入信之夜以兵數千傳瑄將百餘人復取曹以郭詞為
千縱鼎石擊未入者殺瑄將百餘人復取曹以郭詞為
刺史大將郭錫斬詞奔全忠瑄謀悉兵襲汴全忠乃自
攻瑾瑄以兵掠單父與全忠將丁會轉戰不勝去景福
初復伐宣令從子友裕先擊自繼之次衛南宜以輕兵
夜掩友裕軍走之據其營全忠未知運糧以入乃覺走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李德裕傳 三

魏河與友裕相失距濮十五里舍明日友裕乃至宜留

還縱兵戰全忠南走絕墅去幾不脫大將多 會宗權誅

乃急攻徐州時溥求援於瑄瑄與全忠書請釋溥修好

偽許之瑄以恩及全忠遣使讓之又令朱瑾出軍援溥

及徐泗平全忠乃移兵攻鄆全忠遣龐師古攻齊州宣

元年全忠身往薄清河結壘宣瑾三分兵久不下乾寧

忠迎戰東河南風急津軍居下甚懼俄而風返全忠得

縱火焚其旁燻漲天宣等大北是夏全忠擊齊州南

宣薄戰擒其將三人全忠還明年使朱友恭擊齊州南

宣求救於李克用友恭退壁曹南數月全忠自軍軍父會

其麥敗克用將李承嗣等乃還宣追之大鈔曹州其秋

全忠復攻鄆壁梁山宣克用挑戰全忠設伏破之斬首

數千級引而南克用略地冀邱賀瑄以奇兵擊全忠

輜重不及戰鉅野東瓌大敗見禽師無子遺軍道大陵
風暴起全忠曰豈殺人有遺邪乃搜軍中復斬數千人
風亦止執璽示城下瑾之兄瓌守齊州見勢屈以州歸
全忠絳同姓歡全忠許之輕騎至軍全忠勞若加禮因
使招瑾瑾領精騎高池笑語如平生歡乃使將胡規偽
送款欲得瓌躬上符節全忠不之虞瑾伏壯士橋下襲
單騎至方交語士突起掖瓌以入斬其首棄城下汴軍
大震全忠恚數日乃去三年克用使其將李瑋以兵屯
莘援宣為羅宏信所破全忠大喜度宣可困遣麗師古
伐宣宣逆戰敗于馬頰河師古迫其西門兵不出全忠
之攻宣才將皆盡蓋內沮三四年間每春秋入其境剽掠
人不得耕織民為俘者十五六瑄禦備殫竭景福末與
弟瑾合兩鎮之兵與汴人大戰於魚山下瑄瑾俱敗兵
士陷沒汴將朱友裕以長塹圍之乾寧四年正月城中
食竭葛從周密造舟于塹師人踰而升瑄與妻榮氏出奔至中都為野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朱瑄

人所害傳首汴州為民所縛追至執以獻榮氏至汴州
為尼

朱瑾瑄之母弟驍果善戰初乾符末朝廷以將軍齊克
讓為兗州節度瑾將襲取之乃求婚於克讓及親迎瑾
選勇士衛從禮會之夜竊發逐克讓遂據城稱留後朝
廷不獲已以節鉞授之及朱瑄平汴人移兵攻兗經年
食盡瑾出城求食比還為別將所拒瑾子用貞及大將
不得入瑾引麾下走沂州刺史尹寶實不納乃趨乃渡
淮依楊行密行密寵待之以賜解玉帶用為壽州刺史表領
節度使昇以兵師古從大敗汴軍於清口擊殺師古而
周以兵七萬討行密

澤水方涉瑾追及自此全忠不敢以兵渡淮瑾楊溥時
殺傷溺死幾盡謀亂為徐知訓所殺

史臣曰疾風知勁草世亂見忠臣誠哉是言也土運中
微賊巢僭越藩伯勤王赴難者率有聲而無實惟重榮
斬賊使於近關處存舉義師於安喜橫身泣赴不顧禍
患遂得義徒雲合逆黨勢窮宜乎服冕乘軒傳家胙土
而重榮傷於峻法嚴而少恩禍發輿臺誠悲枉橫高駢
起家禁旅頗立功名玩寇崇妖致茲狼藉後來勳德可
誠前車瑄溥不以善取固宜凶終瑾持此狼心安逃虎
口王綱之紊羣盜及茲復何言哉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朱瑄

贊曰王者撫運居安慮危不以德處即為盜闕乾坤盪
覆生聚流離讀駢章疏可為涕洟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三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四

周寶

陳儒

趙德謹

楊晟

陳敬瑄

鄧處訥

劉巨容

楊守亮

顧彥朗

周寶字上珪平州盧龍人曾祖待選為魯城令安祿山反率縣人拒戰死之祖光濟事平盧節度侯希逸為牙將每戰得攻魯城者必手屠之歷左贊善大夫從李洎以徐州歸天子父懷義通書記擢累檢校工部尚書天

唐書

周寶

一

德西城防禦使以徙城事不為宰相李吉甫所助以憂死寶藉蔭為千牛備身天平節度使殷侗嘗為懷義參軍寶從之為部將會昌時選方鎮才校人宿衛與高駢皆隸右神策軍歷良原鎮使以善擊毬俱備軍將駢以兄事寶寶強毅未嘗訕意於人官不進自請以毬見武宗稱其能擢金吾將軍以毬喪一日進檢校工部尚書涇原節度使務耕力聚糧二十萬斛號良將黃巢據宣歙徙寶鎮海軍節度兼南面招討使巢聞出采石略揚州僖宗入蜀加檢校司空時羣盜所在盤結柳超據常熟王敖據崑山王騰據華亭宋可復據無錫寶練卒自

從新書增

守發杭州兵戍縣鎮判八都石鏡都董昌主之清平都陳晟主之於潛都吳文舉主之鹽官都徐及主之新登都杜稜主之唐山都饒京主之富春都文禹主之龍泉都凌文舉主之中和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天下租庸副使封汝南郡王寶和裕喜接士以京師陷賊將赴難益募兵號後樓都明年董昌據杭州柳超自常熟入睦州刺史韋諸殺之四年餘杭鎮使僖宗紀作清平鎮使陳晟攻諸諸以州授晟寶子璵統後樓都屏不能馭軍部伍橫肆寶亦稍惑聲色不郵事以婿楊茂實為蘇州刺史重斂人不聊田令孜以趙載代之茂實不受命寶表

唐書

周寶

二

留不聽乃殘鄂署汙垣塘去詔以王蘊代載載留潤州初鎮海將張郁以擊毬事實光啓初劇賊剽崑山寶遣郁領兵三百戍海上郁醉而叛王蘊謂州兵還休不設備郁遂大掠蘊嬰城守寶遣將拓拔從討定之郁保常熟因攻常州刺史劉革迎降眾稍集寶遣將丁從實督兵攻之郁走海陵依鎮過使高霸從實遂據常州及董昌徙義勝軍節度使寶承制擢杭州都將錢鏐領州事宣州賊李君旺陷義興守之是時右散騎常侍沈誥使至江南負田令孜勢震暴州縣嗣襄王下令搜令孜黨寶收誥及趙載殺之高駢領鹽鐵辟寶子佶為支使寶

亦表駢從子在幕府駢爲都統寢不禮寶寶銜之帝在
獨淮南絕貢賦謾言道浙西爲寶剽阻帝知其誣不直
駢自是顯隙駢出屯東塘約西定京師寶喜將赴之或
曰高氏欲圖公地寶未信駢遣人請會金山謀執寶寶
答曰平時且不聞境上會况上蒙塵宗廟焚辱寧高會
時邪我非李康不能爲人作功勳欺朝廷也駢遣人切
讓寶亦詎絕之會部將劉浩才頽與度支催勘使太子
左庶子薛昉叛寶方寢外兵格鬪火照城中寶驚出諭
曰爲吾用則吾兵否則寇也六州皆吾鎮何往不適乃
自青陽門出奔士大掠官屬崔綰陸鏐田倍皆死浩奉

唐書百十四周寶

三

明領府事實至奔牛埭駢饋以壘葛諷其且亡也寶抵
于地曰公有呂用之難方作無誚我卽奔常州依丁從
實召後樓都無一士至者錢鏐遣杜稜成及攻薛昉稜
子建徽攻從實聲言迎寶擊破賊君旺取船八百艘遂
圍常州從實奔海陵鏐具橐韃迎寶舍樟亭未幾殺之
不淹月而駢爲畢師鐸所囚寶死年七十四贈太保鏐
以杜稜守常州文德元年拔潤州劉浩亡不知所在執
昉剖其心祭寶使阮結守潤州楊行密殺高霸而張郁
丁從實皆死初黃巢平時溥遣小史李師悅上符璽拜
湖州刺史昭宗時遷忠國軍節度使董昌反師悅連和

與鏐有隙而結好於行密安仁義次潤州復助之乾寧
三年卒子繼徽代以地附行密其將沈攸謂不可繼徽
乃奔揚州陳晟據睦州十八年死弟詢代立畏鏐忌已
因徐綰亂與田頽通鏐割桐廬隸杭州詢遂絕鏐攻蘭
溪鏐使方永珍擊詢天祐元年行密遣將闕咥陶雅救
之執鏐弟鑑大將王求顧全武等未幾鏐將楊習攻婺
州詢乃奔楊渥渥以金師會守之及鏐破衢州師會走
鏐取其地

唐書百十四周寶

四

曰天下未定今與君等安護州邑以待天子命若何衆
稱善乃推頽爲留後請諸朝僖宗方在蜀遣使者撫慰
當是時撫州刺史鍾傳據洪州議者欲二盜相噬卽復
置鎮南軍擢頽節度使頽悟不受命更爲檢校尙書右
僕射欽化軍節度使以處訥爲邵州刺史朗州武陵人
雷滿者本漁師有勇力時武陵諸蠻數叛荆南節度使
高駢擢滿爲裨將將鎮蠻軍從駢淮南逃歸與里人區
景思獵大澤中嘯亡命少年千人署伍長自號朗團軍
推滿爲帥景思爲司馬襲州殺刺史崔翥詔授朗州兵
馬留後歲略江陵焚廬舍劫居人俄進武貞軍節度使

先是陬溪人周岳與滿狎因獵宰肉不平而鬪欲殺滿不克見滿已據州悉眾趨衡州逐刺史徐顥詔授衡州刺史石門峒酋向瓌聞滿得志亦集夷獠數千屠牛勞眾操長刀柘弩寇州縣自稱朗北團陷澧州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項既疆大且治人有恩哀徐顥窮率兵納之向瓌召梅山十峒獠斷邵州道項掩其營周岳羸軍誘戰項墮伏中故大敗淮西將黃皓殺項岳聞亂以輕兵入潭州自稱欽化軍節度使處訥聞之哭諸將入弔處訥曰與君等荷僕射恩若合一州之兵問周岳罪奈何眾曰善於是礪甲訓兵積八年結雷滿為援攻岳

唐書 鄧處訥

五

斬之自稱留後昭宗詔拜武安軍節度使不三日會劉建鋒馬殷兵至攻澧陵處訥遣邵州豪傑蔣勛鄧繼崇率兵三千斷龍回關勛以牛酒犒師殷說勛曰劉公勇智絕人術家言當與翼軫間今精兵十萬攻必下戰必克收敗眾以餉軍公哀鄉兵扞關殆矣不如下之富貴可得也勛謂然又其下畏建鋒虐夜棄甲走建鋒至關曰此天意也盡用邵旗鎧趨潭州守者以為勛軍納之既入處訥方宴執而殺之建鋒許勛賞未及行遣請弗許勛怒率鄧繼崇攻湘鄉取邵州進壁定勝武安建鋒使殷督諸將擊之殷大敗走江澣鄉人夏侯陟教殷以

奇兵出迪田踰澗山據江為壁伏兵於莽誘勛度江勛見士未陣爭出鬪殷分兵襲其壁麾瀕江軍夾擊勛大敗拔定勝一壁進圍邵州未下而建鋒死殷代為節度使勛請和不許卒禽勛斬之是時道州蠻酋蔡結何庾衡人楊師遠各據州叛宿人魯景仁從黃巢為盜至廣州病不能去以千騎留連州眾饑從蔡結求糧乃相倚杖與州戍將黃行存誘工商四五百人據連州郴人陳彥謙殺刺史董岳發官帑募士自稱都統勝兵四千零陵人唐行旻乘巢亂脅眾自防盜永州殺刺史鄭蔚與景仁合從數遣謀殷虛實完壘自守殷遣將李瓊攻永

唐書 鄧處訥

六

州殺行旻李塘攻道州蔡結約峒獠為援久不勝謀曰蠻所恃林藪耳乃屯大川伐山焚林獠驚走城陷執蔡結何庾殷斬之李瓊出耒陽常寧攻郴州陳彥謙出戰軍亂不能陣斬彥謙進圍連州魯景仁乘城守三日不下夜焚其門入之景仁自刺死項字公謹滿字秉仁岳字峻昭行旻字昌圖滿不修飭每宴使客抵寶器潭中曰此水府也蛟龍所憑吾能沒焉乃裸入水俄取器以出累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復元年卒子彥威自立間荆南節度使成汭兵出襲江陵入之焚樓船殘墟落數千里無人迹弟彥恭結忠義節度趙匡凝

以逐彥威據江陵匡凝弟匡明擊之還走朗州

陳儒江陵人世爲牙右職廣明元年以鄭紹業爲荆南節度使時朗州刺史段彥謩方據荆南紹業憚之踰半歲乃至僖宗入蜀召紹業還行在以彥謩代節度彥謩與監軍朱敬玫不平謀殺之敬玫覺先率兵入其府彥謩方寢拔劍縋城奔親軍壘不得入彥謩曰而等負我俄見害親屬僚佐皆死敬玫以少尹李燧爲留後且誣彥謩以罪帝遣中人似先元錫王魯琪慰撫密戒曰若敬玫可誅誅之以爾代而魯琪爲副敬玫盛兵出迎元錫等不敢發而還復詔鄭紹業爲節度使逗留不進敬

唐書 陳儒

七

攻署儒領府事明年遷檢校工部尙書爲節度使進檢校右僕射敬玫有悍卒三千號忠勇軍暴甚儒不能制初紹業將申屠琮率兵五千援京師既歸儒告以忠勇撓治琮請除之大將程君從聞之率衆奔澧州琮追斬百餘人軍乃潰已而琮復專軍雷滿三以兵薄城儒厚啖以利乃去淮南將張瓌韓師德據復岳二州自署刺史儒請瓌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度副使共擊滿師德兵上峽大略去瓌引兵入逐儒儒將奔行在既又劫還囚之瓌滑州人暴勇而殘荆故將夷戮幾盡時以楊元晦代敬玫監軍召敬玫還成都懼帝治前罪稱疾自解

前此數殺大將富商故積賄每曝衣紈繡不可計瓌見心動遣卒賊之敬玫衣黃衣盜刺其腹死秦宗言來寇馬步使趙匡欲奉儒出瓌覺之殺匡而絕儒食七日死瓌固壘二歲樵蘇皆盡米斗錢四十千計杯而食號爲通腸疫死者爭啗其尸縣首於戶以備饌軍中甲鼓無遺夜擊闔爲警宗言不能下乃解去二年宗權遣趙德諱攻瓌瓌求救於歸州刺史郭禹禹率峽州刺史潘章解圍明年德諱又至諸將困於戰城遂陷瓌死人無識者併尸於井復州長史陳璠從瓌至江陵密斷瓌首置囊中走京師獻之授安州刺史

唐書 陳儒

八

劉巨容徐州人爲州大將龐勛之反自拔歸授埔橋鎮遏使浙西突陣將王郢反攻明州巨容以筒箭射郢死拜明州刺史徙楚州團練使黃巢亂江淮授斬黃招討副使徙襄州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巢據荆南俄遷山南東道節度使以扞巢屯團林江西招討使曹全最與巨容守荆門關與賊戰巨容僞北巢追之伏興林樾間賊大敗執賊將十三人轉鬪一舍虜獲不可計巢浮江東奔巨容追之率十俘八以功遷檢校禮部尙書諸將欲乘勝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受惜官賞事平卽忘之不如留賊爲富貴作地諸將謂

然故巢復熾及陷兩京巨容合諸道兵討之授南面行營招討使累兼天下兵馬先鋒開道供軍糧料使檢校司空封彭城縣侯巨容明吏治時僖宗在蜀公卿多因巨容護赴行在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宏為禁軍所逐引麾下東出襄鄧秦宗權遣趙德誼合晏宏兵攻襄州巨容不能守奔成都始揚州人申屠生能化黃金高駢客之為呂用之所譖亡奔襄漢駢遣吏捕得生見巨容自言其術巨容留不遣田令孜之弟道襄州巨容出金夸之及在蜀匿生使術不得傳令孜恨之龍紀元年殺巨容夷其宗生并死巨容部將馮行襲者均州武當人

唐書巨容 劉巨容 九

以謀勇稱里中中和初鄉豪孫喜聚眾數千人謀攻城行襲伏士江輿以單舟迎喜曰州人思得將軍久矣顧將軍兵多必剽掠若留眾江北以輕騎進我為鄉導城可下喜信之既度江吏出迎伏甲與行襲擊喜斬之眾皆潰行襲乘勝逐刺史呂燧據均州巨容因表為刺史帝在蜀均之右有長山當襄漢貢道有劇賊據險劫獻物行襲平之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表為行軍司馬使領兵搤谷口以通秦蜀鳳翔李茂貞養子繼臻據金州行襲攻拔之昭宗即位授金州防禦使時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將襲京師道金商行襲逆戰破之就擢戎昭

軍節度使朱全忠圍鳳翔神策中尉韓全誨遣中人二十輩督江淮兵過其州行襲方附全忠盡殺之收詔書送全忠天祐二年王建遣將王思綰攻行襲敗其兵州大將金行全出降行襲奔均州建以行全為子更名宗朗授觀察使以渠巴開三州隸之宗朗不能守焚郭邑去全忠以行襲不足禦建遣別將屯金州行襲議徙戎昭軍於均州以金房為隸全忠以金人不樂行襲以馮恭領州防禦使而廢戎昭軍

唐書巨容 趙德誼

十

容奔成都宗權假德誼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進攻荆南悉收寶貴留裨將王建肇守之遣人纔數百室明年歸州刺史郭禹來討建肇納之奔黔州德誼失荆南又度宗權必敗舉地附朱全忠全忠方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即表以自副加忠義軍節度使宗權平加中書令封淮安郡王卒子匡凝嗣匡凝字光儀由唐州刺史自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昭宗即授節度使不三年以威惠聞累遷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匡凝矜嚴盛飾前後持鑑自照全忠之敗清口匡凝與奉國節度使崔洪河東李克用淮南楊行密約合兵攻全忠會方城鎮邊使度軫

奔全忠發其謀全忠移書切責使氏叔琮攻唐州刺史趙匡璠降進圍隋州執刺史趙匡璠斬首五千級拔鄧州執刺史國相匡疑懼乞盟全忠使親將陳俊王紳入叔琮軍崔洪留之紳亡歸洪與行密欲邀友恭軍不克會河東客伊超使淮南還過蔡洪亦留之因是并俊送全忠以部將苛拘爲解遣兄賢入質全忠還之質洪子於汴全忠使賢調蔡州卒二千出戍將行大將崔景思不悅殺賢洪懼驅民趨申州遂奔行密麾鼓亘百餘里武昌杜洪邀之弗及蔡士多亡去從者纔二十人天祐元年封匡疑爲楚王時諸道不上供惟匡疑歲貢賦天

唐書百壽 趙忠正王

十一

子全忠方圖天下遣人諭止之匡疑流涕曰吾爲國屏翰渠敢有他志副使王筠勸絕全忠全忠怒出兵攻之弟匡明大破汴軍於鄧州因勸匡疑與王建連和及荆南成汭敗匡疑取江陵表匡明爲荆南節度留後有詔拜檢校司徒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全忠以其兵分可圖也乃使楊師厚攻匡疑自將中軍繼之屯臨漢匡疑遣客謝囚不遣敗荆南救兵俘其將全忠循江而南師厚由陰谷伐木爲梁匡疑以兵二萬瀕江戰大敗乃燔州單舸夜奔揚州行密見之曰君在鎮輕車重馬輸於賊今敗乃歸我邪筠自殺全忠以師厚爲山南東道節度

留後遂趨江陵匡明亦謀奔淮南子承規諫曰昔諸葛兄弟分仕三國若適揚州是自取疑也匡明謂然乃趨成都王建待以賓禮授武信軍節度使分其衆爲崇義勇義順義廣義四都全忠遂有荆南

楊守亮曹州人本姓訾名亮與弟信俱從王仙芝爲盜亮身長七尺餘色如鐵仙芝死又事徐唐莒劫剽洪饒二州楊復光平江西得其兄弟養爲假子以信養於弟復恭家曰守亮守信復恭收京師守亮以戰多拜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保守信興平軍節度使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恭又以假子守貞爲龍劍節度使守忠

唐書百壽 楊守亮

十二

爲武定軍節度使守厚爲綿州刺史初朱玫取興鳳州虢州刺史滿存以兵赴行在復收二州昭宗擢爲感義軍節度使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復恭四假子及利闡觀察使席儔等共攻王建建軍已圍楊晟分軍逼守厚軍未成列而敗先是守貞守忠聞建兵出拔衆奔綿州并力共攻東川弗勝建將華洪以兵萬人壁綿州之郊敗守忠守厚二人分道行收兵趨閬州始復恭敗依守亮而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鎮國韓建等共劾守亮納叛人請以鎮兵討之茂貞自爲興元節度使以書請責宰相帝爲削守亮官爵因詔茂貞問罪

滿存來救不克以衆入興元茂貞拔興鳳洋三州破守亮於西乘勝入興元復恭挾諸假子及存奔閬州洪進圍之帝以徐彥若帥鳳翔以興元授茂貞茂貞不肯拜帝乃以其子繼密爲興元節度使俄而洪拔閬州守亮等皆挺身走將北奔太原趨商山饑甚丐食於野爲邏戍所縛見韓建守亮視建左右八百人皆常隸已語建曰此屬吾養之素厚無一爲我死公無費衣食不如殺之建許諾復曰公幸貸我俾生見天子陳先人功萬有一不死建檻車送京師吏縛以帛內毬於口帝御延喜樓問反狀守亮不得語頷而已左右白服罪卽執獻太

唐書百五十五 楊晟

三

廟斬獨柳下梟於市守厚死巴州麾下兵多歸王建存奔京師爲左武衛大將軍

楊晟不詳宗系隸鳳翔軍節度使李昌符畏其勇欲殺之妾周摘使亡去隸神策軍爲都校僖宗在陳倉邠寧朱攻遣萬騎合昌符追行在乃擢晟感義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守大散關攻兵攻關晟數却戰潘氏遂大敗內外無固志帝更徙興元晟西奔攻取興鳳二州晟襲文州逐刺史據成龍茂等州王建攻成都田令孜以晟故將與連和假威戎軍節度使守彭州晟擊建無功引還且畏建圖已乃約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兄弟合謀

拒建掠新繁焚漢州又攻東川顧彥暉爲建兵所逐建使王宗裕率騎五萬圍晟食四郊麥掠民資產晟假子實以騎八千降於建建以奇兵襲楊守厚等皆亡去晟開門決戰大敗遂約降建饋十羊晟曰以我爲机上肉乎不出建築甬道屬陴以入斬晟首晟有仁心下懷其恩雖城中食盡無叛者初昌符死晟得其妾周母事之周請爲妻晟固辭且夕問省乃視事愛將安師建者勇而有禮旣就執建顧曰爾報楊司徒足矣能從我乎謝曰司徒誓同死生不忍復戴日月三謂不回乃戮之顧彥朗彥暉者豐州人並爲天德軍小校其使蔡京以

唐書百五十五 顧彥朗

四

兄弟有封侯相每厚禮之使子贈資稍稍進秩黃巢亂長安率軍同復京師彥朗遷累右衛大將軍光啓中擢拜東川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劍門陳敬瑄使吏奪其節彥朗不得入保利州敬瑄誣劾彥朗擅興兵掠西境僖宗下詔申曉講和乃得到軍署彥暉漢州刺史初楊守亮忌壁州刺史王建凶暴欲逐之建聞合溪洞豪酋取閬州擊利州刺史走卽據二州守亮不能制彥朗與建雅舊陰助資饗建攻成都彥朗挾故憾與并力道路鄣梗敬瑄告難於朝帝詔和解又敕李茂貞鑄諭會彥朗卒彥暉自知留後明年爲節度使

中人送節爲綿州刺史楊守厚所留守厚發兵攻梓州
彥暉告急於建建使李簡救之戒曰賊破并取彥暉無
須再往也簡破守厚軍彥暉辭疾不克建素有吞籙
心以彥朗與婚姪久未忍及彥暉則交好愈疏而境上
關賦相稽詎建怒景福元年遂攻彥暉彥暉請救於楊
守亮遣楊子彥成梓執建大將王宗弼彥暉責曰王公
何以見討君爲大將不諫云何宗弼謝罪卽解縛使就
館帟幕衾服皆具更養爲子改名琛明年建將華洪破
綿州守厚走得彥暉節時詔已進彥暉檢校司空東川
節度使矣乾寧二年昭宗在石門督彥暉建赴行在建

唐書書志顧彥朗

五

率兵二十萬次綿州卽劾彥暉劫輜運回襲之彥暉不
敢出但遣人塞建舟路建遂擊取巴閬蓬渠通果龍利
八州帝遣中人爲兩川宣諭協和使建奉詔還而兵不
解彥暉謀寤因大略漢眉資簡等州李茂貞亦欲爭其
地使子興元節度使繼密引軍救彥暉以窺東川四年
華洪率衆五萬攻彥暉取渝昌普三州壁梓州南敗彥
暉兵奪鎧馬八百凡五十戰圍遂固帝仍遣左諫議大
夫李洵諭止建拒命帝以嗣邾王戒丕鎮鳳翔徙茂貞
代建皆不奉詔梓有鏡堂世稱其麗彥暉嘗會諸將堂
上養子瑤尤親信彥暉以所佩劍號疥癆賓佩之使侍

左右嘗語諸將曰與公等生死同之違者先齒疥癆賓
衆曰諾及圍急瑤請聚親信飲得同死彥暉顧王琛曰
爾非我舊可自求生指頽垣令逸彥暉手殺妻子乃自
刎宗族諸將皆死麾下兵猶七萬初韋昭度爲招討使
彥暉建皆爲大校彥暉詳緩有儒者風建左右髡髮黥
面若鬼見者皆笑至是錄笑者皆殺之私署洪爲東川
節度留後

陳敬瑄田令孜兒也少賤爲餅師得隸左神策軍令孜
爲護軍中尉敬瑄緣藉擢左金吾衛將軍檢校尚書右
僕射西川節度使性畏慎善撫士黃巢亂僖宗幸奉天

唐書書志陳敬瑄

七

敬瑄夜召監軍梁處厚號慟奉表迎帝繕治行宮令孜
亦倡西幸敬瑄以兵三千護乘輿冗從內苑小兒先至
敬瑄知素暴橫遣邏士伺之諸兒連臂謹昨行宮中士
捕繫之呼曰我事天子者敬瑄殺五十人口諸衢由是
道路不譁帝次綿州敬瑄謁於道進酒帝三舉觴進檢
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雲南叛請遣使與和
親乃聽命敬瑄奉行在百官諸吏無敢乏帝欲命判度
支因讓再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以弟敬珣爲
閬州刺史討定邛州首望旣能涪州叛校韓秀昇再進
兼中書令封潁川郡王賈封四百戶賜一歲上輪錢及

上都田宅邸禮各十區鐵券恕十死巢平進穎川王增實戶二百車駕東敬瑄供億豐餘又進檢校太師俄而令孜得罪敬瑄被流端州會昭宗立敬瑄拒詔帝召為左龍武統軍以宰相韋昭度代領節度使者至敬瑄使百姓遮道勞耳訴已功且言鐵券恕死使者馳還令孜勸敬瑄募黃頭軍為自守計時王建盜據閬利故令孜召建建至綿州發兵拒之激建攻諸州以限朝廷或言建鴟視狼顧惟利是賴公何用之不聽建詒顧彥朗書曰十軍阿父召我欲依太師丐一大州即寄孥梓州身引兵入鹿頭關敬瑄不納漢州刺史張頊逆戰敗建入漢州成都嚴守建走城下

唐書 卷一百一十四 東夷傳 十七

遙謝令孜曰父召我及門而拒我尚誰谷與諸將斷髮再拜辭曰今作賊矣因請兵於彥朗攻成都殘掠州縣彥朗亦畏建表請大臣代敬瑄建自請討敬瑄贖罪詔立永平軍授建節度使以昭度為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彥朗為行軍司馬有詔暴敬瑄殺孟昭圖罪削官爵昭度使建屯學射山敬瑄迎戰不克又戰蠶崖大敗龍紀元年昭度至軍中持節諭人約開門守陴者詬曰鐵券在安得違先帝意令孜籍城中戶一人乘城夜巡行書濬濠伐薪敬瑄屯彌牟德陽樹二壁拒建使富人自占資多少布巨挺榜不實者不三日輸錢如市建昭度傳城而

壘簡州刺史張造攻笮橋大敗死之大順元年建稍擊降諸州邛州刺史毛湘本令孜孔目官謂其下曰吾不忍負軍容以頭見建可也乃沐浴以須吏斬其首降敬瑄戰浣花不勝明日復戰將士皆為建俘城中謀降者令孜支解之以怖眾會大疫死人相藉明年二月詔還敬瑄官爵召昭度還諭建罷兵建不奉詔帝更以建為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建知敬瑄可禽欲遂有蜀地即脅說昭度曰公以數萬眾討賊糧數不屬關東諸節度相吞噬朝廷危若贅旒與其勞師遠方不如先中國公宜還為天子謀之昭度未決會吏盜滅諸軍稟食建怒

唐書 卷一百一十四 東夷傳 十六

其眾曰招討吏之謀也縱士執之醢食於軍昭度大駭是日授建符節跳馳出劍門建絕棧梯東道不通因急擊敬瑄分親騎為十團所當輒披靡烽塹相望幾百里縱謀入城以搖眾心建好謂軍中曰成都號花錦城玉帛子女諸兒可自取謂將韓武等城破吾與公遞為節度使一日下問之戰愈力圍凡三歲城中糧盡以筒容米率寸鬻錢二百敬瑄出家資給民募士出剽麥收其半民亦夜至建壘市鹽不可禁吏請殺之敬瑄曰民饑無以郵使求生可也人至相暴以相啖敬瑄不能止乃行斬劈二法亦不為戢敬瑄自將出犀浦列三營邀

建軍偽遁遇伏敬瑄敗建破斜橋管街二屯明日戰

又破一壁降其將建屯七里亭敬瑄攻之建將張武馳

入城戰子城下守陣皆譟不能克張勅破浣花營敬瑄

諸將或死或降且盡凡五十戰敬瑄皆北乃上表以病

丐還京師令改素服至建軍建入自西門以張勅為斬

有犯者吾能全之即為勅所斬吾不得救也軍中肅然

囚敬瑄令改建自稱留後表於朝詔以建為西川節度

副大使知節度事建以敬瑄居新津食其租賦累表請

誅不報景福二年陰令左右告敬瑄令改養死士約楊

唐書高 陳敬瑄

晟等反於是斬敬瑄於家初敬瑄知不免嘗真藥於帶
至就刑視帶藥已亡矣自是建盡有兩川黔中地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四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五

列傳二百五 從新書增

李罕之

王敬武 子師範

孟方立 從弟遷

楊行密 子渥

孫儒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少拳捷初為浮屠行丐市窮日無
得者抵鉢禱祇枝去聚眾攻剽五臺下先是蒲絳民壁
摩雲山避亂羣賊往攻不克罕之以百人徑拔之眾號
李摩雲隨黃巢度江降於高駢駢表知光州事為秦宗
權所迫奔項城收餘眾依諸葛爽署懷州刺史爽伐宗
權即表以自副屯睢陽無功又表為河南尹東都留守

唐書李罕之

使捍蔡河東李克用脫上源之難喪氣還罕之迎謁謹
甚勞餼加等厚相結罕之因府為屯會孫儒來攻罕之
不出數月走保龜池東都陷儒焚宮闕剽居民去爽遣
將收東都罕之逐出之爽不能制俄而爽死其將劉經
張言共立爽子仲方欲去罕之而罕之故與郭璆有隙
擅殺璆軍中不悅經問眾怒襲其壁罕之退保乾壕經
追擊反為所敗乘勝入屯洛陽苑中經載不勝還河陽
罕之屯鞏將度汜經遣張言拒河上反與罕之合攻經
不克屯懷州孫儒逐仲方取河陽自稱節度使俄而宗
權敗棄河陽走罕之言進收其眾句援河東克用遣安

金俊率兵助之得河陽克用表罕之為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詔與屬籍又表言為河南尹東都留守罕之與言甚篤然性猜暴是時大亂後野無遺糧部卒日剽人以食又攻絳州下之復擊晉州王重盈欲出汴兵救罕之解圍還而言善積聚勸民力耕儲廩稍集罕之食乏士仰以給求之無涯言不能厭罕之拘河南官吏笞督之又東方貢輸行在者多為罕之邀頡重盈反間於言文德元年罕之悉兵攻晉州言夜襲河陽俘罕之家罕之窮奔河東克用復表為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遣李存孝薛阿檀安休休率師三萬攻言城中食

唐書卷之

二

盡言納罕於汴求救全忠遣丁會葛從周牛存節來援戰沅河聚休休不利降全忠存孝還全忠更以丁會為河陽節度使言歸洛陽罕之保澤州數出鈔懷孟晉絳無休歲人匿保山谷出為樵汲者罕之俘斬略盡數百里無舍煙克用遣罕之存孝攻孟方立拔磁州方立戍將馬漑兵數萬戰琉璃陂罕之禽漑敗其眾大順初汴將李讜鄧季筠攻罕之罕之告急於克用遣存孝以騎五千救之汴士呼罕之曰公倚沙陀絕大國今太原被圍葛司空入上黨不旬日沙陀無穴處矣存孝怒引兵五百薄讜營呼曰我沙陀求穴者須爾肉以飽我軍請

肥者出鬪季筠引兵決戰存孝奮稍馳直取季筠讜夜走追至馬牢川敗之克用討王行瑜表罕之副都統檢校侍中行瑜誅封隴西郡王檢校太尉兼侍中罕之恃功多嘗私克用愛將蓋寓求一鎮寓為請克用不許曰鷹鷂飽則去矣我懼其翻覆也光化初昭義節度使薛志勤卒罕之夜襲潞入之自稱留後報克用曰志勤死懼他盜至不俟命輒屯於潞克用遣李嗣昭先擊澤州拘罕之家屬送太原罕之攻沁州執刺史守將送款於汴全忠表罕之昭義節度使命丁會援之與嗣昭戰含口嗣昭不利葛從周取澤州嗣昭又攻罕之罕之暴得

唐書卷之

三

病不能事會代戍全忠更以罕之節度河陽三城卒於行年五十八未幾嗣昭復取澤州以李存璋為刺史進收懷州攻河陽汴將閻寶引兵至嗣昭還始儒去東都也井開不滿百室言治數年人安賴之占籍至五六萬繕池壘作第署城闕復完全忠懼言異已乃徙節天平以韋震為河南尹爽諸將無傳地者言後嗣名全義王敬武青州人隸平盧軍為偏校事節度使安師儒中和中盜發齊棣間遣敬武擊定已還即逐師儒自為留後時王鐸方督諸道行營軍復京師因承制授敬武平盧節度使趣其兵使西及京師平進檢校太尉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龍紀元年卒子師範年十六自稱留後嗣
領軍昭宗自以太子少師崔安潛領節度師範拒命時
棣州刺史張蟾迎安潛師範遣部將盧宏攻之宏與蟾
連和師範以金啗之曰君若顧先人使不絕其祀君之
惠也不然願死墳墓宏少之不爲備師範伏兵迎於路
部將劉鄩斬宏遂攻棣州蟾請救於朱全忠全忠馳使
諭解師範拔其城斬蟾而安潛不敢入師範喜儒學謹
孝於法無所私舅醉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訴者
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罪母恚之師範立堂
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懈以青州父

唐書王敬武

四

母所籍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挾坐
拜庭中乃出或諫不可答曰吾恭先世且示子孫不忘
本也全忠已并鄆州遣兵攻師範師範下之會全忠圍
鳳翔昭宗詔方鎮赴難以師範附全忠命楊行密部將
朱瑾攻青州且欲代爲平盧節度師範聞之哭曰吾爲
國守藩君危不持可乎乃與行密連盟遣將張居厚李
彥威以甲槩二百輿給爲獻者及華州先內十輿閩人
覺衆擐甲謀殺全忠守將婁敬思是時崔胤方在華閉
門拒戰執居厚還全忠劉鄩襲兗州入之師範亦潛兵
入河南徐沂鄆等十餘州同日並發全忠使從子友寧

率軍東討是時帝還長安故全忠并魏博軍屯齊州王
茂章方以兵二萬合師範弟師誨攻密州破之以張訓
爲刺史進攻沂州敗其兵還青州半舍而屯友寧方攻
博昌未下全忠督戰急友寧驅民十萬負木石築山臨
城中城陷屠老少投尸清水遂圍登州茂章欲啗友寧
不肯救未幾城破友寧負勝攻別屯茂章度泮軍怠與
師範合擊友寧於石樓斬其首傳於行密全忠怒悉軍
二十萬倍道至茂章閉營伺軍懈毀壁出鬪還與諸將
飲訖復戰全忠望見歎曰吾有將如是天下不足平於
是退屯臨淄茂章畏全忠乃斂軍而南使李虔裕以五

唐書王敬武

五

百人後拒茂章解衣寐虔裕諱曰追至將軍速去茂章
曰吾共決死虔裕固請茂章乃去已而追至虔裕一軍
覆茂章免全忠見虔裕欲釋之瞋目大罵而死張訓召
諸將謀曰泮人至師少何以待之衆請焚城而亡訓曰
不然卽封府藏下縣門密引兵去泮軍見府庫完德之
不追全忠留楊師厚圍青州敗師範兵於臨胸執諸將
又獲其弟師克是時師範衆尙十餘萬諸將請決戰而
師範以弟故乃請降全忠歸其弟假師範知節度留後
事師範獻錢二十萬緡以謝軍泮將劉重霸執棣州刺
史邵播得其書八百紙皆教師範戰守全忠憚而殺之

葛從周圍兗州劉鄩不肯下從周以師範命招之乃盡出將士開門降從周為辦裝使詣汴鄩但素服乘驢而往全忠賜冠帶辭曰囚請就縶不許既見慰之飲以酒固辭全忠笑曰取兗州量何大邪擢署都押衙在諸舊將上諸將趨入鄩一無讓全忠奇之歲餘徙師範于汴亦縞素請罪全忠見以禮表為河陽節度使既受唐禪友寧妻訴讎人於朝乃族師範於洛陽先是有司坎第左告之故師範乃與家人宴少長列坐語使者曰死固不免子懼坑之則昭穆失序不可見先人地下酒行以次受戮者二百人

唐書卷五十五

六

孟方立邢州人始為澤州天井戍將稍遷游奕使中和元年昭義節度使高郢擊黃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為裨將成鄰所殺還據潞州衆怒方立率兵攻鄰斬之自稱留後擅裂邢洺磁為鎮治邢為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勗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勗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為帥僖宗自用舊宰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護昌

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為刺史謂潞險而人悍數賊大帥為亂欲銷懦之乃徙治龍岡州豪傑重遷有懟言會克用為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邢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遣賀公雅李筠安金俊三部將擊潞州為方立所破又使李克修攻取之殺殷銳遂并潞州表克修為節度留後初昭義有潞邢洺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東三州為昭義而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舊軍界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克修字崇遠克用從父弟精馳射常從征伐自左營軍使擢留後進檢校司空方立倚朱全忠為助故克用擊邢洺磁無虛歲地

唐書卷五十五

七

為鬪場人不能稼光啟二年克修擊邢州取故鎮進攻武安方立將呂臻馬爽戰焦岡為克修所破斬首萬級執臻等拔武安臨洺邯鄲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為邢州刺史招撫之方立勾兵於王鎔鎔以兵三萬赴之克修還後二年方立督部將奚忠信兵三萬攻遼州以金啖赫連鐸與連和會契丹攻鐸師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而行克用伏兵於險忠信前軍沒既戰大敗執忠信餘衆走脫歸者纔十二龍紀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擊邢攻磁洺方立戰琉璃陂大敗禽其二將被斧鎖徇邢壘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斬其首者假三州節度使方

立力屈又屬州殘墮人心恐性剛急持下少恩夜自行
陣兵皆倨告勞自顧不可復振乃還引猷自殺從弟遷
素得士心衆推爲節度留後請援於全忠全忠方攻時
溥不卽至命王虔裕以精甲數百赴之假道羅宏信不
許乃趨間入邢州大順元年存孝復攻邢遷挈邢洺磁
三州降執王虔裕三百人獻之遂遷太原表安金俊爲
邢洺磁團練使以遷爲汾州刺史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少孤與羣兒戲常爲旗幟
戰陣狀年二十亡入盜中刺史鄭緊捕得異其貌曰而
且富貴何爲作賊縱之與里人田頽陶雅劉威善僖宗

唐書卷五十五 楊行密

八

在蜀刺史遣通章行在日走三百里如約而還秦宗權
寇廬壽間刺史募殺賊差首級爲賞行密以功補隊長
都將忌之俾出戍將行都將問所乏對曰我須公頭卽
斬之自爲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走淮南節度使高駢
因表爲廬州刺史乃以田頽爲八營都將陶雅爲左衝
山將討定鄉盜駢將呂用之恐行密不可制遣俞公楚
以兵五千屯合肥名討黃巢而陰圖之行密擊殺公楚
秦宗權遣弟度淮取舒城行密破走之時張敖據壽州
許勅據滁州與行密拏戰又舒人陳儒攻刺史高渢渢
來告難行密未能定賊吳迴李本逐渢據其城行密虜

之取舒州爲勅所奪光啓二年張敖遣將魏虔攻廬州
大將李神福田頽破之楮城畢師鐸秦彥攻高駢呂用
之以駢命署行密行軍司馬督其兵進援客袁襲說行
密曰高公耄昏妖人用權彥乃以逆除暴熾其亂公亟
應必得其地行密乃檄部州哀兵而東次天長而揚州
陷行密薄城而屯用之以兵屬之彥以奇兵背城戰行
密卧帳中令曰賊近報我俄而陷一屯別將李宗禮入
曰兵相迫戰且不利請堅壁徐引歸可也李濤怒曰以
順去逆何衆寡爲今尙何歸願以所部前死行密喜益
甲出戰俘殺如藉彥軍不出會駢死襲勸行密舉軍縞

唐書卷五十五 楊行密

九

素大臨三日進攻城未能下用之將張審晟詭伏西壕
殺閤者啓外兵彥軍疲守邏皆潰去行密入據揚州未
閱月孫儒奄至兵銳甚襲見行密曰公之入以少擊衆
室家未完若外被重圍情見勢殆不如避之行密執海
陵鎮遏使高霸殺之并其衆輦所收財歸於廬於是朱
全忠自爲淮南節度使遣將張廷範致命而授行密副
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知留後行密大怒廷範璠不敢入
全忠更請以行密知觀察留後當此時孫儒彊赫然有
吞吳越意行密欲遁保海陵襲勸還廬州治兵爲後計
行密乃還旣又謀趨洪州襲不可曰鍾傳新興兵附食

多未易圖也孫端據和州趙暉屯上元結此二人以圖
宣州我綽綽有餘力矣行密從之端暉次采石行密自
糝潭濟端等戰不勝襲勸行密速趨曷山堅壁以須宣
人求戰示以弱待其怠一舉可禽宣將蘇瑋兵二萬對
屯行密不戰分奇兵伐木開道四出瑋驚北遂圍宣州
刺史趙鏗糧盡親將多出降初行密有銳士五千衣以
黑縑黑甲號黑雲都又并盱眙曲溪二屯籍其士為黃
頭軍以李神福為左右黃頭都尉兵銳甚曲溪將劉金
策鏗必遁給曰將軍若出願自吾壘而偕鏗喜多遺之
金許妻以女明日譟城上曰劉郎不為爾瑋鏗宵遁獲

唐書卷五十五 揚州行密

十

之鏗全忠故人也發使求之龔曰斬首送之無後慮乃
歸鏗首于汴昭宗詔行密檢校司徒宣歙池觀察使時
韓守威以功拜池州刺史行密表徙湖州以兵護送而
李師悅在湖州與杭州刺史錢鏐戰不解蘇湖常潤亂
甚行密雖得宣州而蔡儔為孫儒所破以廬州降儒進
攻行密復入揚州北結時溥扞儒全忠遣龐師古
將兵十萬自潁度淮助行密敗於高郵行密懼退還宣
州遣安仁義襲成及取潤州自將三萬屯丹陽仁義又
取常州殺錢鏐將杜稜儒亦使劉建鋒奪潤常帝以杭
州為防禦使授鏐以宣州號寧國軍授行密節度使大

順二年儒屯溧水循山構壁行密遣李神福屯廣德計
日兵倍不戰當避其銳驕之乃退舍儒眾以為怯守者
懈神福夜襲走之儒將康旺取和州安景思取滁州神
福擊降旺逐景思攻梁山屯破之禽儒將李宏章俄而
田頽劉威為儒所敗行密欲守銅官神福曰儒掃境以
來利速戰宜堅壁老其師則我無敵矣又出輕騎絕賊
糧道使前不得戰退無仰儲不亡何待於是行密以神
福為宣池都游奕使儒始乏食常熟名賊陳可見間儒
行密之鬪竊入常州自稱制置使行密遣陶雅守潤州
張訓入揚州因執楚州刺史以輕兵襲常州斬可見孫

唐書卷五十五 揚州行密

十一

儒圍行密宣州凡五月不解臺濛作魯陽五堰挖輕舸
饋糧故行密軍不困卒破儒即表田頽守宣城長驅入
揚州戰凡七年定八州生人將盡行密勞隱休息其下
遂安議出鹽茗畀民輸帛幕府高勗曰瘡破之餘不可
以加斂且帑貲何患不足若悉我所有易四鄰所無不
積日財有餘矣行密納之始選吏緩勸所部蔡儔以廬
州叛附朱全忠納孫儒將張顥而倪章據舒州與儔連
和行密遣李神福攻儔破其將儔堅壁不出顯超葉降
行密以隸袁積軍積請戮之行密愛其勇更置於親軍
未幾儔自殺行密先冢皆為儔發掘吏請夷發儔世墓

不許表劉威爲刺史遣田頽攻歙州於是刺史裴樞有美政民愛之爲拒戰頽兵數却樞朝廷所命者食盡欲降遣行密書請還京師行密以魯邵代樞州人不肯下請陶雅代雅於諸將最寬厚以禮歸樞於朝是歲李神福拔舒州倪章亡以神福爲舒州刺史乾寧二年行密襲濠州李簡重甲絕水繼而入執刺史張璠以劉金守之進取壽州汴將劉知俊儲穀石碣將南襲張訓屯漣水遣兵浮海掩得其膾知俊戰不勝因攻漣水大敗身僅免詔拜行密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宏農郡王董昌爲錢鏐所攻來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告窮行密遣臺蒙攻蘇州安仁義田頽攻杭州身督戰別將張崇爲鏐執行密欲嫁其妻答曰崇不負公願少待俄而還自是行密終身倚愛明年五月破蘇州執鏐將成及以朱黨守之朱延壽拔斬光二州行密以霍邱當南北走集以邑豪朱景爲鎮將景驍毅絕人諸盜莫敢犯汴將寇彥卿以騎三千襲之致全忠厚意景不許苦戰彥卿敗而去田頽魏約張宣其圍嘉興鏐大將顧全武救之執宣約逐頽於驛亭康未幾泰寧節度使朱瑾率部將侯瓚來歸太原將李承嗣史儼史建章亦來奔行密推赤心不疑皆以爲將於是兵銳甚疆天下帝

惡武昌節度使杜洪與全忠合手詔授行密江南諸道行營都統討洪汴將朱友恭聶金率騎兵萬人與張崇戰泗州金敗瞿章守黃州聞友恭至南走武昌柵行密遣將馬珣以樓船精兵助章守友恭次樊港章據險不得前友恭鑿崖開道以彊弩叢射殺章別將遂圍武昌章率軍薄戰不勝友恭斬章拔其壁全忠率葛從周萬騎攻光州柴再用遣小校王稔以輕騎覘賊汴兵圍之候者請救再用曰稔必殺賊第無往稔解鞍自如暮依樾步戰殺傷多汴兵乃解時亡馬法峻稔追汴軍得馬乃還從周涉淮圍壽州而龐師古聶金以衆七萬壁清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口朱延壽擊從周軍敗之行密欲汴圍解乃擊師古李承嗣曰公能潛師趨清口破其衆則從周不擊而潰行密出車西門繇北門去以銳士萬二千蔽雪馳迫清口不進壅淮上流灌師古軍張訓自漣水來行密使將羸兵千人爲前鋒師古易之方圍棋軍中不顧朱瑾侯瓚以百騎持汴旌幟直入師古壘舞槊而馳訓亦登岸超其柵汴軍大驚卽斬師古士死十八全忠聞之與從周皆遁走追及壽陽大破之叩泔水方涉爲瑾所乘溺死萬餘瑾徙屯安豐汴將牛全節苦鬪後軍乃得度會大雪士多凍死潁州刺史王敬堯燎薪屬道汴軍免者數

千人未幾復圍壽州七日走馬珣收散卒三百自黃州
間道趨分寧絕山谷襲撫州鏐將危全諷列四壁皆萬
人珣謂諸將曰為諸君擊中壁食其穀以歸乃夜擊之
全諷走明日珣高會廣旗幟伐鼓循山而下連營潰既
還行密罵曰豎子不遂據其城邪光化元年秦裴取鏐
崑山鎮顧全武圍之行密諸將數敗全武遂圍蘇州臺
濛固守鏐自以舟師至濛食盡行密遣李簡蔣勳迎之
敗全武兵濛得還後軍潰裴援絕全武勸其降決水灌
城城壞裴乃降鏐喜具千人食以待既至士不及百鏐
曰軍寡何拒之久裴曰糧盡歸死非僕素也初成及之

唐書裴

行密

執行密閱其室唯圖書藥劑將辟為行軍司馬固辭引
刀欲自刺行密乃止厚禮而歸之鏐亦遣魏約等還全
忠攻蔡州奉國節度使崔洪來丐師明年遣朱瑾率兵
萬人攻徐州屯呂梁洪遂來奔會雨霖瑾引還行密攻
徐州汴將李禮壁宿州以援全忠自將次輝州行密戰
不勝乃解青州將陳漢賓擁兵送款行密王綰張訓周
本率兵迎之漢賓中悔綰訓入見漢賓給麾下饗我不
過日中若不至可攻城漢賓釋甲聽命光州叛行密自
攻之汴將朱友裕來救撤圍還全忠諭馬殷成汴雷滿
合兵攻行密汴滿猶豫汴惡殷事全忠掠其境滿來結

好行密壁黃鄂間杜洪寘鳩於酒於井棄城去行密知
不入全忠又遣使者督殷汴滿連兵解圍行密還詔加
檢校太尉兼侍中天復元年傳言盜殺錢鏐李神福急
攻臨安顧全武列八壁相望神福伏軍青山偽若引去
謀奔告全武悉眾躡之神福返鬪與伏夾攻斬首五千
級執全武明日遂圍臨安鏐將秦昶以步兵三千降神
福乃令軍中護鏐先募禁樵采鏐遣使者厚謝神福以
鏐不死臨安未可下納犒而還明年大將劉存率兵二
萬戰艚七百伐湖南殷伏軍長嶺洲以樓艦據上流乘
風颺沙彊弩射之存軍殲行密歸顧全武於鏐鏐亦釋

唐書裴

行密

秦裴以報帝在鳳翔以左金吾大將軍李儼為江淮宣
諭使授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守中書令
封吳王承制封拜且告難時已削奪全忠封爵詔西川
河東忠義幽州保大橫海義武大同八道攻之詔朱瑾
為平盧節度使由海州取青齊馮宏鐸為感化節度使
出漣水攻徐宿使朱延壽圍蔡州田頔捍錢鏐行密討
杜洪馬殷以分全忠勢行密乃以李神福為鄂岳招討
使劉存副之遣冷業攻馬殷杜洪戰屢敗嬰城請救於
全忠全忠使韓勅率步兵萬人屯潯口荆南節度使成
汴亦悉眾救洪神福逆戰敗之汴溺死勅引眾走冷業

屯平江為三壁殷將許德勳以銳卒號定南刀夜襲業擊三壁皆破禽業掠上高唐年而去是時杜洪困甚且禽會田頽安仁義絕行密行密召神福存還計事洪復振頽之敗更以臺濛為宣州觀察使復遣神福存攻鄂州順義軍使汪武與頽連和歙州刺史陶雅攻鍾傳兵過武所迎謁縛武於軍無錫當浙衝行密使剽將張可惊守之鏐勁兵三千夜襲城可惊以百騎擊走之吏皆賀答曰未也方勞諸軍一戰乃蔽火斂旗以須覘者以告鏐兵復至可惊大破之臺濛卒行密以子渥為宣州觀察使天祐二年王彥章李德誠拔潤州殺安仁義以

唐書 楊行密 七

王茂章為潤州團練使聶彥章等率舟師復伐殷攻岳州許德勳詹佖以舟千二百柁入蛤子湖瑋山之南為木龍鎖舟夜徙三百舸斷楊林岸彥章入荆江將趨江陵佖躡之德勳以梅花海鵲迅舸進斷木龍舟蔽江車弩亂發執彥章溺死萬人殷釋彥章還德勳謂曰為我謝吳王僕等數人在湖湘不可冀也行密寬易善遇下能得士死力每宴使人負劍侍陳人張洪因以劍擊行密不中近將李友禽斬之他日侍劍如故行密蚤出有盜斷馬鞅不之問以故人人懷恩始乘孫儒亂府庫殫空能約已省費不三年而軍富雄嘗過楚州臺濛盛供

帳待之行密一夕去遺衣卧內皆經補浣濛還之行密曰吾興細微不敢忘本君笑我邪濛大慙登城見王茂章營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寢鬱然渠肯為我忘身乎茂章遽毀損方帝困鳳翔再遣使督兵以為行密可亢全忠者然兵至宿州給言糧盡乃還全忠脅帝東遷行密恥憤被病全忠亦知天子倚行密為重乃弑帝以絕人望行密聞之發喪不視事三日因是病篤召將吏付家事問嗣於其佐周隱對曰宣州司徒易而信讒惟淫酗是好不可以嗣不如擇賢者時劉威以宿將有威名隱意屬威行密不答因以王茂章代渥使亟還行密

唐書 楊行密 七

召所親嚴求曰我使周隱召吾兒而不至奈何求往見隱召檄仍在几始渥守宣州押牙徐溫王令謀約渥曰王且疾而君出外此殆姦人計他日有召非我二人勿應也及是二人以符召渥渥至行密承制授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南節度使留後行密諭渥曰左衙都將張顥王茂章李遇皆怙亂不得為兒除之卒年五十四遺令穀葛為衣桐瓦為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

去乃共請於儼承制授渥兼侍中淮南節度副大使東
面諸道行營都統封宏農郡王渥好騎射初與許元膺
爲勿頸交及嗣位事皆決之諸將莫敢忤渥求王茂章
親兵不得及去宣輦帷帟以行茂章嬖罵不與踰年遣
兵五千襲之茂章奔杭州秦裴執鍾匡時渥授以江西
制置使朱思勅范師從陳鏞以兵戍洪州渥爲張顥所
制三人者渥腹心也顥脅以爲有異謀遣陳祐疾馳懷
短兵微服入秦裴帳中裴大驚命飲召三將入皆色動
酒行祐數其罪皆斬之渥召周隱曰君嘗以孤爲不可
嗣何也隱不對遂殺之

唐書 楊行密

本

贊曰行密興賤微及得志仁恕善御衆治身節儉無大
過失可謂賢矣然所據淮楚士氣剽而不剛行密無霸
材不能提兵爲四方倡以興王室熟視朱温劫天子而
東謀窮意沮僨死牖下可謂長太息矣

孫儒河南河南人以趨卞橫里中隸忠武軍爲裨校與
劉建鋒善黃巢亂以兵屬秦宗權爲都將光啓初宗權
遣儒攻東都留守李罕之出奔儒焚宮闕屠居人河陽
節度使諸葛爽與儒戰洛水爽敗儒亦東圍鄭州朱全
忠屯中牟救之不敢前儒衆夜登城刺史李璠走儒進
拔河橋遂取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出奔全忠壁河陰儒

掠汴鄙全忠兵卻屯胙城東南列爲旗鼓疑之儒乃還
會全忠與宗權戰宗權敗走儒聞殺孟人流尸於河焚
井邑乃去宗權又遣儒鈔淮南乘高駢之亂儒留濠州
會楊行密得揚州宗權使弟宗衡爭淮南以儒爲副建
鋒爲前鋒儒常曰丈夫不能苦戰萬里賞罰由已奈何
居人下生不能富貴死得廟食乎未幾汴兵攻蔡宗權
召之儒稱疾不往宗衡督之卽大會帳下酒酣斬宗衡
并其衆與建鋒許德勳等盟有騎七千因略定傍州不
淹旬兵數萬號土團白條軍文德元年破揚州自爲淮
南節度使與時溥連和初全忠嘗以書招儒故又納款

唐書 孫儒

七

於汴且送宗衡秦彥畢師鐸首全忠藉以聞昭宗授儒
檢校司空全忠署爲招討副使龍紀初悉兵攻宣州行
密取淮南儒還行密走始得潤常蘇三州兵益彊使建
鋒守潤常全忠約行密圖之儒謀定江南乃北爭天下
畏全忠擣虛乃遣人卑辭厚賄全忠薦於朝詔授淮南
節度使大順元年行密取潤州以安仁義守之常州以
李友守之儒怒三分其軍度江建鋒復拔常潤仁義走
全忠遣將龐從等軍十萬掩至高郵儒悉師禦之故仁
義間取潤州劉威田頔等敗建鋒於武進取常州杭州
錢鏐將沈粲自蘇州奔儒行密諸將在潤常者皆爲建

鋒所逐仁義額棄潤州走明年儒引兵自京口轉戰召
建鋒皆行行密諸將屯險者聞儒至皆走額威等合兵
三萬邀儒黃池儒遣馬殷擊走之儒營廣德乘勝至東
溪淮人大恐行密遣臺濠屯西溪自引軍逆戰儒軍圍
之數重黑雲將李簡以騎馳之行密乃免儒遂圍宣州
行密乞師於錢鏐會谿濂暴湧廣德黃池諸壁皆沒儒
分兵取和滁二州其秋儒焚揚州引而西傳檄遠近號
五十萬旌旗相屬數百里所過燒廬舍殺老弱以給軍
行密懼將遁去戴規曰儒軍數敗今埽地而至決死於
我若我遣降者間至揚州撫慰衣食使儒軍聞其家尚

唐書卷二百三十五

孫儒

完人人思歸不戰可禽也行密乃遣親將入揚州取儒
營糧數十萬斛以稟饑民儒屯廣德陶雅以騎軍破儒
前鋒屯嚴公臺十二月額威與儒決戰皆大敗儒連屯
稍西行密使陶雅屯潤州扼其歸路景福元年儒復圍
宣州屯陵陽行密戰不利謀出奔時劉威方繫獄且死
行密窮更召問計對曰儒焚倉隕壘以來糧盡將爲我
禽若勁兵背城坐制其困李神福亦請據險邀儒糧行
密乃分兵攻廣德壁而絕饗道軍適大疫儒病疴遣建
鋒殷鈔諸縣行密知城下兵寡乃晨出率仁義額背城
決戰破五十壁會暴澍且冥儒軍大敗儒病甚股弁不

能興額執儒獻行密諸將皆降儒就刑於市見劉威曰
中君之謀儒嘗引鑑搔首曰此頭不久當入京師至是
傳首闕下建鋒殷哭之相語曰公常有志廟食吾等有
土當廟以報德及殷據湖南表儒贈司徒樂安郡王立
廟以祀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五

唐書卷二百三十五

孫儒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六

劉傳從新書增

高仁厚

趙雙弟昶子翊

田頽

朱延壽

劉建鋒馬殷

成汭

杜洪

鍾傳

劉漢宏

張雄

王潮弟審邦

劉知謙盧光稠

高仁厚亡其系出初事劍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為營使黃巢陷京師天子出居成都敬瑄遣黃頭軍部將李鋌鞏咸以兵萬五千戍興平數敗巢軍賊號蜀兵為鴟

唐書高仁厚

兒每戰輒戒曰毋與鴟兒鬪敬瑄喜其兵可用益選卒二千使仁厚將而東先是京師有不肖子皆著疊帶冒持挺剽閭里號閑子京兆尹始視事輒殺尤者以怖其餘寶滴治京兆至殺數十百人稍稍憚賊巢入京師人多避難寶雞閑子掠之吏不能制仁厚素知狀下約入邑間縱擊軍入閑子聚觀嗤侮於是殺數千人坊門反閉欲亡不得故皆死自是閭里乃安會邛州賊阡能眾數萬略諸縣列壁數十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韓求反蜀州諸將不能定敬瑄召仁厚還使督兵四討屯永安阡能遣謀者入軍中吏執以獻謀自言父母妻子

囚於賊約不得軍虛實且死仁厚哀之曰為我報賊明日我且戰有能釋甲迎我者署背曰歸順皆得復農矣縱謀去命諸將毀柵鼓而前賊渠羅渾擊設伏詐降仁厚遣將不持兵入諭其眾皆真降渾擊詐窮而逸吏執之仁厚曰愚人不足語降眾署背得免則告諸壁大軍至賊帥句胡僧大驚斬之莫能禁眾執胡僧以降韓求知大賊已禽徇諸壁曰敢出者斬眾罵之求赴水死眾鉤出斬以徇餘柵皆下仁厚按轡裴回視賊壘吏請焚之仁厚命取財糧乃縱火尸賊成都仁厚還天子御樓勞軍授仁厚檢校尚書左僕射眉州刺史敬瑄與仁厚

唐書高仁厚

二

謀曰秀昇未禽貢輸梗奪百官乏奉民不鹽食公能破賊當以東川待公仁厚許之詔拜行軍司馬仁厚聞賊儲械子女皆在屯乃以銳兵瀕江伐木頽水礙舟道負岸而陣使游軍逼賊久不戰則夜以千卒持短刀彊弩直薄營火而譟之秀昇率舟兵救火仁厚遣人驚沒鑿舟皆沈眾懼多潰秀昇斬潰兵欲脅止之眾怒執秀昇以降仁厚問狀對曰天子蒙塵反者何獨我仁厚檻車送行在斬於市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初隸神策軍累遷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聞敬瑄以仁厚代已有望言敬瑄諷帝召師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師立益

怒移檄言敬瑄十罪殺監軍田繪屯涪城遣兵攻綿州不克又檄劍州刺史姚卓文共攻成都假卓文爲指揮應接使卓文不應帝乃下詔削官爵敬瑄卽表仁厚爲東川節度留後楊茂言爲行軍副使楊棠爲諸軍都虞候率兵二萬討之師立遣大將張士安鄭君雄守鹿頭關仁厚次漢州前軍戰德陽師立嬰城閱四旬夜出兵擾北柵仁厚設兩翼而伏披柵門列炬賊不敢進伏發擊走之楊茂言謂仁厚且敗引兵走久乃還明日會諸將仁厚曰副使當以死報天子斬而徇於是士安不敢出師立自督士十戰皆北仁厚約城中斬首惡者賞君

唐書高仁厚

三

雄諄於軍曰天子所討反者耳吾等何與乃與士安譁而進以仁厚書示師立曰請以死謝衆自沈於池死君雄悉誅其家獻首天子仁厚入府縱繫囚賑貧絕詔拜劍南東川節度使光啓二年遂據梓州絕敬瑄君雄時爲遂州刺史亦陷漢州攻成都敬瑄使部將李順之逆戰君雄死又發維茂州羌軍擊仁厚斬之乾寧中皆追贈司徒

趙犖陳州宛邱人世爲忠武軍牙將犖資警健兒弄時好爲營陣行列自號令指顧羣兒無敢亂父叔文見之曰是當大吾門稍長喜書學擊劍善射會昌中從伐潞

州收天井關又從征蠻忠武軍功多遷大校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興陳人詣節度府請犖爲刺史表於朝授之旣視事會官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也乃培城疏塹實倉庫峙藁薪爲守計民有貴者悉內之繕甲兵募悍勇悉補子弟領兵巢敗果東奔賊將孟楷以萬人寇項犖擊禽之僖宗嘉其功遷累檢校司空巢聞楷死驚且怒悉軍據潞水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繚長壕五周百道攻之州人大恐犖令曰士貴建功立名節今雖衆寡不敵男子當死地求生徒懼無益也且死國不愈生爲賊乎吾家食陳祿誓破賊以保陳異議

唐書陳犖

四

者斬衆聽命引銳士出戰屢破賊巢益怒將必屠之乃起八仙營於州左僭象宮闕列百官曹署儲糧爲持久計宗權輸鎧仗軍須賊益張犖小大數百戰勝負相當故人心固乃間道乞師於朱全忠未幾汴軍至壁西北陳人思奮犖引兵急擊賊破之圍凡三百日而解中和五年擢彰義軍節度使巢雖敗宗權始熾略地數千里屠二十餘州惟陳賴犖獨完以功檢校司徒加秦寧浙西兩節度皆在陳并領之龍紀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忠武軍節度仍治陳州流亡踵還與弟昶至友愛後將老悉以軍事付之乃卒贈太尉犖悉忠力以孤城抗

賊巢卒敗亡然附全忠亦賴其力復振故委翰調發助全忠常先它鎮云昶字大東神采軒異而內沈厚有法度破孟楷功多巢之圍昶夜擲師疲而寢如有神相之者犁曙決戰士爭奮死鬪禽賊酋數人斬級千餘犖領泰寧以昶為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當時方鎮言忠壯吏治舉言犖相犖之老乃授留後遷忠武節度使亦留陳進檢校司徒劭勸農桑於人有恩惠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寧二年卒年五十三贈太尉犖子珣字有節雄毅喜書善騎射巢之難激勵麾下約皆死以先冢邇賊畏見殘齧卽夜繼死士取柩以入庫有巨弩機牙

唐書五十五 陳犖

五

壞不能張珣以意調治激矢至五百步人馬皆洞賊畏不敢逼以勞檢校尚書右僕射遙領處州刺史昶帥忠武珣遷行軍司馬昶之喪知忠武留後政簡濟上下安之全忠表為忠武軍節度使陳土惡善圮珣疊表壙遂無患三加檢校太保光化二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兼侍中封天水郡公按鄧艾故蹟決翟王渠溉稻以利農一家三節度相繼二十餘年陳人宜之天復初韓建帥忠武以珣知同州節度留後昭宗還長安詔入朝賜號迎鑾功臣以檢校太傅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從東遷歲餘以疾免卒年五十五贈侍中陳人為罷市

田頽字德臣廬州合肥人略通書傳沈果有大志與楊行密同里約為兄弟應州募屯邊遷主將行密據廬州頽謀為多攻趙鏗於宣州鏗出東溪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追騎不能及頽乘輕舸追之鏗驚遂見禽行密表頽為馬步軍都虞候沙陀叛將安仁義奔淮南行密大喜屬以騎兵使在頽右兩人名冠軍中共攻常州殺刺史杜稜錢鏐方屯潤州一夕潰會孫儒南略頽等屯丹陽儒火揚州壁廣德頽破其屯與戰頽走行密怒奪其兵或諫行密曰疆敵傳壘不用頽非計也行密復將頽儒詒書仁義通好以疑行密行密待益厚署行軍副

唐書五十五 田頽

六

使卒用此二人功禽儒乃表仁義為潤州刺史頽寧國軍節度使累遷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義至檢校太保頽已平馮宏鐸至揚州謝行密左右求貲不已獄吏亦有請頽怒曰吏覬吾入獄邪又求池歛為屬州行密不許頽始怨將還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是時錢鏐部將徐綰叛鏐入杭州遂綰綰屯靈隱山迎頽頽遣客何曉見鏐曰王宜東保會稽無為虛屠士眾也鏐曰軍中小叛常然公為人長何助逆邪頽攻北門鏐登城與語射中麾下頽築壘絕往來道鏐患之出金幣十輿募能奪地者陳璋以死士三百免胄馳擊奪其地鏐

授璋衢州刺史頽攻城未能克將濟江絕西陵爲鏐將所却圍益急先是行密欲女鏐子鏐急乃遣元璟迎女且告行密曰頽得志爲患必大請以子爲質願召還頽行密使人謂頽曰不還我遣人代守宣州頽不從鏐輸錢二百萬緡犒軍頽又請鏐子元瓊出質乃與緡引兵還然內怨行密與鏐因移書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譬百川不朝於海雖狂奔澶漫終爲涸土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揚爲大刀布金玉積如阜願公上天子常賦頽請悉儲峙單車以從行密答曰貢賦由汴而達適足資敵爾於是頽絕行密大募兵李神福自行密頽必叛宜

唐書 田頽

七

先圖之行密曰頽有大功而反狀未明殺之諸將不爲用頽遣其佐杜荀鶴至汴通好全忠喜屯宿州須變行密以康儒在頽所故授廬州刺史以間之頽怒族其家儒曰公不用吾謀死無地矣頽與安仁義連和攻昇州劫刺史李神福妻息厚養之神福方與劉存攻鄂州行密召之神福謂諸將曰頽反此心腹疾宜速攻之頽遣李臯詒書神福曰公家在此苟從我當分地以王答曰吾以一卒從吳王任上將終不以妻子易意乃斬臯破頽兵於曷山始頽將王壇等以舟師躡神福後至吉陽磯不戰會日暮壇掩神福軍半濟神福反舟順流急擊

大破之因縱火士多死明日壇復戰敗於皖口頽乃自將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乃瀕水堅壁不出請行密以兵塞頽走道仁義焚東塘戰艦夜攻常州不克轉戰至夾岡立二幟解甲而息追兵莫敢嚮頽陳舟蕪湖行密遣將王茂章攻潤州仁義以善射冠軍中當時稱朱瑾槩米志誠弩皆爲第一仁義常曰志誠弩十不當瑾槩之一瑾槩十不當吾弓之一人以爲然又其治軍嚴善得士心戰卒數百濠梁不毀開門鬪先告所當中然後射之茂章等不敢與確行密遣使謂曰吾不忘公功能自歸當復爲行軍副使但不可處兵仁義

唐書 田頽

八

欲降其子固諫乃止行密召其將臺濛泣語曰人嘗告頽必反我不忍負人頽果負我吾思爲將者非公莫可濛頓首謝率騎度江爲陣以行士笑其怯濛曰頽宿將多謀備之何害與王壇等戰廣德濛以行密書遺壇諸將皆再拜氣奪濛麾兵擊之壇走神福旣以不戰困頽頽給言母病還至蕪湖聞壇敗留精兵二萬屬郭行琮身走城濛之行爲狹營小舍覘者以爲才容二千人頽輕之不復召兵與戰黃池矢石始交而濛遁兵爭逐北遇伏頽大破召蕪湖兵不得入行琮及壇皆歸行密頽恚自料死士數百號爪牙都身薄戰濛退軍示弱士超

隍濛殊死戰軍潰頽奔城橋陷為亂兵所殺年四十六其下猶鬪示頽首乃潰頽始以元瓘歸戰不勝輒欲殺之頽母護免及鏐與行密合頽曰今日不勝必殺元瓘已而頽死傳首至淮南行密泣下葬以庶人禮亦葬康儒還元瓘於杭頽善為治資寬厚通利商賈民愛之善過士若楊夔康軫夏侯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為上客文圭有美名全忠鏐交辟不應頽置田宅迎其母以甥事之故文圭為盡力夔知頽不足亢行密著溺賦以戒頽不用行密使王茂章穴地取潤州安仁義以家屬保城樓兵不敢登召李德誠曰汝可以委命乃抵弓矢就

唐書 田頽 九

縛父子斬楊州市濛字頂雲亦合肥人頽破行密表為檢校太保宣州觀察使天祐初卒

朱延壽者廬州舒城人事行密破秦彥畢師鐸趙錙孫儒功居多行密欲以寬恕結人心而延壽敢殺時揚州多盜捕得者行密輒賜所盜遺之戒曰勿使延壽知已而陰許延壽殺之初壽州刺史高彥溫舉州入朱全忠行密襲之諸將憚城堅不可拔延壽鼓之拔其城即表為淮南節度副使全忠猶屯壽春延壽以新軍出每旗五伍為列遣李厚以十旗擊西偏不勝將斬之厚請益五旗殊死戰全忠引去於是取黃蘄光三州以功遷壽

州團練使昭宗在鳳翔詔延壽圍蔡以披全忠勢擢奉國軍節度使全忠兵每至延壽開門不設備而不敢逼也延壽用軍常以寡鬪眾敗還者盡斬之田頽之附全忠延壽陰約曰公有所為我願執鞭頽喜二人謀絕行密行密憂甚給病日行觸柱僵妻延壽姊也掖之行密泣曰吾喪明諸子幼得舅代我無憂矣遣辯士召之延壽疑不肯赴姊遣婢報故延壽疾走揚州拜未訖士禽殺之而廢其妻

唐書 朱延壽 十

贊曰全忠唐之盜也行密志梟其元而後已田頽使出軍賦而助之此其謀責難而絕之非忠於唐也棄所附而覬尊大亦已妄矣孔子稱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如仁厚田朱材不足為吳蜀之老可與事天子哉

劉建鋒字銳端蔡州朗山人為忠武軍部將與孫儒馬殷同事秦宗權儒之敗建鋒殷收散卒轉寇江西有眾七千推建鋒為主殷為前鋒張佶為謀主略洪虔數州眾遂十餘萬乾寧元年取潭州殺武安節度使鄧處訥自稱節度留後奉表京師詔即拜檢校尚書左僕射武安軍節度使建鋒已得志即嗜酒不事事新息小史陳贍為建鋒御者妻美且豔乃私之贍怒袖鐵搥擊建鋒

死斷其喉衆推張佶爲帥佶固辭馬蹠傷佶左髀下令曰吾非而主時馬殷攻邵州未克於是遣人迎殷礮贖於市殷至佶坐受其謁旣而率將吏推殷爲留後詔卽除檢校大傅潭州刺史殷以成汭楊行密劉隱皆養士以圖王霸謂其屬高郁曰吾欲重幣以奉四鄰而固吾境計安出郁曰荆南闇弱焉能患我淮南我讎也固不吾援公若置邸京師歸天子職貢王人來錫命四方畏服然後按兵討不廷霸業成矣殷悟厚結宣武朱全忠以請於朝乃拜湖南節度兵馬留後郁又教殷鑄鉛鐵錢十當銅錢一民得自摘山收茗算募高戶置邸閣居

唐書五十六 劉建鋒

七

茗號入牀主人歲入筭數十萬用度遂饒於是收邵衡永道郴連六州進攻桂州執留後劉士政諸城望風奔潰盡得昭賀梧象柳宜蒙等州又攻容管執寧遠節度使龐巨曩虜其衆及費昭宗在鳳翔難方亟遣中人間道賜朱書密詔使殷與楊行密攻汴州殷兵訖不出殷弟賓沈勇知書史從孫儒爲盜晚事楊行密爲黑雲軍使與錢鏐戰數有功夜卧常有光怪行密知之曰吾今歸汝於兄辭曰賓一敗卒公待以不死湖南在宇下朝亡夕至但誼不忍舍公行密具齋以遣曰爾還與兄共食湘楚然何以報我答曰願通二國好使商賈相資行

密喜旣至殷表以自副每勸殷與行密連和殷畏全忠卒不克殷與建鋒同里人凡宗樵黨散爲盜者皆以酷烈相矜時通名蔡賊云

成汭青州人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爲浮屠後入蔡賊中爲賊帥假子更姓名爲郭禹當成江陵亡爲盜保火門山後詣荆南節度使陳儒降署裨校久之張瓌囚儒以禹凶慄欲殺之禹結千人奔入峽夜有蛇環其所祝曰有所負者死生唯命旣而蛇亡禹乃襲歸州入之自稱刺史招還流亡訓士伍得勝兵三千秦宗權故將許存奔禹禹以青州剽卒三百界之使討荆南部將牟權於

唐書五十六 成汭

三

清江禽權取其衆禹又破其將王建肇建肇奔黔州昭宗拜禹荆南節度留後始改名汭復故姓宗權餘黨常厚攻夔州是時西川節度使王建遣將屯忠州與夔州刺史毛湘相脣齒厚屯白帝汭率存乘二軍之間攻之二軍使人誚辱汭韓楚言尤劇汭恥之曰有如禽賊當支解以逞會存夜斬營襲厚破之厚奔萬州爲刺史張造所拒走綿州存入夔州楚言妻李語夫曰君常辱軍且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礪刀席下方其食復語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剄汭畏其烈禮葬之刻石表曰烈女卽使司馬劉昌美守夔率

存沂江略雲安建將皆奔存按兵渝州盡下瀕江州縣時王建肇據黔州自守帝以建肇為武泰軍節度使洵遣將趙武率存攻之建肇走洵乃以武為留後存為萬州刺史存不得志洵遣客伺之方蹴毬洵曰存必叛自試其力矣遣將襲之存夜率左右超堞走與王建肇皆降於王建洵頗知吏治嘗錄囚盡其情墊江賊陰殺令其主簿疑小吏導之訊不承臨刑曰我且訟地下踰月吏暴死洵聞益詳於獄始治州民版無幾未再期自占者萬餘帝數詔刻石頌功輒固辭時鎮國節度使韓建亦以治顯號北韓南郭洵進累檢校太尉中書令上谷郡

唐書 成洵

三

王雲安榷鹽本隸鹽鐵洵擅取之故能畜兵五萬初任賀隱隱賢者也故洵所舉少過晚得妻父任之譖害諸子洵皆手殺之至絕嗣澧朗本荆南隸州為雷滿所據別為節度洵數請之宰相徐彥若不許及彥若罷道江陵洵出怨言彥若曰公專一而自視桓文一賊不能取而怨朝廷乎洵大慙晚喜術士餌藥瀕死而蘇天復三年帝詔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圍鄂州朱全忠使韓勅救之諷洵與馬殷雷彥威犄角洵身自將而行下知洵不足亢行密無敢諫惟親吏楊師厚勸之洵為巨艦堂皇悉備行至公安卜不吉欲還師厚曰公舉全軍中道還

何以見百姓洵乃行彥威潛師略江陵洵諸將念私無鬪志淮南將李神福壁沙橋望洵軍曰戰艦雖盛首尾斷絕可取也擊洵君山敗之火其船衆大潰洵投江死士民皆為彥威所劫韓勅走還王建遂取夔施忠萬四州天祐中全忠表洵死國事請與杜洪皆立廟云

杜洪鄂州人為里俳兒乾符末黃巢亂江南未與民皆亡為盜刺史崔紹募民彊雄者為土團軍賊不敢侵於是人人知兵杭州刺史路審中為董昌所拒走客黃州中和末聞紹卒募士三千入鄂州以守洪為州將有功亦逐岳州刺史居之光啓二年安陸賊周通率兵攻審

唐書 杜洪

西

中審中亡去洪乘虛入鄂自為節度留後僖宗即拜本軍節度使是時未與民吳討據黃州駱殷據永興二人皆隸土團者也故軍剽甚洪雖得節制而附朱全忠絕東南貢路乾寧初身自將擊討乞師淮南楊行密遣朱延壽助之洪引還延壽拔黃州俘討獻京師駱殷棄永興走行密取其地洪得駱殷倚為心腹間取未與守之全忠方圍鳳翔昭宗遣使者東出道武昌洪皆殺之時行密略光州詔洪出兵與忠義趙匡凝武安馬殷襲安州行密使李神福劉存奉舟師萬人討洪駱殷棄未與走縣民方詔守以待命神福已得詔大喜以未與壯縣

饋餽所仰既得鄂半矣遂進圍鄂州洪嬰城請救於汴
全忠率兵五萬營霍邱行密禦之汴兵不利引還使別
將吳章以三千兵解圍神福迎破之時全忠方與河東
軍薄戰故不能救洪洪乃求助於馬殷殷不答洪計窮
復走全忠全忠遣曹延祚合吳章兵萬三千救洪淮南
將劉存濟坎傅城殷爲洪謀曰淮兵深入仰求興以濟
若奇兵取之賊不戰而潰洪以精兵合汴人間道掩末
興三十里而舍存以方詔苗璘當之汴亡卒走淮壁言
軍虛實曰鄆軍懦可取開道軍不可當也璘曰殺強則
弱者撓矣乃自擊開道軍敗之禽汴士三百人徇城下

唐書高美 杜洪

五

洪軍氣沮存使辯士臨說洪恃汴方強無降意或勸存
急擊援兵則城自下存曰擊之賊入則城固矣若縱其
遁城可取也俄而汴軍走是日城陷執洪及曹延祚窮
斬其餘行密見洪責曰爾同逆賊弑主與孤爲仇吾軍
還而復爲賊後拒今定何如洪謝曰不忍負朱公與延
祚皆斬揚州市以劉存守鄂州行密死馬殷遂取其地
鍾傳洪州高安人以負販自業或勸其爲盜必大顯時
王仙芝猖狂江南大亂衆推傳爲長乃鳩夷獠依山爲
壁至萬人自稱高安鎮撫使仙芝遣柳彥璋略撫州不
能守傳入據之言諸朝詔卽拜刺史中和二年逐江西

觀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撫民危全諷間傳之去竊州
以叛使弟仔昌據信州僖宗擢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
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爵潁川郡王又徙南平傳
率兵圍撫州天火其城士民懼驚諸將請急攻之傳曰
乘人之險不可乃祝曰全諷罪無害民者火卽止全諷
聞謝罪聽命以女女傳子匡時傳以匡時爲袁州刺史
擊馬殷又以彭玕爲吉州刺史玕健將也傳倚以爲重
廣明後州縣不鄉貢惟傳歲薦士行鄉飲酒禮率官屬
臨觀資以裝齋故士不遠千里走傳府傳少射獵醉遇
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然後免

唐書高美 鍾傳

六

既貴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尙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
乃畫搏虎狀以示子孫凡出軍攻戰必禱佛祠積餽餅
爲犀象高數尋晚節重斂商人至棄其貨去天祐三年
卒匡時自立爲節度觀察留後次子匡範爲江州刺史
怨兄立孛州附淮南因言兄結汴人圖揚州楊渥使秦
裴攻匡時圍洪州匡時城守不出凡三月城陷進軍大
掠三日止執匡時及司馬陳象歸揚州渥切責匡時頓
首請死渥哀赦之斬象於市彭玕既失援厚結馬殷且
觀虛實使者還曰殷將校輯睦未可圖也遂歸款玕通
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語

曰十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況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始危全諷聞匡時立喜曰聽鍾郎為節度三年我自取之及渥兵盛不敢救潛謀攻渥會淮南亡將王茂章過州請曰聞公欲大舉願見諸將才否全諷蒐衆十萬邀茂章觀之對曰揚州有士三等公衆正當其下盍更益之全諷不能答後為楊氏所并

劉漢宏本兗州小史從大將擊王仙芝劫輜重叛去乾符末略江陵焚民室廬屢無完家於是都統王鐸遣將崔錯降之表為宿州刺史漢宏恨賞薄有望言會浙東觀察使柳瑫得罪乃授漢宏觀察使之僖宗在蜀貢

唐書異

劉漢宏

七

輸踵驛而西帝悅寵其軍為義勝軍即授節度使漢宏既有七州志侈大輒曰天下方亂卯金刀非吾向誰哉鴟噪諸庭命斫樹或曰巨木不可伐怒曰吾能斬白蛇何畏一木中和二年遣弟漢宥率諸將攻杭州壁西陵為董昌所敗復遣兵七萬瀕江而屯昌使錢鏐宵濟襲破之明年漢宏屯黃嶺發洞獠同攻昌鏐出富陽擊諸營多潰去漢宏大沮悉軍十萬列艦西陵謀宵濟襲昌禱於江有一矢墜前惡之俄與鏐遇鏐俘馘五千漢宏羸服走或執之給而免明日復戰鏐斬其弟漢容將辛約時鍾季文守明州盧約處州蔣瓌婺州杜雄台州朱

褒温州褒兵最彊故漢宏使褒治大艦習戰以史惠施堅實韓公汶將其軍帝聞杭越拏戰遣中人焦居璠持節詔通好皆不奉詔光啓二年鏐率諸將攻越自趨導山破公汶於曹娥埭與褒戰燒其艦進屯豐山堅實詣鏐降漢宏率麾下六百人走台州鏐斬其母妻於屯杜雄饗其軍皆醉執漢宏以見董昌漢宏曰自古豈有不亡國邪昌使斬於市叱刑者曰吾節度使非庸人可殺我嘗夢持金殺我者必錢鏐也昌命鏐斬之

唐書異

張雄

八

乃合兵三百度江壁白下取蘇州據之稍稍嘯會戰艦千餘兵五萬乃自號天成軍鎮海節度使周寶之敗奔常州聞高駢將徐約兵銳甚誘之使擊雄與之蘇州雄匿衆海中使別將趙暉據上元資以舟械寶兵散多降暉衆數萬雄即以上元為西州負其才欲治臺城為府旌旗衣服僭王者楊行密圍揚州畢師鐸厚齎寶幣啗雄連和雄率軍浮海屯東塘是時揚州圍久皮囊革帶食無餘軍中殺人代糧纜千錢聞雄至間道挾珍走軍以銀二斤易斗米逮糖粃以差為直雄軍富過所欲即不戰去暉數剽江道雄擊殺之坑其衆自屯上元大順

初以上元爲昇州詔授雄刺史未幾卒雄善馭衆人思之爲立廟宏鐸代爲刺史宏鐸善騎射侃侃若儒者行密已得淮南宏鐸納好然倚兵艦完利謀取潤州遣客尙公迺進說行密行密不從客曰公不見聽未知勝幾樓船時行密大將田頔在宣州陰圖宏鐸募工治艦工曰上元爲舟市木遠方堅緻可勝數十歲頔曰我爲舟止於一用不計其久取木於境可也宏鐸介宣揚間不自安而州數有怪天復二年大風發屋巨木飛舞州人駭曰州且易主大將馮暉等勸宏鐸悉軍南嚮聲言討鍾傳實襲頔行密知之遣客說止不聽頔逆擊於曷山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張雄

元

宏鐸大敗收殘士欲入海行密懼復振遣人迎犒東塘好謂曰兵有勝負今衆尙彊乃自棄於海奈何吾府雖隘尙可以居若欲揚州我且讓公宏鐸舉軍盡哭行密率飛艦不持兵入其軍執宏鐸手慰勉遂以歸表爲淮南節度副使見尙公迺曰頗憶爲馮公求潤州否何多尙邪謝曰臣爲君恨其未遂行密笑曰吾得君尙何憂徐約者曹州人已得蘇州有詔授刺史錢鏐遣弟錄攻之約驅民墨鏡其形曰願戰南都從事或曰都者國稱杭終有國乎約後寢窘與其下哭而別入海死鏐使沈粲守蘇州約衆降潤州阮結結不能定鏐以成及討之

盡殲其衆

王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五代祖曄爲固始令民愛其仁留之因家焉世以貲顯僖宗入蜀盜興江淮壽春亡命王緒劉行全合羣盜據壽州未幾衆萬餘自稱將軍復取光州劫豪傑置軍中潮自縣史署軍正主廩庾士推其信緒提二州籍附秦宗權他日賦不如期宗權切責緒懼與行全拔衆南走略潯陽贛水取汀州自稱刺史入漳州皆不能有也初以糧少故兼道馳約軍中以老孺從者斬潮與弟審邦審知奉母以行緒切責潮曰吾聞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對曰人皆有母不聞有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王潮

三

無母之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猶事將軍也殺其母焉用其子緒赦之會母死不敢哭夜殯道左時望氣者言軍中當有暴興者緒潛視魁梧雄才皆以事誅之衆懼次南安潮語行全曰子美須眉才絕衆吾不知子死所而行全怪席亦不自安與左右數十人伏叢翳狙縛緒以徇衆呼萬歲推行全爲將軍辭曰我不及潮請以爲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剗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我爲主至審知劍躍於地衆以爲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爲副緒歎曰我不能殺是子非天乎潮令於軍曰天子蒙難今當出交廣入巴蜀以幹王室於是

悉師將行會泉州刺史廖彥若貪暴聞潮治軍有法故州人奉牛酒迎潮乃圍城歲餘克之殺彥若遂有其地初黃巢將竊有福州王師不能下建人陳巖率眾拔之又逐觀察使鄭鑑自領州詔即授刺史久之巖卒其婿范暉擁兵自稱留後巖舊將多歸潮言暉可取潮乃遣從弟彥復將兵審知監之攻福州審知乘白馬履行陣望者披靡號白馬將軍暉守彌年不下潮令曰兵盡益兵將盡益將兵將盡則吾至矣於是彥復急攻暉亡入海追斬之建汀二州皆舉籍聽命潮乃盡有五州地昭宗假潮福建等州團練使俄遷觀察使乃作四門義學

唐書卷一百三十六 王潮

三

還流亡定賦斂遣吏勸農人皆安之乾寧中寵福州為威武軍即拜潮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潮病以審知權節度讓審知不許詔審知檢校刑部尚書節度觀察留後厚事朱全忠全忠薦為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在鳳翔賜審知朱詔自三品皆得承制除授天祐初進琅邪郡王審知字次都為泉州刺史檢校司徒喜儒術通書春秋善吏治流民還者假牛犁興完廬舍中原亂公卿多來依之振賦以財如楊承休鄭璘韓偓歸傳懿楊贊圖鄭戩等賴以免禍審知遣子延彬作招賢院以禮之

劉知謙壽州上蔡人避亂客封州為清海牙將節度使韋宙以兒女妻之眾謂不可宙曰若人狀貌非常吾以子孫託之黃巢自嶺表北還湖湘間羣盜蟻結知謙因據封州有詔即授刺史兼賀水鎮使以遏梧桂知謙撫納流亡愛嗇用度養士卒未幾得精兵萬人多具戰艦境內肅然久之疾病召諸子曰今五嶺盜賊方興吾有精甲犀械爾勉建功時哉不可失也知謙卒兵推其子隱為嗣清海軍節度使劉崇龜表為封州刺史嗣薛王知柔代領節度未至而牙將盧瑠叛隱率兵奉迎知柔直趨廣州禽瑠獻之於是知柔以聞昭宗拜隱本軍行

唐書卷一百三十六 劉知謙

三

軍司馬俄遷副使天復初節度徐彥若死隱自稱留後虔人盧光稠者有眾數萬據州自為留後又取韶州隱與爭之戰不勝悉師攻虔州光稠伏軍掉戰隱縱驅伏發挺身免天祐初始詔隱權節度留後乃遣使者入朝重賂朱全忠以自固是歲光稠死子延昌自稱刺史為其下所殺更推李圖總州事圖死鍾傳盡劫其眾欲遣子匡時守之不克州人自立譚全播為刺史附全忠云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七

列傳五十七

外戚

獨孤懷恩

竇德明

弟德元 德元子懷貞 德明族弟孝謙 孝謙子希範 希範弟希球 希球弟希瓘 希瓘從弟維濞

長孫敞

從弟操 操子詮 趙持滿

武承嗣

子延秀 從弟三思 三思子崇訓 承嗣從弟懿宗 攸暨攸暨妻太平公主 承嗣從弟攸緒 薛懷義

韋溫

王仁皎

子守一

吳澈

弟湊

子士矩從新書增

竇覲

柳晟

王子顏

父難得 子用

自古后族能以德禮進退全宗保名者鮮矣蓋恃官掖之寵接宴私之歡高爵厚祿驕其內聲色服翫惑於外莫知師友之訓不達危亡之道故以中材處之罕不覆敗亦由重植之木自然顛披也明哲之君知驕侈之易滿榮寵之難保授任各當其才祿位不過其量告之以天命不易誠之以大義滅親使居無過之地永享不貲之福與國終始不失其所以親也易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又曰婦子嘻嘻失家節也與其愛而失節曷若懼

而致福魏氏懲漢人之敗著矯枉之法幼主嗣位母后不得臨朝外氏無功時主不得封爵雖曰刻薄而卡甄之族竟無大過皇唐受命長孫竇氏以勳賢任職而武氏韋氏以盈滿致覆夫廢興者豈天命哉蓋人事也竇威長孫无忌各自有傳其餘載其得失為外戚傳以存鑒誠焉

新書序曰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貞觀時內里無敗家高中二宗柄移蓋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頭血一日同汚鈇刃元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修救天寶奪明委政如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唯類不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閹尹參嬖後官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若乃長孫无忌之功武平一之議吳澈之忠弗緣內寵者自見別傳云

唐書卷五十七 外戚

獨孤懷恩元貞皇后弟之子也

新書后弟謀

父整隋涿郡太守懷恩幼時以獻皇后之姪養於宮中後仕為鄆縣令

以疾免高祖平京城授長安令在職嚴明甚得時譽及高祖受禪擢拜工部尚書時虜州刺史韋義節擊堯君素於蒲州而義節文吏怯懦頻戰不利高祖遣懷恩代總其眾懷恩督兵城下為賊所拒頻戰不利高祖切讓之因是怨望高祖嘗戲之曰弟姑子悉為天子次當舅子乎懷恩遂自以為符命每扼腕曰我家豈女獨富貴耶由是陰圖異計時虜鄉南山多羣盜劉武周將宋金剛寇陷滄州高祖悉發關中卒以隸太宗屯於栢壁懷恩

遂與解縣令榮靜前五原縣主簿元君寶謀引王行本兵及武周連和與山賊劫永豐倉而斷栢壁糧道割河東地以啗武周事臨發會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據縣起兵應武周高祖遣懷恩與永安王孝基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攻崇茂宋金剛潛兵來襲諸將盡沒君寶與開府劉讓亦同陷於賊中遂洩懷恩之謀既而懷恩逃歸高祖復令率師攻蒲州唐儉在賊中說賊將尉遲敬德請使讓還連和罷兵遂使發其事會堯君素為其下所殺小帥王行本以蒲州降懷恩勒兵入據其城高祖將濟河已御舟矣會讓至迺使召懷恩懷恩不

皇書三卷 外戚

三

知事已洩輕舟來赴及中流而執之收其黨按驗遂誅之緇死時年三十六籍沒其家

竇德明太穆順聖皇后兄之孫也祖照尚後魏文帝女義陽公主封鉅鹿公父彥襲父封仕隋為西平郡守德明少師事陳留王孝逸頗涉文史會漢王諒作亂遣其將綦良攻黎州德明時年十八募得五千人倍道而進號令嚴整一戰破之以功累拜齊王府屬坐事免及義師圍長安永安王孝基襄邑王神符江夏王道宗及高祖之婿竇誕趙慈景並繫獄隋將衛文昇陰世師欲殺之德明謂文昇曰罪不在此輩殺之無傷於彼適足招

怨文昇乃止及謁見高祖竟不自言時人稱其長者武德初拜考功郎中從太宗擊王世充頗有戰功封顯武男貞觀初歷常愛二州刺史尋卒弟德元隋大業中起為高祖丞相府千牛歷太宗時不甚顯高宗以舊臣自殿中少監為御史大夫歲中遷司元太常伯時帝又以源直心為奉常正卿劉祥道為司刑太常伯上官儀為西臺侍極郝處俊為太子左中護凡十餘人皆帝自擇以示宰相李勣等皆頤首謝麟德初進檢校左丞勣職約已天子嘗臨朝咨其清素加以賜資居位數年贊國能對許敬宗具道其然帝稱善敬宗自矜於人德元不為忤眾服其量禮成進爵二級以弟德遠未及爵願分封詔可故德元封鉅鹿男德遠樂安男德元迎時取合未嘗有過然無他補益卒年六十高宗時為左相德元九贈光祿大夫幽州都督諡曰恭

皇書三卷 外戚

四

懷貞字從一少有名譽時兄弟宗族並以與馬為事懷貞獨折節自修衣服儉素聖厯中為清河令治有能名俄歷越州都督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所在皆以清幹著稱神龍二年累遷左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等干預朝政懷貞每諂順委曲取容改名從一以避后父之諱自是名稱日損會歲除中宗夜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而禁中寶庶人微弱部衛有衣翟衣出者已乃韋后乳媪王也時乳母王氏本蠻婢也特封莒國夫人嫁為懷貞妻俗謂乳母之婿為阿奢懷貞每因謁見之次及進表疏列在官位必曰皇后阿奢時人或以國奢呼之初無慙色

時政令多門赤尉由墨制授御史者眾或戲曰尉入臺多而縣辦否對曰辦於異日問其故答曰佳吏在僥倖者皆笑

宦官用權懷貞尤所畏敬每視事聽訟見無鬚者誤以接之監察御史魏傳弓嘗以內常侍輔信義

尤縱暴將奏劾之懷貞曰輔常侍深為安樂公主所信任權勢甚高言成禍福何得輒有彈糾傳弓曰今王綱

漸壞君子道消正由此輩擅權耳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懷貞無以答但固止之

傳弓者鉅鹿人忠憲士也終司農丞

韋庶人敗斬妻獻其首左遷濠州司馬尋擢授益州大都督

府長史乃復故名以附會太平公主景雲初以殿中監召閱月遷左御史大夫同中

書門下平章封中山縣公累拜侍中兼御史大夫帝引見承天門切

責之俄與李日知郭元振張說皆罷為左御史大夫於時歲犯左執法術家又言懷貞且有禍大懼表請為安國

寺奴不許踰年復同中書門下代韋安石為尚書左

三品兼太子詹事監修國史附離日視事退輒詣主第

右僕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太平公主干政懷貞傾已

刺取所欲元宗受賜爵魏國公睿宗為金仙玉真二公

內禪進左僕射主創立兩觀料功甚多時議皆以為不可惟懷貞贊成

其事躬自監役懷貞族弟詹事司直維縈謂懷貞曰兄

位極台衮當思獻可替否以輔明主奈何校量瓦木厠

跡工匠之間欲令海內何所瞻仰也懷貞不能對而監

作如故時人為之語曰竇僕射前為韋氏國翁後作公主邑丞言懷貞伏事公主同於邑官也先天二年太平

公主逆謀事洩懷貞懼罪投水而死追戮其屍改姓毒

氏然生平所得俸祿悉散親族無留畜敗時家惟粗米數石而已從子兢字思慎舉明經為英王府參軍尚

乘直長調鄭令修郵舍道路設冠婚喪紀法百姓德之德明族弟孝諶

孝諶刑部尚書誕之子昭成順聖皇后父也則天時歷

太常少卿潤州刺史長壽二年后母龐氏被酷吏所陷

誣與后咒詛不道孝諶左遷羅州司馬而卒子希城希

球希城並流嶺南神龍初隨例雪免景雲中追贈孝諶

太尉邠國公希城襲爵元宗即位加贈孝諶太保希城

等以舅氏甚見優寵希城累遷太子少傅幽國公尋卒

希球官至太子賓客封冀國公開元二十七年卒及卒

諡曰靖希球初賜爵畢國公後改名瓊初為左散騎常

侍及希球卒因授開府儀同三司元宗以早失太后尤

重外家瓊兄弟三人皆國公食實封瓊子鏐又尚元宗

女永昌長公主恩寵賜賚實為厚矣而兄弟皆貪鄙過

自封植瓊又甚之天寶七年有竇勉潛交巫祝勉犯法

瓊坐信其詭說被停官放歸田園尋以尊老又授開府

儀同三司依舊朝會十三載十二月卒元宗哭於行在

贈司徒財貨鉅萬瓊從父弟維縈好學以撰著為業時

宗族咸以外戚崇飾輿馬維縈獨清儉自守中書令張

說黃門侍郎盧藏用給事中裴子餘皆與之親善官至

水部郎中卒撰吉凶禮要二十卷行於代

長孫敞字休明文德順聖皇后之叔當作伯父也隋煬帝為晉王敞以

庫直從收驪山王凌危逐鹿諫曰大王冒垂堂淫原獸可乎王遂止即位頗見識擢仕隋為左衛

郎將煬帝幸江都留敞守京城禁苑及義旗入關率子

弟迎謁於新豐從平京城以功除將作少監出為杞州

刺史貞觀初坐贓免太宗以后親常令內給絹以供私

費尋拜宗正少卿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累封平原郡

公卒贈幽州都督諡曰良陪葬昭陵

敞從父弟操字元節周大司徒薛國公覽之子也操有學術初高

祖辟署相國府金曹參軍未幾檢校虞州刺史從秦王征討嘗侍旁與聞祕謀武德中為陝東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外戚

道行臺金部郎中出為陝州刺史自州東引水入城以

代井汲百姓於今利之以母喪解長老貞觀中歷洛州

刺史益揚二州都督府長史並有善政二十三年以子

詮尚太宗女新城公主拜岐州刺史永徽初加金紫光

祿大夫賜爵樂壽男尋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諡曰

安葬給鼓吹詮官至尚衣奉御詮即侍中韓瑗妻弟也

及瑗得罪事連於詮滅死配流嶺州詮至流所縣令希

旨杖殺之詮之甥有趙持滿者工書善射力搏猛獸捷

及奔馬而親仁愛眾多所交結京師無貴賤皆愛慕之

初為涼州長史嘗逐野馬自後射之無不洞於胸膈邊

人深伏之許敬宗懼其作難誣與詮及无忌同反及拷訊終無異詞且曰身可殺辭不可奪吏竟代為款以殺之

武承嗣荊州都督士護之孫則天順聖皇后兄子也初

士護娶相里氏生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長適越

王府功曹賀蘭越石次則天次適郭氏士護卒後兄子

惟良懷運及元爽等遇楊氏失禮及則天立為皇后追

贈士護為司徒周忠孝王封楊氏代國夫人賀蘭越石

早卒封其妻為韓國夫人尋又加贈士護為太尉楊氏

改封為榮國夫人時元慶仕為宗正少卿元爽為少府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外戚

少監惟良為衛尉少卿榮國夫人恨其疇日薄己諷皇

后抗疏請出元慶等為外職佯為退讓其實惡之也於

是元慶為龍州刺史元爽為濠州刺史惟良為始州刺

史元慶至州病卒元爽自濠州又配流振州而死乾封

年惟良與弟淄州刺史懷運以岳牧例集於泰山之下

時韓國夫人女賀蘭氏在宮中頗承恩寵則天意欲除

之諷高宗幸其母宅因惟良等獻食則天密令人以毒

藥貯賀蘭氏食中賀蘭氏食之暴卒歸罪於惟良懷運

乃誅之仍諷百僚抗表請改其姓為蝮氏絕其屬籍元

爽等緣坐配流嶺外而死乃以韓國夫人之子敏之為

士護嗣改姓武氏累拜左侍極蘭臺太史襲爵周國公仍令鳩集學士李嗣真吳兢之徒於蘭臺刊正經史并著撰傳記敏之既年少色美悉於榮國夫人侍寵多愆犯則天頗不悅之咸亨二年榮國夫人卒則天出內大瑞錦令敏之造佛像追福敏之自隱用之又司衛少卿楊思儉女有殊色高宗及則天自選以為太子妃成有定日矣敏之又逼而淫焉及在榮國服內私釋衰絰著吉服奏妓樂時太平公主尚幼往來榮國之家宮人侍行又嘗為敏之所逼俄而姦汙事發配流雷州行至韶州以馬韁自縊而死承嗣元爽子也敏之死後自嶺南

唐書卷三十一 外戚

九

召還拜尚衣新書尚輦奉御襲祖爵周國公俄遷祕書監則天臨朝追尊士護為忠孝太皇置崇先府官屬五代祖已下皆為王嗣聖元年以承嗣為禮部尚書尋除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辭位垂拱中轉春官尚書依舊知政事改納言載初元年代蘇良嗣為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兼知內史事性輕暴忍禍問左司郎中喬知之緣殊篇以諷婢得詩恨死承嗣怒告酷吏殺之殘其家天授元年於東都創置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為始祖文皇帝王子武為睿祖康皇帝云武氏之先也后五代祖贈太原靖王居常為嚴祖成皇帝高祖贈趙肅恭王克已為肅祖章敬皇帝曾

祖贈魏康王儉為烈祖昭安皇帝祖贈周安成王華為顯祖文穆皇帝考忠孝太皇為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隨帝號曰皇后元慶為梁憲王元爽為魏德王又追封伯父及兄弟俱為王后從父士讓楚王諡諸姑姊為長公主於是封承嗣為魏王元慶子夏官尚書三思為梁王后從父兄子納言攸寧為建昌王太子通事舍人攸歸為九江王仁範河間王司禮卿重規為高平王左衛親府中郎將載德為潁川王右衛將軍攸暨為千乘王司農卿懿宗為河內王左千牛中郎將嗣宗為臨川王右衛勳二府中郎將攸宜為建安王尚乘直長攸望為會稽

唐書卷三十一 外戚

一

王太子通事舍人攸緒為安平王攸止為恒安王又封承嗣男延基為南陽王延秀為淮陽王三思男崇訓為高陽王崇烈為新安王后兄子贈陳王承業男延暉為嗣陳王延祚為咸安王承嗣嘗諷則天革命盡誅皇室諸王及公卿中不附已者承嗣從父弟三思又盛贊其計天下於今冤之俄又賜承嗣實封千戶仍監修國史承嗣自為次當為皇儲令鳳閣舍人張嘉福諷諭百姓抗表陳請后問岑長倩格則天竟不許承嗣不得已奏不罪也怨長倩等皆以罪誅以特進罷未幾復同鳳閣鸞臺三品承嗣為左相而攸寧為納言故皆罷又與三思同三品不如意元年授特進尋拜太子太保罷知政及月俱免

事承嗣以不得立為皇太子怏怏而卒贈太尉并州牧
諡曰宣子延基襲爵則天避其父名封為繼魏王尋與
其妻永泰郡主及懿德太子等話及張易之兄弟出入
宮中恐有不利後忿爭不協洩之則天聞而大怒咸令
自殺復以承嗣次子延義為繼魏王中宗即位侍中敬
暉等以唐室中興武氏諸王宜削其王爵乃率羣官上
表曰臣聞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德皇極者域
中之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前古詳觀帝業皆不並興
莫有二主故三皇氏沒而五帝氏興夏商氏衰而周漢
氏作何則帝王之祿數必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木衰

唐書卷三十七 外戚

二

則金盛天地之運也合乎四時春往則夏來暑退則寒
集則知五行之數也帝王不可違違之則宗社不安生
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變之則霜露不均水旱
交錯自有隋失御海內崩離天祿之重歸於唐室萬方
樂業荷撥亂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謂有功於
四海有德於蒸人自宏道過密生靈降禍百辟哀號如
喪考妣則天皇后臨御帝圖明目達聰躬親庶績則有
讒邪凶孽誣惑叡德構害宗枝誅夷殆盡英藩賢戚百
不一存餘類在者投竄荒裔冤酷人神感傷天地忠臣
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時稱改革武家子姪咸樹

封建十餘年間實亦榮極於時唐室藩屏豈得並封故
知事有升降時使然也今則天皇帝厭倦萬機神器大
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上至卿士下及蒼生
黃髮之倫童兒之輩莫不歡欣舞抃如見父母豈不以
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順天下之望今皇業
重構聖祚中興神祇之道有助於先德矣黎人之誠無
負於陛下矣臣又聞之業不兩盛事不兩大故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前聖之格言先哲之明誠自皇明反正天
命惟新武家諸王封建依舊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
賦邑萬姓失望卿士寒心何則開闢已來罕有斯理帝

唐書卷三十七 外戚

三

王之道實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五
行之祿數乎乖四時之寒暑乎又海內眾情朝廷竊議
為武氏諸王身計亦適將有損何則處之未得其所居
之寶恐不安陛下雖欲寵之翻乃陷之不遵古典故也
且唐祿有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保祿薄則易全又則
天皇帝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亦分外職今居京輦不降
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敦崇外戚曲流恩
貸奈宗廟社稷之計何奈卿士黎庶之議何伏願陛下
為社稷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內崇經邦之要外順遐
邇之心豈不固宗社之基允人靈之願則陛下巍巍之

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有序臣特承榮寵思竭丹赤既為唐臣實為唐計伏乞聖慈俯垂矜納中書舍人岑羲之詞也上答曰朕嘗因暇景博覽前修帝籍皇圖略稽其迹至若二靈肇判三才聿興驪連粟陸之辰尊虛大庭之日時猶朴略未著圖書泊乎出震應期畫八卦而成象炎皇御麻播百穀以興農車服創於軒轅之期麻象建於唐堯之代封建之事闕爾無間自周漢已來方崇藩屏至於三微更王五運迭興以古揆今事迹有爽比者別宗撫麻異姓興邦伏以則天大聖皇帝內輔外臨將五十載在朕躬則為慈母於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外戚

士庶即是明君往者垂拱之中嗣皇臨政當此之際魯衛並存及乎全節與妖瑯琊構逆災連七國釁結三監既行大義之懷遂有泣誅之事周唐革命蓋為從權子姪封王國之常典卿等表云天授之際武家封建唐家藩屏豈得並封者至如千里一房不預逆謀還依姓李無改舊惠豈非善惡區分申明逆順矣今以聖上乖豫高枕怡神委政朕躬纂承不緒昨者二月之首攸暨等屢請削封朕獨斷襟懷不依來請昔漢祖以布衣取天下猶封異姓為王況朕以累聖開基豈可削封外族羣公等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抗表紫庭用申丹懇者然

以賞罰之典經國大綱攸暨三思皆悉預告凶豎雖不親冒白刃而亦早獻丹誠今若却除舊封便慮有功難勸於是降封梁王三思為德靜郡王量減實封二百戶定王駙馬都尉攸暨為樂壽郡王河內郡王懿宗為耿國公建昌郡王攸寧為江國公會稽郡王攸望為鄴國公臨川郡王嗣宗為管國公建安郡王攸宜為息國公高平郡王重規為鄒國公繼魏王延義為魏國公安平郡王攸緒為巢國公高陽郡王駙馬都尉崇訓為鄴國公淮陽郡王延秀為桓國公咸安郡王延祚為咸安郡公直臣宋務光蘇安恒上書言武諸王饗封不厭人心帝不悟載德終湖州刺史諡武烈攸歸歷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外戚

司屬少卿至齊州刺史事母孝姊亡替不嘗五辛語輒流涕攸止絳州刺史三人死太后時不及削封中宗時嗣宗至曹州刺史終衛尉卿攸宜工部尚書歷同州刺史天初為清邊道行軍大總管討契丹后親餞白馬寺師無功還拜左羽林大將軍景龍時遷右羽林卒總禁兵前後重規岐州刺史為汴鄭二州刺史未至役人營繕為州不得擅營治突厥之叛以重規為天兵中道大總管與沙叱忠義張仁亶引眾三十萬討之左羽林大將軍閣敬容為西道後軍兵十五萬後相次病卒攸望至援還為左金吾衛大將軍終衛尉卿太常卿新書太左遷春州司馬而死延秀伏誅後武氏宗屬緣坐誅死及配流殆將盡矣先天二年制削士獲帝號依舊追贈太原王妻楊氏亦削后號依舊為太原王妃延秀承嗣第二子也母本帶方人坐其家沒入奚官以妹惠賜承嗣生延秀

則天時突厥默啜上言有女請和親制延秀與閻知微俱往突厥右武衛郎將楊鸞莊賁金幣送至突厥所將親迎默啜女為妻既而默啜執知微入寇趙定等州故延秀久不得還神龍初默啜更請通和先令延秀送款始得歸封桓國公又授左衛中郎將時武崇訓為安樂公主婿即延秀從父兄數引至主第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語常於主第延秀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及崇訓死延秀得幸遂尚公主主韋后所生男女中最小初中宗遷於房州欲達州境生於路次性惠敏容質秀絕中宗韋后愛寵日深恣其所欲奏請無不允許恃寵橫縱權傾

唐書三十一 外戚

五

天下自王侯宰相已下除拜多出其門所營第宅并造安樂佛寺擬於宮掖巧妙過之令楊務廉於城西造定昆池於其莊延表數里出降之時以皇后仗發於宮中中宗與韋后御安福門觀之燈燭供擬徹明如晝延秀拜席日授太常卿兼右衛將軍駙馬都尉改封恒國公實封五百戶廢休祥宅於金城坊造宅窮極壯麗帑藏為之空竭崇訓子數歲因加金紫光祿大夫太常卿同正員左衛將軍封鎬國公賜實封五百戶以嗣其父公主產男滿月中宗韋后幸其第就第放赦遣宰臣李嶠支士宋之問沈佺期張說閻朝隱等數百人賦詩美之

三思死韋后復私延秀延秀既恃恩放縱無所忌憚又公主府倉曹符新書作何鳳知延秀有不臣之心遂說曰今天下蒼生猶以武氏為念大周必可再興按讖書云黑衣神孫披天裳駙馬即神皇之孫也每勸令著皂襖子以應之及韋庶人敗延秀與公主在內宅格戰良久皆斬之肅章門後追貶為悖逆庶人

三思元慶子也少以后族累轉右衛將軍則天臨朝擢拜夏官尚書及革命封梁王賜實封一千戶尋拜天官尚書證聖元年轉春官尚書監修國史契丹陷營州以檣關道安撫大使屯邊還同鳳閣鸞臺三品諭月去位聖曆元年檢校內史罷為太子太保二年

唐書三十一 外戚

二六

進拜特進太子賓客仍並依舊監修國史三思略涉文史性傾巧便僻善事人由是特蒙信任則天數幸其第賞賜甚厚時薛懷義張易之昌宗皆承恩顧三思與承嗣每折節事之懷義欲乘馬承嗣三思必為之執轡又贈昌宗詩盛稱昌宗才貌是王子晉後身仍令朝士遞相屬和三思又以則天厭居深宮又欲與張易之昌宗等扈從馳騁以弄其權乃請創造三陽宮於嵩高山興泰宮於萬壽山請則天每歲臨幸前後工役甚重百姓怨之神龍初進拜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加實封五百戶固辭不受進開府儀同三司未幾隨例降封為德靜郡王量

滅實封二百戶尋拜左散騎常侍則天遺制令復其所

滅實封初敬暉等立功後掌知國政薛季昶劉幽求勸并誅三思等不從

令其子崇訓因安樂公主構誣敬暉等並流於嶺表而

死自是三思威權日盛軍國政事多所參綜敬暉等所

斥黜者皆引復舊職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法三思建言大帝封秦

人皆言其陰懷篡逆以比曹孟德司馬仲達雍州人韋

月將高軫等並上疏言三思父子必為逆亂三思知而

求索其罪有司希旨奏月將坐當棄市軫配流嶺外黃

門侍郎宋璟執奏云月將所犯不合至死三思怒竟斥

宋璟為外職三思既猜嫉正士嘗言不知何等名作好

人惟有向我好者是好人耳明年春大旱帝遣三思攸

宗晉卿太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東遞相引致干黷

時政王同皎周憬張仲之等不勝憤謀殺之侍御史周

利貞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

紹之等五人常為其耳目時人呼為三思五狗卿趙履

溫中書舍人鄭愔長安令馬構司勳郎中崔日用監察

御史李悅託其權重炙內外其尤干政事者天下語曰

崔冉鄭亂時政以爵賞自相崇樹凡構中宗尋又制武

大獄汗點良善破壞其宗天下為蕩然

氏崇恩廟一依天授時舊禮享祭其昊陵順陵並置官

員皆三思意也補闕張景源建言母子承業不可言中

唐興龍興云補闕權若訥又言制詔如貞觀故事且太

后遺訓母儀也太宗舊章祖德也沿襲當自近者始帝

又因安樂公主密謀廢黜之三年七月太子率羽林大

將軍李多祚等發左右羽林兵殺三思及其子崇訓於

其第并殺其親黨十餘人俄而事變太子既死中宗為

三思舉哀廢朝五日贈太尉追封梁王諡曰宣安樂公

主又以節愍太子首致祭於三思及崇訓靈柩前睿宗

踐祚以三思父子俱有逆節制令斂棺暴屍平其墳墓

崇訓三思第二子也則天時封為高陽郡王長安中尚

安樂郡主時三思用事於朝欲寵其禮中宗為太子在

東宮三思宅在天津橋南自重光門內行親迎禮歸於

其宅三思又令宰相李嶠蘇味道詞人沈佺期宋之問

徐彥伯張說閻朝隱崔融崔湜鄭愔等賦花燭行以美

之其時張易之昌宗楚客兄弟貴盛時假詞於人皆

有新句崇訓授左衛中郎將神龍元年拜駙馬都尉遷

太常卿兼左衛將軍降封鄴國公仍賜實封五百戶尋

徙封鎬國公二年兼太子賓客攝左衛將軍是時起

文武三品分朋為都帝與皇后臨觀崇訓與駙馬都

為節愍太子所殺優制贈開府儀同三司追贈魯王諡

曰忠

懿宗則天伯父士逸之孫也父元忠高宗時仕至倉部

郎中天授年封士逸為蜀王懿宗封為河內郡王歷遷

洛州長史懷洛二州刺史左金吾衛大將軍萬歲通天年中契

丹賊帥孫萬榮寇河北命懿宗為大總管討之婁師德

義並為總管兵凡二十萬軍次趙州及聞賊將至冀州懿宗懼便欲

棄軍而遁人或謂曰賊眾極多然其軍無輜重以抄掠

為資若按兵以守勢必離散因而擊之可有大功也懿

宗不聽遂退據相州時人嗤其怯懦由是賊眾進屠趙

州而去尋又令懿宗安撫河北諸州先是百姓有脅從

賊眾後得歸來者懿宗以為同反總殺之仍生剗取其

膽後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初孫萬榮別帥何阿小

攻陷冀州亦多屠害士女至是時人號懿宗與阿小為

兩何為之語曰惟此兩何殺人最多懿宗又自天授已

來嘗受中旨推鞠制獄王公大臣多被陷成其罪時人

以為周興來俊臣之亞焉神龍初隨例降爵封耿國公

累轉懷州刺史尋卒

攸暨則天伯父士讓孫也天授中封士讓為楚王攸暨

封千乘郡王賜爵實封三百戶兄攸寧為建昌郡王實

封四百戶攸寧歷遷鳳閣侍郎納言諭年以左羽林衛

言冬官尚書聖歷初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白承嗣三思

苛取民貲產毀族者凡十七八呼天自冤築大庫百餘

舍聚所得財一皆火不遺一錢以冬官尚書罷神龍初

刺史病卒贈尚書攸暨初為右衛中郎將尚太平公

主授駙馬都尉累遷右衛將軍進封定王又加實封三

百戶俄又改安定郡王遷麟臺監歷遷司禮卿左散騎常侍

加特進神龍中拜司徒復封定王實封滿一千戶固辭

不拜尋而隨例降封樂壽新書郡王拜右散騎常侍加

開府儀同三司延秀等誅後又降封楚國公延和元年

卒贈太尉并州大都督追封定王諡曰忠簡尋以公主謀逆

令平毀其墓

太平公主者高宗少女也新書詳諸公主傳以則天所生特承

恩寵初永隆年降駙馬薛紹紹垂拱中被誣告與諸王

連謀伏誅則天私殺攸暨之妻以配主焉公主豐碩方

額廣頤多權略則天以為類己每預謀議宮禁嚴峻事

不令洩公主亦畏懼自檢但崇飾邸第二十餘年天下

獨有太平一公主父為帝母為后夫為親王子為郡王

貴盛無比永淳已前朝制親王食實封八百戶有至一

千戶公主出降三百戶長公主加五十戶太平食湯沐

之邑一千二百戶聖歷初加至三千戶神龍元年預誅

張易之謀有功進號鎮國太平公主相王加號安國相王並食實封通前五千戶賞賜不可勝紀公主薛氏二男二女武氏二男一女並食實封又相王衛王重俊成王千里宅遣衛士宿衛環其所居十步置一仗舍持兵巡徼同於宮禁太平長寧安樂三公主置鋪一如親王二年正月置公主府景龍二年公主男崇簡崇敏崇行同授三品與漁陽王兄弟四人同制時中宗仁善韋后上官昭容用事禁中皆以為智謀不及公主甚憚之公主日益豪橫進達朝士多至大官詞人後進造其門者或有貧窘則遺之金帛士亦翕然稱之及唐隆元年六月

唐書三卷外戚

三

月韋后作逆稱制偽尊溫王元宗居臨淄邸憤之將清內難公主又預其謀令男崇簡從之及立溫王數日天下之心歸於相府難為其議公主入啟幼主以王室多故資於長君乃提下幼主因與元宗大臣尊立睿宗公主類著大勲益尊重乃加實封五千戶通前滿一萬戶公主子崇行崇敏崇簡三人封異姓王崇行國子祭酒四人九卿三品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所言皆聽薦人或驟歷清職或至南北衙將相權移入主軍國大政事必參決如不朝謁則宰臣就第議其可否公主由是滋驕田園遍於近甸膏腴而市易造作器物吳蜀嶺南供送

相屬於路綺疏寶帳音樂與乘同於宮掖侍兒披羅綺常數百人蒼頭監姬必盈千數外州供狗馬玩好滋味不可紀極有胡僧惠範家富於財寶善事權貴公主與之私奏為聖善寺主加三品封公殖貨流於江劍公主懼元宗英武乃連結將相專謀異計其時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門常元楷李慈掌禁兵常私謁公主先天二年七月元宗在武德殿事漸危逼乃勒兵誅其黨竇懷貞蕭至忠岑義等公主遽入山寺數日方出賜死於家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籍其家財貨山積珍奇寶物伴於御府馬牧羊牧田園質庫數年徵歛不盡惠範

唐書三卷外戚

三

家產亦數十萬貫

攸緒惟良子也少有志行

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

去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

天授中封安平郡王歷遷殿中監出為揚

州大都督府長史

鴻臚少卿聖厯中其從封中岳固辭官后疑

棄官隱於嵩山以琴書藥餌為務

后遣其兄攸宜敦論桓龍門少室間冬薇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錦兩野

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瘦格塵皆流積不御也市田類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中宗即位降封巢國公

肌肉消骨腫有紫光晝能見星杜慎盈以安車備禮徵之降書曰朕聞大隱忘情不去朝

市至人無迹何所凝滯王高標峻尚雅操孤貞有成一

之用宏體二之德學究深遠理實精微草芥貂蟬錙銖

纓紱蔭松山而辭竹苑去朱邸而臥清溪逍遙林壑傲
 睨箕穎有年歲矣朕虔膺聖祿重闡皇基保又邦家寧
 輯區寓求賢採彥俯谷窺山王之所居接近嵩岳長望
 高烈思滿風烟駐驛喬巖追尋大隗鳴鑾峒岫詢訪廣
 成機務殷繁有懷莫遂今遣國子司業杜慎盈以禮命
 徵辟掃夔龍之第虛稷契之筵神化丹青朕之志也豈
 以黃屋之貴傾彼白雲之心通變之宜希從降志延貯
 閭闔若在汾陽攸緒應召至都授太子賓客請歸嵩
 山制從之安樂公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璽書
 禮詔見日山帳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仗入通
 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

唐書三

三

朝廷歎息賜予無所受親貴來朝道寒溫外默無所言及還令京官五品已上餞送
 於定鼎門外及三思延秀等構逆諸武多坐誅戮惟攸
 緒以隱居不預其禍時論美之睿宗卽位又降敕曰頃
 以賊臣結黨后族擅權扇動宮闈肆行鳩毒靈祇所感
 姦惡伏誅今得宗社又安天地交泰卿久厭簪紱早慕
 林泉守道不回見機而作興言高尚有足嘉稱但怒用
 不遷罪無相及為善有驗卿之謂與或慮驚疑故令慰
 謝其見重如此尋徵為太子賓客不就肅王重福之亂
 張說表置廬山中書令姚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
 輒出今州縣逼遣士為驚嗟願詔賜嵩山舊居令州縣
 存問開元二年攸緒又請就廬山居止制不許仍令州

縣數加存問不令外人侵擾十一年卒年六十九
 薛懷義者京兆鄠縣人本姓馮名小寶以鬻臺貨為業
 偉形神有膂力為市於洛陽得幸於千金公主侍兒公
 主知之入宮言曰小寶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因得召見
 恩遇日深則天欲隱其迹便於出入禁中乃度為僧又
 以懷義非士族乃改姓薛令與太平公主壻薛紹合族
 令紹以季父事之自是與洛陽大德僧法明處一惠儼
 稜行感德感知靜軌宣政等在內道場念誦懷義出入
 乘廐馬中官侍從諸武朝貴旬禮謁人間呼為薛師
 垂拱初說則天於故洛陽城西修故白馬寺懷義自護

唐書三

三

作寺成自為寺主頗恃恩狂蹶其下犯法入不敢言右
 臺御史馮思勗屢以法劾之懷義遇勗於途令從者毆
 之幾死又於建春門內敬愛寺別造殿宇改名佛授記
 寺垂拱四年拆乾元殿於其地造明堂懷義充使督作
 凡役數萬人曳一大木千人置號頭頭一囑千人齊和
 明堂大屋凡三層計高二百尺又於明堂北起天堂廣
 袤亞於明堂懷義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封梁國公永
 昌中突厥默啜犯邊以懷義為清平道大總管率軍擊
 之至單于臺刻石紀功而還加輔國大將軍進右衛大
 將軍改封鄂國公柱國賜帛二千段懷義與法明等造

大雲經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則天革命稱周懷義與法明等九人並封縣公賜物有差皆賜紫袈裟銀龜袋其偽大雲經頒於天下寺各藏一本令昇高座講說則天將革命誅殺宗屬諸王惟千金公主以巧媚善進奉獨存抗疏請以則天爲母因得曲加恩寵改邑號爲延安大長公主加實封賜姓武氏以子克又娶魏王武承嗣女內門參問不限早晚進則盡歡長壽二年默啜復犯塞又以懷義爲代北道行軍大總管以李多祚蘇宏暉爲將未行改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內史李昭德爲行軍長史鳳閣侍郎平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外戚

三

章事蘇味道爲行軍司馬契苾明曹仁師沙吒忠義等十八將軍以討之未行虜退乃止懷義後厭入宮中多居白馬寺刺血畫大像選有膂力白丁度爲僧數滿千人侍御史周矩疑其姦奏請劾之不許固請之則天曰卿且退朕卽令去矩至臺薛師亦至乘馬踟階而下便坦腹於牀矩召臺吏將按之遽乘馬而去矩具以聞則天曰此道人風病不可苦問所度僧任卿勘當矩按之窮其狀以聞諸僧悉配遠州遷矩天官員外郎竟爲薛師所構下獄免官後有御醫沈南璆得幸薛師恩漸衰恨怒頗甚證聖中乃焚明堂天堂並爲灰燼則天愧而

隱之又令懷義克使督作乃於明堂下置九州鼎鑄銅爲十二屬形象置於本辰位皆高一丈懷義率人作號頭安置之其後益驕倨則天惡之令太平公主擇膂力婦人數十密防慮之人有發其陰謀者太平公主乳母張夫人令壯士縛而縊殺之以輦車載屍送白馬寺其侍者僧徒皆流竄遠惡處

韋溫中宗韋庶人從父兄也父元儼高宗末官至許州刺史元儼弟元貞初爲普州參軍以女爲皇太子妃擢拜豫州刺史中宗嗣位妃爲后及帝降爲廬陵王元貞配流欽州而死后母崔氏爲欽州首領寧承兄弟所殺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外戚

三

元貞有四子洵浩洞泚亦死於容州后二妹逃竄獲免間行歸長安及中宗復位韋氏復爲皇后其日追贈元貞爲上洛郡王左拾遺賈虛已上疏諫曰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且非李氏而王自古盟書所弃今陛下創制謀始垂範將來爲皇王令嗣子孫明鏡匡復未幾后族有私臣雖庸愚尚知未可史官執簡必是直書今萬姓駭然聞一善令莫不途歌里頌延頸向風欣然慕化日恐不及陛下奈何行私惠使樵夫議之卽先朝贈太原王殷鑒不遠同雲生於膚寸尋木起於孽莪誠可惜也渙汗旣行難改成命臣望請皇后抗表固辭使

天下知宏讓之風彤管著冲謙之德是則巍巍聖鑒無得而稱疏奏不省尋又追贈元貞為太師雍州牧益州大都督元儼為特進并州大都督魯國公遣使迎元貞及崔氏喪柩歸京師又遣廣州都督周仁軌率兵討斬審承兄弟以其首祭於崔氏擢拜仁軌左羽林大將軍賜爵汝南郡公食實封五百戶仁軌者京兆萬年人後殘酷嗜殺戮異日見堂下有斷臂惡之送於野數皆往視故在是月韋后敗使者誅仁軌刑人舉刀仁軌承以臂墮地及元貞等柩將至上與后登長樂宮望喪而泣加贈元貞為鄂王諡曰文獻仍號其廟曰褒德陵曰榮先各置官員并給戶一百人守衛灑掃又贈元貞子洵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為吏部尚書汝南郡王浩太常卿武陵郡王洞衛尉卿淮南新書郡王泚太僕卿上蔡郡王亦遣使迎其喪柩於京師溫初試吏神龍中擢宗累遷禮部尚書封魯國公弟潛洛州戶曹左羽林將軍封曹國公初兼修文館厚贈司徒并州大都督潛兄弟頗以文詞進帝方盛選文章侍從與賦詩相娛樂潛雖后妹夫陸頌為國子祭酒馮太和為太常少卿太和尋卒又適嗣號王邕潛子捷尚成安公主為右羽溫從祖弟濯尚定安公主有富罪萬年令李令質案之濯馳救令質不從毀於帝帝召令質至左右為恐令質從容曰濯於賊非親但以貨為請濯雖勢重不如守陞皆拜駙馬都尉景龍三年溫遷下法死無恨帝釋不責

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仍遙授揚州大都督溫等既居榮要燠灼朝野時人比之武氏潛及陸頌相次病卒賻贈甚厚及中宗崩后令溫總知內外兵馬守援宮掖又引從子播族弟璿高弟捷濯等分掌屯營及左右羽林軍溫與宗楚客武延秀等說后託圖誅韋氏當受命謀殺少帝內禪相王太平公主屬尊欲先除之然後臨淄王討韋氏將軍葛福順攻元武門入羽林發其謀斬播璿高嵩梟首以徇軍中相率而應溫等皆坐斬宗族無少長皆死語在韋庶人傳睿宗即位仍令削平元貞及洵等墳墓民盜取寶玉畧詔發掘長安尉薛榮先往視冢銘載葬日盡天寶九載復月與發冢日月正同而陵與尉名合云王仁皎字鳴元宗王庶人父也景龍中官至長上果毅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甘泉府果毅遷元宗即位以后父歷將作大匠太僕卿左衛中郎將遷開府儀同三司封祁國公食戶仁皎不預朝政但厚自奉養積子女財貨而已開元七年卒年六贈太尉益大都會官供葬事柩車既發上於望春亭遙望之令張說為其碑文元宗親書石焉子守一守一與后雙生守一與元宗有舊及上登極以清陽公主妻之從討蕭至忠岑義等有功自尚乘奉御遷殿中少監特封晉國公累轉太子少保父卒襲爵祁國公十一年坐與庶人潛通左道左遷柳州司馬行至藍田驛賜死守一性貪鄙積財巨萬及籍沒其家財帛不可勝

計

吳淑章敬皇后之弟也濮州濮陽人祖神泉位終縣令父令珪益州郫縣丞寶曆二年代宗始封拜外族贈神泉司徒令珪太尉令珪母弟前宣城令令瑤為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家令封濮陽郡公中郎將令瑜為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諭德濟陽郡公淑時為盛王府錄事參軍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濮陽郡公以元舅遷鴻臚少卿金吾將軍建中初遷大將軍淑雖居戚屬恭遜謙和人皆重之涇帥之亂從幸奉天盧杞白志貞謂德宗曰臣細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戎首佇當効順宜擇大

唐書三三外戚

三

臣一人入京師慰諭以觀其心上召從幸羣臣言之皆憚其行淑起奏曰不以臣才望無堪臣願此行德宗甚悅淑退而謂人曰人臣食君之祿死君之難臨危自計非忠也吾忝戚屬今日委身於賊誠知必死不欲聖情慊於無人犯難也即日賫詔見泚深陳上待屬之意時泚逆謀已定貌雖從命而心已異乃留淑於客省竟被害上聞之悲悼不已贈太子太傅新書太子太賜其家實封二百戶一子五品正員官救收城日葬事官給子

矩文學蚤就喜與豪英游故人助為談說開成初為江西觀察使饗宴侈縱一日費凡十數萬初至庫錢二十七萬緡晚年纔九萬軍用單匱無所仰事聞中外共申解得以親議文宗弗窮治也貶蔡州別駕監官執處

其罪不納於是御史中丞狄兼謩建言陛下擢任士矩非私也士矩負陛下而治之亦非私也請遣御史至江西即訊使杜江淮他鎮循習意帝聽乃流端州弟湊

湊寶曆中與兄淑同日開府授太子詹事俱封濮陽郡公湊以兄弟三品因辭太過乞授卑官乃以湊檢校太子賓客兼太子家令充十宅王使累轉左金吾衛大將軍湊小心謹慎智識周敏特承顧問偏見委信大厯中滑帥令狐彰汴帥田神功相次歿於理所時藩方兵驕乘戎帥喪亡人情多梗代宗命湊銜命撫慰至必委曲說諭隨所欲為之奏請皆得軍民和協帝深重之宰臣元載弄權招致賄賂醜迹日彰帝惡之將加之法恐左

唐書三三外戚

三

右洩漏無與言者惟與湊密計圖之及收載於內侍省同列王縉其黨楊炎王昂韓洄包佶韓會等皆當從坐籍沒湊諫救百端言法宜從寬縉等從坐理不至死若不降以等差一例極刑恐虧損聖德由是縉等得減死流貶之大厯末丁繼母喪免建中初起為右衛將軍兼通州刺史貞元初入為太子賓客出為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為政勤儉清苦美譽日聞宰相竇參以私怨惡之數加譖毀又言湊風病不任趨馳德宗召湊至京師對於別殿上令殿上行走以驗其病否由是悟參之誣因是惡參尋以湊為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

號觀察使以代參之黨李翼會劉元佐卒以湊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使時汴州軍亂殺牙將曹金岸縣令李邁謀立元佐子士寧上將遣兵送湊赴鎮召宰臣議竇參深沮其行恐軍中拒命乃召湊迴授右金吾衛大將軍而以梁宋節鉞授士寧貞元十四年春夏旱穀貴人多流亡京兆尹韓臯以政事不理黜官上召湊面授京兆尹即日令視事經宿方下制湊孜孜為理以勤儉為務人樂其政時宮中遣內官買物於市倚勢強買物不充價人畏而避之呼為官市掌賦者多與中貴人交結假借不言其弊湊為京尹便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三

殿從容論之曰物議以中人買物於市稍不便於人此事甚細虛撥流議凡宮中所須責臣可辦不必更差中使若以臣府縣外吏不合預聞宮中所須則乞選內官年高謹重者充宮市令庶息人間論議又奏掌閑驍騎飛龍內園芙蓉及禁軍諸司等使雜供手力資課太多量宜減省上多從之初府掾吏以湊起自戚藩不諳簿領凡有疑獄難決之事多候湊將出時方呈冀免指撻瑕病湊雖倉卒閱視必指其姦倖之處下筆決斷無毫釐之差掾吏非大過不行答責而召面按問詰責而釋之吏尤惕厲庶務咸舉文敬太子義章公主相繼薨歿

上深追念葬送之儀頗厚召集工役載土築墳妨民農務湊候上顧問極言之宗屬門吏以湊論諫太繁恐上厭苦每以簡約規之湊曰聖上明哲憂勞四海必不以公主太子之鍾念而忽疲民但人多順旨不言若再三啟諫必動宸情則生民受賜長吏不言是為阿旨如窮民上訴罪在何人議者重之以能政兼兵部尚書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湊於德宗為老舅漢魏故事多退居散地纔免罪戾而已湊自貞元已來特承恩顧歷中外顯貴雖聖獎隆深亦由湊小心辦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三

事奉職有方故也湊既疾不召巫醫藥不入口家人泣而勉之對曰吾以凡才濫因外戚進用起家便授三品歷顯位四十年壽登七十為人足矣更欲何求古之以親戚進用者罕有善終吾得歸全以侍先人幸也德宗知之令御醫進藥不獲已服之貞元十六年四月卒時年七十一贈尚書左僕射

論曰 罷朝一日

寶觀昭成皇后族姪父光華原尉觀以親蔭釋褐右衛率府兵曹參軍鄜坊節度臧希讓奏為判官累授監察殿中侍御史檢校工部員外郎坊州刺史興元元年討李懷光於河中詔觀以坊州兵七百人屯郃陽賊平以功兼御史中

承遷同州刺史入朝為戶部侍郎觀無他才伎為吏有計數又以韓滉子壻故藩府辟召遂歷牧守宰相竇參觀再從姪參少依觀及參秉政力薦於朝故有二卿之拜數月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既非德舉人咸薄之赴鎮旬日暴卒詔贈禮部尚書

柳晟者河東人肅宗皇后之甥母和政公主六世祖敏仕後周為太子太父潭官至太僕卿駙馬都尉晟少無檢操代宗於諸甥之中特加撫鞠俾與太子諸王同學授詩書授學於并子通元率十日輒上所學恩寵罕比累試太常卿德既長詔大確等即家教授

宗即位以與晟幼同硯席尤親之涇師之亂從幸奉天晟密啟曰願受詔入京城遊說羣賊冀其攜貳德宗壯而許之晟與賊帥多有舊右將軍郭常左將軍張光晟皆晟雅故出入其門說誘之晟出密詔陳禍福逆順常奉詔受命約自拔歸要籍未既昌告其謀事洩為朱泚所擒械之於獄晟有力乃於獄中穿垣破械而遁落髮為僧問道歸行在乘輿還京師擢原王府長史吳通元得罪晟上書理其辜其弟止日天子方怒無貽悔不聽凡遷將作少監封河東縣子元三上帝意解通元得減死和初檢校工部尚書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府兵討未叩城復詔成梓州軍曹怒脅監軍謀變晟聞疾驅入勞上率既而問日若等何為成功日誅驕不受命者晟日若知劉闢得罪天子而誅之奈何復欲罷鎮入朝以使後人誅若等邪士皆免胄拜從所徙

違詔進奉為御史元慎新書御史中丞盧坦所劾詔宥之入為將俄充入迴鶻冊立使逆謂曰屬聞可汗無禮自去信自強夫禮信不能為何足奉中國乎可汗諸貴人愕然駭皆跪伏成禮復命遷左金吾衛大將軍爵為元和十三年卒年六十九詔贈太子少保

王子顏瑯瑯臨沂人莊憲皇后之父也祖思敬少從軍累試太子賓客父難得有勇決善騎射天寶初為河源軍使吐蕃贊普王子郎支都有勇乘詣真馬寶釧裝鞍出陣求鬪無敢與校者難得挾搶奮馬突前刺殺郎支都斬其首傳於京師軍還元宗召見之令於殿前乘馬挾槍作刺郎支都之狀賜以錦袍金帶累拜金吾將軍

同正員天寶七載從哥舒翰擊吐蕃於積石軍虜吐谷渾王子悉弄參及子壻悉頰藏而還累拜左武衛將軍關西遊奕使九載擊吐蕃收五橋拔樹敦城補白水軍使十三載從收九曲加特進祿山之叛從哥舒翰戰於潼關關門不守從肅宗幸靈武時行在關軍賞難得進緡三千疋及金銀器等至德初試衛尉卿興平軍使兼鳳翔都知兵馬使進收京城與賊軍戰其下斬元曜戰酣墮馬難得馳救之賊射之中眉皮穿披下部目難得自拔去箭并皮掣落馳馬復戰血流被面而抗賊不已肅宗深嘉之從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累封瑯瑯郡

公英武軍使寶應二年卒贈潞州大都督子子顏少從父征役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衛尉卿生后而卒順宗內禪以后生憲宗皇帝褒贈先代思敬司徒難得大傅子顏太師顏子重榮官至福王傅用官至太子賓客金吾將軍用字師柔拜太子詹事纔三月封太原郡公將軍謙畏無過卒贈工部尚書贊曰戚里之賢避寵畏權不卹禍患鮮能保全福盈者敗勢壓者顛武之惟良明於自然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七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七 外戚

三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八

魏真天

宦官

楊思勗

高力士

李輔國

程元振駱奉先從新書增

魚朝恩

劉希暹賈明觀

竇文場

霍仙鳴

俱文珍

吐突承璀

馬存亮

從新書增嚴遵美

劉克明

從新書增

王守澄

仇士良

從新書增

田令孜

楊復光

楊復恭

劉季述王奉先

韓全誨

從新書增張彥宏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八 宦官

一

唐制有內侍省其官員內侍四人內常侍六人內謁者監六人新書內給事八人新書謁者十二人典引十八人寺伯二人新書寺人六人別有五局掖廷局掌宮人簿籍宮闈局掌宮內門禁其屬有掌扇給使等員奚官局掌宮人疾病死喪內僕局掌宮中供帳燈燭內府局給五局有令丞皆內官爲之貞觀中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內侍是長官階四品至永淳末向七十年權未假於內官但在閣門守禦黃衣廩食而已則天稱制二十年間差增員位中宗性慈務崇恩貸神龍中宦官三千餘人超授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千餘人然衣朱

紫者尚寡元宗在位既久崇重宮禁中官稍稱旨者卽授三品左右監門將軍得門施榮戟開元天寶中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皇子十宅院皇孫百孫院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大率宮女四萬人品官黃衣已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餘人後李輔國從幸靈武程元振翼衛代宗怙寵邀君乃至守三公封王爵干預國政亦未全握兵權代宗時子儀北伐親王東討遂特立觀軍容宣慰使命魚朝恩爲之然自有統帥亦監領而已德宗避涇師之難幸山南內官竇文場霍仙鳴擁從賊平之後不欲武臣典重兵其左右神策天威等軍欲委宦者主之

唐書宦官

二

乃置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兩員分掌禁兵以文場仙鳴爲兩中尉自是神策親軍之權全歸於宦者矣貞元之後威權日熾蘭綺將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帥必以賄成萬幾之與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已元和之季毒被乘輿長慶續隆徒鬱枕干之憤臨軒暇逸旋忘塗地之寃而易月未除滔天盡怒甲第名園之賜莫匪伶官朱袍紫綬之榮無非巷伯是時高品白身之數四千六百一十八人內則參乘戎權外則監臨藩嶽文宗包祖宗之恥痛肘腋之讐思翦厲階去其太甚宋申錫言未出口尋以破家李仲言謀之不臧幾乎敗國何竇之徒

轉蹙讓珪之勢尤狂五十餘年禍胎愈熾昭宗之季所不忍聞臣遍覽前書考之覆轍試言大較庶竭其源何者自書契已來不無閹寺况垂之天象備見職官卽如秦皇漢武宮闈之內宦官以侍宴遊但英睿之君措置斯得及荒僻之主奢蕩是求委番聚蹶禍之徒飾姬姜狗馬之玩外言不入惟欲是從雖並列五侯猶爲賞薄遍封萬戶尚慊恩疎苟思捧日之勤遂據迴天之勢及三綱錯亂四海崩離袁本初之入北宮無鬚殆盡石冉閔之攻鄴下內豎咸誅旋至殄瘁邦家不獨感傷和氣淫刑斯逞可爲傷心向使不假威權但趨帷展何止四星終吉抑亦萬乘延洪昔賢爲社鼠之喻不其然乎今錄楊思勗已下所行事以爲鑒誠云

唐書宦官

三

楊思勗本姓蘇羅州石城人爲內官楊氏所養以閹從事內侍省預討李多祚功超拜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思勗有膂力殘忍好殺從臨淄王誅韋氏遂從王爲爪士累遷右監門衛將軍開元初安南首領梅元成新書名叛自稱黑帝與林邑真臘金國通謀陷安南府詔思勗將兵討之思勗至嶺表鳩募首領子弟兵馬十餘萬與安南大都護光楚客取伏波故道以進出其不意元成遽聞兵至惶惑計無所出竟爲官軍所擒臨陣斬之盡

誅其黨與積屍為京觀而還十二年五谿首領單行璋
 作亂思勗復受詔為黔中率兵討之生擒行璋斬其黨
 三萬餘級以軍功累加輔國大將軍給祿俸後從東封
 又加驃騎大將軍封虢國公十四年邕州賊帥梁大海
 擁賔橫等數州反叛思勗又統兵討之生擒梁大海等
 三千餘人斬餘黨二萬餘級復積屍為京觀十六年隴
 州首領陳行範何遊魯馮璘本紀名等聚徒作亂陷四
 十餘城行範自稱帝遊魯稱定國大將軍璘稱南越王
 割據嶺表詔思勗率永連道等兵及淮南弩手十萬人
 進討兵至隴州臨陣擒遊魯馮璘斬之行範潛竄深州

唐書卷六 宦官

四

投雲際盤遼二洞思勗悉眾攻之生擒行範斬之斬其
 黨六萬級獲口馬金玉巨萬計思勗性剛決所得俘囚
 多生剝其面或髣髮際掣去頭皮將士已下望風慴懾
 莫敢仰視故所至立功內給事牛仙童使幽州受張守
 珪厚賂元宗怒命思勗殺之思勗縛架之數日及探取
 其心截去手足割肉而啖之其殘酷如此二十八年卒
 時年八十餘楚客者樂安人後歷桂州都督致仕封松滋縣侯
 高力士潘州人本姓馮馮益曾孫也少闈與同類金剛二人
 聖曆元年嶺南討擊使李千里進入官則天嘉其黠惠
 總角修整令給事左右後因小過撻而逐之內官高延

福收為假子延福出自武三思家力士遂往來三思第
 歲餘則天復召入禁中隸司宮臺廩食之長六尺五寸
 性謹密能傳詔敕授宮闈丞景龍中元宗在藩力士傾
 心奉之接以恩顧及唐隆平內難昇儲位奏力士屬內
 坊日侍左右擢授朝散大夫內給事先天中預誅蕭岑
 等功超拜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同正員開元初加右
 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宗尊重宮闈中官稍稱旨
 即授三品將軍門施榮戟故楊思勗黎敬仁林招隱新書
 昭尹鳳祥新書等貴寵與朝士等楊則持節討伐黎林
 則奉使宣傳尹則主書院其餘孫六韓莊楊八牛仙童

唐書卷六 宦官

五

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文輝新書郭全邊令
 誠等殿頭供奉監軍入蕃教坊功德主當皆為委任之
 務監軍則權過節度出使則列郡辟易其郡縣豐贍中
 官一至軍則所冀千萬計修功德市鳥獸詣一處則不
 啻千貫皆在力士可否故帝城中甲第綫旬上田菓園
 池沼中官參半於其間矣每四方進奏文表必先呈力
 士然後進御小事便決之元宗常曰力士當上我寢則
 穩故常止於宮中稀出外宅若附會者想望風采以冀
 吹噓竭肝膽者多矣宇文融李林甫李適之蓋嘉運韋
 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因之而

取將相高位其餘職不可勝紀肅宗在春宮呼為二兄
諸王公主皆呼阿翁駙馬輩呼為爺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力士於
寢殿側簾帷中休息殿側亦有一院中有修功德處雕
薨璀璨窮極精妙力士謹慎無大過然自宇文融以下
用權相噬以素朝綱皆力士之由又與時消息觀其勢
候雖至親愛臨覆敗皆不之救力士義父高延福夫妻
正授供奉嶺南節度使於潘州新書求其本母麥氏送
長安力士幼與母相失不復記識母曰胸有七黑子在
否力士祖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
持號令兩媪在堂備於甘脆金吾大將軍程伯獻與力
士結為兄弟麥氏亡伯獻於靈筵散髮具衰絰受賓弔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

答十七年贈力士父廣州大都督麥氏越國夫人開元
初瀛州呂元晤作吏京師女有姿色力士娶之為婦擢
元晤為少卿刺史子弟皆為王傅呂夫人卒葬城東葬
禮甚盛中外爭致祭贈充溢衢路自第至墓車馬不絕
天寶初加力士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進封勃
海郡公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憚幸東都而京師稍充
帝齋大納殿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羅法數年國用稍充
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
子順動古制也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充漕臣
恐國無旬月蓄和糴不止則私藏竭逐末者眾又天下
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
陳心狂易語謬當死帝為置酒左右呼萬歲由是還內
宅不復事七載加驃騎大將軍力士資產殷厚非王侯能擬

於來庭坊造寶壽佛寺興寧坊造華封道士觀寶殿珍
臺侔於國力於京城西北截澧水作礮並轉五輪日破
麥三百斛初寶壽寺鐘成力士齋慶之舉朝畢至凡擊
鐘者一擊百千有規其意者擊至二十杵少尚十杵其
後又有華州袁思藝特承恩顧然力士巧密人悅之思
藝驕倨人士疎懼之十四載置內侍省內侍監兩員秩
正三品以力士思藝對任之元宗幸蜀思藝走投祿山
力士從幸成都進封齊國公帝聞肅宗即位喜曰吾兒
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
孝乎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
北為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為何憂臣不敢聞從上
皇還京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五百戶上元元年八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七

月上皇移居西內甘露殿力士與內官王承恩魏悅等
因侍上皇登長慶樓為李輔國所構配流黔中道力士
瘧功臣閣下輔國以詔召力士趨至閣外遣內養授滿
制因曰臣當死已久天子哀憐至今日願一見陛下顏
色死不恨力士至巫州地多齋而不食因感傷而詠之
曰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採夷夏雖不同氣味終不改
寶應元年三月會赦歸至朗州遇流人言京國事始知
上皇厭代力士北望號慟嘔血而卒十九年代宗以其耆
宿保護先朝贈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初太子瑛廢武
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
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邪帝曰爾我家老拙我何為
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邪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
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

制廷細務付宰相審夷不冀付諸將寧不暇邪對曰臣
間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強陛
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
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
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
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
明年祿山反

李輔國本名靜忠閑廐馬家小兒少為鬪貌陋粗知書
計為僕事高力士年且四十餘令掌廐中簿籍天寶中
閑廐使王鉷嘉其蓄牧之能薦入東宮祿山之亂元宗
幸蜀輔國侍天子扈從至馬嵬誅楊國忠輔國獻計太
子請分元宗麾下兵北趨朔方以圖興復輔國從至靈
武勸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肅宗即位擢為太子家令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輔國

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事以心腹委之仍賜名護國四方
奏事御前符印軍號一以委之輔國不如輩血常為僧
行視事之隙手持念珠人皆信以為善從幸鳳翔授太
子詹事改名輔國肅宗還京拜殿中監閑廐五坊宮苑
營田栽接總監等使又兼隴右羣牧京畿鑄錢長春宮
等使勾當少府殿中二監都使至德二年十二月加開
府儀同三司進封郾國公食實封五百戶宰臣百司不
時奏事皆因輔國上決常在銀臺門受事置察事聽子
數十人官吏有小過無不伺知即加推訊府縣按鞫三
司制獄必詣輔國取決隨意區分皆稱制敕詔書下輔國署已乃

施無敢異議者每出則甲士數百人衛從中貴人不敢
呼其官但呼五郎宰相李揆山東甲族位居台輔見輔
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李峴輔政叩頭言且亂國於
審覆輔國不悅肅宗又為輔國娶故吏部侍郎元希聲姪擢女
為妻擢弟挹時並引入臺省擢為梁州長史輔國判元
帥行軍司馬專掌禁兵賜內宅居止上皇自蜀還京居
興慶宮肅宗自夾城中起居太上皇亦間至大明宮或
力士王承恩魏悅王真與公主常在太上皇左右
上皇時召伶官奏樂持盈公主
往來宮中輔國常陰候其隙而問之上元元年上皇嘗
登長慶樓與公主語南俯大道因徘徊觀覽或劍南奏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輔國

事官過朝謁上皇令公主及如仙媛作主人又召郭英
願資于輔國起微賤貴達日近不為上皇左右所禮慮
恩顧或衰乃潛畫奇謀以自固因持盈待客乃奏云南
內有異謀輔國因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延市交通外
不自安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帝不聽先時興慶宮有馬
三百輔國矯詔取之裁留十馬太上皇謂力士曰吾兒
用輔國謀不矯詔移上皇居西內送持盈於玉真觀高
力士等皆坐流竄會帝屬疾輔國即詐言皇帝請太上
遮道太上皇驚幾墜馬問何為者輔國以甲騎數十馳
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隘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
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事叱使下馬輔國失聲
罵力士曰翁不解事斬一從者力士呼曰太上皇問將
士各好在否將士解刀呼萬歲皆再拜力士復曰輔國
可御太上皇馬輔國解而走上皇對執縛還西內居

甘露殿侍衛才數十皆老矣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徵將軍朕且為兵死鬼左右皆流涕又曰興慶吾王地數以讓皇帝帝不受今之徒自我志也俄而流承恩播州魏悅溱州如仙媛歸州公主居玉真觀更料後宮聲樂百餘更侍太上皇備灑掃詔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自是太上皇怏怏不豫至棄天下二年八月拜兵部尚書餘官如故詔羣臣於尚書省送上賜御府酒饌太常樂武士戎服夾道朝列畢會輔國驕恣日甚求為宰臣肅宗曰以公勲力何官不可但未允朝望如何輔國諷僕射裴冕聯章薦已肅宗密謂宰臣肅宗曰輔國欲帶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薦信乎華不對問裴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華復入奏上喜曰冕固堪大用輔國銜之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寢疾宰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宦官

臣等不可謁見輔國誣奏華專權請黜之上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仍罷華知政事守禮部尚書及帝崩華竟被斥逐張皇后數疾其專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更召越王充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即伏兵凌香門迎太子何變是夜捕代宗二王及中人朱輝光馬英俊等囚之而殺后他殿即位輔國與程元振有定策功愈恣橫私奏曰大家但內裏坐外事聽老奴處置代宗怒其不遜以方握禁軍不欲遽責乃尊為尚父政無巨細皆委參決五月加司空中書令食實封八百戶程元振欲奪其權請上漸加禁制乘其有間乃罷輔國判元帥行軍事其閑廐已下使名並分授諸貴以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代為閑廐羣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以右武衛

大將軍藥子昂代仍移居外輔國始懼茫然失據詔進封博陸王罷中書令許朝朔望輔國欲入中書修謝表闔吏止之曰尚父罷相不合復入此門乃氣憤而言曰老奴死罪事即君不了請於地下事先帝上猶優詔答之有韓穎劉烜善步星乾元中待詔翰林穎位司天監烜起居舍人與輔國驢甚輔國領中書穎進祕書監判官輔國罷俱流嶺南賜死十月十八日夜盜入輔國第殺輔國攜首臂而去詔刻木首葬之仍贈太傅國徒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既嗣位不欲顯戮遣使者夜刺殺之年五十九抵其首淵中殊右臂告秦陵然猶祕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贈太傅諡曰醜後梓州刺史杜濟以武人為牙門將自言刺輔國者程元振京兆三原人以宦者直內侍省累遷至內射生使寶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宦官

應末肅宗晏駕張皇后與太子有怨恐不附已引越王係入宮欲令監國元振知其謀密告李輔國乃挾太子誅越王并其黨與代宗即位以功拜飛龍副使右監門將軍上柱國知內侍省事帝以藥子昂判元帥行軍司馬專制禁兵加鎮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判元帥行軍司馬專制禁兵加鎮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封保定縣侯充寶應軍使九月加驃騎大將軍封邠國公贈其父元貞司空母郗氏趙國夫人是時元振之權甚於輔國中呼為十郎王仲昇者初為淮西節度使與襄州張維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將軍兼大夫由仲昇始元振常請託於襄陽節度使來瑱瑱不從及元振握權徵瑱入朝

填遷延不至廣德元年破裴莪遂入朝拜兵部尚書元
 振欲報私憾因仲誣瑱之罪竟坐誅宰臣裴冕為肅宗
 山陵使有事與元振相違乃發小吏贓私持韓穎貶冕
 施州刺史來瑱名將裴冕元勳二人既被誣陷天下方
 鎮皆解體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被構憂甚自元振猶以
 驕豪自處不顧物議九月吐蕃党項入犯京畿下詔徵
 兵諸道卒無至者十月蕃軍至便橋代宗蒼黃出幸陝
 州賊陷京師府庫蕩盡及至行在太常博士柳伉上疏
 切諫誅元振以謝天下疏曰夫戎以數萬眾犯闕度隴
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率呼劫宮闈焚
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為智力所

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
 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
 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
 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
 叛雖一魚朝恩以陝郡戮力陛下獨能以高枕不為
 陛下計今日勢為安邪危邪若以為危豈得高枕不為
 陛下視今日病何由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
 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於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
 元振首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獨留朝恩備左右
 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
 行屏嬖妃任將相若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乎宜
 聖賢其聽天下所往若以朕惡未悛邪則帝王大器
 請赤臣族代宗顧人情歸咎乃罷元振官放歸田里家
 以謝疏問代宗顧人情歸咎乃罷元振官放歸田里家
 在三原十二月車駕還京元振服衰麻新書衣於車中
 入京城舍可農卿陳景以規任用與御史大夫王昇飲

酒為御史所彈詔曰族談錯立法尚不容同惡陰謀議
 當從重有一於此情實難原程元振性惟兇復質本庸
 愚最爾之身合當萬死頃以寬其嚴典念以微勞屈法
 仲恩放歸田里仍乖克己尚未知非既忘含煦之仁別
 貯覬覦之望敢為嘯聚仍欲動搖不令之臣共為俾睨
 妄談休咎乃懷怨望東兵裹甲變服潛行無顧君親將
 圖不軌按驗皆是無所逃刑首足異門未云塞責朕猶
 不忘薄効再捨罪人特寬斧鉞之誅俾正投荒之典宜
 長流溱州百姓委京兆府差緇遞送路次州縣差人防
 援至彼捉拘勿許東西縱有非常之赦不在會恩之限

凡百寮庶宜體朕懷元振行至江陵死景諡貶新與尉
驍衛大將軍數從帝討伐尤見幸廣德初監僕固懷恩
軍者奉先特恩貪甚懷恩不平既而懷恩請遂叛事平
擢奉先軍容使掌畿內兵權始熾然永泰初以吐蕃數
驚京師始城郭以奉先為使悉毀縣外廬舍無尺椽累
封江國公監鳳
翔軍大厯未卒
 魚朝恩瀘州人天寶末以宦者入內侍省初為品官給
 事黃門性黠惠善宣答通書計至德初監李光進軍京
左監門衛將軍至德中常令監軍事九節度討安慶緒
 於相州不立統帥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
 容使名自朝恩始也以功累加左監門衛大將軍時郭
 子儀頻立大功當代無出其右朝恩妬其功高履行間

謀子儀悉心奉上殊不介意肅宗英悟特察其心故朝恩之間不行自相州之敗史思明再陷河洛朝恩常統

禁軍鎮陝以殿東夏始史思明攻洛陽朝恩以神策軍屯陝洛陽思明長驅至陝石使

子朝義為游軍肅宗詔銳兵十萬循渭而東以濟師朝恩按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等戰敗

之洛陽平徙屯汴州加開府儀同三司封馮翊郡公寶應中還屯陝

京畿代宗幸陝時禁軍不集徵召離散比至華陰朝恩

大軍遽至迎奉六師方振由是深加寵異改為天下觀

軍容宣慰處置使時四方未寧萬務事殷上方注意勳

臣朝恩專典神策軍出入禁中賞賜無算僕固瑒攻絳州使姚良據

濶誘阿紇陷河陽朝恩遣李忠臣討瑒以霍文場監之

玉景岑討良王希遷監之敗瑒於萬泉生擒良高暉等

引吐蕃入寇遣劉德信討斬之故朝恩因麾下數克獲

竊以自高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之功居功臣第一心媚

之乘相州敗醜為詆譖肅宗不內其語然猶寵子儀兵

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

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幸用其力王室再安故朝恩內慙

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

兵出曰虜數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進臣折

曰使反邪今屯兵足以捍遠何遠天子棄宗廟為

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冢子儀說辭自解以安眾疑朝恩

性本凡劣恃勳自伐靡所忌憚時引腐儒及輕薄文士

於門下講授經籍作為文章粗能把筆釋義乃大言於

坊賜樂大臣羣官弟子二百餘人皆以本官備章服充附

學生列於監之廊下特詔給錢萬貫充食本取子以供

學生厨料每視學從神策兵數百京兆尹黎幹率錢

恩恣橫求取無厭凡有奏請以先允為度幸臣未有其

比大厯二年朝恩獻通化門外賜莊為寺以資章敬太

后冥福仍請以章敬為名復加興造窮極壯麗以城中

林木不足充費乃奏壞曲江亭館華清宮觀樓及百司

行解將相沒官宅給其用土木之役僅逾萬億三年讓

判國子監事鴻臚禮賓等加韓國公增實封百戶俄章

敬太后忌日百寮於興唐寺行香朝恩置齋饌於寺外

之車坊延宰臣百寮就食朝恩恣口談時政公卿惕息

戶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衍以正言折之朝恩

不悅乃罷會黜衍以動造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

今水旱不時屯軍數十萬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

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然尚賴乎宰相俯首坐

皆失色造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踴貴皆軍容

事宰相何與哉且軍容不敵故天降之診今京師無事

六軍可相維鎮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足百司無稍食

軍容為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

且害我南衙朋黨後嘗釋奠於國子監宰臣百寮皆會朝恩講

易徵鼎卦覆餗之義以譏元載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

不可載心銜之陰圖除去之上以朝恩太橫亦惡之延朝

裁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帝聞

不喜養息令徵者尚幼為內給使服緣與同列爭忿歸

自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
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於前令微稱謝帝笑曰小兒章
服大稱載欲伺其便巧中傷之乃用心腹左散騎常侍崔昭

為京兆尹伺朝恩出處昭不恡財賂潛與朝恩黨陝州
觀察使皇甫溫射生將周皓相結溫與昭協自是朝恩動靜

載皆知之巨細悉以聞上益怒遂倚載決除之懼不克
載載曰陛下第專屬臣必朝恩未之察日以驕橫載奏加朝恩實封又加皇甫

溫權位以肆其欲五年朝恩所昵武將劉希暹微有過
忤上諷之詔罷朝恩觀軍容使加實封通前一千戶朝

恩始疑然每朝謁恩顧如常亦不以載為意朝恩入殿嘗從武士
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溫握兵在外載乃從鳳翔尹李抱

王節度山南西道以溫代節度鳳翔陽重其權實內溫
以自助載又議析鳳翔之郡與京兆以郭蓋屋及鳳翔

之號寶雞與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
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自封殖不知為虞也郭子儀密

載留溫京師未即遣約與皓共誅朝會寒食宴近臣朝
恩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

恩入謁先是每宴罷必出還營是日有詔留之朝恩始
懼言頗悖慢上亦以舊恩不之責是日朝恩還第自經

而卒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載守
中書省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自辨悖傲皓與

左右禽縊之死年四十九外無知者帝隱之下詔罷觀
軍容等使增置封戶六百內侍監如故外咸言既奉詔
乃投縊云還尸於家賜錢六百萬以葬帝懼軍亂進
劉希暹王駕鶴並兼御史中丞又下詔慰曉將士
希暹亦下獄賜死
希暹出自戎伍有膂力形貌光偉以騎射聞朝恩用之

為神策都虞候封交河郡王善候朝恩意旨深被委信
累遷至太僕卿與兵馬使王駕鶴同掌禁兵所為不法

諷朝恩於北軍置獄召坊市兇惡少年羅織城內富人
誣以違法捕置獄中忍酷考訊錄其家產並沒於軍或

有舉選之士財貨稍殷客於旅舍遇橫死者非一坊市
苦之謂之入地牢捕賊吏有賈明觀者尤凶蠹以屢置

大獄家產巨萬希暹黨之地在禁密人無敢言者朝恩
死上寬宥之以素志非順慮不見容常自疑懼與王駕

鶴聯職希暹辭多不遜駕鶴純謹上信任之至是以希
暹語上聞乃誅之

賈明觀者本萬年縣捕賊吏事希暹恣為兇惡甚豺狼朝恩
希暹既死元載復受明觀姦謀潛容之特奏合江西効力明觀

將出城百姓數萬人懷塼石候之載令市吏止約明觀在洪州
二年觀察使魏少遊容之及路嗣恭代少遊至郡之日召明觀

笞殺之識者滅魏之名多路之正朝恩素待禮部尚書裴士
淹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二人亦坐貶官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在東宮事德宗初魚朝恩誅後內
官不復典兵德宗以親軍委白志貞志貞多納豪民賂

補為軍士取其傭直身無在軍者但以名籍請給而已
涇師之亂帝召禁軍禦賊志貞召集無素是時並無至

者惟文場仙鳴率諸宦者及親王左右從行志貞貶官

左右禁旅悉委文場主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與元初

策左廂兵馬以王希遷監右而馬有麟為左神策軍大將軍軍額由此始德宗還京頗忌宿

將凡握兵多者悉罷之禁旅文場仙鳴分統焉廢天威

策右神貞元十二年六月特立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兩

員以帥禁軍乃以文場為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為右

神策護軍中尉右神威軍使張尚進為右神策中護軍

內謁者監焦希望為左神策中護軍自文場等始也時

寶霍之權振於天下藩鎮節將多出禁軍臺省清要時

出其門衛士朱華以按摩得幸文場參慮補置索賂數

萬緡而藩鎮贈遺累百鉅萬畧士妻女無所憚

詔殺之於軍其怪赫如此文場累加驃騎大將軍是歲仙鳴病帝賜

馬十匹令於諸寺為僧齋以祈福久病不愈十四年倉

卒而卒上疑左右小使正將食中加毒配流者數十人

又贈開府義同三司仙鳴死後以開府內常侍第五守亮為右軍

中尉文場累擢驃騎大將軍時監察御史崔遠行因於

軍吏為其酒食遠欲悅之故不拒文場初奏詔

流遠文場連表請致仕許之十五年已後楊志廉孫榮

義為左右軍中尉亦踵寶霍之事怙寵驕恣貪利昌寵

之徒利其納賄多附麗之至於貞元末宦官復盛帝晚

民間訛語禁中事而北軍捕太學生何顛曹壽紫訊人

情大懼司業武少儀上書有如罪不測願明示四方俄

得釋是時宦官復盛矣希望者涇陽人歷明威將軍贈

洪州都督尚進河東人歷忠武將軍贈開府儀同三司

志廉宏農人歷左監門衛大將軍榮義澤順宗即位王

叔文用事與韋執誼謀奪神策軍權乃用宿將范希朝

為京西北禁軍都將事未行為內官俱文珍等所排叔

文貶而止

俱文珍貞元末宦官後從義父姓曰劉貞亮性忠正剛

文蹈義平涼之盟在渾城軍中會虜變被執且西俄而

得歸出監宣武軍自置親兵千人貞元末宦人

領兵附順順宗即位風病不能視朝政而宦官李忠言

與牛美人侍病美人受旨於帝復宣之於忠言忠言授

之王叔文叔文與朝士柳宗元劉禹錫韓日華等圖議

然後下中書俾韋執誼施行故王之權振天下叔文欲

奪宦者兵權每忠言宣命內臣無敢言者惟貞亮建議

與之爭知其朋徒熾慮隙朝政乃與中官劉光琦薛文

珍尚衍解玉呂如等謀奏請立廣陵王為皇太子勾當

軍國大事順宗可之貞亮遂召學士衛次公鄭綱李程

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儲君詔及太子受內禪盡逐叔文

之黨政事悉委舊臣時議嘉貞亮之忠蓋高崇文討劉

初東川節度使李康為闖所破囚之崇文至闖歸累遷

康求雪貞亮劫以不拒賊斬之故以專悍見譽

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八年卒憲宗思其翊

戴之功贈開府儀同三司呂如全歷內侍省內常侍翰

林使坐擅取樟材治第送東

都獄至闕鄉自殺又郭旻醉觸夜禁杖殺之五坊朱超

晏王志忠縱鷹隼入民家榜二百奪職由是莫不懼畏

吐突承璀字仁貞幼以小黃門直東宮為掖廷局博士性敏慧

有才幹憲宗即位授內常侍知內省事左監門將軍俄

授左軍中尉功德使封國公四年王承宗叛詔以承璀為

河中河南浙西宣歙等道赴鎮州行營兵馬招討等使

內侍省常侍朱惟澄為河南陝州河陽已東館驛使內

官曹進玉劉國珍馬江朝新書等分為河北行營糧料

館驛等使諫官御史李廓許孟容李元素李夷簡呂元

易上疏相屬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為兵馬統帥者補闕

獨孤郁段平仲尤激切憲宗不獲已改為充鎮州已東

招撫處置等使及承璀率禁軍上路帝御通化門樓慰

諭遣之出師經年無功乃遣密人告王承宗令上疏待

罪許以罷兵為解仍奏昭義節度使盧從史素與賊通

許為承宗求節鉞乃誘潞州牙將烏重胤謀執從史送

京師及承宗表至朝廷議罷兵承璀班師仍為禁軍中

尉段平仲抗疏極論承璀輕謀弊賦請斬之以謝天下

憲宗不獲已降為軍器使俄復為左衛上將軍知內侍

省事時弓箭庫使劉希先取羽林大將軍孫璋錢二十

萬以求方鎮事發賜死辭相告許事連承璀乃出為淮

南節度監軍使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性狂險投匭上書

論希先承璀無罪不宜貶戮諫議大夫知匭事孔戣見

涉疏之副本不受其章涉持疏於元順門欲進之殺上

疏論其纖邪貶涉硤州司倉上待承璀之意未已而宰

相李絳在翰林時數論承璀之過故出之八年欲召承

璀還乃罷絳相位承璀還為內弓復為神策中尉惠昭

太子薨承璀建議請立灋王寬為太子憲宗不納立遂

王宥常飾一室藏所賜詔敕地生穆宗即位銜承璀不

佑已誅之敬宗時中尉馬存亮論承璀之冤詔雪之仍

令假子士曄以禮收葬宣宗時擢士曄右神策中尉是

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閣為中官區數咸通中杜宣猷

為觀察使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敕使慕戶宣猷

卒用羣宦力從宣歙觀察使

馬存亮字季明河中人元和時累擢左神策軍副使左

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

餘萬存亮料東九精伍無罷士部無冗員敬宗初染署

工張韶與卜者蘇元明善元明日我嘗為子卜子當御

殿食我與焉吾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輸

染材入宮衛士不呵也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

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為變有詰其載者韶謂

謀覺殺其人出兵大呼成列浴堂門閉時帝擊毬清思

殿驚將幸右神策或曰賊入宮不知眾寡道遠可虞不

如入左軍近且速從之初帝嘗寵右軍中尉梁守謙每

一第... 丹... 8... 反... 內...

遊幸兩軍角戲帝多欲右勝而左軍以爲望至是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斬關入清思殿升御坐盜乘輿餘膳指元明偶食且曰如占元明驚曰止此乎詔惡之悉以寶器賜其徒攻弓箭庫仗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將軍何文哲宋叔夜孟文亮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將軍李泳尚國忠率騎兵討賊日暮射詔及元明皆死始賊入中人倉卒由望仙門出奔內外不知行在遲明盡捕亂黨左右軍清宮車駕還羣臣詣延英門見天子然至者不十一二坐賊所入關不禁者數十人杖而不

唐書卷三十八 宦官

三

誅賜存亮實封戶二百梁守謙進開府儀同三司他論功賞有差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代還爲內飛龍使大和中以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封岐國公卒贈揚州大都督存亮遠事德宗更六朝資端畏善訓士始去禁衛衆皆泣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惟存亮西門季元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實爲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弒宣宗是夜季實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終內樞密使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勝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楹

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贊曰楚郎公辛不敢讐君而忘父冤昭愍之世兩軍寵遇有厚薄而卒用存亮夷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疏斥不用蓋多矣存亮豈通記書道理之人邪何其識君臣大義明甚不尸大勞畏權處外又愈賢矣與夫書龍蛇之詩者何其小哉

劉克明亦亡所來得幸敬宗敬宗善擊毬於是陶元皓靳遂良趙士則李公定石定寬以毬工得見便殿內籍

唐書卷三十八 宦官

三

宣徽院或教坊然皆出神策隸卒或里閭惡少年帝與狎息殿中爲戲樂四方聞之爭以趨勇進於帝嘗閱角觝三殿有碎首斷臂流血廷中帝歡甚厚賜之夜分罷所親近旣皆凶不逞又小過必責辱自是怨望帝夜艾自捕狐狸爲樂謂之打夜狐中人訐遂振李少端魚志宏侍從不及皆削秩帝夜獵還與克明田務澄許文端石定寬蘇佐明王嘉憲閻惟直等二十有八人羣飲既酣帝更衣燭忽滅克明與佐明定寬弒帝更衣室矯詔召翰林學士路隋作詔書命絳王領軍國事明日下午遺詔絳王卽位克明等恃功將易置左右自引支黨顯兵

柄於時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梁守謙魏從簡與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及六軍飛龍兵討之克明投井死出其尸戮之務澄等皆斬首以徇籍入家貲又殺其黨數十人始克明謀逆母禁不許文宗立嘉母忠賜錢千緡絹五百疋給婢二人

王守澄元和末宦者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宏慶等弒逆憲宗喜方士說詔天下求其人宰相皇甫鉞左金吾將軍李道古等自見楊仁晝浮屠大通仁晝更姓名曰柳泌大通自言壽百五十歲有不死藥並待詔翰林院人田元佐言有秘方能化瓦礫為黃金詔除號令與董景珍李元賤皆介泌大通薦於天子天子感其說泌以金石進帝餌之躐其數暴怒責左右躡得罪禁中累息帝自是不豫十五年罷元會羣臣危恐會義成劉悟來朝賜對麟德殿悟出日上體平矣內外乃安是夜守澄

與內常侍陳宏志憲宗英武威德在人內官祕之不敢

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時守澄與中尉馬進潭梁守謙劉承偕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皇帝長慶中守澄知樞密事初元和中守澄為徐州監軍遇翼城醫人鄭注出入節度使李愬家注敏悟過人博通典藥其奕醫卜尤臻於妙人見之者無不歡然注嘗為李愬煮黃金服一刀圭可愈痿弱重腿之疾復能反老成童愬與守澄服之頗効守澄知樞密薦引入禁中穆宗待之亦厚注多奇詭每與守澄言必通夕文宗即位守澄為驃騎大將軍充右軍中尉注復得幸於文宗後依倚守澄大為姦弊

文宗以元和逆黨尚在其黨大盛心常憤惋端居不怡翰林學士宋申錫嘗獨對探知上畧言其意申錫請漸除其偏帝亦以申錫沈厚有方畧為其事可成乃用為宰相申錫謀未果為注所察守澄乃令軍吏豆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逆申錫坐貶宰相李逢吉從子訓與注交通訓亦機詭萬端二人情義相得俱為守澄所重復引訓入禁中為上講周易既得幸又探知帝旨復以除宦官謀中帝意帝以訓才辯縱橫以為其事必捷待以殊寵自流人中用為學官充侍講學士時仇士良有翊上之功為守澄所抑位未通顯訓奏用士良分守澄

之權乃以士良為左軍中尉守澄不悅兩相矛盾訓因

其惡大和九年流揚承和於驪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劉忠諒追殺元素於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訓乃脅守澄帝令內養李好古齎醢賜守澄祕而不發守澄死仍贈揚州大都督其弟守滑為徐州監軍召還至中牟誅之守澄養訓注反懼其禍人皆快其受佞而惡訓注之陰狡李訓既殺守澄復惡鄭注乃奏用注為鳳翔節度使訓欲盡誅宦官乃與金吾將軍韓約新除太原節度使王璠新除邠寧節度使郭行餘權御史中丞李孝本權京兆尹羅立言謀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御宣政殿百寮班定韓約不奏平安乃奏曰

臣當仗解內石榴樹夜來降甘露請陛下幸仗舍觀之
帝乘輦趨金吾仗中尉仇士良與諸官先往石榴樹觀
之伺知其詐又聞幕下兵仗聲蒼黃而還奏曰南衙有
變遂扶帝輦入閣門李訓從輦大呼曰邠寧太原之兵
何不赴難衛乘輿者人賞百千於是誰何之卒及御史
臺從人持兵入宣政殿院宦官死者甚衆輦既入閣門
內官呼萬歲俄而士良等率禁兵五百餘人露刃出東
上閣門逢人卽殺王涯賈餗舒元興李訓等四宰相及
王璠郭行餘等十一人屍橫闕下自是權歸士良與魚
宏志至宣宗卽位復誅其太甚者而閹寺之勢仍握軍

唐書卷三十八 宦官

三六

權之重焉

仇士良字匡美循州興寧人順宗時得侍東宮憲宗嗣
位再遷內給事出監平盧鳳翔等軍嘗次敷水驛與御
史元稹爭舍上廳擊傷稹中丞王璠奏御史中使以先
後至得正寢請如舊章帝不直稹斥其官元和太和間
數任內外五坊使秋按鷹內畿所至邀吏供餉暴甚寇
盜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擢
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糜肉已而訓謀悉
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宏志大盈庫
使宋守義挾帝還宮王涯舒元興已就縛士良肆脅辱

令自承反示牒於朝於時莫能辨其情皆謂誠反士良
因縱兵捕無輕重悉斃兩軍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
驍衛大將軍宏志右衛上將軍兼中尉守義右領軍衛
上將軍李石輔政稜稜有風岸士良與論議數屈深忌
之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辭位士良益無
憚澤潞劉從諫本與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士良得志
乃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願保富貴何苦而
反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賊含憤九泉不然
天下義夫節士畏禍伏身誰肯與陛下共治邪卽以訓
所遺書遣部將陳季卿以聞季卿至會石遇盜京師擾

唐書卷三十八 宦官

三七

疑不敢進從諫大怒殺季卿騰書於朝又言臣與訓誅
注以注本宦豎所提挈不使聞知今四方共傳宰相欲
除內官而兩軍中尉聞自救死妄相殺戮謂爲反逆有
如大臣挾無將之謀自宜執付百司安有縱俘劫橫尸
闕下哉陛下視不及聽未聞也且宦人根黨蔓延在內
臣欲面陳恐橫遭戮害謹修封疆繕甲兵爲陛下腹心
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人人傳觀士良沮恐
卽進從諫檢校司徒欲弭其言從諫知可動復言臣所
陳繫國大體可聽則宜洗宥涯等罪不可聽則賞不宜
妄出安有死寃不申而生者荷祿固辭累上書暴指士

良等罪帝雖不能去然倚其言差自強自是鬱鬱不樂
兩軍毬獵宴會絕矣開成四年苦風痺少間召宰相見
延英退坐思政殿顧左右曰所置學士謂誰曰周墀也
召至帝曰自爾所況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
然天下言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周赧漢獻
孰愈墀惶駭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
主哉帝曰赧獻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
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後不復朝至大漸云始樞密使
劉宏逸薛季稜宰相李珣楊嗣復謀奉太子監國士良
與宏志議更立珣不從乃矯詔立穎王為皇太弟士良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以兵奉迎而太子還為陳王初莊恪太子薨楊賢妃謀
引安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發其事勸帝除之以絕人
望故王妃皆死士良遷驃騎大將軍封楚國公宏志韓
國公實封戶三百俄而珣嗣復罷去宏逸季稜誅矣帝
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陽示尊寵李德裕得
君士良愈恐會昌二年上尊號士良宣言宰相作赦書
減禁軍縑糧芻菽以搖怨語兩軍曰審有是樓前可爭
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
豫爾渠敢是士乃帖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進觀軍
容使兼統左右軍以疾辭罷為內侍監知省事固請老

詔可尋卒贈揚州大都督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
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眾唯唯士良曰天子
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滅
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
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盡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
息則必斥經術閤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
眾再拜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亦有
術自將恩禮不衰云死之明年有發其家藏兵數千物
詔削官爵籍其家始士良宏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
廢帝崔慎由為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祕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殿見士良等坐堂上帷帳周密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
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
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
中表千人兄弟羣從且三百何可與覆族事雖死不承
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
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為學士不
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
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盾故盾惡中官
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宏志云
案崔慎由傳慎由大
初始入朝拜左拾遺不應開成時
即為翰林學士也此條疑屬附會

田令孜字仲則本姓陳咸通中從義父入內侍省為宦

者頗知書有謀畧咸通時為自諸司小使監諸鎮用兵

大將軍帝冲驍喜鬪驚走馬數幸六王宅與慶池與諸

能處事又帝資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為父而荒酣無

檢發左藏齊天諸庫金幣賜伎子歌兒者日鉅萬國用

所市蕃族華商寶貨舉送內庫使者不足揮則販鬻官爵

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崩弛內外垢玩既

不勝憤指言登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內侍省

符中盜起關東諸軍誅盜以令孜為觀軍容制置左右

神策護駕十軍等使宰相盧攜素事令孜每建白必阿

欲寵高駢使有功不聽賊因又易京師不守從僖宗幸

蜀軍令孜急歸罪攜奉帝西幸步出金光門至咸陽沙野

老何望願還宮令孜叱之除姦臣乘輿今西秦中父

馬載帝晝夜馳駘舍駱谷時陳敬瑄方節度西川令孜見

也故請帝幸蜀有詔以令孜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制

置左右神策護駕使至成都進左金吾衛上將軍兼判

四衛事封晉國公帝見蜀陞稍鬱鬱日與嬪侍博飲

怡悅因盛稱鄭畋王鐸程宗楚李錡敬瑄方并力賊不

足虞帝曰善初成都募陳許兵三千服黃帽名黃頭軍

以捍蠻帝至大勞將士扈從者已賜而不及黃頭軍皆

竊怨令孜不飲酒會諸軍以黃金樽行酒即賜之黃

頭將郭琪不肯飲曰軍容能易偏惠均眾士誠大願也

之功令孜嗜怒曰知邪答曰戰兢項薄契丹數十戰此琪

一婢吮血得解因夜燒營剽城邑敬瑄討賊之奔廣都

遂走高駢所帝問變與令孜保東城自守羣臣不得見

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陳君與臣一體相

成安則同寧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

史中丞京兆尹悉碎於賊唯兩軍中尉以冠乘輿得全

今百官之在者率昌重險出百死者也昨昔黃頭亂火

照前殿陛下唯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羣

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

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豈

悉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羣

巡使不到皆被顯責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羣

司百官棄若路人已事誠不足諫而來者冀可追也疏

入令孜匿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參軍使人沈於

暮頤津初昭圖知正言必見害謂家隸曰大盜未殄宦

豎離間君臣吾以諫為官不可坐觀覆亡疏入必死而

能收吾骸乎隸許諾變輿返正令孜頗有匡佐之功賊

卒葬其尸朝廷痛之且無功而首謀召沙陀者楊復光

令孜以王鐸為儒臣且無功而首謀召沙陀者楊復光

也欲歸重北司故罷鐸都統以復光功第一又忌復光

且逼已故薄其賞自謂惟樞密使中人曹知慈者富

甚會復光死大喜即罷復恭樞密使中人曹知慈者富

家子頗沈鷲賊在長安知慈以清濁二谷之人倚山為

屯不屈賊陰殺士卒變衣服言語與賊類者夜入長安

攻賊管賊大懼帝聞賜金紫擢內常侍聞帝將還因大

言我且擁衆大散關下閱羣臣可歸者納之令孜謂然

密令王行瑜以州兵度岷峨山襲殺其衆由是益自

肆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帝以其專語左右輒流涕

復光部將鹿晏宏王建等以八都衆二萬取金洋等州

進攻興元節度使牛勣奔龍州晏宏自為留後王建

張造韓建等為部刺史帝還懼見討引兵走許州王建

率義勇四軍迎帝西縣復授諸衛將軍皆養為子別募神

策新軍以千人為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為十軍統之

又遣親信覘諸鎮不附已者以罪除徙養子匡祐宣慰

河中王重榮厚為禮匡祐甚舉軍怒重榮因數令孜

罪責其無禮監軍和勣乃去時令孜威權振天下時關

匡祐還訴令孜且勸圖之

中寇亂初平國用虛竭諸軍不給令孜請以安邑解縣

兩池榷鹽課利全隸神策軍詔下河中王重榮抗章論

列言使名久例隸當道省賦自有常規令孜怒用王處

存為河中節度使重榮不奉詔數令孜令孜率禁軍討

之率那寧未致鳳翔李昌符合鄭重榮引太原軍為援

重榮說太原李克用連和克用戰於沙苑禁軍大敗走

上書請誅令孜攻帝和之不從戰於沙苑禁軍大敗走

重榮合神策兵潰還署所過皆盡京師復亂僖宗出

幸寶雞克用逼京師令孜計窮乃焚坊市劫帝夜啟開

兆王徽葺復祖完至是令孜唱曰王重榮反命火宮城

惟昭陽蓬萊二宮僅存王建以義勇四軍扈帝夜亂

陳倉又移幸山南榮連章請誅令孜而駐鳳翔令孜

請帝幸興元帝不從令孜出兵入寢殿逼帝夜出羣臣

無知者幸相蕭道等皆不及從劫質天子生方鎮之

難使攻進迎乘與攻引兵迫行在敗與鳳楊晟軍方

鎮皆憾令孜生事令孜懼引前樞密楊復恭代已從幸

梁州求為西川監軍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即令孜之弟

也帝次梁洋稍引而南攻兵及中營左右被剽戮者不

道囊傳國壘授之次大散關道險帝危及難數矣分

軍守靈壁抗追兵攻長驅躡帝至興元道毀走他道困

甚枕王建膝且寐覺而飯僅能至興元道毀走他道困

安慰羣臣詔以令孜為劍南監軍使留不去重榮誅令

幸河中令孜沮而止宰相遊率羣臣在鳳翔者表令孜

重榮餉糧或小人計交亂羣帥請誅之帝不及省且誅

乃奉嗣襄王五萬斛給行在重榮以令孜在奉命攻

諸王徒步以從壽王至斜谷不能進令孜驅使前帝

足且拘得馬可濟令孜怒挾王彊之行王恥之及帝

中外壽王令孜入候帝曰陛下記臣否帝直視不能

入成都表解官求醫藥詔可俄削官爵長流儋州然猶

依敬瑄不行王即位是為昭宗楊復恭代為觀軍容使

昭宗即位三川大亂出王建為壁州刺史建取利州自

軍拜建節度使詔宰相韋昭度鎮西川陳敬瑄不受代

令孜引閬州刺史王建為援連衡抗朝廷且日建素以

父事令孜時建方亂東川聞其召也以西蜀可圖欣然

赴之建以所領千餘兵至漢州陳敬瑄以建雄豪難制

辭而遣之建曰十軍阿父召子及門而拒鄰蕃聞之孰

肯相容為子報令公建至此無所歸也遂遣使上表請

討陳敬瑄以自効朝廷嘉之即命昭度為招討入蜀加

兵經年無功昭度還京建遂絕棧道不通詔使歲中急

擊成都陳敬瑄計窘遣令孜出城與建通和令孜登城

夫久相厚何兒困答曰父子恩何敢忘顧父自絕朝廷

荷改圖則父子如初令孜曰吾欲面計事建然許令孜

夜負印節授建明日入建竟自為蜀帥令孜以義父之

故依倚仍舊監軍事既而陳敬瑄遇醜令孜亦為建所

殺始右神策統軍宋文通為諸軍所疾令孜因事召見

故獨上書雪其罪詔為湖南監軍凡二歲與敬瑄同日

有禮因教益人為經授行刑者曰吾嘗位十軍容殺我庸

色不變乾寧中詔復官楊復光闕人也內常侍楊元价之養子也幼以宦者入

內侍省慷慨負節義有等畧為小黃門監鎮兵征討乾

符中佐平盧節度使曾元賊渠黃巢之犯江西復光為

排障使遣判官吳彥宏入城喻朝旨巢即令其將尚君

排障使遣判官吳彥宏入城喻朝旨巢即令其將尚君

排障使遣判官吳彥宏入城喻朝旨巢即令其將尚君

排障使遣判官吳彥宏入城喻朝旨巢即令其將尚君

排障使遣判官吳彥宏入城喻朝旨巢即令其將尚君

長奉表歸國招討使宋威害其功併兵擊賊巢怒復作
剽朝廷誅尙君長怨怒愈深宋威戰敗復光總其兵權
進攻洪州擒賊將徐唐莒詔以荆南節度使王鐸爲招
討代宋威鐸之藥荆南也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定其地以忠武別將宋浩領荆南秦寧將段彥
暮佐之復光父嘗監忠武軍而浩已爲大將見復光少
之不爲禮彥亦恥居浩下遂有隙復光曰胡不殺之
彥引標士擊殺浩復光以客常滋假留後而奏浩
罪薦彥爲朗州刺史詔鄭紹業爲荆南節度使復
光監忠武軍屯於鄧州以遏賊衝帝西幸召紹業見行在復光更引彥爲
荆南節度使彥給行邊詣京師陷賊節度使周岌受
復光以黃金數百兩爲謝僞命賊使往來旁午岌嘗夜宴急召復光左右曰周公
歸賊必謀害內侍不如勿往復光曰事勢如此義不圖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言

全卽赴之酒酣岌言本朝事復光因泣下良久曰丈夫
所感者恩義而規利害非丈夫也公自匹夫享公侯之
貴豈捨十八葉天子而北面臣賊何恩義利害之可言
乎聲淚俱發岌亦爲之流涕岌曰吾不能獨力拒賊貌
奉而心圖之故召公瀝酒爲盟是夜復光遣其養子守
亮殺賊使於傳舍時秦宗權叛岌據蔡州復光得忠武
之師三千入蔡州說宗權俾同義舉宗權遣將王淑率
衆萬人從復光收荆襄次鄧州王淑逗留不進復光斬
之併其軍分爲八都鹿晏宏晉暉張造李師泰王建韓
建等皆八都之大將也進攻南陽賊將朱温何勒來逆

戰復光敗之進收鄧州獻捷行在中和元年五月也復
光乘勝追賊至藍橋丁母憂還尋起復受詔充天下兵
馬都監押諸軍入定關輔王重榮爲東面招討使復光
以兵會之二年七月至河中賊將朱温守同州復光遣
使諭之九月温以所部來降時賊將李翔守華州巢寇
益盛王重榮憂之謂復光曰臣賊則負國拒戰則兵微
今日成敗未可知也公其圖之復光曰鴈門李僕射以
雄武振北陲其家尊與吾先世同患難李鴈門奮不顧
身自播遷已來徵兵未至者蓋太原阻路也如以朝旨
諭鄭公詔到其軍必至重榮曰善王鐸遣使奉墨詔之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言

太原太原以兵從之及收京城三敗巢賊復光與其子
守亮守宗等身先犯難功烈居多京師平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同華制置
使封宏農郡公賜號資其年六月卒於河中時年四十
忠輝武臣國平難功臣二贈觀軍容使復光雖黃門近幸然慷慨有大志善撫
諡曰忠肅士卒及死之日軍中慟哭累日身後平賊立功者多是
復光部下門人故將也諸假子守亮興元節度使守宗
忠武節度使守信商州防禦使守忠洋州節度使其餘
以守爲名者數十人皆爲牧守將帥
楊復恭字子恪本林氏子貞元末中尉楊志廉之後志廉子欽
義大中朝爲神策中尉欽義子三人元翼元价元寔元

翼咸通中掌樞密元寔乾符中為右軍中尉元价河陽

監軍宣宗時元价監鹽州軍誣殺刺史劉阜阜有威名者世訟其冤稍遷左神策軍中尉詣去宰相楊收

權寵復恭即元翼子也以父幼為宦者入內侍省知書

有學術每監諸鎮兵龐勛之亂監陣有功自河南監軍

入為宣徽使咸通十年元翼卒起復為樞密使時黃巢

犯闕左軍中尉田令孜為天下觀軍容制置使專制中

外復恭每事力爭得失令孜怒左授復恭飛龍使乃稱

疾退於藍田僖宗自蜀還京田令孜出師失律車駕再

幸山南復用復恭為樞密使尋代令孜為右軍中尉時

行在制置內外經畧皆出於復恭車駕還京授左神策中尉六

軍十觀軍容使封魏國公貞觀聖定國功臣僖宗晏駕

迎壽王踐祚文德元年加開府金吾上將軍賜鐵券專典

禁兵既軍權在手頗擅朝政昭宗惡之帝嘗曰朕不德

減省侈長示天下我見故事尚衣上御服日一變太常

新曲日一解今可禁止復恭頓首稱善帝遂問游幸費

對曰間懿宗以來每行幸無慮用錢十萬金帛五車十

部樂工五百犢車紅網朱網畫香車百乘諸衛上三千

凡曲江溫湯若畋獵日大行從宮政事多訪於宰臣故

中苑中曰小行從帝乃詔類減半

韋昭度張濬杜讓能每有陳奏即舉大中故事稍抑宦

者之權上性明察由是偏聽之覺生焉國舅王瓌惠安

弟求節度使帝問復恭對曰產祿傾漢三思危唐后族

不可封拜陛下誠愛壞任以它職可也不宜假節外藩

奏授黔南節度使至吉栢江覆舟而沒道與元而見子守

利州刺史覆壞舟於江宗物議歸咎於復恭上每切齒

屬賓客皆死以舟自敗問道復恭子六百諸人監諸道軍天下威勢舉歸其門復恭

假子天威軍使守立本胡宏權字疑勇冠於六軍人皆

避之上欲罪復恭懼守立為亂乃謂復恭曰吾要卿家

守立在左右可進來乃賜姓李名順節使掌六軍管綸恩寵特

異勢伴樞要乃與復恭爭權每中傷其陰事授順節

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復恭常肩輿抵太極殿宰相

下左右有將反者帝矍然緝指復恭曰臣豈負陛下

姓楊非反邪復恭曰欲收士心軸天子帝曰誠欲收士

心胡不假李姓乎復恭無以對會緯出守江陵乃使人

劫之長樂坡斬其旌節費貯皆盡緯僅免復恭子守貞

為龍劍節度使守忠洋州節度使皆自擅貢賦上書誦

政大順二年九月詔復恭致仕罷復恭兵出為鳳翔

上將軍賜杖履使者還遺腹心復恭既失勢欲退止

商山別居第在昭化里近玉山營假子守信為玉山軍

使守信時候復恭於其第或誣告云玉山軍使與復恭

謀亂詔李順節與神策軍率禁軍攻之治殺使昭宗御

延喜樓守信以兵拒之至昌化里順節屢敗際晚守信

復恭挈其族出通化門趨興元守信令部將張綰殿其

後綰戰敗被擒順節已斥復恭則橫暴出入以兵從兩

以狀聞有詔召順節軍中尉劉景宣西門重遂察其意非常

止之景宣引順節坐殿廡部將嗣光審出斬之從者大

謀出延喜門刺永寧里蓋夕止賈德成與順節

皆為天威軍使順節誅頗嗟憤重遂亦奏誅之復恭至

興元節度使楊守亮乃糾合諸守義兄弟舉兵以討順

節為名於是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同州

討罪軍饑不仰度支茂貞請假山南招討使臣請出兵

執不可帝亦謂茂貞得山南必難制詔兩解之茂貞劾

復恭自謂隋諸孫以恭帝禪唐故名復恭逆狀明白宜

請削守亮官爵遂擅與行瑜出討自號興元節度使詔

宰相書慢天子詔李茂貞王行瑜討之明年守亮兵敗

奔間州茂貞以子繼密守興元詔吏部尚書徐彥若為

鳳翔節度使而以茂貞帥興元不拜請繼密為留後帝

不得已授以節度使復恭與守亮挈其族將奔太原入

白是茂貞始疆大

商山至乾元縣為華州兵所獲執送京師即斬復恭守

皆梟首於市李茂貞收興元進復恭前後與守亮

私書六十紙內訴致仕之由云承天是隋家舊業大姪

但積粟訓兵不要進奉吾於荆榛中援立壽王有如此

負心門生天子既得尊位乃廢定策國老其不遜如是

後復恭假子彥博奔太原收復恭骸骨葬於介休縣之

抱腹山李克用為中復恭之後宦者西門重遂為右軍

中尉容使李茂貞初併山南兵眾強盛干預朝政宰相

杜讓能與重遂及內樞密等謀誅之師興以副軍王戒

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錡副之為茂貞所敗遂逼臨皇以

茂貞引兵迎壁盤屋薄與平重遂帝坐安福門被誅乃以內官駱全瓘劉景宣

為左右軍中尉乾寧二年春李茂貞王行瑜以兵入朝

殺宰相韋昭度李磎河東節度使李克用率師渡河討

汾岐二帥軍於渭北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奔京師謂景

出幸避其鋒景駱全瓘與茂貞宿衛將閻圭脅天子幸

岐州王行實及景宣子繼晟縱火剽東昭宗蒼黃幸莎

城士民從者數十萬至谷口人賜死十茂貞以太原問

罪乃誅全瓘景閻圭以自解昭宗幸華州宦官稍微及

光化還宮內官景務脩宋道弼復專國政宰相崔胤深

惡之中外不睦宰相徐彥若王搏有度量見其陰險相

傾懼危時事嘗奏曰人君當務大體平心御物無有偏

私偏任偏聽古人所患今中官怙寵道路目之皆知此

弊然未能卒改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之陛下勿泄聖

謨改其姦詐崔胤知搏所奏頗銜之他日見上曰王搏

姦邪已為敕使外應不可在相位二年六月貶搏官賜

死於藍田道弼務脩亦賜死流道弼驩州務脩以樞密

使劉季述王奉先為兩軍中尉出徐彥若鎮南海崔胤

秉政而排擯宦官季述等外結藩侯以為黨援時帝嗜

左右不常季述等愈自危先是王子病季述引內醫工

車讓謝筠久不出季述等共白帝宮中不可安處人帝

不納詔著籍不禁由是疑帝與有謀乃外約朱全忠為

兄弟遣從子希正與汴即官程巖謀廢帝會全忠遣天

平節度副使李振上計京師巖因曰主上嚴急內外端

恐左軍中尉欲廢昏立明若何振曰百歲奴事三歲那

帝正大祖帝夜獵苑中醉殺侍女十一月六日季

述矯詔以皇太子監國遂廢昭宗居東內奪傳國寶授太子昭宗以何皇后宮嬪數人隨行幽於東宮季述手持銀槌於上前以槌畫地數上罪狀云某時某事你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其悖逆如此

明曰午漏上門不啟季述見日宮中殆不測與仲先率王彥範薛齊偃李師虔徐彥回總衛士千人毀關入謀所立未決是夜宮監竊取太子以入季述等因矯皇后令曰車讓謝筠勸上殺人讓塞災咎皆大不道兩軍軍容知之今皇太子以主社稷黎民陳兵廷中謂宰相曰上所為如此非社稷主今當以太子見羣臣即召百官署奏肩不得對季述衛皇太子至紫廷院左軍及十道邸官俞潭程巖等詣思元門請對士皆呼萬歲入思政殿遇者輒殺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於床將走季述仲先持帝坐以所持卸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未止皇后出編拜曰護大家勿使怖若有罪惟軍容議季述出百官奏曰陛下奮倦於勤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願東宮帝曰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四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四

昨與而等飲甚樂何至是后曰陛下如軍容語宮監蔽帝出思政殿后倡言曰軍容一心輔持請上養疾帝亦曰朕久疾令太子監國巖等皆呼萬歲后以傳乃令李師虔以兵圍之鎔錫銅其肩鏹

師虔衣畫服夜浣下至筆紙搜索天子動靜輒白季述帝疑作詔書兵器皆不與時方凝列嬪御無被哭聲聞於外穴牆通食者兩月

太子即位於武德殿帝號太天下東宮官屬三品賜爵一級四品以下一階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羣臣加爵秩厚賜欲媚附上下改東宮為問安宮季述等皆先誅戮以立威夜鞭答書十二月出尸十輩凡有寵於帝悉榜殺之役帝弟睦王十二月晦崔胤等謀反正誅季述奉先復迎昭宗即位改元天復元年

胤言難於朱全忠使以兵除君側全忠封胤書人偽書從古有之必以爲罪請誅不及族季述易之乃與盟胤謝全忠曰左軍與胤盟不相害然僕歸心於公

并送二侍兒全忠得書恚曰季述使我爲兩面人自是始離季述子希度至汴言廢立本計又遣李奉本賈示太上皇詔全忠孤疑不決李振入見曰豈可伊辰之亂以資霸者今闖奴幽劫天子公不討無以令諸侯乃因希度奉本遣振至京師與胤謀是時季述欲盡誅百官乃欲帝挾太子令天下都將孫德昭董從實盜沒錢五千緡仲先衆辱之督其債株連甚衆胤問其不逞曰能殺兩中尉迎太上皇而立大功何小罪是蓋又遣密告德昭割帶內蜜丸通意德昭邀別將周承誨期十二月晦伏士安福門待旦仲先乘肩輿造朝德昭等劫之斬東宮門外即少陽院呼曰逆賊斬矣帝疑未信皇后曰可獻賊首德昭鄭仲先頭以進宮人毀扉出御長樂門羣臣稱賀承誨馳入左軍執季述彥範至樓前樂戒京兆尹鄭元規集萬人持大槌帝詰季述未已萬挺皆進二命同死挺下遂尸之兩軍支黨死者數十人中官奉太子遁入左軍收傳國璽齊僱死井中出其尸斬之全忠檻送嚴京師斬於市季述等夷三族以德昭檢校太保靜海軍節度使從實檢校司徒容節度使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氏李曰繼昭曰彥範承誨亦檢校司徒邕管節度使視宰相秩皆號扶傾濟難忠烈功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四

臣圖形凌煙閣留宿衛凡十日乃休竭內庫珍寶賜之當時號三使相人臣無比初延英宰相奏事帝平可否樞密使立侍得與聞及出或矯上旨謂未然數改易使權至是詔如大中故事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畢案前受事師虔請於屏風後其錄宰相所奏帝以侵官不許下詔與徐彥回同誅其

歲十一月朱全忠寇河中華州陷之京師震恐中尉韓全誨請上且幸鳳翔全忠追逼乘輿兵圍鳳翔者累年三年正月茂貞殺兩軍中尉韓全誨張宏彥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等二十二人皆斬首以布囊貯之令學士薛貽矩送於全忠求和是月全忠迎駕還長安詔以崔胤爲宰相兼判六軍諸衛胤奏曰高祖太宗承平時無內宮典軍旅自天寶已後宦官凌盛貞元元和分羽林

衛爲左右神策軍使衛從令宦官主之惟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叅掌樞密由是內務百司皆歸宦者上下彌縫其爲不法大則傾覆朝政小則構扇藩方車駕頻致播遷朝廷漸加微弱原其禍作始自中人自先帝臨御已來陛下纂承之後朋儕日熾交亂朝綱此不翦其本根終爲國之蝨賊內諸司使務宦官主者望一切罷之諸道監軍使並追赴闕廷卽國家萬世之便也詔曰宦官之興肇於秦漢趙高閻樂竟滅嬴宗張讓段珪遂傾劉祚肆其志則國必受禍悟其事則運可延長朕所以斷在不疑祈天永命者也先皇帝嗣位之始年在幼沖

唐書卷三十八 宦官

三

羣豎相推奄專大政於是毒流宇內兵起山東遷幸三川幾淪神器迴鑾之始率土思安而田令孜妬能忌功遷搖近鎮陳倉播越患難相仍洎朕纂承益相侮慢復恭重遂逞其禍道弼季述繼其兇幽辱朕躬凌脅孺子天復返正罪已求安兩軍內樞一切假借韓全誨等每懷憤惋曾務報仇視將相若血仇輕君上如木偶未周星歲竟致播遷及在岐陽過於羈縲上憂宗社傾墜下痛民庶流離茫然孤居無所控告全忠位兼二柄深識朕心駐兵近及於三年獨斷方誅於元惡今謝罪郊廟卽宅宮闈正刑當在於事初除惡宜絕其根本先朝及

朕五致播遷王畿之昨減耗大半父不能庇子夫不能室妻言念於茲痛深骨髓其誰之罪爾輩之由帝王之爲治也內有宰輔卿士外有藩翰大臣豈可令刑餘之人叅預大政況此輩皆朕之家臣也比於人臣之家則奴隸之流恣橫如此罪惡貫盈天命誅之罪豈能捨橫屍伏法固不足矜含容久之亦所多愧其第五可絕已下並宜賜死其在畿甸同華河中並盡底處置訖諸道監軍使已下及管內經過并居停內使救到並仰隨處誅夷訖聞奏已令準國朝故事量留三十人各賜黃絹衫一領以備宮內指使仍不得輒有養男其左右神策

唐書卷三十八 宦官

三

軍並令停廢是日諸司宦官百餘人及隨駕鳳翔羣小又二百餘人一時斬首於內侍省血流塗地及宮人宋柔等十一人兩街僧道與內官相善者二十餘人並皆死於京兆府內諸司一切罷之皆歸省寺自是京城並無宦官天子每宣傳詔命卽令宮人出入崔胤雖復仇快志國祚旋亦覆亡悲夫韓全誨張彥宏者皆不知所來並監鳳翔軍全誨入爲內樞密使劉季述之誅崔胤陸展見武德殿右廡胤曰自中人典兵王室愈亂臣請主神策左軍以展主右則四方藩臣不敢謀昭宗意不決李茂貞語人曰崔胤奪

軍權未及手志滅藩鎮矣帝聞召李繼昭等問以所請奈何對曰臣世世在軍不聞書生主衛兵且罪人已得持軍還北司便帝謂胤曰議者不同勿庸主軍乃以全誨爲左神策中尉彥宏爲右皆拜驃騎大將軍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胤怒約京兆鄭元規遣人狙殺之不克全誨等知胤必除已乃已因諷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筠繼徽總之胤亦諷朱全忠內兵三千居南司以婁敬思領之韓偓聞岐汴交戍數諫止胤胤曰兵不肯去耳偓曰初何爲召邪胤不對議者知京師不復安矣全誨彥宏及彥弼合勢恣暴中官倚以自驕帝

唐書卷八 宦官

四

不平有斥逐者皆不肯行胤固請盡誅之全誨彥宏見帝祈哀帝知左右漏言始詔囊封奏事宦人更求麗姝知書者數十人侍帝爲內詞由是胤計多露始張溶判度支楊復恭以軍貲乏奏假鹽麩一歲入以濟用度遂不復還至胤乃白度支財盡無以稟百官請如舊制全誨擿李繼筠訴軍中隱甚請割三司隸神策帝不能卻詔罷胤領鹽鐵胤銜之全誨等懼帝誅已與繼誨彥弼繼筠交通謀亂帝問令狐渙渙請召胤及全誨等宴內殿和解之韓偓謂不如顯斥一二柄臣許餘人自新妄謀必息不然皆自疑禍且速雖和解之凶焰益肆帝乃

止是時全忠并河中胤爲急詔令人朝又詔書曰上反正公之力而鳳翔入朝引功自歸今若後至必先見討全忠得詔還汴悉師討全誨帝以爲忠又欲其與茂貞同功卽詔并力令胤詒二鎮書示帝意全忠取同州汴兵凡七萬威震關中全誨等泣奏曰全忠且至欲脅陛下幸關東將謀傳禪臣不忍見高祖天下移他姓願至鳳翔合義兵討元惡帝未許方在乞巧樓全誨急卽火其下帝降樓乃決西幸彥弼等以帝未卽駕愈諄宮中禁索苛急帝與后相視泣宮人私逃出都民崩沸或奔開化坊依胤第自固閉無留家鳳翔軍與左神策兵陣

唐書卷八 宦官

五

大衢長樂門外若邱墟然於是日南至百官不朝帝坐思政殿時彥弼先入鳳翔全誨逼帝出惟皇后諸王數百騎爲衛帝繡袍塗金帽以右神策軍從實天復元年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遂火宮城繼誨彥弼欲劫百官從天子李德昭等按兵衛之乃得免茂貞以帝居盤屋全忠取華州下令自釋曰吾被詔及得宰相書令人朝旣至皆僞也逆臣全誨震驚天子脅乘輿出遷暴露草莽吾當入對言狀時公卿皆在長安數日不聞朝廷救畫胤使王溥見全忠曰上猶在盤屋公宜亟進羣臣虛知猷等奏記全忠請西迎天子答曰進則似脅君退則負

國然敢不勉膺率百官迎全忠勳橋入舍長安一昔而西茂貞聞全忠至以帝入鳳翔從臣纔三四人全忠遣楊達裴鑄入鳳翔奉表天子汴部將康懷英襲破李繼昭於武功禽馘六千級全誨懼請救於李克用克用遣全忠書勸執崔胤洗海內謗全忠不答進屯鳳翔東偏茂貞登城諭語曰天子厭災於此讒人誤公來公當入覲全忠曰宦官脅驚乘輿吾以兵問罪迎上東還王非同謀者尙何所言明日圍鳳翔茂貞不出帝遣中人詔全忠班師不奉詔使者再往全忠聽命引兵攻邠州李繼徽嬰城三日乃降質其妻復使繼徽守回壁三原胤

唐書卷八

皇

與鄭元規至三原邀說全忠全忠亦自聞茂貞將戰徙營渭北據高原戰不勝全忠夜入盤屋拔藍田復屯三原時李克用攻慈隰救鳳翔全忠還河中克用部將李嗣昭戰數不利全忠取晉汾二州嗣昭遁還河東全忠曰此茂貞所倚今敗矣何能久乎胤復說全忠曰宦豎謀擁帝入蜀且泣全忠執其手乃定計迎天子會朱友寧敗岐兵於莫父居人皆入保全忠以精甲五萬與茂貞決戰岐兵敗仆尸萬餘茂貞帳下八百人就縛乃嬰城自夏訖冬兵連不能解勝負略相償援軍十餘壁數爲全忠擾襲不得進城中日困全忠由是取鳳郿坊成

隴等州間劫鈔以佐軍餉故能不乏茂貞疑帝與全忠有密約增甲士守宮殿初帝至鳳翔有鴉數萬棲殿樹謂之神鴉俄而鴉不來人以爲恐全誨等小人旣勢窘更相怨疾不復遠慮時財用窶短帝輟所御膳賜全誨等三讓帝曰難得時欲同味耳茂貞食鮮美帝曰此後池魚茂貞曰臣養魚以俟天子聞者皆駭於是全忠軍攻東城焚橋鑿戰部將李繼寵出降茂貞懼密圖誅中官以紓難先遺書曰禍亂之生全誨首之變與倉卒故迎天子至此且公未至懼他盜馮陵公旣志輔社稷請奉乘輿還宮僕願以敝賦從全忠然許然軍稍薄城大

唐書卷八

皇

諱者三岐軍皆投塹無關意帝召茂貞全誨彥弼及宰相蘇檢李繼岌繼忠議和已決中官復沮罷他日帝詔茂貞等曰十六宅諸王日奏餒死者十三王公主夫人皆間日食今又將竭奈何皆不敢對有衛士十餘人叩左銀臺門遮全誨罵曰破一州餓死者十萬徒以軍容數人耳全誨詣茂貞叩頭訴茂貞謝曰士伍亦何知復訴於帝帝不許李繼昭見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驃騎復破吾族乎罵之乃出降宦豎數傳援軍至皆相賀百姓笑曰給我乎是時全忠合四鎮兵十餘萬營壘相屬晝夜攻外兵詭守者曰劫天子賊守者亦

詬外兵曰奪天子賊諸鎮見崔胤檄皆狐疑不出師惟青州節度使王師範取兗州襲華州李克用攻晉州以爲援全忠懼圍益急全誨等素譎險常爲全忠胤所彈乃請先殺之以迎天子帝旣惡宦人脅遷而茂貞又其黨全忠雖外示順終悖逆皆不可倚欲狩襄漢依趙匡凝然不得去乃定計歸全忠以紆近禍三年正月茂貞請遣使諭全忠軍詔崔構挾中人郭道誨往旣行又命宦人寵顏馳見全忠諭密旨乃以蔣元暉入衛二日茂貞獨見至日旰全誨彥宏恨甚逮食不能捉匕自見勢去計無所用垂頭喪氣帝召韓偓見東橫門執手涕泗

唐書卷三十八

四

帝曰今先去四大惡餘以次誅矣於是內養八輩候廷中授命每二輩以衛士十人取一首俄而全誨彥宏易簡敬容皆死卽詔第五可範爲左軍都尉王知古楊虔朗爲樞密使知古領上院虔朗領下院繼筠繼誨彥弼皆伏誅茂貞取其輜重是夜誅內諸司使韋處廷等二十二人悉以首內布囊詔蔣元暉學士薛貽矩送全忠曰是皆不肯使乘輿東者旣斬之矣全忠大喜徧告軍中以姚洎爲岐汴通和使全忠誥茂貞書曰宦者乘輿詈不已曰稟王旨是乎茂貞懼復誅小使李繼夔等十人於是開壘門全忠猶攻北壘帝遣寵顏賜御巾箱寶

器使罷兵又捕殺中官七十人全忠亦使京兆誅黨與百餘人天子入全忠軍全忠泥首素服待罪客省傳呼徹三仗有詔釋全忠罪使朝服見全忠伏地泣曰老臣位將相勤王無狀使陛下及此臣之罪也帝亦嗚咽命韓偓起之解玉帶以賜召之食帝顧衛兵或有憤發者因履係解目全忠爲吾繫之全忠跪結履汗浹於背而左右莫敢動是夜帝三召皆辭朱友倫以兵衛帝李克用引軍去帝還京師胤全忠議盡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於內侍省哀號之聲聞於路留單弱數十人備宮中灑埽胤以鎮人性謹厚卽詔王鎔擇五十人爲敕使

唐書卷三十八

四

內諸司宦官主領者皆罷於是追諸道監軍所在賜死其財產籍入之詔以中官脅遷狀及全忠迎乘輿本末告方鎮罷監軍院咸視國初故事以三十人爲員衣黃衣不得養子內諸司皆歸省若寺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全忠還汴州帝以第五可範等無辜煩悼之爲文以祭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宮人始劉季述專廢立中人皆與聞帝反正誅季述及薛齊偓數族而已餘貸不問又悔之後稍稍誅夷羣宦寢不安時帝懲幽辱能勵心庶政數召見羣臣問治道有志中興而全誨胤爭權外召強臣劫本朝以相吞齧卒用關東軍窮討暴誅君

側雖清而全忠勢遂張帝卒弒死唐室以亡其禍本於全海彥宏云

贊曰崇墉大厦壯其楹礪殿邦禦侮亦俟明德宵人意

福動不量力投鼠敗器良堪太息
新書贊曰袁紹誅常侍以逆而曹操移漢崔丞相血軍容甘心焉而水溫篡唐大抵假威柄於外以內攘

唐書卷二百三十八

臣官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八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九

良吏上

韋仁壽

張允濟

李素立

薛大鼎

李君球

高智周

韋機

馮元常

王方翼

列傳百九

陳君賓

李桐客

李素立孫至遠 至遠子畬 至遠弟從遠

薛大鼎子克勤 子克構

李君球

高智周

韋機孫岳 景駿

馮元常叔祖慈明從新書增 從弟元叔

王方翼子瑤 珣

漢宣帝曰使政平訟息民無愁歎與我共理其惟良二千石乎故漢代命官重外輕內郎官出宰百里郡守入作三公世祖中興尤深吏術慎選名儒為輔相不以吏事責功臣政優則增秩賜金績負則論輸左校選任之道皇漢其優隋政不綱變倫斯紊天子事巡遊而務征伐具僚逞側媚而竊恩權是時朝廷無正人方岳無廉吏跨州連郡莫非豺虎之流佩紫懷黃悉奮爪牙之毒以至土崩不救旋踵而亡武德之初餘風未殄太宗皇帝削平亂迹湔洗汚風惟思稼穡之艱不以珠璣為寶

以是人知恥格俗尚貞修太平之基率由茲道洎天后元宗之代貞元長慶之間或以卿士大夫位方州或以御史郎官宰畿甸行古道也所病不能自武德已還歷年三百其間岳牧不乏循良今錄其政術有間為之立傳所冀表吏師而儆不恪也

新書序曰治者君也求其而濟之民吏也故吏良則法平政成不良則王道弛而政矣在堯舜時曰九德成事也百工惟時也在周文武時曰棧樸能官人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是循吏之效也堯舜五帝之盛帝文武三王之顯王不能去是而治後世可乎哉唐興承隋亂離刻被荒茶始擇州刺史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衣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與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民去歎愁就安都督刺史共職察州縣間遣使者循行天下勅舉不職始都督刺史皆天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良吏

二

子臨軒冊授後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元宗開元時已解仍詣側門候進止所以光寵守臣以責其功初刺史準京官得佩魚品卑者假緋魚開元中又錮廢酷吏懲無良羣臣化之革苛殘之風爭以惠利顯復詔三省侍郎關釋嘗任刺史者即官闕擇嘗任縣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致政言長人不可輕授丞易是以授受之間雖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故協氣嘉生薰為太平垂祀三百與漢相埒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故條次治安以著厥庸若將相大臣兼以勳閥著者各見本篇不列於茲

韋仁壽雍州萬年人也大業末為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恕其得罪者皆曰韋君所斷死而無恨高祖入關遣使定巴蜀使者承制拜仁壽萬州都督府長史時南寧州內附朝廷每遣使安撫類皆受賄邊人患之或有叛者高祖以仁壽素有能名令檢校南寧州都督寄聽政

於越嚮使每歲一至其地以慰撫之仁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承制置八州十七縣新書七州十五縣授其豪帥為牧宰法令清肅人懷歡悅及將還酋長號泣曰天子遣公鎮撫南寧何得便去仁壽以城池未立為辭諸酋長乃相與築城立廨舍旬日而就仁壽又曰吾奉詔但令巡撫不敢擅住及將歸蠻夷父老各揮涕相送因遣子弟隨之入朝貢方物高祖大悅仁壽復請徙居南寧以兵鎮守有詔特聽以便宜從事令益州給兵送之刺史竇軌害其功託以蜀中山獠反叛未遑遠略不時發遣經歲餘仁壽病卒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良吏

三

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子也仕隋為襄國太守武德初以郡歸款封東陽公拜邢州刺史貞觀元年累轉鄧州刺史州邑喪亂之後百姓流離君賓至纔期月皆來復業二年天下諸州並遭霜澇君賓一境獨免當年多有儲積蒲虞等州戶口盡入其境逐食太宗下詔勞之曰朕以隋末亂離毒被海內率土百姓零落殆盡州里蕭條十不存一寤寐思之心焉若疾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曉夜孜孜惟以安養為慮每見水旱降災霜雹失所撫躬責己自慙德薄恐貧乏之黎庶不免饑餒傾竭倉廩普加賑恤其有一人絕食若朕奪之分命庶僚盡

心匡救去年關內六州及蒲虞陝鼎等復遭亢旱禾稼不登糧儲既少遂令分房就食比聞刺史以下及百姓等並識朕懷逐糧戶到遞相安養迴還之日各有贏糧乃別齎布帛以申贈遺如此用意嘉歎良深一則知水旱無常彼此遞相拯贍不慮凶年二則知禮讓興行輕財重義四海士庶皆爲兄弟變澆薄之風教仁慈之俗政化如此朕復何憂其安置戶口官人支配得所並令考司錄爲功最養戶百姓不恡財帛已敕主者免今年調物宜知此意善相勸勉其年入爲太府少卿轉少府少監九年坐事除名後起授虔州刺史卒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良吏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也隋大業中爲武陽令務以德教訓下百姓懷之元武縣與其鄰接有人以特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牛孳產至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司累政不能決其人詣武陽質於允濟允濟曰爾自有令何至此也其人垂泣不止具言所以允濟遂令左右縛牛主以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召村中牛悉集各問所從來處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指其所訴牛曰此是女婿家牛也非我所知允濟遂發蒙謂妻家人曰此卽女婿家牛可以牛歸之妻家叩頭服罪元武縣司聞之皆大慙又嘗道逢一老母種葱者結庵守

之允濟謂母曰但歸不煩守也若遇盜當來告令老母如其言居一宿而葱大失母以告允濟悉召葱地十里中男女畢集允濟呼前驗問果得盜葱者曾有行人候曉先發遺衫於路行十數里方覺或謂曰我武陽境內路不拾遺但能迴取物必當在如言果得遠近稱之政績尤異遷南陽郡丞時無郡將允濟獨統大郡吏人畏悅及賊帥王須拔攻圍時城中糧盡吏人取槐葉葶節食之竟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出爲幽州刺史尋卒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良吏

李桐客冀州衡水人也仕隋爲門下錄事大業末煬帝幸江都時四方兵起謀欲徙都丹陽召百僚會議公卿希旨俱言江右黔黎皆思望幸巡狩吳會勒石紀功復禹之跡今其時也桐客獨議曰江南卑濕地狹州小內奉萬乘外給三軍吳人力屈恐不堪命且踰越險阻非社稷之福御史奏桐客謗毀朝政僅而獲免後隋滅隨宇文化及至黎陽轉沒竇建德建德平太宗召授秦府法曹參軍貞觀初累遷通巴二州所在清平流譽百姓呼爲慈父後卒於家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北齊梁州刺史義深曾孫也祖駱散騎常侍父政藻

新書宰相世系表作政期政藻弟也

隋水部郎中大業

末充使淮南為盜所殺素立武德初為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特命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遐荒尙阻奈何輦轂之下便棄刑書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從之自是屢承恩顧素立尋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參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高祖曰此官清而復要貞觀中累轉揚州大都督府司馬時突厥鐵勒部相率內附太宗於其地置瀚海都護府以統之以素立為瀚海都護又有闕泥

唐書素立良吏

六

孰別部猶為邊患素立遣使招諭降之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立素立惟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為建立廨舍開置屯田歷太僕鴻臚卿久之轉綿州刺史未幾初遷蒲州刺史及將之任所餘糧儲及什物皆令州司收之惟實已之書籍而去道病卒高宗聞而特為廢朝一日諡曰平其孫至遠有重名至遠始名鵬而素立方奉使謂家人曰古有侍事名子吾此役可命子孫矣遂以名之少秀悟能治尚書左氏春秋未見杜預釋例而作編紀大趣略同復撰周書起后稷至報為傳紀令孤德榮許其良史始調蒲州參軍累補乾封尉上元時制策高第授明堂主簿以喪解官既除調鴻臚主簿奏我狄薄領高宗悅擢監察御史裏行忤貴倖外遷久乃歷司勳吏部員外郎中長壽中為天官郎中遷天官侍郎內史李昭德重其才薦於

則天擢令知流內選事疾令史受賄謝多所緝易吏肅然斂手有王忠者被放吏謬書其姓為士欲擬訖增成之至遠曰調者或勸至遠謝其三萬無士姓此必王忠吏叩頭服罪

私恩至遠曰李公以公見用豈得以私謁也竟不謝遂為昭德所銜因事出為壁州刺史卒年四十八至遠父

令年四十九世歎其父子材不盡云至遠見桓彥範力言其賢盧從愿尙少高以評目許弟從遠且貴豫言其位以驗所至蘇頌共出也少失母至遠愛視甚謹以女妻之友兄弟事寡姊有禮世稱其德

至遠子畚字玉初為汜水主簿處事敏速有聲稱雖村童所養之輩一閱之後無不知替代姓名者黜陟使路敬潛薦其清白擢右臺監

廢授監察御史累轉國子司業事母甚謹闔門邑睦累代同居每歲時拜慶長幼男女咸有禮節及妻卒時母

已老病畚恐傷母意約家人不令哭聲使聞於母朝夕定省不曾見其憂念之色士友甚以此稱之及母終過

毀卒於喪至遠弟從遠神龍初歷中書令景雲中歷黃門侍郎

太府卿累封趙郡公諡曰懿子嚴年十餘歲會中宗祀

兵曹參軍歷洛陽尉累遷兵部郎中發扶風兵應姚崇稱旨遷諫議大夫封贊皇縣伯終兵部侍郎嚴善草諫為參軍時製素立從兄子遊道則天時官至冬官尚書

一裘服終身素立從兄子遊道則天時官至冬官尚書

同鳳閣鸞臺三品

薛大鼎字重蒲州汾陽人周太子少傅博平公善孫也

父粹隋介州長史漢王諒謀反授絳州刺史諒敗伏誅

大鼎以年幼免死配流辰州後得還鄉里義旗初建於

唐書素立良吏

二

龍門謁高祖因說請勿攻河東從龍門直渡據永豐倉傳檄遠近則足食足兵既總天府據百二之所斯亦拊

背扼喉之計高祖深然之時將士咸請先攻河東遂從

眾議授大將軍府察非據出為山南道副大使開屯田

公祏以大鼎為饒州道軍師引貞觀中累轉鴻臚少卿

兵度彭蠡湖以功遷涪州刺史

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

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

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州界

甲下遂決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水

害時與瀛州新書冀州刺史賈敦頤曹州新書瀛州刺史鄭德

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為鑑脚刺史永徽四年授銀青光

祿大夫行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明年卒諡曰恭有二子克

構克勤克構有器識永隆初歷戶部郎中族人黃門侍

室有傲婦善士所惡夫惟淑德以配君子無患可矣顯

不致沮而紹卒誅陳思忠居父喪詔奪服客往弔思忠

辭以辰日不見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天授中官至麟臺

可也既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言監克勤歷司農少卿為來俊臣所陷伏誅克構坐配流

嶺表而死賈敦頤曹州宛句人也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

潔每入朝盡室而行惟弊車一乘羸馬數匹羈勒有闕

以繩為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久之為洛州司馬以公

法不貫帝曰人孰無過吾去太甚者若悉絕以二十三年轉瀛州刺史州界滹沱河及滹水每歲泛溢漂流居

人敦頤奏立隄堰自是無復水患永徽五年累遷洛州

刺史時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敦頤都括獲三千餘頃

以給貧乏又發姦摘伏有若神明尋卒弟敦實

敦實貞觀中為饒陽令政化清靜老幼懷之時敦頤復

授瀛州刺史舊制大功以上不復連官朝廷以其兄弟

在職俱有能名竟不遷替咸亨元年累轉洛州長史甚

有惠政時洛陽令楊德幹杖殺人吏以立威名敦實曰

政在養人義須存撫傷生過多雖能亦不足貴也常抑

止德幹德幹亦為之稍減德幹歷澤州相四州刺史

不逢楊德幹天授初子神四年遷太子右庶子初敦頤

讓與徐敬業起兵皆及誅為洛州刺史百姓共樹碑於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復

刻石頌美立於兄之碑側時人號為棠棣碑敦實後為

懷州刺史永淳初以年老致仕及病篤子孫迎醫視之

敦實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終不服藥垂拱四年卒時

年九十餘子膺福先天中歷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

坐預竇懷貞等謀逆伏誅

李君球齊州平陵人也父義滿屬隋亂糾合宗黨保固

村閭外盜不敢侵逼以功累授齊郡通守武德初遠中

誠款詔以其宅為譚州仍拜為總管封平陵郡公君球少任俠頗涉書籍貞觀中齊州都督齊王祐據州城舉兵作亂君球與兄子行均守縣城事平太宗聞而嘉之擢授游擊將軍仍改其本縣為全節縣君球累補左驍衛義全府折衝都尉龍朔三年高宗將伐高麗君球上疏諫曰臣聞心之病者不能緩聲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慈者不能隱情且食君之祿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祿矣其敢愛身乎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明王重行之也愛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

唐書 良吏

生中國之患故古人云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昔秦始皇好戰不已至於失國是不愛其內而務其外故也漢武遠討朔方殆乎萬里廣拓南海分為八郡終於戶口減半國用虛空至於末年方垂哀痛之詔自悔其失彼高麗者僻側小醜潛藏山海之間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其地不足以損天威何至乎疲中國之人傾府庫之寶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蠶織陛下為人父母不垂惻隱之心傾其有限之貲貪於無用之地設令高麗既滅即不得不發兵鎮守少發則兵威不足多發則人心不安是乃疲於轉戍萬姓無聊生也萬姓無聊

則天下敗矣天下既敗陛下何以自安故臣以為征之不如不征滅之不如不滅書奏不納尋遷蔚州刺史未行改為興州刺史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政尚嚴肅人吏憚之盜賊屏跡高宗頻降書勞勉時有吐谷渾犯塞以君球素有威重轉為靈州都督尋卒官

崔知溫字禮許州鄆陵人祖樞司農卿父義真新書宰相世系

表義 陝州刺史知溫初為左千牛麟德中累轉靈州都督府司馬州界有渾斛薩部落萬餘帳數侵掠居人百姓咸廢農業習騎射以備之知溫表請徙於河北斛薩不願遷移時將軍契苾何力為之言於高宗遂寢其奏

唐書 良吏

七

知溫前後十五上詔竟從之於是百姓始就耕獲後斛薩入朝因過州謝曰前蒙奏徙河北實有怨心然牧地膏腴水草不乏部落日富始荷公恩拜伏而去知溫四遷蘭州刺史會有党項三萬餘眾來寇州城城內勝兵既少眾大懼不知所為知溫使開城門延賊賊恐有伏不敢進俄而將軍權善才率兵來救大破党項之眾善才因其降欲盡坑之以絕後患知溫曰弗逆克奔古人之善戰誅無噍類禍及後昆又谿谷崢嶸草木幽蔚萬一變生悔之何及善才然其計又欲分降口五百人以與知溫知溫日向論安危之策乃公事也豈圖私利哉固

辭不受党項餘眾由是悉來降附知温累遷尚書左丞
轉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永隆二年七

月遷中書令永淳三年三月卒年五十七贈荊州新書
大都督忠 子泰之開元中官至工部尚書少子諤之

神龍初為將作少匠預誅張易之有功封博陵縣侯賜

實封二百戶開元初累遷少府監知温兄知悌高宗時

歷中書侍郎與戴至德郝處俊李敬元等同賜飛白書
贊而知悌敬元以忠勤見表遷尚書左丞裴行儉之破
突厥斬泥孰旬殘落保狼山詔知悌馳官至戶部尚書

往定襄慰將士佐行儉平餘寇有功高智周常州晉陵人少好學舉進士補越王累補費縣

令與丞尉均分俸錢政化大行人吏刊石以頌之尋授

祕書郎宏文館直學士預撰瑤山玉彩文館辭林等常

奕誦碑三遷蘭臺大夫時孝敬在東宮智周與司文郎

中賀凱司經大夫王真儒等俱以儒學受詔為侍讀總

章元年請假歸葬其父母因謂所親曰知進而不知退

取患之道也迺稱疾去職俄起授壽州刺史政存寬惠

百姓安之每行部必先召學官見諸生試其講誦訪以

經義及時政得失然後問及墾田獄訟之事咸亨二年

召拜正諫大夫兼檢校禮部侍郎尋遷黃門侍郎儀鳳

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太子兼修國史是時崔知温劉景

與郝處俄轉御史大夫與薛元超裴炎同治章累表固

後監莅

辭煩劇之任高宗嘉其意拜右散騎常侍又請致仕許

之永淳二年十月卒於家年八十二贈越州都督諡曰

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
產結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大夫惟無仕任至
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為舍人在殿中周旋
吐納可也仲覽使相工視之工語仲覽曰高之貴君不
及見之來早顯而未躡高晚顯而壽吾聞速登者易顛
徐進者少患天道也後濟居史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
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畢降階智周少與鄉人蔣子

慎善同詣善相者曰明公位極人臣而屑嗣微弱蔣侯

官祿至薄而子孫轉盛子慎後累年為建安尉卒其子

繪來謁智周智周已貴矣曰吾與子父有故子復有才

因以女妻之永淳中為緱氏尉鄭州司兵卒繪子捷新

名舉進士開元中歷臺省仕至湖延二州刺史子貴贈

揚州大都督捷子列渙並進士及第列歷禮吏戶部三

侍郎尚書左丞渙天寶末給事中永泰初歷鴻臚卿日

帛不納惟取賤一番右散騎常侍終禮部尚書高氏殄

滅已久果符相者之言初列兄弟在父艱廬於墓側植

松栢千餘株又同時榮貴人推其友愛列子鍊渙子銖

亦進士舉

田仁會雍州長安人祖軌隋幽州刺史信都郡公父宏

陵州刺史龔信都郡公仁會武德初應制舉授左衛兵

曹累遷左武侯中郎將貞觀十八年太宗征遼發後薛

延陁數萬騎抄河內太宗令仁會及執失思力率兵擊破之逐北數百里延陁脫身走免太宗嘉其功降璽書慰勞永徽二年授平州刺史勸學務農稱為善政轉郢州刺史屬時旱仁會自曝祈禱竟獲甘澤其年大熟百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為人上天間田中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五遷勝州都督州界有山賊阻險劫奪行李仁會發騎盡捕殺之自是外戶不閉盜賊絕跡入為太府少卿麟德二年轉右金吾將軍所得祿俸估外有餘輒以納官時人頗譏其邀名仁會強力疾惡晝夜巡警自宮城至於衢路絲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良吏

毫越法無不立發每日庭引百餘人躬自閱罰略無寬者京城貴賤咸畏憚之時有女巫蔡氏以鬼道惑眾自云能令死者復生市里以為神明仁會驗其假妄奏請徙邊高宗曰若死者不活便是妖妄若死者得生更是罪過竟依仁會所奏仁會總章二年遷太常正卿咸亨初又轉右衛將軍以年老致仕儀鳳四年卒年七十八諡曰威神龍中以子歸道贈戶部尚書歸道弱冠明經舉長壽中累補司賓丞仍通事舍人內供奉久之轉左衛郎將聖厓初突厥默啜遣使請和制遣左豹韜衛將軍閻知微入蕃冊為立功報國可汗默

啜又遣使人朝謝恩知微遇諸途便與之緋袍銀帶兼表請蕃使人都日大備陳設歸道上言曰突厥背恩積稔悔過來朝宜待聖恩寬其罪戾解辯削枉須稟天慈知微擅與袍帶國家更將何物充賜望反初服以俟朝恩且小蕃使到不勞大備之儀則天然之及默啜將至單于都護府乃令歸道攝司賓卿迎勞之默啜又奏請六胡州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則天不許默啜深怨遂拘繫歸道將害之歸道辭色不撓更責以無厭求請兼喻其禍福默啜意稍解會有制賜默啜粟三萬碩雜絲五萬段農器三千事并許之結婚於是歸道得還遂面陳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良吏

默啜不利之狀請加防禦則天納焉頃之默啜果叛挾閻知微入寇趙定等州擢拜歸道夏官侍郎甚見親委累遷左金吾將軍司膳卿兼押千騎未幾除尚方監加銀青光祿大夫轉殿中監仍令依舊押千騎宿衛於元武門敬暉等討張易之昌宗也遣使就索千騎歸道既先不預謀拒而不與及事定暉等將誅之歸道執辭免令歸私第中宗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驟除殿中少監右金吾將軍歲餘病卒贈輔國大將軍追封原國公諡曰中宗親為文以祭之子賓庭開元中為光祿卿韋機新書名雍州萬年人祖元禮隋浙州刺史父恪洛

州別駕機貞觀中為左千牛曹充使往西突厥冊立
同俄設為可汗會石國反叛路絕三年不得歸機裂裳
錄所經諸國風俗物產名為西征記及還太宗問蕃中
事機因奏所撰書太宗大悅擢拜朝散大夫累遷至殿
中監顯慶中為檀州刺史邊州素無學校機敦勸生徒
創立孔子廟圖七十二子及自古賢達皆為之贊述會
契苾何力東討高麗軍眾至檀州而灤河泛漲師不能
進供其資糧數日不乏何力全師還以其事聞高宗以
為能超拜司農少卿兼知東都營田甚見委遇有宦者
於苑中犯法機杖而後奏高宗嗟賞賜絹數十疋謂曰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良吏

更有犯者卿即鞭之不煩奏也上元中遷司農卿太子

諡滿州刺史李冲寂治陵成而元堂院不容終具將更
為之役者過期不遣眾怨夜燒營去帝詔宏檢嗣作宏
機令開隧左右為四使房持制禮檢校園苑造上陽宮
物裁工程不多改作如期而辦并移中橋從立德坊曲徙於長夏門街時人稱其省功

便事帝嘗言兩都我東西宅然因隋宮室日什不完朕
將費積二十萬藉以治宮室可不勞而成帝大悅詔兼
將作少府二官督營繕初作宿羽高山等宮徙洛中橋
於長夏門廢利涉橋人便之天子乃登洛北絕岸延眺
良久歎其美詔即其地營宮所謂上陽者尚書左僕射
劉仁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古天子於池臺榭皆深宮
複禁不欲百姓見之恐傷其心而今列岸廊廡直王城
外豈愛君哉宏機曰天下有道百官奉職在輔弼有
者則思獻替事我乃府藏臣守官而已仁傑非之道士朱欽遂為天后所使馳傳至都所為橫恣機囚之

因密奏曰道士假稱中宮驅使依倚形勢臣恐虧損皇
明為禍患之漸高宗特發中使慰諭機而欽遂醜流邊
州天后由是不悅儀鳳中機坐家人犯盜為憲司所劾
免官永淳中高宗幸東都至芳桂宮驛召機令白衣檢
校園苑將復本官為天后所擠而止俄令檢校司農少
卿事會卒子餘慶官至右驍衛兵曹早卒餘慶子岳新

名岳

岳亦以吏幹著名則天時累轉汝州司馬會則天幸長
安召拜尚舍奉御從駕還京因召見則天謂曰卿是韋
機之孫勤幹固有家風也卿之家事朕悉知之因問家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良吏

人名賞慰良久尋拜太原尹岳素不習武固辭遷任由

是忤旨左遷宋州長史歷海號二州刺史所在皆著威
名睿宗時入為殿中少監甚承恩顧及竇懷貞李晉等
伏誅以岳嘗與交往為姜皎所陷左遷渠州別駕稍遷

陝州刺史開元中卒於穎州別駕孫臯別岳子景駿新

景駿岳子弟舊書上文岳子名缺子字故以景駿為岳
子子案新書景駿子述舊書韋述傳述宏機曾孫則景
駿為宏機孫而岳
子弟矣當從新書

景駿明經舉神龍中累轉肥鄉令縣北界漳水連年泛
溢舊隄迫近水漕雖修築不息而漂流相繼景駿審其
地勢拓南數里因高築隄暴水至隄而南無患水去而

隄北稱為腴田漳水舊有架柱長橋每年修葺景駿又
改造為浮橋自是無復水患至今賴焉時河北饑景駿
躬撫合境村閭必通贍恤貧弱獨免流離及去任人吏
立碑頌德開元中為貴鄉令縣人有母子相訟者景駿
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恨終天無分汝幸在溫
清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泣嗚咽仍
取孝經付令習讀之於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遂稱慈
孝累轉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競來犒餼留連
經日有童稚數人年甫十餘歲亦在其中景駿謂曰計
吾為此令時汝輩未生既無舊恩何慙慙之甚也咸對

唐書景駿良吏

文

曰此間長宿傳說縣中解宇學堂館舍隄橋並是明公
遺跡將謂古人不意親得瞻觀不覺欣戀倍於常也其
為人所思如此十七年遷房州刺史州帶山谷俗參蠻
夷好淫祀而不修學校景駿始開貢舉悉除淫祀又通
狹路并造傳館行旅甚以為便二十年轉奉先令未行
而卒子述自

有傳

權懷恩雍州萬年人周荊州刺史千金郡公景宣元孫
也其先自天水徙家焉祖宏壽大業末為臨汾郡司倉
書佐高祖鎮晉陽引判留守事以從義師之功累轉秦
王府長史太宗遇之甚厚又從平王世充拜太僕卿累

封盧國公卒諡曰恭父知讓襲爵官至博州刺史懷恩
初以蔭授太子洗馬咸亨初累轉尚乘奉御襲爵盧國
公時有奉乘安畢羅善於調馬甚為高宗所寵懷恩奏
事遇畢羅在帝左右戲無禮懷恩退而杖之四十高宗
知而嗟賞之謂侍臣曰懷恩乃能不避強禦真良吏也
即日拜萬年令為政清肅令行禁止時語曰寧飲三斗
塵無逢權懷恩
前後京縣令無及之者後歷慶萊衛邢四州刺史洛州
長史懷恩姿狀雄毅束帶之後妻子不敢仰視所歷皆
以威名御下人吏重足而立俄出為宋州刺史時汴州
刺史楊德幹亦以嚴肅與懷恩齊名至是懷恩路由汴

唐書景駿良吏

文

州德幹送之出郊懷恩見新橋中途立木以禁車過者
謂德幹曰一言處分豈不得何用此為德幹大慙時議
以為不如懷恩也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尋卒

姪楚璧官至左領軍衛兵曹參軍開元十年駕在東都
楚璧乃與故兵部尚書李迥秀男齊損從祖弟金吾淑
陳倉尉盧玠及京城左屯營押官長上折衝周履濟楊
楚劔元令琪等舉兵反立楚璧兄子梁山年十五詐稱
襄王男號為光帝擁左屯營兵百餘人梯上景風門逾
城而入踞長樂恭禮門入宮城求留守刑部尚書王志
愔不獲屬天曉屯營兵自相翻覆盡殺梁山等傳首東

都楚璧並坐籍沒懷恩叔祖萬紀

萬紀父琢珩隋匡州刺史以慈願聞性強正好直言貞觀中自潮州刺史為

治書侍御史尚書右僕射房元齡侍中王珣掌內外官考萬紀劾其不平太宗按狀珣不伏魏徵

奏言房元齡等皆大臣所考有私萬紀在考堂以公事無訂正今而彈發非誠心為國者帝乃置之

奏劾魏徵温彦博等太宗以為不避豪貴甚禮之萬紀又建

言字文智及受隋恩賊殺其君萬世共棄今其子乃任千牛請斥屏以懲不軌帝從之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

既以言得進頗掉登自肆衆情懷微奏萬紀等罔大體詆訐彈射皆不實陛下收其一切遂敢附下罔上鈞

強直名迷奪聖明以小謀大羣下離心如元齡等且不得申况疎賤之臣故帝悟從萬紀散騎常侍而免仁發

數年復召萬紀為侍書御史即奏言宣饒部中可鑿山冶銀歲取數百萬帝讓曰天子所乏嘉謀善政有益於下者公不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欲方我

漢桓靈邪斥使還第久之為御史中丞遷尚書左丞

封冀氏男出為西韓州刺史徙吳王長史王畏其直善遇之再轉齊王祐府長

史齊王祐不奉法帝數奇萬紀能左右吳王者乃徙為右長史祐既失德數匡正之

竟為祐所殺祐暉比羣小萬紀驟諫不入即條過失以問帝遣劉德威按問因詔祐入朝祐恐與

所發燕宏亮謀殺之而萬紀先引道祐遣宏亮馳教騎追擊斬首殊支體投園中又殺典軍韋文振文振本以

校尉從帝征伐以質謹自將帝使事祐典殿馬切諫不納輒見萬紀道之故祐內膏急疾萬紀死文振懼馳去

衛將軍襄陽縣公食千戶語在祐傳祐既死贈萬紀

齊州都督武都公食千戶諡曰敬子元福高宗時為兵部

侍郎

馮元常相州祐陽人自長樂徙家焉北齊右僕射子琮

曾孫也叔祖慈明有文辭仕隋為內史舍人奉詔討李密為密將所縛身數創密厚禮之情謂曰東都

危蹙我欲率四方賢豪建功業幸公同之慈明日公家

事先帝名在王室乃挾元感舉兵亡命至今復圖反案

何邪密囚之俄為翟讓所殺舉明經儀尉高宗時累遷

武德初贈吏部尚書諡壯武

監察御史為劍南道巡察使與利除害蜀士賴焉未淳

中為尚書左丞元常清鑒有理識甚為高宗之所賞嘗

密奏中宮權重宜稍抑損高宗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為

然則天聞而甚惡之及不豫詔平章百司奏事及臨朝四方承旨多

獻符瑞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則天命於朝堂示百官元

常奏言狀涉諂偽不可誣罔士庶則天不悅出為隴州

刺史俄而天下岳收集乾寧會葬則天不欲元常赴陵

所中途改授眉州刺史劍南先時光火賊夜掠居人盡

潛山谷元常至喻以恩信許其首露仍切加捕逐賊徒

捨器仗面縛自陳者相繼又轉廣州都督便道之任不

許詣都尋屬安南首領李嗣仙殺都護劉延祐剽陷州

縣敕元常討之率士卒濟南海先馳檄示以威恩喻以

禍福嗣仙徒黨多相率歸降因縱兵誅其魁首安慰居

人而旋雖屢有政績則天竟不賞之尋為酷吏周典所

陷追赴都下獄死元常閨門雍肅雅有禮度雖小功之

喪未嘗寢於私室甚為士類所稱神龍中旌其家大署

其節凡名族皆願通婚

從父弟元淑則天時為清漳令政有殊績百姓號為神

明又歷浚儀始平二縣令皆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馬午後則不與芻云令其作齊身及奴僕每日一食而已俸祿之餘皆供公用并給與貧士人或譏其邀名元淑曰此吾本性不為苦也中宗時降璽書勞勉仍令史官編其事跡卒於祠部郎中

蔣儼常州義興人貞觀中為右屯騎兵曹參軍太宗將征遼東募使高麗者眾皆畏憚儼謂人曰主上雄略華夷畏威高麗小蕃豈敢圖其使者縱其凌虐亦是吾死所也遂出請行及至高麗莫離支置於窟室中脇以兵刃終不屈撓會高麗敗得歸太宗奇之拜朝散大夫再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遷幽州司馬以善政為巡察史劉祥道所薦擢為會州

刺史再遷殿中少監數陳意見高宗每優納之再轉蒲

州刺史蒲州戶口殷劇前後刺史多不稱職儼下車未

幾令行禁止稱為良牧永隆二年以老致任永淳元年拜太僕卿

以父名卿固辭乃除太子右衛副率時徵隱士田遊巖

為太子洗馬在宮竟無匡輔儼乃貽書以責之曰足下

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養烟霞之逸氣守林壑

之遁情有年載矣故能聲出區宇名流海內主上屈萬

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

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

未周拾遺補闕臣子恒務僕以不才猶參廷議誠以素非德望位班卒伍言以人廢不蒙採掇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

食周粟僕何敢言祿及親矣將何酬塞想為不達謹書起子遊巖竟不能答儼尋檢校太常卿文明中封義興

縣子歷右衛大將軍太子詹事以年老致仕垂拱三年卒於家年七十八中宗以舊恩贈禮部尚書文集五卷

王方翼字仲翔并州祁人也高宗王庶人從祖兄也祖裕

武德初隨州刺史官開府儀同三司卒諡曰文裕妻即高祖妹同安

大長公主也太宗時以公主屬尊年老特加敬異數幸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其弟賞賜累萬方翼父仁表貞觀中為岐州刺史仁表

卒妻李氏為主所斥居於鳳泉別業時方翼尚幼乃與

傭保齊力勤作苦心計功不虛棄數年闢田數十頃修

飾館宇列植竹木蘇松丸墨遂為富室公主卒後歸長安

行見長人丈餘引弓射仆之乃朽木也太宗間擢右千牛友人趙持滿犯罪被誅暴

尸於城西親戚莫敢收視方翼歎曰樂布之哭彭越大

義也周文之掩朽骼至仁也絕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

事君乃收其屍具禮葬之高宗聞而嘉歎金吾劾繫帝嘉之不罪

由是知名永徽中累授安定令誅大姓皇甫氏盜賊止

息號為善政徙瀚海都護司馬坐事下遷朔州尚德府果毅歲餘代還居母喪哀春甚帝遣侍醫

療五遷肅州刺史時州城荒毀又無壕塹數為寇賊所
乘方翼發卒濬築引多樂水環城為壕又出私財造水
碾磴稅其利以養饑餒宅側起舍十餘行以居之屬蝗
儉諸州貧人死於道路而肅州全活者甚眾芝產其地州人
為立碑頌美會吏部侍郎裴行儉西討遮旬奏方翼為
副兼檢校安西都護徙故都護杜懷實為庭州刺史又築碎葉鎮城立
四面十二門皆屈曲作隱伏出沒之狀五旬而畢西域
諸胡競來觀之因獻方物未幾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懷實自金山都護更鎮安西遂失蕃戎之和永淳中車簿反叛十姓阿史那圍弓月城方翼
引軍救之至伊麗河賊前來拒因縱擊大破之斬首千

唐書完 良吏 卷

餘級俄而三姓咽麴悉發眾十萬與車簿合勢以拒方
翼屯兵熱海與賊連戰流矢貫臂徐以佩刀截之左右
莫有覺者既而所將蕃兵懷貳謀執方翼以應賊方翼
密知之悉召會議佯出軍資以賜之續續引去便令斬
之會大風又振金鼓以亂其聲遂誅七千餘人因遣裨
將分道討襲咽麴等賊既無備因是大潰擒首領突騎
施等三百人西域遂定初方翼次葛水暴漲師不可度沈祭以禱師涉而濟又七月次葉河無舟而水一昔合時以為祥以功遷夏州都督屬牛疫無以營農
方翼造人耕之法施關鍵使人推之百姓賴焉永淳二
年詔徵方翼將議西域之事於奉天宮謁見賜食與語

方翼衣有戰時血漬之處高宗問其故方翼具對熱海
苦戰之狀高宗使袒視其瘡歎曰吾親也賞賜甚厚俄
屬綏州白鐵余舉兵反乃詔方翼副程務挺討之賊平
封太原郡公阿史那元珍入寇被詔進擊時庫無完鎧奔駭遂敗獲大將二則天臨朝以方翼是庶人近屬陰
因降桑乾舍利二部方翼斷六板畫虎文鈎聯解合賊馬忽見
欲除之及程務挺被誅以方翼與務挺連職素善追赴
都下獄遂流於崖州而死年六十三神龍初復官爵
瑤王拱傳作璵新書 珣王方翼傳作璵 珣並知名珣珣開元中皆為中
書舍人珣至秘書監珣字伯玉與兄珣珣珣以文學稱制科遷藍田尉以拔萃擢長安尉因進見武后詔問刑政嘉之詢其族氏對曰廢后臣之姑也后不悅左遷毫
州司法參軍神龍初為河南丞武三思矯制貶歸川令
宋璟輔政召授侍御史出為許州長史歲早珣時假制
史事開廩振民即自劾元宗赦之累遷工部侍郎而增
至中書舍人珣嘗為秘書少監數年而珣繼職終右散
騎常侍卒贈戶部尚書諡曰孝子珣天寶中
歷右補闕殿中侍御史珣子銜自有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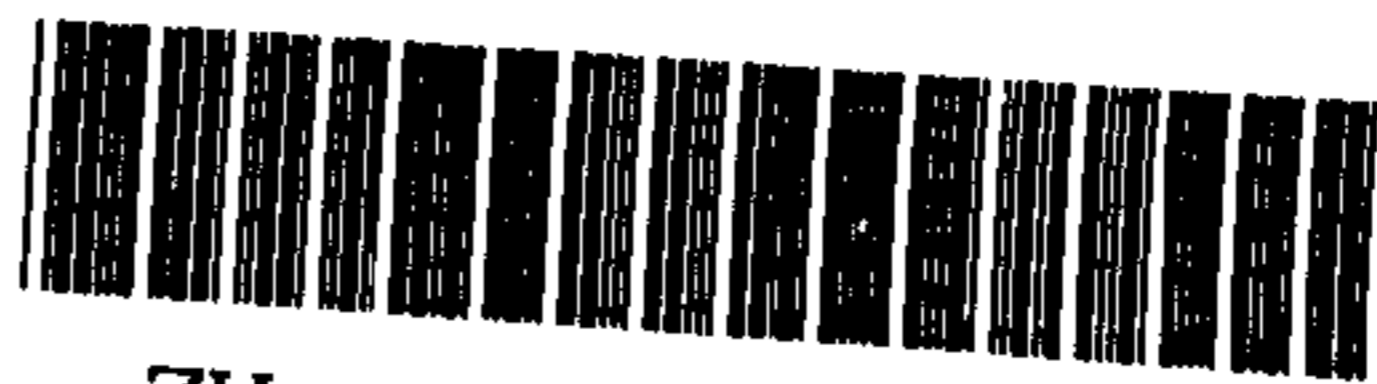
唐書完 良吏 卷

薛季昶絳州龍門人也則天初上封事解褐拜監察御
史以累左遷平遙 頻按制獄稱旨累遷御史中丞萬歲
通天元年夏官郎中侯味虛統兵討契丹不利奏言賊
徒熾盛常有虵虎導其軍則天命季昶按驗其狀便為
河北道按察使季昶先馳至軍斬味虛以聞或傳季昶文報怨深 又有藁城尉吳澤者貪虐縱橫嘗射殺驛使
截百姓子女髮以為髻州將不能制甚為人吏所患季

2083946

Z121.5

15



ZW 21101000561654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正史類

昶又杖殺之由是威震遠近州縣望風懾懼然後布以
 恩信旌揚善吏有汴州孝女李氏年八歲父卒柩殯在
 堂十餘載每日哭臨無限及年長母欲嫁之遂截髮自
 誓請在家終養及喪母號毀殆至滅性家無丈夫自營
 棺椁州里欽其至孝送葬者千餘人葬畢廬於墓側蓬
 頭跣足負土成墳手植松柏數百株季昶列上其狀有
 制特表門閭賜以粟帛自給事中數月為御
史中丞坐事左遷久視元年
 季昶自定州刺史入為雍州長史威名甚著前後京尹
 無及之者俄遷文昌左丞歷魏陝二州刺史長安末為
 洛州長史所在皆以嚴肅為政神龍初以預誅張易之
 兄弟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拜戶部侍郎時季昶勸敬暉
 等因兵勢殺武三思暉等不從竟以此敗語在暉傳季
 昶亦因是累貶出為荆
州長史自桂州都督授儋州司馬初季
 昶與昭州首領周慶立及廣州司馬光楚客不協及將
 之儋州懼慶立見殺將往廣州又惡楚客乃歎曰薛季
 昶行事至是邪因自製棺仰藥而死葬昭
州睿宗即位下
 制曰故儋州司馬薛季昶剛幹義烈早承先顧驅策中
 外績譽昭宣有莊湯之推舉同汲黯之強直屬醜正操
 衡除其異已橫加竄責卒至殂亡言念忠冤有懷嘉悼
 可贈左御史大夫仍同敬暉等例與一子官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九

唐書卷二百三十九

三